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六（起彊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喪，息浪翻。嚴綬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爲二帥也；既分爲二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行，下孟翻。）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易，弋豉翻，輕易也。）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懈，古隘翻。）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敗，補邁翻。帥，所類翻。）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爲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澥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近，其靳翻。）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摩尼來見二百二十七卷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至是遣歸國也。）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十將，軍中小校也。邏，郎佐翻。）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言唐、鄧之東邊也。）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分，扶問翻。）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爲，于僞翻。）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復，扶又翻。）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弘奏捷也。）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通典，柵在吳房縣界。）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近，其靳翻。）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輕，牽正翻。）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好，呼到翻。爲，于僞翻。下同。）則秀琳自降矣。（降，戶江翻。）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皐之子也。（曹成王皐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淮西被兵數年，（被，皮義翻。）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芡，巨險翻，今謂之雞頭。）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帥，讀曰率。）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復，扶又翻。）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衞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

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二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短。）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渾鎬既敗，郗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諸帥所能制也。）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勞，力到翻。）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更，工衡翻。）悉遷婦女於唐州，（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自此已上，李愬事。）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按宋白續通典，郾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自此以上，攻郾城事。）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爲兵以討蔡，號爲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巾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爲之注也。）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嵖，鋤加翻。岈，虛加翻。）擒淮西將柳子野。（此以上，又李愬事。）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質，音致。）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從逆而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

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青陵在郾城西南。）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溵水於此回曲，因以爲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上，又李光顏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嬀，居爲翻，姓也。九域志曰：蔡州冶爐城，韓國鎮劍之地，時當在西平界。按新書，冶爐城在嵖岈山東。）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真陽白狗堆，後齊廢州爲齊興郡，尋廢郡爲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縣曰懷州，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西平，春秋柏國，漢爲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里。）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六鎮討王承宗者（事見上卷十一年。）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出境，謂出武彊之境。）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李逢吉等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爲順陽，隋改爲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易，弋豉翻，平易也。）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

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暴官軍（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之以威）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愬召廂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幟昌志翻）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易弋豉翻輕之也）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或至夜分（夜半爲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諜徒協翻）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歸死猶言致死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注云致死於司寇使戮之）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乃署散兵馬使（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散悉但翻）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牙隊者節度使牙衛從之隊猶今之禁衛帳前部）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鎮八州精銳蓋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突陀骨翻將即亮翻）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是年春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諧戶皆翻謔香略翻）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憲宗之罷韋綬亦知所謂諧謔者矣然觀穆宗之昏敗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歟）尋出爲虔州刺史（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綬京兆人（史著綬京兆人以言其生長京邑習見浮僞非能以德義輔導誘掖東宮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以也）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數所角翻）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史言董重質之情）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戣巨龜翻華戶化翻）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呼甘翻）（蚶蚌屬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殼如瓦壟者謂之瓦壟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壟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汐往來爲鹵之地淡菜狀如蠔而小黑殼唇有毳如茸肉甘脆）（瀕音賓蠔音豪）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華州京兆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盡於饋運民無以耕）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又翻）卿真能爲朕行乎（爲于僞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觀裴度不附羣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揔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爲于僞翻下爲卿同）。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衒熒絹翻），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鎭易定比河朔諸鎭爲忠順），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嗣爲嘉王故置府官）。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居禁中宰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以上罷兵之議沮在呂翻），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楚丘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羌呂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漑水鎭，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比音毗）。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惡烏路翻）。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朝直遙翻）。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之於此爲堂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爲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還音旋又如字）。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將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來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爲洄曲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及四境拒守（守音狩），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比必利翻及也），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澥胡買翻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鎭唐鄧隨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去羌呂翻）。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鎭沱徒河翻）。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大呼而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拔也），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

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殿丁練翻）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望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沼翻）食乾糒、整羈靮、（糒音備乾糒也羈馬絡頭也靮馬韁也音丁歷翻）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斷丁管翻）復夜引兵出門。（復扶又翻）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钁居縛翻大鉏也）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帥讀曰率）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蝟于貴翻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得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 [illegible] 元濟傳曰十一月 [illegible] 夜出軍令李祐爲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以十一月 [illegible] 蔡州先七日使判官 [illegible] 告期於裴度 [illegible] 所云八日甲子也而元濟傳云十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出軍 [illegible] 傳十月十日李愬 [illegible] 平淮西碑云壬申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即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十六日也實錄己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蹋毬場也）以淮南節度使李鄘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 [illegible] 元濟屠其家今請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爲于僞翻）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櫜姑勞翻鞬居言翻櫜以藏弓鞬以藏箭）度將避之。（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于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爲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爲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曰一闢一闔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爲正蓋南鄉君道也西鄉主道也）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悖蒲妹翻又數所角翻分扶問翻）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史言李愬知尊裴度非時諸帥所及）李愬還軍文城。（裴度既入蔡李愬還軍文城 [illegible] 亦非諸帥所及）

（欲專地爲私利者比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事並見上）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卒子恤翻）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余按李愬入蔡議爲奇功史家稱述其實諸將揚搉用兵方略所以取勝之由遺文俞義實祖史漢韓信襲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明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載之堅壁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數術論者又之遺實者多寡者其於是察之攷數翻）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裴度平蔡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守乎）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悉薦翻）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解人之束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史炤曰諸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余謂當時詔旨既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於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二年以優新附之民）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剽又供億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爲于僞翻）給其家衣糧五年；（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殘廢者養之終其身殘廢謂因戰傷折肢體手足不復爲完人難世用者）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屬之欲翻）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獷古猛翻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爲百郡之最古人謂汝潁多奇士至唐而獷戾乃爾甚俗之移人也）過於夷貊。（嗚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illegible]貊莫百翻）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環音宦）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還音旋又如字屏必郢翻）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阽余廉翻臨危也）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奕當作弈）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以劉晏平之言觀之師道之智識必有過人者[illegible]不能委心歸計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斃亦必亡而已矣）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舊制，御史二人知驛。（開元[illegible]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壬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館古玩翻使疏吏翻）左補闕裴潾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分扶問翻）切在塞侵官之源，（塞悉則翻）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甲午，恩王連薨。（連代宗子）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

事（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節隨） 裴度以馬揔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揔爲淮西節度使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吐突承璀六年出爲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爲相（是年十月相李鄘）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出城祖道謂餞之也）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見賢遍翻）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史言李鄘知恥）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昈侯古翻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昈所使詰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爲尚書憂家事（爲于僞翻） 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踈沐等出沐知萊州（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 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 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爲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臚陵如翻）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下戶嫁翻） 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爲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帥傳子懷直爲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爲帥） 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樂音洛） 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說式芮翻）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質音致） 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爲于僞翻）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掌翻） 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說式

（僞翻）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馮讀曰憑）自以爲深根固蔕（蔕丁計翻）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吏翻）縮衣節食（縮斂也短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趙人已獻城十二（德州領安德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滴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爲于僞翻）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龍武神武羽林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闢）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爲三軍辟仗使監視刑賞奏察違謬猶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削王承宗官爵見上卷十一年）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質音致）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所獻沂密海）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爲于僞翻）責其決語（決語決爲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第同）宅日正煩一表解紛耳

師道乃謝曰屬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炤曰孟子曰係累其子弟趙氏注云係累猶縛結也）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許州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摠爲忠武節度使陳許溵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王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滴河漢千乘漯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廢漯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焉宋白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會縣爲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華擊却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王方慶武后聖曆中爲相歙書涉翻）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史言鎛异逢君之惡數所角翻）

（婁弋緣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皇甫鎛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如故程异進貳起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下戶嫁翻嗤丑之翻笑也）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復扶又翻）以為（上時掌翻）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仰牛向翻）比者裁損淮西糧料（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謂舊所遣討蔡之兵悉遣之討李師道）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言鎛在度支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為相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處昌呂翻下同）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以見其極姦邪）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謂自將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讀曰隳壞音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省悉景翻）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繒慈陵翻）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

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不之罪不惟不察其姦又且信其言）由是鎛益無所憚（為鎛得罪張本）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捶止蘂翻近其靳翻）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漢書音義戶槩翻今音戶得翻）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姑且也）此小事朕自處之（處昌呂翻）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橫戶孟翻史炤曰轂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轂取喻余按漢書京兆尹注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好呼到翻）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竟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又兵媚翻）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長知丈翻幾居希翻）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所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喜許記翻）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為于偽翻）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樂，音洛。）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先，悉薦翻。）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復，扶又翻。）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饋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一栖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為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兵勢自盛，賊眾搖心矣。」（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也；此言賊眾搖心，指其成效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眾迎之。（帥，讀曰率。）　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時從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降，戶江翻。）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屬，之欲翻。）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為司空忠謀，（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師道檢校司空，故稱之。）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上常語宰相：（語，牛倨翻。）「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大傳之言。）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季翻。）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為，于偽翻。）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好，呼到翻。）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與縣地，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為魚臺，以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即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

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施式智翻）有然香臂頂供養者（供居用翻養余亮翻）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樂音洛）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五卷永平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事並見前紀）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見賢遍翻）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宋白曰屬鴻臚寺）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也茢萑苕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茢音列又音例祓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先悉薦翻）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斷丁亂翻一音短）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殊死謂之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懇于佷翻懇誠也）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更工衡翻）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好呼到翻）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惡烏路翻）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敗補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朝以鄭權代鎮橫海）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表稱懼亂未敢離州（離力智翻）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懼重胤討其黨惡）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七（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地。按漢贛榆，今縣東北三十里贛榆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爲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州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爲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豔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廳貢牙門下候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傔，准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傔准品各減一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諸使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謂都將爲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幷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人，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他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

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報師道令執留之）城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絶（天明則柝聲絶）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爲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爲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趣鄆也（趣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絶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夏侯澄事見上卷上年）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幷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蓋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於音烏）以鄆曹濮爲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臥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它鎮）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也）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懼失守不知所爲）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即驛亭迎使客之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爲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爲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二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

（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卯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

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爲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二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爲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壽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橫戶孟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貞觀二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

安逸。（杭戚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詗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恆，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度，徒洛翻。）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復，扶又翻。）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既平，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掾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乃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具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眾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鎛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再入。）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閫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鍔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簡寬，施之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閿，音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鬱郅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敕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爲三鎮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疑爲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鎮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釁隙也）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盻盻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愐音五禮翻又普莧翻）如寇讎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莧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召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黃洞蠻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角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容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爲巡屬劉昫曰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戣渠龜翻）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爲瓊州刺史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

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以爲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當日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爲明暢）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躁則到翻）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嚴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技渠綺翻）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陳舊也）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爲亂（流言放言也）李光顏憂懼欲自殺（李光顏時帥邠寧）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聞時掌翻）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爲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爲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小人去君子以爲自安之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沮在呂翻）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行下孟翻）癸亥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猶監察御史裏行也）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長隱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兗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自沂州徙治兗州）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惲於粉翻）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釗音昭）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弑逆事曖昧故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

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與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爲六軍也蓋遠別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以嗣君卽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徵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卽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如字音陟遙翻臨力浸翻）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癸丑。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爲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爲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爲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逾代宗子）　吐蕃寇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爲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散悉亶翻）夏五月。庚戌。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未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鄙之。（朝直遙翻）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以蠅喻稹）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爲法）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

塟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淮西既平憲宗之政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兖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二里濮州漢東郡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爲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羨式面翻）怨訴盈路丁卯罷爲宣歙池觀察使（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言之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綯言之則罷楚爲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鄣郡地漢爲丹陽郡順帝改爲宣城郡隋爲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爲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歙書涉翻）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玄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上甫過公除（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公除下所謂易月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珏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爲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離力智翻）告遠夷之使未復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於四夷謂之告哀使）遏密弛禁蓋爲齊人（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注遏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爲于僞翻）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爲質於朝事見上卷）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帥所類翻下同）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大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少詩照翻）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諡忠烈）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幷以承元表聞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復扶又翻）連營五十里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是年改恆州爲鎮州避上名也）壬午羣臣入閤（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閤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閤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兩儀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閤門後說較爲明白而宣政殿入閤則東內也）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郾音偃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謂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乘繩證翻）又晨夕與倡優狎暱（倡音昌暱尼質翻）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藏徂浪翻）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時久無閤中論事者（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訝之（訝驚疑也）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勞力到翻）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考異曰舊崔郾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等廷

（莫切諫。上甚嘉之。故諫補闕杜牧爲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與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辭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敘納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爲鄭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覃。珣瑜之子也。（鄭珣瑜。永貞間爲相。）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樂音洛。） 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獶雜子女。鄭注曰。獶或爲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 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書召公著問云云。舊紀叢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事言之。）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興平、好畤、普潤、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 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郯王府長史邵同爲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郯王經。順宗子也。將。即亮翻。緡。彌巾翻。郯。音談。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使。疏吏翻。） 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爲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田洎往告哀。則以洎爲告哀使。非弔祭使。） 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既而吐蕃爲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爲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郴。丑林翻。）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魏博。） 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爲河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 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 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謂上即位之賞也。慍。於問翻。） 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爲。于僞翻。） 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 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 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二年十四年。） 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 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時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爲覃功耳。今從承元傳。） 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 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 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謂延英門下。） 至暮乃退。己未。未

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帥讀曰率）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蒲浪翻）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言不能爲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即位踰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降戶江翻仍爲于僞翻）苟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恆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沼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爲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汙台司（汙烏故翻瀆也）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爲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處昌呂翻悸其季翻）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弃官爲僧（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爲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爲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爲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爲相）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玫莫杯翻）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戊午立皇弟憬爲鄜王悅爲瓊王惇爲沔王懌爲婺王愔爲茂王怡爲光王協爲淄

王，憺爲衞王，惋爲澶王。（憬，居永翻。懌，羊益翻。愔，伊淫翻。憺，徒覽翻，又徒濫翻。惋，烏貫翻。瀍，直連翻。）皇子湛爲景王，涵爲江王，湊爲漳王，溶爲安王，瀍爲潁王。

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者，作唱以帥衆。帥，讀曰率。）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皐。皐，玘之兄，爲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爲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皐也。）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屬，之欲翻。下屬書同。牓者，書取中進士姓名而揭示之。）及第者，（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殊，絕也。）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唐人謂相屬請爲關節，此語至今猶然。）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朐䏰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喪，息浪翻。）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李敬玄，高宗朝爲相。）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更，工衡翻。）

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爲君登里囉羽錄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爲：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橫，戶孟翻。斂，力贍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恪，上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新書吐蕃傳作清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爲名。幽、涿接境，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平州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十七里，檀州西至嬀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二百一十里。玫，莫回翻。）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弘靖鎮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并二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史思明爲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伉。）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也。）然後削髮委去。（委，棄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跋扈於德宗之時。）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

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劃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居大翻，乞也。省，悉景翻，察也。）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先，悉薦翻。）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撫柔荒獷，宣流德化，調其俗，修其政者，易爲功；驟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八（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默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禍與戎所居之地不同也貫讀曰慣）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因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後（帥所類翻洄戶恢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眾從之（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簡默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擁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祇重辱而已）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徹到幽燕數日軍人不之殺寘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之它所徹自疑懼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縛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眾出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同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矣）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己未再貶吉州刺史（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冀）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力曾翻）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歸卒於魏州王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倰傳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倰沔之孫也（崔沔開元初名臣）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屬之欲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鬬王武俊養以為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章勇翻）性果悍陰狡（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抉一決翻挑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

元從將吏幷家屬三百餘人、（從、才用翻。下再從同。）廷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鎭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鎭州之亂者、古之聽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州、故先陷。）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遺、唯季翻。）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遏各翻、白墡也。按閒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田布父爲鎭人所殺、寢苫枕戈之時也、今居堊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爲、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摧、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幷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爲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高祖起兵、温大雅掌書翰。）己丑、以裴度爲幽鎭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濋、音楚。）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遒、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淶水。周官職方、其浸淶易、蓋因淶水以名縣也。淶、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一縣、後省幷爲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廣信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州。）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鄧、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今纔十餘鑪、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厤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焉、於虔翻。）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積、子賜翻。）及出塞者、（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

獨鹽酒課用錢。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為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先，悉薦翻。）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為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娘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為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恆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燕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鄙，土門路所衝也。）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嬀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蔚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邁翻。）殺千餘人。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元稹交結大閹，喪其素守，憲宗之遇也。稹，止忍翻。）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復，扶又翻。）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斷，丁亂翻。）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憤，懣也；忿，怒也。）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參，楚簪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傳，株戀翻。乘傳，乘驛馬也。）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羈，馬絡頭也。牽，牛紖也。諭以馬牛動為人所制。）意見悉遭蔽塞，（塞，悉則翻。）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時掌翻。）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為稹相及于方事張本。）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為，于偽翻。）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

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敗補邁翻大石山在會州東南會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崟魚音翻）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爲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鄆平渡口追獲礫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崟舊傳作馬狠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唐屬深州宋爲永寧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喪息浪翻）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爲名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爲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邁翻）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柵側革翻）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弓高縣宋朝爲永靜軍地先悉薦翻）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賊諜知之（諜達協翻）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深州西南皆逼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餫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一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衂女六翻）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改張猶更張也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鎮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降戶江翻）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

（謂賊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言仰供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恆平蔡平鄆朝廷犒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既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憀落蕭翻無憀賴也）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白居易之論事李絳之流亞歟顧穆宗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譬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扇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莧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即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餓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辭）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

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呼，火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取間道而行，由驛路則馬爲所掠故也。）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鎭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幷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頗有先後。復，扶又翻。）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去年七月，朱克融囚張弘靖；八月，囚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鎭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樂壽鎭，卽置於深州樂壽縣。樂，音洛。）以瀛州博野鎭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鎭之閒，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誘，音酉。）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爲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爲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楊歷清要，非爲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鎭。裴度亦與幽、鎭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爲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爲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爲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爲相，蓋稹未爲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散，蘇但翻。）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特恩。）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郎狄翻。）數衆辱之，（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汶，音

問。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李師道爲司空。賈直言嘗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今悟效師道所爲，昭義軍中亦將有效悟所爲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因之府舍。（考異曰：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傔，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責悟，悟卽麾兵退，匿承偕囚之。舊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汶既因依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讙承偕，必出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爲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衞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量，音良。）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賈，音古。）爭賂藩鎭，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朝，直遙翻。唐末藩鎭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腕，烏貫翻。）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鎭，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卽用智興爲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不，讀曰否。）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先，悉薦翻。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爲，于僞翻。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衞從羣至埇橋而返。（埇，余隴翻。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旄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兼取之。）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幷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一。（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之勿使遽入鎭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興元元年。爲，于僞翻。）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爲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韓愈時爲兵部侍郎，故稱之。）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幾，居豈翻。）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下同。）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

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請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奏不，讀曰否。）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辭，一人之言。）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鎭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爲，于僞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棄，乃懇辭兼鎭，尋以疾作表祈歸鎭。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如故。（餘官如故也。）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鎭，（魏、鎭、幽爲河北三鎭。）招聚不逞，（不逞者，欲爲非而不得逞志者也。）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鎭也，回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還，音旋，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鎭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鎭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糶，他弔翻。）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殿，丁練翻。）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沼翻。見，賢遍翻。下同。）糶鹽（當屬上句。）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賒，當物而緩取直曰賒；貸，借也。）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列物而糶之謂之鋪。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下孟翻。）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鹺務，（鹺，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鹺。）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

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竇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謂爲首告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二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五年今月九日敕、不知是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酋、慈由翻。）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弃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和王綺、順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考異曰、實錄作于友明、後作于啓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今從實錄之初及新書。）間說賊黨、使出元翼。（間、古莧翻。說、式芮翻。）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僞爲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僞爲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元稹方圖進取、而先冀兵吏部令史爲僞、曾是以爲相業乎。）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爲、于僞翻。）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得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鞫、賞急、以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削之。）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底朗翻。拔跋當作托跋。降、戶江翻。）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復、扶又翻。）

初、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鄭州一百五十里。）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㝏爲留後。（㝏、古拜翻。考異曰、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㝏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疑實錄十字誤爲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丙申、宋王結薨。（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㝏自奏已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郎以上。）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翻。）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㝏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韓弘鎮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㝏。）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

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爲隨縣，江左爲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二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爲宣武節度使，兼義成節度使。徵李㝏爲右金吾將軍。㝏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㝏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在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在州西微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㝏，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兗海節度使曹華聞㝏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㝏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獲二千餘人。　八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去年使吐蕃。）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李㝏既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爲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遺，唯季翻。帥，所類翻。）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

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治，直吏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易，以豉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幷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爲賞賚，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李景略當作李全略。）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鍔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　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㝏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爲度河之勢。（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㝏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止橤翻。離，力智翻。）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緗薨。（緗，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　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着地。）悉去左右衞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考異曰：舊傳、牛羊日歷曰：穆宗不豫，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倡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或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曆。（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九（起昭陽單閼盡著雍涒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綿當作錦）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爲于僞翻）及公武卒弘繼薨稚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藏徂浪翻）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句古侯翻）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謬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文宗大和三年用裴度薦始徵李德裕於浙西又爲李宗閔所排出鎭滑）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纎人構成于方獄八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爲相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以安海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答宋白續通典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宦官職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總領羣臣朝見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帽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宗所賜則宣徽院官員數多矣）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古翼城爲名揣初委翻）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牙推在節度推官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去羌呂翻下同）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張知亮翻）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爲于僞翻）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遺唯季翻）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爲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鎭己酉以權爲嶺南節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襄州之鄧城縣漢南陽之鄧縣地也治古鄧城隋改爲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九域志城在州北二十里）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

士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敘訓曰：公爲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爲圉人，潔其蹄尾，被𩌏致飾，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圉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觀，含駑馬之性，必殺之。有齊縗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爲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爲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敘訓舊傳皆誤也。察齊衰者乃是閑羅，非實事，今不取。）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爲節度使。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何可犯也。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爲一水，流入橫州鬱水。右江源出我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千金鎮當在欽州西南。嶼，徐呂翻。砦與寨同，音豺夫翻。）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一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炎閣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生閣邏鳳，閣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閣勸，尋閣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爲南詔彊盛之患張本。）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投絹二百匹，施山僧，（施，式豉翻。）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惡，烏路翻。）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張薦事德宗，屢使吐蕃、回鶻。）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之在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黨僚，時又新爲右補闕，續爲度支員外郎。劉昫承之爲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爲留守，思復爲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爲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爲逢吉黨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遠，于願翻。）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爲巡對者，未爲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面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爲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實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爲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爲次對官也。余攷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敕，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次對爲稱，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故事，京尹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不遜，謂不相遜也。）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爲杜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爲寇。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己類，以樹黨援，進修之士懼爲傷毒，疾之，常指銜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初，柳泌等既誅，（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方士稍復

因左右以進（復扶又翻）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澹徒覽翻疹丑刃翻）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孫思邈唐之名醫）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藏徂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尙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復扶又翻下同）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長知丈翻）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舊制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事見武后紀幾居依翻）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少詩照翻）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帥讀曰率）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年三十）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屬之欲翻）御府空虛邊兵尙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鎭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李逢吉爲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數度徒洛翻）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史言上寵近習賜予無度）

初穆宗既留李紳（事見上年）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樂音洛）隱居華陽川（華陽川在虢州華陽山南華戶化翻）及從父耆爲左拾遺（從才用翻下從子同）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誚才笑翻語牛倨翻）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伺相吏翻）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復扶又翻）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爲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恐紳因次對言事而上復用之）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察後改名悰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爲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爲端州天寶改爲高安郡乾元復爲端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二十五里）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帥讀曰率）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復扶又翻下同）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謂之端溪）衆駭愕辟易憚之（辟音闢易音亦）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

（各三鄉置信州。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為于偽翻。）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為于偽翻。）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太宗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開元中。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時翰林有侍讀學士。有侍書學士。）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二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所上時掌翻。）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己亥。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數所角翻。）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初牛元翼在襄陽。（牛元翼出深州鎮襄陽見上卷二年。）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數所角翻。）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僵居良翻。踣蒲北翻。）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坐朝之晚也。）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宵衣。未明而衣也。理。治也。樂。魚教翻。）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吹尺偽翻。）令聞未彰。（聞音問。下響聞同。）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考異曰。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豪者既能為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羑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悉彰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慾。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離。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覺章疏。卒有京師之難。實栖楚兆之。況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實前直而資後詐。矯可驚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謾毀之耶。今所不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事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以後。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者。謂所奏之事上已知之也。）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行幸。（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王播領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八人。掌出使推覈。後增為十二人。新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洿特試官耳。洿後五翻。）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關者。要也。考異曰。按宰相之門。何嘗無持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諮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渾殽。固亦多矣。其陳道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太過。然但逢吉之門險薄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

（爲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爲佞邪之黨！設蓋讒吏德裕之黨，而栖楚爲逢吉所奮，故深詆之耳。）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陸德明曰：染，如豔翻；又而險翻。）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爲，于僞翻。）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時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莀，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徵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明宮東面，又北則玄化門。）伺夜作亂。（伺，相吏翻。）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載，才代翻。）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琢鏡殿。）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先，悉薦翻。伎，渠綺翻。）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唐左神策軍、左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屯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將，即亮翻。）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復，扶又翻。）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恇，去王翻。）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帥，讀曰率。）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列上，時掌翻。）故用之。上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賞討張韶、蘇玄明之功也。）

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夏，戶雅翻。朝，直遙翻。）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散，蘇但翻，冗散也。）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夏，戶雅翻。）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因入閤而奏彈之也。違敕者，謂違三月壬子敕也。）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

史矣。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入寇。（黃蠻，即黃洞蠻。）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既沒，即葬於山側，鄉里為立祠。武德中，改為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脈。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即命修復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與龍遷即一人也。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塞，悉則翻。）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爲之疲弊。（爲，于僞翻。）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出沉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沉香。諸蕃志：沉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沉，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沉，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隔沉。今其材可爲亭子，則條段又非諸沉比矣。）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玄之弟。）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爭，讀曰諍。）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讓，憕之曾孫。（李憕，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憕，直陵翻。）廷老，河中人也。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釋氏之法，凡初度僧尼，皆詣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智興請於此置戒壇。）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翻。）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諡法：夙夜警惕曰愍。）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先是，鄠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先，悉薦翻。鄠，音戶。囂，虛驕翻。毆，烏口翻。）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至，則擊鼓，宣制訖，乃釋其囚。）忽有品官數十人（玄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一千九百二十二人，皆宦閹也。）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梃，徒鼎翻，白木棓也。捶，止橤翻。折，而設翻。）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復，扶又翻。）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臺獄，御史臺獄也。）而釋諸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滑豫議，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藹，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驪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而獨饒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鉞。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殁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復，扶又翻。）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櫜，姑勞翻。鞬，居言翻。）將佐諫曰：襄陽

地高於夏口（鄂州之夏口），謂此禮太過。公緯曰：奇章公甫離台席（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也，故唐人以稱之。宰相之位取象三台，故曰台席。離，力智翻），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昵，尼質翻，狎也，近也。比，毗至翻，黨也。）視朝月不再三，（朝，直遙翻；下同。）大臣罕得進見。（見，賢遍翻。）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扆，於豈翻。）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朝，直遙翻。）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好，呼到翻。）四曰納誨，以諷侮弃讜言；（讜，音黨。）五曰辯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驁，音五到翻。）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忠雖不忤，善亦不從。（忤，五故翻。）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左氏外傳：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注曰：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瑱，他甸翻。塞，悉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辯，（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觸瑟始仆。（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四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事見十七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復，扶又翻。）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敕使所囚繫者，謂之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橫，戶孟翻。）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易，以豉翻。）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被，皮義翻。）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律以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爲大不敬。今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下，遐嫁翻。）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勞，力到翻。）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囉，魯何翻。汨，越筆翻。）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量，音良。處，昌呂翻。）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正入，謂歲入有正額者。羨，弋線翻。）

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爲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爲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沉溺而不悔者。）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考異曰：據李絳疏云，悟八月十五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張汶事見上卷穆宗長慶二年。汶，音問。）自謂不潔淋頭，（今人謂屎爲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

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袁王府長史（石州漢離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袁王紳順宗子）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刺七亦翻）爲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貴翻）　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事並見前紀）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史言敬宗荒縱而愎諫）　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斷丁亂翻下裁斷同）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彼軍不曉朝廷之意（彼軍謂昭義軍也）欲効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閒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爲于僞翻賞設猶言賞犒也覬几利翻）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遐稼翻）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言澤潞一軍自李抱真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繒慈陵翻）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昭義邢洺磁三州皆在山東）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言帳下必有圖從諫以爲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考異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上時掌翻）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牙牙參也）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去羌呂翻）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唐初太宗爲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其任爲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者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朝直遙翻下遐稼翻）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

師分司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弃之藩鎭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數所角翻勞力到翻）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先悉薦翻）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天上有口吳字謂度能擒吳元濟其才爲可用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六岡橫亘如乾卦大畫之數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鎭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卽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爲第四坊名永樂坊與玄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錄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之以爲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卽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才與玄都觀相近而張嘉貞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爲占據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考異曰舊逢吉傳曰度初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爲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此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讖非撰之也）上雖年少（少詩照翻）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京尹任煩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爲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呫叱涉翻囁而涉翻呫囁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或問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執詰其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晉公處此必有說請自釋度）人服其識量　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陝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從千容翻難乃旦翻）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阤施是翻廢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史言修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鎭之藉兵而罷耳）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悉薦翻）克融以爲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索山客翻）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蒲交翻嘷也哮虛交翻跳也踉呂張翻又音郎）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離力智翻）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比毗至翻）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爲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

承繼（爲文宗討李同捷張本）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果如裴度之言）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己卯上幸興福寺（唐會要興福寺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立爲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元和十二年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觀沙門文漵俗講（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漵象呂翻）癸未衡王絢薨（絢順宗子絢音翾縣翻）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索山客翻貯丁呂翻藏徂浪翻見賢遍翻）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說式芮翻）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偏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上館之禁中山亭（館古玩翻）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幷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數所具翻）載義承乾之後也（承乾太宗長子以罪廢）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史言史憲誠玩侮朝廷公肆欺罔）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質翻）善擊毬好手搏（好呼到翻下同）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又好深夜自捕狐

狸性復褊急（復扶又翻）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更工衡翻）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年十八）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絳王悟憲宗子句古候翻當丁浪翻）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爲四貴）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自十六宅迎入宮也）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處昌呂翻）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詰去吉翻難乃旦翻）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復扶又翻）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見賢遍翻）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少陽院以地望推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淸思太和珠鏡等殿不正在宮城東北隅也考異曰舊紀文宗實錄見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趙歸眞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卽位更名昂（更工衡翻）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寶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

性孝謹，事三宮如一。（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宗也。）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敬兩朝也。朝，直遙翻；下同。）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治，直吏翻。去，羌呂翻。）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量，音良。）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總監，苑總監也。）停諸司新加衣糧，（諸司，內諸司也。衣糧，敬宗濫恩所加也。）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占，之贍翻。）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鏤，郎豆翻。）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奇，紀宜翻，隻也。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欲治之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儻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鄉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本名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二子。）

大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橫海留後。）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見，賢遍翻。）請遵朝旨。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復，扶又翻。）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勞，力到翻。）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瑀，音禹。）自大厤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相侔也。稱，尺證翻。）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斂，力贍翻。）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帥，所類翻。鮮，息淺翻，少也。）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爲左僕射、同平章事。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廟號敬宗。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璠，扶元翻。帥，讀曰率。）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妓，渠綺翻。）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爲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爲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爲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藩鎮。復，扶又翻。）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爲，于僞翻。）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教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冬，十月，天

平横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横海節度使。（穆宗長慶二年，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横，戶孟翻。）建置天子，在其掌握，（穆宗及上皆宦官所立。）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蕡，符分翻。）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近，其靳翻。遠，于願翻。）輔相得以專其任，（相，息亮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曹節、侯覽見漢桓帝紀。復，扶又翻。）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謂宦者弑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微爲春秋之微指也。此二語，蕡蓋謂彊大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臣爲名者。）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昭宗之世，藩外交兵以誅宦官爲名，卒如劉蕡之言。）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塞，悉則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治，直之翻。）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謂閻樂、趙高也。高亦宦者也。）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意專指宦官。）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蕡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三五，謂三皇五帝。）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略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稱，尺證翻。紊，音問。）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引漢元以爲戒者，蓋以帝之去奢從儉似漢元，而優游不斷亦類漢元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行，下孟翻。）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玄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朝，直遥翻。）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軼，徒結翻，又音逸，突也。紲，先列翻。）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朝，直遥翻。）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難，乃旦翻。）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爲一命。）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亓，苦堅翻。按考異從元，音渠。）

（之翻一一音皆姓也趣七喻翻。考異曰實錄或作亍志紹或作开志紹或作亓志紹舊紀作开志紹新紀傳作亓志沼今從之據考異紹當作沼。）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郃曷閤翻。璵音余。）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中竹仲翻。）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囂虛驕翻。喧也。）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僚所帶寄祿官。亦謂之憲官。）牧佑之孫。植勛之子。（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宰相。馬勛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元年。考異曰舊傳勛作曛誤也。勛事見德宗實錄。）式起之孫。慎由融之玄孫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崔融以文章顯於武后朝。）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悼懷太子。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爲一綱而輸稅于官。）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縝指忍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爲得真舅。甲子。以爲太子洗馬。（爲蕭洪詐覺流死張本。洗先典翻。）峯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麊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麊直遙翻。）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鎭。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索山客翻。）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岳王緄薨。（緄順宗子。音古本翻。）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十月。洋王忻薨。（忻憲宗子。）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敗補邁翻。）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軍。以堅固爲名。）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而薨。（陝失冉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爲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爲無棣縣。屬滄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七里。）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說式芮翻。）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曆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貝州在魏州北二百十里。）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之往也。一作屯禹城。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鎭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滄州治清池縣，九域志長蘆鎭屬清池。）　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曰率。）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爲壁州刺史。（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諸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四里壁山爲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　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爲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二年析合浦縣地置傳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傳白江爲名。）　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羅城外城也。）　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鎭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降戶江翻。）祐幷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將陵縣，唐屬德州。）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篡初患翻，奪也。）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作庚寅，誤。）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上初元卽討同捷，至是三年。）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遂恣，指揮彈壓，奏報幾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曆選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珍絹故也。）李祐尋薨。　壬寅，擢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鎭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爲于僞翻。）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澶時連翻。）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考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又奏亓志紹自縊。（縊於賜翻，又一計翻。）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四十

五里憲誠竭府庫以治行（治直之翻）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既出之凡斬九十餘人舁尸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聽聽大敗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爲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與事者論之日害前使與監軍況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二人白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美之辭耳今從舊傳）晝夜兼行趣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趣七喻翻）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弃之（重直用翻）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李聽本鎮滑州）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衞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喪息浪翻）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衞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先悉薦翻仰牛向翻）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史言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爲富實）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衣於既翻）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處昌呂翻著陟略翻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爲頭巾平頭巾子相倣爲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子迄于今服之）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惡烏路翻）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甲午上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鈔楚交翻）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大舉入寇（嵯顛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嵯才何翻） 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顛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鄉讀曰嚮）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邛渠容翻）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爲忠武節度使（智興自徐徙陳）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寇及于城元穎方覺如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大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于城元穎方覺如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釗兵寡弱不能戰（釗上舊更有郭字蜀本正如此）

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好，呼到翻。）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嵯顛自爲軍殿（殿，丁練翻。）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埒，龍輟翻，等也。）嵯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比，毗至翻。）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帥，所類翻。）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排，擠也；擯，斥也。）稍稍逐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事見上年。）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怏，於兩翻。）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惡，烏路翻。趣，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爲使宅，治事之所爲使牙。使，疏吏翻。）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縋，馳僞翻。）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庫麥以賞衆。衆皆怏怏而退，出至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己，冀絳爲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先，悉薦翻。）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勞，力到翻。）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陘北沙陀素驍勇（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陘，音刑。）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丁浪翻。）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見，賢遍翻。遺，唯季翻。）執宜感恩爲之盡力（爲，于僞翻。）塞下舊有廢府十一（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褒城，漢褒中縣，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勞，力到翻。）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圍既合，唱聲曰殺，衆應聲而進殺之。）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

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因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羯居列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 考異曰實曆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還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疾損猶言疾減也）上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橫戶孟翻）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欲以漸去其威權偪上者偪音逼）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爲負宋申錫矣爲申錫敗逐張本）

初裴度征淮西（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蜀自清溪關南入南詔踰西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莧翻）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易以豉翻）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鎭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張朏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四年）皆鎭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恟許拱翻）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鎭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鄕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復扶又翻）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以言蜀之險也）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勿鄧豐琶兩林皆東蠻也爲于僞翻）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沉黎地迤以爾翻邐力紙翻）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遺唯季翻）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憲法也敗補邁翻）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爲滄州刺史朱滔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爲横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

（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大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廢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是年，賜號義昌軍。）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敬宗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平滄景見上三年。）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治，直之翻。下同。）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自師長而上至天子，則所謂師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丈翻。）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率，循也；從，順也。相率而從上之令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大雅棫樸之辭。）載義藩屏大臣，（屏，必郢翻。）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璠，孚袁翻。考異曰：舊傳，璠去年七月為京兆，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琯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漳王固上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讒間之，此宋申錫之所以不免於罪也。）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以馬存亮定張韶之難，及爭宋申錫之事觀之，則溫公之取存亮固不特一事也。飛龍使，掌飛龍廄。）守澄乃止。是日，旬休，（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按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眙，丑吏翻。）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覈於禁中，故曰內獄。）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王翃見德宗紀。）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復，扶又翻。下同。）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

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請致仕。（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歟明白按馬存亮自以知宋申錫之冤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能退即日乞身致事雖宦者而有古人之風）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王通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仁壽二年號文中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係乂之子。（蔣乂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齋郎宗廟不修故皆罰俸俸扶用翻）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亟紀力翻帥讀曰率）左補闕韋温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墮讀曰隳）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更工衡翻）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即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索山客翻前年南詔寇蜀所掠者也）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曰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鄲爲鄂岳觀察使。（陝式冉翻鄲多寒翻）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處昌呂翻）土多羣盜，剽行舟，（剽匹妙翻）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蒙衝戰船也治直之翻）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寬仁爲治，（治直吏翻下同）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慓匹妙翻）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治直吏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簡選也去羌呂翻）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復扶又翻少詩照翻）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參倉含翻間廁也）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治直之翻）無不堅利。」

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怛當割翻）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之時韋皋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下戶嫁翻）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比毗至翻好呼到翻　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吐蕃論董勃藏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大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藏等名蓋舊傳誤也）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西卽白草軍蔚紆勿翻）上平涼阪，（上時掌翻阪音反）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弃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爲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嶲州，陷三縣。（嶲音髓）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温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稱尺證翻）上善之，辭不受。

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爲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

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從才用翻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驊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從新傳）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頭爲牙將（考新舊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愿素鎮武寧遂得爲牙將也）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勞力到翻）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殺其親吏臠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爲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崍關及移巂州理臺登城（邛崍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崍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崍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邛崍關在巂州北九十里巂州先治越巂縣宋白曰越巂漢邛都地臺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邛崍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秋七月原王逵薨（逵代宗子）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爲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爲嗣會薨（晉王普大和二年薨見上卷）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數所角翻爲于僞翻）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尤者以爲愆過也疏者情不相親也）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至理猶言至治也）亦謂小康（康安也）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宄音軌）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遠于願翻）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詰去吉翻）軍旅歲興賦斂日急（斂力贍翻）骨血縱橫於原野（縱子容翻）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按書冏命曰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宰相溫公取弼輔之義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者治直吏翻）

珍王誠薨（新書誠作諴誠德宗子也）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沮在呂翻悰徂宗翻）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悰隱語謂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慊苦簟翻慊慊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知舉知貢舉也）宗閔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不讀曰否）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爲光德劉公之類）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故以爲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重直龍翻）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復扶又翻）事遂中止（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虞卿汝士之從弟也（楊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

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覲羅其厚自結河朔近無比倫矜於臣節文武百辟盡嫉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諷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遽請休假謁於私第投誠懇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撫二十餘年及身世之後僕射擅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若請還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爲勳業朝廷豈不以袞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中忠義首冠藩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樂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偏霸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爲解體從諫瞿然禁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遣歸鎮宰相餞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宜報國恩幸望保家勿使後悔從諫以笏扣頭灑淚而辭及至本鎮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朝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實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爲相其說妄也今從實錄）故歸而益驕（爲劉從諫偃蹇張本）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悖蒲妹翻又蒲沒翻　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實厚聞名不能治軍事率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上以爲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爲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崔琯見上五年珙居悚翻）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徐迪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曆十二年正月敕諸道先置上都留後使宜並改充諸道都知進奏官）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晉宋以來以吏部尚書爲大尚書諸部尚書莫敢比焉唐諸藩進奏官豈不知之徐迪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無所忌憚耳敕使不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　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撓奴高翻又奴巧翻爲于僞翻惡烏路翻）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昔人有評牛李事者謂德裕以燕伐燕有味乎其言也）　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駮李吉甫謚（李吉甫薨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駮其太優憲宗以是貶仲方更謚曰忠懿宋白曰唐制諸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都堂集省官議定然後奏聞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先生謚神至翻）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幷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兩蕃使者同時至幽州故皆爲所留）　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幷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幷批答賜之（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復扶又翻下同）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薨（綺順宗子）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二里隋置伊州於襄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千一百五里）　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先悉薦翻）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唐以公主出嫁回鶻與爲舅甥之國好呼到翻）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爲于僞翻戢疾立翻）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奏罷其侍講（覃自工部侍郎進尚書皆兼翰林侍講學士）上從容謂宰相曰（從千容翻）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

曰。覃偷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擬。出宣命而除之。）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上即位至是八年矣。）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愀。七小翻。）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爲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爲宣武節度使。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難。乃旦翻。）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處。昌呂翻。）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事並見前紀。）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去。羌呂翻。）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爲四輔。鄭陝汴懷衛絳爲六雄。宋亳滑許汝晉洺虢魏相爲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浸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鄆楚鄂彭蜀爲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虢鄭汴魏洋蘇爲雄。蕃升雄望者既多。所以緊不及十。）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出閤而適人。使有配偶。）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爲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驁。五到翻。）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被。皮義翻。）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左右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府。唯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鈐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掌。故當時以爲無謂。）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諸府每府折衝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分散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治。直之翻。將。卽亮翻。）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帥。所類翻。下同。）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被。皮義翻。）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飄。卑遙翻。捽。昨沒翻。）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此所謂實天下之大命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字書無剷字今以類求之音楚限翻）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乾音干）成燕偏重（謂成安祿山偏重之勢也燕於賢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同）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愎弼力翻撓奴教翻）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泥恐當作昵）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郡謂列郡都謂五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注云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帀天下（帀作答翻周也）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乾音干）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太宗文皇帝）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言河北不貢天下所產以爲富）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息生也）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處昌呂翻）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寧軍東平天平軍盟讀曰孟塞音悉則翻）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仰牛向翻）橫拱不爲（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爲也）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才能之才即纔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貝作才）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啖徒濫翻）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蓋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鎮也音丁練翻）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荷下可翻）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戰勝則奏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爵命極矣田宮廣矣（田宮猶言田宅也）金繒溢矣（繒慈陵翻）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焉於虔翻）多喪兵士顛躓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而去謂敗爲刺史也喪息浪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更工衡翻）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立壇墀之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恩臣亦指宦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偃月魚麗皆陳名偃月陳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愰駭之間（翔羊猶云徜徉徘徊也愰呼廣翻）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

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皆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倔渠勿翻彊其兩翻銜策所以馭馬）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撓奴巧翻又火高翻）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豢養也擾而沼翻馴也拂讀曰咈）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闒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超越授之以爵是謂越錄受讀曰授）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言不朝覲者賜之几杖以安其心）其逆息虜胥皇子嬪之（息子也胥壻也河北藩鎮之子率多尚主）裝緣采飾無不備之（緣以絹翻）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劃呼麥翻又音畫）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詛莊助翻）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錡劉闢繼亂也和戶臥翻）其餘混澒軒囂（澒戶孔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宗）宵旰不忘（宵宵衣也謂未明求衣也旰旰食也謂日旰而食也）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而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幾居希翻掉徒弔翻）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經常也）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大刑用甲兵）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記曲禮之言）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將即亮翻）漢祖言指蹤者人也（指蹤謂指示獸處此與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觀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

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惡烏路翻）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上時掌翻）守澄匿注於右軍（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惡烏路翻）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說式芮翻）鄭注姦猾無雙卵㲉不除（㲉苦角翻鳥子未出者）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伺相吏翻）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況中尉有翼戴之功（元和末穆宗立韋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夫）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蠖烏郭翻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注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佞辭泉涌元素不

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諦，都計翻，審也。）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詗，火迥翻，又翻正翻。遺，唯季翻。）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斷，丁亂翻。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因解軍職去。頊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是必因注以結王守澄也。）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考異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邠寧，以與注姻黨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邊使御史大夫王從亮，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者，為守澄所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罷鎮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乖愈，大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僞書其時聖體覆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二日，侍御史李款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驗數，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許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鎮，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諷從諫表約，令卻薦入。今從實錄。）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大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旋。）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比，毗至翻。）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通天，犀帶也。）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甘露之禍胎成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盡彊圉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按閣本大明宮圖入右銀臺門內翰林北卽太和殿又西卽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夏六月丙戌。莒王紓薨。（紓順宗子）（紓山於翻）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宋申錫事見上卷五年）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異曰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按開成紀事大和權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已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鄭王經薨。（經亦順宗子）初李仲言流象州。（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復扶又翻）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衣於既翻）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倜他歷翻倜儻不羈也史炤曰卓異貌）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李訓初名仲言考異曰舊傳時洛中李逢吉爲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鄭注如有善和端公無數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貴困乏逢吉比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諧然相然諾情契綢繆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薦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酬之大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嘗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齷齪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爲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爲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款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數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伎術或欲令爲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托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二日欲寘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也）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著直略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佽七四翻）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之言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即行下。（書讀而行下之也下戶稼翻）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駁北角翻）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又翻）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惡，烏路翻。李宗閔出鎮興元，見上卷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仵，疑古翻。）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晞，郭子儀之子。）璩，德輿之子也。（權德輿，元和初為相。璩，求於翻。）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衙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故復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楊志誠逐載義見上卷五年。毆，烏口翻。）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即亮翻。）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復，扶又翻。）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于元翻，又于眷翻。）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譽，音余。）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荀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斷，丁亂翻。）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蚋，而銳翻。）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譽，音余。）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治，直之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

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illegible]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孚袁翻。）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

書左丞（王璠之陰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薨追贈齊王（漳王湊貶巢公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三十二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既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穴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為田也） 三月冀王絿薨（絿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傅母女師也處昌呂翻離力智翻）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二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款奏注見上卷上年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款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款彈注之文皆訐其隱慝豈有是人如此而能陰事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 時人皆哂之（笑不壞顏為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趣讀曰促）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餗桑谷翻）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曲江（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鄉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 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罪（事見上卷五年）宦官益橫（橫戶孟翻）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揣初委翻數所角翻）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考異曰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閽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炟赫（炟當割翻一作烜況遠翻）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遺唯季翻）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 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為于偽翻）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出韋元素以士良代之） 守澄不悅 戊辰以左丞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

（合，音閤。）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下，戶嫁翻。）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明州，後漢鄮縣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二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虔州，漢贛縣，晉置南康郡，隋爲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游經喪亂，頹圮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爲，于僞翻。）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䉨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䉨，宜寄翻。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　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代宗大曆十四年，改括州爲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舒元褒見上卷五年。）　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　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中，竹仲翻。）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壞，音怪。）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輿未作相，舊傳誤也。）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䉨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處，昌呂翻。）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再貶沈䉨柳州司戶。（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遺，唯季翻。）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錮送者，錮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古巴子國，秦爲閬中縣，西魏爲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

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爲忠武節度使代杜悰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訓爲于僞翻青泥驛在嶢關南）癸亥封杖殺之（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陳弘志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爲相今從實錄）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爲黨乃出爲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爲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爲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輿李訓俱權相庭注自請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幷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爲副使（節度副使也）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卒子恤翻）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衞統軍（唐因隋制置十六衞以十二衞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衞曰左右驍衞曰左右武衞曰左右威衞曰左右領軍衞曰左右候衞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寖壞乃募彍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衞每衞萬人其後彍騎又廢十二衞之軍無復承平之舊）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爲于僞翻下同）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惡烏路翻）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輿地寒不與士齒）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期讀曰朞）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衞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慴之涉翻）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鎭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丹姓駿名姓譜丹姓丹朱之後勞力到翻）誣奏聽在鎭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爲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爲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於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榷古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見李訓請乞沙汰僧尼）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楊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注事見二百二十三卷穆宗長慶三年訓事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卒子恤翻）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鎭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朝直遙翻軋乙轄翻）置之散地（散悉但翻）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戶孟翻）知將

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爲親兵。（棓、蒲項翻。白棓、猶言白梃也。）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雍錄、滻水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卽趣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鎭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幷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先、悉薦翻。）已而幷注去之。（去、羌呂翻。）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言夜中聞奏、禁門已扃、於隔門遞入以奏也。）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下同。）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軟輿、蓋以細褥繫轎而爲之、下施稱、令人舉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還、音旋、又如字。）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未可遽宣布。（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眞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帥、讀曰率。）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河東兵也。東、上逸河字。）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牡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衞士曰、來上殿衞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唐宮殿中罘罳、以絲爲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罘罳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罘罳者、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疏、故曰罘罳。讀如浮思、猶曰縈綿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罘罳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宮闕、則爲闕上罘罳、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爲陵上罘罳、王莽斫去陵上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卻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爲連文、遞爲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是眞網也。此又沿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爲承旨時詩曰、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沿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案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爲學士詩曰、網索軒窻簾幕披、羽衞重用儀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訓攀輿呼曰、（呼、火故翻。）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邏、郎佐翻。）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從、才用翻。）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迤、移爾翻。邐、力爾翻。宣政門、宣政殿門也。）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郗、丑之翻。毆、烏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

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衣，於既翻）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索，山客翻；下同）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桎，職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勝，音升）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魚弘志時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將，即亮翻）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將，即亮翻）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漏言事見上卷五年）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皋，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証，音正）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

其家，執其子溉殺之。（溉，音概）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鐬，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剽，匹妙翻）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朝，直遙翻）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用翻）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甎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鐘鼓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爲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衞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惟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勝，音升）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汎，（汎，孚梵翻。事浮汎者，以王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靳，居焮翻）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姦人所汚，（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汚，烏故翻）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

（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衣於既翻）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注也）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剃他計翻山即謂終南山）將奔鳳翔爲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盩厔音舟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王璠得罪故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提無遺（提直利翻）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詈力智翻礫郎狄翻）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橫戶孟翻）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究極也）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復扶又翻）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剭音屋剭者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剭折而設翻）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從才用翻）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落冷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造七到翻）及涯家被收（被皮義翻）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王沐之弃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實錄乙丑開門使馬元贄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時數日之間生殺除拜皆決於兩中尉（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杭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爲拗木杭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鑾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胤故胤切於勤誅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胤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欲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太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辭傳承皮錄之誤也）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惡烏路翻似先姓義逸名誗直嚴翻）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夏戶雅翻）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下遐稼翻）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

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說式芮翻爲于僞翻好如字以好召之言示之以無猜忌意也）屏其從兵於坐取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坐徂臥翻）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啜樞悅翻歠也）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錢徽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傑俛之弟也（蕭俛事憲穆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併命）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觀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鄠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娖則角翻）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折之舌翻）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撓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即商嶺也所謂續嶺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權茶使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王涯誅乃罷權茶）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稱尺證翻）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比毗至翻）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或牽從中表相附麗以叙親好若瓜葛然）或蹔蒙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韈勿發翻）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

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衣於旣翻皁在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修之注誅乃罷）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雖爲所脅從涉於詿誤（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愒見亡匿者勿復追捕（愒許葛翻見賢遍翻復扶又翻）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橫戶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爲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諠元賞使覘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跽其几翻）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屬之欲翻）行當繼至遂杖殺之（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爲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爲京兆尹紀事誤）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即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爲于僞翻）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旣紊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燄故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馮宿穆宗長慶初知制誥）　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荷下可翻）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剽匹妙翻橫戶孟翻）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爲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恫音通痛也又敕動翻）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否音鄙孥音奴子也孥戮戮及子也）事亦無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弃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爲于僞翻瘞於計翻呂令孟春掩骼埋胔以死氣逆生也）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一襲（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仇士良潛使人發之弃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按舊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者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

聽則涯等宜蒙湔洗（湔則前翻）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荷下可翻）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橫戶孟翻）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粗坐五翻）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乙卯以澧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薨（協憲宗子）

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從千容翻）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復扶又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爲于僞翻）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散蘇旱翻）惟聽爲可以然　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爲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右軍右神策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爲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爲大司空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故也）擢謩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髫齔孤露（髫徒聊翻小兒垂髮也齔初覲翻小兒毀齒也）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

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始二百四十二卷大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縝止忍翻）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爲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鎮鄜坊（左軍左神策軍）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孱鉏山翻）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爲真太后弟戊申擢爲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于僞翻）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俛美辨翻俯也泫胡犬翻）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漳王湊也幾居衣翻）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嚮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謂漢昭帝知燕蓋上官之詐也）鄭覃

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成固縣屬興元府）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桉（桉與案同文案也句斷）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易以豉翻）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爲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遝達合翻）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眺他弔翻）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爲理猶言爲治也）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復扶又翻）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藏徂浪翻）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瀆汙者（瀆疾谷翻汙烏故翻）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己未淑王縱薨（縱順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竇易直爲相於長慶寶曆）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均王緯薨（緯順宗子）三月有彗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八丈餘（長直亮翻）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以翰林學士兼侍書）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戶管翻）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得比）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剽匹妙翻下同）　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記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史炤曰膳具食曰膳膳之爲言善也）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爲太子不令終張本）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實錄曰舊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

（溫二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稍疾上不允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爲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爲德妃昭容楊氏爲賢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立敬宗之子休復爲梁王執中爲襄王言揚爲杞王成美爲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爲蔣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爲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索山客翻）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奏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詔御史臺按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令所過給食而遞歸也）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盡玄黓閹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皆有門，以時啓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云二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楊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二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粗，坐五翻。惡，烏路翻；下同。）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諡曰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援，于元翻；下同。）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貶見上卷大和九年。）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靳翻。）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訐，居謁翻。）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喧爭既退，故上因問之。）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唐制：衡州中；洪州上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鎮兵擊卻之。

初，大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上卷大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見，賢遍翻；下同。）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按通鑑上卷大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丁卯，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

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注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石虎字季龍唐避廟諱故稱其字）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爲潞州別駕（中宗時玄宗爲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意此必鄭覃之言）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清宮（玄宗天寶二年以西京玄元皇帝廟爲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它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爲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王智興有討横海之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鎮帥王元逵幽帥史元忠）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宗子）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爲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盡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少詩照翻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復扶又翻）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爲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穆宗長慶二年璠代陳楚鎮義武）爲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二年置遼州八年改爲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嫌名改爲儀州）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大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鎮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横遂至於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於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爲留後　太子永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橦者而泣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殿不悛過是日暴薨）諡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爲邠寧節度使（旼眉貧翻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敀按子儀

（于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仰，牛向翻。）急之則靡所不爲，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頊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爲辭，朝廷爲之罷仲遷。（爲，于僞翻。）十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爲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劫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敗亡，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教張元益輸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於不朽；斷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家風。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苫廬，請監軍使、幕府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珏也。按實錄，公璠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爲尚父。）太后叔父，（太后，即謂太皇郭太后。）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內。使，疏吏翻。還，如字。）上好詩，（好，呼到翻。）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張元益既出定州，乃除韓威。）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掌翻。）鄭覃累表辭位，丙

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見，賢遍翻。）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勞，力到翻。）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語，牛倨翻。）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復，扶又翻。）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勞，力到翻。）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欲翻。）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累，良瑞翻。）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

等深疾之（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溫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爲職事官故也）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爲于僞翻）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爲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說式芮翻）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郾之弟也（鄲多寒翻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八月辛亥鄜王憬薨（憬憲宗子）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眞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爲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官吏主案驗蕭弘者）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掌翻）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眞僞詔三司鞫之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記注卽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記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勑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大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入閤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爲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橦職容翻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爲木橦字唐有都盧緣橦伎卽此伎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泫胡犬翻以太子永死於非命也）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衡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眞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眞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乙亥上疾少閒（閒讀如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奴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旣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㕎安盍翻馺先合翻　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飢族帳離復爲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爲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嗢沒斯爲陳利害云云嗢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爲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

（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爲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勤可汗易代拙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爲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革欲篡薩特勤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勤可汗以𥂁馺特勤爲可汗新傳亦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𥂁馺特勤爲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瀍直連翻）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衡翻）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爲潁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爲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孰爲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裾走出紿言曰大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爲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亦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瀍立爲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見賢遍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慍於問翻）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二）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考異曰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殯斂成服按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斂力贍翻）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二月乙卯赦天下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珙居竦翻）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爲山陵使龍輴陷（輴敕倫翻記天子龍輴輴載柩車也畫龍於轅）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郴丑林翻）

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

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恤翻。）良由執心不定，故姦人得乘間而入也。（間，古莧翻。下疑間同。）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去，羌呂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好，呼到翻。）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魯水翻。）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詰，起吉翻。）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悛，丑緣翻。）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又翻。）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之。（卒，子恤翻。）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黠，下八翻。戛，訖黠翻。）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結骨入貢見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今從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閡，牛代翻。）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劍河西。）其人悍勇，（悍，侯旰翻；又戶罕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季翻。）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詈回鶻曰：（詈，力智翻。）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

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㕎馺，（事見上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邏，郎佐翻。）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嗢，烏沒翻。）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啜，樞悅翻。）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貿，音茂。）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亘六十里，不見其後。（亘，橫亘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以資蔭。）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得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恚，於避翻。）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婺州，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故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里。婺，亡遇翻。）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劉

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鸊鵜泉北十里入磧。經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壬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爲點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爲可汗。二年七月。冊爲烏介可汗。）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爲桂林郡。吳於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照翻。）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二年。興元初。帝寤。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宋申錫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爲。于僞翻。）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爲。于僞翻。）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臥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溶也。）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嚮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又翻。）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較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往潭。一往桂。）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爲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鄲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李珏爲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卽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鄲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尋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旣發。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illegible]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鄲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旣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歛得丞相兩省官請。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閤。必不捨矣。容德裕極方救解。[illegible]以扣頭流血。德裕歛不得。它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前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旣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伏覩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詔襃美。付史館。）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

讒邪。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爲節度使。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符籙起於張道陵，盛於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武宗也。授當作受。）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爲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嗢，烏沒翻。）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党，底朗翻。）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二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秦李斯之言。）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奏。）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臚，陵如翻。使，疏吏翻。考異曰：一品集賜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奏至，覽所奏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降，戶江翻。邏，郎佐翻。將，即亮翻。）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問翻。）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關之以羈其交，此在兵法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陀，回鶻爲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餒尤甚，漸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擴奪之心。至其年秋，敕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請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爲之，事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田布，弘正之子，死於史憲誠之亂。）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

虜（嘬從齧翻）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於此言特以箝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止忍翻考異曰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嗢沒斯處詰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嗢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并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并以閏九月中卽降使賜米也）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壞音怪）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盧龍軍復亂（復扶又翻下同）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鎭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爲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實錄）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傔苦念翻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諳烏含翻比毗至翻）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鄕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爲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鎭（嬀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皡七鎭嬀居爲翻）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陘西北二十五里有薊關卽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之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爲于僞翻）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上校獵咸陽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縝止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好呼到翻）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憲宗妃於上爲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從千容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橫下孟翻）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爲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關拒却之按烏介方倚唐爲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

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比，毗至翻，頻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李鄘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朔，西望振武。杷，蒲巴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免朋黨之譏也。）　回鶻復奏求糧。（侯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處，昌呂翻。）　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曰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恃力負氣，潛圖厲階，爲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勒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嗢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勸字，即那頡啜也。然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考異曰：實錄苻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豉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嗢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嗢沒斯從款者，蓋嗢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從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其醜類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歸所屬，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嗢沒

（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叛，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嗢沒斯帥其衆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閒。（閒，古莧翻。）且欲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二年。）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

時烏介衆雖衰減，尙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唐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淺翻。）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調，徒弔翻。）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翻。下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尙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剽，匹妙翻。）又屯杷頭烽北。（宋白曰：杷頭烽在朔川。）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力智翻。）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外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

（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鬱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戮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奏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先達奏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償當其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令且任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狀云臣頗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以無遮莫伏道又不會斫營擬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任故留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杷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杷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杷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任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須與吐蕃連接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嗢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愛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嗢沒斯愛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誡直久在京城[illegible]臣[illegible]不諳邊事緣收入[illegible]

其庭實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誡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誡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點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近其靳翻）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恃大和公主以邀中國也揣初委翻好呼到翻）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睥匹詣翻睨研計翻驁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彼謂紇吃斯）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帝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為翻）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

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陘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監古銜翻使疏吏翻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近其靳翻）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豉翻相息亮翻）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任音壬）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翰林學士（爲敏中排德裕張本）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苾種帳大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翻）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兖王　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姦人所隔今出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勃海惟黑水完彊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屬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大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大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爲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比毗志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唐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欲待來春進兵）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　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會要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二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爲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二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爲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丙

戊。立皇子嶧爲德王。嵯爲昌王。（嶧音亦。嵯，才何翻。）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綝，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比，毗至翻。爲，于僞翻。）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來歙破隗純於落門。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嗢末。說，式芮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弃輜重西奔松州。（王涯曰。從隴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語，牛倨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卽党項部落也。帥，讀曰率。契，欺訖翻。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今從實錄。）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氈車，以氈為車屋。乘，繩證翻。）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旣翻。華人，謂中國人也。）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諜，達協翻，閒也。）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重，直用翻。）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卽黑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二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大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為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圖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大和公主，奉而歸國，授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為慎重，翻失事機。望賜劉丏詔：比緣回鶻未為侵擾，且務綏懷；今旣殺戮邊人，驅劫牛馬，擬已有詔，遣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處變，不得遲疑[illegible]首鼠兩端[illegible]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illegible]之事皆以實[illegible]聞。後或更[illegible]一切自取[illegible]，不必皆候進止。實錄[illegible]詔劉沔云云。如[illegible]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illegible]奏之詔乎？[illegible]裕傳[illegible]裕曰：[illegible]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illegible]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斫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illegible]奔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等自請駐所營斫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乞幷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

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賞破回鶻之功也。）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黠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旣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聲。）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飲，於禁翻。勞，力到翻。）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

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又翻。）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對，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問趙蕃於黠戛斯處求安西、北庭，緣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祁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從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大和公主，爲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唯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大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丈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曰率。）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大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比，毗至翻。）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殲，子廉翻，滅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若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襄仲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爲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并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并力於西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巂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朝，直遙翻。旰，古案翻。）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城堅卒不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

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慴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荅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忖翻）及將就路宛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爲彼也帥所類翻）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扶又翻）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謂戎蠻有攜貳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戢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爲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見春秋左氏傳）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畜許救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吏翻）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榷古岳翻）又賣鐵煑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牙職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轢郎狄翻惡烏路翻）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與我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稹止忍翻考異曰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孔目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爲稹謀曰（爲于僞翻）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遺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崟魚音翻解戶買翻姓也）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

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宦者也）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扶又翻）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處昌呂翻）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走朱滔見二百二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二年）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帥所類翻）如李抱真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沮在呂翻橈奴教翻又奴巧翻）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羣臣言者不復入矣（復扶又翻下同）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翻）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一十日矣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爲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任音壬）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賮直數千緡（賮徐刃翻）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因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爲于僞翻）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爲右驍衞將軍見賢遍翻）稹不從

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河陽謂烏重胤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

（謂李愬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復扶又翻）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鄭五洽翻李抱真封鄭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三年）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折之舌翻）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按寶曆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正纔十九年）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稺老而已（纍倫追翻稺直利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策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惡烏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劉悟以誅李師道為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下戶稼翻）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復扶又翻）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史言李德裕脩怨考異曰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譖宗閔長人讒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芒車關即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關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潞州武鄉縣北有昂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洺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先悉薦翻）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考異曰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閣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為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實錄）鉉元略之子也（崔元略見二百四十二卷敬宗寶曆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

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墮讀曰隳敗補邁翻）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韋乾度憲宗朝爲吏部郎中）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也）築望仙觀於禁中（會要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點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仵音午）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靳翻）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觀仇士良之教其黨則閹寺豈可親近哉）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關即昂車關）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好呼到翻樂音洛）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彝泰贊普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翻）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沈持林翻）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惡烏路翻）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偏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勸厚荅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懷良懷良六世至回）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輸舂遇翻）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一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爲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絳行營節

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事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元年爲于僞翻）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爲于僞翻）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櫜姑勞翻鞬居言翻）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illegible]制使以詔宣官之敕使）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敗補邁翻）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謂大和間己爲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興之子於當時諸帥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閡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閡太行之險河東閡石會昂車之險閡牛代翻）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爲于僞翻語牛倨翻朝直遙翻）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沮在呂翻）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趣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請詔王宰移軍之往也）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繒慈陵翻）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覘丑廉翻）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

（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強其兩翻）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行阪也）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踐慈演翻）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處昌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將即亮翻）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唐屬洺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二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端也）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見二百二十有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不若遂置孟州（始置孟州因孟津爲名也）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斤翻）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召彥佐入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突也）

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夏戶雅翻）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有烏嶺山）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眞良將（考異曰獻替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己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比毗至翻磬折言屈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

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樂音洛爲于僞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處昌呂翻）聞党項分隸諸鎮（邠寧延麟勝慶綏銀靈鹽夏等州皆有党項諸鎮分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爲于僞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

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鎭百姓（六鎭，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

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慍，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幷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漢涅縣，後魏改曰鄉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二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

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爲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奏聞。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

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碣，渠列翻。）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曰促。）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帥，讀曰率。）李石奔汾州（汾州在太原府西南二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謂弁、潞也。）

王宰又上言遊弈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

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輙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一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弈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朏敷尾翻）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赴援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爲聲援今從伐叛記）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說式芮翻）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鎭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鎭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鎭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鎭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二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鎭州趣太原耳趣七喩翻）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舊相也故呼爲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卒伍而逐節帥也）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可恕耳）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

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爲于僞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鉉之父）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趣七諭翻）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佺丑緣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二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爲宰耳）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爲兩鎮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爲四鎮也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爲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嚴整兵馬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爲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糗去久翻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讒死於建中之初）　以道士趙歸真爲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惡烏路翻）（降戶江翻）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婢婢爲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好呼到翻）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爲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曆二年）不宜親近（近其靳翻）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唐自中葉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毗至翻例也）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曰減得一千二百一十四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鎮京尹有聲績）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

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亦大是奇士（李泌相業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以傳信唐人毀之者皆妄也）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爲之抑幡編日皇甫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考異曰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勞力到翻）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武宗之朝望杜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四（起閼逢困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好呼到翻）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浪翻）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離力智翻）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易以豉翻）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伺相吏翻）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干）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環音宦）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曰陣）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潞州三百餘里）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鴆翻）德裕奏請詔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裴冕相肅代兩朝）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仰牛向翻裴問第五）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三州邢洺磁）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慚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編戶猶言編民也將卽亮翻）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

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忷忷不安（民財非地著轉易以致利者爲浮財糗去久翻忷許拱翻）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爲于僞翻）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弁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恐當作堯山）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折之舌翻）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少詩照翻）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少詩沼翻）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昌呂翻）德裕請以盧弘止爲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占之贍翻）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祖從才用翻）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說式芮翻）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自爲留後故稱之）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猶畢也）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帥讀曰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劉悟贈太尉）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襁舉兩翻）（褓音保穆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

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僅脫甘露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俱屠蓋天聚而殲之也）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洺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復扶又翻下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處昌呂翻騃五駭翻癡也）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謠言見上卷三年）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斷丁亂翻）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之翻）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郭誼爲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宦）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

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黠下八翻）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於溵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下戶嫁翻）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信旗者別爲一旗軍中視之以爲進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陳讀曰陣）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史因李德裕之事而敘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語牛倨翻使疏吏翻）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爲于僞翻）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事並見前紀）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復扶又翻）上曰要當如此明告

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事見上卷三年）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陳讀曰陣）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事見憲宗紀）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伎渠綺翻）彼二人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王涯賈餗非爲逆也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真假手於郭誼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

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上初即位追諡母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稱昌孕翻）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欲遣識事宦者出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七年）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下遐稼翻）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爲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上幸鄠校獵（鄠音戶）

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復扶又翻）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是時未爲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築望仙臺於南郊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以祕書監盧弘宣爲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爲政簡易（易以豉翻）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鎭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不軌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李德裕素惡武陵（惡烏路翻）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復扶又翻斷丁亂翻處昌呂翻）（爲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爲晉安縣地隋廢郡爲邑）晦昕之弟也（敬昕見上卷三年）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隋封牛弘爲奇章公牛僧孺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爲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宕渠縣地梁置奇章郡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爲名）　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陝失冉翻）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義安太后諡曰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故陪葬光陵而不合）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罷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爲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分律云空靜處智度論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釋書曰招提伽藍皆僧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鬬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薩婆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五百弓不遠不近以爲靜處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華戶化翻）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鎭各一所僧又不依前詔敦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敦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爲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鎭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易定福建同華州望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illegible]下留十三人按鎭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illegible]謀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卽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illegible]徒數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四寺僧唯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各二僧各三十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餘僧及尼幷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敕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并勒還俗遞歸本貫充

（我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祆呼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廨古隘翻）銅像、鐘磬以鑄錢。

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斷音短）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分守四境使潞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皆從之。

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玄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昫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廄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請以廢寺材復修太廟。」

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五臺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梯桄山即是西臺漫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會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邊號為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埵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埵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磴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虒縣慮虒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趣讀曰促）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將即亮翻染如豔翻又而豔翻）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惡烏路翻）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帥所類翻）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盡殺之。（考異曰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戮党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傔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痍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慢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興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戮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教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健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劉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選其健者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

（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擾亂事同兒戲實不足惜據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遣入潞州諸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還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二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二云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九月詔修東都太廟（如李德裕所奏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王才人寵冠後庭（冠古玩翻）上欲立以爲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乃止　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　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斷丁亂翻）外人頗驚懼嚮者寇逆暴横（横戶孟翻）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　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爲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寶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爲之于僞翻治直之翻）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好呼到翻）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史言李德裕以自專自用速禍）　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復扶又翻下同）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以有疾也）　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所具翻）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朝廷雖爲党項置使（帝以侍御史爲使分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爲東北道招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爲米國後入中國子孫遂以爲姓）　上疾久未平以爲漢火德改洛爲雒（漢光武改洛陽爲雒陽）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王于況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瀍瀍旁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駕厭勝果何益哉）　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異曰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宰相請見不許（見賢遍翻）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處昌呂翻）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爲戲笑（好呼到翻）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卽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愍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爲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卽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與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游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卽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回而上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幸墜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卽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

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更名忱。（更，工衡翻。忱，時壬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以武宗之英達，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咸當同。）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當，丁浪翻。）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烏路翻。）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近，其靳翻。洒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實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云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荊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　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左街先留慈恩、薦福，今增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壽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所。任唐石刻二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舊紀二年正月敕，後非今敕也。）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渼為雍王，（渼，音美。）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今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捻，奴協翻。）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武宗之閔王才人之死，懲楊妃之禍也。）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襛袿絜服如常日，乃取所執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殺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駢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日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遂葬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元年。三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其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至是同日北

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離力智翻）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盧翰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帥讀曰率）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隤杜回翻下墜也）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止橤翻）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迕五故翻）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聽讀曰廳）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之年）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丑豸翻）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爲于僞翻）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唐人謂貢院爲場屋至今猶然）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也）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既杖殺趙歸眞而復受法籙所謂尤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陵諡冊爲正宣宗諡聖武獻文孝皇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二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石雄獨非破回鶻者乎）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隼聳尹翻）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莊子之言爲討邢發也）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爲相此時未也實錄誤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綯知制誥在是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闕字）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分司東都也）左諫議大夫張鷺等上言陛

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寃滯今所原死罪無寃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爲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相息亮翻）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　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誘音酉）　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陘嶺以北諸軍也）　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占翻）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痺（少詩照翻痺必至翻脚冷濕病也）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綯徒刀翻悉詳也）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爲令狐綯柄用張本）　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積慶太后諡貞獻）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敕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數所角翻）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保塞內屬者也）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鞫實謂鞫治其實也）　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寃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讀者至此以減者爲是耶以既減之後而復增者爲是耶）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思相吏翻）赦天下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寃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史言丁柔立有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爲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寃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故追奪）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仰牛向翻）及張仲武大破奚衆（見去年五月）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回鶻使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

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帥讀曰率）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見賢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厖勒種類也種章勇翻）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金鏡書太宗所著者也）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治直吏翻）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玩翻）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上時掌翻）常寘於案上　立皇子澤爲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欽明使相其地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今陛下深拱法宮（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萬神擁衞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并當作並）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烏到翻韋貫之元和中爲相）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　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皥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四月敕太常寺宜置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爲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本名句曲山因立名）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勤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皥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郭子儀封汾陽王）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五朝穆敬文武宣）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第與弟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皥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皥孤直明日皥坐貶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百寮問太后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自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官王皥爲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祔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議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皥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皥詰其事皥對云云翌日皥貶潤州句容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皥爭之耳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

（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衛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衛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衛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衛士曰始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爲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爲西川節度今不取　按裴廷裕後作延裕必有一誤）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二十里）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政府即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　考異曰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爲天井誤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黑山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蒲河中孟河陽岐鳳翔）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絪之孫（鄭絪爲相於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爲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尙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公主乘厭翟車外命婦一品乘白銅飾犢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晉以來嫂謂叔爲小郎省悉景翻）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壬午以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非禮也憲宗不爲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爲正其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邽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朝直遙翻）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諗式荏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延于世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尙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降戶江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被皮義翻八州洪江鄂岳虔吉袁撫也）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利翻）如丹尙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尙婢婢軍于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置在湟州東西本趙充國亭堠也）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既度焚橋阻河則可以截論恐熱之追騎史言尙婢婢善兵）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　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國史敘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云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書諸道應接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之非恐熱以來實錄誤耳）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

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經略河西也。）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爲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爲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見二百四十三卷長慶四年。）在鎮不治，（治，直之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帥，所類翻。）上未之省。（省，悉景翻。）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爲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又翻。）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亂後沒於吐蕃。）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樂州置於靈州鳴沙縣。樂音洛。下同。）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蕭關縣，舊志屬原州。）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玭，蒲蠲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宋白曰：靈州鳴沙縣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年，歸復，以舊縣基置安樂州，大中三年，改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考異曰：實錄云數千人。今從舊傳。）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十處，三州、七關也。）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四道，涇原、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閑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言衣糧倍於其他戍卒。）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道內階、成陷沒，文州僑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爲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大曆初與秦州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福元年改階州。）

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武宗會昌五年。）

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喜，許記翻。）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綝，丑林翻。考異曰：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綝爲留後。四年九月，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爲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爲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實錄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書。）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自天寶已來加上諸

（帝謚號陵中玉冊，及神主未書改題。）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爲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於吐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五（起上章敦牂盡屠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秦州本屬隴右節度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爲左神策護軍中尉立上爲皇太叔）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玩翻）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遺唯季翻）植服之以朝（朝直遙翻）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下戶嫁翻）再貶常州刺史（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爲毗陵晉爲晉陵唐爲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二里）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去年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爲留後九月丁酉從之（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綝薨張允伸爲留後注曰舊紀亦無朝廷命綝爲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爲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從之 今按通鑑書八月周綝薨考異以爲七月） 党項爲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戣之兄子也（孔戣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尙婢婢軍於白土嶺（水經注左南城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婢婢遣其將尙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復扶又翻）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氂力之翻）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爲不用之人不爲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illegible]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福祿縣界赤柳澗二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劓魚器翻刖魚決翻羸倫爲翻）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爲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爲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兖翻）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爲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戣之弟子也（孔溫業之操行不見於史時人蓋以其家世而敬之）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 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帥讀曰率被皮義翻）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

遂攝州事奉表來降（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隮劉晏之法（沈持林翻隮讀曰墜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帥所類翻數所角翻勝音升）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居南山者爲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受者之爲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既無同異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爲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爲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爲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初上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爲于僞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五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數所角翻樂音洛）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中竹仲翻）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徙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爲巢穴蓋銀夏之要地也）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饑寒猶行鈔掠（鈔楚交翻）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爲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埸或復入山林（復扶又翻下同）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甄稽延翻）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鄜音膚復方目翻量音良）鄉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吏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久翻導引也）其衆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誕徒旱翻誇大也）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快快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恐熱本吐蕃落門川討擊使）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皇子潤爲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

髮十七萬僧（言使僧長髮復爲齊民也）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幾居依翻）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爲于僞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

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撙慈損翻）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行下孟翻）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時用兵以復河湟）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幷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

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十州幷沙州爲十一州見賢遍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鄯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一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二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五百二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二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一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爲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今參考諸書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稽音啓易以豉翻）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射而亦翻）賊皆投弓列拜請降（降戶江翻）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

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爲法顜若畫一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爲西川節度使

湖南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帥所類翻下同）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爲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從千容翻諴戶嵓翻援于元翻）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諴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爲于僞翻資以序進履所歷之官也）六月壬申先以諴爲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考異曰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雍王渼薨追諡靖懷太子（渼音美）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爲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爲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爲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李絳相憲宗以直諒聞於時爲亂卒所殺）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獠魯皓翻昌州本資州資中縣地[illegible]爲資[illegible]戊西[illegible]置資州至京師二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惴爲棣王（惴之睡翻）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墮讀曰隳）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此今所謂度牒者）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爲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處昌呂翻）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法杖謂常行官杖也脊資昔翻折之設翻）杖臀一折笞五（臀徒渾翻）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明火行劫言無所憚華戶化翻）關中少雪（少詩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榷古岳翻酤工護翻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溫公卷卷從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斷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宣宗緣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爲穆宗母子嘗預陳弘志之謀者然宣宗於穆宗父子也宣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某爲倫臣則子必爲從事矣）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

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罪人坐郭后之黨王皞之前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皞之議卒伸於咸通之初通鑑又書之宣宗以子繼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遂也不可得而辨也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　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德裕故親僧孺之子）　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睦州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謝恩之後前進而言）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硤石隋之崤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陝州陝失冉翻）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還音旋又如字）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易以豉翻）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問）（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上獵於苑北（此又出苑城而北獵）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及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客翻）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既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九年）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澳音奧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　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斷）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得衣紫矣衣於既翻）　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之（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諴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故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鏁蘇果翻令廳縣令廳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今之差役簿始此）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聽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

（翻掃蘇老翻又素報翻）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吏翻）才性所任（任音壬）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污帛（污烏故翻）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爲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而上時掌翻下上疏同）雖子弟不之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二十里）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卞急（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彥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爲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爲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者沈既濟之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於尚藥局不待詔於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於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工）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銅鐵鹽場皆有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殿丁練翻）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匹譬吉翻勞力到翻）卿論劉集事甚佳

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診止忍翻切脈以候驗受病之原）治之數日良已（治直之翻）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千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季榮有功見上卷三年）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塗竄而奏還之謂之塗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一千二百四十二里）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散悉但翻）甲午以祗德爲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休不敢復言（復扶又翻）

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昏姻（有功於國謂討安史世爲婚姻謂世尚公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喪息浪翻）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爲可汗（已厖歷即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考異曰貞陵遺事東觀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併敗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翰林學士院在內庭）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

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言章澳所奏誠合於理）但鄭光殢我不置（此實言韋於母黨之愛殢它計翻）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章澳之言灼然可行也）朕爲鄭光故橈卿法（爲于僞翻橈奴巧翻又奴教翻）殊以爲愧澳歸府（府謂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爲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續貞陵遺事）

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廑渠遴翻夏戶雅翻）有術士知之詣廑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呼火故翻）韋廑有異志令我祭天廑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邏郎佐翻）執以爲盜術士急乃曰韋廑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上時掌翻）秋九月上召廑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廑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爲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廑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廑爲永州司馬廑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

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爲之）嘗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顥懼累表辭劇務（戶部之務繁劇）冬十月乙酉以顥爲祕書監

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爲嗢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薄其逢君之惡也）

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教授）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爲歸長等佑之（佑助也）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內園使李敬寔（內園使亦內諸司之一五代時有內園栽接使）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橫度曰絕）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褫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先悉薦翻）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玭蒲蠲翻又蒲賓翻）澳曰主上不與

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歧路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爲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錄）玭仲郢之子也（柳仲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爲于僞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史炤曰盥手澡手也）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爲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徵之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嶺南溪洞蠻屢爲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爲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爲安南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爲容管經略使　甲午立皇子灌爲衛王灉爲廣王（灉紆容翻又紆用翻）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玩翻）一日在上前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畜吁玉翻）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於嶺外初令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得出入宮掖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賦賂而未敢言至是爲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戶孟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斥也）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爲于僞翻）乃設虛坐（坐徂臥翻）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沈湎無度（沈持林翻湎面善翻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好登樓彈射人以爲樂（好呼到翻彈徒案翻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洛）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爲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勳爲涇原節度使承勳光弼之孫也（勳與勛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丈翻）承勳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縣本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居秦州之西承勳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勳軍宴坐中謂承勳曰（宴於軍中曰軍宴坐徂臥翻）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三川平涼川蔚茹川洛門川也）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宕徒浪翻）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爲唐百姓（帥讀曰率）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承勳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翻下同）承勳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勳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謂秦成防禦使府仰牛向翻）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

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裨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夷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　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爲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爲太子太師。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博於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王端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宣翻又如字）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康王汶上子也　考異曰舊紀式爲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艻木爲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艻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芀都聊切又音調者葦華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音勒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棗也此木不可以支久）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艻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豕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艻盧得翻）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南蠻謂南詔蠻也）去交趾半日程。（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式意思安閑。（思相吏翻）遣譯諭之。中其要害。（中竹仲翻要害謂論之以守禦之事於我爲要於彼爲害者）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都校猶言都將也獠魯皓翻校戶教翻）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羸倫爲翻徼吉弔翻）

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瑑持兗翻）爲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爲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瑑爲相設世無知者高遲爲鳳翔從事遲郢瑑舊條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遲日鳳度旬時必副具膽之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遲不敢詰曰果若立處始以此畢浹於遲實錄瑑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歷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瑑。仁軌之五世孫也。（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甄稽延翻別彼列翻）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晉王衍字夷甫）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朝直遙翻稱尺證翻）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屏必郢翻）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軒轅集之來還蓋會昌末年之事也）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以陳弘志弑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於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於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朝直遙翻）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瑑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既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瑑云云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爲東川節度使創平章事今從唐闕史）上欲御樓肆赦。（唐初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

可數。（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眚不御樓，軍廡皆有恩給。數，所角翻。）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欲翻。）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罷，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珪，四月燧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除燧嶺南而倣封還，以燧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倣，俛之從父弟也。（蕭俛，穆宗長慶初為相。）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難，乃旦翻。）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錄，涿或作琢，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考異曰：舊紀，涿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峯州有林西原，（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舊有防冬兵六千，（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柘東城，柘從木。又曰：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長誓嘗以石檐梧。）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帥，讀曰率。）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即鄭言平剡錄所謂至錯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羨，弋線翻。）朝廷亦因而甄獎。（甄，稽延翻。）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剽，匹妙翻。）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

海求襲我矣（求當作來）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言杜守澄之先自齊梁以來不可制也）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莧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誠之子也存誠從爲安南都護李琢所殺前又云李琢殺杜存誠未知孰是）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上供者歲輸之京師者節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illegible]南與崖州對岸真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爲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温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四年）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深式禁翻）漂沒數萬家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遠于願翻）卿知之乎延陵悸慴失緒（悸其季翻慴之涉翻緒端也失緒言延陵悸慴應對錯亂失其端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爲臨安演爲錢[illegible]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興許應翻）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時掌翻今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格音閣）宰相可畏有權（如令狐綯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爲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時方寒綯汗透重裘（重直龍翻）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朝直遙翻）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漏上一刻許也）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又翻）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令狐綯爲相至懿宗即位方罷）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五月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　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事見上卷三年）以宙爲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　十一月戊寅以温璋爲宣歙觀察使　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從千容翻易以豉翻徼堅堯翻）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文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伸不諭（不諭者不解上旨）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帥讀曰率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

江西以季友爲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爲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悰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悰尚廣德公主（折而設翻更工衡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鎭徐州有能名（新書曰牟二爲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爲天德軍使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復以爲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　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爲彭王（惕它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爲其于僞翻）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見賢遍翻）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屬之欲翻）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宣宗實錄亓苦堅翻海陵本作亓渠之切姓也）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中尉謂王宗實）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年五十）東首環泣矣（首式又翻環音宦）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句古候翻當丁浪翻鄆音運更工衡翻漼七罪翻）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守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日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杯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衛闔君又[illegible]延衛唐宣宗[illegible]孫不足以延唐）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爲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考異曰東觀奏記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誠又瀝血輸啓事於綯綯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疽者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爲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爲相後以帥西川致寇敗）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求或曰衛大夫柳莊邑於裘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鄮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鄮所[illegible]翻　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剡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勍渠京翻）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滈胡老翻）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皐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青溪道即清溪關路）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復扶又翻）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傔苦念翻）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遜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索山客翻）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酋慈秋翻）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龍字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今雲南國號大理）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爲南詔攻蜀攻交阯張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傔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蠻傔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盡彊圉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爲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帥讀曰率）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見賢遍翻）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孱鉏山翻）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將即亮翻下同）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嶂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瀼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帥所類翻暀于放翻又乎曠翻）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此謚正葬貞陵中書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膂輿以歸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爲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復扶又翻）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數而將士不以爲德度徒洛翻）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者軍職級者勳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爲西班）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爲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相息亮翻）遂以式爲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太子賓客閒慢局員也）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爲于僞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悉但翻將鄭亮翻下同）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曰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治直之翻）（斷丁管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爲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鄮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鄮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久翻）（踐慈演翻）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稼翻）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所憚樂音洛）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一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間古莧翻）過大江掠楊州貨財以自實（楊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暀眷顧）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觀劉暀策畫豈可以小盜待之乎）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說式芮翻易以豉翻）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將即亮翻）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而汝也）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爲于僞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還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立效謂立功也）使帥其徒爲前鋒（帥讀曰率）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先悉薦翻諜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屏必郢翻）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索山客翻橫戶孟翻）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沼翻）或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比毗至翻）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皆舉其籍而取之）屬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餒甚（餧與餒同）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讙與喧同）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

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潁川郟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爲候騎（少詩沼翻）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豉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山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晉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宅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翻）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諫稱諫古晏翻）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下同）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將四百人（跌奚結翻跌徒結翻戣渠龜翻）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檜溪[illegible]鎮）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屬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暀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澨市制翻水際曰澨）思益等遇賊將劉巋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虞度也度徒洛翻）皆棄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寥村（上寥村在寧海西北[illegible]寥力彫翻今謂之上[illegible]）賊將王皐懼請降甲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斂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弃繒帛盈路（繒慈陵翻）以緩追者跌跌戣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下同。）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曰促。）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爲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斷，音短。）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摘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仇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黨暫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致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暀、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其不知所爲，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暀、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爲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暀獨以爲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爲？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侯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暀輩。命三斬之。暀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春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寶閒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仇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爲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爲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之耳。其後擒之耳。）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爲其黨所殺。）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讀曰促。）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操，七高翻。）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爲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二十卷，辨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封憲宗子惼爲信王。（惼，補遣翻。）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先，悉薦翻。）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之類。力，謂盡力應辦也。）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衛王灌薨。（灌，上弟也。）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爲司徒中書令。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德裕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元年。考異曰：裴曰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燁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殁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

（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以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語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獲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荊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鄭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曄懿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僞作之非鄭本奏也實錄柱又云白敏中爲中書令時寘右丞于沒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與僕爲怨結江魚親交兩歎於西園子弟遠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纔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姜於龍潭全緯嘗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縣敍以昭發而敍本追復贈官多違鄭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逐敗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令不蒙恩例懿宗卽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然如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今從李金華子雜編曰宣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卽位卽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爲雲南所陷此非安南都護屬也李鄠越境收復欲以爲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鄠音戶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奔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如字）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闥（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爲四貴）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爲憂）悰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辭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卽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等誤也今從補國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讙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詩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貽清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福王綰薨（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

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爲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改振州爲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鄠到鎮日，於李鄠處求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率誘溪洞夷獠爲之鄉導，琢寃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鄠至鎮，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鄠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槃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爲鄉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强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之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爲都護。按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己爲王式所逐，鄠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鄠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爲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爲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間南詔復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率，讀曰帥；相率而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待其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邛崍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巂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縫！悰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爲土蠻耳。）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惴薨。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邊人懷惠。纔未周歲，南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爲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則入道之兵爲二十四萬，不既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二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一白訖都護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朝冀，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蠻既謂襲爲本使，爲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爲己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容戍軍。更，工衡翻。）左遷威衛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圮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爲新使。」文楚數更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

（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相息亮翻）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爲蔡京不奔敗張本復扶又翻）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居處禁中爲寺以處之非外寺也）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録梵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豉翻）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爲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弃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爲宏闊勝大之言以爲佛滅度後諸天神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繆靡幼翻殘昨干翻去羌呂翻講筵謂與僧尼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奬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贍翻）虛費饋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侯翻）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苟求省饋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更工衡翻）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呼火故翻）其衆皆和之（和戶臥翻）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爲于僞翻）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曰率）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籛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參參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嘗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觀咸相訝不能自會蓋被若頻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録）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

歸始置徐海使額（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爲名）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又翻）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蒼梧郡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爲魏王侹爲涼王佶爲蜀王（侹他鼎翻佶其吉翻）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爲蘄王憲宗子憓爲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帥讀曰率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營隊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記襲且往海門是令弃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紳薨（紳順宗子音當會翻）

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嗢烏沒翻）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趣七喻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所以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爲之申理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通依以爲外主矣）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度處即此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縉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鬬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其急襲城上以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並陷於賊從事樊綽攜印度江其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僮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爲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縉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爲僧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僧也張彰鄉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驃亦云楊思縉會關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爲僧又蠻書所云思縉麻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蠻將率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營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說見阿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章弩射得首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皆因傳聞早晚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僞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因實錄而

（[illegible]）遠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子城內城也）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獠魯皓翻）（降戶江翻）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蛻輸芮翻）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謂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南蠻侵軼（軼徒結翻突也）干戈悉在於道途旬月以來不爲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言待遠人乂安之後節娛遊尚未爲晚）弗聽。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子之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將即亮翻下同）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教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爲兵部尚書。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康承訓至京師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收以爲作主求古無其文載不可知禮者體之由是知名）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爲相（价音介爲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爲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鄆州爲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孜請用高駢爲鄆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鄆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爲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句斷）江西湖南（此四字衍）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爲二水南則灕水北則湘川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灕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新書曰桂州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歲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灕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山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灕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嬰南下曰灕灕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灕江牂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嘴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灕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澪音零灕音离）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磻蒲官翻）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爲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一百七十里）夔王滋薨（滋上弟也）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爲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

（王宰相百官番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爲館驛使監察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相息亮翻）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復扶又翻）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蠙部田翻）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冤（爲于僞翻）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華戶化翻）敕曰雖嘉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易以豉翻）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以貪獪而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巂州界）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長直亮翻）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曆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爲祥）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曰率近其靳翻）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紿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紿徒亥翻）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鄆兵也）承訓聞之恇怖不知所爲（怖普布翻）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縋馳僞翻）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蕭復相德宗）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昵尼質翻）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至翻）

（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卽與代歸。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爲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衞大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究責授右武衞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衞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新書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隸邕管）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衞將軍高駢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斷密疏請用驍衞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爲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到翻）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兩軍也譽音余）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爲路巖以高位取禍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皞復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閹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巂州刺史喻士珍貪獪。（獪古外翻）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巂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降戶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鎮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

六月。高璩薨。以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治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近其靳翻宋白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麊泠縣地）駢掩擊。大破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旬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六年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

（於當界守備據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穫以食軍。（穫戶郭翻刈稻也食祥吏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二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　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　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巂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捽昨沒翻毆烏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襲鎮）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長知兩翻）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歿精神不亂）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以毆繫南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側室也祔別廟禮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三蘇个翻又音細）趙諾眉為扶邪都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己，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

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先，悉薦翻。）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弈之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土蠻，居安南界內者爲土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飯首還、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擒飯首還。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鬭，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此三諸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爲靜海軍節鎮。）自李涿侵擾安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爲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靳翻。）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宮中置宴也。宋朝內臣謂之排當。）水陸皆備，（言殽膳備水陸之品。）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南宮，即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小幕曰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翻。下同。）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爲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以爲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靳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將，即亮翻。）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尉，紆勿翻。東宮有十率，諸王有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遍翻。）

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順宗子。）

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揭，其列翻。）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華，戶化翻。）施衣物，（施，式豉翻。）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爲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

爲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復扶又翻）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爲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九月。上疾瘳。冬十二月。信王㤁薨。（㤁懿宗子。音彌兗翻。）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爲理所（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巂音髓邛渠容翻）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爲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

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四年）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一年從才用翻下從孫同）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帑他朗翻）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佶其吉翻）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校戶教翻使疏吏翻）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將即亮翻）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旋又如字剽匹妙翻）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潯徐林翻　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擧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勸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爲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爲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既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察治潭州）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誘音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卷三年）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幟昌志翻）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勞力到翻芻以飼馬米以給軍）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則翻）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二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慆他刀翻）優人致辭（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徐卒以

爲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慆悰之弟也（杜悰歷事穆文武宣懿入相位咸通初又爲相）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先悉薦翻）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爲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而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下戶稼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即冎刑）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詿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因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復扶又翻）（遞中謂入郵筒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莞符離此地尤多此草故名）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將並即亮翻）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比毗至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復扶又翻下同）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帥讀曰率）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別營事並見上）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去羌呂翻）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數所具翻）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染如豔翻又如險翻）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丘縣界武德復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時張敬思尚在勛等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詗翾正翻又火迥翻）日暮賊至任山館

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榜音彭）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莧翻）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靈壁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璐音路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先悉薦翻）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短）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射而亦翻）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近其靳翻）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宿州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泝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蘇遭翻）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伏千人於舟中（艤魚豈翻）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滇（滇古九翻）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趣七喻翻）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塞悉則翻）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日大霧十六日彥曾出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刳其腹而寸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徐州觀察廳事也聽讀曰廳）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重爲于僞翻）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皆其所自致）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見上卷三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橫戶孟翻）今聞本

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闐亭年翻郛芳無翻）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詐爲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爲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渦音戈）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彭門紀亂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爲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勞力到翻）誘之入城悉誅之（誘音酉）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始詳言其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復扶又翻）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寶應元年讜多曩翻）寓居廣陵喜任俠（喜許記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爲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難乃旦翻）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復扶又翻）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塞悉則翻）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帥讀曰率剽匹妙翻）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據陸德明春秋左氏傳釋文斷音丁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圍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是也）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少詩沼翻數所角翻）賊遂破魚臺近十縣（近其靳翻）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說式芮翻下同）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侍郎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畢仲荀幕府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注又見前）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凡方鎮大饗將士必朝服）

（帥將佐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因敕使不聽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勛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爲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一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帥，所類翻。）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爲三部。）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靼，當葛翻。帥，讀曰率。）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郗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鎮。）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說，式芮翻。比，必利翻。幾，居依翻。）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爲，于僞翻；下皆爲同。）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瞋，昌真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爲，于僞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帥，讀曰率。）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懼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而去則於事爲便也。）讜逐之，擥得其髻，（擥，撮持也。）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陳，讀曰陣。）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海軍治潤州。）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翟，直格翻。）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先，悉薦翻。）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爲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考異曰：舊紀，十一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賊烝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鬭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爲賊

（所縛送徐州綯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爲淮南節度使辛讜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彭門紀亂曰勛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衆急攻官軍遂弃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約爲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棄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襲遂殺盡却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被劫擧送濠州郭厚本也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據淮口（泗水入淮之口）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上都之路絕也）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鎮）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渙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十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張舜民郴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南九域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爲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安爲巢縣屬廬州沭食聿翻）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百五十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處昌呂翻）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浚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帥讀曰率）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揚州南至潤州五十餘里）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少詩沼翻）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爲于僞翻）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疾徑猶言捷徑也不由正路直徑而行取其便疾）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沒大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遇明圍賊於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爲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爲所敗可師并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彊敵矣舊紀十一月可師與賊將戰賊黨敗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未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降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爲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昔遣先發戍桂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於閏月下亦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權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淮南面招討使更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軼徒結翻）遣使詣勛說諭（說式芮翻）許爲奏請節鉞（爲于僞翻）勛乃息兵

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自壽州泝淮卽入潁汴路）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復扶又翻下同）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見賢遍翻）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衂（數所角翻）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兖海號泰寧軍　考異正文又曰曹翔馬擧爲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曰彭門紀亂作馬士擧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雖不敗衂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龍州牧曹翔領兖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掎角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敗又言辛讜求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敘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擧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爲兖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掎角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擧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　據考異及明年馬擧解泗州圍事則通鑑正文曹翔爲徐州北面招討使之下當有以馬擧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十四字傳寫逸之也）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按何全皞爲魏博節度使魏博本號天雄軍未嘗從他鎮疑史衍前字或曰是時秦州號天雄）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五十里蕭縣本以古蕭國爲名）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屬之欲翻）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二三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將並卽亮翻譽音余）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新軍謂龐勛新附之軍）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紿徒亥翻）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爲起居郎駙馬都尉（同昌隋郡名唐爲疊州常芬縣）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徐賊寇海州（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斷音短下鎖斷斧斷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殪壹計翻）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夾攻者兩岸賊兵也艘蘇遭翻著直略翻）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杜慆及

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悟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讀曰陣）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憚敵而不敢進，故爲之一前一卻。）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所以作衆氣而使之進，易以豉翻。）帥衆揚旗鼓譟而前，（帥讀曰率，下同。）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壞音怪。）已而收竟以賄敗。

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卻敵，（陳讀曰陣）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謂義成、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橫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檛，步瓜翻。披，普彼翻。）因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承訓數與賊戰，（數，所角翻。）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也。）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蹂，人九翻。）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勝音升。）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復，扶又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爲之說勛曰：（爲，于僞翻，下爲敵同。說，式芮翻。）弘立再勝未賞，（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爲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爲威王。（侃，皇子也。）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謂渡渙水也。）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書作芳亭。）死者相枕，（枕，職任翻。）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將，即亮翻。）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帥，所類翻。）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幷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斷，丁管翻。）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大言以播告曰揚言。始望國恩，謂望旌節也。）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比，毗必翻。索，山客翻。）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更，工衡翻。幟，昌志翻。）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

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先，悉薦翻。復，扶又翻。）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艦，戶黯翻。）旁出四五尺，爲戰棚。（棚，蒲庚翻。）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揭，其謁翻。火牛，縛草爲之，爇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火牛草。）戰艦既然，（然，謂火燃也。）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却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却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讜出般糧，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要衝，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近，其靳翻。）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曹翔，泰寧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聞音問。）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末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謂破魏博之兵也。）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遲，直利翻，待也。）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袁公弁之兵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比，必利翻。）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僵尸數十里，（僵，居良翻。）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

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鎰音逸。）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陝，失冉翻。蕘，如招翻。）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弔翻。飲之，於鴆翻。）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賂閽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餓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牓子出以瞻爲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爲鳳翔監軍瞻即出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殊不稽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嘗謂人曰吾在北門爲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爲學士若非罪譴恐不爲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爲廣州在瞻罷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取）瞻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招義漢睢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爲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爲招義鍾離漢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爲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

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挑徒了翻）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凡臨水濟渡之處謂之津）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滄州卒橫海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復扶又翻）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帥讀曰率）賊抄掠者過之（抄楚交翻）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帥所類翻）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環音宦）賊莫敢近（近其靳翻）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蘄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大里）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玫莫杯翻）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懣莫困翻心煩也飯扶晚翻）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之翻）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重直龍翻環音宦）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官軍也）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羅城也）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併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救柳子爲承訓所敗衆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心嘗嘗作常）

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出以

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木行色青木主生使立青旗以示不殺）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呼火故翻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勞力到翻下賞勞同）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遺唯季翻）玄稔復進言（復扶又翻）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趨七喻翻下同）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復扶又翻）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爲于僞翻）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帥讀曰率）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考異曰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赤衷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心紀亂誤也）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處昌呂翻）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過不暇飲食至蘄（蘄秦漢古縣宋置譙郡齊爲北譙郡時爲蘄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近其靳翻）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故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閏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日承訓知勛掠亳宋即追之至蘄縣得之然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豫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重直龍翻）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爲防禦今陞爲節鎮）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其後李國昌父子卒以雲州起兵晝尋遣之還鎮也薛史曰赤心賜姓名系鄭王房見賢遍翻）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以其開門延賊也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遺唯季翻）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初南詔遣

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因（釋董成見上卷七年）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邛嶲等州別立定邊軍也事見上九年六月）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舂烏部破之（董舂烏部西川附塞蠻也）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射而亦翻）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踰雪坡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開生獠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爲鎮屬峨眉縣又今嘉州犍爲縣有沐川鎮）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帥讀曰率）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蠻衣於既翻此江青衣江也）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爲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爲因山爲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犍居言翻）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爲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徼立青州取青衣以爲名西魏改青州爲眉州取峨眉山以爲名後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爲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漢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爲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忞（忞莫巾翻）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鎮陳讀曰陣）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復扶又翻）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導江本劉蜀所置都安縣後周改爲汶山唐改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偫丈里翻）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舂烏部落傾其巢窟舂烏以其衆保北欄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峽直雅邛按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彰獨以爲十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按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闡每人止將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以解衝突按駢時爲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八（起上章攝提格，盡柔兆涒灘，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占，之贍翻。）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摩訶池。或曰蕭摩訶所開，非也。池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考異曰：新傳云瀘州刺史楊慶，錦里耆舊傳云嘉州，誤也。今從解圍錄。）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將，即亮翻。下同。校，戶教翻。）立戰棚，具礮檑，（棚，蒲庚翻。礮，普教翻。檑，盧對翻。檑，木也，自城上下之以壓敵。）造器備，嚴警邏。（邏，郎佐翻。）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先，悉薦翻。）至是揭牓募驍勇之士，（揭，丘傑翻。）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少，詩照翻。）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橈不進，（上，時掌翻。逗，音豆。橈，奴教翻。）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上，時掌翻。）辛酉，貶蜀王傅、分司。（蜀王佶，皇子也。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按此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尚主之故，上用其言，故得擿承訓也。）尋再貶恩州司馬。南詔進軍新津，（新津，漢武陽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屬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于朝，（朝，直遙翻。）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晏公類要曰：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而進之。唐自中世以後，始以他官判四方館事。）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為，于偽翻。）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粗，坐五翻。）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雙流，漢廣都縣地，隋置雙流縣，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南四十里。）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處，昌呂翻。）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隋蜀王秀鎮蜀，起聽事，極為宏壯。廳，他經翻。）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七州，邛、眉、蜀、雅、嘉、黎、巂也。）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趣，讀曰促。）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餉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毗橋在漢州南界。）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謂失定邊軍也。）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說，式芮翻。易，以豉翻。）諸將信

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梯雲梯衝衝車也繯于善翻屈轉其索如環鉤施於其端）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帥讀曰率）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重直龍翻蓬當作篷編竹以覆舟曰篷言濕籬而屈之狀如舟之眠篷也）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斸陟玉翻斫也掘也）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然與燃同燒也）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鄉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使並疏吏翻）庚寅復進攻城（復扶又翻）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皐破吐蕃有功（事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貞元五年）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爲于僞翻）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操七刀翻芟刀農家所以芟草棓蒲項翻）呼

聲震野（呼火故翻）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復扶又翻）會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宿音秀）威進軍沱江驛（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禹貢岷山導江別爲沱沱徒河翻）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數所角翻）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升遷橋即升僊橋秦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比必利翻及也）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綿漢二州名）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飯扶晚翻）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九域志蜀州新津縣有新穿鎮）造橋未成狼狽失度（失度者失其常度也）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斷丁管翻）甲兵服物遺弃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城門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今人謂之八卦牆者是也）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斬木爲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杈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鋪普故翻）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復扶又翻）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先悉薦翻）及拒却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此所謂官也）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有功授官而徵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　徐賊餘黨

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閒詔徐州觀察使夏侯曈招諭之（曈徒紅翻）五月丁丑以卬州刺史吳行魯爲西川留後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十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寃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處昌呂翻）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搆禍亂（謂銀刀及桂州戍卒也）未必比屋頑凶（比毗必翻）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爲觀察使疏吏翻）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事見上卷九年十年）宜有更張庶爲兩便（更工衡翻）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時掌翻）以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診止忍翻候脈也療力照翻治疾也）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跌徒結翻）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進滔得魏博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爲于僞翻）九月庚戌以君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貶温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仰牛向翻）勑曰苟無蠹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瘞於計翻）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等於嶺南（比音毗簹都郎翻）皆坐與劉瞻親善爲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虞卿從兄也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簹扶之子也（魏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謂言誤投毒藥以致同昌公主於死然既言誤矣又安可以爲通謀邪）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漢蒼梧郡所治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御史中丞孫瑝坐爲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瑝戶盲翻又音皇）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 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瞻寃乃止按是時張允伸鎮幽州云公素恐誤也）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爲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長慶元年鐸起兄炎之子）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徐州本武寧軍中有銀刀之亂罷節鎮爲觀察今復爲感化軍）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

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同昌公主，諡文懿。）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設祭之於韋氏之庭，故曰庭祭。汰，淘也。）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記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何取於輝煥乎。）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餤，于廉翻，又徒甘翻。飼，祥吏翻。体，蒲本翻。体夫，舉柩之夫也。）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歎百年曲，歷敘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娟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颯之狀，其聲悽切，感動人心。惋，烏貫翻。）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絁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絁，式支翻。覆，敷救翻。）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爲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礫，郎狄翻。）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嚮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府司，謂京兆府所司。）巖甚慚。能，汾州人也。（能，音裳來切。）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以沈香、檀香爲講座也。沈，持林翻。高，古號翻。）設萬人齋。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鄴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申，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宣宗大中四年，張允伸代周綝鎮幽州。）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戶部奉天趙隱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爲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帥，讀曰率。）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爲諸衛將軍。（此言諸衛將軍，不言何衛，史略之也。）　夏四月，立皇子保爲吉王，傑爲壽王，倚爲睦王。　以張公素爲平盧留後。（平盧，當作盧龍。）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內作坊使，內諸司使之一，掌造內庫軍器。）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妃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牓子貶工部尚書嚴祈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藤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儋州司戶，國子司業韋殷裕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沒官，又貶敘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與韋保衡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渢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裼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塾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儋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盡，家資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銛，思廉翻。）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從，才用翻。沆，下黨翻。）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也。（崔鉉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二年。）裔休，悰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普王，僖皇子也，後踐阼，是爲僖宗。）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渢、（渢，房戎翻。）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張裼、（裼，他計翻，又先擊翻。）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處，昌呂翻。不詳言各人所貶之地，以其衆，故略之也。）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遘，寘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

王府長史分司，（卷文宗大和九年，考異見二百五十卷五年。）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琄爲涼州刺史，瓌、琄皆琮之兄也。（琄，胡犬翻。涼王侹，皇子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隋於曲江縣置韶州，以縣北八十里韶石爲名。至京師四千九百二十一里。）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廣德縣屬宣州。）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爲節度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郎官凡除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職。上，時掌翻。）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爲宣歙觀察使。（歙，書涉翻。）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番悉爲戎，中國不能復取。朝，直遙翻。）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時掌翻。）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橫，戶孟翻。）專殺長吏。（長，知文翻。）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於惡。）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事見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幡，孚袁翻。幢，傳江翻，史炤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膜拜，[illegible]拜也。[illegible]平[illegible]翻。）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施，式豉翻。勝，音升。）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咸、郭籌策，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脩邛峽關南路，米點檀丁子弟，教之斬刀，補義軍，將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蠻盜邊後，[illegible]力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檀丁子弟教擊刺，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者，舊傳、新傳皆誤也。）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黔，渠今翻。少，詩沼翻。）荊南節度使杜悰因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保衡皆擯斥之。（考異曰：舊傳曰：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按收獲罪時，保衡未爲相，蓋保衡雖爲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琮、王鐸、蕭遘被擯，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謂陝州護軍韓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幼，又不言所終，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日其日，宰臣蕭鄴等直至寢殿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聞者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不爲相，今不取。）庚辰，制立儼爲皇太子，（考異曰：續寶運錄）權句當軍國政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辛巳，上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爲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關東河南大水。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先太后謂上母王貴妃也。上，時掌翻。）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爲，于僞翻。）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史言小人寵過而禍及。）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考異曰：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澄邁，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州西五十五里。）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爲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涪，音浮。）承雍，禹錫之子也。（劉禹錫見二百三十六卷順宗永貞元年。）

癸卯，赦天下。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喜，許記翻。）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咸、籌潛知其故，遂亡命。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初名儼，改名儇，懿宗第五子。）

乾符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上，時掌翻。）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柢，典禮翻，又丁計翻。）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自虢州東至于海也。）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幾，居依翻。少，詩沼翻。磑，五對翻，磨也。麪，眠見翻。齏，牋西翻。羸，倫爲翻。）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之，往也。）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爲三司。）督趣甚急，（趣，讀曰促。）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所由，謂催督租稅之吏卒。）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太宗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安史之亂復廢。至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以備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儋，都甘翻。）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結喉，喉嚨上下相接之處。）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史言天之報應不爽。楊收賜死見上卷咸通十年。）邊咸、郭籌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唐制：節度使幕屬有掌書記，觀察有支使，以掌表牋書翰，亦書記之任也。）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巖第十。作彼一官，謂作相也。）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

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簡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宗。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華。戶化翻。）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懿宗咸通十二年。瞻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長安城中分東西兩市。）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考異曰。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爲之痛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迎於城外。瞻知之。差期而易路焉。瞻爲相亦無它才能。徒以路巖當時嫉怒。瞻爲所排。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譚也。按瞻以清慎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爲未足談。不亦誣乎。）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韋路。謂韋保衡路巖。）及瞻還爲相。鄴內懼。秋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劉鄴以鹽鐵轉運使爲相。故延劉瞻宴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爲鄴酖之也。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崔羣相憲穆。從。才用翻。）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其母。彥昭之從母。（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差賣翻。衩衣。便服不具禮也。）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爲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當時有焚香禮進士。設幕試明經之語。崔彥昭之仇怒王凝。蓋以此也。）及彥昭爲相。其母謂侍婢曰。爲我多作襪履。（爲。于僞翻。）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凝由是獲免。（考異曰。此出中朝故事。曰彥昭代凝判鹽鐵。半載而入相。按實錄。彥昭不代凝爲鹽鐵。其餘則取之。）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還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此年爲相。）十一月庚寅。日南至。（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改元乾符。上。時掌翻。）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爲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斷。丁管翻。）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詰。其吉翻。朝。陟遙翻。日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新者。蠻王之兵。舊者。敗歸之兵。）鉦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復寇大度河。（復。扶又翻。）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感化軍奏羣盜寇掠。（感化軍。治徐州。羣盜。龐勛餘黨也。）州縣不能禁。敕兗鄆等道出兵討之。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九域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大度河潰兵。黃景復之軍也。）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舊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坦綽。南詔清平官之首也。遺。唯季翻。）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冤抑之事。（見。賢遍翻。間。古莧翻。）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好。呼到翻。上。時掌翻。詐言將自成都而東上長安。）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數。所具翻。）蠻兵及新津而還。（宋白曰。新津縣。本漢犍爲郡武陽縣地。李膺益州記云。皂里江津之所。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閔帝元年。於此立新津縣。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

（十里。）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二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闕續寶運錄皆無之獨耆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蠻寇西川坦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覲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嶺洞無籬障積雪丈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戾詔切責之蠻劫略黎雅間破黎州入邛崍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荊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傳蠻入寇皆叢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並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冬也）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以韓簡爲魏博留後。　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窘巨隕翻德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其後又以稅物折錢使輸米粟謂之折糴折音之舌翻）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帥讀曰率梃徒鼎翻白棓也毆烏口翻）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汶音問）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破，（嗢末者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田牧及論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河沙瓜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嗢烏沒翻）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上年少，（少詩照翻）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斂力贍翻）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也殍餓死殍音被表翻）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後王仙芝黃巢遂爲大盜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盜之由）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滑州匡城縣本後齊之長垣縣開皇十六年改曰長城是年又分韋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垣縣屬開封府尤在府東北一百五里考異曰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開成都城諸門也考異曰錦里耆舊傳鄆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除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十六日至府詔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都上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曆二月小無三十日蓋二十六日誤爲二月十六日也）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近其靳翻豨香衣翻又許豈翻豨豕也豕健於突）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七年）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易以豉翻）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一月今因駢開成都門言之）　上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小馬坊使亦內諸司使之一後梁改爲天驥使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左右天廏坊至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考異曰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爲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即位擢爲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十二今從之據考異四當作二）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阿烏葛翻一讀如字阿保也）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見賢遍翻從千容翻）上與內園

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昵尼質翻伎渠綺翻藏徂浪翻）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說式芮翻）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鉗其廉翻）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修復卭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馬湖鎮當馬湖江之要）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復扶又翻）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考異曰舊傳曰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庚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錄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舊傳年從實錄）駢又奏請自將本管（本管謂西川兵）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南詔清平官坦綽布燮久贊之下有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亦皆清平官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先悉薦翻）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携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南詔之先曰細奴邏高宗朝遣使入朝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炎閣死弟盛邏皮立盛邏皮生皮邏閣玄宗賜名歸義於開元間合六詔爲一而國始強歸義子曰閣羅鳳閣羅鳳子曰鳳迦異鳳迦異子曰異牟尋異牟尋子曰尋閣勸尋閣勸子曰勸龍晟勸龍晟弟曰勸利勸利弟曰豐祐豐祐死而酋龍立自細奴邏至酋龍十三代中間鳳迦異未立而死而豐祐酋龍與唐爲敵是受恩十代也數所具翻）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錄詔白今謂之錄白是也）從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爲節度使

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下同）衆然後定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事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將即亮翻下同）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駢至悉令納牒（牒職牒也）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既奪其職牒又停其稟給）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好呼到翻妖於驕翻畫讀曰畫）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高駢之好妖術以此敗）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索山客翻下索之同）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劾舊音戶槩翻今紇得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廁初利翻圊也溷也）突將索之不獲（索山客翻）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高駢自天平徙西川張傑蓋元從部曲將被皮義翻）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梃揮拳乘怒氣力鬬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爲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脩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牓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備突將復爲亂也更工衡翻）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今通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沙揚帆乘順風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者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論盧昆翻）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蘇常二州名相去一百八十里）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考異曰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記曰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衆燒劫蘇常三年正月敗蘇州刺史李鏻以郢亂棄城故也舊紀二年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奏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爲

（亂。三月，浙西奏王郢聚衆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錄：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敕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郢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考異曰：舊傳曰：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倣以病免，罷爲太子太傅。新紀：此月蕭倣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爲嶺南節度在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蔚，紆勿翻。）

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入，（挑，它凋翻。蜀本作挑，讀如字。壞，音怪。）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撲，弼角翻。）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號，戶高翻。）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省，悉景翻。）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近，其靳翻。）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汙辱，如我今日；驚憂惴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惴，之睡翻。怫，扶弗翻。觀異日高駢之禍，則信如婦人之言矣。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可多殺無辜以逞私忿！）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復，扶又翻。下同。）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元從，言從高駢歲久，非隸新也。從，才用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濮，博木翻。）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敗，補邁翻。）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冤句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顏師古曰：句，音劬。黃巢始此。）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少，詩照翻。）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喜，許記翻。粗，坐五翻。傳，柱戀翻。）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剽，匹妙翻。）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斂，力贍翻。）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爲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李茂勳之降，蓋在會昌間也。）仲武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爲軍士所信服，（納降軍在幽州丁零川。）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衆乃知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爲留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言蝗之多，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

八月，李茂勳爲盧龍節度使。（八月之下，當有以字。）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爲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李侃爲宦官者假子。爲，于僞翻。）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谷永專攻上身，不失爲九卿；王章斥言王鳳，則死于牢獄。嗚呼，有以也哉！）復恭，欽義之養孫也。（楊欽義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五年。）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湜，承職翻。）自爲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爲昭義節度使。

回鶻還至羅川。（唐寧州真寧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卽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十一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羣盜侵淫，（侵，當作浸。）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

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帥，讀曰率。）仍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騎，奇寄翻。）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復、扶又翻。）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趣、七喩翻。）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詰、去吉翻。唐自中世以來、姑息藩鎭、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於亡。）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賜兗海節度使號泰寧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爲盧龍留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爲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六年。）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遞牒以木夾之、故云木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紹興二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通信問、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按宋白續通典、諸道州府遞院傳遞敕書、皆有木夾、是中國亦用木夾也。遺、唯季翻。）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數、所角翻。懿宗咸通七年、高駢破蠻於安南、上乾符二年、駢破蠻於大度河。折、之舌翻。）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汴、徐、泗三鎭、汴水所經、東南綱運輸上都者皆由此道、羣盜從横、恐爲所掠、故密詔選兵遊奕防衛。）五月、昭王汭薨。（汭、宣宗子。）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爲節度使。六月、撫王紘薨。（紘、順宗子。）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壞、音怪。）秋七月、以前巖州刺史高傑爲左驍衞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新志、調露二年析桂、賓二州置巖州、因巖岡之北以爲名。）以討王郢。鄂王潤薨。（潤、宣宗子。）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奏副使曹全晸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剽、匹妙翻。）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復、扶又翻。）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郟、訖洽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崔慎由相宣宗。）又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衞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陝、失冉翻。）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從、才用翻。）東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東都一百六十里。）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中牟、漢古縣、隋曰郟城、大業元年、改曰圃田、唐武德三年、改曰中牟、屬鄭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度、徒洛翻。）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溫江、靈池十縣。庀、匹婢翻、具也。賦、布也、分布使之戮役也。）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劃丘垤平之、（甓、蒲力翻、甎也。甃、則救翻。環、音宦。劃、初限翻、削也。垤、徒結翻。）無得爲坎埳以害耕種、（埳、徒感翻、坎旁入也。）役者不過十日、

而代衆樂其均（樂音洛）不費扑撻而功辦（扑普卜翻）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新書曰浮屠景仙如此則文意明說輸芮翻妻七細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惴之睡翻）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先悉薦翻將即亮翻）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帥讀曰率）信用其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温州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爲之論奏（爲于僞翻）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許以郢爲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按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達州是也周世宗以南唐靜海軍置通州今淮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爲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時淮南道未有通州此必誤參考下文通當作蘄）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謂宋威奏破王仙芝於沂州城下上時掌翻）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妄奏謂奏仙芝已死）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瑑柱兗翻言瑑奕世將家）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瑑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考異曰實錄繫此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爲諸道行營都統李瑑爲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使副猶如故實錄誤也）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盧軍滄州義昌軍）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瓚（瓚才但翻考異曰新紀在四年十一月今從實錄）瓚宗閔之子也（李宗閔大和中爲相）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爲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橫戶孟翻）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兩使印謂觀察使及防禦使印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下同）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爲三一曰上供以輸京師二曰送使以輸本道三曰留州留充本州經費）詔禹謨幷按之禹謨徹之子也（張徹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查鋤加翻）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也（楊玄价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四年）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偓（爲于僞翻下同）偓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事見上卷咸通九年十年卒子恤翻）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長知兩翻）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偓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考異曰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衆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衆聚散無常耳）因毆仙芝傷其首（毆烏口翻）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奔鄂州敕使奔襄州（敕使授告身之中使也）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

分道而去。（考異曰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黃巢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封而侵汝鄭即大寇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閩廣而去仙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羣凶之願三千餘寇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九（起彊圉作噩盡上章困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王郢因魯寔請降事見上卷上年）將士從寔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爲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陳許忠武軍汴宋宣武軍徐州感化軍）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唐興即今天台縣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宣宗大中十三年酋龍立酋慈由翻）中國爲之虛耗（爲于僞翻）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考異曰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爲國號也）法好畋獵酣飲（好呼到翻）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南詔官有陁西猶中國判官也瑳七何翻又七可翻）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羸倫爲翻瘵側介翻）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歙書涉翻）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璩求於翻）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降戶江翻）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稱尺證翻）敕以實爲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劉巨容以宿州甬橋鎮遏使將兵討王郢筒箭長尺餘內之竹筒注之弦上繫竹筒於手腕彀弓既發箭筒向後[illegible]矢射人輒貫詳見辯誤乾符二年王郢反至是而平射而亦翻）餘黨皆平璩諝之從曾孫也（裴諝見二百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從才用翻）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帥所類翻剽匹妙翻）　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陝失冉翻碣其謁翻）　黃巢與尙讓合兵保查牙山（考異曰舊紀四年二月黃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illegible]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尙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illegible]王仙芝先是尙君長弟讓以兄遇害[illegible]入查牙山[illegible]黃巢[illegible]三年十二月黃巢[illegible]查牙山[illegible]軍還保鄆州四年四月黃巢[illegible]仙芝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首由是分[illegible]討賊而[illegible]王鐸[illegible]仙芝[illegible]先云陷華州方攻濮陽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　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爲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嗣復相文宗）　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不能從及瓚被逐（李瓚被逐見上卷上年被皮義翻）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爲國子博士　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降戶江翻）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溢江爲水寨（溢江在江州城外扼于大江故謂之溢江寨[illegible]翻）剽掠如故（剽匹妙翻）　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帥所類翻索山客翻）留止四日闔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

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滻川在長安東滻音產）上皆不許（史言僖宗不能定國是）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史言唐末賞罰失當且言主昏政亂能吏不惟不得展其才亦不免於罪）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爲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間古莧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逐王承顏之黨也）　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復扶又翻下同）以爲自王仙芝俶擾（按孔安國尚書注俶始也擾亂也俶尺六翻）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言竭本道所有以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將即亮翻下同）隸宋威（句斷）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勍敵忽至（勍渠京翻）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衂女六翻籍秦昔翻）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爲于僞翻）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璟爲河中宣慰制置使（璟俱永翻）　黃巢寇掠蘄黃（蘄黃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竇璟爲河中節度使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監古銜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楊復光時屯鄧州）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姓譜曰左傳胡子國姓歸爲楚所滅子孫或以國爲氏或以姓爲氏）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匡城縣屬滑州本漢長垣縣宋白曰隋開皇於長垣縣置匡城縣以南有故匡城爲名即孔子所畏之所濮博木翻）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衆（柳彥璋爲盜九月而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楊知至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九域志郢州長壽縣有賈塹鎮塹七豔翻）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凡元日冬至諸州鎮皆受將吏

（牙賀下主縣邑亦然）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治，直之翻）及暮，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皁，才早翻。擐，音宦）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晉分編縣置長林縣，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又分長林置荆門縣，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北二百六十許里）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宋威本平盧帥，罷招討使，還鎮）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荆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宋白曰：蔚州，秦、趙間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於此，東魏於此置北靈丘郡，後周大象二年置蔚州，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一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時河南盜賊蠭起，（謂王仙芝、黃巢等也）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復，扶又翻）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言李國昌討平龐勛，於當時功為大，帥振武，於諸將官為高。聞，音問）其子勇冠諸軍，（冠，古玩翻）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隋分靈丘縣置安邊縣，中廢。唐開元十二年復置，治橫野軍。至德二載，更名興唐縣，屬蔚州）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貞觀二十二年，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置饒樂都督府，開元二十三年，更名奉誠都督府。薛志勤其府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宋白曰：朔州馬邑縣，貞觀已來已為大同軍鎮，開元五年，分鄯陽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後於軍內置馬邑縣，擬漢舊名也。建中間，馬燧自鄯陽移朔州於馬邑縣）代北荐饑，（荐，才甸翻，再也。再歲五穀不熟曰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說，式芮翻）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言道里遼遠，使命往返，則事必漏泄而害成）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攻雲州牙城也。帥，讀曰率，下同）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趣，七喻翻）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冎而食之，以騎踐其骸。（冎，古瓦翻。骸，戶皆翻）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考異曰：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謀。時歲荐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輩日詣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愍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生變。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鬬雞臺，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鬬雞臺，軍人臠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首始矣。薛居正五代史君立傳同，惟創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乃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營鬬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實錄：唐末三主率十團二千代州將發，求賞呼譟，殺馬步軍使鄭虔。有唐末三

（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寶瀞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窰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使差勾判官閻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鋌銀椀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椀絹等三日李盡忠却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擲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鬬雞臺西斷却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寶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寶瀞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窰白泊至靜邊軍二月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錦綵絹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脩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錄敘月日今從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語牛倨翻稱尺證翻愜詰叶翻）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考異曰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具達朕意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奪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指揮簡方准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敘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者方加招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到之月耳今從三朝見聞錄）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幾失守士民多為所殺略也）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黃梅縣屬蘄州宋白曰宋分江夏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界內有黃梅山因名）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宋威為荊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玉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獻于闕下新傳黃巢自蘄州與仙芝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由潁蔡保查牙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漢攻荊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從實錄）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考異曰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主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敗補邁翻遺于季翻裼先擊翻又徒計翻）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考異曰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詣天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與實錄先後不同今從實錄）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

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朗岳相去五百五十里。）曾元裕屯荆襄，（荆襄相去三百四十里。）黃巢自滑州略宋、汴，（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汴州東至宋州三百五十里。）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隋置楚丘縣於古楚丘城，以曹有楚丘，改曰衛南，唐時屬滑州。）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衛東都宮闕也。）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三鎮，河陽、宣武、昭義。）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劉昌見德宗紀。）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河南緱氏縣北有轘轅故關，伊闕縣北有伊闕故關，汜水縣有虎牢關，唐避先諱，以虎為武。）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江州東北六十里有湖口鎮，當彭蠡湖入江之口，宋朝置湖口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郾，音偃。）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是時朝議謂使李國昌以父臨子，必無以拒，豈知李國昌父子欲兼據兩鎮。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遽虜軍及代州告急，實尚書差回鶻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堠北，副將康叔譚特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官闞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闞建弘遯送海西。當月內有敕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國昌為大同，蓋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共丐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兵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旌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五年，黃巢度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同也。）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藏，徂浪翻。佽，音次，亦助也。）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辭極哀切，詔不許。（人見其官難，不欲之，乃有辭而不獲者，可以觀世道矣。）曹師雄寇湖州，（曹師雄自宣、潤進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曹師雄、王重隱皆王仙芝之黨。）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饒州比為黃巢所陷，義營兵，饒州之起義者也。）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南詔官有酋望，在大將之下，久贊之上，亦清平官也。酋，慈由翻。）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咕，他協翻。囁，而涉翻，又之涉翻。僧，謂景仙也。景仙使南詔見上卷上年。）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考異曰：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議和好，今因盧鄭爭蠻事置此。）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瑒之子也。（瑒，洪之弟也，珙相武宗。）

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罥，古泫翻，繫取也，掛也。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上聞之曰：大臣相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考異曰：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與李迢、崔璆書，求天平節鉞。畋、攜爭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屠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衆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

（家久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拔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欲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爲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琮議及中書商量制敕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恚怒拂衣而起染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攜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饒吉虔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岩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旄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盧攜議南蠻事攜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爲不可抗論是非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碎之丁酉以畋攜並爲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洎雜說皆云畋攜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廷昌撰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盧攜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公主和好畋固爭以爲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攜傳曰攜人實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翺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鄭畋執之以爲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岩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岩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攜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楯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施式豉翻貯丁呂翻）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襤盧甘翻衣無緣也褸力主翻衣敝也）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杜弘去年閏二月送段瑳寶還從宣翻）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復扶又翻）李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進

擊寧武及岢嵐軍（嬀州懷戎縣西有寧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按宋白續通典雲州東取寧武嬀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朔州西至岢嵐軍二百一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掠既陷遮虜東擊寧武西擊岢嵐也此即嬀州之西寧武軍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枯我翻嵐盧含翻）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娖測角翻言娖整其隊而不行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冎古瓦翻）牀舁其尸入府（舁羊茹翻）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考異曰唐末聞見錄五月振武擯却別敕不受除替李尚書放却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將門差夫一人齎擴四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都押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冎却舁尸櫃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鍔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爲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爲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爲其衆殺之節度使竇澣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庫空竭每有賞賚必科民家至是尤窘乃牓借商人助軍錢五萬皆約唐末見聞錄爲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權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使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爲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朝廷以澣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剽匹妙翻下同）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高駢之威名以破蠻於交趾而徙鎮天平鄆人遂畏之耳）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武后證聖元年分五臺崞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崞漢古縣也時並屬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域志崞在州西南五十里崞音郭）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

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讙譟求優賞。（讙與諠同。）翔斬其將十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洪谷，（洪谷在岢嵐軍南。敗，補邁翻。）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九域志：南陵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邪？剽，匹妙翻。）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書威死，以爲擁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爲東都留守。（蔚，紆勿翻。守，手又翻。）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讜，餘慶之孫也。（鄭餘慶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四年。）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參考新、舊書，安慶、薩葛皆部落之名，更以後廣明元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證之可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薩，桑葛翻。）十一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是年四月，趙宗政來請和。）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荅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剽，匹妙翻。）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鴉鳴谷在忻州秀容縣東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爲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爲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爲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陣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岢嵐軍，諸別敕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劭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鴉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爲，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王郢之亂，（事始上卷二年，終本卷四年。）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垂拱四年，分餘杭、於潛地，以故臨水戍置臨安縣，屬杭州，有石鏡山。石鏡鎮，九域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鏐改爲衣錦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錢唐、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春縣，晉避諱改爲富陽。新城，吳縣。鹽官，漢海鹽縣地，有鹽官，吳遂名縣。臨平鎮在錢唐北。隋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移州治錢唐，唐又移治柳浦西，今州城是。九域志：富陽在州西南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新城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餘杭在州西北七十二里。將，即亮翻。下同。）昌爲之長，（長，知兩翻。）其後宇卒，（卒，子恤翻。）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錢鏐事始此。鏐，力求翻。）

六年（己亥，公元八七九年）

春，正月，魏王佾薨。（佾，懿宗子。）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考異曰：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潾，今從舊高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寶運錄。舊紀梁纘作梁續，今從衆書。）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降，戶江翻。勍，渠京翻。爲後秦彥、畢師鐸反攻高駢張本。考異曰：郭廷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踐淮甸，委師鐸爲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北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效，故置於此。）巢遂趣廣南。（趣，七喻翻。）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去年五月，辛讜使賈宏使南詔。卒，子恤翻。）從者死亦太半。（從，才用翻。）時辛讜已病風

痺、（痺、必至翻、腳冷濕病也。）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使、疏吏翻、下同。）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古語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爲、于僞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史言辛讜垂死不忘國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不、讀曰否。）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酋龍諡景莊皇帝。）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謂南詔與西川爭恨細故、以致興戎。）今驃信欲修舊好、（好、呼到翻。）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分、扶問翻。）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上、時掌翻。）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岢嵐、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里。）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都頭張鍇、郭昢帥行營兵攻東陽門、（鍇、客駭翻、昢、滂佩翻、又普罪翻、又普沒翻、帥、讀曰率。）入府、殺季康。

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爲昭義節度使、（陝、失冉翻。）以邠寧節度使李侃爲河東節度使。（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二十日宣慰使到府、李侃除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侃誤也。）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裼、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討誅之。（晸、知領翻。）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詰、去吉翻。）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所由、謂捕盜官吏。）今窮覈則應坐者眾、（覈、下格翻。）搜捕則徒爲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幾、居豈翻。）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剮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襲忠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彊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號爲懦怯、然韋皋用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給器械、崔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運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爲之、宋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爲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射、而亦翻。）

涼王侹薨。（侹、懿宗子、侹、音他頂翻。）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長、知兩翻。）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鐸自請督眾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尚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帥、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

（通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自高祖起兵於晉陽，自天授已來以為北都，而晉陽宮仍隋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為之斬敬於牙門，乃定。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之通患也。為鐸、係失守殄民張本。）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塞，悉則翻。）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近，其靳翻。）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鍇、府城都虞候郭晊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鍇、晊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為馬步都虞候。鍇、晊臨刑，泣言於眾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篡取鍇、晊歸都虞候司。（復，扶又翻。下巢復同。）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等為三城斬斫使，（玫，莫杯翻。）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璆，渠幽翻。）二人為之奏聞，（為，于偽翻。）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考異曰：續寶運錄曰：黃巢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屢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攻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末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內侍仇公度并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道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馱，表函并所賜官告並却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寶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猶在廣州也。按其月巢已入長安，今從舊紀。）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舶，薄陌翻，大舟也。唐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來海中蕃舶。）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考異曰：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迢、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迢、璆上表論之。實錄：迢、璆上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眾大疫，死者什三四，欲據有嶺表，永為巢穴，乃纔有是請。右僕射于琮議云云。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縻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曰：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璘帥兵受降于天長鎮，巢禽璘殺之，因虜其眾，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璆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駮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詒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使，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攜傳亦皆以為攜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攜已罷相，今從實錄。）

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數，所角翻。）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為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蔚，音鬱。）

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趣，七喻翻。）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朝，直遙翻。腕，烏貫翻。）巢殺之。（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擒李迢在寇，復併藤海隴，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陣，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戮，召李迢，怒而遇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夢瑣言曰：黃巢入廣州，執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領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錄。）

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為淮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爲鎮海節度使（爲駢寶鬬張本）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爲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桴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餘里）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九域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棄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月湖南奏黃巢賊衆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節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書又据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爲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守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爲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衆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降之据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爲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爲盜其後又降於崔鍇遂爲唐臣也）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僵居良翻）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爲羣盜（帥讀曰率）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皐權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鍇郭昢署狀紬邵（狀奏狀鍇昢因署狀紬李邵而進丁球紬丑律翻）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爲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爲河東節度使（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爲之迄南渡之後江淮荊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 黃巢北趣襄陽（趣七喻翻）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九域志襄陽南至荆門二百七十餘里）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比必利翻及也九域志荆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喜許記翻）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誠如劉巨容之言）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鍇郭昢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爲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 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因縣西太谷爲名）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博昌漢古縣名後魏置樂安郡及樂安縣隋時改樂安縣爲博昌縣唐時屬青州帥讀曰率）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

追之壬戌至百井（百井鎭在太原陽曲縣）軍變還趣晉陽（趣七喻翻）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爲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復扶又翻）

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考異曰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殺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使息於班列之中顧早過於闡拜之世又曰受爵不違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晴賞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覽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禳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脩慎妄奏閑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北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

上好騎射劍槊法算（唐國子監有算學博士二掌教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爲專業皆法算也好呼到翻下同）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考異曰新田令孜傳帝沖騃喜鬬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按鵝非可鬬之物至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駁紏駮也放黜也駁放者紏駮其非是而放黜之也駮北角翻）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楊子院鹽鐵轉運使置留後今改爲發運使宋朝江淮發運使本此）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隨義父入內侍省爲宦者遂冒田姓）初崔安潛鎭許昌（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治所）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鎭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榭升御座諸將羅拜於下各立馬於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驟馬趨之以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爲勝先勝者得第一籌其餘諸將再入場擊毬其勝者得第二籌焉）卽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旣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鎭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爲推官（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劉政會唐初功臣）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斷丁亂翻）將士欲爲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姦軌惕息（惕他歷翻）爲善者撫待無疑如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爲從讜盡死力（爲于僞翻）卒獲其用（卒子恤翻）

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考異曰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荅詔云今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廷猜貳續敕却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里坐甲不討黃巢自此轉盛舊紀高駢出鎮荊南亦爲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爲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爲鎮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爲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敕其以鐔統衆無功乃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傳四年爲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

（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寶運錄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鄭劭復備守浙西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荊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駢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滅巢為己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攜遂以駢代之攜欲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揮不須云乞降敕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故也今從舊紀及盧攜傳）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土兵謂淮南之兵也客兵謂諸道之兵也）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為朝廷為駢所誤張本）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聽李晟之子考異曰琢作瑑者誤也）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帥所類翻重直龍翻）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眾數萬降（降戶江翻）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賈誼有言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唐則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田令孜之志也）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初劉巨容既還襄陽（還襄陽見上年）荊南監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謩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荊南安撫使彥謩恥居其下浩禁軍士翦伐街中槐柳彥謩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謩怒挾刃馳入并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為眾所誅詔以彥謩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天平泰寧平盧感化也）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啗徒濫翻）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降戶江翻誘音酉為于僞翻）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復扶又翻考異曰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璘急擊之賊懼以金啗璘仍致書高駢乞保明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己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令張璘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璘賊遂乘勝度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曰巢乃渡淮僞降於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實錄五月璘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過江其言璘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璘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璘死在江南也按璘已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度江璘死在江南是也）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閤門出案與將相同（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制謂之白麻韋執誼翰林故事曰故事中書省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史言唐末宦官恣橫監軍與樞密使恩數埒於將相程大昌曰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注已見前）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青城縣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為青城以縣西北三十二里有青城山也唐屬蜀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五十里帥讀曰率）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馬步使掌馬步軍蓋唐末節度牙前職也）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考異曰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按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謬膺朝寄獲授藩條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訖今從之）

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睦婺相去一百八十里）

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謁告謂請假居私第養疾也）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

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輒直涉翻）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沮在呂翻）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將即亮翻下同）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說式芮翻）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傅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申光

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為是（崔澹議見上五年）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劉蜀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復扶又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巂州四年寇西川六年陷巂州十五年寇西川明年逼成都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空竭（度支戶部鹽鐵謂之三使）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覬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節度使謂曾衮）自餘戍卒多已自歸（事見上二月）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考異曰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閣羅鳳和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宗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來貢子漸為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驃或稱驃信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姓名似盧攜奏草也）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內使中使）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采石戍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天寶七載改為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置秦郡北齊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為六合縣唐並屬揚州宋白曰六合縣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楚以棠邑為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六合在真州西北七十里）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謂乘殺張璘之勝勢也）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度徒洛翻）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先悉薦翻）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幾居希翻）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迤移尒翻邐力紙翻）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為禦備（東道謂關東諸道）遂稱風痺不復出戰（痺必至翻考異曰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以左道媚駢駢頗

（用其言用之懼璘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蕩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illegible]實錄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無憂於淮海也尋淮南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遏未肯歸伏狼戾必能晦沉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勢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日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迤邐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緣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國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縱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渡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士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有狂寇奔犯闕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己權謂渤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彊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渤海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渤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遁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度淮由是方鎮莫不解體接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執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衂稍損威名失大功既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豫憂威望震主乎駢為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北度其於威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至此邪蓋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為所欺張璘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惶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廣陵闇於知人致中原覆沒駢先銳後怯致京邑丘墟呂用之妖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據牒云屯軍淮甸牧馬穎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既叛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及巢以譏斥時病未必二人實有此檄牒也）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考異曰實錄漢宏寇擾荊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鍇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褒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鍇招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宏表方至也）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朔者也）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敗補邁翻）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衆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渤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靼善待之及授鴈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于雲代之間恣其畜牧）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白義成一作白義誠）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歐陽脩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洪景盧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二語轉而為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靼乃靺鞨也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帥所類翻下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赫連鐸蓋說誘達靼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達靼必將并有其部落故使殺之而克用與其豪帥言欲與之南向勤王達靼豪帥知其志大決不肯久居陰山圖并其部落彼既無圖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為太子賓客分司。（盧攜惡之也）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燒洛城東北門由東南門去）

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泗上卽泗州）以俟諸軍至，并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悖蒲妹翻）

（又灑沒翻）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乾符初能鎮徐州今鎮許）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館古玩翻）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勞力到翻）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岌逆及翻）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比必利翻）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齊克讓本泰寧節度使引兵還鎮）諸道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志在攻長安）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先悉薦翻）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節度使、以爽為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　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上禮部者二十三而不中第可謂老於場屋矣上時掌翻中竹仲翻）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士為知己死皇甫鎮有焉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之士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起上章困敦十一月盡玄黓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重直龍翻剽匹妙翻）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盜而盜怨其賞薄彼固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爲漢宏爲錢鏐所滅張本）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玫莫杯翻）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內徙亦以備黃巢也）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妙翻）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據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遮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旌授鄆州節度使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爲國之患久矣昨寘江西節制讓節而行攻劫荆南却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攜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寘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爲太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故召李都以河中授之）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相對灑泣果何益哉）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肅宗紀）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爲樂越在草莽之爲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爲于僞翻）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何翻）上召見三人（見賢遍翻）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刓吾官翻鈍也）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將即亮翻）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

（帥讀曰率。勞力到翻。）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劉迺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興元元年。允章可謂忝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是日，賊陷虢州。（九域志：虢州東北至陝州八十五里。）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羅元杲亦田令孜之腹心。）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周岌既殺薛能，遂以忠武節授之。岌，逆及翻。）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弔翻。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蔡州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難，乃旦翻。）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但華衣怒馬，（怒馬者，擇其駿而疾也。）恃勢使氣，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唐置病坊於京城，以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往往不能操兵。（操，七刀翻。）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考異曰：新傳曰：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遣豐優。按令孜時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闥。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孜，誤也。）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趣，讀曰促。）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華，戶化翻。索，昔各翻。）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菁中，草茂密處也。史炤曰：林菁。）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鬭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言黃巢軍聲之盛，撼振河山也。）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榷，訖岳翻。）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忘，巫放翻。）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灌木，叢生之木。壽藤，即今之萬歲藤。）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輜囊，謂輜重囊橐也。輜重，隨軍之物；囊橐，私裝也。）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離，力智翻。）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眾，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蹋，與踏同。）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謂議幸蜀。）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幾，居依翻。）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塹，七豔翻。掘，其月翻。填，亭年翻。）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比，必利翻。）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眾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師之兵也，見二百四十二卷。帥，讀曰率。）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新軍，即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補兩軍者也。）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鄉，讀曰嚮。）以趣長安。（趣，七喻翻。）賊之攻潼關

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鈐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布路分路也朝直遙翻）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帥讀曰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從才用翻下皆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被皮義翻衣於既翻騎奇寄翻重直用翻塞悉則翻）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爲于僞翻）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不勝富（館古玩翻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施式豉翻）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趣七喻翻）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考異曰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宿水驛乃下詔與牛勗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宿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爲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遲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畋以數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爲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鄭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鎮相傳云仙人唐公昉拔宅升天其壻不得偕升遂以名水誕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爲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爲己符瑞（著側略翻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爲廣字合日月爲明字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皇后（考異曰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爲皇后今從新傳）以尚讓爲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蓋古盍翻黃巢自以其軍分左右耳）費傳古爲樞密使（費父沸翻）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璆邠之子也（崔邠郾之兄也德宗朝爲右補闕論裴延齡有直聲子恐當作孫）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璆之在浙東也固與巢通信使往來又爲之表奏朝廷）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縣界後魏置安陽縣治麻城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碭徒郎翻朱溫始此）巢使溫誘說之（說式芮翻）爽遂降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溫凶悍無賴崇以太祖慵惰不作業數笞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數所角翻）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

汝曹善遇之。（朱溫第三）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鎭，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從，千容翻。從容，舒徐不迫之貌，言欲以徐圖之。）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甃傷其面，（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憤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絶而僵仆於地，故甃傷其面。甃，則救翻，甓也。）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痹，必至翻。）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莧翻。）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復，扶又翻。）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鎭關中者尚數萬，（禁兵分鎭關中，即神策八鎭兵也。）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蓋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名銜，官位姓名也。）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幷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之素也。）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處，昌呂翻。）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爲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馱，徒何翻，以驢馬負物爲馱。唐遞馱每馱一百斤。）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號，戶高翻。）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衞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調，徒釣翻。）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勝，音升。）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屈節，謂臣賊也。紓，商居翻，緩也。）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鎭多受其僞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與王重榮首倡義舉，徵兵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鎭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爲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絶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illegible]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illegible]於不忠，而[illegible]忽變生，何以遏也？遂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illegible]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illegible]翌日進軍校于庭，謂之[illegible]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illegible]曰：天子命重臣作鎭，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今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衆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屛衣佩劍，歷堦而上，謂潏曰：爲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潏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之例，乃云速去。衆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斯須得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東坊市。辛酉，以重榮爲留後，都爲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僞，亦未嘗聞以竇潏代都，今不取。）

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偫，丈里翻。）

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是年七月改元）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從才用翻）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於坊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續寶運錄曰有內園小兒二箇連手行遶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曰今日且欲撲殺汝三五十箇又不令錯撲三五十箇者敬瑄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由是眾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十八里見賢遍翻）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曰促）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遙翻）濬恥於眾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中外謂寘之相表裏）既應玷辱。何憚改更。（更工衡翻）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今從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瞿權俱翻稹止忍翻）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九域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荊州四百五十七里）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鋋時延翻）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難乃旦翻）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鳳翔。（王播新書作王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於高岡。（陳讀曰陣）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行戶剛翻）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新舊書皆作龍尾坡惟舊紀作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抉於決翻）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索山客翻）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代州崞縣之西崞音郭）獷悍暴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橫戶孟翻）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說式芮翻）今雖有眾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龐勛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

（階極品，唐自高刀士以來，宦官多至驃騎，故以稱景思。）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入達靼見上卷廣明元年。）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錄，陳景思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度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靼，武皇帥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爲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近，其靳翻。）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間，古莧翻。）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巢入關，諸葛爽降之。）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二十六年以大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略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郡三封縣地。考異曰：歐陽脩五代史作拓拔思敬，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黨項傳曰：思恭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思孝爲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脩合以爲一人，誤也。）本党項羌也，（新書：黨項以姓別爲部落，而拓跋氏最彊。）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夏，戶雅翻。鄜，音夫。）

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又翻。）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爲拓跋氏寖盛跨據西夏張本。）

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玫，莫杯翻。）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率。下同。）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讙，讀曰喧。）或以瓦礫擊賊，（礫，狼狄翻。）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句斷。）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妓，渠綺翻。）處存令軍士繫白繻爲號。（繻，詢趨翻，繒頭也，以約髮，謂之頭繻。）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宿無室廬曰露宿。）詗知官軍不整，（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六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嚴聞巢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嚴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惡，烏路翻。）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

（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即今灣頭至宜陵一帶塘岸也。艘，蘇遭翻。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蓋雉雊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今從舊傳。）諸將數請行期，（數，所角翻。）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緣道設酒食以供軍爲頓，置郵驛爲遞。）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犒，口到翻。勞，力到翻。）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呼，火故翻。）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復，扶又翻。）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遺，唯季翻。）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剽，匹妙翻。）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契，欺訖翻。）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武節，十二月而黃巢克長安。）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爲忠武監軍，屯鄧州拒賊。黃巢既陷長安，遣朱温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侍省以內侍監爲之長，內侍爲貳，故左右以內侍稱復光。）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朝，直遙翻。）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爲，于僞翻。）因瀝酒爲盟。（史炤曰：以酒滴瀝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并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不可考故也。王建始此。）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温戰，敗之，（帥，讀曰率。敗，補邁翻。）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宣翻，又如字。）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二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鴈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鴈門。今從見聞錄、實錄。）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余靖曰：周犬丘，今之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鞏，姓也。周卿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營亦崔安潛所置，事見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　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　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鞾衫，斬之，滅其族。（鞾，與靴同。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二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蟾、高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迴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備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於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温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更遣都頭温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復，扶又翻。）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爲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爲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俸，扶

（用翻厭於鹽翻）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衞，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觖古穴翻怨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長知兩翻）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契欺訖翻）金創滿身，（創初良翻）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復扶又翻）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吮如兗翻吐土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曰率）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爲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從兵皆潰，（從才用翻）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牓懸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言欲奔揚州歸高駢也）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倨翻）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吏翻）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難乃旦翻）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日也）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冗乎，（冗而隴翻散也）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被皮義翻）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二語皆本之論語）疏入，令孜屏不奏，（屏必郢翻）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蟇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蟇頤因名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蟇謨加翻）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以閹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以唐未亡而令孜之身先亡也塞悉則翻）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武寧節度使支詳，（按新書方鎮表懿宗咸通十一年復徐州節鎮賜號感化軍自此迄于天復未嘗復武寧舊號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證之武寧誤也當作感化）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璠孚袁翻）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璠音番勞力到翻）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芮翻）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朝直遙翻）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彭城七里因名）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璠到

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復扶又翻下同）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爲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縣佐也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爲縣佐史或者傳寫逸史字歟）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爲潮廢緒張本）　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石橋卽晉將王鎮惡破秦兵處）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是年五月高潯克華州）巢以詳爲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爲節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龜年使南詔見上卷廣明元年八月上時掌翻）　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史言諸鎮之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淮南與鎮海軍鄰壤止一江爲界耳數所角翻）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治直之翻）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爲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爲北上）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爲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康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之元和元年）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復扶又翻）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貴賤之異也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由是遂爲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趣讀曰促）駢上表託以實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爲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難乃旦翻禳如羊翻厭除也）

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芮翻）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嘉興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爲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成麟因高潯石橋敗退而殺之）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爲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爲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爲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玭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殆爲疎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爲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方立洺州人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温州（宋白曰温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寧縣晉明帝立永嘉郡尋屬永嘉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温州以温嶠嶺爲名）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

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逐帥爲逆取討賊以取旌節爲順守爲于僞翻）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拓跋思恭之軍也）

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爲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縣屬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爲括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括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爲二州東嘉州後爲溫州括州改爲處州避德宗名也）

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留後（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柔唐補紀）

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難乃旦翻）

初高駢鎮荊南（乾符五年駢鎮荊南）補武陵蠻雷滿爲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翥章恕翻）詔以滿爲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荊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爲荊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鬭欲殺滿不果（陬溪當在武陵界陬側鳩翻）聞滿據朗州亦聚衆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以岳爲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爲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

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款懇誠也相息亮翻）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爲都統十一月帥師三萬至京畿屯於盩厔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爲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盩厔續寶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爲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答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荊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荊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爲都統在此年一月[illegible]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爲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罷皆云爲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爲都都監按此時諸將爲都統者甚多疑鐸爲都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州過故以溥任此職）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爲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爲推官（畯祖峻翻摶徒官翻）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王璵以祠禱進事玄肅見前紀）贄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陝失冉翻重直龍翻）

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爲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

以王鐸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敗補邁翻）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朱玫時鎮邠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大河南岸也。）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李克用寇蔚州。（蔚，紆勿翻。）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時蓋置鎮於資州資陽縣。後魏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也。九域志，資陽在資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節度使府也。使，疏吏翻。）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釘，丁定翻。二七，十四日也。潑，普活翻。掣，尺列翻。）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容翻。考異曰：張彭錦里耆舊傳作千能，句延慶錦里耆舊傳作阡能，續寶運錄作阡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姓阡，云姓纂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復，扶又翻。）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牙、孔目官而下，分職各有等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先，悉薦翻。少，詩沼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保大。（鄜，音夫。）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初，高駢好神仙，（好，呼到翻。）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妖，於遙翻。）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今縣東界。）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為金銀之類。）頗言公私利病，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疏。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埒，龍輟翻，等也。）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史炤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痒病。一本從广，從日，音多但翻，又音旦。釋云：瘡也。）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搔，爬也。捫，摸也。替，廢也。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近，其靳翻。）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帝為玉皇大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刺，七亦翻。）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既翻。）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鏗，丘耕翻。盛，時征翻。彘，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瀆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鹽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

勝也（爲于僞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官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坐徂臥翻）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傅會以爲仙磻蒲官翻）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按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與守一殷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爲三清之境幢傳江翻）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著陟略翻）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徼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爲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用漢方士語好呼到翻）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所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即彈指也）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獪古外翻縱子容翻）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搒音彭掠音亮）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重直龍翻屏必郢翻）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邪讀曰耶）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從才用翻近其靳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賓客（去羌呂翻）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祓敷勿翻又方廢翻祓除穢惡也）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爲畢師鐸討用之殺駢張本復扶又翻）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難乃旦翻）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一（起玄黓攝提格五月盡閼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薦翻）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卽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卽以撫為名）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卷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鎮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鬭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僨方問翻）崔安潛在蜀貪黷（按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豈二儒士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山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以秦子嬰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憸息廉翻朝直遙翻）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為表）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二卷廣明元年）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語孔子之言龜玉皆櫝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隳）朕雖沖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敵訐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晸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加河陽節

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爲涇原留後，事見上卷。）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玫，莫杯翻。將，即亮翻。）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衆攻彥謨，殺之。（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爲留後。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句，古侯翻，今蜀人讀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二月。考異曰：張彰耆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爲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漢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漢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在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尚讓攻宜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爲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蜀人韓求聚衆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邐迤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爲宣歙觀察使。（帥，所類翻。歙，書涉翻。）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南詔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詔報以方議禮儀。（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二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僧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候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允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以鄜師勤王，去年爲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逵蓋代李孝昌者也。）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幷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爲錢鏐禽矣。鏐，力求翻。）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敗，補邁翻。）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還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靼還。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重榮。監，古銜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終死於朱溫之手，唐祚亦終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焯，職略翻。）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爲嵐州刺史。（宋白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爲名。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嵐，盧含翻。）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

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荊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

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復。扶又翻。）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即亮翻。）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遇其叔父全晸為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幷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軍赴之。以瑄副焉。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晸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玉。若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幷汾。爭樓煩監。（數。所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使。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里。為天下高貲。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為昏姻也。）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朝。直遙翻。橫。戶孟翻。）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讜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輸芮翻。）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錢鏐復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又翻。）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為名。在越州西南一百四十一里。）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鴈門郡也。諸家多以為克用時為鴈門節度使。）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為中尉。執宜父子蓋與之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

李詳

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僞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爲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侵淫以蠶殖侵食浸淫爲喻）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佐翻）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諜達協翻）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詗古迥翻又翾正翻）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實語同時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已檢校尚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爲我于僞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姓爲賊所汙染湔洗冀惟新）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比必利翻下比至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復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篁竹之間爲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杏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箐排蠻戶遠出箐爲巢蠻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爲排戶謂林爲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叢竹去聲亦通）仁厚詗知（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書其背作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津新穿口也爲于僞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歌謳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

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古鼎翻）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卽仁厚所縱諜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讙與諠同）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數卻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讌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彰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遂沈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據何書知千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千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乙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爲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爲防禦使故改刺史爲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冎之（釘丁定翻冎古瓦翻）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爲于僞翻）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豈翻）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反逆屬當從坐族誅）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牓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鍣金百兩（博聞錄有蝕鍣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薄片以黃礬一兩雞屎礬一兩膽礬半兩硇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麥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以鹽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一重重間下大火煆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爲荊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荊南紹業憚之逾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爲節度使彥謨爲朱敬玫所殺（是年二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爲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此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

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潯敗見上卷上年）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

黑、（衣於既翻）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匿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詐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僞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僞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鴈門誤也後唐獻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以未誅其子盡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引兵自夏陽度河、（武德三年分郃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軍于同州、孟方立既殺成麟、（見上卷元年）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與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洺磁於潞州為山東度徒洛翻）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賊所焚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徽以俟收復）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剽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鄰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稱方職於既焚計奈何於己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薛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脩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不應以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自除刺史不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眾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人恭順託故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節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結深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己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覦故積釁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釁隙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廣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同且廣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史而誨猶依舊必是後來廣監軍方立以其未嘗與己故不疑之若審誨囚廣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事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潏而代之、（潏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其得和州亦駢用之也為

（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敗補邁翻）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鎭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鎭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衞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以神策十軍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左右金吾衞諸衞之南牙十二衞）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乾阬在沙苑西南乾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尙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舊書作良天坡在成店西二十里）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去年王遇據華州歸國璠孚袁翻）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帥餘衆歸諸葛爽（帥讀曰率）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鄉爲諸葛爽所敗單騎奔還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新郷當作新鄉）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爲荊南留後　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爲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邁翻）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爲賊所阻百官無俸（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泝峽江而上今爲韓秀昇等所阻）雲安淯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雲安縣漢朐䏰縣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二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淯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二里史炤曰淯井漢犍爲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淯音育按漢陽當作江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考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二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尚書爲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闔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爲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爲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數所角翻復扶又翻）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搤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搤於革翻）三月壬申遣尙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庾翻還從宣翻）賊中大驚　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

（頹者意之所欲）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爲騎將。（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爲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即亮翻）

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橫戶孟翻）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斂力儉翻累力瑞翻）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數所具翻）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爇其室。（倡音昌爇如悅翻燒也）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治直之翻）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江浚遒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語牛倨翻殪壹計翻）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爲楊行愍以廬州起張本）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三鎮皆當在錢塘越州之間）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娖側角翻娖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薪。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古莧翻）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復扶又翻沈持林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大中皇帝謂宣宗）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愀七小翻食祥吏翻善食善以酒食食之也）

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南觀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府侵掠帥臣占據涪陵抗截江路違慢潛安求作察使陳侁差命毛知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追逐渠魁剿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張彰耆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千能反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千能遣羅渾擎於新穿堰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路大月韓求反其卭州賊首千能遣逾劍侵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千能九日收卭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平二十二日回戈朝見二日大設五日讓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耆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爲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擎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爲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

（所據邪將李實錄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秀業據此其於彰實錄阡能傳秀昇等事李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一月朔戊寅辛丑兩日皆庚午爲庚子此其異於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于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實錄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雖中和二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阡能如薙草除秀昇若發蒙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雖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闕省寺居第略盡擁衆走藍田而逃翌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會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遂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闘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趨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擊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爲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兇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賊死及降者甚衆（降戶江翻）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豈翻）巢自藍田入商山（黃巢先遣兵塞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二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耆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采移彰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爲差謬又其於彰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賀詔留忠武

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分扶問翻）五月加朱玫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彌沼翻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載子亥翻）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犫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東魏所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城犫昌牛翻）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將即亮翻）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犫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珝況羽翻項城在陳州東南溵水在西南）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重直龍翻）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犫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數所角翻）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磑（碓都內翻磑五對翻）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舂磨寨即設碓磑處碓以舂磑以磨磨莫臥翻）縱兵四掠

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此河南謂洛州河南府。被，皮義翻。）初，上蔡人劉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咸通中，韋宙帥嶺南。）以兄女妻之。（妻，七細翻。考異曰：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鎭南海，謙時爲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出鎭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爲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不載知謙，恐誤。今從瑣言、紀年。）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爲封州刺史。（劉謙始此。）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鎭。（帥，讀曰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爲朱全忠以宣武兵併吞諸鎭、卒移唐祚張本。）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省，悉景翻。）克用尋牓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牓諭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爲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眞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摭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斥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五月十五，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至，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敕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牓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爲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授實克用，朱玫京方違三人制詞，歸但疑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爲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左驍衞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喜，許記翻。）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將官吳圓求郎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爲，于僞翻。）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眞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元年，昌言逐畋以據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鎭矣。從，才用翻。）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爲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爲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曰：唐垂拱二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闕爲名。養，羊尚翻。）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爲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鎭代州。升湖南爲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爲節度使。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遏黃巢之兵，且爲陳州聲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以荊南留後陳儒爲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

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武鄉鎮，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鎮將於諸縣，縣令不得專其職矣。宋白曰：武鄉縣，本漢涅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敗，補邁翻。）又遣李克修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爲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爲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遂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爲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爲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昭義邢、洺、磁三州在山東。）以宗女爲安化長公主（慶州，安化郡。）妻南詔。（妻，七細翻。）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膾刀而遁，（使敵人見之，以爲庖丁，不疑爲漢宏也。）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鹿晏弘師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北梁州，尋改爲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爲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爲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師讀曰率。洋音祥。）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

武寧節度使時溥（武寧當作感化。）因食中毒，（中，竹仲翻。）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爲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侍御史王華爲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爲，于僞翻。下，戶嫁翻。）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爲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迕，五故翻。）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東爲義勝軍，以劉漢宏爲節度使。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間，古莧翻。）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二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爲興元留後。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見上二月。）語之曰：「成功而還，（語，牛倨翻。還，從宣翻。）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爲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爲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二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己寅巢敗，二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二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右僕射告身以徵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爲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爲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遣其將郝蠲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爲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曰：張彰晉書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翻）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按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按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權嘉州管內諸壇軍指揮使見得蜀中諸州皆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　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撤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冉翻降戶江翻）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碣其謁翻）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義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縣）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衞大將軍澞（從才用翻澞元俱翻）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埽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升）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澞第四十）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澞出入後月餘以澞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莧翻）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洺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戍淮海因投楊行密）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復扶又翻）澞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帶滁州）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頵於倫翻）　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爲黃巢所拒見上卷元年）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依翻）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諸軍復攻之（復扶又翻下同）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陳州城北）陳州圍始解朱全忠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趣七喻翻）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浚儀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帥讀曰率下同）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爲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洺水復置唐屬洺州宋廢爲鎮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鄄城亦漢古縣唐屬濮州史言朱全忠後來諸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鄄吉掾翻　考異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興父虔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冤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據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巢踰汴而北己巳克

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縣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近其靳翻）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屬之欲翻）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乘繩證翻）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饌雛戀翻又雛晥翻李克用蓋言全忠少從黃巢為寇觸其實也）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張廉翻言飲酒大醉胸襟霑濕不能自持也從才用翻）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塞悉則翻）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故翻難乃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援于元翻射而亦翻）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高明門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考異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弁帥自曹南旋旆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辦安泊之克用不諾因躍馬驟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具之並饌送至驛亭是日略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厲聲頻業跋扈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諸將皆被甲胄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懽遽起圖之變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圍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衛鬬戰移時方散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遣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至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館少大宴在遺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特功語或輕侮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佶極吉翻）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信本名張汚落）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脩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為子號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夜二鼓夜二更也持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君雄

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帥讀曰率下同）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因名之探佗紺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阡能等之功進檢校僕射）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凡行營諸將每日一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長知兩翻）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域志梓州郪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杷）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詰去吉翻）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先悉薦翻）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子用翻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伯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二（起閼逢執徐六月，盡疆圉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射，而亦翻。道，讀曰導。爲，于僞翻。）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見，賢遍翻。）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呼，火故翻。）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考異曰：張彰耆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二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二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illegible]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續寶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勑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并楊師立首級至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寶運錄，事從實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釘，丁定翻。）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呼，火故翻。）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杜預註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漢爲瑕丘縣。敗，）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黃巢乾符二年起兵爲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卻，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蹙，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大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瑄，荀緣翻，當作宣。瑾，渠吝翻。冠，古玩翻。）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窘，渠隕翻。）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敗，補邁翻。）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朱全忠，反覆小人也，兵勢窮則與朱瑄爲兄弟，兵勢既彊則反眼爲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大玄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也。高駢之築成都羅城，既訖功，以周易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蓄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祧，他彫翻。）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復，扶又翻。）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二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水。（敗，補邁翻。）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治，直之翻。）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寘之臥內，別爲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

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寃訴，（號，戶刀翻。）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唐舊制，諸鎮兵出境征討，皆仰給度支。帥，讀曰率。）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杜預曰：殷，盛也。余謂殷，衆也，言方事之衆多也。）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辯曲直，（復，扶又翻。爲，于僞翻。）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振武節度。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澤潞爲一鎮，邢洺磁爲一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咸通六年升爲都防禦使。）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治，直之翻。粗，坐五翻。）

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爲都統，承制除官。（事見上卷二年。降，戶江翻。）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爲援。（汴滑鄰道，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爲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朝，直遙翻。）徙鐸爲義昌節度使。

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見上卷本年。帥，讀曰率。）及據興元，以建等爲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數，所角翻。）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在。（誘，音酉。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厚其賞賚，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爲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錄一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複。上一云賞賚，下一云爲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韓建傳。）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敢分其衆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弘，晏弘棄興元走。（鹿晏弘得興元，未朞年而棄之。）

初，宦者曹知慤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爲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巢黨不敢近。（近，其靳翻。）知慤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數，所角翻。）賊驚以爲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慤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曹知慤自言賊衆病於己之宵攻，已無固志，諸鎮大軍因之得成收復京城之功。）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從，才用翻。）行在聞之，恐其爲變，田令孜尤惡之。（惡，烏路翻。）密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按光啓二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爲邠寧節度使，此時蓋爲邠寧將也。）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慤不爲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殪，壹計翻。橫，戶孟翻。斷，丁亂翻。語，牛倨翻。）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諲，伊真翻。）共攻襄州，陷之，山南

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肯追賊養寇以自貴自以爲得計[illegible]也而地奔於田令孜之手玩寇而要君果何益哉　考異曰實錄光啓元年四月秦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蜀新傳晏弘引兵下東出襄鄧宗權遣其將秦誥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德諲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壽復還許州（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討賊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地齊永明七年於今鄖鄉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鄖鄉縣移理延岑城今理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爲名）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考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鎮又曰初晏弘據有興元部將王建等叛歸行在乃詔諸軍討之晏弘懼棄興元歸鄉里周岌聞其至棄鎮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岌後云逼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爲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去年以楊師立舉兵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既死故辭之）

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巖擊敗之（敗補邁翻）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治直吏翻　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鎰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鎰逼鎰薦己爲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鎰則鎰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己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有福州王潮不能下建人陳巖帥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拜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爲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谿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處亂世王鐸喪身亡家誨盜誨淫自取之也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難乃旦翻）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穎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蕘逐其刺史（汝陰漢縣隋唐爲潁州治蕘如招翻）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爲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武當漢縣唐帶均州江南謂江之南岸也帥所類翻燁筠輒翻）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剽匹妙翻）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道讀爲導一讀如字以爲前道告諭爲一句言先路告諭均州之人也爲前爲于僞翻）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從才用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上時掌翻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行軍司馬領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知名著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呂燁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爲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扼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聞誤也今從薛史按若以薛史爲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抄楚交翻）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錄中和二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復扶又翻）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總言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晊之日翻孑吉列翻毛萇曰孑遺孑然遺失也按孑單也孤也無孑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以死人尸實之以鹽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

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荆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廣明元年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鎮荆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橫，戶孟翻。）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奔雷滿也。帥，讀曰率。）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復專軍政。（復，扶又翻。）雷滿屢攻掠荆南，儒重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上，時掌翻。峽，巫峽也。）歸于岳州，瓌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中和二年，陳儒代鄭紹業，至是而敗。）瓌，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先，悉薦翻。）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瓌惡牙將郭禹慓悍，（惡，烏路翻。慓，匹妙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禹先爲汝賊諸葛爽以爲將。更，工衡翻。按薛史，成汭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仇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

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爲謀主。（南康，漢南野縣地，吳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爲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脩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衆，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爲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王緒之兵自此入閩，爲王潮兄弟創業之資。）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焦夷縣爲夷父，則焦夷時已爲縣。敗，補邁翻。夷父，當作城父。）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縱，子容翻。）上淒然不樂。（樂，音洛。）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啓。）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襄王卽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書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爲都統書之。）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惡，烏路翻。考異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爲，于僞翻。）又河北諸鎭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恒山以東。伺，相吏翻。）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說，式芮翻。）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鎭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華，戶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宋白曰：兩池鹽務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榷鹽使。解，戶買翻。榷，訖岳翻。）

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其後復失河北，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論，盧昆翻。說也，辯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覘，丑廉翻。）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使，疏吏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數，所具翻。）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為，于偽翻。）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為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闕張本。）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敗，補邁翻。）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造，七到翻。）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李全忠既喪師，（喪，息浪翻。）恐獲罪，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茂勳得幽州，二世十一年而滅。）全忠自為留後。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八里。澠，彌兗翻。孫儒陷東都，而曰宗權者，儒，宗權將也。）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言齊是非，一功過，無所差別也。）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復，扶又翻。下同。）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朐䏰縣地，後魏分朐䏰之地置安鄉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浦州，貞觀初改萬州，以舊萬川郡為稱。考異曰：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遘等請誅令孜表云：「章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寶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貶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保鑾，神策五十四都之一也。）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卷，讀曰捲。）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城大難守，且無居人，故築壘以自保聚。）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見上卷中和二年。）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古莧翻。）數令孜十罪。（數，所具翻。）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鎮之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離，力智翻。）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兼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之巡屬。冀，晉大夫冀芮之後，以采邑為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眾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三年以來，黃巢攻陳州，後為秦宗權所攻，還惟倚朱全忠為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

立至（謂力鈞翻率全中忠者趙犨也犨是梁祚者趙犨子孫也）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少詩沼翻）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崎丘奇翻嶇音區）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從緒）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先悉薦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為于偽翻下竊為為之同）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冠古玩翻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西一十二里）王潮說其前鋒將曰（說式芮翻）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謂棄光壽而入閩也）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孑孑特立之貌）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竊為于偽翻）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挺劍拔劍也呼火故翻）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王緒者即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先悉薦翻）相推讓數四（推吐雷翻）卒奉潮為將軍（卒子恤翻）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縣屬汀州九域志在南劍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餘縣也晉為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戍唐武德初立為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廖力救翻今俗音力弔翻非也）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帥讀曰率將即亮翻）潮乃引兵圍泉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唐分三川各自為一鎮峽內諸州屬荊南節度今以陳敬瑄皆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蔡軍圍荊南（蔡軍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是年正月張瓌囚陳儒）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八角鎮敗補邁翻）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玫李昌符每遣使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溫太祖擁怒益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見竄放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黨即報曰當與公提兵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傳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君側讒勝舊五代史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救時朝廷疑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錄）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克用以為怨）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易以豉翻）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近其靳翻）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釋解也）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數所角翻積子賜翻聚從遇翻又皆如字）或刺殺近侍（刺七亦翻）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刺七亦翻按是時諸鎮分裂如鄜延以一州為一鎮使帥境出師亦恐不及三萬人之數田令孜張大言之耳）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三萬營沙苑今從實錄）重

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考異曰：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叛，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爲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討朱温，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温，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也。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各走還本鎮，（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即補葺長安宮室。葺，七入翻。）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復，扶又翻。）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文因正日置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迎於戟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日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田令孜擯斥楊復恭，見上卷中和三年。）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雞，黃門衞士從者纔數百人，（從，才用翻。）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衞之地皆衞，學士外設直廬，近臣皆直，各有其次，直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聞之，步追乘輿，（乘，繩證翻。）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遺馬，棄而不及收者。）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年。）緯，戣之孫也。（孔戣見憲宗紀。）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鄠，音戶。九域志：鄠縣在長安西南六十里。）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九域志：盩厔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窒。）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帝始避黃巢而奔蜀，今又避邠、岐之兵而出，再致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唐末藩鎮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判官，以別於尋常奏事官。蕭遘爲相，天子播越而不匡，從惡得無罪！）遣召朱玫亟迎車駕。（朱玫等有異圖，蕭遘既不能制，又不能死，爲法受惡，甚於此矣。）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趣，讀曰促。）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衞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敗，補邁翻。聞，音問。）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爲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亦曰靈壁。宋蘇軾曰：鳳翔府寶雞縣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爲武

（興，蕃王楊氏之國，魏滅楊氏，爲武興鎮，尋改東益州，唐爲興州，今沔州城，即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爲仇池鎮，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爲鳳州，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糅，女救翻。縱，子容翻。）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斫使；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從，才用翻。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折，而設翻。）王建扶掖上自煙燄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枕，之鴆翻。覺，居效翻。）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熅，肅宗子襄王僙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據熅傳，遵塗驛在石鼻，亦謂之石鼻驛。）爲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復，扶又翻。）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守太傅兼侍中。（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爲眞相。按新傳，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邠軍，朱玫之軍。）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將至，故棄鎮而逃。）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昭度爲相見二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澈師知玄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節度使既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沔陽縣置嶓冢縣，隋大業初改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江城，宋於此城舊立華陽郡，後魏置嶓冢縣，隋大業三年改爲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illegible]騎逼行在，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虢縣；二月甲午，僖宗移幸梁、洋；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illegible]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邠軍[illegible]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illegible]月乙酉，車駕次寶雞[illegible]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illegible]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illegible]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illegible]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於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鋋，音蟬。）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調，徒釣翻。）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爲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帥，讀曰率。）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從駕五都，王建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者也。）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去，羌呂翻，下同。）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在，王司徒不得免罪。按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杲、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殺戮。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勤王之功，楊復光實有之，田令孜以其出於北司，取以爲己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

鎭召亂生禍（責讓曰讓言田令孜易置王重榮以召亂）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言遘召玫使迎車駕）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鎭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思相吏翻）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異曰實錄玫自稱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爲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事至於此蕭遘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扈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三月以令孜爲西川監軍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己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彰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惡貫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爲巢窟今從之）往依陳敬瑄（爲敬瑄令孜併命張本）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王建等事田令孜見上中和四年十一月）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鎭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鎭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絕望矣其得還者幸也）

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復扶又翻）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言駢早不知覺）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爲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鄭杞蓋勸用之圖駢）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杞瑾謀見下卷光啓三年）

蕭遘稱疾歸永樂（按新書遘第蘧爲永樂令遘往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爲永樂保定二年省以地屬芮城唐武德二年分芮城復置樂音洛）

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湟張義潮收涼州河西復屬於唐）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數所角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之往也）從官衞士皆乏食（從才用翻）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事見上卷中和三年）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

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煴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蓋，古盍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爲天下之所歸咎。）今不誅玫，黜李煴，無以自湔洗。（湔，則前翻。考異曰：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劉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僞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請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僞詔，械其使，馳報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輿，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弑逆者何人，承命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煴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謬膺[illegible]權，李符虜之以[illegible]，朱玫實之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illegible]世縱之士，襄朝於匪夕，近者嘗遣僮差僕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illegible]衛比無[illegible]，而朱玫脅其孤[illegible]自號合，衛敢首亂，階明言晏駕，僞[illegible]藩鎮疲弱[illegible]云云。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煴未即位改元，僞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襄王遣下僞命，以檢校太傅令[illegible]吏左環賫所授僞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以事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蓋令焚毀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蔚，紆勿翻。）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敗，補邁翻。）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扈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訾，即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更，工衡翻。）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先，悉薦翻。）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

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唐京畿之地是也。）別有進止。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勗。（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考異曰：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錄。）逐張郁，郁奔海陵，（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更名欽化軍曰武安。（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中和三年。更，工衡翻。）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去年八月王潮圍泉州，至是乃拔之。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沈，持林翻。）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鋌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復，扶又翻。）進守萬仞寨。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九域志：洺州武安縣有固鎮。）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煴，（璩，其於翻。）冬十月，煴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考異曰

（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爲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趨七喻翻）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鎭曹娥鎭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二十里至曹娥埭埭徒耐翻）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徐州本號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鎭之後尋復節鎭改爲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者誤也洎後時溥既死朱梁始復徐州爲武寧軍）聚衆三百走度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留後全義臨濮人也（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濮博木翻）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鎭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鼎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立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據范垌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考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僭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解西川監軍使）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旦翻）王行瑜戰數敗（屢爲李鋋滿存等所破數所角翻）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諸軍所以於戊寅得取鳳州）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幷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帥讀曰率）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襄王熅自監國至稱號涉八月而敗）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廣明元年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亡考異曰十國紀年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紀年誤）昌徙鎭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爲錢鏐以杭州跨有二浙張本）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爲于僞翻）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侑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大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鎭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爲罕之所敗（敗補邁翻下同）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

（小扶亭有淯水之瀆因以名縣九域志縣在永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璠孚袁翻）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廣明元年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初長安人張佶爲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爲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爲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佶其吉翻鷙脂利翻爲劉建鋒張佶協力取湖南張本）壽州刺史張翱（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璈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敗補邁翻）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中和四年行愍使雅取舒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更工衡翻）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齊克讓今從舊傳）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迎魚敬翻）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中和四年路審中據鄂州帥所類翻下同）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湘陰漢羅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復扶又翻）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去年九月圍荊南）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以朱玫之官賞之難乃旦翻）匡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據舊紀以洋州爲武定節鎮）匡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所敗恥之（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期以初夏而還（薛居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還歸）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敕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彭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啓承旨似先大夫爲叟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讓一足跛一足偃臥磻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議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衛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孜傳取之沿實錄令孜光啓二年爲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爲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孜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据張彭耆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錄）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毁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僞宰相裴澈鄭昌圖令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 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法司謂刑部處昌呂翻） 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前過謂與朱玫迫逐乘輿也治直之翻）恩賞必疏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爲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

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下同。）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奏到耳。吳越備史二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爲錢鏐誅薛朗張本。）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虀粉。（駢與寶爲仇，故幸其敗。爲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虀，子西翻。細切爲虀，碎虀爲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餒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之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爲周寶當之。（史言高駢阽於死亡而不悟。爲，于僞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建懼爲守亮所殺，故不敢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戡，式荏翻，下同。難，乃旦翻。）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利州，古葭萌之地，世傳古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又東南過閬中。閬州，東川巡屬。酋，慈由翻。）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種，章勇翻。）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綦毋，姓也。毋音無。）建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汝穎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數，所角翻。遺，唯季翻。）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爲下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三（起彊圉協洽四月，盡著雍涒灘，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考異曰：吳越備史：四月，六合[illegible]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illegible]天長[illegible]用[illegible]六合[illegible]浙西周寶子婿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敗之[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己除趙載代之[illegible]州以在[illegible]後[illegible]史恐誤，今從新[illegible]傳。）帥其衆逃入海。（此句上更有一雄字，文意乃足。張雄據蘇州，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將，[illegible]以下皆即亮翻。）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鎭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異曰：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劍，號張神劍。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故從妖亂志但謂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爲師鐸且受誅。（漢書有事籍籍如此，顏師古注云：籍籍，紛紛也。）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爲，于僞翻。累，良瑞翻。）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惡，烏路翻。）欲使師鐸帥外鎭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帥，讀曰率。）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比，毗至翻，近也。[illegible]翻加駢中書令，故稱令公。紿，徒亥翻。）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尙書所，（當時機密文書稱之委曲。張尙書，謂神劍。）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使司，謂節度使司。）翁胡不言？（以翁呼之，尊之也。）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按新書高駢傳[illegible]淮口人。）昔歸順時副將也，（[illegible]）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鎭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詰，去吉翻。）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illegible]）漢章喜，遂命取酒，劃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尙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復，扶又翻。）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詗，古正翻，又火迥翻。）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illegible]）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汴州城北郊也。[illegible]）

（在汴州城西）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陝、失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酉．）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斷、丁管翻．塞、悉則翻．延和閣．駢所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處、昌呂翻．）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周侍中．謂周寶也．事見上卷本年．）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懅、亦慙也．音遽．）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帥、所類翻．）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復、扶又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illegible]）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illegible]求多漢書分齊分部[illegible]人讀爲分判之分．誤也．）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illegible]委曲[illegible]）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勞、力到翻．）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披、開也．分也．泄、決壅爲泄．）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射、而亦翻．）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復、扶又翻．）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索、山客翻．）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數、所角翻．）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鍔、逆各翻．）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質、音致．）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列木爲之．唐人謂之戰格．今謂之排杈．）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帥、讀曰率．）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

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右莫邪都。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入見駢說之曰。（說式芮翻。）師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及此言及此時也。從才用翻。）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比必利翻。及也。）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祇取辱耳。高駢蓋知行留皆禍。故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弃蘇州逃入海。又自海泝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使疏吏翻。）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趣讀曰促。）或說師鐸曰。（說式芮翻。）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橫戶孟翻。）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區分別也。理調治也。）故順眾心為一方去害。（去羌呂翻。）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廬州楊行密。壽州張翺。）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亟紀力翻。急也。）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坐五翻。）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

徵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復扶又翻。）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書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徙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貢獻始絕矣。煨烏回翻。燼徐刃翻。）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復扶又翻。下同。）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為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郊天及御樓肆赦。六軍皆立仗。）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張陳同。鏤郎豆翻。處昌呂翻。）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弃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抉於決翻。斷都管翻。下斷手同。）眾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海陵監掌榷鬻鹽。）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高霸時為海陵鎮遏使。）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蔡將盧瑭屯于萬勝。（萬勝鎮在中牟縣。）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史梁紀曰。盧瑭於圃田北夾汴水為梁。以扼運路。宋白亦曰。萬勝寨在圃田北。）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駢冀守者恩之。因以求出。遺唯季翻。）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道院。高駢所起以迎神仙。）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眾自海泝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率。）畢

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爲參會．說．式芮翻．）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趣．讀曰促．）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又翻．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二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効．駢彊之．既行．果爲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帥．讀曰率．）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爲用之爲行密所誅張本．）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晊以擊全忠．）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二年．朱全忠以兵襲義成軍．徵其兵以擊蔡人．）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邊孝村在汴州北郊．）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陽武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弃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鎮．浙江．靜江．二都．蓋分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歙．書涉翻．）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鍠．戶盲翻．）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帥．讀曰率．下同．）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璋等守諸門．故寇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天威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毆．烏口翻．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衞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又翻．）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九域志．鳳翔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難．乃旦翻．質．音致．）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李茂貞時領武定節宿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義翻．）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墅．承與翻．）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爲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珙．居勇翻．）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彥兵也．）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

州刺史將騎助之（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并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路克用，非七月也。）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爲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二城之中間，故謂之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將，即亮翻。）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陳，讀曰陣。）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蔚，音鬱。不耕之土曰曠土。曠，空也。）其勝兵者，（勝，音升。）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直之翻。）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勞，力到翻。）有蠶麥善收者，（蠶四伏無病而成，麥就實黃熟而曾厚，爲善收。）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翻。伎，渠綺翻。）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比，毗至翻，又毗必翻。）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究言張全義治河南之績效。）

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旺于陽羨。（敗，補邁翻。旺，于放翻。陽羨，漢古縣，晉立義興郡，隋廢郡，并陽羨爲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按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二十里。）

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帥，讀曰率。）

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

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是年六月，謝殷殺刺史，據亳州。）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爲李茂貞以岐兵跋扈張本。）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朱瑄兄弟救汴州，破蔡兵。）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考異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爲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覦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又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宣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詐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讓瑄，以薪有恩於全忠，故荅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蓋翔爲溫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以爲釁端也。）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薛史，戰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駢爲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貿，音茂。以物易物曰貿。）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埤雅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徹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文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紀愛其角，墮角即自埋之。王粲遊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

（槿或如狗鼻者，上黟犀，無文，蠻犀文漩，牸犀文細，牯犀文大而勻。）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同。）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揚子，蓋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陳，讀曰陣，下同。袤，音茂。）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保爲，于僞翻。）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麰，音牟，小麥也。）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厭，於涉翻，又於琰翻。）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分，扶問翻。）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計翻。）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帥，讀曰率。）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范，漢、唐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擒斬之。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張神劍、高霸各奔歸舊屯之地。）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九域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瑄使裕詐遺珍書，（遺，唯季翻。）

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又翻。）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甲寅，立皇子陞爲益王。　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光啓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實錄五月，鏐攻常州，丁從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常州；今從之。）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鎮海軍巡屬，故鏐以部將禮迎寶。屬，音之欲翻。櫜，音羔。鞬，居言翻。）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堇，居隱翻。堇泥，黏土也。）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嚬蹙而已。（嚬眉爲嚬，皺頞爲蹙。）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懣，音悶。）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小反。詩曰：憂心悄悄。）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廬州。）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帥，讀曰率，下同。）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鬭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先，悉薦翻。陳，讀曰陣。）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復，扶又翻。）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設戟于門，故謂之戟門。）韓問聞之，赴井死。（梁纘、韓問一體之人，纘既誅，問知不免於罪，故赴井而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

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從才用翻）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也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重直用翻）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秦彥欲還趣舊治趣七喻翻）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坐徂臥翻）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軍中）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楊行密起於合肥一時諸將田頵爲冠一旦得安仁義列於頵上卒收其力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孫儒不能攻廣陵先掠鄰州以益其衆幾居豈翻）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陳讀曰陣）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總其衆（漢賓當作唐賓）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未易輕取（易以豉翻）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爲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李振之徒何足數哉薛史翔傳曰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往依之發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溫大悅自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誤）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帥讀曰率）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張神劍反覆於呂畢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挾狡用數者有時而窮也）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暀于放翻）部將余繞山（史炤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爲兄弟（甘言以安其心）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揚州城中江都縣解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己亥秦宗權陷鄭州（宗權既棄鄭州今復攻陷之）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爲朱全忠與楊行密爭淮南張本　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惡烏路翻）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令孜養建爲子見上卷中和四年）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卷三年）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令孜先爲神策十軍觀軍容使建同父子故偁之）當往省之（省悉景翻）因見陳太師（帝之自成都東還也陳敬瑄進檢校太師故偁之）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顧彥朗治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帥讀曰率）與從子宗鐬（從才用翻鐬火外翻）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郅（燕於賢翻）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

頭顱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綿竹漢縣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爲孚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二里敗補邁翻下同）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九域志成都府成都縣有蠶此鎮句古侯翻又古候翻）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重直用翻）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即大玄樓也樓前有清遠橋）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衛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三年四月已出爲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彰耆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館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臥驛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一人神色俱變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頗聞豫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討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寨兵蓋與王氏相讎欲邀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驟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鬭數合己時川軍敗一時渠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被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爲恥爲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彰錦里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持詔李洵貞發書和解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以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承平節度使據長歷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令始至成都吳融据昭度受招討使歲月故云作噩之年伐蜀是歲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年蓋融誤以伐蜀爲鎮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爲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彰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爲差謬張彰自言年僅八十追記爲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爲耆舊傳故其敍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頊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關張頊來拒戰敗之按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彥暉爲軍前指揮使盡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即以彥暉爲刺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難乃旦翻朝直遙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劍之死也）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駢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鋌徒鼎翻）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十五爲下元黃籙大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醮焉道籙界根冀升仙界以爲功德不可思議皆誕說也）乘其入靜（道家所謂入靜卽禪家入定而稍異入靜者靜處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帥讀曰率）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割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釘丁定翻）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

（楚賊謂孫儒也。復，扶又翻。重，直用翻。下輜重同。）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端所遣助楊行密者，今遣還。）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爲蔡儔背楊行密張本。）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敗見上卷本年。上元縣近京口，故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隷潤州。光啟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問。雄泝江而上，（上，時掌翻。）暉以兵塞其中流，（塞，悉則翻。）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衆降。雄悉阬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忿其拒己而阬其降者。降，戶江翻。）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致閏月之朝命也。）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自此以後，豈特徐、汴構怨哉！朱全忠以得朝命，遂與楊行密爭淮南，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然後息心耳。璠，孚袁翻。）十二月，（考異曰：長曆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書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爲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亦閏十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錄閏十二月庚子朔，今不取。）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殺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光啟元年，張瓌據荊南，至是而敗。新書：城陷，瓌死，人無識者，并投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斬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與此異。）遺民纔數百家。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按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爲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先有洪水激山爲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帥，所類翻。地名蘄州，以水多蘄菜，因名。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蘄，渠希翻。）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實錄：鏐迎至郡，氣卒於樟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鏐殺之。新傳云：鏐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啟三年，劉浩逐周寶而奉薛朗，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楊行密、孫儒之兵迭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荒，其存者什無一二矣。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合，音閤。）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招權，弗可改也已。）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陳、亳二州。）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爲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兵兼鎮，具事奏聞。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爲蔡州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徐軍，謂時溥軍。）全忠乃止。丙寅，錢鏐斬薛朗，（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剖其心以祭周寶。（薛朗逐周寶，見上卷上年。）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貝、相、澶、衛。）築羅城，方八十里，（羅城，魏州羅城也。）人苦

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事見上卷中和四年）魏人皆惡之（惡烏路翻）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也）（將即亮翻）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中和二年樂彥禎得魏博至是而敗　考異曰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軍衆迫令爲僧舊紀魏博兵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玣皮變翻）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衆復殺之（復扶又翻）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爲地主者（先悉薦翻）文玣既死衆羣聚呼曰（呼火故翻）誰欲爲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舊書帝紀書是年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帥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爲留後出兵拒之蓋弁趙文玣羅弘信姓名爲一人敗補邁翻）從訓收餘衆保內黃（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爲內河南爲外以陳留有外黃此爲內黃故縣城在今縣西北十九里）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先悉薦翻）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復扶又翻）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忤五故翻）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厭於鹽翻）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域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剽匹妙翻啗徒濫翻）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南十八縣各置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即民兵也）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潬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既（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

己亥上疾復作（復扶又翻）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屬之欲翻）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考異曰唐年補錄僖宗御樓後疾復暴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大宅中推帝爲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帝兄弟八人佺早喪見王六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少詩照翻）宰相以下就見之

癸卯上崩于靈符殿（年二十七）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更工衡翻）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喜許記翻）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人心厭亂思治承僖宗之後見昭宗之初政意其足以有爲也）

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元豐九域志澶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固鎮薛史晉紀魏西有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敗補邁翻）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

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質音致） 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西川統益彭蜀漢嘉眉邛簡資雅黎茂十二州被皮義翻）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 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据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 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溫縣屬孟州孟州治河陽九城志溫在河陽東七十里帥讀曰率） 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沐人分兵欲斷太行路（斷都管翻行戶剛翻太行路在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 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并有洛孟矣） 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頎渠希翻） 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鈔楚交翻） 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令力丁翻長知兩翻） 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近其靳翻） 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 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好呼到翻） 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王建肇（王建肇去年據荊南） 建肇奔黔州

詔以禹爲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昭宗天復三年成汭爲淮南將李神福所敗而死所謂晚年殆此時也治直吏翻） 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爲荊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節度使（黔州武泰軍） 禹奏復姓名爲成汭（禹奏姓名事見上卷光啓元年）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荊南（荊南時爲成汭所奪） 且度秦宗權必敗（度徒洛翻） 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趙德諲陷襄陽至是來降降戶江翻） 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舊書帝紀云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遂進兵以逼賊城） 克北關門宗權屯守中州（中州蔡州中城也） 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環音宦）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言敬瑄前此嘗輸貢賦中困於兵以攻敬瑄絕王建因以爲敬瑄罪而聞之） 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邛渠容翻） 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易以豉翻） 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帥所類翻） 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宅鎮以靖兩川（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爲之不安） 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 時事出倉

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磻蒲官翻趣讀曰促）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抶丑栗翻擊也）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武德二年分臨卭依政置安仁縣屬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十八里費父沸翻懃巨斤翻）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說式芮翻）皆帥衆附於建（帥讀曰率）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復扶又翻）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升鳳州爲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爲節度使同平章事（僖宗中和二年以興鳳二州置感義軍楊晟爲節度使以守散關未及立軍府晟旣敗走不再除帥今始立軍府於鳳州就除滿存爲節度使）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去年趙鍠得宣州鍠戶觥翻）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說式芮翻）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銅陵縣有銅官渚）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九域志無爲軍無爲縣有糝潭鎮今江行自糝潭口東過泥汊口又東過欄江口帥讀曰率下同糝桑感翻）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敗補邁翻）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宣州當塗縣西南有曷山其東則東梁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趨七喻翻）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五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峯有如蓮華改曰九華）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銶音求）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徐兵時溥之兵也）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沾二縣之地晉置樂平郡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名改曰儀州中和二年復曰遼州）李克修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靖陵在京兆奉天縣東北十里）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治直之翻）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薛居正五代史朱珍攻豐下之時溥以全師會戰於豐南吳康里）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降戶江翻下同）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去年宗權爲全忠所敗弃許州王蘊蓋全忠所命也）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折而設翻）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旣失興鳳（見上卷光啓二年）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繁縣屬蜀郡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涼州胡率衆降割居之繁縣移戶於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　丁亥以韋昭度爲

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卭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卭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按新書楊守亮時帥山南西道，守厚爲綿州刺史，無亦楊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四（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諱傑懿宗第七子及即位改名敏又改名曄）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九域志徐州彭城縣有呂梁洪鎮）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璠孚袁翻　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斬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難納款於太祖欲自獻於長安以叢旄鉞及叢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為其將郭璠所殺縶宗權送于太祖即以璠為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兼領滄兗二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兗邪若為滄兗二帥求之則兗帥朱瑾乃其仇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監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朱全忠又并淮西以連襄鄧其勢愈盛矣）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儀鳳二年分九隴雒什邡三縣置濛陽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濛江之北故曰濛陽）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二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京兆尹孫揆監刑（監古銜翻）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孫逖仕至刑部侍郎揆逖五世從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東平今從實錄止加中書令　據考異則進爵東平郡王王六字合汰然按舊書帝紀光啓元年封全忠沛郡王此時雖未進爵東平固已封王矣）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僖宗中和二年以蔡州為奉國軍命秦宗權為節度使文德元年以襄州為忠義軍命趙德諲為節度使宗權既亡未嘗以奉國節授人趙德諲亦未嘗兼奉國節當改奉國為忠義）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忠武本治許州趙犨陳人也又守陳有功因徙治所於陳犨昌牛翻）會犨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犨薨（幾居豈翻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犨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以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二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犨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犨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犨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犨為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犨傳）丙申錢銶拔蘇州（去年冬錢銶攻蘇州事見上卷）徐約亡入海而死（光啓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陝失冉翻）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

（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詰諸鎭救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溉出戰，爲罕之所擒，溉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幷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遷。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爲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袁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於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爲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爲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爲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二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間，古莧翻。爲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幾，居豈翻。降，戶江翻。）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囷，去倫翻，倉圓曰囷。食，祥吏翻。徐溫之遠略已見於此矣。）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郡，隋廢郡置宿松縣，唐屬舒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爲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荆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冠，古玩翻。）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李德誠自此遂委質於楊氏，海陵讓皇之世，此心復能如從鍠之時乎！）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朝，直遙翻。歙，書涉翻。）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遺，惟季翻。）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折，而設翻。）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好，呼到翻。）此其所以不壽與！（與，讀曰歟。）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降，戶江翻。）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珍、唐賓交惡久矣，乘怒殺之，不復顧慮。）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處，昌呂翻。）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從，千容翻。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翔爲左司馬。逮夜而後言，則全忠雖怒而未能發其暴。）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爲，于僞翻；下爲之同。）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敬翔爲全忠謀取朱珍，猶用前計。）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爲全忠用乎！霍存等爲之請帝恩爾夫爲于僞翻。）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爲王師範殺張蟾張本。）

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沈粲制其兵權，杜孺休直寄坐耳。）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褛衫侍從。（褛，□桂翻，衣裾分也。襴音闌，即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襴。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爲缺骻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從，才用翻。）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謂冕服劍佩也。）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當，丁浪翻。）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

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考異曰：按田令孜、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吾衛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法服也。）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援立見上卷上年。）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官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太極殿，西內前殿也。）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矍，居縛翻。造，七到翻。）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楊復恭以假子守立為天威軍使，守信為玉山軍使，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為武定節度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為州刺史者甚衆，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冠，古玩翻。）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見，賢遍翻。）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屯營各有門，晨啓夕閉。）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期，讀曰朞。）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臺申不使集百官。）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長，知兩翻。）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復，扶又翻。）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史言孔緯相唐，欲振紀綱而制於時，不得行其志耳。）田頵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趣淮南，擊孫儒。（宋[illegible]置[illegible]於故陵[illegible]以[illegible]為下案[illegible]方後[illegible]改為[illegible]上[illegible]州九域志[illegible]州東一百一十七里[illegible]七倫翻）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敗，補邁翻。）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成及為錢鏐守潤州。）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上，時掌翻。）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洺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洺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徙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王虔裕傳誤。）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壬寅，王建攻邛州，（邛，渠容翻。）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治，直之翻。）遂帥所部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更，工衡翻。）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復攻陳敬瑄也。）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郫漢古縣，唐並屬成都府。九域志：郫縣在府西四十五里。）發城中民戶一丁，（不計其家丁數多少，一戶則發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重，直龍翻。史炤曰：古史考烏曹作塼。）夜則登城擊

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員音云又音運姓也）建以有遷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下者降下）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興化縣有陵亭鎮）師古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去年孫儒使劉建鋒據常潤晉分曲阿縣置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隋廢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鎮） 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中竹仲翻 考異曰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李鈞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據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嬖賂於克脩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爲供張不豐摘其事皆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慚憤取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燕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爲之聲援去十月先遣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 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爲潞州叛克用張本） 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去年朱全忠取宿州）朱全忠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溥出兵掠碭山（碭徒郎翻）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鄴象梁太祖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掠碭乙卯四月晦日實錄誤也） 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任音壬）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鉥時橘翻） 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 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僰道故僰侯國漢立縣爲犍爲郡治所梁置戎州僰蒲北翻）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乘其不利也） 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汴滑孟三鎮時皆屬全忠帥讀曰率）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弘信）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帥所類翻）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更工衡翻改也附令孜事見中和元年） 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襄王煴之亂田令孜往依陳敬瑄自是之後復恭再用事） 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據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今從新傳） 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年三年） 濬爲都統判官（王鐸爲都統張濬爲判官） 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好呼到翻） 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 濬聞而銜之 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千容翻） 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言中則制於宦官外則制於方鎮） 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 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

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三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也四品以上尚書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門下中書省自左右諫議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皆四品也）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杜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宰相主兵則外廷之勢重擠子細翻又子西翻）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謂光啓二年事見二百五十六卷）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欲也）此千載一時（載子亥翻）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濬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濬爲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嘗以虛誕謗太祖太祖謂其爲人及聞濬入中書太祖嘗私於詔使曰張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爲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濬知之陰附太祖按濬自僖宗時爲宰相紀誤）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謂破黃巢復京城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斷丁亂翻僶民尹翻僶俛勉彊不得已之意）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觀帝此言亦知河東之不可伐矣）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克用賜姓故編之屬籍注已見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喪息浪翻）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彊寇（挑徒了翻）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沛音貝）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牛僧孺文宗大和中爲相）李

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樂音洛）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從才用翻其後孟知祥見任於莊宗亦遷之兄子也）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校戶教翻）霸招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illegible]北齊廢郡爲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里）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考異曰元審與霸[illegible]霸所以能叛而元審所以[illegible]者蓋後院將有叛者有不叛者叛者從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此段考異[illegible]）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考異曰[illegible]朱崇節領兵入潞[illegible]圖之上遣葛從周[illegible]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illegible]五月十五日[illegible]克恭[illegible]安居受[illegible]召馮霸[illegible]野人所殺[illegible]康君立[illegible]昭義[illegible]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illegible]從周入潞[illegible]）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

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帥讀曰率。下同。鄜音夫。夏，戶雅翻。）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安喜門樓也。按楊復恭之亂，上御安喜門，劉崇望諭禁軍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蓋京城安喜門，卽朱雀街東之安上門也。）濬屏左右言於上曰：（屏，必郢翻。又必正翻。）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爲，于僞翻。）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卽滻坂。樂，音洛。坂，音反。）復恭屬濬酒，（屬，之欲翻。）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未能成事而先爲大言，此張濬之疎也。）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以附李克用也。）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一百十六里。簡州北至成都百五十里。雅州與邛州接壤，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圍邛州，以爲假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仇敵。（好，呼到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玫，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元年。玫，莫杯翻。）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爲之請，（爲，于僞翻。）乃以彥威爲義昌節度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難，乃旦翻。）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按方鎭表，全忠以父名誠，請改義成曰宣義。更，工衡翻。）全忠以方有事徐、楊，徵兵遣戍，殊爲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眞爲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眞入爲統軍，竟以全忠爲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領淮南見上卷僖宗光啓三年。）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域志：壺關縣西至潞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於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從周實爲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爲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爲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爲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考異曰：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州，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胤、鄧季筠，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呼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潞州，（趣，七喻翻。）八月乙丑，揆發晉州，（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二百八十五里。）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長子，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五里。）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凡節度使其行，前建牙旗杖所賜節。褒衣，大袖博裾之衣。大蓋，卽今之清涼繖。）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紩以素練，（紩，尤夜翻。維縶之也。）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韓歸範銜天子之命，故謂之天使。帥，所類翻。使，疏吏翻。）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紩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誘，音酉。）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分，扶問翻。）豈能伏事鎭使邪！（節度使任居方鎮，孫揆鄙之，呼爲鎮使。復，扶又翻。）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

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去年，朝廷命杜孺休刺蘇州。）錢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王建退屯漢州，（自成都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箠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箠，止橤翻。占，之贍翻。無其財而自占爲有，謂之虛占。）咸不聊生。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爲汴兵所圍也。）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張相公，謂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呼，火故翻。）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復，扶又翻。）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橈敗之罪，（橈，奴教翻。）斬李讜、李重胤而還。（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二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衆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城遁，追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以徇，遂班師。舊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誤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讜等趣澤潞，既敗而從周等棄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讜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一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虜，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勝曉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齎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書日。）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新志：河東道有武州，領文德縣，闕其建置之年。）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詫，丑亞翻，誇也。）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喜，許記翻。）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閏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時，朝命以邛州建永平軍，王建爲節度使。是年正月，建攻邛州，至是克之。）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

蜀雅，（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蒙，魯皓翻。）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降建。（鉥，辛律翻。）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朱全忠既領宣義節，遂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爲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又北二百九十五里至汾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宋白曰：史記，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注云：在河東永安縣。余按宋白既以趙城爲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記注，何所折衷哉。）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難，乃旦翻。）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近，其靳翻。）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復，扶又翻。）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李存孝雖悍猾，不敢攻執宰相，犯獵禁兵，分尚存故也。）濬、建自含口遁去。（水經注：洮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涑水，即含山之口也。）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韓歸範與孫揆俱擒，李克用遣之歸朝。）附表訟冤，（考異曰：實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遣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衛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牓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到詔白云：陛下創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貢章表，克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爲大逆，其朱玫以下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爲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兵，臣宰師關東犄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爲都統，授崔胤爲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騎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爲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取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縣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爲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爲河中節度，尤爲疏繆。自餘諸書參取之。）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執宜、國昌、克用三代，歷武、宣、懿、僖四朝。破龐勛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翦黃巢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四年。黜襄王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存易定見光啓元年。）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上冠，古玩翻。）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弟思孝。）朱全忠之侵徐鄆，（謂朱全忠攻時溥於徐，攻朱瑄於鄆，事並見上。）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阽，余廉翻，又丁念翻。臨危曰阽危。譽，音余，稱譽。）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

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扆，隱豈翻。記：天子負扆南面而立。扆，畫斧屏風也，設之戶牖間。坐，徂臥翻。）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鑕。（司敗，即司寇之官。）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爲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爲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撤建壞民廬舍爲木罌數百度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華，戶化翻。鄜當作鄜，詳見辯誤。）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雲，赫連鐸。）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復，從扶又翻。史言張濬志節可憐。）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禦儒力竭，率衆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爲差謬。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据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敘。今按吳錄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鍠。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戡斬儒，復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彊，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揚州踰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扞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楊行密遣安仁義破錢鏐之兵而取常、蘇、潤，孫儒又從而奪之，民之死於兵者不知其幾矣。）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黎陽，漢古縣，唐屬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隋分黎陽縣置臨河縣，唐屬相州。）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衛，漢朝歌縣，紂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曰衛縣，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淇門鎮。）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啓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弘鐸爲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荊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二人罷相，以晉、絳喪師也。）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愼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崔愼由相宣宗。從，才用翻。徐商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二年。）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長樂坡，即長樂坂。）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復，扶又翻。）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麾，許爲翻。此表，楊復恭密教之也。）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月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宣城東，今謂之宛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溪西，即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

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漢溧陽縣，隋分置溧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帥，讀曰率。下同。）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文德元年，遣昭度討西川，至是三年矣。）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己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己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使顧彥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騃，語駭翻，癡也。）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少，詩照翻。）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安丘，漢縣，古根牟國，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校，戶教翻。鄩，徐心翻。）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好，呼到翻。）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客將主唱導儐贊賓客，蓋藩鎮鈴下威儀之職。將，即亮翻。令，力丁翻。聽，讀曰廳。）自稱百姓，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云：父之所樹，子不敢不恭敬。）

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爲，于僞翻。）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知建代鎮邢洺。）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爲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薛史：安知建奔青州，自棣州泝河歸朝，朱瑄邀斬之河上。帥，讀曰率。）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見，賢遍翻。）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長，直亮翻。）甲申，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父子不能相贍，至於棄之。）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邏，郎佐翻。）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深，式禁翻。量，音良。殍，被表翻。）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斷，都管翻。劈，普擊翻。）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窘，巨隕翻。）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

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朝，直遙翻。）建表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請，恐當作願。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癬，與癬同，音息淺翻。）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韋昭度攻成都，置行府，以給事。臠，力兗翻。）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

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跪觴，跪而奉觴也。）昭度甫出劍門，（劍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曆二年，分晉安、永歸、陰平置劍門縣，屬劍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復，扶又翻。）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已除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彊留，諸軍亦安肯稟服王建，亦何必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冀天子籌之。舊傳：建齎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年三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攻成都也。）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亙五十里。（環，音患。）有狗屠王鷂，（鷂，亦肖翻。）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說，式芮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為，于偽翻。）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懈，古隘翻。）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復，扶又翻。又，如字。）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從，才用翻。更，工衡翻。）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為欽化軍節度，光啟元年，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北河之上。敗，補邁翻。）進圍雲州。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暀，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和、滁相去二百五十里。）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降，戶江翻。）安景思走。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二云實錄二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朱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數，所具翻。）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揚州之民，仇孫儒而德楊行密，使孫儒不死於宣州，揚州之民亦必歸楊行密矣。）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為張諫降行密張本。）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元年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附于時溥。）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沈約曰：廣德縣，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漢故鄣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興之故鄣置綏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帥，讀曰率。）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田令孜以彭州為威戎軍。）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嚮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言令孜養建為假子也。）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太師，謂陳敬瑄。復，扶又翻。）是夕，令孜自攜西川

印節，詣建營授之。（舊書龍紀元年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遷陳敬瑄於雅州，建自稱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爲監軍。記事既有不同，而紀年前後復有兩年之差。）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先，悉薦翻。）壬寅，敬瑄開門迎建。（僖宗廣明元年，陳敬瑄鎮西川，至是而亡。）建署其將張勍爲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愼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爲張打胸。（勍，渠京翻。捶，止蘂翻。）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使廳，節度使廳事也。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爲節度使，上馬何爲！建密遣人刺殺之。（刺，七亦翻。）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敬瑄第三。朝，直遙翻。）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更其姓名，以爲假子。更，工衡翻。）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史言王建所以能有蜀。）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摠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劍節度領龍、劍、利、閬四州。武定節度領洋、果、階、扶四州。）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爲永泰軍，黔中以南則羈縻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於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瓌，特創置此鎮以授之邪？惡，烏路翻。黔，渠今翻。）至吉柏津，（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瓌取道興元至桔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慍，於運翻，怒也。懟，直類翻，怨也。）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刺，七亦翻。）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去年置永平節鎮於邛州以殺王建，建既得西川，殺以西川節而廢永平軍，建志也。）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豉翻。）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據舊史，楊復恭居第在昭化里。近，其靳翻。）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家衆，楊復恭私所畜養之人也。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含光門，皇城南面西來第一門也。）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

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趣。七喻翻。）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薛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與元氏柏鄉皆屬趙州。九域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二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鄗水。攻柏鄉。按鄗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巡屬也。）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唐末以宋州之單父碭山。曹州之成武。兗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兗州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里。單州時屬朱全忠。單。音善。）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朱全忠。（帥。讀曰率。）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辛未。壽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惡。烏路翻。下同。）舉州降朱全忠。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審斬順節頭。考異曰。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匡用妻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芥子。自卽位加夫人。衆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爲軍主。與改姓名爲楊守節。主上每出歌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檢巧趨附。乞與主上爲兒。既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上有撫臨之咎。爲臣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才得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爲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換入謝恩。却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擲之。諸王相次剸刃。以爲葅醢。按胡弘立卽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從者大譟而出。（從。才用翻。）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暮乃定。百官表賀。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蘇州自此爲錢氏所有。復。扶又翻。）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重。直用翻。）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因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華。戶化翻。姓也。）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砦與寨同。音士賣翻。）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百里。）詔以行襲爲昭信防禦使。治金州。（方鎮表。僖宗光啓元年置昭信防禦使於金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爲軍額。卽以行襲爲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爲昭信節度使。新方鎮表。光啓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爲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信軍防禦使爲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考異曰。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錄。）增領渭武二州。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考異曰。蔣文懌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壻。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五（起玄黓困敦盡閼逢攝提格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難乃旦翻）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事見上卷上年上時掌翻）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詔和解之皆不聽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恐約奏到今從唐太祖紀年錄）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抄楚交翻）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僖宗光啓三年楊行密孫儒爭揚州至是五年矣）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以孫儒驅淮南人以攻楊行密故其謀云爾爲行密擒孫儒張本）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僖宗文德元年置威戎軍於彭州）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堯如招翻梓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治所）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按舊書李師道傳斗門城在濮陽縣界）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不以天子之命擧兵故曰擅）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遺唯季翻杜讓能時爲相西門君遂時爲神策中尉此內外二大臣也）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此謂僖宗再幸山南時也難乃旦翻）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比毗至翻）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牛徽之言上所以誘掖其君下所以羈縻悍將若以之爲國謀則未也）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趣七喻翻）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河鎮）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考異曰歸厚傳云十一月誤也今從梁紀）副使李璠等皆死（璠音煩）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譴誘之言而貶新紀云乙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二鎮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

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潤州城東角土山上有甘露寺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寶曆中李德裕建寺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鎮也帥讀曰率）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

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考異曰新紀景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揚過常州已數張訓之功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行密別將又取潤州（楊行密自此遂有潤州常州而與錢氏爭常州矣）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光啓二年徐汴始交兵）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復扶又翻）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華戶化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考異曰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諲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爲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自爲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范暉驕侈失衆心（范暉據福州見上卷上年）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從才用翻監古銜翻）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日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此其壤地相接煙火相望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者也王建安得而不急攻之邪）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趨七喻翻漢州金堂縣東北十里有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諸將唯華洪饒智略建所倚也故亟召之以禦符昭華戶化翻）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更工衡翻更鼓持更之鼓也唐制及行軍每更擊之以爲節更鼓多則敵人以爲營寨多故宵遁）

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昌從讜之從兄弟也（僖宗乾符間鄭從讜鎮河東有聲績之從才用翻）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勇勝三都亦神策五十二都之數）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帥讀曰率）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天長鎮在肆泜河東北）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新市漢古縣唐併入鎮州九門縣）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遺于季翻）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誘音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考異曰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竇行實爲內應事泄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敍今年事耳今從十國紀年）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綿劍二州名宋白曰綿州漢涪縣地西魏置潼州隋置綿州以綿水爲稱九域志綿州東北至劍州二百九十四里）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九域志綿州巴西縣有鍾陽鎮）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鉾亡侯翻）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李順節死見上卷上年）西門君遂惡之（惡烏路翻）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自鎮州引還）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敗補邁翻下同）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光啓三年張訓等既破徐兵乘勝遂取汴之楚州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于壽河俘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廣德者也敗補邁翻）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義寧二年沈法興分烏程置安吉縣唐因之屬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斷音短）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

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瘧，逆約翻。疾而寒熱迭作謂之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陳，讀曰陣。）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光啓二年，孫儒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孫儒以十倍之衆攻行密，其智勇亦無以大相過，而卒斃於行密者，儒專務殺掠，人心不附，又後無根本；行密雖爲儒所困，分遣張訓、李德誠略淮、浙之地以自廣，又斥餘贏以飼飢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勝也。）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走，音奏。）推建鋒爲帥，馬殷爲先鋒，指揮使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帥，所類翻。比，必利翻，及也。）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帥，讀曰率。考異曰：十國紀年：行密過潤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揚州失守，據宣州，孫儒以兵攻圍二年，是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是月孫儒亦病，爲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併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大順元年，行密危蹙，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儒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唐補紀：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盡率諸將長出擊儒，田頵臨陳擒儒以獻，斬儒於市，傳首京師。新紀、實錄、十國紀年皆據此。舊紀、薛史、唐補紀皆誤。）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先，悉薦翻。）時人稱揚一益二，（言揚州居一，益州爲次也。）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秦，秦彥；畢，畢師鐸；孫，孫儒；楊，楊行密也。）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將，即亮翻。）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度，徒洛翻。說，式芮翻。）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見二百五十七卷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朝，直遙翻。）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亦謂之會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復，扶又翻。）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薄，迫也。）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爲，于僞翻。）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礮與砲同，匹貌翻。）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耀兵者，以耀敵，使不知所備。）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矍，居縛翻。）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時西川兵圍彭州，四面下寨，宗裕、宗侃、華洪、宗瑤各當一面。）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牙舉，謂從使牙檢舉而見之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處，昌呂翻。）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既下，（下，戶嫁翻。）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狸，捕鼠者也；鼠見狸則知必死，特恨不可得而走耳，詎肯前就之哉！故以爲喻。）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

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府謂成都府。索山客翻。）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量音良。）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彭州未下。故乞置行縣。九隴故漢繁縣地。後魏改曰九隴。以州西有九隴山爲名。九隴一伏隴二丑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騎騾隴七千秋隴八較車隴九橫擔隴。）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南鄭漢古縣。唐帶興元府。）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帥讀曰率。）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益州記。彭之地號小郫。言土地肥良。比之郫邑也。）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漚烏候翻。久漬也。）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考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已經五十餘日。諸軍兵士始到刈麥充糧。至七月初麥盡。並無顆粒。兵士但託求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撫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遺楊守忠書云。敝邑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圍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攻彭。但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抄楚交翻。）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僖宗光啓二年。滿存得鳳州。至是而敗奔興元。就楊守亮。）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邠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降戶江翻。）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皁衣蒙甲。（稟筆錦翻。給也。皁才早翻。）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陳讀曰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注曰。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漁利之漁猶漁色之漁。）將復離叛。（復扶又翻。下同。）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守式又翻。）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伎渠綺翻。）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從才用翻。斷音短。鞦七由翻。馬紂也。）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光啓三年畢師鐸亂淮南。始被兵。被皮義翻。）士民轉徙幾盡。（幾居依翻。下幾復同。）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將卽亮翻。）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斂力贍翻。）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復還也。讀如字。）

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神堆卽神武川之黃花堆。新城在其側。晉克用祖執宜保黃花堆時所築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柵九十里。）擒吐谷渾邏騎三百。（邏郎佐翻。）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蔚州東北有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勝音升。）　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光啓二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

（而服。考異曰：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衆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寧元年七月，鳳翔、邠寧之兵攻興元，陷之，楊守亮、楊復恭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滿存奔閬州。乾寧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瑜、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威義節度使滿存敗守亮，為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邠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猶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九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是年二月，召時溥為太子太師。）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見上卷大順二年。）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事見上年正月。是年）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顧，反也。）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曰：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又曰：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餓受塗炭，以此猶豫，敢申明。遂至去年，遂絕鄰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鋋。自九月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入使促令某南至趙軍，面趙州，李僧李某帥七門縣入，直居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衆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覆，雖咸今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關敵，但圖小毫，以俟大軍。據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十月存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元年十月。舊紀恐是違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邢洺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實錄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紀之誤。見聞錄所載存孝書，蓋與王鎔書，云與張濬也。）乞賜旄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濠、泗皆徐州巡屬，時溥保徐州。）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濮州，朱瑄巡屬。）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中和四年，蔣瓌據婺州。）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光啟三年，楊行密留蔡儔守廬州。明年，儔以州附孫儒；儒既敗，儔遂阻兵以拒行密。）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惡，烏路翻。）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宣明曆浸差，（穆宗立，以為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岡。岡用算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序次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延陵，漢曲阿縣地，晉分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武德三年移於舊郡治，屬潤州。今潤州丹陽縣之延陵鎮即其地。）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九國志：黃晟，明州鄮縣人，屢為將領，會刺史鍾文季卒，遂據其郡。）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大順二年，朱全忠取宿州，事見上卷。）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大順二年，楊守厚攻東川，王建遣兵救之，欲因而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隙。事亦見上卷。）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大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彥暉節，為楊守厚所邀而奪之，故請更賜。）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申前命也。）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

李繼密救梓州（梓州未受兵而救之何也非救之也遣兵助顧彥暉以敵西川之師耳）

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幾居豈翻敗補邁翻下同）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絶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舊紀在七月癸未今從實錄新紀）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平山漢蒲吾縣隋爲房山縣至德元年改爲平山縣屬鎮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五里）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啗徒濫翻）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復扶又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遺唯季翻）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顒魚容翻仰也）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敗補邁翻）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藁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去年十一月朱全忠遣友裕攻彭城此言其積時相持之事數所角翻）

朱瑾宵遁友裕不追（謂石佛山下戰時）

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下戶嫁翻）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按薛史元貞張后傳作二十騎朱友裕傳作數騎二千騎太多當以二十騎爲是）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朱全忠兄弟本居碭山全昱全忠長兄也碭音唐）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捽者持其髻抑者按其頸捽昨沒翻）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

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爲汴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年以爲壽春賈人友恭傳云彥威丱角事太祖今從之）

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爲于僞翻）

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佛山寨卽石佛山寨）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家人悉會於使宅以送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深州在博野東南一百五十里）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更工衡翻經也）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德其救己以致失幽州）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爲于僞翻爲李匡威封王鎔而死張本薛史曰鎔館匡威於寶壽佛寺）

以渝州刺史柳玭爲瀘州刺史（九域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玭部田翻）（考異曰新傳云玭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北夢瑣言亦云謫授瀘州新舊書玭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玭自渝爲瀘州刺史當是初貶渝州後移瀘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言自元和以來爲名家）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官惡之（惡烏路翻）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

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行。下孟翻。下同。）小有玭纇。（玭。疾移翻。纇。盧對翻。玉病曰玭。絲節曰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使柳氏子孫常能守玭之戒。各務修飭。雖至今爲名家可也。）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陳敬瑄居新津。見上卷大順二年。）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下。遐稼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楚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爲仁也。）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轂。古候翻。）涓。宿之孫也。（馮宿事見二百四十五卷開成元年。涓。圭淵翻。）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僖宗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鎮徐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出白樂天集。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于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爲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李

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眞定土風。（爲。于僞翻。下爲之同。鎮州。漢之眞定國也。樂。音洛。）潛謀奪之。李抱眞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施。式豉翻。）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父母終之日。子以爲忌日。第者。李匡威寓第也。）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晉人謂河東李克用。）（幾。居依翻。）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鎮冀深趙四州。）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駢馬。並馬也。）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之東偏門也。）鎮之親軍閉之。（既入門而爲鎮兵所閉。絕其繼至者。）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毆。烏口翻。）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考異曰。實錄殺匡威在五月。恐約奏到。舊紀。六月乙卯。幽州李匡威謀害王鎔。恒州三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新紀四月丁亥。按匡籌奏云四月十九日。是月己巳朔。十九日丁亥也。今從之。）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蔚。紆勿翻。帥。所類翻。）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府兵。幽州節度使府之兵也。敗。補邁翻。）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爲李克用取幽州張本。）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降。戶江翻。）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袁稹。（使。疏吏翻。稹。止忍翻。）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爲張顥弑楊渥張本。）稹。陳州人也。（稹。止忍翻。）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

（去年二月，王潮遣彥復等攻福州。）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僖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爲義勝節度，光啓三年，改爲威勝節度。）昌與陳巖昏姻，發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亮翻。）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文德元年，范暉據福州。）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妻，七細翻。）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言羣盜或降或潰也。王氏自此遂據有七閩矣。降，戶江翻。）

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錢鏐以杭并蘇，因以命之。）又以扈蹕都頭曹誠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鋋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爲荊南節度使，（耀德、宣威亦皆神策五十二都之數。黔，渠今翻。鋋，音蟬。）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嶺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後四人不聞至鎮，蓋各有分據者，四人不得而赴也。考異曰：舊紀：二月庚子，以陳珮爲嶺南東道節度使，曹誠爲黔中節度使，李鋋爲鎮海節度使，孫惟晟爲荊南節度使。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故罷五將之權。今從實錄，止是四將。）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敗，補邁翻。）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任，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䜌縣地，武德四年置任縣，治苑鄉城，在邢州東南。治，直之翻。）李存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邢州龍岡縣界。）

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蔡儔發行密祖父冢，見上年。）

加天雄節度使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爲天雄軍。）

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八都兵起，後其衆日盛，置十三都。今杭州羅城，鏐所築也。）

昇州刺史張雄卒。（考異曰：新紀：八月庚子，蓋約奏到之日。今從十國紀年。）馮弘鐸代之爲刺史。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橫，戶孟翻。上，時掌翻。遺，唯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待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待之亦輕。）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贏縮。）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畿方千里，以爲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耳。）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說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瞑，莫遍翻。眩，玄遍翻。瞑眩，困極也。）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愔愔度日，（愔，於今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爲，于僞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爲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晁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

（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鎭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鳳翔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播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擔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曰玆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喪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同帥讀曰率）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郯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郯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火外翻）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歙書涉翻）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必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裴遵慶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上元二年）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使爲鎭海節度使唐本置鎭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遂請徙軍於杭州考異曰今年五月以李鋋爲鎭海節度使令赴鎭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荆南時成汭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鎭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鎭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鎭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鎭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鎭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環音宦）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李克用時封隴西郡王存孝蓋亦檢校尚書）諸將非尙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尙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鄧季筠被擒見上卷大順元年）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將即亮翻）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鎭軍于興平（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紀覃王率扈駕五十四軍進攻岐隴今從實錄）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近其靳翻）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復扶又翻）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遺于季翻）甲申茂貞陳於臨皐驛（臨皐驛在長安城西）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言歸罪於讓能以解兵也）上涕下不自禁（禁居吟翻）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蒼梧郡[illegible]郡理蒼梧縣唐爲梧州）制辭略曰弃卿士之箴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瓘古玩翻）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愼由之子也（[illegible]）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壞音怪）

（考異曰舊傳脩初拜平章事安潛有此言按安潛去年卒必先時嘗有此言也）緇郎脩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復扶又翻下同擠牋西翻又子細翻）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頻興離亂朝綱紊墜是時徇意諸道屬藩兵五十四部坊坊皆備兼近藩連衂要行征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爲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絶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爲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投判軍咨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半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爲禮儀使延王爲冊命使封爲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師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大怒却令歸中書省過堂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如此曠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既罷知政事不得已除昭緯荊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度三日後貶于雷州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牽驍果五千人往咸陽及貶二相乃退此皆誤謬之說今從實錄）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用論語孔子之言謂枉者舉之直者錯而不用也衰亂之朝安有公是非邪錯千故翻）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斂力贍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鋌音挺）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鳳翔本一鎮興元山南西道又一鎮洋州武定軍又一鎮秦隴天雄軍又一鎮史言李茂貞兼有四鎮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倪章與蔡儔連兵儔已敗故章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爲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乃賜詔開諭之　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按方鎮表齊州時屬平盧節度以後乾寧二年朱瑾降汴之事觀之則齊州已爲兗鄆所幷也　考異曰編遺錄云十月乙未大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勗據潭州（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二年）邵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閔勗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節度使以處訥刺邵州故言受恩路振九國志鄧處訥自唐乾符中從閔勗征蠻于安南勗帥潭署處訥邵州兵馬留後處昌呂翻）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爲僕射報仇可乎（爲于僞翻）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雷滿與周岳有爭肉之仇）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留後（鄧處訥甫得潭州而劉建鋒馬殷已擬其後矣）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魚山在鄆州須昌東阿兩縣之間）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康禮翻　考異曰舊傳云光化初爲相恐誤北夢瑣言曰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儒儒清慎孔殷嚮重之昭宗時吳王雖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兵至渭北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綮好詼諧（好呼到翻）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歇後者敍所以爲詩而歇後語不發）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班簿著在朝者姓名）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鄭綮第五爲歇後詩時謂之歇後鄭五體）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以邵州刺史

鄭處訥爲武安節度使。彰義節度使張鈞薨，表其兄鐇爲留後。（時以涇州爲彰義節度鐇甫袁翻）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黃州時隸鄂岳鄂岳武昌軍也按新書杜洪傳吳討鄂州永興縣民以土團帥起據黃州）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粗坐五翻）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遺唯季翻）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季筠安康八軍吏劉鑰于讓州所得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將許阿檀僞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逼眞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楇，陷陳萬人辟易。（被皮義翻重直龍翻楇陟瓜翻陳讀曰陣下同辟讀曰闢易如字）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言馬稍疲而乏力也）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爲于僞翻下同）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史言克用自翦羽翼故不能抗於汴）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洛節度使。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己，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斬從晦。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澧當作醴醴陵在漢臨湘縣東後漢分爲醴陵縣隋廢武德四年分長沙置醴陵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驤智勇兼人，（劉驤後彥章說馬殷曰公與劉龍驤一體之人此必捷龍驤字說式芮翻）術家言當與翼、軫間。（翼軫楚荆州分野長沙入軫十六度）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按新書蔣勛鄧繼崇皆邵州土豪所領之兵皆其土人故謂之鄉兵）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劉建鋒等）（兵從東來故藉勛等謂之東兵）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衣於既翻趨七喻翻）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降戶江翻）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自城外築磴道陂陀而上屬于城上短垣其道前高後庳後塌于地若龍之垂尾然故謂之龍尾道屬之欲翻女牆城上短垣所謂陴也）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帥讀曰率）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文德元年楊晟得彭州王建攻彭州踰兩年而後克之矣）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復扶又翻）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讜，李綰姓名曰王宗綰。（更工衡翻）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爲右僕射。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以吳討叛附楊行密也）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爲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

之請也。（徐州先時改感化軍，既屬朱全忠，復爲武寧軍。）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蘄州，武昌巡屬也。）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掠，力讓翻，强奪取之爲掠。）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李鄘見憲宗紀。）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爲，于僞翻。）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慘帶，不入禁庭，（絁巾，絹巾也。慘，淺色。絁，式支翻。）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上，時掌翻；下上表同。）豈於正殿慟哭。（豈下有宜字，或當字，文意乃明。）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見，賢遍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劉崇魯固可罪，李谿亦褊矣。當是時，强藩凌制朝廷，視宰相特鬼朴耳，李谿急於作相，將以何爲，此其所以有都亭驛之禍也。）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考異曰：舊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雲中。按唐太祖紀年錄、莊宗列傳、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皆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鐸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月，赫連鐸與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邊兵願從者衆，赫連鐸、白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縶詣行於軍門，太祖徵數其罪，命笞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來歸，命笞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師攻雲州，拔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防禦使。與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擒白義誠，進兵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等奔閬州，見上景福元年。帥，讀曰率。）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綮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彥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萬歲通天元年，分商州豐陽置安業縣，乾元元年更名乾元縣，屬商州。）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復恭父子至是夷矣。）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遺，唯季翻。楊復恭致仕見上卷大順二年。）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承天門，長安太極宮南門。隋文帝使宇文愷所營，本名昭陽門，唐改曰承天門，故復恭云然。）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守亮，復光養子，故呼爲姪。）吾於荊榛中立壽王，（上本封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忤，五故翻。）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衆諸將無解慍者，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飲，行劍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亡。薛史賜酖，蓋是文飾其事。）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冬十月，封皇子祤爲棣王，禊爲虔王，（祤，況羽翻。禊，胡計翻。）禋爲沂王，禕爲遂王。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數，所角翻；下同。蓋，古盍翻。）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此言是年十一月以前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數，所角翻。）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新州領永興、礬山、懷安、龍門四縣。史失其建置之始，其地在嬀州西北。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武州，進收楊門九子戍。戊戌，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隅。按十一月乙未朔，無壬辰、戊戌、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以涇原留後張鐇爲彰義節度使。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楊行密。（泗州本徐州巡屬，自此遂爲楊行密所有。）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貿，音茂。）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楊汴始有隙。（爲全忠攻行密張本。）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

之。（段莊在新州東南。）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紤之，（紤，充夜翻。）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宋白曰：嬀州東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嬀，居爲翻。）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復，扶又翻。下同。）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重，直用翻。僖宗光啓元年，李全忠得幽州，二世十年而滅。景城，漢成平縣，唐屬滄州，宋慶爲鎭，屬瀛州樂壽縣。九域志：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宋白曰：自幽州東南至滄州五百五十里。妓，渠綺翻。考異曰：唐太祖紀年作匡儔，今從新舊紀傳實錄。）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薛史：符存審初從李罕之，罕之爲諸葛爽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李克用。）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景福二年，匡籌得幽州，至是僅及二年。）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校侍中。吳討畏杜洪之逼，（杜洪攻吳討，見上五月。）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爲瞿章爲汴兵攻執張本。）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黃連洞在汀州寧化縣南，今潭飛際卽其地。）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好，呼到翻。）保境息民，閩人安之。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置州界合桂嶺水，謂之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鎭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劉隱始此。）義勝節度使董昌苛虐，（許世下去年浙東乃威勝節度又改浙[illegible]鎭表廣明二年升浙東道觀察爲義勝節度，光啓三年改威勝軍，威勝爲是。）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斂，力贍翻。遺，唯季翻。）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稱，尺證翻。適相等也。）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唐制：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卽於隨近官司申牒驗記，聽折半功。不及是則爲違程。董昌蓋計日限程以至長安，又不許以雨雪風水準折也。）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禹廟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七里。）命民間禱賽者，（賽，先代翻。先祈福於神，其後報祠謂之賽。）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帥，讀曰率。）請昌爲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爲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勝，音升。）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兎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復，扶又翻。）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爲董昌僭號錢鏐舉兵討之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六（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寧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幽涿瀛莫嬀檀薊順營平新武等州皆盧龍巡屬也）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瑾據兗州屢爲汴人所敗兵力俱困至是受圍）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敗補邁翻高梧卽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去年河東遣安福順等救兗鄆事見上卷）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珂重盈兄重簡之子也重榮養以爲子（爲王珙王珂爭河中張本重直龍翻珂丘何翻）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碣其謁翻）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昌爵隴西郡王故稱之畎古泫翻）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幷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瘞於計翻）又問會稽令吳鐐（會古外翻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對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乃欲之下有爲字文意方足）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鎭（見二百五十二卷僖宗乾符五年）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近其靳翻）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李錡劉闢以反誅事皆見憲宗紀）浙東僻處海隅（處昌呂翻）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台明溫處婺衢浙東巡屬也時豪傑並起各自爲刺史昌羈縻而已）徒守空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卽皇帝位（被皮義翻考異曰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言云應兔子上金床之讖欲以二月一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曆皆云二月乙丑朔非當時曆誤卽今日曆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先悉薦翻）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鸑鷟也（鸑五角翻鷟士角翻鸑鷟鳳屬）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考異曰吳越備史曰癸卯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皆非也羅隱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僭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觀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則告我其所稱曰權卽羅平國位昌狀卯又曰順天治國之卯十國紀年亦云年號順天會稽錄云天冊畫讖今從備史）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爲相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卽羅平國位以鏐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遺唯季翻）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悛丑緣翻改也）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迎恩門越州城西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

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犒苦到翻。覡刑狄翻。）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聞於朝也。）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王重盈先鎮陝虢。王重榮為其下所殺。重盈代鎮河中。以其子珙鎮陝虢。陝虢號保義軍。珙居勇翻。）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嗣。珂上表自陳。（珂丘何翻。上時掌翻。）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去年命李谿為相。劉崇魯沮之而止。事見上卷。）朱全忠軍于單父。（單父縣。時屬單州。單音善。父音甫。）為朱友恭聲援。（朱友恭時圍朱瑾於兗州。）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嬀檀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謂之山後。）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橫戶孟翻。）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為仁恭叛克用張本。復扶又翻。下同。）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鋋音蟬。）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鄉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事見上卷景福二年。）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杜讓能事亦見上卷景福二年。）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散悉亶翻。）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復扶又翻。）王珙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帥所類翻。下同。）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言破黃巢。黜襄王。王重榮皆有功也。）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更工衡翻。迭也。）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允從也。為三帥稱兵入京城。克用誅王行瑜。討三帥張本。陝失冉翻。）

加王鎔兼侍中。

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姓苑。臺姓。臺駘之後。後漢有高士臺佟。晉有衞士臺產。前蜀有特進臺彥卑。供居用翻。）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綻當作袒。丈莧翻。綻亦補也。使疏吏翻。）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少詩照翻。）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璲附朱全忠。見上卷景福元年。）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南唐世家曰。李昪。徐州人。李榮之子。榮遇亂。不知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養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度徒洛翻。）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長知兩翻。喜許既翻。）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徐知誥事始此。後復姓李。名昪。）丁亥。行密圍壽州。

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輸春遇翻。）今日所

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爲太子少師。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行密將還而懈於守備，故一鼓而拔。）執刺史江從勗。（高彥溫舉壽州附朱全忠，全忠以江從勗爲刺史，楊行密執之。遂有濠壽二州。）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幾，居豈翻。）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恟懼。（恟，許勇翻。）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長，知兩翻。）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路振九國志：柴再用始名存，事孫儒。與一小校結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對曰：與彼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儒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爲，于僞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李厚者，孫儒之遺兵。）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史言楊行密壤地浸廣。泗州漣水縣，杜佑曰：漢厹猶縣。宋白曰：按厹猶城，今宿預縣也。魏曰海安縣，晉爲宿預之境，宋置東海郡，後魏改海安郡，隋廢郡，置漣水縣。）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錢鏐本有并董昌之心，因其僭號，仗大順而請討之。）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爲馬殷代建鋒張本。）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楊行密欲存董昌以制錢鏐之後，使不得與己爭衡耳。鏐）亦遣詣昌使趣朝貢。（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李克用遣史儼等再往救兗鄆，則不得還矣。勞師遠圖，自古忌之。）朱友恭退歸于汴。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見上卷景福二年。）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左右神策軍也。）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郃陽漢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郃，音合。近，其靳翻。下同。）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良原縣屬涇州。）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帥，所類翻。）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時以同州爲匡國軍。九域志：同州東至河中七十五里。）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宇末曰軒。詰，去吉翻。）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粗，坐五翻。）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墮，讀曰隳。紊，音問。）韋昭度討西川失策，（討西川事見二百五十七卷、二百五十八卷。）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貶戶部尚書楊堪爲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楊虞卿見文宗紀。）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里名，在長安城中。唐末大臣有時望者，時人率以其所居里稱之。光德坊，朱雀街西第二街北來第六坊，京北府在焉。）及三帥入朝，聞志勤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北部兵，代北諸蕃落兵也。）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復，扶又翻。）辛卯，以前均

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孔緯張濬貶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元年今欲復用之） 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 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李克用實黨王珂藉三帥之罪而表請致討）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朝直遙翻）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神策左軍非此）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朱雀街西謂之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程大昌雍錄曰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內左三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三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在內東苑之西北角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龍武右羽林軍也余按雍錄所云左右六軍代宗以後宿衛者也僖宗廣明幸蜀此六軍潰散田令孜於成都募新軍五十四都分屬左右神策軍自時厥後凡所謂左右軍者皆此軍也分營於京城內外又不專在苑中若此時王行實李繼鵬爲左右軍指揮使疑是於二軍所留兵以宿衛者自分爲左右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折之舌翻離力智翻）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王行約以李繼鵬欲先劫車駕幸岐故攻右軍李繼鵬當與行約戰而乃攻李筠者以筠衛上不得而劫幸也）矢拂御衣著于樓桷（著直略翻桷椽也椽方曰桷） 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炎讀與燄同鹽州六都兵孫德昭等所領兵也）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剽匹妙翻）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護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或曰即扈蹕都帥讀曰率） 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啓夏門長安城南面東來第一門） 趣南山宿莎城鎮（莎城鎮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也趣七喻翻） 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谷口南山谷口也暍於歇翻暍死者中熱而死比必寐翻）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從才用翻）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知柔薛王業之曾孫）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路振九國志昭宗出啓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與此稍異）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新書百官志內侍在內侍監之下內常侍之上員四人從四品上郗丑之翻） 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赴新平以討王行瑜邠州新平郡） 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呼火故翻）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

移兵營渭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報其壘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盩厔，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按實錄，八月，延王戒丕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旨，表已部領大軍，前月二十七日離河中。蓋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兵詣渭橋，即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既以七月二十七日離河中，則戒丕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延王玢，玄宗子；戒丕，其後也。趣，讀曰促。）壬午，克用發河中。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張承業，內供奉官也。）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爲張承業盡心於李克用父子張本。）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衞。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黎園寨，（黎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雲陽在華州西北九十里。考異曰：莊宗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自夏陽度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令官軍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圖己，朝廷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乘間密啓曰：「大王家世効忠，此行討逆，上爲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爲天下所知，即三賊不足平也。而悠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勞詞之會苟合合情，雖併僂之言，不宜縱其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熾，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即日出師，下黎園砦。按克用謀大事，固非伶官所識。又實錄，己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克黎園；中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既云羣小勸入朝，即當詣行在，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李茂貞委劫乘輿之罪於繼鵬。）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丹王逾，代宗子；允，其後也。復，扶又翻。）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難，乃旦翻。）彰義節度使張鐇爲西面招討使。（命李克用自南面討之。）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李存勗始此。考異曰：實錄作存貞。據後唐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李克用之志也。）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程大昌曰：尚書省在朱雀門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薨。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新志：鄆州壽張縣有梁山。水經注：梁山在壽張縣，濟水逕其東。）瑄敗走還鄆。李克用急攻黎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九域志：邠州三水縣有龍泉鎮，在州東北。）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復，扶又翻。）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敗，補邁翻。下同。）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難，乃旦翻。）甲戌，軍于綿州。（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爲貶。貶者，有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蘇州時屬錢鏐，攻之，所以牽制鏐兵，不得專攻董昌。）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遺，唯季翻。春秋左氏傳書

（拳覆謀楚子不從臨之以兵）執送同惡，（謂董昌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錢鏐也。）不當復伐之。（復扶又翻）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敗補邁翻）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以黨附邠岐也）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冠古玩翻）戊子，上以賜李克用。（薛史曰：後克用薨，陳氏為尼，至晉天福中乃卒。）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九域志：寧州南至邠州一百二十五里。）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以蘇文建代王行瑜也。時邠州未下，故令且於寧州。趣讀曰促。降戶江翻。）上還居大內。（葺理稍完，自尚書省還居大內。）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是年春，汴兵圍兗州，以河東救至而退，今復圍之。）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景福元年，升宣歙團練使為寧國節度使。）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九域志：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鎮。墩，都昆翻。）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為留後。（郜，古到翻。）以京兆尹武邑孫偓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鎮西，龍泉鎮之西也。）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為朱瑾誘斬瓊張本。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及死皆在十月，按編遺錄十一月丁巳瓊遣軍將王自新奉檄歸義，壬申，瓊自來，辛巳死。今從之。）瓊，瑾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代之。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號，戶刀翻。）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乘，繩證翻。朝，直遙翻。）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王行瑜賜號尚父，時已削奪，克用稱之以戲之。）僕受詔討三賊臣，（時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趣讀曰促。）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光啟二年，王行瑜得靜難節，至是而誅。）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曹州降汴，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濮，博木翻。）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比，必利翻。中都，漢平陸縣，天寶元年改曰中都。鉅野，漢古縣，唐並屬鄆州。九域志：中都縣在州東南六十里，鉅野縣在州南百八十里。）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王宗侃，西川將；李繼顒，鳳翔將。）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因其誘降而行詐。）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延壽門，蓋兗州城門也。）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全忠知瑾無降心，攻之未易猝下，故還。）以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玭，蒲田翻。）殺柳存、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賀瓌自此遂為朱氏用。）李克用旋軍渭北。（自邠寧回屯渭北。）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乾寧元年，蔣勛棄回龍關以附劉建鋒之取長沙，故徵之以求邵州。）勛乃與鄧繼

崇起兵，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飛山蠻在邵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絶壁千仞。梅山蠻在潭州界，宋朝開爲安化縣，在州西三百二十里。湘潭，後漢湘南縣地，吳分湘南置衡陽縣，天寶八年移治於洛口，因改名湘潭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定勝鎮在邵州東北界。）以扼潭人。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費，父沸翻。）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三人皆鳳翔將。帥，讀曰率。）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難，乃旦翻。重，直用翻。觀此，則去年王宗瑤赴難之軍非真有勤王之心，特借此以開東川兵端耳。斷，音短。）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楸，七由翻。）

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蓋，古盍翻。領，遙領也。）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忤，五故翻。）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揣，初委翻。）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內無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遣人間之，（遺，于季翻。數，所角翻。間，古莧翻。）及揚言云「蓋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自古英雄之爭天下，必倚勇智之士以爲用，而出入左右伺候顏色者，亦有敏慧軟媚之人，若蓋寓之於李克用是也。）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路振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烏，爲顧彥暉所獲。）顧彥暉畜以爲子。（畜，吁玉翻。）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通州，今之達州。李彥昭亦鳳翔將。）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景鳳元年，行軍府置掌書記，開元以後，諸節鎮皆置之，掌朝覲聘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比，毗至翻。）關輔不寧，（關，謂蒲潼隴蜀藍田諸關。輔，謂三輔。關內，卽漢三輔之地。）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復，扶又翻。下同。）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款，誠也。）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去，羌呂翻。）關中無安寧之日。」（其後李茂貞再犯京師，克用亦不能救矣。）又詔免克用入覲，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曏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蓋寓言李克用既不可釋兵入朝，若以衆入，是復邠、岐、華三帥之事耳。）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帥，讀曰率。）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橫，下孟翻。）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朱瑄死而全忠還。）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彰義節度使張鐇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璉，力展翻。）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

救之（史儼李承嗣自此遂與朱瑾入淮南矣）安州防禦使家晟（姓苑家姓周大夫家父之後又魯公族有子家氏）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自安州遣襲桂州而克之者江湘城邑荒殘守兵單弱道無邀截之患桂人不意其至遂殺其帥而代之璠孚袁翻）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爲副使詔即以士政爲經略使玄暉吳人也（爲劉陳又爲馬殷所併張本）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此時龍州當屬李茂貞昉方往翻）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去年蔣勛遣兵守定勝寨）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度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浙江而度西陵耳然錢鏐在杭未容得至西陵）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會稽志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袁邠守餘姚閏月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此又是一段起事克用之上當有李字）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戢則立翻）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按九域志莘縣西距魏州九十里羅弘信欲襲李存信亦必朝出軍而後能乘夜而至李存信之敗斥候不明故也喪息浪翻）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遺于季翻）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授當作受羅弘信第六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朱全忠豈知禮者歟爲恭敬以離并鄆之交耳長知兩翻諸鄰謂與宣武鄰道諸帥也）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謂專意攻兗鄆也）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宋白曰果州南充郡劉璋初分墊江已上置巴郡理此建安六年璋改郡爲巴西徙理閬中今郡在嘉陵江之西魏平蜀於今州北三十七里石苟壩置南宕渠郡其縣亦移就郡理隋廢郡併入閬中復爲巴西縣地仍移巴西縣理安漢城開皇十八年改爲南充縣唐武德四年分置果州以郡南八里有果山爲名）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敗補邁翻下同）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以通王滋判侍衛諸將事（通王滋宣宗子）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庭（觀李克用此表謂非脅君吾不信也）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三月以天雄留後李繼徽爲節度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思敬自代詔以思孝爲太師致仕思敬爲保大留後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馬頰禹疏九河之一也水經注濟水自須昌縣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南又東注于濟曰馬頰口敗補邁翻）遂抵其城下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夏四月辛酉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李克用擊羅弘信（報李存信之敗也）攻洹水（洹于元翻）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小人之器易盈劉建鋒甫得長沙已得志矣）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佶巨乙翻踶大計翻齧五結翻）時馬殷攻邵州未下（是年正月劉建鋒遣馬殷攻邵州）佶謂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汝也樂音洛）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之人也（聽讀曰廳直廳事之軍將也劉建鋒張佶馬殷同在孫儒軍中儒敗三人者叶力成軍以取湖南故彥章云然路振曰乾符中黃巢亂詔遣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淮西隸秦宗權宗權叛

（業所敗，遂降之。儲德曾爲所脅制。）今龍驤遇禍，司馬傷殲，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屬，之欲翻。）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從，才用翻。）徑詣長沙。　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鸛觜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爲皇天蕩。是時淮南兵既敗浙兵於皇天蕩，遂圍蘇州，則非前所言皇天蕩矣。宋熙寧二年，崑山人郟亶上疏言水利，謂長洲縣界有長蕩、黃天蕩，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戰處也。）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土，而錢氏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久近存乎其人。）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覘，丑廉翻。）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去，羌呂翻。）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帥將吏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帥，讀曰率。）復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刺，七亦翻。）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使楊行密待俘虜皆如成及，不亦洸乎！是必有所見也。）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趨，七喻翻。既恐其得蘇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海道趨西陵也。）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衣，於既翻。）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說，式芮翻。）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爲，于僞翻。）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淮南左都押牙也。）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此是領環衛官。僖宗光啓二年，馮敬章陷蘄州，至是降。九國志曰：賈鐸生於上蔡，叛秦宗權，度淮，遇故人馮敬章，遂事之。敬章爲帥，鐸爲牙將，蘄城擁兵以自固。）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楊行密自此全有淮南之地。）　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崔昭緯結邠、岐以殺杜讓能、韋昭度、李谿，卒亦以殺其身，朋比爲姦，果何益哉！）　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州，收餘衆保豐都。（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因山以名縣也。梁置臨江郡，隋廢郡爲縣。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唐屬忠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中留後，存爲萬州刺史。汭知存不得志，使人詗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踘。」汭曰：「存將逃走，先勻足力也。」（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治，直之翻。蹴，子六翻。踘，居六翻。蹴，蹋也；鞠，毬也。顏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崔豹曰：蹴鞠起黃帝，習用兵之勢。勻，于倫翻。）遣兵襲之。存棄城走。（成汭不見容於張瓌而亡，又不能容許存，忌賢疾能者人之常情也。）其衆稍稍歸之，屯于茅壩。（壩，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爲壩。宋白曰：渝州江津縣有茅壩驛。）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文德元年，王建肇得黔中節，今敗走。數，所角翻。）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

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更，工衡翻。）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愼靜以免禍。（從，才用翻。）其後宗播爲建將。遇彊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東街，猶有橋曰清道橋。）

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據新書董昌傳，小江，西江也。蓋錢清江也。源出諸暨縣界，東流過錢清鎭，又東入于海，去越州四十五里，又西至杭州八十里。光啓二年董昌得越州，至是而亡。監，古銜翻。）幷其家二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日甚。口率民間錢帛。（計口而率之。）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魏博，貝、衞、澶、相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葛從周，汴之驍將也。沙陀便於騎馬，故召之使敵。）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陳，讀曰陣。）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躓，陟利翻。）汴人生擒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實錄，禽落落皆在七月，葛從周、李存信傳在五月，今從梁太祖紀。）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幾，居依翻。）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射，而亦翻。）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羅弘信旣殺李克用之子，則與克用爲深仇，而汴、魏之交益固矣。此全忠之術也。好，呼到翻。）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復，扶又翻。）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謂自邠寧還屯渭北時也。）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謂歸河東也。）二鎭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衞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鎭。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唐補紀曰：五月，朝廷除覃王爲鳳翔節度使，除茂貞爲興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京國人心驚憂，出投郊野，京城爲之一空。上潛謀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薛史誤。移鎭興元乃景福二年事，唐補紀誤。今從實錄。）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婁館，蓋在京兆興平縣西。考異曰：舊紀：茂貞請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衞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覲。丙寅，李茂貞大掠，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

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果如李克用之言。）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鎭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隰至太原。路甚回遠，以韓建在華州，李茂貞養子繼鵬在同州，不敢由同州出河中也。鄜，音夫。）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華，戶化翻。）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從，才用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

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按韓建從鹿晏弘至興元之時僖宗在蜀方奔行在中和四年也僖宗還長安光啓元年也建刺華州當在此時至是纔十二年耳）西距長安不遠（九域志華州西至長安一百五十里）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 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九域志自富平至下邽二十五里自下邽至華州六十五里）以府署爲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黃巢之亂宮室燔毀中和以來留守王徽補葺粗完襄王之亂又爲亂兵所焚及僖宗還京復加完葺上出石門重罹燒爇還又葺之至是爲茂貞所燔）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扆於豈翻陝失冉翻） 水部郎中何迎（新書百官志水部郎中屬工部尚書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此時惟具官不復能舉其職矣） 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如謝安（唐制國子監置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 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幷賜何迎 以徐彥若爲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 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皆欲迎天子挾之以令諸侯）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非遜權勢者自不知書故辭耳朝直遙翻上時掌翻）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謂欲討李茂貞上不許也）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爲于僞翻）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自將入援亦虛言耳） 加錢鏐兼中書令 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欲使王建討李茂貞也） 甲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先是已升浙東觀察使爲威勝節度使方鎮表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參考下文則朝議以董昌已誅欲以王摶代鎮浙東然則此時藩鎮有兩威勝軍邪）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朴腐儒木強無他才技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傾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爲然乃奏天聽翌日宣喚顧問機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聽其籌謨經四五月並無所聞叢毀出於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史亦恐得之傳聞非詳實今從新傳） 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庚辰升福建爲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爲節度使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楊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言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積年交戰已爲仇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史言馬殷能用高郁以保據湖南） 崔胤出鎮湖南（崔胤出爲武安節度見上）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自此與朱全忠相爲表裏 考異曰舊傳胤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書理之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新傳昭緯以罪誅罷爲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爲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按胤出爲清海節度使在後非此年舊傳誤今從實錄）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

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崔珙見二百四十六卷開成五年珙居勇翻璵音余）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考異曰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扆堅諫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徒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扆沮議是月十九日貶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能討鳳翔事時扆未爲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崔胤恨扆代己（事見上）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皆欲使之討李茂貞難乃旦翻） 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爲節度使

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敗補邁翻下同）乘勝至魏州北門（九域志臨清縣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考異曰李巨川許國公勤王錄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 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茂貞進錢十五萬助修宮闕按十五萬乃百五十貫太少蓋脫貫字耳） 韓建復佐佑之（復扶又翻下同）竟不出師

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鏐自此遂跨有浙東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更工衡翻） 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按薛史梁太祖紀乾化元年九月丙辰幸魏縣戊辰幸邑西白龍潭則其地在魏縣西也）追至觀音門（薛史魏州羅城西門曰觀音門晉天福五年閏三月改曰金明門） 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爲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考異曰實錄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卒以其孫彥徽知留後今從新紀十國紀年）

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十二月東川兵焚掠漢眉資簡之境（漢眉資簡四州皆西川巡屬）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玘起里翻妻七細翻迎魚敬翻）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至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具軍容以迎新帥如承平儀注）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七（起彊圉大荒落盡屠維協洽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寧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張行思華州防城將也將即亮翻）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皆嗣王也睦韶韓代宗之後彭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史皆逸其名及其世系）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惡烏路翻）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建言諸王爲變事出不測也）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援開元天寶舊制不令諸王出閤）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詩序曰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建慮上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以兵脅君）表疏連上。（上時掌翻）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四軍卽安聖捧宸保寧宣化也置見上卷上年）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韓建安識書語李巨川教之耳宜其不免於誅也一本厚下更有有字）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難乃旦翻）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石門扈從事見上卷二年從才用翻）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復扶又翻大雲橋在華州大雲寺前武后時令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以藏大雲經著受命之符也）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事見肅宗紀至德元載二載）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謂吐蕃立廣武王承宏朱玫立襄王熅也事各見前紀熅于云翻）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指言延王戒丕等）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指言許巖士等）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

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更名裕。（更工衡翻考異曰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敕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謳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書書播謳善惡乃至於此今從實錄）

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弃城奔中都，（按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僖宗中和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而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弃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并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無濟水編遺錄曰五月遣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周徑往洹水董師以代侯言師古留攻鄆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爲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瑄聞之弃壁走編遺錄四年正月己卯朱瑄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探野葛草茅束之以爲巨艦乃於其壕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古去年三月己敗鄆兵于馬頰遂至西門據故洛亭子爲寨乙未夜先濟蓋鄆城下清河水疑朱瑄引之以環城固守故師古等爲浮橋以濟師河既可決斯非自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陷鄆州朱瑄與妻榮氏潰圍走瑄至中都爲野人所殺榮氏俘於軍薛紀丙申全忠陷鄆州實錄二月丙午朔陷鄆州瑄至中都爲亂兵所殺妻榮至汴爲尼據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未破也新紀云丙申陷鄆實錄二月蓋約奏到今從編遺錄新紀）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

等使（赦李茂貞故罷鳳翔四面行營）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按方鎮表光化元年更延州保塞節度為寧塞節度）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安仁義攻婺州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考異曰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師古傳皆云師古為鄆州留後編遺錄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留後師古為徐州留後蓋初以師古守鄆州後以友裕代之而徙師古於徐州也）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九域志兗州南一百一十里即徐州界）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九域志兗州二百四十五里東至沂州沂古琅邪也沂州東至海州一百八十里）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光啟二年朱瑾取兗州至是而敗）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領遙領也）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汴州北六十里）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姒詳里翻長婦曰姒又兄弟之妻相呼曰姒互相尊稱之辭也）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鄆齊曹棣天平軍兗沂密泰寧軍徐宿感化軍陳許忠武軍鄭滑濮宣義軍此五鎮之地也）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間古莧翻）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好呼到翻）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

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邛渠容翻華戶化翻）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玄武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唐初屬益州時屬梓州宋朝改曰中江在梓州西九十里敗補邁翻）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己未赦天下（考異曰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云德音即非赦既云曲赦即不及天下實錄誤也）上饗行廟（時駐蹕華州太常禮院請權立行廟以備告饗）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渝瀘皆東川巡屬王建志在廣地假通峽路進奉以為名耳趨七喻翻）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祕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朱朴自謂月餘可致太平見上卷上年）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馬道殷許巖士在上左右二相因之以白事此必有之）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按新書洪傳洪附朱全忠絕東南貢獻路命楊行密討之者以此）張佶克邵州擒蔣勛（潭兵攻蔣勛事始上卷三年正月佶巨乙翻）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泰寧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師古為武寧留後（朱全忠表以三鎮授三將以樹黨此時蓋復改感化為武寧）保義節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敗補邁翻陝失冉翻）師厚斤溝人（九域志潁州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縣之百尺鎮也宋朝開寶六年置縣）嗣昭克

用第克柔之假子也。更名感義軍曰昭武，（更，工衡翻。）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建爲節度使。（難，乃旦翻。）夏四月，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瑭爲匡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瑭爲匡國節度使。按新方鎮表，乾寧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王行約已嘗爲匡國節度使，蓋行約死，繼瑭但爲防禦使，今始復舊名耳。）繼瑭，茂貞之養子也。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淮南圍嘉興，始上卷二年。）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聶，尼輒翻，姓也。）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武昌，漢古縣，唐屬鄂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今置壽昌軍。）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埭，徒耐翻。）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自嘉興退軍，取道湖州，還宣州。）兩浙兵追敗之，（敗，補邁翻。）頵衆死者千餘人。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禕等數人，皆誣奏貶之。（惡，烏路翻。禕，吁韋翻。考異曰：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爲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禕等必不皆爲刑部尚書，皆貶衡州司馬，實錄誤也。）五月，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武昌西二里有樊山，山下有樊溪，注于江，謂之樊口。朱友恭蓋跨江爲浮梁，抵樊口，以攻武昌也。）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黃、鄂二州。新紀：壬午，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章死之。朱友恭傳云翟章，十國紀年作瞿章，吳錄云執刺史瞿章，當可據。）馬珣等皆敗走。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張琳，王建之腹心，建之攻陳敬瑄也，亦使之守邛州。）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華洪累戰有功，王建於是養以爲子，以收其力用，然猜洪之心蓋已萌於此時矣。華，戶化翻。）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王建嘗特攻東川，戢李茂貞山南[illegible]諸州，建取之亦多矣，力不能制，欲挾天子之令以臨之。）甲寅，貶建南州刺史。（新志：武德二年，開南蠻置南州。宋白曰：南州，戰國時爲巴國界，秦則巴郡之地，漢爲江州之境，唐武德三年，割渝州之東界置南州。）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四月，李洵受命，而使六月始至。）己巳，見建于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李茂貞之狡悍，豈肯以鳳翔授人，涉險而爭蜀邪。）圍覃王於奉天。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蓋寓以功領容管觀察使，今升領節度使。）秋七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爲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自秦州徙邠州，邠寧亦爲李茂貞有矣。難，乃旦翻。）庚戌，錢鏐還杭州。（自越還杭。）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松江在蘇州南四十里，淮南立寨以守之。）戊戌，拔無錫。（無錫，漢縣，唐屬常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一里。）辛丑，拔常熟、華亭。（宋白曰：常熟縣，後漢至吳爲司鹽都尉，晉置南沙縣，梁置常熟縣，今崐山縣東一百二十里常熟故城是也。九域志：在蘇州北七十五里。天寶十載，分嘉興置華亭縣，屬蘇州，在州西南，今屬秀州。）初，李克用取幽州，（見二百五十九卷乾寧元年。）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遺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遺，唯季翻。郜，音告。）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洪邁曰：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今從欺訖翻。）須兵扞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趣，讀曰促。）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留兵戍幽州，見上卷乾寧二年。）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爲克用計者，先舉河東之甲以勤王事，定之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劉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出此，輕與忿兵，其敗宜矣。）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

議之。宰相切諫，乃止。（議者率謂昭宗忿不思難，然亦可愍矣。）延王戒丕還自晉陽，（戒丕使晉陽見上卷上年。）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近輔，謂邠、岐、同、華也。）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樂，音洛。）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比，毗至翻，近也。）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斷，丁亂翻。）制於未亂，（周書曰：制治于未亂。建奏引之，李巨川之辭也。）則社稷之福。」（韓建欲殺諸王久矣，憚李克用，故未敢發；延王既還，知克用之兵不能至，故決請殺之。）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被，皮義翻。呼，火故翻。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石隄谷在華州西。歐陽脩集古錄云：殿院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莫曉其義。其碑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雒。又云：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則石隄者，石隄谷之神，五部神之一也。唐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蓋此谷也。殿院神祠在華州鄭縣。考異曰：舊紀，是日通、覃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為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往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已下十一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宮，散却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按舊紀，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按昭宗子禋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據。）以謀反聞。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考異曰：實錄，朴貶郴州司戶。薛廷珪鳳閣書詞有朴自祕書監責授蜀王傅分司東都制云：昔已藏莫顯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復云：猶希顧問之間，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云：宰臣條奏，憲府抗言，指陳負固之謀，兼懷崇姦之計。與此稍異，今從實錄。）朴之為相，何迎驟遷至右諫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何迎薦朱朴，見上卷上年。）

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琲，琲帥其眾奔廣陵。（琲，部浼翻，又蒲昧翻。帥，讀曰率。）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輓，音晚。）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啗，徒濫翻。）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帥，所類翻。）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安塞軍在蔚州之東，嬀州之西。新志：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單，上演翻，姓也。又都寒翻，亦姓也。元魏孝文帝改代北內入諸渴單氏為單氏。）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瞋，昌真翻。）「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據新書，木瓜澗亦在蔚州界。）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史言李克用輕敵，又不得天時，故敗。）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史言克用敗而得免者，亦天也。）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邢州之叛，莘縣之潰，木瓜澗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克用終親任之，可謂失刑矣。）

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去年，楊行密表彥徽知湖州，故欲附之。）其眾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錢鏐自此遂有湖州。）

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始以李茂貞之請，而討王建；既而又以茂貞拒命，赦王建而討茂貞。朝廷號令朝出而暮改，諸侯其孰尊而信之！皇威不振，自取之也。李茂貞賜姓名，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清口，即今之清河口。）將趣揚州；（趣，七喻翻；下同。）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安豐，漢六縣，故城在縣南。後漢置安豐縣，至唐屬壽州。九域志曰：安豐縣在州東南六十餘里。蓋唐之壽州治壽春縣，即六朝壽陽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壽州，徙治下蔡，故宋朝安豐在壽州東南。）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匡國節度使李繼瑭

閬朝廷討李茂貞而懼韓建復從而搖之（復扶又翻）繼瑭奔鳳翔冬十月以建爲鎭國匡國兩軍節度使（韓建始兼有同華）　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帥讀曰率）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事見上卷二年）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僖宗光啓三年顧彥朗得東川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梓州（乾寧二年王建始攻東川蓋三年而後克之）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帥所類翻）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克用言仁恭背己人亦將背之也將卽亮翻）僕料猜忌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甲子立皇子祕爲景王祚爲輝王祺爲祁王　加彰義節度使張璉同平章事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乾寧二年楊行密始取漣水令張訓守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汙烏瓜翻處昌呂翻）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弈棊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瓚才旱翻）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趣七喻翻）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

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渒水（水經註渒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又東北過六縣東又西北過安豐縣故城西北入于淮類篇渒必至切水名在弋陽按今渒河在來遠鎭西四十里來遠鎭卽東正陽也東至壽州一百里）從周半濟淮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遺于季翻）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趣七喻翻）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賞其廟算先定）表承嗣領鎭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史言楊行密能用人安仁義亦沙陀也行密待之非不厚而終於叛行密狼子野心固自有難馴養者）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戊寅立淑妃何氏爲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捶止蘂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

楊王各有部落。（黎雅西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所在深遠，而三王部落居近漢界，故曰淺蠻。）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繒，慈陵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先，悉薦翻。）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爲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與淺蠻表裏而斬之，既以威示諸蠻，亦除舊務盡。）邛崍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謂邛崍關以南也。）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史言安邊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僞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動。）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幾，居豈翻。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今陛下登極已十年，（帝以文德元年踐阼，至此十年。若以即位踰年改元數之，則九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幾，居依翻。）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漢唐之亡，誠如張道古之言。）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宋白曰：施州，漢巫縣地。吳大帝分巫縣立沙渠縣，後周建德二年於此置施州，唐因之。舊志：施州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道古，青州人也。（張道古見於通鑑者，惟此事著其州里，蓋傷之。）

光化元年（是年八月還京，方改元。）

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兩浙，錢鏐；江西，鍾傳；武昌，杜洪；淄青，王師範；皆憚楊行密之強而黨附朱全忠者也。）詔不許。

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淄青，平盧軍。）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爲昭信節度使。（方鎮表：光化元年，置昭信防禦使，治金州，與此異。）

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韓建之志也。）

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迎，魚敬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好，呼到翻。）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事見上。）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考異曰：實錄：建以行宮卑庳，無眺覽之所，表獻城南別墅。建初修南莊，起樓觀，既池沼，欲爲南內，行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民，乘時危亂，位至方鎮，不能感君父之恩，而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廢立，族在旦莫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爲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又聞朱全忠繕治洛陽，累表迎駕，建懼，故急營葺長安宮，率諸道助役，而又親程功焉。按建若欲廢立，何必先營南內，今不取。）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鎮海軍本治潤州，今徙軍額於杭州。）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朱全忠遣副使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穆、敬以後，威令已不振，然藩鎮所遣奏事官不敢力爭於朝也。）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爲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爲天平節度副使。（按歐史李振傳：振爲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汴，以策干朱全忠，全忠留之，遂爲全忠用。）振，抱真之曾孫也。（代、德之間，李抱真鎮昭義，有大功。）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崑山，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取縣界崑山爲名，唐屬蘇州。九域志：在州東七十里。）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

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唐世旻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黃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帥所類翻。郴丑林翻。）殷所得惟潭邵而已。（爲馬殷盡取諸州張本。）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光啓元年。盧彥威得滄景。至是而亡。）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併幽滄兩鎭之兵。故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爲。于僞翻。下爲吾同。）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語。牛倨翻。）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好。呼到翻。）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五代志。邢州龍岡縣。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青山縣。煬帝大業初省入龍岡。敗。補邁翻。）

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珂。丘何翻。）

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并汴自此歲爭邢洺磁三州。）

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自洋州徙興元。）

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留後。

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游弈使。張圖英李唐副之。（五州并潭邵爲七。）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趣。七喻翻。）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珝爲忠武節度使。珝。犨之弟也。（珝。况羽翻。犨。昌牛翻。）

秋七月。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方鎭表。光化元年。置武貞節度。領澧朗溆三州。治澧州。）

加鎭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忠義軍。山南東道。清口之敗見去年十一月。）陰附於楊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將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隨州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敗。補邁翻。）

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以車駕駐驆故也。）

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擒刺史國湘。趙匡凝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爲朱全忠再攻趙匡凝張本。）

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化。）

上欲藩鎭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朱全忠兵力方強。故不從。）

九月。乙亥。加韓建守太傅興德尹。（先是上駐蹕華州。因以華州爲興德府。）

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鎭。建表言之。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臺濛雖淮南良將。奈之何哉。）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乾寧三年。淮南陷蘇州。今果如顧全武之言而復之。）追敗周本等于望亭。（九域志。常州無錫縣有望亭鎭。在蘇州北四十五里。又四十五里至無錫。敗。補邁翻。）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帥。讀曰率。）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見其弓弩之力及遠。故爲之卻。彀。居候翻。爲。于僞翻。）全武檄裴令降。（降。戶江翻。下同。）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

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饌雛晥翻又雛戀翻）乃出（乃當作及）羸兵不滿百人（觀通鑑上文秦裴以三千人取崐山而守之及其降也羸兵不滿百人則其兵死於戰守者殆盡其存者僅二三十之一耳）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旅衆也恃衆而拒捍曰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觀全武其識而度所以能佐錢鏐保據一方長知兩翻） 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弘信傳太祖紀年錄皆云弘信八月卒按八月昭宗還京弘信猶加官舊紀傳九月卒今從之實錄十月約奏到也）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汴將朱友恭將兵還自江淮過安州（朱友恭克黃州還過安州九域志黃州西至安州三百里）或告刺史武瑜潛與淮南通謀取汴軍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殺之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山東三州邢洺磁也是年五月葛從周取之）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薛史明宗紀曰羅弘信襲破李存信於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為于偽翻）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布陳（陳讀曰陣）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馬邑秦漢舊縣名久廢開元五年分朔州善陽縣置馬邑縣於古大同軍城屬朔州） 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加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侍中 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珙居勇翻）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九域志河中府榮河縣有胡壁鎮榮河唐寶鼎縣也宋祥符中更名敗補邁翻）汴人走前常州刺史王柷（柷之六翻）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相息亮翻）過陝（王柷就徵道過陝州陝失冉翻）王珙延奉甚至請敘子姪之禮拜之柷固辭不受珙怒（珙以柷同姓年輩在前行且入相請敘子姪之禮以親結之而柷辭不受珙以柷薄其門地本出寒微而絕之也故怒）使送者殺之（考異曰柷為給事中并遇書皆無年月今因珙沒河中事附此）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史言唐之威令不行藩鎮暴橫王柷罹其虐殺而不敢問詰去吉翻） 閏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禛為雅王祥為瓊王 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 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降戶江翻） 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楊行密交通（淮西淮南鄰道也）遣其將張存敬攻之洪懼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質音致考異曰十國紀年洪許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紀十月汴將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于汴許之實錄亦云弟賢今從之）且言將士頑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忠許之（為朱全忠遣崔賢徵兵蔡將殺賢劫洪奔淮南張本）召存敬還存敬曹州人也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見上卷乾寧二年）李罕之求邠寧於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事見同上趣讀曰促）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復扶又翻下同）朝野之論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鎮當更為公論功賞耳（為于偽翻下同）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蓋古盍翻李罕之失河陽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文德元年）歲月已深比來衰老（比毗至翻近也）倦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愍（王謂李克用太傅謂蓋寓）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老閭閻幸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之

罕之甚。鬱鬱。寓恐其有宅志。亟爲之言。（亟去吏翻頻也數也）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爲用。飽則背飛。（祖曹操駕御呂布之意而言之背蒲妹翻）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九域志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帥所類翻）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薛志勤從克用起代北初名鐵山）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裁旨者旨裁其可否也）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自此李克用不能與朱全忠爭邢洺磁而爭澤潞矣）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先取澤州既擒李罕之又不備且俘其家史言李嗣昭用兵有方略）

楊行密遣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淮南禽成及見上卷乾寧二年兩浙擒魏約見上去年四月楊錢爭蘇州臺濛周本秦裴皆淮南名將也爲浙人所困終不能守楊行密知錢鏐未易可輕故歸成及以易魏約意在講解也）錢鏐許之。（錢鏐亦自知不如楊行密之彊故許之之速）

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帥讀曰率）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復扶又翻湞浛當在韶州湞昌縣界或曰劉潼據湞陽浛洭二縣之間湞音貞浛胡南翻）隱討斬之。

二年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崔胤罷守本官。以兵部尚書陸扆同平章事。（崔胤陸扆迭爲拜罷）

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留後王敬蕘（蕘如招翻）彰義留後張珂並爲節度使。（河陽武寧皆附麗朱全忠獨張珂在涇州而爲之請節鉞亦所以結之）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十二州幽涿瀛莫平營薊嬀檀滄景德也幽州巡屬又有蔚新武三州劉仁恭留以備河東不發其兵）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清水即清河之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崔洪以弟賢爲質見上年）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民度淮奔楊行密。兵民稍稍遁歸。（安土重遷人情之常也）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下邳古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是年朱全忠表以宋州之碭山虞城單父曹州之成武置輝州即單州之封域也）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九域志內黃縣在魏州西南一百一十四里）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淇水東過內黃謂之白溝水亦謂之清河水）思安逆戰於繁陽。（繁陽漢古縣唐併省入內黃杜佑曰漢繁陽縣故城在內黃縣西北）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李克用輕單可及而有木瓜澗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喪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喪息浪翻）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館陶門魏州城北門由此門出趣館陶縣因以爲門名）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闔轄臘翻扉門扇也）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復扶又翻下同）擒其將薛突厥王郐郎。（郐古外翻）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勝音升）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鎮人王鎔之兵邀擊之東境）自魏至滄

五百里間。僵尸相枕。（僵，居良翻。枕，職任翻。）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幽并之兵勢皆挫，故全忠益橫。橫，戶孟翻。）德倫。河西胡人也。（薛史：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父懷慶，隸滑州軍爲小校，故德倫少爲滑牙將。）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好，呼到翻。）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敗，補邁翻。）紹威復與河東絕。（自李存信莘縣之敗，魏與并絕矣。今因求救而通好，并兵未至而汴人有功，故復與并絕。）嗣昭引還。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馬嶺在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八十里。）拔遼州樂平。（晉分漢沾縣置樂平縣，唐屬遼州。）進軍榆次。（榆次，古縣，唐屬太原府。）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俗言陰府有鬼使曰夜叉，時人以陳章驚悍可畏如夜叉然，因稱之。）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周德威小字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東流南屈過受陽縣故城東，西過榆次縣南。此據水經注也。魏收地形志：洞渦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過，後語轉爲洞渦。按高歡建大丞相府于晉陽，魏收已策名霸府，齊受魏禪，以晉陽爲別都，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宮，宜知地名之的。）德威微服往挑戰。（挑，徒了翻。）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檛，側瓜翻。）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去年十二月，河東兵取澤州。考異曰：實錄：丁巳，葛從周復取澤州。按編遺錄：丁巳，河橋丁會收復澤州。實錄云從周，誤也。唐太祖紀年錄：三月，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渦驛，先是，逆溫令丁會將兵助李罕之戍潞州，至是葛從周復入潞州，以代丁會，賊復陷我澤州。梁實錄、薛史梁紀皆云六月方遣從周入潞州，紀年錄於此連言後事耳。）婺州刺史王壇爲兩浙所圍。（去年閏月，兩浙兵攻婺州。）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按宣歙觀察先是已升寧國軍，以田頵爲節度使。歙，書涉翻。）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王建之志也。）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龍丘，本漢太末縣，貞觀八年更名龍丘，即今龍游縣。九域志：屬衢州，在州東七十五里。敗，補邁翻。）擒其將王球。（王球爲主將以攻婺州，而見擒於龍丘，蓋以浙兵逆與宣兵戰也。）遂取婺州。（景福元年王壇得婺州，至是失之。）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亟，紀力翻。）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幾，居豈翻。）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考異曰：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黨。上乃東歸，不言遣從周入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梁實錄、後唐紀皆云代會。自此至潞州破，賀德倫走，不復見會名，或者李罕之既卒，復召會守河陽，以從周代之，不可知也。今因會鎮潞終言之。）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爲武信節度使。（王建之請也。）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李罕之自潞州赴河陽，至懷州而卒。）保義節度使王珙性猜忍。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軍亂。爲麾下所殺。（僖宗中和初，王重盈鎮陝，傳子珙，至是而亡。）推都將李璠爲留後。（璠，音煩。）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淮海遊弈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漣水防遏使廬江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據其城。（楊行密自此遂有海州。趣，七喻翻。）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敗，補邁翻。）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

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爲澤州刺史（李孝璋當作李存璋）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環音宦）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弃城宵遁趣壺關（賀德倫之兵既不得出城芻牧城外禾黍又空權援俱絕宜其遁也九域志壺關縣在潞州東一十五里趣七喻翻）河東將李存審（李存審即符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九月癸卯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是年春正月朱全忠表張珂爲彰義節度使張氏鎮涇州凡二帥矣今又命李茂貞兼領之）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爲昭義留後（爲孟遷以潞州叛李克用張本）　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當是時朱全忠盡有河南一道之地王師範亦附屬焉若沂密內叛將安歸邪又不乞師於全忠而乞師於楊行密此事當考）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師範將攻沂州先使覘之（覘丑廉翻）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爲綰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此救兵果誰兵歟）州兵乘之綰發伏擊敗之（敗補邁翻）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友謙預於子姪（朱全忠又兼有陝虢更工衡翻）　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馬殷始盡有湖南之地）　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八（起上章涒灘盡重光作噩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頵所遣將也）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從才用翻銶音求）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懼朱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難乃旦翻）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曰率）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復扶又翻）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鐬（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鐬呼會翻）鐬借兵鄰道討平之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稱爲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橫戶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呂翻）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旦翻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數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摶語即從容言於上者遺唯季翻）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上時掌翻下連上同離力智翻）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復扶又翻）丁卯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監古銜翻）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朝直遙翻）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爲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爲乾寧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老鴉堤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易州東二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爲雄州）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成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二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璹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實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

（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洛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占者云敗賊，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洛州。然則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洛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洛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洛，故召還。）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爲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佶，蓋諷朝廷以此命之。）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沙門河，疑當作沙河。邢州沙河縣也。考異曰：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洛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洛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墜而傷足，爲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洛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史朱温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洛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洛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約奏到。今從編遺錄。）進攻洛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溪，漢歙縣地，隋分置新安縣，隋改爲雉山，文明元年復爲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爲還淳，永貞元年避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棄洛州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洛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部郎楊師悅陷賊，洛州復爲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破汴州，捉到王部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洛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棄洛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惡，烏路翻。）彥若亦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擊而去之之意者。）時藩鎮皆爲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荊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爲雷滿所據，（肅宗至德二載，置荊南節度，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十州。其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割隸荊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薛史曰：汭奏請割隸，彥若爲相，執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過荊南，汭置酒從容以爲言，（從，千容翻。）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汭進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慚。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坦之弟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十年。）升桂管爲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爲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自洛州移兵伐趙。）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距太原四百三十里。）困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爲，于僞翻。下爲人、爲之同。）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庭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爲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爲一世。）時推忠孝，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守之勢，識亦如此。全忠易怒爲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客將，主賓客，掌通名贊謁。）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質，音致。）以文繒二十萬犒軍。（文繒，繒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繒。）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還，從宣翻，又如字。妻，七細翻。）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勍，渠京翻。）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

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郜說式芮翻下同）使河北諸鎭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復扶又翻）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璠孚袁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爲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好呼到翻）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爲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灕水之北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犒苦到翻鄉讀曰嚮）曰此西南有小逕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紲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紲私列翻繫縛也造七到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趣七喻翻下同）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據桂州至是而敗）桂宜嚴柳象五州（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皆降於湖南馬殷又兼有桂管（考異曰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書方鎭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爲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倒錯又以士政爲元靜部將同死尤爲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未幾（幾居豈翻）表爲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濘乃定翻泥淖也）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爲節度使（[illegible]全忠請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郜居號翻）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唐中世以來方鎭多置後院兵處昌呂翻）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鎭兵三十萬攻我（汶音問薛史作閔僖宗光啟元年幽州李可舉鎭州王鎔攻王處存事見二百五十六卷）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敗補邁翻）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王處存素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郜奔之）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故翻）本道事朝廷甚忠（義武自張存忠以來事朝廷最爲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謂王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好呼到翻）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瀕高深朱全忠知不可猝攻而拔故許其和）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爲于僞翻）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宋爲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荆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鎭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鎭皆懾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幷有其地也）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先悉薦翻）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行戶剛翻）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

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事見上六月。）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宣翻，又如字。）忽忽不樂，（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佻，土彫翻。）專聽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禁苑在宮城北。）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帥讀曰率。）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陳兵以脅百官也。）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監，古銜翻。）上在乞巧樓，（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即宣化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呼，火故翻。）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頤，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洛。）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之，往也。）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趣讀曰促。）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從，才用翻。）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檛，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歷數之至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號，戶刀翻。聞音問。）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稱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更，工衡翻，下同。縝，止忍翻。）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倚，上弟也。）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榜音彭。）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高宗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祕書閣局，令曰祕書閣郎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曆數。）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

（罷相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濬，以李克用言而止。濬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廬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爲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帝元年，改爲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爲名。唐以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並同。）明公居近關重鎮，（蓋謂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爲近。）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三年，建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戶刀翻。）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旬時，卽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旬浹，謂一日至十日。浹，卽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爲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旦翻。）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諂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

（復，扶又翻。）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詗，火迥翻，又翾正翻。）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赴長安，與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卽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詳其宜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爲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回，因言於帝，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奮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錄。注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郄殷象、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張濬傳，皆云濬勸諸藩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洎及五旬，牋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璚，崔胤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併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却爲鬪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云：無此事，遣人反圖，刻蠟爲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然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諸號尊號，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然遺許令公爲主，方賜保全家，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素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爲敵。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出於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辭耳。）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太子卽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爲姦者，痛捶之。（捶，止橤翻。）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

憤惋不平。（惋，烏貫翻。）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判官，度支鹽鐵判官也。戩，卽淺翻。）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說，式芮翻。行，戶剛翻。）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校，戶教翻。）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茍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清遠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扶又翻。）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呼，火故翻。）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勞，力到翻。）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扉，門扇也。）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新書儀衛志：太極宮端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為東西廊下門，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永安門，凡朝會之仗，門內各有排門隊。樂，音洛。）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詰，去吉翻。梃，徒鼎翻。）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裕之為宦官所立也，更名縝，今復其舊名。）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靜海軍，安南節度，德昭遙領也。）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折，而設翻。薛史梁紀曰：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召巖至汴，折其足，至長安殺之。）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李振請誅劉季述事見上。）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卽旬休之制也。）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朋比宦官，獨孫德昭不肯黨。）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考異曰：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以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兔苑名邦，睢陽奧壤，光膺顯冊，大啓眞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咸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太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而二年制辭前官爵已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橈權亂政。（復，扶又翻。橈，奴教翻，或奴巧翻。）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唐自太宗以尚書令卽阼，不復授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強力邀求之而終不獲，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上，時掌翻。）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更，工衡翻。）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為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張本。）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按新書宦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故云然。處，昌呂翻。）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

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新書韓偓傳胤召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故斥言之而胤無以應偓於角翻）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　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衛而回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與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胤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等知崔胤必除己乃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將之胤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蓋取唐補紀耳按韓偓金鑾密記偓對昭宗云嘗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某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且喜岐兵只留二千人據此則是胤召茂貞入朝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衛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岐汴各遣兵數千人戍京師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道兵必先鬭於闕下不則汴兵皆爲宦官所誅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爲己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爲己功必能與己同心讎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爲一耳今從金鑾記）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駑音奴王珂恃李克用翁婿之親而不事朱全忠故云然）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言河東河中兩鎮連衡以通長安今若取河中是斷李克用之腰也斷丁管翻爲于僞翻）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濬之敗也出含口至河陽度河西歸即此路）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釗音昭降戶江翻）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絪音因）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間古莧翻）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二百五十里至晉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雖或別取間險而行固不盡由晉絳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并兵雖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更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太原也）珂妻遺李克用書曰（遺唯季翻下又遺同）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則翻）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婿翁皆呼壻爲郎迨今猶然）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子繼徽岐茂貞所鎮也）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讀曰率）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遮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縣自此路西入長安塞悉則翻）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難乃旦翻背蒲妹翻植直吏翻又如字）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舅事之分扶問翻）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彊大之衆以臨弱小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衆敵者也而弱小者能堅力一心而守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衆爲可恃而以攻城爲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所以喜也）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

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年而亡朱全忠自此有河中晉絳）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張夫人全忠之妻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爲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鎭定歸款蒲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朝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與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强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結歡盟及其僭擬稍彰止爲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猖又云臣詳茲來意蓋切懷憂不敢遽與通和必恐有虧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訖編遺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與臣書一封并駿馬弓箭鞍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卽勸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便還進討太原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謬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齎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爲報又曰辛巳上欲比回軍便征北鄙近者李克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熾難以兵服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以不懌令敬翔修報詞旨疎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書辭與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答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樞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從才用翻）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倚爲宦官所殺見上年）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自河中歸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魏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沈括曰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大茂祠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鴈門）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昂車卽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蓋古盍切姓也）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趣七喩翻）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洞渦驛臨洞渦水）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王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涯等）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復肯歸（度徒洛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是崔胤草赦（草赦文及諸條件）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榷訖岳翻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酤并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幷止一身不得没入家産蓋榷酤賣麴本皆屬度支）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

積句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敗，補邁翻。）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瘧，逆約翻。寒熱迭作爲瘧，泄下爲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賫書請尋懽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事人之太原，許通權好，兼幷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差韓勍等令氏叔琮迴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先，悉薦翻。）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爲丁會歸李克用張本。）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爲帥。（帥，讀曰率。）癸卯，以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爲朱全忠所有，使全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虢，不應越此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幷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在鳳翔，近鎮也，故爭賣麴之利。）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爲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數，所角翻。令狐綯相宣宗。）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從，千容翻。）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下同。）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謂誅劉季述等時也。）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爲，于僞翻。）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復，扶又翻。）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去，羌呂翻。少，詩沼翻。）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實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貯，丁呂翻，藏蓄也。）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長，知兩翻。）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丐攜養於宦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治絲而棼，左傳衆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棼緼，益所以亂。）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見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屬，之欲翻。）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爲昭義節度使。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爲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爲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中事在前言之耳。　孟遷爲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妖，一遙翻。誘，音酉。昌州，乾元中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昌州，漢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

（城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宦官屬耳頗聞之（屬之欲翻）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去羌呂翻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稱被密詔（被皮義翻）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也按舊書帝紀全忠并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故稱令公）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入朝見上正月抄楚交翻）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人寇同華宦者知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粟貨賦全誨等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被訴天子詢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怒急召朱溫請以兵解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即便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岳縣有龍臺鎮）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樂音洛下同）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啓夏門京城南面東來第一門夏戶雅翻）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難乃旦翻）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然不讀曰否）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倨強（比毗至翻倨居御翻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昧翻又蒲沒翻）上曰爲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幾居依翻）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貯丁呂翻）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黜守諸陵者謂充役諸陵也）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帥所類翻）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兩鎮謂汴岐）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橫戶孟翻）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侑佐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謂誅劉季述王迎上反正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數所角翻易以豉翻）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言韓全誨等以利啗繼誨彥弼惟其所指使而爲之用若受傭雇然）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言留岐兵以制宦官事見是年正月）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

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愀子小翻）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專委崔胤崔每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一日從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覩崔皆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議事則相向洟泣時崔專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前崔胤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遣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爲殿（爲于僞翻殿丁練翻）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路振九國志作設伏青山路）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浪翻）神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域志臨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帥讀曰率）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考異曰按金鑾記二十日入直隔夜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侵早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己亥差人把門己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愴楚亮翻）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等東行趣朱全忠進兵）惆悵惆悵（惆丑留翻悵丑亮翻）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命宮人出至學士院語之也新舊書帝紀曰趙國夫人寵顏語牛倨翻）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百官自閤門入見於內殿謂之入閤）追寢正月丙午敕書（丙午敕書復大中舊制見上）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之往也）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衣於旣翻襦汝朱翻）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趣七喻翻）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按五代史孫德昭傳開化坊在長安東街）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六十當作六千帥讀曰率）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史言崔胤所以不死於羣閹之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依李繼昭之兵以避禁兵及岐兵暴掠）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后妃所居之地）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蹋與踏同闌干殿檻也）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殺士馬十一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諮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悉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遂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竄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同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照翻）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趣七喻翻）癸

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䃮（䃮五對翻）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宗屈體以接李茂貞）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宋白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祐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為臨潼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張濬時居長水說式芮翻）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李巨川之誅晚矣常為于偽翻）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建許州長社人也衣於既翻）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犨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授之奏徙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己西幸韓建自華徙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表授即以為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以兵援送之（慮韓建中路逸而歸岐又慮其在華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　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謁歸投上於西漢亭子寅韓建飲膳畢却歸赤水會旬日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illegible][illegible]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留惟獨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鳳翔疾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矯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趙珝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車駕之在華州也（乾寧三年四年車駕在華州）商賈輻湊（賈音古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司供億浩繁故商賈輻湊以牟利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內湊於轂為喻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衆輻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嚮而聚湊焉故曰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史言自古聚財者率為他人積）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考異曰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其無敢當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己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率百官班迎蓋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胤東會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其赤水日從編遺錄）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皐驛（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為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宦官既誅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翻）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以其能保衛崔胤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機務唐久不除授盧光啓自權句當中書為之）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屢詔全忠還鎮以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州岐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一里趣七喻翻下同　考異曰金鑾記曰十七日早聞岐下昨夜二更却過云軍大駕汴令有表迎駕并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

（五日汴軍攀發莢英門書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尙書（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稱又曰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按舊傳前爲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時宰相皆不匿從）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難乃日翻賀音致爲朱全忠漁色邠岐復連兵張本）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縣隋改爲臨汾晉州治焉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自邠州東南至三原一百五十餘里）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趣讀曰促）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九域志盩厔縣在鳳翔府東南二百里盩音輈厔音窒）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帥讀曰率）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　淸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得廣州）　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或言錢鏐爲盜所殺見上文八月）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自臨安退還宣州有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壟在焉）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朱全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爲昭信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改昭信軍爲戎昭軍）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好呼到翻）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爲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　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士民讙驚（讙與諠同）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爲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妻七細翻）傳少時嘗獵（少詩照翻）醉遇虎與鬭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袒裼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虎旦呂翻）武貞節度使雷滿薨子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九（起玄黓閹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爲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苻堅於嶻嶭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酆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爲三原。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貢章奉辭，迴軍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舊紀。）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蒲縣，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汾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有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爲長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隰川縣；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爲名，隋大業二年改爲蒲縣，蓋今理。）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帥讀曰率。斷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弃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爲感義軍節度使，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得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處事皆當如國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駁奏之也。）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言昭宗以酗酒納侮。）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恟，許拱翻。）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弃略盡。（重，直用翻。）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雜虜，最爲驍勁。）至清源，（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衆寡不敵，故走。）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有晉王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行，下孟翻。）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搴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二月癸丑，虜衆遂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

（晚曾面責叔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環，音宦。）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陘嶺之北皆平川也。）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氐叔琮營，（數，所角翻。將，即亮翻，下同。）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贍翻。）苛政有如猛虎。（禮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寶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爲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處熙豐之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改作何如舊貫。（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年十一月。）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見上卷上年正月。珂，丘何翻。降，戶江翻。）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郜不能守定州城。）蔡上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衆卒爲朱溫所禽。自韓建以下，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勸悟之。）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去，羌呂翻。）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錢穀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鉤。）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糵，（糵，魚列翻。）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喜，許記翻。）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比，毗至翻。帑，他朗翻。藏，才浪翻。）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遙馬遂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誤之邪。）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也。莊宗得天下之後，豈不復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

逼乘輿，窺覦神器，（乘，繩證翻。覦，音俞。）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曰：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喪，息浪翻。）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賫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爲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爲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儼賜姓見此年十月注。）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爲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二片而拍之。爲，于僞翻。）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難，乃旦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荅書許之。乙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婪，盧含翻。）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二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罷爲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爲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錢鏐大喜，遣裴還。

汴將康懷貞襲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莫谷，即漠谷，在奉天城北。）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爲繼昭降汴復舊姓名張本。）

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溫州人，兄弟皆爲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誕據郡，褒逐誕而代之，與通鑑稍異。）

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二日，岐馬步軍敗，還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郿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己巳，駐郿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渠至翻。）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移文稱有疾。）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寢苫枕塊，故曰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九域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注謂虢爲郭，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云：虢，漢併於雍，今虢縣，後魏立爲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邑爲虢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頵；揚，楊行密。弘鐸以昇州居二鎮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頵，居筠翻。）募弘鐸工人造戰艦。（艦，戶黯翻。）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爲之，（第，但也。）吾止須

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襲頵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說式芮翻上時掌翻）聲言攻洪州（鍾傳據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楊行密時為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新書作吳山當從之張舜民郴行錄曰褐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將即亮翻下同還音旋又如字）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勍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為出散關今朱全忠自虢縣遣孔勍進攻鳳州為出散關彼我之說也）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譎朝直遙翻）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環音宦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虢縣辛未又遇岐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鬬始辰暨午寇大敗殭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纔出師扉不費鬬六月乙亥上以盩厔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勍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僖宗光啓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弘鐸繼之至是而亡楊行密蓋有昇州）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芮翻）公徒衆猶盛胡為自弃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衆心既攜馮弘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從才用翻）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館古玩翻）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為于偽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矣（為田頵朱延壽之亂尚公迺盡忠力於楊行密張本）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黃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塞悉則翻）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艇徒鼎翻載昨代翻）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為徐溫竊楊氏二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勍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闘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一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十里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勍自鳳州西取成州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二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譟讙聒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腕烏貫翻斷音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偓不肯草制故怒）偓以跡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罷草罷草制也）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學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見賢遍翻）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

（此乃知居喪起復之非禮）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貽範乃止。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從，才用翻）初，孫儒死，（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鏐如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率。治，直之翻。洫，況逼翻）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迎候兵，言許再思以錢鏐將還，領兵迎候）進逼牙城。鏐子傳瑛（瑛，音英）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南鳳篁嶺上，去城十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爲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直更卒憑鼓而寐，（更，工衡翻。更鼓，夜鼓也）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九域志：新城縣在杭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事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爲驗。（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據杭州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爲驗）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業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翻。西門，鳳翔城之西門）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柳脩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爲，于僞翻）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二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建髣髴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校，戶教翻。舐，直氏翻。創，初良翻）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帥，讀曰率）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闕，繼密蓋預有罪，故王建云然）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豉翻）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誚，才笑翻。勝，音升）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復，扶又翻）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東西川及漢川爲三蜀。詰

（去吉翻）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飲，於禁翻）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爲，于僞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爲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爲，于僞翻。喪，息浪翻）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爲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時幾一歲。從，才用翻）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古穴翻。誘，音酉）募有能入城爲諜者（諜，達協翻，間也）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錄，收恤之也）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迓，魚駕翻，迎也）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近，其靳翻）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遮其歸路也）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藉，慈夜翻）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喪，息浪翻）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復，扶又翻）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賞其謀也）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季昌董璋皆爲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爲李七郎者也朱全忠養以爲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爲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皞天下大定錄同）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蜒，以然翻。蚰蜒，蟲也，多於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重如蚰蜒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武定、昭武時已爲王建所取）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徐許，徐綰、許再思也。難，乃旦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復，扶又翻）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難，乃旦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質，音致）鏐命其子傳璙爲全武僕（璙，力弔翻，又力小翻）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廨，古隘翻）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帥，所類翻。亟，紀力翻）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璙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說，式芮翻。妻，七細翻）冬十月李儼至揚州（考異曰十國紀年注李吳蜀書張播傳云第休仕唐爲御史奉使揚州閩長水之禍改姓名爲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爲朱全忠所害）

（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illegible]兵復讎，行密與朱全忠。書云遣[illegible]述於[illegible]偉銜命於[illegible]新舊唐書。昭宗紀及張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死，述字眞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爲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旣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玄宗詔天下州郡皆立紫極宮，以奉玄元皇帝。下，戶嫁翻。）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刺史。（王建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地，蜀置武興鎭，後魏改爲東益州，隋改州爲順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爲州名。）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于汴軍。（帥，讀曰率。下同。）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鄴奉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鄴。薛居正五代史司馬鄴傳：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甲申，又遣使獻熊白。（陸佃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繒，慈陵翻。）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復，扶又翻。下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抄，楚交翻。）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續齎詔賜全忠。（內使，卽中使，往往梁臣避朱全忠名，改中爲內耳。續，戶外翻，又戶對翻。）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衣，於旣翻。降，戶江翻。）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縋，馳僞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衞。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阪，音反。）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詗，古迥翻，又翻正翻。二使，二中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前此愬韓偓者卽其人也。）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鄜，音夫。下同。）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格鬬者，短兵接也，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illegible]孔勍、李暉領兵襲鄜州，以牽李周彝之兵[illegible]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鄜州軍事。不數日，周彝[illegible]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坊兵萬餘人屯于老鴉祠之下，上命孔勍、李暉乘虛掩取之。壬子，勍等破中部，鄜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城下，克之。按癸卯距己亥近六十日，鄜坊相守，豈得全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擒留守李繼璙，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重[illegible]防此李茂勳之所以敗也；撫其家以撫之，茂勳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爲人所冎。（冎，古瓦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偫，丈里翻。）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柹，芳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飼，祥吏翻。）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雜城外草以困城中。（雜，[illegible]翻，除草也。）茂貞增兵守宮門。（行宮門也。）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度，徒洛翻。數，所角翻。爲，于僞翻。）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汚，烏路翻。）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更，工衡翻。）於是茂貞山南州鎭皆入王建，關中州鎭皆入全忠，坐守孤城。

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遺唯季翻）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爲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乘繩證翻）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顧全武之說行矣）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質音致妻七細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能爲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紓緩也難乃旦翻）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於傳瓘矣）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敵情叵測不敢開城門直出故縋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出質也）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軍蓋亦孫儒散卒）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曰率）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温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章據温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爲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頵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温州其路徑捷今自温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頵通頵使不敢出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温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者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磑麥爲麪以麪作餅投之沸湯煑之黃庭堅所謂煑餅深注湯是也程大昌演繁露曰釋名餅并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

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此門不若在長安宮中也）詬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爲于僞翻）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降戶江翻）復姓苻名道昭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爲阻而實鄰境也　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脩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自廣州運糧以饋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饋運由此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羸倫爲翻挑徒了翻）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好呼到翻）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聲聞於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與實稱好呼到翻治直吏翻）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乘繩證翻衿音今屏必郢翻）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遺于季翻）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夫音扶復扶又翻）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

包東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音運。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林翻。）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泰寧之兵屯邢州，以備河東。）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詗，古永翻，又翻正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牙城。以此觀之，軍人與市人異處，營壘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illegible]紀[illegible]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妻是日亦[illegible]以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月四日，青州帥王師範[illegible]部將[illegible]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輩戈甲十乘至華州，為華人[illegible]殺華州指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illegible]梁太祖實錄：丙辰，青州[illegible]將[illegible]華而敗；是日，劉鄩陷兗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illegible]新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與紀年錄等同。梁[illegible]實錄[illegible]今從諸書。[illegible]一年，尤誤。）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日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省，悉景翻。鄩以從周必還攻兗州，故善視其家。）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率。下同。）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呼，火故翻。）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去年十二月，崔胤帥百官還至華州，事見上卷。）不克，（為崔胤所拒，遂不能克華州。）走至商州，追獲之。（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後漢志有門闌走卒。）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亟，紀力翻。將，即亮翻。下同。）全忠聞變，亦分兵授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先歸，使友寧并將之。（為朱友寧戰死、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見，賢遍翻。）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豉翻。）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內諸司使之一也。）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院為下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處，昌呂翻。）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異曰：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illegible]鑾之朝。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盛押領出城，以示朱溫。金鑾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九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鑾記、實錄、新紀。按金鑾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鑾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人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人首。新傳：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歟。）曰：「鄉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間，古莧翻。）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帥，讀曰率。）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薛史載莊宗朝段何奏曰：唐制，式歲時以勳賢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重矣。）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

詰其故。（二夫人於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擊。）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嗚呼！唐昭宗惟幸於得出，餘令全忠取平原於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於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於同姓嫁娶，故復侃本姓。）納景王妃蘇氏。（古者儲謂餘旨爲非禮，唏矣。）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時客省使蓋通知閤門事，故令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爲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衆，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計身全忠，豈敢遽爲此謀！或者欲効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翻。）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此皆朱全忠繆爲恭敬也。）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友倫，存之子也。（存，全忠仲兄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曰率。）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鳳翔，貶崔胤官，今復之。）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爲左右。從，才用翻。）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朝，直遙翻。）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小一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胤、全忠謀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己巳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寶運錄、金鑾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己巳翌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云罷諸司使務，追監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冤號之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徹，敕列翻。）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宦官品秩之卑者衣黃。洒，所賣翻，又如字。掃，蘇報翻，又如字。）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鎮兵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長，知兩翻。）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見，賢遍翻。）其間復有性識儇利，（儇，許緣翻；慧也，疾也，利也。）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伺，相吏翻。）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迕，五故翻。稱，尺證翻。愜，慊同，詰叶翻。）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朱熹注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

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橫，戶孟翻。）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言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長熏燒。）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虺，許鬼翻。）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省，悉景翻。）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復，扶又翻。）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悸，其季翻。）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衣也。朝，直遙翻。下同。）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陝，失冉翻。）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更，工衡翻，改也。）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絀，讀曰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璀，七罪翻。暱，尼質翻。）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肓音荒，鬲也。心下爲膏。）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譎，古穴翻。）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瘖，於金翻。赧，奴板翻。）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汙宮闕，（汙，烏故翻。）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莎，素何翻。華，戶化翻。）崔昌遐無如之何，（崔胤字昌遐，通鑑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糗，去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蒲北翻。）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敘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邁翻。）蠹害烝民，不可偏舉。夫寺人

之官。（寺音侍。）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郤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衆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呂彊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事並見前紀。）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薙音剃。薙他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靈獻紀。）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烏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見論語。）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地。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十（起昭陽大淵獻二月盡閼逢困敦閏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比毗至翻近也停所除官者以皆出李茂貞韓全誨之意也）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禋伊真翻嚴遵美時隱蜀之青城山據通鑑所書程匡柔蓋楊行密匿之）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沂王禋皇子也禋一作禋）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考異曰舊傳帝還京後赦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云云按是時未赦恐止是降詔書或赦前扆議如此故胤惡耳）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獻宋柔等見上卷元年）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屬之欲翻）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用莊子語）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蘇檢盧光啓皆鳳翔所命相崔胤惡其黨附韓全誨李茂貞故殺之考異曰實錄檢光啓並賜自盡一說檢長流環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爲相又命蘇檢平章事及車駕還宮胤擯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謫之左遷陸扆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蘇檢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盧是岐王駕前宰臣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檢盧光啓舊胤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新光啓傳云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與寶運錄注同檢流環州不見本出何書）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難乃旦翻）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帥所類翻濮博木翻長知兩翻）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考異曰金鑾記上曰朕以濮王處長云云新傳帝十七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輝王祚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端王禎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祜潁王禔蔡王祐何皇后生裕及祚餘皆失其母之氏位舊傳云昭宗十子無端王禎以下七人按新舊傳昭宗諸子皆無濮王孫光憲續通歷濮王名禊昭宗之子母曰太后王氏哀帝敕殺朱全忠冊禊爲天子改元天壽明年禪位於梁此乃光憲傳聞謬誤也昭宗亦無王皇后金鑾記所云濮王蓋德王改封耳）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稟筆錦翻）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黨附宦官者可罪扈從天子者何罪邪朝直遙翻）刑賞繫其愛憎（愛者賞之憎者刑之）中外畏之重足一迹（重直龍翻史言崔胤怙權不知死期將至）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寧遠軍容州時爲龐巨昭所據五季以來有名號節度使此類是也）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之往也）不得至而還（岐兵塞道故不得至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惡烏路翻）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見賢遍翻）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臣得遠貶及死乃幸

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嗚呼，韓偓何見之晩也。然昭宗聞偓此言，亦何以爲懷哉。惟有縱酒而已。）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平原公主嫁茂貞子宋侃，見上卷上年。） 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爲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爲節度使。按編遺錄，天祐二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興德之名並宜停罷。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爲感化軍。梁功臣傳：天復二年，友裕權知鎮國軍留後。今從實錄。）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時神策兩軍已散，而營署尚存。）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唐北門禁衛之兵皆屯於宮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諸衛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今全忠悉以腹心爲使，則京輔之權一歸之矣。去虺得虎，昭宗之謂也。） 戊戌。全忠辭歸鎮。（辭歸大梁。）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示寵異之也。前，上時掌翻。）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和，胡臥翻。）又進楊柳枝辭五首。（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爲出於開元梨園樂章。故張祜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以唐制驛程考之，霸橋驛當在長樂驛東二十里。）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復，扶又翻。）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史言帝徵召不時，宴飲無節。） 以清海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以朱全忠之黨而相，以忤朱全忠之意而死，白馬之禍，皆自取之也。）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橫，戶孟翻。）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史言李克用有識。朝，直遙翻。） 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進奏吏以白克用。（河東進奏吏也。）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有事淄青，謂攻王師範也。言朱全忠狡譎，李克用已逆知其情。掎，居蟻翻。）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全忠并兗、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劉鄩取兗州，見上卷本年正月。）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是年正月，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杜洪，事始上卷。）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爲，于僞翻。）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乘輕舟至灄口。（灄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即夏浦。灄，書涉翻。）舉火炬於樹杪。（杪，弭沼翻。）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輝王祚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則天下兵權盡歸之矣。）知溫州事丁章爲木工李彥所殺。（丁章得溫州，見上卷二年。未有朝命爲刺史，止稱知州事。）其將張惠據溫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康懷英當作懷貞，是時未改名也。）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言絕全忠則道路梗塞，幷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汴之心，自此堅矣。）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勍，渠京翻。）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語，牛倨翻。曰語者，無朝廷詔敕，以意諭之。）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艦，戶黯翻。）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署，府舍也。言其舟長闊，和州皆載其上。舟，當作州。）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劈，匹歷翻。） 掌書記李珽諫曰。（珽，他鼎翻。）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剽，匹妙翻。）

（輕苦定翻）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其兵爲吳兵）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李憕天寶之末死於安祿山之難珽後歸中原仕於梁）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王建以多馬衒王殷殷遽歎服非善覘者也宿音秀）建本騎將（王建從楊復光起許州及扈從昭宗皆爲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馬然王建取興元而得騎五千則東西川之馬亦必多此一萬二千之數蓋集成都近州耳）

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李存審即符存審降戶江翻）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畏燕兵之衆也）敬暉舉衆弃城而去（乘嗣昭之退弃城而走）先是振武將契苾讓（先悉薦翻契欺訖翻）逐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吐谷渾自赫連鐸與克用作敵鐸雖敗死其部落終未肯心服故屢叛）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爾朱榮以失万俟道洛而杖爾朱天光事亦如此）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大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荊江荊江口即洞庭之水與大江之水會處）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此言成汭之將士也）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屬之欲翻易以豉翻）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巴陵志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將即亮翻）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僖宗文德元年成汭襲據荊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今從編遺錄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壬子此月十二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二日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汭死尤謬也）獲其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韓勍聞之亦引兵去許德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遂舉族遷于長沙（僖宗光啓二年鄧進思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而亡考異曰馬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荊南振旅還入岳州降刺史鄧進思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思帥其衆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略地荊南還襲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荊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襲荊渚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三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荊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緣略地荊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及雷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記爲據）馬殷以德勳爲岳州刺史以進忠爲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獪古外翻雷彥威父滿）常泛舟焚掠鄰境荊鄂之間殆至無人

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爲尚書令在全忠上（朱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爲尚書令官在其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爲中書令

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此崔胤所判六軍也）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軍步兵千人騎兵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朱全忠自此疑崔胤而有圖之之心）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爲武寧節度使

朱友寧攻博昌（博昌漢縣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管下有博昌鎮）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今閫府州軍皆有客將主賓客贊導古之舍人中涓之餘下威儀之事唐末藩鎮置客將往往升轉至大官位望不輕）

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幷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爭城而戰，殺人盈城，朱友寧之隕身喪元，未足以謝冤魂也。號，戶刀翻。聞，音問。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己酉，朱溫至汴州，大舉親博四鎮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大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刺將攻北海，渡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焉。編遺錄：五月辛亥，卻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毒，卻勸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尅也。今請上卻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朱友寧傳。）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康乂，朱全忠所用也。）以淮海都遊弈使張訓爲刺史。（楊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源，東暨于海，邊面延袤數千里，故置都遊弈使以謹防遏也。）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據舊書，石樓近臨淄。）丙子夜，友寧至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趣，讀曰促。）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比，必利翻，及也。度，徒洛翻；下同。）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梟，堅堯翻。）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淮南之兵，是兩鎮兵也。）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臨朐，漢縣，唐屬青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南四十里。）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伺，相吏翻。懈，古隘翻。）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降，戶江翻。）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朱全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攻鎮幷，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度，徒洛翻。）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輔唐，漢安丘縣，乾元二年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爲安丘，唐同光元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爲膠西，避廟諱也。宋復曰安丘。）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殿，丁練翻；下同。）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李虔裕以死全王茂章之軍，其勇難能也。楊師厚自此受知於朱全忠矣。）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植，直吏翻。幟，昌志翻。羸，倫爲翻。）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候望敵之遠近衆寡。）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疑其有伏，故遲遲不敢進。）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復，扶又翻。）訓全軍而還。（史言楊行密所以能保有江淮，一時諸將皆能盡其智力。）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爲節度使。（王建之請也。）

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金華西界置蘭溪縣，因溪水爲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從，才用翻。索，山客翻。）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使，疏吏翻。）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朱全忠以朱友寧之死，興忿兵以攻青州，豈不欲一鼓而屠之，乃留之而歸汴者，知青州城堅，而王師範兵力尚彊，未易以日夕取，故使楊師厚圍守之。）

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自郡王進國王。）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言於王建，請出兵取

荊南建從之，以宗本爲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峽，三峽也。）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事見上卷二年。）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屬，（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屬，故田頵因有功而求之。）行密不許。（與之則田頵愈彊，故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以其破馮弘鐸，多得寶貨也。）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下，戶嫁翻。）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復，扶又翻；下復出同。）頵兵彊財富，好攻取，（好，呼到翻。）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事見上卷二年。）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田頵從楊行密起廬州，破趙鍠、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擢儒，所以間頵也。）頵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頵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爲招討使事，今不取。）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卽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聚焉。對岸卽潤州界，故仁義得焚之。艦，戶黯翻。）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朝廷命朱延壽領奉國節度使，見上卷二年。使，疏吏翻。）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尚公迺歸行密，見上卷二年。）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復，扶又翻。）溫奮擊破之。（李存審救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書旅獒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楊行密狎侮朱延壽，幾至於亡國喪家，豈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朱全忠喜楊行密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擣其後者，內有淄青未服，而西又有鳳翔，北又有太原，恐其乘間[illegible]其也。）荀鶴，池州人也。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域志：臨朐縣在青州東南四十里，又二百六十里至密州。朐，音劬。重，直用翻。）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與萊決戰，青人大敗北走，殺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洎土團五千人，將援青壘，我師邀截，剪撲無一二存焉。卽時徙寨逼其闉闍。」唐實錄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賊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上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亥上誕辰，聞朱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中事也，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文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日字。又曰一日師範請降，疑脫二十字，二十一日，卽戊午也。今從梁實錄。）

朱延壽謀頗泄，（朱延壽與田頵通謀，久而頗露。）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見甲以爲乙，見犬以爲貓，是錯亂所見也。柱至易見者，而行觸之，皆詐爲失明以愚人。）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夫人卽延壽姊也，延壽第三。）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按尚公迺執田頵二使，田頵繼遣杜荀鶴至壽州，朱延壽亦必知前二使之見執矣，楊行密召之，不自疑而至於送死，豈其智有所不及邪？抑天奪之鑒也。）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徐溫從楊行密起廬州，與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是必有以服朱延壽部兵之心矣，故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使，疏吏翻；下同。分，扶問翻。）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

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史言朱延壽妻有智識而能守節。）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好，呼到翻。）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天復二年，田頵克昇州，楊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頵乘虛襲之。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或疑行密留田頵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頵母殷自從頵在宣州。李神福蓋言頵有母在，不當輕爲舉措，稱兵而敗，則禍必及母也。三綱者，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光化二年，田頵將康儒取婺州，王壇歸之。）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逆流曰泝。泝，蘇故翻。上，時掌翻。）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見，而敵人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李神福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泝流而上；其縱火焚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居然可知也。）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舒州懷寧縣有皖口鎮，當皖水入江之口。皖，胡板翻。）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徐綰殺高渭事見上卷二年。遺，唯季翻。）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斷，音短。）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安仁義雖善戰而兵弱，自守庸耳。田頵兵勢方挫，故命合兵擊之。）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全忠滅朱瑄，已得棣州，邵播又以州叛附王師範。重，直龍翻。）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考異曰：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朔，今從編遺錄。）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降，戶江翻，下同。背，蒲妹翻。）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質，音致。）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邠岐連兵，其事詳見後。岐本亦京畿，李茂貞據之，遂爲疆藩，今所謂京畿，特京兆府之京畿縣耳。）恐其復劫天子西去，（復，扶又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一月師範降。編遺錄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捧款檄王軍前，請舉墻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午，今從之。）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史言朱全忠本欲殺王師範而力有所未及，爲後屠師範一家張本。）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事始見上卷本年。）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語，牛倨翻。）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悰，徂宗翻。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爲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至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覘，昌占翻，又丑豔翻。褊，補典翻。易，以豉翻。）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番陳者，分兵爲數部，更番列陳，整兵而後進，以備倉猝搏戰。陳讀曰陣。）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將，即亮翻。）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九域志：廣德西至宣州一百八十里。宋白曰：廣德縣，秦鄣郡地，漢爲故鄣縣。）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挫伏者，言其將士之氣摧挫而厭伏也。）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帥，讀曰率。）行密以

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知臺濛兵力足以制田頵故命王茂章復攻安仁義復扶又翻）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成汭死見上四月）會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夔忠萬荆南巡屬施黔中巡屬）王建復以矩爲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更工衡翻）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瞿唐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乃弃歸峽屯軍夔州（荆南自此止領荆歸峽三州）建以宗本爲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黔其今翻又其炎翻瘴之亮翻涪音浮）葛從周急攻兖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爲之緩（新婦謂葛從周妻也爲于僞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劉鄩用兵十步九計自得兖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少詩照翻）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捍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彦温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彦温曰（從千容翻語牛倨翻）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彦温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謂屢爲汴兵所敗也）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王師範所遣語鄩使降者也）丁丑始出降（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劉鄩自兖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鄩以兖州降實錄十一月鄩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鄩降鄩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鄩領兵入兖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聽命新紀十一月丁丑劉鄩以兖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兖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鄩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師範使者始至兖州邪十月丁丑日差近今從新紀）從周爲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爲于僞翻衣於旣翻）乃素服乘驢至大梁（素服囚服也乘師俘虜載以驢）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因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勞力到翻飲於禁翻量音亮飲酒之多少各有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從才用翻）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朱全忠迎車駕於鳳翔諸將皆賜迎鑾協贊功臣舊人全忠出入於行間最久者）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廷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劉鄩自降將擢爲四鎮牙前右職而居之若固有之自知其才之足以當之也全忠以此益奇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幾居豈翻保大軍鄜州以捍李茂貞）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懷英當作懷貞）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考異曰編遺錄丁亥趙廷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有爲爲之謂之故）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荆南朗人弃城走（朗人雷彦威之兵成汭既死荆南無帥朗人遂守之）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荆南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輸不絕（唐二稅有上供以輸京師供居用翻輸春遇翻）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助攻田頵從才用翻鎰弋質翻）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陳詢時據睦州背錢鏐而睦於田頵）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鳳翔李茂貞邠李繼徽近其靳翻）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復扶又翻）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帥讀曰率）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走音奏）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景福元年田頵鎮宣州至是而亡）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少詩

（熙翻。）及顥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諸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以全故舊。）行密以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欲以代田頵。）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治，直之翻。）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頵草檄罵行密。（嘗爲，于僞翻。）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支計官蓋唐世節度支度判官之屬，唐末藩鎮變其名稱耳。）文昌爲節度牙推。（唐制，節度觀察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職也。）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瓘歸杭州。（錢傳瓘質於田頵，見上卷上年。）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

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從，才用翻。）

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罷爲左僕射。

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事見上卷上年。）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爲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張濬之死，冤考本末，濁於白馬朝士遠矣。墅，承與翻。）永寧縣吏葉彥素爲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相公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種，章勇翻。）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又如字。）格遂自荆南入蜀。（張格入蜀而亡王氏者，格也。）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衰，故契丹南並塞放牧，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契丹，欺訖翻。）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犒，苦到翻。）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啓中守光禽舍利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時仁恭猶未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蕭翰傳及王皞唐餘錄。）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事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終上卷三年。）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募兵見上五月。朱友倫死見上十月。治，直之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恐其立異論以沮遷洛之計。）

天祐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間，古莧翻。）幷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時無湊州，湊當作溱。）丙午，下詔罷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騶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傳曰：崔胤死，昭宗密許璨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按胤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胤死後，誤也。）璨，公綽之從孫也。（自元和以來，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濟其美，至柳璨而隳其家聲，所謂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柳玭之家訓爲空言矣。從，才用翻。）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

圖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崔胤有誤國之罪，無負國之心。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召致兵甲，以扞茂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既大，知朱温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温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爲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温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給爲散卒，於京師應募。胤每日教閱弓弩，梁卒僞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胤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温愈不悅，又聞胤欲挾天子出幸荊襄，温乃抗言胤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胤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温子友諒引兵攻胤，詰日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戮首岐下。實錄：胤重世宰相而志滅唐祚，按崔胤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誅，全忠兵勢益彊，遂有篡奪之心，胤復欲以譎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若云唐室因胤而亡則可，夫舊傳云胤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胤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胤仕唐已爲上相，滅唐立梁，於己何益，假令胤實有此志，則惟恐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胤，猶須此卒，胤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邪，蓋全忠以胤募兵既多，或能圖己，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胤也，人始不知，及誅胤之際，皆突出，人方知是汴卒耳。）

初上在華州，（乾寧三年四年，上在華州，事見二百六十卷、二百六十一卷。）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發此機者，則崔胤之罪也。）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質，音致。難，乃旦翻。）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李茂貞養崇本爲子，更姓名曰李繼徽，故呼之爲父。）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楊崇本復本姓名，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裴樞爲首相，且朱全忠所薦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號，戶刀翻。）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歸罪於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胤不得不任其責也。）老幼繈屬，月餘不絕。（繈，舉兩翻，錢貫也。屬，之欲翻。言老幼相隨而東，若繈之貫錢，相屬不絕也。）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爲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御營使之官始此。）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時河南北諸鎮皆附於朱全忠，發丁匠必不及鎮定幽滄四鎮。）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治，直之翻。）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江則鄂岳杜洪、洪州鍾傳，浙則錢鏐，湖則潭州馬殷、澧州雷彥威，嶺則廣州劉隱，皆附全忠者也。）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復，扶又翻。館，古玩翻。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爲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爲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樂，音洛。）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陝，失冉翻。考異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襄宗發自秦雍，甲子，暫駐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翌日，上來覲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關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己酉，鑾梁園行至汜水，聞崔胤死，是時皆言崔胤已下，潛諫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隴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鑾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叙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翊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還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温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爲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纍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陝郊。又曰：二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邠岐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絹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京軍兵士擁脅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遣士庶出京，朕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遺汴人所錄，比唐紀年宜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猶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似怱遽，實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

（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日至陝差似相近今從之）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甲申、立皇子禎爲端王、祈爲豐王、福爲和王、禧爲登王、祐爲嘉王、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下同難乃旦翻）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爲北路行營指揮使、（邛渠容翻）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儼將命爲據至王建則自爲之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崔胤既誅朱全忠遂專據禁衛其實布分私人於天子左右而僞言判其事耳）癸丑、全忠置酒私第、（朱全忠奔走兵間得陝州何暇建私第其實以到陝州所館安之地卽爲私第耳）邀上臨幸、（天王狩于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以飲於禁翻）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躡尼輒翻）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光啓三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故徙佑國軍於長安　考異曰按河南府先已爲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者蓋車駕既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天祐二年鄭賨猶爲西京留守判官然則雖立軍額京名尚在耳）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考異曰續寶運錄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時昭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告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賚到西川續示管內州縣實錄此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而讀其書者往往掩卷）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錢傳璙爲質於楊行密見上卷天復二年）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頵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楊行密之心在闢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有是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好呼到翻）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任音壬堪也）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君子於其攻孔氏之時始知之若朱全忠之心徵於色發於聲爲有君乎爲無君乎又按西漢羣臣謂天子爲縣官東漢以來謂爲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爲宅家又羣小呼之爲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此撤殿弑逆之徵也天之垂象示戒豈不昭昭也哉）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知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閻祐之王墀之死以言星氣也韋周可證之死以附耳語也元帥朱全忠）癸卯、上憩於穀水、（穀水在洛城西憩音去例翻）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考異曰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書薛史）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爲于僞翻縊一計翻又於賜翻）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衣其於既翻）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令音零）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殿爲正殿崇勳殿爲入閤朝直遙翻）乙巳、御光政門、（時遷洛之後易宮門名改長樂門爲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改元天祐）更命陝州曰興唐府、（更工衡翻）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時惟留宣

（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考異曰編遺錄曰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况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略閑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爲宣事誤也。按宦官既誅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及充內諸司使夫既宣傳詔命則實錄云宣事亦未爲誤但天祐二年方罷宮人宣傳詔命故以實錄爲誤。）以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徽武寧留後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朱全忠先爲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葺理洛陽之功今洛陽建都不爲節鎭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爲四鎭。）鎭海鎭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天復元年錢鏐封越王爲于僞翻更工衡翻。）更命魏博曰天雄軍。（代宗以魏博爲天雄軍以寵田承嗣至德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順命爲魏博節度使今復舊天雄軍號。）癸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十一（起閼逢困敦五月盡柔兆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時以洛陽宮前殿爲貞觀殿內朝爲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復扶又翻），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全忠疑帝欲圖己敬翔其腹心也故亦不使之入擿宅狄翻）。辛未，全忠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趙匡凝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三峽上游泝流攻之故曰上峽上時掌翻），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鏁峽（敗補邁翻絙古恆翻鏁即鎖字）。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當是時蜀兵不出朱全忠之兵亦不能攻也令朱友裕擊岐邠耳）；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劉鄩在鄜州逼近李茂貞繼徽聲援不接故使棄鄜還屯同州與朱友裕合勢鄜音夫）。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見賢遍翻）。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圭淵翻），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言不可窮兵極其兵力好戰不休是窮兵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梁朱全忠晉李克用），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復扶又翻）。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埸音亦），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釁許覲翻）。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王建既併山南諸州阻關而守關外倚李茂貞爲藩蔽故與之修好好呼到翻）。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鍠戶盲翻爲于僞翻此天雄軍治秦州屬李茂貞）。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隳軍實以厚寇讎豈王建之本心哉倚以自蔽不厭其數也數所角翻）。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史言馮涓因獻頌而進規故其諫易入斂力贍翻）。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惡烏路翻全忠欲篡利立庸幼德王裕貌秀而齒長立之非己之利也故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謂爲劉季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光化三年天復元年），豈可復留（奸音干復扶又翻）。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史言朱全忠之狡獪）。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離力智翻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沈持林翻）。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伺相吏翻）。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史言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從千容翻齧五結翻語牛倨翻）。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西討岐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易以豉翻）。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

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殿亦猶椒房之稱）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軍前謂西討行營軍前也）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呼火故翻）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年三十八）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何后祈生於蔣玄暉而卒以玄暉死屈節以苟歲月之生豈若以身殉昭宗之不失節也）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更工衡翻柷昌六翻）監軍國事（監古銜翻）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　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爲監軍（李克用匿張承業見上卷天復三年監古銜翻）　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天復三年李神福始攻鄂州天祐元年又攻鄂州事並見上卷）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石馬縣後訛爲上馬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二云同上唐改泌陽以地在泌水之陽也唐州治焉泌兵媚翻）　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卒子恤翻）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爲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亟來（諸侯下令於境內謂之令書以異於天子所下制詔敕之書也亟紀力翻爲徐溫召渥張本）渥泣謝而行　九月己巳尊皇后爲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軍永壽所以致邠兵自此而南至駱谷所以致岐兵）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號戶刀翻）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自軍前東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帝昭宣帝也賊弒君之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先悉薦翻）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以此爲二人罪猶不敢昌然以弒逆之罪罪之）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李彥威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朱全忠愛而子之考異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呼火故翻塞悉則翻）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義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朱全忠兼忠武張全義帥天平見上卷上年朱友恭氏叔琮既誅以全義領宿衛）乙巳全忠辭赴鎭庚戌至大梁　鎭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梨園（死於梨園行營）　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降戶江翻）行密遣兵圍之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楊行密使其將劉存攻杜洪於鄂州）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自潁州潁上縣取正陽濟淮）軍于霍丘（九域志霍丘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按元豐之壽州治下蔡）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錢鏐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錢鏐恨陳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二年）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降戶江翻）　初馬殷弟賨性沈勇（賨徂宗翻沈持林翻）事孫儒爲百勝指揮使（以百戰百勝名軍）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從千容翻）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瓌古回翻）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馬賨從秦宗權孫儒起於淮西故云然）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爲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

贊曰：楊王地廣兵彊，（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好，呼到翻。）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史言馬殷畏朱全忠。）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史言劉隱自託於朱全忠。）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祚，即位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州；四年，乃追崇諡號。）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是時壽州治壽春。朱全忠自霍丘遣諸將進逼之。）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王茂章攻潤州，事始上卷天復三年八月。）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鍠，殄孫儒，平宣、潤，皆有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安仁義在淮南軍中，號最善射，衆憚之，故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先，悉薦翻。）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披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田頵、朱延壽、安仁義，淮南諸將中之錚錚者也。三叛連衡，不足以病楊行密，暮年之餘，相次翦殄，行密未易才也。）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陳詢叛錢鏐，事始上卷天復二年。）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史言御衆之術，惟靜足以制動。）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從，才用翻。鎰，夷質翻。敗，補邁翻。）虜鎰及球以歸。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朱全忠寬西顧之虞，然後命李振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朱全忠遣諸將逼壽州城下，而留屯霍丘爲後勢。）二月，辛卯，至大梁。（霍丘至大梁九百餘里。）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濮陽，已入朱全忠巡屬，故囚服乘驢以請罪。濮，博木翻。）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戇，竹巷翻。）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是日，社，（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禛，之人翻。）瓊王祥，置酒九曲池，（九曲池在洛苑中。）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天復二年正月，淮南兵攻鄂州，踰兩春而後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僖宗光啓二年，杜洪據鄂州，至是而亡。）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懊來山，是年更名太平山。）廟號昭宗。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罷獨孤損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蔚，紆勿翻。）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侻。（侻，它彫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和王福，亦昭宗之子。）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言幸有方鎮，可以處之。）何藉樂卿！（太常卿掌禮樂，故曰樂卿。言勳人處之之職，當各當其分，不藉樂卿以榮。）恐非元帥之旨。（朱全忠時爲諸道元帥，故稱之。）持之不

下（下，戶嫁翻。）。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裴樞第十四。）觀此議論，本態露矣。（言其猶持清議也。）璨因此幷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楊收見懿宗紀，爲相以罪貶死。）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累，良瑞翻。）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史言蓋寓垂歿不忘效忠於李克用。蓋，古盍翻，姓也。省，所景翻。）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光化二年，田頵取婺州，既而頵爲楊行密所攻，錢鏐取婺州，使沈夏守之。）錢鏐使其弟鏢將兵救之。（鏢，匹燒翻。）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爲朱全忠殺柳璨、蔣玄暉、張本。）

乙丑，彗星長竟天。（彗所以除舊布新，易姓之徵也。薛居正五代史曰：是年正月甲辰，有彗出于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九月乙丑復出，軒轅大角及于天市，洒光耀嚴猛。）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橫，戶孟翻。非，亦作誹。），宜以之塞災異。（塞，悉則翻。）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紊，音問。）且王欲圖大事（謂篡奪也。），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去，羌呂翻。）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濰，音維。唐武德二年，分青州北海縣置濰州，八年州廢，以北海還屬青州。此時蓋復置濰州也。）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處，昌呂翻。），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爲，于僞翻。）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新志曰：瀧州治瀧水縣，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端溪立龍鄉縣，改龍鄉爲平原縣，又改爲瀧水。唐平蕭銑，置瀧州。瀧，閭江翻。），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趙匡凝東結淮南，西通巴蜀，欲交鄰以抗朱全忠也，亦以勤朱全忠之兵。好，呼到翻。）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中，竹仲翻。），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朝，直遙翻，下同。梟，堅堯翻。）見朝士皆頤指氣使（以頤指麾，以氣使令，言其怙朱全忠之勢而肆其驕豪也。），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爲車轂。（轂，古祿翻。）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好，呼到翻。言順口以玩人。）車轂須用夾榆（說文：榆，白枌。所謂夾榆，乃其今之田榆也，生田間，葉皆木類，[illegible]堅而耐久，車轂衆輻所湊，其皮宜堅[illegible]曰：[illegible]榆宜作車轂。爾雅一云白[illegible]也。[illegible]翻。），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捽，昨沒翻。撲，弼角翻。）己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府。[illegible]吾於是有退居伊洛之志，於龍門[illegible]得喬處士故居，[illegible]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責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

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爲羅紹威誅牙將張本。佺且緣翻。剽匹妙翻。時劉守文據滄州）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馮行襲附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趙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唐實錄七月。全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荊南。請創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己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今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它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於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佶巨乙翻。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國紀年在此月戊戌。今從之）張惠奔福州。（天復三年。張惠據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自溫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即福州界。九域志。溫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二十里）　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淮南兵自正月攻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弃官居虞鄉王官谷。（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見賢遍翻）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復扶又翻。柳璨言司空圖既非伯夷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自謂公正。通鑑直敍其辭。而璨惡自見）可放還山。圖。臨淮人也。　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七州皆忠義軍巡屬）朱全忠軍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襄州穀城縣有陰城鎮。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十里）癸亥。引兵度漢。（浮梁成而度）　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陳讀曰陣）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傅讀如附）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僖宗中和四年。趙德諲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楊行密時據廣陵。匡凝沿漢入江。順流東下而奔歸之。帥讀曰率。下同）　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輸春遇翻）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爲潁王。（禔是支翻。又是今翻）祐爲蔡王。　丁卯。荊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弃城奔成都。（天復三年。趙匡凝遣匡明據有荊南。匡凝既敗。匡明亦走）　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爲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荊南軍府治江陵）至樂鄉。（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鄉鎮）　荊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爲荊南留後。（降戶江翻。瓌古回翻）全忠尋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弃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僖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金州。至是而敗。行襲遂歸于朱全忠。九域志。金州東至均州七百里。考異曰。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作全行宗。林思諤王宗播王承規傳作全行宗。桑弘志傳作全行朗。新書馮行襲傳作金行全。蓋傳寫差誤。不可考正。按後蜀後主實錄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朗。世居金州。疑是師朗昆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更工衡翻。下詔更同）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秦滅巴。置巴郡。漢爲宕渠縣地。蜀先主分巴郡置宕渠郡。梁大同三年。於郡理置渠州。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今州理是也。後魏於漢昌縣理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開州。漢朐䏰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朐䏰西北界置漢豐縣。後周置開江郡。隋改郡爲開州）　乙酉。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　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楊行密本用陶雅爲歙州）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此暨陽即越州諸暨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境）兩浙將方習敗之。（敗補邁翻）習進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長知兩翻。下長子同）素無令譽。（令善也。令力正翻）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惷書容翻。愚也。又陟降翻）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楊渥時守宣州。蓋加官司

（徒易以豉翻。書詐記翻。）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盧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考異曰。按徐溫謂隱爲奸人。隱若欲爲亂。當密召劉威。豈肯對其父斥渥短。請以軍府授威。隱乃戇直之人耳。）俟諸子長以授之。（長。知兩翻。）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爲。于僞翻。）安可使宅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瞑。莫定翻。閉目也。）隱。舒州人也。宅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爲楊渥不終張本。）可求。同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嚴可求本馮翊人。父實。仕唐爲江淮陸運判官。由是家于江都。）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以宣州地接杭州。使良將居之。豈知楊渥與王茂章構怨乎。爲茂章奔兩浙張本。）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別開元帥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將自襄陽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洛陽以丙戌除全忠諸道元帥。全忠猶在行營。以是日變計欲攻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謂荊襄兩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懾。之涉翻。）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敬翔知淮南之不可攻。釁。許覲翻。）不聽。改昭信軍爲戎昭軍。（昭信軍本置於金州。時已爲王建所取。）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棗陽縣屬隨州。自襄陽至棗陽一百三十餘里。）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入魏改爲郢州。周武帝改郢州爲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爲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於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爲淮南郡。隋復爲光州。九城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陟申光。暨壽春之霍丘駐焉。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今從編遺錄。）道險狹。途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也。故以衣錦啗之。）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裴樞等既死。而蘇循等進。夫奉唐璽綬而輸之梁者。此輩也。）素無才行。（行。下孟翻。）乾寧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洪邁隨筆曰。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唐人謂貢院爲科場。亦謂之場屋。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按舊書帝紀。楷時帥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上駁議。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事下太常。（下。戶嫁翻。）丁酉。張廷範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廣陵。（渥自宣州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九城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比。必利翻。）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鎮。東正陽屬壽州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以朱全忠父名誠。故改成德爲武順。更。工衡翻。）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抄。楚交翻。）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悔不用敬翔之言也。）躁忿尤甚。（躁。則到翻。）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先。悉薦翻。）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蔣玄暉時爲樞密使。內專朝廷之權。外結朱全忠之寵。）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須。待也。）玄暉聞之懼。自至

壽春具言其狀。（時朱全忠在壽春行營蔣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沮在呂翻止也）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禪代之事先封大國次加九錫殊禮此王莽創爲之也魏晉踵而行之諱其名而受其實魏文帝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言雖不至如朱全忠之凶暴其欲篡之心則一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背蒲妹翻）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晉李克用燕劉仁恭岐李茂貞蜀王建勍渠京翻）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爲于僞翻）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唐制大祀百官皆先習儀受誓戒散齋致齋而後行事）裴迪自大梁還。（裴迪先至壽春行營從朱全忠還大梁自大梁還洛陽）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爲全忠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壬申。趙匡明至成都。（正月丁卯弃荊南至是方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爲于僞翻下思爲同）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鄙也故使諭卿）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枕職任翻）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司馬卿於時爲中書舍人歟否則唐制中書通事舍人掌受四方章奏及宣傳詔命今以卿將命出使故稱之歟）卿乃還。（還從宣翻）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紀年吳錄唐烈祖實錄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潁州獲河東諜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絹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顏行密神道碑殷文圭行密墓誌游恭渥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卒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故以明年二月疑沈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渥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爲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圭游恭皆仕吳而記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楊行密請李儼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二年渥字承天楊行密長子）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朝直遙翻）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宣武領汴宋亳輝宣義領汝鄭滑天平領鄆曹濮濟護國領河中晉絳慈隰天雄領魏博貝衞澶相武順領鎮冀深趙佑國領京兆商華河陽領孟懷義武領定祁易昭義軍領潞澤保義領邢洺磁戎昭領金均房武定領洋泰寧領兗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國領同鎮國領陝虢武寧領徐宿忠義領襄鄧隨郢唐復安荊南領荊歸峽）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謂白馬之禍也）全忠亦惡之。（惡烏路翻）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爲于僞翻）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阿秋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阿烏葛翻語牛倨翻帝及德王裕皆何太后子也昭宗已弒裕與諸弟稍長相繼而死事已至此后之母子能獲全乎后素號多智臨難乃爾蓋當時以能隨時上下以全生者爲智也）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何太后時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河南府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

丁酉，詔許之。（朱全忠憤怒，正欲殺蔣玄暉等，乃復行魏、晉之事，表辭者，敬翔教之也；詔許之者，王殷等承朱全忠之風指也。）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史誅其心迹，以示天下後世。）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內夫人宣傳詔命，考異見前。）及參隨視朝。（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僚，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官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於殿庭。至天祐二年，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敕也。）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河南，河南府也。揭，其謁翻，舉也。）玄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子而廢母，非復晉峻陽之事也。）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撲，弼角翻。）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既廢母爲庶人，又廢朝三日，廢爲庶人，天性滅矣，廢朝三日，既非哀母之誠心，又不足以塞天性之傷，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朝，直遙翻。）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唐不復郊矣。）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自罷謁郊廟以下，皆朱全忠之風旨。）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呼，火故翻。）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王宗朗守金州纔三月耳。）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請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考異曰：實錄云改爲武寧軍，新表云改爲武定軍。按武寧乃徐州軍額，武定乃洋州軍額，不應同名。續寶運錄注云：天復七年秋，汴軍都頭號馮青面改姓朱，授全忠印綬，爲洋州刺史。授當作受。洋州自景福元年刺史楊守佐歸順鳳翔，後議朱全忠，除此年秋，蜀第二指揮使王宗綰收獲金州，都押衙全貴帥衆降，賜姓王，名宗朗，拜金州刺史。又編遺錄天祐二年二月云：行襲已於均州建節，因署韓恭知金州事，請朝廷落下防禦使，幷不建戎昭軍。以此諸書參驗，似是今者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制，非改戎昭爲武定軍。實錄、新表皆誤，續寶運錄天復七年亦誤也。按考異，則武安軍當作武定軍，參考新舊書亦然。）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爲兩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楊渥襲位曾幾何時，而修怨於一州將，其福量如此，固不足以君國子民。）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却之。

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於宗高谷，將擊嗢末及取涼州。（趙珣聚米圖經曰：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西至涼州九百里。）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度，徒洛翻。）帥衆奔兩浙。（帥，讀曰率。）親兵上蔡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行，登城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楊渥父子皆以王爵鎮淮南，故謂淮南軍府爲王府。）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斷，音短。）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睦州自此屬錢氏，以楊氏不能爭。歙，書涉翻。）鏐以茂章爲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更，工衡翻。）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承裕據有安南。）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橫，戶孟翻。）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帥，所類翻。）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大和三年立何進滔，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中，僖宗中和三年立樂彥禎，文德元年立趙文玠，尋立羅弘信。）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惡，烏路翻。）朱全忠之圍鳳翔也，（圍鳳翔見昭宗天復元年、二年、三年。）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去年七月，李公佺亂，見上。）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趣，讀曰促。）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十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魏、鎮，魏博、鎮冀兩鎮。樂城，恐當

（作亂業）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卒，子恤翻。）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橐，撻各翻。）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長直兵，蓋選驍勇之士，長使之直衛，不以番代者也。擔，都濫翻。）帥之入魏，（帥，讀曰率。下同。）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斷，音短。襻，普患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殪，一計翻。）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詰，去吉翻。）

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爲節度使。（二人皆能保據本道，因而命之。）

庚辰，錢鏐如睦州。（九域志：杭州西南至睦州二百一十五里。）

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其將韓從實。（歸州屬荊南。）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璋本以衢州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

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勳。（昭宗天復二年，湖南將許德勳取岳州，今并之。）渥以知新爲岳州刺史。（爲陳知新等覆軍張本。）

戊寅，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數，所角翻。）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鄃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永濟渠南置歷亭縣，蓋取漢歷城縣爲名。按漢地理志，歷城縣屬信都郡，在舊縣界。王莽改曰歷亭。唐萬歲登封元年，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西七十里。）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先，悉薦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敗，補邁翻。）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蓨、阜城，並漢古縣，唐屬冀州。九域志：蓨縣在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阜城在州東一百六十里。蓨，音條。）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宗城縣屬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滄州兵，劉守文所遣。）丙午，重霸弃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考異曰：實錄，初，鍾傳養上藍院僧爲子，曰延規，委以江州。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今從十國紀年、吳史。）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併還山南東道。）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爲匡國節度使。（馮行襲自均州徙同州。）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鍾延規啓之也。）

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爲山南東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

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數有戰爭，（九域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鳳翔三百九十里。數，所角翻。）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爲佑國節度使。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澶，時連翻。相，息亮翻。）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考異曰：實錄在六月，今從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七月癸未，上起兵攻魏，都按是月壬子朔，無癸未，當從編遺錄，誤也。）全

忠留魏半歲（自正月入魏至是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近其靳翻稱尺證翻遺唯季翻比必利翻爲于僞翻）紹威雖去其逼（去羌呂翻）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莘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共城新鄉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鑢也鑄爲之又釋錯爲誤蓋以殺牙兵之誤取鑄錯爲諭）壬申全忠至大梁（考異曰編遺錄云壬辰亦誤）　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帥讀曰率下同）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誘音酉）未幾裴破寨執楚（幾居豈翻）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降戶江翻）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質音致）王建以侃知彭州　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爲首尾）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兩浙兵圍衢州（此即方永珍之兵也）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淮南與浙人爭婺睦衢三州至是復悉歸於錢氏陳讀曰陣帥讀曰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呂師造狃於青山之捷氣陵浙人近其靳翻）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復扶又翻殿丁練翻躡尼輒翻）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戶縣地宋廢縣爲長蘆鎮屬清池縣）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饌雛皖翻又雛戀翻）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羅紹威厚奉朱全忠不惟以報德亦懼因伐叛之便而取魏也）　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僖宗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至匡時而亡）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靜難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保義當作保大保義軍領邢洺磁在山東而保大軍領鄜坊與邠岐等鎮皆在關西也難乃旦翻夏戶雅翻）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坊州保大軍巡屬也以此證上文保義其誤明矣）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勝音升）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腕烏貫翻）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稚直利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啖徒濫翻）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說式芮翻）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爲于僞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天復六年十月六日行下此牓帖則是此年十月也）建東向舞蹈號慟（號戶刀翻）稱自大駕東遷（謂昭宗遷洛也）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於上不暇從也其後假張彧京兆少尹以調發內賜米麥李懷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要官未奏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劉仁恭以幽州叛李克用又約朱全忠共攻之此克用之所深恨也）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

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史言李存勗智識能輔其父所不逮）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鎮之兵五萬軍于美原（據上文則楊崇本所將者五鎮之兵耳蓋幷涇秦隴之兵爲六鎮）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　武貞節度使雷彦威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去年九月汴將賀瓌守荊南）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高季昌自此遂據有荊南）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倪可福自此委質於高季昌）朗兵引去（朗兵雷彦威之兵也）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以此觀之上文誤作懷英）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爲保義節度使（恐即命康懷貞以鄜時保義當作保大以通鑑明年書保平節度使康懷貞證之又恐自是保義）西軍自是不振（西軍謂邠岐軍也）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代之（澧音禮）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即王茂章是年正月奔宣州歸錢鏐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脩五代史曰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今從之）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閏月乙丑廢鎮國軍興德府復爲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幷同華爲一鎮割金商以隸佑國皆欲厚其責力以扞邠岐）初昭宗凶訃至潞州（訃音赴告喪曰訃）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帥讀曰率）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爲潞帥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丁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治直之翻）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先悉薦翻調徒弔翻輸舂遇翻）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炎讀曰燄沈持林翻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盡以潞州內叛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劉守文之辭卑而情可矜故全忠之凶暴亦爲之感動遺惟季翻乞音氣爲于僞翻）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鍾氏既亡故彭玕請降於馬氏玕音干路振九國志作玕）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州刺史（酋慈由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一（起彊圉單閼盡著雍執徐七月凡一年有奇朱氏本碭山人碭山戰國時屬梁地太祖以宣武節度使創業宣武軍治汴州古大梁也後益彊盛進封梁王國遂號曰梁通鑑以前紀已有蕭梁故此稱曰後梁）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姓朱氏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賜名全忠即位改名晃）

開平元年（是年四月即位始改元）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自滄州還休兵貝州且因魏博犒師也）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謂并鍾匡時也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以隱言其不克負荷欲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卷天祐二年復扶又翻）由是將佐皆不自安（既逐王茂章又殺周隱宜餘人之不自安也）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州西南九十五里宋白曰上高縣本高安縣之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場保大十年升為縣）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謂馬殷也）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斷都管翻）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路振九國志呂師周父珂以勇敢事楊行密累有功并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自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為酣酌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據此則為渥所疑非行密也孥音奴子也）師周楊州人也渥居喪（居其父行密之喪也）晝夜酣飲（酣戶甘翻樂飲也湛嗜也應劭曰洽也張晏曰中酒也）作樂（句斷）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從才用翻之往也）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蜀注曰牙者旗名義牙者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左右牙余謂牙兵以衛牙府）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橫戶孟翻）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史言楊渥自去其爪牙）渥之鎮宣州也（天祐元年楊渥鎮宣州二年召為嗣）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勍渠京翻璠音番）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史言張顥徐溫又翦去渥之爪牙）祐間道兼行（間古莧翻）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告之以所以徑入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數所具翻下因數同俗從所主翻）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帥讀曰率）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檛擊殺之（檛側瓜翻　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按璠已死於宣州今從十國紀年　按通鑑本文宣州當作洪州）謂之兵諫（左傳鬻拳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張顥徐溫以兵諫自文鬻拳之罪人也）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為顥溫弒渥張本）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威望大沮（沮在呂翻）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館古玩翻）有疾臥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

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亟紀力翻）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勞力到翻）貽矩請以臣禮見（見賢遍翻）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帝皆謂唐昭宣帝元帥謂梁王）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九域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始改保義軍為保平軍避藩邸舊名也此因史臣避廟諱而書之然觀令康懷貞發京兆同華兵屯晉州則恐自鄜州而東發兩鎮兵屯晉州蓋懷貞若自邢州發京兆同華兵道里隔涉邢州與潞州相近亦當備河東兵之來無緣使懷貞離邢州而屯晉州竊謂保平亦當作保大據歐史懷英傳亦書保義蓋以美原之捷方除保義節朱全忠急於篡唐未暇舉兵攻潞州自備而已故潞州益得以嚴備）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梁王建元帥府于大梁相帥讀曰率）王遣使卻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擊劉仁恭也）

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璙力小翻又力弔翻佶其吉翻）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考異曰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冊禮使奉傳禪冊寶押金吾仗衛太常鹵簿等）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唐有傳國八寶武后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寶並改雕寶字）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唐六典曰天子八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唐六典大駕備五輅五輅皆有副車又有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一十有二若法駕則減五副輅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帥讀曰率）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修撰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臣裴垍建議登朝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人判館事未登朝者為直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璽斯氏翻綬音受載子亥翻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周世宗實錄凝式本傳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不取）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楊涉之相也知必為凝式之累今乃駭凝式之言何邪為于偽翻）策敦煌人（敦徒門翻）光逢隱之子也（趙隱見二百五十二卷懿宗咸通之十二年）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薛史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眾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墐泥為錢（瘞於計翻墐几隱翻墐泥黏土也）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不齒之於諸子之列）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幾居依翻）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敗補邁翻）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惡烏路翻）銀胡䩮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䩮盧谷翻帥讀曰率）

（光嗣讀曰寧。）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盧龍以嬀、檀、新、武四州為山後。）奔河東。（奔李克用。）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幾，居豈翻。為劉守奇引河東兵伐燕張本。）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匡霸、飛騰，皆晉王所置軍都之號。）梁王始御金祥殿，（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正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兔洎白蓮之合蒂者，以為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受百官稱臣，（此梁所自置百官也。）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去，羌呂翻。）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盧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青澳在溫州東北海中，俗謂之青澳門。由青澳門而進，舟則入溫州，其外則大洋也。澳，烏到翻，海之隈厓曰澳。）錢傳璙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安固，後漢之章安也。間，古莧翻。）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天祐二年，盧佶陷溫州，至是敗亡。）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監，古銜翻。）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壬戌，梁王更名晃。（更，工衡翻。薛史曰：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此唐之百官。從，才用翻。）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衮冕，（被，皮義翻。）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已者，畢也。）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帥，讀曰率。）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禕，許韋翻。）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宗，同姓也；戚，異姓之親也。復，扶又翻。）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鮑宏博經曰：楚辭：琨蔽象棊，有六博。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據歐史，此所謂投瓊即骰子也。迸，北孟翻。考異曰：王仁裕玉堂閑話曰：骰子數而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骰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嗟歎日不止。今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梁王始兼四鎮，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元年。）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唐武德元年受禪，歲在著雍攝提格，禪位于梁，歲在彊圉單閼，享國二百九十年。）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皆言受禪於唐也。）戊辰，大赦，（考異曰：梁實錄、編遺錄、薛史、唐餘錄皆不云大赦，今從歐陽史。）改元，（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曹州濟陰郡。濟，子禮翻。）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今梁都大梁，在洛陽之東，故以洛陽為西都，大梁為東都，而以長安為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通鑑二百六十四卷昭宗天祐元年四月已書更命魏博曰天雄軍，蓋亦出朱全忠之意，此複出也，但未知更軍額的在何年。更，工衡翻。）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用左傳語。栫，在甸翻，圍也。）使甲士守之。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不由郡王，徑封國王，即位之初特恩也。）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梁崇政院，即唐樞密院之職。後唐遂廢樞密院入崇政院。）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沈，持林翻。）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僖宗光啟間，敬翔入汴幕，至此時二十年，史誤以二十為三十耳。）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近，其靳翻。）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為

之改易，（爲，于僞翻）禪代之際，翔謀居多。追尊皇高祖考妣以來皆爲帝后。（五代會要：梁以舜臣朱虎爲始祖，四十二代至黯，追尊黯祖宣元皇帝，妃范氏諡宣僖皇后；黯子茂琳諡敬祖光獻皇帝，妃楊氏諡孝皇后；茂琳子信諡憲祖昭武皇帝，妃劉氏諡昭懿皇后；信子誠。）皇考誠爲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爲文惠皇后。初，帝爲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爲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李克用稱唐官，用唐年號，豈梁得而削奪之哉！史特書梁之初政耳。）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天復四年，梁王劫唐昭宗遷洛，改元曰天祐。河東、西川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稱天復。五年，是歲梁滅唐，河東稱天祐四年，西川仍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淮南楊渥襲爵弘農王。）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卒，子恤翻。）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遺，唯季翻。）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史言李克用雖出於夷狄，而終身爲唐臣，亦天性之忠也。納）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蓋高齊建霸府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所立。）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爲，于僞翻。）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治，直之翻。易，以豉翻。）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還，從宣翻。）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羸，倫爲翻。）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李茂貞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卒伍之雄，乘時竊據，叔立名字以相署置，皆可與之言禮乎哉！）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鞭，鳴鞭；扇，雉尾扇也。唐制：天子視朝，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既出西序門，索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錢鏐舉兵討梁，（說，式芮翻。）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好，呼到翻。）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頎，渠希翻。）初，契丹有八部，（歐陽脩曰：契丹君長姓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爲王。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內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僖、昭之際，其王邪律阿保機怙強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後諸族邀之，請用舊制，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且曰：我爲長九年，所得漢人頗衆，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爲一部。諸部許之。俄設策併諸族，後唐武皇遣使與之連和，大會於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爲兄弟。莊宗列傳：又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之。保機既歸，欽德以國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於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盃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請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他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王。紀年通譜云：太祖諱億，又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又云：凡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爲王，故王以蕃法亦甘心退焉，不爲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名，與漢高祖實錄、唐餘錄所載八部名多不同，祀相遞以爲常耳，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爲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皇之教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唐餘錄。又唐年補錄云：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缽，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乃云大順中事，唐餘錄誤也。又武皇之會阿保機在乾寧前，乾寧二年仁恭方爲幽州節度，大順中未也。又武皇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此非大順中事，唐餘錄誤也。又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契丹王阿保機及前國王欽德偉貢方物。然則於時七部猶在也。）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

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和部，三奧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折部，各有辱紇主爲之會領。歐陽脩曰：奚當唐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實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幽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西南去幽州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川三千里，後徙居琵琶川。）及七姓室韋、（室韋本有二十餘部，其近契丹者七姓。）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如三年一代之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漢志，滑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氏。水經注：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滑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歐陽脩曰：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遼澤去渝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渝關去幽州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女真，肅慎氏之遺種，黑水靺鞨即其地也。入遼東者籍者號熟女真，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監，古銜翻。）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爲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陽史曰：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按雲州之會，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崩已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興兵討之，何故止也。唐室爲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武皇寢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梁，（繒，慈陵翻。畜，許救翻。背，蒲妹翻。更，工衡翻。遣使通好，是附梁也。）晉王由是恨之。（通鑑於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於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吳、蜀義例同。）

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兼侍中。（威武節度之下，當有使字。）仍以隱爲大彭王。（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癸未，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荊、歸、硤、夔、忠、萬、澧、朗，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立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貞爲均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友文以養子居諸子之上，友珪弒逆禍胎於此。）

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薛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宋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仍請在京上舊邸爲建昌宮。）

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攻晉將李嗣昭也。）

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考異曰：實錄，四月辛未，以翔知崇政院事；五月甲午，詔樞密院宜加爲崇政院，始命翔爲院使。蓋崇政院之名，先已有之，至是始併樞密院職事，悉歸崇政院耳。）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蘇循勸成禪代之事，故自以爲有功。）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帝薄其爲人，（舊帝書唐紀：昭宣帝天祐二年，蘇楷上議駮昭宗諡。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駮諡，從深鄙之，既傳代之後，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帝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

立於惟新之朝（朝直遙翻）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爲同光之初蘇循詣唐莊宗張本）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僖宗中和元年盧約據處州至是而亡降戶江翻）　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盧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趨七喻翻）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吳分長沙置瀏陽縣隋廢景龍二年於故城復置屬潭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經注湘水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有瀏口戍璠孚袁翻瀏力周翻）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數所角翻遺唯季翻）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陳讀曰陣）存遙呼曰（呼火故翻）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考異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郚告捷淮南明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僞鄂州節度使劉存按薛史梁紀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十國紀年吳史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楚史亦然編遺錄誤也）禆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陳知新取岳州見上卷上年艦戶黯翻艘蘇遭翻）　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史言劉存陳知新忠壯）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玗攻洪州不克（彭玗附楚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塹七豔翻）　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周德威盡統蕃漢之兵河東大將也）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五季之世諸鎮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則鐵林軍一都之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求之）　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史言晉傾國救潞州帥讀曰率）嗣弼克脩之子（克脩晉王之弟見唐僖昭紀）　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史敬思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攻澤州以擬康懷貞之後）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公安漢孱陵縣漢末劉備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南九十里）　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劉守光既囚其父（事見上四月）　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爲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靜海節度使曲裕卒（曲裕即曲承裕）　丙申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爲節度使（考異曰諸書不見顥於裕何親按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既云起復知其子也　行營當作行軍）　雷彥恭攻岳州不克（雷彥恭既與楚攻荊南尋又攻楚岳州可以見其反覆矣）　丙午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奭）　辛亥以吳越王錢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欲使兩浙湖南攻弘農王楊渥先分授以楊氏所統二鎮）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高河在潞州屯留縣東南）　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親騎梁之親兵馬軍也）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

統𨻶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上黨地高，在河北諸鎮之西，故曰西上。上，時掌翻。）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重，直龍翻。）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調，徒弔翻。抄，楚交翻。）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屬，之欲翻。）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鎮。涔，鋤針翻。）高季昌擊敗之。（敗，補邁翻。）彥恭貪殘類其父，（雷彥恭，滿之子也。）專以焚掠爲事，荊湖間常被其患。（被，皮義翻。）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朝，直遙翻。爽，乖也。言若唐朝復興則爲臣之節未乖也。）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馮涓，馮宿之孫。於唐室既亡之後，義存故主，眡韋莊、張格輩有間矣。）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帥，讀曰率。）己亥，即皇帝位，（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考異曰：莊宗列傳：太祖厭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今從之。）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韋見素，天寶之末爲相。）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好，呼到翻。）粗曉其理。（粗，坐五翻。）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史言蜀主起於卒伍，而能親用儒生。）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泠，郎丁翻。[illegible]也。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漢昌縣，吳立漢昌郡，後又爲吳昌縣。唐神龍元年，分湘陰置昌江縣，屬岳州。五代改曰平江，蓋後唐既滅梁，唐人爲之避廟諱，諱昌字也。九域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里。）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朗水西南自辰、錦州入朗州界，經州城入大江，謂之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覆，扶又翻。）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唐天寶二年，開山洞置唐年縣，屬鄂州。）斬業、饒於長沙市。　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拔之。（梁西都有夾馬營。江猪嶺在潞州長子縣西，由北路達鵰窠嶺。）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梟，堅堯翻。梟，不孝鳥也，食母。獍，讀如鏡，破獍，惡獸也，食父。）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窘，巨隕翻。謂上七月劉守光遣使請命也。）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質，音致。折，之舌翻。）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將，即亮翻。校，戶教翻。跋，卜末翻，又蒲末翻。）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關，往來必由之要處；津，濟渡必由之要處。）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

襲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陝失冉翻）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丁卯晉兵寇洛州（此救潞州之牽兵也）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危全諷以仔倡守信州之地仔子之翻倡音昌又尺亮翻）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抉於決翻飯扶晚翻）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蜀主乃止丁丑蜀以韋莊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珙居勇翻）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考異曰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恨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救子邪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守光爲守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部兵五千救之然則此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爲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　余按晉王實怨燕與契丹垂歿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保機與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其心豈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可見已）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謂李嗣昭爲梁兵圍於潞州也）（重直龍翻）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累良瑞翻）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年五十三）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兄終弟及又以長幼之次有自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忷忷（少詩照翻忷許勇翻）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見賢遍翻）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張承業之扶李存勗出嗣位猶張昭之於孫權也）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帥讀曰率）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先王謂李克用）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橫戶孟翻）旬月間城中肅然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牽制淮南之兵使之不得急攻危仔倡）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爲最長（王宗佶本姓甘王建爲忠武軍卒掠得之養以爲子及長爲將數有功長知兩翻）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爲樞密使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亦惡之（惡烏路翻）二月甲辰以宗佶爲太師罷政事（爲王宗佶見殺張本）蜀以戶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去羌呂翻爲張格亂蜀張本）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長知兩翻怏於兩翻）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說式芮翻下同）兄終弟及自古有之（殷人之制兄終弟及自周以來父子相繼未有能易之者也李存顥以殷制動克寧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聞音問）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復扶又翻）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諸假子各遣其妻入

說孟氏、（李克用養兒百餘人必不盡然獨存顥等爲此耳史槩言之曰諸假子）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誚讓之、（數所角翻誚才笑翻）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爲巡屬、（唐末置應州領金城渾源二縣蔚紆勿翻）晉王皆聽之。李存顥等爲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爲于僞翻過音戈）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河東領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少詩照翻）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累力瑞翻）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爲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數所具翻）兒鄉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復扶又翻下同）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遺唯季翻仇讎謂梁也）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李克寧之奉存勗初焉非不忠順其後外搖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殺其身地親而屬尊者居主少國疑之時可不戒哉）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哀皇帝。（年十七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鄉濟子禮翻）甲子。蜀兵入歸州。（歸州荊南巡屬不地曰入言入之而不能有其地）執刺史張瑭。辛未。以韓建爲侍中。兼建昌宮使。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

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章懷太子賢曰余吾故城在潞州屯留縣西北）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趣七喻翻）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蔚紆勿翻）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充役使充齊民之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前年十二月李嗣昭入潞州去年五月康懷貞始攻之至夾寨敗則是年五月也）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中竹仲翻）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李嗣昭登城宴樂示敵以餘暇也中矢而密拔之所以安衆也）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數所角翻）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夾寨之敗正坐此也）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梁兵而墮之也天之厭梁於此可見）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畜吁玉翻）上表以爲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長知兩翻）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爲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

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見（見賢遍翻）辭色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撲弼角翻以華洪之得衆心猶不免於禍況甘佶之驕特甚脫哉其死宜矣）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爲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鋼古郎翻汶川漢綿虒地晉置汶川縣唐屬茂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壘山石紐山皆在縣界汶讀曰岷）皆賜死於路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史言周德威臨敵勇而事上敬）　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爲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爲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于琮見唐宣紀僖紀）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復扶又翻下同）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兵不可以無備也有備無患今梁之夾寨兵也主驕於上將惰於下其敗宜矣）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潞州上黨郡）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閑習也）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趣七喻翻下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左傳晉先軫之言）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岐王李茂貞據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甲子帥

周德威等發晉陽（帥讀曰率）　淮南遣兵寇石首（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取縣北石首山而名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孫愐曰自安陸至竟陵兩縣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度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襄州兵敗之於瀺港（瀺士咸翻）敗（敗補邁翻下同）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荊南治江陵在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　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碾紐善翻）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詰旦大霧（詰去吉翻）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校戶教翻）委弃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誑居況翻射而亦翻）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幾氣絕也幾居依翻）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重直龍翻）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爲于僞翻瞑莫定翻閉目也）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好呼到翻）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趣七喻翻）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

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龍虎軍卽唐龍武軍梁受唐禪改武爲虎王溥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爲西都）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策馬策也）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考異曰歐陽史云存節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潞州將陷河南尹張宗奭召龍虎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回師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遁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列傳及薛史）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先是命劉知俊休兵晉州九域志晉州東南至澤州三百一十里）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高平漢泫氏縣地後魏置高平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考異曰莊宗列傳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棄城而去澤潞皆平今不取）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治直吏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扶問翻踰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類留絕謂軍行須聯屬不得或留止而中絕或避險而不整）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後期必斬軍法也晷居洧翻日景也期以日中日晷過中而不至則爲差餘以類推晝夜分百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鎭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德其除李克寧之難）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遺唯季翻）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史究言李嗣昭鎭潞之績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李瓊取靜江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鎭國軍。（更工衡翻陝失冉翻）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楊渥諡威王）欲去之而未能。（去羌呂翻）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考異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執渥于寢室弒之不言徐溫蓋徐鉉爲溫諱耳薛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事歐陽史云溫顥共遣盜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與顥分掌牙兵溫若不同謀顥必不敢獨弒渥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顥欲稱淮南留後說於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楊州距汴州往返僅二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圖之按顥稱留後則有主矣今不取）詐云暴薨。（年二十三）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衞從然後入。（去羌呂翻從才用翻）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劉威在廬州陶雅在歙州李遇在宣州李簡在常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節度使所居爲使宅賀者欲賀新君使疏吏翻）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按路振九國志渥母史氏封武昌郡君蓋渥嗣位後尊爲太夫人）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此一段凡言先王皆指楊行密）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開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楊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薛史及路振九國

（志皆以隆演爲渭）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懾之涉翻）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折之舌翻）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說式芮翻下同）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愎蒲逼翻爲于僞翻）時副使李承嗣（李承嗣時爲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右牙者以官稱徐溫）非吾意也。業已行矣。（事已成爲業）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易以豉翻）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瞋昌真翻）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刺七亦翻）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府主謂隆演也）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操七刀翻）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長知兩翻）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考異曰吳紀作鍾章十國紀年作鍾泰章今從之）溫使親將翟虔告之。（翟直格翻姓也）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刺七亦翻飲於禁翻）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牙堂左右牙指揮使治事之所）并其親近。溫始暴顥弒君之罪。（暴者發露其罪音如字）轘紀祥等於市。（轘音患車裂也）詣西宮白太夫人。（廣陵西宮楊行密妃史夫人居之）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難乃旦翻）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顥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原情定罪徐溫宜與張顥同科而徐溫得免弒君之名遂專吳國之政殆天啓之也治直之翻）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沈持林翻）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中竹仲翻）先是張顥用事。（先悉薦翻）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剽匹妙翻）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舉大綱。軍民安之。（古人有言盜亦有道然盜貨者小盜也盜國者大盜也觀徐溫之盜國斯言豈欺我哉）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支計官猶天臺度支郎之任也）皆稱其職。（稱尺證翻）淮南謂之嚴駱。

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高頎奉使契丹見上年五月）且求冊命。（夷狄觀國勢而爲去來彼以梁爲彊則其背晉宜矣）帝復遣司農卿渾特（復扶又翻渾特人姓名渾戶昆翻又戶本翻）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夾寨以辛未敗壬辰諸將方詣闕待罪經二十二日）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二十步環音宦）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懈古隘翻）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帥讀曰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壞音怪）彥恭輕舟奔廣陵。（雷滿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子至彥恭而亡）（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擒彥恭沒溺于江今從紀年）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

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灃州）楚始得灃朗二州。（其後破楚者亦灃朗之兵也）　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梁受禪改京兆府爲雍州大安府雍於用翻）　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朱友寧死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幾居依翻）己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幕谷即漢谷）　晉蜀兵皆引歸。　蜀立遂王宗懿爲太子。（爲宗懿不終張本）　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繒慈陵翻纊苦謗翻）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鍾泰章賞薄。（殺張顥之賞也）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封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二（起著雍執徐八月盡重光協洽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

開平二年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王茂章奔兩浙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諱改焉（帝曾祖諱茂琳按薛史梁紀元年六月司天監上言請改月辰內戊字爲武避諱也）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宋白曰通州海門縣東南隔水二百餘里本東洲鎮）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帥讀曰率）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復扶又翻）柴再用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稍所角翻）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爲于僞翻）（飯扶晚翻犒苦到翻）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史言柴再用能養士卒而不惑於異端）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周氏蓋蜀主建糟糠之妻也）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將即亮翻）（陝式冉翻）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金人疆域圖隰州石樓縣有上平關按延州東至隰州百三十里耳胡敬璋蓋度河來寇也）劉知俊擊破之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五里）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其地在鄂州漢陽縣東大別山下）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沙頭市今江陵城南沙頭市）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呂師周降馬殷見上卷元年）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縣唐武德四年置南恭州貞觀一年更名蒙州龔州本漢猛陵縣地隋爲永平郡武林縣唐貞觀三年置燕州七年移龔州於今州東仍於燕州舊所置龔州又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及蒼梧郡之蒼梧置富州九域志昭州東至賀州三百二十五里南至梧州四百九十里南稍斜至龔州五百五十里宋開寶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在州東南百六十二里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在州南二百十二里）殷士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立後宮張氏爲貴妃徐氏爲賢妃其妹爲德妃張氏郪人宗懿之母也（郪音妻縣唐屬梓州）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百五十八卷唐昭宗大順二年爲徐妃亡蜀張本）華原賊帥溫韜聚衆嵯峨山（帥所類翻嵯才何翻峨音俄）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發之殆遍（溫韜傳韜在華原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雍於用翻）庚戌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宿音秀）丁巳帝還大梁（考異曰編遺錄在乙卯今從實錄薛史）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冑以爲用）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依政進士梁震（依政秦蒲陽縣漢臨邛縣後魏置蒲陽郡及依政縣唐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高季昌出於奴僕故梁震恥爲之僚屬）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唐人呼進士爲先輩至今猶然）帝從吳越王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

卿帥眾二千襲霍丘（帥讀曰率）為土豪朱景所敗（敗補邁翻下同）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寇彥卿兵勢已挫而史儼河東健將汴兵所畏也故聞其至而退）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難乃旦翻）甲戌其子彝昌自為留後 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 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盧臺軍宋為乾寧軍地九域志乾寧軍在滄州西北九十里）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玉田漢無終縣唐萬歲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屬薊州在薊州東南八十里又東北至平州二百里西至幽州二百里敗讀如字）守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 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保塞靜難二鎮時皆屬岐）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間古莧翻岐晉淮南之與國）帝將遷都洛陽

三年春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於洛陽甲戌帝發大梁 壬申以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梁以大梁為東都）己卯帝至洛陽 庚寅饗太廟辛巳祀圜丘大赦 丙申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唐自懿僖喪亂以來百官俸料額存而已至是復全給）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為高萬興兄弟取鄜延張本）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後魏置敷城郡及敷城縣隋改曰鄜城唐屬坊州九域志縣在鄜州東一百二十里翟徒歷翻）其守將亦降 三月甲戌帝發洛陽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庚辰帝至河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延（宋白曰丹州秦上郡地苻姚時為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為丹州因丹陽川以為名延州項羽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即其地赫連以為統萬鎮後為東夏州後改延州）

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為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校戶教翻）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 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丹州保塞軍巡屬） 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艦戶黯翻）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從才用翻治直之翻為徐知誥完理昇州徐溫遂居之張本）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 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後魏太和二年分澄城置白水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馮翊唐屬同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劉隱為南平王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降戶江翻）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推吐雷翻洞屋以木撐拄為之冒以牛皮其狀如洞）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絙居登翻揭丘傑翻礮與砲同匹貌翻）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鏢甫招翻）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志者記之於心）及蘇州被圍（被皮義翻）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畜吁玉翻養也）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兩府鎮海鎮東兩節度府）卒獲其用（卒子恤翻）仁章睦州人也 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周本夜遁又追敗之

於皇天蕩（此皇天蕩非眞州大江中之皇天蕩按宋熙寧三年平江府崑山縣人郟亶上奏言水利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蕩此則是也敗補邁翻）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殿丁練翻）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菰即蔣也幟昌志翻）追兵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考異曰編遺錄五代史作彥容今從劉恕廣本）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鄜音夫）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梁遂取鄜坊丹延兩鎮）淮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喪亂以來選舉之法廢楊氏能復置之故書）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李繼徽據邠州有鳳翔之援故劉知俊以取之爲難）辭以闕食乃召還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爲佑國留後癸酉帝發河中己卯至洛陽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之於帝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爲劉知俊殺劉捍以叛張本）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劉守文自元年攻守光事始見上卷）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按薛史梁紀是年劉守光上言於薊州西與兄守文戰生擒守文蓋即雞蘇也）爲守文所敗（敗補邁翻）守文單馬立於陳前（陳讀曰陣）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劉守光以子囚父天下之賊也劉守文聲其罪而討之有誅無赦小不忍以敗大事身爲俘囚自取之也）滄德兵皆潰守光因之別室梏以藂棘（梏古沃翻藂與叢同）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安次漢縣唐屬幽州在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帥所類翻）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去年更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事見上卷）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河東謂晉）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語牛倨翻）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帥讀曰率）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考異曰實錄六月庚戌知俊據本郡反削奪官爵興師討伐編遺錄六月乙未初奏本道軍民邀留尋聞擒使臣及將送鳳翔蓋編遺錄據奏到之日實錄據削奪之日也）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九域志同州南至華州七十里華戶化翻）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啗徒濫翻）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遺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遺唯季翻長安可以言取梁都洛陽未易取也）丁未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唐末鹽州奏事專達朝廷不隸靈夏至是靈鹽遂復合爲一鎮）帝遣近臣諭劉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背蒲妹翻）但畏族滅如王重師耳帝復使謂之曰（復扶又翻）劉捍言重師陰結邠岐朕今悔之無及捍死不足塞責（塞悉則翻）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帥讀曰率）辛亥帝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蘭如海等三十人釋之使爲前導（劉知俊既得潼關於關外沿路伏兵以候梁劉鄩反得而用之以爲鄉導史炤曰蘭姓也其先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蘭因氏焉）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納之（被皮義翻）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陝（陝式冉翻）丹州馬軍都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

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聶，尼輒翻，姓也。史炤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爲氏。）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黃失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並，步浪翻。按唐長安城十門，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山耳。長安既丘墟之餘，且城大難守，使楊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處，昌呂翻。）但厚給俸祿而已。（蹄涔不容尺鯉，爲劉知俊奔蜀張本。）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平幷寇。」（爲，于僞翻。河東幷州之地，時與梁爲敵，故言幷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僞梁。（劉守光反覆梁、晉之間，自以爲得計，不知乃所以速亡也。）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唐置鎮南軍於洪州。撫、信、袁、吉皆巡屬也。危全諷自稱節度，舉兵以攻洪州，欲兼而有之。九域志：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九十里。帥，讀曰率。）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象牙潭在撫州金溪縣東北。）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苑，姓也。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玫，莫杯翻。）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玫，蔡州人。（玫，莫杯翻。）彥章，玕之兄也。（彭玕見二百六十有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事見上四月。）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強起之。（強，其兩翻。）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敗，補邁翻。）援兵必還。」（援兵，謂圍高安之兵。還，從宣翻。）乃疾趣象牙潭。（趣，七喻翻。）過洪州，劉威欲犒軍，（犒，苦到翻。）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爲燕王。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商州刺史李稠驅士民西走，（將奔蜀也。）將吏追斬之。（考異曰：薛史：稠弃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歐陽史：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實錄：丙寅，陝州奏商州刺史李稠弃郡逃山谷。又曰：商州將吏以稠驅虜士庶西遁，追斬無遺，暫令都押牙李玫主州事。今從之。）推都押牙李玫主州事。庚午，改佑國軍曰永平。（開平元年，徙佑國軍於長安，今改曰永平。）河東兵寇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堯都平陽，有祠在汾城東十里東原上。平陽，唐爲臨汾縣，晉州所治也。）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將攻潞州，以前兗海留後王班爲留後，鎮襄州。（考異曰：薛史作王玨，今從實錄。）師厚屢爲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爲，于僞翻。）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爲意，每衆辱之。戊寅，謫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玘爲留後。（雍，於用翻。）（玘，區里翻。）玘僞從之，明日，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考異曰：姚顗明宗實錄、薛史玘傳皆云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以功爲復州刺史。按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玘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編遺錄：斬李洪等數二云始扶劉玘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襄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爲留後，附於蜀。未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于蜀。（幾，居豈翻。）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亘，居鄧翻。）庚辰，周本隔溪布陳，（陳，讀曰陣。）先使羸兵嘗敵。（羸，倫爲翻。嘗，試也。）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蹂，忍久翻，又如又翻。藉，慈夜翻。）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斷，音短。）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九域志：袁州南至吉州三百一十五里。）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唐僖宗中和二年，危全諷據撫州，仔倡據信州，至是皆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

敗苑玫於上高。（敗，補邁翻。）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唐昭宗天祐三年，彭玕附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郴，丑林翻。）爲子希範娶其女。（爲，于僞翻。）淮南以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骨，姓也。唐初有骨儀。）危仔倡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鏐以仔倡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歐史十國世家曰：錢鏐惡危姓，更之曰元。更，工衡翻。）危全諷至廣陵，弘農王以其嘗有德於武忠王，釋之，資給甚厚。（楊行密諡武忠。時淮南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饋給吾軍，乃釋之。）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亦遣使附於梁。甲寅，上疾小瘳，始復視朝。（自七月乙亥寢疾，至是凡四十日。朝，直遙翻。下同。）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爲西路行營副招討使。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永和府，妙選朝士爲僚屬。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楊虔以房州附蜀，見上卷。九域志：均州南至房州二百一十五里。）岐王欲遣劉知俊將兵攻靈夏，（夏，戶雅翻。）且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蒙阬在汾水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禽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既殺蕭萬通，師厚何肯退保絳州？既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安肯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李洪寇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敗，補邁翻。）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鍇，苦駭翻。）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留後。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梁改翰林承旨爲翰林奉旨，以廟諱誠，避嫌諱也。然誠字與承字各自翻切不同。）曉，讓能之子也。（杜讓能死國難，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景福二年。）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好，呼到翻。）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上，時掌翻。）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躡，尼輒翻。）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四五。（自福建入貢大梁，陸行當由衢、信取饒、池界度江，取舒、廬、壽度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廬、壽，皆屬楊氏，而朱、楊爲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涔江，掠洌港，直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沒溺者衆。）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歐陽脩曰：永昌曆止行於其國，今亡不復見。）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爲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開元寺，（開元寺，今諸州間亦有之，蓋唐開元中所置也。）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澧閉城大索，（索，山客翻。）凡殺三千人。吳越王鏐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高澧父子以一州之地介居錢、楊之間，率兩附以自存，爲日久矣，今專附淮南，錢氏之兵至矣。）舉兵焚義和臨平鎮。（九域志：杭州仁和縣有臨平鎮。按仁和縣本錢塘縣，宋朝太平興國初改錢塘縣曰仁和，蓋亦先有義和地名，又避太宗藩邸舊名，遂改曰仁和也。）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十一月，甲午，帝告謝於圜丘。（告謝者，告天而謝得天下也。案歐史，是日日南至，祭無焉，故曰不曰有事于南郊，蓋比南郊禮差簡。）戊戌，大赦。鄴王羅紹威得風痺病，（痺，必至翻。）上表稱魏故大鎮，多外兵，願

得有功重臣鎮之臣乞骸骨歸第帝聞之撫案動容（撫案動容非矜羅紹威之病也魏博大鎮世襲者百五十年一旦委鎮請代出於意料之表喜溢于中不知手之撫容之動也）己亥以其子周翰爲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者曰亟歸語而主（亟紀力翻急也語牛倨翻而汝也）爲我彊飯（爲于僞翻彊其兩翻飯扶晚翻）如有不可諱（謂死也）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今使周翰領軍府尚冀爾復愈耳（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朝廷自開創有大事皆降使咨訪紹威有謀慮亦馳箭獻替或中途相遇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竭忠力一人而已又曰子三人長廷規司農卿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敬薛史亦同實錄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莊宗列傳紹威卒溫以其子周翰嗣政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斂傾府藏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即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却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楯薛史又云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居於宋州玄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唐餘錄歐陽史皆同惟唐莊宗實錄獨異按均帝時趙巖等言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以寘此言合然梁祖若聞紹威有陰謀必不使周翰更居魏博後唐史以紹威與梁最親疾之而載此傳聞之語今從衆書廷規更名周翰亦恐實錄之誤）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處昌呂翻）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寧慶衍三州皆靜難軍巡屬岐地也周顯德五年廢衍州爲定平鎮隸汾州九域志熙寧五年以汾州定平縣隸涇州在州南六十里）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三水漢古縣唐屬邠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知俊遣兵據險邀之（薛史曰知俊邀擊懷貞等於邠州長城嶺）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改左右親隨以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唐天寶十二載分宜君置昇平縣屬坊州）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驍堅堯翻）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王宗弁鹿弁也蜀主養以爲子賜姓名）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宗弁之辭閒以蜀主之雄猜也）

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劉守光自五月攻滄州）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啗騣尾（啗徒濫翻騣子紅翻）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羸倫爲翻飼祥吏翻麴丘六翻酒母麪眠見翻麥粉）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繼威守光之子也）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爲張萬進殺劉繼威張本）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監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授代州判官（孫鶴終不免於誅呂琦能自樹立天乎人也）

辛丑以盧光稠爲鎮南留後（盧光稠以虔州附梁鎮南軍置於洪州時已爲淮南所有）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爲于僞翻）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前年淮南使萬全感使晉及岐）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唐昭宗天復二年封楊行密吳王今岐王承制加隆演嗣王）於是吳王赦其境內

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

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按唐昭宗乾寧四年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徐許亂杭州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入援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彥卒子澧代立至是而敗帥讀曰率）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為刺史。蜀太子宗懿驕暴。好陵暴舊臣。（好呼到翻）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屢謔之於朝。（嬖必計翻又卑義翻謔迄却翻戲也）由是有隙。互相訴於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頊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褊補典翻）丙午。出頊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為宗懿殺道襲張本炕口盎翻）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吏共誅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考異曰薛史仁福本党項拓拔氏唐末拓拔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故仁福之族亦賜李歐陽史云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疎也按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於彝昌以父行也按李仁福子孫遂盛遂為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癸丑。仁福以聞。夏四月甲子。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難乃旦翻）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本縣指產瑞麥之縣令力正翻）遣使詰責友諒。（詰去吉翻）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歐陽史職方考梁都大梁徙宣武節度使於宋州薛史開平三年五月升宋州為宣武軍節鎮仍以亳輝潁為屬郡）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廣王全昱帝兄也）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拒晉兵有功。欲賞之。（華戶化翻姓也）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絳邊河東。乞別建節鎮。壬申。以晉絳沁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沁七鴆翻）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按歐史寇彥卿傳民姓梁名現）彥卿自首於帝。（首式又翻）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遺唯季翻）御史司憲崔沂（唐高宗以御史大夫為大司憲梁置御史司憲既曰御史復曰司憲蓋不考名官之義也）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灋。帝命彥卿分析。（崔沂請依法論彥卿之罪帝欲寬之故使分析分析者使彥卿具對分辯辯析梁現致死之由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從才用翻）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灋。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鬭而故毆傷人。（毆烏口翻）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謂者告語之也）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橫戶孟翻）由是稍肅。沂。沆之弟也。（崔沆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五月。吳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偶人起於古之芻靈中世謂之俑則機械發動其手足耳目真有類於生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正謂此也高居號翻衣於既翻）未幾。起復為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幾居豈翻起復之制通古今疑之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其非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自漢以後不許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魏晉聽行三年喪而大臣率有以奪情起復者習俗聞見以為當然莫之非也嗚呼此豈非孔子所謂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乎若王莽之志不在喪徐溫之起復所謂從其利者又難言也）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復扶又翻遺唯季翻）己亥。以劉繼威為義昌節度使。（劉守光之猶子也）癸丑。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自開平以後國主皆書殂其後書卒）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留後。

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二年改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見上卷樂音洛）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帝深以為憂。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

行襲病，（崇政院直學士，卽宋樞密直學士之職。五代會要，開平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後又改爲直崇政院。李珽，卽諫成汭造大艦者。汭敗，歸趙匡凝；匡凝敗，歸梁。珽，徒鼎翻。）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鎮。」珽至許州，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三十里爲一舍。九域志：許州至洛陽三百一十五里。）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衆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受詔，如見君，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守，式又翻。朝，直遥翻。）乃卽臥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善自輔養，勿視事，此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珽，（兩使，匡國節度使、觀察使印。使，疏吏翻。）使代掌軍府。帝聞之，曰：「予固知珽能辦事，馮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冒馮姓者皆還宗。（冒馮姓者，皆行襲之養子也。使之歸宗，所以消散其黨。校，戶教翻。）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賨，藏宗翻。）殷遣將侵荊南，軍于油口。（油口在江陵府公安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彭玕弟瑊於赤石，（瑊，古咸翻。卽吉州之赤石洞，彭氏巢穴也。）楚兵救瑊，虜駢以歸。秋，七月，蜀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

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劉、韓，謂劉季述、韓全誨也。）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岐王與邠、涇二帥，（邠帥，李繼徽；涇帥，劉知俊。帥，所類翻。）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難，乃旦翻。）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夏，戶雅翻。）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是歲五月，以義昌留後劉繼威爲義昌節度使；八月又云以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不言繼威遷徙何處。或者繼威爲留後，不然守光兼幽滄節度使，繼威但爲滄州節度使，皆不可知。今兩存之。余謂先是以劉守光子繼威爲義昌節度使，繼威童騃，故復命守光兼領之，蓋亦守光之志也。）鎮定自帝踐祚以來，（祚，當作阼。）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強，恐終難制。」帝深然之。（爲遣兵圖鎮定，二鎮附晉張本。）壬戌，李仁福來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宗奭爲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京，（晉兵自鄜州下懷孟，則西京震動矣。）以宣化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據歐史職方考，梁以鄧州爲宣化軍。）將兵萬人屯河陽。（所以衛洛陽也。）丙寅，帝發洛陽，己巳，至陝。（陝，式冉翻。）辛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唐末以徐州數經叛亂，廢武寧軍，尋復以爲感化軍。歐史職方考，徐州直注武寧軍，華州注感化軍。蓋梁改華州鎮國軍爲感化軍也。一曰感化軍，陝州，梁初改同州爲忠武軍，蓋劉知俊之叛，又改同州爲鎮國軍。）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綏銀磧中。（晉兵趨夏州，當自麟府濟河西至夏州。按九域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銀州一百八十里，綏州西至夏州四百里。所謂磧中，皆沙海及無定河川之地。磧，七迹翻。）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其歸路。（梁置左右堅銳夾馬突將。趨，七喻翻。）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今杭州城外瀕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門外，皆錢氏所築。）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九月，己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是年二月，鏐巡湖州。處，昌呂翻。）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詣鎮海軍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瓌送其家

亦至，行思恨瓌賣己。鏐自衣錦軍歸，（鏐生於臨安石鏡鎭，鎭中有大木，鏐幼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揮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及貴，唐昭宗改鏐所居鄉爲廣義鄉，勳貴里，鏐所居營曰衣錦營，石鏡山爲衣錦山。鏐每遊衣錦軍，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作歌曰：三郎還鄉兮衣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紿，徒亥翻。衣，於旣翻。）將吏迎謁，行思取鍛椎擊瓌殺之。（鍛，都玩翻，小冶也。椎，傳追翻。）因詣鏐與師友論功，（論逐高澧之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槊，色角翻。刺，七亦翻。）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勍，渠京翻。）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趣，七喻翻。）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意在圖鎭定，不在上黨也。）楊師厚還陝。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更，工衡翻。）庚戌，立假子宗裕爲通王，宗範爲夔王，宗鐬爲昌王，（鐬，火外翻。）宗壽爲嘉王，宗翰爲集王，立其子宗仁爲普王，宗輅爲雅王，宗紀爲褒王，宗智爲榮王，宗澤爲興王，宗鼎爲彭王，宗傑爲信王，宗衍爲鄭王。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彊，（如田令孜、楊復恭之類。）由是諸將亦傚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眞其子，宗裕、宗鐬、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爲蜀主妾，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昏姻。（史言假父假子皆以利合，非人倫之正。）上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伊洛二水之間也。）上疑趙王鎔貳於晉，（先有疑心，因晉使在館，愈疑之。）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鎭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唐末置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後皆爲西班寄祿。）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出深州城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鎔子昭祚娶梁女，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好，呼到翻。長，知兩翻。）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定州，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幾，居豈翻。）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唐昭宗光化三年，王鎔服於朱全忠，及其受禪，遂臣事之。）歲輸重賂，（輸，春遇翻。）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謂王武俊、王承宗及王庭湊也。）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曾祖元逵尚唐絳王悟女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趣，讀曰促。）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史言晉王識慮實見兵勢。陘，音刑。）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比，毗至翻，近也。）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鎭、定皆斂衽而朝燕矣。（鎭，王鎔；定，王處直。朝，直遙翻。）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自戰國以來，卞莊刺虎、鷸蚌相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苟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多矣。）又何救焉！自是鎭、定復稱唐天祐

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鎮定臣梁，稱開平年號，避梁廟諱，改成德軍爲武順軍；今既與梁絕，故年號、軍號皆復唐之舊。）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疾革曰病。譚全播與盧光稠同起兵者也。）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吳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於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爲朝廷經略江西。（爲，于僞翻。盧延昌此言，欲得鎮南旌節耳。）丙寅，以延昌爲鎮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爲韶州刺史。（廖，力救翻，今讀如料。姓苑云：周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爽，贛人也。（贛，音紺。）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新淦，漢古縣，唐屬吉州。九域志：在虔州北六百里。宋白曰：縣南有淦山，因名。淦，音紺，又音甘。）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更，工衡翻。爲淮南併虔州張本。）

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戶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按五代會要：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復，扶又翻。王景仁等之軍侵逼，故復告急。）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贊皇縣以山得名。宋白曰：贊皇本漢鄗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贊皇縣，縣南有贊皇山，因名。按九域志，宋廢贊皇縣爲鎮，屬高邑。鄗，高邑縣，在趙州西南四十二里。）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從，才用翻。）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爲，于僞翻。）晉王命送於趙。（使趙人聞此言，以堅其附晉之心。）

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挑，徒了翻。）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復，扶又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胄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燿，（被，皮義翻。繒，慈陵翻。鏤，郎豆翻。炫，熒絹翻。）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爲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爲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爲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爲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爲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可衝擊，擊其兩端以其薄也。）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鎮、定、河東是爲三鎮。言三鎮之兵合而爲一，當乘初至之銳以破敵，曠日持久，情見勢屈，敵人聞之，其心必離。）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謂夾寨之勝也。）不量力而務速戰。（量，音良。）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謂野河之水也。）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高邑，漢鄗縣，光武更名高邑，唐屬趙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二里。）

（在柏鄉北三十餘里）誘賊離營（誘音酉離力智翻）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褰起虔翻）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降戶江翻詰去吉翻）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酋慈由翻溆音敘數所角翻宋白曰秦置黔中郡於今沅陵縣西二十里漢改黔中郡為武陵郡建武二十五年宗均受羣蠻降置辰陽縣隋為辰州因辰溪為名唐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三年改沅州大厤五年改溆州唐武德四年分衡山置湘鄉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五里楚書作潘全盛）金盛寇武岡（宋白曰晉武帝分都梁立武岡縣今岡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接武陵因以得名）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考異曰湖湘故事呂師周斬潘金盛於武岡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一時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　寧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為容管觀察使昌魯為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帥讀曰率）巢眾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度使（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度徒洛翻）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偫（說式芮翻撤直列翻偫直里翻）弃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

異曰湖湘故事龐巨昭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令公以征南步軍指揮使李瓊知桂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賀桂等州巨昭聞此雄勢謂諸首領曰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兵馬此來侵吞吾境其將奈何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李瓊兵馬其勢已雄必然輕敵今欲燒毀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嶺拋州城與李瓊候纔入州却依前出諸山峒兵士復攻之堅守旬月之間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巨曦曰吾每至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興霸湖外苟五十餘年對壘安知孰非是以憂疑不暇遂至深夜斬莫彥昭於其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宜於湖南又曰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容南龐巨曦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衆歸于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王劉巖欲并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懸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于馬氏今從十國紀年）　彥章進至高州（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以兵援送巨昭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為姚彥章不能守容州張本）以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馬殷升朗州奏改武貞軍為永順軍）昌魯鄴人也

乾化元年（按歐史是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李昊蜀書丁亥朔日食今從實錄等諸書）　柏鄉比不儲芻（比毗至翻近也言近時趙人不儲芻於柏鄉蓋亦慮梁兵之至以資敵也）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抄楚交翻）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環音宦詬古候翻）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剉寸臥翻飼祥吏翻）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陳讀曰陣下同）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復扶又翻援于元翻）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薛史李建及本姓王少事李罕之光啓中罕之選部下驍勇百人以獻李克用建及在籍中後以功賜姓名）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囂虛驕翻又牛刀翻）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

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爲于僞翻易以豉翻）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糗去久翻昳徒結翻日昃也）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梁晉爭天下周德威以勇聞是難能也然觀其制勝以計不以勇是又難能矣）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呼火故翻）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置陣延亘東西不相知爲敵所譟故驚怖而潰帥讀曰率怖普布翻）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憾梁遣杜廷隱等殺深冀戍兵也剽匹妙翻）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薛史本紀開成二年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僵居良翻）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王景仁嘗以勞逸制梁兵而不知又爲周德威以勞逸制之也）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弃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九域志柏鄉西南至邢州一百五十餘里）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弃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阬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趣七喻翻澶魏二州名澶市連翻）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西山即太行連延至上黨諸山）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以其敗也）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蜀主以蕭梁郡名封其女宋白曰梁武帝置普慈郡於普州安岳縣從才用翻）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遺唯季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已嫁之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寧安也）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爲蜀伐岐張本）光嗣福州人也 呂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環山有壕塹其遺址尚存）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謂羅紹威之元從將佐也少詩照翻）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先是帝以羅紹威之請撫案動容至此心術露矣）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間古莧翻守手又翻）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弃舟而去（史言梁兵懼晉王之甚）帝召蔡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久未除代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縱兵焚掠將奔淮南順化指揮使王存儼誅行琮撫遏其衆自領州事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鄢陵（九域志鄢陵縣在大梁東南一百六十里）帝曰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則飛去矣馳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蔡州事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夏津本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漢東郡東武陽縣後魏曰武陽唐開元七年更名朝城屬魏州故朝城縣管內猶有地名東武九域志朝城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攻澶州刺史張可璘弃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

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漢共縣地唐志屬衛州九域志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庚午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史言晉兵乘勝聲勢之盛梁祖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薛居正曰太祖置廳子都最爲親軍白司馬阪在洛陽城北帥讀曰率）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去年正月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註云啓突敵陣之前行行戶剛翻）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四鎮謂并幽鎮定處昌呂翻）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爲晉攻燕滅之張本）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先解魏州圍又解邢州圍磁祥之翻相息亮翻還音旋又如字）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大犒將士（犒苦到翻）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張文禮後遂殺王鎔而亂鎮州）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三（起重光協洽二月盡昭陽作噩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下

乾化元年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亟紀力翻）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隱年三十八）巖襲位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事並見前紀）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誰為于偽翻）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少詩照翻將即亮翻）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三路進兵以伐岐各路置一招討使王宗侃都統三招討之兵）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帥讀曰率下同）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岐王募華原賊帥溫韜以為假子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宋廢鼎州復為美原縣耀州宋白曰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曹魏以來置北地郡元魏廢帝三年置通川郡泥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為華原美原縣本秦漢頻陽縣苻秦置土門護軍後周置土門縣唐咸亨二年改為美原九域志耀州在長安北一百六十里）置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帥邠岐兵寇長安詔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奏擊韜於車度走之（車度地名在長安北同州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却之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按歐史此下當有改元二字）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考異曰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按薛史僭偽傳云前偽漢劉陟胡賓王撰劉氏興亡錄高祖巖皇考謙段氏得石巖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吳越備史乾化四年廣帥彭城巖遣陳用拙來使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漢王劉巖自立為漢唐烈祖實錄天祐十四年劉陟僭位改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副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戩為潭廣和叶使云廣守淪謝其母弟巖為軍情所戴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故但稱劉巖云）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六月癸丑朔至利州（欲親援兵以繼伐岐之師）燕王守光嘗衣赭袍（衣於既翻赭音者赭袍唐世天子之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謂平滄德斯言不當發於孫鶴難乃旦翻）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伺相利翻）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稔其惡也）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五鎮并河東為六然自昭義以下皆屬河東）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荷下可翻）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并謂晉王鎮謂趙王鎔）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唐之盛時置十道采訪使河北其一也自安史亂後不復除授）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受旨蓋崇政院官屬猶樞密院承旨也梁避廟諱改承為受）守

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趣讀曰促）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旣而皆釋之（考異曰莊宗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溫命僞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章等使燕冊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六月汴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冊朱溫傳亦云史彥章莊宗實錄作史彥璋編遺錄薛史皆作史彥羣今從之又莊宗實錄三月乙丑鎭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爲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鎭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鎭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燕王爲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鎭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採訪使儀則梁太祖實錄都不言守光事惟編遺錄云三月壬辰差閤門使王瞳史彥羣賚國禮賜幽州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鎭定旣與河東結懽兼同差使請當道却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瞳史彥羣上下一行並囚禁數日後放出按莊宗實錄及南唐烈祖實錄皆云三月辛亥晉王遣戴漢超推守光爲尚父辛亥三月二十七日也壬辰乃三月初八日王瞳等安得已在幽州甲午乃三月十日守光安得上表云六鎭推臣爲尚父編遺月日多差錯今不取）

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欲攻趙也）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鐬火外翻）

辛丑帝避暑於張宗奭第（開平元年張全義賜名宗奭見上卷按薛史張宗奭私第在洛陽會節坊）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勝音升）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文德元年）啗木屑以度朝夕（啗徒濫翻）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還宮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九域志邢州北至趙州一百四十四里耳兵臨其境故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先與晉王克用比肩事唐且通好）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軼徒結翻）僕自帥衆當之（帥讀曰率）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巵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晉王第四十六）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以女（斷都管翻衿音今妻七細翻）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自利州還）

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質椹也）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事見上卷開平四年分扶問翻劉守光囚父殺兄幽滄之人義不與共戴天可也孫鶴受劉守文委任不能以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以死而不能死可以無死而死也）以至今日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冎而啗之（冎古瓦翻啗徒濫翻）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呼火故翻）甲子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爲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爲右相史彥羣爲御史大夫（考異曰編遺錄云御史臺副使史彥羣今從莊宗實錄）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宋白曰平州舜十二州爲營州之境周官職方在幽州之地春秋爲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漢爲肥如石城之地唐武德初置平州於盧龍）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在興元府西一百里）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弃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九域志興元西至西縣百里西縣抵利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利州一百六十四里）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蜀主先已遣三招討使伐岐今又以王宗鐬爲應援招討使是爲四招討）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廉水出大巴山北谷中讓水其源起於廉水縣田之餘東南流至古廉水城之側二水在南鄭縣東南杜佑曰梁州

（昌明縣有廉水讓水宋白續通典縣有清廉鄉讓水鄉）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鬼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九月帝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衞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陘音刑）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九域志衞州北至相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相州又北則趣邢洺趣七喻翻）聞晉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

湖州刺史錢鏐酗酒殺人（鏐甫鳩翻酗吁句翻）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于吳

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以周成王卜年楚子問鼎之事戲笑守光）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使疏吏翻下通使之使同）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見賢遍翻）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朝直遙翻）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蜀主如利州（聞王宗侃爲岐所敗故復如利州以爲繼援）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敗補邁翻）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巴州在三巴之中謂之中巴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遝孤雲兩角過米倉山則至巴州按後唐伐蜀還魏王繼岌與李紹琛軍行次舍泥溪當在劍州北利州界）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斜余遮翻谷余玉翻）

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卽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洹水在魏州之西成安縣界九域志魏州成安縣有洹水鎮成安縣在州西三十五里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敗兵之氣沒世不復此之謂也而復扶又翻）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夾寨之敗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柏鄉之敗見上卷本年）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薛史本紀帝至相州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又魏縣先鋒指揮使黃文靖伏誅）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帝以忿兵輕行求雪再敗之恥使其果與晉趙遇亦必敗矣）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景城縣屬瀛州漢舊縣名）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爲掌書記（馮道自此歷事唐晉漢周位極人臣不聞諫爭豈懲諫守光之禍邪）丁亥王處直告難于晉（難乃旦翻）

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爲美人戊子帝至獲嘉（九域志獲嘉縣在懷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明遠饋獻豐備帝悅（段明遠後改名凝階此寵任位爲上將梁遂以亡）

庚寅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考異曰實錄開平三年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僞刺史李繼直已下六十二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党項犬牙相接爲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鹺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爲吐蕃所陷砥其墉而去由是鎮夏寧延洎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揔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壘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繼勳偏師薄收蕃要國之右臂癰疣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字開平三年所收或屬鳳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誤或者開平既得又失之也）

壬辰帝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

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敗補邁翻下同）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旗謂蜀主之旗也）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

解圍遁去（解安遠之圍而遁）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岐兵既敗走遂還）岐王左右石簡顒譖劉知俊於岐王（顒魚容翻）王奪其兵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王爲之誅簡顒以安之（爲于僞翻）繼崇召知俊舉族居于秦州（李繼崇時鎮秦州繼崇尋不能守秦州劉知俊由此亦降于蜀）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容城漢縣名唐屬易州宋屬雄州）王處直告急于晉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賨祖宗翻馬殷之弟也）鎮南留後盧延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免丙辰以球爲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幾居豈翻）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爲劉氏廖力救翻）楚王殷表爲永州刺史丁巳蜀主至成都（自興元還至成都）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藏徂浪翻開平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奔之）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揔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是歲蜀主以内樞密使潘炕爲武泰節度使（唐置武泰軍於黔州）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爲内樞密使（從才用翻峭七肖翻）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自代州出飛狐宋白曰飛狐縣漢代郡地曹魏封樂進於廣昌侯國後周於五龍城置廣昌縣隋改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爲名）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趙王王鎔義武王處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三鎮并鎮定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巨馬河之北自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拒馬河東至新城縣四十里）戊子圍涿州（宋白曰涿州古涿鹿地漢高帝置涿郡魏改范陽郡取漢涿縣在范水之陽爲名唐大歷四年立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刺史劉知溫城守（守手又翻）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呼火故翻）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討賊（爲于僞翻）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冑勞之（劉守奇奔晉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勞力到翻）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此周德威之褊也降戶江翻）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爲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内丁壯悉文面爲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先悉薦翻）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帝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祿卿盧玭等使于蜀遺蜀主書（玭蒲眠翻遺唯季翻）呼之爲兄（帝與蜀主偕起於細微者也蜀兵彊地險帝自度力不能制故用敵國禮呼之爲兄）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從才用翻趣讀曰促）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騭職日翻撲蒲角翻考異曰梁祖實錄云賜自盡今從莊宗實錄）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九域志武陟縣在懷州東八十里）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時遠貶者悉賜死柳州遠踰嶺嶠崖州再涉鯨波思安寧得至邪）明遠後更名凝（更工衡翻）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九域志棗強縣在冀州東南五十五里蓨縣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蓨縣即漢條侯國隋開皇五年改條縣爲蓨縣蓨音條）德倫河西胡人象

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酋慈由翻帥讀曰率）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漵州刺史（漵音敘）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漢觀津縣古城東南有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遭秦之亂漁釣隱身墜淵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縣民謂之竇氏青山）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邏郎佐翻自下博至棗彊六十餘里趣七喻翻）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此言攻城之卒死傷者也）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已來視我鎮人裂眥（喪息浪翻眥疾智翻）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縋馳僞翻）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易以豉翻）因謀曰（謀當作請）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將即亮翻）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檐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荷下可翻又如字檐都濫翻間古莧翻踣蒲北翻　考異曰莊宗實錄須之周彝晝寢左右未至其人抽檐擊周彝首踣於地求兵仗不獲周彝大呼左右救至獲免卒睨周彝曰吾比欲刃於朱溫之腹非圖爾也誤矣編遺錄云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請周彝曰請賜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功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擒之元是棗彊邑中遣來詐降本意欲算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乃誤中周彝按此卒從周彝請劍周彝不許而令負擔豈不知周彝非溫也又帝王與將相居處侍衛不同豈容不識而誤中之若本欲殺楊師厚則似近之今既可疑皆不取）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入土門則還歸晉陽矣）及賀德倫攻蓚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蓚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蓚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漳水逕下博縣蓋跨漳水爲橋也）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信都漢古縣唐帶冀州蓋其治所雖在郭下而所管地界則環冀州近郊皆是也）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斷音短爲于僞翻語牛倨翻）時蓚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幟昌志翻）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復扶又翻）帝大駭燒營夜遁（以朱溫之狡獪以楊師厚使遇之敵猶在亂而能整今史建瑭等以奇兵撓之遂相狼狽至於散遁不能復振者主將上下先有畏晉之心故也）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蓚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梃徒鼎翻勝音升）既而復遣騎覘之（又丑廉翻）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晉王以史建瑭爲先鋒指揮使故稱之）帝不勝慙憤（親御六軍見敵之遊兵而遁故慙兵應出而屢敗故憤不能自勝言其甚也）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潰散之兵久而後集）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劉繼威父守光）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爲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遂來奔帝爲之置歸化軍（爲于僞翻）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來者

皆隸之。辛丑。以萬進爲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爲順化軍。以萬進爲節度使。（爲楊師厚劫徙張萬進張本。）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戊申。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九域志：瓦橋關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涉獵書傳。（傳，直戀翻。）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晉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徒跣入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言非所以招懷燕人。）乃免之。知祥。遷之弟子。（孟遷以邢州降晉，又背晉以邢州降梁者也。孟知祥始此。）李克讓之壻也。（李克讓，晉王克用之弟。）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楊行密諡武忠王。）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徐溫自右牙指揮使秉政，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說，式芮翻。見，賢遍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楊渥諡威王。李遇斥言徐溫殺之。）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王檀，恐當作王壇。）數遇不入朝之罪。（數，所具翻。朝，直遙翻。下同。）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帥，讀曰率。）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欲使攻楊氏之洪、鄂也。）乙卯。博王友文來朝。（來朝於魏州行宮。）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黎陽至滑州隔大河耳。今滑州古城已淪於河。）維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己巳。帝至大梁。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戩，子踐翻。）往解之。戊寅。帝發大梁。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言幽州城大而固，非兵少所能攻。）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契，欺訖翻。）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貽矩卒。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龍頭岡在幽州城東南。考異曰：莊宗實錄作羊頭岡，今從莊宗列傳。莊宗實錄：四月己卯朔，周德威擒單廷珪，進軍大城。莊宗薛史及莊宗列傳、周德威傳云：五月七日，擒廷珪，十二日，攻大城。今從之。）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陳，讀曰陣。）援槍單騎逐之。（援，于元翻。）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檛反擊廷珪墜馬。（單廷珪之馬方疾驅，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其鋒，馬差過前，則德威已在槍裏，奮檛擊廷珪，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馬也。格鬭之勢，刀不如檛，謂此也。）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己丑。蜀大赦。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少，詩照翻。號，戶高翻。）遇由是不忍戰。（舉大事者不顧家，李遇既與徐溫爲敵，乃顧一子邪！）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蕘，如招翻。說，式芮翻。）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諸將，謂劉威、陶雅輩。）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徐溫以謹事楊行密而竊吳國之權，徐知誥以謹事徐溫而竊徐氏之權，天邪？人邪？）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好，呼到翻。縱，子容翻。）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

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翃乎萌翻）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悰徂宗翻）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爲知誥襲楊氏張本）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帝以唐僖宗中和三年鎮宣武創業之始也至是年三十一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孽魚列翻謂晉也）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復扶又翻下同）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哽古杏翻）絶而復蘇（氣絶而復息爲蘇）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丙寅蜀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爲兵部尚書（鍇口駭翻）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郴丑林翻）次假子博王友文（友文本姓康名勤）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帝以大梁舊第爲建昌宮）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倡音昌薛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屬之欲翻）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古人有言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豈不信哉說式芮翻）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敬翔時爲宣政使故使之行敕翔佐帝有年矣軍國大謀無不預隨事彌縫轉帝兇暴之氣以成功亦不爲小寢疾彌留而出友珪於外使翔能爲之謀則必有以處友珪而帝免剸刃之禍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哉）時左遷者多追賜死

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臣子俱逆亦上之人有以致之也被皮義翻）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梁以侍衛親軍爲控鶴軍）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刺七亦翻）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年六十一瘞於計翻）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爲于僞翻）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還從宣翻）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忷忷（難乃旦翻忷許勇翻）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爲備（更工衡翻省悉景翻史言韓建死期將至）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考異曰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今從薛史）友珪不敢詰（詰去吉翻）甲辰以厚爲陳州刺史秋七月丁未大赦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因銅雀臺以名驛然銅雀臺在鄴不在魏州）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壬子制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楊師厚傳云太祖初弃天下鄴府乘間爲亂其衆魏之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將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七月除魏博節度使薛史師厚傳略同今從莊宗列傳朱友珪傳及莊宗實錄）徙周

翰爲宣義節度使（唐僖宗文德元年羅弘信得魏博傳子至孫而亡）以侍衛諸軍使韓勍領匡國節度使（韓勍以同逆領節）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甲子以均王友貞爲開封尹東都留守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宗懿更名元坦見上卷開平四年按歐史蜀主建時得銅牌子于什邡縣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名元膺更工衡翻）丙寅廢建昌宮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梁祖受禪以博王友文領建昌宮使專領金穀友珪既殺友文故廢之而置國計使）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戍懷州所以備晉人自上黨下太行以窺洛陽）潰亂東走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重霸據懷州爲亂并健者圍結於羣村將爲朱温雪恥明宗實錄杜晏球傳云龍驤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今按梁祖實錄戊子鄭州奏稱懷州屯駐龍驤騎軍潰散十一日夜至州南十五里羣村安下及五鼓分隊逃逸安得據懷州及至河陽事也）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左耀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重遇於鄢陵甲午斬之（爲友貞以龍驤軍起義誅友珪張本）　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聞音問）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朱友謙本陝州牙將朱簡也唐末附朱温賜名友謙列於諸子故因此聲友珪弒逆之罪律以古法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則友珪之罪凡爲梁之臣子者皆得而誅之也）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　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內職謂知崇政院事）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敬翔李振於此時皆先朝佐命功臣也李振代敬翔領崇政院使則振與友珪同惡敬翔雖稱疾不預事若律之以古人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法亦不免於死）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於胡壁（敗補邁翻）嗣恩本駱氏子也（歐史義兒傳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事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威曰是爲帥府所忌（帥府謂廣陵帥府帥所類翻）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說式芮翻）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隆演之嗣吳王李茂貞承制所加也楊行密因李儼來使嘗之承制除温等因其舊而請於儼帥讀曰率）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劉威鎮洪州陶雅鎮歙州徐温事威雅如事楊行密貴而不敢忘舊者能矯情爲之至於遣威雅歸鎮不特時人服之威雅亦心服矣自古以來英雄分量固自不同至於隨其分量以制一時之事則一也善觀史者毋忽諸）　辛巳蜀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復扶又翻）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北自太原南出汾晉將即亮翻）遇康懷貞於解縣（宋白曰解縣漢舊縣後魏改爲北解縣按此前解縣在臨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解縣大業二年省九年自綏化故城移虞鄉縣於虞鄉縣理唐武德元年改虞鄉縣爲解縣仍於蒲州界別置虞鄉縣九域志解在蒲州東九十五里虞鄉在蒲州東六十里解戶買翻考異曰莊宗同光四年實錄莊宗列傳薛史唐餘錄朱友謙傳皆云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今從莊宗天祐九年實錄）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白徑嶺在河中安邑縣東）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九域志河中南至陝州二百三十八里陝失冉翻）友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九域志猗氏縣在河中府東北九十五里）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晉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朱友

（讓以此示委心晉王集所猜閒也斷下日翻）明旦復置酒而罷　楊師厚既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衞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調徒釣翻）威勢甚重心輕郢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云有北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度河趣洛陽（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城外郭門曰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見賢遍翻）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　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武城漢之東武城縣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甲寅葬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廟號太祖　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開平元年楚取岳州三年苑玫降楚至此爲淮南所執玫自江西降楚楚使之守岳州也）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屯吉州以張聲勢若將進兵攻璋衞者以牽制楚兵）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文州古陰平之地將即亮翻下同）　是歲隰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晉王以爲隰州刺史訓永和人也（永和縣屬隰州漢狐讘縣地隋爲永和縣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内附詔以全播爲百勝防禦使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虔州先有百勝指揮今因以爲軍州之號開通使者言使之開通道路南達交廣也）　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絶（高季昌既與孔勍交惡入梁之路遂絶不復朝貢敗補邁翻）勍兗州人也

均王上上（諱友貞太祖第三子王溥會要曰太祖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即位改名瑱其後又改名鍠余按王溥云第四子者併假子博王友文數之也）

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唐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州六年以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十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金人疆域圖順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須知順州南至燕京九十里其載道里遠近不同今並存之宋白曰幽州東北至順州八十里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屬大同府路）　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朝直遙翻）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歷（考異曰莊宗列傳云七日實錄云庚戌友珪祀圜丘改元今從薛史）　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江口荊江口也還音旋又如字）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艘蘇遭翻）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將即亮翻宋白曰薊州治漁陽本春秋無終子之國隋開皇初徙玄州於此煬帝廢州立漁陽郡唐初廢郡其地屬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州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　二月壬午蜀大赦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内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啗徒濫翻繒慈陵翻）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趙犨守陳州拒黃巢有功見唐僖宗紀）太祖之壻也（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左龍虎統軍侍衞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袁象先父敬初尚太祖妹萬安大長公主）巖奉使至大梁（使疏吏翻）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楊師厚官中書令爲北面都招討使故稱之）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時梁重兵皆在楊師厚之手又勳名爲衆所服故欲得其言諭禁軍）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說式芮翻屬之欲翻）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犒苦到翻）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分扶問翻）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

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處昌呂翻）師厚曰吾幾誤計（幾居依翻）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譙縣唐帶亳州）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去年懷州龍驤軍亂治直之翻）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及薛史歐陽史末帝紀一云左右龍驤都戍汴友貞僞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一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一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憤怒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將卽亮翻校戶教翻）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趣七喻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帥讀曰率）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趨七喻翻度徒洛翻）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剄古頂翻斷首也）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汴兵未至洛陽禁衞諸軍已殺友珪矣）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珽他鼎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宣武節度使幷有諸鎮）何必洛陽乃卽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匈奴須知檀州南至燕京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宋白曰檀州古白檀之地）蜀唐道襲自興元罷歸復爲樞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襲過惡（疏分列也於朝會廷中條分列言其過惡故曰廷疏）以爲不應復典機要（復扶又翻）蜀主不悅庚子以道襲爲太子太保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丁未帝更名鍠久之又名瑱（更工衡翻鍠戶盲翻瑱他甸翻考異曰薛史一云貞明中更名瑱諸書中皆無年月今因名鍠終言之）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去年朱友謙附晉今雖復稱藩實陰附于晉）丙辰立皇弟友敬爲康王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檀州燕樂縣東有東軍北口一守捉北口長城口也沈括曰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自館少東北行作原作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匈奴須知虎北口南至燕京二百里）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戊辰以保義留後戴思遠爲節度使鎭邢州（唐昭義軍統潞澤邢洺磁五州唐末兵爭晉得潞州仍以爲昭義軍自孟方立以至於梁以邢洺磁三州爲昭義軍遂有兩昭義軍今梁改邢洺磁爲保義軍而以陝州之保義軍爲鎭國軍考異曰薛史思遠傳一云貞明中爲邢州留後屬張萬進殺劉繼威命思遠鎭之按萬進殺繼威在前今從本紀）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劉守光求救於契丹故使元行欽募兵於山北以應之）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總之（爲存矩以驕惰致亂張本）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以求救（質音致）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嬀州懷戎縣北有廣邊軍故白雲城也宋白曰廣邊軍在嬀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周兄弟本貫廣邊軍鵰窠村）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考異曰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張昭周太祖實錄一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

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嬀至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卽坐見寧帖行珪爲治有恩衆泣曰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於晉軍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至行欽解圍矣嗣源與行珪追躡至廣邊軍行欽帥騎拒戰行珪呼謂行欽曰與公俱事劉家我爲劉家守城爾則僭稱留後誰之過也今日之事何勞士衆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驍猛騎射絕衆報曰可行周馬足微蹶將跕嗣源躍馬救之擊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鞸貫鞁嗣源拔矢凡八戰控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沫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蹙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嗣源遣人告之曰彼此戰將不假言論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欽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爲假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傳云行欽稱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衆書）嗣源進攻儒州拔之（唐末於嬀州東置儒州領晉山一縣）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從珂母魏氏鎭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李從珂始此　考異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於書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曹后未有胎育幹家宜室帝與部曲王建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供饋曹后憐之不異所生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鎭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恕取廢帝錄以爲明宗卽位後不立從珂而欲立從榮從榮死傳位於從厚故人皆謂從珂爲養子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明宗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度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帥讀曰率衣於旣翻）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東洲卽常州東洲也璙力弔翻又力小翻）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領鎭南節度使（鎭南軍洪州時屬吳此所謂名號節度使也五代及十國皆有之）同平章事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漢趙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好呼到翻）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復扶又翻）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斷音短）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宋白曰平州東北至營州六百九十里）

乙巳蜀主以兵部尚書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鍇口駭翻）

楊師厚與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楊師厚以燕晉交兵乘虛掠趙）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九域志柏鄉北至趙州七十餘里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餘里趣七喻翻）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鎭州（九域志趙州北至鎭州九十五里）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隋煬帝大業四年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後人因謂之御河）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鎭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去年改滄州義昌軍爲順化軍）

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鎭遏使渦信屯廣德（渦古禾翻姓也）將復寇衣錦軍（復扶又翻）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

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屬之欲翻。）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戊子。以張萬進爲平盧節度使。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蜀太子元膺豭喙齙齒。（豭古牙翻。牡豕也。喙許穢翻。齙步交翻。露齒也。）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狷吉掾翻。）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峭七肖翻。間古莧翻。）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炕苦浪翻。）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曰錮者以禁錮爲義。）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遂不以七夕出遊。）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衞。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衞。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撾則瓜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帥讀曰率。）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中竹仲翻。）逐至城西。斬之。（考異曰。九國志。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郢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又曰。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道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諭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衞。又曰。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率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侃自太安門登陴以入。攻瑤謙等。歐陽史曰。元膺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衞。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兵自衞。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驍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據九國志云。徐瑤等挾元膺以逐唐襲。似襲在宮中。欲逐之也。歐陽史云。元膺召瑤等帥兵出拒襲攻東宮。而似元膺拒之。紀年云。瑤等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似道襲出在外第。元膺就攻之也。按道襲止以挾君自重。既勸蜀主發兵自衞。豈肯更在外第。必止於禁中也。蓋瑤等引兵攻宮禁以求道襲。道襲以屯營兵出拒戰。兵敗走。至城西。爲唐據所殺耳。九國志又云。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是元膺邀宗賀也。紀年云。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宗賀門要之。是道襲邀宗賀也。按道襲私第安得有兵。觀宗賀所答之辭。似語太子。非語道襲也。若語道襲。宜勸之速入宿衞。豈得云公宜緩行也。潘炕言太子非有它志。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蓋當時蜀主聞亂。既信道襲之言。又不忍討太子。無決然號令。故炕言太子無它志。當召大臣討徐瑤等爲亂者。九國志云。令宗侃等出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是官軍斬襲也。若然。何故明日亟加襲贈謚乎。此必誤也。）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與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毬讀曰鞠。）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龍躍池即摩訶池。）匿於艦中。（艦戶黯翻。）己酉。太子出就舟人匃食。（匃古太翻。乞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比必利翻。）太子已爲衞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甲子。晉五院軍使拔莫

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鎔鎮州之天長鎮也）吳以池州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是年春正月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璙力彫翻又力弔力小二翻）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封（今常州無錫縣有潘封酒庫封音封）徐溫曰浙人輕而怯（輕墟正翻）帥諸將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罷讀曰疲）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宅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治直之翻塹七豔翻）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東通吳西通蜀）朝廷浸不能制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扆隱豈翻上時掌翻）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相息亮翻）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爲宗衍亡蜀張本）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嶺南節度使劉巖求婚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五鎮潞鎮定幽滄本守下當有欲字）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鎮帥王鎔定帥王處直俛音免）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守光攻易定晉王救之遂伐守光事見上年）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折而設翻）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言不殺之）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先悉薦翻）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唐昭宗乾寧二年劉仁恭據幽州至是父子俱敗亡帥讀曰率）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爲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使（梁攻淮南攻其西北）將兵萬餘侵盧壽（盧壽二州名爲王景仁爲吳所敗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四（起昭陽作噩十二月盡彊圉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遇于趙步（趙步瀕淮津濟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烏介翻隘狹之處為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于元翻呼火故翻）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酉）躍馬還鬭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依翻）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表以立表記淺）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為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立之表其下接之以木立諸深淵以誤之）及梁兵敗還（還從宣翻）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丘（觀古玩翻）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夾寨之功帥振武今以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嗣本史義兒傳嗣本本鴈門張氏子）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年）涉寒足腫（史炤曰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魏置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檀州宋白曰燕樂密雲二縣皆漢虒奚縣地樂音洛）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詰去吉翻）幷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語牛倨翻）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幷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晉王欲自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真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戶教翻易曰荷校滅耳注云校者以木校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俛音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恆山之大茂山恆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雛戀翻又雛晥翻）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境上而別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翻）壬子晉王以練紤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紤先夜翻縶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故翻）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事見上卷上年）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瞋昌真翻）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行下孟翻）王怒其無禮先斬之（怒其無禮於舊君也）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

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也）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史言劉守光畏死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爲建極陵刺七亦翻）或說趙王鎔曰（說式芮翻）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尚書令即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今晉王爲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讓遜也）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涪音浮）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蜀置鎮江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曰率）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絙鎖峽絙戶登翻）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乘順風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季昌乘戰艦（艦戶黯翻）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中竹仲翻折而設翻）季昌易小舟而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帝以岐人數爲寇（數所角翻）二月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鎮長安（感化軍陜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爲永平軍）懷英即懷貞也避帝名改焉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校戶教翻）罷爲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鎮）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爲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故許德勳畏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奄忽也）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以示不懼）鄂人不敢逼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爲留後癸丑詔以洙爲節度使　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弃袁州遁去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追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諸鎮兵謂燕趙之兵）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黔其今翻又其炎翻）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悖蒲昧翻又蒲沒翻）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峭七笑翻）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帝以福王友璋爲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

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爲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嵯才何翻）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國志王宗播出中峽關至潘倉大破蠻衆追奔至山口城則潘倉在卭崍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 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按九域志黎州三面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二百里） 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 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里） 及固鎮（固鎮在青泥嶺東北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爲雄勝軍） 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難乃旦翻）爲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爲留後

貞明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犭周金堡三王（史炤曰⿰犭周大也多也今按⿰犭周音丁么翻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卭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筰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爲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甓而居號⿰犭周舍至朱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圜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爲⿰犭周積粮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號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尤桀黠） 而潛通南詔爲之詗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詗古迥翻又翾正翻詰去吉翻窮問也） 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數所角翻） 斬於成都市毀⿰犭周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復扶又翻） 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春今從之） 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 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鎗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威而除楊師厚復置之） 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畏其偪而幸其死） 租庸使趙巖（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宣徽使之上） 判官邵贊（判官租庸判官） 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呂翻） 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疼盡彈去其膿血然後新肉生而病已不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砭石） 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爲友貞畫策東分魏博六州爲兩鎮薛史無敬翔名今從之） 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相息亮翻澶時連翻） 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白馬津在滑州） 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曰數百年者言其來也久非必實經歷數百年也） 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趣讀曰促） 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 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

遠出河門（按舊唐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堤樂彥禎築羅城約河門舊隄周八十里）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爲七字耳）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教翻剽匹妙翻）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衛三州隸天雄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還從宣翻又如字易以豉翻）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左傳公戟其手杜預注曰抵徒屈肘如戟形陸德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義曰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喻之以牛爲人穿鼻旋轉前却一聽命於人以鼻爲所制也）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也）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難乃旦翻）舉邠寧二州來附（叛岐附梁）詔以保衡爲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靜難節度使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爲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爲徐知訓以驕橫不終張本）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州西）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復扶又翻）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爲遼山縣唐帶遼州）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頲他鼎翻犒苦到翻）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竊聽而洩軍機也）頲貝州人也

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牛倨翻）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帥所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馬左右而從行）仍以爲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效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效節軍取禍）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州）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掌翻印天雄軍府印節天雄旌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比毗至翻）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謂劉鄩之兵逼魏州也）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衛晉文公實紀綱之僕）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

（軍北臨極邊賀德倫新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留之爲承業後殺德倫張本）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橫戶孟翻）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沁牛鴆翻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有訛言搖衆及强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翻磔陟格翻）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頲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睚五戒翻頲他鼎翻眦士戒翻）納賄驕侈頲有從子在河南（從才用翻此河南謂大河之南）頲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頲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書誅之宜也族之過也）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唐節鎭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鎭署官有爲支計官者有爲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爲孔謙以掊克亂唐張本）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鎭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鎭并魏鎭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斂力贍翻）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史卒言之）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二年楊師厚劉守奇北略滄德滄德遂附于梁）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鎭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豉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二壘謂滄貝也）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衝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爲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州猶治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鎭即其地）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閒使誘彥章（閒古莧翻誘音酉）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爲澶州刺史（考異曰莊宗實錄作李嚴今從薛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勞力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閒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重直龍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操七到翻）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用漢光武之言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堞達協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權譎得之故云然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相魏之西皆連山）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堇泥黏土也深式禁翻援于元翻）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

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拒晉陽一百五十里。糗。去久翻。）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幾。居依翻。不。讀曰否。）周德威聞鄩西上。（上。時掌翻。）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東南趣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斷。音短。腕。烏貫翻。）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考異曰。薛史。德威聞劉鄩東還。急趨南宮。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劓刃其背。繫而遣之。旣至。謂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鄩軍大駭。按劓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薛史莊宗紀。又鄩見在宗城。而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趨。七喻翻。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里。宋白曰。堂邑隸博州。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置堂邑。因縣西北有漢堂邑故城以名縣。）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鄩見晉軍在博州。移軍而西。漸逼魏州。宋白曰。莘本春秋之衛邑。漢爲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爲清邑縣。大業改清邑爲莘縣。因古地名也。）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度河而東南。卽鄆濮之境。故築甬道屬河以通饋餉。甬道。夾築垣牆以防晉人之衝突抄截。治。直之翻。）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爲散員都部署。（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爲行軍總帥之稱。薛史曰。時有散指揮名爲散員。命行欽爲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中。竹仲翻。）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復。扶又翻。啗。徒濫翻。）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爲大王耳。（爲。于僞翻。）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考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密令人啗之利祿。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予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安忍背之。按明宗實錄。此年猶爲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爲副總管。此言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事見上卷乾化二年。）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按九域志。絳州西北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一里。）

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爲宣義留後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澶州。以李巖守之。）

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誘。音酉。）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剽。匹妙翻。）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

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比。毗志翻。近也。擣其腹心。謂欲襲取晉陽也。）還取鎭定。期以旬時。（十日謂之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斷。音短。周德威小字楊五。）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勍。渠京翻。易。以豉翻。）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復。扶又翻。下同。）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持久制晉。）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耶。欲療饑耶。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

可預度（少詩照翻度徒洛翻）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劉鄩[illegible]未爲失計特[illegible]其附使不得逞其本謀耳）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勝音升）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劉鄩欲擣鎮定之不備而爲晉人所敗鄩之計又窮矣）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秦鳳二州時皆屬岐）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史言徐溫以外據重鎮內制吳國之權）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此遂徐知訓之死也）初帝爲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爲妃即位欲立爲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古人相傳以爲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九月壬午妃疾甚冊爲德妃是夕卒康王友敬目重瞳子（重直龍翻瞳音童）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索山客翻）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帝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監古銜翻）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閒舊將相（閒古莧翻）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紊音問）以至於亡（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晉能亡之也）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幷其黨五人十一月己未夜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爲煨燼（貯丁呂翻煨烏回翻）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恐有乘救火爲變者史言蜀主之猜防）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以安衆心）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火未熄未敢弛備復扶又翻）將相皆獻帷幕飲食壬戌蜀大赦乙丑改元（此書梁改元貞明也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紀）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九域志鳳州河池縣有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九域志成州栗亭縣有泥陽鎮）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里有鹿玉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敗補邁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趣七喻翻）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絳入秦州（九域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二百一十里西南至成州一百六十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百五十里宗絳當作宗綰）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陳讀曰陣）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是年五月劉知俊攻邠州）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帥讀曰率爲劉知俊爲蜀所殺張本考異曰十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癸未必庚辰也）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遂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武都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爲名或曰縣西界有

（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來降（岐置義勝軍以授温韜見二百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彥韜即温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復彥韜姓温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梁以邕州爲建武軍）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南平王鄧王也）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梯航謂梯山航海）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使疏吏翻）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廣國名德靖諡也全昱帝之伯父）　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行下孟翻）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謂先無過從之雅）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蜀主以李繼崇爲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

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鼾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楊行密以揚州牙城南門爲天興門）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至自徐温所）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呼火故翻）亂兵皆潰（史言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之　帝屢趣劉鄩戰（趣讀曰促）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西之營也）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勞軍張源德之軍也）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屬之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躡尼輒翻）至故元城西（隋元城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并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陳讀曰陣）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爲之折（環音宦爲于僞翻折而設翻）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牛存節屯河上）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言晉陽若陷則國破家亡）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爲于僞翻）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梁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呼火故翻李嗣昭鎮昭義官侍中故稱之）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詰去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張承業之權略烏可以宦者待之哉）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唐天祐二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爲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既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翻）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爲宣義節度使（劉鄩既喪師懼罪不敢入朝梁亦懼其反側就以滑帥命之爲明年鄩入朝左遷張本）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復扶又翻）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三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剽匹妙翻）攻建國門（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所起也宋白曰大梁皇城南爲建國門）帝登樓拒戰（樓謂建國門門樓也）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按歐史晏球本洛陽王氏子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虔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揭其列翻舉也）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胄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帥讀曰率遲直利翻待也）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祖生於碭山改單州爲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爲單州單音善）　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吳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二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六十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荊南四百三十里）光業日休之子也（皮日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郴丑林翻）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以其取道回遠數千里至大梁也）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爲市也朝直遙翻）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二年更名帶登州）夢徵棣州人也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蜀天雄節度使鎮秦州）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汧隴出秦州之兵指隴州）　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去年梁分相州爲昭德軍相息亮翻）以李嗣源爲刺史（考異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按左衛上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仍舊隸魏州徙洛州刺史袁建豐爲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復云走者蓋始者文降今爲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既降晉今還猶得將軍者蓋嘗通款於晉梁誤不知耳明宗實錄云八月張筠

（走穆帝爲相州刺史九月爲安國節度使而莊宗實錄云袁建豐爲相州刺史拔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陂建豐猶爲相州乃是天祐十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爲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耳）晉王遣人告闍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温已降則彼知援兵之望絕闍寶於是不能守矣帥讀曰率下同）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平時屬梁晉命闍寶遙領）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邢州梁保義軍既入于晉自此遂改爲安國軍考異曰王溥五代會要薛史地理志樂史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爲安國軍而莊宗實錄列傳薛史存審傳皆云此年授安國節度使恐是總屬晉即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攻蔚州自麟勝出間道以掩晉不備也按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考異曰開元中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單于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按此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雲州即大同軍）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曹夫人寔生晉王晉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日太后太妃尊號倒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弃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孤絕戴思遠不能守）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化爲橫海從唐舊也）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晉王封內凡節鎮皆有中門使其任即天朝樞密使也）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爲于僞翻爲安重誨爲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歿）晉王自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存璋爲大同節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去年八月晉圍貝州）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

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噉徒濫翻擐音宦）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殪壹計翻考異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謀於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噉人爲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即解之如何報曰無便於此者賊衆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即降於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余謂若如通鑑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於死事傳）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爲梁守（黎陽謂河梁兵聲援猶接又劉鄩守之所以能自固爲于僞翻）晉王如魏州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載恐當作戴）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趣七喻翻）言弃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也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琅琊忠毅王王檀多募羣盜置帳下爲親兵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帥讀曰率）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故關大震故關）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岐置保勝軍於隴州）帥其衆二萬（帥讀曰率）弃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姪孫也（鄭綮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考異曰薛史梁末帝紀無珏）

（初拜相年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己酉又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郎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珏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珏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爲第十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今按珏光化三年及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纔十七年矣又不可合）己亥蜀大赦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趣七喻翻）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好呼到翻）晉王亦遣使報之是歲慶州叛附于岐（慶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以邠寧附梁遂爲梁有）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爲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破岐兵下寧衍二州（衍州岐李茂貞置在寧慶之間宋廢衍州爲定平鎮屬邠州　考異曰薛史賀瓌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爲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此非小事而末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瓌傳有之今以爲據）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爲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爲梁開道指揮使又嘗鎮同州車尺遮翻）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慣古患翻悛丑緣翻）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珦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珦虛亮翻好呼到翻）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上卷）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歷日通紀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薊得其歷因閱年次以乙亥爲首次年始有神冊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耻保機無號追爲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爲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渤海虜其王大諲譔立長子爲渤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即帝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敗黃巢併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冊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爲鄉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冊立必求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鎮幽州前唐餘錄全取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爲差錯不知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號置於此）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党項在磧西磧七迹翻党底朗翻）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黃頭室韋彊部也臭泊室韋以所居地名其部）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以晉王克用與阿保機結爲兄弟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天祐中連帥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爲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爲存敬所敗恐是此時仁恭方爲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彊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欲翻）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

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昌呂翻。）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自西徂東也。省，悉景翻。）過眞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爲趙王鎔養子，卽燕人張文禮也。）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言既叛契丹歸中國，今復往詣契丹，恐爲所殺也。復，扶又翻，下同。）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喪，息浪翻。）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鄉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相公。）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按莊宗之世，契丹圍周德威，救張文禮，曷嘗不欲深入爲寇哉？晉之兵力方彊，能折其鋒耳，豈延徽之力邪？）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軍引還。（去年十一月，吳圍潁州。）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爲節鎭。新州領永興一縣。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嬀、儒、武三州隸之。）驕惰不治。（治，直之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爲裨將。（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耳。）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復，扶又翻，下同。）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鬭。（確，堅也。凡戰者觀兵勢而爲進退，雖合至於確鬭，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鬭，惟堅耐而用長技乃勝耳。校，戶教翻。）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爲人客戰。（儕，士皆翻。爲，于僞翻。千里行役，戰於異鄉，是爲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何。衆曰。殺使長。（防禦使爲一州之長，故曰使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趣，七喻翻。傳，株戀翻。）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詰，去吉翻。）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輩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爲衆所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敗，補邁翻。）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帥，讀曰率。）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比，當作北。）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硤石、西硤石、淥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二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薊，音計。）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幽州，盧龍節度治薊縣。繒，慈陵翻。纊，苦謗翻。隘，烏懈翻。）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勳，勳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

（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遼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本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骨打不復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理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爲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設此以限華夷乎）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遺于季翻）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哂失忍翻）「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奚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爲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內虜其國又不能爲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

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奔歸。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毳充芮翻獸毛縟細者爲毳）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莧翻）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賫而期之以作三臣之氣復扶又翻）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治直之翻下同）

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淶水，（淶水縣屬易州淶音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淶水扼祁溝諸關以伺賊勢）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

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吳以昇常宣歙池爲徐溫巡屬行下孟翻）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鎭海軍治所於昇州，（鎭海軍本治潤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樂音洛）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郞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郞，謂溫長子知訓也。（爲知訓死知誥得權張本知訓第三）溫以陳彥謙爲鎭海節度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稱治者時人稱之耳治直吏翻）彥謙，常州人也。（爲陳彥謙垂死請於徐溫立己子張本）

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高季昌爲孔勍所敗事見上卷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六伯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五（起彊圉赤奮若七月盡屠維單閼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
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
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
西北面都招討（以伐岐也）　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
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蜀飛龍
使唐文扆居中用事（扆隱豈翻）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
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
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
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
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
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
弟也（同曾祖之弟爲再從弟從才用翻）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
帝位於番禺（漢書音義番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
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
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
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

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契丹
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二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中危困李嗣源
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閻寶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
先進屯淶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淶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衆吾
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
無遺類矣（蹂人九翻又徐又翻陳讀曰陣）嗣源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吾行
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
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
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
大房嶺（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
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歸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
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
卻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躡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
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
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
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
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以華言譯胡語而筆之
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
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埸音亦種章勇翻）因躍
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檛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
兩翻）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
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
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環音
宦射而亦翻塞悉則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於其後（陳於契丹陳後將以夾擊之也一曰以騎兵前進令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
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

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乘倫爲翻趣讀曰促）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弃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爲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率下同）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薊城一百二十里薊音計）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鄉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盧龍諸州自唐中世以來自爲一域外而捍禦奚霫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幷於晉則歲遣糧援戍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衆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信矣爲于僞翻下爲承暫爲爲吾諸爲同）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焮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爲七哥）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爲人舞人則以錢綵寶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翻）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爲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毆烏口翻踣蒲北翻）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言閻寶背梁降晉晉不殺而寵貴之）曾不盡忠爲報顧欲以諂媚自容耶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王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五故翻）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爲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於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未幾（幾居豈翻）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爲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言曰盧質數無禮（閒古莧翻數所角翻）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衞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晉宮之女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掌翻）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語牛倨翻）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

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父且笞之而何有於君異日李存渥之事無足怪也）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是年八月劉巖稱帝）且勸吳王稱帝　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爲吏部尚書內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貞明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爲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蜀主以劉知俊爲都招討使（見是年七月）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功也）唐文扆數毀之（數所角翻）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劉知俊懼不見容於梁而奔岐懼不見容於岐而奔蜀卒亦不爲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人必慮其搏噬其能容之乎）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壬戌以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帝論平慶州功（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爲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爲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城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陸佃埤雅曰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塞悉則翻）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先悉薦翻）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敗見上卷上年）公私困竭人心惴恐（惴之睡翻）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敵謂晉也勍渠京翻）乘輿豈宜輕動（乘繩證翻）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至大梁扼汜水矣（扼汜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是歲閩王審知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巖之女（爲于僞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　帝至大梁（自洛陽還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晉拔楊劉楊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上時掌翻喪息浪翻）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量音良）先帝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謂夾寨柏鄉蓨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黎眾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駑音奴）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　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爲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道故舟行無礙注詳見辯誤贛古紺翻）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

（好呼到翻樂五教翻）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雞擊毬喧呼之聲（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爲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謝彥章梁之驍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瀰音彌）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降戶江翻）己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爲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　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資王　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乾化元年復扶又翻）　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太祖改保塞軍爲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兄也兄弟並鎮今併爲一）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蜀主自永平末（梁乾化元年蜀改元永平梁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瞀（瞀莫候翻）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即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去羌呂翻）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見賢遍翻）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伺相吏翻難乃旦翻）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偵丑鄭翻伺也）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扆先奪其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爲樞密出居方鎮炕苦浪翻）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唐制樞密使本用宦者）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蜀主本許州舞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爲蜀以宦者亡張本）六月壬寅蜀主殂（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壽親吏王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扆與徐妃張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夫等請誅文扆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書史貶文扆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名衍字化源建幼子也）尊徐賢妃爲太后（衍母也）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鎭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

（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諸案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僞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三百年之後乎今合州有舊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合州爲德化軍洵乃雄之吏時爲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黄巖縣丞寧江有泅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合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綺翻）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爲于僞翻少詩照翻）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幷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鬖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鶻從才用翻）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上彈徒旦翻下彈徒丹翻）又嘗賞花於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楊州城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又蒲妹翻）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檛側瓜翻）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爲徐知諫附於知誥以奪知詢金陵張本）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輒翻）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宣翻又如字還告知訓以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於知誥皆知所惡者也）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妓渠綺翻）知訓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惡烏路翻）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貯丁呂翻幬徒到翻今之蔦罩紗罩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罩帳也冬貯於幄欲其煖也夏貯於幬欲其涼且備蚊蝱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瑾而言別）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踣蒲北翻）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廡罔甫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從才用翻爲于僞翻下吾爲同）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爲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挺待鼎翻拔也）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任音壬剄古頂翻）徐知誥在潤州聞難（楊潤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錄曰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度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楊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楊州撫定吏民按楊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卷三年）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沈持林翻）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幷

其諸子　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也陳讀曰陣帥讀曰率）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又翻）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張格附唐文扆見上二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玢方貧翻）公有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衍）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鄖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鄖母曰戒汝子勿爲人報仇（鄖於建翻爲于僞翻）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鄖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鄖罪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洮土刀翻）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自典午度江以來江左以琅邪之王爲衣冠甲族故二人皆封琅邪）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迎合也）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彊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知誥之弟也）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遙翻）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爲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是年以後其逋者徵之）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史言徐知訓之驕倨淫暴適爲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先悉薦翻）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丁錢即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說式芮翻）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錢之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曠土空曠不耕之土）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

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宋齊丘爲徐知誥謀奪徐氏之政，使溫知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爲人輕佻褊躁，溫以此惡之耳。惡，烏路翻。）以爲殿直軍判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直軍判官，行軍判官也。）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于垣之虞。夜分，夜半也。屏，必郢翻。）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去屏障，所以防左右隱蔽其身而竊窺者。去，羌呂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是年二月，吳攻虔州。）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鎭南節度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幾，居豈翻。）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爲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統軍使，吳越所置官。）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以救之。（雩都，漢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十里。）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爲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越救虔州之兵力。）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兵屯汀州，示將救虔也。）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間，古莧翻。難，乃旦翻。）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洛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兵莫難於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蔚，音鬱。）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少，詩照翻。間，古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爲保身之謀，而無維城之助。）

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到翻。）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萬進聞晉兵將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二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爲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其城。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爲定。）

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朱光葆，當作宋光葆。蘊，音蘊。）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周庠與蜀主建同起於兵間，歷事多矣。）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還，從宣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在濮州界。）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凡言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之志，守祖父之業，自養而已；晉王則志於滅梁，以雪讎恥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爲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爲，于僞翻；下王爲之同。陳，讀曰陣。）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

妨人戲（以戰爲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戲伺相吏翻）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重直龍翻）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　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詮且緣翻）　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　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　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說式芮翻質音致還從宣翻又如字）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劉信本鎮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倍於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重直龍翻）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史言徐溫既能料又能料敵）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爲之而亡）吳以全播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絶（吳越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于吳故道絶先悉薦翻）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以杭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爲近耳）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演嗣位皆宣諭使李儼承制授之）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說式芮翻）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復扶又翻）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國儀注）知誥知可求不可去（去羌呂翻）乃以女妻其子續（妻千細翻其後嚴續遂相南唐）　晉王欲趣大梁（趣七喩翻下同）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進兵屯行臺村）　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誤國事惡烏路翻）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治直之翻）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間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於上）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梁之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

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爲之請也）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謂殺謝彥章也）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遙翻）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趨七喩翻）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賀瓌聞晉王已西（自行臺村趨大梁爲自東徂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復扶又翻）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爲于僞翻殿丁練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以兵從之則爲顧望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之騎兵先敗走趣七喩翻下同）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騎兵西嚮謂其來犯故驚而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周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戰死（陳既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撓敗復振迅而起也）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日向晡（晡奔謨翻）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言賀瓌陳於山西之兵）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爲所乘（復扶又翻下同）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丁亂翻）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宦）曰賊大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拉盧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爲于僞翻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呼火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弃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帥讀曰率幾居依翻）

裴證之曾孫也（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通顯家富於財證音正）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喪息浪翻下喪吾同）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己而擢其子嵐盧含翻）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橈敗（橈奴教翻勢屈爲橈）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以當作已）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山也）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爲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鎭卽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撒山割翻剌來葛翻）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數所具翻兄弟之親如手如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帥讀曰率）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官之爲刺史而不釐務）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梁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　二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此寶雞渭河也）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　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仗內教坊使嚴旭强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錄事參軍）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政濁亂）　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鎭士馬彊銳故自領之）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之翻）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倜他狄翻）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相繼獲罪（吳珙薛史作吳珙牙柔薦翻）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爲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泝江而入以擊吳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鎭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以金德王）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密初謚武忠王）威王曰景王；（楊渥初謚威王）尊母爲太妃。以徐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吳都廣陵故謂楊州爲楊府）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蓋唐官也）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敬之楊憑弟子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即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爲傳瓘用陳侯瑱破王琳亦如此）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舷胡田翻船邊也）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稟筆錦翻給也）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笮才各翻竹索也艨艟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翻）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陳讀曰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爲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爲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被皮義翻操七刀翻）帥之乘舟而進。（帥讀曰率）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木罌蓋即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爲之操七刀翻罌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瓌退屯行臺村。

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諤、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帥讀曰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瀏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泝漢而上）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邁翻）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間如字）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

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陳璋敗吳越于香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閒使告之曰（閒古莧翻）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具翻）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能御將）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躡尼輒翻）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易以豉翻戢則立翻枕職任翻樂音洛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爲遂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爲于僞翻）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照翻）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或枕職任翻記少儀茵席枕几熲杖鄭氏注曰熲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熲是熲發之義故爲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欹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雄之心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闇與古合有如此者）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比必利翻及也）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直更者卽持更之卒也更工衡翻）警徹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公勤皆所以保其國）

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爲廬江郡公溥爲丹楊郡公潯爲新安郡公澈爲鄱陽郡公子繼明爲廬陵郡公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乃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翻減也）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爲于僞翻）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帥所類翻）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逡七倫翻）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讀曰太）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知翻又力兮翻）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眇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爲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漢右山眇彌沼翻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藏旱翻）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還旋與還同）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據便勝上游也）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竹笮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囷所以繫竹笮囷區倫翻）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

吴越吴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吴（無錫之戰吴越兵敗走徐温不窮追講和之計固已定於胸中矣）自是吴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吴有楊楚泗滁和光黄舒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洪撫袁吉虔等州）吴王及徐温屢遺吴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翻王于况翻）鏐不從　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吴越王鏐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　吴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爲他人所有可乎徐温聞而惡之（爲濛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六（起屠維單閼十月盡玄黓敦牂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濮爲楚州團練使（承上卷餘溫惡濮事）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壖而緣翻河邊地也）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斷丁管翻）（薛史曰晉高祖爲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横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殿丁練翻）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石敬瑭劉知遠始此）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窘渠隕翻）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爲出兵（爲于僞翻）會鄩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爲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處昌呂翻驍堅堯翻）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丁丑以劉鄩爲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劉鄩先以河朔喪師貶爲團練使落平章事今以平張萬進復爲使相）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戚城在德勝西卽春秋時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楊村之類一姓而名村也其他如麻家渡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凡行軍士將各有旗以爲表識今謂之認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復扶又翻）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楊村北城也）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石君立卽救晉陽者也見二百六十九卷二年）欲將之（將卽亮翻）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誘音酉）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瓌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于臨濮賊亦捨營踵我癸亥次于胡柳陂日接戰王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理志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鄄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胡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保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薛史閻寶傳皆云彥章驍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卽爲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卽爲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書放濮州稅課是濮州猶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教告諭曹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屯于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瓌豈得更東歸臨濮疑寶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爲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又莊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今年四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瓌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行臺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雖得濮陽弃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己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受事發辰覈臺務主公廨及奴婢勳散官之職）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

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衞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簿[illegible]音一，一[illegible]謂責之。）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都統，謂徐溫也。）豈可捨大而詰小乎！（詰，去吉翻。）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煩勞。）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自得魏州，（得魏州見二百六十九卷元年。）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效節都。（將，即亮翻。下同。）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施，式豉翻。）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史言晉王不能[illegible]賢[illegible]李[illegible]以[illegible]式[illegible]。）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校，戶教翻。）

夏四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李珽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琪死於梁誅[illegible]之時。）性疎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伺，相吏翻。）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之。（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illegible]）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止罷為太子少保。（考異曰：薛史止有琪作相月日，無罷相年月，故終言之。）

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下，戶嫁翻。）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朱友謙自此遂歸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旄賜之。莊宗實錄列傳、薛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請節鉞，不許。薛史末帝紀：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旄，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歙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留後，恐是四年已陷同州。）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見上卷上年。）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樂，音洛。沈，持林翻。鮮，息淺翻，少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誅張顥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顥時，今從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贖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矯稱隆演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己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恐可求亦不應有此言，今從薛史。）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越濛而立溥者，濛為徐溫所忌也。）己丑，宣王殂。（年二十四。）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溥，楊行密第四子。）尊母王氏曰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歐史職方考：蜀以雅州為永平節度。）

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帥，讀曰率。下同。）

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原廟起於漢。原，再也。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以名橋。）帥后妃百官

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味常御嗜好之味也記郊特牲曰禘嘗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褻息列翻）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爲非禮（華陽縣本唐貞觀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成都分治乾元元年改爲華陽縣華戶化翻）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爲不可乃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便毗連翻）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被皮義翻冠古玩翻）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雒漢古縣唐屬漢州爲州治所上時掌翻）不宜遠離都邑（離力智翻）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凡兵一宿爲信過信爲次）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自河中濟河救同州）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時鄩兵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河中事梁久（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說式芮翻）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今方與梁相拒（謂相距於河上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華戶化翻壞音怪）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薛史曰鄩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劉鄩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爲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擊也蓋鳥之中傷者曰擊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墜矣故空弓可落也劉鄩先爲晉兵所敗見晉兵之來氣沮而膽消矣烏能與之爲敵哉）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唐帝陵在同州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温昭圖甚懼（元年温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曰崇州義勝曰靜勝韜賜今名）帝使供奉官竇維說之曰（說式芮翻）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唐末温韜爲盜據華原縣李茂貞以華原爲茂州韜爲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使實一鎮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圖曰然維曰當爲公圖之（爲于僞翻）即教昭圖表求移鎮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温琪權知靜勝留後（華戶化翻）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復扶又翻）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壁者築壁壘以屯軍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入良原（良原縣屬涇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里）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杜佑曰岐山卽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爲箭筈嶺敗補邁翻）蜀兵食盡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閬中林思諤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癸亥泛江而下（泛江嘉陵江也）龍舟畫舸（畫與畫同舸古我翻楚人謂大船爲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爲然也）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

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記諸侯不下漁色注云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則取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之妻其爲漁也殆有甚焉）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長知兩翻）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治直之翻）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仰牛向翻）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外則李藹中則李弘規）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此言唐末事敘張文禮之所自來省悉景翻）文禮好誇誕（好呼到翻）自言知兵趙王鎔奇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更工衡翻）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事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乾化元年）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還以爲防城使鎔晚年好事佛及求僊（好呼到翻）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合音閤）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鎔欲求仙故數往遊之）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從才用翻）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鶻戶骨翻）石希蒙勸王復之它所（復扶又翻）李弘規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櫛風沐雨（櫛側瑟翻）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爲變閉關相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閒（閒古莧翻）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長知兩翻）王遂留信宿無歸志（詩九罭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再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爲信之義不同）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帥讀曰率擐音宦）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弒逆請誅之以謝衆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訴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爲張文禮誘軍士殺王鎔張本治直之翻下同）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冊籍徐溫曰吾既任公不復會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會工外翻）悉焚之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從才用翻）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好呼到翻） 吳越王鏐遣使爲其子傳琇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爲于僞翻下爲聘同琇音秀）

龍德元年（是年五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去年十月蜀主出遊至是方還）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卒子恤翻）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韋昭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言之）初爲婕妤累加元妃（婕妤音接予）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更工衡翻爇如悅翻皁莢如豬牙者皁莢之其氣酷烈）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繒慈陵翻觀工喚翻敗補邁翻樂音洛）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

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吹尺睡翻）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温昭圖爲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温昭圖求徙鎮見上年靜勝梁之邊鎮且兩縣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汝三州自來爲名藩趙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投之以託身而斬巖者昭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　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元年遺唯季翻）先王語余云（語牛倨翻）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當是之時威振天下（振動也）　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國八寶之類）　黃巢之破長安也（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眞獻國寶驗其文即受命八寶也晉王爲尚書令置行臺於魏州）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難（難乃旦翻）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唐昭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捃舉蘊翻又居運翻）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　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氏據梁益國號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復扶又翻下不復同）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爲于僞翻下本爲同）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此張承業所謂從來征伐之意也）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成疾不復起（張承業唐之純臣也烏可以宦者待之哉　考異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爲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爲一未可也殿下既化家爲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賊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闕文承業謂莊宗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爲哉今大王一日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欲爲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歐陽史纂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新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眞以天祐十八年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承業爲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二月吳改元順義　趙王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愎符逼翻）既得大權鄉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併命謂一時皆誅死）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泣（感張文禮則讎趙王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潭城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鎮陽讀書詩云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註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酒酣

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斷音短）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衆詣德明第、請爲留後、（帥讀曰率）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從才用翻）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史言錢楊兩釋俘囚以固和好）徐溫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

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晉王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爲舉兵討文禮張本）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九域志、陳州北至大梁三百四十里、趣七喻翻）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陝失冉翻）友能至陳留、（九域志、陳留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

五月丙戌朔、改元、（方改元龍德）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事見上年）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尹皓段凝與劉鄩同攻朱友謙、因其叛友謙而不服、遇晉兵而敗、退得以譖之）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梁以洛陽爲西都）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史言梁自翦其爪牙、考異曰、莊宗實錄云憂恚發病卒、薛史亦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蘇循依朱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廨古隘翻）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蘇循以迎合禪代之議、爲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惡烏路翻）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告曰、（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二年三年、間古莧翻）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釁許覲翻）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復扶又翻）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史言趙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張文禮蓋自置鎮冀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勞力到翻）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四年）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腋羊益翻）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爲于僞翻）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故使謂王鎔也、已死稱爲故使、使疏吏翻、下同）自聞

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剄古頂翻）顧無益於死者（顧回思也死者亦謂王鎔）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爲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鋋音蟬）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中竹仲翻）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誘音酉羸倫爲翻）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趣七喻翻）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陘邑本前漢苦陘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陘邑屬定州妖一遙翻陘音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遺唯季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庶子爲孽妻七細翻）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爲節度副大使欲以爲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爲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爲方禦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新州窮邊也北接契丹語牛倨翻）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能爲契丹鄉導以寇晉）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按張文禮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當有使字）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幷其妻妾幽之西第（凡官府第舍以東爲上西第者卽安養閑之地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爲處直腹心者都自爲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爲唐明宗朝王都又以中山召契丹張本）

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以脂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無聲）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史言徐溫雖不學而知先王制禮之意）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吳王尊其楊行密廟號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爲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知誥自團練陞觀察尋自廉車建節）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爲變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徵爲右雄武大將軍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

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未知攻城之難也）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趣七喻翻）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上）王郁又說之曰（說式芮翻）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史言契丹爲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樂音洛勝音升）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徼一遙翻）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事）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北至易州八十里）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行下孟翻）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語牛倨翻遺唯季翻）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辰溆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太祖乾化元年姚彥章已奔容州歸潭州而領寧遠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胸（省悉景翻毆烏口翻）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掣尺列翻幾居豈翻）甲午晉王至新城南（按薛史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爲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爲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爲新故曰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將即亮翻）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誘音酉難乃旦翻）王新破梁兵（貞明五年破賀瓌於胡柳又破王瓚於戚城是年破戴思遠於德勝）威振夷夏（夏戶雅翻）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沮在呂翻索昔各翻）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河北之地在太行山之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帥讀曰率）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契丹主乘奚車卓穹廬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爲名）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妻七細翻王都以養子篡義武以附于晉申之以婚姻自固也）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趣七喻翻）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酋慈秋翻餒弩罪翻）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

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屬之欲翻）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既敗而又遇雪因歸之天屬之欲翻）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躡尼輒翻）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藁工老翻禾稈也）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還從宣翻）晉王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宅道走免（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以王郁誘之入寇也縶陟立翻）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劍敍須如嬀州東南距幽州二百一十里儒武又在嬀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時澶州治頓丘）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趣七喻翻）嗣源引兵先之（先悉薦翻）軍於狄公祠下（唐狄仁傑刺魏州有惠政州人爲之立祠）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挑徒了翻）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重直龍翻斷音短）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蜀主好爲微行（好呼到翻）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倡音昌惡烏路翻著陟略翻）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環音宦按薛史寶攻眞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欄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內外斷絶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

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其人總言鎮兵五百餘人也）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壞音怪）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九域志鎭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蜀主取何康之女其夫以之而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　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故營閻寶營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閒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孫策之中頰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嗣昭箙中矢盡（箙以盛矢音房六翻）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殪壹計翻創初良翻）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御進也）　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任音壬姓也）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史言任圜之才）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帥讀曰率）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殘葺理軍府備有勳勞身死行陳之閒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曾無褒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同母之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達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繼韜繼儔爲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己爲留後繼韜陽讓以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殷盛也）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爲留

後（爲李繼韜叛晉附梁張本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韜爲安義留後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耳及繼韜降梁梁亦以爲匡義節度使今人猶謂澤州爲安義云）閻寶慙憤（以鎮州之敗也）疽發於背甲戌卒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州接境近其靳翻）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偵丑鄭翻）巖遁逃僅免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眞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眞定其津渡之處猶有東垣之名）夾呼沱水爲壘晉衞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掊蒲侯翻斂力贍翻）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詰去吉翻）執存儒遂克衞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共城新鄉二縣皆屬衞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漢共縣也唐爲共城縣九域志衞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鄉縣爲鎮屬汲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九域志澶州西至衞州二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衞州一百五十里）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衞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鬭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斷音短）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兵勢爲怯晉王杖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爲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瑭閻寶敗退於前李嗣昭李存進相繼隕身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弑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縋馳僞翻比必利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翥章恕翻磔陟格翻）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臣爲君服斬衰衰倉回翻）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衞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能取河南一鎮是以君子貴於踐言）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張承業平李克寧存顥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爲于僞翻）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瓚藏旱翻）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子禮翻）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帥所類翻）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

（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閒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疎略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一（昭陽協洽一年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卽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通鑑曰後唐以別長安之唐）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卽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質固辭（盧質慢罵晉王諸弟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爲之王卽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薛史作盧澄今從實錄莊宗列傳）以質爲禮部尚書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錢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稱尺證翻）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將卽亮翻）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爲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甆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藏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爲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它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爲也今從家話）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爲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曰晉朝無人（朝直遙翻）終爲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王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爲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爲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爲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爲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弃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弃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教命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游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爲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　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卽皇

帝位，（曰遂者，先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因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爲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君子以是知帝之不孝。）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案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爲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爲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二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妒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諡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忸，女六翻；怩，女夷翻。）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革世名族，革父瓚爲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爲王處直判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爲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爲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爲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惡，烏路翻。）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爲支度務使。）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爲興唐縣，貴鄉爲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爲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爲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爲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衛、洺、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幷、汾、慈、隰、澤、潞，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唐廟四，親廟三。）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鈔，楚交翻。）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燕，音煙，姓也。顒，魚容翻。）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慙，（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

勝趣鄆州、比及楊劉、（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簹、都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職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鄧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詰、去吉翻。趣、讀曰促。）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見、賢遍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鬭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傏突、又作盪突。唐突、盪突、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爲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遺吳王書、（遺、惟季翻。）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爲援、何以拒之。溫乃止。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爲名。店、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店、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爲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爲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鬭、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徑來

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令力經翻挑徒了翻）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閒古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息列翻索也艤魚倚翻亦作檥據書音義整舟向岸曰檥）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麻家口馬家口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爲地名）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殿之禍）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弃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敗補邁翻春秋晉宋曹衛同盟于清丘杜預注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爲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過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死也）委弃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擁晉人之不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橈之（沮在呂翻橈奴教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勞力到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圜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豸馳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圜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相息亮翻）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裴約遣閒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以畜於帝爲兄獍讀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汾窺懷洛則澤州爲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卿爲我取裴約以來（爲于僞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

已昭約死，帝深惜之。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濮，博木翻。）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考異曰：歐陽史以爲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洶洶，（足爲，于僞翻。洶，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洶洶同。）恐貽國家深憂。」（張宗奭此言，必敬翔等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言國勢之危已如此也。）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爲段凝誤梁張本。）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爲名。將，即亮翻。）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爲縣。唐武后改爲武聖，開元七年改爲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如溫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

伍，（斂，力贍翻，又上聲。行，戶剛翻。）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陝，失冉翻。趣，七喻翻。）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衞、邢洺寇鎮定，（相，息亮翻。）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閒，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帝大悅。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唐末之遷洛也，改保寧殿爲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爲內皇城使、雅州蜀主北遷爲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贍翻。和，戶臥翻。嘲，陟交翻。謔，迄却翻。俚，音里。褻，息列翻。樂，音洛。）在珣，彥朗之子也。（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斷，丁亂翻。）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鍇，口駭翻。）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爲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閒，古莧翻。人有醉後而啼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因諸笑而罷。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焉。澶水，即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爲水。臨河、澶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即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臨河

（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澶西相南，日有寇掠，（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即康延孝之言。）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衞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衞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爲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櫛，側瑟翻。）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誰爲，于僞翻。）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度，徒洛翻。）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復，扶又翻。）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內虛，爲敵所窺，所謂重敵輕防，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讙龜陰爲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敗，補邁翻。考異曰：薛史作遞公鎮，今從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殿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爲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爲汶上縣。殿密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策。）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爲東京興唐府。）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音。騎，奇寄翻。）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刺，七亦翻。重，直龍翻。躓，陟利翻。）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爲蜀所殺。）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兗，以轉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

用之賜藥傳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傳，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閒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卽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喩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如翻）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鎭宣武辟翔卽爲幕屬以至爲相訖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指趙張也。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爲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爲，于僞翻）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若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帥，讀曰率）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失冉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反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既翻）齎蠟詔促段凝軍（蠟詔，猶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

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鏻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即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渠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終爲于僞翻下臣爲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温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讀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爲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温恭約儉。（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弃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四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凡十七年而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爲含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爲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爲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爲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下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頊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憯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梁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朝直遙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爲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爲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微之趙巖可爲怙權冒貨之戒）昭圖。（梁賜温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閒。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屬京兆府唐爲赤縣時復以京兆爲西京）翹。敖之孫。（封敖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

兆人權龜之孫也（王龜式之兄也唐咸通閒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背蒲妹翻）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笴古我翻又公旱翻箭莖也鏤郎豆翻）射帝中馬鞍（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鎭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譽音余）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更工衡翻）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賞決策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後各復其本姓名）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噫甚矣夷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　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鏟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墳植其山也）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鎭州爲北京魏州爲東京）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爲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獻祖諱國昌也更工衡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爲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善哉覘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爲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爲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詰去吉翻）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宅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

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爲，于僞翻。）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五星。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徹，敕列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擊也。）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況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孔巖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籍。義猶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詔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爲東京。洛京爲西京。莊宗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真定爲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爲汴州。以永平軍爲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爲何京。若以爲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爲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爲東都。或者以永平爲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爲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

匡國節度使温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爲，于僞翻。）温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罪與朱温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朝會之序。武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末世東遷。遂廢。奉故。張全義請上修謁。）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爲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韜，直遙翻。下同。）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末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爲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奉朝命冊晉王者也。）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諳，烏含翻。）丁巳。以光胤爲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逢，唐會昌閒有文聲。）光胤性輕率。喜自矜。（喜，許記翻。）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爲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爲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爲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以耀州爲順義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帝竟滅梁，特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爲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爲忠義軍。鄧州，梁爲宣化軍。晉州，梁始爲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爲宣威軍。）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僞廷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丹。（走，音奏。）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李嗣昭以晉王養子，於上爲兄；上於繼韜爲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爲之言曰。（稱，尺證翻。遺，唯季翻。爲，于僞翻。下亦爲同。）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以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賢遍翻。）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爲宣義軍，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即路。（即路，就路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爲四人。）大兄

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七人，繼儔居長，故呼爲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

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伶官，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弃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彼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浹旬，莊宗且悔，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弃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殆季興自疑，故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爲鄰敵及姦雄所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二（起閼逢涒灘、盡旃蒙作噩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存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爲首相、故稱之爲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爲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爲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徵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爲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爲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中書令、遣還、（曮、魚檢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其有逃遁者、散投外鎮、及爲私家所養畜、畜、吁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爲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爲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廄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爲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倨翻、）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復爲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爲之言於崇韜、（爲、于僞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爲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

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

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爲、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爲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

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度。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材？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爲，于僞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爲後諸軍離叛張本。）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權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置於此。）仍不名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爲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華，戶化翻。）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諜。蘇林注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別，彼列翻。）引拔浮華，鄙弃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嗤，丑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其次曰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爲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爲殺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爲薪，採草爲蘇。果，蓏也。茹，菜也。）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上，時掌翻。）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豉翻。）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索水出于嵩渚之山，泉發于層阜之上，二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車關水。索水在成皋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三月己亥

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乙巳，鎭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諜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李存審自以身爲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爲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鎭。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鎭可以戲取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敕。鬻於族姻，則既非其人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夏四月己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眞。（唐既滅梁，改陝州鎭國軍爲保義軍。）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求從襲也，改昭義軍爲安義軍。）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爲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爲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爲羣盜耳。因聚譟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爲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爲，于僞翻。）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

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勗之舊人帝自以為踐言矣可以為政乎）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為于偽翻）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宜其憤歎也）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病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錄里者書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脩好物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遣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年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上京無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又不能拔而帝由是亦亡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存審以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言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壬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繼曮李茂貞之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二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二年至

（是五十四年，豈曹義金亦已老矣。閒，古莧翻。）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夕也。）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起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夷，平也。）

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宋州爲歸德軍。）留宿衞。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爲汝求昏。」（爲，于僞翻。下爲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爲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劉后之妬悍。）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爲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爲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塞，悉則翻。）未幾復壞。（幾，居豈翻。）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勃海時爲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慎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爲言。癸酉，以副使、衞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衞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爲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爲明宗誅謙張本。）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蹂同。）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又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獵一也，中年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爲之容也。要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

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爲會府巡屬諸州爲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僞廷近事（時以梁爲僞其變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敕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爲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爲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幸白沙太學博士王縠上書請改白沙爲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爲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爲赤縣）徐温自金陵來朝（白沙揚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揚子爲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爲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爲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爲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薦翻）虔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温親任之翟直格翻）至是王對温名雨爲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欲也求也）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月

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爲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卷九月還從宜翻又如字）　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一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爲鎮入伊陽縣帥讀曰率）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爲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失能無及乎冠工喚翻）　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窘渠殞翻）及再爲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爲相者得免禍乎）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恃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圍檻也）　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　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婦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彊其兩翻復扶又翻）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

毋拜人臣爲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絶（遺唯季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爲于僞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爲京城）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爲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州爲北都太原爲西京尋廢北都復爲鎮州以太原爲北京嵐盧含翻）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是歲蜀主徙普王宗仁爲衛王雅王宗輅爲豳王褒王宗紀爲趙王榮王宗智爲韓王興王宗澤爲宋王彭王宗鼎爲魯王忠王宗平爲薛王資王宗特爲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役（蜀以諸王爲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温之弑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竟以用度不足而止（後唐自以爲承唐後然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爲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見譏）契丹寇幽州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唐（時以魏州爲興唐府）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遙隄者遶於平地爲之以捍水治直之翻）初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禦契丹時也）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毗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帝立命兩虞候毀之（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驁悍而不可回也）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李紹斌王郢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爲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爲市不但父子爲虜幽州亦爲虜有矣）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敗補邁翻）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欲使二人兩易節鎮）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侍從才用翻）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皋關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盡然卿爲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趨大梁成朕帝業（爲于僞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汶音問趨七喻翻）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爲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覘丑廉翻又丑艶翻）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宣翻）

（又如字）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漢主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帝性剛好勝，（好呼到翻勝升證翻）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爲于僞翻）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石門鎮即唐之橫水柵也帥讀曰率）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上時掌翻申者辯也重直龍翻）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李嗣源爲中書令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爲言）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爲李嗣源[illegible]郭崇韜[illegible]忌乎）

己酉，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群臣以為樂。（[illegible]指上得天下之故處也樂音洛）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illegible]）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還從宣翻又如字）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蓋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illegible]者非一[illegible]從才用翻）

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爲東都同光之初以晉陽爲西京魏州爲東京尋以洛陽爲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爲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爲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爲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爲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戰國時爲魏邑漢爲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爲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暐都鄴置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育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唐徙魏州治所此時實與唐縣並置於郭下與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爲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爲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降戶江翻）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帥讀曰率）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謂者告語之也）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官謂莊宗師謂誠惠）誠惠逃去，慙懼而卒。（史言妖妄不足信）

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二年正月太后離晉陽）常忽忽不樂，（樂音洛）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太后之悲哀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帝苦溽暑，（溽儒欲翻溽暑者濕熱也）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稱尺證翻）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爲于僞翻）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於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

諫，遣中使語之曰，（語，牛倨翻。）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被，皮義翻。）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勍，渠京翻。）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居養之移人，可謂深切，其如帝不聽何。）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卒，子恤翻。）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陳彥謙，徐溫所親信也。）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遺，唯季翻，下同。屬，之欲翻。）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以父子[illegible]之辭以動徐溫。）　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省，悉景翻。）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伉，苦浪翻。惡，烏路翻。）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故得遣婢出入宮掖。）后與伶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域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祔太后於代州太祖闕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勑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道路泥濘，（濘，乃定翻，淖也。）橋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下，戶嫁翻。榜，音彭。掠，音亮。）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漢州三學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離，力智翻。）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安祿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

（也李紹琛康延孝也皆降唐賜姓名陳讀曰陣）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荊南節度唐末之亂王建據蜀并而有之）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帥所類翻）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强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遺唯季翻韓昭諛佞蜀主狎而信之）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飲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上時掌翻幾居依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翻罷讀曰疲）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兵東出恐因而致寇）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離力智翻）秦皇東狩鑾駕不還（見秦紀）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見隋紀）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

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三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降戶江翻）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都曰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則涉棧閣之險）人心易搖（易以豉翻）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薊音計）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進兵攻蜀爲西上上時掌翻）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己（沮在呂翻）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鎮歟）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躡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同）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是日崇韜入散關之

（日也畫卯丁丑）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復扶又翻）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四州州印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旌節也）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千里相屬。（屬之欲翻）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龍武糧賜優厚事見上年）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展翻治直之翻棧士限翻）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及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一十五里）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牢關金牛道之險）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優饒也）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屑翻斷音短）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衞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泉之敗也）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趣七喻翻）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遺唯季翻）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背蒲昧翻宋光葆謂蜀爲本朝朝直遙翻）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渠州潾山縣唐武德元年置潾州八年州廢以潾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復置潾州也麟當作潾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都督府唐至德後淪沒久矣當以渠潾之潾爲是）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旦翻）願與公俱西。（言自秦州西赴成都）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以從才用翻上時掌翻）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若從開府還朝。（朝直遙翻）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之爲于僞翻下爲陳同守式又翻）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抄楚交翻）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自此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爲王承休宗汭爲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斷音短）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絓音卦）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壞音怪）季興輕舟遁去。（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敵豈易入哉爲後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

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遺唯季翻）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芀鎮芀都聊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探吐南翻）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三（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兆閹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爲名）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効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爲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殿唐末殿名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爲蜀所斷故修之以濟）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弃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還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震蕩難以持久）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卷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乘登也去羌呂翻）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鍇口駭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妓渠綺翻）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

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衞出降於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衰，倉回翻。櫬，初覲翻，空棺爲櫬。號，戶刀翻。）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爲蜀都，不與也。）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繒，慈陵翻。）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遲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安不知其不爲吾福。」（荊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彊國之間，僅能自全，何福之有。）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上，時掌翻。）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數，所角翻。）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樸，蒲木翻。樕，蘇谷翻。樸樕，小木，以喻董璋小材也。）反呫囁於郭公之門，（呫，叱涉翻。囁，而涉翻。呫囁，細語也。）謀相傾害。吾爲都將，（帝命李紹琛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爲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爲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尚書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爲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冒，莫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任圜時以工部尚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麈，之庾翻。）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略，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爲也。蓋於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帥，讀曰率。）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爲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爲殺郭崇韜張本。）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犒，苦到翻。靳，居焮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閬州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銜翻）　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爲始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幷其子　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鎮爲孟知祥據蜀張本）　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宦人也）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爲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更工衡翻）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爲留守也）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埽雪是其證也）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爲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靳翻）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爲鎮屬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餧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衞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龑（見賢遍翻更工衡翻）　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唐之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唯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遒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韙忍爽楊希燮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

（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鎭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鄜爲保大軍）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

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爲邕王存霸爲永王存禮爲薛王存渥爲申王存乂爲睦王存確爲通王存紀爲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騬食陵翻犗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犗音戒俗呼扇馬爲改馬卽犗馬也）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呂知柔時爲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帥所類翻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下語之同）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宅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爲于僞翻）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說式芮翻）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鎭）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鎭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之死也恐亦崇韜死而生它變耳）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刀翻）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鴈門部將帝少名邈佶烈太祖養以爲子乃姓李名嗣源即位後改名亶）

天成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爲有功）帝待之厚（亦以此自恃）苦諸伶宦求匄無厭（厭於鹽翻）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彊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癸亥繼麟入朝（爲繼麟得禍張本）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留已定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撾則瓜翻郭崇韜書真二子俱至蜀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爲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爲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事可見）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有蜀犒苦到翻）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上年十二月）契丹主擊女眞及勃海（女眞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愼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眞女眞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爲熟女眞江之北者爲生女眞混同江卽鴨淥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到翻）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說讀曰悅）於是朝野駭惋（駭戶楷翻惋烏貫翻）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去羌呂翻爲于僞翻）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

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讀曰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別彼列翻）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爲于僞翻媿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窘渠隕翻）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屬之欲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遠于願翻）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荅朱守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爲諸將在蜀卒爲孟知祥效死張本）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三十里爲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

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代郭崇韜也）魏博指揮使楊仁晸（晸知領翻）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即亮翻）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王于況翻）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爲監軍稱其內職）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爲有可疑可駭者訛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力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五里）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暉銀槍効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校戶教翻）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示以楊仁晸及小校之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帥所類翻）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剽匹妙翻）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亟紀力翻急也）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爲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孫鐸稱之帥讀曰率）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撲普木翻）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

（呼火故翻）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即位於魏州以牙城爲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索山客翻）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帥讀曰率）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知留守故趙在禮稱之）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使疏吏翻誘音酉）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甲午以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至洛陽（自鄴都逃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帝許之令條上方略（上時掌翻）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紹榮元行欽）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將即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復扶又翻）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爲武功縣後魏改爲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宋白曰魏城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爲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東五十里有東西井井西爲涪縣界井東爲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犄居蟻翻謂朱友謙以蒲同附晉相爲犄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朝直遙翻）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將即亮翻）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號戶刀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爲西平王闔門屠膾謂其家悉誅夷也）我屬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言史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之同罪而誅死）決不復東矣（復扶又翻）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啓二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後明宗復令李繼曮鎮鳳翔）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斷丁管翻桔吉屑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顒魚容翻）監軍李延安追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己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於劍州豈得己亥奏報已至洛廣本己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圜爲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即霍彥威）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爲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爲于僞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

不赦我矣因聚諜掠赦書手壞之（掠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得勝即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挑徒了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數所角翻校戶教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温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若猶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爲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弑逆張本郭崇韜勳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弑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先悉薦翻）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代之）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帥讀曰率）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江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猶遙領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內則李紹宏外則張全義及在廷之臣）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延州言綏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爲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慶曆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爲孟郎俗謂壻爲郎也）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既浚壕樹柵爲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餘邂逅與敵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愼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討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少詩照翻）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行戶剛翻）得選兵七百人以行（兵不貴多而貴精也）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爲招討使也以張礪爲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岌以任圜爲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以幕屬從軍羸倫爲翻誘音酉）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李紹眞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眞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

翰爲威武節度使（命王延翰有閩土）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詰去吉翻）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二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衆大譟（帥讀曰率下同）殺都將（將即亮翻）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從亂者愈衆也）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謂皇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書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播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環音宦）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凡河北諸鎭兵皆屬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芮翻）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藉慈夜翻爲于僞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眞所領者也）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雒縣東鴈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州東北九十二里）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鴆翻）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郭侍中謂崇韜）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遙翻）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陝失冉翻乘繩證翻）以肇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爲李肇等爲孟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鎭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鎭兵蓋鎭州兵也李嗣源本鎭鎭州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欲歸鎭州也）上章待罪（上時掌翻章奏也）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以奏天子稱己所以退歸者以嗣源入魏與賊合也）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星行戴星而行也）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喻翻）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於太原馬牧多在幷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以康福爲小馬坊使以鎭之蓋以幷代之廄牧爲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爲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

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紆勿翻。）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二里。）習懼，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勍，渠京翻。誘，音酉。）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率。下同。）晏，登州人也。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北討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朘，息緣翻，縮也，減也。）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忍翻。）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集，聚也。）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曰己有是言也。）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屬，之欲翻。）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劉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

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令人多謂不欲行爲不能。）請復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將，即亮翻。）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自梁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亟，紀力翻，急也。）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通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乎？石敬瑭惡察察言，故云爾。）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康義誠胡人，觀此言可見也。爲義誠由此爲明宗所親任張本。）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晏球。）泰寧節度使李紹欽（即段凝。）貝州刺史李紹英（即房知溫。）屯瓦橋，（以備契丹。）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二月，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泰州爲保州也。）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却梁兵全晉陽之功。）嗣源家在真定，（嗣源鎭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爲嗣源以王建立鎭真定張本。將，即亮翻。）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鎭州，（李從珂請戍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盂，春秋晉之盂邑，漢爲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盂，唐屬太原府。九域志：盂縣東北至鎭州一百里。）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殿，丁練翻。）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鎭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河北諸州皆從嗣源矣。從子，才用翻。）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事已至此帝及從官始知財物之不可守）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殍被表翻）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薛史作耀店）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萇伯翻）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關東謂汜水關以東）　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少詩沼翻）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向式亮翻）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印畫者用中書印畫可敕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揩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呼火故翻）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戶江翻）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卽亮翻）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召嗣源嗣源必不敢前）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遂得其死矣）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衣於既翻監古銜翻）　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鏐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　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帝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此蓋青兖上供泝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從才用翻玘墟里翻）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與嗣源會於胙城（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先是悉薦翻）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是日帝至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復扶又翻）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蒲妹翻）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鎭（萬勝鎭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在呂翻喪息浪翻）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劉昫曰罌子谷在城皐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皐縣）道狹每遇衞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適報猶言近方得報也）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

（案山客罷內庫使亦莊宗所置內諸司使之一）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吝財事見上）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人容哥遽先赴河而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甲申帝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旦翻）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號戶刀翻）是日晚入洛城李源嗣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遏猶可言也度河據大梁莊宗晉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躡之而西此意何在哉）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躡嗣源之後而來會于大梁）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四（起柔兆閹茂四月盡彊圉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外辦。此時未必能爾，蓋襲舊來嚴辦之言而言之耳。）騎兵陳於宣仁門外，（唐昭宗天祐二年敕改東都延喜門爲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陳讀曰陣，下同。）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存乂養郭從謙爲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本年二月。時諸王不出閤者皆在禁中，故存乂死而從謙不知。從，才用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帥讀曰率，下同。）自營中露刃大呼，（呼，火故翻。）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爲宣政門，重明門爲興教門，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憩，去例翻，息也。邙，莫郎翻。）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李紹榮亦已遁矣。）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李彥卿即符彥卿，存審之子。散，悉亶翻。校，戶教翻。中，竹仲翻。斌，音彬。）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堯師善卷。門樓，興教門樓。廡，罔甫翻。）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懣，音悶，又莫旱翻。酪，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須臾，帝殂。（年四十二。）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覆，敷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好優而斃於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何福進、王全斌皆以功名自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余按罌子谷在鄭州境。）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爲群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前直指揮使，領上前直衛之兵。劉昫曰：平遙，即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爲遙。唐屬汾州。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爲平遙。）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爲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徼，吉弔翻。言善巡徼宮闕及皇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韓淑妃、伊德妃先在晉陽宮，蓋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衛國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爲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訖，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月冊二妃也。）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捍禦北方耳。」（歸藩，言欲歸真定。爲，于僞翻。）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悉，息七翻，諳也，究也，詳也。）

（盡也）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陜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爲平陸縣九域志縣在陜州北五里隔大河）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折而設翻）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謀保據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擒見上卷）

（本年三月）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監工銜翻）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名昭）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并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按莊宗諡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即莊宗實錄也愍閔字通）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一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書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爲稱號也今從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按是時莊宗之殯在西宮興聖宮蓋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所記見前）始受百官班見（示卽真之漸見賢遍翻）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少詩照翻）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諳烏含翻）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安重誨本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鎮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蓋由此選爲鎮州別駕也）性纖巧善事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妻七細翻）故重誨引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二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從才用翻）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存霸第六）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嶢倪幺翻）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沙陀自唐末彊盛蓋至是此恐赤心之支胄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胤盡矣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爲魚爲肉何忍也它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

（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一卷莊宗同光元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曇三縣。唐廢平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治，直之翻。艦，戶黯翻。）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戊戌，李紹榮至洛陽，（陝州械送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本年三月。）紹榮瞋目直視曰：（瞋，昌真翻。）「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復其姓名曰元行欽。（李紹榮賜姓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還，從宣反，又如字。）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陝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中以備其北歸晉陽。陝，失冉翻。）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真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爲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凡謙所立苛斂之法（斂，力贍翻。）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租庸使，唐末及梁置；內勾司，莊宗同光二年置。）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專奏請廢租庸使名目，歸三司，略曰：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郎，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爲租賦繁多，添置三司使額，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流亡，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賴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淮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僞梁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宮使名目，後廢宮使，改置租庸。）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難，乃旦翻。籛，則前翻。斷，音短。）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繼岌以李從襲、呂知柔而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它人哉，李環即撾殺崇韜者也。考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爲都監，從勸繼岌殺郭崇韜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宦者都監李從襲勸繼岌東還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及至華州，爲李沖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從襲誤爲繼襲、廷襲，今從莊宗實錄。）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史言西軍歸心於新主。）先是，（先，悉薦反。）監國命所親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華，戶化反。西師，即謂魏王繼岌之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即肆諸市朝，而李沖殺之，則爲失刑耳。）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下，戶嫁翻。）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難，乃旦翻。爲，于僞反。按歐史，霍彥威素與溫、段有隙。）紹真由是稍沮。（沮，在呂翻。）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凝，（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並放歸田里。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勛之功始賜姓李也。爲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爲，于僞翻。）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光元年繼天祐二十年也。）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辯甚嚴，雖儒生不能易。）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

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爲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云宗屬）又事武皇垂三十年（莊宗追尊父晉王克用爲太祖武皇帝）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更工行反）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世也）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新舊之舊）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斬衰下不緝子爲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是未敢即位者魏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爲之）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詐）百官吉服稱賀 戊申勑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之耳）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戍于蜀及康延孝敗死亡之外還洛者二萬六千人耳）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以通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甲寅大赦改元（始改元天成）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量音良）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元正冬至端午幷降誕節爲四案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爲應聖節）毋得斂百姓（斂力贍翻）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遣塗毀文書者（塗毀選人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爲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尚書司西銓侍郎東銓舊以尚書之次爲中銓次爲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寔奏改中銓爲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勑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爲中銓并東銓西銓爲三銓）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珏古岳翻）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僥堅堯翻期讀曰朞）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史言任圜輔相有績粗坐五翻）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爲安重誨譖殺任圜張本）武寧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爲霍彥威萇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許之（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功賜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略之也）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畜吁玉翻）故請復姓王 丁巳勑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遙翻）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二年相息亮翻）壬戌以金全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爲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趙在禮實爲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走鎮定軍皆李彥超之力也）庚午以爲建雄留後（使之鎮晉州而未授節旄且爲留後）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以宰臣兼使置直院一人）選文學之臣

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舊改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卸殿爲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閑接御儒臣之地，以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爲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即奏聞。昫雖中謝於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二人以讒死，見上卷本年正月。）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荊，故曰要地。）不可乏帥。（帥，所類翻，下同。）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爲帥。彥饒曰。汝欲吾爲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帥，讀曰率。）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即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符彥饒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illegible]悖習以成俗，彥饒久而與之俱化邪。）

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爲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平章事王鍇等。（鍇，口駭翻。）爲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復，扶又翻。）

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敕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諱，古也。）

戊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爲之誅柴重厚。（爲，于僞翻。柴重厚不納李從曮，見上卷本年二月。）

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既敗，三州歸唐，季興乃求爲巡屬，雖不許可也，爲季興不式王命興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爲屬郡，雲安監有榷鹽之利，建升爲安州上寧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荊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荊南史：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壬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荊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管額。勅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章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三州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日夕期於收復，破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爲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爲據。或者夔州雖自降於繼岌，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攘爲己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安重誨恃恩驕橫。（橫，戶孟翻。）殿直馬延誤衝前導。（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熙寧以前以爲西班小使臣寄祿官。職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成元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鸞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都知趙處愿等令具欄鞴，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閒殿直楚延祚、殿直王[illegible]亦見於史。）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

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校，戶教翻。）

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時依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

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即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即鴨綠水。夫，音扶。）更命曰東丹國。（更，工衡翻。）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爲突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

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爲，于僞翻。喜，許記翻。）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引左傳申叔時之言。史言契丹慕中國，效中國人讀書語。）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擊滅七部事也。強，如字。）契丹主曰：理當然。（謂姚坤言不得不服。）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好，呼報翻。）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復，扶又翻。下復召、乃復同。）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趣，讀曰促。）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爲狀，雖使姚坤爲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用抵冒度遼之故智耳。）

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雍陵在河南新安縣。考異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是日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廟號莊宗。

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唐之方鎮，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殷肇，奏以爲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意金城即以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劍奴須知：應州東至蔚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周德威傳：神武川應州人。朱邪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地也。）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說，讀曰悅。）百官俸錢皆折估，（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傪賂，（選，須絹翻。傪，七感翻，又音倉含翻。）除近官。（近官，近畿州縣之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屢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宿藏物，前人所窖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於井。）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漵，音敘。）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計翻。）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卒，子恤翻。）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爲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

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少，詩照翻。）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因分戍而使就食於所戍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王公儼既殺楊希望，（事見上卷本年二月。）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爲治嚴急，（治，直吏翻。）軍府衆情不願其還。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隔淄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遂不敢前，欲使之攜離。）

矣。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爲帥。（帥所類翻）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爲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九域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爲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爲也相息亮翻）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爲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蓨令劉邧之子也。（蓨音條邧若浪翻）加楚王殷守尚書令。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中讀曰仲）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讙許元翻慍於問翻朱子曰慍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意便是慍邏音郎佐翻）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復扶又翻）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稱尺證翻）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復扶又翻）以韓延徽爲政事令。（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爲相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阿保機囚姚坤事見上）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沒姑餒今從明宗實錄及會要）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以子行待之也）冬十月甲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已成之衣）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昭武當作威武）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爲王延翰不終張本）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若毛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爲不過欲據邠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爲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爲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爲安義軍尋復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說之同）久之乃肯受代。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爲于僞翻間古莧翻）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爲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讀曰率）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犒苦到翻繒慈陵翻）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使。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帝卽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良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觀孟知祥此語其割據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

運職事矣。（復，扶又翻。）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及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使耳，泗州時屬吳。）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爲西班使臣，以處武臣。）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事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爲李嚴爲孟知祥所殺張本。）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曰：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日，後即中書帖官告院索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新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游曰：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喪亂以來，（喪，息浪翻。）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受敕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祿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行辭也。）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給，謂給事中；諫，謂諫議大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敕甲。劉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某階以入銜也；帖號，謂帖以諸衛將軍郎將之號。）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使，疏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史臺官謂之憲官。此亦言試銜官也。）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史因賜告身，又言當時除授之濫。）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以爲子。）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誣以弒君父之罪。）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紫宸門，閩人僭倣其名耳。）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王延鈞，審知次子也。）

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頌毛氏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考異曰：閩自若、唐末見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擬，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并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於石，雖經鑱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梁策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承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瓘。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二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薨，子世宗嗣，承隆二年吳越世宗薨，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

（爲王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爲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爲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更工行翻）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惡烏路翻）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猶言何必如此也）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孟知祥自言嘗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趣讀曰促上時兩翻）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知祥救李嚴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知人少詩照翻諳烏含翻行下孟翻）及豆盧革韋說既得罪（見上年）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孔循少長河南故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惡烏路翻）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悉詳也）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少詩沼翻）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晉王克用爲河東掌書記）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孔循之衆辱任圜亦甚矣而圜不以爲懟者懼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相之輕）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取蛣蜣之轉丸也（蛣蜣蜣蜋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却推之俗名爲推丸陸佃埤雅曰蜣蜋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蛣去吉翻蜣丘良翻）循與重誨共事（安重誨爲樞密使孔循爲副使）日短琪而譽協（譽音余）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崔邠鄲之兄也）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爲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率曰慮囚考之先儒音義慮亦讀爲錄）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謂莊宗亡國以伐蜀蜀亡而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今公復來（復扶又翻）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怖普故翻）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李嚴卒如其母之言）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爲于僞翻瘞於計翻）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敕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內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朱弘昭爲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乎分鎮增兵則兩川反矣）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既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偪也故不悅爲從榮忌從厚張本）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

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行於上，故中外肅然。）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契丹主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黠，下八翻。）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為，于偽翻。）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貫翻。）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契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西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為勞績。）二月，戊子，以震為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屯盧臺軍。（句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倉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代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房知溫本鎮兗州。）庚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時鎮陝州。）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討其弒君之罪也。）

高季興既得三州，（去年以三州與高季興。）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舊臣。炕，苦浪翻。）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也。應順乃閔帝元年，而此時已有奉聖軍。）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盡掠取之。（此去年事，蓋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荅齊桓公問昭王南征不復之辭。）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考異曰：按梓、夔皆在荊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將蜀兵下峽，（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口，所謂三峽也。）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從孟知祥之請也。）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於并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并錄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事見上年。）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為，于偽翻。皇甫暉、趙進，制在禮不得左右者也。）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晊，之日翻。）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繫，音計。幟，昌志翻。別，彼列翻。俛，音免。）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知溫怨震驟來代己。（房知溫自莊宗時戍[illegible]以寨兵從帝，建節，烏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為

（副招討故怨其驟）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時盧臺戍軍夾河東西爲兩寨）知温誘龍晊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譟者烏震親兵也歐史以爲譟者亂兵誘音酉）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温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爲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紿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吉翻）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塍石陵翻）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甲戌至成都　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以應劉訓也）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庚寅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處昌呂翻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它以亂止亂故爾）敕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爲之變赤（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爲于僞翻）　朝廷雖知房知温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温兼侍中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孟仁贊後改名昶）及鳳翔（行及鳳翔也）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由此遂爲孟知祥佐命之臣）李昊歸蜀（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復扶又翻）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琅邪王　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說式芮翻）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奉詔）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温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去羌呂翻）高氏事唐久矣（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易以豉翻）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史言徐温能自保其國不務遠略）　任圜性剛直且恃與帝有舊（任圜與帝同事莊宗且全征蜀之兵以歸帝）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請從內出（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常語近方爲適）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爲天子常疑宰相輕己且盧革韋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圜卒亦寘之死地大誤矣）卒從重誨議（卒子恤翻）圜因求罷三司（爲安重誨殺任圜張本）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鵠

魏州人也。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輦請立太子。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壬辰，貶劉訓爲檀州刺史。（以征荆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敗，補邁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五（起彊圉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副招討使（烏震既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鎮皆正授節度使）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西方鄴爲節度使（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以夔州爲鎮江軍今改爲寧江軍）

癸巳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爲豆盧革韋說之罪（元年以三州與季興革說猶爲相因以此罪之）皆賜死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德濮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任圜請致仕居磁州（磁牆之翻）許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封楚王殷爲國王見上卷是年六月）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示不敢擬天朝也更工行翻）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彥章爲左丞相許德勳爲右丞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跋恆爲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馬殷所恃以爲國者有高郁也建國置官郁不與焉何也豈殷諸子已有忌郁之心歟）然管內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恆本姓元避殷父諱改焉九月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是年二月從榮鎮鄴都事見上卷少詩照翻）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安重誨非儒也故寬言者之罪獨不思矯宣上旨國有常刑邪）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爲東都）壬申契丹來請修好（好呼到翻）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廢唐武德二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故東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翻）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任圜罷相見上卷是年六月）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撓奴教翻）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衆（縋馳僞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乘承正翻）相帥開門降（帥讀曰率下同）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爲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戊戌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近其靳翻）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

兄知誥非徐氏子（徐溫養知誥爲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數請代之執吳政（數所角翻）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徐知誥之於嚴可求結之以婚姻而可求之心不爲之變徐溫之門忠於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陳夫人徐溫之妻子畜知誥者也）柰何富貴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曰率）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兩翻）是夕溫凶問至乃止（史言徐知誥得吳國之政亦有數存乎其間篡吳之業自此成矣）知詢亟歸金陵（爲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吳主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鎬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鎬怒收彥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下遐嫁翻）詔取彥琳等詣闕按之無狀釋之（觀于可洪張鎬之事帝之廟號曰愍亦有以也）徙鎬爲西都留守（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長安爲西都）癸卯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爲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渥也宣王者隆演也）安重誨議伐吳（安重誨欲乘徐溫之死而伐之且問其擧大號之罪）帝不從（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莊宗覆車可鑒也故不許）　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若使之嗣徐溫之官爵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　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澈敕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珙居勇翻吳王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皆自公陞王）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相息亮翻）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史言趙鳳有識）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中書舍人馬縞（縞工老翻）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二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卷漢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寧元年）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皐陶爲德明皇帝老子爲玄元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例時詣翻）帝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諡曰皇帝皇后墓曰陵（五代會要帝追尊高祖聿爲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順陵妣崔氏曰昭皇后曾祖敖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妣何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史曰高祖妣劉氏曾祖諱敖父孝成妣劉氏諡號皇后四陵皆在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狄既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製也）　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蔚紆勿翻）

三年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璉力展翻璘離珍翻璆音求玢悲巾翻吳主諡兄隆演曰宣皇帝）　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爲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赭音者）縱酒爲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在邠州以驕僭徵及在潞州復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徵之則束手入衞盡其人冥頑驕虐本無佗心不知僭擬之爲非然亦明宗能容之耳）　契丹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　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帝將如鄴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訩訩有流言（悅讀曰說訩許拱翻）帝聞之不果行　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絕庚辰吳使者

至安重誨以爲楊溥敢與朝廷抗禮（並立爲帝，是抗禮也。）遣使窺覘（窺，丘隳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張筠至長安，（去年，徙張筠留守西都。）守兵閉門拒之。（上意也。）筠單騎入朝，以爲左衛上將軍。 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荊南復取之。（歸州，高季興遣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州三百二十里。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女，（爲，于僞翻。）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間，古莧翻。）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帝許之。（王德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解其近密之職。）重誨性強愎，（愎，蒲逼翻。）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鎮得自恣，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華，戶化翻。）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俸給之外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華溫琪仕梁，已爲節鎮，故云然。處，昌呂翻。）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華溫琪之才識不足以當重鎮，安重誨以君臣相得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之言交不能暢其意，相厲而已，斯不學至此也。）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惡，烏路翻。初，帝爲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爲虞候將，後從鎮真定，帝自鄴爲亂兵所逼，舉兵南向，建立殺真定監軍，帝家屬得全，由是愛之。及帝即位，擢爲真定帥。安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即位自中門使擢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權寵之間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異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故重誨言之。）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承乏者，承人之乏也。言適時乏人，故己得任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此段自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相傾；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嫌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舊，擁權而不肯退，明宗積受浸潤之譖，欲遠之而不能至於決裂，則不可救矣。）以語宣徽使朱弘昭。（語，牛倨翻。）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朱弘昭今日之言，知重誨之眷未衰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小人之習趨時而反覆，可畏也哉。）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比，毗至翻，近也。）今復去何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蜀中井鹽，東西川邊屬之內皆有之，各欲障固以專其利，故爭。按唐盛時，邛、嘉、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於西川矣。）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漢州東南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之，往也。）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詮，丑緣翻。）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蜀先主納吳女處也。洑，房六翻。洄流曰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艦，戶黯翻。艘，蘇遭翻。港，古項翻。）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高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中朝，謂唐也。既在中原，且天朝也。）四戰之地也，（四面受敵，謂之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爲吾扞蔽。」（宋時，趙韓王勸太祖緩取太原，意亦如此。）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鍼，諸深翻。索，山客翻。治，直之翻。）士卒隸環

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史言爲將得士卒之死力忠謙）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宋白曰封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地梁置梁信郡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離下乾上策爲筮以四十九策信手分而視其奇耦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漢都番禺依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域志廣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沈持林翻絙居登翻）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强弩夾水射之（射而亦翻）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贇於倫翻）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從厚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今易鎭汴州而判六軍諸衛事如故）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庭湖中去岳州六十里）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吳歸路（帥讀曰率）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遲直二翻荆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鎭易定十餘年（梁均王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至是九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位見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龍德元年惡烏路翻）時契丹數犯塞（數所角翻）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瓦橋盧臺皆在幽易之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鎭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鎭跋扈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偃蹇難制者也遺唯季翻下金遺同間古莧翻）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說式芮翻）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遺于季翻）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戍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

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監古銜翻）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之頃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禿餒即圍莊宗者虜酋之號也酋慈秋翻）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爲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

辛酉以天雄節度副

使趙敬怡爲樞密使。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趣，七喻翻。）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延朗遂之真定。（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鎮州，以鎮州爲真定府，尋廢北都，而真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真定七十里。）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在真定府北五十五里。）丙寅，至曲陽。（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將，即亮翻。校，戶教翻。令，魯定翻。輕，牽正翻。）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去，羌呂翻。）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用短兵則將士奮，致死，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既入其陳，皆不得用，而檛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檛，則瓜翻。僵，居良翻。陳，讀曰陣。）契丹死者過半，（過，音戈。）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孑，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孑得遺也。）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朝，直遙翻。）必俟衆駒爭皁棧，（皁，才早翻。棧，士限翻。皁，馬櫪也。棧，以竹木籍之。）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沙頭則已逼江陵矣。）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從子，才用翻。造，七到翻。挑，徒了翻。廖，力救翻。拉，盧合翻。）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贛縣屬虔州。贛，音紺。）

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易，以豉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張虔釗不知鑒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爲亡虜，其誤明宗之社稷多矣。）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備高季興也。先，昔薦翻。）孟知祥遣左廂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戍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省饋運。（孟知祥恐戍兵爲唐所留，坐自削弱，故請召還。）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誘，音酉。）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史言唐之威令不行於蜀中。）

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陝，失冉翻。）秋七月，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其同姓，錄之爲子。事王衍，數直諫，衍不聽，以至亡國。衍死，宗壽東還，至鳳州，聞莊宗遇弑，逃入熊耳山，至是復出，詣京師，求衍宗族葬之。帝嘉其忠，以爲保義行軍司馬，得衍等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北面招討使安審通卒。（招討之下當有副字。）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己未，敕從之。（按唐初無榷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榷天下酒，委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榷。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六年，勑揚州八道置榷麴，并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并充資助軍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濫行酷法，勑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賣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應諸處麴務，仰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麴，音曲。）

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復，扶又翻。）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惕，他力翻。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又東過唐縣，謂之唐河。）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

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

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梃徒頂翻杖也）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沮在呂翻）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畜吁玉翻長知兩翻）賜姓名李繼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卽位安重誨出繼陶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衣於既翻堞達協翻）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卽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都欲以此動晏球）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王建立以目不知書請罷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中讀曰仲）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言欲擇功多者立以爲嗣）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璹殊六翻璙力弔翻又力小翻璟居景翻又古永翻）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

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紓商居翻緩也）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蓋倣盛唐之制翻會立以有親勳翊三衛）餘六百人悉斬之（爲契丹屬求惕隱等張本）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事見上卷元年）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監工銜翻）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之）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易以豉翻將卽亮翻）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誘音酉）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比必利翻及也）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穽實以石灰（穽才性翻石灰鑿取山石煅之爲灰今在處有之）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從才用翻）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此所發者漢兵也）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歐史曰以爲汝州防禦使）

吳王太后殂（吳主之母王氏也）

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鎭時荊南稱藩于吳敗補賣翻）

乙未敕以温韜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去年温韜流德州段凝流遼州）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温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前年劉訓討荊南不克今復招討之）

辛丑徙慶州防禦使竇廷琬爲金州刺史

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

丙午以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審通也）從敏帝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敬通發兵討竇廷琬（慶州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旦翻）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伺相吏翻）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騎奇計翻）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梯雲梯衝衝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兼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斃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十一月有司請爲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爲于僞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平盧節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卒

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方鎮所部也歸州時屬荊南荊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大梁（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者惟留守也有兼守者不得擅離兼守今循因兼權得）

（王行在所得之本或作得王按唐都洛陽以大梁爲東都孔循權守在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安重誨怒孔循自權密出爲忠武節度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罷女得至東都耳以下文促令歸鎭明之可以知矣）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嘉禮畢也）促令歸鎭（復歸忠武軍所鎭）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節度使　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二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崇韜繼麟尋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朝直遙翻）朕得脫如毫釐耳（帝爲莊宗所猜忌又困於讒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鎧之時訖於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鄴都在魏縣之日）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寶廷琬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勅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喜許記翻）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言何道而能爲賢人也）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絶其傹冀（分扶問翻塞悉則翻省昔井翻長知兩翻傹堅竟翻）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深有益於人之國哉）　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　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少詩照翻很戶懇翻）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處昌呂翻從千容翻）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從厚時爲河南尹故稱之爲河南相公端士正士也好音呼到翻）相公齒長（長知兩翻言從榮之年長於從厚也）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所以求自安者乃所以自危也）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譽音余）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其密受上指最爲親切從榮之不悅楊思權之奮特凡此情狀其人嘗密以奏聞安得以告馮贇而待贇奏之也此其間必有曲折）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帝不罪楊思權其後遂爲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構雖罪思權亦未如之何矣）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易以豉翻）宜選重德輔之　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王晏球自去年四月攻王都至是克之）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賞王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賞趙德鈞以擒惕隱之功也）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樞密使趙敬怡卒　甲子帝發大梁　丁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鎭卒子恤翻）　庚午帝至洛陽（二年冬十月帝如大梁至是還洛陽）　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　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

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屈（爲，于僞翻。）帝東巡（卽謂如大梁時也。）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宅之園池爲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爲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備遊幸之所御也。）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橫山蠻寇邵州（邵州，漢爲昭陵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爲昭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郡；唐置南梁州，改爲邵州；時屬楚境。）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爲殺高郁張本。）　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鑞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馬殷得湖南，鑄錫爲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鑞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卽宜毀弃，不得輒更有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蓋鐵鑞錫錢之禁舊矣，今又申嚴之，而不能禁也。）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敗，補賣翻。）　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党項之衆競赴闕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賚，耗蠹爲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党，底朗翻。）　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謚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哀帝廟在曹州。）乃去廟號（去，羌呂翻。）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

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妓，渠綺翻。）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欲以賂絕其口。）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幾，居豈翻。）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復，扶又翻。）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從，才用翻。）彥珣奔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高季興之叛也（見上卷二年。）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遺，惟季翻。）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契丹寇雲州（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　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爲魏州（莊宗同光元年卽位於魏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旣還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爲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爲鄴都，今復以爲魏州。）留守皇城使並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荊南招討使（討荊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　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楊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採石徐知詢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徐知詢時代父溫鎮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吳初用劉金爲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馬殷初得潭州，卽用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如收茶征，令民種桑以繒纊充賦之類。）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

入貢。（見二百七十一卷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至翻。）高季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間，古莧翻。）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遺，惟季翻。）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即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猘子漸大。能咋人矣。（猘，征例翻，犬強爲猘。咋，鉏陌翻，齧也。）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荊南軍府署舍也。）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幷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啓三年，馬殷從孫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時諸鎮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鞫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橫，戶孟翻。）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蓋是時馬殷尸居而已，不復能制其子。處，昌呂翻。）

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從，千容翻。屢，龍遇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謂爲河東掌書記時也。）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陘，音刑。）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殍，被表翻。）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謂絲穀未熟，農家艱食，先舉債以自給，至絲穀登，賣絲糶穀，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它弔翻。剜，烏丸翻。）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士農工商，是謂四民。唐避太宗諱，率謂民爲人。）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鄜，音夫。）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羸，倫爲翻。）仍收其甲兵。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爲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臨自盜贓重者至死。抵，至也。）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爲之請。（瑑，柱兗翻。爲，于僞翻。）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它人乎。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好，呼到翻。遺，惟季翻。下同。）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敘寒暄。重誨怒其無禮。）帝遣供奉官烏昭遇（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衛上將軍。蓋借官耳。今從實錄等諸書。）韓玫使吳越。（玫，莫杯翻。）昭遇與玫有隙。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治，直之翻。）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省，昔井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梁均王乾化四年，韓洙嗣鎮朔方。）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幾，居豈翻。保靜，隋之弘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改曰保靜縣，屬靈州。宋白曰：保靜鎮在黃河北岸。）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帥，所類翻。）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惡，烏路翻。）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唐之盛時，河西節度使治涼州，兼朔方、隴西，並爲緣邊大鎮。肅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隔以吐蕃党項，朝廷羈縻而已。至于唐

（末以朔方兼節度河西，然亦聲勢不接。趙琦聚米圖經：靈州西至涼州九百里。）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鎮。（爲，于僞翻。更，工行翻。）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復，扶又翻。）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峹，徐州人也。（峹寅都同。）

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欲以制兩川也。爲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鑑考異：天成二年二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客省使，豈自客省使陞爲內客省使邪？）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先，悉薦翻。）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峽路時別爲寧江軍，故云然。）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金陵在廣陵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數，所角翻。）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少，詩照翻。）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徐玠本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不之覺，其庸昧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爲錢弘佐所遺，非也。）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說，式芮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諭，音喻。）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款，誠也。）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周廷望處人兄弟之間而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也。）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誘之入朝，徐知誥之計也。）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拓拔興，諸姓有柯拔氏，改爲柯氏。）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先王，謂徐溫也。）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挺，待鼎翻，拔也。）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畜，敕六翻。乘，繩證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四也。天子服用之物謂之乘輿物。）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詰，去吉翻。）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東北路出青剛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

知誥召徐知詢飮，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跽，其几翻。長跽也。）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飮之，（不以禮取之爲掠。合，音閤。）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酖觥賜周本。本疑而不飮，佯醉別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飮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稱諭其旨，乃乘詼諧并兩盞以飮之，內杯於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它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詢不飮，久之，樂工申漸高乘詼諧并而飮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按知誥既卽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酖知詢近是，今

從之。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弒其君延翰，兵彊權重，建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於延鈞而專達洛陽。）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鎭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赴治者，赴治所也。）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詗，火迥翻，又翾正翻。）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治，直之翻。）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鎭，孟知祥亦懼。（分閬、遂爲節鎭，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成都，而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虔裕既刺綿州，是亦有分鎭之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爲，于僞翻。）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爲兩川連兵攻陷遂閬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六（起上章攝提格盡玄黓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是年二月方改元）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先是董璋在東川與孟知祥鄰鎮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鬭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爲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翻下同）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爲實無識妄言左遷衞尉少卿同正（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爲德化王（江州德化縣本漢尋陽縣宋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史紀趙季良之言爲董璋攻孟知祥張本）

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先悉薦翻）知祥詰之無狀（無謀害之狀也詰去吉翻）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校戶教翻都姓也春秋時鄭大夫公孫閼字子都子孫以爲氏）戊戌就宴盡去左右（去羌呂翻）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閬中建節謂置保寧軍於閬州綿遂益兵謂武虔裕刺綿州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戍之事並見上卷上年）上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爲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曮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主立江都王璉爲太子（璉立展翻）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爲鳳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復以安義爲昭義軍（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帝將立曹淑妃爲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胸中煩熱）倦於接對妹代我爲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

庚寅立淑妃爲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女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爲梁將劉鄩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怨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也故云然）恐爲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爲（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爲所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而囚之府廷東川府廷也）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符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於河上故自恃爲耆宿）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初帝在真定（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毆烏口翻）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謂不敢自暇也）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

使楊彥温使逐之（河東當作河中）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温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温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温訊其事（訊問也誘音酉）除彥温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蘇各翻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藥姓也漢有藥崧薛史藥彥稠沙陁三部落人必非崧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温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薛史曰歸清化里第）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温（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温以滅口爲潞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於水張本）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不生致楊彥温也）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言二人爲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校戶教翻）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處昌呂翻）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復扶又翻）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上時掌翻）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從珂居閑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戊午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見上卷天成二年）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鯨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復扶又翻）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雲安縣漢巴郡朐䏰縣地周武帝改爲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爲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遂屬西川所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復扶又翻）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少詩沼翻）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據此則是時先已有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伐吳之議遂以是誣告之）又引占相者問命（相息亮翻）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間古莧翻）重誨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爲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爲中門使至是纔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蓋是時安重誨之跡已危矣）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己

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曰率）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嚴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嚴爲威衞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綰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楊隆演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軍）其季父輿爲光州刺史箏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輿執之以聞因求罷歸（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衞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言未盡行誅也）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謂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傳割綿龍也）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爲于僞翻）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騎奇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幾居豈翻）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言不敢愛其死也）恐煩朝廷調發（言恐須用兵調徒釣翻）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莧翻下無間同）引兵擊閬州（九域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惡烏路翻）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角翻）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復扶又翻）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誨兼中書令故稱之）宜解其樞務爲便（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啗徒濫翻）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誘音酉）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戶剛翻）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董璋先爲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臠力兗翻肉作片也炙之

（夜翻。醢肉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寧為，于偽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刲，涓畦翻，割也）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衞，厚給其家。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唇亡齒寒，已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節度之下當有使字，蜀本有使字）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宇文周置集州，隋廢為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難江縣，屬巴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衞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唐末曲顥據交州，至承美而敗）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帥，讀曰率。環，音宦）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趣，七喻翻。下同）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比，毗至翻）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利帥李彥琦。帥，所類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武信軍，遂州）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處，昌呂翻）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為劍門失守張本）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裴羽蓋冊閩王延鈞者也。還，從宣翻，又如字）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為，于偽翻）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禁給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衞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族誅董光業。（以其父璋反也）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其舊帥也。趣，七喻翻）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備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閬東略，九域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一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州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間）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嚴可求忠於徐氏者也。徐溫既卒，可求相吳，坐視徐知詢之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焉故也）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百餘里。降，戶江翻。瀘，音盧）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偓，於角翻。趣，七喻翻。黔，其今翻。涪，音浮）己巳，楚王殷卒，（年七十九）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為殷諸子爭國以至於亡張本）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語。喪，息浪翻）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

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衛嶺與劍門相接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劍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弘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劍門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下劍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昊蜀高祖實錄己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擒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諜稱大將漢大軍繼到下營又龐福誠謝鍠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曾下至劍州而乃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寨十國紀年蜀史壬申弘贄暉襲陷劍門癸酉西攻焚劍州取糧還屯劍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亦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鍠屯閬州北來蘇寨聞劍門陷懼北軍據劍州帥部兵千餘人由間道先董璋至劍州壁于河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驟下福誠等以[illegible]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謝鍠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棄戈甲而遁鍠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劍門失守何得二十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申爲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敘事甚詳無敗劉太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爲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鄧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俘虜者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嶺側近立東巴州始木馬按木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宋白曰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度江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路合九域志蓬州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鍠戶盲翻）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間古莧翻趣七喻翻下同）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帥讀曰率操七刀翻）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實自言其料敵方略此如棊工之說棊耳）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鄧艾伐蜀所由之路也）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姓苑云沙姓神農臣夙沙氏之後此傅會之說耳）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偓追至豐都，（舊唐書地理志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還取涪州。（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涪音浮）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楚王建國見上卷天成二年去羌呂翻）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度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

（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録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瀾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遶山而立是州一逕坡陁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當作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射而亦翻）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敬瑭還屯劍門　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朐䏰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爲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　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踣蒲北翻勝音升）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離力智翻）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奏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已遂劍之兵未嘗解也）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復扶又翻下同）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梟堅堯翻）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知兩翻而汝也）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在敵中必異處也）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　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詔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爲于僞翻讒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　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遺唯季翻孟浪猶言張大而無拘束也）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軍前謂趙廷隱李肇之軍）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爲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劍州北至利州二百二十里）　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彦琦弃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

後（孟知祥遂得據設天之險如其宿規矣）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它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樂音洛勞力到翻）幷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趙廷隱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烏能當北兵哉使殺董璋幷兩川之衆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己量彼也）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難乃旦翻）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閬二鎭就以賞其將故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安重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考趙鳳前後所言識有黨安重誨之心明宗已察見其情而趙鳳言之不已乃所以速其死也）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二州名）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內樞使卽內樞密使之職）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其峯如蓮花改爲九華） 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究觀宋齊丘晚年之心迹則始焉之所爲者皆僞也朝直遙翻）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更工衡翻）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二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愼州瑞州領遼來一縣愼州領達龍一縣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愼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爲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固部落置愼州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惕隱見上卷天成三年）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弃鎭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 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欲殺從珂事見上元年） 丙寅以從珂爲左衞大將軍 壬申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鏐曰致仕安重誨矯制也（籛則前翻鏐致仕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爲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陞德妃爲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曰率） 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幟昌志翻降戶江翻）繼雄喜屏左右（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斛量器十斗爲斛舁音余又羊茹翻）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王延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爲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從才用翻）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己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 辛亥以朱弘昭爲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

政如建州撫慰吏民（爲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 丁卯罷畝稅麴錢（計畝稅麴錢見上卷天成三年） 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愎蒲逼翻） 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也索山客翻分扶問翻） 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勝音升） 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衞大將軍充三司使 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孟知祥量力而後動所以能跨有二蜀也）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搖於讒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 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渠猶言其也） 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夫音扶復扶又翻） 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惡烏路翻） 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帝無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 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堦荅拜從璋奮檛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檛殺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檛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爲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間古莧翻間事並見上） 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 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舁二子誅之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按重誨既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 丙子命諸道均民田稅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日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昶以爲已應之於壇側建寶皇宮好呼到翻） 以守元爲宮主（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文傑得行其姦矣史言閩政自是愈亂）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是年二月慕華賜名今更賜姓） 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知諫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往赴洪州故相遇於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先王謂徐溫也） 辛丑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隼聳尹翻） 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克用謚）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幾居豈翻） 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二十九里先是蜀人董璋取通州故復

（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癸巳蘇愿至成都 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恙余亮翻）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謂朝廷族誅其子董光業也）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為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孟知祥既盡得前蜀夔黔之土不復東略） 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之政後徙金陵朝直遙翻）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徐知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自此移於李氏）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吳置德勝軍於廬州）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煉餘無驗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 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引讀曰靷臛黑角翻羹也）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晉阮籍任情不羈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然不可以訓也）何代無賢 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墳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事見上年十一月）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 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 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 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底朗翻） 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安封知祥妻瓊華長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長知兩翻） 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掌翻）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璋不從 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地理志壁州諾水縣漢宕渠縣之宣漢縣地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曾口通江二縣）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山後諸州[illegible]）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軼徒結翻）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甥姪時皆仕於朝）則不若傳檄

舉兵直取梁洋。安用璧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惡烏路翻）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欒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賜高從誨爵勃海王。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作之於金陵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芮翻）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又翻）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昊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不通謀議猶今人言不容商量也）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見上年）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三年錢鏐以兩鎮授傳瓘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傳瓘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鑰內外城諸門及宮門契鑰也）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貴自仆吾不問也）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處昌呂翻）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從才用翻）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學而其所爲闇與趙衰合）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數所角翻勞力到翻）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謂鏐）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更工衡翻）以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三年）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荒者有主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殿丁練翻）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二里）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衆所惡。（惡烏路翻）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從才用翻）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錢氏本居臨安）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居謁翻）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初契丹舍利萴剌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舍利惕隱皆契丹管軍頭目之稱萴士力翻剌來達翻被擒見上卷天成三年）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萴剌。契丹之驍將。嚮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喪息浪翻）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爲選于僞翻）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魯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

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好呼到翻刺七亦翻吮士兗翻抉於穴翻。）（刲涓眭翻）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爲尼。 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詗古永翻又休正翻）璋入境。破白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沔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略皆不出此羸倫爲翻衄女六翻。）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輕墟正翻）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爲于僞翻） 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董璋書獨不及李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於劍州故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季翻）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令力呈翻下同間古莧翻）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趙季良爲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 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李肇時鎮利州） 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赤水在漢州東南） 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趣七喻翻） 趙廷隱陳於鎮北。（陳讀曰陣下同） 甲申遲明。（遲直二翻）廷隱陳於雞蹤橋。（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既敗知祥追之夕宿雒縣豈金鴈橋即雞蹤橋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諸葛武侯有功於蜀蜀人所在爲立廟。）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曝步木翻）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復扶又翻）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箠止橤翻）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璝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中都指揮使中軍都指揮使也一本有軍字璝公回翻。）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降戶江翻下同）復得潘仁嗣。（復扶又翻）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五侯津在漢州西南）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元瓌疑即前元璝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中與馬步之異其字有瓌與璝之異因再書之耳）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自唐以來漢州治雒縣知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蓋漢州州宅爲追兵剽掠不可居故宿雒縣廨舍也）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勞力到翻）且言將如梓州。（如往也）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洪邁曰唐節度帶檢校官其初只檢校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爲太尉耳若唐末藩鎮固亦有加太

（帥者唐自睿宗之末邊鎮置節度使如薛訥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翹之帥唐藩鎮以賚錢帶散騎常侍耳洪說未爲精當）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帥讀曰率下同）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持兩端聞璋敗始斬其使）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復扶又翻）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舊唐書地理志玄武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爲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鈔楚交翻）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瘳丑留翻）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犒苦到翻）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令故李仁罕稱之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少詩沼翻）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數所角翻）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監古銜翻）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爲于僞翻）復以閬州爲保寧軍，（董璋取閬州廢保寧軍今孟知祥復以爲節鎮以賞趙廷隱）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鬭，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帥讀曰率）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興元之兵既不足以進取王思同之才又不足以進取劉曄料魏之羣臣無能敵劉備孫權者所以重於用兵也）未幾，（幾居豈翻）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離間蓋指安重誨也孟知祥本有據蜀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亦必別求釁端而動明宗蓋未能察見知祥之心術也間古莧翻）乃遣供奉官李存瓌（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非禁中供奉官也）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狽，（曰狐者言其依憑窟穴曰狽者言其抗戾犯上）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言董光業族誅而孟知祥墳墓賜塋皆無他）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爲于僞翻）既爲六十年天子，

（陳守元此語見上年）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史言王延鈞之昏愚）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錢鏐卒於是年三月馬殷卒於去年十一月）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七（起玄黓執徐七月盡閼逢敦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夏戶雅翻敗補邁翻）追至賀蘭山（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己丑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庚寅李存瓌至成都（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孟知祥拜泣受詔（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邪）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爲南嶽今灊中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灊山耳至唐復使以衡山爲南嶽）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詮且緣翻鎮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是年春正月主卒）自是復稱藩（復扶又翻）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爲李從珂自鳳翔舉兵張本）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爲于僞翻下同）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旄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比毗至翻李仁罕克遂州即爲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爲東川也）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更工衡翻）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業昭武留後李肇）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爲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魯奇蓋二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抄楚交翻）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閻鄉其西山則易水所出也歐史作鹽溝）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閻溝耳匈奴須知閻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爲閻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潞縣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一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近州之民皆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爲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凡劍南自

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喜許記翻下同和戶臥翻） 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弃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語牛倨翻思相吏翻）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壬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治沿邊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捺奴葛翻剌來達翻）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李金全先嘗鎮涇州）上不受曰卿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唐明宗雖出於胡人斯言也君人之言也治直吏翻） 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雊古候翻殷王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朝直遙翻）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涌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爲晉興應之） 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蝥賊傷稼不足懼（蝥莫侯翻食根曰蝥食節曰賊皆害稼者也） 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譽音余） 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者非篤論也）優詔褒之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鷹視者如飛鷹俯擊俯而側目視物佻土彫翻）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復扶又翻）多驕縱不法

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屬之欲翻）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誅安重誨見上卷二年） 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明宗諸子史皆不載其母姓氏惟許王從益爲王淑妃所子是時尚幼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 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 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見賢遍翻）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爲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二世在兵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爲功耳帥所類翻下同） 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復扶又翻） 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康義誠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今召令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度事以代之未正授以旌節也）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鵠爲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范延光相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鄰接言二人居鄉里時相與厚善） 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趣讀曰促下同） 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

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卽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爲寰州隸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加兼侍中。（爲石敬瑭以河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己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誥辭丞相太師。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遏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代州人也。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蔚紆勿翻）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爲劉知遠爲石敬瑭佐命又以是而基漢之業張本）帑藏委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瓌、晉陽人也。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遂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朱弘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始正授襄陽旌節）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雍於用翻）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弘暐爲思王、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爲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歸義縣屬涿州昫吁句翻又許羽翻）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真封宅審王延鈞未得國之時所居也見賢遍翻）更命其宅曰龍躍宮、（更工衡翻下更名同）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卽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海門卽今福清縣之海門鎮是也）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而能粗安者以善鄰而然）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孟知祥爲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也彊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爲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涼州大將拓拔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爲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爲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爲党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廷仍命以潭朗兩鎮）兼中書令。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後。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疑言河西當作關西或史只作[illegible]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尤爲檃括先悉薦翻）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難乃旦翻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府索葛村索蘇各翻）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孟知祥既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爲之下制）丁亥、敕諭夏

鋃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少，詩照翻。）未能扞禦，故使之延安。（延州，延安郡。）從命則有李從曮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曮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徙安國。）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趣，讀曰促。）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為，于偽翻。）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瓚，才旱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郎。）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劇，用王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罹其禍，求自脫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千容翻。）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為，于偽翻。）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李彝超不奉詔，（詔趣李彝超赴延安而不奉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抄，楚交翻。）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膚施縣地，後魏太平真君十一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路，蕃軍中曰塞門至金明一百里。）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從，才用翻。）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庳，皮靡翻。）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群臣於文明殿。（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

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夜舉火於城上，及明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內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群臣，都人恟懼，（恟，許勇翻。）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

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蓋焚於同光之末也。）人情始安。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九敵樓，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堅如鐵石，斲鑿不能入。（斲，竹角翻。斲，斫也。）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徜，音常。徉，音羊。抄，楚交翻。）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彝昌、仁福以至彝超。）不欲失之。蕞爾孤城，（蕞，徂外翻。）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為，于偽翻。）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眾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還，從宣翻，下同。）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除移，謂除移它鎮。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遺，唯季翻。）

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廣運之末，契丹入汴，晉兵有不得食者。）

（矣）

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璙即傳璙，元瓘嗣國，兄弟名從傳者並改爲元。吳越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爲中吳軍。見，賢遍翻）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讓位於元瓘，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瓘篤友悌之義，元璙知忠順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己氏者矣）

戊子，閩主璘復位。（王璘避位六十五日，特以厭地震之異耳）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斂，力贍翻）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榜，音彭。捶，止橤翻。熨，紆勿翻，又紆胃翻）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治，直之翻）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爲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

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王者謂天子也。唐制，親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作九旒九章之法服，是爲王矣；所謂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是擬天子也）

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時館盧文紀等於成都驛舍）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玉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文紀，簡求之孫也。（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鎮）

戊申，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乙酉至戊申，二十四日耳）由是用度益窘。（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事。窘，巨隕翻）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敕未出，澤先知之，即彈斥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彈斥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此唐宣宗所謂若立太子，則朕便爲閑人之身也。當有天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爲此論，意趣凡近，良可惻笑。帝事太祖、莊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見，賢遍翻）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爲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治，直之翻）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爲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爲皇后。

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時中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師，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參覲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置。按是時執政畏從榮桀狡太過）

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贇父璋，事帝於潛躍，爲閽者）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唐制，中書門下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誤也）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潞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屯衛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爲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

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爲，于僞翻）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稱，尺證翻）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使，疏吏翻）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蘇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州，吳之靜海軍也）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爲之牒錢氏（使，疏吏翻。爲，于僞翻）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贊華爲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去年以李贊華爲義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爲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爲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爲百勝節度，贊華所領節旄，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慎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契丹降者，抑以贊華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樂，音洛）悉縱遣侍妓（妓，渠綺翻）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說，式芮翻。從，才用翻。勝，音升）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諸党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代馮贇也）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帝以康義誠爲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去年秋討李彝超。昭者，明其無它；雪者，洗其罪）壬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難，乃旦翻）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遂相泣而別（語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泣下也）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庚辰改慎州懷化軍（九域志：慎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鎮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史於此蓋逸爲昭化軍四字）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以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綏之。洮，土刀翻。鄯，音善）戊子帝疾復作（歐史：戊子，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復，扶又翻）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俛，音免）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矣，而與小人謀爲自全之計，此其所以敗也）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權臣，謂孟漢瓊朱弘昭馮贇等）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

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帥讀曰率）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今人言起居無恙者爲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以參夷之罪臨之復扶又翻）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康義誠時掌侍衛親軍言不得義誠與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將卽亮翻校戶教翻）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使處鈞以前說諭馮贇）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卽義誠遣子事秦府之初計也）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勳殿爲中興殿萬春門爲中興門）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種章勇翻）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監門監門衛將軍也端門宮城正南門）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公謂康義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帥讀曰率下同）卽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號戶刀翻）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處昌呂翻）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冒莫北翻）數脫吾於厄（數所角翻）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鎮鳳翔帝言欲召之）汝爲我部閉諸門（爲于僞翻下書爲同）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帥讀曰率下同）孟漢瓊被甲乘馬（被皮義翻）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胡牀卽今之交牀自晉人已來用之）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端門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甲在胸前者謂之掩心擐戶慣翻）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走歸河南府也）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幷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狷忼（馮朱謂馮贇朱弘昭音周嵩謂王敦曰處仲狠抗無上）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射而亦翻）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幾居依翻復扶又翻）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曰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

陟、王說而已。（說，讀曰悅。）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司徒詡，其先以官爲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所惡，（惡，烏路翻。）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詡、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日景，日之晷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其官也。）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爲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種，章勇翻。）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爲首一等。）主上能不以吾輩爲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諸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蔚，紆勿翻。）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從榮判六軍諸衞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晙，祖峻翻。）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爲宰相。）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上嗣，言當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謚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在位年穀屢豐，（屢，力住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

辛丑，宋王至洛陽。（自魏州至洛陽。）

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好，呼到翻。）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質，正也。）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吳勗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勗有疾，文傑省之，（省，悉景翻。）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卷二年。）以銅釘釘其腦，（釘，上如字；下丁定翻。）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吳勗，歐史作吳英。下，遐稼翻。治，直吏翻。）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光奔吳，見上七月。）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州，在漢時其地界於豫章、餘干、會稽、太末二縣之間；三國時爲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鄱陽二郡；隋改葛陽爲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州南至建州四百里。朝，直遙翻。）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戊戌至癸卯，六日，始發喪，亂故也。）宋王即皇帝位。（諱從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而後宋王至，至三日始發喪即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唐制，內職有六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郎也。司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當時不爲之辨，惜哉！」（爲，于僞翻；下同。）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

（翁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媼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故也。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往事何足復論，況國難甫定，人心疑懼，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磁，牆之翻。）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爲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爲帝所親信，（雅，素也。）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朱弘昭、馮贇，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潛躍，遂階柄用，故爲孟知祥所侮易。）其亂可坐俟也。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循漢晉喪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治，直吏翻。斷，丁亂翻。）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李愚時爲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他歷翻。）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珦驕縱不法，（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珦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珦，許亮翻。）每請事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越王府。）輒上書悖慢，（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炙，之石翻。）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珦難制，勸爲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元珦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樂，音洛。）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從，才用翻。王仁達擒延稟，事見上卷長興二年。）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王惡之，（惡，烏路翻。）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當讓希範也。）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從，才用翻。）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爲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爲子。）

清泰元年（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取應天順人爲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爲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後唐蓋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甲申，出彥威爲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爲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閔帝即位，改左右羽林軍爲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爲捧聖。按薛史之說與會要同。）彥威，崞人；（崞，音郭。）遇，眞定人也。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爲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爲吳越王。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治，直吏翻。）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此吳主楊溥。）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少，詩照翻。）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遙翻。）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省，悉景翻。）及明宗

殂潞王辭疾不來（以主少國疑也其相猜阻之迹見矣）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此小人之交鬬者迎合執政意嚮使疏吏翻伺相吏翻）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爲潞王舉兵張本）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漢末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爲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爲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候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二十里敗補邁翻）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繼鵬閩主長子也）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礫郎擊翻）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臠食之（臠力兗翻）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爲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更工衡翻改也）形如木匱攢以鐵鋌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薛文傑爲姦者也）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吳太祖楊行密廟號太祖）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濛爲徐氏父子所忌事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貞明五年）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敗補邁翻重直龍翻）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好呼到翻）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帝以開成三年鎮宣武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徙鎮天雄）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疎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監古銜翻）丙午尊皇后爲皇太后（皇后明宗曹皇后也）安遠節度使苻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任音壬）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晷刻者謂之急遞遞郵傳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副使者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甲寅以王淑妃爲太妃（不曰尊而曰以史言閔帝之薄于淑妃）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八（起閼逢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趙季良遂爲孟蜀佐命元臣。）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吳遷都之議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爲西，揚州於昇州爲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先，悉薦翻。下先己同。）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鑷，尼輒翻。髭，即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先，悉薦翻。）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徐知誥不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爲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爲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療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宣，樞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劄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爲異邪？西班有大使臣、小使臣。監，古銜翻。）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還府舍以待吳主，見上卷本年。）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徐知誥之自衛，其心猶王建也。）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樂，音洛。）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二年。）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惡，烏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少，詩沼翻。）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離，力智翻。）不可受也。」（言不可受代。）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滄州；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商鑿此河，近海，故以商爲名，後人加水焉。）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發此問以觀衆意。）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引論語孔子之言。）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胤孫之言，儒生守經者之言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爲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爲哂。）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謂殺從榮而立帝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謂易置石敬瑭及己也。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說，式芮翻。）餌以美妓，（妓，渠綺翻。）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

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翊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不，讀曰否。操，七刀翻。）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此爲潞王所信用。）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明宗以康義誠爲朴忠，豈知其陰狡乃爾邪！）請以王思同爲統帥，（帥，所類翻。）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衆分爲左右廂。）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侯益蓋[illegible]都之變故爾。洛陽至商州八百八十六里。）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爲北面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爲副都部署。當時爲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爲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爲元帥之任，宋氏建國之初，猶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難，乃旦翻；下同。）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指揮使尹暉並爲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徼，堅堯翻。）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邠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用養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復，扶又翻。）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冠，古玩翻。創，初良翻。）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褊，補典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爲長，故稱爲大相公。呼，火故翻；下同。）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團。」（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趣，讀曰促。）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爲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興元，嘗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犒，苦到翻。估，音古。）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趣，七喻翻。）遂雍，鄩之子也。（劉鄩，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二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比，必利翻，及也。）前軍賞遍，皆不

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潞王至者率民財以給之）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謂鎮天雄也）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五代會要明宗崩帝即位年二十）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榛梗者隔塞而不通榛側詵翻梗古杏翻）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言何術可以轉禍爲福）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爲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謂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勞力到翻）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分扶問翻）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棰止橤翻）又殺尼惠明（召惠明入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事見上卷上年首爲于僞翻下爲之同）康義誠由是恨之（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恨）辛酉帝親至左藏（藏徂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訊問也）二人訟於帝前（訟者爭辯是非曲直）帝不能辯其是非遂斬洪實（帝但以階級爲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軍士益憤怒（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枉死蓋憤怒者洪實之從兵耳）壬戌潞王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是也）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行戶剛翻）先帝擢之位至節將（節將言建節而爲大將也將即亮翻）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同）王之過長安（過古禾翻又如字）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也妓渠綺翻）慮失士心屬王醉（屬之欲翻）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鄉九十里自閿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五里華戶化翻閿武巾翻亦作閺）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陝失冉翻）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

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先悉薦翻累力瑞翻）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說式芮翻乘繩證翻）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弃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爲先置（先置者先路置頓也）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卽位以爲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玄武門洛陽宮城北門帥讀曰率下同）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結帝既出卽闔門不行（史言自古以來衆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昫香句翻又許羽翻）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

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語牛倨翻）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穀水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草者草創其辭）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爲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爲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爲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弼乎此則爲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爲貴也）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趣讀曰促勞力到翻）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卽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用戰國須賈之言擢拔也數所具翻）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爲人（惡烏路翻）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帝大喜問以社稷大

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康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俛音免）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嘗爲偏將石敬瑭欲擁帝還衛州以投弘贄使爲之所耳）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自弘贄所還見帝）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沙姓古有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爲奔）公明宗愛壻（以敬瑭尚明宗女也）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直指石敬瑭心術）守榮抽佩刀欲刺之（刺七亦翻）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刎扶粉翻）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竇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啟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一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洎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畀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新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暝以在地葦拒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贄南唐烈祖實錄弘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爲晉漢實錄者必爲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遂趣洛陽（趣七喻翻）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考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幷內司迎奉至乾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歷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無三十日廢帝實錄誤也）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數所角翻）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澠池縣名）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才用翻）王即命斬於路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援梁洋）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暹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傳教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爲教）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終不用盧導之言）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見賢遍翻）拜（句絕）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復扶又翻）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爲鄂王今從廢帝實錄）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書詔印書詔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爲至德宮蓋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玫莫杯翻）以府庫之實（問其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僦即就翻賃居爲僦）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廨古隘翻）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見賢遍翻）閔帝問來故不對（問巒以所以來之故）弘贄數進酒

（數所角翻）閔帝知其有毒不飲縊殺之（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事見上卷明宗長興三年卒子恤翻）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橫戶孟翻間古莧翻）閔帝不能違以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妃孔循之女）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蓋承前史之偶失於修改也）遂殺妃幷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詢一人而已縊壹計翻）

己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弃之皆爲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邊境之臣委弃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遂清鄩之姪也　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改元清泰）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爲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康義誠欲掌宿衛兵迎降以爲己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於鄭厲公之類也）　己丑誅藥彥稠（修河中之怨也）庚寅釋王景戡長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囚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立功良苦（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爲于僞翻下能爲同）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璫也）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爲樞密直學士）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爲于僞翻）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駑音奴分扶問翻）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臧沒翻士卒也）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以水爲諭言枯涸也）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厭於鹽翻）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菩薄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菩薩）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衰倉回翻從才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暠爲宣徽北院使暠長安人也（暠古老翻）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羸倫爲翻瘠秦昔翻）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爲于僞翻）而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趙延壽時爲宣武節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彊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

（而生心）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少詩照翻）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復扶又翻又如字既石敬瑭歸鎮乃復遣而使之此所以速禍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保義節度使（賞其先通款於鳳翔也）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爲靜難節度使（賞於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李從曮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翔從曮雖移鎮而家財甲兵猶在焉）將行（謂將東趣洛陽也）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鎮鳳翔（復扶又翻）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爲鳳翔節度使（長興元年從曮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鎮鳳翔）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爲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沖謀拒之沖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　蜀人取成州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爲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吳鎮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封於郕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郕其後以國爲氏或去邑爲成氏）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濛見忌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劉昫

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謂出鎮同州也）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爲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婿父曰姻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更工衡翻下欲更同）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見賢遍翻）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爲相者（聞音問）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行下孟翻）帝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挾當作梜梜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注云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首得文紀次得顗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蕘之子也（崔蕘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　帝欲殺楚匡祚（以楚匡祚殺重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爲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　回鶻入貢者多爲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帥讀曰率）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一月召之還金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爲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也。）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監，古銜翻。）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彊將謂李仁罕、李肇等。覬，音冀。覦，音俞。）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落於趙季良等數內。）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丁卯，即皇帝位。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事見上四月。藏，徂浪翻。見，賢遍翻。）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匄，居大翻。）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辛未，以姚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帝聞之，大驚，贈太尉。　丙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爲太子太保。　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兵所出，關散備戍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復，扶又翻。）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偵，丑鄭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爲之副。　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遍翻。）見蜀主不拜。（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倔彊不學無識，以自貽禍。）　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爲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以昫奏蠲諸道逋租，吏無所並緣徵責以漁利也。）　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矣。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爲之副，所以防仁罕也。仁罕之不覺，其冥頑以恃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讒，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癸未，下詔暴其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勝敗。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劍州之功，不以爲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爲武夫恃功驕倨者之戒。）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備考薛書：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

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書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為秦、鳳之援，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邛，渠恭翻。）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為雄武節度。）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興二州皆已入於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乾，音干。）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金陵也。）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叔千，沙陀人也。（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戶，屬奉誠軍友泉村。）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自白井歸晉陽也。）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辛巳，漢皇后馬氏殂。（馬氏，楚王殷女也。）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繚以周墻，列植柏樹，謂之柏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諡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華，戶化翻。）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昵，尼質翻。）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冢，大也。）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治，直之翻。）況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二月丙寅朔，蜀大赦。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為病。）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孟知祥事莊宗，夙蒙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詳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嬖，皮義翻；又必計翻。）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殿使，閩所置官。）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子繼捧、李繼遷也。難，乃旦翻。）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鏐、元瓘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審琦，金全之子也。（安金全，代北舊將。）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薛史載在德書，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則弃甲，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

（略者黜之下第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無大才即黜之下僚猾吉撥翻詆丁禮翻）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馬胤孫時爲翰林學士。胤，羊晉翻。）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傾其肺腑所懷而輸忠於上。）昭儉，嗣復之曾孫也。（楊嗣復，文宗時爲相。）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考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授，爲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援於景遷易制，己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爲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己之副，遣兼中蔡節度使。然所闕須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詰，去吉翻。難，乃旦翻。）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丘，字子嵩。秦淮門，金陵城門。數，所角翻。）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毋丘氏或爲毋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禮有毋景，洛陽人。二公異人。毋，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爲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九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鄜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雖偏旁文字，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亶字避偏旁也。楊檀時不鎮定州，當從通鑑。）

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先，悉薦翻。）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柴再用者，亦可稱也。）

契丹寇應州。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到翻。）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更，工衡翻。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爲右衛上將軍，重裔爲皇城副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公主。長，知兩翻。）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羸，倫爲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爲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域志：鎮州西北至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趣，讀曰促。）山東之民流散，（此謂太行、常山之東。）亂始兆矣。（史敘致亂之由。）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時驕兵習於聞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壬辰，詔竊盜不計贓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節度使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爲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帝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從千容翻）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爲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爲對揚）侍衞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旁無侍衞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機要之臣謂樞密）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昵尼質翻）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貿音茂）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徐溫諡忠武王）而以後事傳於公（徐知誥之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六卷明宗天成二年）往年知詢失守（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治直吏翻）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暠古老翻）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爲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爲使長（樞密使爲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州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俛音免比必利翻覺居效翻）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爲劉延朗受誅於晉房暠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奸貨非也暠之避事亦非矣）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惡烏路翻）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梃待鼎翻）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間如字）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刺七亦翻）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爲絕其命也爲于僞翻）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皇太后鏻母黄氏也繼鵬鏻之長子）更名昶（更工衡翻）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劃侯官

（縣十鄉爲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爲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爲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楚王希範好奢靡、（好、呼到翻。下玩好同。）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忲、它蓋翻、奢也。）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羌呂翻。好、呼到翻。）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先王謂高季興、嗣王謂從誨。屬、之欲翻。）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復、扶又翻。）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爲、于僞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震披鶴氅、（氅、昌兩翻。）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聽、讀曰廳。）從誨時過其家、（過、音戈。）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屬、之欲翻。）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高從誨之羨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以阜民保境、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贊高氏父子、能保其國、是功也。）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浪翻。）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考異、徐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宣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腹背、江都之與洪州隔絕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皆以爲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歙、書涉翻。）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衞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朝、直遙翻。）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衞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此閩主之詔也。）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衞、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爲名。翹、祈消翻。）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閩主昶初封福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衣、於既翻。）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欲翻。）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昶求春鷰於陳后、見上六月。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批、匹迷翻。筆翹之也。）遂放歸永泰、（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知孰是。）以壽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却蜀兵、全金州之功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爲橫海留後。（帝既聞之而不罪劉延朗、晉[illegible]翻之所以亡也。）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

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唐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爲司空職掌朝直遙翻）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更工衡翻）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柔兆涒灘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爲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捩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高祖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碏。）

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爲雍王。（雍，於用翻。）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爲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亘元紀年，故書遷王爲唐主。）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上，時掌翻。）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千容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萴剌，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今誠歸萴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遺，唯季翻。）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相，息亮翻。）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言什省其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捃，居運翻。）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戎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爲歌詩以言其事。）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浹，即協翻。）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爲，于僞翻。）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治，直之翻。）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罷，使出就所舍。）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復，扶又翻。）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疏之也。（呂琦爲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疏。）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

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卽李春鷰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句翻）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爲立山縣置荔州尋改爲燕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華戶化翻）逆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卽始安嶺也）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治直吏翻）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從希杲知朗州（爲希範殺希杲張本）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羸倫爲翻）乞解兵柄移它鎭（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鎭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告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諺魚變翻斷丁亂翻）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其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惑惑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先悉薦翻）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兩班謂文武官班）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唐主此言當在卽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鎭時也）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孼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二年屯據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爲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按薛史楊彥詢爲人沈厚嘗以此得全）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并潞二鎮接境故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許王之言何人肯信（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爲鄂王）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陳讀曰陣下同）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相息亮翻量古衡翻）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爲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安氏蓋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長知兩翻）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石敬瑭身爲帝壻可謂親矣官爲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爲振武巡邊指揮使）帥步騎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爲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臣以之以當作已）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爲之請（爲于僞翻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興國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徒釣翻）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作魏州）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

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重直龍翻。裔以制翻。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男尚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即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幷族所匿之家。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爲契丹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其母即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也。）今果然。此天意也。（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今之疆理。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俟秋高馬肥而後進。）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豉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按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祖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所困矣。）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誘音酉。）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陳讀曰陣。下同。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又云薄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

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被皮義翻羸倫爲翻汾曲汾水之曲也。）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出晉陽城北門也。）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斷音短鴈門有東陘西陘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偵丑鄭翻。）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言當乘初至之銳而用其鋒也。）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犬橤翻半步也又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復扶又翻。）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燿州防禦使潘環糺合

西路戍兵。（糺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爲糺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糺合糺集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道戍兵也。）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柳林當在晉安寨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雍於用翻。）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相息亮翻盧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文紀。）今禍難如此。（難乃旦翻。）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銜翻。）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推戴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爲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爲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河陽天下津要。（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趙延壽時爲樞密使欲求解而未能。）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亦劉鄩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覆以求祿利自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改須昌爲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難乃旦翻。）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

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鎮）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唐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爲納言子孫以名爲氏又或以爲豢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贊華契丹主之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欲令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它日契丹述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爲可行唐主惜不用耳）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爲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懦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興與明宗潞王之興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挾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將即亮翻）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郎萬金當時勇將也）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鈔楚交翻）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董溫琪時鎮鎮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縣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歐史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犒苦到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趣讀曰促）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喜許記翻）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閱之于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巖爲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爲彰武留後（撓呼高翻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甚强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爲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難乃旦翻）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因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日暮見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吾欲立汝爲

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復，扶又翻。）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數，所角翻。石敬瑭蓋以北服卽位。）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爲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儒州領縉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鎭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領寰淸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弃陘北之地，不害爲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爲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計。嬀，居爲翻。蔚，紆勿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此淸泰三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爲篡也。）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白水縣屬同州。宋白曰：白水縣，漢粟邑，又爲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二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爲都巡檢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陝，失冉翻。）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爲備者，與夫許趙德鈞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爲何如哉。）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爲，于僞翻。）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鎭州。左右便於應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幽州，右可以應接團柏。）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鎭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鎭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盧逐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於前，犬廢於後，田父見而幷獲之。）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使，疏吏翻。爲，于僞翻。好，呼到翻。說，式芮翻。）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秋豪之末，言至細也。）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齧，魚結翻。）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屬，之欲翻。）奈何二三其命。（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間，或予或奪，二三孰甚焉。）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爲，于僞翻。）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

敵之狀（爲于僞翻）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近其靳翻）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郎萬金晉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即亮翻冒莫北翻）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重直龍翻）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芳無翻）晉安寨被圍數月（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數所角翻）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柹方廢翻斫木札也木札已淘更創之使滑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穢復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歐史曰張敬達小字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任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軍當作君）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史言張敬達之志節）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帥讀曰率）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勞力到翻下勞同）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北人謂南人爲漢大惡猶今人謂桀黠者爲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近其靳翻）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惋烏貫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圍守之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即取飛狐路也帥讀曰率下同）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相屠滅（復扶又翻）乃帥州兵趣鎮州（州兵忻州兵也趣七喻翻）審琦遂降契丹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虞候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謀事爲咨今北人以咨爲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爲可耳契丹主固知之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以留守爲尹循唐之舊制也）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降卒晉安寨之兵也）丁卯

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時范延光鎮魏州）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爲並召也故繼崧而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躡尼輒翻）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顫之膳翻肉寒動爲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幾居希翻刺七亦翻）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即位使之預謀議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爲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崧因勸唐主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北軍謂趙德鈞符彥饒等屯團柏之兵）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門者洛城守關者也）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難乃旦翻）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還從宣翻重美之識度蓋亦異乎庸常卒之父子俱死自古以來負才識而不得展以死於多難者多矣）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潬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衞河橋）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易歌之以爲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也）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使還潞州先供頓以待軍）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爲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嬀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爲帝恨之也）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幽州西郊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瑣與鎖同）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言德鈞擁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爲帝耳何乃妄言奉唐主之命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徐圖謂徐圖爲天子也）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復扶又翻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爲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以病中國）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屬之欲翻）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按吐蕃契丹皆有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翰范質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聞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睹）（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

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嘗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遙翻。下同。）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處，昌呂翻。）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高漢筠蓋自晉州出含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復，扶又翻。）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斷，音短。）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李贊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萇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留戍河陽者。）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有五千餘騎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澠，彌兗翻。）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皇后積薪欲燒宮室，（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重勞，直用翻。）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館，古玩翻。）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史言劉知遠之才略。）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分裂為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遍翻。）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下以偏，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閩人怨毒其君。）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惟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族其家。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難，乃旦翻。）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平山縣屬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為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祕瓊為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自稱留後，表稱軍亂。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為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教翻。）詔贈李贊華燕王，（燕，於賢翻。）遣使送其喪歸國。張朗將其眾入朝，（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稱，尺證翻。）寧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變也。將，即亮翻，下同。）改興唐府曰廣晉府。（後唐改魏州為興唐府晉興又改為廣晉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辛丑，弃鎮奔吳。（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強，其兩翻。）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吳楊行密廟號太祖。）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吳宮。妖，一遙翻。）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二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二（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諱二朔日食而改曆耳。）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教安重榮之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為成德節度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景崇，邢州人也。契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亦不責琦。（李崧、呂琦謀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語，牛倨翻。）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雖奉表請降，（降，戶江翻。）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為范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北京在京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史言桑維翰有益於石晉草創之初者如此。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璉，力展翻。）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黟，漢黟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二里。黟，顏師古音伊，劉昫音翳。）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朝，直遙翻。）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遙領耳。）兼侍中。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元珦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珦，音向。）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眾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乃漢縣地，隋置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於焉。郭崇威）

（書以土人爲本鎭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慶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慶州與金城縣似爲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嘗從涉其地者問之，謾拔也。）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嬀州，（帥，讀曰率。）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嬀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剌立。（剌，來達翻。下掃剌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拽，戶結翻。）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拽剌迎降。（降，戶江翻。）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剌、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磑，五對翻，礱也，今人謂之磨。颺，余章翻。）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勞，力到翻。爲，于僞翻。）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又翻。）笞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知重礪者。）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少，詩照翻。球，思聿翻。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數有軍功，（數，所角翻。）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蠟丸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珦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今宜効之。」元瓘從之。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於徽陵南，見者蓋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敘姻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婿：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敘姻好。好，呼到翻。）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衛、澶、相五州刺史。）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爲世子。（僔，子損翻。）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相，鎭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

光遠兼侍中。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慝，吐得翻。）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好，呼到翻。）契丹主亦遣使報之。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滅梁，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於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勑：行闕宜以大寧宮爲名。）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謚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后；曾祖郴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昱謚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謚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臬捩雞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己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史爲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橫，戶孟翻。）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澶，時連翻。）延光亦思張生之言，（張生之言，見上正月。）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侍衛都軍使，即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長，知兩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即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襄邑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幾，居豈翻。）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好，呼到翻。）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間，古莧翻。陘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爲，于僞翻。）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爲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爲郭威爲劉知遠佐命張本。）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爲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延光使人誘從賓，（誘，音酉。）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重，直龍翻。下重乂同。）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張全義自唐末尹河

（南歷唐梁）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張從賓舉兵，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汜水關以縣名關，卽虎牢關也，詳見辯誤。）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帥讀曰率。）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從，千容翻。）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鎭物。）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見，賢遍翻。螺，盧戈翻。）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後漢置東候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候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閩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罔冒，謂欺罔僞冒而求官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佗人之所有以飾僞，謂之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爲差。（爲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堂牒，卽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填。空，苦貢翻。）專務聚斂，無有盈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又如字。）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史言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爲社稷之固。少，詩沼翻。）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尹暉率軍降潞王，以得節鎭，今居環衛，則爲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弃，而婁繼英子壻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冗散，故皆應延光。）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汙，烏故翻。諜，達協翻。）禁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士名，所以安反側也。）暉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分，扶問翻。）奈何取滑州軍士幷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鎭滑州爲主，白奉進屯滑州爲客。）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讙譟不可禁止。（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宦。操，七刀翻。）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帥讀曰率。）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復，扶又翻。）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呼，火故翻。）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

斬彥饒於班荊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以班荊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其兄弟皆不問。（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饒又爲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不相及古法也）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趣七喻翻）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鎭繼叛，（魏范延光孟張從賓滑符彥饒）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彊虜謂契丹）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戢則立翻）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科條也）宿衞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幞逢玉翻釋云帊也）主者擒之。（主者紙錢之主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鎭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於平世也）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京當作都）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鎭河陽）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就以滑帥賞馬萬晉漢之間有白再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爲留後）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六明鎭在胡梁渡北）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溺奴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符彥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蹙矣）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事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二年）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爲相）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爲興順左右軍）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瓌古回翻）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爲唐州刺史。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文六月）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朏敷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說式芮翻）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呼火故翻）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衞軍使王宏。宏子勤兵攻濛，濛射殺之。（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射而亦翻）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三十里）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門闔則兩扉開門闔）

（則兩屛合）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追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侍衞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悰徂宗翻）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鎮耳）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亟紀力翻）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己發而爲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爲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九月癸丑令謀卒（王令謀所見誠不可與王珉同日語也）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爲李金全外叛張本）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詔梁故臣右衞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徐誥自以本李氏之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爲唐爲復李姓張本）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爲義祖）乙酉遣右丞相玠（玠徐玠也）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乘繩證翻）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爲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爲名）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樂音洛）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考異曰十國紀年一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

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今曰三十年舊交者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唐都金陵以江都爲東都）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降王爲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唐主爲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日爲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遠于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更工衡翻璟俱永翻）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

（元瓘傳云天福二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遷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遷等授王蜀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遷還京溺于海按元瓘初立稱錄遺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爲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任音壬）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爲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黔州邊於諸蠻蜀之內地也以此爲進律）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駮北角翻）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聞音問）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樂音洛讜音黨）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復扶又翻趣讀曰促）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喪亂以來（喪息浪翻）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藏典主帑藏之吏藏徂浪翻）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被皮義翻）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節度州若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上將者不得奏將給朱記以爲州將者）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量音良）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以所讓宮於唐不敢居江都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亟去吏翻）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爲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冠古玩翻爲楊光遠叛亂張本）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選用王輿等以防衛故吳主也）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閒（復扶又翻閒古莧翻）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

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毁猶侈於帝堯之茅茨（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露臺事見漢文帝紀）況魏城未下（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公私困窘（窘渠隕翻）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樂音洛）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朝直遙翻）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以受命寶爲璽王者所寶故也時中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祖亦加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昫本作昫）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遺唯季翻好呼到翻）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温爲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晉帝以爲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二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思温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爲契丹用）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賂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閒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誚讓晉此所以閒之也）　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厚賞馮暉欲以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即位改魏州爲興唐府帝革命改爲廣晉）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內職官者也）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處昌呂翻下同復扶又翻）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

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帥讀曰率）朱憲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己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　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射而亦翻）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固赦之所不原）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爲畿縣）復以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唐以長安爲西都以洛陽爲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爲東京洛陽爲西京而以長安爲節鎮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爲節鎮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爲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爲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數所角翻分扶問翻）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定之說折之舌翻）　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光遠既平范延光挾功驕上以斥執政）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考異曰實貞[illegible]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爲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敘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以處讓爲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上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以下文考之羨上當有公字）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爲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言將以交州爲弘操封略）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門爲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

導，然後可進。（黠，下八翻。鄕，讀曰嚮。）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杙，與職翻，橛也。）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挑，徒了翻。）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艦，戶黯翻。）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倣之孫也。（先，悉薦翻。倣相唐懿宗。）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治，直之翻。）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別，彼列翻。）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以史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掩矣。）河決鄆州。（鄆，音運。）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爲閩國王者，晉命也。）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號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則引契丹爲援而速禍矣。）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後改爲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爲廣晉府，今復建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衞隸之。（彰德軍，梁貞明間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爲永清軍。）澶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澶州本治頓丘縣，今併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始升貝州爲永清軍。）廷胤，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存鎮易定。）周，鄴都人也。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掖，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鹽鐵者，鹽鐵使司也。下，戶嫁翻。）惟禁私作銅器。（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立左金吾衞上將軍重貴爲鄭王，充開封尹。（通鑑封子姪爲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辛丑，吳讓皇卒。（年三十八。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故不罹篡殺之禍，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唐主於舊君之卒，依倣漢魏朝臣爲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爲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於舊君若加厚者，原其心，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朝，直遙翻。）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

剽掠於市。（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匹妙翻。）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貳阡陸伯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三（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爲樞密副使。（澶，時連翻。）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鈔，楚交翻。復，扶又翻。）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彊大，（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暉至，彥超入賀，（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暉厚遇之，因爲於城中治第，（爲，于僞翻。下主爲同。治，直之翻。）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留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上，時掌翻。）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爲太祖，今復姓李，以溫爲義父，故改廟號爲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衰，倉回翻。臨，力鴆翻。初喪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爲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知證、知諤，皆徐溫子。）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李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更，工衡翻。昪，皮變翻。）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通鑑既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殽，此亦因江南舊史，失於更定。）「吾自幼託身義祖，（事見二百六十七卷唐昭宗之乾寧二年。）嚮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朝，爲房遺愛所誣引，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褘有功，褘子峴爲宰相，（玄宗朝，信安王褘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昪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溫養子。吳越備史：昪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昪，歸爲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假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昪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以爲昪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昪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昪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爲五十年。）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賓，謂盧損也。）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假號僭僞者以中原爲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審士，有樊若水之志而不得逞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己未，詔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

恥與之同制。（制，麻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衞諸軍。）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卷上年。）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聞，音問。）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君降心以臨其臣，則臣亦自悔其驕，屈服之不暇，倔彊之氣不容不爾。）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遷居，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江翻。）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以其殺降失大信，罪比擅殺，無以懷遠人也。）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為黠戛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續、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衞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不許。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治，直之翻。）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劉處讓擯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衎並罷守本官。（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本官，倉部、工部也。衎，苦旱翻。）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悴，（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復以李專美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子賓客，房暠為右驍衞大將軍，並致仕。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詰，去吉翻。）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曰率。）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為宣城王。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衞甚嚴。（泰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泰州。考異曰：十國紀年，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衞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康化軍亦吳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璉，讓皇之長子也。）從之。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衞、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閩判六軍諸衞

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更工衡翻）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去羌呂翻）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行戶剛翻）性粗率（粗與麤同）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安重榮麤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廨古隘翻高居號翻中竹仲翻）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見上卷二年）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問翻）爲執政所可否（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爲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見上卷上年）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皇甫遇徙昭義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又翻）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厭於涉翻又如字）契丹怒稍解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衞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好呼到翻強其兩翻）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伺相吏翻）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二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羲於觀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復扶又翻）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帥讀曰率）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礫郎擊翻）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復扶又翻下同）獨宸衞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衞都（李后李春鷰也如往也）比明（比必利翻）亂兵焚宸衞都宸衞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

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還從宣翻又如字飲於禁翻）幷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衞餘衆奔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更工衡翻曦王審知少子也）改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曆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羲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弒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羲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梧者高遠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以其臣爲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羲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衞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間古莧翻）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陳守元以妖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河決濮州（濮州當作博州）　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舊制宰臣更日知印）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斷丁亂翻）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省悉景翻）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爲黔南節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曆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廉翻）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　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勍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是年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大梁而康宗已於閏七月爲閩人所弒矣）康宗遺執政書曰（遺于季翻）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言由此不修職貢）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爲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特崇盛分兩浙爲數鎭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爲于僞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冢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鄜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偓弘仰弘信（僔子損翻倧徂冬翻俶昌六翻偡丈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如往也使疏吏翻）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

府。（是年夏加天策上將軍王是始開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十員。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梲、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頵、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鄭[illegible]文、李弘節、蕭洙、彭繼勳，幷拓跋恒等四人，凡十八人。恒，戶登翻。）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棧，士限翻；上，時掌翻。）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刱造佛寺。（刱與創同，音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爲之者禁之。）閩王作新宮，徙居之。（閩北宮燬于火，故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劉、馬通姻，故曰親；湘、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紓，音舒。）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扶又翻。）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誓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illegible]朝命所賓所遣使[illegible]聘於契丹，兼[illegible]遺之物爲贄。晉祖方事戎，以奉戎主，戎主降詔諭曰：閩國貢物並付香藥，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於契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趙往使不一時，人無不憤[illegible]。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僭號，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奬、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於楚。（爲彭師暠盡忠於馬氏張本。帥，讀曰率。）　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來[illegible]太原。）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證翻。）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便地者，從近楚境，便於制令。）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弘皐爲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平陵，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illegible]。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illegible]口，舟中大醉，一夕而卒。）追封諡曰弘農靖王。（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追封爲弘農王，諡曰靖。）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數，所角翻。）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史炤曰：業，姓也。[illegible]）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按福州西北[illegible]）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捃，居運翻。）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亦此類也。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姓。）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　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

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即其地。）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爲鄴都留守。徙彥威爲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爲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鴆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琉爲北都留守。（琉。於阮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固。（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 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 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青州。平盧軍。） 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 臣即赴鎮。帝不之責。（帝非姑息之主也。懾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鎭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 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爲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鎭。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鎭。今南劍州治所即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唐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鎭。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 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爲安遠節度使。（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僔卒。（僔。子損翻。）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犒。苦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師于閩王。（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鈞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 及除馬全節鎭安州。代李金全。漢鈞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鈞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如此。則河之南淮之西諸鎭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爲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降。戶江翻。） 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處。昌呂翻。）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古者盟誓[illegible]用牲加載書於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焫蕭合馨香而已。至於漢[illegible]尚[illegible]食品用椒。荀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illegible][illegible]香多品。擬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註云。以地於人親近。宜加雜馥。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illegible]之[illegible]大號。尊其父審知墓爲宣陵。）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貲財皆爲承裕所奪。（妓。渠綺翻。） 承

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陳讀曰陣）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惋烏貫翻唐主生於兵間老於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巳輩乃訕笑先朝至於覆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巳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哉）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復扶又翻下同遺唯季翻校戶教翻）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朝直遙翻）帝復遺之。使者將自桐墟濟淮。（九域志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即亮翻）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之潯陽縣都昌今爲南康軍軍城之北十五里即廬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勞之曰。（勞力到翻）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宦者慙服。（胾側吏翻切肉爲之唐主之察衛嗣君之儔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羨延面翻掊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多爲僧。凡度萬一千人。（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于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誚才笑翻）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李金全爲姦邪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於他邦其見薄宜也）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爲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嗚呼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上卷二年）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爲于僞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位居嫡長則當爲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

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鎭魏州）

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於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爲弊至今然也以斛量而後知其所餘而斛量之際爲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時人既言而奏之耳）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爲何畢竟言之而不能行）

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爲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澣濤之弟也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鎭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

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勸之東巡江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爲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爲海陵縣南唐升爲泰州）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爲陳覺亂唐政張本）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

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言己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爲也）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十卷元年）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復扶又翻誘音酉）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爲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鎭州也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曆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鎭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爲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爲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爲帳幕其種爲寧朔府以都督爲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爲契丹誚讓不已帝憂悒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幷鎭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索山客翻吐谷渾既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誘殺之以爲資）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鎭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冶地爲南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延政改鎭安曰鎭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是爲澶州河橋）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射而亦翻惡烏路翻）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以反脅上）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於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侯之禍也）

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珣聚米圖經涼州東至會州大百里西

（至甘州五百里，南至晉州二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二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斂，力贍翻。治，直之翻。）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蜀以東川爲武德軍，以定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爲軍號。）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故疑之。）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爲宣徽副使。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珫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珫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祖之事契丹，主以術相遁者也。珫，昌中翻。）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分，扶問翻。）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唐主曰：「吾少長軍旅，（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復，扶又翻。）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曰漕，陸運曰輓。輓，音晚。）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使，疏吏翻。爲，于僞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拽，戶結翻。剌，來達翻。）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爲蠡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党，底朗翻。）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上秋，謂七月。）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鎮，蓋契丹所置也。）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沙彥珣、翟璋等。）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厭，於鹽翻。）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遺，唯季翻。）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去年，劉知遠自鄴來朝，時尚留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重，難也。）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天下（難乃旦翻）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蕃音煩）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團柏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鎭定滄景深冀爲邊鎭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濼虜騎不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鎭定故其地爲虜衝）今天下粗安（粗坐五翻）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蒸衆也）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間古莧翻）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屏必郢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挺翻醉解也）卿勿以爲憂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爲郊蓋殺之於野）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卽收下獄（下戶嫁翻）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楊涉爲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被皮義翻舁音余又羊茹翻櫬初覲翻章州當作漳州）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賈音古屬之欲翻）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幾居豈翻悸其季翻）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貸帖貸錢之文書也）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斷音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此王莽隋文帝之故知也蓋雖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戶嫁翻）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illegible]）（午[illegible]翻）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

晉陽，首召其償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遺，唯季翻。不念舊惡，故衆心大悅。爲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幾，居依翻。）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唁，魚變翻。弔生曰唁。賙，音周。賙，振贍之也。）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既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與王延政治兵相攻，（治，直之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爲泉州治所。好，呼到翻。）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惡，烏路翻。）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希上指而薦之也。）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爲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謂重榮降帝於晉陽，從此得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

（監，古銜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年五十五。）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惲，於粉翻。）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爲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歐史曰：年十三。）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擿，他狄翻。）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弘佐雖少而敏於政。）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兗、濮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溺，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漫及濮州耳。）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樂，音洛。）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朝廷陽爲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重榮小字鐵胡。）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

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

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收其精騎以隸麾下（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靼當割翻）重榮勢大沮（沮在呂翻）

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書閩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宣出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一百五十里）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illegible]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厥九勿翻）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監古銜翻）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珫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鄧州牙城也）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illegible]今按花山在湖陽縣北）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屨[illegible]翻[illegible]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頮呼內翻澡手為盥洒面為頮）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粗讀曰麤）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行下孟翻）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率[illegible]翻斂力贍翻）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翻）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珫為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荊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津也）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佶之子也（張佶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照翻艦戶黯翻饋求位翻佶其吉翻）

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散悉亶翻）重榮鎮成德（二年安重榮始鎮鎮州）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行遇[illegible]內[illegible]以兵[illegible]故[illegible]逆之）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

貴斷其足而歸之（敗補邁翻斷音短）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域志宗城縣在洺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退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陳讀曰陣）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爲于僞翻）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重直用翻）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讀若儼庚戌制以錢弘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四（起玄黓攝提格盡閼逢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碾魚蹇翻水碾水磑也）殺守陴民二萬人。（陴頻彌翻）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重直龍翻）癸亥。改鎮州爲恆州。成德軍爲順國軍。（鎮州本恆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改軍號恆胡登翻）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爲侍中。以杜重威爲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爲副使。瑜爲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少詩照翻爲之于僞翻斂力贍翻勝音升）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愎蒲逼翻）曦寵而憚之。

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爲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爲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校戶教翻鄜方無翻）二月癸巳。以重建爲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更工衡翻）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所以制宋齊丘）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夏戶雅翻）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爲節度使。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爲閩王。（樂音洛）

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調徒釣翻）還至陝。（自涇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冉翻）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斷音短）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史言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爲陛下惜此惡名。（爲于僞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湔則前翻）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鄭從讜見唐僖宗紀讜音黨）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閤者伏閤門下奏事閤門使以聞）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辨論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

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爲張彥澤爲契丹用以覆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照翻。）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爲弘熙殺弘昌及翷張本。翷，求仁翻。）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丁丑，高祖殂。（年五十四。）高祖爲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舊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自劉龑之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爲門外人，傳至於鋹而國亡。士夫）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更，工衡翻。玢，府巾翻。）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悒，乙及翻。）

乙巳，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勞，力到翻。）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爲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爲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鉤。樂，讀如洛。）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爲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褊，補典翻。）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齊丘之挾舊矜功、唐主之[illegible]者。）丙午，以齊丘爲鎮南節度使。（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身謝後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殆難信，今從[illegible]史。）

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於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爲嗣。（晉高祖託孤於馮道，道與景延[illegible]主謀，休託[illegible]布之事略同。難，乃旦翻。）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衆人謀爲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爲劉知遠不入援張本。）

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高祖之庶母劉氏也。）皇后曰皇太后。（高祖之后李氏也。）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西南流。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五里，蓋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日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尤溪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賞其定策之功也。爲[illegible]契丹之隙張本。）

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罷樞密使，見上卷上年。）馮道等三

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升樞密於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與之職爲舊職。）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爲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傅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樂，音洛。）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遇賢年少，（少，詩照翻。）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即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爲鎮，入雞澤縣。）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元城縣屬魏州。帥，讀曰率。）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爲中書令。

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從，才用翻。強，其兩翻。）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王曦之陋虐，殆桀紂之流也。將，即亮翻。）

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輔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唐以昇元紀元。）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詰，去吉翻。屬，之欲翻。）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於昶。）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大樓，又造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錦、溪、叙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澈，碎之嶄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片可析者，無石爲佳，過此則淘土石中得之。）地衣春夏用角簟，（角簟，剖竹爲細篾，織之爲簟，節去，瑩滑可愛。南方或以白藤爲之。）秋冬用木綿，（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爲布，細密厚暖，宜以禦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顯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蠶鹽，所以賣蠶。唐天成二年，敕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敕青州蠶鹽於秋苗上俵配，謂之鹽頭，每一石徵錢二千文；滄、德、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青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先，悉薦翻。）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羨，延面翻。）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復，扶又翻。）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制稅，蓋欲絕興販歸利

（於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昶元妃梁國夫人之父）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有龍陽之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忤五故翻）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朝直遙翻）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下戶嫁翻）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此俚俗之常語）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捽昨沒翻）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二年契丹主令高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爲于僞翻）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擐音宦）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於時猶言於其時也）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卒子恤翻）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柏之時）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說式芮翻爲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爲比而命之（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爲鑒乃引王承休爲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人非之

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帝卽位於鄴都保昌殿柩前至是始還汴）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遺唯季翻）

唐宣城王景遂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爲嗣（烈祖卽謂唐主唐主殂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宋齊丘亟稱其才（亟去吏翻）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長知兩翻）璟以是怨齊丘（既以贊輔之謀見忌又以爭權誤國黜之宋齊丘於是不得免矣）唐主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雖幼而慧可以爲嗣（逷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誚才笑翻間古莧翻）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史言唐主明斷不牽於女寵）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爲神而餌之浸成躁急（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中竹仲翻）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眞翻）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予讀曰與）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爲人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爲于僞翻）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駕部郎中馮延己爲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計逐之延己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爲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處昌呂翻）蓋

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延己歙州人也（歙書涉翻）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去羌呂翻）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以鎮安人心至於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於醫師之意此可以爲法乎治直之翻）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己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聞音問）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爲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丙子始宣遺制（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爲賤（賣良人子女爲奴婢謂之壓良爲賤律之所禁也）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己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駁北角翻）此必延己等所爲非大行之命也（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昔延魯爲東都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爲東都）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而贖之（爲出于僞翻府金謂府之金也）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爲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治直之翻）臣以爲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正馮延魯以己私僞爲遺制之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儉故書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二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延平鎮爲鐔州（鐔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爲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鎮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illegible]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爲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爲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爲建陽縣因山之陽爲名）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大號又從臾而爲之相亦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斂力贍翻）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倍其常之數）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爲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桑維翰始者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爲門下省長官）

唐元宗卽位（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古者人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尊皇后曰皇太后（唐烈祖后宋氏）立妃鍾氏爲皇后唐主未聽政（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馮延己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馮延己時爲齊王掌書記）唐主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

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數，所角翻。）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後果如李建勳之言，其僅保江南者，幸也。）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爲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於江州。）唐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爲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初，唐主爲齊王，知政事，（晉天福二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爲齊王；若其輔政，則始於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書言知唐政事時。）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懟，直類翻。）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爲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爲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幾，居依翻。）惟事夢錫如在朝廷。（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爲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己、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鉏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更相汲引，侵蠹政事。（更，工衡翻。）唐人謂覺等爲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爲樞密副使。（幾，居豈翻。）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暴，顯也。）擯斥之。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倡，音昌。倮，魯果翻。）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忤，五故翻。）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番，音潘。）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伎，巨綺翻。）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晉府，弘熙所居第也。）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衆哭曰臨。臨，力鴆翻。）迎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殤之弟也。更，工衡翻。）改元應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考異曰：閩錄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爲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湎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於撫州。）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於建州，號曰殷。）入其西郭，既而敗歸。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斂，力贍翻。）發民爲兵，羇旅愁怨，三也；（民爲兵，則發於征戍，羇旅異鄉，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楊思恭事見上二月。）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謂置鐔州、鏞州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元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爲名，州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爲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爲汀州。九域志：建州西至臨汀八百里。）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撫信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衢處可以襲建州。）括高貲戶，財

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被，皮義翻。）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殷王當作殷主。）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訩訩，（言其殺兄自立也。訩，許拱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伺，相吏翻，候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掩不備。）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閩主昶，廟號康宗。）會新羅獻寶劍，（新羅國去於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倓，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闞，苦濫翻，姓也。璠，音煩。）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數，所角翻。）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闞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為吳越誅闞璠張本。橫，戶孟翻。）璠，明州人；（今明州猶祀闞璠，謂之闞相公廟。）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緣，因也，由也。）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更，工衡翻。為弘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敗，補邁翻。）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敗，補邁翻。）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剽，匹妙翻。）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逷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逷，（种夫人欲立景逷，見是年二月。）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二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身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芮翻。）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

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誑，居況翻。誘，以久翻）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敗，補邁翻）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忘，巫放翻）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景延廣之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爲國體也因其邸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晉使如契丹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沮，在呂翻）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冠，古玩翻）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難，乃旦翻）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爲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少，詩照翻。重，直龍翻）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復爲安喜定州所治也）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任，音壬。醊，陟衛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新婦衰絰之中縱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押侮其先何以能久）左右失笑（不覺發笑爲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慼而有嘉容卒以失國帝寵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爲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復，扶又翻）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弃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去年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任於吳越王元瓘詮且緣翻）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爲單州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爲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此慶州之金城縣也）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萇伯翻）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便（登州平盧巡屬也）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山後即嬀儒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將晉兵而[illegible]中國自此皆爲夷矣將即亮翻）委延壽經

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趙延壽爲契丹主所簸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是爲于僞翻）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時置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州置頓丘鎮取縣爲名至四年改鎮爲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宋齊丘之嫌隙開於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卷）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疏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疏則齊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懟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爲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卽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壖而宣翻）（坻丁禮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薊音計重直用翻是年秋七月以年饑用不足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碓都內翻舂也磑五對翻磨也趣讀曰促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勝音升）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重威平安重榮卽用爲恆帥帝卽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恆戶登翻）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稱蚩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糶他弔翻）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援援恆州例援于元翻）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然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厭於鹽翻喜許記翻）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槍都（少詩照翻）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沈持林翻）飾以金寶長十餘丈（長直亮翻下同）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襆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襆防玉翻後周武帝製襆頭裁幅巾出四腳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腳向上至宋太祖始爲放腳長直亮翻斂力贍翻下同）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墳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行下孟翻勝音升）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民逃則有不耕之土何從得穀乎史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藝種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勸其上而死其長乎）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賈音古）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還從宣翻又如字）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訐居謁翻）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長知兩翻藉慈夜翻）身不知稼穡之勞

耳不聞鼓鼙之音。（鼙，部迷翻）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荊渚謂高氏，溪洞謂彭氏及諸蠻。伺，相吏翻）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恆請見。（去，羌呂翻。見，賢遍翻）辭以晝寢。恆謂客將區弘練曰。（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王逞欲而愎諫。（愎，蒲逼翻）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國家之人曰百口。今王曰千口者，以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又翻）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箠，止橤翻）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鎮也）延照。思溫之子也。（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先，悉薦翻）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校，戶教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珂，丘何翻）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執政用之）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復，扶又翻）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陳使。（符當作苻。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陣，下同）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陝，失冉翻）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鴈門關，即陘嶺關）恆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恆，戶登翻）成德節度使杜威（自安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爲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爲，于僞翻）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爾。（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既蒙恩宥。闔族荷恩。（荷，下可翻）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復，扶又翻）唐以侍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爲鎮海節度使。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傳位之議，始於去年六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查，鉏加翻）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一云宋齊丘上疏，今從江南錄）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見，賢遍翻）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群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illegible]）（沈括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

（儼引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依翻）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遺唯季翻）契丹已屯鄴都（時契丹屯於鄴都城外）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難乃旦翻）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爲罷景延廣張本）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戊子帝至澶州（澶州時據德勝津）契丹主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幷入貴鄉聖曆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郭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鵶鳴谷遁去（自鵶鳴谷出瀉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　誅建成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爲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衎苦旦翻又音侃）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五（起閼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贇於倫翻按是時沿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關山塘濼之阻其兵可以徑進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濮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於澶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濮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艘蘇遭翻）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一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難乃旦翻）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

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避翻）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贇時屯麻家口）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離太原二百餘里耳）

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和戶臥翻）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敗徒賣翻）光遠燒營走還青州（還從宣翻又如字）

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階成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成（鄉讀曰嚮階成二州名）甲子蜀人攻階州

契丹偽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邀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

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敢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於木以爲信契）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龑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爲烈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廣古曠翻）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璠音煩）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易以豉翻屬之欲翻）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鏻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更工行翻）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被皮義翻）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帥讀曰率）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延喜閩主之弟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欲奔王延政也）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爲同安縣稹章忍翻）　丁亥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泰州）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敗補賣翻）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入寇掠緣河之民自衛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爲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牽也牽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爲西京）以歸德節度使

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延廣豎小人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自知無復全地苟取朝夕之樂）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示使專斷斬戮以威脅取民財也復扶又翻）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復扶又翻）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河南括率合出之數也）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累力瑞翻）延廣慙而止（史言景延廣差愈於杜重威）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脩守備（青兗鄰鎮故命之爲備先悉薦翻）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堞達協翻）率民財以實私藏（藏徂浪翻下同）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不在者適不在鎮）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有難浚民以肥家）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蓋代安審信帥泰寧也）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二年省縣爲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賣翻）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是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曷嘗能北向發一矢乎復扶又翻）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多水濼故趙延照阻以爲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弒君之罪）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馮道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爲相位在執政之右）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生所受用者也操七刀翻）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爲宗僧以慈悲不殺爲教爲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請人以言於帝通鑑皆曰或者爲其諱）丙午復置樞密院（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吏翻）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瀰漫環梁山而合于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悉則翻）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爲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爲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爲刺史折姓從遠名雖氏略折常列翻）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士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温叟金部郎中

知制誥武强徐台符（武强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爲學士溫叟岳之子也（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改元天運）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兼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遙翻）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爲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兗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學士之入直禁地者也）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巫放翻）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比毗至翻）受代亦須奇才（受當作授）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史言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勸懲睚五懈翻眦士懈翻少詩照翻）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爲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言若有分爲天子何不速爲之懟之之辭也分扶問翻）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險北有鴈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風俗尚武士多戰馬（此所謂恃險與馬也）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王于況翻）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寧軍）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定遠軍於濠州通鑑書於天福八年二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以崇俊爲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置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爲不知其意徙崇俊爲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溪嶮峻阻其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脩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縣以縣界溫麻溪爲名天寶九年改爲長溪縣）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留從效（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效所居之地散昔亶翻）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

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梃大鼎翻）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謂殷主延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亡殺刺史程文緯（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朱文進之滅王氏（事見上三月）繼成以疏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稹止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癸丑大梁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是年五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稽音啓）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卽汾陽縣之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翻）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卽亮翻）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艦戶黯翻艘蘇刀翻）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爲于僞翻）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二十里建陽縣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閩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亦本漢冶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吳永安三年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爲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盧合翻）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棄疾以不忍棄父事讎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璀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弟出於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不殺降爲詞於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蓋亦侍衞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

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帥讀曰率被皮義翻趣七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亦翻）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又翻）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爲前鋒）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恆州信使路絕故間道而來間古莧翻）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卽亮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從後鎮）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九域志元氏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恟許拱翻復扶又翻下同）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比毗至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從宣翻）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本義成帥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五里北距洺州五十里磁牆之翻）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至鄴縣（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更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讀曰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復扶又翻）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翻下同）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卒子恤翻）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猥雜也猥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尊稱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知援兵來故解而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至鼓城約二百餘里）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復扶又翻）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

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惕隱諸軍猶南向而不去陳讀曰陣下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約束者申嚴號令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帥讀曰率環音宦）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蕩陰縣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爲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分扶問翻）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鄉兵爲武定軍更工行翻）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勇翻）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爲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作建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兩翻）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强胡（挑徒了翻）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州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羸兵驅牛羊（羸倫爲翻）過祁州城下（以誘城中也）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斌悲巾翻）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還從宣翻）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當逸城字）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莫若輕引文子之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爲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平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猶稱其舊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帥讀曰率）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折而設翻爲于僞翻）終不效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矣）彥韜少事閻寶（少詩照翻）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去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爲文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石武之世張其氣而肆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盍亦反其本矣）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

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監，工銜翻）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二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爲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即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爲功不知一跌而危國也）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亡閩者楊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於此戰而在於得楊剝皮之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徙澶州於德勝寨并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爲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樂，音洛）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於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是時王延政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事見去年）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厤二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爲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爲福清縣）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爲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柘浦故曰浦城）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爲，于僞翻）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說，式芮翻）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事見唐紀）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考異曰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雪峯在福州侯官縣西百餘里）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眞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爲帝（考異曰閩錄啓運圖啓國實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儼明本名儼爲僧名體明即位改儼明今從之江南錄云繼昌爲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爲主今從十國紀年）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去，羌呂翻。衲，奴荅翻。被，皮義翻）帥將吏北面拜之（帥，讀曰率）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　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國爲氏）甲寅取滿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獲契丹酋長沒刺（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刺，來達翻）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復，扶又翻）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

（縣散爲澤渚世謂之陽城澱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滱水北出爲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大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壬戌晉軍結陳而南（陳讀曰陣）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衞村（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重直龍翻斷音短）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設翻）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帳惟富者加氊幰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爲鐵鷂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鷂之搏鳥雀也鷂弋召翻）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呼火故翻）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鬬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爲拽音羊列翻）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鞚苦貢翻馬勒也）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則必將怒而殺之索山客翻）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隸定州義武軍）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是年正月下詔親征二月壬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己丑復以鄴都爲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爲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二年罷東京以爲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爲廣晉府今復爲天雄軍）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噀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爲噀作諸佛事以爲厭勝）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衞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

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從，千容翻。）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屬者與建兵戰。（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沈，持林翻。）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恆州，見二百八十二卷。恆，戶登翻。）性貪殘。自恃貴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藏，徂浪翻。）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虜取之。（姝，逡須翻。）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陴，頻眉翻。瞋，昌眞翻。）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離，力智翻。）居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場，音亦。）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言其無佗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長，知兩翻。）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坐，徂臥翻。）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保大三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屬之屬籍，而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爲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恆州也。使誠有之，皆虐取於民，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恆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稟，筆錦翻，給也。仰，牛向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稹，止忍翻。敗，補賣翻。）執其將時厚卿。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於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奔而赴救。）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後卒如述律后之言。）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開封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

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還從宣翻隘烏戒翻險狹之道也）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鐔州東去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徽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爲于僞翻）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戸食實封壹阡戸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戸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權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爲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爲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曰朞）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爲束）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觖古穴翻觖望怨望也冒莫北翻折而設翻）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昵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輜轅其門。（遺唯季翻）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直遙翻）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謂謂語之也）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延鈞昶曦至王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八年斂力贍翻）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爲閩人叛唐張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恆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杜威恆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掊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爲于僞翻還從宣翻）仍厚賜以慰安之。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縊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今又殺四人以除其偪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七年）出爲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湞陽縣之地唐以湞陽縣隸廣州漢主劉龑分湞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

於陳州。唐元敬宋太后殂。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斂也。）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襪囉復言之。（襪望發翻囉郎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疏吏翻。）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命以詔指諭之而已。）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嚮者襪囉之言特建爲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illegible]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歸爲我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死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illegible]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還從宣翻。）武更以它故爲解。（爲說以自解。）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璠音翻。）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去羌呂翻愎蒲逼翻惡烏路翻。）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闞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復扶又翻。）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嫁翻。）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爲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階錢氏廢立之禍。）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愼姓也古有愼到溫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考掠音亮。）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愼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陰鵬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爲興唐府高祖改爲廣晉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

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卽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爲起居今人之言猶爾。）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睿卽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固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玉曰。

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維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　楚湘陰處士戴偃（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白曰：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因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豔翻，滿也。爲，于僞翻。）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爲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齊王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奉朝會請召而已。）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己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儒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己所爲，適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己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　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己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爲佐佑。幾，居豈翻。）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爲邪所勝。復，扶又翻。）續，可求之子也。（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爲晉昌軍。）更歷十鎮，（更，工行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之最。（帥，所類翻。）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爲，于僞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到翻。）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修巡屬之禮，但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羌胡怨怒，競爲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浪翻。）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省，悉景翻。）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爲留從效遣唐戍將歸張本。）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稹，止忍翻。）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妖，於遙翻。）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趺端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枯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

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帥讀曰率）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鈔楚交翻）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讀曰嚮道讀曰導）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爲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朞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陝失冉翻）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弃之晉復置後周改爲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割靈州方渠鎮宜升爲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後周改爲環州顯德四年降爲通遠軍）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爲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說式芮翻）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爲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遺唯季翻）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處昌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鬭）轉鬭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宣翻）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數所角翻）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連翻）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屬之欲翻）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嵐盧含翻）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在太原作亂者憚劉知遠之威略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有

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曰率。）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醻音酬。）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飼，祥吏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爲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爲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及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初，擢居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屯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衆。）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力贍翻。）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趣讀曰促。）劉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勑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閩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恥無功，（恥，自謂說李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衛者也，猶唐之侍官。）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趣，七喻翻。）延魯先遺弘義書，（遺，惟季翻。）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傅城下，（傅音附。）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閩及侯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此侯官縣也。敗，補賣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瑀聚米圖經曰：靈、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拔彥超衆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馮暉囚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故而憾暉。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超既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挫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

（行於朔方矣帥讀曰率）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敗補賣翻）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弑漢主弘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去年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鑄與鄧伸有舊故然）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遺惟季翻憨呼談翻癡也獠盧皓翻又竹絞翻）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李弘義本名仁達弘義者唐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甲午以弘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敗補賣翻）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陳讀曰陣）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到翻）屢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決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爲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遺惟季翻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許輸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爲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今從陷蕃記）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趙延壽亦通款詐）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先悉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勞力到翻）聞卿爲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謂尚公主也）貴爲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之意慊苦簟翻）豈可復假以兵權（復扶又翻）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爲愈也（杜威之心盛難趙瑩猶知之）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監古銜翻）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黠下八翻）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談何容易晉之君臣恃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乞師）

（之使錢塘吳越國都）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水丘複姓也何氏姓苑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今爲臨安著姓）弘佐曰脣亡齒寒（古語多有之）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邪（樂音洛）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界時劍建已爲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爲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券憚而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賈音古）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鐺楚耕翻鏵戶花翻鍫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爲國用空乏而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厭於鹽翻）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卽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爲東城鎮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罾作滕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此罾魚因以得名）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留從效起於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倔彊不用命倔其勿翻彊其兩翻）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尚書省事）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言昌業出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趣七喻翻恆戶登翻）杜威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爲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爲晉武強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恆州以備契丹恆戶登翻）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恆州（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以彥澤爲前鋒（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爲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眞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誕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中度橋（滹沱水逕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隨便爲津渡之所此爲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曰率）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

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 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 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牆之翻說式芮翻）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擭開爲三足以寘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爲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恟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欒城縣漢關縣常山郡之關縣也後魏於關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恆州九域志欒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爲沃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勑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爲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爲宣武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澶州及河陽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斬關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白曰寶元度定以前凡藩鎮率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 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爲兵可知矣） 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兵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闈之防闕矣） 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從才用翻）祚等還（還從宣翻）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懍力錦翻）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見賢遍翻）帝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調習之使馴狎而附人也）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執政謂馮玉李彥韜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言晉必亡宗廟不祀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將即亮翻）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史言二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帥讀曰率下同）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敗補邁翻）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將即亮翻）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李穀爲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賣國以圖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 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宦） 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

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癸翻。）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詔。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陳。讀曰陣。）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於其帥而從之耳。）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使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爲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豈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爲之動。以劉知遠鎮在也。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薦翻。璘。離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誘。音酉。）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史言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入梁。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之言。事未可知也。）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杜威將降兵以從。（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閒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監。古銜翻。）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翻。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鮮虞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爲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吭。古郎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河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度。）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帥。讀曰率。）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爲明德門。）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爲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國寶。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煦

（吁句翻）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爲然嗚呼痛哉上時掌翻）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復扶又翻）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揖赴侍衛司不以囚繫之也一日時張彥澤處侍衛司署舍）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侍中）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歸宿衛去年桑維翰拔使同禦契丹復領彰德節度使帥兵戍常山）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爲于僞翻下爲主同）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張彥澤自以疾驅入汴爲功）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從才用翻）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瞋昌眞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令之卽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爲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閒及觀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卽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七年）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飲於禁翻）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者固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

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從才用翻）見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爲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眞知者也夫平人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遺惟季翻）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上時掌翻下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爲路人惆悵亦何及矣惆丑鳩翻）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亡國之臣其識止如此耳復扶又翻）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考異曰薛史帝紀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闕則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澶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補邁翻詰去吉翻）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爲于僞翻）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濫翻）

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追都回翻其文不與前史相應也）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爲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爲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爲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於郄恢并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爲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爲非是讖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詰其吉翻）帝奏頊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倶燼此寶先帝所爲（事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二年）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焉於虔翻）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降戶江翻）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爲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宦）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悉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

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　高祖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汝昔鎭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於野耶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耶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泊封禪寺今從陷蕃記）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呼火故翻）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爲息一曰更息曰蘇）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杜威等）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是已留置京尹以彈壓華人）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勳囚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命左右臠食之（臠力兗翻）未幾（幾居豈翻）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既殺之以其父舊鎭復授之以其父舊兵）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爲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爲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幷傅住兒鎖之（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傅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絰徒結翻有親喪者絰杖號戶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勳命斷腕出鎖（斷音短腕烏貫翻）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髓悉委翻）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鎭）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爲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此契丹所授官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數所角翻）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恐恐見殺也）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億有儲偫之意供億猶供儗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飯扶晚翻）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

測不敢獻食（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爲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入晉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衞晝夜不釋兵仗（懽有變也）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磔陟格翻厭於葉翻）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被皮義翻）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史建瑭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違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及晉既亡國重威即復舊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貯丁呂翻恆戶登翻）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將即亮翻）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冒冀北翻爲于僞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主之意不特爲晉兵發也）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袤音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既而返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復扶又翻）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質音致）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爲燕王故稱之爲大王處昌呂翻）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衞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爲于僞翻）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見於此爲後得國張本施式豉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用翻）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援送者送其行以爲防援）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

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爲必有異於人磁牆之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舉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考異曰實錄作禧或云名琋今從陷蕃記）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亦以鳳翔歸漢）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沮在呂翻）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朝于大梁）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晉主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十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動其敬心耳）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奚王拽剌（拽羊列翻剌盧達翻）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櫪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詬古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彊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剽匹妙翻）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爲東畿洛陽之屬縣爲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爲畿縣）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爲畿縣濮博木翻）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大梁都城）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爲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

（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又得吐谷渾財畜（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冠古玩翻）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徒結翻）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今縣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夏戶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柺乖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陵翻）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遙翻）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荊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爲謀大率如此）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爲之副（燕於堅翻）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張易北人而仕江南）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屢力主翻復扶又翻近巨靳翻）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極傾諂之態概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自謂纂唐之緒故請修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帥讀曰率）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帥所類翻）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易以豉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數）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北向亦喪師而已矣）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兩翻）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胡人立於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其心固慮諸鎮有與之作敵者）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爲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爲人欲所鎖也怏於兩翻）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爲于僞翻下令爲同）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恆戶登翻）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中國之事體哉）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興元兵也）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爲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爲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爲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爲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諸侯謂當時諸藩鎮）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陘音刑）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滎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滎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陝失冉翻）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返當作反）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人暉澶州人章太原人也（澶時連翻）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脩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一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

（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被，皮義翻。）自餘契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何重建爲蜀圖取鳳州事始見上。）甲戌，帝自將東迎晉王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廣陽爲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二百五十里。）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卽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事見上正月。）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

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掊，蒲侯翻。斂，力贍翻。）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爲州治所。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偵，丑鄭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表言於晉陽。將，卽亮翻。）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勞，力到翻。）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畜，讀曰蓄。）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曰率。）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伺，相吏翻。）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

殺熙（帥讀曰率下同）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作模）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為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為副指揮使恐誤）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帝既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之至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史因之）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類翻帥讀曰率航戶郎翻）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澶州牙城蓋在北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主入汴遂為所留）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二十里為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瓊兵敗為契丹所殺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音暗）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推為留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為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為延川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為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推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搖廣本云允權為延川令密從為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濠渠）密應州人也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饌仕皖翻又雛戀翻）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於己當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恩因王淑妃以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亦失其本矣）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鎮契丹主之北歸決矣）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埇橋在宿州埇余隴翻）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賊帥所類翻恕帥讀曰率下同）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校戶教翻縋馳偽翻呼火故翻）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

（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閤門勸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靸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則入閤儀梁所定也蓋唐之正牙一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爲書則其儀爲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朔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閤）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弃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復扶又翻）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復扶又翻）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契丹自謂其國爲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北歸果如劉知遠所料）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爲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爲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蝦何加翻蝦當作鰕）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淖奴教翻簀側革翻射而亦翻）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呼火故翻）延魯不能禦弃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陣還從宣翻）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爲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爲脣齒福州平則泉州爲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橫戶孟翻）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謂唐之府庫爲于僞翻）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比

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比毗至翻斂力贍翻贍時豔翻）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用翻）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呼雞而縱狸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　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當逸主字樂音洛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不惟士思亦見諸鎮及羣盜舉兵者皆歸以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何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　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何重建請扼散關備虞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　張鍔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爲丞相（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弘倧嗣國張本倧作冬翻）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相悉亮翻）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　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髑徒木翻髏音婁瘞於計翻）　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詰其吉翻）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史言李穀有膽氣）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爲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之）　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陝失冉翻）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守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岢枯我翻）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嵐盧含翻）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

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自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艘蘇遭翻）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作表實之蠟丸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莧翻）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爲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illegible]）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illegible]）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illegible]）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汝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蓋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校戶教翻）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鎮大梁）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爲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三失並見上）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諫爭之爭讀曰諍）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更工衡翻）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折之舌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上時掌翻下同）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

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爲之陳請（齊渠希翻會工外翻爲于僞翻）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喪敗罪死埸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洗昔薦翻）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猖齒良翻）貶和州司士參軍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頵於倫翻）奉頵晉之宗屬也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爲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關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關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十里欒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啖徒濫翻）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人遂以爲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羓邦加翻）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即大漢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欒城至恆州六十里恆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兀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爲之備其謬固當）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咎其傾國南伐至死耗竭部落不安也）帝之自壽陽還也（見上二月）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豈必皆用狼糞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親將將即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自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或說趙延壽曰（說式芮翻）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二（起彊圉協洽五月，盡著雍涒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從，千容翻。）妹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遺，唯季翻。）許我知南朝軍國。（朝，直遙翻。）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閒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上，時掌翻。）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府，恆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遺制，（遺制，兀欲自爲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機諡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耶律德光，封之爲永康王，又從德光取中國，以恆州爲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復，扶又翻。）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爲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鎮州時爲恆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陘，音刑。）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遠也。）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陝，失冉翻。）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陰陽家所謂迎太歲。）宜由晉、絳抵陝。（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爲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

甲申，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漢爲北漢佐命。瓌，古回翻。蔚，紆勿翻，姓也。）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是日，劉晞弃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鎮南軍，洪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少，詩沼翻。）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萼，永之兄，詳於後。）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知兩翻。下同。下當長、居長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瑫，他牢翻。）天策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必危。）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

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爲郎君）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宅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彥瑫等爲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　考異曰十國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廣又不能彊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傳位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以彥瑫等假託希範遺令也今從湖湘故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爲馬希萼攻殺希廣張本）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翟萇伯翻）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宣翻）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丹之兵大勢已北還故知懷州之兵必不能久留）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句斷）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觀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說式芮翻）令奇乃降（降戶江翻）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聚於恆州之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謂屯恆之軍爲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遁）過衞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衞州二百九十三里）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檛殺之（沈持林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檛側瓜翻）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他歷翻）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霍邑漢彘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因其父告之（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爲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從千容翻從容不急遽之貌）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恆州恆戶登翻）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窆之所謂之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爲樞密使（甄當作鄄音吉掾翻鄄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百官謁見淑妃（見賢遍翻）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衞（燕於賢翻下同）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先是劉晞棄洛陽奔大梁）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爲衞）武行德於河陽（武行德并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分扶問翻下處分同）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舉大號稱兵南來將有中國故謂之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

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北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後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文安縣漢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屬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汴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豈翻）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復扶又翻噍才笑翻處昌呂翻）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既奉表迎漢何爲又更國號是當時議者譏之也）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復扶又翻）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曰薩剌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兀欲無遠略）乙巳發真定（恆州建真定府）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爲成得臣其後亦以成爲氏）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城剽掠）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　壬子至石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汴人有來迎者（汴人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政復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恆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張礪言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見上卷是年三月）令我處宮中（處昌呂翻）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好呼到翻）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勳過恭而麻荅不爲禮）

乙卯帝至新安（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倧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倧徂冬翻）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更工衡翻）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爲夷狄矣按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聞者泣下（爲漢祖者待李從益以不死可也殺之過矣）戊

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見賢遍翻九域志鞏縣屬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寶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自鞏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倧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扶又翻）復以汴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蓋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為嘗令也）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數所角翻）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史言中國紛亂之後由此得稍自安集）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月相息亮翻）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牆之翻）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邢相既不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　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朝直遙翻）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北向行營招討使（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宅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史明傳者之妄）　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俶昌六翻）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更工衡翻）既而孺贇悔懼（悔其來且懼死也）以金筍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倧從之（爲于僞翻李弘倧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璲音遂質音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延壽爲契丹主兀欲鎖之北去其親兵留恆州恆戶登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爲張璉助杜重威堅守張本將即亮翻）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爲慕容彥超挾勢陵轢高行周轢郎擊翻不和張本）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爲正使（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爲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僎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琠章聖皇帝廟號顯祖）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抉於決翻斷音短下斷腕同腕烏貫翻）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具謂披面抉目斷腕焚炙之具）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被皮義翻乘繩證翻）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分判館職降制敕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爲契丹守邢州九域志洺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謂留恆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飼祥吏翻）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袞楊安等軍出（楊袞赴魏州楊安攻洺州）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爲號（約漢兵聞佛寺擊鍾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鍾食時擊鍾日日然也此以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次日食時聞佛寺鍾聲而俱發耳）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遙領也）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白再榮以幕自蔽軍吏決幕引之出）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剽匹妙翻）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恆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漢兵殆矣）會日

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鎭恆州，而兵亂，契丹又使鎭定州。）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爲天驥院，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左右天驥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爲寨，鎭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衞。司天監趙延乂籌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爲相；天福五年，和凝爲相。）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鎭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謂麻荅。恆，舊鎭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言其貪虐似麻荅，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蓋昭昭矣。）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　庚寅，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辛卯，復以恆州順國軍爲鎭州成德軍。（改恆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七年。）乙未，以白再榮爲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處，昌呂翻。）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去，羌呂翻。）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劉昫曰：平陰，漢肥城縣，隋爲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鄙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明矣。）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好，呼到翻。）在河東幕府，（謂爲河東節度判官時也。）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爲靜。）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宅事杖殺之。（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況恃勢而殺其兄乎！）

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遺，唯季翻。）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元年。）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希萼自永州來奔喪。（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於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萼知永州事，但希萼爲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朗州爲是，前此作永州，誤也。）乙巳，至趺石。（趺，甫無翻。）彥瑫白希廣，遣侍

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從，才用翻。）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還，從宣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閔帝之儔乎！）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之翻。）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詗希廣，（爲，于僞翻。詗，古永翻，又翾正翻。）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史言希萼之攻潭州，希崇啓之也。）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制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北討魏州，未暇南救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荊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二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唐、蜀。（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此語專爲三道入貢過荊南發。）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戈。）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予，讀曰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無賴。）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辯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歐史：俗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之樂工也。斷，音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譏行周以婚姻之故而緩賊，故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竇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戊寅，詔幸澶、魏勞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白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庚辰，帝發大梁。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人主親戎，不爲御營，而舍於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不發。）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數，所角翻。轢，郎擊翻。）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不明底彥超之罪，牽於愛也。）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復，扶又翻。下同。）城中

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死傷者衆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弊之之謀爲是慕容彥超之言遂塞）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即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始用高行周之言）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遍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尫烏黃翻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爲將則賣國殄民也爲殺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張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既交惡接境而處必不相安故力辭）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爲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爲胡進思廢弘倧張本）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惲於粉翻）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處昌呂翻）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既遣使招侯益又隨之以兵臨脅之）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史言承訓死而漢祚促）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復扶又翻府第福州府署也）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史言狂狡反覆者終死於人手）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爲魏王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按歐史吳越王鏐以徐綰之亂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嗣立用進思爲大將元瓘卒而

（弘佐立進思以舊將自恃其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侮當作舞）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惡烏路翻）欲授以一州（欲奪其兵權而遠之）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數所角翻折之舌翻）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被皮義翻）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近其靳翻）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見上七月）及孺贇叛（謂復欲降唐也）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按薛史吳越王錢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昭券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泄反以謀告進思（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倧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泄息列翻）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帥讀曰率下同）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以人貴於有膽決）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褰起虔翻）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宅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史言婦人有智識過於丈夫者）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唐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劉曜之言涔鋤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跡因而停水處也非盈尺之鯉所可容身以諭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父在虜庭（父謂趙延壽）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趙延壽爲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己未帝更名暠（更工衡翻暠古老翻）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遷於臨安私第也）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

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謀殺弘倧，故密約薛溫使知所備。為，于偽翻。為進思害弘倧而不克張本。）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離，力智翻。見，賢遍翻。）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昌一道。）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文其面以軍號，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教翻。帥，讀曰率。）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

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敗，補邁翻；下追敗同。）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率。鄜，音夫。敗，補邁翻。）

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邠忌之，遣就鎮許州。）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涕泣如雨，謂之雨泣。）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謂以誅杜重威也。）是日。殂于萬歲殿。（年五十四。薛史：大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為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晉公主，石氏，杜重威之妻。）磔重威尸於市。（磔，陟格翻。）市人爭啖其肉。（啖，徒濫翻。怨杜重威賣國引虜入汴，而都人被其毒也。）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還，從宣翻，又如字。）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要，一遙翻。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蜀兵劫與俱西。）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即位十三日而肆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復，扶又翻。）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惡，烏路翻。何承訓泄弘倧之謀，以陷君於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呼，火故翻。）溫聞之。帥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下，遐稼翻。）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幾，居豈翻。）弘倧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臥內便宜從事之命也。見上卷。朝，直遙翻；下同。）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誘，音酉。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恚而卒。（自散關還至興州也。虔釗蓋不知可否，不度利鈍，而急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恚，於避翻。）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復，扶又翻。居喪而釋衰絰起復，已得罪於名教，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朝，直遙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三（起著雍涒灘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執政謂蘇逢吉楊邠等皆當時大臣也譽音余）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行者行尹事未正除也）改廣晉爲大名府（左傳卜偃曰魏大名也取以名府）晉昌軍爲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廣晉與晉昌）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己幸免而歸朝故毀之橫戶孟翻）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内不自安且怨朝廷（怨朝廷不能體先帝遺旨反聽侯益之譖也）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趙思綰趙匡贊牙校也見上卷）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趙思綰等本趙延壽部曲故呼匡贊爲小太尉）（言匡贊入朝爲已落漢人之手也）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復扶又翻）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諸州鎮皆有客亭以爲迎送賓客之所）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壕寨使掌營造壕寨及次舍下寨）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趙思綰等部兵從趙匡贊鎮長安故家屬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校戶教翻梃徒鼎翻）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少詩照翻葺七入翻堞達協翻）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爲永興節度使（欲以制趙思綰難乃旦翻）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欲以制王景崇）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爲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諧也何氏姓苑曰靖姓齊靖郭君之後風俗通曰靖姓單靖公之後也）至潼關（虢州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契丹主德光北歸死於殺胡林此謂兀欲北歸至定州也）以義武節度副使耶律忠爲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晉齊王開運三年契丹主德光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方簡作方諫按方簡避周諱改名方諫實錄誤也）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爲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恚於避翻朝直遙翻）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帥讀曰率下同）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幾居豈翻）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復以爲義武節度使）耶律忠聞鄴都既平（去年十一月杜重威降鄴都平事見上卷）常懼華人爲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爲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定州東至鎮州止隔祁州耳契丹聞鎮州將出兵故弃城而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方遇爲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奔命者奔走以救急也）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丙子以劉在明爲成德節度使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謂徵馮道等也事見上卷上年）契丹主鴆殺

之

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上時掌翻）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鎭（李濤之疏承蘇逢吉之意也二樞密謂楊邠郭威）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易以豉翻）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謂岐雍擧兵反）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詰去吉翻）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爲將相交惡張本）

是日邠涇同華四鎭（邠帥王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張彥威華帥扈從珂華戶化翻）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杜重威死見上卷是年正月）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李守貞破契丹於馬家口而克青州又破契丹於陽城其功不細）素好施得士卒心（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少詩照翻）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治直之翻間古莧翻）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舊唐書地理志浚儀故縣隋置在今縣北二十里唐武德四年移縣於州北羅城內貞觀元年移於州西一里後治郭下）自守貞鎭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鎭（晉開運初李守貞鎭義成後徙鎭泰寧天平歸德至是鎭護國爲亂）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爲于僞翻）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揔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舐直氏翻中竹仲翻）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平陸縣隋之河北縣也唐天寶三載陝郡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爲平陸縣九域志平陸縣在陝州北五里）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河中府西至同州六十里耳）匡國節度使張彥威（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今從廣本）常詗守貞所爲（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難乃旦翻去已往也）羌族㖡毋（龍龕手鏡㖡音夜毋讀如謨）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爲備（以備羌也）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

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監古銜翻）

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間古莧翻）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二樞密楊邠郭威二蘇逢吉禹珪）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三相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更工衡翻經也）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喜許記翻）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以其使李濤上疏請出二樞密爲外鎭也）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此所謂士大夫指言內外在官之人）

（漢朝之命）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門蔭謂任子也百司入仕所謂流外也）以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寧江軍夔州時屬蜀蓋尚洪遷遙領也）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欲并岐邠之兵以舉事） 契丹主如遼陽（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於此置遼陽府歐史自黃龍府西北行一千二百里至遼陽府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渤海地距燕京二千五百一十里）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見賢遍翻）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遺唯季翻） 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主北去見上卷上年） 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誨既與漢絕（見上卷天福十二年）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卒子恤翻） 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爲李穀見親任於周朝張本） 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强市人田宅（以威力臨人人畏其威力不得已而就與爲市是爲强市）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死曰瘐音勇主翻）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好呼到翻）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以節兼侍中不在閬州）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此所謂四方止以蜀之境上言之）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橫戶孟翻）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亦不得至梓州） 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爲樞密使（普豐茶酒二庫使皆蜀所置） 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通奏使亦蜀所置）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復扶又翻會古外翻至于宋興蜀主遂以用王昭遠亡國） 戊辰以郭從義爲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時郭從義討長安就以永興節授之白文珂討河中因使之知行府事） 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爲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去羌呂翻）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史言蜀主以漸聞舊）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初高祖

鎮河東，皇弟崇爲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爲自全計，崇從之。珙，青州人也。（珙，居竦翻。）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於是之時，劉崇固爲跋扈，然郭威既立，天下爲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白文珂不敢逼河中，趙暉不敢逼鳳翔。）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近，其靳翻。惡，如字，又烏路翻。）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考異曰：薛史周太祖紀：七月十二日，授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八月六日，發離京師。按漢隱帝周太祖實錄：七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蓋薛史之誤。）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郭威以卒伍之雄而問策於馮道之老猾者，觀其所以荅與威所以從，則人之材識不合乎道者則有之，若其量勢應物，未可妄議。）由是衆心始附於威。（爲郭威得天下張本。）詔白文珂趨河中，趙暉趨鳳翔。（趨，七喻翻。）　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以鳳翔之地在岐山之陽也。）　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乙未，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掎，居蟻翻。）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九域志：陝州北至河中一百三十七里，同州東至河中一百六十里，潼關度河至河中一百餘里。陝，失冉翻。）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樂，音洛。忤，五故翻。）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施，式豉翻，下好施同。）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李守貞習見鳳翔、太原之事，以楊思權期漢兵耳。）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河中西關城在河西，所以護蒲津浮梁者也。）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常思、郭威營近城立柵。）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幾，居豈翻。將，即亮翻，下同。遣常思歸潞州，史言郭威能審人之能否。）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施，式豉翻。）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且彼馮城而鬭，（馮，讀曰憑。）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帥，讀曰率。）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輸，舂遇翻。）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帑，他朗翻。）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縻，忙皮翻，繫也。史言郭威方略，亦因周之史官潤色已成之文。）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鄉，讀曰嚮。鴟張，言如鴟之張翼欲高舉遠飛也。）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

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鋪普故翻艤魚倚翻番步卒者使步卒分番迭守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南漢主（中國既國號曰漢故嶺南之漢書南漢以別之）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漢領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唐以宣化為邕州治所晉興亦屬邕州）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復扶又翻）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為南漢舉兵攻楚張本）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欲使潭朗如二國然）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考異曰實錄戊辰郭謹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擁鄜川賊至大散關殺賊二千餘其餘弃甲而遁漢隱帝實錄九月李彥從敗蜀兵於散關而蜀後主實錄無之蜀實錄十月安思謙敗漢兵於時家竹林遂焚蕩寶雞十二月又敗漢兵于玉女潭而漢實錄無之蓋兩國各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實錄言官軍不滿萬人而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書殺三千人非小敗也豈十月當能再舉蓋九月止是蜀偏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實錄十月但云思謙退次鳳州不云歸興元十二月云思謙自興元進次鳳州蓋十月脫略耳）蜀兵遁去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匭居洧翻）後改為獻納函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怨侯益之賣己也）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凡擇乳母必取新生子者許之乳子故得以易）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邏郎佐翻）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眾（殍被表翻）守貞憂形於色召揔倫詰之（揔倫媚守貞見上三月詰去吉翻）揔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淩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王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擐音宦）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幟昌志翻）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殪壹計翻）自是景崇不復敢出（復扶又翻）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貪西顧言後唐莊宗利蜀之富而伐之也前蜀主謂王衍意欲北行言其銳意幸秦州也事並見莊宗紀上時掌翻）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汧苦堅翻）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酸棗古縣唐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里）丙申安思謙屯右界（右界蓋寶雞西界漢蜀分疆處也）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趣七喻翻）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陳讀曰陣）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復扶又翻）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過寶雞縣北）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彊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

元（興元，安思謙本鎭也）貴潞州人也。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保融，從誨第三子。史不言其得立之因）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延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鎭接境，違言易生。難，乃旦翻）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與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眞定。（事見上卷天福十二年）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瘞，於計翻。別置田園於它所，謂之別業，亦謂之莊）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石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於李崧；卽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嶬（嶼，以與翻。嶬，宜寄翻）與逢吉子弟俱爲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惡，烏路翻）未幾（幾，居豈翻）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爲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解，戶買翻，姓也。鄭樵《姓氏略》曰：自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至春秋之時，晉有解狐、解揚）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部者，部分之也。邏，郎佐翻）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斮，音斫，側略翻。折，而設翻。脛，戶定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李嶼僕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抶之，（抶，丑栗翻）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孔子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居昏暴之朝乎。上，時掌翻）逢吉聞而誘致之。（誘，音酉）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侍衛獄，卽侍衛司獄，所謂軍獄也）嶼自誣云：「與兄崧、弟嶬、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引，羊晉翻）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上，時掌翻）逢吉取筆改二十爲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蘇逢吉取李崧之家貲，又從而夷其家，曾未朞年，逢吉亦身死而家破，天道不遠，人猶冒貨而不顧，可哀也哉）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懼僕隸，往往爲所脅制。它日，祕書郎眞定李昉詣陶穀（昉，甫兩翻）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姓譜、姓苑皆謂陶姓、唐姓並出陶唐氏之後，唐穀之改姓陶據此也）史弘肇尤惡文士，（惡，烏路翻）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此事亦誠有之，但以此而刻惡文士則過矣）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史弘肇領宋州節，而掌侍衛，留京師，節度副使治府事，副使其屬也，故謂之屬府。公利，言公取所當得者。橫，戶孟翻）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史言史弘肇所謂公利，其實皆虐民而取之以輸。輸，舂遇翻。勝，音升）

初，沈丘人舒元（沈丘，古寢丘也。唐神龍二年改曰沈丘，屬潁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一十里。沈，式荏翻）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爲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朱元遂留，爲南唐用。間，古莧翻）唐諫議大夫查文徽（查，鉏加翻）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唐置清淮軍於壽州）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羸，倫爲翻）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過，音戈）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聞，音問）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

唐士卒厭兵。莫有鬭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唐九域志沂州之界東南至海州一百里）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與中國絕和故商旅不通今遣書謝前過請復通商旅遺唯季翻復扶又翻）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睿陵在河南府告成縣）廟號高祖。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以竹箔覆穽而加土於竹箔之上穽才性翻覆敷又翻箔白各翻）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復扶又翻九域志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為于偽翻）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筈音括箭筈嶺名有箭筈關）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敗補邁翻）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新關在隴州汧源縣西唐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謂之安戎關汧隴之人謂大震為故關安戎為新關九域志隴州汧源縣有新關鎮）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聶尼輒翻姓也姓苑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考異曰十國紀年蜀廣政十一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末已退軍明年正月表始到成都耳今從周太祖實錄模壁一作摸壁）威乃還。（還從宣翻）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弓門寨）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挑徒了翻長知兩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郭威將至河中。（自華州還也）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此漢兵柵於河西者也王繼勳知漢兵據河之西以臨河東守備必厚故循河而南坎岸而上以攻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帥讀曰率）客省使閻晉卿曰。（梁有客省使副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級諸州進奏使賜物回詔之事）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易以豉翻）柰眾無鬭志何。裨將李韶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鬭者邪。援矟先進。（援于元翻矟音槊）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鬭。（微無也）幾為虜嗤。（用漢光武語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然虜伎殫於此矣。（伎渠綺翻）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酤音沽墅承與翻貰始制翻邏郎佐翻）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犒苦到翻）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少酒言所飲不多也少詩沼翻）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甲寅。蜀安思謙

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軍行退撓者必誅，釋而不問，爲失刑。）詔以靜州隸定難軍。（唐置靜邊州都督於銀州界，以處党項降者。難，乃旦翻。）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史言拓拔據銀夏，漸以驁桀，養成宋朝繼遷之叛。）

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侯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皇甫暉即與趙在禮作亂以成後唐莊宗之禍者也。奔南唐，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海、泗，二州名。）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蒙城，隋之山桑縣，唐天寶元年更名蒙城，屬亳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鎮，（峒，達貢翻，又徒董翻。峿，五乎翻。）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

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歐史曰：自遼陽府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一千二百一十里。薛史曰：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至建州。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颺，余章翻。）庶幾魂魄歸達於漢。（白虎通曰：魂者，沄也，沄沄行不休也；魄者，迫也，迫然著於人也。）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從，才用翻。）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珫領忠州刺史。（珫，昌中翻。忠州時屬蜀。）德珫，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樂，音洛。）有舉人呼譟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呼，火故翻。譟，蘇到翻。貢院，禮部貢院也。五季自梁以來，雖皆右武之時，而諸州取解，禮部試進士，未嘗廢。唐明宗天成二年，勅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其進士試詩賦，又試帖經對策，時重科舉之士，故史德珫雖將家子，亦知尊禮士流。）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謂蘇逢吉知史弘肇不喜書生，假手以逞；若[illegible]其術，是自彰己過也。治，直之翻。）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楚將徐進敗蠻于風陽山，斬首五千級。（敗，補邁翻。）

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見，賢遍翻。）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邏，郎佐翻。）史弘肇腰斬之。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復，扶又翻。）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周光遜、王繼勳，李守貞之驍將也。帥，讀曰率。）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此司馬文王取諸葛誕之故智。）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好，呼到翻。按禮記內則：聶而切之者爲膾。盜跖膾人肝而餔之，莊子寓言耳，豈知後世眞有趙思綰者乎！）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稚，直利翻。）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犒，苦到翻。少，詩照翻。）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誕，徒旱翻。大言謂之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張全義鎭洛，著功名於梁、唐之間。）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遺，唯季翻。）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天福十二年，趙在禮[illegible]其帳下思綰留長安者作[illegible]是其[illegible]。）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汙，烏故翻。）妻曰：「曷若勸之歸國！」（史言李肅之妻有智。）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說，式芮翻。）「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三道用兵：郭威攻河中，趙暉攻鳳翔，郭從義攻思綰也。）若以此時翻然改

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以爲鎭國軍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滔姓皆金旁斗。按何氏姓苑、元和姓纂皆無此姓。今按字書，鈄音他口、徒口二切，皆云姓也。余按廣韻亦云鈄姓出姓苑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治，直之翻。）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當作宣徽南院使。）按轡入城，處于府舍，（處，昌呂翻。）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峹、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靖，姓也。峹，其名。峹，同都翻，與嵞同。說文，禹會諸侯于塗山之塗作嵞。磔，音竹格翻。）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以趙修己數諫李守貞也。盛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司天監，其待詔於翰林院者曰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鎭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魑，丑知翻。魅，明祕翻。魑魅，野鬼山精之屬。）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征，於外則得李穀、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偃武之人之所能及哉。）三叛既平，（是時鳳翔猶未平也。因帝驕縱而概言之。）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暱，尼質翻。）飛龍使瑕丘後匡贊、（後，讀如字，姓也。鄭樵氏族略云，後姓望出東海，開封有此姓。）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廋辭，隱語也。好，呼到翻。廋，所鳩翻。）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近，其靳翻。）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從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鎭國節度使。唐主復進用魏岑。（魏岑以罪黜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之保大五年也。）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會，古外翻。）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性狷介，（惡，烏路翻。狷，吉掾翻。）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爲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理院，南唐所置。尚書員外郎，無曹局，蓋於二十四司郎、員外置也。）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以鈄滔事出弘億。）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斂，力贍翻。）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抒，敘呂翻。抒廁，取人家虎子，寫去穢惡，水洗之者也。）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鋌而返。（賓，一作賀。鋌，徒鼎翻。）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留守節度使同平章事，所謂位兼將相也。）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辭以浴，不見，卽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沈括曰，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相繼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言客位也。坐於客次，以俟見。）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

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壞音怪）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更工衡翻）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爲如此者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處昌呂翻）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余按唐閔帝之初朱弘昭馮贇以樞密院宣易置諸鎭以致潞王之亂雖成敗不同而樞密權重則有自來矣）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事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調徒釣翻）造號靜江軍（造號言創立軍號也）作戰艦七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姓苑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以爲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鎭碑曰其先出苑柏何爲晉樂正世掌朝禮之制又有苑子國寔能掌陰陽之理按姓氏志皆云苑氏出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寔子國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傳知者）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趣七喻翻）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皋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王環馬氏之良將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赤沙湖在洞庭湖西與洞庭湖通水經注云澧水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去年七月命郭威西征至是踰一朞矣期讀曰朞）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鎭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時楊邠爲樞密使位在郭威上未嘗領節鎭）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郭威自言職居近密乃帷幄之臣史弘肇掌侍衛兵所以領節不可以爲比）

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時宰相三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吳虔裕三司使王章侍衛使史弘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幷郭威爲九人歟）帝欲特賞威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鎭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鎭觖望（觖窺瑞翻又古穴翻怨望也）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難乃旦翻）兼中書令

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爲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推吐雷翻又如字）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覃徒含翻布也廣也）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遺丁謂民年已成丁而戶籍遺漏未嘗當賦役者）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江

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域志貝州之南三十里卽鄴都北界）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爲王峻佐郭威舉兵向闕張本）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趣七喻翻）戊午威至邢州　唐兵度淮攻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敗補邁翻）　楊邠爲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前資官謂官資皆前朝所授者也喜許記翻）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復扶又翻）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六度關者從司門郎中給過所猶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爲繻刻木爲契二物通謂過所也）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曏與蒲雍相表裏（蒲謂李守貞雍謂趙思綰雍於用翻）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於蜀而蜀兵不至故言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金人疆域圖荻水鎮在海州贛榆縣）　是月南漢主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湞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酖刺史董思安而代之（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爲南州以董思安爲刺史唐之保大三年也事見二百八十四卷）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爲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四（上章閹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王萬敢去年已殘荻水鎮，今請益兵攻之。）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爲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因王萬敢請兵，使郭瓊將以赴之，道過青州，因以易置劉銖。帥，讀曰率。）

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瘞，於計翻。殍，被表翻。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積久，其禍如此。）

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討使。（唐命李金全見二百八十七卷元年。）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譽，音余。晉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濠州，劉崇俊鎮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未知彥貞以何年徙鎮壽州。）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被，皮義翻。）

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爲潤、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爲東都留守。（以漢兵大舉，弘冀年少，恐不能調用扞禦；周宗爲唐祖佐命，宿望也，故徙鎮揚州。）

朝廷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爲嘉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爲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也。上，時掌翻。）許之。

甲申，郭威行北邊還。（去年冬十月郭威北征，今還。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爲帥。（查，鉏加翻。帥，所類翻。）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景保大三年，以延平爲劍州，析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劍溪上接建溪，下達福唐，亦謂之閩江。下，戶嫁翻。將，即亮翻。）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敗，補邁翻。）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吳越未命吳程爲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軍事。）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于江湄。（湄，旻悲翻。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河之麋。注云：本作湄，水草交也。）文徽不爲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爲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于五廟而釋之。（俶，昌六翻。吳越用諸侯之制，立五廟。）

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上，時掌翻。）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爲，于僞翻。）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按歐史，劉審交，燕人，劉守光之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馮道事守光爲參軍，書爲僚佐，以是時也。）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繇，讀曰徭。）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五代之諸州防禦使，雖未足以當漢郡守二千石，後人特以專城分守，故稱之。）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爲左驍衛上將軍。（趙匡贊自長安入朝，見二百八十七卷高祖乾祐元年。）

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

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許之赴嘉慶節上壽故皆入朝）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霑一奠。（是年十一月郭威入大梁十二月將士扶立以時致祭之詔有司既停寢不行六七月之間宜乎不霑一奠也）壬戌，徙高行周為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折從阮自府州入朝）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為武勝節度使。（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三月始改鄧州威勝軍為武勝軍避周太祖名也史以後來所改軍名而書之耳）壬申，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為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王饒潛以蒲州與河中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冗散之官爲散地散悉但翻）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駭其不惟免罪又得大鎮）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吳虔裕時蓋在楊邠旁）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事見上卷上年十月）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卒子恤翻）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之欲翻）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史弘肇呼郭威爲弟爲于僞翻）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爲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爲三司使掌財賦故云然）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未，罷永安軍，（復以府州隸河東也）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貴州時屬南漢宋白曰貴州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桂林郡仍有甌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爲鬱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爲桂州後削桂州之鬱林寧浦立定州尋改爲南定州隋改南定州爲尹州唐改貴州漢以郭榮爲領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榮本姓柴，（考異曰世宗實錄曰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薛史世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爲己子按今舉世皆知世宗爲柴氏子謂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錄云太祖長子諱亦甚矣）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郭榮始見於此）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爲本州團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寵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鎮其子德扆守府州資序未至而府州故邊一城之地耳故降爲團練使其後復以爲節鎮以寵折氏）德扆，從阮之子也。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郭威言及此蓋已知帝之信近習而間勳舊也）至於疆埸之事，臣願竭其愚駑，（駑音奴）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埸，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言軍期事須朝廷處分則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如尋常公事須先申本管觀察斟酌以聞）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爲

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寶未出閤。（年尚幼且有羸疾也山南西道時爲蜀境）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橫戶孟翻）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歐史作郭瓊攻南唐還以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千容翻）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虯闊玉柱三分潛虯無名指也奇兵闊潛虯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揮其腕也生其五峯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蓋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史弘肇不閑其事。（言不素習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壺射之事不勝者罰爵自古有之行令則末世之爲耳）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倡音昌酒家倡善爲酒令）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毆烏口翻索山客翻）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孰與熟同）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上時掌翻鑣悲驕翻馬銜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虀牋西翻樂音洛）欲求外官。楊邠固止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數所角翻）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鄭門大梁城西面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爲開明門晉改爲金義門周改爲迎秋門汴人只以舊門名呼之深式禁翻）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讀古玩翻）　六月。河決鄭州。（歐史曰六月癸卯河決原武按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云原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馬希萼既敗歸。（見上卷上年八月）乃以書誘辰漵州及梅山蠻。（誘音酉漵音敘宋白曰潭州西有梅山洞爲蠻寇之巢穴）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屬潭州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域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秦所築）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璠音翻）　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馬先進等敗擒見上二月查文徽亦以是月爲吳越所擒）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處昌呂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域志潭州湘鄉縣有玉潭鎮在潭州西復扶又翻）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爲夔王。仁贄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己酉。立子玄喆爲秦王。（喆音哲）玄玨爲褒王。　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二月）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號戶刀翻）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以其降契丹而亡晉也事見二百八十六卷開運二年）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恙余亮翻從才用翻過音戈）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荊南高氏嶺南劉氏江南李氏）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

南援朗州之路（江南遣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二百餘里荊南遣兵援朗徑度江南趨澧州亦二百里自澧州東南至朗州二百五十九里） 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爲諸道兵馬元帥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朗桂以潭州爲都府）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徑入朗州縛取希蕚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斷音短）是日馬希蕚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歐史作湄洲）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自斷歸路則當死戰還走何爲）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蕚通謀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廣之亡宜矣）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宅道擊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索縣地吳分其地立龍陽縣）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蕚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史言唐不能正查文徽敗軍之罪瘖於今翻）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蕚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楊徐世爲仇讎說式芮翻）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希蕚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春秋左氏傳之言使疏吏翻）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爲于僞翻）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蕚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蕚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趣七喩翻考異曰湖湘故事希蕚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自稱順天王 詔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侍衞親軍都指揮使之下又有侍衞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寧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殷遙領也）殷瀛州人也 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爲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內難謂殺楊邠等以召郭威之難難乃旦翻）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衞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遺唯季翻）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契丹入汴中原蕩覆契丹北歸漢承其後）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捃居運翻摭之石翻屬之欲翻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衡讀曰橫）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予讀曰與積子賜翻）以是國家粗安（粗坐五翻）章聚斂刻急（斂力贍翻）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敕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沈括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

（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鹽鐵使至昭宗時乃定八十爲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爲禁或罷或榷歷代不常自唐中世始申榷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造麴至於礬新舊唐書食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爲軍綠礬則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絳礬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筭不知縱橫（喜許記翻縱子容翻）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估價也）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朝直遙翻）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太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使掌內帑（帑底朗翻）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吳虔裕出鄭州闕宣徽北院使）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姓譜後姓出東海開封）文進并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是年夏五月劉銖自青州召歸戟手者戟其手而詬怒之）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復扶又翻）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禁聲者謂禁口勿言使不出聲也）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間古莧翻）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甲之所作坊使領之鍛都玩翻鍛鐵以爲兵甲）疑

有急兵逵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史言殺邠等非太后之意復扶又翻）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使閻晉卿得見史弘肇則李業等之死不待郭威之入也天方授郭威故史弘肇等先死以除其偪豈特人事哉）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廡罔甫翻按薛史晉天福四年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周顯德四年新修永福殿改爲畫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玄德殿萬歲堂爲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八月改玄德殿爲廣政殿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稚直利翻橫戶孟翻）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傔苦念翻從才用翻）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徵諸帥欲其以從兵衞宮闕李穀一刺史耳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

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衞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內侍省當作內客省）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駭驚也憂禍至之無日也）蘇逢吉雖惡弘肇（以弘肇詬怒逢吉欲毆之故惡之也惡烏路翻）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忽忽急遽不審諦之意）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嬰嬰兒鄭玄曰嬰猶鷖彌也孺乳子飲乳之子也）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解佳買翻釋也說也）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勸之舉兵也歐史曰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因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効用竊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書必本於周史周臣爲其君諱復爲魏仁浦掩飾耳）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衞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累力瑞翻）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趙修己本李守貞客而郭威[illegible]信其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將即亮翻）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大梁六百里慕容彥超三日而至言以於先帝同產之親急於赴闕而不知其才智之不足以濟也）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大梁一百四十里）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趣七喻翻）是日郭威已至澶州（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兩日而至欲掩漢之未備）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鸗力鍾翻又盧紅翻歐史作鸗亦音龍　考異曰隱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鄴兵至河上己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郭軍獲鸗脫又云庚辰郭軍至滑州宋延渥納軍辛巳鸗脫還宮薛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得密詔遣陳光穗至鄴都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至澶州庚辰至滑州是日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餘與實錄同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起兵明日過澶鸗脫云見召侯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趨滑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薛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鸗脫十七日至滑州餘與實錄同按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侯益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獲鸗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遣侯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鸗脫行在遣益之後今從薛史周太祖紀）威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厭於鹽翻）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澶州西南至滑州一百餘里趣七喻翻）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考異曰隱帝實錄十一月丙子殺楊史丁丑孟業至澶州王殷鎖業送郭威即日首途戊寅至河上見王殷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入朝見至尊日以夢示樞是日陳光穗至鄴都是十四日丁丑也翌日爲衆所逼十五日戊寅也明日行次過鸗脫欲往澶州十六日己卯也下文又云十六日趨滑臺按大梁至澶州二百七十里澶州至鄴都一百四十里至滑州一百二十里不應往還如是之速漢周實錄首尾皆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趨滑州十七日至滑州也今從周太祖實錄）延渥洛陽人其

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勞力到翻）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侯益舊兼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爲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郭威以此激衆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剽匹妙翻許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濟其私可以得而不可長守也）辛巳鷙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草草亦言率爾欠審諦商量之意）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爲于僞翻下當爲同）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誘音酉）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李濤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爾雅註蠛蠓醯醬之所生一名醯雞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蠛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莊子謂之醯雞蠛莫結翻蠓莫孔翻）當爲陛下生致其魁（爲于僞翻）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將卽亮翻校戶教翻易以豉翻）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復扶又翻義宜寄翻帥讀曰率袁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丘之南赤岡之北）帝欲自出勞軍（勞力到翻）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使帝從太后之言雖不能保其社稷未至於死也）時扈從軍甚盛（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陳讀曰陣）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彥超馬倒幾獲之（幾居依翻）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宋延渥主晉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衛乘繩證翻間古莧翻）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比必利翻及也）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三相竇貞固蘇逢吉禹珪七里寨卽慕容彥超所屯七里店寨）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玄化門大梁城北面東來第一門也本酸棗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爲射食亦翻）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弒（考異曰實錄帝至玄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刃於帝而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弒漢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然弒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爲誰故止云亂兵）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十九里李業欲依其兄耳陝失冉翻）後匡贊奔兗州（欲依

（慕容彥超也。）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號，戶刀翻。）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雨射者，射矢如雨也。）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汴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本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門，晉天福二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復，扶又翻。）遂刎其首而去。（以白再榮真定之虐，今罹此禍，抑天道也。刎，武粉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爲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爲井，皆畫水藻，蓋茭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綷疏。又王文考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蕖。蓋爲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埤雅曰，屋上覆橑謂之藻井。）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卒，子恤翻。）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爲鄰，欲并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言幾至於死也。幾，居依翻。）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衞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射，而亦翻。）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銖對曰，銖爲漢家誅叛族耳，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擢進士第。按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錄郭瓌論之始入朝，叔怨楊史，快其誅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所記，蓋憐孝和之言耳，今不取。）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剽，匹妙翻。）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分，扶問翻。）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楊、史，楊邠、史弘肇。）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處，昌呂翻。下處分同。）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衞乘輿，（乘，繩證翻。）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帥，讀曰率。下同。）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爲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漢，恐三鎮舉兵以興復爲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贇乃崇子，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爲敵者唯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易，以豉翻。）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誥云然，郭威之志也。此事考異已辯之於前。）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高祖憐之，錄爲己子。贇，於倫翻。）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按薛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爲長壽宮，晉、漢蓋以爲萬歲宮也。或曰，因萬歲殿爲名。見，賢遍翻。）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羸，倫爲翻。）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己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五代史闕

（文周祖遣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敎老夫爲謬語人及行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爲謬語人矣王禹偁曰周世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按道應曾自湘陰還禍恐不肯爲周祖未發之機其後欲歸美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今不取）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衣於旣翻）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蒼黃者猝遽之狀論盧昆翻撰士免翻）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出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官押班供奉官之長也生辰物謂聖節回賜）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比必利翻十日爲浹旬徐州至大梁七百里郭威計程言之也）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朝令稱制隱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誥令從之朝直遙翻）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卷六月）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贇父環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王贇父環馬氏之良將也將即亮翻）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爲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三縣界處巴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瞰湘江道林嶽麓二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帥讀曰率屬之欲翻）以馬希崇爲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爲希萼詗希廣希萼又以利啖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爲將希崇監軍所謂藉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瀏江口有駱駝嶺因謂之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以兵柵于湘西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楚之良將）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考異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厤未盡但以即位後讎殺人衆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長耳時周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第俟日而族之聞其言驟然變命釋之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之豈得信讖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王殷先與李洪建分掌侍衛馬步軍以同僚故爲之請爲于僞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陝失冉翻）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蜀施州刺史田行皐奔荊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內丘本漢中丘縣隋避諱改爲內丘唐屬邢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邢州三十五里至內丘縣）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九域志饒陽縣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五年。酋，慈由翻。暠，古老翻。）楚人惡其獷直，（惡，烏路翻。獷，古猛翻。）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爲，于僞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湘江之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間，古莧翻。啖，徒濫翻。）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許可瓊，德勳之子，故自言爾。）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造，七到翻。）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舸，古我翻。）一日，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楚加許德勳侍中，故希廣稱之。）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斷，丁亂翻。）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覡，刑狄翻。塑，桑故翻。摶埴爲神鬼之形曰塑。）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衣，於旣翻。下同。膜，莫乎翻。）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考異曰，湖湘故事作何景眞，今從十國紀年。）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先是希廣命韓禮營于楊柳橋。紛，亂也。錯，雜也。陳，讀曰陣。）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手，式又翻。中，竹仲翻。）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創，初良翻。）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門，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長樂之下，當有門字。）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楚王馬殷，謚武穆。）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楚王希範謚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二十四里。趣，七喻翻。）張暉降於希萼。（張暉先是自益陽遁歸長沙，長沙旣陷，遂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馬希崇通希萼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帥，讀曰率。）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呼，火故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卒如張少敵、拓拔恆之言。）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馬氏

（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寧遠巡屬已屬南漢）楚王（此皆父兄官爵希萼未稟命於中國而自稱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爲希崇殺希萼張本）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臠食李弘皐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天福十二年希萼希廣始爭國去年交兵至是三年矣）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瀏陽門潭州城東門瀏音劉）

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爲二人以徐州拒周張本鞏延美據下卷及歐史當作鞏廷美鞏以邑爲姓周有鞏簡公晉有大夫鞏朔從才用翻）與馮道等西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勞力到翻）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種章勇翻）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趣七喻翻）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自希廣之立拓拔恆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館古玩翻澶時連翻）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被皮義翻）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隋分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城屬滑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丁度曰韋城縣古豕韋國也上時掌翻）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爲京城士民懲前者剽掠之禍奔迸四出故撫安之離力智翻）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皐門村（皐門村蓋在皐門之外按大梁城無皐門詩大雅緜之篇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之庫雉至禮記明堂位記周賜魯公以天子之制其言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鄭注又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歟詳而味之詩箋記注微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皐門村蓋以郭門之外有村遂呼曰皐門村合於毛氏詩傳皐門村屬開封縣薛史云王樞葬于開封縣之皐門原以是知之）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詣許州巡檢備劉信也汴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耳贇不意其至故驚而詰之詰去吉翻）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先是使馮道迎贇故道在贇所）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按薛史護聖漢侍衛馬軍也帥讀曰率下同）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說式芮翻）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宋州睢陽郡贇父崇鎮晉陽睢音雖走音奏）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誘音酉）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爲相至是二十四年曰三十年舉成數也遺于季翻）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無以荅贇故默然馮道自謂無顧老子良不安也）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將即亮翻數所角翻）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契丹主入汴責劉繼勳歸罪於道道幾死矣今宋州之事使劉贇從賈貞之意道亦必死矣而契丹主謂道

（并參事者猶[illegible]無[illegible]焉公事者非以其在位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識人[illegible]其名[illegible]而然[illegible]道之全身[illegible]圖[illegible]得[illegible]有國者爲用[illegible]相說然自[illegible][illegible]同光以來[illegible][illegible]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illegible]無[illegible]惟受責[illegible][illegible]流以此而言道未嘗受責也）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太后兩誥皆郭威之志也侍中謂郭威官）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曏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瓊渠營翻）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史言南漢政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illegible]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默困敦八月凡一年有奇周自以爲周虢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虢叔之後有國者爲虢公後謂之郭公虢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皐門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爲于僞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今悉除之爲王章苛斂之弊也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矯史弘肇虐刑之弊也）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鞏廷美等守徐州）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平宮蓋即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衞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劉勳既卒它無親屬故也）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行戶剛翻）俟徐州相公即位（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間古莧翻曳讀曰拽音羊列翻）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爲于僞翻）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令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遺唯季翻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

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爲候月食又多妖異故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衞將軍朱憲報聘且敘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衞親軍也）仍以侍衞司從赴鎮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帥讀曰率爲于僞翻）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岢嵐軍又克隆州又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岢嵐嵐谷之間沁七鴆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域志武安縣屬洺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爲南漢河東之漢爲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扶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沼翻）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皆差直省官引接其禮則外鎮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爲于僞翻）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諭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喪息浪翻）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糝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羖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餳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棲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笋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間皆以是心處之必不至有商州之禍矣處昌呂翻）　初契丹主北歸（事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橫海節度使潘聿撚弃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撚乃殄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唯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

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窺晉隰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屯團柏者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更工衡翻）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爲王朴見任於世宗張本）頌協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幾居豈翻）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褭骨支與朱憲偕來（褭奴鳥翻歐史作褭朱憲使契丹見上正月）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議發兵救潭州內難作而不果劉郭易姓之際必未暇遣將南救未知陳思讓爲誰朝所遣當考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長沙聞乃班師則帝所遣也）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

人李䛒使于契丹（䛒俗譬字從功從言宋景文筆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爲辯至隋有擊習其字又以功易巧矣）乞兵爲援　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魚崇諒先因避漢祖諱改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慕容彥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爲主爲時（爲于僞翻）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韓愈從董晉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彥超不自安故以此撫諭之）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孫忌即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忌又名鳳）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至黃澤關路口磁疾之翻）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

唐也（入見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敘周羽沖三楚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相背則狎之矣）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因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斧柄也梃徒鼎翻）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鎭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爲王逵等以朗州攻潭州張本）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北漢李䂮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剌來達翻）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鎭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　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鎭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　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漢巴郡之朐䏰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產鹽置雲安監）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爲于僞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輸春遇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章曜輩者亦加灌注[illegible]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羅無量之過宴罷戴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鎭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素[illegible]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略振一云高祖時人誤也）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

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萇伯翻，又徒歷翻。）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帝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慷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數，所角翻。沈，持林翻。慷，苦朗翻。史言周[illegible]新造，輔相者能盡心[illegible]以濟多艱。）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因爲楚將。）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爲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廢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更，工衡翻。）

秋七月，（按五代會要，是月周追尊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穎陵。（穎陵在許州陽翟縣。）

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鎭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爲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鎭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illegible]王彥超[illegible]。）

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爲皇后。（柴氏先卒，去年不及於劉銖之手。）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讙於九十九泉，（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按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幸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漢縣，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瘡痍未瘳，耗未復故，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強，其兩翻。淀，徒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取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州東面有蒙山，山下有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萼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顚踣滿地。（踶，大計翻。齧，魚結翻。縶，陟立翻。梃，徒鼎翻。踣，蒲北翻。）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淳化四年分屬潭州。九域志：衡山縣在潭州西南二百二

（十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喻翻。）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爲桂林。說，式芮翻。）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縣，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暠，古老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長，知兩翻。被，皮義翻。）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戶。帥，讀曰率。）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柵，（斷，丁管翻。江，即謂湘江也。）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廖偃等自相署置耳。）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即亮翻。趣，七喻翻。）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敗，補邁翻。虒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有虒亭鎮。虒，音斯。）唐邊鎬引兵入醴陵。（舊唐書地理志曰：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爲縣，隋廢，唐武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

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犒，苦到翻。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瀏，音留。）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州，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二年，楚歸吳敗將苗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皁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離，力智翻。）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衛馬步軍額：馬軍舊稱護聖，改爲龍捷；步軍舊稱奉國，改爲虎捷。）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劉仁贍善撫，故能爲唐堅守壽州。）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爲楊氏將。）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之喪敗，後果如二臣所料。）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

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爲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爲邊鎬爲朗兵所逐張本）

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逋，羌族也，因以爲姓）帝以絶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哂，矢忍翻。唐昭宗光啓二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寧三年得湖南，自此與江淮爲敵國，自光啓二年至是年，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鬩，馨激翻，鬬也，很也，戾也。詩云：兄弟鬩于牆。復，扶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漢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遺，唯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萼。漢主龔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遙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二里。晉高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爲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陝，失冉翻；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慮之所不及，而聳然有當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居依翻；敗，補邁翻）

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謂鞏廷美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

之爲晉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與行周同攻魏，因而結隙，且兗鄆鄰藩。彥超舉兵，恐行周躡其後，故僞爲其書，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職官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游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寮蕃客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五代以來，多以處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喻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復，扶又翻。離，力智翻。）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憊，蒲拜翻。撲，普卜翻。）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王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比，必利翻。喪，息浪翻。）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鎮舒州。（唐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境，偃遙領耳。）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翻。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敗，補邁翻。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白曰：縣北臨章水。）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東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屬蜀，唐使王延政遙領耳。）更賜爵光山王。（更，工衡翻。王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即亮翻。）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帥，讀曰率。）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

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馬殷諡武穆王。）淮南兵易與耳。（易，以豉翻。）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別，彼列翻。當，丁浪翻。）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爲，于僞翻。王逵等本有圖湖南之志，於此遂決。）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幟，昌志翻。剽，匹妙翻。）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先收其巡屬以弱慕容彥超。復，扶又翻。）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昭武軍，利州。屬蜀，曹英遙領耳。）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向，姓也，本自有殷宋文公支子向文旰，旰孫戌以王父字爲氏。余按春秋左氏傳，向戌，宋桓公之後。向，式亮翻。監，古銜翻。）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藥元福歷事唐、漢、晉，爲將有功。將，即亮翻。）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下邳縣，屬徐州，東南至沭陽縣百里。劉昫曰：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海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沭陽縣，漢厚丘縣地，梁置潼陽郡。沭，食聿翻。）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燕，於賢翻。）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易，以豉翻。）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誘，音酉。間，古莧翻。）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沮，在呂翻。）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李洪信，漢李太后之羣從也。）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還，從宣翻，又如字。見，賢遍翻。）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敗，補邁翻。）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從進，李河中謂李守貞，皆以反而敗死，事並見前紀。）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閻寶背梁歸唐，歷節鎮。）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索，山客翻。）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掊，蒲溝翻，以手爬土也。）彥超曰：所匿必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

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敗之，（敗，補邁翻。）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舊唐書地理志曰：嵐州嵐谷縣，舊岢嵐軍也，在嵐州宜芳縣北界，長安二年，分宜芳於岢嵐舊軍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軍也。九域志：岢嵐軍治嵐谷縣，南至嵐州九十里。岢，枯我翻。）

甲辰，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治，直吏翻。）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唐主昪廟號烈祖。）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更，工衡翻。遺，唯季翻。）約爲

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學，（好，呼到翻。）故熙載與馮延己、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蔚，紆勿翻。）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廬陵，漢縣，唐帶吉州。蔚，紆勿翻。）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南唐罷貢舉，時中國未嘗罷貢舉也。）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按是時中國無恩州，此即南漢之恩州也。鄭仁誨遙領團練使耳。宋慶曆八年平王則，改貝州爲恩州，始以嶺南之恩州爲南恩州以別之。）

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舊以鄧州爲威勝軍，今避上名而改之。）

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己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文蔚疏見二百八十七卷漢天福十二年。）晟素輕延己，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盌，烏管翻。貯，丁呂翻。）晟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治，直吏翻。）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己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吏，（仰，牛向翻。）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復，扶又翻。）大理卿蕭儼惡延己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惡，烏路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誤入人死罪謂之失入。）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己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爲太子少傅。（按唐既置太弟官屬，不應復有太子少傅，當考。）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斂，而求息肩於唐。）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書曰，后來其蘇。言楚人望唐之休息，而唐又興兵役以疲之，非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搖於衆口，烏有它日之敗乎。）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宜然，猶言宜如此也。）延己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得潭而失朗、桂，故謂之三分喪二。喪，息浪翻。）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趣，七喻翻。）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罷，讀曰疲。）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先，悉薦翻。鎮星，土星也。亢，苦郎翻。分，扶問翻。）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皆立黃幡。（土色黃，彥超令立黃幡以從其色。人心悅則天意得，人有離心，厭勝何益。）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瘞，於計翻。）由是人無鬭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帥，讀曰率。）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

餘人皆山林獷悍（獷古猛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衍苦旱翻又苦旰翻）赦兗州管內彥超黨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首式又翻）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以慕容彥超據兗州拒命降節鎮爲防禦州）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謂宋平金陵時）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李建勳知國事之日非而歿骨得保其藏可不謂智乎）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昔少皞氏自窮桑而徙曲阜魯侯伯禽所宅少皞氏之墟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劉昭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唐以來兗州治瑕丘而曲阜爲屬縣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爲仙源縣）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孔子廟在曲阜城西南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畫一頃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有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皆諸弟子自四方致之植於塋中魯人莫之識也）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丁酉蜀大水入成都（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灌漑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高駢未築羅城內外江皆從城西入自駢築城遂從西北作縻棗堰外江遶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江自西來其地勢高所以有水患）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壞音怪）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己亥帝至大梁（自兗州還至大梁）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說式芮翻諜達協翻重直龍翻）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騃五駭翻癡也）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前人謂阿保機德光等）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度徒洛翻河東謂北漢）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湟靈夏宋人以爲千古之恨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留後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躁則到翻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帝自鄴都入汴以至即位王峻之功爲多）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亢苦浪翻）又遺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遺唯季翻）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復扶又翻）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勞力到翻爲敗王峻張本）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長知兩翻）李穀足跌傷右臂（跌徒結翻）在告月餘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在告在假也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辭以未任趨拜（任音壬）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

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安次縣屬幽州。孫欽本燕人而仕於蜀。）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府公。謂孫延鈞也。公者。人之尊稱。一府所尊。故謂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處。昌呂翻。）卽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爲。于僞翻。）卽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帥。讀曰率。）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弃兵走。遂執承丕斬之。幷其親黨傳首成都。　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咤。陟駕翻。易。以豉翻。史言高行周所以能以功名終。）　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以新經王承丕之亂也。）　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時敕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頓。處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二（起玄黓困敦九月盡閼逢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栰度胡盧河入寇。（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亘數百里。丁度曰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蜀主遣奉鑾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趣七喻翻。）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斷丁亂翻。）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鄉為吉水縣）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喪息浪翻。）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朝直遙翻。）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州武陵郡。）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琇音秀。）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分扶問翻。）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昵尼質翻。）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為援。（溆音敘苻讀曰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苻彥通自稱苻秦苗裔）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瑫他牢翻。）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趣七喻翻。）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正月。）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沅音元沅江漢益陽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乾寧中改為橋江楚復為沅江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造七到翻。）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鎮。）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醴陵門潭州城東門。折而設翻。）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武平舊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府也。）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風俗通漢有蒲昌又晉書載記氏酋蒲洪之先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其後改姓苻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

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郴丑林翻）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之（賑津忍翻處昌呂翻）中國民先爲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丁未穀以病臂久未愈（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穀上頗有李守文乃明）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 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朝直遙翻）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見賢遍翻）面陳悃款（悃苦本翻誠也）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復扶又翻）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處昌呂翻）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倩七政翻假倩也事不干己妄興詞訴謂之客訴）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 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剽匹妙翻綱商往沿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寨嶺山有番部曰野雞族刺史郭彥欽擅加榷鹽錢民夷流怨番族積懼好爲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唐於古鳴沙之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寧州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爲鄰寇所陷（鄰寇謂唐也） 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言削平湖南舊楚之地）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之保大三年也）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元年唐之保大九年也） 潭人謂之邊菩薩（菩薄乎翻薩桑葛翻譯言菩薩普濟也言能普濟衆生也） 既而爲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供居用翻）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己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比毗至翻）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眞能享無疆之壽乎然欲終身不用兵而周兵已至淮上矣） 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以歐陽廣言邊鎬必敗其言驗也） 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爲靜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陜州徙邠州難乃旦翻下同） 討野雞族 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先悉薦翻）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幷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行下孟翻塞悉則翻）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五代之時不特方鎭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犒苦到翻） 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郴丑林翻） 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蠔石在郴州義章縣蠔音豪） 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爲請誅誣告者） 馮道以爲屢更赦不許（更工衡翻） 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使疏吏翻） 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

金陵謚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爲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改名也按考異則重訓嘗作崇訓）以州降北漢至是爲羣羌所圍復歸款（復扶又翻）求救於夏府二州（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扆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王逵既得潭州則殺何敬真既殺何敬真則攻劉言而併朗州）　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佃亭年翻）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輸舂遇翻下歲輸同）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詰去吉翻）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見賢遍翻）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按葉仁魯漢高祖之親將也天福十二年書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曰帝之故吏必書帝於[illegible]院[illegible]何中[illegible]時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行下孟翻）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沮在呂翻）閏月榮復求入朝（復扶又翻）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　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定州都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乂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乂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周帝討李守貞時也）汝輩宜效之　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己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　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六宅使以諸王所居爲名或曰十六宅後止曰六宅）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翻）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謂邊鎬潭州之敗也）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初王逵既得潭州（事見上卷十月）以指揮使何敬真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拏奴加翻分扶問翻）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

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何相（何相史翻）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周行逢之據有潭朗自此遂萌矣治直之翻），夫復何憂（夫音扶復扶又翻）。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說式芮翻），遣敬真、全琇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兵），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妓渠綺翻）。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全道永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趣七喻翻），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朗州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幾居豈翻），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澶時連翻）。初，契丹主德光北還（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大寸螭虎紐爲篆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獸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蟠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寶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爲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詔今製國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議者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璽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爲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堦一角缺及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得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獻帝魏受漢禪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爲石勒所滅以璽歸于勒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其將蔣幹以璽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illegible]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永得之[illegible]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獻上陳文帝[illegible]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illegible]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illegible]之清泰敗以寶自隨[illegible]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所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送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得之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爲傳國璽又改爲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之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亡入唐神璽與秦璽俱盡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謬妄因載於此更工衡翻）。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以符會等擅歸召變也）。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衎（衎苦旱翻又苦旦翻）、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假居訝翻）。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間古莧翻令詣闕謂皇子榮自澶州入朝也），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復扶又翻峻求領青鎮見上月）。觀其志趣，殊未盈厭（厭於鹽翻又於豔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言視朝臣如机上肉視天子如嬰孩）。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王峻王殷佐命有功一體之人峻得罪故殷猶懼），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幾居豈翻）。

帝命折從阮出兵屯延州（折從阮時爲靜難節帥兵討野雞族而還） 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鄜芳無翻）紹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 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三月甲申以鎭寧節度使榮爲開封尹晉王（王峻既敗始召榮入） 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鎭寧節度使 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敗補邁翻）帝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事見上年十月）黜廢於家 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榷鹽使李温玉有隙（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聞喜爲解州解戶買翻榷古岳翻）温玉壻魏仁浦爲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爲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爲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州刺史 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失濠州馮延己罷相）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倣甫兩翻）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屬之欲翻）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閒謹以上進請徵之（事畢有以貨物舉貸民至絲熟而徵其絲上時掌翻）帝頷之

五月丁亥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悉罷之思亦無作色（作疾各翻） 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絶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校戶教翻毋音無姓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鄉其後因以爲氏）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自漢司馬相如揚雄以來蜀中號爲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之人）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 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 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珓（珓古孝翻）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劉言爲武平節度使鎭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 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鬭而北來（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予讀曰與） 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 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翟萇伯翻） 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叔嗣爲逵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本此） 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爲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悉則翻） 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立其子

繼興爲衞王璙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

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屬隰州九域志吉鄉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北至貝鎮皆大水

帝自入秋得風痺疾（痺必至翻又毗至翻）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自梁都大梁以來[illegible]立郊[illegible]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illegible]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

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恃佐命之功也橫戶孟翻）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卽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掊蒲侯翻）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帑他朗翻）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惡烏路翻）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贇於倫翻）擊走之

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從才用翻量音良邏郎佐翻因充京城內外巡檢遂有此請）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唐罷貢舉事見上卷上年）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先悉薦翻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己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鍇鉉之弟也（鍇口駭翻唐以揚州爲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罪二徐鉉鍇皆徐延休之子）

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酋慈秋翻盤姓也卽盤瓠之後郴道二州時皆屬南漢）

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階（[illegible]被皮義翻掖羊益翻）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俛音免）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劇甚也增也幾居依翻）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晉天福初蜀與中國通好以後中國多事蜀有吞併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戊寅罷鄴都（唐莊宗始以魏州爲東京後罷東京以爲鄴都）但爲天雄軍

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見賢遍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唐明宗以軍士流言[illegible]成其驕蹇莫肯効命何足法也）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贍而豔翻鮮息淺翻贏怡成翻）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

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驕兵起於分外希賞，苟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索，山客翻。）初，帝在鄴都，（漢隱帝天祐三年，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去年三月，榮爲開封尹。）未卽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間，古莧翻。）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爲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當衣，於既翻。斂，力贍翻。甓，蒲歷翻。摶埴而陶之，今謂之甎。）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離，力智翻。）　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有靈河鎮，漁池亦在滑州界，酸棗、常樂驛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卽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以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翻。先，悉薦翻。）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帝命趣草制，（趣，讀曰促。）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重，直龍翻。）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諸班，馬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朝三衙之職昉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鎮皆屬蜀，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長，知兩翻。屬，之欲翻。分，扶問翻。）是日，帝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卽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卽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卽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卽位也。）　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十一年也。）子昌岌立。昌岌卒，（岌，魚及翻。）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考異曰：晉陽見聞錄，衮帥騎兵七萬，號十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錄。）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寧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領。考異曰：世宗實錄，徽將張暉領三千騎爲前鋒。今從晉陽聞見實錄。）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趣，七喻翻。）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蜀人皆惡之。（惡，烏路翻。）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撓，奴教翻。）內慚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聞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扆、嗣、裔，倚父勢暴橫，爲國人患。（橫，戶孟翻。）翰

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侍衞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使，蜀蓋仍唐舊制。）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幷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宋白曰：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西北。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潞州治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荅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避上名改焉。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遁也，事見上卷。）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沮，在呂翻。）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易，以豉翻。）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少，詩照翻。）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馮道歷事八姓，身爲宰輔，不聞獻替，唯諫世宗親征一事。）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禁兵之職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之勝也。）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磁，牆之翻。）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二百八十五里。）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寧江軍，夔州，屬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趣，七喻翻。）宣徽使向訓監之。（監，古銜翻。）重贊，憲州人也。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山陵在鄭州新鄭縣。）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晁，直遙翻。好，呼到翻。）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幷晁械於州獄。（懷州獄也。）壬辰，帝過澤州，（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劉昫曰：高平，漢泫氏縣地。宋白曰：漢泫氏縣，後魏改玄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文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趣，讀曰促。）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陳，讀曰陣。下同。巴公鎮在晉城縣東北。）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衞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白重進當作白重贊。）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衞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北漢主未戰而先有驕敵之心，宜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勍，渠京翻。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彊弱，楊袞必有見於此。）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髯，如占翻。）時不可失，

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贇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幾，居豈翻。）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爲宿衞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先，悉薦翻。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靡。（披，普彼翻。）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一。夏津，漢鄃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去年馬全乂自澶州從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員指揮使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之下。行，戶剛翻。）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陳，讀曰陣；下同。）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趣，讀曰促。）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沙陀，自附劉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幟，昌志翻。）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侮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剽，匹妙翻。重，直用翻。）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校，戶教翻。）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薄，迫也。復，扶又翻；下卒復同。）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僵，居良翻。勝，音升。）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還，從宣翻。）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貲，當作資。）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簦。）乘契丹所贈黃騮。（騮，力求翻。詩騮注：赤馬黑鬣曰騮，黃色近於赤。）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雕窠嶺在高平西北，由紅猪嶺路入。帥，讀曰率。）宵迷。（夜行而迷失道也。）俘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憊，蒲拜翻。）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之壻，既親且掌殿前兵，侍衞左右，故訪以其事決可否。）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塞，悉

（則翻）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呼，火故翻）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使，疏吏翻）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朝，直遙翻；將，即亮翻；下同）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轜車歸葬。（轜車，小棺也；轜，音而）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職兼節鎮；殊與後世遙領者）史彥超爲鎮國節度使。（此正除節鎮）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使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領嚴州刺史，（嚴州隸嶺南，時爲南漢所有，遙領刺史耳。今之武臣所領遙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郡地，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全乂爲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校，戶教翻）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行，戶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余按薛史，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爲奉國軍主，遷本軍廂主；劉廷欽爲控鶴主，是其徵也）釋趙晁之囚。（囚趙晁，所以威衆；戰勝則釋之）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既敗走，發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并）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周太祖既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殂昨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年）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盂，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太原徙治陽曲。宋白曰：盂縣本晉大夫孟丙之邑，漢爲盂縣。按前此盂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盂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爲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爲盂縣，從漢舊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二年，敕兗州管內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爲遼州。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沁，音七鴆翻）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說，式芮翻）漢超即降。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二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蓋北漢交兵，葬備多闕，故緩）廟號太祖。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齊王弘弼死，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八年；鎮王弘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史言謀不先定者，非廟勝之策）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帝有驕志，宜其無功）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剽，匹妙翻）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

州民運糧以饋軍（山東近使諸州謂邢趙鎮定）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度徒洛翻）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考異曰五代通録謚曰文懿今從世宗實録薛史）道少以孝謹知名（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唐莊宗世始貴顯（馮道事劉守光位不過參軍入唐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離力智翻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滑音骨沈持林翻）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馮道長樂老敘既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之言）禮義治人之大法（治直之翻）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死事之人十有五（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凡十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惡烏路翻）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斷音短為于偽翻）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朝直遙翻下同）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照翻）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貿音茂易也間古莧翻）岂若巨山不可轉也（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者也岂與屹同魚迄翻）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紝汝鴆翻治直吏翻行下孟翻）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怍疾各翻）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見賢遍翻）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冠古玩翻相息亮翻）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遠于願翻）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引論語夫子之言）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衛孔悝之難子路死之葅於衛東門之上）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愆過也）時君亦有責焉（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

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復扶又翻）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温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嵐郡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益大軍旣退則其地復爲敵有矣）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剄古頂翻）亂兵旣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廣順元年帝鎮澶州三年入爲開封尹）太祖爲帝娶之（爲于僞翻）壬戌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趣七喻翻）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勍渠京翻耨奴豆翻）舉城降以勍爲忻州刺史　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去年王逵移使府於潭州）（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三（起閼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丙子，帝至晉陽城下，（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至。）旗幟環城四十里。（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創置方鎮以懷撫鄭處謙。處，昌呂翻。）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沁，七鴆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遊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扆，隱豈翻。朝，直遙翻。）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復，扶又翻。[illegible]乾祐二年[illegible]永安軍[illegible]見二百八十九卷。）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陝，失冉翻。考異曰：世宗實[illegible]蒲陝丁夫[illegible]攻城日夕之閒[illegible]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illegible]不振，[illegible]數日[illegible]沮，不食[illegible]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日周[illegible]返[illegible]惟數百[illegible]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衍[illegible]挑[illegible]梁[illegible]城[illegible]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二月。）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所惡有甚於死者也。）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懾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邀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吾之累，故難。易，以豉翻。）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怱遽，（還，從宣翻。）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難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丙寅，謁嵩陵。（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實[illegible]謁陵其情有不同者。）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

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之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褊補典翻）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守式又翻）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衞都指揮使承鈞　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弃鎮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爲冗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牙將而得節弃鎮擅歸雖加責授猶勝故吾）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淄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何足怪）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己巳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爲鎮國軍）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晏少時嘗爲羣盜（少詩照翻）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幸爲于僞翻下請爲同語牛倨翻復扶又翻）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衣於既翻）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藁禾稈也）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場官藁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藁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己酉廢安遠永清軍（唐以安州爲安遠軍晉以貝州爲永清軍）　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羸倫爲翻）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潞王是也）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去羌呂翻）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進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帥所類翻）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史言周世宗彊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至于

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派，普拜翻。匯，戶罪翻，水回合也。）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壞，音怪。古堤，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勝，音升。菰，音孤，蔣也。稗，旁卦翻，草似穀者。）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塞，悉則翻；下同。）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堤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疾甚曰病。）尋殂。（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日，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顒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據曆，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顒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爲據。）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漢主旻次子也。更，工衡翻。）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粗，坐五翻。）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溆州蠻酋苻彥通所掠，（溆，音敘。酋，慈由翻。）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苻秦之亡，苻宏奔晉，從諸桓於荊楚，其後無聞焉。彥通自以爲苻秦苗裔者，言出於宏之後。）宜知

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爲郡縣，皆屬黔中道。）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使府，謂湖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況翻。）不過蠻夷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去，羌呂翻。）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谿峒諸蠻，鑄銅爲大鼓，初成，縣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眞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黔中，自唐末至王蜀爲武泰軍節度。黔，其今翻。）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預聞湖南都府之政。）逵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爲邊患，（王逵之逐邊鎬也，以劉瑫鎮遏羣蠻。）表爲鎮南節度副使，（鎮南軍，洪州，屬唐；王逵表以其號寵劉瑫耳。）充西界都招討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暠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治，直吏翻。）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爲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旦翻）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與己並列恥之（夏州自唐以來爲雄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耻與並列）塞路不通周使（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貿音茂仰牛向翻）我若絕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彝興惶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敗補邁翻）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即衡漳水在東光縣西二十里）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爲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晏即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也）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行下孟翻）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藩鎮割據中國日蹙矣）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帝納其言（爲取階成秦鳳張本）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隘烏懈翻）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幟昌志翻）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翻）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以備周也行下孟翻）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治直吏翻）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爲北漢）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比音毗）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

橫（橫，戶孟翻）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隱，痛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去，羌呂翻）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時使，使之以時。斂，力贍翻）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間，古莧翻，下伺間同。諜，達協翻。鄉，讀曰嚮）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爲境，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易，以豉翻）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數，所角翻）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帝之取江北，王朴之計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有燕地。燕，於賢翻）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惟河東必死之寇（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爲世仇也）不可以恩信誘（誘，音酉）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事見上卷上年三月）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相吏翻）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期，讀曰朞）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蓄積於邊）上欣然納之（上以爲用兵之備）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

可取者（少，詩沼翻）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斷，丁亂翻）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稱，尺證翻）上由是重其氣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將，即亮翻）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年復）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昝，姓也，音子感翻）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趣，七喻翻）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敕額者，敕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爲鄴都興唐府，晉改爲廣晉府，大名府蓋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鉤徧鉤其膚，凡鉤皆掛小燈，圈燈盞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令人帶布枷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敝。斷，音短。幻，戶辦翻）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見，賢遍翻）王景等拔黃牛八寨（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爲北路）左衞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遙領也。珂，丘何翻）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重，直用翻。妓，渠綺翻）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六月庚

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陳讀曰陣濮博木翻）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三百里）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龔廟號高祖）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爲正使）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供副者供辦以應副所求澶時連翻）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濮博木翻）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鮮息淺翻）故帝以利權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又如字）帝從之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邁翻）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觀古玩翻鈸蒲撥翻）聽留外（句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舂遇翻時敕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豉翻）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喻翻）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玭蒲眠翻　考異曰十國紀年玭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乃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僞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北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玭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澶州人也（澶時連翻）帝欲以玭爲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爲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

稼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冒莫北翻爲于僞翻差之爲言稍也）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皆以覆國喪師也）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爲守禦之備（守劍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泝峽而上者）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榷古岳翻）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喜許記翻）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等）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爲于僞翻）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史先叙唐所以釁國之由場音亦）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

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之翻）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汙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埇余拱翻）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薦翻）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廣也）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幟見上四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爲也）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眞定人也（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戍蜀爲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略分扶問翻）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趣七喻翻）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旦翻）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李穀等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敗補邁翻下同）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此時唐蓋置鎮於此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濱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朝其援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爲吳越兵爲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窰餘招翻又作窯）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億故也）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慎縣也南北畫淮爲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爲名）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卽東正陽西至淮河十里）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趣七喻翻下同）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斷音短）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鎮（九域志開封府雍丘縣有圉城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九域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艦戶黯翻礮貌砲同音敎翻）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陳潁二州名）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李穀之謀未爲失計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萬萬爲億億億爲巨億詩所謂萬億及秭孔穎達所謂大數也）由是魏岑等爭譽之（譽音余）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理）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爲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又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復扶又翻殍被表翻）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曾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爲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屬壽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

塗山之下（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對兵爭之際爲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口（敗補邁翻渦音戈）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艘蘇遭翻）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犒苦到翻厭於鹽翻）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爲潘叔嗣殺王逵張本）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何敬洙爲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逵有潘叔嗣之難又以成其名）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敗補邁翻）擒（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爲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曰陣）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爲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滁州以其地爲清流縣唐爲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爲于僞翻）願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日作亂莊宗以之覆亡棄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爲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爲是言以緩敵耳）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陳讀曰陣）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翻手式又翻中竹仲翻）幷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弘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史言太祖勇於戰謹於守）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竇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重竇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爲佐命元功儀乃爲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費芳味翻）甲戌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闕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死也）帝不荅（以唐主猶敢抗禮欲爲兄弟之國也）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

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瓦橋時也）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備（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繒慈陵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說式芮翻下欲說同）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為界）未嘗遣一介修好（好呼到翻）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游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語牛倨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勞力到翻）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豉翻）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嘗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為于偽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狃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守髡苦昆翻被皮義翻）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朗）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于泰州今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南唐升海陵鎮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泰興縣渡江取潤州至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去年帝置靜安軍於李晏口）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帥讀曰率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　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眾憤

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逵聞之，還軍追之，及於武陵城外。（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逵敗死。（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黃蜂萬數集逵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歸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怨，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逵。逵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進逵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荊南高保融言逵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二月壬寅，進逵差牙將押送淮南將孫澤等。蓋進逵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璿馬氏行事記載逵攻袁州叔嗣叛事。曹衍云：逵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璿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閥，衍屢舉文章不得調選，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賓，事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探摭故事，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云。璿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衍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將以潭州處己。處，昌呂翻。）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率。下同。）眾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語也。）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迎己，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眾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周行逢嘗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二年。）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一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勞，力到翻。）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曰廳。）遣人執之，立於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校，戶教翻。）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帥，所類翻。）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四（起柔兆執徐三月，盡疆圉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行，下孟翻。淝橋，跨淝水上為橋也。）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礮與砲同，音普豹翻。從，才用翻。齎，牋西翻。）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縫牛皮為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射，而亦翻。）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椽，重緣翻。中，竹仲翻。髀，部禮翻。）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著，直略翻。）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掌侍衛親兵。）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復，扶又翻。）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見，賢遍翻。天祐，唐昭宗年號。）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鳳翼。此言未見真主，則無從而歸附也。）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被，皮義翻。）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自馬殷以來，皆奕世奉事中國。）乞收薄伐之威，（薄，迫也。有鐘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玁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延己為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永陵者，唐主父昪墓也。培，蒲枚翻。唐陸龜蒙築城詞：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則培土以畚土為義。一培土猶言一畚土也。又薄口翻，說文曰：培塿，小冢也。一培土猶言一冢土也。歐史作一抔土。）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番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一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五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郡之兵環而攻之。）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域志：舒州西至蘄州二百九十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一百一十里。三州皆瀕江。）

彰武留後李彥頵性貪虐，（頵，於倫翻。）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頵還朝。（自延州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直遙翻。）

秦鳳之平也，（事見上卷上年。）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州所擒川軍署為懷恩軍。所謂隸軍籍也。）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復，扶又翻。）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得復歸舒州。）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楊州，詔撫存之。（楚、閩世事中國，其後為南唐所俘，囚於楊州；周得楊州，故撫存之。）丙午，孫晟等至上所。（至行在所也。）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以壽州見宰相禮拜晟。）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

之。（孫晟之辭，宜周世宗亦何以罪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去，羌呂翻。）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縱使周從唐之請而罷兵，江北之地它日亦不能守矣。）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輸，春遇翻。）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王崇質，孫晟來使副。）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爽，差也。言歲寒如松柏之後彫，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謂江北諸郡也。）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也。）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佻，土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妄之士雖不足以孚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惡，烏路翻。）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為鍾謨為李德明修怨張本。）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唐與吳越本通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偽翻。）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少，詩照翻。）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還，從宣翻。）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分，扶問翻。）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驍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不事家產，雖典宿衞，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帥，所類翻。）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請保其子，皆知之審也。孥，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孥，音奴。）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衞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羸，倫為翻。）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恚，於避翻。）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神衞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克宏（謂者，告語之也。）「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莫，讀曰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趣，七喻翻。）徵古復遣使召之，（復，扶又翻。）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

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晉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修讓戍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先，悉薦翻。）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邏，郎佐翻。）程曰：「兵交，使在其間，（用左傳語。）不可妄以為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趣，七喻翻。）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

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爲使（爲軍使也）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爲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唐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頵於倫翻）後人無敢治之者（治直之翻）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史言宣州獲全亦柴克宏之力）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克宏敗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河陽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陝失冉翻）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怍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邊鎬以失潭州奪節今敘用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句斷）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稹止忍翻）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將卽亮翻）仁肇仁翰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瀆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今陸孟俊復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援兵至故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然折而設翻）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浸翻）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爲唐兵所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期至金陵被誅）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二百八十里）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也敗補邁翻）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蕚立希崇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惲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惲長沙人父誕事馬殷爲節度行軍司馬誕仲女爲衡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惲遷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爲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數曰楊氏怙寵滅義爲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讎）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

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趣七喻翻）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靳翻）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先悉薦翻）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邁翻）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書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昭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苑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苑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冶烹鐵務東冶在綿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廟號世祖　五月丙辰朔以渦口爲鎭淮軍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初改爲南臺縣以江名縣也後復舊）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置永安軍更工衡翻）誨德誠之父也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長知兩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伺相吏翻）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將卽亮翻下同）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去羌呂翻）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懟且懼（治直之翻懟直類翻）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爲汝曹（數所具翻責數也糲盧達翻爲于僞翻）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檛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檛側瓜翻樂音洛）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數所角翻）欲謀我邪卽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求解兵柄歸衡州也）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倣何敬真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它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爲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有

（敗史）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鄧音豆五路振九國志作嚴氏）陋而剛決善治生（治直之翻）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之往也墅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謂州府舍也）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帥讀曰率輸舂遇翻下同）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不肯歸府舍也）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易以豉翻）行逢歎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阬（少詩照翻黥其京翻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阬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阬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爲朝廷使者所嗤（說式芮翻嗤丑之翻）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爲英雄吾何恥焉（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復扶又翻）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爲行

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從才用翻）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弃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強其兩翻博徵者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勞力到翻）而將帥不之恤（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操七刀翻）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敗補邁翻）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即八公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分扶問翻行下孟翻）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糗去久翻熬米麥爲之糒平祕翻乾飯也）滁州守將亦弃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嗚呼比年婁賜之所得非援兵不進之罪也）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初王處訥私造明玄曆於家因唐世所行崇玄曆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詔自來歲行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

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綆，古杏翻。）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近，其靳翻。）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遙翻。下同。）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皆以月一日。）民間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矣。）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敗，補邁翻。）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復，扶又翻。）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定國軍，即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改為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營下蔡。）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為將帥，（從，千容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壻，故云然。）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遺，唯季翻。誘，以久翻。間，古莧翻。）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飲，於鴆翻。）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繫囚。）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所授官稱之。）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索，山客翻。[illegible]）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從，才用翻。）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摶，（真源縣，古苦縣，隋為谷陽縣，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為真源縣；載初元年，改為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衛真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摶，徒丸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燒煉白金為黃金。）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極，是後不復除授。）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單，音善。）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處，昌呂翻。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今從晉陽聞見錄。）契丹不能為之出兵，（為，于偽翻。）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懟，直類翻。數，所角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

（陵本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為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為南安縣地周武帝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榮德山為名獠魯皓翻）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為樞密使。（恆戶登翻）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是為恭帝次熙讓熙謹熙誨）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前年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甬余拱翻）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帥讀曰率）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校戶教翻）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復扶又翻使疏吏翻）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趣讀曰促）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祭器謂尊彝籩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等詳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二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瑗環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為是乃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先悉薦翻）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縱子容翻）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潁河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潁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擐音宦）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斷音短）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

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垍其冀翻說式芮翻爲于僞翻）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泝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遙翻）將水軍數千泝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爲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靨鎮泝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泝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荆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即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荆山）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癸酉從官始至（從才用翻）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吭胡郎翻）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陳德誠陳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沮在呂翻）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舁音余又羊茹翻）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勞力到翻賚來代翻）復令入城養疾（復扶又翻　考異曰實錄時仁贍臥疾已亟遂翕然納款而城中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抑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庚戌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爲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爲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爲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爲下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讐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爲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爲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爲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爲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爲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

事。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陳州鎮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爲公私患。爲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請。（屢爲于僞翻）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帝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詰去吉翻）帝知而不問。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還從宣翻）夏四月己巳。至大梁。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柹爲匕。瓦中啜飯者。（柹方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啜徒濫翻）大怒。斬延希於市。帝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欲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壬午。李穀扶疾入見。（見賢遍翻）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御坐徂臥翻）穀懇辭祿位。不許。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聽之湜丞職翻）訓釋詳定。爲刑統。（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斷音短敗補邁翻）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

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謂淮水之上游也）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爲將敗覆。（敗覆謂敗軍而秦鳳階成四州之地覆沒）不應復典兵。（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今王昭遠出於廝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諲以入高祖愛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廝音斯養余亮翻）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華戶化翻朝直遙翻）客坐不安席。祚曰。㹠犬不足爲起。（㹠與豚同足爲于僞翻）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大月）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北漢主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倣天子之制）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懷恩軍至成都。（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胡立爲蜀所擒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且致書爲謝

請通好。（好，呼到翻。）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即日宰相，謂見任相位者。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庸，用也。）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堪稱謂其任稱其職也稱尺證翻下不稱同）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行，戶剛翻。）有員無職者太半，（如諸衛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乞量其才器，（量，音良。）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治，直吏翻。）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相與爲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將，即亮翻，下同。累，力瑞翻。）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充斥、獨清，皆言盜也。）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朝，直遙翻。輸，春遇翻。）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八州，謂光、黃、舒、蘄、和、揚、滁、泰，皆取之。）再駕而平壽春，（事見上三月。）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治，直吏翻。）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以爲麟州防禦使。

己巳，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環，音宦。）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槖駝涉水，（帥，讀曰率，下同。）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舡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艘，蘇遭翻，下同。）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種，章勇翻。）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至巉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

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爲浮。洞口，竊意卽浮山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月城者，臨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却月。）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卽位以來，（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卽位。）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遙領耳。還，從宣翻，又如字。）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爲聲援。）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蕘，如招翻。）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詗，古永翻，又翾正翻。清口，卽清河口也。）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瀆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淖，奴教翻。塹，七豔翻。）士卒乘勝氣，茇涉爭進，皆忘其勞。（茇，蒲撥翻。草行爲茇，水行。）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一百二十里。）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保義軍，陝州，屬周，陳承昭遙領耳。）所獲戰船燒沈之餘，（沈，持林翻。）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爲，于僞翻。史言李延鄒忠壯。）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見，賢遍翻。）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事見上五月。）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璟，居永翻。）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九域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趣，七喻翻。）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九域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癃，良中翻，疲病也。）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閉。（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蓋死之徵也。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去年唐主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五（起著雍敦牂盡屠維協洽凡二年）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唐改元中興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鎭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瀆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謂爲平水堰艦戶黯翻下同）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鸛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艘蘇遭翻）唐人大驚以爲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鎭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楊州狼山鎭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爲通州）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渡江登陸抵福山鎭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已而果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朝直遙翻）蜀主問姦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遠也）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帥讀曰率）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璘離珍翻）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贇於倫翻）戊午帝發楚州 丁卯至楊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今楊州大城是也楊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敗補邁翻）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廄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澤州當作隰州）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幾居豈翻）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將即亮翻易以豉翻）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度徒洛翻）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鎭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二年長知兩翻）宜爲嗣謹奏上太弟寶冊（上時掌翻）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

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吳越之兵。）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雖於常州敗還。蓋猶遣應中國。）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從嘉是為後主煜。）辛卯。上如迎鑾鎮。（迎鑾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自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為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鎮。宋為真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東沛洲在大江中。元是海曠沙島之地。宋曰東沛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末楊行密自廬州起。既建國。以為重鎮。周師度淮。舒蘄黃先皆款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蓋覺以樞密使奉使。書其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蘄渠希翻。）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復扶又翻。）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既克靜海軍。置通州。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鎮之地。即東晉之南沙也。）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十四州。）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攻廬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州之外。）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越軍臨南沙。荊南軍至鄂州。各犒之。使罷歸。犒苦到翻。）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創其僭諡。存其故鎮。昇府即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長知兩翻。）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高祖璟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諶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蘊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幾居依翻。）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東城，漢勃海郡之東州縣也，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爲鎮，屬河間。）以報其入寇也。唐主避周諱，更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去，羌呂翻。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稱顯德五年，又明年卽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爲差謬。其記李昪復姓亦先一年，它事徵此不可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事以實錄及薛史爲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嘗笑烈祖戢兵爲齷齪，（說，式芮翻。戢，則立翻。齷，於角翻。齪，敕角翻。）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爲，于僞翻。）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樂，音洛。更，工衡翻。和，戶臥翻。）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誕，徒旱翻。）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朝，直遙翻。）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皆唐臣。）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三月。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海濱廣斥鹵可以煑鹽，鹵田今謂之鹻地。鹵，郎古翻。鹻，古斬翻。）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言將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當別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爲鎭，入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茲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二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洛州縣同，改爲孝義，因縣人鄭興自行義爲名。）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見上卷上年。）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之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忍翻。）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效（唐置清源軍於泉州。）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贇，於倫翻。衣，於旣翻。間，古莧翻。）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見上三月。）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鎭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樂，音洛。）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復，扶又翻。）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遺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卒，子恤翻。）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辛巳，南漢中宗殂，（年二十九。）長子繼興卽帝位，更名鋹，（長，知兩翻。更，工衡翻。鋹，丑兩翻。）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

等臺省官備位而已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臣屬故也）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鋼古郎翻堅鐵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遺唯季翻下以遺同）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嚮之奉使乞匄無厭（厭於豔翻）使四方輕朝命（朝直遙翻）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手表者手書之）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復扶又翻下復遣同）九月丁巳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爲天清節）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唐（馮延魯被擒見二百九十二卷三年許文稹邊鎬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復扶又翻）高保融再遺蜀主書（先遺書見上月）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爲今日（爲于僞翻）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李昊草書極言拒絕之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須城縣屬鄆州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姓也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耆老也每團以老者三人爲之長長知兩翻）帝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趣七喻翻）詔褒之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去年竇儼請定禮樂事見上卷）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歸安鎮當在蜀金州界）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難取（索山客翻隘烏懈翻）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將即亮翻）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衆皆沒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丙戌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朝直遙翻）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奬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卷上年）國人忷懼（忷許拱翻）唐主

嘗數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治直之翻）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禳如羊翻難乃旦翻）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慍於運翻）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事見上）覺自周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三月）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爲于僞翻）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爲其主畫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還從宣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復扶又翻）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帝之太和三年也）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枕職任翻）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冎之（冎古瓦翻）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前一夕戒之曰宿設縣讀曰懸下同）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治直之翻）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吏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復扶又翻）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調徒釣翻下同）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大鍾謂之鎛小鍾十六枚同在一虡謂之編鍾[illegible]各調）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

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徵陟里翻）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備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鍾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以加此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群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群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illegible]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調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播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能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二年）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諡曰醜繆（醜昌九翻繆靡幼翻）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數所角翻）不去此屬（去羌呂翻）國必危亡與馮延己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己之黨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行下孟翻）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祚昨誤翻）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單音善）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民河）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

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淮南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爲于僞翻）安在責其必償也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當作延）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治直之翻）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過音戈）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乙未大治水軍（治直之翻）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艦戶黯翻勝音升）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五百人爲旅從才用翻）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

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斌音彬）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薊音計）於是關南悉平（關南謂瓦橋關以南）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離力智翻甲戌至丙午四十二日除宴日不數）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淶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爲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撓奴巧翻又火高翻）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軍中有市縣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易）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歸義晉置於郭下金人疆域圖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中改爲遒城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名改爲歸信縣）以益津關爲霸州（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縣晉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於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郡北齊廢郡爲平舒

（縣五季改大城縣）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帝置濱州領渤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供億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贍國軍周顯德二年升爲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兩縣屬焉棣州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爲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理厭次）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衞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塞悉則翻）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中朝謂中國留從效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二年留從效以泉州附唐）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乃猶汝也諒信也）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治直之翻）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上曰。不然。曏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語牛倨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治直之翻）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比毗至翻）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賈音古）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事並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卷顯德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蒙褒。（見上卷四年）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正月）蜀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三年）馮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被皮義翻）張美以私恩見疎。（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爲于僞翻）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近其靳翻）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見上卷三年）

立皇子宗訓爲梁王。領左衞上將軍。宗讓爲燕公。領左驍衞上將軍。（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即位避諱也燕因肩翻）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魏仁浦以樞密院吏屢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

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處昌呂翻忤五故翻）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竝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

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行下孟翻）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喜許記翻謔迄却翻浪力宕翻韓氏詩傳云浪起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單父縣屬單州單音善父音甫）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愼勿泄此言是日上殂（年三十九）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治直吏翻忘巫放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榷訖岳翻又古岳翻好呼到翻）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貶王峻誅王殷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分扶問翻）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於　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爲宋改元建隆）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帝後禪于宋奉爲鄭王后崩謚曰恭帝）丙寅大赦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于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爲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顯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度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藏徂浪翻少詩沼翻騰躍也）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竝行（開元錢唐武德初所鑄）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冗而隴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婞直李

昊嘗語之曰，（卬渠容翻昊戶老翻語牛倨翻）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侯無舌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爲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蘄王。（更宗爲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翻。）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齊改曰臨滁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滁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如字。洎，其冀翻。）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爲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爲赤縣，句容爲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爲擢。）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數，所角翻。下數於同。）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橫，下孟翻。）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朝，直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爲司議郎，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見上卷三年。）唐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詰，其吉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鎬譖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居人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爲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鎬所譖合，遂速罪。徼，古弔翻。）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豈翻。）廢永通錢。　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鄭州管城縣。）廟號世宗。　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帥，讀曰率。）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治，直之翻。）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分，扶問翻。）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鍾允章被誣揣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爲是言，是自禍之也。長，知兩翻。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復，扶又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橫，戶孟翻。）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進士第一人謂之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下，戶嫁翻。）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近，其靳翻。）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子恤翻。）　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更，工衡翻。）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爲南都留守，（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遙領耳。）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爲南昌尹。（漸徙都豫章也。）　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恟懼，（恟，許拱翻。）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

陰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前蜀主王建廟號高祖）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 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儼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雨王遇翻廡文甫翻）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荊姓也燕有荊卿荊軻楚國本曰荊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資治通鑑凡二百九十四卷

周紀五
秦紀三
漢紀六十
魏紀十
晉紀四十
宋紀十六
齊紀十
梁紀二十二
陳紀十
隋紀八
唐紀八十一
後梁紀六
後唐紀八
後晉紀六
後漢紀四
後周紀五

臣光言先奉
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
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
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
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
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
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
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
歷覽古事用
恢張大猷爰
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
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
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
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
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
進御
先帝違弃羣臣
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
先志

寵以冠序。
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
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
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
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
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
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
目。年經國緯。以備
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
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
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
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
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
酬
大恩。庶竭涓塵。少裨
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
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閑之宴。時賜
省覽。
監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嘉善矜惡。
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
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
進以
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豐七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上表
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臣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獎諭詔書

勅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
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
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
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
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下杭州鏤板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張耒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晁補之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正字上騎都尉臣宋匪躬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盛次仲
校定奉議郎充秘閣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張舜民
校定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孔武仲
校定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武騎尉賜緋魚袋臣黃庭堅
校定宣德郎守右正言臣劉安世
校定奉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賜緋魚袋臣司馬康
校定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汲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呂大防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柒伯戶臣李清臣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阡叁伯戶臣呂公著
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
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畢工印造
進入
左迪功郎紹興府司法參軍主管本司文字兼造帳官臣邊智

右迪功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常任俠
右文林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强公儆
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石公憲
右奉議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韓協
降授右朝奉郎前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王然
校勘監視
嵊縣進士婁諤　進士茹贊廷
進士唐弈　進士婁時升
進士婁時敏　進士石袤
進士茹升　進士王悆
進士張綱
右迪功郎新虔州興國縣主簿唐自
餘姚縣進士葉汝士　進士杜邦彥
進士錢移哲　進士陸寘
進士顧大冶　進士呂克勤
進士張彥衡　進士朱國輔
進士杜紱　進士孫彬
右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王絪
右從事郎紹興府嵊縣尉薛鎡
右修職郎紹興府嵊縣丞桂祐之
左迪功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晏肅
右承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馮榮叔
左宣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晏敦臨
右承奉郎知紹興府嵊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范仲將
右宣義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監石堰鹽場徐端禮
左奉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資治通鑑表畢

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

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一書爲史家絶作元天台胡身之音注宏通博洽其義例詳見自序中數百年來學者奉爲寶書久矣洪惟我
聖朝右文稽古　四庫所儲蒐羅大備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綱目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
御製評鑑闡要諸書仰見
列聖筆削持衡昭垂袞鉞薄海人士固已敬繹而精研之恭逢
皇上幾餘典學復勅脩明鑑以續范祖禹唐鑑之書而史學於是乎益昌竊謂史家編年之有綱目其書法褒貶猶決事之有讞斷而通鑑則案牘之全也得全牘而讞斷之精義益明讀通鑑而綱目之是非乃備固非資涉獵矜記誦以侈多聞而已身之元本傳世日稀前明以來傳刻不下十餘種而展轉刊雕舊觀滋失識者病諸壬申之春予承乏江寧藩使適獲元初舊刻卷首有王磐一序謹案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所謂元時官刻本也於是嗟使阿公厚庵暨諸相知佐資鳩匠設局於孫伯淵觀察之家祠延文學顧君廣圻彭君兆蓀及族弟樞爲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間有致疑不敢臆改擬別爲考證以質來茲承學之士由此書以博徵千三百六十二年治忽之迹因益以仰窺
睿裁予奪之公識千古勸懲之旨其裨益於人心學術者甚大夫豈詞章訓詁之書所可同年而議豐确哉予既賴諸君子相助之雅而幸古籍之得傳故樂書其緣起如此若夫溫公當日作書之意與其持身行政之大蓋非淺嘗略涉守陳言故紙所得而喻者讀其書知其人是在學者自得之矣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上旬鄱陽胡克家書

通鑑目錄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蘇書局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臣聞古之爲史者。必先正其歷以統萬事。故謂之春秋。故崇文院檢討劉義叟偏通前代歷法。起漢元以來爲長歷。臣昔嘗得其書。今用義叟氣朔幷閏。及采七政之變著於史者。置於上方。又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之事。參差不齊。今倣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汩沒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以爲目錄云。

著雍攝提格	周曆以建子月爲正
周威烈王（午）	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秦簡公　十二	
晉烈公（止）　十七	[illegible]
韓景侯（虔）　六	初爲侯
魏文侯（斯）　二十二	初爲侯 [illegible]
趙烈侯（籍）　六	初爲侯
齊康公（貸）　二	
楚聲王（當）　五	
燕閔公　三十一	閔公薨子僖公立
宋悼公（購由）　元	
魯穆公（衍）　七	
衛慎公（頹）　十二	
鄭繻公（駘）　二十	
卷第一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玄黓敦牂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日食）	旃蒙作噩	柔兆閹茂
二十四　王崩子驕立	周安王（驕）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簡公薨子惠公立	秦惠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七	八	九　鄭圍我陽翟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韓烈侯（取）　元	二	三　盜殺相俠累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八	九　烈侯薨弟武侯立	趙武侯　元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盜殺聲王國人立其子類	楚悼王（類）　元	二	三	四　圍鄭	五	六	七
燕僖公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悼公薨子田立	宋休公（田）　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圍韓陽翟	二十四	二十五　楚圍我國殺相駟子陽	二十六	二十七　子陽之黨弒繻公立其弟乙	鄭康公（乙）　元

強圉大淵獻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重光單閼	玄黓執徐	昭陽大荒落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烈公薨子頎立）	晉孝公（頎）元	二	三	四	五
六（救魯取鄭負黍）	七	八	九（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一	三十二（伐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文侯與齊田和會濁澤）	三十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伐魯取最）	十二	十三	十四（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和田常之曾孫也）	十五	十六（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文侯為之請於王王許之）	十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六（齊伐我取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負黍叛歸韓）	三（魏伐我）	四	五	六	七	八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著雍閹茂	屠維大淵獻（日食晝晦）
十五	十六（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三（伐蜀取南鄭惠公薨子出公立）	秦出公元	二（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及其母沈之淵旁）	秦獻公元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烈侯薨子文侯立）	韓文侯元	二（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	三	四	五
三十八（文侯薨子擊立吳起曰在德不在險吳起與田文論功公叔譖吳起起奔楚）	魏武侯（擊）元（趙公子朝來奔與之襲邯鄲不克）	二	三	四	
十三（武侯薨趙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	趙敬侯（章）元（公子朝作亂出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二	三	四	五
十八	齊太公（田和）元（初為諸侯）	二（太公薨子午立）	齊桓公（午）元	二	三
十五（魏吳起來奔王以為相起明法審令廢捐冗以養戰士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破秦軍而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九	十	十一（韓伐我執休公既而殺之）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九	十	十一（韓伐我取陽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玄黓攝提格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孝公薨子俱酒立）	晉靖公（俱酒）元
六	七（伐齊）	八	九	十（文侯薨子哀侯立）
六	七（伐齊）	八	九	十
六	七（伐齊）	八	九	十
四	五（伐燕取桑丘魏韓趙伐我至桑丘）	六（康公薨姜氏絕祀桓公薨子因齊立）	齊威王（因齊）元	二
二十一（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并射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討爲亂者夷七十餘家）	楚肅王（臧）元	二	三	四
二十二	二十三（齊伐我取桑丘）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穆公薨子奮立）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子思言不可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又言人主自臧）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旃蒙大荒洛	柔兆敦牂（日食）	強圉協洽	著雍涒灘	屠維作噩	上章閹茂
	二十六（王薨子喜立）	周烈王（喜）元	周烈王二年	三	四	五
	九	十	秦獻公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魏韓趙共廢靖公爲家人分其地）					
	韓哀侯元（分晉地）	二（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韓哀侯三	四	五	六（嚴遂弑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嚴遂使人刺韓廆并中哀侯）
	十一（分晉地）	十二	魏武侯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武侯薨不立太子公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十一（分晉地）	十二（敬侯薨子種立）	趙成侯（種）元	二	三（伐衛取都鄙七十二）	四
	三	四	齊威王五	六	七	八
	五	六	楚肅王七	八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僖公二十九	三十（公薨子桓公立）	燕桓公元	二
	二十	二十一	宋休公二十二	二十三（公薨子辟公立）	宋辟公元	二
	魯共公（奮）元	二	魯共公三	四	五	六
（則衆謀不進又言國事將日非）	三十九	四十	衛慎公四十一	四十二（公薨子訓立）	衛聲公（訓）元	二
	二十	二十一（韓滅鄭）				

重光大淵獻	玄黓困敦（日食）	昭陽赤奮若	閼逢攝提格	旃蒙單閼	柔兆執徐
六（齊威王來朝）	七（王崩弟扁立）	周顯王元（扁）	二	三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韓懿侯元	二（與趙共伐魏圍安邑）	三	四	五	六
魏惠王元（罃）	二（韓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共伐魏敗魏師於濁澤遂圍安邑魏克之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三	四	五	六
五	六（與韓共伐魏圍安邑）	七	八	九	十
九（威王朝於周時周室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王又封即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大治）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肅王薨弟良夫立）	楚宣王元（良夫）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辟公薨子剔成立）	宋公剔成元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卷第二

強圉大荒落	著雍敦牂	屠維協洽	上章涒灘	重光作噩	玄黓閹茂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一（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	二十二	二十三（獻公薨子孝公立恥秦之卑發憤修政欲以復穆公之業）	秦孝公元（下令求賢士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鞅聞之西入秦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圖國事）	二	三（衛鞅欲變秦法秦人皆不悅鞅曰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卒變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賞軍功務農織明尊卑徙木以示信黥太子之師以行）
七（秦敗我石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懿侯薨子昭侯立）
七（秦敗我石門）	八	九	十（衛鞅入秦先事魏相公叔痤薦鞅於[illegible]王曰願君舉國而聽之不則殺之毋令入諸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皆不[illegible]）	十一	十二
十一（秦敗我石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桓公薨子文公立）	燕文公元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聲公薨子速立）	衛成侯元（速）	二	三

	昭陽大淵獻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格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法秦民復言令便者徙之邊）	四	五	六	七	八（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illegible]）	九	十
	韓昭侯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秦敗我元里取少梁伐趙圍邯鄲）	十八（邯鄲降齊救趙敗我師於桂陵初魏將龐涓疾孫臏之才而斷其足臏因齊客自載之齊爲齊謀主以害魏）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邯鄲降魏）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王與魏王論寶曰吾以四賢臣爲寶將照千里）	二十五	二十六（趙來求救威王使田忌將兵救之孫臏爲忌謀引兵直趨大梁魏[illegible]自救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於是齊最彊號令諸侯）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昭奚恤爲相江乙曰昭奚恤惡臣之見猶狗溺井而惡鄰人之入言也）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共公薨子毛立）	魯康公（毛）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玄黓涒灘	昭陽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獻	柔兆困敦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衛鞅伐魏取固陽）	十二（徙都咸陽初并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廢井田）	十三（更爲賦稅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申不害爲相韓治兵國不害請仕其從兄昭侯曰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昭侯命藏弊袴曰明主愛一嚬一笑袴必待有功者）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秦衛鞅伐我取固陽歸趙邯鄲）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四（魏歸我邯鄲）	二十五（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不勝奔韓）	趙肅侯元	二	三（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康公薨子偃立）	魯景公（偃）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十七

強圉赤奮若	著雍攝提格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廿五	廿六 秦始霸率諸侯來朝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八	十九 秦公霸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於逢澤朝天子	二十	廿一	廿二 衛鞅謂孝公曰秦之有魏譬如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則并魏今秦方彊而魏大敗於齊可因而伐之使東徙則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王業也孝公使鞅伐魏詐執公子卬而虜之大破魏兵魏懼徙都大梁秦封衛鞅爲商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龐涓伐韓齊田忌救之殺龐涓虜魏太子申	卅一 秦衛鞅大破我師虜公子卬王懼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魏由是遂衰王乃恨不用公叔之言
六	七	八	九	十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魏伐韓韓來求救王用孫臏謀待韓困魏弊而後使田忌救之減竈以示怯大敗魏師於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其太子申 鄒忌譖田忌忌出奔楚	卅九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宣王薨子熊商立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玄默敦牂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	旃蒙作噩	柔兆閹茂	強圉大淵獻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廿三	廿四 商君相秦法令深刻人多怨者趙良諫之不聽孝公薨太子立君客告商君反秦車裂商君滅其族	秦惠文王元	二	三 拔韓宜陽	四
二十	廿一	廿二 申不害卒	廿三	廿四 秦拔我宜陽	廿五 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孟軻見王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	卅六	後元 與齊王會徐州以相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卌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四	卌五 與魏王會徐州以相王 越伐我
楚威王元（商）	二	三	四	五	六 越王無彊伐齊齊王使人說越以不伐[illegible]伐[illegible]之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五 張儀來見惠王王說之以爲客卿與謀諸侯		六 魏納華陰	七
	二十六 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韓宣惠王元	二
	二		三 與秦齊伐趙獻華陰於秦	四
	十七 蘇秦說肅侯六國合從以擯秦秦伐一國則五國[illegible]之有不如約五國共伐之肅侯從之使蘇子約	韓魏齊楚皆從命蘇秦并相六國爲從約長	十八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肅侯以讓蘇子蘇子蘇恐請使燕必報齊蘇子去趙而從約皆解趙決河水灌齊魏之師乃去	十九
	四十六 威王薨子辟疆立召田忌而復之		齊宣王（辟疆）元 與秦魏伐趙伐燕取十城復歸之	二
利[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大敗越師殺無彊盡取吳故地越以此散諸公子分王海上朝服於楚	七		八	九
	二十九 文侯薨子易王立		燕易王元 齊伐我取十城復得之	二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九 成侯薨子平侯立		衛平侯元	二

重光單閼	玄黓執徐	昭陽大荒落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八 魏獻河西地	九	十 公子華張儀將兵取魏[illegible]盡納上郡十五縣[illegible]儀爲相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稱王	後元 張儀伐魏取陜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獻河西地於秦	六	七 入上郡於秦	八	九	十	十一 秦取我陜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肅侯薨子武靈王即位克己修政	趙武靈王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蘇秦自燕來奔
十	十一 威王薨子熊槐立	楚懷王（槐）元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蘇秦奔齊爲燕爲閒
四十	四十一 宋公剔成之弟偃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	宋王偃元	二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平侯薨子嗣君立以一都易胥靡於魏曰治無小亂無大	衛嗣君元

著雍閹茂	屠維大淵獻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玄黓攝提格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王崩子定立）		周慎靚王（定）元	二
二	三（張儀出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四		五	六
十（初稱王）	十一	十二（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繆留諫）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張儀來相）	十四		十五	十六（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曰望之）
三（諸侯皆稱王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田嬰請王日聽五官之計因以專齊權嬰欲城薛客諫以海	大魚嬰子文散財養士以立賓客得嗣爲薛公　田文食客數千人　文書門曰有能揚文名止文過私得寶者疾入諫）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初稱王）	十一	十二（易王薨子噲立）		燕王（噲）元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三	四		五（貶稱君）	六

卷第三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旃蒙大荒落		柔兆涒灘	強圉協洽
	三	四	五		六（王崩子延立）	周赧王（延）元
	七（五國共伐秦皆敗去）	八（敗韓兵獲申差魏因張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爲相）	九（巴蜀相攻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司馬錯	與張儀[illegible]）	十	十一（敗韓師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
	十五（伐秦）	十六（秦敗韓兵於脩魚斬首八萬獲申差）	十七		十八	十九
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焉	魏襄王元（伐秦）	二（秦敗韓兵諸侯恐張儀因說魏王倍從約合於秦王從之）	三		四	五
	八（伐秦）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殺之）	十七		十八	十九（燕國內亂王使章子伐燕五旬而取之孟子曰）
	十一（楚趙韓魏燕共伐秦至函谷關秦出兵皆敗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伐秦）	四	五（蘇代鹿毛壽等說王以國讓其	相子之[illegible]）	六	七（子之[illegible]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人謂太子平）
	十一（稱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八	二十九（景公薨子旅立）	魯平公（旅）元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著雍涒灘		屠維作噩
	二		三
	十二　右更疾伐趙拔藺使張儀詐楚令絕齊交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甲士
	二十		二十一　宣惠王卒子倉
	六		七
	十三　秦拔我藺		十四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又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為之辭○宣王薨子地立	齊閔王（地）元		二
	十六　秦患齊楚之從親使張儀說王絕齊許賂以地	六百里王許之陳軫諫曰不如陰合而陽絕於齊以待之王不聽秦果負約王怒將使屈匄伐秦陳軫諫曰不如因賂秦以一名都與之并兵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償趨齊出不歸秦兵而西	十七　秦發兵擊之大
攻子之[illegible]將助太子與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國中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王噲死齊人取子之醢之			燕人共立昭王王[illegible][illegible]
	十六		十七
	四		五
	十二		十三

	上章閹茂		重光大淵獻
	四		五
八萬虜大將屈匄及侯執珪七十餘人取漢中郡又敗楚於藍田	十四　張儀如楚王因說韓王令事秦王復使儀說齊趙燕王皆連衡儀歸秦未至王卒武王立惡儀諸侯皆	畔衡復合從	秦武王元　張儀與王有隙乃[illegible]說王而去相魏一歲卒於魏孟子謂張儀非大丈夫　揚子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鳳鳴而鷙翰也
立	韓襄王（倉）元		二
	八		九
	十五		十六　王納孟姚有寵生子何
	三		四
敗楚於丹陽虜屈匄取漢中郡王復悉國內兵以襲秦又敗於藍田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乃割二城以和於秦	十八　秦王欲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於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illegible]儀至王因	之儀因王寵臣靳尚說姬鄭袖以說王王釋儀儀因說王背從約事秦王從之	十九
乃苦心勞志撫民求士郭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從隗始王乃築宮師事之於是樂毅自魏往王禮任之	燕昭王（平）元		二
	十八		十九
	六		七
	十四		十五

玄黓困敦	六	二 初置丞相	三	十	十七	五	二十	三	二十	八	十六
昭陽赤奮若	七	三 王使甘茂伐韓茂曰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王曰弗聽也與之盟而遂伐韓	四	十一	十八	六	二十一	四	二十一	九	十七
閼逢攝提格	八	四 甘茂攻韓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等果爭之王欲罷兵茂以盟告乃益兵以伐宜陽克之斬首六萬 王好以力戲與力士舉大鼎絕脈而薨無子異母弟稷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	五	十二	十九 王與肥義謀[illegible]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治兵攻林胡中山皆勝之	七	二十二	五	二十二	十	十八
旃蒙單閼	九	秦昭王（稷）元	六	十三	二十	八	二十三	六	二十三	十一	十九
柔兆執徐	十	二 王母宣太后有異母弟曰魏冉同母弟曰華陽君羋戎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久任[illegible]用事王之立魏冉有功是歲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后皆死武后出歸魏王兄弟不善者皆誅之威振秦國王年少太后自治任魏冉爲政封穰侯	七	十四	二十一	九	二十四	七	二十四	十二	二十

強圉大荒洛	十一	三	八	十五	二十二	十	二十五	八	二十五	十三	二十一
著雍敦牂	十二	四 救楚楚使太子橫來爲質	九 伐楚	十六 伐楚	二十三	十一 伐楚	二十六 齊韓魏伐我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楚三國去	九	二十六	十四	二十二
屠維協洽	十三	五 楚太子亡歸	十	十七	二十四	十二	二十七 太子亡歸	十	二十七	十五	二十三
上章涒灘（日食晝晦）	十四	六 庶長奐會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	十一 伐楚	十八 伐楚	二十五 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三 伐楚	二十八 秦伐我敗重丘唐昧死	十一	二十八	十六	二十四
重光作噩	十五	七 使華陽君伐楚斬首三萬殺將景缺	十二	十九	二十六	十四 楚太子來爲質	二十九 秦敗我景缺死使太子質於齊以請和	十二	二十九	十七	二十五
玄黓閹茂	十六	八 秦復伐楚取八城王遺楚王書請與會武關楚王來秦王劫與俱至咸陽	十三	二十	二十七 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五月大朝東宮傳國立子	十五 楚太子歸立爲王 孟嘗君入秦	三十 秦伐我取八城秦召王王往秦劫王[illegible]	十三	三十	十八	二十六

	昭陽大淵獻	
	十七	
章臺求割地不得因留之	九　伐楚取十六城斬首五萬	
	十四	
	二十一	
何爲王以肥義爲相國且傅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將兵略胡地又詐爲使者入觀秦	趙惠文王（何）元　封弟勝爲平原君公孫龍爲堅白之辯孔穿	鄒衍難而屈之
	十六　孟嘗君自秦來歸	
懷王行果爲秦所詐囚之求割巫黔中郡王請盟秦人欲先得地王怒不復許遂不得歸國人患之召太子於齊而立之	楚頃襄王（橫）元　楚使人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怒伐	我取十六城
	十四	
	二十一	
	九	
	二十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格
周赧王	十八	十九	廿
秦昭王	十	十一　楚懷王死於秦齊韓魏趙宋同伐我至鹽氏	十二
韓襄王	十五	十六　襄王薨子咎立伐秦	韓僖王（咎）元
魏襄王	廿二	廿三　襄王薨子昭王立伐秦	魏昭王元
趙惠文王	二	三　伐秦主父出代西至西河	四　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王兄公子章素侈心不服王李兌勸肥義傳政於公子成義不可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作亂以主父命召王肥義先入章殺之公子成李兌發兵攻之殺章成兌共執國政兌因圍主父宮主父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主父初以章爲太子後得吳娃子何因廢章而立何娃死愛弛憐章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齊閔王	廿七	廿八　與韓魏趙宋同伐秦至鹽氏而還	廿九
楚頃襄王	二　懷王自秦亡逃秦人遮楚道懷王走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內將奔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三　懷王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四
燕昭王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王（偃）	卅二	卅三　伐秦	卅四
魯平公	廿　平公薨子賈立	魯緡公（賈）元	二
衛嗣君	廿八	廿九	卅
卷第四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玄黓涒灘	昭陽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獻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三	十四　韓魏共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爲將敗韓魏之師於伊闕擒公孫喜斬首二十四萬	十五	十六	十七　韓魏皆來獻地	十八　錯伐魏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王自稱西帝尊齊王爲東帝齊王不肯稱帝頃之王亦去帝號	廿	廿一　錯伐魏河內
二	三　公孫喜與魏共伐秦大敗於伊闕喜爲秦所虜	四	五	六　入武遂二百里於秦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與韓伐秦敗於伊闕	四	五	六　入河東四百里於秦	七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我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九	十　秦伐我河內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秦尊王爲東帝蘇代說王受而勿稱以收天下望王稱帝二日復去之	卅七	卅八　王與楚魏伐宋
五	六　秦破韓魏之師諸侯振恐秦王乃遺王書曰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王患之復與秦和親	七　迎婦於秦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宋王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獻	柔兆困敦	強圉赤奮若	著雍攝提格
	周赧王卅	卅一	卅二
獻安邑以和	秦昭王廿二	廿三（伐齊）	廿四（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韓僖王十一	十二（伐齊）	十三
安邑[illegible]秦	魏昭王十一	十二（伐齊）	十三（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惠文王十四	十五（伐齊）	十六（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滅之	齊閔王卅九（閔王旣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幷天下）	卌（燕人以四國共伐之遂入臨淄王走之衛又之鄒魯皆有驕色三國不納乃走莒楚淖齒救齊遂爲齊相既而殺王欲與燕分齊之地王蠋自縊）	齊襄王（法章）元（王孫賈攻淖齒殺之閔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庸求得立之布告齊國曰王立在莒矣）
	楚頃襄王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昭王廿七（昭王拊循其民二十餘年國已富實欲伐齊樂毅曰齊地廣民衆未易獨攻也乃約秦趙韓魏共伐齊諸侯害齊閔王之驕皆許之）	廿八（樂毅并將秦趙韓魏之兵敗齊師於濟西諸侯皆還樂毅獨追齊王遂入臨淄齊王走保莒樂毅徇齊六月下齊七十餘城）	廿九
[illegible]而好大功伐齊楚魏皆勝之諸侯謂之桀宋齊王與楚魏共伐滅之偃走死於溫			
	魯緡公十二		十四
	衛嗣君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嗣君薨子懷君立荀子曰嗣君計數之君也）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玄黓敦牂
卅三	卅四（楚欲圖周東周武公謂昭子曰器南則兵至矣乃止）	卅五	卅六
廿五	廿六	廿七（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司馬錯伐楚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廿八（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秦敗我軍斬首二萬）	廿（王與秦王會澠池廉頗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藺相如避廉頗曰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二	三	四	五（齊地盡已入燕唯莒即墨在燕將樂毅圍即墨即墨推田單爲反間於燕燕王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詐約降夜縱火牛衝燕軍燕軍大敗騎劫殺田單乘勝追奔至河上齊叛城爲皆降乃）
十七	十八	十九（獻漢中上庸地於秦）	廿（秦伐我取鄢鄧西陵）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樂毅盡定齊地唯莒即墨久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欲王齊王曰樂君爲寡人報先王仇齊國樂君所有也乃斬讒者遣使立樂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頃之昭王薨惠王即位素不快於樂毅且疑之又得齊反間因使騎劫代樂毅將樂毅奔趙）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衛懷君元	二	三	四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	旃蒙作噩	柔兆閹茂
	卅七	卅八	卅九	卌
	廿九 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東至竟陵初以郢置南郡	卅 白起遂以兵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卅一	卅二 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illegible]大破之斬首四萬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十八	十九 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魏安釐王元 封弟無忌為信陵君	二 秦再伐魏圍大梁割溫以和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迎立襄王　太史敫不見君王后　田單解裘衣涉者王惡之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乃賞單牛酒幸臣九人譖田單貂勃為之辯單功王乃殺九人　田單攻狄魯仲子知其不能下　孟嘗君死齊魏共滅薛	六	七	八	九
	廿一 秦伐我拔郢燒夷陵楚兵散王遂不戰東北徙都於陳	廿二 秦取巫黔中	廿三 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廿四
卒皆忿怒無鬭志齊田單因以詐計大破燕軍殺騎劫齊城皆叛燕復為齊　樂毅報燕王書	燕惠王元	二	三	四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五	六	七	八

	強圉大淵獻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重光單閼
	卌一	卌二		卌三	卌四	卌五
魏獻八城以和既而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	卅三 魏復叛秦穰侯伐魏斬首四萬得三縣	卅四 白起大破魏師於華陽之下斬首十五萬走芒卯取卷蔡陽長社魏割南陽為和又敗趙將賈偃沈其卒二萬人於河取趙觀津		卅五 楚太子完來為質	卅六	卅七 魏人范雎得罪於魏相魏齊亡入秦說王
	廿二	廿三 趙魏共伐韓攻華陽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遣武安君將而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釐王薨子桓惠王	立	韓桓惠王元	二	三
	三 秦伐魏魏亡三縣	四 芒卯伐韓秦救韓大敗魏師於華陽段干子請割脩武以和於秦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	滅王不聽卒以脩武為和	五	六	七
	廿五	廿六 秦敗趙將賈偃殺二萬人取觀津		廿七	廿八 趙奢為田部吏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以君之貴而奉公如法則國彊平原君薦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	廿九 秦伐趙圍閼與王使趙奢將兵救之大敗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廿五	廿六 韓魏既傷於兵服而事秦秦王將今武安君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遣至秦上書說秦王秦王乃止與楚	和親	廿七 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廿八	廿九
	五	六		七 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燕武成王元	二
	廿三 湣公薨子讎立	魯頃公（讎）元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卷第五

	玄默執徐	昭陽大荒落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著雍閹茂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以太后穰侯擅秦權不利於國王以為客卿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范雎言於王曰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穰侯華陽涇陽君擅制而不顧王力勢反出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楚太子完亡去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兵。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惠文王薨子丹立	趙孝成王丹元 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質齊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襄王薨子建立年少國事決於母君王后	齊王建元	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頃襄王有疾太子在秦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屠維大淵獻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四十五 武安君伐韓野王降之上黨道絕上黨民不願屬秦其守馮亭以地降趙	四十六 王如南鄭	四十七 左庶長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王使廉頗軍於長平應侯使人間廉頗於趙趙以趙括代之秦使白起擊趙軍大敗之阬其卒四十萬人
	十一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以其地降趙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韓上黨守馮亭以城市邑十七來降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韓氏欲嫁其禍於趙願王勿受平原君與趙禹皆勸王受之遂發兵取上黨	五	六 秦拔上黨使廉頗軍長平以拒之戰數不利堅壁自守　王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王必不得媾不如附楚魏　王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　趙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三	四	五 趙請粟王弗與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王不聽
不得歸黃歇令太子變服亡歸而自請死於秦秦王以為忠赦之遣歸秋王薨太子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之地號曰春申君	楚考烈王完元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玄黓攝提格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四十八（武安君乘勝攻趙所向輒克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罷武安君兵由是武安君與應侯有隙王陵將兵復伐趙）	四十九（王使王齕代王陵將圍邯鄲）	五十（應侯譖武安君賜死杜郵魏無忌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走秦太子之子子楚為質於趙呂不韋為之行千金說華陽夫人與太子約以為嗣）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秦伐趙魏大夫皆以為於魏便孔斌曰魏譬棟宇將焚而燕雀不自知其禍之至也孔斌相魏九月言不用歸老於家曰天下將并於秦矣將何之）	十九（王使晉鄙救趙畏秦之彊止壁於鄴信陵君禮侯嬴嬴勸信陵君椎殺晉鄙奪其兵以救趙）	二十（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因留趙不敢歸趙欲封信陵君信陵君辭以負魏無功於趙信陵君與毛公薛）
（言之必破趙軍括母上言括不可使將括果敗死）	七（秦兵罷去王欲以六縣賂秦虞卿曰是助秦自攻也不若以六縣與齊秦王陵復伐我）	八（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劫楚王與之盟楚師乃出秦圍邯鄲魏新垣衍來說趙欲帝秦以却其兵魯連難之乃止魏信陵君來救趙）	九（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趙由是復存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去不見）
	六	七	八
	四	五（春申君救趙）	六（春申君破秦軍）
	十三	十四（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燕孝王元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旃蒙大荒落
	五十九（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叛秦與諸侯合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入秦受罪盡獻其邑歸而卒後七歲秦滅東西周）
（不韋又以其美姬有娠者獻於楚生子政）	五十一（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攻趙取二十餘縣西周君背秦秦攻之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於秦）
	十七（秦攻我取陽城負黍）
（公薨）	二十一
	十（秦攻我取二十餘縣）
	九
	七
	二
	十八
	二十七

卷第六

柔兆敦牂	強圉協洽	著雍涒灘	屠維作噩	上章閹茂
秦昭王　五十二（王復思武安君之為將應侯懼燕蔡澤因說應侯代其位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	五十三（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秋王薨太子立韓王入弔）
韓桓惠王　十八	十九（入朝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王如秦弔）
魏安釐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衛懷君來朝魏而殺之更立其弟元君魏壻也）	二十六
趙孝成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燕王伐我王使廉頗逆擊大破之逐圍燕平原君卒）
齊王建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考烈王　八（遷魯於莒取其地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荀卿與臨武君論兵又與陳囂論兵）	九	十（遷都鉅陽）	十一	十二
燕孝王　三（王薨子喜立）	燕王喜元	二	三	四（王使栗腹約歡於趙歸請伐趙樂閒將渠諫不聽遂起師趙廉頗大破燕）
魯頃公　十九（楚遷魯於莒）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衛懷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衛元君元（懷君朝魏魏殺之立其弟元君）	二

	重光大淵獻
	秦孝文王 元 王卽位三日薨太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二十三
	二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三 滅魯
師遂圍燕王以將渠爲相請和於趙	五
	二十四 楚滅魯
	三

玄黓困敦	昭陽赤奮若（日食）	閼逢攝提格
秦莊襄王（楚）元 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呂不韋爲相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爲文信侯蒙驁將伐韓取成皋滎陽置三川郡	二 蒙驁將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三 王齕攻定上黨諸城置太原郡蒙驁伐魏魏信陵君戰河外大敗而還王薨太子政立年十三國事皆決於呂不韋
韓桓惠王 二十四 秦伐我取成皋滎陽	二十五	二十六
魏安僖王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秦蒙驁伐魏魏師數敗王乃復召信陵君毛公薛公勸信陵君歸王以爲上將軍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抑之而還信陵君欲召縮高使攻管縮高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遂自刎秦行萬金以間
趙孝成王 十七	十八 蒙驁伐我取三十七城	十九
齊王建 十六	十七	十八
楚考烈王 十四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十六
燕王喜 六	七	八
衞元君 四	五	六

	旃蒙單閼	柔兆執徐	強圉大荒落	著雍敦牂	屠維
	秦始皇（政）元 作鄭國渠	二 麃公攻卷斬首三萬	三 大饑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 蒙伐魏七月蝗疫	五 蒙伐魏取酸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秦取我十二城	三十	三十一
信陵君王疑之使人代將信陵君遂謝病而卒子順使信陵君子辭韓王之弔	三十一	三十二 趙伐我取繁陽	三十三	三十四 秦伐我安釐王薨太子增立	魏景閔
	二十	二十一 廉頗伐魏勝之會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將頗怒奔魏魏不能用趙數困於秦王復思得廉頗遣使者往視之廉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言其衰老王遂不召頗卒於楚	趙悼襄王（偃）元 李牧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牧爲趙邊將[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匈奴以爲怯士皆奮願戰乃出擊匈奴大破之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是時[illegible]胡百有餘[illegible]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以拒胡	二	三 龐煖敗燕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九	十	十一 趙伐我取武遂方城	十二	十三 劇辛伐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協洽	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		王增元 秦蒙驁伐我，取酸棗等二十城。	殺其將劇辛			敗死，亡卒百萬。	
上章涒灘	六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楚趙魏韓衛五國共伐秦，至函谷，秦出兵擊之，五國皆敗走。	三十二 伐秦。	二 伐秦。秦伐我，拔朝歌。	四 伐秦。	二十四	二十二 楚為從約長，春申君用事。與諸侯共伐秦而敗，咎春申君，由是益疏。楚去陳，徙壽春以避秦患。	十四	十二 與諸侯伐秦。秦伐我，拔濮陽，元君徙於野王。
重光作噩	七 伐魏，取汲。	三十三	三 秦取我汲。	五	二十五	二十三	十五	十三
玄默閹茂	八	三十四 桓惠王薨，子安立。	四 以鄴與趙。	六 魏與我鄴。	二十六	二十四	十六	十四
昭陽大淵獻	九 嫪毐詐為宦者，得幸太后。寵傾於國。事覺，因發兵反，王討而夷之，遷太后於雍。茅焦諫，王乃復迎太后。	韓王安元	五 秦伐我，取垣、蒲陽。	七	二十七	二十五 王無子，春申君納李園之妹，知其有娠而獻諸王，生子悍，為太子。朱英請殺李園，春申君不聽。王薨，李園先入宮，伏甲殺春申君。	十七	十五
閼逢困敦	十 呂不韋免相。秦逐諸侯客，李斯諫，乃止。王用李斯謀，先以金玉去諸侯之名臣，然後使良將隨之，卒兼天下。	二	六	八 入秦置酒。	二十八 入秦置酒。	楚幽王悍元	十八	十六
旃蒙赤奮若	十一 王翦桓齮伐趙，取鄴、閼與。	三	七	九 秦伐我，取鄴、閼與。悼襄王薨，太子遷立。遷母嬖於悼襄王。遷素	二十九	二	十九	十七

				以無行聞於國，悼襄王廢太子嘉而立之。				
柔兆攝提格	十二 王遷呂不韋於蜀，不韋自殺。	四	八 伐楚。	趙幽穆王遷元	三十	三	二十	十八
強圉單閼	十三 桓齮伐趙，殺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復進，與李牧戰，秦師大敗。	五	九	二 秦桓齮敗我軍，殺扈輒。王以李牧為大將，拒之，敗秦兵於宜安，桓齮走。封牧為武安君。	三十一	四	二十一	十九
著雍執徐	十四 桓齮取平陽、武城、宜安。韓王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王用李斯謀，囚非，殺之。	六 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十	三 秦拔我宜安。	三十二	五	二十二	二十
屠維大荒落	十五 伐趙，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七	十一	四 秦伐我，取狼孟、番吾，李牧拒卻之。	三十三	六	二十三 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丹怨亡歸。	二十一
上章敦牂	十六 韓獻南陽地。	八 獻南陽於秦。	十二	五	三十四	七	二十四	二十二
重光協洽	十七 內史騰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九 秦滅韓，虜王安。	十三	六	三十五	八	二十五	二十三 元君薨，子角立。
玄默涒灘	十八 大興兵，使王翦將上地兵伐趙，下井陘。		十四	七 秦伐我，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郭開金，為反間，言牧、尚欲反。王以趙葱代之，牧不受命，捕得斬之，廢尚。	三十六	九	二十六	衛君角元
昭陽	十九		十五	八	三十七	十	二十七	二

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獻	柔兆困敦	強圉赤奮若	著雍攝提格
滅趙王如邯鄲還自太原上郡歸翦進屯中山以臨燕	二十 燕使荊軻來刺王不中殺軻益發兵就王翦於趙伐燕破燕師代師於易水之西遂進圍薊	二十一 王翦拔薊燕王走保遼東斬太子丹首以獻王復進攻之王欲取楚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以為怯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二十二 王賁伐魏滅之王欲易安陵君地安陵君不可李信軍為楚所敗王使王翦將六十萬人復伐楚	二十三 楚悉國中兵禦秦王翦堅壁不出久之楚引而東歸翦追之大破之蘄南斬其將項燕遂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 王翦蒙武
景閔王薨子假立	魏王（假）元	二	三 秦伐我引河溝灌大梁王假降秦殺之遂滅魏		
秦因急攻趙大破之殺趙蔥虜顏聚及王遷遂滅趙徙遷於房陵故太子嘉率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為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代王（嘉）元	二	三	四	五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楚王（負芻）元	二 秦伐我取十餘城	三 秦李信蒙恬伐我不克李信走王翦益軍以復伐我	四 悉國中兵禦王翦戰不勝項燕死	五 秦虜王負芻滅楚
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鞠武諫不聽	二十八 荊軻刺秦王不中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圍薊	二十九 薊潰王走保遼東斬太子丹之首以獻於秦而請和秦復進兵攻之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卷第七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玄默敦牂	昭陽協洽
二十五 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擊代虜代王嘉王翦南征百越降之	二十六 王賁自燕南攻齊滅之初并天下王自號皇帝除謚法以傳萬世群臣請立諸子為王李斯以為不便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收[illegible]銷天下兵為鑄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秦始皇二十七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又作甘泉前殿治馳道	二十八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illegible]琅邪遣徐市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illegible]人沒水求周鼎[illegible]武[illegible]所至立石頌功[illegible]	二十九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illegible]車天下大索十日[illegible]
六 秦虜王嘉滅代				
四十三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卒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為攻戰之具秦以故得滅五國即墨大夫請收晉楚之大夫與之兵使收故地王不聽	四十四 秦滅齊遷王建於共			
三十三 秦攻遼東虜王喜滅燕				
八	九 秦并天下而衛猶存至二十一年秦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自上卷入

閼逢涒灘　三十

旃蒙作噩　三十一　使黔首自實田始皇微行爲盜蘭池中大索二十日

柔兆閹茂　三十二　始皇之碣石使盧生入海求神山壞天下堅城郭決通隄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還因奏錄圖書言亡秦者胡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強圉大淵獻　三十三　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居上郡而治威振匈奴

著雍困敦　三十四　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孔鮒藏書以待求

屠維赤奮若　三十五　使蒙恬除直道自九原抵雲陽作阿房宮前殿東西五百步上可坐萬人表南山之巔以爲闕立石東海上朐以爲秦東門關中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又作驪山墓凡役者七十餘萬人離宮複道相屬羣臣莫知行之所在秦坑諸生犯禁者四百餘人皆阬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監蒙恬於上郡

上章攝提格　三十六　民有刻隕石者石旁居民盡誅之

重光單閼　三十七　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始皇南至雲夢浮江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還至吳並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問後事病甚乃令趙高作書賜扶蘇令與喪會咸陽書未發而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趙高與李斯胡亥乃與李斯謀詐爲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及蒙恬死遂從井陘抵九原由直道歸咸陽發喪胡亥襲位葬始皇子嬰諫誅蒙氏

玄默執徐

秦二世（胡亥）元　二世東巡郡縣自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二世謂趙高曰吾欲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何如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雖然沙丘之謀大臣諸公子皆疑之不服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重以峻法誅滅大臣宗室然後收舉遺賤者富貴之則皆歸懷陛下可以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於是益峻刑法任高始誅殺十二公子十公主羣臣振恐復作阿房宮役益煩賦

魏王（咎）元　咎魏之諸公子也陳勝使魏人周市徇定魏地市欲立咎爲王咎在陳諸侯欲立市爲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卒迎咎而立之

趙王（武臣）元　武臣陳人陳勝起魏人張耳陳餘說勝勝分兵徇河北勝遣其將武臣與耳餘俱徇趙地得十餘城兵數萬人蒯徹說武臣封范陽令於是燕趙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誅乃勸武臣自立爲趙王陳王遣使賀趙趣其兵西擊秦耳餘勸王

齊王（儋）元　儋狄人故齊王族也與弟榮橫皆爲豪使魏人周市徇地至狄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却之因東略定齊地

楚隱王（陳勝）元　勝陽城人秦發閭左適戍漁陽勝與吳廣爲屯長至大澤鄉會雨度已失期法當斬勝與廣因殺將尉號令徒屬行收兵得數萬人攻陳陳下之勝欲自立爲王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據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帝業成勝不聽自立爲楚王分遣諸將徇地鄰縣皆秦苛咸爭殺長吏以應之

燕王（韓廣）元　廣故上谷卒史趙王武臣遣廣將兵北徇燕地故貴人因共立廣爲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

二　[illegible]

韓王（成）元　[illegible]

魏王（豹）元　[illegible]

趙王（歇）元　[illegible]

齊王（市）元　[illegible]

楚義帝（心）元　[illegible]

二

卷第八

	閼逢敦牂	七月五星聚東井	
	三	項羽大破秦兵走章邯虜王離沛公克潁川南陽趙高以盜益熾欲歸罪於章邯而誅之邯懼秦軍降項羽羽封邯爲雍王沛公入武關趙高指鹿爲馬羣臣莫敢言其過高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秦兵數敗日讓高恐二世誅之乃遣其婿閻樂攻	二世於望夷宮二世願與妻子爲黔首不得而死高乃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三族高家沛公大破秦兵於藍田
	二	張良從沛公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二	救趙從項羽伐秦	
	二	張耳使張黶陳澤讓陳餘進兵餘不敢前黶澤死於秦軍耳由是怨餘會項羽救趙大破秦軍虜王離耳得出責讓陳餘餘怒棄將印去耳與趙王還信都	
	二	將軍田都畔齊從項羽救趙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亦從羽	
破殺之於定陶懷王徙都彭城章邯圍趙懷王使宋義項羽救之懷王與諸將約能先入關破秦者王之項羽願擊秦諸老將皆曰羽慓悍不可遣不如沛公長者使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宜可下懷王從之	二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矯懷王命殺義懷王因以羽爲上將軍羽引兵渡河大破秦軍虜王離諸侯將來救趙者皆屬服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沛公過昌邑彭越以兵從彭越初起斬期而後者酈食其見沛公沛公披足揖洗納其言	遂下陳留沛公屠潁川張良以兵從沛公用良策取南陽沛公所過不虜掠秦民皆喜章邯以秦軍降項羽沛公入武關用張良策大破秦兵
	二	遣將臧荼救趙遂從項羽伐秦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旃蒙協洽（漢初用殷曆或云用顓頊曆今兩存之漢襲秦以建亥月為正今所紀月數皆以夏正書之從朔與前朔同日則不訖改日乃訖之後倣此歲十月丁亥十一丙辰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歲顓頊壬申曆九年十丙戌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朔）

漢高祖（邦）　元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守之[illegible]與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　樊噲張良諫止宮休舍沛公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　沛公遣兵距函谷關項羽怒欲擊沛公沛公使張良因項伯以謝羽因自見羽於鴻門范增使項莊舞劍欲殺沛公項伯常翼蔽之沛公與樊噲脫歸　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分關中地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漢王欲攻羽蕭何諫而止　蕭何自追韓信薦於王以為大將信論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其彊易弱王大喜以得信晚遂引兵還定三秦塞王欣翟王翳降圍雍王於廢丘　王陵母知漢王必得天下　張良遺項羽書羽以故無西意

韓王（鄭昌）　元　項羽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　羽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立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魏王（豹）　三　項羽徙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趙將司馬卬定河內立以為殷王都朝歌

趙王（歇）　三　項羽徙歇為代王都代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王故趙地都襄國陳餘在南皮羽因封之三縣餘怒借兵於齊以擊常山

齊王（榮）　元　項羽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淄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榮[illegible]羽[illegible]不王己不肯令田市之膠東而以兵逆擊田都都敗奔楚市畏項王竊逃之國榮追擊殺之自立為齊王又擊濟北王安殺之與彭越將軍印令擊梁地又以兵借陳餘使擊常山

西楚霸王（項籍）　元　項羽率諸侯兵西入秦至新安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羽入關至鴻門將擊沛公項伯為之解沛公自來謝范增欲殺沛公不果曰吾屬今為之虜矣　羽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發始皇冢秦民大失望　韓生說羽留王關中不從　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徙之郴而奪其地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分天下以王諸侯盡徙其故王於醜地而以其地王所善將相由是諸侯不服　羽又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楚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將軍英布為九江王都六　漢王自漢中還攻三秦　田榮擊殺三齊　陳餘借兵於齊以擊常山

燕王（臧荼）　元　荼本燕將從項羽入關羽立荼為燕王都薊徙故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廣不肯之遼東荼擊殺之并王其地

卷第九

柔兆

二　張耳自歸漢

二　漢王至河

四　豹從漢王

四　陳餘擊破

齊王廣

二　項王陰使衡山臨

二

涒灘（歲十辛巳十二庚辰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朔[illegible]十一庚戌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illegible]後九乙亥朔自太初未改曆以前閏皆在歲末謂之後九月）

王如陝[illegible]河南王申陽降[illegible]

[illegible]

伐楚入彭城[illegible]韓信擊豹虜之

常山　常山王耳奔漢餘復迎王歇立以為趙王歇以餘為代王餘使相國夏說守代身留傅趙王　漢王詐餘與共伐楚餘從知之乃復叛漢　漢將韓信與張耳共擊代虜夏說

元　項羽擊[illegible]

[illegible]

強圉作噩

殷十乙巳十二甲辰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朔　顓頊十一甲戌正癸酉二壬申五辛未八庚子朔　本志十甲戌晦十一癸卯晦日食皆有宿度案日所在宿度不可見曆家以衡推之未必能中今但取其有時刻食分者記之　辰星出四孟

三　韓信張耳擊趙背水為陳斬陳餘遂滅趙　信用李左車策傳檄下燕　隨何說下英布故漏其謀於楚使布遂叛楚歸漢王踞牀洗足見英布　酈食其說王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乃止　王使陳平以金四萬斤間楚君臣項羽果疑范增　楚圍王於滎陽急紀信詐降王得脫走入關　袁生說王南出宛葉　彭越破楚兵殺項聲薛公項羽東擊越王復軍成皋羽還拔滎陽殺周苛樅公遂圍成皋漢王逃渡河奪韓信張耳軍使耳守趙地信收趙兵擊齊　楚拔成皋欲西漢兵拒之鞏鄭忠說王高壘勿與楚戰使劉賈盧綰將兵渡河佐彭越燒楚積聚　彭越復[illegible]下梁地項羽東擊越　酈食其說王復取滎陽成皋據敖倉之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又請東說齊使附漢　蒯徹說韓信擊齊

五　漢使韓信張耳自井陘伐趙李左車說陳餘請以輕兵絕漢糧道餘不聽漢大破趙兵斬餘虜趙王歇

二　齊遣將屯歷下以備漢　漢王遣酈食其說橫橫乃罷歷下兵與漢連和

三　九江王英布叛楚楚將龍且擊破之布去歸漢　楚圍漢王於滎陽項羽用漢反間疑范增增怒去疽發背死　漢王說入關出兵宛葉項王引兵從之　彭越殺楚將項聲薛公於下邳項王東擊越走之　項王還拔滎陽成皋　彭越復攻下梁地十七城項王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擊越

三　始從漢

著雍閹茂

殷十己亥十二戊戌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朔　顓頊十己亥十二戊戌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朔

四　韓信襲破齊王[illegible]河擊殺楚將曹咎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還亦軍廣武　羽置太公高俎羽欲與王挑戰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　王數羽十罪羽伏弩射王傷胸張良請漢王彊起勞軍　楚將龍且救齊韓信以沙囊壅濰水大破楚軍殺龍且虜齊王廣遂定齊地　立張耳爲趙王　王西至櫟陽留四日復如軍　韓信自立爲齊王張良陳平躡王足漢王因而立之　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不聽　蒯徹說信兩存楚漢鼎足而居亦不聽　立英布爲淮南王　王令軍士死者轉送其家四方歸心　項羽請割鴻溝以和歸太公呂后張良陳平說王追攻之曰縱養虎自遺患

三　漢將韓信襲破臨淄齊王廣走高密相橫走博陽楚使龍且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兵敗奔彭越信遂平定齊地

四　漢王擊殺曹咎取成皋項王復西軍廣武　項王自出挑戰叱樓煩　伏弩射傷漢王　使[illegible]且[illegible]齊王招[illegible]　[illegible]破楚　兵[illegible]項王　食[illegible]漢約割鴻溝以和項王東歸漢王[illegible]之

四

卷第十

屠維大淵獻

殷十一癸亥正壬戌三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後九戊子朔　顓頊十癸巳正壬戌二辛酉五庚申七乙未九戊午朔

五　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復爲楚所敗張良請[illegible]分楚地以并二人使自爲戰王從之遂圍羽垓下羽走死烏江　立韓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　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卽位於汜水之陽　立吳芮爲長沙王[illegible]請爲劉[illegible]王　帝西都

五　周殷叛楚歸漢　漢王合諸侯兵圍項王於垓下項王走至烏江自殺　楚地皆降漢漢以魯公禮葬項王　漢王[illegible]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

五　荼反漢漢擊滅之

卷第十一

[illegible]信曰殺之無名故忍而殺此田橫來降既而自殺。上赦季布斬丁公。婁敬張良說上都關中。上即日西還。張良學導引辟穀。臧荼反。上自將擊滅之。立盧綰為燕王。

上章困敦（殷十一丁亥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朔。顓頊十丁巳十二丙辰二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朔。）

漢高祖六　或告楚王信反。上用陳平謀僞遊雲夢。禽信。廢為侯。田肯說上以子弟王齊。韓信謂上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上言諸將功狗也。蕭何功人也。陳平受封。辭魏無知之功。上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徙韓王信王太原。留侯勸上先封雍齒。鄂秋稱蕭何功第一。尊太公為太上皇。冒頓以善馬閼氏與東胡。而不與弃地。遂滅東胡。南侵燕代。復收故地。韓王信叛降匈奴。叔孫通作朝儀。魯兩生不肯行。

重光赤奮若（殷十二辛亥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朔。顓頊十一辛巳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八丁未朔。）

七　朝儀成。上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自將擊韓王信。破之。信亡入匈奴。與之連兵寇邊。婁敬言匈奴羸兵以誘漢。不可擊。帝不從。匈奴圍帝於白登。用陳平祕計得免。滕公出圍故徐行。封陳平為曲逆侯。帝辱趙王敖。趙相貫高起。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黜之。蕭何治未央宮成。帝自櫟陽徙都長安。

玄黓攝提格（殷丙午蔀一年十丙午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朔。顓頊十丙午十二乙巳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後九庚子朔。）

八　上擊韓王信。過柏人。貫高謀反不果。令賈人毋得衣錦繡。婁敬說上以長公主妻冒頓。

昭陽單閼（殷十二己巳二戊辰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朔。顓頊十庚子十二己巳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朔。本志六月乙未晦食既。）

九　上使敬與匈奴結和親。敬勸徙六國後及豪桀十餘萬口實關中。貫高事覺。不死以明張王不反。

閼逢執徐（殷十一甲午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朔。顓頊十甲子十二癸亥二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朔後九月。）

十　太上皇崩。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周昌力爭之。上以昌為趙相。陳豨反。上自將擊之。見豨不據邯鄲。知其無能為。不誅常山守尉。以四千戶封趙子弟。以金購豨將。

旃蒙大荒落（殷十己未十一戊午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朔。顓頊十戊子十二丁亥二丙戌四乙酉七甲寅九癸丑朔。）

十一　陳豨敗。韓信謀反。誅。柴武斬韓王信。上欲烹蒯徹。徹言臣獨知韓信。不知陛下。乃釋之。上誅彭越。欒布哭越。言恐功臣人人自危。陸賈說南越王趙佗。下之。賈謂上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樊噲排闥諫上獨與宦者居。曰不見趙高事乎。英布反。薛公料布三策。四皓說建成侯不使太子將兵。

柔兆敦牂（殷十二壬午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朔。顓頊十一壬子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朔。本志春熒惑守心。）

十二　英布敗死。上過沛燕故老。周勃斬陳豨。叔孫通諫易太子。曰太子天下之本。王衛尉辨蕭相國無罪。盧綰謀反。使樊噲擊之。上疾篤。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呂后問相。上言曹參陳平王陵周勃。上崩。盧綰亡入匈奴。上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陳平不斬樊噲。呂后召趙王。周昌不遣。

卷第十二

強圉協洽（殷十丁丑十二丙子二乙亥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朔。顓頊十二丙子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後九辛未朔。）

漢惠帝元　太后殺趙王如意。以戚夫人為人彘。帝遂病。飲不聽政。

著雍涒灘（殷十辛丑十二庚子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九丙寅朔。顓頊十一庚午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朔。）

二　齊悼惠王來朝。太后欲酖之不果。蕭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何與曹參有隙。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一遵何之約。

屠維作噩（殷十一乙丑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朔。顓頊十乙未十二甲午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朔。）

三　匈奴遺呂后書不遜。噲請擊之。季布言噲可斬。呂后乃卑辭謝之。

上章閹茂（殷十二己丑二戊子四丁亥六丙戌八乙酉後九甲申朔。顓頊十一己未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後九甲申朔。）

四　立張后。叔孫通請原廟。

重光大淵獻（殷十一癸未正壬午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朔。顓頊十一癸未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朔。）

五

玄黓困敦（殷十戊申十二丁未二丙午四乙巳七甲戌九癸酉朔。顓頊十丁丑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後九壬寅朔。）

六

昭陽赤奮若（殷十壬申十二辛未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朔。顓頊十一辛丑正庚子三己亥六戊辰八丁卯朔。本志正辛丑朔食。五丁卯先晦一日食幾盡。）

七　帝崩。呂后詐名它人子為太子。立之。

閼逢攝提格（殷十一丙申正乙未二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朔。顓頊十丙寅十二乙丑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九辛卯朔。）

漢高后（雉）元　太后王諸呂。陳平周勃謂安劉氏君不如臣。

旃蒙單閼（殷十一庚寅正己丑[illegible]朔。顓頊十一[illegible]朔。本志六月丙戌晦食。）

二

柔兆執徐（殷十一甲寅正癸丑[illegible]朔。顓頊[illegible]朔。）

三

強圉大荒落（殷十一戊申正丁未[illegible]八甲戌朔。顓頊十一[illegible]朔。）

四　少帝有怨言。太后幽殺之。更立其弟弘。

著雍敦牂（殷十一癸卯正壬寅[illegible]朔。顓頊十一[illegible]後九月。）

五　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入寇長沙。

屠維協洽（殷十丁酉正丙寅[illegible]七癸亥九壬戌朔。顓頊十丁酉[illegible]朔。）

六

卷第十三

	十二丙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朔	
上章涒灘	殷十一辛酉正庚申三己未六戊子八丁亥朔　顓頊十辛卯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　本志正己丑晦食既	七　太后殺趙幽王友　封琅邪王澤　趙王恢自殺　朱虛侯章歌田　陸賈說陳平交周勃結歡
重光作噩	殷十丙戌十二乙酉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朔　顓頊十一乙卯正甲寅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後九庚辰朔	八　太后崩　齊哀王起兵以誅諸呂　灌嬰屯滎陽陰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周勃使酈寄詐呂祿奪其軍　呂須散寶曰無爲他人守　周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入相國產殿門使朱虛侯誅之遂滅呂氏　大臣迎立代王　羣臣皆疑　獨宋昌勸行
玄默閹茂	殷十庚戌十二己酉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朔　顓頊十一己卯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八乙巳朔	漢太宗（恆）元　陳平以讓周勃　袁盎諫上[illegible]絳侯　除收孥令　立太子（啓）[illegible]上不受千里馬令四方無求來獻　施惠天下　遠近驩洽　乃修代來功　陳平對宰相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帝以恩威懷服南越　吳公薦賈誼
昭陽大淵獻	殷十甲辰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朔　顓頊十甲辰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朔　後九月　本志十一癸卯晦食	二　賈山勸納諫　又諫與方正之士射獵　帝止輦受書疏　袁盎諫帝下峻阪　又諫慎夫人與皇后同席
閼逢困敦	殷十戊辰十二丁卯二丙寅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朔　顓頊十戊辰十二丁卯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朔　本志十丁酉晦十一丁卯晦皆食	三　詔丞相率列侯之國　淮南王殺辟陽侯　匈奴犯塞　遣灌嬰擊之　上幸太原　濟北王興居反　遣柴武擊誅之　張釋之諫嗇夫利口　又勸太子梁王不下車　又言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又論犯蹕盜環用法平
旃蒙赤奮若	殷十一壬辰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八戊午朔　顓頊十壬戌十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朔	四　季布言恐天下窺陛下淺深　絳侯下獄　薄太后明其不反
柔兆攝提格	殷十一丁巳十二丙辰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後九辛亥朔　顓頊十一丙戌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八壬子後九辛亥朔	五　除盜鑄錢令　賈誼賈山俱諫
彊圉單閼	殷十二庚辰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朔　顓頊十一庚戌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朔	六　淮南王長有罪遷蜀袁盎諫不聽長自殺　匈奴求和親　中行說勸匈奴毋貴漢物　又言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雖亂必立宗種　賈誼上疏言抱火厝積薪　又曰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　又曰令信越爲列侯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又曰天子居下蠻夷居上是倒縣也　又曰翫細娛而不圖大患　又曰上無制度下爲奢僭故饑寒而爲姦邪　又曰俗無行義宜定經制　又曰三代所以長久以其早論教太子而謹擇左右也　又曰禮禁將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後　又曰大臣可刑殺而不可榜笞厲廉所以養其廉恥
著雍執徐	殷十乙亥十二甲戌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朔　顓頊十乙	七

卷第十四

	亥十二甲戌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朔	
屠維大荒落	殷十一己亥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八乙丑後九甲子朔　顓頊十己巳十二戊辰三丁酉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朔	八　賈誼諫封王淮南諸子　知其後必反
上章敦牂	殷十一癸亥正壬戌三辛卯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朔　顓頊十癸巳十二壬辰二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朔	九
重光協洽	殷十二丁亥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後九壬午朔　顓頊十一丁巳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後九壬午朔	十　殺薄昭
玄默涒灘	殷十一辛巳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朔　顓頊十一辛巳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朔	十一　賈誼勸上大封梁淮陽以制諸侯　奈何高拱以成六國之禍　晁錯言兵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　又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又勸上募民徙塞下　又勸上置[illegible]良吏撫徙者
昭陽作噩	殷十丙午十二乙巳二甲辰四癸卯七壬申九辛未朔　顓頊十一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朔	十二　河決酸棗　除關無用傳　鼂錯勸上令民入粟拜爵以勸農　貴粟賤金玉　詔賜民田租之半
閼逢閹茂	殷十一庚午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　顓頊十一庚子十二己亥二戊戌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　後九月	十三　詔帝耕后蠶以勸天下　除秘祝　除肉刑　上下寬厚　斷獄四百　除民田租稅
旃蒙大淵獻	殷十一甲午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朔　顓頊十甲子十二癸亥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朔	十四　匈奴入朝那　上欲自征匈奴　太后固止之　馮唐譏上不能用廉頗李牧　詔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柔兆困敦	殷十一戊子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朔　顓頊十一戊子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朔	十五　令公孫臣草改曆服色事　上始幸雍郊見五帝
彊圉赤奮若	殷十一癸丑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七己卯九戊寅朔　顓頊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後九丁未朔	十六　令諸生作王制　分齊爲六國　淮南爲三國　悉王悼惠王厲王諸子　新垣平獻玉杯
著雍攝提格	殷十丁丑十二丙子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九壬寅朔　顓頊十一丙午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九壬申朔	後元　誅新垣平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屠維單閼	殷十一辛丑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朔　顓頊十辛未十二庚午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九丙申朔	二　復與匈奴和親　不相寇　申屠嘉欲斬鄧通　上令通往而後請之
上章執徐	殷十一乙未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後九庚申朔　顓頊十二	三

卷第十五

（一乙未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朔。）

重光大荒落（殷十一乙未正戊午三丁巳六丙戌八乙酉朔。顓頊十一己未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朔。本志四丙辰晦食。）

四

玄黓敦牂（殷十一甲申十二癸未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九己酉朔。顓頊十一癸丑正壬子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後九戊寅朔。）

五

昭陽協洽（殷十一戊申十二丁未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朔。顓頊十一丁丑正丙子三乙亥六甲辰八癸卯朔。本志四乙巳，水火木合於東井。）

六　匈奴大入上郡雲中。遣三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以備胡。上勞軍至細柳，知周亞夫賢。

閼逢涒灘（殷十一壬寅正辛未二庚午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朔。顓頊十一壬寅十二辛丑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朔。本志十一戊戌，水土合於危。正辛未朔食。七火東行，行畢陽，環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卽南，乃東行。）

七　帝崩。遺詔薄葬減喪。罷屬國。賞張武以愧其心。長沙王以忠定著令。

旃蒙作噩（殷十一丙寅正乙丑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後九辛卯朔。顓頊十一丙寅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朔。本志正癸酉，金水合於女。七乙丑，金木水合於張。）

漢景帝（啓）元（尊文帝廟曰太宗。復收民田半租。減笞刑。張歐雖治刑名，爲人長者。）

柔兆閹茂（殷十一庚寅正己丑二戊子五丁亥八丙辰朔。顓頊十一庚申十二己未二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朔。本志七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水火合於斗。）

二　申屠嘉死。鼂錯益貴。梁孝王親幸無比。

彊圉大淵獻（殷十一乙卯十二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朔。顓頊十一甲申正癸未三壬午六辛亥八庚戌朔。本志二壬午晦[illegible]入營室。）

三　上因燕飲言欲傳天下於梁王。竇嬰[illegible]可。梁王以此怨嬰。鼂錯言高帝封二庶孽分天下[illegible]稍小。穆生以不置醴引去。吳楚等七國反。[illegible]上以袁盎言斬錯。[illegible]十七國以誅錯爲名。[illegible]周亞夫以梁委吳，絕其糧道。[illegible]備江淮，入武關。[illegible]過城勿攻，直據洛陽。[illegible]不聽。[illegible]吉兵日至。[illegible]濟北[illegible]衛綰不從太子飲，以此得寵任。竇太后不許續吳。[illegible]

著雍困敦（殷十己酉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朔。顓頊十己酉十一戊申十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朔。本志七癸未，火入東井，行陰。九己未，火入輿鬼，戊寅出。本紀十戊戌晦食。本志無。）

四　復置關用傳。立太子榮。衡山王勃以貞信徙王濟北。

屠維赤奮若（殷十癸酉十二壬申二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朔。顓頊十癸酉十二壬申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朔。）

五

卷第十六

上章攝提格（殷十一丁酉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八癸亥後九壬戌朔。顓頊十丁卯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朔。）

六　廢薄后。長公主嫖譖栗姬，譽膠東王。

重光單閼（殷十一辛酉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顓頊十一辛卯十二庚寅二己丑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本志十一庚寅晦食。）

七　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爲太子。郅都[illegible]上爲[illegible]

玄黓執徐（殷十一丙戌十二乙酉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朔。顓頊十一乙卯正甲寅二癸丑五壬子七辛亥朔。本志十二甲寅晦食。填星居東井。）

中元

昭陽大荒落（殷十一庚辰十二己卯二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朔。顓頊十一庚辰十二己卯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後九甲戌朔。本志九甲戌晦食。）

二　臨江王榮坐事自殺。太后欲立梁王爲嗣，袁盎諫止上。梁王使人刺殺盎。（韓安國諫）梁王匿羊勝公孫詭。鄒陽曰兄弟無藏怒，無宿怨。田叔燒梁獄辭。

閼逢敦牂（殷十一甲辰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午九己巳朔。顓頊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朔。本志九戊戌晦食。[illegible]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正丁亥，金木合於[illegible]。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金去木留守之二十日。）

三　周亞夫不肯侯王信等。

旃蒙協洽（殷十一戊辰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朔。顓頊十一戊戌十二丁酉二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亥朔。本志四丙申，金木合於井。）

四

柔兆涒灘（殷十一癸卯十二壬辰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後九戊子朔。顓頊十一壬戌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丁亥朔。本志四[illegible]水火合於參。）

五　詔讞疑獄。

彊圉作噩（殷十一丙辰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朔。顓頊十一丙戌正乙酉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朔。本志[illegible]亥日食。）

六　梁孝王薨。封其五男爲王。定鑄錢令。李廣見匈奴[illegible]

著雍閹茂（殷十一庚戌十二己酉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朔。顓頊十一庚辰十二己卯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九乙亥朔。本志七[illegible]日食，[illegible]晝見星，不至[illegible]出。）

後元　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坐。直不疑償亡金。周亞夫下獄死。

屠維大淵獻（殷十一乙亥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後九庚子朔。顓頊十一乙巳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未後九庚子朔。）

二　詔勸農桑。修吏職。

上章困敦（殷十一己亥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朔。顓頊十一己巳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朔。）

三　詔勸民種樹，可得衣食物。帝崩。景之世，富庶之極，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重光赤奮若（殷十一癸巳十二壬辰二辛卯四庚申六己未後九戊午朔。顓頊十一癸亥正壬戌二辛酉[illegible]戊子朔。）

漢世宗（徹）建元元（詔舉賢良。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又曰漢常欲治而不治者失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illegible]祿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illegible]）

卷第

玄默攝提格（殷十一丁巳、正丙辰、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朔。顓頊十一丁巳、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朔。本志二丙戌朔食。）

昭陽單閼（殷十壬午、十二辛巳、二庚辰、四己卯、六戊寅、九丁未朔。顓頊辛亥蔀一年十一辛亥、二庚辰、四己卯、五戊寅、八丁丑朔。本志九丙子晦食。）

閼逢執徐（殷十一丙午、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顓頊十丙午、十二乙亥、二甲戌、四癸酉、七壬寅、九辛丑朔。後九月。）

旃蒙大荒落（殷十一庚午、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顓頊十庚子、十二己亥、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朔。本志正己巳朔食。）

柔兆敦牂（殷十一甲子、正癸亥、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朔。顓頊十一甲子、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朔。）

彊圉協洽（殷十己丑、十二戊子、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九甲寅朔。顓頊十一戊午、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後九癸未朔。本志二丙辰晦食、七癸未先晦食、日中蝕從東北過半、晡時復。）

著雍涒灘（殷十一癸丑、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朔。顓頊十一壬午、正辛巳、三庚辰、六己酉、八戊申朔。）

犯罪者未必刑。又曰高明光大、在加之意而已。又曰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又請令二千石貢賢、以觀大臣之能。又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又曰道者萬世無弊。又曰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宜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衛綰奏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上雅嚮儒術、趙綰王臧請立明堂。申公曰爲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

二　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其屬尊材高、尊禮之。竇太后好黃老言、抵趙綰王臧罪。萬石君家無文學而孝謹。太后勸上加恩禮於長公主。衛子夫初得幸。

三　中山王聞樂流涕、天子爲之加親親之恩。閩越圍東甌、上使嚴助發兵救之、閩越去、東甌因內徙。上招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雖以文詞得幸、終不任以事。上爲微行、爲柏谷主人所辱。上令吾丘壽王廣上林苑、東方朔諫。司馬相如諫獵曰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四

五　置五經博士。

六　上謂田蚡、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閩越王郢攻南越、上遣王恢韓安國等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會郢弟餘善殺郢以降。尉佗遣子孫無入朝。汲黯不視越、矯開倉。黯治民、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爲九卿、引大體、不拘文法。黯謂上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欲比迹唐虞。黯曰天子置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莊助論汲黯輔少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匈奴來求和親、上用韓安國議、許之。

元光元　初察孝廉。李廣、程不識將兵異道。

二　李少君善爲巧發奇中、上始好神仙。王恢請以馬邑誘匈奴、韓安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故高祖文帝皆與匈奴和親、上不聽、發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匈奴覺之、去、卒無所得、乃誅王恢。

十七　　卷第

屠維作噩（殷十一丁丑、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顓頊十丁未、十二丙午、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朔。後九月。）

上章閹茂（殷十一辛未、十二庚午、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朔。顓頊十辛未、十二庚午、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朔。）

重光大淵獻（殷十一乙未、正甲午、三癸巳、六壬戌、八辛酉朔。顓頊十乙丑、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朔。）

玄默困敦（殷十庚申、十二己未、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八乙卯朔。顓頊十一己丑、正戊子、三丁亥、六丙辰、八乙卯、後九甲寅朔。）

昭陽赤奮若（殷十甲申、十二癸未、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朔。顓頊十一癸丑、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八己卯朔。）

閼逢攝提格（殷十戊寅、十二丁丑、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朔。顓頊十戊寅、十二丁丑、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朔。本志二乙巳晦食、紀三月乙亥晦食。）

旃蒙單閼（殷十一壬寅、正辛丑、三庚子、六己巳、八戊辰、後九丁卯朔。顓頊十壬申、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朔。）

柔兆執徐（殷十一丙寅、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朔。顓頊十丙申、十二己未、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朔。）

彊圉大荒落（殷十辛卯、十二庚寅、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朔。顓頊十一庚申、正乙未、三戊午、五丁巳、八丙戌朔。）

著雍敦牂（殷十乙酉、正甲寅、二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朔。顓頊十乙酉、十二甲申、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後九己卯朔。本志十二癸丑晦食。）

三　河決瓠子、浚不塞。田蚡與竇嬰私鬭。

四　嬰坐弃市。河間獻王好古、實事求是。

五　河間王獻雅樂。班固贊曰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道。陳皇后廢、供奉如禮。東方朔諫引內董君於宣室。上令張湯趙禹定律令、用法益刻自此始。公孫弘對策、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轅固謂弘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弘不庭辯、常與汲黯請間、所言皆聽。汲黯面詰弘不忠、弘曰知臣者以臣爲忠。

六　鄭當時穿渭渠。匈奴入上谷、初令衛青將擊匈奴。李廣爲匈奴所得、亡歸。

元朔元　詔議不舉孝廉者罪。衛夫人爲皇后。匈奴入遼西漁陽、衛青擊匈奴。東夷薉君降、置滄海郡。主父偃諫伐匈奴。嚴安言周失之弱、秦失之彊。徐樂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二　主父偃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爲侯。匈奴入上谷漁陽、衛青擊匈奴、至高闕、取河南地。上用主父偃謀、置朔方郡。又徙豪傑茂陵。上謂郭解權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公孫弘曰解殺人不知、甚於解殺之。荀悅論三遊之賊。誅主父偃。孔臧辭御史大夫、願爲太常。

三　匈奴太子於單降。公孫弘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從之。汲黯言弘詐、弘曰誠中弘病。張騫使月支還。匈奴入代郡鴈門。汲黯[illegible]

四　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

五　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弘請禁民挾弓弩、吾丘壽王難曰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弘外寬內深、有怨必報。衛青擊匈奴、破右賢王、初爲大將軍、又封其三子。汲黯揖青、青待黯加平日。上不冠不見汲黯。上以禮壞樂崩、置博士弟子員。淮南衡山王與賓客爲反計。

六　衛青再出擊匈奴。趙信降匈奴。青不斬蘇建。霍去病始侯。初置武功賞官。

十八　　卷第十九

屠維協洽（殷十己酉十二戊申二丁未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朔。顓頊十二戊申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朔。本志五乙巳晦食。）

上章涒灘（殷十一癸酉正壬申三辛未五庚午七己巳後九戊辰朔。顓頊十癸卯十二壬寅三辛未五庚午七己巳九戊辰朔。）

重光作噩（殷十一丁酉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朔。顓頊十丁卯十二丙寅二乙丑四甲午七癸巳九壬辰朔。）

玄黓閹茂（殷十二辛酉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朔。顓頊十一辛卯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朔。）

昭陽大淵獻（殷十丙辰十二乙卯二甲寅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朔。顓頊十二乙卯二甲寅四癸丑六壬子八辛亥後九庚戌朔。）

閼逢困敦（殷十庚辰十二己卯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九乙巳朔。顓頊十一己酉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朔。）

旃蒙赤奮若（殷十一甲辰正癸卯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九己亥朔。顓頊十甲戌十二癸酉二壬申四辛未七庚子九己亥朔。）

柔兆攝提格（殷十二戊辰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後九癸亥朔。顓頊十一戊戌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後九癸亥朔。）

強圉單閼（殷十一壬戌正辛酉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朔。顓頊十一壬戌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朔。）

著雍執徐（殷十丁亥十二丙戌二乙酉四甲申七癸丑九壬子朔。顓頊十一丙辰二乙酉四甲申六癸未八壬午後九辛巳朔。）

屠維大荒落（殷十辛亥十二庚戌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朔。顓頊十一庚辰正己卯三戊寅六丁未八丙午朔。本志四丁丑晦食。太白入天苑。十一辛巳朔。冬）

元狩元（獲一角獸。初以天瑞紀元。濟北王獻泰山。淮南衡山王事覺伏誅。張湯必誅伍被莊助。匈奴入上谷。張騫請通西域。乃復事西南夷。）

二（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得金人。李廣爲匈奴所圍。意氣自如。匈奴渾邪王降。汲黯諫民出馬及交市事。金日磾養馬不窺視。）

三（封膠東王寄兩子爲王。匈奴入北平定襄。徙貧民關西七十餘萬口。作昆明池。上作天馬歌。汲黯譏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汲黯諫殺士。）

四（張湯桑弘羊等造白金皮幣。興鹽鐵之利。初算軺車。卜式請出財佐邊。上尊顯式以風百姓。上令衛青霍去病度幕擊匈奴。青至闐顏山。大破單于。李廣自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臨翰海而還。馬出塞者十四萬匹。還者三萬匹。去病不學孫吳。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狄山乘鄣。義縱鷹擊。王溫舒論囚流血十餘里。少翁以詐妄誅。）

五（初行五銖錢。汲黯謂李息公不早言張湯并受戮矣。上病鼎湖。愈幸甘泉。祠神君。）

六（初令民告緡。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霍去病薨。顏異坐腹非誅。）

元鼎元

二（上以張湯面欺殺之。起柏梁臺承露掌。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張騫使烏孫。西域始遣使入貢。）

三

四（立后土祠於汾陰。上始巡郡縣。河東守自殺。欒大始進。數月佩六印。妻以公主。貴震天下。得寶鼎於汾陰。周亞夫始[illegible]趙禹爲文深。不用。至是更名。寬平。尹齊以不勝任免。民恐失兒寬。輸租更最。使安國少季諭南越王及太后令入朝。公孫卿言寶鼎亦當黃帝之時。上得寶鼎。脫躧登天。）

五（上幸雍。遂西踰隴。登崆峒。隴西守自殺。上北出蕭關。獵新秦中。勅邊兵而還。上幸甘泉。初立泰一祠。南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太后欲因漢使者誅之。使者不敢發。上使韓千秋以二千人）

卷第二十

[illegible]

上章敦牂（殷十一乙亥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九庚午朔。顓頊十乙巳十一甲辰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九庚午朔。）

重光協洽（殷十一己巳正戊辰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後九甲午朔。顓頊十一己巳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朔。）

玄黓涒灘（殷十一癸巳正壬辰三辛卯六庚申八己未朔。顓頊十癸亥正壬辰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朔。）

昭陽作噩（殷十戊午十二丁巳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八癸丑朔。顓頊十一丁亥正丙戌四乙卯六甲寅八癸丑朔。）

閼逢閹茂（殷十一壬午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朔。顓頊十壬子十二辛亥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九丁丑朔。後九月。本志六己酉朔食。）

旃蒙大淵獻（殷十丙子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顓頊十丙子十二乙亥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朔。）

柔兆困敦（殷十一庚子正己亥三戊戌六丁卯八丙寅朔。顓頊十庚午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朔。）

強圉赤奮若（殷十乙丑十一甲子朔。顓頊閏十甲午十二癸巳朔。）

往使者還反。殺漢使者及王王太后。更立王兄建德。韓千秋兵盡殲之。上遣[illegible]十餘萬人五道征南越。列侯坐酎金[illegible]百六十人。石慶爲丞相。醇謹而已。欒大[illegible]棄市。西羌反。

六（李息等平西羌。楊僕等滅南越爲九郡。越侯遺等平西南夷爲五郡。夜郎侯入朝。上幸緱氏。觀大人迹。郡國[illegible]治道[illegible]宮館而望幸矣。東越王餘善反。上欲[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料功。先以書責讓。使西域者浸多。匈奴數遮之。上使公孫賀趙破奴擊匈奴。出塞數千里不見虜而還。使民實張掖敦煌。卜式言鹽鐵算舡不便。上由是不悅。司馬相如勸上封泰山。兒寬請上自制封禪儀。）

元封元（上巡北邊。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使郭吉[illegible]單于。匈奴[illegible]不敢出。乃還兵振旅。過橋山祠黃帝冢。[illegible]東越遷其民於江淮間。上幸緱氏。禮中嶽。東巡海上。發遣方士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上登封泰山。降禪肅然。還坐明堂。受羣臣上壽。東方朔言仙者得之自然。北並海至碣石。歷北邊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桑弘羊用平準。民不益賦而國用饒。卜式曰。烹弘羊。天乃雨。[illegible]見王朔獨見[illegible]。）

二（公孫卿言神人欲見天子。上爲之幸東萊。所見。因禱萬里沙。上自臨塞瓠子決河。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復故道。作宣房宮。通天臺。涉何殺朝鮮送者。朝鮮王右渠由是叛。公孫卿言天旱乾封。遣楊僕荀彘擊朝鮮。滇王請置吏入朝。[illegible]吏不敢直[illegible]。杜周爲廷尉。詔獄繁者至十萬餘人。）

三（趙破奴以輕騎七百虜樓蘭王。破車師。烏孫大宛之屬列亭障至玉門。作角抵戲。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爲四郡。彘坐爭功棄市。[illegible]有箕子之風。）

四（上幸回中。出蕭關。匈奴遣貴人來。北單于紿王烏云欲入見天子。遂爲之築邸。）

五（上南巡。望祀虞帝於九疑。射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增封泰山。還幸甘泉郊泰畤。衛青薨。初置十三部刺史。詔求[illegible]馳之士。）

六（遣郭昌擊昆明。以公主妻烏孫。上每巡守多從胡客。覽示漢富厚以傾駭之。兒單于立。匈奴益西北徙。）

太初元（上至海上考方士。柏梁臺災。作建章宮。初改用夏正。定律曆。遣）

卷第二十一

	初用太初曆甲子蔀一年正癸亥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前十一月一日冬至	公孫敖築受降城 上聞宛有善馬遣使求之宛王不肯殺使者上使李廣利將兵伐宛 王溫舒夷五族
著雍攝提格	二丙戌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二 公孫賀爲丞相不肯受印綬 李廣利爲郁成所敗而還上令遮玉門不聽入 遣趙破奴擊匈奴一軍盡沒
屠維單閼	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閏六戊申九丁丑十一丙子朔七一處暑	三 上東巡海上脩封泰山禪石閭 遣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亭鄣至盧朐 匈奴入定襄雲中酒泉張掖 高祖功臣見侯纔四人 大發兵六萬餘人 遣李廣利再伐宛宛人殺其王毋寡以降大得宛馬而還威振外國
上章執徐	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	四 李廣利還京師 捕樓蘭王詰讓責之以狀辭直復遣還 匈奴且鞮侯單于立遣歸漢使之不降者
重光大荒落	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	天漢元 遣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武武不肯徙之北海上
玄黓敦牂	二癸巳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閏三四一小滿	二 遣李廣利擊匈奴大爲匈奴所圍殆將死國得免 李陵兵敗降匈奴 山東盜賊羣起作沈命法而盜不止 遣繡衣使者暴勝之等討捕僅能克之 雋不疑戒勝之 王賀曰吾活萬人子孫其興 遣開陵侯擊車師匈奴救之漢兵不利
昭陽協洽	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九甲申十一癸未朔	三 初榷酒酤 上幸泰山還祀常山 方士入海者終無驗上猶羈縻不絕 匈奴入鴈門
閼逢涒灘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二丁未朔閏十二	四 遣李廣利等三將軍擊匈奴無所得還 族李陵家
旃蒙作噩	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卯朔 本志正乙巳晦食	太始元 匈奴左大將讓位於其兄狐鹿姑單于
柔兆閹茂	正庚子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	二 穿白渠
強圉大淵獻	二甲子四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九 十月二日小雪	三 上幸甘泉遂幸東海琅邪 趙倢伃生子弗陵命其門曰堯母 江充以[illegible]得幸爲水衡都尉
著雍困敦	二戊子四丁亥六丙戌八乙酉十一甲寅朔 本志十甲寅晦食	四 上脩封泰山遂幸不其還幸安定北地
屠維赤奮若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	征和元 上[illegible]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巫蠱起
上章攝提格	正丁未四丙子閏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六一大暑	二 公孫賀父子下獄死諸邑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伉皆坐巫蠱誅 上幸甘泉 太子仁恕溫謹由是寵衰 [illegible]

卷第二十二

重光單閼	正辛未三庚午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三 匈奴入五原酒泉 遣李廣利等三將軍擊匈奴 廣利與丞相屈氂謀立昌邑王爲太子 會屈氂坐巫蠱族 廣利降匈奴 公孫勇等詐乘傳郡縣斬之 田千秋上書訟太子 上感寤族江充 以千秋爲大鴻臚
玄黓執徐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一辛酉朔 本志八辛酉晦食不盡如鉤晡時虧從西北下晡時復	四 上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遇風而止 上始罷諸方士之妄誕者 有司請田輪臺上不許 下哀痛詔 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 使趙過教民代田 匈奴屠李廣利以祠社
昭陽大荒落	正庚申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後元元 馬何羅謀反金日磾擒之 上以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欲立幼子弗陵[illegible]先殺其母趙倢伃
閼逢敦牂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	二 上在甘泉病篤立弗陵爲太子 命素所信愛者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輔政 上崩 上[illegible]昭平君 班固曰以武帝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 霍光增符璽郎秩 匈奴入朔方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三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旃蒙協洽（正戊寅三丁丑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一癸卯朔 閏十一 日冬至） 漢昭帝（弗陵）始元元（西南夷反，呂破胡討平之。燕王旦與劉澤等謀反，澤等誅，旦勿治。雋不疑為京兆尹。光欲妻以女而不受。金日磾薨。霍光不封金建。）

柔兆涒灘（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七己亥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二（霍光引用宗室劉辟彊等。匈奴壺衍鞮單于立，匈奴始衰。）

彊圉作噩（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朔 本志十一壬辰朔食） 三（上官安因丁外人內女宮中。）

著雍閹茂（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 閏七 八二日秋分） 四（立上官后。西南夷反，田廣明擊之。）

屠維大淵獻（二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五（戎詐稱衛太子，雋不疑收送獄。上官安驕淫。田廣明擊破西南夷。杜延年勸霍光修孝文之政，光納寬和。）

上章困敦（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六（詔舉賢良議鹽鐵。蘇武留匈奴十九年至是乃得歸。罷榷酤，與民休息，百姓稍充實。）

重光赤奮若（二癸酉閏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二戊戌朔 四一日小滿 本志七己亥晦食幾盡） 元鳳元（武都氐反，遣馬適建等擊之。上官桀、燕王旦謀反皆伏誅。上年十四知霍光之忠，辨上書者之詐。魏相捕顯、賓驕義之子。霍光以張安世自副。光用法嚴，杜延年輔之以寬。匈奴入寇自敗去。）

玄黓攝提格（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 二（匈奴畏漢，欲求和親。）

昭陽單閼（二辛卯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閏十二丙辰朔） 三（眭孟坐言石柳伏誅。杜延年救田千秋。匈奴擊烏桓，烏桓敗，范明友擊破之。）

閼逢執徐（二乙卯四甲寅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 正一日雨水） 四（田千秋薨。傅介子斬樓蘭王。）

旃蒙大荒落（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二乙巳朔） 五

卷第二十三

柔兆敦牂（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 閏八） 六

強圉協洽（二戊戌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元平元（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王吉、龔遂諫。霍光廢昌邑王，田延年與楊敞夫人參定大計。王式以三百篇諫。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丙吉保護皇曾孫。丙吉奏記霍光曰，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霍光立皇曾孫。張安世止兄賀稱譽皇曾孫。宣帝將立后，令求微時故劍。）

著雍涒灘（二壬戌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 本志四月壬戌申夜辰星與參出西方） 漢中宗（詢）本始元（論定策功，行封賞。霍光稽首歸政，上不受，光黨親根據於朝廷。上謙下之已甚。改謚戾太子、史皇孫，加謚置園邑。上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乃以黃霸為廷尉正。）

屠維作噩（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朔 閏五 六二日大暑 本志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熒惑守房之鉤鈐） 二（田廣明勸霍光救田延年，延年盜出三千萬，自殺。何敞。夏侯勝議孝武廟為世宗，以為不當立廟。黃霸繫獄中授經。遣五將軍與烏孫擊匈奴。）

上章閹茂（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 三（霍顯毒殺許后。五將軍擊匈奴皆無功，常惠與烏孫兵大克獲。匈奴畏多死，由是遂衰耗。趙廣漢為京兆尹。）

重光大淵獻（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 本志十一月甲辰辰星在翼是日熒惑入鬼） 四（立霍后。赦夏侯勝、黃霸，用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上聞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太后為勝素服。）

玄黓困敦（閏正己巳三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 二一日春分 本志十二癸亥晦食，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在角亢，辛酉熒惑入氐） 地節元（楚王延壽謀反自殺。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昭陽赤奮若（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九庚申十一己未朔） 二（霍光薨，子禹為將軍，兄孫山領尚書事。魏相因許伯奏封事，又請去副封。上知民艱難，屬精為治，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上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匈奴謀入寇，漢備之，引去。西嗕來降。）

閼逢攝提格（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閏十癸丑朔 十一一日冬至） 三（詔以膠東相王成有異等，賜爵關內侯。立太子。霍顯謀毒太子。霍氏驕橫，上頗知其事，許后事疏，斥其親黨。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魏相上疏言霍氏。路溫舒上書請緩刑獄文吏刑罰。上齋居決事，初置廷尉平。鄭昌以為不若刪定律令。鄭吉擊車師，車師王奔烏孫。吉遣吏卒田車師。）

旃蒙單閼（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 四（封外祖母為博平君。霍禹及霍山、雲謀反，與宗族誅。霍后廢。茂陵徐福上書。人為徐生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令郡國上繫囚瘐死者名數。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柔兆執徐（正丙子三乙亥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 元康元（[illegible]）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諫出諫官為郡守，尹翁歸為右扶風。莎車王呼屠徵率西域畔漢，馮奉世矯制斬之。上欲封奉世，蕭望之以為開後奉使者利，為國生事，乃止。

彊圉大荒落（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閏七。）

二 上憂霍氏欲害太子，乃選無子而謹慎者王倢伃為皇后。詔戒吏弄法及飾廚傳。更名詢。魏相諫伐匈奴曰：兵義者王，應者勝，忿者敗，貪者破，驕者滅。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丙吉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帝所用皆更治民。上謂張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張敞言昌邑王廢亡之效。

著雍敦牂（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朔。）

三 封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封丙吉、許史、張彭祖等為侯。夏侯勝謂丙吉有陰德，必饗其樂。張安世辭祿。每定大政，安世輒移病。安世薦人，恨其來謝。二疏歸老。疏廣不為子孫買田宅。黃霸守京兆尹。

屠維協洽（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

四 賜尹翁歸子黃金。詔求高祖功臣子孫，復其家。張安世薨。韋玄成陽狂讓爵。烏孫送車師王烏貴。趙充國請遣使救視諸羌，毋令解仇。比年豐穀，石五錢。

上章涒灘（正癸未，四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神爵元 上始郊泰畤，祠后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張敞諫用方士之語。張敞為京兆尹，繼趙廣漢之迹。王吉言治道。先零羌反，遣趙充國擊討之。充國曰：兵難遙度。又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充國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先計而後戰。充國招降罕幵，以支解羌虜。充國緩追先零，曰：窮寇不可迫。充國擅遣[illegible]。充國曰：明主可為忠言。充國奏罷騎兵，留萬人屯田，陳十二利。充國每上奏，羣臣初言不便，後皆從之。

卷第二十六

重光作噩（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

二 趙充國曰：兵大事，當為後法，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充國言辛湯不可典屬國。蓋寬饒坐直言自殺。鄭昌訟其冤。匈奴謀入寇，漢覺之，還去。匈奴虛閭單于死，顓渠閼氏廢其子稽侯狦，而立其疏族握衍單于。握衍單于殘忍好殺，國人離叛，日逐王率衆來降。以鄭吉為西域都護。蕭望之議不以少主妻烏孫。初

玄黓閹茂（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閏十二丙申朔。）

三 魏相薨。丙吉知大體，不親小事。詔益吏俸。韓延壽為潁川，以禮讓為治，吏民不忍欺。匈奴奧鞬王叛。

昭陽大淵獻（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正一日雨水。）

四 賜黃霸爵關內侯。嚴延年母曰：人不可獨殺，當為汝掃除墓地。匈奴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西擊握衍，殺之。呼韓邪欲殺右賢王，右賢王立屠耆單于，東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

閼逢困敦（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本志十二乙酉朔食。）

五鳳元 匈奴五單于爭立，屠耆破其三人。漢廷臣欲乘匈奴亂擊之，蕭望之以為乘亂不義，乃止。韓延壽坐僭侈伏誅。

旃蒙赤奮若（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八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閏八。）

二 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匈奴呼韓邪擊殺屠耆，耆從弟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兄自立為郅支單于，在東邊。楊惲坐訞言免。

柔兆攝提格（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十甲辰，十二癸卯朔。）

三 丙吉薨。張敞言黃霸好奇，恐郡國合法令為私教，澆淳散樸。霸薦史高，上使尚書詰問。

卷第二十七

強圉單閼（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本志四辛丑朔食。）

四 廣陵王胥坐祝詛自殺。匈奴單于稱臣。減戍卒什二。耿壽昌奏置常平倉。楊惲坐怨望要斬。郅支攻殺閏振，因進擊呼韓邪，逐之，都單于庭。

著雍執徐（三丙寅，五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甘露元 張敞坐殺不辜。上惜其材，而置[illegible]廢法被縱之使亡。太子諫上以刑名繩下。上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以許后故，不忍廢太子，乃補淮陽王以推讓之臣韋玄成。匈奴左伊秩訾勸呼韓邪稱臣入朝於漢。烏孫公主謀殺狂王。烏就屠襲殺狂王。上使馮夫人分烏孫，立兩昆彌。

屠維大荒落（二庚申，四己未，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

二 趙充國薨。蕭望之議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上章敦牂（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十辛亥，十二庚戌朔。）

三 匈奴呼韓邪來朝，發兵轉穀以助之。圖畫名臣於麒麟閣。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烏孫公主來歸。元后生成帝。

重光協洽（二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閏二。三二日驚蟄。）

四

玄黓涒灘（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黃龍元 匈奴呼韓邪來朝。匈奴屠耆弟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郅支擊殺之。郅支聞漢擁護呼韓邪，乃西破堅昆而都之。帝崩。班固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昭陽作噩（二丁卯，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閏十，癸巳，十二壬辰朔。）

漢元帝（奭） 初元元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省苑馬。貢禹勸上節用愛民。轉穀以給呼韓邪。置戊己校尉。

閼逢閹茂（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九戊午，十一丁巳朔。）

二 蕭望之、周堪等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史高與弘恭、石顯相表裏，數故事不聽。望之等欲退許、史，罷中書宦官。恭、顯譖望之等，黜免之。罷黃門狗馬。立太子驁。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譖望之，令自殺。賈捐之議罷珠厓。

旃蒙大淵獻（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三 罷建章、甘泉宮衛。周堪、張猛復進用。

柔兆困敦（二庚戌，四己卯，六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四

彊圉赤奮若（正甲戌，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五 罷角抵，省齊三服官。博士弟子毋置員，通一經者復。谷吉請送郅支侍子至庭。康居迎郅支至其國。單于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著雍攝提格（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九乙丑，十一甲子）

永光元 薛廣德諫射獵。詔光祿勳以四科第郎從官。薛廣德諫御樓船。廣德懸安車。孔

卷第二十八

（朔）

屠維單閼（正癸亥三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三壬戌朔食。）

上章執徐（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重光大荒落（正辛巳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閏十二。本志六戊寅朔食。）

玄黓敦牂（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正二日雨水。）

昭陽協洽（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一乙未朔）

閼逢涒灘（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閏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九一日霜降。）

旃蒙作噩（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

柔兆閹茂（正壬子三辛亥六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二丁丑朔）

彊圉大淵獻（二丙子四乙亥五甲戌七癸酉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本志六壬申晦食不盡如鉤因入。）

著雍困敦（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

屠維赤奮若（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

上章攝提格（正己未二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顯不願爲御史大夫。劉向上書，言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由上多疑心故也。又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又曰：今出令如反汗，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又曰：孔顏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傳相汲引，不爲比周。諸葛豐告周堪張猛罪，上兩黜之。賈捐之楊興僞薦石顯抵罪。呼韓邪北歸庭。

二　匡衡言不改其原，數赦無益。又曰爲天下者審所上。荀悅言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四萬人，一月可決。

三　復鹽鐵官、弟子員。

四　上復召周堪張猛，石顯譖猛，令自殺。用貢禹議，罷昭靈后等園及郡國廟。

五　用韋玄成等議，毀太上皇孝惠廟寢園。匡衡諫更先帝法令。又言理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又諫傅昭儀及濟陽王愛幸逾於皇后太子。河決清河屯氏河絕。

建昭元　馮倢伃當熊。

二　焦延壽謂京房得我道以亡身。京房言幽厲事，石顯告房，竟殺之。陳咸數毀顯，顯奏咸與朱雲漏泄省中語，皆免爲城旦。公卿畏顯，重足一迹。石顯投夜開門，及薦貢禹。荀悅論佞幸。

卷第二十九

三　陳湯斬郅支單于。

四　郅支首至京師，告祠郊廟。史丹擁護太子。

五　復太上皇等廟寢園。

竟寧元　呼韓邪來朝，妻以王昭君。單于請罷備塞吏卒，侯應陳十不可，乃止。左伊秩訾不肯歸匈奴。馮野王以昭儀兄不得爲御史大夫。召信臣治行第一。劉向訟陳湯功。上欲廢太子，史丹伏青蒲泣諫。帝崩。班彪言元帝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復罷太上皇等廟園。成帝即位，元舅王鳳始專政。匡衡上疏，戒妃匹及慎威儀。

漢成帝（諱驁）建始元　匡衡條奏石顯罪，徙歸之。王尊劾奏衡阿諛不忠。初賜五舅。黃霧四塞，言者以爲外戚太盛之咎。王鳳懼致乞骸，上不許。薛宣言宜戒刺史煩苛。用匡衡議，罷甘泉汾陰祠。

二　罷五畤及陳寶祠。立許后。杜欽請建九女之制。匈奴顓渠閼氏請立大閼氏子。

卷第三十

重光單閼（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十己酉十二戊申朔）（本志十二戊申朔食時加未。）

玄黓執徐（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申朔）（閏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七日熒惑歲星居其東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

昭陽大荒落（癸卯蔀一年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四己亥晦食不盡如鉤，晝食時從西南起。）

閼逢敦牂（二乙丑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十一辛卯朔。本志十月下旬，填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填貫鬼先到，歲次，熒惑亦貫鬼。十一月上旬，歲、熒惑西去填星，皆西北逆行。）

旃蒙協洽（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閏六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七一日處暑。本志八乙卯晦食。）

柔兆涒灘（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二己卯朔）（本志三癸丑朔食。十一月乙卯，填星在鬼西北八九尺所，月食之。）

彊圉作噩（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二丁未晦食。）

著雍閹茂（二壬申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屠維大淵獻（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上章困敦（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二丙戌朔）（閏十二。）

重光赤奮若（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

玄黓攝提格（正己卯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十乙巳十）

三　王商辨水訛。日食地震，杜欽谷永以爲女寵太盛。匡衡坐盜土免。

四　罷中書宦官，置尚書。谷永對策，比王鳳於申伯。馮逡請浚屯氏河，不從，河果決金堤。南山羣盜起。王尊爲京兆，旬月而清。陳湯坐事下獄，谷永訟其功，得免。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

河平元　王延世塞決河，三十六日而成。詔減省椒房用度，許后上疏自陳。復太上皇廟園。詔蠲除苛法。

二　匈奴伊邪莫演求降，谷永杜欽議以爲不可受。封太后同產爲列侯。公乘興訟王尊。陳立爲牂柯太守，平西南夷。

三　詔以楚王囂素行純茂，封其子。命劉向校中秘書。向奏洪範五行傳，以戒王氏專權。河復決平原，王延世等塞之。

四　單于來朝。王鳳惡王商，使人告商以暗昧之過而免之，商歐血死。杜欽說王鳳[illegible]實。

陽朔元　杜欽說王鳳抑損權勢。王章言鳳專權，下獄死。杜欽勸鳳舉直言。薛宣不教子以吏職。

二　劉向上封事，言王氏權太盛，必危劉氏。帝歎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其言。

三　鐵官徒申屠聖等爲盜，討平之。王鳳薨，從弟音代秉政。

四　王駿爲京兆尹。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谷永薦薛宣。

鴻嘉元　上始爲微行。

二　王音言雉異。徙豪桀于昌陵。

卷第三十一

（二甲辰朔。）

昭陽單閼（二癸卯。四壬寅。七辛未。九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

三　上以五侯奢僭，欲誅之，既而不果。班倢伃辭輦。淖方成謂趙昭儀為禍水。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上，許后坐廢。班倢伃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乃赦之。廣漢鄭躬等為盜。

閼逢執徐（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一癸巳朔。）

四　勃海等三郡河溢，李尋欲勿塞以觀水勢。趙護討鄭躬平之。杜鄴說王音親善成都侯商。

旃蒙大荒落（正壬辰。二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本志九丁巳晦食。）

永始元　劉輔諫立趙飛燕為后。辛慶忌等諫繫劉輔秘獄。王莽初封侯，折節為恭儉以求名，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立趙后。劉向上列女傳，又諫作昌陵。詔罷昌陵。

柔兆敦牂（正丙戌。四乙卯。閏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六一日大暑。本志二乙酉晦食。）

二　王音薨，王商代秉政。谷永切諫微行等事，上大怒，欲收之，王商擿永發去得免。班伯戒沈湎。張放免就國。翟方進為丞相，嫚文深詆。孔光典樞機，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又時有所言，輒削藁草。王商奏陳湯，徙之敦煌。賜淳于長爵。朱博為馮翊。

強圉協洽（正庚戌。三己酉。六戊寅。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本志正己卯晦食。）

三　復甘泉泰畤。谷永言神僊不可信。樊並殺令起為寇，皆伏誅。梅福上書譏斥王氏，勸上納諫求賢。

著雍涒灘（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一庚子朔。本志七辛未晦食。）

四　谷永諫扶護梁王閨門事。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屠維作噩（正己亥。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朔。閏正。二日春分。本志正己亥朔食。）

元延元　谷永陳言三七之戒。劉向請指圖陳狀。王商薨。上廢王立而用其弟根輔政。上聞張禹以災異為保護王氏以自託，朱雲請斷禹頭。上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辛慶忌遭世承平，戎狄敬其威信。

上章閹茂（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

二　段會宗殺番丘。自烏孫分兩昆彌，漢憂勞無寧歲。郭舜請絕康居。

重光大淵獻（正丁巳。三丙辰。六乙酉。八甲申。十癸未。十一壬午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三　岷山崩。劉向知漢必亡。上校獵長楊。

玄默困敦（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亥。十二丙午朔。）

四　定陶王來朝，帝美其材。傅太后因賂趙后、王根，求立為嗣。谷永專攻上身及後宮，帝知之不親信也。

昭陽赤奮若（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朔。）

綏和元　立定陶王為太子。封殷後為公。用何武議置三公。王根令夏侯藩求地於匈奴。上為定陶王立後，閼崇以為太子不當顧。王太后令傅太后十日一至太子家。王莽告淳于長罪，長坐誅，許后賜死。莽遂代王根輔政。翟方進條奏淳于長、王立黨友，皆斥免之。用何武議置州牧。犍為得古磬。劉向請興禮樂。向卒十三年而王氏代漢。

閼逢攝提格（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七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閏三。本志春熒惑守心。）

二　上風翟方進令自殺以應星變。帝崩，趙昭儀自殺。班彪謂成帝有天子之容。荀悅論張放。哀帝初立，儉約政由己出，朝廷望至治。孔光欲徙傅太后改築後宮，不令與帝相近。董宏請尊帝太后，師丹劾奏免之。

卷第三十二

卷第

尊恭皇太后、恭皇后。立傅后。王太后詔王莽避丁傅。罷樂府官。劉歆序諸子為九家，曰使遣聖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河間王良以行義益封。師丹請限王公以下田，不果行。王莽罷就第。何武薦傅喜。李尋因災異戒女謁近習。賈讓奏治河三策。劉歆議世宗廟不可毀。師丹諫變改成帝政事。上欲免傅遷，迫於傅太后不得遣。耿育冤訟陳湯。

旃蒙單閼（二癸亥。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漢哀帝（欣）　建平元　元帝不赦發傅夫人冢者。耿育諫暴揚成帝燕私之過。師丹諫為恭皇立廟京師。申咸、炔欽訟師丹。唐林請復丹爵邑。傅太后誣中山馮太后祝詛，逼殺之。孫寶請覆治馮氏獄。

柔兆執徐（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八乙卯。十甲寅。十二癸丑朔。）

二　策免傅喜。朱博奏復御史大夫。傅太后自詔傅喜就國。策免孔光，以朱博為丞相。李尋、揚雄對鼓妖。上用朱博議尊恭皇及丁傅，同時四太后。傅太后謂王太后為嫗。朱博奏免師丹為庶人，遣王莽就國。楊宣曰：陛下登高望遠，獨不慙於延陵乎。朱博奏罷州牧。丁太后崩。夏賀良等請改元易號，增益刻漏，以姦妄皆伏誅。以寢疾盡復前世神祠。朱博坐受傅太后指奏免傅喜，下獄自殺。策免彭宣。烏孫卑爰疐遣子質匈奴，漢責讓單于令遣歸。

卷第三十三

強圉大荒落（二壬子。閏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二丁丑朔。四一日小滿。）

三　平當病，不肯強起受封。王嘉諫數變易二千石，及勸上賚賞大夫。復甘泉泰畤。息夫躬告東平王雲祝詛要坐誅。

著雍敦牂（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

四　民訛言行詔籌。鄭崇諫封傅商。董賢得幸於上，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服其副。鄭崇諫賢貴寵過度，下獄死。孫寶訟鄭崇，請治趙昌。王嘉諫封董賢。上卒以東平事侯董賢及息夫躬。毋將隆諫以武庫兵賜董賢、王阿。鮑宣言七亡七死。揚雄諫止單于入朝。王嘉難息夫躬為詐謀，專曰勸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卷第三十四

屠維協洽（二庚午。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閏十二乙未朔。本志正辛丑朔食不盡如鉤。十一月歲入太微逆行於右執法。）

元壽元　以傅晏、丁明為大司馬將軍，會日食，復收晏印綬。王嘉言寵賜董賢太過。杜鄴對策言丁傅太盛。徵孔光。王莽詣京師。傅太后崩。免息夫躬等。鮑宣請免董賢，徵何武等。上為之徵何武、彭宣。上欲益封董賢，王嘉封還詔書，坐下獄死。孔光復為丞相。董賢為大司馬。上使過孔光，光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顧董賢，吾欲法堯禪舜，王閎進諫。

上章涒灘（二甲午。四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三壬辰晦食。）

二　單于、大昆彌皆來朝。正三公官。帝崩。太皇太后復召王莽為大司馬。董賢自殺。何武、公孫祿不欲外戚輔幼主。迎中山王箕子為嗣。貶趙后、傅后為孝成、孝元皇后。丁傅皆免官斥逐，獨褒賞傅喜。貶傅太后曰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董氏徙合浦。莽尊事孔光，所欲中傷者使光奏之，已從中白太后可其奏。免何武、公孫祿、毋將隆、紅陽侯立等，凡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其黨王舜、王邑、甄豐、甄邯、劉秀等更相唱和以自尊

卷第三十五

大而外爲飾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職莽遣中山王卽帝位　趙后傅后令自殺　彭宣見莽專權辭大司空而去　孔光爲帝太傅

重光作噩（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二甲申朔　本志五丁巳朔食）

漢平帝衎元始元年　莽令西南夷獻白雉　羣臣奏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　與孔光等爲四輔　莽乃褒賞宗室羣臣紹封賜爵下至庶民恩澤之政無所不施　羣臣奏太后不宜親小事　太后詔自今惟封爵乃以聞餘皆四輔平決　二千石茂材吏初除奏事者皆令見莽　考其能否　莽密致恩意　其不合者顯奏免之　權與人主侔矣　莽奏帝母衛氏及諸舅皆不得至京師　申屠剛對策以爲不可

玄黓閹茂（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　閏八九一日霜降　本志九戊申晦食旣）

二　黃支獻犀牛　孫寶曰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　莽以民饑率羣臣獻田宅　王崇龔勝邴漢免歸　梅福弃妻子去　西域姑句唐兜亡降匈奴　莽責讓單于取而斬之因造以四條授匈奴　又諷單于更名知　莽納女爲后

昭陽大淵獻（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

三　詔公卿納采　張竦奏莽功德請加褒賞　莽子宇與婦兄呂寬謀血灑莽門以懼莽　莽皆殺之并誅帝舅衛氏　因連引漢忠臣及素與莽所惡者何武鮑宣敬武公主王立王仁等皆死　云敞收葬吳章　逢萌曰三綱絶矣　乃浮海之遼東　金湯受封不敢還家　嚴詡哭潁川士

閼逢困敦（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四　立王后　加莽號曰宰衡　莽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　莽立明堂辟雍靈臺築學舍萬區　徵天下異能之士至者數千　關並等言治河之策　桓譚請試擇考施行　莽風西羌獻地置西海郡　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西海　民始怨　更易官名罷置州郡天下多事吏不能紀

卷第三十六

旃蒙赤奮若（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一辛卯朔閏五　六二日大暑）

五　祫祭明堂　復南北郊　郡國置宗師　孔光薨　吏民上書請加賞於莽者前後四十八萬餘人　加莽九錫　莽遣王惲等行風俗　班穉無所上　公孫閎言災害　莽奏市無二價等制犯者象刑　莽奏發共王母丁姬冢　封師丹爲侯　策免馬宮　通子午道　劉慶請令安漢公行天子事　帝崩　謝囂奏丹石之符曰安漢公莽爲皇帝　太后不可　王舜請令莽稱攝皇帝　太后從之

柔兆攝提格（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　本志十丙辰朔食）

王莽居攝元　立宣帝玄孫嬰爲孺子　劉崇起兵南陽以討莽不克而死　張竦請豬崇宮室　詔莽見太后稱假皇帝　西羌反逐西海太守

強圉單閼（二甲寅四癸丑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

二　莽遣竇況擊平之　造錯刀契刀大錢　列侯以下挾黃金　翟義起兵東郡以誅莽　趙朋等亦起兵三輔　莽遣孫建等擊殲滅之

著雍執徐（閏正戊申三丁未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　十一壬子實建冬至　莽以十二月朔始建國元年正月　令所記皆用夏正）

初始元　王汲等奏讖緯朋莽於是自以獲天人之助謀卽眞矣　莽制五等爵以封功臣　莽始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　後更殺嫂及兄子不爲母服以示公義　宗室劉殷等獻符命　莽遂稱假皇帝　改元初始　哀章獻金匱圖　莽乃卽高廟受禪　元后不肯授璽

屠維大荒落（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九己亥十一戊戌朔）

始建國元　尊太后爲新室文母　以孺子爲定安公　封拜十一公九卿　諸侯王皆降爲公　四夷皆降爲侯　莽因漢家富厚之業陋小其制度更爲疏闊　廢錯刀契刀五銖錢　專行大小二錢　禁民挾銅炭　劉快起兵徐鄉敗死　禁民不得私賣田及奴婢犯者投四裔　遣五威將班符命於天下

上章敦牂（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閏十壬辰朔）

二　班固論諸侯　莽作五均六筦之法以榷山澤鹽鐵酒之利收賤賣貴賒貸取息　莽改匈奴單于印文　又令還所略烏桓民　匈奴怨恨　車師亡降匈奴　匈奴受之與共入寇　陳良終帶殺戊己校尉亡降匈奴　孫建奏請劉爲吏者皆罷　平后稱疾不朝會　莽發兵三十萬令十二將伐匈奴　欲分其地立十五單于　莽作寶貨二十八品　百姓憒亂　農商失業涕泣於市道　甄豐劉歆等本獎成莽以求富貴非欲莽居攝及莽卽眞內懼而已　甄尋劉棻坐詐爲符命誅　莽始興神仙事

重光協洽（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

三　莽誘單于弟咸咸子登立爲孝單于順單于　於是匈奴大怒諸部並入寇北邊虛耗　嚴尤諫伐匈奴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龔勝不受莽官遂不食而死　郇相子不受太子稅　薛方詭辭避世　郭欽蔣詡等不仕莽　河決魏郡

玄黓涒灘（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

四　斬順單于登　莽以洛陽爲東都　公侯以下千五百餘人皆未授國邑至有傭作者　復聽民賣田及奴婢　莽誘殺夜郎侯邯高句驪侯騶　西南夷濊貊皆怨叛　莽欲東巡狩以文母疾而止　文母謂莽嫚神多矣必不久得祐

卷第三十七

昭陽作噩（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閏七八一日秋分）

五　文母崩　滿昌劾小昆彌使不當居大昆彌使上　西域離者先叛　除挾銅炭法　烏珠留單于死　須卜當立其弟咸爲單于

閼逢閹茂（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朔　本志二壬申晦食）

天鳳元　下詔欲行四巡之禮然後卽土之中　旣而復止　遣平晏等往卜宅　莽疑忌大臣抑奪下權　莽置六卿六遂六服　數變易制度　吏民迷惑　匈奴求和親　送陳良終帶等　莽乃罷邊屯兵　已而單于聞子登死　復寇掠不絶　乃復發軍屯　益州蠻夷反　遣馮茂擊之　復行金銀龜貝之貨　罷大小錢　作貨布貨泉

旃蒙大淵獻（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朔）

二　遣使還單于子登之喪　莽與公卿議制度連年不決　不暇聽治獄訟　欲急務　繫獄者逢赦乃出　莽自攬衆事　長備臣下　政令煩苛　使者勢擾郡縣　以故民愁困無所告愬　皆有叛心

柔兆困敦（正壬戌四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閏　四五二日夏至　本志六戊子晦食）

三　莽言地動不害　莽性吝嗇自公卿以下皆不得祿　至是始下吏祿制度而課計煩碎　吏終不得祿　各因職爲姦以自給　長平岸崩壅涇水　羣臣賀以爲匈奴滅亡之祥　馮茂以無功徵還　遣廉丹等討西南夷　馮英諫不聽　越巂任貴自稱邛穀王　西域遂絶　麼云可以治病　焉耆擊殺王駿

強圉赤奮若（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

四　莽授諸侯茅土　[illegible]　以富賈爲之　與郡縣通姦　府藏不實　百姓愈病　又申明六筦之令　犯者罪至死　吏緣莽禁苛暴　使民富者不自保　貧者無以自存　皆相聚爲盜賊　臨淮瓜田儀　琅邪呂母　荊

卷第三十八

著雍攝提格（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閏十二乙亥朔）

屠維單閼（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

上章執徐（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

重光大荒落（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八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十二乙未立春）

玄黓敦牂（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子朔）

州綠林賊等並起。使者或言民愁怨爲盜，莽怒免其官。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莽悅輒遷官。

五　費興對止盜方略。莽考吏爲姦致富者，取其家財以助邊。又聞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揚雄三世不徙官，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桓譚言揚雄書必傳。樊崇刀子都等起青徐。單于咸死，弟輿立，復求和親，莽誘其大臣須卜當，當立爲須卜單于，匈奴愈怒入寇。

六　莽作三萬六千歲曆。廉丹無功召還。使郭興等討西南夷。莽豬突豨勇以擊匈奴，稅吏民貲三十取一。公卿以下皆令養馬。博募奇技以萬數。嚴尤諫須卜當，又言匈奴可且以爲後，當先憂山東，坐策免。范升奏記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韓博進巨毋霸，坐誅。

地皇元　莽始令春夏斬人，百姓震懼。置五大司馬，州牧守令皆號將軍，乘傳使者日且十輩。大風毀王路堂。莽廢太子臨爲統義陽王。作九廟，黃帝廟高十七丈，卒徒死者以萬數。馬適求等謀殺莽，莽因誅豪桀數千人。輕私鑄錢法。唐尊以衆刑汙人衣。郅惲上書說莽令就臣位。

二　莽妻死，太子臨有罪自殺，長子安亦死。轉穀帛詣邊。犯鑄錢者愈衆，沒爲奴婢者以十萬數。遣使行天下采淑女。莽壞高廟。秦豐起南郡。公孫祿請誅國師秀等以謝天下。民本以饑寒爲盜，皆不敢略城邑殺牧守，常冀歲熟得歸鄉里，而莽不諭，不能安集，羣下畏罪，莫敢言賊情，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不制。田況擅發兵擊破青徐賊，上言請毋出將帥使者，以休息郡縣，但選任牧尹，盜賊必平。莽忌況，遣人代之，齊地遂敗。

三　九廟成。遣王匡廉丹東討青徐賊。綠林分爲新市下江兵。遣嚴尤陳茂討荊州賊。王業以梁飯肉羹示莽。平林賊起。廉丹與赤眉戰死。遣哀章就王匡王尋屯洛陽。漢宗室劉伯升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王常知漢復興。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
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卷第三十九

昭陽協洽　正壬子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十二丙子朔

漢淮陽王（玄）更始元　玄劉縯之族兄弟也亡命平林兵中縯大破甄阜梁丘賜殺之又破嚴尤陳茂遂圍宛漢兵[illegible]威欲立劉氏為帝豪傑皆歸心於縯而新市平林貪玄懦弱先共立之縯欲且稱王更始流汗不能言王莽立后史氏莽遣王邑王尋將四十二萬兵擊漢縯弟秀說諸將并力拒莽王邑圍昆陽嚴尤請先攻宛不從又請闕其圍亦不從更始拔宛劉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三千人大破尋邑於昆陽豪傑爭殺其牧守以應漢旬月遍天下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馮異以五城降劉秀更始殺劉縯秀不敢伐功亦不敢為縯服莽大臣王涉劉秀董忠謀劫莽降漢[illegible]誅鍾武侯望稱帝於汝南嚴尤陳茂皆歸之更始遣王匡攻雒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鄧曄于匡起兵以應漢莽[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以訴天莽遣九虎將兵擊漢御府金六十餘萬斤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怨[illegible]無鬬意鄧曄于匡擊破九虎軍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入屯華陰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莽黃皇室主赴火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言王匡拔雒陽劉信遂殺劉望天下皆降漢劉秀修雒陽宮府老吏嘗見漢官威儀更始北都雒陽寇恂為[illegible]況取印綬赤眉樊崇等詣雒陽降更始不恤崇等亡歸更始遣劉秀行大司馬事徇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鄧禹杖策從秀說秀以取天下之術馮異說秀分布惠澤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稱帝於邯鄲燕趙皆嚮應

燕王（彭寵）　寵宛人更始謁者韓鴻徇北州以寵為漁陽太守

漢梁王（永）元　永故梁王立之子更始封為梁王

朔寧王（隗囂）　囂成紀人季父崔起兵應漢立囂為上將軍立漢祖宗廟歃血共盟有衆十萬擊殺王莽牧守分兵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迎方望為謀主

成（公孫述）　述茂陵人為王莽導江卒正南陽宗成王岑自稱漢將引兵數萬入蜀述迎之成等入成都廣掠暴横述自稱漢益州牧擊成等滅之

淮南王（李憲）元　憲潁川人為王莽盧江連率莽敗自稱淮南王

閼逢涒灘　二乙巳五甲辰

漢　二　更始遷都長安赦諸屯聚更始[illegible][illegible]朱鮪[illegible]王諸將[illegible]讓不受更始荒于酒色任趙萌為政官爵冗濫李淑諫囚之諸將各置牧守州郡不知所從[illegible]

燕　吳漢說寵助劉秀擊王郎寵從之

梁　二　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

齊王（張步）　步琅邪

朔寧　更始徵囂及叔父崔義詣長安方望止

成　元　更始遣將李寶張忠徇

淮南　二

大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漢　內歸心耿弇知王郎必敗不肯從劉秀北至劉取舍請發擒陽上谷兵以擊郎會劉中開秀因南走王薊魏言河冰任光以信都邳彤以和戎為長安城守秀往趙之秀欲以信都兵自送遇長安邳彤以為不可秀又欲入城顯子降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劉韜耿純皆起兵從秀秀有衆數萬人孫微趙郡郡縣遣復擊黑真定王楊降秀漢中王嘉使實復往見秀祭達移會中兒秀以為刺森將軍更始使能永安樂幷州鄧偶曰古之與者在懷彌厚不以大小鑑恂說耿況異漢說彭寵助秀擊王郎定二十餘縣會秀於廣阿更始達謝將詩王郎秀與之合攻鉅嵐耿純說秀稽鉅鹿攻邯戰秀曰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譖王郎得全身可夫秀斬王郎秀[illegible]王郎文會漢異戰更士非文劉受戰儀行諸營之後更始立劉秀為蕭王使罷兵耿弇勸王不就徵且發突騎以圖天下王從之蕭王使吳漢耿弇發幽州十郡兵以討河北[illegible][illegible]殺更始所置牧守苗曾韋順蔡充蕭王擊銅馬賊吳漢耿弇以突騎來會大破銅馬高湖重連悉降之衆遂數十萬蕭王輕騎[illegible]行賊營賊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蕭王破青犢等於射犬使吳漢擊殺謝躬始劉更始遣李寶張忠徇蜀漢公孫述擊破之更始使陳遵使匈奴赤眉自潁川分為二部西攻長安更始遣王匡等拒之蕭王中分[illegible]下遣鄧禹西入關王又使寇恂守河內以給軍食將異守孟津以備朱鮪蕭王北擊諸賊殺徇關兵食供軍求會矛始秦豐起兵於邔自稱楚黎王田戎起夷陵

梁　傑周建佼彊董憲張步授以官資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齊　人起兵據郡劉永以步為輔漢大將軍

朔寧　之囂不聽望辭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謀逃歸天水囂懼而告之更始殺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

成　蜀漢述擊破之自稱蜀王民夷皆附之

旃蒙作噩　二己亥四戊戌七丁卯九丙寅十一乙未朔

漢世祖（秀）建武元　方望立劉嬰為帝更始討斬之鄧禹入[illegible][illegible]圍安邑赤眉二鄧會弘農敗李於北至湖蕭王與尤來等戰大敗不知王處吳漢曰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陳俊請將輕騎出鄴前令民堅壁以絕其食賊迷敗馮異說下李軼王以茂多詐買其書朱鮪殺軼朱鮪蘇茂攻河內寇恂曾異蕭發之鯔等不救復出雒陽隗武曰今此雖賊而擊之王孫劉使吳漢耿弇等將追尤來等至淩廢而還王閎買復春

梁　三　永稱帝於睢陽

齊　王閎謂步曰閎攻賊耳

朔寧　囂與張卬等謀劫更始不果走歸天水囂復據隴右招延士大夫馬況韜將援大才當睨成貫工不示人

漢（盧芳）元　芳安定人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匈奴立芳為漢帝以兵助之遂據安定

龍興　元　述稱帝於成都

淮南　三

卷第四十

孕曰生女邪我子嬰之　耿純曰大王不正位號士大夫有去歸之思　王即皇帝位於鄗　王匡等擊鄧禹大破之遂克河東　張卬等謀劫更始東歸南陽隗囂不果遂相攻擊更始弃新豐　赤眉立劉盆子爲帝　伏湛保全平原　上召湛行大司徒事　上李傳違吳漢等圍雒陽李松攻破張卬等更始復還長安　赤眉入長安更始弃高陵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上以茂爲太傅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上謂朱鮪曰舉大事不忌小怨　杜詩斬蕭廣　上入都雒陽　更始降赤眉　鄧禹入三輔民翕然歸之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不從北擊栒邑　赤眉殺更始　趙憙將護更始妻子歸南陽　帝責鄧禹久不進兵　禹猶執前意　禹將馮愔殺宗歆據栒邑叛　帝度實防必鑄馮愔　赤眉騰日爭隴相毅傷　鮑永馮衍守晉陽不降　帝迎陰貴人　徵李通

柔兆閹茂

正甲子　三癸亥　五壬戌　七辛酉　十庚寅　十二己丑朔　本志正朔食

二　劉盆子解璽綬涕泣　銚期送李熊使就賊　吳漢等平檀鄉　帝曰亡國以功臣地多　陰識自以託屬掖庭不願益封帝從之　丁綝求封本鄉　馮勸與封事眞不厭服　赤眉焚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　鄧禹入長安修復陵嗣　眞定王楊謀反耿純歸而誅之　鮑永馮衍知更始已亡乃降　永罷散其兵　衍曰守道之臣何慶死亡　宋弘責桓譚爲繁聲　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彭寵反圍朱浮於薊延岑反攻漢中王嘉逐之遂據漢中進擊武都爲李寶所敗岑走天水　寶復擊歐吳漢擊寇皆降之　蓋延圍劉永於睢陽　蘇茂叛據淮陽降永　宗室貢敎陽及王常皆詣雒陽　陰后讓位　立郭后及太子彊　寇恂不與賈復臘帝爲解之　鄧隆朱浮嘗相擁帝知必敗　蓋延大破劉永蘇茂　伏隆徇青徐張步請降　董訢鄧奉反南陽　赤眉欲西上隴　隗囂擊破之　赤眉遂發諸陵　鄧禹與戰不勝出之雲陽　赤眉復入長安　延岑屯杜陵敗赤眉將逢安　漢中王嘉詣鄧禹降　鄧禹不能定三輔　帝遣馮異代之敕曰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赤眉引兵東

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又與朱浮有隙浮數毀短之寵怨懼遂反圍浮於薊又邀耿況況斬其使

四　光武將蓋延圍永於睢陽　蘇茂叛光武降永　延大破永茂　永走保湖陽

光武使伏隆徇青徐步請降

赤眉欲西上隴囂擊破之

二

二　述遣將侯丹取漢中盡有益州地

四

強圉

三　鄧禹要馮異與赤眉戰於回谿大敗　異復破赤眉於殽

元

五

元

光武使來歙說

三

三

五

大淵獻

二戊子　三丁亥　五丙戌　七乙酉　九甲申　十一癸未朔　閏二　三二日　穀雨　本志五乙卯晦食

底　帝要赤眉於宜陽劉盆子請降帝待以不死　張步殺伏隆　張豐叛歸彭寵　朱浮秦劉遣歸　帝親征鄧奉岑及董訢皆降　關西衆寇猶盛馮異破延岑岑走南陽諸營皆來降丞遣　其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　吳漢破蘇茂周建於廣樂　睢陽反城迎劉永蓋延吳漢圍之　耿弇破延岑於南陽岑走歸秦豐　蘇寬不矜功　岑彭圍秦豐於黎丘別遣傅俊徇江東揚州遂平　蓋延破睢陽斬劉永　耿弇請歸收上谷兵定彭寵張豐東取張步上許之　隗囂始奉表通使

張豐以涿郡降寵　朱浮棄薊走　寵自稱燕王

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　吳漢破蘇茂周建於廣樂　睢陽反城迎永　蓋延吳漢圍之　延等克睢陽斬永　蘇茂周建奔垂惠立永子紆爲梁王

劉永立步爲齊王　步遂殺伏隆而受永命

隗囂始奉表通使

憲稱帝據九城有衆十餘萬

卷第四十一

著雍困敦

二壬子　四辛亥　六庚戌　八己酉　十戊申　十二丁未朔

四　田戎欲降辛臣諫之使叛　吳漢收守長爲縣自降　帝欲親征彭寵伏湛諫而止　祭遵破張豐斬之　帝令蓋延擊鄉以解關隴之國　馬成等圍李憲於舒　侯霸明習舊典　帝但幘見馬援　帝親征秦豐不下　公孫述遣程烏等徇三輔馮異擊卻之

帝以手書結納隗囂

二

梁王紆元

二

馬援謂公孫述井底蛙　勸囂專意東方　囂遣援至雒陽　公孫述以囂爲扶安王囂斬其使

四

四　延岑來降　述遣將程烏等徇三輔不能克

六　光武將馬成等圍憲於舒

屠維赤奮若

二丙午　五乙亥　七甲戌　九癸酉　閏十壬申　十二辛未朔

五　王霸不救馬武遂破周建拔垂惠　彭寵奴殺寵以降　龐萌反　岑彭拔夷陵田戎奔蜀　帝賜竇融書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　朱祐拔黎丘斬秦豐　帝自將擊龐萌於桃城大破之進擊董憲又破之萌憲走保朐撥劉紆　耿弇擊張步拔祝阿斬費邑破臨淄而西安自潰　弇不以賊遺君父　張步敗降　敕之　耿弇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初起太學脩明禮樂文物煥然　侯霸薦閔仲叔不問政事仲叔歸去　馮異屯關中二歲上林成都　隗囂遣子恂入侍　鄭興馬援與俱東　岑彭說交阯牧鄧讓及江南諸郡皆下之　范升奏處士周黨等釣采華名　王良友人譚買不律煩　實議援隸軍王西城大鄞尉

三　寵獨臥在便室　奴子密斬寵首亡降漢　國人立其子午　韓利斬午首降漢

二　王霸馬武破周建拔垂惠　紆奔佼彊　光武將龐萌來降　光武自將擊破萌及董憲劉紆　萌憲走保朐

三　耿弇擊步破歷下拔祝阿克臨淄步兵遣敗遂降

馬援謂光武才明勇略非人敵　班彪著王命論以風切囂囂不聽彪去依竇融勸融專心事漢融遣劉鈞入貢于漢隔與使囂稱王及竇置職位光武與囂漢戎國

五　匈奴遣使入蘧與五原賊李興等和親欲令芳入漢地爲帝與等迎芳入都九原據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爲五郡與胡通兵侵掠北邊

五　田戎來降

七

屈難囂遣子入侍 王元說囂以一丸泥東封函谷 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上章攝提格
二庚午 四己巳 六戊辰 九丁酉 十一丙申朔 本志九丙寅晦食

六 馬成拔舒斬李憲 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帝厭苦兵事數賜書隴蜀欲招降之 馮異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公孫述使田戎據荊州 帝詔隗囂欲自隴道伐蜀囂深陳不可 上幸長安使耿弇等上隴 來歙欲刺隗囂囂遂反諸將敗還 詔減吏員十置一 朱浮[illegible]數易牧守 復三十稅一 馮異大破囂軍於栒邑 竇融使弟友詣闕上書 馬援求見陳滅囂之術 又與楊廣書招之 隗囂上疏謝帝答賜之書 劉颯使匈奴

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山東平

光武欲自隴道伐蜀囂深陳不可光武知囂終不爲用乃謀討之 耿弇等上隴囂遂反弇等敗去 囂進攻栒邑不克 竇融使弟友上書 又以書責讓囂

六 馮異破[illegible]將寶寬

六 荊邯說述乘時爭中原 延岑田戎亦各請兵 述使戎窺荊州

八 馬成拔舒斬憲江淮平

重光單閼
正乙未 三甲午 五癸巳 七壬辰 九辛卯 十一庚寅朔 本志三癸亥晦食 九月庚子鎮入鬼

漢世祖建武七 罷車騎材官 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鄭興諫 以功臣爲三公及政事促急 陳元諫令司隸督察三公 隗囂侵安定及汧馮異祭遵擊却之 盧芳朔方雲中郡守來降 鄭興不爲讖 南陽謂杜詩爲杜母

朔寧王隗囂元 公孫述封囂爲朔寧王 囂侵安定及汧不克

漢盧芳七 芳以事誅李興兄弟其朔方雲中郡皆降於光武

成公孫述龍興七 隗囂來附封爲朔寧王

玄黓執徐
二己未 四戊午 六丁巳 七丙辰 九乙卯 十一甲寅朔 閏六七一日 歲晝

八 來歙襲隗囂取略陽 帝喜諸將欲進兵帝止之 囂圍略陽 帝親征囂郭憲諫 馬援聚米陳形勢 竇融與帝會第一先問會見儀適 囂大將及屬縣皆降囂奔西城 潁川盜起帝親征之潁川人願借寇恂 東郡盜聞耿純入界不戰而降 張步叛誅 蜀兵救隗囂諸軍皆退囂得出還冀 溫序以節檛人銜鬚而死

二 來歙襲取略陽囂圍之不克 光武自征囂 竇融率五太守與帝會第一 囂兵敗奔西城 王捷登城自刎 王

八

八 囂兵敗蜀中振恐述遣兵救囂漢兵退

卷第四十二

元以蜀兵救囂漢兵退囂乃還冀

昭陽大荒落
正癸丑 四壬午 六辛巳 八庚辰 十己卯 十二戊寅朔 [illegible]

九 祭遵薨帝哀悼特甚 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荊門 吳漢等擊[illegible]及匈奴無功 來歙監諸將[illegible] 班彪請置護羌校尉 陰興辭封 郭伋爲潁川守[illegible]

三 囂卒子純立 來歙進擊純

九 吳漢等擊[illegible]芳以匈奴兵擊破之

九 述遣田戎等據荊門

閼逢敦牂
二丁丑 四丙子 六乙亥 九甲辰 十一癸卯朔

十 寇恂誅皇甫文而高峻降 隗純降 隴右平

王純元 光武自將擊純 隗純降 王元奔蜀

十 吳漢復擊[illegible]高柳[illegible]破之

十 [illegible] 王元

旃蒙協洽
[illegible]

十一 吳漢岑彭等伐公孫述 帝以[illegible] 岑彭攻破田戎等直入江關至平曲 述刺殺來歙 [illegible] 馬援請[illegible]破羌以西 郭伋言不宜專用南陽人

十一

十一 [illegible]

柔兆涒灘
正丙寅 三乙丑 五甲子 七癸亥 九壬戌 十一辛酉朔

十二 帝詔吳漢直取廣都[illegible]

竇融與五太守俱入朝上印綬

十二

十二 吳漢進圍成都[illegible]延岑以城降

強圉作噩

十三 詔太官勿受異味 以寶劍賜騎士[illegible]鼓車 帝出獵夜還郅惲拒關不開 隨昱以九原降 盧芳亡入匈奴 諸王降爵

十三 芳攻雲中不[illegible]

卷第四十三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十二	爲公侯。張純歷王莽以敦謹保全前封。班勞策勳大封功臣。帝自隴蜀平後不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不答。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領吏職。罷將軍官。鄧禹令諸子各守一藝。帝不用賈復爲宰相。高密等三侯參議國事。帝雖制御功臣而能宥其小失。遠方珍甘先賜諸侯。得公孫述樂器軍實法物始備。文書調役十存一。竇融固辭爵位不顧其子有才能	下其將隨昱以五原降光武。芳亡入匈奴。
著雍閹茂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正二日雨水	十四　西域始復通。梁統上言法令太輕。	十四
屠維大淵獻	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一甲戌朔	十五　韓歆以直諫死。徙燕代民以避匈奴。封諸子爲公。帝令伯升二子親吏事。詔天下檢覈墾田。東海公辨陳留吏牘書。歐陽歙坐贓死。盧芳復入居高柳。張堪守漁陽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歌之。	十五　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上章困敦	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閏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九一日霜降。本志三辛丑晦食。	十六　交阯徵側反。守相坐度田不實死者十餘人。帝悔之。馬援曰死者不可復生。郡國羣盜起。詔聽其自相糾擿。吏不以逗留回避爲負。以禽討自效。唯蔽匿者乃罪之。盜賊皆消。盧芳降封爲代王。復行五銖錢。	十六　芳請降光武。封爲代王。
重光赤奮若	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本志二乙未晦食。	漢世祖建武十七　趙公良臨病請李子春。上不許。廢郭后立陰后。詔不得稱度。郅惲言無令天下議社稷。帝自言以柔治天下。裴遵諫以莎車王賢爲都護。詔馬援等討交阯。	
玄黓攝提格	正辛卯三庚寅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	十八　史歆反。吳漢討平之。馬援至浪泊。破徵側等。盧芳復反。入匈奴而死。	
昭陽單閼	二乙卯四甲寅五癸丑七壬子十辛巳十二庚辰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十九　遷四親廟於章陵。馬援斬徵側。東海王請緩原武妖賊之圍。太子彊懇求避位。以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莊爲太子。陰識與賓客語不及國事。陰興禮賓好施而門無遊俠。所惡者知其有用則薦之。所好者華而不實但私以財。桓榮論經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鍾興讓封於師。董宣殺湖陽公主奴。帝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上請南頓父老安敢遠期十歲。劉尚誅卬穀王任貴。	
閼逢執徐	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二十　吳漢願無赦。漢戰敗不變常度。出征不買田宅。陰興固辭大司馬。馬援欲馬革裹尸還葬。	

		援謂梁松竇固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
旃蒙大荒落	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	二十一　與立邊陲郡縣置守令。祭彤擊破遼東鮮卑。莎車王賢脅領諸國來求都護。帝不許。
柔兆敦牂	正戊戌二丁酉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五乙未晦食。	二十二　劉昆謂火滅虎去爲偶然。匈奴饑求和親。烏桓擊破匈奴幕南地空。罷諸亭候。西域求都護。帝報以若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強圉協洽	正壬戌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十戊子十二丁亥朔。	二十三　武陵蠻反。劉尚戰沒。匈奴日逐王比求內附。朱祐不存首級之功。
著雍涒灘	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十二辛亥朔。閏十。十二日冬至。	二十四　耿國請受南單于降。馬援討武陵蠻惡與長者家兒共事。帝謂臧宮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屠維作噩	壬午鄗一年。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二乙巳朔。本志三戊申晦食。	二十五　祭彤招納鮮卑使擊匈奴以效信。南單于擊破北單于。北單于卻地千餘里。馬援從壺頭擊武陵蠻守險不得進。遇疫而卒。耿舒梁松譖之。帝收其侯印。朱勃爲訟冤。帝乃解。宗均矯制降武陵蠻。烏桓內屬。復置護烏桓校尉。
上章閹茂	三甲辰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	二十六　增百官俸。作壽陵裁令陵地流水而已。詔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中郎將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給以米糒歲賜繒綵。令邊陲八郡民歸本土。南單于爲北虜所敗。詔徙居西河美稷。單于亦遣諸王助漢扞戍。
重光大淵獻	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閏六丙寅九乙未十一甲午朔。七一日處暑。	二十七　三公去大名。北匈奴求和親。太子勸帝不受。臧宮馬武請擊匈奴。上不許。趙憙請遣諸王就國。樊宏謙恭薄葬。
玄黓困敦	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十二戊午朔。	二十八　帝優東海王彊以大封殊禮。郭后薨。馬援知王磐必敗。又以諸王賓客無禁知必有大獄。詔捕治諸王賓客。諸王始就國。張佚言爲陰氏立太子則陰侯可。班彪議北匈奴酬答之宜。
昭陽赤奮若	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本志二丁巳朔食。	二十九
閼逢攝提格	二辛亥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十二丙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閏月甲午辰在東井二十度	三十　羣臣請封禪。上曰欺天乎。不許。帝以賈復敢深入。希令遠征。
旃蒙單閼	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九壬寅十一辛丑朔。本志五癸酉晦食。七戊午熒惑在鬼一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一己亥犯軒轅大星。	三十一
柔兆執徐	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二乙丑朔。閏十二。本志十一甲子晦食。	中元元　第五倫見上論政。上東封泰山。上抑符瑞而不賞。尊薄太后爲高皇后以代呂后。起明堂靈臺辟雍。桓譚諫用讖書決事。

卷第四十四

彊圉大荒落（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正一日雨水。本志八丁巳，彗孛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二　帝崩。帝樂講論，不以爲勞。趙憙扶下諸王。山陽王荊飛書搆扇東海王彊。東平王蒼輔政薦士。

著雍敦牂（正戊午，四丁亥，六丙戌，八己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

漢顯宗（莊）永平元　帝朝原陵。東海王彊薨，恩禮優厚。帝緣彊雅意，薄葬以彰其德。祭彤破赤山烏桓，塞外胡夷震讋，皆來內附，罷緣邊屯兵。東平王蒼議修禮樂。

屠維協洽（二壬午，四辛巳，七庚戌，九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二　祀明堂，初服冠冕，登靈臺，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帝以師禮事桓榮。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

上章涒灘（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十一壬申朔。本志八壬申晦食。）

三　立馬后及太子炟。帝謂馬后人未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故后母子始終無閒。后衣大練，裾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鍾離意諫起北宮。劉平爲全椒長，民增貲就賦，減年從役。帝自攬權綱。鍾離意諫帝褊察。改太樂曰太予。賜郭賀以黻冕。莎車王賢吞并諸國，爲于寘王廣德所敗。

卷第四十五

重光作噩（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十一丙寅朔。）

四　東平王諫獵。鄭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于寘王廣德誘莎車王賢殺之。東平王蒼上疏歸職。

玄默閹茂（正乙丑，四甲午，閏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一庚寅朔。六一日大暑。）

五　蒼罷歸藩。竇融薨。

昭陽大淵獻（正己丑，三戊子，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十二甲寅朔。）

六　王雒山出寶鼎。帝歸功公卿。

閼逢困敦（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一己卯朔。）

七　陰太后崩。宗均爲九江太守，閉督郵而民安業，止捕虎而去殘吏。均言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曾無益百姓。

旃蒙赤奮若（正戊寅，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十壬寅晦食既。）

八　鄭衆不爲單于屈。初置度遼將軍。佛法初入中國，楚王英好之。日食，詔羣臣言得失，上以章示百官，引咎自責。鄭衆諫遣使北匈奴。

柔兆攝提格（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十一丁酉朔。）

九　賜皇子恭黨名號王。帝好經術，自皇太子至功臣子孫四姓小侯皆授經。期門羽林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樊鯈請誅廣陵王荊。

彊圉單閼（正丙申，三乙未，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一辛酉朔。閏十。十一月一冬至。）

十　上自御塤篪以娛嘉賓。鮑駿責丁鴻辭爵。

著雍執徐（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十丙戌，十二己酉朔。）

十一　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

屠維大荒落（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朔。）

十二　通哀牢夷，行者苦之。命王景修汴渠。天下粟斛三十。

上章敦牂（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本志十月甲辰晦食。古今注曰閏八。閏月丁亥熒惑犯鬼。）

十三　楚王英謀反，廢徙涇。

重光協洽（二壬寅，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一戊辰朔。）

十四　楚獄連年，死者數千人。樊鯈止弟鮪與楚王爲昏。陸續受五毒以明尹興。寒朗辨楚獄之冤。帝自幸雒陽獄，理出千餘人。馬后言楚獄多濫。袁安條出楚獄無明驗者。作壽陵，令祭以杅水脯糒，置吏卒數人灑掃。

玄默涒灘（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

十五　上幸魯。令太子諸王說經。上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耿秉請擊匈奴，帝使與竇固屯涼州。

昭陽作噩（二辛卯，閏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二丙辰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五戊午晦食。正丁丑歲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古今注丁未犯房。四癸未太白犯畢。）

十六　遣祭彤等四道伐北匈奴。竇固獨有功。祭彤坐逗留免，歐血死。竇固使班超使鄯善，斬匈奴使者。又使于寘，降其王。西域復通。廉范以炬火破北匈奴。

閼逢閹茂（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

十七　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北海王睦不令使者稱其德。白狼王獻詩。班超執疏勒王兜題，不殺而遣之。百官以帝威德遠著，奏朝賀上壽。竇固耿秉擊破白山，降車師前後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旃蒙大淵獻（二己酉，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閏十二甲戌朔。十一甲辰晦食。）

十八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恭以神箭卻之。又攻恭於疏勒，穿井十五丈乃得水。帝崩。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反支日聽受章奏。閻章以妹爲貴人不徙官。章帝賞楊仁。帝自遠郡用第五倫。耿恭責鍾尊不降匈奴。鮑昱請救關寵。第五倫言馬氏私恩過厚非宜。

卷第四十六

柔兆困敦（二癸酉，四壬申，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正一日雨水。本志正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古今注二甲申太白入斗魁。）

漢肅宗（炟）建初元　兗豫徐旱，詔吏稟給貧民。鮑昱請還楚獄徙者。楊終請罷匈奴西域之役。陳寵勸崇寬厚，去煩苛。范羌引漢兵救耿恭得還。詔徵班超，超爲于寘所留。東平王蒼諫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鄭純卒，哀牢夷叛。阜陵王延貶爲侯。

彊圉赤奮若（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七丁未，九甲午，十二癸亥朔。）

二　馬太后不許封兄弟，曰馬氏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馬廖勸終美業。安夷縣吏侵羌民，致迷吾等反。第五倫諫令馬防討羌。帝納竇勳女爲貴人。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

著雍攝提格（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三　馬防破西羌。耿恭忤防意免官。鄭訓罷石臼河役。帝不忍遣諸王之國。

屠維單閼（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十二辛巳朔。）

四　帝封諸舅馬廖等爲侯。太后曰萬年之日長恨矣。馬氏爲外家，貴受封而辭位，帝許之。太后崩。帝專以榮耆。帝與諸儒會白虎觀，作白虎通議。賜宗族無罷。

上章執徐（二庚辰，四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本志二庚辰晦食。）

五　詔以方正補外官，日蝕試臣以職。班超請兵以平西域，帝使徐幹將兵往佐之。

重光大荒落（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一庚子朔。閏五六二日大暑。本志六辛未晦食。）

六　廉范不禁民夜作。帝觀衛行諸王邸第。

玄黓敦牂（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朔。）

七　帝令皇后親拜諸王。竇后譖殺宋貴人，因廢太子慶，立子肇爲太子。慶能避嫌，長稱太子亦親愛之。帝流涕送東平王。帝幸河內，詔毋得擾民，曰：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昭陽協洽（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

八　東平獻王蒼薨。竇后譖殺梁貴人及其父竦。馬廖不能教勑子弟，楊終以書戒之。第五倫請禁約諸竇交通賓客。竇憲奪沁水公主田，帝切責之曰：何異指鹿爲馬。周紆曰：本問馬竇等，豈知賣菜傭乎。李邑毀班超安樂異域，帝切責邑，使受超節度。超使將侍子還，曰：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鄭弘爲大司農，開零桂道，省費以億萬計，帑藏充實。

閼逢涒灘（閏正丁亥。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二二日春分。本志八月乙未晦食。古今注九乙未食。）

元和元　韋彪上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選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又言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詔去鉗鑽之科。車駕南巡，令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帝詔朱暉等曰：國家樂聞讜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孔僖上言論說實事不爲誹謗，帝赦之。毛義仕爲親屈。鄭均傭賃以諫兄。班超破疏勒王忠。

旃蒙作噩（初用四分曆。辛酉蔀十八年。二辛亥。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本志十一壬辰冬至。）

二　賜胎養穀。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北匈奴衰耗，遠引而去。帝幸東郡，見張酺，先備弟子之儀。幸鄭均舍，賜尚書祿。柴告岱宗。孔僖不敢承光榮。帝親祠東平獻王，拜丁牧、周栩爲議郎。詔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袁安等爭議匈奴，詔曰：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詔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柔兆閹茂（正乙亥。三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一庚子。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三　帝北巡，詔引車解轄勿傷草木。鄭弘疾篤猶言竇憲惡。第五倫不舉獻馬者。張紆得號吾，生歸之，羌即解散。班超斬疏勒王忠，南道遂通。郭躬爲廷尉，決獄多依矜恕。

彊圉大淵獻（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十乙丑。十二甲子朔。本志八乙未晦食。）

章和元　帝令曹褒條正漢儀。迷吾襲殺傅育。鮮卑斬北匈奴單于。張紆誘迷吾殺之，衆羌皆叛。何敞謂嘉瑞爲異爲怪草。曹褒禮成，帝不令有司平奏。班超破龜茲，降莎車，威震西域。

著雍困敦（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朔。）

二　帝留諸王京師。何敞說宋由辭實。宋意請遣諸王歸國。帝崩。崔駰戒竇憲。竇憲以鄧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南單于請并北匈奴，宋意以爲不可。竇憲刺殺都鄉侯暢，以爲賊在京師，何敞請獨往推按。竇憲請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許之。鄧訓以恩信撫小月氏，遂破迷唐。

屠維赤奮若（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八甲申。十癸未。十二壬午朔。閏七。八二日秋分。）

漢和帝（肇。章帝子。）永元元　鄧訓擊破迷唐，叛羌皆平。公卿諫征匈奴不聽，諸人稍自引止，獨袁安、任隗守正不移。魯恭諫征匈奴。何敞諫爲竇篤、竇景起第宅。何敞諭救得出。竇景卒自殺。竇憲爲大將軍。竇憲等大破北匈奴，勒銘燕然山而還。袁安劾竇景擅發邊兵。

卷第四十七

言竇憲專恣。

上章攝提格（二辛巳。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本志二壬午食，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正乙卯，歲、太白俱在奎。丙寅，辰又在奎。）

二　月氏攻班超，超擊卻之。竇憲出屯涼州。北單于求入朝。南匈奴復擊北單于，大破之。

重光單閼（正丙午。三乙巳。四甲辰。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三　帝加元服。竇憲遣耿夔等破北匈奴於金微山，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樂恢刺譏竇憲，竇憲迫殺之。袁安每言及國事，嗚咽流涕。韓棱止諸尚書稱萬歲。復置西域都護。竇憲欲立北單于弟於除鞬爲單于，置吏士領護。袁安、任隗言其不可。

玄黓執徐（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二乙未朔。本志六戊戌朔食。）

四　周榮不畏竇氏刺客。丁鴻言竇氏專恣。帝與清河王慶、鄭衆共誅竇憲。張酺保全竇瓌。華嶠論班固漢書。李郃諫漢中太守致禮竇憲。鄭衆爲大長秋，宦官用權自此始。鄧訓卒，羌胡刺殺犬馬。聶尚召迷唐還大小榆谷。迷唐復叛。

昭陽大荒落（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本志四癸巳，太白、熒惑、辰俱在井。七壬午，歲犯軒轅大星。九，太白在南斗魁中，熒惑犯房北第一星。）

五　北單于欲叛歸北庭，王輔討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匈奴餘衆皆歸之，由是漸盛。張酺等請誅曹褒，漢禮由是不行。梁王暢坐事，深自刻責，求減國邑，還侍衛，帝不許。貫友擊破迷唐，造河橋，迷唐遠徙賜支河。南單于安國欲殺左賢王師子。

閼逢敦牂（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閏十二癸丑朔。古今注六丁亥，太白在井。）

六　朱徽、杜崇殺安國，立師子爲單于。班超討焉耆、尉犂王，斬之，西域盡服。北匈奴降者立逢侯爲單于，圍南單于於牧師城，鄧鴻等擊破之，逢侯走出塞。陳寵爲廷尉，務從寬恕，刻敝少衰。黃香爲尚書令，憂公如家。

旃蒙協洽（二壬子。四辛亥。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正一日雨水。本志四朔食。二癸酉，熒惑、太白俱在參。戊寅俱在井。八甲寅，填、太白、辰俱在軫。十一甲戌，熒惑、太白俱在心。十二丙辰，熒惑、太白、辰俱在斗。）

七

柔兆涒灘（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二壬寅朔。）

八　立陰后。

彊圉作噩（二辛丑。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九　竇太后崩，帝始知爲梁氏之出。羣臣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合葬。帝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不許。迷唐寇隴西，劉尚、趙世擊走之。改葬梁貴人，追上尊號。清河王慶不敢爲宋貴人作祠堂。班超遣甘英窮西海。

著雍閹茂（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十　耿譚以賂賞離散西羌，迷唐遂降。譚受降罷兵。劉愷辭爵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國，賈逵上言宜循其志，從之。

屠維大淵獻（二己未。四戊午。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

十一　魯丕上言說經者如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上章困敦（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一己酉朔。閏五。六二日大暑。本志七朔食。）

十二　迷唐復叛。

重光赤奮若（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

十三　侯霸擊破迷唐，迷唐由是散亡。詔邊郡口十萬歲舉孝廉一人。

卷第四十八

一（癸卯朔。古今注正辛未晨晝見。十二癸巳，犯軒轅大星。）

玄默攝提格（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昭陽單閼（閏正丙寅，三乙丑，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二日春分。本志四甲子晦食。）

閼逢執徐（二[illegible]寅，四己丑，六戊子，九[illegible]十一丙辰朔。本志七庚午晨在鬼中。）

旃蒙大荒落（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閏十庚戌朔。十一一日冬至。本志閏辛亥太白晨俱在氐。）

十四（曹鳳請規固二楡，廣設屯田，以制羌寇。廢陰后。班超求歸，許之。超戒任尚以嚴急，尚果失邊和。鄧禹稱未嘗妄殺，後世必興。鄧隲稱兄訓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家必蒙福。鄧貴人辭母兄入親醫藥，衣與陰后同色，鄧時解易。帝有危疾，貴人欲從死，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立鄧后。餘防請試諸儒，皆以家法，毋得意說。）

十五（有司以日食請遣諸王就國，帝不許。帝將幸江陵，得張禹奏，臨漢而還。）

十六（北單于稱臣奉貢，帝以其舊禮不備，厚賜而不答其使。）

元興元（帝崩。鄧太后辨宮人盜珠及巫蠱。王渙爲雒陽令，弘農民懷其惠。）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
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卷第四十九

柔兆敦牂（正己卯、二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本志正丁酉。熒惑太白在婁。）	漢殤帝（隆）延平元（最授諫張顯與鄭俱死。太后省珍膳靡麗之費。戒州郡覆蔽災害競增戶口掩匿盜賊。帝崩。太后立清河王子祜為帝。太后戒州郡檢敕親屬。梁慬平龜茲。清河王慶薨。樊準上言儒風浸衰。太后詔公卿舉大儒以勸後進。）
彊圉協洽（正癸酉、三壬申、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朔。本志三癸酉食。五月戊寅熒惑逆守心前星。）	漢安帝（祜）永初元（鄧騭兄弟求還第辭封。魯恭請立秋斷薄刑。又請斷大辟盡冬月。罷西域都護。燒當羌麻奴等叛。徐防始以災異策免。仲長統論事歸臺閣不當策免三公。周章謀立平原王不克死。鄧騭屯漢陽。令燕荔陽通胡市。）
著雍涒灘（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閏七。八一日秋分。古今注八月己亥熒惑入太微端門。）	二（鄧騭敗於冀西。梁慬破河西諸羌。樊準請減節用度。遣使稟給貧民。徙就熟郡。太后幸雒陽獄。辨察冤囚。雨大降。滇零敗任尚於平襄。羌遂大盛。朝廷不能禁。龐參請召鄧騭還。太后自徒中擢參為謁者。滇零自稱天子。[illegible]寇三輔漢中。）
屠維作噩（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本志正己亥太白入斗。古今注三壬寅熒惑入鬼。五丙寅太白入畢。）	三（魯恭議饑謫遣不可處得。聽吏民入錢穀為關內侯。南單于反。太后以軍旅饑饉饗衛士不作樂。）
上章閹茂（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本志六癸酉太白入鬼。）	四（鄧騭薦李郃楊震等。楊震長四知。以清白遺子孫。任尚擊羌久無功。詔還屯長安。鄧騭欲棄涼州。虞詡以為不可。詡平朝歌賊。龐雄梁慬擊破南單于。南單于復降。羌寇漢中。殺太守鄭勤。法雄欲以因赦降張伯路。新野君薨。鄧騭等求行服。曹大家勸太后許之。）
重光大淵獻（正庚辰、四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朔。閏四。五二日夏至。本志正朔食。）	五（羌寇河東至河內。遣將屯孟津以備之。徙邊郡就三輔。）
玄默困敦（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	六（詔罷[illegible]御非時之物。詔封二十八將。滇零死。）
昭陽赤奮若（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閏、十二癸巳朔。本志四丙申晦食。）	七
閼逢攝提格（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本紀三癸酉食。本志十朔食。三癸酉熒惑入鬼。）	元初元（屯兵河內以備羌。）

卷第五十

旃蒙單閼（二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本志九壬午晦食。九辛酉熒惑入鬼。）	二（龐參招降羌豪號多等。始通河西道。立閻后。仲光等與羌戰沒。司馬鈞自殺。虞詡說任尚令郡兵市馬以擊羌。詡為武都太守。增竈以疑羌人。討平先零。安集百姓。初到米石八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太后述鄧弘雅意不加贈位。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柔兆執徐（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八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三辛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三熒惑入鬼。五丙寅太白入畢口。七甲寅歲入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三（初聽大臣行三年喪。任尚擊破零昌。）
彊圉大荒落（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本志二乙巳朔食。正丙戌歲留鬼。四壬戌太白入鬼。己巳辰入鬼。五己卯辰犯歲。六丙申熒惑入鬼。戊戌犯鬼大星。九辛巳太白入南斗口。）	四（袁敞失鄧氏旨自殺。越巂夷封離反。任尚募人刺殺零昌。擊走狼莫。隴右平。）
著雍敦牂（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子朔。本志八朔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三丙申鎮犯東井鉞。五庚午辰犯鬼質。丙戌太白犯鉞。）	五（永昌等夷反應封離。鮮卑寇代郡上谷。發兵以備之。鄧遵募人刺殺狼莫。由是諸羌賊散。西邊復安。任尚坐爭功死。）
屠維協洽（三癸亥、五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閏五。六一日大暑。本志十二朔食既。地如昏。四癸丑太白入鬼。六丙戌熒惑在鬼中。丁卯填在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六（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及鄧氏子。立學以教之。劉芝欲獻芝草。唐檀止之。楊竦擊破封離。諸夷悉平。曹宗欲復通西域。遣索班屯伊吾。）
上章涒灘（二丁巳、四丙辰、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本志七朔食。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永寧元（北匈奴及車師後王軍殺索班。班勇請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立太子保。撣國獻幻人。鄧康請太后自損私權。）
重光作噩（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十戊申、十二丁未朔。）	建光元（高句驪王宮寇破玄菟遼東。鄧太后崩。太后臨朝。連遭凶饑兵寇。太后深自抑損。故天下復平。上始親政事。陳忠勸上召用杜根等。杜根不欲累親知。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陳忠勸帝容納激切之言。薛包以至孝使父母慚悔。王聖李閏江京等譖鄧氏於帝。鄧騭等皆坐廢死。朱寵訟其冤。耿寶閻顯等用事。內寵始盛。李閏江京王聖等扇動內外。楊震請出王聖居外舍。又諫劉瓌襲爵。翟酺諫外戚驕恣。賞賜無節。劉愷陳忠請解臧吏三世禁錮。帝幸馮石府。留飲十餘日。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諫。高句驪王宮死。陳忠請弔問其子。責其後善。）
玄默閹茂（二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閏二。三二日穀雨。）	延光元（馬賢擊破麻奴。森人欲殺漏媼。其子揭識詔文之詐。高句驪王遂成降。鮮卑寇殺郡守。馬賢擊賊。麻奴降。陳忠諫使伯榮往來甘陵王侯二千石拜車下。又上言機事悉委尚書。而災變切責三公。及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王龔引進陳蕃等。書聞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黃憲年十四。荀淑識其實。）

戴良見憲罔然若有失。周陳言時月不見憲則鄙吝心生。郭泰謂憲若千頃陂。友人勸憲仕亦不拒之。

昭陽大淵獻（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本志八己亥，熒惑出端門。）

二　張璫獻西域三策。陳忠請復通西域，乃使班勇出屯柳中城。耿寶、閻顯薦所親於楊震，震不肯辟。震[illegible]王聖倚勢，又言周廣、謝惲交結姦佞。鮮卑攻南匈奴。周燮曰脩道者度時而動。

關逢困敦（二甲子，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閏十庚寅，十二己丑朔。十一日冬至。本志九庚申晦，食。二辛未，太白犯昴；五癸丑，太白入畢；九壬寅，鎮犯左執法。）

三　班勇降龜茲，擊走北匈奴。王聖、樊豐、耿寶共譖楊震，殺之。來歷謂耿寶禍將至。呼尤徽不與阿族俱叛。王聖、樊豐、江京譖太子保，廢爲濟陰王。來歷等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

旃蒙赤奮若（二戊子，四丁亥，六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本志二朔，食，隴西、酒泉、朔方以狀上，史官不覺。古今注四甲辰，太白入鬼；六壬辰，出太微；九甲子，太入斗口。）

四　帝南巡，崩於葉。閻后立北鄉侯懿爲帝。誅耿寶、樊豐、王聖。班勇擊車師後王軍就，斬之。北鄉侯薨。孫程等誅閻顯、江京等，立濟陰王爲帝，封程等十九侯。崔瑗不聽門生言廢立事。改葬楊震。陳禪欲徙閻后於別館，周舉勸李郃請奉事如舊。

柔兆攝提格（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

漢順帝（保）永建元　閻太后崩。馬賢破羌於臨洮。涼州復安。虞詡劾張防，自繫廷尉。孫程、張賢論救詡。詡薦左雄。孫程等十九侯就國。周舉說朱倀表諫。鮮卑數侵南匈奴，詔爲增置邊兵。班勇擊走呼衍王。是後車師無復虜迹。

彊圉單閼（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閏五。七一日處暑。本志七朔，食。八乙巳，熒惑入鬼。）

二　改葬帝母李氏，追上尊號。班勇、張朗討焉耆，降。朗勇坐失期免。寶鄧、閻氏之敗，許歎無誇言。帝備禮設壇以待樊英，英無奇謀深策，衆人失望。李固遺黃瓊書，戒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固杖策驛驅負笈從師，人不知其爲三公子。

著雍執徐（正辛未，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三

屠維大荒落（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九壬戌，十一辛酉朔。）

四　帝加元服，大赦。虞詡奏令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

上章敦牂（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八丙辰，十一乙卯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古今注夏熒惑守氐。）

五　班始殺公主。

重光協洽（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本志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六　沈景相河間王政，政改節自飭。復置伊吾司馬。翟酺繕脩太學千八百餘室。胡廣等諫探籌立后。梁貴人勸帝博施。

玄黓涒灘（正戊寅，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閏十二。郎顗傳閏十一。本志十[illegible]六日，熒惑在輿鬼五度，八戊[illegible]入軒轅，入后星北東去四[illegible]十癸亥，太白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illegible]在南，相[illegible]數寸。）

陽嘉元　立梁后。左雄上言吏數變易，宜長久，宜申無故去官之禁。又言孝廉年未四十不[illegible]諸生試家法，文吏課[illegible]帝從之。由是察選清平。

卷第五十一

昭陽作噩（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正二日雨水。郎顗傳是月熒惑在柳三度。）

二　郎顗言王公競託高虛，忘天下之憂，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又言王者之法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又言禱祈無益。左雄諫封宋娥、梁冀。又諫捶撲九卿。李固對阿保、外戚封爵太濫。又言中常侍子弟不宜進舉。又言長水司馬武宣等初拜便眞，此雖小失，漸壞舊章。馬融對百姓屢聞恩澤之聲，未見惠和之實。又言嫁娶喪葬宜立制度。張衡對舉士宜先孝行。又言守相新故交際，公私放濫。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段恭論龐參竭忠。

關逢閹茂（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一壬辰朔。）

三　上自露坐請雨。周舉以爲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終無所益。又言公卿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言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又言圖讖欺罔。

旃蒙大淵獻（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閏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九一日霜降。本志閏八朔，食，史官不見，零陵以聞。古今注四月乙卯，熒惑太白入鬼。）

四　帝寵任宦官，參預政事。張綱諫，不聽。梁商爲大將軍，辭避經年。李固勸商整紐王綱，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

柔兆困敦（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古今注正丁卯，太白犯牽牛大星。）

永和元　李固勸梁商救王龔，曰：舊典三公不有大罪，不至重問。梁冀殺父客呂放。虞詡諫增武陵蠻租，蠻反。

強圉赤奮若（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本志八庚子，熒惑犯南斗。）

二　李固討平之。宋娥等坐姦罔。象林蠻反。郭正稱法眞逃名而名我隨。王龔欲奏張昉，或以楊震事諷之，乃止。

著雍攝提格（二癸酉，四壬申，[illegible]十己亥，十二戊戌朔。閏四。本志十二朔，食，史官不見，會稽以聞。[illegible]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閏月甲寅，入鬼。）

三　公卿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討蠻，李固以爲遣將帥不如任州郡，乃薦祝良、張喬討平之。左雄薦周舉，舉劾雄所舉[illegible]非其人[illegible]張逵等誣梁商、曹騰謀廢立，帝知其詐，悉收誅之。

屠維單閼（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illegible]朔。[illegible]熒惑入太微。案志此年閏八月。）

四　梁商請早訖張逵之獄，以止逮捕之煩。帝以商子不疑爲校尉，商固辭。

上章執徐（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本志五己丑晦，食。八丙寅，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五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陳龜迫殺南單于。梁商請使馬續等招降匈奴。且凍等羌反，寇三輔。馬賢將兵十萬屯漢陽。[illegible]

重光大荒落（正丙辰，三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正。二日春分。本志九辛亥晦，食。）

六　馬賢戰沒，東西羌遂大合。[illegible]皇甫規[illegible]梁商[illegible]

玄黓敦牂（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丙午，十二乙巳朔。古今注二壬午，歲在太微中。）

漢安元　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張綱埋輪都亭，劾奏梁冀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illegible]張綱單車說下張嬰。任峻爲洛陽令，[illegible]蘇章爲冀州刺史，案清河太守。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以進父，父令歸首。

昭陽協洽（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巳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五丁亥，辰犯鬼；六乙丑，熒惑光芒犯鎮。）

二　立兜樓儲爲南單于，遣諸國侍子祖遣。馬寔刺殺句龍吾斯。

卷第五十二

閼逢涒灘（庚子蔀一年 二戊辰 四丁卯 六丙寅 八乙丑 十甲子 十二癸亥朔）

建康元（趙沖與羌戰沒 立太子炳 高梵迎太子 种暠以無詔不聽 楊徐盜賊羣起 遣馮緄討平之 帝崩 皇甫規對策言宜斥逐諸常侍 戒梁冀等驕逸 九江賊徐鳳馬勉等起 盜發憲陵）

旃蒙作噩（二壬辰 五辛卯 七庚寅 九己丑 十一戊子朔）

漢沖帝（炳）**永嘉元**（帝崩 太后欲秘不發喪 李固以為不可 清河王蒜嚴重有威）固勸梁冀立之 冀不從 立渤海王子纘為帝 固以軍興費廣 請沖帝於憲陵塋內 太后多用固言 梁冀疾之 飛章誣奏固罪 太后不聽 張嬰復反 羌叛十餘年 費八十餘億 梁並招降叛羌 隴右復平 滕撫等擊徐楊賊 破斬之 詔恭陵在康陵上 劉君世獻金蛇於梁冀 种暠糾發之 冀陷暠以罪 李固救解得免

柔兆閹茂（正丁亥 三丙戌 五乙酉 閏六甲申 九癸丑 十一壬子朔 七一日處暑 古今注三月丁丑月入南斗 本志三癸丑熒惑入鬼 四辛巳太白入鬼 五庚戌太白犯熒惑）

漢質帝（纘）**本初元**（詔大興學校 賞進通經者 由是太學至三萬餘生 梁冀以帝）聰慧 進酖而崩 李固欲立清河王蒜 冀白太后先策免固 立蠡吾侯志為帝 朱穆勸戒梁冀 尊祖考為皇妣為后 滕撫當封侯 胡廣黜之

強圉大淵獻（正辛亥 三庚戌 五己酉 七戊申 九丁未 十二丙子朔 本志正朔食如月初 八月壬寅熒惑犯質）

漢桓帝（志）**建和元**（杜喬正色 朝野倚望 喬諫封梁氏及宦官為列侯 立梁后）唐衡左悺等共譖李固杜喬言上不堪奉漢祀 會妖賊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 蒜坐廢徙自殺 梁冀因誣固喬與文通謀 皆殺之 吳祐責馬融 李公若誅 君何面目視天下之人 郭亮曰 義之所動 豈知性命 何為以死相懼 楊匡詐為亭吏守尸 因請葬李杜二公

著雍困敦（二乙亥 四甲戌 六癸酉 八壬申 十辛未 十二庚午朔 本志二辛卯熒惑在鬼中）

二

屠維赤奮若（二己巳 四戊辰 六丁酉 八丙申 十乙未 十二甲午朔 閏三 四一日小滿 本志四丁卯晦食 五己丑太白入太微右掖 留十五日出端門 丙申熒惑入井 八己亥填犯鬼）

三（荀淑子八人俱有名 謂之八龍 荀爽為李膺御 鍾皓舉陳寔為功曹 侯覽屬高倫用吏 寔代倫受汙 寔遣鄉縣民歸本 寔不禁訟者 李膺曰 荀君清識難尚 鍾君至德可師 李膺以鍾瑾似其家性 復以孫女妻之 李膺謂瑾太無皁白 皓曰 保身全家 爾道為貴）

上章攝提格（二癸巳 四壬辰 六辛卯 九庚申 十一己未朔）

和平元（梁太后崩 封孫壽為襄城君 梁冀與壽競為驕侈 冀作兔苑 西域賈胡誤殺一兔 死者）十餘人 冀斥奪諸梁 崇進孫氏宗族 布在郡縣 貪叨凶淫 認士孫奮母為守藏婢 破滅其家 朱穆諫冀 陳蕃笞殺冀客 冀遣客賣牛黃 延篤殺之 尊匽貴人曰孝崇后

重光單閼（正戊午 三丁巳 五丙辰 七乙卯 九甲寅 十二癸未朔 閏十二）

元嘉元（張陵劾梁冀帶劍入省 陵謂梁不疑仰公憲以報私恩 冀疾不疑有聲名 以其子胤）代為河南尹 馬融田明私過不疑 皆坐髡笞 楊秉諫上私幸梁胤府舍 崔寔政論曰 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 疏遠之臣 言以賤廢 又曰 刑罰者治亂之藥石 德教者興平之粱肉 黃瓊讓梁冀封邑賞賜

玄黓執徐（正壬午 三辛巳 五庚辰 七己卯 九戊寅 十一丁丑朔 正一日雨水 本志七庚辰食 史官不見 廣陵以聞）

二（于窴殺西域長史王敬）

卷第五十三

昭陽大荒落（正丙子 四乙巳 六甲辰 八癸卯 十壬寅 十二辛丑朔）

永興元（朱穆為冀州刺史 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 穆為宦官所訴 輸左校 劉陶等訟出之 車師後王阿羅多反 閻詳招降之）

閼逢敦牂（二庚子 四己亥 七戊辰 九丁卯 十一丙寅 十二乙丑朔 閏九 十二日小雪 本志九朔食）

二

旃蒙協洽（二甲子 四癸亥 六壬戌 八辛酉 十一庚寅朔 本志三丙申鎮逆入太微 七十四日去左掖 七己未辰入太微 八十日去左掖 八己巳熒惑入太微 二十一日出端門）

永壽元（劉陶上言 權要親戚所在貪暴害民 曰 貨殖者為窮寃之魂 貧餒者作饑寒之鬼 南匈奴薁鞬臺耆等反 張奐等破之 奐不受金馬 羌人悅服）

柔兆涒灘（正己丑 三戊子 五丁亥 七丙戌 九乙酉 十一甲申朔 本志六甲寅辰入太微 逆伏 八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

二（鮮卑檀石槐始盛 寇雲中 公孫舉等寇青徐兗三州 韓韶開倉賑民 曰 以此伏罪 含笑入地矣 潁川四長 段熲破鮮卑於遼東 坐詐為璽書論司寇 熲討公孫舉等斬之）

強圉作噩（正癸未 四壬子 閏五辛亥 七庚戌 九己酉 十一戊申朔 六一日大暑 本志閏五庚辰晦食 四戊寅熒惑入井口 七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三（九真蠻反 劉陶議鑄大錢 曰 憂不在貨 在乎民饑 民可百年無貨 不可一朝有饑）

著雍閹茂（正丁未 三丙午 六乙亥 八甲戌 十癸酉 十二壬申朔 本志五甲戌晦食）

延熹元（梁冀考殺陳授 帝由是怒 南匈奴烏桓鮮卑並叛 陳龜上疏 請改任牧守 簡練將帥）張奐誘烏桓擊破南匈奴 奐欲黜單于車兒 詔不許 陳龜言梁冀罪狀 因不食死 种暠懷撫羌胡 皆來服

屠維大淵獻（二辛未 四庚午 六己巳 八戊辰 十一丁酉朔）

二（梁后崩 梁冀一門三皇后 六貴人 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禁省起居 纖微必知 四方貢獻 先輸上第於冀 吏民賫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 冀鴆殺吳樹 腰斬侯猛 [illegible] 不得免 郝絜輿櫬詣門仰藥 [illegible] 二十年 天子不得有所豫 [illegible] 冀欲以鄧貴人為女 欲殺貴人母 不果 帝由是欲誅之 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密謀 誅冀及梁孫二族 黜免黨與三百餘人 朝廷為空 斥賣冀家財三十餘萬萬 立鄧后 封單超等五侯 黃瓊為太尉 澄汰貪汙 天下望致升平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 滂曰 農夫去草 嘉穀茂 忠臣除姦 王道以清 陳蕃薦五處士 徐穉炙雞酒 [illegible] 知己 姜肱兄弟同被 遇盜爭死 帝使畫工圖其狀 肱臥於幽闇 以被韜面 魏桓曰 使桓生行死歸 於諸子何有 帝多封故舊恩私 宦官始專權勢 李雲上書言帝欲不諦 杜衆願與雲同死 皆坐誅 陳蕃楊秉救雲坐免 [illegible]寵益橫 黃瓊不能制 乃稱疾不起 第五種案單匡贓罪 種坐徙朔方 孫斌等劫之以歸 陳蕃諫封賞踰制 內寵猥盛 爰延謂帝為漢中主 又諫與鄧萬世對博）

上章困敦（正丙申 二乙未 四甲午 六癸巳 八壬辰 十辛卯朔 閏正 二一日春分）

三（李固女使王成匿其弟燮 單超卒 四侯轉橫 兄弟姻戚宰州臨郡 虐偏天下 民不堪命 多為盜賊）滕延誅侯覽賓客 趙岐避唐玹之難 賣餅逃避壁中 段熲破西羌於積石 夏方為交趾刺史 日南賊皆降 泰山賊叔孫無忌侵擾東方 宗資皇甫規討平之

卷第五十四

重光赤奮若（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本志三甲寅熒惑犯質。）

玄默攝提格（正甲寅三癸丑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一己卯。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昭陽單閼（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十甲辰十二癸卯朔。）

閼逢執徐（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朔。本志七戊辰辰犯歲。八庚戌熒惑犯質。庚申歲犯軒轅大星。十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犯太白。十二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四　劉矩使訟者更思。西羌反寇三輔。劉寵受山陰老父一大錢。羌寇并涼。段熲抵罪。皇甫規曰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規監關西兵羌寇迎降。

五　規奏劾刺史太守貪汙者或免或誅。羌人翕然反善。荊州蠻夷盜賊大起。李肅棄郡走。胡爽扡馬首諫。肅殺之。馮緄將兵十餘萬討荊州。緄請中常侍監軍財費。朱穆劾緄失大臣節。緄至荊州蠻賊悉降。或譖皇甫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規上書自訟。規論功當封。徐璜左悺求貨不與。遂陷以罪論輸左校。

六　宦官譖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上校獵廣成。陳蕃以三空諫。楊秉劾單匡。令中二千石實覈所部。條奏牧守五十餘人。皇甫規薦張奐自代而為之副。吏民訟段熲者以千數。乃復以為護羌校尉。朱穆請罷常侍黃門更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七　徐穉與茅容言不及國事。符融一見郭泰知其奇偉。介於李膺。茅容危坐避雨。殺雞食母與客蔬飯。孟敏荷甑墮地不顧。魏昭作粥。泰三呵之姿容無變。泰設酒殽以慰左原使勿恚恨。范滂謂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泰不肯仕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泰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戒之。泰感寤。黃允以儁才知名。泰知其必敗。允與晉文經曜名京師。符融識其詐。仇香請陳元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香謂鷹鸇不如鸞鳳。郭泰下牀拜香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香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度尚討桂陽賊。縱士卒珍積激厲使之更戰。上幸南陽。胡騰請自比司隸從事。從黨者莫不竊然。楊秉諫詔除郎官太雜。寇榮亡命中上書訟冤。

卷第五十五

旃蒙大荒落（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本志正丙申晦食。五癸酉太白犯鬼。壬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閏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癸酉歲犯左執法。十一戊午歲入太微犯左執法。）

柔兆敦牂（二庚申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本志正朔食。史官不見。郡國以聞。壬辰歲入太微五十八日出端門。六壬戌太白入鬼。七乙未熒惑犯質。九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八　史弼上言勃海王悝僭慢宜豫加削約。楊秉奏侯覽兄參贓罪。并免覽官。尚書以為越職。秉曰三公無所不統。韓縯奏左悺具瑗罪。於是誅梁冀功臣皆降爵奪國。鄧后廢。李膺馮緄劉祐皆輸作左校。楊秉三不惑。劉瑜對災異八千餘言。桂陽賊攻零陵。陳球固守。張磐為度尚所枉。遇赦不肯出。段熲討西羌自春及秋無日不戰。遂大破之。陳蕃為太尉讓胡廣王暢李膺。張敞諫王暢發屋伐樹。應奉諫立田聖為后。立竇后。陳蕃應奉訟李膺等枉。李膺破柱取張朔殺之。宦官休沐皆不敢出宮。劉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九　荀爽對策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皇甫規欲避位故越界迎友人喪。上親祠老子用郊天樂。鮮卑聞張奐去與匈奴烏桓寇邊。朱零曰寧受笞死范滂不可違。李膺等更相褒重。天下承風競以臧否相尚。成瑨劉瓆翟超黃浮皆坐拳搏宦官抵罪。陳蕃上疏訟瑨等。襄楷上書竇諫抵罪。楷言河清非瑞。又言浮屠不三宿桑下。帝篤好浮屠。賈彪不納岑晊。彪先案殺子者而劫盜自首。李膺等坐鉤黨下獄。陳蕃不肯下黨人案。陳寔自往就獄。皇甫規求與黨人。杜密識鄭玄於嗇夫。密稱劉勝自同寒蟬。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降。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三部。

彊圉協洽（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本志五壬子晦食。正庚寅熒惑逆入太微東門留百一日出端門。七太白犯心前星。）

著雍涒灘（二己酉閏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五朔食。十甲辰晦食。是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藩南頭星。）

屠維作噩（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紀十庚子晦食。志作戊戌晦。）

永康元　賈彪說竇武等訟黨人。武上疏稱嘉禾芝草在德為瑞無德為災。范滂對獄曰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赦黨人。書名三府禁錮之。范滂不謝霍諝。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史弼不上黨人名。帝欲妻楊喬以公主。喬不食而死。傅堅諫巴郡太守上黃龍。董卓以破羌為郎中。帝崩。竇太后臨朝。竇武用劉儵言立解瀆侯宏為帝。

漢靈帝（宏）建寧元　陳蕃責諸尚書不視事。帝即位。東羌既降復叛連年不定。段熲請以步騎萬五千用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誅討必盡。遂戰於逢義山大破之。尊祖考為皇妣為后。盧植說竇武不受封爵。植師馬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陳蕃固辭封爵。段熲追羌至涇陽。羌散入漢陽山谷。張奐請招降之。熲以為必殄滅。太后委政於陳蕃竇武。蕃武徵用名賢。天下望致太平。趙嬈曹節等諂事太后。太后妄有封拜。蕃武謀誅之。武收鄭颯下獄。蕃勸武速殺勿考。曹節等奉帝誅蕃武。遷太后於南宮。節等十八人皆封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烏桓分為四王。

二　尊董貴人為孝仁皇后。青蛇見御座。張奐謝弼以為太后幽隔空宮宜加恩禮。改葬陳竇還其家屬。又薦李膺王暢宜為三公。奐坐禁錮。弼為宦官所殺。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未形顏色而陰陽為之變度。段熲擊東羌於射虎谷滅之。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李膺等雖廢錮而天下益慕之。有三君八俊之目。曹節等奏膺等為鉤黨。下州郡考治。坐死徙者數百人。李膺等不逃刑。景毅子為膺門徒不以漏籍苟免。范滂自詣獄不以累郭揖。滂母謂滂曰令名壽考不可兼得。郭泰哭黨人曰漢室滅矣。泰不為危言覈論故免於濁世之禍。李篤謂毛欽曰張儉名士明庭豈宜執之。孔融一門爭死。夏馥入林慮山為冶家傭。陳寔弔張讓。何顒與袁紹營救黨人。袁閎以其兄弟逢隗驕奢比之三郤。閎居土室十八年。申屠蟠觀太學之盛以為有阬焚之禍。隱於梁碭之間。曹節病困拜車騎將軍。病愈復為中常侍。

卷第五十六

上章閹茂（二丁卯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十一癸巳閏十二壬辰朔。本志三丙寅晦食。）

重光大淵獻（二辛卯四庚寅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三朔食。）

玄默困敦（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二辛巳朔。本志十月熒惑入南斗。）

昭陽赤奮若（二庚辰四己卯六戊寅八丁丑九丙子十二

三　孟佗討疏勒不克。佗賂張讓奴使迎拜。

四　立宋后。上朝竇太后。董萌為太后訟冤。曹節王甫譖萌殺之。

熹平元　蔡邕謂上陵之禮煩而不可省。胡廣周旋四公三十餘年明解朝章而無蹇直之風。竇太后崩。曹節等欲別葬太后。李咸擔輿自詣。陳球廷議。劉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蘇不韋鑿地入李暠之冢以報父仇。王甫誣殺勃海王悝。以功封侯者十二人。

卷第五十七

一乙亥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十二癸酉晦食。

閼逢攝提格（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三

旃蒙單閼（二戊戌，四丁酉，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朔。）

四　立石經於學門。蔡邕請除三互之禁。

柔兆執徐（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五　曹鸞上書曰：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坐檻車收掠殺之。更申黨人之禁，爰及五屬。

強圉大荒落（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本志十朔食。）

六　蔡邕諫以小故廢郊廟辟雍。又諫引召能文賦尺牘書篆者於鴻都門，待以不次之位。又諫除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遣夏育、田晏、臧旻三道擊鮮卑，蔡邕諫不聽，育等大敗而還。趙苞擊鮮卑，鮮卑殺其母，苞嘔血死。

著雍敦牂（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本志二朔食。十丙子晦日食，自巳過午。）

光和元　置鴻都門學。有黑氣墮殿庭中。蔡邕言變倖用事之咎，由是嬖倖共陷以罪，免錮徙朔方。王甫譖殺宋后。盧植言宋后家屬無罪。又言天子無私積。陽球諫爲樂松、江覽等圖像立贊。初開西邸賣官。楊奇諷帝與桓帝猶舜比堯。

屠維協洽（閏正乙巳，三甲辰，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二一日春分。本志四朔食。）

二　橋玄不顧其子，以除劫盜。司隸陽球奏收王甫、段熲，殺之，磔甫尸。曹節徙球爲衛尉。審忠言宦官恣橫。呂強辭爵，且請裁抑宦官，減省宮女，爲蔡邕、段熲訟寃。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憲，由是黨人從祖以下得釋。張脩擅斬單于，坐死。劉郃、陳球、劉納、陽球謀誅宦官，皆坐死。

上章涒灘（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九丙申，十一乙未朔。）

三　立何后。楊賜諫作畢圭苑。任芝、樂松勸上爲之。楊琁以灰囊車破零桂賊。趙凱誣奏琁，琁嚙臂書衣爲章，自訟得免。

重光作噩（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閏十己丑朔。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九朔食。）

四　置騄驥廄丞，調民馬，一匹至二百萬。朱儁破交趾賊梁龍。檀石槐死，鮮卑稍衰。帝於後宮置列肆販賣。又冠狗，驂驢車爲樂。呂強諫稽私藏及選舉不任三公。王美人生皇子協，何后鴆殺美人。

玄默閹茂（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本志四熒惑在太微中守屏。十歲熒惑太白合於虛，相去各六寸，如連珠。）

五　詔公卿以謠言舉牧守爲民害者，多不實。陳耽以爲放鴟梟而囚鸞鳳。程苞言板楯本無惡心，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桓典爲御史，京師語曰：避驄馬御史。

昭陽大淵獻（正壬子，三辛亥，六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二丁丑朔。）

六　楊賜、劉陶上言張角等以妖術惑衆，宜敕州郡解散其黨。

閼逢困敦（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閏七。八一日秋分。）

中平元　角等反，天下響應，號黃巾賊。以何進爲大將軍，鎮京師。帝用呂強言，赦黨人。遣皇甫嵩、朱儁、盧植討黃巾。帝謂張讓、趙忠爲公母。宦官諫帝登高。趙忠、夏惲譖呂強，殺之。張鈞請斬十常侍，鈞坐死。皇甫嵩、朱儁破黃巾於長社。橋玄、何顒知曹操能安天下。許劭謂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傳

卷第五十八

燮上言[illegible]。又言邪正不宜共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賈琮爲交趾刺史，[illegible]而盜賊自消。盧植圍張角於廣宗，左豐譖之。[illegible]米賊張脩反。李燮不肯立安平王續。[illegible]北宮伯玉及邊章、韓遂反。[illegible]蓋勳率辛曾等救左昌。[illegible]朱儁攻南陽黃巾，久不拔，[illegible]以日月，遂克。儁不受黃巾降，以爲無以懲惡。[illegible]王允得張讓客與黃巾書，上之。允一月再下獄。

旃蒙赤奮若（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

二　帝斂天下田畝十錢，發州郡材石以修宮室。又令敕守出助軍修宮錢，或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有自殺者。黑山等羣盜並起。令黑山賊舉孝廉計吏。崔烈入錢得司徒。北宮伯玉寇三輔。崔烈欲棄涼州，傅燮曰：斬司徒，天下乃安。詔張溫討北宮伯玉。陳耽、劉陶爲宦官所譖死。董卓破走邊章、韓遂。董卓不遜，孫堅勸張溫斬之。帝造萬金堂爲私藏。

柔兆攝提格（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本志五壬辰晦食。四月熒惑逆守心後星。）

三　三公在外始於張溫。傅燮不媚趙忠以求封。作銅人鴻鵠。

彊圉單閼（正己未，四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四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并兵攻隴西。傅燮諫耿鄙，[illegible]。北地羌胡迎燮，燮不去，戰沒。馬騰反，與韓遂合。張純、張舉與烏桓丘力居反於薊。陳寔在鄉閭，民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著雍執徐（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

五　劉焉請選重臣爲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以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南匈奴右部叛，殺單于羌渠，子於扶羅立爲單于。賈龍破馬相。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蹇碩統之。帝講武於平樂觀。蓋勳以爲寇在遠而設近陳，黷武耳。公孫瓚破鮮卑於石門。王國等圍陳倉，皇甫嵩不救，以待其弊。

屠維大荒落（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閏十二壬申朔。本志四朔食。八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中大星。）

六　國解圍去，嵩追擊破之。劉虞說丘力居使斬張純送首。帝崩。[illegible]迎帝於北芒。鮑信說袁紹襲董卓，[illegible]蔡邕三日周歷三臺。卓議廢立，[illegible]盧植不從。卓廢少帝爲弘農王，立其弟陳留王協。又酖殺何太后。除公卿子弟爲郎，以代宦官。[illegible]陳蕃等

卷第五十九

帝位。南單于於扶羅與白波爲寇，遂不能還國，止於平陽。董卓爲相國。周毖伍瓊勸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名士，卓從之。荀爽九十三日爲司空。申屠蟠不爲董卓屈。董卓自謂我相貴無上。卓遣兵剽略。卓以袁紹爲勃海太守。中牟功曹說釋曹操。劉子惠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

上章敦牂（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正二雨水。十一庚戌，熒惑太白合於尾。）

漢獻帝（協）初平元（關東州郡各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爲盟主。鮑信知曹操必能）成功。董卓鴆殺弘農王。鄭泰論關東兵勢。朱儁諫遷都，不肯爲相國副。楊彪黃琬以諫遷都策免。卓殺周毖伍瓊。梁衍說皇甫嵩討董卓。蓋勳責卓杜人之口。帝遷都長安。卓燒宮廟，發諸陵。驅徙民家數百萬入關。王允屈意承卓，內謀王室。卓殺袁隗。孫堅殺王叡、張咨。劉表用蒯越謀，荊州悉平。諸軍畏卓，莫敢先進。曹操獨進。曹洪以馬授操。劉岱殺橋瑁。焦和敗青州。劉虞撫和幽州，百姓富足。卓使胡母班等安集關東，袁紹殺之。卓鑄小錢。孫堅見卓兵至，徐入魯陽。卓破王匡。省孝和以下廟號。公孫度爲遼東守，郊祀藉田。

卷第六十

重光協洽（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十一辛卯朔。）

二　袁紹等欲立劉虞爲帝，曹操袁術以爲不可。虞欲奔匈奴以避之，乃止。董卓爲太師。孫堅敗卓將胡軫於陽人。袁術疑堅，不給軍糧。堅擊走卓，因入雒，埽除宗廟，修塞諸陵。卓謂堅戇能用人，諸將當知忌之。卓遷長安。皇甫嵩謂卓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蔡邕止卓稱尚父。卓使劉囂籍吏民以罪取其財。袁紹使人說韓馥以冀州讓紹。耿武趙浮等諫，馥不聽。紹以沮授田豐審配等爲將佐。韓馥自殺。鮑信說曹操規河南以待變。袁紹表操爲東郡太守。董卓笞殺張溫。公孫瓚破黃巾於勃海。帝使劉和召其父虞，爲袁術所留。袁紹[illegible]孫堅豫州。堅擊破之。公孫瓚起兵攻紹。劉備爲平原相。關羽張飛侍立終日。趙雲謂公孫瓚從仁政所在。袁術與袁紹有隙，遣孫堅攻劉表，黃祖殺堅。朱儁屯中牟，移書州郡以討董卓。劉焉使張魯斷斜谷。管寧見金不視。邴原遊學八九年，人不知其飲酒。[illegible]依公孫度，獨居郡北。事見度，語惟經典。寧謂原言非其時，密使逃去。王烈遺盜牛者布，使之改行。爭訟者將質於烈，望廬而還。度欲辟烈，烈爲商賈以自穢。

玄黓涒灘（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八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三　何顒知荀彧有王佐才。彧謂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彧知袁紹不能定大業，去歸曹操。曰：吾子房也。袁紹破公孫瓚於界橋。程昱勸劉岱不絕袁紹。于毒攻東武陽，曹操攻其本屯而自解。董卓懷抱中子皆弄以金紫。召呼三臺。又築郿塢，爲三十年儲。王允等與呂布同謀誅卓。所殺三人，餘皆正立不動，呼萬歲。王允殺蔡邕。馬日磾以爲允滅紀廢典，必不能久。荀攸謂董卓雖擁彊兵，實一匹夫。鮑信諫劉岱與黃巾戰，岱果敗死。陳宮爲曹操說兗州，迎操爲刺史。操擊黃巾走之。操刻木爲鮑信像而哭之。王允盡罪董卓部曲。李傕郭汜等疑懼，求赦，允不許。傕等欲各解散。賈詡說傕等引兵西攻長安，陷之。呂布招王允同去，允不可。种拂戰死。王宏與宋翼謀討傕汜，不從，遂與王允偕死。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免於難。賈詡不受侯賞及僕射。李傕郭汜樊稠開府，[illegible]。韓遂馬騰降。曹操擊黃巾，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號青州兵。毛玠說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董昭說張楊通操上事，因表薦之。鍾繇說傕汜厚報之。陶謙等共推朱儁爲太師。賈詡說傕汜徵儁，儁而就徵。袁紹復破公孫瓚於龍湊，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昭陽作噩（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十庚辰。十二己卯朔。）（本志正朔食。）

四　曹操敗袁術於封丘，術奔壽春。于毒覆鄴城。王朗勸陶謙入貢長安。許劭謂謙待吾雖厚，其勢必薄。袁紹[illegible]不能克。紹謀殺呂布不果。陶謙殺曹嵩。曹操[illegible]所過[illegible]。劉虞攻公孫瓚不克，瓚執虞殺之。田疇[illegible]入徐無山中，民從之者五千餘家。[illegible]二十餘條。道不拾遺，[illegible]皆附之。

卷第六十一

閼逢閹茂（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六乙巳晦食。）

興平元（改元赦。田楷劉備救陶謙，曹操乃還。備因去楷事謙。馬騰攻李傕等，不克，走還）涼州。曹操復擊陶謙。高柔知張邈必爲變。曹操殺邊讓，兗州士大夫皆懼。張邈陳宮叛操迎呂布。荀彧知邈爲亂，勒兵爲備。荀彧見郭貢說之。程昱說靳允使殺汜嶷，卒完三縣以待曹操。操以呂布不能斷險而屯濮陽，知其無能爲。李傕郭汜樊稠與三公爭選舉，主者以次用之。分河西四郡爲雍州。帝於御前作糜，知侯汶不實。典韋與呂布戰，令賊來五步乃白。曹操紿布騎，令追黃馬。程昱諫操遣家居鄴。劉焉卒，州人立其子璋。陶謙疾篤，以徐州授劉備。備讓袁術，不敢當。陳登孔融以爲術不足畏。馬日磾失節嘔血死。孫策與周瑜皆未冠，推結分好，分宅拜母。策見袁術，請兵復讎。策騎士逃入術營，策就斬之。術許策以九江廬江而不與。劉繇逐吳景孫賁，使退屯歷陽。

旃蒙大淵獻（三壬寅。五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二　李傕郭汜樊稠數欲鬭，賈詡每以大體責之。稠與韓遂交馬語，傕殺樊稠。傕汜相疑。汜妻以豉爲藥，傕汜遂治兵相攻。傕劫帝幸其營，燒宮殿。汜留質公卿。[illegible]長安城空四十餘日，關中無復人跡。沮授勸袁紹迎車駕。郭圖淳于

還以爲不便紹乃止、袁術使孫策取江東、策渡江、百姓皆失魂魄、既至、軍士不敢虜略、民乃大悅、策破笮融薛禮、策與太史慈鬭於神亭、呂範自請爲都督、策以張紘張昭等爲謀主、策曰、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許劭勸劉繇保豫章、笮融大起浮圖祠、融殺趙昱薛禮、許劭謂融不顧名義、朱皓推誠信人、宜密防之、曹操圍張超、臧洪欲救之、袁紹不從、超死、洪遂與紹絕、紹圍洪、歷年、七八千人相枕而死、無離叛者、陳容願與洪同日死、公孫瓚謂衣冠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屈辱之、鮮于輔閻柔等奉劉和以攻瓚、瓚數敗、乃築易京以自守、曰、天下非我所決、

柔兆困敦（二丙申四乙未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建安元 趙岐爲董承說劉表使助修雒陽宮室、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請降於布、布復以備爲豫州刺史屯小沛、楊奉韓暹張楊等送帝還雒陽、尚書郎自出採穭饑死牆壁間、袁術欲僭號、閻象張承孫策皆諫止之、術不從、策遂與術絕、荀彧勸曹操迎天子、董昭爲操作書結楊奉、操至雒陽、討罪賞功、董昭說操遷都許、孫策取會稽、降王朗、虞翻諫策遊獵、楊奉奔袁術、詔書[illegible]責紹、曹操讓位於紹、自爲司空、荀彧薦荀攸郭嘉、嘉謂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以成功、滿寵殺曹洪客、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孔融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論其考實、難可悉行、融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順附、融信任輕剽小才而尊禮名儒鄭玄等、曰、民望不可失也、融爲袁譚所攻、曹操徵爲將作大匠、棗祗任峻與建屯田、所在倉廩皆滿、袁術遣將攻劉備、呂布往解之、布攻備、備奔曹操、或勸操殺之、郭嘉曰、如此智士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袁渙不肯爲布作書罵備、張濟攻穰而死、劉表不受賀、段煨厚待賈詡、而詡去歸張繡、曰、知此身與家俱全矣、詡謂劉表平世三公才也、表欲庭觀雅樂、杜夔以爲不可、曹操不殺禰衡、曰、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表左右因形以譖衡、

彊圉赤奮若（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十丁亥十二丙戌朔）

二 曹操討張繡、繡降而復叛、擊破操軍、于禁在亂能整、討暴堅壘、荀彧郭嘉謂袁紹有十敗、操有十勝、又勸先取呂布、彧薦鍾繇使安集關中、袁術稱帝、袁紹爲大將軍、[illegible]

著雍攝提格（二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

三 荀攸勸曹操緩張繡、段煨等誅李傕、袁紹欲從都鄄城、操拒之、田豐勸紹圖許、操擊張繡至安

卷第六十二

（一庚辰朔閏二三一日蝕兩）

衆必敗、賈詡勸繡以敗兵追而勝之、呂布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荀攸勸操擊呂布、陳宮勸布出屯於外、與宮相首尾以擊操、布用妻言而止、許汜王楷請[illegible]或降或潰、紹直抵其城下、欲自出絕紹軍後、關靖諫止之、

屠維單閼（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四 紹攻拔易京、斬瓚、關靖曰、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遂死之、田豫勸鮮于輔歸曹操、[illegible]劉表不助袁曹而坐觀成敗、表使韓嵩詣許、[illegible]曹操謂劉備、天下英雄惟吾二人、劉備[illegible]徐州叛、

上章執徐（二癸卯五壬申七辛未九庚午閏十己巳十二戊辰朔十一日冬至本志九朔食）

五 董承死、曹操捨袁紹而擊劉備、曰、備人傑也、不取必爲後患、郭嘉謂紹[illegible]來必不速、田豐勸紹乘虛襲許、紹辭以子疾不從、[illegible]

卷第六十三

揚州刺史劉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曹操欲乘喪伐孫權。張紘諫而止。[illegible]謂江東地利人和萬無所憂。周瑜薦魯肅。權一見悅之。肅因說權以保據江東。權拔呂蒙於行陳。駱統勸權尊賢接士。人人加以恩意。李術叛權。權擊斬之。劉表破張羨。表郊祀天地。張魯叛劉璋。璋使龐羲擊之不克。趙韙起兵攻璋。

重光大荒落（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九甲午十一癸巳朔。本志二朔食。）

六　曹操欲擊劉表。荀彧謂宜乘袁紹困先取之。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備見髀肉消歎。張遼說降昌豨。趙韙敗死。龐羲募賨兵。程畿不與。張魯以鬼道教民。閻圃諫魯稱王。

卷第六十四

玄黓敦牂（正壬辰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

七　袁紹薨。沮授諫紹出長子譚於青州曰禍其始此。審配等矯譚立少子尚。曹操攻譚尚於黎陽。郭援欲降賈逵。逵叱之。祝公道出逵於窖中。張既傅幹說馬騰使擊郭援。鍾繇破援斬之。李典諫夏侯惇追劉備。周瑜勸孫權勿送任子於曹操。

昭陽協洽（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八　袁譚袁尚敗走。曹操追至鄴。郭嘉請緩之。使二子自相圖。辛評郭圖勸譚攻尚於鄴。譚不勝奔南皮。王脩諫譚曰譬人將鬬而斷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脩知管統必來赴難。曹操擊劉表至西平。袁尚攻譚。譚奔平原。使辛毗求救於操。劉表以書勸譚尚和親。荀攸說操乘亂取譚尚。辛毗謂操無問譚信與詐也。操北至黎陽。尚釋平原還鄴。孫權擊黃祖。會山越亂而還。

閼逢涒灘（正庚戌四己卯六戊寅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九　袁尚留審配守鄴。復攻袁譚於平原。曹操圍鄴。徐晃請封降者以示諸城。尚還救鄴。李孚以計入城。操謂尚循大道來當避之。尚敗奔中山。操克鄴。審配罵辛毗。操謂配弩何多。配曰猶恨其少。配謂張子謙汝為降虜。我為忠臣。操哭紹墓。給袁氏操與紹論方面可據。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為冀州牧。牽招說高幹迎袁尚。崔琰請操未宜先校計甲兵。許攸矜功而死。高幹降。袁譚叛操。操擊之。譚奔南皮。公孫度卒。子康嗣。牽招使烏桓令峭王辭遼東之使不助袁譚。媯覽戴員殺孫翊。翊妻徐氏殺覽員。孫權試攻黨孫輔。

旃蒙作噩（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九辛丑十一庚子朔。）

十　曹操克南皮斬袁譚。李孚請安慰城中。王脩請收葬譚尸。脩不殺管統。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操赦陳琳之罪。袁熙為其將焦觸所攻。熙尚奔烏桓。韓珩不肯受盟。張燕降。高幹復叛。杜畿緩衛固范先於河東。卒討禽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荀悅作申鑒上之。悅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卷第六十五

柔兆閹茂（正己亥三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十一　曹操擊高幹斬之。梁習為并州刺史。以謀策消散。會保服胡夷。仲長統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統著昌言。鑿平虜泉州渠。

彊圉大淵獻（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

十二　曹操表荀彧之功增封邑。郭嘉勸操擊袁尚。又勸操輕兵掩襲。邢顒聞操法令嚴。知其能平亂。往歸之。袁紹五辟田疇不至。曹操一命即起。操以疇為鄉導。出盧龍塞。擊蹋頓斬之。操引軍還。而公孫康斬送袁尚袁熙首。田疇辭封爵。曹操不奪其志。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既而悔之。諸葛亮自比管樂。司馬徽徐庶薦亮於劉備。備親詣亮。三往乃見之。備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亮拜龐德公於床下。德公謂亮為臥龍。從子統為鳳雛。德操為水鏡。

著雍困敦（正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十癸未十二壬午朔。閏十二。本志十朔食。）

十三　趙溫辟曹操子丕。操奏免之。甘寧知劉表終無成。去依孫權。勸權取黃祖。權擊祖斬之。罷三公官。以曹操為丞相。[illegible]崔琰毛玠典選舉。[illegible]以清節自勵。曹操知司馬懿為非常人。[illegible]衛尉。[illegible]劉表卒。[illegible]琮立。[illegible]曹操擊荊州。[illegible]來迎。[illegible]知其非詐。[illegible]劉荊州。或勸備[illegible]以人為本。何忍棄之。[illegible]王威說琮[illegible]操曰方寸亂矣。張飛為備斷後。[illegible]劉琦合兵屯夏口。文聘後降。曹操入江陵。[illegible]令之守江夏。[illegible]權而用之。[illegible]州適荊州。劉表客之。[illegible]而不去。[illegible]觀荊州形勢。[illegible]於權。周瑜勸權拒操。備與權合從。[illegible]黃蓋詐降。操大敗於赤壁。[illegible]曹仁守江陵。[illegible]周瑜進攻之。呂蒙[illegible]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南取四郡。[illegible]食以給軍。劉璋使張松詣操。操不禮。松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田疇誓死不受封。邴原不以亡女與倉舒合葬。賀齊以鐵戈取林歷山賊。

卷第六十六

屠維赤奮若（正辛巳三庚辰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正二日雨水。）

十四　孫權圍合肥。張紘諫權身自突敵。權解合肥圍。曹仁走。周瑜據江陵。劉琦卒。劉備領荊州牧。孫權以妹妻備。周瑜謂蔣幹丈夫遇知己。禍福共之。和洽言取士不可專以儉素一節。

上章攝提格（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本志二朔食。）

十五　曹操下令言其本志。止於題墓作征西將軍。又曰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劉備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請留備於吳。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瑜又請西取巴蜀。據襄陽以圖北方。瑜病卒。瑜以臣節事權。薦肅自代。程普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權以男娶瑜女。女嫁瑜男。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權謂呂蒙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魯肅謂龐士元非百里才。備乃用為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士燮在交趾。威尊無上。震服百蠻。步騭為交州刺史。嶺南始服屬於權。

重光單閼（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七丁卯閏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九一日霜降。）

十六　曹丕為五官將。曹操遣鍾繇討張魯。高柔以為關中諸將必疑懼而反。[illegible]操曰戰在我不在賊。[illegible]褚以免。操與韓遂交馬語。[illegible]四目兩口。但多智耳。[illegible]關中[illegible]河東供軍食有餘。[illegible]杜畿以[illegible]法正[illegible]劉備[illegible]孫夫人以[illegible]璋與備會於涪。[illegible]

令襲璋，備不可。備至葭萌，布恩德以收衆心。

玄黓執徐（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己丑朔。本志六庚寅晦食。）

十七　曹操贊拜不名。常林諫五官將丕自討田銀、蘇伯。程昱不欲丕擅斬降者，操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國淵上首級不以一爲十。誅馬騰。鄭渾安集馮翊，破斬梁興。立四皇子爲王。孫權徙治秣陵。呂蒙勸孫權作濡須塢。曹操擊孫權至濡須。董昭議進操爵爲公。荀彧拒之，操不悅，彧飲藥卒。龐統爲劉備畫取益州三策。張松謀泄而死。劉璋與備絕。備還兵襲璋，據涪城。

卷第六十七

昭陽大荒落（正戊子，三丁亥，六丙辰，八乙卯，十甲寅，十二癸丑朔。本志秋，歲填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

十八　曹操歎孫權軍容整肅。權謂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并十四州爲九州。蔣濟諫操徙濱江民。封操爲魏公，加九錫。鄭度說璋堅壁清野以待備之饑困走而擊之，法正知璋不能用度謀。備進圍雒城。楊阜知馬超必叛。閻溫求救見獲，死不易辭。阜諫韋康等降超，超據涼州。阜與姜敘謀攻超。敘母勸敘從超計，趙昂妻不以一子易忠義。姜敘母罵超而死。超敗奔張魯。魏置尚書、侍中、六卿。袁渙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渙聞劉備死，不賀。陳羣議復肉刑。

閼逢敦牂（二壬子，四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十九　張魯資馬超兵使取涼州。夏侯淵擊超及韓遂，破之。呂蒙勸孫權急攻皖城，拔之。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泝江，定巴郡。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劉備圍成都。馬超降備。備使簡雍說璋，璋與雍同輿出降。備素恨劉巴，又黃權獨後降，備皆擢而用之。法正謂許靖有虛譽而無其實，然不可棄。

旃蒙協洽（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

二十　立曹后。魏公擊張魯。涼州諸將送韓遂首。孫權欲取蜀，劉備固止之。備得益州，權求荊州三郡，備不與。權怒，命呂蒙取三郡。備自至公安，與關羽拒權。魯肅與關羽會語。備與權更尋盟好，分荊州，以湘水爲界。諸葛瑾至蜀，與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魏公破張衛，克漢中。張魯封倉庫奔巴中。司馬懿、劉曄勸魏公乘勝取蜀，不從。孫權攻合肥，張遼先出戰，然後入守。遼掩擊權，幾獲之。甘寧、淩統拒戰得免。賀齊衛權，宜以此爲終身之戒。劉備迎張魯。張魯出降，封閬中侯。朴胡、杜濩破之。黃權張郃略地宕渠，張飛破之。趙儼徙韓遂、馬超兵於鄴。

柔兆涒灘（三庚子，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本志五朔食。）

二十一　魏公進爵爲王。崔琰、毛玠以讒得罪。桓階求寬玠事。何夔不事丁儀。崔林謂陳羣鄭如卿諸人足貴乎。南單于入朝于魏，魏人留之。魏王擊孫權。

卷第六十八

強圉作噩（正乙未，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二十二　蔣欽稱徐盛之善。孫權請降於魏王。權指周泰創痕以服諸將。魏立太子丕。崔琰、毛玠、邢顒諫立曹植爲嗣。賈詡勸丕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詡曰方思本初、景升父子。吳質令丕涕泣送王。魏王謂卞夫人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難。辛憲英：太子宜戚而喜，何以能久。曹植妻衣繡，魏王見而賜死。法正說劉備取漢中。魯肅卒，嚴畯辭以書生不閑軍事，權命呂蒙代之。陸遜請部伍山越，得精卒數萬人。遜稱淳于式佳吏。

著雍閹茂（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十乙酉，十二甲申朔。）

二十三　吉本等攻王必於許，不克而死。曹休謂張飛若欲斷道，不先張聲勢。裴潛料代郡烏桓必叛。魏王使鄢陵侯彰擊烏桓，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楊洪謂諸葛亮曰：無漢中則無益州矣。亮能盡時人器用。曹彰擊破烏桓。宛將侯音反。應余以身蔽太守。宗子卿說音遣太守出。

屠維大淵獻（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申朔。閏十。十二日冬至。本志二壬子晦食。）

二十四　曹仁討斬侯音。魏王戒夏侯淵曰：將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劉備擊斬淵。杜襲、郭淮收散卒，推張郃爲軍主。淮遠水爲陳以待劉備。魏王出斜谷，劉備自知必有漢川。趙雲開門延魏兵。魏王引軍還，備遂有漢中。張既徙武都氐。既勸魏王不助顏後。劉封、孟達取房陵、上庸。劉備自稱漢中王。費詩說關羽受前將軍印綬。魏立卞后。孫權攻合肥。溫恢謂宜憂征南。關羽攻曹仁於樊。漢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龐惪不降而死。滿寵勸曹仁堅守。魏諷謀襲鄴，不克而死。楊修坐交關曹植誅。杜襲諫魏王攻許攸。關羽威震華夏，魏王欲徙許都以避之。司馬懿、蔣濟請以江南許孫權，使之襲羽。呂蒙勸孫權取關羽，謂徐州易取而難守。呂蒙詐疾還建業，用陸遜之謀而陰薦遜使代己。羽由是稍撤備江陵守兵以赴樊。權欲以蒙與孫皎爲左右督，蒙以爲不可。趙儼勸徐晃逼圍不戰以待北軍。董昭請露孫權牋。魏王欲自救樊，桓階以爲不若遣爲聲援，乃屯摩陂。徐晃擊破關羽，羽撤圍退據沔水。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撫羽將士家屬，羽將士皆無鬭志。卒取民笠以蒙官鎧，蒙斬之。趙儼勸曹仁不追關羽。孫權誘諭潘濬，以爲治中。[illegible]知其無能爲。陸遜取宜都。權擒關羽斬之。權不答全琮之表而賞其功。權穿壁以覘呂蒙之病，[illegible]中爲下赦令。權論周瑜、魯肅、呂蒙才能。虞翻抗[illegible]于禁。司馬懿諫魏王徙荊州殘民。魏王表權爲驃騎，領荊州牧。魏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六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上章困敦（己卯蔀一）

年正戊寅。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魏蜀同用四分曆。

魏世祖（丕）黃初元（武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臨敵對陳，意思安閑，乘機決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王薨。賈逵以爲喪不可祕。徐宣請專任譙沛人沮宿衛者心。賈逵縱青州兵去。鄢陵侯彰問逵璽綬，逵責之。司馬孚止太子哭。又令羣臣早拜嗣君。陳矯以王后令立太子。誅丁儀、丁廙。魚豢曰：貴不學儉，卑不學恭。令宦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石室。司馬孚不令選左右舊人爲侍中常侍。陳羣建九品官人之法。麴演等反。蘇則因其新集擊之，以爲善惡必離，則我增而彼損。張就爲黃華所執，就密書召其父使擊華。孟達降。劉曄知達不能感恩懷義。大饗于譙。賈逵言刺史皆尚嚴能之才，不言愷悌之德。王受漢禪即帝位。辛毗勸帝不改正朔。衛臻以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徙都洛陽。蘇則謂西域大珠求而得之不足貴。蔣濟謂作威作福爲亡國之語。辛毗諫徙冀州士家，引帝裾。辛毗謂射雉於羣下甚苦。

漢昭烈帝（劉備）孟達降魏。殺劉封。

吳太祖（孫權）

卷第六十九

重光赤奮若

二辛丑。五庚午。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晉志六月戊辰晦食。

二　賜甄夫人死。初詔天地之眚勿劾三公。帝諸弟皆進爵爲公。劉曄料漢主必報吳。孫權稱臣奉表，送于禁等還。劉曄請不受吳使而擊之。帝畫陵屋以辱于禁。劉曄諫封權爲吳王加九錫。吳既稱藩，夏侯尚益脩守備。楊彪不受太尉。帝以彪爲光祿大夫。罷五銖錢。張既破盧水胡，又募羌胡斬翔光。烏桓既衰，鮮卑軻比能始盛。帝以牽招、田豫鎮撫之。

章武元（費詩諫漢中王即帝位，不從。立吳后、太子禪。漢主忿孫權，趙雲、秦宓諫。張飛爲帳下所殺。）

元　權徙都鄂[illegible]諸葛瑾遺漢主書[illegible]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或言瑾貳於漢。權曰：子瑜不負孤，孔明豈當有此。權稱臣於魏，送于禁等還。魏封權爲吳王，加九錫。張昭謂邢貞：豈以江南無寸刃乎。趙咨謂吳王聰明仁智雄略之主。魏求珍異之物，王悉與之。立太子登，以諸葛恪等爲四友。沈珩聘魏。張昭曰長夜之飲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王醉欲殺虞翻，劉基抱諫。

玄黓攝提格

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閏六癸亥。九壬辰。十一辛卯朔。七一日蝕暑。晉志正朔食。十一庚申晦食。

三　初令選士不限年。立子弟爲王。帝禁約諸侯不[illegible]諸侯求爲布衣不可得。北海王袞不欲防輔稱其美。帝聞漢兵連營七百里，策其必敗。黃權來降，知漢必不誅其妻子。詔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卞太后言外親犯禁者且能加罪一等耳。棧潛諫立郭后。帝責吳王任子不至，乃使曹休等伐之。劉曄諫。作終制藏之宗廟。曹休請渡江擊吳，董昭知其必不行。吳兵敗退。

二　漢主擊吳。黃權諫。漢主至猇亭，大爲吳將陸遜所敗，走還永安。黃權降魏。漢主不誅其妻子，曰權不負孤。復與吳連和。黃元叛。

黃武元（漢主[illegible]陸遜[illegible]）[illegible]遜不擊吳班，知其[illegible]。遜言夷陵要害，失之則荊州可憂。遜大破漢兵，漢主走還永安。遜不救孫桓而桓圍自解。將違遜節度，遜責之而不罪以國事。諸將欲攻漢主，遜決計觀魏。帝責吳王任子不得。曹休等伐吳。吳王改元，臨江拒守。呂範等遇風敗退。復與漢連和。陸遜知漢主不能復東。

昭陽單閼（[illegible]）

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吳初用乾象曆。正庚寅。二己未。四丙子。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朔。

四　蔣濟諫曹仁攻濡須中洲，仁不從而敗。曹真攻江陵不克。董昭諫作浮橋入渚中。賈詡言當先文後武。高柔上言三公宜[illegible]

漢安樂思公（禪）建興元　料黃元必東走，果擒之。漢主託孤於諸葛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可自取。又令太子事亮如父。漢主殂於永安。太子禪立。[illegible]楊顒諫[illegible]鄧芝[illegible]後用之。鄧芝脩好於吳。立張后。

二　朱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illegible]曹仁[illegible]濡須。[illegible]朱然[illegible]鄧芝來脩好。

卷第七十

閼逢執徐（[illegible]）

四癸丑。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吳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晉志十二月戊申晦食。十月歲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

五　立太學。辛毗諫伐吳，帝不從。臨江而還。劉曄料吳王不自來。步度根來降。軻比能始盛。[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魏伐吳，徐盛[illegible]疑城。[illegible]張溫[illegible]暨艷[illegible]自殺。溫亦坐廢。[illegible]

旃蒙大荒落（魏二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吳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閏四。五二日夏至。晉志。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相及。俱犯右執灋。至癸酉乃出。）

六（鮑勛諫伐吳。帝不從。臨江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還。蔣濟作土豚以出戰艦。）

三（諸葛亮討南夷。馬謖謂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亮生得孟獲。七縱七禽。亮平四郡。皆即其渠帥而用之。）

四（吳王不用張昭爲相。顧雍爲相。文武諸能。心無適莫。雍言而見用。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令中書郎咨政事。合雍意則反覆究論。不合則改容默然。雍不許江邊諸將掩襲。曰。彼皆爲身。非爲國也。彭綺反。）

柔兆敦牂（魏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九己亥。十一戊戌朔。吳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七（帝以宿嫌殺鮑勛。廢曹洪。立太子叡。帝崩。劉曄謂明帝秦皇漢武之儔。陳羣言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吳攻江夏。帝知其不足懲。）

四

五（陸遜請殖農。吳王曰。令孤父子皆受田。吳王攻魏江夏。不克。王盡寫科條以示陸遜諸葛瑾。使損益之。士燮卒。子徽據郡不受代。呂岱討平之。）

彊圉協洽（魏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二壬戌朔。閏十二。吳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閏十二辛卯朔。）

魏烈祖（叡）太和元（孫資料彭綺必敗。王朗諫修宮室。孫資諫帝攻諸葛亮。復行五銖錢。罷穀帛。司馬懿鎮宛。立毛后。虞妃謂曹氏好立賤。必由此亡國。鍾繇請復肉刑。吳韓綜來奔。孟達據新城叛。司馬懿以書慰釋而潛軍進討。）

五（諸葛亮出師漢中。上表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六（胡綜等擒彭綺。韓綜奔魏。）

著雍涒灘（魏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正一日雨水。吳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正一日雨水。）

二（司馬懿拔新城。斬孟達。漢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帝幸長安。張郃與亮戰于街亭。大破之。曹真遣討三郡。悉平。真使郝昭守陳倉。治其城。徐邈治涼州。撫教民夷。州界肅清。帝命曹休司馬懿賈逵三道擊吳。將[illegible]滿寵諫。令休深入。休與吳戰于夾石。大敗奔還。賈逵素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軻比能圍田豫於馬城。漢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郝昭拒卻之。帝遣張郃救陳倉。郃料亮已走。公孫淵因其叔父恭而自立。劉曄以爲宜乘其新立。有黨有仇而攻之。）

六（魏延請以萬人自子午谷襲長安。諸葛亮不許。亮出祁山。擊魏。天水南安安定皆降。漢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謖爲前鋒。敗于街亭。退還漢中。亮流涕斬馬謖。曰。若復廢法。何用討賊。王平數諫謖。又獨全軍而還。亮賞之。亮自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弃。雲不以餘絹賜將士。亮不罰兵。但勤求其闕。亮上言。若不伐賊。王業亦亡。曹大未解。以破曹叡。亮出散關。圍陳倉。不拔。糧盡而還。）

七（周魴詐降以誘曹休。陸遜大破休於夾石。吳王以呂範忠誠任之。以周谷能欺更簿書而不用。）

卷第七十一

屠維作噩（魏正乙卯）（四甲申。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吳二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二（漢諸葛亮攻武都陰平取之。詔後世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無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帝幸平望觀聽訟。衛覬請置律博士。改定漢律令。）

七（諸葛亮攻武都陰平。取之。復拜亮爲丞相。亮謂吳稱帝之罪未宜明。乃與吳約中分天下。）

黃龍元（吳王稱帝。羊衜駁胡綜賓友目。與漢約中分天下。張昭謂吳主。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還都建業。留太子於武昌。使陸遜輔之。遜呵謝景不令以先刑後禮論示東宮。步騭勸太子以任賢。顧譚留戀勸治。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上章閹茂（魏二己卯）（四戊寅。七丁未。九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閏九。十二日小雪。吳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八丙子。閏九乙亥。十一甲戌朔。十一日小雪。宋志。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

四（諸葛誕鄧颺等以浮華相尚。爲四聰八達之目。董昭奏宜加禁絕。帝下詔免誕颺等官。卞太后崩。曹真與諸將自子午谷伐漢。陳羣諫不從。會久雨。華歆楊阜王肅皆請魏師罷兵。帝從之。帝詔餘官吾省與候還射。省何異。吳人寇合肥。滿寵拒卻之。）

八（魏曹真等自子午谷寇漢中。諸葛亮次赤坂以待之。）

二（使衛溫等求夷洲亶洲。襲魏合肥不克。魏降人隱蕃有俊才。胡綜請且試以小職。潘濬子以糧餉蕃。濬杖之一百。蕃果謀亂伏誅。）

重光大淵獻（魏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一己巳朔。吳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二戊戌朔。晉志。十一月戊戌晦。食。五月熒惑犯房。）

五（漢諸葛亮寇祁山。帝命司馬懿拒之。張郃諫。懿違。亮果敗。亮退。郃至木門敗死。東阿王植求通姻親。慶弔問遺。許之。又曰。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又曰。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又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又曰。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又乞親表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詔許諸王及公侯入朝。吳孫布詐降以誘王凌。滿寵不與凌兵。凌譖寵年衰耽酒。郭謀勸帝召而察之。）

九（諸葛亮使李平守漢中。督運。將兵圍魏祁山。擊敗司馬懿。亮糧盡退還。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李平詐言軍糧饒足以責亮。亮表平罪狀。廢平梓潼。[illegible]）

三（衛旌言潘濬與蔣琬通。吳主免旌官。孫布詐降魏以誘王凌。擊破之。）

玄黓困敦（魏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

六（改封諸王以郡爲國。帝愛女淑卒。追諡送葬。欲朝夕臨。陳羣楊阜諫。蔣濟諫伐遼東。田豫擊斬吳使於成山。劉曄善傅）

十

嘉禾元（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來。因留建業。遣周賀等之遼東。虞翻諫不聽。殺）

卷第七十二

朔。吳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晉志正戊辰朔食。十一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昭陽赤奮若 魏正壬戌四辛卯閏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六卯一日大暑。吳二辛卯五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閏五。六一日大暑。晉志閏月庚寅朔食。	閼逢攝提格 魏正丙戌三乙酉六甲寅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吳二乙卯四甲寅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	旃蒙單閼 魏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一丙子朔。吳
上書內外異言。帝反意而問之乃得其情。陳騫謂父矯不過不作三公。杜恕諫任廉昭許察羣臣。帝欲行尙書事陳矯跪止帝。矯謂司馬公非社稷臣。滿寵不救廬江。寵請徙合肥城近內以誘致吳人使登陸而擊之。	青龍元 軻比能誘步度根以叛。帝謂畢軌出軍適使二虜翕合爲一。公孫淵斬吳使張彌等送首。吳主欲攻新城滿寵擊之。	二 吳漢相約入寇。漢諸葛亮屯渭南。司馬懿拒之。吳主圍新城滿寵拒之。山陽公薨。田豫請以新城委吳須其罷意然後擊之。劉邵請先移疑兵以怖吳。滿寵欲拔新城致吳壽春帝不許。帝敕司馬懿不與諸葛亮戰。帝自將東征未至吳遁。帝策吳走蜀必退。諸葛亮卒漢兵亦遁。	三 郭太后崩。帝盛修宮室廣增後宮。陳羣高柔辛毗楊阜蔣濟王基孫禮諫。阜諫帝著帽被縹綾半袖。阜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
	十一 南夷劉胄叛馬忠討平之。丞相亮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十二 亮悉師以伐魏。與吳約同時大舉。亮屯田渭濱與耕民相錯而民安堵。亮謂司馬懿千里請戰欲示武於其衆耳。亮謂蔣琬費禕可繼己後。亮卒懿追之楊儀反旗鳴鼓懿走。儀與魏延有隙舉兵相攻儀擊殺延。亮死之日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張裔稱亮賞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廖立垂泣李平發病死。百姓祭亮於道陌。蔣琬代亮執政既無戚容又無喜色。宗預謂東西增兵皆不足問。	十三 楊儀怨望徙漢嘉自殺。
將田豫擊斬之。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二 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吳主爲之大赦。遣太常張彌等將兵萬人浮海授淵九錫封燕王。張昭諫不聽以土塞門。淵斬彌等首送魏。吳主怒欲自擊之。陸遜薛綜陸瑁諫乃止。吳主燒張昭門强起之。秦旦等欲焚玄菟不果乃自高句驪逃歸。吳主擊魏新城不克。	三 吳主與漢約共伐魏圍新城不克而退。陸遜催種葑豆以安衆引兵向襄陽然後退。諸葛恪請爲官出丹楊山越。	四 魏主以馬易珠璣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何愛焉。

卷第七

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二乙巳朔。晉志六月丁未填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七月己丑填犯井距星。	柔兆執徐 魏正乙亥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子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吳二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卯朔。閏二三日穀雨。晉志閏正月己巳填犯井鉞。三月癸卯填犯東井。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	彊圉大荒落 魏正己亥二丁酉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初用景初曆以十二月爲正。詔改三月爲四月。漢仍用四分曆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吳正戊戌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著雍敦牂 魏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九己丑閏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十一一日冬至。漢正癸巳三壬辰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一戊午朔。
與小吏密乎。衛臻曰古制侵官之弊非惡其勤事也。帝雖不能用臻然優容之。帝問高堂隆柏梁事。隆對以爲越之巫所爲非聖賢明訓。帝養齊王芳秦王詢爲子。鵲巢凌霄闕上。高堂隆以爲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王肅諫役事不救期信及刑殺倉卒。肅謂張釋之重於爲己輕於爲君。中山王衮遺令戒世子。王雄刺殺軻比能。張臶論張掖石瑞。	四 高堂隆對李摯。陳羣上封事輒削其草。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王昶曰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又曰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又曰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景初元 高堂隆建議以建丑月爲正色尙黃。豫號帝廟曰烈祖萬世不毀。帝使毋丘儉討公孫淵衛臻諫。淵自稱燕王。賜毛后死。高堂隆以魏爲舜後以舜配天。徙長安鐘虡承露盤於洛陽。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蔣濟高堂隆衛覬皆諫。張茂諫奪吏民妻以妻士。高堂隆疾篤上疏極諫云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帝謂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帝命劉劭作考課法。崔林杜恕傅嘏皆以不可行遂寢。衛臻謂蔣濟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盧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	二 帝命司馬懿討公孫淵。懿料淵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又料一年可克。蔣濟料吳不救遼東。盧毓讓管寧爲司徒。司馬懿不攻遼隧直趣襄平。懿值雨緩攻不禁樵牧。懿斬淵使不受任子遂誅淵平遼東。高柔諫以金屑飲公孫晃。立郭后。蔣濟諫帝寵任劉放孫資。
	十四	十五	延熙元 立張后及太子璿。孟光謂太子當以智意爲先學問爲後。
	五 張昭卒	六 諸葛恪使諸將羅兵幽阻盡出山越從置平地。	赤烏元 羊衜諫殺公孫淵使。吳主任校事呂壹太子登諫。是儀辨刁嘉之誣。謝厷解顧雍之譖。潘濬欲手刃殺壹。步騭保任雍等。壹詐覺下獄雍和顏問以訊。議者欲焚裂壹闞澤以

十三

卷第七十四

閏十，十一一日冬至。吳二壬戌，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閏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十一一日冬至。	資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又曰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帝寢疾，命燕王宇、夏侯獻、曹肇等輔政，放、資執帝手使作詔，改用曹爽、司馬懿。		爲不可。吳主責諸葛瑾等不陳損益。
屠維協洽（魏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子朔。復用夏正，置後十二月。漢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一壬午朔。吳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朔。	三　帝崩。何晏、鄧颺等以浮華爲明帝所棄，曹爽收用之以爲腹心。晏等勸爽尊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晏等用事，內外望風畏附之。	二　蔣琬以楊戲不應爲忤，以楊敏言憒憒爲得實。	二　廖式反，呂岱討平之。吳主不赦周瑜子胤，欲苦之使知過，不使周權領兵，恐爲作禍。
上章涒灘（魏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吳同。漢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朔。晉志七戊申朔食。	魏邵陵厲公（芳）正始元	三　張嶷討越嶲蠻夷平之。	三
重光作噩（魏正乙巳）三甲辰，六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閏六，七一日處暑。漢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七，八二日秋分。吳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二　吳全琮寇芍陂，王淩等擊却之。朱然圍樊，司馬懿擊却之。鄧艾始開屯田於陳蔡間，軍食以豐。管寧能因事導人於善。	四　蔣琬欲自漢沔襲魏興上庸，漢主使費禕止之。	四　殷禮請悉荊揚之衆以伐魏。吳主使全琮攻魏芍陂，朱然圍樊，皆不克。太子登卒。
玄黓閹茂（魏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漢二己亥，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一乙丑朔。吳正己巳，三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晉志四戊戌朔食。	三	五	五　立太子和。是儀諫寵愛魯王霸與太子無殊。

昭陽大淵獻　魏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朔。漢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吳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一己未朔。晉志五月丁丑朔食。宋志無。	四　立甄后。司馬懿將兵入舒。曹冏論宗室。	六　蔣琬徙屯涪，以王平督漢中。	六　步騭等言蜀欲背盟，吳主明其不然。
閼逢困敦（魏正戊午）三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吳同。漢二戊子，閏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二癸丑朔。四一日小滿。晉志四丙辰朔食。宋志無。宋志十一月癸巳，塡犯亢距星。	五　李勝、鄧颺等勸曹爽伐蜀，攻漢中不克而還，關中爲之虛耗。	七　魏曹爽寇漢中，王平據興勢以拒之，爽不得進而還。費禕將救漢中，來敏與圍棊以試之。	七
旃蒙赤奮若　魏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漢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吳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晉志四壬子朔食。	六	八　甘太后殂。	八　太子和與魯王霸有隙，賓客互爲仇黨，延及大臣，舉國中分。全琮使子寄侍魯王，陸遜戒之。吳主斷二宮賓客，羊衜諫。全公主譖殺王夫人。陸遜願正嫡庶之分，數諫，吳主數遣使責讓，遜以憂卒。吳主殺吾粲，流顧譚。馬茂謀反，誅。
柔兆攝提格　魏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吳同。漢二丙午，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十二辛丑朔。晉志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宋志在九年。	七　吳朱然寇柤中。毌丘儉擊高句驪王位宮，破之。	九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諸葛亮不惜赦。蔣琬卒。董允爲侍中，黃皓不敢爲非。陳祗代之，皓始用事。漢主追怨允，謂爲自輕。譙周諫漢主遊樂。	九　朱然攻魏柤中，破之。
彊圉單閼（魏正庚午）	八　蔣濟諫爽改法度，何晏、孔乂諫爽與羣小遊戲。王基戒吳不	十　雍涼羌胡降，姜維	十　吳主徙武昌材瓦，治建業宮。

卷第七十五

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二乙丑朔。正一日雨水。漢二庚午四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正一日雨水。吳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十丙寅十二乙丑朔。正二日雨水。晉志二庚午朔食。

能入寇，雍涼羌胡叛。

出隴右，廉接之。

著雍執徐

魏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十二己未朔。吳同。漢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二庚申朔。晉志正乙未朔食。七癸丑填犯鍵閉。

九　孫資劉放告老，徐邈固辭司空。曹爽驕奢，弟羲數諫不聽。桓範諫爽兄弟俱出遊。孫禮勸司馬懿討曹爽。懿詐疾以示李勝。管輅言善易者不論易。輅戒何晏以慎德，謂鄧颺常譏見不諱。

十一　費禕出屯漢中。

十一　交趾夷反，使陸胤討平之。

屠維大荒落

魏二戊午五丁亥七丙戌閏八乙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九一日霜降。漢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吳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閏八乙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九一日霜降。晉志二己未朔食。又六壬戌，太白犯井鉞星。

嘉平元　曹爽兄弟從帝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勒兵，發爽罪惡。蔣濟知爽不能用桓範。範勸爽以天子幸許昌，移四方兵。爽不從，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懿收爽及何晏、鄧颺等八族，悉誅之。魯芝犯門斬關以赴爽。楊綜止爽解印綬。懿皆宥之。辛憲英令弟敞赴難。羊祜勸王沈不就曹爽辟，先知而不伐。夏侯令女截鼻自誓，言曰曹氏衰亡，何忍棄之。何晏自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劉陶謂仲尼不聖。何晏好老莊言，天下效之。管輅謂鄧颺為鬼躁，何晏為鬼幽。夏侯霸奔漢。蔣濟病失言而薨。姜維寇雍州，陳泰說郭淮救其麴城。鄧艾救洮城。王淩謀立楚王彪，其子廣諫。盧欽謂徐邈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

十二　魏夏侯霸來奔。姜維出雍州，擊魏不克。

十二　朱然終日欽欽，常若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又兵常行裝就隊，故出輒有功。

上章敦牂

魏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漢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寅朔。吳二壬午四辛巳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晉志三己未，太白犯井距星。四辛巳犯鬼。五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

二　王昶自江陵，王基自夷陵擊吳，皆勝之。

十三

十三　吳主兩廢太子和及魯王霸，立少子亮為太子。朱據屈晃諫廢太子。朱異知文欽詐降。魏王昶寇江陵，王基寇夷陵。

卷第七十六

重光協洽

魏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二壬申朔。漢二丁丑四丙子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吳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十癸酉十二壬申朔。宋志十癸未熒惑犯亢南星。

三　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司馬懿襲淩於壽春，淩降而死。令狐邵謂從子愚不脩德而願大，終滅吾宗。單固謂楊康何面目行地下。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甄后崩。司馬懿薨，以其子師為撫軍，錄尚書事。鄧艾請分劉匈奴，又出羌胡，使居民表。

十四

太元元　立潘后。吳主疾病，召諸葛恪。呂岱戒以十思。

玄黓涒灘

魏二辛未四庚午閏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十一丙寅朔。六一日大暑。吳同。漢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一丁卯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四　立張后。王昶等請擊吳，傅嘏以為不若進軍大佃，觀釁而動。司馬師不從，使王昶等三道擊吳。胡遵與諸葛恪戰，大敗於東興。

十五

吳侯官侯（亮）建興元　吳大帝封其三子和、奮、休為王，各使就國。潘后為左右所殺。大帝殂，太子亮立。諸葛恪輔政，罷校官，原逋責，眾莫不悅。恪以牋諫齊王奮。恪築東興兩城。魏兵三道入寇，恪迎戰於東興，大破之，獲韓綜。

昭陽作噩

魏正乙丑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漢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七癸亥九壬戌十一辛酉朔。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晉志六戊午，太白犯角。

五　司馬師引二敗以歸己。張緝料諸葛恪必死。吳諸葛恪圍新城，漢姜維圍狄道。虞松請救新城而急趣狄道，吳漢皆退。張特堅守新城。鄧艾謂諸葛恪將敗。

十六　魏降人郭循刺費禕待之。張嶷諫禕待信新附太過。姜維數欲攻魏，費禕不聽。禕死，維得行其志，圍狄道，不克。張嶷謂諸葛恪不宜離少主，履敵庭。

二　諸葛恪恃勝輕敵，欲出師，羣友滕胤等固諫不聽。恪圍魏新城，不克，士卒疾病，乃還。由是眾心怨怒。孫峻誘恪誅之，以峻為丞相。臧均請收葬恪。諸葛瑾、陸遜皆知恪非保家之主。齊王奮有罪，廢徙章安。孫峻殺南陽王和，何姬不死，以字孤。

閼逢閹茂

魏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漢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吳二己丑四戊子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

魏高貴鄉公（髦）正元元　李恢不願子豐有名。司馬師殺李豐、夏侯玄、張緝。玄謂子元子上不我容也。李翼妻荀謂翼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必不免。杜畿稱郭沖而受李豐。傅嘏知玄、豐等必敗。廢張后，立王后。漢姜維寇隴西，拔三縣。帝與左右謀誅司馬師，師廢帝為齊王，迎文帝之孫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

十七　姜維攻魏隴西，拔三縣。張嶷戰死。

五鳳元

旃蒙大淵獻 魏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一己卯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漢正甲申，三癸未，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二二日春分。吳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九庚辰，十一己卯，閏正，二一日春分。晉志二戊午熒惑犯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二 毋丘儉文欽起兵於淮南以討司馬師。王肅謂淮南將士妻子在內州，必有關羽土崩之變。肅與傅嘏鍾會勸師自討儉欽。鄭袤勸師深溝高壘以挫其氣，王基謂迫脅之衆若大軍一臨，必土崩瓦解。基又謂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遂輒進據南頓。吳孫峻等襲壽春，師深壁以待儉欽自敗。鄧艾先據樂嘉，師往從之。文鴦夜鼓譟，師驚目出。欽退，儉亦走，衆遂大潰。尹大目追止欽，儉死，欽降於吳。杜友治儉獄，誅首事十人。程咸議女適人者不坐本族之罪。師卒於許昌，命弟昭統軍事。詔昭屯許昌，傅嘏鍾會輒與昭還洛。以昭爲大將軍，錄尚書。嘏以矜功戒會。立卞后。漢姜維寇狄道，敗王經於洮西。陳泰率軍救之，維退。泰不求益兵，希闕上事。	十八 姜維欲攻魏，張翼廷爭之。維敗王經于洮西。翼止維不宜復進。維圍狄道不克，退駐鍾提。	二 孫峻等襲魏壽春，不克。魏文欽來降。

卷第七十七

柔兆困敦 魏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吳同。漢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晉志七乙卯熒惑犯井鉞，九壬辰，太白犯南斗。	甘露元 帝謂夏少康優於漢祖。又與諸儒論書易禮，諸儒莫能及。鄧艾料姜維必更入。維欲祁山，艾破維於段谷。王祥稱王覽孝悌。	十九 姜維出祁山攻魏，與鄧艾戰，敗於段谷。蜀人由是嗟怨。	太平元 孫峻用文欽計，使呂據等伐魏。實錄峻卒，以其從弟綝代秉政。呂岱以餘原爲友。呂據引兵還，與滕胤共攻孫綝，不勝，皆死。據恥爲叛臣。
彊圉赤奮若 魏正壬申，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一丁酉朔。閏十，十二日冬至。漢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閏十戊辰朔。吳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一丁酉朔。閏十，十二日冬至。九丁亥，八壬子歲犯井鉞，九庚寅熒行乘井鉞，十丙寅太白犯亢距星。	二 賈充以禪代微問諸葛誕，誕曰：吾將死之。充勸司馬昭召誕爲司空。誕據壽春叛，求救於吳。吳孫壹來。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誕。吳文欽全懌等救誕，入壽春。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餘萬圍壽春。詔王基斂兵守險，基守便宜不從。吳朱異救壽春，石苞州泰擊敗之。將班焦彝勸誕突圍走，誕不從，班彝出降。吳全煇來奔，全懌全端亦降。	二十 姜維出駱谷伐魏。譙周作仇國論，謂魏蜀皆傳國易世，異於楚漢之勢。	二 吳主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立子弟軍，辨蜜中鼠矢。魏諸葛誕來降。孫壹奔魏。使文欽全懌等救誕。孫綝出屯鑊里，使朱異救誕，不克，殺異而還。全煇全懌降於魏。
著雍攝提格 魏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漢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吳正丙申，三乙未，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宋志三月庚子，太白犯井，晝夜歲又犯井。晉志八月壬辰，歲犯實。	三 諸葛誕殺文欽，欽子鴦來降，司馬昭不殺，使巡城。昭拔壽春，斬誕，麾下數百人不降而死。于詮冒陳而死。司馬昭按甲不攻，以取壽春。昭不阬吳降卒，以唐咨爲將軍。昭吳王基有守。昭欲乘勝襲吳，基諫而止。以昭爲相國、晉公，加九錫，昭不受。帝行養老乞言禮。	景耀元 姜維聞諸葛誕敗，引兵還。姜維歛漢中諸圍。	吳景帝休永安元 諸葛誕敗，唐咨等皆沒於魏。吳主亮與全尚謀誅孫綝，尚洩其謀，綝遂廢亮，立琅邪王休。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虞汜止孫綝入宮。李衡妻勸衡自歸。吳主不許立皇后太子。吳主與張布丁奉共誅孫綝。吳主不爲諸葛恪立碑。
屠維單閼 魏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一丙戌朔。漢正辛卯，三庚寅，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吳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九丁亥，十一丙戌朔。晉志七戊子朔食。四甲申歲犯鬼東南星。	四 龍見井中，帝作潛龍詩。	二 董厥諸葛瞻輔政。	二
上章執徐 魏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二己卯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漢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閏七，八一日秋分。吳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八辛巳，十庚辰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晉志正乙酉朔食。	魏元帝奐景元元 高貴鄉公率宿衛兵討司馬昭，不克，爲成濟所弒。王經諫討昭而不往告。司馬孚哭高貴鄉公。陳泰勸昭誅賈充以謝天下。王經母謂經死得其所。昭迎常道鄉公立之。陳[illegible]諫王沈不宜賞。	三	三 作浦里塘。黜會稽王亮爲侯官侯，亮自殺。
重光大荒落 魏正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吳同。漢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朔。晉志五丁未朔食。又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二 王基料吳將詐降。	四 郤正與黃皓比屋三十年，不爲皓所愛憎。	四 薛珝使漢，知其將亡。

卷第七十

玄黓敦牂 魏正癸卯，二壬寅，五辛丑，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漢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	三 漢姜維寇洮陽，鄧艾敗之於侯和。嵇康阮籍等以放誕相尚，號竹林七賢。何曾請投籍於四裔。孫登謂康才多識寡，難免今世。荀勗諫昭使刺客入蜀。鍾會爲昭畫伐蜀之策。昭以會都督關中。	五 姜維出隴右伐魏。廖化謂維智不出敵，力少於寇，而用之不已，必將亡國。維敗於	五 立朱后，太子𩅦。濮陽興張布以佞巧用事，吳人失望。吳主欲與韋昭盛沖講論，布忌其切直，吳主爲之廢講。

庚子十一己亥朔。吳正癸卯三壬寅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晉志十一己亥朔食。	昭陽協洽 魏二丁卯閏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十癸巳十二壬辰朔。四一日小滿中。漢正戊戌四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癸亥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吳二丁卯閏三丙寅五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四二日小滿。晉志十歲守房。	閼逢涒灘 魏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吳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朔。
	四 吳呂興以交趾來降。鍾會鄧艾等五道伐漢。王戎謂會非成功難保之難。劉寔謂鍾鄧必能滅蜀而皆不還。會克陽安關取漢中。艾攻姜維維走還陰平。司馬昭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王乂謂魏舒當爲台輔。舒不肯辭孝廉以稱高名。府朝碎務舒未嘗是非廢興大事常出人意表。立卞后。鍾會與姜維相拒於劍閣不得進欲還。鄧艾請逕攻之。艾自江油鑿山通道以氈自裹。艾欲斬其子忠及師纂。艾破諸葛瞻於綿竹斬之。漢主及姜維降蜀地悉平。郭太后崩。鄧艾好矜伐又輒承制拜假。上言取吳之策。鍾會譖云欲反。	咸熙元 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奉帝幸長安使賈充將兵入斜谷。邵悌諫昭使鍾會伐蜀。昭曰蜀易取而人皆言不可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惟會與我意同耳又曰我豈可先人生心。衛瓘先入成都執艾。鍾會至成都與姜維謀反諸軍討斬之。衛瓘殺鄧艾瓘謂田續可以報江油之辱。杜預曰伯玉其不免乎。晉公昭思鍾繇之功宥毓二子。向雄收葬鍾會曰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不亦可乎。吳陸抗等攻永安羅憲堅守拒之。進晉公昭爵爲王。王祥不拜晉王。郤正從劉禪東遷禪乃恨知正之晚。霍弋未知禪安危保境不降。晉王昭謂禪無情雖諸葛亮不能輔。初復五等爵。胡烈攻吳西陵以救永安吳師退。荀顗等定禮儀[illegible][illegible]辛憲英知鍾會有他志又謂子羊琇軍旅之間惟仁恕可以濟。霍弋救呂興。遣吳人徐紹孫彧使吳聘家人自隨以廣大信。晉立世子炎。晉王昭欲立少子攸何曾賈充山濤裴秀諫乃止。
侯和維與黃皓有隙留沓中不敢歸。維聞鍾會謀伐蜀請爲之備黃皓寢其事羣臣莫知。	炎興元 魏鍾會鄧艾等五道來攻。蔣舒以私憾迎降會遂克陽安關取漢中。艾攻姜維維走還陰平。維拒會於劍閣會不能進。艾自江油趣涪。黃崇勸諸葛瞻拒險瞻與艾戰敗於綿竹死之。諸葛尚恨不早斬黃皓。譙周勸漢主迎降漢主從之。北地王諶自殺於廟。漢主勑士及郡縣悉降於魏。	
	六 交趾呂興等殺太守叛降魏。丁奉等攻魏邊以救漢聞漢亡乃還。華覈上表弔蜀亡。張悌論魏必能滅蜀。鍾離牧破郭純安集五溪蠻。	吳歸命侯（皓）元興元 吳聞蜀亡鄧艾鍾會死使陸抗等西取蜀。蜀故將羅憲守永安不得通。魏胡烈寇西陵抗等引還。吳主疾不能言託子霸於濮陽興張布。吳主殂。興布以多難欲立長君白朱太后立太子和之子皓。吳主皓貶朱太后爲景皇后尊母何氏爲太后封景帝四子爲王。立滕后。吳主驕暴濮陽興張布悔之。吳主殺興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旃蒙作噩（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閏十二庚戌朔。吳同。晉更名景初曆曰泰始。）三

（晉）晉世祖（炎）泰始元（吳紀陟洪璆來聘。加文王殊禮。）文王薨。太子嗣位。受魏禪。司馬孚流涕辭魏帝。封諸王，置八公。齊王攸不肯除長吏。除魏宗室禁錮。帝承魏刻薄奢侈，矯以仁儉。擢許奇爲郎。御牛用青麻紖。初置諫官。傅玄請古者敎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又曰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

吳歸命侯甘露元（遣紀陟洪璆聘）魏。殺徐紹。殺景后及景帝二子。徙都武昌。

卷第七十九

柔兆閹茂（己酉四戊申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正一日閏水。吳二己酉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二（晉）本志七丙午晦、十丙午朔並食。宋志無十月食。

二 郎用魏制。尊景后羊氏。立楊后。郊祀除五帝神座。除漢宗室禁錮。吳人來弔。帝曰[illegible]情不能毀，及衣服何在。羊祜欲令帝遂服三年。傅玄以爲有父子而無君臣。帝雖從權制，除服而素冠疏食，以終三年。詔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有司言晉受魏禪，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

寶鼎元（遣張儼丁忠弔晉。王蕃以沈詐見殺。丁忠）說吳主襲弋陽。陸凱諫止之。吳主遂與晉絕。凱諫吳主不令人視己。凱數直諫。吳主以其宿望優容之。永安賊施但劫吳主弟永安侯謙以趨建業。丁固諸葛靚擊誅之。吳主還建業。朝士以滕牧尊戚，推令諫爭。由是滕后漸見疏薄，牧坐徙蒼梧。大臣女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強圉大淵獻（晉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十一庚子十二己亥朔。吳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八辛丑十一庚子十二己亥朔。）

三 立太子衷。無赦。李憙言山濤等占官田。帝赦濤而褒憙。李密言吾獨立不懼者，心無彼此。詔增吏俸。禁星氣讖緯之學。

二 萬彧鎮巴丘。作昭明宮。二千石入山督伐木。華覈切諫。吳主遣丞相迎其父和於明陵。

著雍困敦（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九甲午十一癸巳朔。閏八。吳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九甲午十二癸亥朔。閏八、九一日。羅降）

四 帝親讀律令。[illegible]新律死[illegible]任法則以文傷法[illegible]考課[illegible]王祥[illegible]帝發大軍[illegible]吳[illegible]交趾[illegible]攻合肥不克。

三 吳主出東關。遣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illegible]皆不克。[illegible]交趾戰死。丁奉諸葛靚攻合肥不克。

屠維赤奮若（晉正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朔。吳同。）

五 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帝將滅吳，命羊祜出鎮[illegible]。祜至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illegible]文立請敘故蜀名臣子孫。[illegible]傳

建衡元（立太子瑾。陸凱且死，[illegible]何定[illegible]）遣虞汜陶璜出荊州，李勗徐存出建安討交趾。

上章攝提格（晉二丙辰四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吳二丙辰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六 胡烈討樹機能戰死。汝陰王駿坐[illegible]。杜預[illegible]免官。[illegible]劉猛叛[illegible]并州[illegible]孫秀來奔。

二 陸抗請備西陵[illegible]建安[illegible]吳主使何定[illegible]孫秀懼奔晉。

重光單閼（辛巳[illegible]朔。吳同。本志[illegible]宋志[illegible]）

七 [illegible]劉猛寇并州[illegible]北地胡寇金城[illegible]賈充[illegible]任愷[illegible]衛瓘女有五可，賈充女有五不可[illegible]充女[illegible]太子妃[illegible]

三 吳主[illegible]出華里，遇大雪而還。陶璜[illegible]交趾[illegible]九真[illegible]日南等郡皆復取之。

玄黓執徐（[illegible]）

八 [illegible]

鳳凰元 [illegible]步闡[illegible]西陵[illegible]陸抗[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illegible]）

九 [illegible]公卿以下至州郡吏家女以備後宮[illegible]楊后惟選長白[illegible]

二 [illegible]吳主使臣下[illegible]

卷第

八丙寅十一乙丑十二甲子朔。吳同。本志四戊辰朔。七丁酉朔並食。宋志無丁酉食。		頭。
閼逢敦牂 晉閏正癸亥三壬戌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二一日春分。吳閏正癸亥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二一日春分。本志正乙未三癸亥並食。宋志無乙未食。	**十** 詔自今不得登用妾媵爲正嫡。又取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母子號哭宮中。楊后殂。后請立子以長不以賢。又薦叔父駿女。山濤典選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濤薦嵇紹出仕。王裒不西向而坐。門人爲裒廢蓼莪。陳逵議以太子宜終母后服。杜預以爲當既葬除之而行心喪。杜預初建河橋於富平津。密陵屬公卒。范粲足不下車口不言三十六年。	**三** 王夫人卒。吳主哀之數月不出。民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張俊掃章安侯母墓。吳主車裂之。邵疇自殺以明郭誕。奚熙據臨海叛。何植討斬之。殺章安侯奮。陸抗臨卒以西陵建平爲憂。請益兵八萬以備敵。周處去三害。
旃蒙協洽 晉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九甲寅十一癸丑朔。吳同。本志七甲申晦食。	**咸寧元** 拓跋沙漠汗入朝。衛瓘留之。大疫。	**天冊元** 賀邵中風不能言。吳主以爲詐燒鋸殺之。并誅樓玄子孫。
柔兆涒灘 晉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閏十丁未朔十二日冬至。吳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丑朔閏十一十一日冬至。	**二** 楊欣討斬令狐豐。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帝曰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夏侯和謂賈充立二壻當立德。[illegible] 羊祜請伐吳。賈充荀勗等以爲不可。惟杜預張華贊成之。立楊后。楊珧自表一族二后不全乞藏表宗廟。郭奕謂駿不可任社稷之重。胡奮謂駿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	**天璽元** 孫楷奔晉。臨平湖開。陳訓以爲非吉祥。吳主殺車浚張詠熊睦。使者詐書石印爲瑞。
強圉作噩 晉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吳同。本志正丙子朔食。	**三** 文鴦擊樹機能破之。樹機能等[illegible]定。諸王公侯國邑軍師之制。諸王無官者皆遣就國。羊祜固辭封侯。祜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謀議皆焚草。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曰[illegible]師免責非臣之志。衛瓘離間拓跋力微諸大人使殺其長子沙漠汗。國內亂。力微以憂死。	**天紀元** 張俶多所譖白。吳主寵任之。後姦發父子車裂。
著雍閹茂 晉正庚午三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吳正庚午四己亥六	**四** 馬隆知楊欣必敗。欣與樹機能戰於武威敗死。羊后殂。羊祜入朝。上使張華問伐吳之計。祜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杜預請襲吳[illegible]以濟民。衛瓘撫御牀曰此座可惜。張泓爲賈妃作答。太子由是得不廢。吳佃皖城。王渾擊破	**二** 吳主聞張俶知孔丘不王而以孫方之。遂誅俶。大佃皖城欲以侵晉。爲晉所破。

八十

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本志正庚午朔食。宋志無。	之。羊祜舉杜預自代。帝哭祜。冰淚霑鬚。祜不令以南城侯印入柩。帝聽復本封以彰其美。南州聞祜卒罷市巷哭。改戶曹爲辭曹。見其碑輒墮淚。杜預破西陵督張政。表還其俘以間之。秦秀以何曾奢侈請謚繆醜。傅玄每有奏劾捧白簡簪帶不寐。崔洪面折人過而無後言。李憙請討樹機能。	
屠維大淵獻 晉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酉十庚申閏七十二己未朔。吳同。	**五** 樹機能陷涼州。馬隆請自募兵選仗以討樹機能。許之。劉淵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王濟薦淵可使平吳。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李憙薦淵使討秦涼。孔恂曰淵果斬樹機能涼州方有難耳。董養[illegible] 王渾諫殺劉淵。[illegible] 杜預張華皆請伐吳。賈充荀勗[illegible]固諫。帝大怒。發兵二十餘萬六道伐吳。馬隆擊樹機能斬之。涼州遂平。傅咸請併官省役以務農。荀勗請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三** 郭馬反於桂林。吳主遣滕脩陶濬陶璜討之。有鬼目菜生黃耇家。以耇爲侍芝郎。吳主飲羣臣酒必令沈醉。有過失輒刑殺之。或剝面鑿眼。由是上下離心。晉兵六道來伐。
上章困敦 晉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八乙卯十甲寅朔。	**太康元** 王濬以筏去錐以炬融鎖遂克西陵。杜預遣周旨等襲樂鄉虜孫歆。預克江陵斬伍延。自沅湘至交廣皆來降。諸將欲俟來冬更舉。預曰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矣。周浚大破吳兵於版橋斬張悌。杜預不令王濬受節度。何惲說周浚王渾濟江直造建業。渾不從。王濬克武昌乘勝長驅直造建業。吳主請降。帝聞吳平流涕。羊太傅之功。孫秀不賀平吳。大臣皆言吳未可平。張華以爲必克。賈充荀勗請斬華。王渾與王濬爭功。何惲諫渾不聽。[illegible] 濬上書自訟。[illegible] 居吳者未盡[illegible] 范通謂濬[illegible] 而爲名將。預納洛中貴要。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諸葛靚不見帝。賈充等請封禪。帝不許。胡威諫時政之寬。陶璜諫罷州兵。山濤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郭欽論塞內羌胡必爲中國之患。請因平吳之威出之。	**四** 吳主遣張悌與晉兵戰於版橋大敗。諸葛靚牽悌令去。悌不肯從而死。王戎克武昌。殿中親近殺岑昏。王濬長驅東下。吳主使陶濬禦之。一夕兵潰。王濬入石頭。吳主迷降。滕脩陶璜吾彥聞吳滅乃降。帝問彥吳所以亡。對以君明臣賢曆數有歸。
重光赤奮若 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	**二** 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帝乘羊車荒宴後庭。后黨楊駿兄弟始用事。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討叛柔服。吳人遂安。	
玄黓攝提格 正丁丑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三** 劉毅以帝方桓靈。帝不罪。[illegible] 石崇王愷以奢侈相尚。傅咸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illegible]	

卷第八十一

昭陽單閼（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三辛丑朔食。）

四　山濤薨。詔議齊王攸崇錫之物。庾旉等上言齊王不當出藩。曹志以爲宜如庾旉等議。志坐免官。庾旉等皆當棄市。夏侯駿等救之。乃得除名。攸憤惋成疾。醫言無疾。帝促攸上道。向雄諫不聽。攸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曰此社稷之福。帝乃止。孫皓卒。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

閼逢執徐（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閏十二庚寅朔。）

五　龍見武庫井。劉毅以爲不祥。劉毅衞瓘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杜預卒。罷寧州。

旃蒙大荒落（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十乙酉十二甲申朔。正一日雨水。宋志八丙戌食。）

六　劉毅卒。王濟譏父渾主者。王濟言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慕容氏殺刪立涉歸子廆。廆入寇遼西。又擊夫餘。殺其王。

柔兆敦牂（二癸未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本志正甲寅朔食。）

七　魏舒遜位。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詔立夫餘王子依羅爲王。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強圉協洽（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八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正戊申朔食。二月熒惑守心。）

八　改作太廟。

著雍涒灘（正壬申三辛未五庚午七己巳九戊辰十二丁酉朔。本志正壬申朔六庚子朔並食。宋志無壬申食。）

九

屠維作噩（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

十　太廟成。慕容廆降。廆改服見何龕。荀勖不樂遷尚書。帝寢疾。楊駿出汝南王亮鎮許昌。皇孫遹[illegible]帝[illegible]。帝知太子不才。而恃遹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帝以太子母弟柬瑋允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劉寔著崇讓論。劉頌言封建等事。劉淵爲北部都尉。夷夏豪傑多歸之。

上章閹茂（二庚寅五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丙辰十二乙卯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晉惠帝（衷）永熙元（楊駿惡衞瓘。使以太保就第。駿輒改易要近。武帝疾。欲以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駿匿其詔。楊后請以駿輔政。帝頷之。帝崩。惠帝即位。改元。梓宮將殯。駿不下殿。駿使石鑒張劭討汝南王亮。鑒不從。何勗謂亮公不討人而畏人討乎。亮急赴許昌得免。楊濟李斌勸駿留亮輔政。駿普進羣臣爵位。傅祗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石崇何攀議封賞太過。傅咸諫駿當總己之任。咸謂酒色殺人甚於作直。自古以直致禍者。由矯枉過正。或欲以亢厲爲聲。安有悾悾忠益而見疾乎。孫楚諫駿猜忌宗室。務樹親暱。蒯欽屢以正言犯駿。曰駿必敗。我可免俱族。王彰知駿必敗。不應其辟。立太子遹。和嶠曰臣言不效。國之福也。劉淵爲五部大都督。

重光大淵獻（二甲寅四癸丑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

元康元（改元永平。武帝將廢賈后。楊太后救之得免。賈后不知而怨之。賈后與董猛孟觀李肇楚王瑋共誅）楊駿。朱振說駿燒雲龍門。率太子以取姦人。駿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裴頠紿劉豫奪其軍。王戎說東安公繇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賈后廢楊太后爲庶人。遷金墉城。又殺太后母龐氏。太后截髮稱妾以請命。不聽。董養曰天人之理既滅。大

卷第八十二

亂作矣。傅祗啓駿僚佐不可加罪。汝南王亮賞誅駿之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諫曰此爲無功而獲厚賞。人樂國家更有禍耳。咸諫亮不違權勢以官爵私其所親。徙東安王繇於帶方。賈謐郭彰用事。權侔人主。士大夫爭附之。號二十四友。石崇潘岳望塵而拜。賈后使楚王瑋收汝南王亮衞瓘殺之。亮曰我赤心可破示天下。岐盛說瑋因兵勢誅賈郭。張華請帝遣使以騶虞幡麾外軍。軍解。[illegible]收瑋誅之。丁綏諫隴西王泰欲助瑋。劉繇爲衞瓘[illegible]。賈模引張華裴頠與之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晏然。置江州。

玄黓困敦（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甲辰朔。）

二　賈后餓殺楊太后。

昭陽赤奮若（二癸酉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九己亥十一戊戌朔。閏二。三一日穀雨。本志是年歲星太白聚于畢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春太白守畢百餘日。）

三　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閼逢攝提格（正丁酉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四　匈奴郝散反。降而死。傅咸風裁。京師肅然。慕容廆徙居大棘。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旃蒙單閼（二辛酉四庚申七己丑九戊子閏十丁亥十一丙戌朔。十二日冬至。）

五　武庫火。拓跋祿官分國爲三部。與兄子猗㐌猗盧分統之。衞操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任以國事。

柔兆執徐（二乙酉四甲申六癸未八壬午十一辛亥朔。）

六　郝散弟度元反。攻破北地馮翊。及征西趙王倫。倫信用佞人孫秀。關中擾亂。朝廷徵倫。以梁王肜代之。倫秀諂事賈郭。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不許。秦雍氐羌悉反。立齊萬年爲帝。周處[illegible]刺史。

強圉大荒落（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朔。）

七　周處與氐戰死于六陌。秦雍饑疫。王戎[illegible]名教中自有樂地。裴頠著崇有論。拓跋猗㐌略地西北。附者三十餘國。

著雍敦牂（正甲辰四癸酉六壬申七辛未九庚午十一己巳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八　天水等六郡流民就食巴蜀者數萬家。李特視劍閣而歎。張華陳準薦孟觀擊萬年。

屠維協洽（正戊辰三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巳朔。本志十一甲子朔食。六月熒惑守心。八月入羽林。宋志二月熒惑守心。）

九　孟觀[illegible]萬年。江統作徙戎論。[illegible]不食肉糜。[illegible]九班之制。[illegible]

卷第八十三

慈愛太子。勿令趙粲賈午入宮。后更與粲午謀害太子。黃門誘太子爲書逼成之。太子數闕朝侍。好自揣肉及賣菜求利。嬉[illegible]拘忌。江統陳五事。太子惡杜錫忠諫。置針氈中。裴權諫太子不禮賈謐。劉卞說張華奉太子錄尚書廢賈后。賈后使太子醉書禱神文以呈帝。遂廢太子徙金墉。張華裴頠諫不聽。

上章涒灘（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一戊午朔。本志四辛卯朔食。五月熒惑入南斗。八月入箕。）

永康元　閻纘上書以爲太子罪輕於戾太子。宜爲選置嚴師傅。庶幾改過遷善。賈后復徙太子於許昌宮。臣坐辭送繫獄。樂廣解遣之。中台星拆。張華子韙勸華遜位。不從。司馬雅等說孫秀廢賈后復太子。秀說趙王倫先勸賈謐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仇。倫從之。賈后矯詔殺太子於許昌。趙王倫矯詔引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徙之金墉。以舊怨殺張華裴頠解結解系。賜賈后死。立臨淮王臧爲太孫。倫性貪鄙愚。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淮南王允起兵誅倫。不克而死。孫秀殺石崇潘岳歐陽建。潘岳母責岳乾沒不已。倫加九錫。劉頌爭以爲不可。立羊后。趙廞據成都不受代。總殺耿滕入少城。趙模著陳總服與廞戰死。

重光作噩（正丁巳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閏丙戌朔食。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六月歲入虛危。辰入太微。八月戊午填犯左執法。又犯上相。熒惑守昴。辰守輿鬼。）

永寧元　張軌謀據河西。求爲涼州刺史。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號太上皇。倫欲以封賞悅人。至於奴卒皆有爵位。孫旂知子弼等必爲家禍而不能制。殺太孫臧。孫秀專權。改倫詔令。百官轉易如流。張林勸倫誅秀。秀族誅之。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顒鎮關中。倫惡之。加位號以安之。趙廞惡李庠善用兵。殺之。庠兄特弟流攻廞。殺之。羅尚爲益州刺史。撫納特兄弟。辛冉勸尚殺之。不從。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盧志勸成都王穎應冏。穎從之。至朝歌。衆二十餘萬。孫洽勸新野公歆應冏。河間王顒初執冏使送倫。聞二王兵盛。乃復與之合。趙誘等勸郗隆應冏。不從。將士共攻殺之。孟觀爲倫固守。倫遣孫輔張泓司馬雅等拒冏。孫會士猗許超等拒穎。張泓破冏於陽翟。冏不得前。孫會等破穎於黃橋。穎欲退。盧志王彥勸之進。會猗超皆杖節。由是軍政不一。[illegible]辛冉攻特[illegible]承制封拜。遂克廣漢。攻尚於成都。特與蜀人約法三章。[illegible]軍政肅然。

玄默閹茂（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本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

太安元　太孫尚薨。河間王顒遣衙博與羅尚合討李特。特擊敗之。遂克梓潼巴西。自稱都督梁益二州大將軍。立清河王覃爲太子。張微圍李特。子蕩救之。殺微。又敗羅尚軍。[illegible]討平之。齊王冏驕恣沈湎。經年不朝。坐拜百官。嬖寵不均。惟寵親暱。內外非之。嵇紹鄭方諫。冏不納。張翰思鱸魚徑去。顧榮沈湎以免禍。庾袞知禍亂方興。逃入林慮。王豹勸齊王讓權位於成都王。分二伯。齊王殺之。齊王官屬趙驤皇甫商與河間王將李含有隙。含逃奔長安。矯詔令河間王舉兵討齊王。以成都王代之。長沙王乂攻齊王。殺之。陳留王曹奐薨。宇文莫圭遣將素怒延圍慕容廆於棘城。廆擊破之。廆以孟暉等爲官屬。皆當其才。

卷第八十四

昭陽大淵獻（正乙巳三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十二。本志二月太白入房。七月熒惑入東井。秋太白守太微上將。）

晉惠帝太安二　（羅尚襲李特斬）之。特弟流統其衆。詔荊州宗岱等討之不克。荊州民憚征蜀之役。相聚爲盜。義陽蠻張昌因之攻江夏太守弓欽。立劉尼爲天子。改元神鳳。旬月間衆三萬。絳頭毛面。暴掠荊土。新野王歆請[illegible]兵討昌。長沙王乂疑而不許。孫洵勸歆拜表輒行。王[illegible]沮止之。詔荊州劉弘豫州劉喬雍州劉沈三道討昌。河閒王顒留沈不遣。昌擊破歆於樊城。殺之。進圍宛。劉弘退屯梁。昌攻襄陽。李流據郫城。成都王穎河閒王顒惡長沙王乂。欲去之。又寵任皇甫商。商弟重爲秦州刺史。李含勸顒殺之。重遂舉兵與顒相攻。顒陰使含與[illegible]謀殺乂。乂覺。皆誅之。張昌將石冰等攻陷荊揚江徐州諸郡。[illegible]更置牧守。皆羣盜小人。專以[illegible]大破陸機於七里澗[illegible]劉沈攻顒。沈舉七郡兵趣長安。[illegible]破石冰。冰走[illegible]使陳敏擊之。李雄陷成都。[illegible]尚走。王浚以女妻鮮卑。[illegible]州[illegible]于陵丞反。攻刺史李毅。

漢高祖（劉淵）

後趙高祖（石勒）

成始祖（李特）建初元　特進攻羅尚。破之。遂克少城而居之。尚保太城。[illegible]壁皆降於特。特分流民使就食。特弟流子雄諫。皆不[illegible]。晉朝遣宗岱孫阜軍荊州兵救尚。次于江州。任叡爲尚謀。[illegible]共襲特。斬之。流雄及兄蕩收遺兵。進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illegible]

涼西平武穆公（張軌）

燕高祖（慕容廆）

代昭帝（拓拔祿官）九

卷第八十五

閼逢困敦

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十乙丑十二甲子朔正二日兩水本志正月變歲犯歲又八南斗十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

永興元

樂廣卒東海王越執乂送金墉城張方取而殺之成都王穎入京師還鎮于鄴河間王顒國劉沈起兵引兵自鄴還長安召張方還沈遣衛博襲長安至顒帳下沈軍不繼輝死沈敗被擒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張光曰劉審州不用鄴討羅衛至江陽韜權紡巴東巴郡諸陵劉弘以米三萬鮮給尙李襲顧弘弘蓉其手版而遣之流民留沙弘賬叢以安之顗應羊爲及太子軍陳散周玘共討后冰斬之玘不古功實散衆遷石以穎爲太弟承相都督中家顒爲太害雍州牧太弟穎外修日甚大牛衆望東海王越傳兵復皇后太子奉帝討穎遣石超迎戰乘輿大敗於蕩陰帝中三矢[illegible][illegible]中亡六璽嵇紹血[illegible]御服穎迎帝幸鄴越奔東海穎使和演殺王浚浚殺演遣與東嬴公騰及鮮卑起兵討穎穎遣王斌石超擊之穎殺東安王繇兄子琅邪王睿逃歸國睿與王導等王澄勸穎誅孟玖太宰顒遣張方將兵助穎遂據洛陽王浚遂東嬴公騰合擊王斌石超大破之鄴中賈騎士衆奔潰鎦與數十騎奉帝奔洛張方遣兵迎帝還宮鮮卑入鄴大掠范陽王虓等表請黜太弟穎以東海王越輔政遣方還爲朔荊州兵禽斬張昌張方暴掠洛中殆盡乃劫帝及穎皆長安衛藩等留洛爲東臺廢太弟穎爲成都王亡太弟戰昭司空越太宰顒夾輔帝室歸職各守本鎮百官皆復職越不受

元熙元

晉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爲大單于復呼韓邪之業赤召淵於亂淵請歸穎不許會王浚東處公驟攻穎淵請歸發五部兵以擊浚騰穎許之淵至左國城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衆至五萬都于離石使劉宏助穎拒騰不及騰使索頭猗㐌猗盧擊破淵於西河淵聞穎去鄴命劉景等將兵擊鮮卑劉宣等諫而止淵曰吾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道哉淵遷都左國城卽漢王位立漢

州牧尙遣隗伯攻戰顒壘衛之遂克鏈爲尙羅城走雄克成都師衆救殺於鄴

成太宗

雄　建興元

雄以范長生隱居求道欲立以爲君長生不可雄乃稱成都王蜀民約法七章羅尙據國中變驟婁及子壽

十

晉東嬴公騰請師於禄官兄子猗㐌猗㐌以擊劉淵於西河上黨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

旃蒙赤奮若

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本志四月丙子太白犯塡九月歲守東井

二

廢羊后游楷等克秦州殺皇甫重王戎卒韓稚殺張輔張軌討平之拓跋猗㐌救并州斬漢將綦毋豚東海王越傳檄山東以討張方迎車駕還舊都東平王楙以徐州讓越自領兗州成都王穎將公師藩以穎廢黜起兵趙魏攻陷郡縣進攻平昌公模於鄴范陽王虓遣衛騎救劉擊劫之越以琅邪王睿監徐州守下邳自將屯蕭越從豫州劉喬於冀州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不從遣子祐拒越於蕭自攻虓於許城鄴東平王楙於寶州使衛睹還克州楙不從與喬合兵顒遣穎還鎮鄴韶劉喬等討山東劉弘欲和解喬越喬越不從詡兵敗奔河孔弘謀事有成則推功擊下貢敗則引守歸己守相得弘奔奮於十部從事辛冉以繼播說弘弘斬之顒播韶殺羊后劉職拒止之穎太洛陽劉琨說還陝以冀州讓范陽王姉又乞師於王浚浚以奚騎助之虓琨濟河攻斬石超東擊平王楙劉喬皆破走之迎越進屯陽武陳敏據歷陽反自稱揚州刺史汝穎旬江東會願榮等豫以官敏略取江揚二州敏欲誅諸名士榮諫止之劉弘遣將超等討敬陶侃與數御曲弘任之不綏侃遣子爲實弘賁而遣之侃以運船爲戰體曰用官船封官賊衛辭鍍弘斬張光弘不從表薦之

二

拓跋猗㐌救騰斬漢將綦毋豚離石大饑淵就食黎亭使劉宏等守離石

宗朝而祀之立呼延后賢自宦召名士者遊昔懿之陣元達等權用劉雖自比幕曹聰曰承明世祖魏武之漢淵收葬實漢黜番歸

勒上黨羯人并州大歸閣於貌東嬴公騰昭諸胡賣於山東以充軍賣勒亦被賣爲奴公師藩起兵蒲趙勒與牧於沒桑惡之始以石爲姓勒爲名

二

韓稚殺張輔楊胤說軌討平之宋配擊鮮卑若羅拔能斬之

十一

漢兵攻騰猗㐌救之斬漢將綦毋豚晉假猗㐌大單于猗㐌卒子普根立

卷第八十六

柔兆攝提

光熙元

東海王越使繆播等說太宰顒奉帝還洛陽分陝而治顒欲從之張方以爲不可顒聞劉喬敗而懼

三

苟晞擊斬公師藩

晏平元

范長生詣雄雄門迎執板

十二

格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閏八甲申十癸未十二壬午朔九一日霜降本志正戊子朔七乙酉朔十二壬午朔並食宋志乙酉既本志九月填犯歲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實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己亥守填房心

播等說顒斬方首送越不許山東兵進還洛陽顒西奔華陸越遣祈弘等西迎車駕洪令劉柏根反王浚遣將討斬之其長史王彌亡爲羣盜寧州被圍累年朝廷不能救李毅請陳尸為殺殺卒城中秦殺女國守邪弘等入關顒單馬逃入太白山鮮卑大掠長安弘等秦帝遣洛陽復羊后顒復入長安太傳越遣兵討之顒舉城自守越以廣徵胡毋輔之等爲傑屬韜奔新野劉弘卒郭勒欲迎韜爲主鄴舒奉弘子瑯討勤新之韜北奔朝戰欲就公師藩驚執之荀睹斬公師藩劉與殺韜越以劉與長史冀以弟琨爲并州則史從東燕王騰鎮鄴帝中書關羊后欲立清河王單華混愈召太弟入宮鄴位懷帝秦有時春鄴僭顒爲司徒南陽王稷達人於路殺之并州史民讀東燕王騰就食黨州者萬餘人號乞活琨募兵轉關至晉陽據恤傷殘民稍安集

拜爲丞相雄稱帝閩武勤立官位制度

強圉單閼　二辛巳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本志十一戊申朔食

晉懷帝（熾）永嘉元（周穆諸葛）玫勸太傅越廢帝立清河王覃越斬之王彌寇掠青徐陳敏刑政無章子弟凶暴顧榮周玘曾舉劉遣遣兵隴江敗使其第翅衆之死達人殺殺榮誰敏將甘卓瞋之連和以自羽周殺緻兵梁猜謀殺敕越肆紀等以軍韓發遺朱間日歸人以香衆賊伺以力耳又日開散共戮館實忍之進復橋太后單號立豫章王銓爲太子帝親宣爲樓越不悅出鎮許居以南陽王模鎮長安汲桑破鄴殺新蔡王騰鄴定等引成兵曁殺罪州軍入南鄴越出屯官殺以琊邪王瑯郡曹揚州鎮靈黨荀歸破汲桑于東武陽正導騎從瑯邪王瑯導輪響辟閒纂等瑯鎮歸絕酒荀歸新徐毋之子而哭之王所以弟淮義敗莽實自

四　石勒來降以爲平晉王王彌來降拜青徐二州牧

汲桑以勒為前鋒所向輒克遂進攻鄴破之殺新蔡王騰殺以都王帷舉行荀晞之桑大破牧桑奔爲奔而死勒胡樂爲頓平晉屯冀領晉往突等俱上寡勒以之寶晉漢冀勝鋭爲平伏陳勒又鐵勒丸襲衆王度而以為帥其利漢讓之篇

二　進太尉鞋等救鄴定鼉敗梁州軍大南鄴廣其民而還

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十二　祿官卒猗盧統三部

謂三窟乞活田甄等斬汲桑于樂陵越囚清河王覃于金墉潘滔說越使荀晞赴青州自牧兗州晞由是與越有隙載權反晞討破之劉靈數曰天乎何當亂也王彌遣使降漢毛孟爲寧州求刺史欲自刎乃以王遜爲之

都督山東征討諸軍

著雍執徐　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十壬申十二辛未朔宋志正丙午食本志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

二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越徙屯鄄城王彌寇略青徐兗豫四州州郡不能禦遂逼洛陽王衍等敗之於七里澗彌乃渡河自歸於漢越徙屯濮陽又徙滎陽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走趙魏民豪多降之張光爲梁州刺史

永鳳元　命劉聰石勒等將大兵擊晉王彌來見淵厚禮之徙都蒲子王彌石勒攻鄴走和郁淵稱帝劉宣卒石勒劉靈下趙魏五十餘壘

劉聰共擊晉攻鄴走和郁下趙劉五十餘羣晉假壘主卯報簡其丁壯得兵五萬老觸如敵

三　增爲天予何有以宣賈金又曰安有天子而圖

[illegible]

代穆帝（猗盧）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屠維大荒落　二庚午四己巳閏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一乙丑朔六日大暑本志正月壬子熒惑犯紫微是年填久守南斗

晉懷帝永嘉三　山鎮襄陽嗜酒酣飲又褻衞劉璠南夏洮亂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王敦知必有誅罰繆播繆胤王延何綏等有寵於帝參與機密越皆執殺之何曾預武帝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必為子孫憂曾衆世會饑卒用亡家王尼見何綏書知其必死劉寔請聽劉塞歸老越悉罷宿衞吏士以國兵代之漢劉景陷黎陽石勒寇鉅鹿常山劉聰王彌攻壺關敗韓述越遣王曠等禦之敗於長平聰彌遂克壺關取上黨詔曹武等拒聰武敗聰長驅至宜陽垣延擊聰等敗走之王浚遣祁弘破石勒於飛龍山劉聰等復至宜陽遂逼洛陽越嬰城固守聰祈嵩山使劉厲等督攝留軍孫詢說越擊厲破之聰等乃還成梓潼來降譙登進據涪城王彌寇略汝潁石勒寇信都王堪等擊之不勝而走勒遂取魏郡顧本殺李雜封使殺本

漢高祖河瑞元　徙都平陽晉朱誕來奔勸攻洛陽淵從之劉景拔黎陽沈三萬人于河淵黜其官石勒攻鉅鹿常山劉聰王彌攻壺關敗韓述又破王曠等於長平遂克壺關上黨太守龐淳降劉虎及白部鮮卑來附淵使劉聰等乘勝進攻洛陽聰等敗曹武長驅至宜陽為晉將垣延所襲聰等敗還石勒與晉祁弘戰敗於飛龍山退屯黎陽淵復遣聰彌曜及劉景進攻洛陽以呼延翼為後繼聰等至宜陽翼為其下所殺其衆潰歸淵召聰還聰固請留攻洛陽聰祈嵩山使劉厲等督攝留軍晉孫詢擊破之厲赴水死淵乃召聰等還王彌留御汝潁石勒取魏鄴王彌遣曹嶷徇齊州

後趙高祖　勒攻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為君子營勒以張賓為謀主刁膺等為股肱爪牙賓自比子房提劍詣軍門求見勒王浚將祁弘帥鮮卑擊破勒於飛龍山勒退屯黎陽勒攻信都敗王堪守魏郡太守劉矩降

成太宗晏平四　訇琦等殺太尉離以梓潼降雄衜成主遣太傅驤等攻之不克晉譙登進據涪城

涼西平武穆公

燕高祖　龐本殺李臻王誕來奔

代穆帝二

卷第八十七

上章敦牂　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

四　成文石殺李國以巴西來降錢璯反攻陽羨周玘討斬之玘三定江南祁弘敗漢劉靈於廣宗殺之成張寶復取梓潼漢劉聰等圍河內詔宋抽救之抽死河內陷羅尚卒雍州流民王如嚴嶷侯脫等反於南陽以應漢漢劉粲劉曜王彌石勒等寇洛川劉琨遣使說猗盧共討劉石部破之以樓煩等五縣地與猗盧太傅越羽檄徵天下兵莫有至者山簡王澄欲入援京師為王如等所敗朝議欲遷都王衍賣車牛越出討石勒東屯于項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王守謀討越不克而歸周顗請遷都壽春鑑鑑登暴字殺皮棄李攻攻鎗於洛城士民懷莫食之無雛叛者曹凝磔曹州荀晞破之王璵安舉章州

漢烈宗聰光興元　淵立單后及太子和劉靈與晉祁弘戰於廣宗敗死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趙固共攻河內殺宋抽執裴整安昌王盛唯讀論語孝經曰誦此能行足矣淵以盛忠篤委以禁兵淵以楚王聰留子劉樂長樂王洋江都王延年並受遺輔政淵卒太子和立呼延攸西昌王鋭劉乘恥不參顧命勸和殺聰等安昌王盛諫攸鋭殺之遂攻聰等不克聰殺和自立以北海王乂為太弟立呼延后以王彌為將軍彌不受王如等來降河內王粲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等共略洛川聰殺其嫡兄恭單太后卒太弟乂由是寵衰呼延后請早除乂單沖勸乂辭位乂不從

勒濟河會王彌略徐豫克復北濟河略冀州又宛陸攻陽又北會劉聰等圍河內於等納宋槌又會劉粲等略洛川為王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勒南濟河攻南陽斬侯脫會嚴嶷衆王如破襄陽屯江西

五　文石殺太尉國以巴西降羅尚張寶逐訇琦復取梓潼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

詔加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京師來告饑遣使獻馬及穀布

三　與劉琨共討劉虎白部破之琨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下汝遣兵來受代地猗盧帝破之陘廣又求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徙其民以與之

重光協洽　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本志十月熒惑守心

五　苟晞為曹嶷所敗奔高平梁益流人杜弢等反寇略荊湘琅邪王睿使甘卓攻壽春孫周馥帝與苟晞陰謀討太傅越越使裴盾等討晞會越薨帝以晞督六州張光斬鄧定適取漢中獲石勒追及越喪於寧平王衍等殺公卿將士十餘萬人又敗何倫等於洧倉殺早八王漢趙固等破徐州殺裴盾杜毀壽苟晞琅邪王睿都督五州淳于定說南陽王模不戴徵荀晞請徙都倉垣帝將出而無車輿步出銅駝街為盜所掠而還魏浚掠得穀麥以饋京師漢劉曜王彌石勒合兵陷洛陽太子王公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執帝送平陽拜光祿大夫衛秘建行臺於孟津荀藩建行臺於密李矩夜會魏浚曰忠臣何綏苟晞立太子建行臺於鄴城荀藩豫武帝孫秦王鄴邀許昌藩以閻鼎為豫州中州名士多辟亂度江王導勸琅邪王睿辟為掾謂之百六掾華軼不受睿節制睿使王敦等討斬之王浚立太子設壇告類承制置百官署任鎮南陽王模牙門趙染降漢導漢兵以攻長安模降于漢漢殺之苟晞殺閻亨明預舉輿諫石勒襲晞為之索綝麴允綝特賈疋等共攻劉曜于長安敗劉

嘉平元　曹嶷破青州逐荀晞石勒大破晉兵殺王衍等趙固等破徐州殺裴盾龍驤曜王彌石勒共攻拔洛陽執晉帝以為光祿大夫彌欲徙都洛陽曜不從彌燒東屯項關劉暾說彌保據東州晉將趙染來降使撫軍粲龍驤曜隨染攻長安拔之殺晉南陽王模使曜鎮長安石勒為苟晞因殺王彌聰切責勒而進其位號以敕之晉索綝等共攻車騎曜于長安敗撫軍粲于新豐粲還平陽劉琨將邢延新興來降請兵伐晉陽

勒寇江夏攻新蔡拔許昌敗晉兵於寧平殺王衍等十餘萬人燒東海王越之柩又敗何倫於洧倉殺四十八王勒會劉曜王彌同拔洛陽勒擊城擒苟晞王彌使劉暾召曹嶷欲以圖勒勒獲暾殺之殺賓勸勒救彌斬劉瑞勒請王彌殺之并其衆勒南略豫州屯葛陂劉琨遣勒母王氏及從子虎

玉衡元　太傅驤拔涪城獲譙登太保始克巴西

鮮卑素喜連木丸津寇廆翰東廆子翰勸廆討斬之并其衆封釋以其孫來贍廆王浚以崔毖為東夷校尉

四　猗盧遣子六脩助劉琨戍新興琨將邢延擊之

棄子新豐閻鼎奉秦王義關中涇賈于雍新藩汝洗去恒行謂王導爲晉朝昔導請周顗怒何至作埶對汝陳勸勸導拘評華尙功贊劉琨喜於寧撫而短於控御琨使劉帝合衆於中山王浚使段疾陸眷擊走之琨將邢延疑拓勒六脩以新輿等漢召漢兵以伐琨

以求招勒勸報同羯功猗除非爲傷知勒丹謂休小爲積能破車

玄黓涒灘

正癸丑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九己卯十一戊寅朔二閏正春日宋分二壬志食子志本七

月癸戌歲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

六　胡亢起兵竟陵以杜曾爲太守石勒寇肆皆漢主聰以帝爲儀同會稽公興帝論將討閻晉內相破漢劉沖攻晉陽丁克劉曜瞿長安走秦王鄭入子長安傅袛藩漢人救三諸漢臨深牟穆降于劉演石勒攻演于鄭深穆復往歸之劉琨用徐劉譖殺令狐威威之子泥奔漢將漢兵以擊琨琨出收兵漢人入晉陽殺琨父母實疋等奉秦王鄭爲太子留行臺代公猗盧救劉琨大破漢劉

粲等兵斬邢延琨復得并州帝盧留賈滑等戍晉陽彭天譚攻殺賈疋衆推麴允代之閻鼎殺梁綜索綝攻鼎殺之劉琨謂王澄形雖敗朗內實動使澄與王機飲博不恤軍事王冲逐之王敦殺澄王機據廣州王如降王敦衛玠終身不見喜愠

二　呼延后卒斬冲卜珝擊劉琨聽納劉殷女爲貴嬪勸沖敗敖晉陽斬卜聽斬沖聽以魚晉琨伕斬襄陵王據王不切譙聽內之太第父彰輿嶷固讀乃免而實等趙固王桑詐陸於之琨車驗曜桑長安劉歸平陽大將軍桑走三諸驕欲立劉英拔后張太后不可劉爲曰幾諫之功無異犯殺梁伏瘀迎趙固王翮桑犇育州固追殺之桑大

將軍粲車騎曜粲劉琨入晉陽拓拔猗盧救琨粲等兵敗襄晉陽而歸傅虎以馬救曜而死立張后石勒據襄國擊段疾陸眷破之姚弋仲東徙榆眉

晉紀總也壽春以禦勸倉饑襲費溺刁騰說勸僑送叔於晉張賓諸遭兵向壽徐然後非還劇勒黜僭而用實黃勒自絲津

濟河破向冰了杼毗攻劉頑于瀛瞻深牟穆等來降勒用張賓策始據襄國分命諸將衡冀州鄴縣王浚使王昌及段疾陸眷等攻勒勒用張賓孔與計擊破兵陸營衛其從勒末杯勒不穀而歸之與疾陸眷結盟浚

三

屏討勒勒潰兵賓衛留寧切遣乇罷斟長安變盆隨綜使益對鑿破

五　漢沖等斬劉琨攻晉陽於廣進倚救琨兵走之聚劉聚復攻等陽拔晉倚盧之將擊自擊等破復入琨湯留晉豐

濟等戍之

卷第八十八

昭陽作噩

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

晉愍帝（鄴）建興元

漢主聰使懷帝著青衣行濟陳步等劉劉聰殺冠等石懷帝擊維北出爲人洪廣太子郇帝你長安戶下盜自公私自軍河葉漢劉曜等旋長安鎮亢忠苟曰城以拒之石不救劉劉從奔廉丘演及都擊季沫皆殉穿州刺史東民苟知所從華譚明司勒子反陳猫讀禁偉劉以故魯覇又請軍揩討鮮周貂謀誅敦政刁聚而卒殺氏叛王浚浚漢拓殺徐盧擊之不克浚及法不立士民惡歸衆咨塵揚虎等攻睿光於漢中以琅邪王使南陽王保爲左右丞相拓之分陝而治劉琨與北致倚盧同擊漢至藍谷隴屈而還丞相睿以劉譴爲司直隴始用專能達不立議者智引律令經傳得直以

二殺后懷守及庾珉等故太后張后並ゴ劉后陳元淩徐殺諫作鏁儀威東騎姹致擊長安劉琨與拓將倚盧鎮輸谷北屈大軍粲等粲之琨等走軍趙梁轅長安入公城劉騎曜自黄白城封之軍允轅曜殺帝智明曜之敗還曜攻鑿浚殺

石虎攻鄴拔之勒擊李田徽惲之淮殺以書威歸勒州東鄴山相繼彝附除實節稱稱藩勒奉王推勒使浚子春王浚爲推王天

兵遂退

三李廣尋恭雄尾

廆使子翰攻段疾陸脩取徙河新城中國士民避嘯者冬歸廆廆招劉擬位攻其賢從譴才據任變歸該泥游遂宋謀劉預將如王浚及殺氏可平依魄必有成功率其蕃黨歸廆廆取湯執

於俘虜而用之

六王給曾段浚擊脩疾陸不貞會曾根擊劉琨北漢至給屯威盧築平樂及爲城以都南北小又遂使平城其子之脩鎮

倩言祖逖聞雞起舞睿使遜募兵北中惟陰以闓中原杜曾殺胡亢周顗爲杜殺所敗上敦留之杜殺寇武邑陶侃擊破之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楊謝敵襲漢中敗張光衛爾義王貢與杜曾討斬王沖送與晉尽擊陶侃破之浚乾染斐長安入外城楊雖敵之擊州自耕刺史鈉亢贊劉曜殺爾智明曜軍延王浚謀稱尊號稍霍原霍嵩朱碩用事爲桓餠率晉叛浚遂衰石勒僞推摩浚浚書鈉之漢劉曜攻魏浚殺之

閼逢閹茂

二辛丑四庚子六乙亥七己巳八戊戌十丁酉十一丙

二日隕三日出西方中入張威琢楊離徽以漢浚將于成石勒襲王浚勒入孫續請拒之浚不從與拓劉禽浚斬之劉琨劉致猗盧謀擊漢不東劉膺輸以劉歸段匹磾相睿勒卯續以樂陵歸承障王冀敗陶侃於林漢劉曜趙汝寇長安

四內陽平陽陳元達等以爲女寵太威劉后辛置七公左右司錄單于左右選寶尙書等官以晉王郗爲丞相錄尙書石勒取勸州以王浚首來獻大司馬曜趙染擊長安染爲索辭所敗染不用晉徽之諫既敗而

王浚遠勒屢尾勒懸壁而拜之王子春論浚必敗張實勒勒納實於劉琨

四楊張威寔漢中以降來刑政雄關賦寬役少輕門不問路不閉給

愍帝以軌爲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又以寔爲副刺史勅義寔劉位

立四郡以續冀豫實幷之人

七劉琨來請兵同擊漢會石勒取幽州國中離胡謀塵勒倚盧封殊之

卷第八十九

中朔閏十十一日冬至

曜索綝拒之敗趙染於新豐曜敗麴允於馮翊允襲漢將殷凱斬之劉曜攻郭默于懷默奔李矩矩因幷州鮮卑以救默趙染攻北地敗死

斬之曜敗麴允於馮翊殷凱與允戰敗死曜攻郭默于懷默走趙染攻北地敗死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驕奢忌克國人始惡之

請討浚以自效勒入薊擒浚斬之襲襄不偽勒勒義而叛之以朱碩棗嵩等亂幽州辦幷不忠於浚皆斬之漢以勒大都督陝東諸騎大將軍東單于浚樂陵太守卲續歸于勒已而復附于晉勒始立租賦法

遣闕有晉兵欣然而喜然爵位濫過更無祿秩

不果返琨約

旃蒙大淵獻　正乙未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三　周勰以吳人失職謀殺王導等不果導使周莚殺周續南陽王保使陳安討羌殘春荊傷之安貢奉不絕杜發因康詹請隆承相睿許之諸將攻之不已發復反杜弘張棄隔豫章周防擊逵斬之弘弃臨賀盜發漢鄧杜二陵收其餘以實內府漢劉曜寇上黨敗劉琨於襄垣陶侃敗下王責侃擊杜弢滅之睿以王敦都督六州敦始自置牧守敦使王如殺王稜杜曾與第五猗分據漢沔曾敗陶侃於石城圍荀崧於宛崧遣其女求救於石覽錄鳳譚陶侃於王敦敦左還侃爲廣州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迎杜曾以拒廙敦欲殺侃梅陶等諫而止敦以王機爲交州州將梁碩等拒之樽芳與杜弘揚而劉沈霪譏灑譏牆州侃逆擊沈

建元元　崔瑋等勸太弟乂發兵誅粲乂不從聰聞之殺瑋等而囚乂乂請爲庶人讓位於粲不得曹嶷攻略郡縣謀據齊魯之地石勒請討之聰恐勒滅嶷益彊不許聰立靳準二女及劉貴妃爲三皇后陳元達諫不聽上皇后靳氏有穢行陳元達奏黜之后自殺大司馬曜擊晉上黨敗劉琨于襄垣聰召之使還擊長安

漢拜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五　立任后

涼西平元公寔　趙賞獻璽寔歸之長安

八　晉進猗盧爵爲王食代常山二郡置官屬猗盧請莫含於劉琨而用之猗盧用法嚴或舉部相攜就誅

禽之機敗死鄧陵於侃弘降於敦侃遷號以自勞漢劉曜寇北地陷馮翊遣麴允將兵拒之敗績南陽王保蛇已聲顧頭可鐵乎麴允欲奉帝就保索綝恐保專其權不可

柔兆困敦　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九丙戌十一乙酉朔　本志六丁巳朔食宋志十二乙卯食

四　梁芬欲追尊吳王晏不果拓猗盧寔將業濟等勒業歸劉琨琨兵傳振石虎攻陷廩丘劉演奔段匹磾平夷太守雷詔等叛降于成劉曜攻略上郡北地麴允兵敗允欲以爵位取悅人情故諸將驕恣而民心離怨劉曜進逼長安樵嵩曰須允困嘗救之胡樵恐帝索成功磾兵不進長安寶困帝屑鞫爲粥食之亦奉乃襲禰詣劉曜降吉附自殺曜還帝於平陽漢主以帝帝光祿大夫懷安侯麴允自殺石勒攻樂平劉琨遣貿濟擊之琨出虫廣牧濟及衛雄諫不聽勒聾濟殺之琨弈爲州依

麟嘉元　聰荒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皆委相國粲唯生殺除拜則使宦官王沈郭猗等入白之沈等或不白而自以私意決之士民憤怨郭猗靳準共譖太弟乂於粲勸粲早除之王沈等譖鄉士陳休卜崇等十人殺之太宰易陳元達諫不聽易憤恚卒元達自殺大司馬曜攻拔晉上郡北地敗麴允兵曜聰魯齊及梁鍾之妻自殺而以種葬之立樊后四后之外侃后壁者七人劉數諫不從以妻卒蝗饑聰引見太弟乂

勒使石虎攻廩丘拔之河東饑勒使石越招歸其流民二十萬戶漢主聰賞之勒不受命勒攻樂平劉琨使箕澹來救勒擊敗之琨納李弘以幷州降張

六　晉將晉涪董梓以平寧平樂來降

隴寔自遣將王毅將兵五千衛長安且輸貢帝命寔都督陝西諸軍

九　少子比延寵育欲廢長子六脩而立之六脩不從猗盧討爲兵敗所六脩根弒普脩攻六自立之內亂國雄澹衛姬劉濟賓子琨師胡運餉

強圉赤奮若　正甲申三癸未五丙午六辛巳八庚辰十己卯朔[illegible]

晉中宗睿建武元　漢劉暢攻滎陽李矩詐爲子產神教襲敗之宋哲至建康王素服出次舉哀官屬請上尊號王命駕將歸國乃稱晉王置百官立宗廟社稷王欲以宣城公裒爲嗣王導諫乃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劉琨段匹磾結盟傳遜嘯率琰勸進王不許毀乂輕侮張平平從又而若桓宣說樊雅下之石虎圍譙城祖逖擊走之劉琨琨段匹磾與段疾陸眷擊石勒不克丙滾漸趙固以洛陽來降鄭攀杜曾請降王廙

二　劉暢攻晉滎陽爲粲與李矩所敗相國乂乂靳準王沈等譖太粲五謀反誅之阮士衆子千人立粲爲太子晉諸固以洛陽叛降載前聽晉爵執帝晉臣辛導又洪懸帝蓋聰斬之賓拔使帝大哭冠河東晉諸懸郭默太子粲殺晉懸帝城山攻洛陽趙固奔陽

石虎攻晉譙城不克晉劉琨段匹磾與段疾陸眷約共攻襄國段末杯說疾陸眷先引去琨等亦還

七

建興五　等以旅帝詔拜寔司空不受張肅闊長安隔憤憂而卒敍塞達韓遷等關中軍韓間生土汝從濃則我

晉昌高捐使廆遣說諸琅邪王鄭進魔兄吐谷渾因馬隴西徙度王洮水之西而卒

代平文帝鬱律元

晉三鸞家歸于琨晉模幕卒立其子又卒國人立其叔父并之子鬱律

卷第九十

井宋志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

將之荊州朱伺諫不聽曾襲揚口以[illegible]之伺被傷曾其妻子以誘之伺不從斬朱軌以曾戰於女觀湖敗死曾坊擊會於沌陽大破之周訪退保武當郭默攻趙固擧從[illegible]帝劉擊漢人害[illegible]陽山攻路陽趙固齊城[illegible]襃謀襄功令諸軍自佃爲裒楊茂搜卒子難敵立

令[illegible][illegible]羌戰敗之秦雍民死者什八九涼州偏安

著雍攝提格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本志四丁丑朔食七月太白犯南斗

太興元（段疾陸眷卒叔父涉復辰）立弟匹磾自薊來奔喪涉復辰拒之末柸乘虛襲殺涉復辰自立擊匹磾敗之愍帝凶聞至建康紀瞻叱韓績不使徹御座周嵩諫稱尊號忤旨即帝位帝令王導升御床導辭[illegible]太子紹[illegible][illegible]劉隗刁協[illegible]文武才德[illegible]子讀韓非書[illegible]大李矩破之[illegible]雅等驃騎劉[illegible]繁[illegible]和諧王導不[illegible]采聽風譽

前趙王曜光初元（曹嶷來通好勒）靳準[illegible]自[illegible]稱王[illegible]康等二十人立[illegible]后[illegible]漢主粲[illegible]沈[illegible]之[illegible]靳準[illegible]謀[illegible]相[illegible]國[illegible]召[illegible]石勒[illegible]至[illegible]太宰[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作亂[illegible]輔政[illegible]靳準[illegible]將

八（長沙）勒討靳準[illegible]以[illegible]位[illegible]大[illegible]曜[illegible]主之[illegible]將[illegible]兵勒[illegible]漢[illegible]不[illegible]召[illegible]州牧[illegible]爲

生子以其[illegible]爲[illegible]祖[illegible]長[illegible]神[illegible]鳳[illegible]巴西[illegible]太[illegible]討以[illegible]代[illegible]鳳子之[illegible]叛以[illegible]生人

六（焦[illegible]）安[illegible]上[illegible]陽[illegible]來[illegible]保[illegible]救[illegible]帝[illegible]稱[illegible]張[illegible]寔[illegible]江東推[illegible]秦[illegible]

晉元帝拜[illegible]大[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公[illegible]廆[illegible]令[illegible]儀[illegible]法[illegible]諸部[illegible]

二劉虎西律大[illegible]部[illegible]破[illegible]西孫[illegible]東吉[illegible]士於北方[illegible]

白犯南斗

以[illegible]石勒[illegible]自[illegible]劉琨[illegible]磾[illegible]附[illegible]不[illegible]劉[illegible]所[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下[illegible]來[illegible]請[illegible]言[illegible]孝[illegible]王[illegible]邪[illegible]石[illegible]之[illegible]閭

石[illegible]大司馬[illegible]宮[illegible]長安[illegible]於[illegible]朱[illegible]紀[illegible]後[illegible]準[illegible]斬[illegible]劉[illegible]王[illegible]兵[illegible]石勒[illegible]明[illegible]攻[illegible]之[illegible]西屯[illegible]邑[illegible]誅[illegible]勒[illegible]明

加[illegible]將軍[illegible]九錫[illegible]公[illegible]巳[illegible]趙[illegible]十[illegible]降[illegible]使[illegible]勒[illegible]漢[illegible]明[illegible]攻[illegible]陽[illegible]周撫[illegible]沛[illegible]出[illegible]勒[illegible]其[illegible]宮室[illegible]而[illegible]還

屠維單閼

正壬寅

二（劉遐蘇峻等斬周撫　初立郊丘賀循　瑯邪恭王不可稱皇考　陳川徐龕叛降石勒南）

二（誅石勒使者始與　勒絕立羊后　改國號爲趙氏楊難　敵走之氏蒲洪來降）

元（勒使王脩入貢于漢）

九（太傅[illegible]越巂朱所[illegible]）

七（保[illegible]陳安[illegible]）

（崔毖誘高句麗宇文段氏共攻）

三

四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本志十月甲子歲熒惑會于東井八月乙未太白歲分在留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

陽王保自稱晉王[illegible]應詹諫[illegible]經術尚玄虛[illegible]祖逖攻陳川石勒使石虎救之[illegible]退屯淮南[illegible]徙[illegible]圍[illegible]石勒[illegible]段匹磾奔樂[illegible]五[illegible]斬[illegible]并[illegible]荊州既[illegible]周訪許[illegible]以荊州[illegible]而[illegible]王敦[illegible]牟[illegible]荊州之和以王[illegible]代訪郭舒[illegible]教[illegible]敦自[illegible]是與敦有隙[illegible]鑒討徐龕[illegible]崔[illegible]爲李[illegible]風所[illegible]奔[illegible]傳朱[illegible]擬[illegible]

保[illegible]路松多起兵附晉王[illegible]保遣其將[illegible]王連等[illegible]擊陳[illegible]倉[illegible]陵[illegible]

漢以勒[illegible]太宰[illegible]趙王[illegible]封[illegible]加[illegible]勒[illegible]二殊[illegible]禮[illegible]曹[illegible]言[illegible]欲[illegible]樂[illegible]漢主[illegible]其[illegible]勒[illegible]自[illegible]帝[illegible]稱[illegible]待[illegible]陳[illegible]川[illegible]降[illegible]徐[illegible]救[illegible]川[illegible]來[illegible]虎[illegible]之[illegible]石[illegible]於[illegible]使[illegible]守[illegible]六[illegible]日[illegible]叛[illegible]之虎[illegible]討

遣[illegible]宋[illegible]救之

慕容廆[illegible]堅守其城[illegible]以[illegible]牛[illegible]二[illegible]字[illegible]去[illegible]引[illegible]文[illegible]國[illegible]宇文[illegible]獨[illegible]攻[illegible]官[illegible]請[illegible]兵[illegible]河[illegible]輸[illegible]勝[illegible]破[illegible]之[illegible]廆[illegible]崔[illegible]攻[illegible]大[illegible]進

一十

上章執徐

三（晉王保爲趙所逼遷于桑城後趙石虎攻厭次執邵續續兄子[illegible]）

三（曜自擊王連路松多等破平之晉王保[illegible]遷于桑城尹[illegible]）

二（中山公虎攻[illegible]）

十

八（保將[illegible]涼州[illegible]）

（[illegible]崔毖[illegible]奔[illegible]）

四

孔[illegible]州[illegible]取[illegible]郡[illegible]樂[illegible]陵[illegible]諸[illegible]以[illegible]勒[illegible]爲[illegible]河[illegible]大[illegible]單[illegible]冀州[illegible]王[illegible]元[illegible]五辛[illegible]人[illegible]冠[illegible]禮[illegible]勸[illegible]樂[illegible]寶[illegible]政[illegible]無[illegible]私[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遣[illegible]句[illegible]驪[illegible]取[illegible]使[illegible]守[illegible]高[illegible]仁[illegible]東[illegible]受[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遼東[illegible]忍[illegible]民[illegible]來[illegible]東[illegible]林[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捷[illegible]居[illegible]闢[illegible]使[illegible]東[illegible]攻[illegible]江[illegible]等[illegible]句[illegible]王[illegible]請[illegible]盟

二丙寅閏三乙丑五甲子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四一日小滿本志六月丙辰太白歲合于房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犯上將九月犯南斗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踟躕留積三十日

嘗使努力守城奉段匹磾爲主 劉胤請救邵續 李矩郭默取洛陽趙將尹安等降矩使郭誦鎮陽翟河南之民皆歸矩 張春楊次殺晉王保陳安討誅之以天子禮葬保 羊鑒討徐龕坐畏懦除名 徐龕請降帝不受 後趙孔萇攻段匹磾段文鴦敗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城囊土爲米以詐之 潛敗劉夜堂於汴水 逖徙鎮雍丘後趙鎮戍多降 趙固等互相攻擊逖使和解之皆受逖節度 逖僞抄諸塢以期未附 王敦終周訪之世不敢爲逆 蔡豹爲徐龕所敗坐誅 王敦王導專內外之任時謂之王馬共天下 敦綏驕恣有無上之心帝引刁協劉隗爲腹心以制之 導任眞推分善處興廢敦懷不平與沈充錢鳳有異圖 隗勸帝出心腹以鎮方面 帝以譙王承鎮湘州 鄧騫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

安等四將屯洛陽互相猜阻或降後趙或降晉曜命廣平王岳鎮洛陽不至而返河南遂空 陳安討楊次斬之 解虎尹車結巴氐句徐等謀反曜悉誅之 氐羌巴羯三十餘萬俱叛 游子遠於獄中力諫曜釋之子遠請赦奚官老弱使招引反者令復樂 曜使子遠將兵討句渠知破之 子遠閉壁不戰以待虛除伊餘氣竭而擒之 氐羌衆降 立太學 喬豫和苞諫作酆明觀陵霄臺及壽陵曰以一觀之功足平涼州

厭次擒邵續勒禮而用之令自今獲士人毋得擅殺 趙將尹安等來降勒使石生等赴之虜宋始一軍以歸 晉羊鑒攻徐龕勒遣王伏都等救之伏都維爲龕殺之以叛 孔萇攻段匹磾爲段文鴦所敗 晉韓潛敗劉夜堂于汴水桃豹退屯東燕 城祖逖塞斬其叛將中山公虎擊徐龕龕降敗晉蔡豹于下邳 樊坦誤云羯胡不可與語勒赦之 初置選舉

寔遣降監迎衞其實覽之 劉弘使閻涉殺寔州人殺弘立寔弟茂茂立寔子駿爲世子

德朝廷始重廆 晉元帝欲留裴嶷不可 晉以廆爲平州刺史

重光大荒落

一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朔

四

郭璞諫帝繁刑 後趙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擒其弟文鴦 匹磾責邵洎執臺使洎以城降 匹磾朝服執晉節不屈 刁協發僮客爲兵 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各將兵以備王敦 周嵩諫疎忌王導 祖逖謀進取河北而聞有內難憤惋而卒 以逖弟約代爲豫州刺史 李產知約必爲亂挈族還鄉州

四

三

中山公虎拔厭次執段匹磾盡得冀幽幷三州之城 勒不以宿怨罪李陽禁民釀酒

十一

涼西平成烈公茂九

茂築靈鈞臺閻曾叩門夜呼茂爲罷役

晉以廆都督幽平二州平州牧封遼東公得承制置官司守宰 立子皝爲世子 使翰鎮遼東仁鎮平郭

代惠帝（賀傉）元

猗㐌妻惟氏惡鬱律之彊殺之立其子賀傉惟氏專國政

玄默敦牂

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閏十一己酉朔

永昌元

郭璞勸下赦令 璞以陳述死爲福 謝鯤謂劉隗城狐社鼠 王敦舉兵於武昌以除劉隗刁協爲名沈充舉兵於吳興以應之 周顗謂人主非堯舜皆有過人臣安得以兵脅之 甘卓初約與敦俱下既而不從 幾護不從王敦 譙王承與虞悝虞望起兵於長沙以討敦斬鄭澹 鄧騫說甘卓討敦又謂竇融於天下未寧之時得以文服天子非今比也 又勸使棄處襲武昌招擁士卒敦衆必潰歸 敦使樂道融邀卓俱東道融說卓僞許之而襲武昌卓遂起兵討敦武昌羣懼 敦遣魏乂等圍長沙譙王承不肯逃避 承與卓書使之速進 封琅邪王昱 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 隗勸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懼 王導帥羣從待罪求救於周顗顗外不與言而內實救之 帝跣執導手曰方寄卿百里之命 以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懷敦 周札守石頭杜弘勸敦先攻札札開門納之 謝鯤曰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 王導刁協等出戰大敗 太子欲自出戰溫嶠斷鞅乃止 帝謂敦朕當歸瑯邪以避賢路 帝令劉隗刁協出避獨隗奔後趙協道死 戴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見形者稱之逆體誠者謂之忠 周顗曰王旅奔敗以此負公 敦以立帝責王導 敦欲以不孝廢太子溫嶠盛稱其孝 周顗謂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 顗曰吾大臣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錢鳳勸敦誅周戴 敦三問王導導三不應 敦殺周顗戴淵 王嶠諫敦敦欲殺之謝鯤救解得免 王彬哭顗辯腳痛不肯拜謝 甘卓多疑少決軍至豬口累旬不前敦以騶虞幡駐卓軍卓還襄陽樂道融泣諫而死 敦改易百官及州鎮 謝鯤勸敦入朝敦不從傳遷武昌 周崎許許魏乂告城中使堅守 周鼓受考至死不言其叔父級 乂拔長沙執譙王承送武昌王廙中道幾殺之 虞悝曰人生會死闔門死忠義何懼 桓雄韓階武延毀服爲僮從承 易雄曰愔雄位微力騎不能救國難 魏乂求鄧騫爲奪知將用己 周慮殺甘卓 沈充錢鳳所譖必死 郗鑒屯鄒山民食野鼠鑒驚而不叛趙石虎拔泰山鑒退屯合肥 王敦使王諒誘修湛殺之 梁碩帥交州兵圍諒 後趙寇遵取襄城城父祖約退屯壽春梁鄭驕宗 帝崩太子紹立王導受遺輔政

五

曜自擊王氐楊難敵及楊韜渠勒皆降之會有疾陳安求見不得以爲已死遂叛呼延寔奮濤屬安而死 安自稱涼王氐羌皆附之有衆十萬 曜謂安當采實之秋而多殺實人知其無能爲 羊后卒游子遠諫厚葬不聽

四

中山公虎圍徐龕 晉劉遐來奔 中山公虎拔泰山討徐龕攘殺之餘弃豬塢多降 拔等襲城城父祖約退屯壽春送取陳留 張賓卒勒哭曰何奪吾右侯之早也與程遐議事輒流涕

十二

十

韓璞取隴西南安置秦州

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

二

卷第九十二

昭陽協洽（三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正一日雨水）	閼逢涒灘（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朔）
晉肅宗（紹）太寧元（成李驤任回寇臺登越巂漢嘉）皆取之後趙寇彭城下邳卞敦王邃退保盱眙王敦謀篡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王彬諫敦反敦欲殺之成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姚岳與戰於堂狼大破之遜怒髮而卒梁碩破交州奪王諒節斷臂而不與立庾后陶侃使高寶攻梁碩斬之阮放殺寶郗鑒與王敦論滿武秋失節敦怨而不敢殺王允之醉臥得敦與錢鳳逆謀白其父舒以聞於帝敦以兄含從弟舒彬為方州欲以弱帝室	二王敦殺周嵩周筵周札後趙石瞻寇彭城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石生寇許潁攻郭誦於陽翟誦擊破之石聰救生敗李矩郭默王敦疾以兄子應為嗣敦與錢鳳謀舉兵溫嶠謹事敦鳳敦以為丹楊尹嶠舉鳳憤隱使鳳言不入嶠與庾亮勸帝討敦敦欲救其香帝命王導為前鋒以討敦郗鑒請召劉遐蘇峻入衛京師王導帥子弟為敦發哀郭璞為敦筮無成敦殺之敦使王含錢鳳帥衆向建康敦窮鳳鑒鄉兵
六（曜圍）陳安於隴城安走陝中追斬之石容受掠至死不言安所在秦州氐羌皆降封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襄公曜進攻涼州戎卒二十八萬臨河列營諸將爭欲濟河曜不許張茂果重賂稱藩故世子胤自黑匿郁鞠部來歸曜欲廢太子熙而立胤其舅卜泰以為不可胤亦固辭乃封為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	七（河南）太守尹平屯新安後趙將石生攻斬之二趙自是日相殺掠
五（取晉）彭城下邳中山公虎攻廣固拔之殺曹嶷坑其衆三萬劉徵曰無民為牧乃留七百口樊坦言羯賊暴掠勒不罪賜之衣服	六（石瞻）攻晉彭城取東莞東海石生斬趙將尹平于新安二趙自是日相殺
十三李驤任回寇晉取臺登與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戰于溫水敗之釗載以郡來降驤進攻寧州敗於堂狼而還楊難敵來降李稚受賂武都難敵據叛雄遣稚與兄琀擊之深入無繼琀稚皆死越巂斯叟攻任回遣費黑討之	十四雄有妻子十餘人不立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驤泣曰亂自此始矣
十一趙主曜自將大兵臨河欲攻姑臧馬自勸茂戰出拒立曰且之信勇劉驗以之秦隴乃季茂石出忠陳頭諭珍料久兵不必退趙茂畏運之疆路使靈于稱藩拜趙趙師茂太王封涼條茂靈鈞吳紹諫以為柯恩不洽於人心難層靈無谷從示怯弱於天下之情虧霸主之聲辭敵之謀	十二茂病屬駿以謹守臣節以官非王命不以朝服斂茂卒駿立
三	四（賀傉）始親國政徙居東木根山

卷第九十三

	旃蒙作噩（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九癸巳十二壬戌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十一癸巳朔食正月發歲逆行入太微）
勢含等奄至淮南岸溫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王導謂含此舉直求彈代導當自奮為六軍之首郗鑒謂帝當按兵相拒以展義士之謀不可自出決成敗於一戰段秀等破含軍於越城敦怒欲自行而不能起敦卒應秘其喪帝使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從帥兵與含合會建康顧颺說充以三策充皆不能用劉遐蘇峻至沈充錢鳳進攻宣陽門遐峻逆擊大破之周光謂兄撫曰王公已死何為與錢鳳作賊含等燒營夜遁王應勸含歸王彬含不從就王舒舒沉含父子於江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郗鑒請聽王敦家收葬周撫不聽光殺鄧岳帝宥王彬等溫嶠請不禁錮王敦參佐	三王導欲贈周札卞壺郗鑒以為不可立太子衍荊州以陶侃為刺史士女相慶侃謂衆人當惜分陰投諸器博具於江人饋者必問所由[illegible]賊錯者藏竹頭木屑以待用後趙寇河南李矩郭默不能禦賽衆南奔於是淮北之地軍皆入於後趙南頓王宗及羕並為帝所親信王導庾亮惡之帝崩王導卞壺郗鑒庾亮陸曄溫嶠並受遺輔政太子衍立生五年矣卞壺責王導辭疾尊庾后為太后臨朝稱制政事皆決於庾亮卞壺奏樂謨庾怡不得以父命辭職尹奉殺[illegible]量降李攻寧州遂安
	八（後趙）石佗襲北羌王盆句除破之使中山王岳追擊佗於河濱斬之楊難敵襲破仇池田崧奪劍刺勝難敵不克而死後趙王騰以并州來降晉李矩郭默來降使中山王岳呼延謨圍後趙石生於金墉實後趙中山公虎戰于洛西岳敗退保石梁謨戰死曜自將救岳敗後趙石聰于
掠石生攻晉許潁為郭誦所敗石聰救生敗晉李矩郭默	七（石他）襲北羌王盆句除破之趙中山王岳追擊佗於河濱王騰殺崔瓊王晉據并州降趙趙中山王岳圍石生於金墉中山公虎救之敗趙兵於洛西遂圍岳於石梁趙王曜自將來救岳敗石聰於八特趙兵自潰於金谷虎遂拔石梁虜岳遂擊并州破之殺王騰
	十五
辛晏以枹罕叛駿將討之劉慶以歲饑時寒為諫王騭聘趙政教陵爽不能察遍者之變沉鄯州乎	涼西平忠成公（駿）十三（初承晉元帝凶問三日臨）祀輦請改年駿不許辛晏降復收河南地
	後趙使宇文乞得歸擊廆廆使世子皝擊之入其國城大掠而還段末柸卒弟牙立疾陸眷之孫遼殺牙自立
	代煬帝（紇那）元（賀傉卒弟紇那立）

	柔兆閹茂（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	強圉大淵獻（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本志云甲申朔食）
	晉顯宗（衍）咸和元（劉遐卒田防立其子肇以叛劉矯討斬之遐妻邵氏焚甲仗卞壼劾王導私送郗鑒壼謂阮孚曰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壼欲推貴遊為放達者王導以寬和得衆庾亮以任法失衆心祖約陶侃恨不預顧命蘇峻驕縱不奉法亮以溫嶠為江州又修石頭以備之阮孚知亮將召峻求出廣州庾亮殺南頓王宗黜西陽王羕趙人寇譙魏該奔襄陽石聰寇壽春祖約求救不獲聰進寇逡遒阜陵建康大震王導出軍江寧蘇峻遣韓晃擊聰走之）	二（寧州將楊術與成將羅恆戰于臺登術敗死庾亮欲徵蘇峻王導卞壼溫嶠止之皆不從峻乞補青州荒郡亦不許峻遂與祖約俱起兵以討亮溫嶠欲入援亮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峻曰我寧山頭望廷尉桓宣諫祖約曰使君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而與之反乎孔坦陶回請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若峻不來往遏其城亮不從峻將略姑孰亮乃悔之以亮都督征討琅邪王昱徙封會稽王桓彝起兵討峻）
八（時曜屯金谷夜軍中無故驚潰遂歸長安虎拔石梁虜岳遂擊破幷州殺王騰以南陽王胤為大單于置單于臺於渭城）	九（劉后卒復立其叔父昶之女芳為后其叔父昶為大保）	十（劉朗襲楊難敵不克張駿寇掠秦州遣南陽王胤擊之大破其將韓璞辛巖等兵辛晏張閬以河南地來降）
	八（勒賂門候王假求夜出假欲收之勒賞假囚徐光勒用程遐謀營鄴宮使世子鎮鄴石聰擊晉至阜陵命王波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九（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陘北大破之）
	十六（討斯叟破之張駿來修好雄答書曰欲為晉功臣而晉德聲不振）	十七（羅恆與晉楊術戰于臺登術敗死）
	十四（遣使修好於成勸成王稱藩事晉）	十五（駿聞趙兵敗乃去趙官職遣其將韓璞辛巖等寇掠秦州趙南陽王胤擊駿大破璞巖等兵辛晏張閬降於趙遂失河）
	二	三（與後趙中山公虎戰于陘北紇那兵敗徙都大寧幷鬱律之子翳槐居賀蘭部紇那求之賀蘭藹頭不與紇那與宇文部共）

南地

擊之不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卷第九十四

著雍困敦

正庚辰　三己卯　四乙酉　五戊寅　七丁未　九丙午　十一乙巳朔　閏五　六一日　大暑

晉顯宗咸和三

起兵討峻屯壽陽司馬流與峻[illegible]敗死于慈湖流食炙不知口處峻濟自牛渚屯蔣陵陶回請伏兵小丹楊劉超壘豪辛入宮卞壼敗于西陵壼及二子以忠孝死庾亮將戰未成列而潰[illegible]三弟奔尋陽鍾雅讀亮難之發也亮曰此手何可著賊王導使諸[illegible][illegible]帝御正殿寔阿峻兵曰蘇冠軍來闕至軍峻兵攤鐘干彬等貧據蒼務山士女以王自復孔坦衆人不須

戎服太官以[illegible]餘米供御騰[illegible]稚不肯遊[illegible]峻推王導使居己右奧費下以遵[illegible]攏康冰康太后勵峻屯于湖後趙石堪拔陶陽陳光攻祖約不克奔後趙康亮攝嶠得范汪知峻壘寶據充勸亮嶠推陶侃主盟毛寶勸嶠必盡侃俱下侃召讎登盡嶠以書激之王衡期謂侃使峻得志公縣察足之地侃乃舉兵趙嶠鄧量起兵討峻弟斷東道陳來見侃拜蹴侃謂亮修石頭以舉老于令辰見求峻自結執邁據石頭峻通[illegible]帝於石頭劃超鄭稚[illegible]侍從不[illegible]左右趨授[illegible]孝峰王行盧渾等[illegible]兵東方以討峻軍毋[illegible]起兵關衆以奏圍[illegible]冰毛寶達令上岸肇祖約軍權陶侃等兵至石頭侃[illegible]嵩孟明三敗習侯始二侃讀王彭爲習于殿陸壽小人恆[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逸

前趙主光初十一

後趙中山公虎[illegible]河東五十餘縣降遂進攻蒲坂曜自將兵十高以救之虎退追[illegible]之於高[illegible]大破之遂圍石生於洛還禁陽野王曾來降曜不攏將士而[illegible]敗[illegible]宵[illegible]書斬之闞後[illegible]王勒滑河始鷹增成與勒殿于路西兵敗[illegible][illegible]闞[illegible]書石堪所食送于[illegible]國書成太子熙以匿鷹社稷久之書勒所殺

後趙高祖太和元（改元）

石堪攻晉南陽拔之[illegible]晉陳光奔石堪攻[illegible]拔[illegible]之中山公虎[illegible]趙隆

五十餘[illegible]趙主[illegible]自將救之虎還大敗于高偃[illegible]逆國石生于洛陽[illegible]陽野王曾降之[illegible]欲自救洛[illegible]程退[illegible]餘叱出之救餘光負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illegible]成兵[illegible]成卒關[illegible]上東兵樂成本者大爲勒見無守兵而[illegible]

成太宗玉衡十八

太傅驤卒[illegible]李[illegible]代[illegible]李[illegible]屯

涼西平忠成公建興十六

駿欲[illegible]長安索孚諫止

燕高祖

代煬帝四

屠維赤奮若

正甲辰　三癸卯　五壬寅　七辛丑　九庚子　十二己巳朔

陳石墓去獻指曰克牲奔曰陽聽桓口石石寶猶岡（續）

岡食饞目曹不負恆侯猶桓侯不負國韓晃克寶城殺舜李根肆饑舉白石處孔坦料峻不攻白石坦請遣鄰墓還鎮京口以分峻兵勢毛實救桓宣頭臺拔籌後趙石聽石堪拔壽奪祖約奔歷陽路不等勸峻蠢蘇大曰峻不從王導因觀永俱奔白石猛嶠謂朔土備牲衆歲諸軍攻峻久不克食將壘陶侃欲西歸嶠曰公祖棄敗嘉鏡旗當羅指於公矣毛寶請侃請獻斷故潰者不立劾則公去寶納勒帶墓遷廣陵墓欲斬之敗旗勸陶侃攻石頭以救大氣峻肆字陳爲頤彭世斬之任[illegible]學立峻弟逐爲王

子洛西大敗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勒使劉岳劉[illegible]等見曜

四

陸[illegible]陸玩說匡術以苑城降西軍任[illegible]殺劉超鍾雅[illegible]見[illegible]恆[illegible][illegible]敬不敗肆虔翦胤攻歷陽祖約奔後趙逸等攻苑城毛寶讀韓

晃何不入闕[illegible]洞讀攻楊杭以解蘇城之園[illegible]軍攻石頭斯鍛磧蘇逸韓晃等奔曲阿[illegible]據拘帝奔溫嶠船殺西陽王衆陶侃笑王導取敵節鄂蘇攻韓晃張健等斬之撮嶠等欲還鄱王導不可以湘州弁荊州襲封功巳闕鹽死節王導欲獎實路永衡溫嶠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欲留嶠[illegible]致嶠辭[illegible]武昌庾亮欲殺賓山濁[illegible]鎮不許乃出鎮蘇湖卞救不尉援陶侃請收治鼻王導以救爲腐州還嶠卒王導以劉胤[illegible]江州鄱鑾陶侃皆亩其非材郭歐以亂賊峻留殺胤

十二

太子熙欲走保秦州胡勳曰今[illegible]亡主[illegible]力[illegible]宇宜[illegible]并力拒之熙[illegible]之[illegible]奔上邽[illegible]中大[illegible]將英等據長安隆後[illegible]後趙

石生引兵赴之[illegible]陽王胤引兵[illegible]長安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生擧城自守石序[illegible]敬胤於[illegible][illegible]還拔上邽執太子熙以下王公卿士三千餘人[illegible]殺之又阬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二

晉[illegible]祖約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英[illegible][illegible]長安

求隆石生自將[illegible]陽引兵趙之[illegible]劉胤[illegible]兵[illegible]安[illegible]使勒公中山兵虎將[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中勒使虎山公[illegible]將兵胤之敗[illegible]於[illegible]上邊攻之鄭救太虜[illegible]以子熙[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之王陽氏恭循洪舍事[illegible]仲[illegible]弋[illegible]陰[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拓[illegible][illegible]樓道其紡什翼

十九

十七

羌酋[illegible]聰刺殺河南王吐延其子葉延保于白蘭始以吐谷渾爲國號

代烈帝元（翳槐賀闕）

及諸部共立翳槐爲主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于後趙

慕容廆

上章攝提格　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重光單閼　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三壬戌朔食宋志無本志十一月熒惑守胃昴	玄黓執徐　二丙戌四乙酉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晉顯宗咸和五　王導以郭默爲江州陶侃起兵討默與導書曰默害宰相便爲宰相乎王導保桓宣不附默陶侃擒默斬之侃領江州後治武昌趙郭敬寇襄陽周撫弃武昌敬徙襄陽之民於沔北成李壽入寇拔巴東建平	六　帝每見王導必拜手詔稱惶恐言[illegible][illegible]議二朝不宜盡敬	七　陶侃使桓宣李陽攻趙樊城拔新野襄陽郭敬遁去侃使宣守襄陽宣[illegible][illegible]來於輯新親師民芸[illegible]在襄陽十餘年趙人不能攻成李壽寇[illegible]州
趙高祖建平元　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劉后及太子弘以子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illegible]曰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姚弋仲勸勒誅祖約王安隆祖欲之子丁零翟斌入朝勸即皇帝位勒謂大雅僞僞不似將家子徐光說勒稽奪中山王權令太子早參廟政郭敬拔晉襄陽還其民於沔北遇屯樊城休屠王羌叛河東王生擊羌走之張駿稱臣入貢	二　續咸諫作新宮勒特爲停作以成直臣之氣	三　勒自言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終不學曹[illegible]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法嘗失程遐[illegible]勸令太子省可尚書[illegible][illegible]從之中山王虎失[illegible][illegible]越晉桓宣攻樊城拔新野襄陽郭敬[illegible][illegible]
成太宗玉衡二十　李壽寇晉巴東建平拔之	二十一	二十二　李壽寇晉寧州費黑勸壽[illegible]霍彪兵入朱提共消城中之毅
涼西平忠成公建興十八　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後遣以駿爲涼州牧駿恥之不受及休屠王羌敗駿懼乃稱臣入貢於趙	十九	二十　[illegible]僚勸駿稱涼王二州牧駿不許立子重華爲世子
燕高祖	廆與陶侃書勸以共清中原僚屬與侃疏請封廆燕王行大將軍事韓恆駁之	
代烈帝二	三	四

卷第九十五

昭陽大荒落　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子朔閏十十二日冬至本志十月熒惑入昴	閼逢敦牂　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本志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
八　趙遣使修好焚其幣成人取寧州趙石聰來降遣喬球救之聰敗而還趙郭權據上邽來降	九　氐王楊難敵卒子毅及弟子盤分立爲左右賢王遣使稱藩上邽豪族殺郭權降趙陶侃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疾篤送節傳歸國道義侃督八州千里不拾遺海陶謂侃儀神明署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趙安謂侃得法外意以東素督江荊等六州鎮武昌桓奔請諸襄有皮襄春秋謝安請襄不言而四時備成將李弃自巴西來奔趙朱權以餘州來隴趙將王顯攻之權弃推峴
四　遣使修好於晉不受命勒寢疾中山王虎[illegible][illegible]絕內外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卒虎劫太子弘[illegible]程遐徐光弘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石聰叛降晉虎殺之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總百揆劉太后使彭城王堪逃詣兗州起兵以討虎不克皆死立程太后河東王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討虎虎攻朗於金墉殺之生將郭權敗虎於潼關鮮卑叛生生虜長安逃入雞頭山虎攻殺之蒲洪說虎徙關中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以實東方虎使洪居枋頭號弋仲居灄頭郭權據上邽降晉	趙海陽王（弘）延熙元　丞相虎遣郭敖郭權上及章武王敗以降光邽豪族殺等叛數乘勝王蓬句大虎誅之弘深入而敗程太竣虎不自諸魏官無徑后泣曰受弘遺爲暗使遺矣先帝權寡乃庫當嚴之虎曰弘愚天王弘自立何禪讓也恢并蠡弘及爲居播遺蜡程太后其二弟宏奔何弋仲稱尋皆殺之之把曾受疾不貿曰王嗣朱羅以軌而遐奉攻之攘徐州降晉弃淮隴
二十三　晉寧州刺史尹奉來降使李壽守之	二十四　州量安州吮分子班爲雄委寧雄卒班壽太於建軍王猶居中執要越事宗子事輸翔等其弟安東并太作鳳班弟出頁班達越期不猶班以未弘撤勤使并出殯斛外弒班於之期叔期而立國使越越爲相并於以王壽攻道壽興壽并并鎮去池代鎮曾
二十一　駿遣張淳假道於成通表建康淳顧成主欲殺臣者嘗顧之郡市又曰火山揚海猶書赴之又曰塞君恍戈待且何自嫂之奇耿訪請遣使獻據涼州	二十二　晉遣耿訪拜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信使不絕
廆卒世子皝行平州刺史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逸豆歸所逐皝討之逸豆歸請和崔甫襄諫皝用法嚴猛皝庶兄翰母弟仁昭皆以才武有寵於廆皝忌之翰逃奔段遼仁與昭謀殺皝不果昭死仁遂起兵據遼東	燕太祖（皝）　段遼遣其弟蘭及慕容翰攻柳城石琮慕輿泥并力拒守皝遣慕容汗等救之爲蘭所敗蘭欲乘勝追翰恐遂滅其國皝翰止之慕容仁自據平州刺史遼東公晉遼
五	六

旃蒙協洽 二己亥 四戊戌 六丁酉 八丙申 十乙未 十二甲午朔 本志十二月乙未朔食 月己亥太白犯昴 八月戊戌歲入東井

柔兆涒灘 二癸巳 四壬辰 七辛酉 八庚申 十己未 十二戊午朔 閏七 八二日

咸康元 帝加元服 帝幸王導府 拜其妻 孔坦諫 坦又勸帝咨訪朝臣 導怨之 陶回謂導疏桓景讒諂便佞 [illegible]何以退食 [illegible]至通而自然有[illegible] 王述不答米價 導[illegible]人非[illegible] 虎南遊臨江 [illegible]遷 [illegible] 將討[illegible] 石遇攻[illegible] 而還 既而知[illegible]解嚴 建安君苟氏卒

二 臨軒策拜杜后羣臣畢賀 孔坦臨終書庾冰不問濟國寧民之術 鄧岳擊夜郎興古皆克之 建威[illegible]安集漢中為成將李壽所敗 范文有寵於林邑王逸 逸[illegible]逐諸子而篡其國

趙太祖虎 建武元 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事 觀雀臺崩 殺少府任汪 虎南遊臨江而還 晉人震恐 石遇攻晉桓宣于襄陽不克 遷都于鄴 虎尊禮佛圖澄人化之 皆事佛 王度議佛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宜祠奉 聽趙人出家 章武王斌將兵討薄句大平之 代王拓跋翳槐來奔

二 索頭郁鞠帥眾三萬來降 作太武殿於襄國 作東西宮於鄴 選士民女以實後宮丹萬餘人 置女太史 鼓吹羽儀 大旱 金一斤直米二斗 徙洛陽鐘虡翁仲銅駝於鄴 投石 於河作飛橋不成 使令長帥民采橡魚 成公段作庭燎

成邛都幽公 期 玉恆元 立閻后 班舅羅演 謀弒期 事覺 并班母皆死 期疏遠舊臣 信任景騫等 賞刑乖紊 雄業始衰

二 晉鄧岳拔夜郎興古 期以從子載有儁才忌而殺之 晉司馬勳安集漢中 漢王壽敗之

二十三 駿勤脩庶政 號稱賢君 遣楊宣伐龜茲鄯善 西域皆入貢 駿上疏請與郗鑒庾亮同討石虎

二十四

使[illegible]皝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 留仁所攻 皝攻遼東克之 欲盡阬其民 高詡曰 元惡未除 [illegible]城[illegible]是歸路 之止 遣新昌[illegible]兵 乃襲仁 王封[illegible]之

立世子儁 晉使策命至棘城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取宇文段氏之使

皝用高詡謀 踐海冰討慕容仁 擒而殺之 段遼使李詠襲武興 張支擊擒之 段蘭宇文逸豆歸[illegible][illegible]

代煬帝後元 翳槐 以賀蘭部帥藹頭不[illegible] 將召而戮之 諸部皆叛 紇那自宇文部入 諸部復奉之 翳槐奔鄴

秋 本年 九月 太白犯南斗

彊圉作噩 二丁巳 四丙辰 六乙卯 八甲寅 十一癸 宋朔 本志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 子營室 八月癸入輿鬼 犯積尸 月

著雍閹茂 正壬午 三辛巳 五庚辰 七己卯 九戊寅 十一丁丑朔 本志十二月癸丑太白犯鎮在箕 五月戊 熒惑犯右執法 九月犯 太白犯右執法 十一月戊子犯房上星

三 袁瓌請立太學 [illegible] 尚老莊 儒術終不振 氐王楊毅為其從兄初所殺 初自立 稱臣於趙

四 王導為丞相 導性寬厚 委任趙胤賈寧等用事 大臣[illegible]之 庾亮欲起兵廢導 郗鑒不從而止 導曰 元規若來 吾便角巾還第 又謂陶稱善事庾公 [illegible]諫庾亮與導有隙 曰元規塵汚人 李充 老子寄於聖人而 [illegible]仁義 [illegible]不可違老 其害仁義 問而己 焉祖思 佞於我 豈含 郭璞曰 自有性命 無務著[illegible]

三 虎稱大趙天王 諸王皆降爵為公 [illegible] 太子邃 [illegible] 殺 [illegible] 立河間公宣為太子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燕王皝 [illegible] 段遼 [illegible] 石 [illegible] 杜 [illegible] 共討之

四 段遼從弟屈雲 襲幽州 虎自將擊遼 支雄長驅入薊 遼遁 四十餘城皆降 [illegible]保燕山 虎不攻而還 [illegible] 隆 萬戶 [illegible] 段遼 [illegible] 石虎 [illegible] 冀州 [illegible] 燕 [illegible] 敗

三

漢中宗 壽 漢興元 [illegible]期 [illegible] 自 [illegible] 殺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任 [illegible]

二十五

二十六

[illegible]

段遼以[illegible]欲止 慕容皝己大 [illegible] 宇文 [illegible] 燕 [illegible] 段遼 [illegible] 十餘城

支解出兵以攻北令 [illegible]

代烈帝後元 李[illegible]兵 [illegible]以將 [illegible]諸部 [illegible]復 [illegible]翳槐奔之 城[illegible]而 [illegible]

代高祖 什翼犍 建國 建元 翳槐卒 遺命立什翼犍 以什翼犍在趙 國人欲立[illegible]孤 孤不可 自詣趙 請迎什翼犍 留為質 趙王遣之 即位 以國分代與孤 [illegible] 勇 [illegible] 代 復興

降趙孫興誅鮮于屈孫詠誅王清赦其使斑拒趙皝欲出亡慕輿根諫而止劉佩勸皝自彊因出兵擊趙以安衆封奕謂石虎凶虐已甚敗亡無日當堅守以俟其弊趙兵攻旬餘不克慕容恪出擊敗

之數分兵討叛城皆平之李洪弟普謂棘城必敗勸洪去洪不從段遼請降皝自將迎之敗趙兵於密雲山皝獲鮮于亮而用之

屠維大淵獻　二丙午四乙巳五甲辰七癸

五　鄧岳擊漢寧州孟彥執霍彪以建寧降庾亮欲經略中原表桓宣等分戍漢沔亮殺陶稱李松擊漢巴郡執李閎庾亮欲移鎮石城爲諸軍聲援蔡謨謂亮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水禦石虎乃止王導薨導

五　燕慕容評等擊遼西呼延晃張支敗死燕人送殺遼首夔安等攻晉荊揚克邾城殺毛寶虎庶貴戚豪恣擢李巨爲中丞親任之中外肅然李農戍令支攻燕凡城不克徙遼西民於冀南

二　晉鄧岳寇寧州孟彥執霍彪以建寧降晉晉李松寇巴郡執李閎李演勸壽奉晉壽殺之壽恥聞父兄時政事自寶牒之

二十七　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命世子重華行涼州

慕容評等擊趙遼西斬呼延晃張支段遼謀反誅之送首於趙以

二　什翼犍議定都灅源川母王氏以爲寇至難以遷徙乃止

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歲計有餘以何充庾冰參錄尚書冰曰以前相之寬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又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郗鑒薨以蔡謨爲徐州蔡謨諫令陳光攻壽陽陶侃不肯戍邾城曰蔣有可乘之會非所貴也趙夔安等攻荊揚陷邾城殺毛寶漢李奕殺巴東學楊敗死

稽杜驗時爲死事兇常酷李奕擊晉東殺杉楊

妹妻代王什翼犍趙李農擬凡城悅綰拒之趙不能克皝使劉翔等獻捷請命於晉皝擊高句麗其王請盟而還皝子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娶燕王皝妹爲妃

上章困敦　正庚子三己亥六戊辰八丁卯

六　庾亮薨以其弟翼督六州代鎮武昌漢拔丹川孟彥等死

六　虎將擊燕調諸州兵幷舊兵合五十萬具船萬艘徙遼西民於河南屯田幽州以東大括民馬燕王皝越燕范陽大掠而還申鍾諫秦公韜與太子宣迭日可尚書事申扁用

三　拔晉丹川殺孟彥等趙王虎來約共滅晉分其地壽悅遣使詣趙與舟師十萬將襲晉解思明韓壯等乃諫止

二十八　遣馬詵入貢於趙表辭蹇傲趙王虎

慕容翰自宇文部逃歸皝襲趙燕范陽大掠而還

三　始都盛樂

十丙寅十二乙丑朔本志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四月丁丑犯右執法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六月乙卯犯軒轅大星東毒三月甲寅熒惑犯上將

事朝士拜之孫珍擢殺崔約燕公斌嬖縱王召韃之張駿遣馬詵入貢表辭蹇傲虎欲斬詵石璞諫而止漢主壽我書請其將李閎署曰趙王石君王將敗請遺以楛矢

韓壯詐單殺身不至成都李閎自趙來歸

怒

重光赤奮若　二甲子四癸巳六壬

七　杜后崩正土斷白籍

七　王華擊燕安平破之

四　命太子勢錄尚書事壽慕趙王虎壽爲政尚威刑乃效之國人愁怨眾闕蔡興李廢坐直諫死

二十九

築龍城劉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於晉晉人未許皝上

四　築盛樂新城慕容妃卒鐵弗劉虎寇西部什

戌八辛酉十一庚寅閏十二己丑朔本志二甲子朔食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犯左執法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	玄黓攝提格　二戊子四癸亥五丁巳六丙戌八乙酉十甲申朔正一日兩水宋志正己未食本志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閏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	昭陽單閼　正癸丑三壬子
	八　庾懌坐鴆人自殺庾翼欲移鎮樂鄉王述諫止之庾冰知門待爲詐冰恐易世愈疏勸帝立母弟琅邪王岳爲嗣何充以爲不可帝崩岳立充曰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立褚后徵后父裒爲侍中尚書裒固求出外除江州刺史	晉康帝（岳）建元元　庾翼謂桓溫有英雄之才又謂殷浩輩宜束之高閣謝尚王濛伺浩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翼與浩
	八　虎既治鄴宮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東南西各爲攻討之備造甲者五十萬人船夫十七萬李弘謀反誅韋諛諫營繕徵行王賞之而不能改張離損公侯吏兵以益東宮平陵石虎自徙虎下詔發諸州兵伐江南	九　燕開除晉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破之宇文逸豆歸執送段蘭虎使蘭戍令支
	五	六　壽卒太子勢立
	三十	三十一
表言庾冰兄弟位兼將相恐爲圖鼎乃詔以皝爲大將軍都督河北幽州牧燕王翔責晉公卿以酣飲忘讎恥又勸晉人先取巴蜀趙王華襲破安平渡遼恪鎮平郭高句麗畏之	遷都龍城建威翰請先取句麗後滅宇文然後中原可圖又勸王自帥精兵由南道襲之逐入丸都句麗王釗出走獲其母妻鮮于亮陷陳以報德王寓等敗於北道王用韓壽計掘釗父墓載尸而還	釗請降乃還其父尸留母爲質宇文部將莫
翼犍擊破之虎卒子務桓立來請和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　王遷雲中	六　燕世子儁入代什翼犍帥衆避之

卷第九十七

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本志八月丁未太白犯歲在轅	閼逢執徐　正丁未三丙午六乙亥八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正月壬午太白入昴是年歲犯天關閏月乙酉太白犯斗	旃蒙大荒
書謂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又與兄冰書請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强爲民蠹害當共明目而治之翼以滅胡平蜀爲己任桓溫譙王無忌等贊成之趙戴開詣翼降翼表求鎮安陸以經略北方發六州奴爲兵帝及朝士共譬止庾翼翼違詔北行遂移鎮襄陽庾冰出鎮武昌何充褚裒入輔桓溫督徐州	二　桓宣及趙李羆戰於丹水宣敗退官而卒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何充請立子聃爲太子帝從之帝崩太子立始二歲褚太后臨朝稱制以何充褚裒錄尚書事裒固辭出鎮京口裒見太后公庭則爲臣私覿則爲父庾冰卒庾翼留子方之戍襄陽遷鎮夏口	晉孝宗聃永和元　太后設白紗帷抱帝臨
	十　有白雁集庭徵州兵至者百餘萬用趙攬言悉罷之王擢爲涼州將瓘所敗太子宣使麻秋因星變殺王朗虎不許更殺王波尹農攻燕凡城不克晉桓宣及李羆戰丹水宣敗作河橋於靈昌津不成斬匠而罷	十一　義陽公鑒殺人婁爲寇暴召還以石苞代鎮關中
	漢歸義侯（勢）太和元　尊閻太后立李后董皎王嘏因星變勸漢主復祀成始祖及太宗	二　漢王廣求爲太弟不許馬當解思明
	三十二　張瓘敗趙王擢于三交	三十三　伐
淺渾入寇建威翰擊敗之世子儁擊代無所見而還	皝與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自知當死而不辭慕容翰不避涉夜干慕容霸擊涉夜干殺之宇文部衆皆潰遂滅其國逸豆歸走死漠北皝就高詡求天文書詡曰君道逸臣道勞慕容翰威名智略皝以爲謀亂殺之翰曰恨不爲國家蕩壹區夏皝以女妻代王什翼犍趙尹農攻凡城不克	十二　封裕諫
	七　娶燕王皝女爲妃	八

落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七戊辰十丁酉十一丙申朔

輔輊　徵褚裒使輔政裒用劉遐等言以讓會稽王昱　昱以劉惔王濛韓伯為談客錄趙歸萬為裁處庾翼卒請以子爰之討後任干瓚作亂江虨等討平之　路永叛奔趙屯鎮春　朝議欲以庾爰之鎮荊州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乃以桓溫代庾翼　劉惔說會稽王昱曰桓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　溫謂惔我不為此卿安得坐

發雍洛秦并十六萬人治長安宮　規豐邑至樂陽為獵場犯獸者死　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　發牛二萬配牧官　發民女三萬人以實後宮及賜太子諸公私使者十二人為侯　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誅守令五十餘人　逯明切諫拉殺之　晉路永來奔使屯壽春　姚弋仲清儉鯁直公卿皆憚而下之　使鄧恒戍樂安以圖燕

請許之勢族當思明襲廣於涪廣自殺思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

騎書駿之分所統二十二郡為涼河沙三州自稱假涼王車服官屬擬於王者

以牛假民稅其什八王受諫而實之　二龍見于龍山祀以太牢命新宮曰和龍　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　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趙鄧恆戍樂安皝使平狄霸戍徒何恒不敢犯

柔兆敦牂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朔　本志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二　何充卒充不私親舊　蔡謨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徵殷浩為揚州刺史　[illegible]桓溫伐漢拜表卽行劉惔以溫必克蜀然恐其專制朝廷

十二　嚴生譖朱軌殺之立私論之條　蒲洪切諫虎為之罷長安洛陽宮　王擢襲張重華取武街麻秋克金城大夏為謝艾所敗

嘉寧元　李弈　自晉壽舉兵攻成都不克而死　勢驕淫讒諂並進刑罰苛濫中外離心獠自山出十餘萬落因以饑饉蜀遂蕭條　晉桓溫來伐

三十四　駿薨子重華立尊嫡母嚴氏母馬氏皆為王太后　趙王擢襲取武街麻秋攻拔金城大夏　張耽薦謝艾擊秋大破之　宛戍宋矩不降而死

十三　世子儁襲夫餘虜其王玄

九

彊圉協洽　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六丁巳

三　宣晉桓合軍為一以　桓成都　桓溫擊破　李權簿率克成都漢王勢來降　林邑王文陷日南　漢故臣鄧定隗文等反　據成稱稱讓遜保僖勝　定文立范賁為帝　系歸　囗驟重華貴為上公貴辭

十三　麻秋攻涼枹罕不克虎使石寧助秋進攻為謝艾所敗　秋寨復進屯河艾又　擊敗之秋又與孫伏　都進攻艾又敗之　虎　秦發前代陵募取金實　用奧進言苦役晉人使

二　李勢　將兵李福皆堅　尋皆棄桓福福　都迎敗退李位　成都降溫遂克　蕭遷勢走至蔽　遜建梓溫降溫　康封歸義

涼西平敬烈公（重華）三

十四

十

八丙辰十乙卯十二甲寅朔閏五一日大暑九本志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

卑可比　蕭敬文反殺楊謙取巴西

林苑牆申鍾等諫虎怒趣之使然燭夜作死者數萬　綢蒼歸白處以萬芝蓋　命太子宣出祈福因遊獵戎卒十八萬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無遺又命秦公韜繼出亦如之虎曰自非天崩地陷吾父子復何愁　麻秋擊破涼張瓘河南氐羌皆降

十五　趙麻秋攻枹罕張璩拒卻之謝艾乘軺車自大破秋之復進姑臧河大又之復與孫伏都破趙彼人秋又破張瑾河南氐羌皆降　晉遣使授重華官爵

著雍涒灘　二癸丑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　本志五月癸歲入畫犯填　七月丙申太白犯左執法八月乙丑又犯左執法四月太白入微七月太白犯軒轅

四　林邑寇九真洛荀羨　賞之讚桓溫平何公何以　既滅加溫臨賀鄴朝憚　之會爵威名大拔浩廷抗　溫稱王昱引殷與以權　陳王譙之諫浩徒溫將　為後蔡謨固讓司曰　代所

十四　欲殺之太子宣使殺殺　以繼實秦公韜虎囚實　樓末而佛圖淫鏤不儲　子屢社宣頓處崔按於　餘人龍龔之并殺其九　成涼州后餘官屬三百　樂勸立衛士十餘萬人　運為太又鎮趙積毀　幼子世燕公狀彭城公　實尋名子張材肩立　虎從之曹冀不　立劉后

三十六

十五　皝有疾屬慕葬恪及遺將赴世子儁既燕儁立

十一

卷第九十八

屠維作噩（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十甲辰十二癸卯朔本志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

五（[illegible]）

太寧元（[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七（[illegible]）

燕烈祖元（[illegible]）

十二

上章閹茂（二壬寅三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十二丁卯朔閏二三一日殺兩本志三月戊戌熒惑犯歲十月丙寅熒惑犯鉞）

晉孝宗永和六（朝廷聞中國大亂復謀進取以殷浩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袁真攻魏合肥拔之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臨軒徵之使者十反不至殷浩欲致以大辟衛護爭之乃免爲庶人）

（閔農不克復使閔農討伏都等誅之閔因曲靈於御龍觀胡羯皆羨閔去閔慕趙人誅胡羯死者二十餘萬）

趙新興王（祗）永寧元（[illegible]）

魏悼武天王（冉閔）永興元（[illegible]）

[illegible]

秦太祖（[illegible]）

涼西平敬烈公建興三十八

燕烈祖二（[illegible]）

[illegible]

代高祖建國十三

魏滅石氏閔韓位於李農閔欲塞晉胡騰勤稱帝閔從之復姓冉氏立王太后董后太子智以李農爲太宰達使救諸軍屯皆不從殺李農告晉共誅胡晉不趣晉實真拔合肥張賀度等共攻鄭閔

兩數張先於擴關北杜鄴來降關中塗壁皆附於健洪固守長安擒張先洪奔司竹健入長安達杜山伯獻攘於晉苻洪攻石軍斬之

自擊大破之閔戎卒三十萬石氏之盛不能過辛謐勸閔歸晉因不食死閔攻襄國以子胤爲大單于配以降胡韋謏諫閔殺之

重光大淵獻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

七　段龕以青州來降司馬勳伐秦不克魏周成魏統等來降姚弋仲來降桓溫屢求出師北伐留不許溫君臣之迹羣康而已八州賦綱不爲國用退辭表輒行下屯武昌朝廷惆惆殷浩欲避位王彪之止之

二　祗去帝號自稱趙王遣使求救於燕及姚弋仲燕悅綰及姚襄汝陰王琨皆來救之冉閔大敗走還鄴弋仲怒襄不擒閔杖之一百趙所徙青雍幽荊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各還本土道路交錯

二　常煒使燕脅以積薪辭色不撓趙汝陰王琨燕悅綰及姚

秦高祖（健）皇始元健即天王大

三十　九

三　悅趙救趙儁遣將悅綰大破魏兵解襄國圍封襄顧逢

十四

卷第九十九

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本志正丁酉食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二月太白犯弧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六月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

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犯右執法

高崧爲會稽王昱致書於溫溫即旋師王彪之謂郊祀不當有赦

互相殺掠因以饑疫死者什七八諸夏大亂無復耕者祗使劉顯攻鄴大敗而還顯陰與魏通謀弑祗及樂安王炳等魏以顯爲大單于冀州牧顯復引兵攻鄴又敗還顯稱帝於襄國

襄救趙王泰請無出戰鄴魏鄴之閔遂出戰大敗還鄴降胡執大單于胤降趙石琨麻醬等死者十餘萬人張艾勤閔魏郊以安衆攘劉顯攻鄴閔召王來稱疾不起閔擊顯大破之還誅秦周成魏統等降晉

單于位立彊后太子萇趙張平以幷州來降除趙苛政不便於民者晉司馬勳入秦健擊之於五丈原勳走殺賈玄碩

約與鎮因劫之以歸慕容恪攻中山趙郡拔之燕王謂常煒天且念鳥而況孤乎逢鈞亡歸渤海遂奔晉儁如龍城丁零羅羸來降

玄默困敦　二庚申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閏十丙戌十二乙酉朔十一一日冬至本志正辛卯食宋志無本志七月壬子歲犯東井距星八月

八　趙汝陰王琨來奔斬之石氏遂絶孔嚴諫殷浩北伐及與桓溫不平浩與謝尚屯壽春張遇叛據許昌降秦浩不能進姚弋仲卒戒諸子以事晉盡臣節姚襄與秦戰而敗姚冀以爲援襄日兄在冀必不死謝倚暢巾見姚襄魏將幹來求救戴鎮入鄴給取傳國董謝倘姚襄攻許昌秦苻雄救之戰於誘璽尚大敗奔還淮南敗浩還璽壽王擒來降桓張使之攘司馬勤討蕭徽文斬之王穀之遣殷浩會稱王書肆北伐浩屯泗口冉謀北伐浩以軍與羅太舉生王使攻許昌拔之

劉顯攻常山魏主閔救之顯敗還閔遂攻襄國克之殺顯及其公卿焚宮室遷其民於鄴

三　劉顯攻常山蘇亥來求救閔以精騎八千擊顯敗之遂克襄國殺顯董閔張攝猜且潛燕盆兵然後與戰劉茂郎閣知魏必敗先自殺閔與燕戰于廉臺爲燕

二　初稱帝杜洪張琚屯宜秋琚殺洪自稱秦王晉張遇據許昌來降姚襄將尹赤來降健攻宜秋斬張琚晉謝尚攻許昌丞相雄救之大敗晉兵於誡橋徙

四十　秦王擢來奔以爲秦州刺史

元璽　元　儁還翻殺勳稱帝於釋慕慕容恪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高開曰彼徒我較宜稱致平也與戰將與冉閔戰于廉臺分三軍

十五

戊戌熒惑入輿鬼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

所禽閔自謂中國英雄何爲不可稱帝燕王鞭之蔣幹輔太子智守鄴燕慕容評攻之鄴中饑趙宮人被食略盡燕人殺閔蔣幹求救於晉晉戴施入鄴紿取傳國璽幹出戰而敗燕兵入鄴虜董后太子智及王侯公卿以歸封智爲海濱侯

張遇及許洛五萬餘戶而歸晉王俠拔許昌丞相雄攻王擢擢奔涼

以擊之遂禽閔慕容霸攻繹幕段勤降慕容評攻鄴敗蔣幹王午自稱安國王慕容恪等討之評拔鄴虜魏董后太子智以歸詐云董后得傳國璽號曰奉璽君趙故將擁兵據州郡者皆遣使降燕蘇林稱帝於無極慕容討斬之秦興殺王午呂護殺興自稱安國王始置百官即帝位燕主謂晉使承人乏已爲帝矣

昭陽赤奮若（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九辛亥十一庚戌朔本志）

晉孝宗永和九（秦張遇謀滅苻氏以其地來降不克而死關中豪傑各據城邑來請兵殷浩惡姚襄之彊使魏憬襲之襄殺憬并其衆浩遷襄于梁國蠡權翼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浩自壽陽北伐王彪之謂雷弱兒等詐僞未宜輕擊姚襄邀擊浩於山桑浩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復如淮南浩遣劉啟王彬之攻山桑襄擊斬之襄據芍陂襄度淮屯盱眙）

秦高祖皇始二（涼張弘宋脩與王擢入寇丞相雄等與戰於龍黎敗之殺弘脩遂取秦州使苻願鎮上邽劉康反平陽苻飛討禽之王擢復取秦州苻願弃還苻飛攻楊初而敗健傳張遇爲假子遇謀殺健不克而死關中豪傑劉珍等各據城邑召晉兵平昌王菁掠上洛）

涼西平敬烈公建興四十一（重華）

燕烈祖元璽二（立可足渾后太子曄皆遷于薊李犢反常山）

代高祖建國十六

八月歲犯輿鬼東南星

置荊州於豐陽川使郭敬守之丞相雄清河王靈苻飛分討劉珍等擊斬劉珍夏侯顯

遣張弘宋脩與王擢伐秦敗於龍黎弘脩死遂失秦州重華復遣王擢攻取秦州立世子曜靈方十歲重華兄祚與嬖臣趙長等相結常讒譖出之謝艾謂祚等必爲亂重華疾手令徵艾輔政祚等匿之重華卒曜靈立趙長等矯遺令以祚輔政長等請立長君重華母馬氏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淫裴殺重華妃嫂氏及謝艾

慕容恪討犢降之遂攻呂護於魯口朱禿杜能丁幾孫元皆降慕容恪等謂慕容霸有命世之才儁使鎮常山

閼逢攝提格（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

十（周成自宛襲洛陽戴施奔鮪渚桓溫奏廢殷浩徙信安溫謂浩爲令僕才浩報書達空函桓溫司馬勳伐秦溫拔上洛禽郭敬溫與秦太子萇等戰藍田秦兵敗桓沖敗秦苻雄於白鹿原溫進屯灞上三輔郡縣皆降耆老感泣秦苻雄敗司馬勳於子午流民郭敞等降姚襄建康寢驗王猛捫虱談當世之務猛謂溫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與秦苻雄戰于白鹿原溫兵敗溫軍乏食而還王猛辭溫命薛珍勸）

四（丞相雄克司竹晉桓溫司馬勳入寇溫拔上洛禽郭敬勳掠西鄙涼王擢攻陳倉太子萇等與溫戰藍田萇兵敗丞相雄與桓沖戰敗于白鹿原溫進屯灞上健嬰城自守使萇等出戰丞相雄敗司馬勳於子午王擢拔陳倉丞相雄敗桓溫於白鹿原秦人收麥清野溫無食而遁太）

涼王（祚）和平元（祚自稱涼王立辛后太子太和丁琪諫殺之）

三（慕容恪拔魯口呂護降姚襄來降使慕容評慕容彊進據河南封宗子爲王）

十七

本志正月癸酉月掩鎮九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

攻長安健殺之

子萇等逆擊敗之雄擊司馬勳王擢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雄卒健哭之嘔血雄功高權重而謙恭奉法苻堅幼有志度交結英豪太子萇卒 [illegible] 王擢來奔姚襄自一升重布一匹

王擢拔秦陳倉祚疑王擢而襲之擢奔秦

燕主忌吳王霸之才更名𡙇又名垂朱禿殺慕容鉤奔段龕 [illegible]

旃蒙單閼　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一戊辰朔

十一　氐王楊初爲其下所殺子國代之姚襄北據許昌王彪之謂武陵王之志盡於畋獵而已

秦越厲王生壽光元　大蝗牛馬相噉毛苻洪謂苻生必破家令健殺之立太子生平昌王菁反健登端門執菁殺之健引魚遵等受遺詔輔政又謂太子生曰大臣不從命者除之健卒生立段純諫改元生殺之尊彊太后立梁后

涼西平敬悼公玄靚建興四十三

四　儁　翻民以東還相龕傷不討關陵濟北建興河內聚陽皆來降姚襄據

十八

柔兆執徐　閏六七一日 [illegible] 本志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

十二　桓溫請遷都洛陽溫討姚襄王述諫襄攻洛陽桓溫比袁宏以劉景升牛溫敗姚襄於伊水

二　王墮惡董榮雕狗榮譖殺之生 [illegible] 臣 [illegible] 射殺之　臣趙韶趙誨董榮皆爲顯官胡文王魚言星變宜脩儀生殺梁后毛貴梁楞梁安以應之趙俱固辭尚書令請從弟韶韶汝自爲之趙韶董榮譖雷弱兒殺之諸羌悉叛生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鉗鋸鑿不離左右

四十四　祚欲襲張瓘王鸞以爲軍必敗國必危殺之瓘起兵 [illegible] 宋混 [illegible] 祚拉曜靈腰殺之靈姑臧 [illegible] 張瓘納玄靚立爲涼王觀等逆殺祚而李誅衛基平叛之

五　太原王恪　許昌王 [illegible] 段龕 [illegible] 納質 [illegible] 以拒之降則殺之

十九　劉務桓

卷第一百

正丁卯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本志十癸巳朔食七月丁卯太白犯填在柳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十一月丁丑又犯東蕃上將

襄所在民輒扶老攜幼歸之楊亮謂襄孫策之儔周成降溫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戍之 [illegible] 荀羨 [illegible] 立

賞梁殺 [illegible] 殺程肱強平諫生虐刑生鑿其頂而殺之強太后以憂懼卒生下詔 [illegible] 殺不過千何得爲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關中虎狼爲暴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 [illegible] 襄 [illegible] 生殺程延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

藩於秦

段龕於淄水 [illegible] 圍廣固 [illegible] 王騰 [illegible] 荀羨 [illegible] 朱禿 [illegible]

卒弟閼頭立貳於代什翼犍西巡閼頭請降

彊圉大荒落　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九戊午十一丁巳朔本志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十一月歲犯房

升平元　帝加元服太后返政秦張平來降納何后禮如咸康而不賀

秦世祖堅永興元　生謂太白入井自爲渴耳姚襄進據黃落欲圖關中廣平王黃眉鄧羌與戰於三原斬襄弟萇帥衆降生不賞黃眉而辱之黃眉謀反死 [illegible] 殺魚遵牛夷因嘲戲自殺生諱殘缺偏隻 [illegible] 羣臣保一日如度十年薛讚權翼說東海王堅呂婆樓 [illegible] 生夜對侍婢言當除阿法兄弟堅勸兵入宮執生遂廢殺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立苟后太子宏陽平公融 [illegible] 李威 [illegible] 任王猛 [illegible] 張平降晉

四十五

光壽元　乙逸謂子璋 [illegible] 立太子暐吳王垂等擊敕勒 [illegible] 段龕 [illegible] 從都鄴

二十

太后殺東海公法、堅改紀秦政、

著雍
敦牂

正丙辰三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十一辛巳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八月戊午癸亥犯填在輿十二月辛卯填犯軒轅大星十月己未太白犯哭尾

二　司徒昱歸政不受、王彪之不欲以桓雲爲豫州、恐非疆本弱枝之宜、王羲之謂謝万爲方鎮違才易務、又與万書戒之、諸葛攸攻燕東郡不克、荀羨拔燕山茌、禽賈堅、燕悅明擊破羨、復取山茌、

二　堅自將討張平、敗平于銅壁、獲張蚝、平請降、鄧羌張蚝皆萬人敵、秦旱、堅命后妃去羅紈、數之賤士旱不爲災、樊世謂王猛我耕之君食之、又欲鬭猛於堅前、堅斬之、

四十六

二　司徒評討馮鴦不克、慕輿根會攻鴦、克之、故趙將張平李歷高昌貳於秦晉、使司徒評等討之、皆敗走、遂取幷州、晉諸葛攸攻東郡、大司馬恪等擊走之、劉貴諫務兵非遼、封卒諫多遣使者、晉荀羨拔山茌、賈堅守節而死、悅明破羨、復取山茌、吳王垂妃段氏掠死不承巫蠱以脫垂、

二十一　劉閼頭部落叛散離、其弟悉勿祈閼頭來奔、

屠維
協洽

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本志八月庚午

三　諸葛攸與燕戰東阿、攸敗、謝萬曰諸將皆勁卒、萬及郗曇擊燕、萬聞曇退、單騎遁還、於是許潁譙沛皆沒於燕、

甘露元　王猛案強德、奏未報、已陳尸於市、猛與鄧羌同心糾案、堅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猛薦陽平公融、任羣朱彤、猛歲中五遷、羣臣不敢言、

四十七　張瓘拒諫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瓘欲殺宋混、廢玄靚而代之、混先起兵殺瓘、滅其族、代瓘輔政、請玄靚去涼王、復稱涼州牧、

三　李續言太子曄有八德畢有二闕、儁夢趙主虎齧其臂、掘其尸而鞭之、投諸漳水、高昌奔[illegible]司徒評與晉諸葛攸戰東阿、敗之、晉謝萬郗曇寇河南、尊敗遁、遂取許潁譙沛之地、儁疾、欲以國授大司馬恪、恪辭、請輔少主、許之、所發郡國兵皆集於鄴、

二十二　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立、

太白犯填在太微中正月壬辰熒惑犯鍵閉三月乙酉逆行犯鉤鈐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輿鬼八月丁未犯軒轅大星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上章 涒灘
正甲戌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閏十二本志八辛丑朔食幾既宋志不蝕
如鉤本志六月辛亥辰犯軒鎭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八月戊申犯氐丙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蕃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

晉孝宗升平四 謝安有重名不應徵辟雖爲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司徒昱曰安石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年四十餘乃赴桓溫辟

秦世祖甘露二 分司隸置雍州劉衛辰內附賈雍掠之[illegible]陽平公融諫[illegible]孤沒卒于於華內

涼西平敬悼公建興四十八

燕幽帝（暐）建熙元 大司馬恪司徒評陽鶩慕輿根受遺詔輔政儁卒太子暐即位尊可足渾太后吳王垂[illegible]太宰恪[illegible]根謀作亂伏誅恪遭變舉止如常出入一人步從[illegible]不許

代高祖建國二十三 慕容妃卒以女妻劉衛辰

卷第一百一

重光 作噩

晉 五 桓溫使弟豁攻燕許昌取之帝崩無嗣太后復立成帝子琅邪王丕立王后桓溫惡范汪免其官[illegible]王[illegible]何晏之孫[illegible]於朱村李[illegible]卒

秦 三 衛辰掠邊民爲獻堅責之衛辰叛去堅命牧伯守宰舉賢才以所舉得失爲賞罰

涼 宋混戒子弟及朝臣以成戲 混卒澄代之輔政張邕殺澄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天錫[illegible]殺邕[illegible]劉肅[illegible]之[illegible]初秦升平年號

燕 二 平陽來降使段剛韓苞守之丁進說太宰恪殺太傅評恪斬之[illegible]國呂護[illegible]於野王曰不過十何必取之晉桓豁取許昌[illegible]南[illegible]以卒[illegible]備呂護突圍不得出太宰[illegible]擊之野王潰護奔滎陽[illegible]平[illegible]殺[illegible]舊又攻[illegible]門[illegible]太守[illegible]攻之平[illegible]敗[illegible]呂護復來降[illegible]之

代 二十四

二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正二日雨水本志十月丁卯熒惑犯歲在室正月乙巳填逆行犯太微

玄黓 閹茂
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本志十二戊午朔食

晉哀帝（丕）隆和元 燕呂護攻洛陽戴施奔宛桓溫請遷都洛陽孫綽諫遷都王述謂溫以虛聲威朝廷但從之自無所至述又[illegible]移鍾虡呂護死燕兵退

四 堅每月一臨視太學

三 孫興請攻洛陽劉拔殺范陽王友呂護攻洛陽不克而死衆退屯野王代王什翼犍納女亦以女妻之

二十五 納女於燕燕亦以女妻之

昭陽 大淵獻
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閏八癸未十壬午十二辛巳朔九一日霜降

興寧元 周太妃卒江虨啓服緦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錄尚書郗超王珣能令溫喜怒溫謂珣及謝玄皆未易才桓溫帥衆北伐朱斌襲燕取許昌張駿自尋陽叛桓沖討斬之

五

郭太妃[illegible]天錫[illegible]不[illegible]死天錫使劉[illegible]玄[illegible]自立[illegible]太妃[illegible]建康

四 晉朱斌襲取許昌

二十六 什翼犍擊高車破之

閼逢 困敦
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

二 燕慕容評寇河南作庚戌制實戶口高崧諫帝餌長生藥帝得疾褚太后復臨朝燕李洪拔許昌汝南陳郡朱斌奔淮南朱輔保彭城桓溫屯合肥加桓溫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辭

六 汝南公騰謀反誅王猛勸盡誅其昆弟平陽公等引富商爲國卿坐降爲侯因禁商人車服僭侈

涼西平悼公天錫 秦以天錫爲

五 太傅評略地河南李洪拔許昌汝南陳郡徙其民於幽冀使慕容塵屯許昌徙龍城宗廟留宮[illegible][illegible]鄴太宰恪謀取洛陽先招[illegible]

二十七

十一丙午朔

王述不爲虞[illegible] 復召桓溫至赭圻止之 沈勁欲立名節以雪父充之恥 求助陳祐守洛陽 祐棄洛陽奔新城

大將軍涼州牧

旃蒙赤奮若 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 本志七月歲犯輿鬼

三 王后崩 桓溫移鎮姑孰 使桓豁守荊州 司徒昱會溫於洌洲議北伐 帝崩 無嗣 立弟琅邪王奕 燕慕容恪拔洛陽 殺沈勁 周撫卒 以會稽王昱爲琅邪王 立庾后 司馬勳反 圍成都 桓溫遣朱序救之

建元元 燕慕容恪略地崤函 堅屯陝以備之 匈奴曹轂劉衛辰叛 堅討之 降轂 擒衛辰 淮南公幼襲長安 李威擊斬之

鮮卑禿髮椎斤卒

六 太宰恪攻洛陽 執沈勁殺之 因略地崤函 關中大震 恪以不能全辟閭蔚沈勁爲愧 陽騖宿貴而謙恭愈至

二十八 劉衛辰叛 什翼犍擊走之 許謙盜絹 什翼犍爲匿之 矢中目 不殺射者

柔兆攝提格 二己巳四戊辰閏五丁卯七丙寅十乙未十二甲午朔大一日大暑本志八月戊午太白犯歲在太微中

晉海西公（奕）太和元 庾后崩 朱序周楚破司馬勳 擒斬之 秦王猛等寇荊州 桓豁救之 秦兵去 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 燕下邳王厲寇兗州 拔魯高平數郡 趙億據宛以降燕 燕趙盤戍之

二 王猛等寇晉荊州 虜萬餘戶而還 李儼以隴西叛 羌斂岐應之

告絕于秦 李儼來降 既而復叛

七 太宰恪太傅評稽首歸政 暐不許 下邳王厲寇晉兗州 拔魯高平數郡 晉趙億以宛來降 遣趙盤戍之

二十九 使燕鳳入貢于秦

強圉單閼 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 本志正月太白入氐

二 桓豁攻宛拔之擒趙盤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三十 [illegible]

著雍執徐 [illegible]

三 氐楊世爲秦州刺史

四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三十一 [illegible]

屠維大荒落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三十二 [illegible]

上章敦牂

五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十一 [illegible]

三十三 [illegible]

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二辛丑朔本志七癸酉朔食

討平之楊世卒子纂立叔父統與之相攻

佩刀賂其子令使奔燕垂懼而逃堅待之如舊以猛爲司徒錄尚書猛以二寇未平固辭猛將兵六萬伐燕猛儕遣數所司部寶辭卑之所猛克壺關執燕南安王越猛會楊安拔晉陽執燕東海王莊猛欲斬徐成鄧羌勒兵欲攻猛乃捨之猛謂慕容評雖億兆之衆不足畏鄧羌先求司隸猛敗評三十萬衆於潞川遂圍鄴鄴旁剽劫皆止燕民曰不圖復見太原王堅自將助猛攻鄴猛潛至安陽謁堅堅入鄴宮郭慶追燕主暐太傅評宜都王桓皆獲之燕地悉平釋梁琛因拜悅綰子爲郎命王猛鎮鄴郭慶鎮劉翰功行實燕牧守令長皆因其舊命申紹等循行關東除燕致之不便晉還慕容暐入長安封暐爲新興侯慕容評等皆拜官

袁眞卒子瑾立奚世子令襲龍城不克而死秦王猛寇壺關楊安寇晉陽太傅評將兵三十萬拒之梁琛樂嵩謂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王猛克壺關執南安王越申胤謂鄴必亡然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太傅評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暐諭評趣使戰評戰敗於潞川單騎走還餘蔚舉開門納秦兵暐北趣龍城高獨鋭與王垂獻結舊丐孟高抱賊攀坿而死秦巨武縛暐詣秦王堅堅釋之令帥文武出降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宜都王桓殺渤海王亮業龍城奔疆東遼東不納秦朱鎮道獲之燕州郡六夷皆降於秦梁琛不忍爲知幾獨護謂王猛賞丁公誅事市黃與謂與王垂必中與趙秋謂禁必復爲燕有慕容鳳賞權冀豈獲勸將來之幾

重光協洽

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一乙未朔閏十一一日冬至本志閏月癸惑守太微端門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

晉太宗（昱）咸安元

袁瑾求救於秦秦王遣張蚝救之桓伊敗之於石橋遂拔壽春誅瑾桓溫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杜炅謂溫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郗超勸溫廢立溫皆建康白褚太后廢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昱王彪之取霍光傳朝服當階儼逸取定溫見帝欲迷驟立卒不能言王彪之俯溫廢武陵王晞溫瞻晞與殷涓廢倩等謀反從略誅倩等帝謂溫若大運去安請對實路謝安見溫壽庠溫還姑孰降封嗅海王爲海西公帝泣語鄧輒家國迷至於此謝安謂帝爲萬帝之徒慣識差勝安慣王坦之不能爲性命忍須與

秦世祖建元七（堅）王

張蚝救袁瑾敗於石橋還丁零翟斌於新安民因亂流徙者歸還舊業以業鐘以爲諸州刺史命王猛以便宜除關東守宰苻雅等擊臣楊纂破之纂降遣除諫師甲士五千纂涼州令王猛以書諭張天錫重辭謝罪稱藩吐谷渾王辟奚入貢鐵聚坿誅辟奚三弟辟愛以憂辛子視連立不飲殿遊吸者七年堅如洛陽以李儼鎮武始堅不以鄧羌爲司隸堅如鄴伶人王洛諫獵堅謂桓猛遷其室而作色於父王猛辭六州便宜堅不許以李辯鎮枹罕從涼州治金城王統破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降留之長安

涼西平悼公

稱藩於秦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立壇於姑臧南遙與晉三公盟遣韓博送盟文約來夏大舉

代高祖建國三十四

長孫斤拔刃向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脅而卒寔子珪生

卷第一百三

玄默涒灘

二

徙海西公於吳庚希起兵據京口周少

八

王猛薦關東士望盈朝廷慕容垂請

三十五

灘

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十二己未朔本志正月己酉歲犯塡在須女三月熒惑猶不退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六月乙酉犯輿鬼

孫討誅之帝不豫急召桓溫入輔不至立太子昌明封會稽王道子王坦之毀遺詔曰宣元天下陛下安得專之乃改遺詔依武侯王丞相故事帝顧羣臣未敢立嗣王彪之實之太子乃即位太后令溫居攝彪之封還令書溫望謝文臨終釋位得遺詔不悅庸悚許迎海西公公納保毋謝而上悚遂畢兵入廢中毛安之討鎮之海西公安於屈辱

謀遷容評昭顧東之民通經者以禮送之往官不通經者難遣還民以王猛爲丞相陽平公融都嘗六州鎮鄉猛辭文武兼任堅曰鄉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爲相內外巨細無不由之薛叢著白秦國大治堅命太子宏等曰事公如事我陽平公融好新奇苛察申紹諫融擅起舉會被讜高秦務融解之於王猛秦謂治本往得人梁平老卒

昭陽作噩

二戊午四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本志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晉烈宗（昌明）寧康元

桓溫來朝謝安謂溫何須壁後置人安謂郗超入幕之賓安與王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溫還姑孰袁宏草九錫韜王彪之謂宏安可以此示人謝安屢改其草歷旬不就溫謂爲沖安等不爲汝所處分溫薨沖代領揚州盡忠王室死罪皆上請謝安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以爲非楊亮襲秦而敗退守磐險秦楊安寇漢川謝安謂朝廷大事杏王彤之無不立秦王統朱彤毛當徐成寇梁益楊亮敗奔西城彤拔漢中成克劍門周虢以梓潼降秦周仲孫奔南中當拔成都梁益皆沒于秦

九

王統朱彤自漢川毛當徐成自劍閣攻晉梁益彤拔漢中關城以梓潼降毛當拔成都梁益皆平邛梓夜郎皆歸附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周虢不仕秦呼堅爲氐賊謂元會大羊相聚堅待之彌厚鮮卑勃乘寇掠隴右命乞伏司繁討平之因使司繁鎮勇士川晉楊纂秦敗之遂觀攻仇漢池川楊安

彗出尾箕掃東井張孟苻融勸堅誅慕容氏不從

三十六

閼逢閹茂

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八己卯十一戊申朔閏七八一日秋分本志十一月癸酉太白掩熒惑在營室

二

王坦之諫謝安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蜀張育等起兵擊秦且來請兵尋爲秦所滅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

十

蜀人張育楊光與巴獠張重等共圍成都育自稱蜀王遣鄧羌討平之朱彤趙整勸誅鮮卑不從整宦者有文學好直諫

三十七

什翼犍擊衞辰衞辰南走

旃蒙大淵獻

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

三

王坦之卒言不及私桓沖以揚州讓謝安族黨皆以爲非計沖威之濬然納王蘊女爲后徐邈覽手詔詩章刊削然後出之

十一

王猛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小廟猛戒堅以愼終之救又言勿以晉爲圖鮮卑羌宜漸除之堅立聽訟觀禁老莊圖讖學犯者

三十八

九癸卯十一壬寅朔本志十癸酉朔食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九月戊申熒惑掩左執法

秦[illegible]四禁二衛四軍將士及掖庭皆令受學

柔兆困敦 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掩第四星九月犯哭泣星逮入羽林

太元元 帝加元服太后歸政桓沖解徐州自京口徙鎮姑孰秦拔南鄉桓沖聞秦攻涼州遣朱序等遊軍沔漢爲張天錫聲援聞天錫降乃罷除田租以口稅米蠲役身移淮北民於淮南

十二 堅云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鄧羌拔晉南鄉苟萇等將兵擊張天錫[illegible]以來未之有[illegible]馬建迎降[illegible]天錫出降涼州平[illegible]先將天錫築第長安[illegible]行唐公洛等將兵自幽州[illegible]龍[illegible]三道擊代[illegible]代[illegible]使劉[illegible]河爲境[illegible]學下詔賞平涼代之功慕容紹謂秦務勝不休危亡近矣[illegible]以[illegible]降者二萬餘落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天錫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嬖倖用事衆情憤怨秦使閻負梁殊召天錫入朝苟萇等將兵隨其後[illegible]天錫[illegible]殺負殊[illegible]嚴氏泣曰亡無日矣馬建將兵二萬拒秦[illegible]常據將[illegible]萬屯金昌[illegible]知馬建必不爲用[illegible]建迎降[illegible]西向伏劍[illegible]天錫兵潰降秦封歸義侯

二十九 衛辰求救於秦秦行唐公洛[illegible]代兵[illegible]敗什翼犍[illegible]陰山之北高車雜種四面寇鈔乃復度[illegible]南還雲中什翼犍子寔君殺諸弟幷殺什翼犍[illegible]秦兵[illegible]入雲中[illegible]珪奔賀[illegible]車裂[illegible]燕鳳[illegible]請留珪分代國爲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珪歸獨孤部依於庫仁庫仁奉事珪不以廢興易意以爲必能恢隆祖業

強圉赤奮若 二乙丑閏三甲子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四一日小滿本志正月熒惑守羽林

二 桓沖爲荊州刺史移鎮上明王蘊辭徐州謝安不許謝安舉兄子玄鎮廣陵郗超雖有隙稱其得人玄以劉牢之爲前鋒戰無不捷王彪之請謝安當保國寧家豈以修室屋爲能郗超以書箱呈父愔愔恨其死晚

十三 熊邈始說堅[illegible]慕容農知秦將亡勸父垂結納英傑

著雍攝提格 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

三 作新宮秦苻丕等寇襄陽韓氏帥女丁築夫人城桓沖擁衆七萬不能救新宮成秦俱難寇淮南彭超寇彭城韋鍾寇魏興

十四 長樂公丕等攻晉襄陽石越以五千騎浮渡漢水克外郭取晉舟以濟餘軍苟萇請緩攻彭超請攻晉彭城[illegible]

卷第一百四

十一乙卯朔

等侵晉淮南趙整作酒德歌大宛獻汗血馬堅作止馬詩以卻之北海公重謀反以公就第李柔劾長樂公丕久攻不效堅賜劍以趣之周虓逃去獲而赦之

屠維單閼 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閏十二本志閏己酉朔食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

四 秦苻丕拔襄陽執朱序慕容越拔順陽執丁穆桓沖請解職不許謝玄救彭城[illegible]辭以通命戴逯棄彭城奔玄秦俱難拔淮陰以兵興節用度減百官俸毛虎生攻巴中以救魏興至巴西不克而還秦韋鍾拔魏興吉挹閉口而死俱難拔盱眙圍田洛於三阿朝廷震恐秦毛當毛盛敗毛安之於堂邑謝玄救三阿大破秦兵邵保死俱難等遁歸邊兵屢失利謝安鎮以和靜人以安比王導而文雅勝之王蘊爲僕射辭求外出

十五 堅欲自將攻襄陽陽平公融梁熙諫乃止長樂公丕等拔襄陽執朱序以李伯護不忠斬之慕容越拔晉順陽執丁穆彭超拔晉彭城俱難拔淮陰晉毛虎生寇巴中[illegible]拒卻之李[illegible]爲反圍成都呂光擊滅之韋鍾拔晉魏興擒吉挹俱難拔盱眙圍晉田洛於三阿毛當毛盛敗毛安之於堂邑晉謝玄救三阿俱難等大敗遁還邵保死

上章執徐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七月丙[illegible]辰犯軒轅

五 以秦兵退賞謝安桓沖王后崩李遜據交州反

十六 命北海公重鎮薊城朱彤諫作教武當徙行唐公洛爲益州牧洛[illegible]與兄重俱反竇衝[illegible]斬重[illegible]放洛于涼州召陽平公融[illegible]尚書以長樂公丕代鎮鄴分諸氐使宗親領之散居方鎮趙整歌阿得膽以諫[illegible]毛瑗之等還江南

重光大荒落 正壬申三辛未六庚午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本志六庚子朔食

六 帝初奉佛法引沙門居殿內王雅諫杜瑗斬李遜秦閻振等寇竟陵桓石虔等敗之於滶水遂拔管城獲振等

十七 六十二國入貢閻振等伐晉竟陵與晉桓石虔等戰滶水振等敗沒

玄黓敦牂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戌十

七 桓沖使朱綽伐秦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

十八 東海公陽王皮周虓謀反皆赦不誅徙之遠方命呂光將兵七萬伐西域陽平公融諫不從晉朱綽寇襄陽堅議伐晉朱彤贊成之

二辛酉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權翼曰晉雖微頗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和睦未可伐也石越曰歲鎮守斗福德在吳陽平公融曰我數觀兵疲民有畏能之心又鮮卑羌竭布滿畿甸不唯無功兼恐有撥陽之變道安猜駐歸路萬張夫人曰天地之生其物聖人之治天下皆因成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之中山公訣曰陽平公國盡謀主劉闌封蝗不能之堅曰朕失致所致非闌群

昭陽協洽　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丙辰朔

晉烈宗太元八　桓沖伐秦攻襄陽楊亮攻涪城秦鉅鹿公叡張蚝等救之沖還皆遣秦大舉入寇詔謝石謝玄等拒之玄問計於謝安安不答而出遊山墅圍碁勝玄桓沖曰吾其左衽矣秦苻融拔壽陽朱序勸謝石等乘秦兵未集擊之劉牢之破秦兵於洛澗斬梁成秦兵阻肥水而陳謝玄請秦小却以渡晉兵玄等大破秦兵遂至青岡秦聞風聲鶴唳皆走朱序呼秦兵敗矣與張天錫來奔謝安圍碁晉捷書得秦樂工廟樂始備王國寶譖謝安帝衛綵之開酒禁增稅米

前秦世祖建元十九　晉桓沖寇襄陽楊亮寇涪城遣鉅鹿公叡張蚝等分救之慕容垂繫火於枝以退桓沖下詔伐晉先為晉主謝安桓沖除官起第朝臣皆諫獨慕容垂姚萇勸之秦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攻壽陽堅至項城晉劉牢之敗梁成於洛澗成死堅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陽平公融麾兵使却遂不可止融略陳以帥退馬倒被禽秦兵遂大敗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淮北嚴狎轉者不受綿帛慕容垂軍獨全堅往彼之堅收散兵至洛陽衆十餘萬遣慕容垂鎮尉北遣備望諫曰垂常有陵齊之志豈可解鍛任其所欲堅哭陽平公融乃入長安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給慕容垂兵使討之石越諫不使苻飛龍密圖垂垂殺吏燒亭越勸丕因此除之越曰公士子好為小仁終為人禽垂殺苻飛龍而反平原公暉使毛當討翟斌當敗死

後秦太祖　姚萇　秦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梁益州秦王堅謂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竇衝以為不祥

西秦烈祖　乞伏國仁　秦王堅伐晉以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類反於隴西秦王使國仁還討之步類遣迎國仁為主及秦兵敗歸國仁遂乘并諸部有衆十餘萬

涼太祖　呂光　光為秦將兵平西域攻龜茲

燕世祖　垂　垂從秦王堅伐晉慕容楷慕容紹謂垂危敗在此行叔父中興今其時秦諸軍皆敗散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往赴之世子寶慕容德請秋皆勸垂因此取之垂曰不可以負心衆危盡以其兵授之慕容農謂燕興當在河陽取果必待熱垂請鎮尉北邊因謁陵廟堅許之權翼伏壯士欲殺垂不果長樂公丕欲襲垂樂讓諫而止翟斌反丕給垂兵使討之又使符飛龍密圖垂垂求入鄴拜廟丕不許垂殺吏燒亭垂留河內募兵垂殺飛龍盡誅氐兵慕容麟麟寶垂始奇之慕容鳳為殺斌斬毛當垂齊河慕容及勸寶樓自鄴奔列人

閼逢

九　劉牢之伐秦克譙

二十　慕容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

白雀

獪胡及諸國兵

燕元　苻丕拒農不得如在

秦幽州刺史王

卷第一百五

涒灘　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本志十辛亥朔食

郭寶克魏興上庸新城楊佺期克成固桓沖卒謝安置三桓於荊江豫三州趙統拔秦襄陽楊亮伐蜀崇德播太后崩劉容拔秦會陽秦壘襲以涪城降高茂戍洛陽謝玄伐秦克彭城劉牢之克鄄城得徐兗州謝安都督十五州高柔克青州苻朗降謝玄遣糧援救苻丕

柜之垂乃北麟麟慕容農起兵列人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越敗死丕使姜翻館實燕王垂垂表請送不歸長安堅實之燕攻鄰拔外鄴六州之衆多附於燕高秦避禍逃歸勒海不宵歸燕慕容泓起華陰慕容沖起平陽堅使鉅鹿公叡擊泓叡衆泓東走之路與戰大敗叡死叡司馬泓募懼而叛實衛擊姚破之沖奔泓泓來沖慕容暉堅召暉實而求之退晉趙統拔襄陽叡實退屯會陽晉楊都寇蜀堅自攻後秦秦冀於北地晉劉春王會陽都實奔還長安拔楊壁等與後秦戰于晉東壁等敗暉帥趙路之衆七萬還長安陝堅聞慕容沖追長安引褒使暉纂沖敗于鄴西又使河聞公斌擊沖敗于蘄上城死沖迷據阿城垂魏以陷城降晉謝玄拔彭城劉牢之拔鄄城堅以歸抱遣慕容沖晉高衆兢青州苻朗降晉丕召張蚝王膺以自救皆不至楊膺勸丕求救於晉因謀劫之新平殺郡將堅缺其城鈞以恥之郡人勸太守衛輔堅守以拒後秦王嘉入長安堡壁歸者四萬餘人慕容暉謀殺堅畢覺之誅城中鮮卑晉謝玄遣糧援救鄴潘猛秦梁州奔長安

元　秦王堅使其子叡討慕容泓以萇為司馬叡邀泓走路萇諫曰鮮卑皆思東歸不如驅之使東贖而擊之叡不從戰死逢使謝堅堅怒殺使者萇儒奔渭北馬牧西州民望尹雄等帥諸羌豪歸萇者五萬餘家稱萇自于大單秦萬年元王改進屯北地秦王堅來攻絕運水之路會天大兩士免渴死萇與秦楊壁等戰趙守東敗晉鑄壁之皆遺等萇之移屯鎮北侯嶺亡燕秦然後去關中取萇攻新平秦輔拒苟之

七十餘萬救龜茲光大敗之龜茲王帛純出走西域諸國皆降秦王堅以光都督西域歸軍潰阻不通

列人翟斌推垂為盟主苻暉閉門拒垂垂以新鎮侯在長安不稱單號垂引兵趣鄴垂稱燕王承制封拜制度皆如王者書利妻知農將舉大事農起兵於列人張驃暮驍等皆悉之農自稱都書河北驟騎大將軍趙秋勸農封賞將士丕使石越鑿農農曰書用兵者詰士以心不用異物農曰越甲在外我甲在心乘春鑒越大發殺之農以先餘熹劉木垂至鄴改元封室功臣垂與宗書積送丕歸長丕垂攻拔鄴外安州之衆參附鄴六太原王楷於燕陽使陳留王屯辟

禾求救於庫仁庫仁遣蹇見公孫肴救之大破燕將平規庫仁發嚴門代郡上谷兵欲教長樂公丕燕人慕與文等因三郡人不樂行夜雖庫仁殺之肴衆讀奔餘真庫仁第頭眷代攝國事

韶說鮮卑烏丸鄴縣鑒壁皆下之故清北王泓起華陰中山王沖起平陽垂使子歸攻冀苻氏諸公侯州王堅使苻敬秦叙敗死使討泓舉沖沖敗奔實衛泓有衆十餘泓秦使送舉帝萬實承數鄴好歸國暉密猶泓勉慕容叢吾必無遺建大泓向長安改理鎮垂歡華元燕秦兵追之頻林國以免高蓋子隆泓晉峻殺之等以為太弟承制立沖官慕容麟置百山中山秦公克常亮等降秦侯苻苻沖鉤鹵平王承攻熱垂使平之叙承破之沖規慕長安敗秦苻進遺鄴西又敗苻敬於

旃蒙作噩　正己卯三戊寅閏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六一日大暑本志

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

十　劉牢之至枋頭牢之與燕王垂戰敗退屯黎陽牢之進至鄴垂解圍去牢之追至董唐淵爲燕所敗牢之入鄴會稽王道子與太保安有隙安出屯新城以避之任權拔成都斬李丕益州平秦太

子宏來奔苻丕自枋頭復入鄴城太保安有疾還建康而薨氐豪楊定據歷城

秦哀平帝丕太安元　長安諸將吐肉飼妻子堅與慕容沖戰先勝後敗沖使高蓋襲長安入南城竇衝擊却之王丞奔帝鳳燕慕容佐入新堅敗沖於城西追至阿城秦欲入之堅不許王廣使李丕守成都引兵還秦州楊膺婁讓謀遲而死堅責平原公暉屢敗暉自殺

沖攻殺高陽公方俱石子敗奔鄴晉劉牢之救鄴燕王垂解圍去長樂公丕就食枋頭牢之入鄴晉任權殺李丕取益州沖攻長安堅飛矢滿身壁壘遣兵糧助堅皆爲沖兵所殺譲火書反鳳殺之堅以讖書出奔五將山留太子宏守長安宏奔下辯權翼等奔後秦使秦吳忠執堅詣新平宏爲楊壁所拒遂奔晉丕自枋頭復入鄴城後秦王萇求傳國璽及禪代堅不許萇縊殺之丕自鄴奔晉陽即帝位立楊后太子寧苻定等自河北復來歸附竇衝等自隴右備共攻後秦王究貴張備曰人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乎

不克

二　萇攻拔安定衞嶺北諸城皆下之萇誘苟輔殺之遂屠新平秦權翼等來奔萇自故縣如新

平吳忠執秦王堅以來縊殺之慕容沖遣高蓋來伐戰于新平南蓋敗遂降

建義元　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置百官十二郡都勇士城

光欲留龜茲將佐不可乃還楊翰勸梁熙守高梧奪其水或守伊吾張統勸熙奉行唐公洛因光及四州

兵以平東方杜進知熙不能用翰謀熙使子胤距光於酒泉光擊禽之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索洋請光不受詔亂涼州尉祐據輿城叛

琡於翟上遼據阿城翟城求尚書令不得隆與苻丕通垂殺之翟眞叛奔邯鄲楷農擊眞爲眞所敗眞趣中山屯承營垂解鄴圍屯新城農督租賦軍責取足隆不苻後軍與邵與戰破之韓謀殺秦王堅不克而死垂復圍鄴

二　沖稱帝于阿房慕容威知其無成沖與秦王堅戰先敗後勝沖使高蓋襲長安入南城不克秦待永樊龍城而去帶方王佐入薊慕容廣以翼眞備騎使精騎衞之遂拔承營外鄴沖與秦王堅戰敗堅追至阿城沖攻秦高陽公方殺

之慕容永敗秦兵農不討睦還樂浪王溫安桑中山修害至垂與晉劉牢之戰于孫就栅破之牢之進至鄴垂解圍北去牢之追戰于董唐淵垂擊敗之幽冀大饑垂桑民薈麗以桑椹爲軍食翟眞徙屯行唐鮮于乞殺眞營人殺乞立眞從弟成沖攻長安關中千里無煙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垂圍翟成高句麗陷遼東玄菟秦太子宏出走沖入長安餘巖自武邑叛掠薊城據令支鮮于得斬翟成垂屠行唐苻丕奔晉陽垂使晉王和鎮鄴沖使高蓋伐後秦戰于新平南

劉羅辰謂庫仁子顯爲腹心之疾顯殺頭眷自立又欲殺珪梁六眷使穆崇以其妻馬告珪賀氏使珪

逃而驚馬詐泣珪奔賀蘭部長孫嵩欲歸拓敗遲烏渥勸歸珪賀染干謀殺珪尉古眞告之染干以車軸夾眞頭傷目拓敗紇羅與賀納等共推珪爲主

卷第一百六

柔兆閹茂　正癸卯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十一　翟遼執滕恬之據黎陽反張願叛降遼謝玄退屯淮陰置湖陝二戍秦主丕謀襲洛陽馮該擊斬之并其太子寧海西公卒

秦太宗登太初元　王廣攻毛興於枹罕興擊廣走之興欲攻王統諸氐殺興立衞平王永檄四方期孟冬與軍氣會臨晉婁延等皆起兵應之咬胄嚴衞平立秦主堅族孫登爲主秦主丕進屯平陽王統以上邽降後秦慕容永求假道東歸秦主丕不許戰于襄陵丕兵敗恐爲東海王纂所殺南走東垣謀襲洛陽晉馮該擊殺

之執太子寧等送建康公卿皆沒於永永殺楊后冠遺秦執海王纂等奔南安南安王登即帝位載秦主堅神主以擊後秦

建初元　萇如安定鮮卑去長安盧水胡郝奴據之稱帝萇進擊之奴請降萇即帝位于長安立蛇后太

子興趙還謂天不恥隆下爲子萇擊金熙沒葬于於安定破之冀如秦州姚頑備據纂城王統以上邽來降萇還安定秦苻登攻頑德纂救之敗於胡奴卑走保上邽

二　國仁擊秘宜敗之宜與莫侯悌眷皆降

大安元　王穆奉張天錫世子大豫因禿髮思復鞬以入錢安據昌松敗杜進遂逼姑臧王穆請先取猶西

光破大豫殺禿婁秦于聞秦王堅喪發哀改元張大豫據俱城光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董敗隆後燕苻定等復歸秦慕容隆請任秦敗燕匡自降慕容農克令支斬餘巖遂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因留鎮龍城慕容麟拔博陵殺秦將王兗垂定都中山遣北地王精攻苻定

建興元　垂卽帝位慕容沖欲留長安鮮卑怨之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垂黜段后可足渾后以母蘭氏及殺昭儀配事劉群蓋靈日臣靈經率禮不散有實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隨立慕容纂帥鮮卑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立沖子瑤永殺瑤立子忠爲

帝改元建武留居聞喜刁雲殺忠立永爲河東王稱藩于燕太原王楷以會論苻定等皆降垂南略地趙王麟討解于乞爲之永假道於秦求東歸秦主丕不許戰于襄陵丕敗死公卿皆降永遂據長子卽帝位改元中興吳深據淸河反麟救魏擊拓跋窟咄破之垂子柔孫盛會自長子來歸垂救淸河吳深走

魏太祖道武帝珪登國元　珪卽代王位徙居盛樂劉顯自善無南走

奴眞以部讓兄既而以其貳心殺之初稱魏侯辰代題叛走珪不追劉顯理珪叔父窟咄以逼珪于桓謀叛珪誅桓赦莫題等七姓珪北踰陰山依賀蘭部遣安同求救於燕慕容麟救魏窟咄敗奔劉衛

	強圉大淵獻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朔	著雍困敦正壬辰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十一月癸歲在銜允	屠維
	十二以朱序代謝玄鎮淮陰溫詳[illegible]敗青徐兗壁壘多降於燕尊帝母李氏為太妃儀如太后謝玄謂叢達將權風霜之卑猜総召命立太子德宗	十三謝玄卒朱序戍洛陽	十四帝委政於琅邪
	二立毛后太弟懿王旗勸東海王纂安登官爵楊定攻姚碩德碩德退守涇陽登軍瓦亭關攬與晉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殺纂自立後秦主萇擊師奴并檀取之後秦姚方成獲徐嵩嵩屬之而死	三登軍朝那獻哀太弟懿卒與後秦各解歸立太子崇圍後秦主萇營而哭	四登留輜重於大界東攻安定攻後
	二姚碩德為楊定所遏退屯涇陽冀破彭沛殿還屯陰遜以太子興鎮長安慕容示攻蘭攬冀救檀擊破苻師奴及承兵因取檀遂如杏城姚方成獲徐嵩殺之萇保韓秦王堅之尸以棟埋之	三萇軍武都與秦各解歸秦主登圍營大哭萇命哭以應之	四立秦
	三秦封國仁為苑川王國仁破渡莽干金熙于遇渾川歸卑密貴裕荷提倫皆降	西秦高祖乾歸太初元國仁破越質叱黎獲其子詰歸國仁卒子公府幼羣下立其弟乾歸為河南王立邊后置百官遷都金城	二秦以
	二彭晃徐炅破殺大豫於歸挑斬之王穆據酒泉自稱涼州牧涼州饑人相食康寧彭晃叛與王穆運兵光自攻晃殺之郭瑀諫穆攻索嘏不聽不食而死光攻酒泉斬穆	三光賢石聰譏殺杜進段業諫光用法太峻	麟嘉
	二高陽王隆擊温詳於東阿走之光祚等皆降祚奮疑燕主垂於秦王堅垂見之琥渤隆擊破張願於兗口遂擒齊渉青徐兗壁壘多降使陳留王紹鎮雁城上谷王敬代都許謙叛長樂公盛言長子可取垂討翟遼於黎陽遼降赦之遼衆聞太原王楷至爭降翟適麟中山章武王申擊破之王祖張申叛趙王麟斬王數麟擊劉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立顯弟可泥為烏桓王疆遼復叛慕容承攻閣檀為後秦所敗	三翟遼請降垂斬其使遂乃稱魏王改元建光陳留王紹為辟閭渾所遷遐屯黃巾國以太子寶錄尚書趙王麟破許謙廢代郡立段后以太子領大單于翟遼徙屯滑臺平幼破吳深深走繹幕高陽王隆討王祖張申破之申祖皆降	四遼西王農自以安逸求歸
辰衛辰殺之	二劉顯雄於北方張袞勸珪與燕共取之燕慕容麟與珪會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	三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九原公儀謂燕兄弟之國又謂燕王死寶可取	四珪擊

卷第一百七

赤奮若二乙酉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本志十二月熒惑入羽林	上章攝提格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十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	重光單閼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九庚午十二己亥朔
王道子荒淫酒色軍小弄權酣政素亂陸納望宮闕而歎許榮陳僧尼之舞王國寶欲加道子殊種帝怒嘉車胤有守殊寶悅之帝親倫范寶徐載道子國寶譎寶出之寶疏百民生見不散舉餘寨不敢嫁娶又言土斷并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徐邈諫曾遺十五儀曾采求風政	十五慕容永向洛陽朱序逆擊敗之追至上黨翟遼向洛陽序退還襄陽王雅謂王恭殷仲堪才非方面將為亂階劉牢之敗翟釗於鄄城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降	十六范弘之請追贈殷浩
秦平涼克之後秦主纂數大界殺毛后及二王毛后與後秦戰殺七百餘人屬冀而死登退屯胡空從楊定攻後秦隴冀略陽取之自稱隴西王登與寶衛等納共攻長安後秦主冀使門將許誘登留惡地止之登惲留惡地舞略惡地奔後秦	五後秦郭質起兵為蝟以應秦	六後秦苟曜請為內應登與後秦戰馬頭原先勝後敗退屯郿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登攻安定與後秦主萇戰敗
王堅禪像以傷戰既而斬之秦主登克平涼索盧羅請刺登而屬其友辛遣覆羅大界殺秦毛后及其二子楊定取隴冀略陽秦留惡地來降	五魏揭飛攻杏城雷惡地應之萇以千六百兵破其數萬衆斬揭飛惡地降命檀木於楊孔為蛆郭質起兵穆徽以應秦	六苟曜密召秦兵萇與戰於馬頭原先敗後勝秦強金槌來降萇輕騎入其壁殺苟曜敗秦主
乾歸為大單于金城王乾歸擊休官阿救破之秦涼鮮卑光胡多降	三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不受乾歸命越質詰歸叛	四詰歸降與乾歸沒弈干共擊大兜破之沒弈干奪叛射中其目乾歸聞呂光紿伐之乃滅
元光自稱三河王立石妃世子紹	二	三聞乞伏乾歸攻沒弈干遣兵伐之
使高陽王隆代鎮龍城孔金斬吳深送首范陽王德等擊賀訥降之翟遼遣丁零故提刺殺樂浪王温	五趙王麟會魏王珪擊賀蘭等部破之吳柱及沙門法長反高陽王隆討平之	六置行臺於薊遣趙王麟等擊賀訥兄弟擒之麟言拓跋珪必叛請攝還朝不從珪東叛翟遼卒子釗立改元定鼎
吐突鄰破之賀訥染干救吐突鄰擊走之訥為燕所破降於燕	五珪會燕慕容麟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劉衛辰遣其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蘭訥請降處于東境	六賀訥與染干相攻珪召燕兵擊之珪弟觚獻見於燕燕人留之以求馬遂絕燕與慕容永結好

	玄默執徐 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巳朔本志五丁卯朔食九月丁丑歲熒惑填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去熒惑歲猶合	昭陽大荒落 二壬辰五辛酉七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朔閏七八一日秋分
	十七 朱序以疾去任以郗恢代之琅邪王道子面斥桓玄父作賊玄自訟父功玄以稍擬殷仲堪劉遇折之李遼請修孔子廟曰事如睞而寢急	十八
	七 立李后沒弈干降後秦登聞後秦主萇病萇進逼安定不克而返竇衝徙屯華陰	八 竇衝求封天水王不得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登自攻之後秦太子興攻胡空堡擊平涼破之
登於安定其自謂不如魏武王有四而算略差長	七 秦沒弈干來降萇病姚方成勸太子興殺王統王廣徐成等萇怒秦主登來逼安定萇擊走之登曰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	八 竇衝來求救尹緯請使太子興伐秦以擬威略興攻胡空堡擊平涼破之萇疾病還長安算爾興足辦後事
	五	六 立太子熾磐
	四 聞乾歸還召兵鞬光遣弟寶攻乾歸於金城寶敗死又遣呂纂攻彭奚念亦敗光自攻奚念於枹罕拔之	五
	七 翟釗遣其將翟都入寇垂自擊之都走垂遂進攻滑臺張騰勸慕容永救釗垂詐渡西津遂襲釗誠之釗奔長子謀反死崔蔭以強幹方正佐四王	八 垂議伐慕容永曰吾比老叩囊底智必克之
珪襲柔然匹候跋縕紇提皆降之殺副馬充三日糧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珪襲破之遂滅其國少子勃勃奔沒弈干	七	八 珪襲薛干太悉伏屠其城

卷第一百八

	閼逢敦牂 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本志十月太白填熒惑辰合于氐十一月癸丑太白犯歲在斗	旃蒙協洽 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六壬辰七戊寅九丁丑十二丙午朔本志三月庚辰朔食六月熒惑入天囷
	十九 尊鄭太妃曰宣太后別立廟尊李太妃爲太后慕容永來求救氐帥楊盛稱藩燕慕容農拔青兗數郡敗辟閭渾入臨淄	二十 趙牙爲會稽王道子築山曰公在牙何敢死帝惡道子以太后故不忍廢黜乃引時望及腹心爲方鎮要職於是朋黨互起徐邈勸帝容貸道子帝以酒勸長星
	秦王崇延初元 登聞後秦主萇卒大喜盡眾而東使太子崇守胡空堡安成王廣守雍登趣廢橋與後秦尹緯戰敗奔還崇廣皆棄城走登無所歸乃入馬毛山求救於乞伏乾歸後秦主興[illegible]擊登殺之崇奔湟中卽帝位乞伏乾歸逐之崇奔楊定與定共攻乾歸兵敗俱死	
萇卒興秘喪稱大將軍以伐秦姚碩德知興不疑己	後秦高祖興皇初元 秦主登盡眾來伐尹緯與戰於廢橋登兵敗走入馬毛山太子興發喪卽帝位遂如安定攻秦主登殺之竇衝叛討執之與燕結好	二
	七 秦主登封乾歸爲梁王納妹以求救發兵救之不及秦主崇與楊定來攻軻彈等擊破之翟瑥欲斬軻彈乾歸自稱秦王	八 置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illegible]王松壽降乾歸遣弟益州討妻乳益州果以輕敵敗遷都西城呂光來伐用密貴周莫者羖羝謀稱藩於光既而悔之殺周
	六 拜禿髮烏孤爲河西鮮卑大都督烏孤用石眞若留之策受之命子覆鎮高昌	七 光伐西秦乞伏乾歸稱藩以子勅勃爲質乃還禿髮烏孤都廉川堡踰振任從之封烏孤廣武公
	九 垂留頓鄴西秦南月餘慕容永斂兵杜太行口及小壁垂擊破大壁逸豆歸逐圍攤刁雲等來降與永戰于臺壁敗之丹陽王瓚取晉陽垂圍長子永欲奔後秦蘭英諫而止永求救於晉魏垂克長子殺永遼西王農等略地青兗敗辟閭渾後秦來結好	十 垂遣太子寶等伐魏高湖諫坐免官魏王珪避去寶等至河上珪復引兵還拒守積旬慕輿嵩等謀立趙王麟寶等燒船夜遁河冰未合謂魏不能追不設備沙門支曇猛泣請爲備不聽魏大破寶等於參合陂死者什八九陳留王紹死寶等復請伐魏
	九 慕容永來求救柔然曷多汗叛走追斬之社崙襲殺匹候敗走度漠北	十 太悉伏亡歸嶺北燕來伐張袞勸珪羸形以驕燕珪西度河千里以避之珪還與燕夾河相守執燕使者使言燕主垂已死燕兵夜遁珪追至參合陂

殺甄

大破之

柔兆涒灘（二乙巳四甲辰閏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十一庚子朔本志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六月歲犯哭泣壘）

二十一（納太子妃王氏帝以老廢戲貴人貴人因帝醉弑之會稽王道子不推問王國寶叩禁門王爽拒之太子即位國寶復諂事道子參管朝權王恭每以爲言王緒勸國寶殺恭不果恭欲誅國寶王珣止之氐楷殷來請命）

三（西秦越質詰歸來降隴西王碩德破姜乳克上邽又破強熙權千成克略陽晉王緒因薛彊以破柳燕克衛叛）

九（越質詰歸降子秦）

龍飛元（光初稱涼天王備置百官加禿髮烏孤官爵烏孤不受）

燕烈宗（寶）永康元（平規反於魯口垂擊走之垂擊魏平城破之殺陳留公虔垂過參合祭積骸軍皆哭遂發疾垂卒於上谷寶即位段后謂寶不能守業不如農隆寶遣殺段后睦遼謂子無廢毋之殺寶定士燕清獨罷軍譽封隆戶士民離怨高陽王隆擊平規於高唐斬之遼西王農失民爽之和魏王珪寇幷州取晉陽農走遂失幷州垂命寶以清河公會爲嗣寶不從立段后太子策符鎮封黜請拒險睦邃請秦堡寶用趙王麟計固守中山珪許諫范陽王德擊魏）

皇始元（垂襲燕平城主陳留破虔珪殺逃闔公疾篤欲止垂乃太后賀珪卒稱譬初張躍勸珪恂中原取珪將四十兵蔦伐餘取幷燕珪州士獻納大夫珪自井陘東拔常山燕郡縣多降唯中山信都鄴不下攻之不克珪屯魯口）

卷第一百九

強圉作噩（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本志二月歲熒惑皆入羽林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八月守井鉞）

晉安帝（德宗）隆安元（道子以王國寶爲侯射配以東宮兵尊太皇太后李氏立王后王國寶王緒勸會稽王道子翦削藩鎮懍王恭殺仲堪起兵討之殷覬江讀誅仲堪起兵王珣車胤說國寶解醜道子殺）

秦高祖皇初四（姚太后卒與用李崇議秦服諫朝取晉湖城陝上洛攻洛陽與勸政事納善言崇僧學韋高慕元韓古）

西秦高祖太初十（涼王光來伐羣臣勸奔成紀乾歸曰勝負在巧拙不在衆寡乃擊言東走以誘呂延羣殺之）

涼太祖龍飛二（先羣西秦乞伏乾歸儁遺天水公延追之耿維諫不聽延敗死禿髮烏孤叛攻拔金城纂擊羣之敗弘衛率）

南涼烈祖（禿髮烏孤爲孤自稱大單于西平王攻涼金城拔之與涼寶衔戰衔率衔敗遣弟利鹿孤救楊軌）

北涼王（段業）神璽元（沮渠羅仇爲涼尚書從涼王光擊西秦而敗弟麴弟勸之叛不從俱死弟子寶蒙因舞與諸部起兵）

西涼太祖（李暠）

燕烈宗永康二（范陽王德擊魏拓跋儀賀賴盧破之魏王珪拔信鄴官都王鳳奔中山寶出屯深遲珪請以弟爲寶解去寶閉魏有內難不許寶羣人襲珪於柏肆得其衣韓燕兵自驚復爲魏所敗寶遷中山羣柏）

南燕世宗（德守鄴城以拒魏趙王歸爲魏所取衆奔勸德南濟河保滑臺）

魏太祖皇始二（賀賴盧與東平公儀不協燕慕容儀擊破之珪自攻燕信都拔之走慕容鳳遷屯楊城醜提作亂珪請）

國寶及緒以謝仲堪皆罷兵道子以兵屬世子元顯王廞起兵討王恭恭擊殺之秦取湖城陝上洛寇洛陽

成虢欲殺之

沮渠蒙遜叛拔臨松太原公纂擊敗之沮渠男成攻建康推段業爲主取西郡晉昌敦煌纂討之不克郭黁反纂告業而歸羣羣破之楊統欲殺纂兄桓怒之黁立楊軌爲王程纂以爲秦龍頭從蛇尾

拔臨松呂纂擊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起兵樂棺殺酒泉太守壘澄進攻建康李太守段業爲涼州牧改元纂討纂不克

伐數十萬慕輿皓謀立趙王麟不克奔魏清河王會求赴離久乃至劉餘崇自請開道高陽王隆及中山將士皆請出戰麟抑止之寶欲遷珪弟觚劉常山之西以和既而悔之魏復圍中山麟欲弒寶不果殺北地王精出奔西山依丁寧寶棄中山奔龍城高撫勸隆留中山隆曰吾死猶北首谷會麟勸遼西王農留中山農曰如此生不如死

以弟爲質於燕解去燕不許燕人夜襲珪於柏肆珪跳走燕兵自驚珪復收衆敗之封眞作亂曲陽侯泰挺討斬之莫趣諫南安公順攝國車賀闌部叛等康岳討平之燕清還弟甄劉常山之西以和既而悔

中山人立開封公詳以拒魏清河王會迎寶於劉南與魏將石河頭戰於夏議遲破之會與仇尼歸謀作亂寶慶欲殺之農隆國諫而止會殺隆擊儁農寶欲誅之不克走入龍城會勒兵攻之兵敗奔中山而死寶眷高墨爲子群殺庫傳官驪中山男女結盟拒魏群稱帝改元建始殺拓跋氫德欲稱帝閔寶存而止群荒經好殺中山人迎趙

之珪復圍中山燕主寶出奔龍城珪欲夜入王建止之城中立慕容詳珪畦建面石河頭追寶至夏議遲爲燕所敗珪以丞食解鄴中山國軍中大疫珪曰何患無民破慕容麟於義壽遂克中山

王麟殺詳而立之 麟出據新市魏王珪擊敗之麟奔鄴魏克中山 寶嚴兵欲復中原

著雍閹茂

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九庚寅十一己丑閏十二戊子朔 魏亦用景初曆

三

道子引譙王尙之爲腹心謀削弱藩鎮以桓玄爲廣州不行 道子割庾楷四郡使王愉督之楷怒說王恭使討尙之 殷仲堪以絹書內箭簳遺恭恭先期舉兵 劉牢之諫恭曰晉陽之甲豈可數舉 庾楷謂道子殺國寶及緒離敗復爲王盡力

元顯謂道子不討恭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乃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 人謂元顯有明帝之風 楊佺期自矜門地爲時流所抑故謀作亂 佺期與桓玄襲江州執王愉 尙之輩破庾楷楷奔桓玄 玄至橫江尙之退走道子屯中堂 恭素輕劉牢之及舉兵拜牢之爲兄使爲前餘元顯說牢之使輿恭恭敗走猶而斬之 玄佺期至石頭仲瑆至蕃闢

五

十一

涼郭黁來奔 益州等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川視羆走保白蘭山遣子入質請和

三

楊軌至姑臧纂纂勒敗遷 段業攻拔西郡王德孟敏降樂 纂羅楊勒及秀髮利鹿孤敗之乾奔王乞基廉奔西秦 常山公弘秦張掖引兵遣

二

利鹿孤歸呂纂所敗之楊軌王乞基來降 請據勸取鎮南 飭孤纂梁飢破之西平樂郡湟河漆河及饒南弟胡敬降 烏孤更號武威王

二

業使業魏攻拔西郡王德孟敏降 呂弘業張掖去業從治張掖 業遜諫追弘又請城西安爲臧莫孩梁家

燕中宗盛建平元

寶聞中山陷欲罷兵遼西王農勸鄴遼慕奚未至得於陽王德表開魏王珪西上郎還謀南伐 農殺長樂王盛切諫以兵疲未可動慕輿騰勸之 寶至乙連段速骨因人憚征役作亂立高陽王崇

衆潰奔還蘭汗陰與速骨通謀進攻龍城 農亡出就速骨城遼潰寶南走亂讓殺農 汗子殺速骨奉太子策承制迎寶寶不速 寶至黎爲闕攜已稱制復北走 蘭州棄柴欲留之不許復禮蘭汗 趙思齊僞而死 汗達弟加難迎寶遂弑之 餘崇騶加難而死 汗殺策等自稱大單于昌衆王改元會龍 盛來奔喪曰汗必不忍殺我旬月明足圖之

元

德自鄴遷滑臺初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改元置百官 趙王麟謀反死 魏賀賴盧來奔 燕主寶求至黎陽德用張華慕輿護滑拒之寶北走

天興元

珪南鄴巡至臺置行王 得置縣又於行豪 中山 徙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賀賴盧奔南燕 珪如繁時 于栗磾

不博能 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 崔宏議定國號 遷都平城始營宮廟建社稷 正封畿平權衡度量考羣守令 鄧淵立官制協音律董謐制禮儀王德定律令晁崇考天象崔宏總而裁之 珪即帝位命輔野東

卷第一百一十

桓脩說道子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 仲堪與玄佺期結盟於尋陽俱不受朝命推玄爲盟主道子懼還仲堪荊州乃各罷兵 佺期欲於壇所襲玄仲堪苦禁之 鄉悚欲拒佺期不果 孫泰以妖術聚衆謀作亂元顯誘斬之兄子恩亡入海

盛難蘭汗兄堤弟加難盛使太原王奇起兵建安 堤加難作亂太子穆討斬之 汗穆皆難盛蹤垣出殺穆遂攻汗臧之 盛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奇不受命盛討誅之 殺高陽公崇及弟濬 盛即帝位尊段太后及丁后 慕容襄等反誅

髮加帽追尊祖考二十七人爲帝用土德變外置八部祠 氐王楊盛來附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屠維大淵獻（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十一癸丑朔日正晦一本水志五月辛未辰犯軒轅大星）

晉安帝　隆安三（林邑寇交阯杜瑗擊破之　元顯因道子疾解其楊州自領之　秦姚崇寇洛陽楊佺期求救於魏帽張濟曰此附兵翳殷案洛陽特魏而巳魏遣穆崇救之　秦陷洛陽辛恭靖曰吾不爲羌臣推議以北奔降於秦　元顯發東土免奴爲兵孫恩因民心騷餘陷會稽殺王海之八郡發樂衆數十萬亦行殺掠死者什七八　謝琰劉牢之討周破之　劉裕獨騎數千戰　恩復逃入海爲　道子元顯爲東西錄　元顯自謂一時英傑風流名士令公卿拜己害論帝室　執攻交構桓殺　楊佺期屢欲討桓玄殷仲堪疑而不許　羅企）

秦高祖　弘始元（齊公崇楊佛嵩攻晉洛陽　以災異降號稱王增修國瑤　克洛陽淮漢以北多降）

西秦　高祖　太初十二

涼靈帝纂　咸寧元（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命纂統六軍弘輔弼攻戒　殺紹以弘已纂　以韓勝光卒纂排開入突紹纂位不受　呂超請殺纂紹不許曰我死不忍　弘負纂共殺紹讓位於弘不受　齊從斫纂傷頒纂不敗亦救呂國）

南涼　烈祖　三（從治　禿鄯命利鹿孤奪分鎮隋城　楊綏謂先取呂光　呂纂伐北涼爲孤遣利鹿孤救之　烏孤卒遣令立利鹿孤從治西平）

北涼　王天璽元（業初稱涼王　涼太子紹入寇業用沮渠蒙遜護不戰紹引去）

西涼　太祖

燕中宗　長樂元（留忠反誅自張真反誅超威十日一　決獄餘　高和反誅有初令公侯寶兼以功自　不輸金帛　李朗謀叛虛張寇勢戚達李旱討斬之　衛雙死旱亡去復還　威念其忠而赦之　高湖陸魏　段太后卒　命河間公熙都督中外）

南燕　世宗　二（苻廣據乞活堡自稱秦王德擊斬之　李辯殺魯陽王和以滑臺降魏魏和敗入據之　韓範諫攻滑臺　潘聰勸取肯州竺朗贊成之儀南衛兗州自瑯邪北趣廣固辟閭渾走莒城子道秀請同死　張琰自比謝通　德定都廣固）

魏太祖　天興二（珪襲高車大破之獲九萬餘口　庚岳斬張超　使高車築鹿苑　置三百十實六令　八部大夫主之　李先謂書籍益人神智人主好之何憂不集　南燕李辯以滑臺來降和敗之入據之　秦攻晉洛陽遣穆崇救之　珪以李袞崔逞荅晉書稱貴主殺逞而黜袞　穆崇留鎮野王　燕高湖來降　劉衛辰子文陳來降以宗女妻之）

卷第一百一十一

晉（生曰殷侯仁而無斷我心死之　仲堪竭倉廩以販饑民玄乘其虛而伐之　玄謂仲堪無決兄必無憂　仲堪求救於佺期給以有儲　佺期急擊玄而敗與仲堪皆走死　仲堪用計頗密而短於鑒略故敗　羅企生不豁玄玄殺之）

上章困敦（正壬子二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本志六庚辰朔食）

晉　四（以桓玄爲都督八州荊江州刺史　孫恩陷會稽殺謝琰　李太后崩　高雅之爲孫恩所敗　命劉牢之討恩　上虞恩逃入海　以元顯都督十六州兼徐州刺史　車騎以元顯驕恣自會稽王道子元顯遷亂令自殺）

秦　二（隴西公碩德伐西秦與齊師會之大破西秦兵進軍抱罕西秦王乾歸奔晉興諸部皆降已而乾歸亦來）

西秦　十三（遷都苑川　吐谷渾視羆卒弟紇爲堪立念氏專政　秦姚須　碩德入寇乾歸拒之秦王興潛師會之乾歸兵敗令諸部降秦身奔禿髮利鹿孤利鹿孤處之晉興　乾歸以妻子質於利鹿孤而奔秦　秦以乾歸爲河州刺史）

涼　二（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作亂不克而死　野碁纂以弘妻子賞軍　立楊后纂與禿髮傉檀戰敗於三堆又纂北涼圍張掖妻紀諫不聽傉檀纂姑臧掠八千餘戶而去　呂方降秦）

南涼　康王（利鹿孤）建和元（涼王　纂入寇　傉檀敗之於三堆　楊軌田玄明反誅　傉檀纂涼姑臧置酒朱明門上掠八千餘戶而還　乞伏乾歸來降處之晉興既而奔秦　傉檀欲殺乞伏熾盤）

北涼　二（李暠自爲敦煌太守業以索嗣代暠暠擊走之業爲之殺嗣　涼王纂入寇圍張掖　唐瑤以六郡叛業推李暠爲沙州刺史　王德自稱河州刺史業使沮渠蒙遜討德德奔瑤）

西涼　庚子元（孟敏用暠爲効穀令敏卒郭謙等推暠爲敦煌太守　北涼王業因而命之　索嗣短暠於業業以嗣代暠暠用張邈宋繇計擊嗣走之業爲暠殺嗣　唐瑤以六郡叛業推暠爲沙州刺史涼公　暠遣宋繇御玉門以西皆下之）

燕　二（盛自貶天王稱庶人　襲句麗徙五千餘戶而還　段璣出走復還　立燕臺統雜　寔尊丁太后　立太子定）

南燕　建平元（德即帝位立段后）

魏　三（和跋襲盧溥擒之　劉夫人鑄金人不成　立慕容后　珪以天文乖亂下詔風屬皐下又置仙坊錄纂李栗以紹慢坐族益屬威嚴）

重光赤奮若（正丙）

晉　五（孫恩出浹口劉牢之擊走之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恩陷）

秦　三（遣乾歸還苑川　隴西公碩德伐涼）

西秦（秦遣乾歸還苑川復以舊部衆配之公卿）

涼建康公（隆）神

南涼　二（利鹿孤欲稱帝輸勿崙諫乃稱河西）

北涼太祖（沮渠蒙遜）永

西涼（入貢於秦　酒泉涼寧來降）

燕昭文帝（熙）光始元（盛稽）

南燕　二（德實鄴件韓範以爲君臣俱失）

魏　四（長孫肥備許昌彭城晉劉鎮來降）

卷第一百

午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文志九日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

[illegible]恩奄至丹徒內外戒嚴劉裕破之於蒜山恩僅向京師至新洲退走入郁州又陷廣陵執高雅之桓玄請將兵入援元顯以詔止之魏長孫肥寇許昌彭城劉該降魏劉裕破孫恩於郁州恩由是遂衰於裕又破恩恩詭入海桓玄陵侮朝廷張法順勸元顯討之劉牢之有難色法廟勤元顯殺之元顯徵兵饑饑謀討玄

大破涼軍擒呂邈呂佗來降遂圍姑臧禿髮利鹿孤李暠沮渠蒙遜皆遣使入貢呂隆請降以爲涼州刺史蒙遜請東蒙既而不至魏拓跋遵襲沒弈干破之

將帥皆降爲僕佐偏裨從秦軍伐涼

鼎元　纂嗜酒好獵楊穎諫不聽呂超刺殺纂立其兄隆纂弟緯殺之超欲納楊后后自殺后父桓奔禿髮利鹿孤尊衛太后立楊后利鹿孤入寇徙民而去秦姚碩德入寇呂邈爲秦所擒巴西公佗以東苑兵降秦超勸隆降秦秦以隆爲涼州刺史建康公超攻焦朗不克禿髮傉檀入寇

王涼楊桓來奔利鹿孤伐涼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史嵩隸從民入貢於秦姜起奔秦兵秦將然史屢渠沮遣蒙遜貢子入伐不受至蒙遜臨萬歲俱松傳延隸俱權攻傳朝呂權攻傷隆隆而請盟捧業俱延

安元　業羅蒙遜勇略出爲西安太守蒙遜譖男成殺之乃泣告衆爲男成權仇攻拔張掖殺業蒙自稱涼州牧張掖公入責於秦酒泉涼寧降李暠蒙遣請遜于秦納第舉說而止禿裴利鹿孤入寇至萬歲臨松許以弟業爲貢

殺嚴刻多所誅殺宗親勳舊皆不自保段璣作亂盛被傷而卒丁太后廢太子定立盛叔父河閒公熙殺平原公元及太子定魏宿沓干伐遼西拔令支

德遣杜弘求其母弘爲父求祿德以爲忠孝備

常山公遵等襲秦沒弈干宿沓干伐燕拔令支

二十一

玄黓攝提格　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本志八月紀

元興元　下詔討玄以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爲前鋒張桂顯諸使牢之餘謝桓東方錢鼠之後以拜使爲士卒玄敍保立駿下龍之爵之東下元輿下

四　魏拓　破道等魏高平沒弈干奔上赫長安大寶賴城書閏立太子馬晉司屬休之劉殺寶來奔

熾磐自西平逃歸

傉檀克顯與戰孟檀姑臧米斗五千餘餓死者十僉萬沮渠家遜入狼靈敗之示拳傳檀攻呂隆於姑臧

南涼　景王傉檀　弘昌元　傉檀克顯祿執孟左以爲檀司鳥傳祿權

二　梁中庸奔李暠歆遣歸其孥

三　北涼　梁中庸來奔中庸曰暠與索嗣將失未可盡

二　燕慕容拔克令支宿沓干走高麗寇宿軍慕容歸走爲貴雲有龍丁太后怨肅謀慶立不克自殺誅童武公綱及丁信高和擒城作亂討破之

三　晉劉軌司馬休之劉敬宣來奔

五　燕慕容拔復取令支宿沓干走和突攻豆弟秦古廷部敗之又破柔然社崙社崙奔漠北奪高車

子太白犯歲在上將東南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八月丙寅權右執法

桓而不發不玄逼壽陽士見官軍將至氣援玄尚姑執離王攜之軍潰被棄司馬休之劉歷陽走玄牢之欲假因以除執敗何隊取玄元顯見牢之公坐而已劉裕何無忌劉敬宣諫牢之與玄通牢之曰玄平之後奈廟騎何牢之降玄玄元顯將發元已至新亭執顯軍潰被披玄總百于安使道子顯等成殺元劉牢玄奪劉裕之兵言人情

義陽公平狄伯支伐魏拔乾壁魏主擊之退守柴壁爲魏所圍興自將救之不得進平等鷹寶赴水死全軍皆沒魏入寇至痛敗而選立張后封諸子爲公遣使拜禿髮傉檀沮渠蒙遜李暠等官爵

請據敕姑臧張融勳取傑明利鹿孤卒傉檀立稱涼王恩傅鍾奇傉檀器織故歸兄傉之乞伏熾磐逃歸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地居之始疆大稱可汗常山公遵等至高平沒弈干走上郡秦姚平狄伯支等入寇拔乾壁魏主珪自將擊之圍平於柴壁李先曰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安同請爲辟梁渠國於汾西秦主興自救平不能拔

已去劉劉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牢之後死秦敬宣等奔臨孫周慕之海辛景破餘周封海死衆立盧調不恚遠知循屯執玄出始姑敦玄失至人悅後至望帝殆室鏤家當死衣蔡執饑盧劉裕破循趁東陽晉玄殺北府實將高秦等祭虔之等奔殺杜林敗慶道手寶人之請玄爲篡除

平赴水死虜其將卒二萬餘人進軍至痛敗而遷晉司爲休之等欲來奔閑崔退死分諸燕秦柔然入寇至等無北渾

昭陽單閼

二　桓玄上表請歸藩平陽路既而

五　興召呂超入

乾歸徙秦飼迎呂隆

禿髮傉檀沮渠蒙遜互

二

三　秦秦來攻

四

三　作龍騰苑方十餘里景雲

四　德閏母兄凶

六　北遷封山作

卷第

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一庚申朔　本志四癸巳朔食十月丁丑太白犯塡在晝二月歲犯西上將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犯塡實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相

諷朝廷下詔止之　玄以靈阿襲會書　劉裕破盧循於永嘉循浮海南走　何無忌勸裕於山陰起兵孔靖以爲不可　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乃進位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桓謙以禪代問劉裕裕以爲可　庾仄起兵討玄襲取襄陽　桓石康擊敗之仄奔秦　玄請歸藩詐爲符瑞使皇甫希之爲高士數更制度假滿博取人書畫田宅　禪位于玄玄封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　玄好行小惠有干輿乞者時或恤之

傉居檀困鍾請曜誠遣齊難等將兵四萬迎之難攻沮渠蒙遜不克留王尚鎮姑臧遷隆及其民萬餘戶于長安蒙遜遣弟挐入貢纂儐說軍遜使受命

秦攻伐隆乃遣超請迎於秦秦齊難等將兵宗迎隆室臣民萬餘戶遷于長安　郭黁知代呂者王識秦者晉而不能國利難奪

拒破之　殷遵殺伯父觀僧孔篤

山高十七丈　尊苻母殺太后立苻后

閏吐烏成疾嘉容達作亂入宮討誅之　韓諄請檢隱戶得五萬八千　高雅之劉軌勸德討桓玄公卿以爲難而止

[illegible]宮殺和殿及鄴鞅　珪如南平城度灅南建新都

閼逢執徐

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六丙辰八乙卯十甲寅十二癸丑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本志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

三　玄立劉后　卞承之謂玄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春蒐字誤左丞以下皆被彈黜　玄謂劉裕人傑劉后勸除之不從　劉毅謂失道雖彊易弱　裕毅何無忌孟昶等同起兵討玄　昶妻周氏不背辭絶竭家財以給昶　無忌母劉氏見無忌草檄而喜　裕無忌殺桓修據京口毅昶

六　禿髮傉檀去年號來求涼州鎮不許

三　傉檀去年號罷尚書等官遣使詣秦求涼州不許

四

五　世子譚卒立子歆爲世子

四　起逍遙宮鑿曲光海士卒暍死太半　符昭儀卒支解醫者而焚之　熙與符后遊畋士卒死者五千餘人

五　劉敬宣高雅之謀滅南燕立司馬休之事泄殺雅之及劉軌休之敬宣走還晉　德謀取江南有疾而止

天賜元　柔然悅代大那來奔　置六謁官　珪親改稱百官列爵四等置散官及比品官各五品官名有鳧鴨白鷺　築西宮　宗室八國州郡各置師

一百一十三

微西上相二月丙辰在左執法西北五月壬辰填入羽林

殺桓弘據廣陵　裕召劉穆之爲主簿　桓謙等請亟擊裕玄欲屯覆舟山　玄辭裕毅無忌誦才白何謂無成　裕斬吳甫之於江乘皇甫敷於羅落橋　玄懼之問於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　裕大敗桓謙等於覆舟山玄南走胡藩執鞚陸讓　裕入建康以王謐領揚州錄尚書謐以裕都督八州領徐州　裕承以事丞劉穆之旬日閒大改晉朝寬弛

之政　諸葛長民失期不發殺　裕執刁逵殊餘之　又誅王愉王殺　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兵力玄挾帝西上劉毅等追之　玄自作起居注謂己無失策　裕奉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司馬休之劉敬宣來歸　玄至江陵增峻刑罰衆益離心　玄令所在貿還都　王謐奔曲阿劉裕迎復位　何無忌敗何澹之於桑落洲遂克尋陽　無忌攻取空舫　桓玄

		旃蒙大荒落 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本志三月太白犯東井八月丁巳犯斗第一星九月甲子癸歲犯少
收荆州兵得二萬復東下劉毅等大破玄於崢嶸洲劉道規謙桓振巳經玄敗難秉易奔玄常謀克以備敗毅桐仲文奉走殷二后來何王璩江陵奔玄王康進西走帝返正等奉脩之毛毛等殺玄祜之固洲於枝等軍劉毅振桓末遣桓江陵譙祗陷等奉殺康進帝璽綏於請劉道規輕桓氏末可等何無忌帝敗於璽漢毛據斬桓稍何后贈璽	猶既吳隴之據廣州劉數等復西上拔魯山假月二城遂克巳陵胁民豫推北者道路相周	義熙元 晉蔡之將軍隨紀桓將進屯宗閩桓振毅殿之破之劉毅桓陵破殤桓克江陵諸等奔秦留謙備祜篇之迎毛誰穆兵欲赴誰侯屬因蜀人不樂進征作縱殺璩立誼譙叢成郡王氐楊據讓冀中桓數僧階江陵司門休之
		七 晉桓謙等來奔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興帥群臣聽講佛經由是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姚紹請以官貢慕容趣與不從超遜歸南講備
		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大孩卒視羆世子樹洛干立諸戎悉附之
		三
		建初元 自稱涼州牧遣使閒行詣建康徙都酒泉手令戒子
		五 熙伐高句麗攻遼東幾拔之欲與符后乘輦而入遂不克熙襲契丹
		南燕北海王超太上元 德兄納有子超在秦使人召之超歸慕容法慕辯詐其隴有備儉遂疾
		二 置尚書三十六曹

卷第一百一十四

微庚寅犯右執法癸卯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鈎鈐十二月己卯歲犯天關	柔兆敦牂 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	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本志十二月丁未熒歲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熒二月太白犯南河四月乙丑歲犯天江五月壬寅癸歲犯氐六月庚午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犯
走劉懷肅討援斬之帝還建康劉裕請音樂惟恐解則好之裕固辭歸蕃劉敬宣請劉毅終以陵上取禍劉裕施鎮京口晉十六州盧循責廣以爲廣州刺史劉毅等討桓玄餘黨皆平之劉裕求和於秦秦歸南鄉等十二郡魏錄之卒劉道規代領荆州	二 毛脩之等討譙縱不克楊承祖殺司馬榮期封劉裕等爲公	
西公碩德擊破楊盛盛請降以南鄉等十二郡歸劉裕	八 興事二叔盡禮禿髮傉檀獻羊馬以傉檀	爲涼州刺史召王尚還胡威泣留尚與傉之傳檀還檀尚遣
	傉檀伐沮渠蒙遜至赤泉獻羊馬於秦秦王興以傉檀	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宗敞勳傉檀收實後以建功名孟檀請宣傑黨百年十二主傉檀檀傀猶如王者
	六 禿髮傉檀入寇至赤泉蒙遜襲西涼至安	珍
	二 與南涼爲好沮渠蒙遜入寇至安珍	
	六 熙襲高句麗不克高雲以疾去官博陵公虔上黨公昭以嫌賜死	
不豫汝水立超爲太子德卒超即位超引公孫五樓參政出慕容鍾段宏於外封孚諫不聽	二 超猜虐嬖倖用事公孫五樓權歸北地王鍾	鍾與慕容法段宏俱叛車致封叛慕容鎮等討鎮法宏陽頭濟王從奔秦法法奔鎮超欲復肉刑置宮罷去
	三 冀魏以儀燕賜死發八部丁築灅南宮室	城市

哭泣星	強圉協洽 閏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七戊戌十丁卯十二丙寅朔二一日春分本志七戊戌朔食二月癸亥填熒惑太白辰聚于奎婁六月辛卯熒惑犯辰在翼八月己卯太白掩熒惑又犯左執法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犯進賢	著雍涒灘 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
	三 劉裕殺桓胤殷仲文等楊盛使侍宣守漢中毛符之斬楊承祖因請伐譙穆劉裕遣劉敬宣助之王龍驤	四 劉穆之勸劉裕自入輔政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劉敬宣伐譙縱至黃虎食盡大疫而還
	九 楊盛復據漢中姚邕謂劉勃勃不仁難近寵遇必為與復歸魏適于賀狄伯贖狄劉支叛勃勃王稱夏子太偁泓錄書事傳秀婁檀叛王南燕藩超稱以送使母請其之秦許 譙縱稱藩彭奚念降禿叛傉檀髮	十 譙縱請桓謙以攻劉裕興謂小水不容大舟韋宗
	秦王興以乾歸浸彊制留為尚書使世子熾磐監其國禿傉檀來求好熾磐斬其使	熾磐見秦政衰築城嵻崀山而據之熾磐攻彭奚念敗還
	夏世祖赫連勃勃龍升元 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沒弈干以女妻之秦王興以為五原公使鎮朔方秦復與魏通勃勃叛秦襲沒弈干并之自稱大夏	二 秦齊難入寇勃勃掩擊禽之嶺北夷夏皆歸附
	傉檀貳於秦傉檀伐沮渠蒙遜敗于均石楊統以西郡降蒙遜秦彭奚念來降夏王勃勃入寇傉檀追之大敗於陽武峽成七兒作亂發猛銳輸其衆散之	嘉平傉元宗 謂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
	七 禿髮傉檀入寇蒙遜擊破之遂攻楊統於西郡降之	八
	三 遣法東蒙袁韜建康	四
	燕惠懿帝高雲正始元 熙改元建始熙作承華殿土與穀同價夏求凍魚不得斬有司苻后卒熙喪之如父母檢囊臣無娛者罪之慶毁太后后熙出葬苻素馮跋及弟潛弟先亡命亂入龍城作主推高璽為兒熙選攻不王雲稱天請尚方兵走劝順熙龍引巢容拔兵登 城城上人皆降拔兵無後鐵衆潰而死雲執熙殺之上膺公欽以令支降魏馮敗都督中外	二 立李后太子彭高句麗城來敘宗族
	三 超請其母妻於秦秦人求苻氏故伎超乃降號稱藩送伎于秦秦乃歸其母妻	四 尊段太后立呼延后超以災異黜公孫五樓俄而
	四 立諸子為王為與秦狄好歸尊伯支于賀狄來歸其瑰惡衣語言秦服難之人殺慕燕以容歡來今支康降容岳坐威飾華殺之	五 誅以宿懷殺冀題

十辛酉十二庚申朔本志正月庚子熒惑犯天關五月壬子填犯天廩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	屠維作噩 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 閏十乙酉十二甲申朔十一日冬至本志四月甲戌熒惑犯辰在東井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在奎五月戊戌歲入羽林十月癸亥熒惑犯氐閏月辛亥熒惑犯鉤鈐
	五 張部知劉裕人傑不附劉殺南燕慕容興宗等拔宿豫大掠而去又寇濟南劉裕請伐南 晉朝臣皆言不可獨孟昶勸之裕謂王鎮惡將門有將裕料南燕不能守險清野裕過大峴喜曰兵出險有必死之志糧栖敵無圖乏之臺裕與南燕主超戰臨朐大破之胡藩以奇兵從閭道擊取燕臨朐裕克廣固大城閭其小城停江淮潰運據張綱張華封恃超請劉大規梅漢裕不許裕謂秦果救燕不先毅大言秦不能救燕韓範來降
謂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尹昭請昭沮渠留遜李蒙攻傳高數權歷平使渦蒜公檀敗傳齊離歸赫連攻勃敗勃死	十一 興遣弟沖與狄伯支伐夏沖謀還襲長安配殺 伯支興封譙縱為蜀王加九錫與如平涼乞伏乾歸叛逃歸太子泓破劉厭自告不能式過不救言功誅姚沖南燕來請救夏王勃勃寇平涼與自將擊勃勃大敗於貳城遣姚強救南燕會兵敗召還
	更始元 熾磐見秦姚魁於上邽彭奚念侵之 熾磐不告而歸圍奚念於枹罕克之乾歸逃還苑川熾磐鎮枹罕乾歸徙都度堅山乾歸復稱秦王公卿皆復本位立遷后太子熾磐
	三 勃勃攻秦平涼掠雜胡七千餘戶與秦王興戰於貳城大破之
人秦姚弼入寇傉檀擊敗之傉檀復稱涼王立折掘后太子武臺	二
	九
	五
復之謂李宣無闐水近冰由日月	北燕太祖馮跋太平元 養壯士以為腹心寵臣離班桃仁殺雲馮跋討誅之自稱天王尊張太后立孫后太子承馮素弗輔政不令舊怨讓恭儉約
	五 韓範諫掠晉人以補太樂伎慕容興宗等拔晉宿豫王桂林賞鎮據之宿豫人功得諸欲五侯事公樓攻孫就南晉齊劉晉寇裕入五公孫賴權留守廬前大峴王桂林出鎮請逆峴皆戰超不從超遣前劉皓似因璿超與之超臨裕戰敗朐大潰遇裕
	魏太宗嗣永興元以衛 東攻東西序珪服樂食散以擾加暈災異大見疑左臣及所右多誅殺儀衛王賜出亡珪死齊將立為王嗣先太子母殺其人劉責泣嗣哀不已嗣珪慈於逃匿責外不太后納今珪曰其妹必甚美番有不

卷第一百一十五

上章閹茂　二癸未四壬午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木寄三月太白犯五掩鎮八月壬午犯軒轅大辰乙未犯少微九月甲歲犯左執法丁丑填犯畢

六　劉裕以往亡日攻廣固曰我往彼亡遂克之獲南燕主超　裕欲阬廣固之民韓範諫而止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　餘擢擢說康循乘盧鍵建康　裕欲屯下鄧璽嘗司雍留徽裕還　何無忌欲拒徽勸胥之殷闡謀　無宗徐道覆戰于豫章敗死

十二　西秦入寇拔金城　夏王勃勃入寇拔定陽清水遣將督內從以離之與道勃勃至乘鎮川不及　晉司馬國璠叔璠奔秦　西秦王[illegible]入

二　拔秦金城復都苑川　拔秦略陽南安隴西

四　勃勃攻秦定陽清水拔之阬四千餘人徙萬六千戶而還

三　傉檀與沮渠蒙遜相攻　蒙遜大破傉檀於窮泉遂圍姑臧傉檀遣子安為質以請和蒙遜俘八千餘戶而去　折掘奇鎮以石驢山叛傉檀還

十　蒙遜與南涼王傉檀遞相攻遜大破傉檀於窮泉遂圍姑臧傉檀以子安周質以請和蒙遜俘八千餘戶而還　焦朗[illegible]遂以姑臧來降　蒙遜[illegible]李

六　沮渠蒙遜入寇世子歆敗於馬廟

一　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據白狼叛中山公弘討斬之

六　城中將[illegible]超悅韓勸超降超目吾單晉劉而死不範斬韋而生　韓關門納晉歸超走劉裕道獲之賁以不降超無西以母爲劉數實送建康斬之

家　張綱造攻具超支解其母　張光勸超降超手殺之

克廣固大城超退保小城　桂林王鎮請更戰　超使韓範求救於秦　裕豫張綱張華封懼　超請劉大號能遣裕不許　秦姚強來救會秦兵爲置所敗召還　韓範曰天誠為矣晉不可再辱遂降劉裕　超救其

二　[illegible]譙伐秦縱　留從秦右誕縱軍桓元城從桓前先謙後縱權譙桓牛謙從降　柴縱社譙國長孫譙於牛川嗣自章之社桑走道死弟解僥立

珪將殺賀夫人其子清河王紹與左右共弒珪　嗣聞變還監山中　王洛生為嗣適開大臣　公廟爭出迎嗣誅紹即皇帝位　召用皆臣　命長孫業等八公龔致　翔禮燕鳳封誅李先　朱捷王悅反誅

寇拔略陽南安隴西

劉裕舞君建廣行人曰劉公至無憂夫　劉毅將拒　循裕使劉廬止之不從大敗於桑豫洲循閉裕至欲還道陽徐道覆勸令乘勝錄運庾　裕不分兵守津要　孟翔欲幸乘與過江　王仲儀曰如此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咸物　裕曰人情危賊勳則土崩江北豈可得至至亦止延日月耳　翔以為必敗乃上表自殺　循至淮口　張部謂民路水蓬賊無復選

耳新裕顧賊自且率宣堪宣蔡歸之固泊耳州此成衛曰　餘道覆莫使我得為不雄用天下餘足定世　藏求特與循　敗裕新之軍循自祿州使婦陽　裕道除咸自海十數書為曰破二月我必覆賊卿先往雄其梁穴　寇道福恒賊林江陵秦徇道助之　劉將規開門聽隨士投護單鑾迎督宗之士新雖林贊誕民書　王劉勸裕不令　數追盧循　餘道權

于鎮都焦朗侯儁以姑蒙降軍遜

爲世子敗於馬廟

領斬州劉道規擊破之孫處克番禺平檀閩劉裕大破盧循於大雷又破之於左里循奔番禺劉殺首劉穆之權黨裕谷襲之

重光大淵獻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七月丁卯歲犯鎮在奎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六月己亥鎮犯天關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子犯畢星

七　裕還建康孟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裕爲太尉盧循圍番禺沈田子擊破之循走交州攻龍編杜慧度擊斬之劉毅以私憾奪庾悅軍府

十三　姜紀諂附廣平公弼謀傾東宮郭擢擢使弼出鎮興使寔稷鎮隴西西秦王乾歸請降鎮讚帝王非取祖於昔人侍將於將來夏王勃勃寇杏城殺姚詳又寇安定敗楊佛嵩取東鄉

三　乾歸請降於秦秦以乾歸爲河州牧河南王以子勃勃鎮度堅城又以兒子阿柴鎮疊蘭城子木弈干鎮懷嶺城幟磐奪度伐南涼敗秃髮虎臺於嶺南乾歸攻秦柏陽堡水洛城皆克之彭利髮鶴鎮相罕乾歸攻之不克

五　勃勃攻秦杏城斬姚詳進攻安定敗楊佛嵩取東鄉

四　沮渠蒙遜入寇圍樂都以子安周爲質乃去吐谷渾樹洛干入寇敗太子虎臺傉檀檀誅伐蒙遜屆右請逵行度險傳檀皆不聽大敗而還蒙遜復圍樂都以子染干爲質乃去乞伏熾磐入寇敗太子虎臺于檀朗

十一　蒙遜拔姑臧以焦朗鎮弟挐伐之遂圍南涼取樂都還質而涼南檀王傉番入寇遜禺蒙之擊破樂復圍質都取而還蒙遜襲李暠爲李歆所敗

七　沮渠蒙遜入寇世子歆擊敗之

三　以太子永領大單于以女妻柔然斛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

三　慕容伯兄謀反誅

玄黓困敦

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閏二本志十

八　劉道規以疾求歸以劉毅代鎮江陵毅關懷心不服太尉裕居方岳常怏怏裕柔而順之毅頗涉文雅朝士多歸之與謝混郗僧施相結胡藩勸裕取毅

十四　楊盛叛遣趙琨討之爲盛所敗興遣楊佛嵩伐夏曰佛嵩驍勇不自制常節其

西秦　太祖　熾磐　永康元　乾歸斬彭利和健都置郊俞熾磐鎮

六　秦楊佛嵩入寇勃勃與戰禽之

五　熾磐入寇取白土

玄始　元　遷都姑臧稱河西王置官僚

八

四

四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月甲申太白犯鎮在東井十一月丁亥鎮犯東井十二月癸卯月犯井鉞

於悅道王后崩劉毅病求弟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因殺藩及謝混下詔討毅以司馬休之代毅鎮江陵命王鎮惡爲前鋒襲江陵克之殺毅太尉裕殺郗僧施申禾對裕以宜除宿黨撫民故才諸惠長民藩謨食僑恐裕討之劉穉之頜裕以老毋稚子委節下何舜諸慕梨民勤長民因裕未還圖之王護求先下以安長民心朱齡石賚名衛邊裕

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多必敗畢爲眞所執立齊后

苑川熾磐攻南涼取白土乞伏公府弒乾歸走保大夏熾磐使弟留遣之討斬母熾磐命納畢遣鎮疊郊賓懷鎮苑川還都枹罕自稱河南王

昭陽赤奮若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本志二月丙午熒惑鎮皆犯東井三月壬辰歲熒惑

九　太尉裕使丁旿拉殺長民裕奏申土斷之制省流寓郡縣譙縱使譙道福屯涪城朱齡石斬侯軍於平模劉鍾勸常攻平横竇石先攻北城譙走死督石入成都殺爲耽擢爲元帥使伐蜀謨裕使齡石由外水出不意裕以毛脩之與蜀人世讎不遣置湘州

十五　家稷以隴西降乞伏熾磐魏主嗣來請婚

二　乞伏磐擊等擊休官於自石白阮曾降之家稷以隴西來隴

鳳翔　元　以叱干阿利領大匠蒸土築統萬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遣兵醫殺工匠鰲千人靉改雖建民

六　傉檀伐河西王蒙遜敗蒙遜圍樂都不克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復入寇以太尉俱延爲質乃去

二　立子政德爲世子南涼王傉檀入寇蒙遜擊敗之遜圍樂都不克南涼禿髮文支以湟河來降蒙遜伐南涼諫以禿俱延爲質毋

九

五

五　奚斤等破越勤於那山胡羅石斛出以元叛命屈城傑僧奪斬以鷄勃宿討之勸叔臨屈驟訴伏誅拳劉業於

填太白聚于東井二月熒惑入與鬼太白犯南河五月壬辰犯右執法九月庚午歲犯軒轅大星	閼逢攝提格　二庚寅四己丑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本志九丁巳朔食五月乙丑歲犯軒轅大星七月熒惑犯井鉞填犯輿鬼逆守之九月又犯輿鬼丁巳太白入羽林	旃蒙單閼　正乙卯
	十　譙王文思有罪太尉裕使其父休之殺之休之不從裕由是怒司馬國璠等夜潛入廣陵升聽事檀祗使擊五鼓乃走	十一　太尉裕發兵擊司馬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合兵拒
	十六　斂成討叛羌兵敗奔夏廣平公弼有寵引樹朋黨謀傾等東宮興擁疾弼聚衆謀作亂兄弟在藩鎮者皆治兵欲討之會興疾瘳擊書尹昭受丸等請誅弼乃解弼衛書令	十七　廣平公弼謀姚實囚之
	三　熾磐聞涼王傉檀西擊乙弗將襲樂都群臣皆諫焦襲獨勸之遂克樂都虜乞伏虎臺等涼郡縣皆降傉檀衆散亦來降熾盤即秦王位立禿髮后	四　河西王蒙遜入寇拔廣武郡
	二　秦斂成來奔立梁后太子璝	三　勃勃拔秦杏城執姚逵坑士
	七　唾契汗乙弗留叛傉檀使虎臺守樂都而討之孟愷諫不聽傉檀擊破乙弗河南王熾盤乘虛襲樂都虜虎臺等孟愷泣諫虎臺閉晉人傉檀梁數唯陰利鹿體不去尉實攻守浩臺不下曰妻子小事皆足勸心傉檀降于熾盤初封左南公歲餘并虎臺殺之	
	三　禿髮樊尼等來奔	四　蒙遜伐西秦拔廣武郡斬乙
	十	十一
	六　跋聘柔然斛律女斛律兄子步鹿真執斛律并女送之和龍步鹿真自立爲可汗從父大檀殺而代之斛律求還柔然跋使萬陵送之陵殺斛律而還魏于什門來聘不肯拜跋曰彼各爲其主不殺而囚之遣西公奚弟卒敗比赤七臨之	七　殺孫護兄弟及務銀提
	神瑞元　涼禿髮保周等來奔賜秀婁賀姚源氏于什門聘于燕責燕王跋不拜受留不遣見燕人囚之衣弊不爲柔然大檀入寇嗣擊走之崔浩占天文術數多驗由是有寵常預軍國密謀	二　河西鐵胡及司馬順寇魏河

卷第一

三甲寅四癸丑六壬子九辛巳十一庚辰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十辛亥朔食魏志八庚辰晦食三月己卯熒惑入輿鬼閏月丙午填入輿鬼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戊寅犯輿鬼八月庚申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	柔兆執徐　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本志五月甲申歲留房
裕韓延之詣裕伐人之君將人以利真可韜處偉期物魯軌敗餘達之於破家謝晦抱裕諫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胡藩先登軍軌破之遂克江陵司馬遣賜等殺劉敷寶於廣固趙倫之等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魯軌等皆奔秦使休之將兵擊襄陽以劉道憐鎮江陵河西王蒙遜袁求內附	十二　魯軌寇襄陽趙倫之擊走之太尉裕奉琅邪王德文伐秦裕碎琥珀枕以賜將士治金創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豫郎閣豫之不幸
尹昭諫與使弼將兵居外夏王勃勃拔杏城執姚逵興如北地使弼向新平姚成平救司馬休之不及休之魯宗之等來奔興使休之將兵擊襄陽興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夏赫連建寇平涼姚周都敗泓廣平公弼敗建於龍尾堡爲之太子泓請死興爲之囚弼泓請而免之以西平公主女于魏	秦主泓永和元　魯宗之卒魯軌侵晉襄陽不克興如華陰疾篤而還宮僚誅
殺乞伏魏尼寅於浩亹執折斐于勒姐嶺熾磐擊渾河沮渠漢平降段暉請免隴仁以勳奉君乘達擊南羌於赤水降之	五　熾磐遣使請晉劉裕請伐秦以自效裕以熾磐爲河南公
卒二萬人與河西王蒙遜結盟赫連建攻秦平涼執姚周都與姚弼戰龍尾堡敗績	四　勃勃襲秦上郡屠之殺姚軍都進屠陰密殺姚頁于使子昌鎮陰密胡儀等以安定來降使率衛兒
伏魏尼寅於浩亹禽折斐于勒姐嶺上表於晉與夏結盟西秦王熾磐擊渾河蒙遜弟漢平降之隴仁據權三日不下	五
	十二　索承明請伐河西王蒙遜嵩曰此與石虎小耆何異
	八　魏庫傉官斌來降魏延普疑幽州斬斌及庫傉官昌提
內遣公孫表討之長孫嵩救晉司馬休之不及豎代鎮王亮等請遷都鄴崔浩周澹以爲原遷牛毛之衆出山東則情露擊事見俱損實崔浩詔樊甌入秦秦王興納女爲夫人	泰常元　公孫表爲劉虎所敗崔宏請使叔孫建督其軍遂斬虎及司馬順宰等晉王仲德

百一十七

心之間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

稚代之王鎮惡留不克殿中督不濟江檀祗輒至涂中劉穆之欲遣軍張邵止之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克漆丘項城許昌魏尉建棄滑臺走王仲德入滑臺魏叔孫建等引兵濟河仲德遣辭謝之檀道濟拔成皋遂克洛陽姚洸降道濟不阬秦囚夷夏悅附以太尉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宋公加九錫不受

亂出邈姚沙彌勸尹沖率與去將篤不從闕陽公情與沖攻宮與力疾臨前驟驛將死懼率敗走與卒弘餘情及呂隆呂超卯帝位姚宣自李閏檀將據邢望東平公紹討餘之擊威入寇拔祁山姚嵩與戰於竹嶺敗死夏王勃勃襲上邽屠之殺姚平都又屠陰德殺姚貝子姚諶棄安定姚鎮秉羅奔超長安東平公紹敗勃勃於馬鞍阪晉兵入寇克許昌紹請徙安定鎮戶實京畿不從晉檀道濟克成皋趙玄鎮嗽留公

鎮之劫州進據雍儀殺荷兒降秦勃勃與姚紹戰馬鞍阪敗墳杏城

魏滑臺尉建棄城走叔孫建等引兵濟河問師故仲德稱假道庫傉官斌叛延普襲斬之逆敗燕幽州兵斬庫傉官昌提丁零翟猛雀反張精先韓吏民被驅會者降之逵斬猛雀

洸固守金墉勿戰不從玄戰死洸降晉姚懿據蒲阪稱帝東平公紹及姚成都討擒之

強圉大荒落　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朔閏十二本志正甲戌朔食五月癸巳熒惑犯右執法九月壬辰犯軒轅十月乙卯填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

十三　裕發彭城王鎮惡自宜陽趣潼關檀道濟自陝攻蒲阪不克用沈林子計亦趣潼關破秦姚紹兵斬姚鸞裕自淮泗入河泝流西上假道於魏魏長孫嵩等屯河上鎮惡等久與秦相拒食盡欲議林子曰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棄垂成之功鎮惡自至弘農督義租軍食復振朱超石以鏈稍敗魏兵於畔城斬阿薄干林子敗秦姚洽等於九原斬之又破姚讚太尉裕至陝沈田子等入武關大破秦主泓於青泥田子謂衆寡相傾勢不兩立宜及其未成列薄之裕至潼關王鎮惡泝河入渭鎮惡諭士卒去家萬里僅

二　泓君臣相泣齊公恢反安定婁紀說恢乘虛襲長安東平公紹姚讚討恢誅之晉王鎮惡檀道濟攻潼關蒲阪命嘗公紹冀之尹雅曰晉夏雖疾君臣一也姚洽等敗死於九原紹憤恚嘔血卒姚讚代之又敗晉沈田子入武關泓與戰於青泥大敗而還王鎮惡自河入渭敗姚丕於渭橋遂入長安姚佛念渭

六　木弈干破吐谷渾樹洛干於堯杆川樹洛干奔白蘭山而卒弟阿柴立稍兼小種地方數千里左丞相曇達等擊秦姚艾艾以秦州降

五　勃勃謂劉裕必克秦然不能守餘其去我取之如拾芥耳因而據安定盡取秦嶺北之地裕約為兄弟裕東還勃勃引兵南窺長安王買德請先斷青泥

六　蒙遜使沮渠廣宗詐降以誘西涼公歆不克敗於解支澗蒙遜聞劉裕滅秦怒斬校郎

西涼　公（歆）　嘉興元　暠卒以後事屬宋繇世子歆立與河西王蒙遜戰於解支澗

九

二　晉劉裕來假道崔浩請許之羣臣恐其聲西而實北嗣乃遣長孫嵩等將兵十萬屯河上嵩與晉朱超石戰敗於畔城阿薄干死崔浩謂姚興好虛名少實用又謂劉裕才勝慕容垂又頓長孫嵩長於治國為將非裕敵不如待之裕得關中必不能守終為國有又論王猛慕容恪及裕之才林為人又謂屈丐負恩

卷第一百一十八

生通死大破姚丕赴淯檀送入長安秦主泓降裕殺之裁勝降裕欲遷都洛陽王仲德以爲未可徐道期反陷廣州劉謙之討平之進宋公爵王不受裕欲經略西北聞劉穆之卒乃還徐羨之代掌留任裕留子義真守長安使王脩王鎮惡沈田子等輔之而還田子等請鎮惡不可信裕曰正足自誠耳夏王勃勃入寇

降不免死不如引決泓詣鎮惡降劉裕送泓建康斬於市

香食長孫嵩等使晉彭沛置六部大人司馬休之等自秦來奔秦姚成都以匈奴鎮來降召長孫嵩等還秦雍千餘家舉寇讚來降

著雍敦牂　正丁酉三丙申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正二日明永本志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十月甲辰

十四　沈田子殺王鎮惡王修殺田子傅弘之敗赫連璝於池陽太尉裕屯彭城以劉義隆鎮荊州裕稱王曇首有宰相才裕始受宋公九錫殷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劉義真殺王脩關中興鄭辭皆陰赴真宋公裕以朱齡石代鎮長安夏遣兵敗義真於青泥擒傅弘之蒯恩毛脩之段宏負義真得免朱齡

七　以木弈干鎮樂都姚艾叛降河西王蒙遜姚備懸艾傳以秦州來降

昌武元　赫連璝至渭陽爲晉傅弘之所敗關中亂郡縣皆來降勃勃據咸陽追敗劉義真於青泥執傅弘之蒯恩毛脩之勃勃入長安赫連昌拔曹公壘執朱齡石勃勃即帝位

七　蒙遜伐涼艾秋鎮而遣秦姚艾來降姚傳賢之復以秦州降秦蒙[illegible]璩[illegible]赴晉拜涼州刺史

二　河西王蒙遜入寇用張體順言不出晉以歆爲酒泉公

十　毀穆勸興魏遜好魏長孫道生等拔乙連國和龍不克

三　長孫道生等拔燕乙連圍和龍不克徙萬餘家而還崔宏卒崔浩以彗星爲劉裕將篡之應

熒惑犯輿鬼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癸酉填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

石奔潼關赫連昌執殺之宋公裕欲北伐謝晦鄭鮮之諫裕使王韶之弒帝立琅邪王德文

屠維協洽　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一丁亥朔本志十一丁亥朔食自義熙元年至是日皆從上食三月五日熒惑出西華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遂入太微將填在太微熒惑鈎填成鉤己

晉恭帝德文　元熙　元　立褚后徵宋公裕入輔毛德祖秉蕭坂歸裕使領虎牢司馬趙之侍士有周球讓不忍刺王康萊秉保金播拒司馬順明等卻之薛辭降魏宋公裕受王爵移鎮壽陽青太妃爲劉璩肆宋劫州裕以其會晨不用裕加豕種

八　孔子破吐谷渾覓地于弱水降之四連破羌酋彭利和於漒川降三萬餘戶

眞興元　叱奴侯提攻蒲坂晉毛德祖棄城去軍祖恩恭勸過稽勃勃恩曰改以非穎過我殺之勃勃曰晉遠魏近我都長安統萬必危乃還統萬以萬容璝餘南臺鎮長安勃勃常置弓劍赴側諫

八

三　歆刑嚴役繁發顧謝日賊下不惟不能平庶稷恐衆稷方爲社禳之[illegible]祀釋又引近世災異以諫曾不從

十一

四　嗣有事于東廟助祭者數百國

四月丙戌徙[illegible]門出正月己卯辰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犯癸星十二月丁巳入羽林

者戲晉而斬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護軍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上章涒灘（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閏八壬午十辛巳朔九一日霜降晉志二月庚午填犯太微魏志十一月乙卯熒惑填合於角）

宋高祖（裕）永初元（王云欲歸老京師傅亮悟旨求還都詔徵王入輔劉湛不爲文璽不喜讓議晉帝欣然書禪詔帝卽位徐廣泣謂謝晦與君悲歎不同封晉帝爲零陵王居秣陵帝朝蕭太后未嘗失時刻存王導謝安等子孫封爵帝謂劉穆之死人輕易我杜慧度擊林邑降之慧度爲政如治家立太子義符）

秦太祖（熾盤）建弘元（立太子暮末）

夏世祖（佛佛）真興二

北涼太祖（蒙遜）玄始八（王攻秦浩亹涼公乘虛襲張掖王旋師擊涼公於蓼泉殺之遂入酒泉以宋繇爲吏部郎使其子牧犍領酒泉索元緒鎮敦煌敦煌人逐元緒迎歆弟恂王使世子德政攻之）

西涼冠軍（恂）永建元（公歆涼聞河西王攻浩亹發兵襲張掖母尹氏宋繇張體順皆止之不從尹氏謂蒙遜非汝敵不如脩德養民以待之涼公敗死於蓼泉西河王克酒泉涼公弟敦煌太守恂奔北山尹氏謂存亡有命無足悲惟速死爲幸索元緒粗險恂有惠政敦煌人逐元緒迎恂爲涼州刺史）

燕太祖（跋）太平十一

魏太宗泰常五（改謚道武帝司馬國璠謀叛誅封玄之以其子易弟子）

卷第一百一十九

（河西王遣世子德政攻之）

重光作噩（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朔宋志六月乙酉熒惑犯氐乙巳犯房十月太白填合於亢）

二（廢蔣子文以下諸淫祀帝使張偉鴆零陵王偉自飲之零陵王妃兄褚秀之兄弟爲帝殺王男幷殺王謝晦憂弟縛權任太重以離隔門廷故漏泄其密語）

二（木弈干等攻上邽不克吐谷渾阿柴來降封白蘭王河西沮渠鄯善等入寇木弈干等與戰於五澗破之獲沮渠苟生征西孔子等擊契汗禿眞）

三

九（王自攻敦煌屠之西域皆來朝貢沮渠鄯善等擊秦與秦木弈干等戰於五澗兵敗沮渠苟生爲秦所獲唐契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二（河西王自將攻敦煌拔之恂自殺）

十二

六

玄黓閹茂（正甲辰三癸卯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宋志二月壬辰填犯亢六月癸巳月犯歲於昴九月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己未犯右執法十月癸酉太白犯南斗辛巳熒惑犯進賢十二月戊戌犯房）

三（徐羨之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朝野服其有宰臣之望羨之觀弈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鄭鮮之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帝不豫不許禱神祇告太廟而已謝晦謂廬陵王義眞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刁彌晉入京口討斬之帝疾太子以謝晦必有同異又詔後世主幼母后不煩臨朝帝崩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受顧命帝清簡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獻筒布彈其太守皇太子卽位尊太皇太后立司馬后謝方明不改前政必宜改者使無跡可尋魏羨）

三（孔子大破禿眞於河西沮渠成都入寇出連虔擊禽之）

四

十（遣沮渠成都屯五澗爲秦出連虔所禽）

十三

七（帝有疾崔浩勸立太子選賢臣爲師友使佐理萬機他日國有成主禍無自生若待長而擇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乃立太子燾使監國臨朝以浩與長孫嵩等爲左輔右弼浩諫伐宋喪又謂攻洛陽還不如略地至淮置守宰收租穀命奚斤等伐宋司馬楚之來降滑稽醜取倉垣斤攻滑臺不拔帝自將等糞州太子出屯塞如斤等拔滑臺進閹上叔孫建徇青州虎牢）

	昭陽大淵獻（二戊辰四丁卯五丙寅八乙未十甲午十一癸巳朔閏四六一日大壽）	閼逢困敦（三壬戌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朔宋志二月癸巳朔食又十月熒惑犯心）	旃蒙赤奮若（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魏志六月己丑熒惑入羽林六十餘日）	柔兆攝提格（正辛亥二庚戌五己）
（斤等入寇滑稍據倉垣斤等拔滑書齊魏請鄭皆棄城走斤等圍毛德祖於虎牢魏叔孫建寇青州遣檀道濟等救之）	宋營陽王景平元（魏待魏于栗磾拔金墉蔡廓不皆與護竺夔保東陽以拒魏纂太后祖魏奚斤等攻虎牢毛德祖拒之斤等拔許昌朝議欲棄項城劉粹以為不可毛德祖以計間公孫表於魏魏人殺表竺夔垣苗堅守東陽魏攻之不拔李元德襲許昌復取之魏主自略攻虎牢絕其汲路不能拔檀道濟救東陽魏兵解去毛德祖堅守虎牢二百餘日將士眼皆生創殊無叛志魏人偷其井人馬被傷不復出血城潰德祖不肯去為魏所擒遂失司兗豫之地徐佩之欲誅謝晦傅亮曰若爾吾當角巾步出掖門算發太后魏周幾復取許昌）	宋太祖（義隆）元嘉元（營陽王遊戲無度指秦陵徐羨之等以廬陵王弒殿兵遇先豪廢之發約之以諱死殺之等召王弘權道濟入朝謝晦謀勸不得殿道濟殺懷便為羨之等以兵入殿廢帝為營陽王迎立宜都王義隆又厖張太后司馬后陵之等殺營陽王蔡廓謂傅亮宣厚加供奉侯之等又殺廬陵王侯之以錄命除謝暐行荊州亮等上表進重赦請題椅諸門皆不許王疑不敢下王賷首王華到彥之勸行彥之謂領兵前驟不屬特更闕錄隨之端王間傳亮二王藐殿本末號哭嗚咽王嚴衝而下朱容子抱刀累旬不解帶傳亮顧王晉文景以上人王郎帝位赦蔡廓謂瞞殺人二兄據上琉之重自免為離晦顧石頭自謂得脫帝辭華林聽訟曰政刑多所未丞王曇首王華為侍中帝召到彥之為中領軍彥之詣謝晦深布誠款晦由是自安立袁后吐谷渾阿柴捨其子緯代而立同母弟慕璝阿柴命子弟折箭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	二（徐傅上表歸政始親萬機徐羨之欲遜位徐佩之等固止之魏始遣步堆來聘楊盛卒子玄立盛不改義熙年號王弘固辭司空孔甯子王華等謀執政於帝帝密謀討之）	三（何承天勸謝晦境外求全顏邵飲藥死周超謂三千非徒）
	四（遣使入貢于魏請伐夏禿髮后與其兄虎臺謀殺王王皆殺之）	五（吉毗等伐白苟車孚羅提勞為四國皆降之太子暮末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敗之斛宋履涼平朔）	六（叱盧鍵等襲河西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吉毗等擊黑水羌丘檜破之檜將衆來降）	七（遣莫者胡入貢子難）
	五	六（夏主欲廢太子璝而立酒泉公倫璝擊倫殺之太原公昌襲殺璝夏主立昌為太子名四門日招武）	夏主（昌）承光元（武烈帝殂太子昌即位）	二（遣呼盧古韋伐擊秦）
	十一（世子政德拔晉昌唐契與李寶走據伊吾附於柔然柔然入寇攻德戰死更立世子興國）	十二（秦太子暮末寇白草嶺臨松郡）	十三（秦叱盧鍵襲臨松擒沮渠白蹄）	十四（秦人寇西安番）
	十四	十五	十六（有女子化為男傳權以為臣將為君之兆）	十七（太子永卒立太）
	八（于栗磾拔金墉遣鎮之尉帝如鄴使刁雍招青州築長城以備柔然奚斤拔許昌公孫表攻虎牢久不拔王亮以為表營失所表坐誅宋李元德復襲取許昌于栗磾作浮梁於孟津帝自臨攻虎牢三日不能拔刁雍請以所募兵入東陽叔孫建不許雍又請以輕兵塞大峴亦不許檀道濟救至建道還豐濟伊闕之南秦王遣使入貢請伐夏奚斤等拔虎牢執毛德祖盡得司兗豫之地士卒瘦死者什二三周幾復取許昌帝殂太子即位羅結總三十六曹年一百七老爽不衰崔浩不好之莊殁佛書左右毀之以公歸第浩自謂才可比夏而釋古過之寇謙之自言神授戒圖錄為天師使科整道教佐北方太平真君崔浩師事之）	魏世祖（燾）始光元（柔然紇升蓋寇雲中威樂帝自擊之柔然圍帝五十餘重帝顏色自若射殺其將於陟斤柔然走帝擊柔然於柞山大獲而還宕昌光始入見）	二（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遣步堆聘宋帝自將五道伐柔然柔然北走）	三（秦莫者胡來請伐夏王慕龍圍宋項城以惠謂瞻不克帝問公卿用兵何先長）

卷第一百二十

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魏志正月歲食月於張		強圉單閼
守城可以立功庾登之即解司馬以授之　帝以王弘檀道濟本不預廢立之謀召而使之　誅徐羨之傅亮命到彥之檀道濟討謝晦　道濟曰臣悉晦智晦悉臣勇　晦起兵上表移檄以誅王弘王曇首王華爲名且曰臣若欲專權當輔翼幼主　袁后欲殺太子劭　謝晦至江口謁到彥之庾登之晝備侔十五日不戰　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宜速戰　孔延秀敗蕭欣於彭城洲　晦聞檀道濟來大懼無計　道濟列艦過江晦軍大潰晦走還江陵　劉粹擊江陵周超擊破之帝自蕪湖東還	臨傀魏周超擱弟遯北走至安陸獲之　晦女謂晦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　延陵蓋隨晦不捨帝賞之魏王慧龍圖項城　道琳爲帝所賞遂與參權要謂之黑衣宰相帝每歲三訊徵　王敬弘自請不解訊牒　王華謂宰相頻有數人何由得治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俱爲侍中帝謂後世雜譖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家人敬之若神　謝進謂弘微巽不傷物同不害正　王曇首辭封　范泰請赦謝晦婦女　徐佩之謀反誅　張太妃卒	四（謁京陵見高祖耕具杜）
以請伐夏　王伐河西攻西安壽禾不克夏呼盧古韋伐入寇王引還韋伐拔南安　左丞相曇達與呼盧古戰敗於嵻㟍山夏兵進攻枹罕濮河皆不克又攻西平掠三萬餘戶而去　吉毗鎮南識辛澹據城逕之澹師	棄奔楊玄	八（山堯）
拔南安　敗秦曇達於嵻㟍山進攻枹罕進河不克又攻西平掠二萬餘戶而還　魏主襲統萬入西宮　奚斤克蒲阪及長安		三（平原）
禾不克王遣使觀夏主使禦擒罕		十五
子冀		十八
孫嵩等請擊柔然崔浩請擊屈丐劉暴等請擊潟敗　帝欲伐軍濡固帝帝實其貪使武士頓尋之　帝使奚斤攻蒲阪周幾等攻陝　崔浩謂李順果於去說由是有陳　帝自君子津乘河冰擊統萬入其西宮分軍四掠虜萬餘家而還　周幾等破陝長驅入三輔奚斤克蒲阪赫連乙斗奔長安赫連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斤入長安秦雍氐羌及河西王皆來降　羅蚰鬮羅黎戶		四（夏赫連定引兵向長安帝乘虛復）

正乙亥三甲戌五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　宋志六癸卯朔食　魏志五月辛酉太白辰合於西方	著雍執徐	二己亥四戊戌六己酉七丁卯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子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魏志十一月乙未朔食又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
弘文奭疾就路	五	范泰勸王弘避位徵彭城王義康入輔政弘降號衛將軍謝靈運恨不參朝政憤懟免官
叛執左丞相曇達敗征南吉毗王還枹罕　遣還頭等入貢於魏　氐楊玄圍赤水執出連輔承　奚濮爲羌所攻還枹罕	秦王（暮末）永弘元	姚峻叛降河西焦蕭爲吐谷渾元緒所執　文昭王卒太子暮末即位　河西王入寇攻樂都克其外城相國元基拒抑之歸
公定擊魏奚斤於長安　魏主來攻統萬夏主使召定定曰統萬堅非可猝拔待吾擒斤徐往內外擊之慮不克矣　夏主聽降人言出戰爲魏所敗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克統萬平原公定聞之亦自長安奔上邽　安定降魏	夏主（定）勝光元	魏尉眷攻上邽夏主昌退保平涼魏奚斤進軍安定昌恃勇好自誘戰魏人皆纖之與魏安頡戰爲頡所禽平原王定敗餘衆
	承玄元	秦姚峻來降　王伐秦攻樂都克其外城秦人歸沮渠成都以和　秦乞伏千年來奔　王伐秦至擊奧還攻西平
	十九	
魏統萬　帝留步兵攻具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抵其城曰攻城下策也不若羸形誘使出戰吾士卒去家二千里與戰則爲之矣　夏主出戰帝奮擊大破之　崔浩叱趙倪曰風道在人豈有常也　帝墜馬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救之得免　帝遂奔入城夏人閉門繫裙槊上乃得出　夏主奔上邽遂克統萬　統萬城可以礪刀斧宮室壯麗帝曰用民如此不亡得乎　崔浩謂踰盜文蹇譽夏過曾不足罪　帝遣娥清丘堆略地關右赫連定聞統萬已破亦奔上邽　帝命奚斤班師斤固請益兵以攻上邽　柔然寇雲中　帝親犯矢石將士畏服　帝服御飲膳取給而已　帝謂屈丐蒸土築城而朕賊之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帝以財者軍國之本不妄賞賜賞不遺賤罰不避貴然殘忍好殺後多悔之　夏安定來降　公孫軌責楊玄不出迎	神䴥元	尉眷攻上邽夏主退保平涼奚斤進軍安定丘斤以馬少深壘自固丘堆爲夏所敗夏主乘勝節掠城下安頡選二百騎出戰禽夏主昌　帝以公主妻昌器用給乘輿之副與昌共逐鹿深入山澗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憚　奚斤恥無功齎三日糧追夏主定戰於爲轝糧斤與娥清劉拔皆爲夏主所禽丘堆棄輜重於安定與高涼王糧乘奔蒲阪帝命安頡斬堆而代之　柔然寇邊　鮮于臺陽反　燕鳳卒

沮渠成都於河西以和涼州敗千年奔河西河西入寇至磐夷還攻西平

還平涼即帝位與奚斤戰于馬髦嶺禽斤及娥清劉拔魏人棄安定長安東奔蒲阪

屠維大荒落

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宋志五月壬辰朔食十一月己丑朔又食不盡如鉤星見輔方沒河北地闕

六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以義康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每事讓之帝以書戒江夏王義恭立太子劭帝率外祖母蘇氏甚讓而不追封王徽弘東歸楊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

二

河西王拔西平立皇后及太子晃截辛進以蝶彈蘇五蘇河西王入寇王還保定連河西王枹罕使世子興

二

酒東公備奔夏魏主欲復取統萬至侯尾城而還夏主登苟藍山而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

二

拔秦西平王伐秦至枹罕使世子興國攻定連爲秦所禽王以穀三十萬斛贖興國于秦秦不許乃立世子菩

二十

二

夏酒泉公備來奔崔浩等撰國書浩勸帝伐柔然浩詰張淵等浩料宋不敵入寇蠕蠕自寬日久盡夏則敵牧擁之可以盡滅浩語寇謙之恐赫將願慮不能金舉帝聞宋欲取河南曰不先滅蠕蠕則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帝至遣南拾輜重輕騎驛柔然柔然民畜駭敵大權饑盧舍西走夏主寇統萬至侯尼城帝分軍搜討柔然境內

國攻定連王與戰禽之又破吐谷渾慕利延王以妹妻沮渠興國王弟軻殊羅與叔父什寅謀反王刺什寅腹投諸河

提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降者三十餘萬餘馬百餘萬雜畜數百萬帝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恐有伏兵勸帝遷降者言去乾升蓋百八十里前行二日則盡之矣統升盡慣邑而卒帝使安原等襲高車於巳尼陂復降數十萬塔徙新民於漢南馬牛羊爲之價賜崔浩以剛鋌記天文帝爲之立善疏食帝命浩規諫無陽終久深思鄉言帝楢浩示高車帥曰腳中所讓過於兵甲

上章敦牂

二丁巳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宋志三月太白歲合於奎六月熒惑犯東井輿鬼入軒轅魏志三月至十月

七

帝欲復河南之地命到彥之等伐魏彥之等自淮入泗泗水遂日行纔十里自泗入河西上魏碻滑臺虎牢金墉皆棄城去彥之等分兵守之列兵河上西至潼關諸軍

三

殺什寅之弟白養去列吐谷渾慕璝入寇毀暉等攀走之自正

三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敗還夏主使其弟社干度洛孤守平

三

二十一

太祖疾病命太子翼勒兵聽政宋夫人欲立其子受

三

宋將入寇先遣田奇來求河南地帝曰我當權斂戍相避俟河冰合更取之劉絜猶徒敕勒於河西帝曰此如閑中之處急之則奔突緩之自定南鎮請朱發兵擊宋崔浩以爲入夏南地春漏不可行歸不如俟其疲弊秋

太白歲再合

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虜斂兵完聚必將復來姚聳夫攻治阪爲魏所敗夏主來約中分河北緒西鎮鎮魏安頡濟河攻金墉杜驥棄城走歸罪於姚聳夫而殺之魏拔虎牢尹沖降到彥之欲南走垣護之諫彥之與王仲衛還至歷城焚舟奔彭城魏寇濟南蕭承之偃兵開門魏叔孫建敗竺靈秀於胡陸魏安頡攻滑臺長沙王義欣鎮壽壽贈宜經理謀爲處落到彥之北伐齊實甚盛妄棄湯盡顧琛諸對有十萬人仗王疊首勸兄弘滅府兵之半以授彭城王舞庚

月不雨至九月民多統叛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王王長河西之還乃贊城邑帥戶萬五千東趣上邽故地入於吐谷渾邽恆等謀叛蘇夏發兵拒王王留保南安魏彝破夏兵遣庫結來迎王用吉眦謀不肯內從

涼自將伐魏與宋約同滅魏中分河北魏主自統萬擊平涼夏主自鄜城秦救之敗於將氳原魏人國之夏主秦潰奔上邽魏進取安定東平公乙斗掠長安奔上邽隴西降魏秦楊顯以略陽來降平涼降

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翼奈仁親乃還東宮宋夫人因婦韜絕內外胡福以告錄尚書中山公弘弘勒兵入宮太祖驚懾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戰敗而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

涼擊之公卿欲發兵造船連司馬楚之等招誘南人浩以爲如此是張處擊而受實害且楚之等止能招合輕謹無賴不能成大功又謂宋人事天時地利無一可必敗帝以河南四鎮兵少悉命收秦北狼使杜超鎮鄴宋姚聲夫攻治阪安頡擊破之夏赫連謂以代寇鄜城始平公隴歸等擊破之夏主自將遣擊隴歸夏與宋約中分河北崔浩料宋不遁據河自固勸帝伐夏帝自統萬擊平涼安頡濟河拔金墉虎牢夏主還救平涼敗於稱氳原魏兵國之夏主兵潰奔上邽魏進取安定赫連乙斗掠長安奔上邽叔孫建敗宋竺靈秀於頡陸夏隴西來降安頡攻宋滑臺帝執崔浩手示河西使者使庫結迎秦王不至

南安羌奉焦亮以叛攻南安楊難當遣符獻救之亮敗奔廣寧王鋭焦遣使誅之楊顯以略陽降夏

魏長安守將走關中皆入于魏

平涼降使奚斤勝行執酒寧豆代田夏長安守將走關中悉平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食饌斬以御

重光協洽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閏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八一日秋分宋志四月辛未太白在罰五月犯天關東井六月庚子熒惑入東井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右掖門犯左

八

檀道濟救滑臺敗魏乙旃眷於壽張斬悉頻庫結於高梁道濟進至濟上爲魏叔孫建所拒連歸二十餘日魏入拔滑臺執朱脩之道濟食盡引還夜唱籌量沙魏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常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不敢遂全軍而返遺

四

夏主大破秦姚獻軍遂圍南安王暮末食盡出降送於上邽魚楷奔廣寧勤其父遣擊兵拒夏會

四

夏主伐秦大破姚獻使北平公韋伐國南安秦王暮末出降殺暮末及其禁夏主畏魏之過擁

義和

元

王遣子安周入侍于魏魏封王爲涼王

燕昭成帝弘太興元

立慕容后

四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乙旃眷於壽張斬悉頻庫結於高梁叔孫建等拒道濟於濟上安頡等拔滑臺執朱脩之道濟食盡引去朱書思話棄青州走宋人卒如崔洛所將帝謂公卿皆不敢司爲楚之請伐宋帝以兵勞不許宋以反聞都王慕龍帝明其不然慕龍得宋刺密而叔之帝穆柔然蠕者賜衣

卷第一百二十二

執法乙未熒惑犯積尸十月丙辰太白填合於須女

玄黓涒灘　正月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二辛未朔宋志正月庚午熒惑入輿鬼四月歲入羽林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辛酉熒惑入右掩門犯右執法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明堂星

昭陽作噩　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酉朔

思話棄青州魏來求昏帝依違荅之殷景仁爲劉湛共參政事謝述救張邵死贊手韶林邑寇九德

九　王弘卒吐谷渾慕璝來告捷歸南國將士沒於夏者臨川王義慶以宗室令美得爲荊州司馬飛龍寇陰平劉道濟擊斬之趙廣等反攻成都燕王使朱脩之來求救擒廣劫道人程道養爲蜀王叛方明擊賊散而復合劉道濟病梁儁之勸遺給使出外謝弘微爲晉陵公主守財九年如故弘微曰內人衡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

十　魏來求昏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秘其喪程道養郊天儁之等擊敗之臨川王義慶遣周籍之救成都趙廣等屯廣漢及郫縣之

遺卒擒奔河西夏主殺暮末及宗族五百人

秦隴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將擊河西而塞其地吐谷渾慕璝使沒利延等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涼哀王（牧犍）永和元（武宣）

二　禿髮保周奔魏魏李順來聘魏主徵曇無讖王不遣而殺之魏由是怒

二　立慕容后太子王仁魏主入寇石城等十郡降魏魏主圍和龍徙營丘等六郡民而去郭淵勸王納女請爲附庸於魏王曰結怨已深降附亦死魏朱脩之來奔使浮海求救於宋長樂公崇廣平公朗樂陵公邈以遼西叛降魏魏使封羽圍之

三　魏拓跋健等入寇封羽以凡城降魏

服遣還柔然感悅入貢吐谷渾慕璝請送赫連定封西秦王帝作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使李順冊拜河西王爲涼王詔徵世實遣連盧玄李靈高允等崔浩欲整統品辨族姓盧玄止之命崔浩更宗律令得以官爵除刑孕歸過百日乃決赦勒驛麗迎帝於濮南

延和元　[illegible]太后立赫連后太子晃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至平城殺之慕璝求廟士齊尉及流民公卿講不與祁繼請改代爲燕年崔浩繼不可帝伐燕使太子錄術書事燕石城等十郡降帝圍和龍徙營丘等六郡民於齒州朱脩之謀作亂不果出奔燕燕馮崇以遼西來降詔所徵名士任其進退無得遷遣李順聘涼賚涼王不拜順謂涼王猶足終其一世不復年安牧犍繼立必亡

二　帝使崔徵張黎佐樂安王範鎮長安關中遂和封鎮崇爲遼西王休屠金崖羌狄子玉反於安定陸俟討獲之俟頡郎孤事以寬恕待高車高車轄慢復以法戢之必致怨

閼逢閹茂　二甲子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十一十日冬至宋志七月十六日四更二唱丑初月始食四唱食既在營室十五度未日在翼十五度半又三月丙辰太白在參閏月戊寅太白犯五諸侯

旃蒙大淵獻　二戊子四丁亥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十八日冬至宋志十一月十五日景極長又正月己未朔食又七月壬戌熒惑犯積尸掩上將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魏志九月熒惑犯上將又犯左執法

方明等擊破之帝自徙中起蕭思話爲梁州刺史林邑求領交州不許裴方明禽程道助斬叢退趙廣等皆奔散數法梁至成都程道費等逃入郫山楊離當鼓據漢中謝靈運棄市

十一　楊難當引去留趙溫等守漢中蕭思話遣蕭成之等擊破之承之以斧推與破楊和思話復漢中故地還治南鄭楊難當謝罪韶赦之河西王來告喪韶加爵位

十二　燕王入貢封爲燕王劉湛以殷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斯構猜隙乃深結司徒義康欲以傾景仁獨專朝政義康朔景仁帝待之益隆殷劉門下人不相往來燕王來乞師以大水禁酒肅塞之請譜銅像及進塔寺皆列言須報

王辭疾國人廢世子耆提而立耆提兄牧犍武實王卒牧犍郎河王王位西人使魏順立李且迎之妹爲王人夫以劉王爲國膷禰拜師之

二　告喪於宋宋加王爵位

三　有神投書曰三十年若七年張慎勤脩德政

四　王遣使稱藩請罪爲女於魏以請和魏主徵太子入朝王不違太子劉滋諫殺之魏拓拔健等入寇徙民而去

五　遣使入貢于宋湯燭入貢于魏辭以王仁有疾遣使乞師于宋魏拓跋丕等入寇大掠而去王使人請迎於高麗楊嶓以爲高麗必爲婆

叛求昏於宋司馬天助來降帝稱李順策涼事有驗永昌王健等伐燕燕封羽以凡成降使刁雍鎮外黃

三　楊難當送流民在漢中者以西海公主妻柔然可汗納其妹爲昭儀赫連昌亡走追[illegible]并諸弟殺之燕王稱藩請罪爵女以請和帝徵其太子入朝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常山素擊休屠金當川斬之燕王不遣太子命永昌王健等伐之徙民而還帝擊山胡白龍於西河爲胡所窘賴陳建以免遂破之斬白龍

太延元　燕湯燭入貢穆壽加征東辭以梁眷之勤未錄西域九國入貢帝以爲通之無益欲不遣報使高麗來請諱樂平王丕等伐燕大掠而還安原坐誅

柔兆困敦（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二戊寅朔閏十二十一二十九日冬至　宋志十一月二十六日景極長又十二月十六日亥初月始食一更三唱食既在鬼四度日在牛六度半又十一月辛亥歲犯積尸十二戊子熒惑入羽林　魏志三月月及太白犯右執陸八月熒惑犯左執法及上將丁亥歲守積尸十一月辛亥又犯鬼）	強圉赤奮若（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正一日雨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　宋志十一月十六日二更四唱月始食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日在斗二十二度半又四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五月丙午太白在太微七月辛卯歲入軒轅八月庚申熒惑犯上將九月丙戌犯左執法）	著雍攝提格（正辛未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十一二十一日冬至　宋志十一月十八日景極長又五月十五日月始生已食光已生四分之一在斗十六度日在井二十度又十一月癸未熒惑入羽林　魏志十一月丁卯朔食）
十三（劉湛忌檀道濟威名說司徒義康因帝疾篤召道濟入朝收之道濟且死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蕭汪之破程道養降帛氐奴　晉褚后卒　錢樂之鑄銅渾儀）	十四（帝約嫁女於魏女卒而止　趙廣等降斬程道養）	十五（遣王白駒等迎馮弘高麗殺弘白駒等殺高麗將高仇　立儒玄史文四學　帝實恭勤儉江左之政稱元嘉）
四	五（娶魏主妹為后徙故妻李氏於酒泉李氏卒其母尹氏奔伊吾　遣世子封壇入侍于魏　求雜書于宋）	六
六（王求送侍子於魏魏不許　魏娥清古弼入寇拔白狼城　高麗遣葛盧孟光將數萬衆來迎　郭生因民憚遷勒兵與王戰生死　王遂擁龍城見戶東奔高麗）		弘卑侮高麗政刑猶如在國高麗遷弘於北豐奪其太子王仁弘怨殺請迎於宋高麗殺之并其子孫
二（燕王求送侍子帝不許娥清古弼等伐燕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立后置百官　娥清等拔燕白狼城燕王東奔高麗清弼不追帝聚將黜為門卒　楊難當據上邽遣樂平王丕等擊之難當懼撤戍獻地丕欲誅衆帥及廣掠高允諫而止　高麗不送燕王帝欲發秦隴兵擊之劉絜樂平王丕諫而止　置野馬苑　柔然絕和親犯邊　吐谷渾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三（詔吏民得舉告守令守令皆畏猾民而貪縱自若　董琬高明使西域入貢者十六國　帝以妹妻河西王　帝欲伐河西李順請俟他年）	四（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帝伐柔然至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漠北旱人馬多死）

卷第一百二十三

屠維單閼（二乙未四甲午七癸亥九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十一二日冬至　宋志十月二十九日景極長又二月歲逆行犯左執法五月太白犯畢八月犯軒轅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太白在翼九月同入太微太白犯左執法熒惑犯右執法十月歲熒惑合於亢十一月熒惑犯房北第一星　魏志六月甲午月見西方）	上章執徐（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十一乙酉朔十三日冬至　宋志十日景極長又四月戊午朔食又九月十五日二更一唱月始食三唱食十五分之十二在）
十六（被苦老父謂衡陽王義季若不奪農時則境內皆飽王食　魏萬郡取上將　太子劭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	宋太祖元嘉十七（司徒義康專總朝權自謂至親率心而行無君臣之禮東府甘大供御者三寸　劉湛黨附義康推崇之上浸不平　湛每入上視日早晚　殷景仁密言相王權重宜加裁抑　劉斌等諂附義康上疾篤湛謂天下艱難詎幼主所御孔胤秀等索晉康帝舊事遂邀結朋黨窺伺禁省主相之勢）
	魏世祖太平真君元（沮渠無諱執元絜拔酒泉寇張掖　禿髮保周屯刪丹永昌王健等討之敗保周於番禾　太后殂　禿髮保周自殺　沮渠無諱降　呂玄伯守王慧龍墓　伊馛辭尚書求中秘）
七（王李氏嫂魏公主魏徵李氏王不遣魏主自將入寇王用姚定國計不出迎嬰城自固求援柔然王弟董來出戰而敗魏遂圍姑臧王兄子萬年出降姑臧潰王面縛降魏縛主擇而禮之）	
五（萬那取宋上洛之楊保宗來奔賈溪上邽帝欲舉涼州斤等皆以為不可獨崔浩以為必克李顧賄姑臧無水草浩言順受金帝伐涼州留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帝使壽伏兵漠南以備柔然源賀請先招降四部鮮卑外援既服則孤城易取帝舉破沮渠董來遂圍姑臧帝見水草豐饒始銜李順姑臧降虜河西王牧犍牧犍弟無諱宜得奔敦煌安周奔吐谷渾帝謂伊馛所見同崔公乃可奇帝數穆壽備柔然柔然入寇至七介山窺欲令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可敦敬韓破柔然於陰山北鎮乞劉歸柔然走禿髮保周叛於張掖涼州官屬皆賜爵拜官胡叟知牧犍將亡寇徽常爽教授平城魏之儒風始振高允謂秉剛克文爾柔勝成人一也命崔浩與高允張偉同鄧史允知十月五星聚漢史之謬允謂辦雅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災異吐谷渾慕利延西遁踰漠帝召還之楊難當寇上邽帝責之而退）	

（界一度半日在氐十三度半）	（分矣上自去秋不佳[illegible]府[illegible]湛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太子劭拜京陵[illegible]后[illegible]劉湛及親黨黜義康鎮豫章殷景仁稱疾家居五年而諮信往來日十數上與景仁入殿委以誅討沈慶之不受劉湛論[illegible]慶之會稽主[illegible]帝高祖以納布衫襖示子孫王球[illegible]王[illegible]進[illegible]阿父在何憂江湛早自[illegible]於義康[illegible]琳[illegible]康恨不猶數百[illegible]書義康曰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班存述死其敗宜哉江夏王義恭錄尚書奉行文書而已殷景仁卒何尚之謂范曄志趣異常請出之）	
重光大荒落（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二十五日冬至宋志十一月二十一日景極長魏志六月壬子朔月見西方）	十八（扶令育請召還義康坐賜死楊難當入寇[illegible]劉真道錫拒卻之詔裴方明等討難當）	二（以沮渠無諱爲涼州牧酒泉王新興王俊坐怨望死沮渠無諱擊沮渠唐兒於敦煌殺之奚眷攻酒泉[illegible]沮渠天周殺之無諱遣沮渠安周攻鄯善不克寇謙之請帝受符籙）
玄黓敦牂（正戊寅四丁未閏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六一日大暑十一六日冬至宋志十一月三日景極長又七月甲戌晦食）	十九（劉真道裴方明擊難當破之遂克仇池難當奔魏魏古弼皮豹子等入寇沮渠無諱逐闞爽據高昌來降劉道產治雍州山蠻自出爲居民）	三（帝始親詣道壇受籙太子晃諫築靜輪宮沮渠無諱[illegible]西[illegible]而據之李寶入據敦煌[illegible]攻闞爽於高昌柔然追擊殺之楊難當來奔遣古弼皮豹子等伐宋李寶來降賜李順死）
昭陽協洽（正壬寅三辛丑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十一十六日冬至）	二十（魏古弼等克仇池胡崇之戰沒楊文德來降姜道盛助文德攻魏濁水敗死）	四（古弼等克仇池禽宋將胡崇之楊保宗謀叛河間公齊執而殺之楊文德據白崖反[illegible]帝[illegible]柔然[illegible]太子晃請急擊[illegible]軍中[illegible]宋[illegible]濁水敗死[illegible]功臣皆以爵歸第）
閼逢涒灘（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一壬辰朔）	二十一（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帝以手詔戒敕之何承天撰元嘉曆）	五（太子始總政以穆壽崔浩張黎古弼共輔之[illegible]以帝不聽奏事嚴劉潔[illegible]帝[illegible]社[illegible]私[illegible]沙門[illegible]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世緯世弟叱力延來奔[illegible]沮渠無諱卒弟安周立[illegible]古弼以[illegible]馬供獵肥馬供軍）

卷第一百二十四

		（帝[illegible]民[illegible]以妨秋收不與遣晉王伏羅伐吐谷渾帝欲[illegible]柔然吳提遠遁乃止吳提卒子吐賀真立伏羅擊吐谷渾慕利延奔白蘭降者萬三千落李寶來朝留之）
旃蒙作噩（宋初用元嘉曆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五六一日大暑魏仍用景初曆正辛卯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宋志二月太白與歲星合於東井四月太白入軒轅魏志六月戊子朔食）	二十二（錢樂之演京房律法何承天改之帝欲經略關河以武陵王駿鎮襄陽沈慶之討破緣沔諸蠻柳元景募兵討叛蠻大破之帝使諸子知有饑苦范曄孔熙先等以任不得志且據星讖謀弑帝立彭城王義康徐湛之告之伏誅帝愛熙先才責何尚之謝綜謂曄殊不及[illegible]侯色謝約諫兄綜與熙先遊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不出視[illegible]義康於安成義康請淮南屬王事自謂宜得罪南郊始設登歌兗州[illegible]魏發僑置州名及[illegible]）	六（初令中書以經義決疑獄遣高涼王那等攻吐谷渾慕利延於白蘭鄯善閉絕西域使者遣万度歸擊之吐谷渾什歸走封敕文入枹罕万度歸克鄯善虜其王真達詔發諸州兵三分之一戒嚴以俟命徙雜營五千家於北邊以戒柔然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禽其兄子被囊什歸等慕利延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蓋吳反於杏城有衆十餘萬拓跋紇[illegible]死河東蜀薛永宗應之[illegible]帥鄉豪破薛永宗）
柔兆閹茂（宋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魏同宋志六月癸未朔食正月太白熒惑合）	二十三（魏薛安都來奔蓋吳來求援帝命雍梁屯兵境上遙爲聲勢檀和之擊林邑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頗白鹿私入魏境詐稱杜驥請降魏拓跋仁拓跋那寇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安邊四策宗慤爲師子像破林邑象陳杜坦論金日磾養馬不輟何辦見知）	七（帝自擊薛永宗滅之崔浩勸帝自渭北擊蓋吳曰擊蛇先斷首帝用浩言[illegible]沙門焚毀經像太子晃緩宣詔書故沙門得亡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擊宋青冀三州邊固梁會據上邽反封敕文討平之永昌王仁高涼王那討蓋吳發民築畿上塞圍陸俟獲蓋吳二叔縱之逋斬吳劉超反俟誘納其女親入其營擒殺之吐谷渾還舊土）
強圉大淵獻（宋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魏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一甲戌朔閏十十一日冬至）	二十四（帝欲以大錢一當兩何尚之曰泉布以估貨爲本豈假多鑄況崇虛價衡陽王義季嗜酒取死豫章胡誕世反謀奉前彭城王義康檀和之擊斬之）	八（誅沮渠牧犍）
著雍困敦（宋二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十己亥十二戊戌朔閏二三一日穀雨魏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十己亥十一戊戌朔宋志正月甲辰熒惑入羽林）	二十五（氐王楊文德爲魏所破來奔庾炳之免官罷大錢當兩）	九（皮豹子擊氐王楊文德破之文德奔宋賜楊公主死以韓拔爲鄯善王般悅國請共擊柔然帝許之万度歸破焉耆帝以奚斤先朝佐命復其爵而黜其子万度歸擊龜茲帝擊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而還）
屠維赤奮若（宋二丁酉四丙申六）	二十六（帝如丹徒帝曰劉王女擴所陳有封猥臣須意帝欲伐魏先廣襄陽資力沈慶之討）	十（帝伐柔然吐賀真遁去帝伐柔然高涼王那大破吐賀真追奔九日九夜柔然由是衰弱不犯塞）

卷第一百二十五

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魏同魏志四月丙申朔食

上章攝提格　宋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閏十丁巳十二丙辰朔十一一日冬至魏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閏七八二日秋分宋志九月太白歲合十月熒惑入太微魏志六月庚寅朔食十月甲辰熒惑入太微十二月辛未熒惑再犯太微

重光單閼（宋二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魏同宋志五月太白犯哭星

玄黓執徐（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丙午十二乙巳朔魏初用玄始曆朔同

雍州山蠻

二十七　慶之大破山蠻悉遷建康為營戶魏主寇淮泗圍懸瓠賫積尸以陵城陳憲拒卻之劉泰之敗死於汝東魏主遺帝書悖慢劉康祖沈慶之蕭思話諫伐魏慶之謂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魏主復與帝書遣以扇及樂留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碻磝樂安圍滑臺龐季明入盧氏胡盛之拔長社劉康祖遣虎牢王玄謨以貪愎失人心魏主救滑臺玄謨敗走垣護之沮石濟斧斷鐵鎖宗衛而返沈慶之諫蕭斌斬玄謨又諫守碻磝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農魏主寇鄒山禽崔邪利薛安都去鎧冑單騎與魏戰安都與魯方平約不進者更相斬安都等大破魏張是連提斬之柳元景釋遣降者拔陝城據潼關關中夷夏響應帝召元景等還劉康祖與魏永昌王仁戰於尉武力屈而死王羅漢為魏所禽仁遂圍壽陽太尉義恭欲棄彭城奔歷城及鬱洲張暢以為必不能至乃止魏主至彭城暢與李孝伯交語楊文德拔陰平平武魏燕王譚破胡崇之等三營臧質走入盱眙沈璞預為守備開門納臧質魏主至瓜步臨江欲濟帝謂江湛北伐之計予之過也又思檀道濟魏主欲求昏結好太子劭請斬江徐以謝天下由是不平

二十八　魏師遁殺故彭城王義康王玄謨棄碻磝歸魏主圍盱眙臧質封溲便與之魏主力攻不克而去沈璞不追魏師魏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鷰巢林木上每出師授以成律故多敗邑里盡蕭條王孝孫諫江夏王義恭芟麥魏魯爽來奔司馬順則據梁鄒反何尙之以衛書事藏徐湛之朝城討司馬順則斬之沈慶之曰自歸而死將至逃歡王僧綽沈深有局度帝與參機密帝前使所委任凡十一人

二十九　帝聞魏世祖殂更遣蕭思話等北伐劉興祖以河南荒殘請直抵中山因敵取實帝志在河南不從帝使徐爰隨軍銜中旨授方略太子劭始興王濬多過失恐上聞之使巫嚴道育為巫蠱祝詛上事覺道育亡命帝詰責劭濬不忍廢之蕭思話等攻碻磝不拔還屯歷城魯爽進據長社魏兵走柳元景進據洪關蕭道成拔武興蘭皋二戍聞蕭思話退皆引

十一　帝伐宋圍懸瓠不克敗宋兵於汝東斬劉泰之崔浩恃才專政薦士數十人起家爲郡太子不能違高允知其不免閔湛郗標請刻浩所撰國記於石允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閒爲崔門萬世之禍北人忿浩實錄譖浩於帝誅其五族及僚屬僮吏高允勸翟黑子以實對太子導允使歸過於浩允自言著述多於浩帝特赦之帝使允為詔族秘書官吏百二十餘人允言浩罪不及死帝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允謂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恐負翟黑子帝謂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沮渠安周破車伊洛奔觸者宋蕭斌王城王玄謨等入寇拔碻磝樂安圍滑臺胡盛之拔長社逼虎牢帝不救緣河穀帛曰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帝自將救滑臺王玄謨敗走宋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農帝伐宋至鄒山禽崔邪利宋柳元景等拔陝城據潼關尊自退永昌王仁敗宋兵於尉武斬劉康祖禽胡盛之遂圍壽陽帝至彭城求甘蔗甘橘借博具宋楊文德拔陰平平武燕王譚破宋胡崇之等於盱眙帝至瓜步臨江帝得宋黃甘即噉之舉手指天

正平元　帝引還取宋碻磝圍宋盱眙不克師還士馬死過半國人尤之魯爽奔宋游雅等更律令高允諫太子晃營田宅收利及寵信左右宗愛譖晃晃以憂卒帝尋知其無罪悔之帝愛皇孫濬常置左右

魏高宗（濬）興安元　世祖追悼太子不已宗愛懼誅遂弒世祖殺蘭延等及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尊赫連太后愛為太師都督中外宋蕭思話等寇碻磝不克魯爽過虎牢柳元景據洪關蕭道成拔武興蘭皋吐谷渾慕延卒兄子拾寅立南安王余謀奪宗愛權愛復弒余更謀改立劉尼源賀陸麗長孫渴侯共立太子晃之子濬執愛誅之拓跋

卷第一百二十六

昭陽大荒落　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閏六一日處暑魏朔同二日處暑宋志十月辛丑朔食五星畢見

閼逢敦牂（宋二戊辰）

還帝責諸將曰虜脫送死父子兄弟自當之耳西陽蠻反沈慶之討之江夏王義恭還朝

三十　蕭道成等攻魏武都不克武陵王駿討西陽蠻屯五洲太子劭始興王濬藏嚴道育事覺上欲殺劭賜濬死立建平王宏為太子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徐湛之欲立隨王誕久不決王僧綽曰建立仰由聖懷唯宜速斷以義割恩勿令事泄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又曰人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又謂江湛曰弟亦恨君不直上以謀告潘淑妃妃告濬濬告劭劭遂謀逆帝防宗室加東宮兵至萬人袁淑謂劭惠劇又曰既克之後不為天地之所容劭殺之劭以朱衣加朝服入宮傳士超之弒帝於合殿殺徐湛之江湛卜天與拒劭而死劭召濬朱法瑜王慶諫止之濬聞潘淑妃死曰願之久矣劭即位稱江徐弒逆武陵王駿與沈慶之起兵於五洲劭殺王僧綽南譙王義宣臧質魯爽蕭思話張永皆起兵應駿劭聚諸王大臣於城內劭立殷后顏延之謂竣倘不顧老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諫劭誅三鎮士民家口蕭斌勸劭自上決戰義恭以南軍舟體不精說劭以逸待勞劭謂我守石頭誰能見救劭立太子偉之龐秀之南奔人情大羅王僧達見駿於鵲頭柳元景倍道先至江寧駿得府疾顏竣代決軍政舟人不知劭水陸攻元景於新亭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元景大破劭兵於新亭義恭南奔駿即帝位隨王誕敗華欽於奔牛蕭斌等皆降諸軍克臺城禽劭濬誅之尊路太后立王后臧質召柳元景遷州元景不從周朗謂重車弱卒不能與肥馬悍胡相逐又謂漢氏檄制敗於禮而安於身必建而奉之又謂檀帶寶省著衣又謂侈麗之源實先宮闕又言宮禪非立人稱宮置又言王侯譏未堪務不應強仕又言俗好以畏沈人而不知所以致毀又言無卌不下令不言非而非實郡縣以三周為滿宋政於是乎衰寤殺南平王鑠蕭簡據廣州反鄧琬一道攻不克沈法系四面攻克之省東宮官

宋世祖（駿）孝建元（鑄四銖錢立太子子業）

壽樂長孫渴侯坐事誅帝母閭氏卒古弼張黎坐事誅追尊景穆帝立保太后常氏屠各王景文反南陽王惠壽等討平之復佛法帝親為沙門下髮陸麗固辭封賞源賀以南北未實辭東實取戎馬高允終身不言功

二　宋蕭道成等寇武都苟莫于拒卻之殺杜元寶建寧王崇濟南王麗尊保太后為皇太后赫連太后殂永昌王仁閭若文坐事誅

興光元

卷第一百二十七

卷

四丁卯大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魏同宋志七月丙戌朔食既列宿粲然又九月壬寅熒惑犯左執法十月乙丑犯進賢

旃蒙協洽（宋二壬戌）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魏二壬戌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宋志五月乙未七月甲辰熒惑再入南斗

柔兆涒灘（宋正丁亥）三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九癸丑十一壬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魏正丁亥閏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九癸丑十一壬子朔三一日穀雨宋志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八月甲午入心

強圉作噩（宋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魏同宋志三月癸亥太白歲合於奎閏六月丙申月掩熒惑於東壁魏志四月熒惑犯太白十一月犯鉤鈐

著雍閹茂（宋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

丞相義宣與臧質魯爽謀以今秋舉兵爽狂醉卽日反義宣質狼狽應之爽板輔義宣爲天子魯秀拊膺曰兄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帝欲迎義宣竟陵王誕不可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垣護之明胤破徐遺寶克兗州薛安都破魯爽於小峴斬之遂拔壽陽太傅義恭與義宣書論以殷仲堪假兵於桓玄義宣由是疑質質欲[illegible]石頭劉諶之勸義宣止之質攻拔西壘朱脩之不急追會秀王玄謨欲退還姑孰柳元景不許垣護之諫元景前戰玄謨勸分兵援之質欲自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遣劉諶之與俱薛安都宗越陷質陳垣護之燒義宣舡營質義宣皆敗走質[illegible]質死武昌義宣爲竺超民所囚魯秀死江陵置東揚郢州省錄尚書朱脩之殺義宣

二　沈慶之曰不效何公往而復返武昌王渾改元置百官爲戲笑坐徙死郊廟初設備樂節損王公車服器樂王玄謨請以橋頭爲西秦州雜軒漢川

三　宗愨不能與典共臨州太傅義恭以揚州讓西陽王子尚沈懷文諫以西州[illegible]朝議鑄小錢[illegible]顏延之不受子竣[illegible]布衣茅室蕭然如故

大明元　魏寇兗州申坦等追之不及因請擊任榛復無功沈慶之擁坦哭於市顏竣恃舊好直上浸疏之因求出上許之竣始懼民閒訛言王玄謨反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帝[illegible]忌竟陵王誕得民[illegible]便鎮廣陵命腹心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

二　置吏部尚書二人蔡興宗謂主章難欲輕重人心離變高闍謀反誅殺王僧達魏封敕文寇淸口殷孝祖等拒破之魏皮豹子復寇青州

太安元

二　立馮后立太子弘賜李貴人死丁零據井陘爲寇陸眞等討滅之源賀請宥死罪以戍邊人告賀謀反帝知不然許宗之誣馬超謗訕上帝曰朕何惡於超而有此言

三　侵宋兗

四　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又多置候官伺察內外增律七十餘條高允切諫帝或不忍聞命扶出帝謂允面陳甚切朕聞其過而天下莫知允

第一百二十八

朔閏十二魏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閏十一庚午朔十二一日大寒宋志三月辛未熒惑入東井四月己亥犯北軒轅第二星十一月庚戌犯房及鉤鈐壬子又犯鉤鈐魏志六月癸酉朔月生西方又三月太白犯房八月熒惑守畢

屠維大淵獻　宋正己巳三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正一日雨水魏朔同二日雨水宋志九月月食既在胃三月填守牽牛四月犯五諸侯太白辰合西方五月歲犯東井鉞八月太白犯房熒惑守畢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太白犯哭星魏志二月熒惑入東井六月太白犯鉞

上章困敦（宋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九庚申十一己未朔魏同宋志六月太白犯井鉞七月歲犯積尸魏志九月庚申朔食又正月丁未歲犯鬼四月太白犯東井

重光赤奮若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癸丑朔閏九十二日小雪魏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閏八甲寅十癸丑朔九一日霜降宋志九月甲寅朔食又正月歲犯積尸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又犯輿鬼八月熒惑入東井十月歲犯太微上將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十月入氐中熒

帝不任大臣而與戴法興等議政事皆權重當時家累千金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著定命論以釋之

三　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敗於高平以揚州爲王畿東揚州爲揚州江智淵應有盡有應無盡無或告竟陵王誕反帝使垣閬襲之誕擊殺閬據廣陵自守帝使沈慶之擊之鄭援殺劉季之誕表斥宮帷帝誅誕左右著親千餘人誕出走十餘里復還沈慶之焚誕所餉食不受表函頭城坐怨誘誅慶之以久雨不得攻上怒欲自濟江賀弼諫誕不從又不忍叛飲藥死流義謂必若何康之活吾弗爲慶之拔廣陵斬誕城中男子三千餘人皆鞭面斬首呂曇濟匿誕世子景粹徙郊壇於午位五輅始加蓋

四　皇后親桑沈慶之討蠻周朗坐言事切直徙死顏師伯以諂得幸

五　太宰義恭以卑詞脫禍海陵王休茂左右張伯超有罪勸休茂據雍州反尹玄慶討斬之沈懷文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謝莊[illegible]沈慶之非朝賀不出門張岱行四王府事與籤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曰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無由而及[illegible]士族雜婚者補將吏多逃亡爲盜

諫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遷帝擢爲中書令游雅謂允辯崔公撰宗愛始見其矯矯風節帝北巡遇雷欲還尉眷諫封敕文攻宋清口不克遣皮豹子助之帝擊柔然度大漠處羅遠遁

五　皮豹子敗宋兗州兵於高平

和平元　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常太后殂陽平王新成等擊吐谷渾復置史官柔然滅沮渠氏立闞伯周爲高昌王

二　大旱復諸殿寺

卷第一百二十九

惑入井中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魏志二月熒惑入鬼九月太白犯南斗十一月犯填

玄默攝提格

宋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魏同宋志三月熒惑入輿鬼五月熒惑歲合於翼歲犯上將魏志二月壬子朔食又九月熒惑犯積尸十月太白犯歲熒惑守軒轅十一月歲入氐

昭陽單閼（宋正丙子）

三乙亥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魏同宋志熒惑太白合於婁六月太白入東井七月熒惑入東井太白犯輿鬼八月又犯軒轅少民又入太微犯右執法熒惑犯輿鬼十月太白辰合熒惑守軒轅第二星十一月歲入氐

閼逢執徐（宋二庚子）

四己亥閏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六一日大暑魏二庚子四己亥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宋志四月太白入東井又入太微犯執法六月歲犯氐七月又入氐十月太白守房魏志七月丁未歲守心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冬熒惑入太微犯上將十二月逆守之

六

帝投顧法秀頸於地殺沈懷文殷貴妃卒制沙門致敬人主祖沖之表上曆法

七

江智淵以不酬戲及議殷貴妃諡被責以憂卒詔非臨軍不得專殺又與羣皆須手詔蔡興宗獨免慘辱劉德願哭殷貴妃得豫州帝見高祖陰室譏田舍公得此已爲過

八

帝殂太宰義恭柳元景沈慶之顏師伯受遺輔政太子受璽無戚容蔡興宗曰國家之禍將在此矣義恭等盡改孝建以來制度興宗曰有識當以此窺人義恭引身避事戴法興巢尙之等專制朝權參回改譏事顯索請不知是何天子意王玄謨以數宣出爲南徐州王太后殂[illegible]帝謂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復以王畿爲揚州揚州爲東揚州宋境凡有州二十二東方連歲旱饑餓死者什六七

三

四

五

柔然吐賀真卒子予成立帝如高車[illegible]祭天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旃蒙大荒落

宋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朔魏同宋志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六月庚午熒惑入東井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十月入太微犯西上將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昴畢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魏志四月太白犯五諸侯

宋太宗（彧）泰始元（改元永光鑄二銖錢）

戴法興專權謂廢帝欲作營陽邪帝殺之左右因帝殿殺奚顯度柳元景顏師伯謀廢帝立太宰義恭沈慶之告之帝殺義恭挑其眼睛為鬼目粽并殺元景師伯改元景和帝為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帝層指顧畫帝殺新安王子鸞及其弟妹發殷貴妃墓又欲發景寧陵太史言不利於帝乃止斷群坐作責妃妹繫尚方帝愼即位以來未嘗戒嚴激義陽王昶使反而討之昶奔魏蔡興宗謂袁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難民私鑄錢錢益薄小鵝眼綖環十萬不盈一掬納新蔡長公主謂之謝貴嬪主婿何邁謀廢立被誅蔡興宗沈文秀勸沈慶之廢立不從帝殺慶之而廢之興宗又勸王玄謨劉道隆廢立立路后帝囚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中毆捶陵曳謂彧稱豬王欲殺者以十數以劉隊子為皇子帝遣使殺晉安王子勳於尋陽鄧琬奉子勳起兵帝鞭南平太妃江氏一百殺其三子帝將巡荊湘欲先殺諸父阮佃夫壽寂之等弑帝立湘東王彧殺豫章王子尚會稽公主執襲宗謂廢帝爽禮不足四海必將乘人宗越等謀反誅王鄖帝位尊路太后爲崇憲太后立王后罷細錢鄧琬袁顗不肯罷兵荊郢會稽皆應之

魏高宗和平六（帝殂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

帝靜以鎮之中外復安太子弘即位年十二乙渾矯詔殺楊保年等陸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而不赴既至渾又殺之渾為丞相專國事宋劉昶來奔

卷第一百三十

柔兆敦牂

宋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魏同宋志正月甲午熒惑逆行太屏西南四月壬午入太微犯右執法七月乙卯熒惑犯氐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魏志正月戊子太白歲合六月熒惑犯鬼八月丁亥太白犯房

二

王玄謨南討琬等沈攸之請共用一號子勳即帝位徐州薛安都冀州崔道固青州沈文秀會稽孔顗益州蕭惠開湘州何慧文廣州袁曇遠梁州柳元怙皆應子勳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蔡興宗謂叛者親戚布在宮省宜明罷不相及待以至信物情既定人有戰心豫州殷琰應子勳蔡興宗謂臣之所憂更在事後薛安都謂京都地無百里可拍手笑殺嘉僧鄰就兗州殷孝祖使將兵入援人情大安畢衆敬襲取瑕丘遣劉勔等西討殷琰沈懷明等東討孔顗帝宣示鑄軍功順同逆一以所從為敗勿憂觀威

魏顯祖（弘）天安元（乙渾爲其妻求稱公主賈）

秀曰寧取死今日不取笑後世馮太后誅乙渾臨朝稱制用高允李訢之言初立郡學宋薛安都常珍奇來降遣尉元等救彭城西河公石等救懸瓠元至無鹽畢衆敬以兗州降鄭義鵝石連據懸瓠

卷第一百三十一

九月甲寅熒惑犯上將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己酉太白歲合

叛者親黨皆居職如故路太后殂巴陵王休若宣令言逃者斬衆心小定業衛之謂吳實羅刀鑾吏萬挾實虞喜姓寬厚東人董鳳降散任虞夫破庾棄吳喜克義與沈留明等克晉陵吳喜克吳業任虞夫克吳顗吳喜平會稽斬庾樂孔顥著顥綦等軍主七十大人實於隊斬十七人餘曾宥之孔覬謂王曇委邪求活是君童行意薛索兒使申令孫覬下申則并斬之鄧琬鄧關食言內外離心豹遣孫沖之等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欲直趣建殷琬遣陶亮雖之泉繇鈴略止也鶴洲殷孝祖失衆心沈攸之據僧將士孝祖攻赭圻戰死沈飲之爾都督於江方與再攻皆圻敗之軍食少募民上錢殿補荒都騎建安王休仁巡據將士均其靈偷人無雜心薛索兒渡淮南侯命張永蕭道成討之勳尋陽王子房劉顯節制不毒不能敬劉霸斷新錢沈攸之圍稽圻擬敬劉胡尋其囊米薛常寶等突圍走遂京赭圻稽濁諳虎權就潔除宣無證始用黃紙明僧書等攻沈文秀不能京呂安國率劉顯米順走逐圍書陽蕭道成敬薛索兒斬之傳重鵲不苟活鄧琬以讓瑚兵久不抉遣實類將卒二爲來督錯軍顗轄不及職唯賦詩

誅義不撫接諸將劉胡恭愼又謂建寒米貴必不攻自潰撫田待之刁谷之圍龐定光於義陽龐孟糾攀破之劉鬱蕭頤等起兵應劉廷何壘文殺王聰之劉嗣祖詐李為閣使攻袁奮道殺之任叔兒據白帝楊僧嗣斷梁州潰戰世以奇兵壁錢溪據殿上流斷其檣道遣世謂劉胡氣盛而矢潔葉勿緣建安王休仁使沈攸之攻漕湖以分錢溪之勢使得成嘗梁龐孟蚪敗死崔道固降劉胡謂龍在敦為人中水戰在一艇三十人步張類世攀破沈仲王奮其米三十中船劉胡履敗襲袁顗而走顗亦走萬於道胡自尋陽夜趣河口張悅歸鄧琬斬其曹以降榮朝淵脫皆因尋安王王子勛沈攸之殺子勛費曄新發淹式冠參流離人服蔡興宗先見司徒休仁遣諸將分討荊郢雍湘四州劉胡劉道纂張沈孔道存何蘸文皆死四州平司徒休仁勵帝殺永嘉王子仁靜世祖二十八子皆盡劉勳以肅與王廣之使攻合肥沈靈實拔晉熙薛安都蕭惠開柳元怙畢樣皆降帝命沈攸之張永將兵迎薛安都蔡興宗蕭道成皆諫不聽立太子昱薛安都以徐州常珍奇以豫州畢衆敬以兗州降魏森寰宗請以手館請慶璞璞

		欲降魏夏侯詳說琰降劉勔勔克壽陽不殺一人士民喜悅無所失蕭惠開以東兵二千破劉氏十餘萬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張永等進逼彭城殺人教之	
強圉協洽	宋正癸未二壬午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戊申朔閏正二二日春分魏朔閏同二三日春分宋志六月熒惑犯輿鬼魏志十月己卯朔食又癸巳月食於參又四月太白與鎮合六月壬寅太白犯鬼	二　張永等敗於呂梁值大雪士卒凍斷手足什七八帝謂蔡興宗朕愧卿甚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魏拓跋石攻汝陰張超拒却之劉懷珍浮海許濟州沈文秀崔道固皆降申纂等不附於魏魏慕容白曜攻之纂敗死白曜遂取肥城垣苗麋溝及升城清泗人詐稱薛安都降沈攸之不迎帝復使攸之討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不可行帝彊之蕭道成戍淮陰收養豪俊垣崇祖據朐山來降垣榮祖謂人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沈攸之至下邳爲魏孔道恭所敗宋房法壽以磐陽降魏魏慕容白曜攻歷城長孫陵攻東陽徙徐爰於交州劉休賓謀降魏不果	皇興元　尉元等大破宋張永沈攸之於呂梁始得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段太陽討斬之宋沈文秀崔道固來降皆請兵河西公石攻宋汝陰不克鄭羲諫石退屯長社慕容白曜攻無鹽衛申纂酈範鄭驥無鹽諫以其人爲軍實又詩飛壽論降肥城白曜旬日京四城韓麒麟諫潘升城盧虞卅百口同鑾像蜀巍料沈文秀必不降尉元請朱平下郢等戍作大像用銅十萬金六百斤宋沈攸之入寇孔道恭縣破之宋房法壽以磐陽來降慕容白曜攻宋歷城長孫陵攻東陽子宏生馮太后歸政劉昶辭與宋書常珍奇叛於懸瓠
著雍涒灘	宋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八甲戌十癸酉十一壬申朔魏同宋志四月丙子朔食十月癸酉朔又食又六月壬寅太白犯輿鬼魏志正月太白熒惑合十一月太白犯氐	四　劉勔言置元支計不可從張讜以團城降魏魏慕容白曜拔歷城擒崔道固劉休賓以梁鄒降魏常珍奇來奔魏慕容白曜圍東陽明僧暠降魏交州李長仁反廣州劉思道反殺刺史羊希陳伯紹討斬之李長仁請降魏人拔不其殺沈文靜發路太后陵改葬之阮佃夫等用事捉車爲中郎將馬士爲員外郎	二　宋張讜以團城來降慕容白曜拔宋歷城擒崔道固宋劉休賓以梁鄒來降常珍奇奔宋慕容白曜圍宋東陽宋崔僧暠來降拔宋不其殺沈文靜
屠維作噩	宋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申朔閏十一十二二日大寒魏朔同閏十十一日冬至宋志十月丁卯朔食又十一月丙申太白犯亢魏志十月丁酉朔食	五　魏拔東陽沈文秀執節不拜柳欣慰謀立廬江王禕禕左遷南豫州尋免官爵逼令自殺魏請和親建安王休仁寵寄甚隆朝野輻湊帝不悅休仁表解揚州遜讓辭募兵以閑僧僕數辭	三　拔宋東陽帝寬減租調民稍贍給置平齊郡以處齊民望曇曜請置僧祇戶粟及寺奴徙於州鎮立太子宏復與宋和親
上章閹茂	宋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魏同宋志八月壬辰熒惑犯南斗	六　爲太子納江妃王后謂外會之樂雅異於此蕭道成遷鎮淮陰置總明觀學士分儒玄文史陰陽五部立子智隨爲孝武後	四　長孫觀敗吐谷渾王拾寅於曼頭山柔然予成入寇張白澤謂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帝敗柔然於女水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張白澤諫令人糾告尚書以下即授其官誅慕容白曜李訢坐臧告李敷及弟奕陰事敷奕坐誅訢免死柔然攻于闐以險遠不能救
重光大淵獻	宋二己丑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魏同魏志十二月辛卯熒惑犯鉤	七　帝晚好鬼神多忌諱器用必造九十枚取他人子令寵姬子之以太子幼弱忌諸弟因射雉殺晉平王休祐王敬先勸巴陵王休若據荊州不受詔休若殺之殺建安王休仁帝陰雨不出休仁曰我已得今一	魏高祖（宏）延興元　西部敕勒殺胡莫寒而叛汝陰王天賜討之不利顯祖聰睿夙成好釋老薄富貴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請傳位太子許之太子生五年即帝位悲泣不自勝尊顯祖

卷第一百三十二

卷第一百

	鈐乙巳填犯井	曰殺壽寂之帝以巴陵王休若和厚恐物情向之賜死帝賜蕭道成銀壺酒吳喜勸道成飲之帝惡吳喜多計數好收人情殺之蕭道成入朝垣崇祖侵魏至蒙山帝作湘宮寺自矜功德虞愿以爲皆百姓賣兒貼婦錢罪高浮圖又謂堯以棊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王景文求解揚州帝以爲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	爲太上皇帝居北苑采椽土階大事以聞源賀討敕勒叛者大破之賀請罷每歲漢南戍軍募三萬人築城屯田宋垣崇祖寇蒙山于洛侯拒却之
玄黓困敦	宋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閏七辛巳九庚辰十己卯朔八一九日秋分魏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閏六七一日處暑	泰豫元　帝賜王景文死曰欲全卿門戶景文與客棊畢乃飲藥帝以[illegible]殺劉愔帝大漸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並受顧命淵引蕭道成同受顧命帝殂太子卽位阮佃夫等用事粲等不能禁尊王太后立江后爲帝母陳貴妃爲太妃王道隆恐蔡興宗罷其荊州道隆見興宗不敢坐沈攸之徙荊州聚衆繕兵陰蓄異志阮佃夫稱數用其所親爲郡袁粲等不敢執	二　大陽蠻酋桓誕帥八萬餘落來降使韋珍安集之柔然入寇遣將擊走之東部敕勒叛降柔然上皇追至石磧不及初禁比丘無移隨遊村落柔然[illegible]寇敦煌尉多侯擊走之柔然入寇上皇討之至漠南有司祭諸祠歲用牲七萬五千上皇詔非天地宗廟社稷皆用酒脯
昭陽赤奮若	宋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二癸卯朔魏同宋志十二月癸卯朔食魏志戊午月食於七星	宋蒼梧王（昱）元徽元　桂陽王休範怨不得爲宰輔謀自尋陽襲建康朝廷陰爲之備	三　令民同部不借牛者一門不仕守令能靜盜者兼治二三郡縣吐谷渾拾寅寇澆河長孫觀討破之拾寅降上皇南巡懷州
閼逢攝提格	宋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魏同魏志正月癸酉朔食又七月丙申太白歲合	二　休範反晝夜取道蕭道成請不宜遠出但據新亭白下以拒之孫千齡請據梁山道成折之休範至新林道成解衣高臥以安衆丁文豪請直攻臺城休範不許留攻新亭道成謂賊雖多而亂尋破也休範登臨滄觀以兵自衛黃回張敬兒詐降直前斬之陳靈寶送休範首遷道遇賊棄於水杜黑騾攻新亭陽東城道成拒却之城中寶匿遺成秉焉正坐呵之黑騾與丁文豪攻朱雀桁劉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道隆皆敗死勔謂災曾不可避蕭道成請勔不宜深衛從宏廢省羽巢張永潰於白下沈懷明潰於石頭褚澄開東府納南軍杜黑騾屯杜姥宅士民諸新率投刺以千數陳顯達庫破暴顯餘實琰平百姓韻道成全國家袁粲褚淵劉秉蕭道成更宜決奉就曰四貴將景祖克華陽紅州平執致以才后令啟沈攸之攸之不願入蕭惠明許積澄爲郡	四　罷門房之誅奏事皆據律正改口教用墨劓顯祖曰滯獄愈於倉猝而濫人幽苦則思善故謂囹圄爲福堂又不數赦柔然寇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請徙敦煌韓秀以爲不可
旃蒙單閼	宋二丙申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魏朔閏同四二日小滿宋志七月丙	三　張敬兒自請鎮襄陽以防沈攸之王季符告建平王景素謀反	五

申太白歲合於鬼丁巳太白入氐八月己巳犯房北第二星九月癸卯犯南斗第三星十月丙戌歲入氐魏志三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羽林

柔兆執徐（宋二庚申）四己未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　宋志九月甲辰填犯太微西蕃　魏志四月甲戌月食於尾又五月癸亥太白熒惑合於軒轅

強圉大荒落　宋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二庚戌朔閏十二　魏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閏十一庚戌朔十二日大寒　宋志四月丁巳熒惑犯輿鬼西北星丙子太白又犯之九月丁亥太白在翼　魏志十月辛亥朔食又三月戊辰月食於尾室戊辰四月望也十月乙丑月食於昴又五月庚子太白熒惑合於張壬申辰填合於翼皆入太微

四　景素陰結猾衛才力之士垣祗祖奔京口景素遂反遣殺佛榮等討斬之　沈攸之召峽中兵赴封建劉懷兵嚴而拒命攸之論下之待之如舊

宋順帝（準）昇明元（蒼梧王遊戲無度好與左）右數人單行市廛遇人毒輒擊刺之民間門戶晝閉道無行人鍼椎鑿鋸不離左右殿省憂懼食息不保阮佃夫謀廢立坐死　太后賜以毛扇欲鴆之　親屠杜幼文等三家　嘗畫道成腹爲的王天恩請以骲箭射之　道成與袁粲謀廢立粲不可紀僧眞曰天下之望不在袁褚　道成欲奔廣陵起兵劉善明垣榮祖紀僧眞蕭嶷以爲不可乃止　道成使王敬則結蒼梧王左右楊玉夫等共弑之　道成讓事於袁劉王敬則拔刀叱之袁粲不敢當道成乃下議迎安成王準　劉轠謂兒乘肉中鉅荷血　道成鎮東府　大權遂歸道成袁劉拱手　袁粲鎮石頭卽時順旨　尊陳太妃　沈攸之以道成素出己下專制朝政心不平攸之反於江陵　攸之書道成不與諸公共白太后廢昏立明而與左右獨謀弑逆　劉懷珍勸道成遣人守夏口　蕭賾入朝薦柳世隆自代　賾謂世隆使攸之留攻郢城破之必矣賾奉晉熙王燮留鎮盆城　周山圖謂衆心尊壹江山可爲城隍　袁粲劉秉與王蘊黃回卜伯興等謀誅道成　粲不見道成　秉惶擾晡後東錄秉石頭　敬則誅伯興　戴僧靜等攻殺粲秉　道成赦莫嗣祖張承伯而用之　張瓌誅劉遐　道成以靈兵付黃回使前驅曰無能爲　臧寅諫攸之攻郢城　柳世隆挑戰焦度辱攸之攸之改計攻城　沈文季誅沈登之　江淹謂道成有五勝攸之有五敗　劉善明謂攸之陰縁而衆旬不進必將自潰　周山圖亦知攸之必敗

承明元　馮太后以李奕之死怨顯祖使人弒之復臨朝稱制　有司奏神主祔廟執事官皆賜爵程駿諫太后賞之曰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循故事　太后聰察而猜忍多權數　帝性孝致事皆仰成太后無所關預　宦官張祐等用事官至僕射封王公賜鐵券　王叡得幸太后干預政事　太后性嚴厲左右雖有寵小過輒笞箠數百復待之如初或更得富貴　李訢出徐州

太和元（初令工商雜族有役者止本部丞有勤勞不從此制）楊文弘陷仇池　李璞諫其兄訢親信范檦　檦知太后怨訢告其謀叛斬坐蘇　張白澤諫太后盡誅寵山之民　皮歡喜擊楊文弘文弘走之　歡喜拔葭蘆斬楊文度楊文弘請降以爲武都王

卷第一百三十四

著雍敦牂（宋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正一日雨水　魏朔同二日雨水　宋志九月乙巳朔食　魏志二月己酉晦食九月庚申月食於昴又九月熒惑犯輿鬼

卷第一百三十五

屠維協洽（齊正癸卯）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魏同　宋志三月癸卯朔食　齊志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癸丑與填合於軒五月己未熒惑犯太微　西東上將　魏志三月填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門內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

上章涒灘（齊二丁卯）四丙寅七乙未九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魏二丁卯四丙寅七乙未閏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九一日霜降　齊志九月甲午朔食又十月辛酉熒惑守太微　魏志二月壬午月食又九月壬戌太白犯左執法

重光作噩（齊二辛卯）

二　范雲爲沈攸之送書　張敬兒公孫方平復取西陽黃回進據之　攸之褊刻暴寡恩士卒多逃攸之欲羅諸將逃者益安葉敢發舉　劉攘兵燒營降於柳世隆攸之將士皆潰　臧寅曰奉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也投水死　攸之走還江陵未至聞張敬兒已據其城自經死　揚荣與程繪之同死　蕭道成加太尉都督十六州以王儉爲長史　殺康佩玉任侯伯　使植殺殺黃回　道成以公私會修更立制度　謝朏不肯從道成　王儉謂道成推遷則人望去矣　任遐顧褚淵惜身還能制之　道成加太傅　立謝后

齊太祖（道成）建元元（蕭嶷至荊州罷遣兵）役驅刑諱飲謝朏禪晉文必終身北面　殺臨川王諱　進位相國封齊公　褚淵求爲齊官　公進爵爲王　受宋禪　謝朏不肯解璽王瑗黨獺屬泣　王卽帝位　宋公侯皆除國　褚炤歎彥回不早死　裴顗掛冠徑去　帝不殺謝朏　劉瓛謂政在孝經　劉善明請除大明泰始苛政又請停討交趾　崔祖思請令無員之宜競文武二舉又請進清糞遐驕審　閣喜公子貢論蠻使勞擾　劉思效言山澤之民不勤采食水草　詔二宮諸王不得營屯邸封山湖　斷諸將案部曲　何點謂褚淵王儉不賴舅氏遑恤國家　衛卒聞走馬殺汝陰王　盡誅宋宗室　誅姚道和　立太子賾　王倫諫立特伍以李叔獻刺交州　楊廣香來降　胡諧之譖范柏年殺之　李烏奴叛入氐　王玄邈破烏奴　玄邈言帝有異志於宋明帝帝不以爲恨　魏拓跋嘉等奉劉昶入寇　謝天蓋謀以司州附魏蕭景先擊破之　王敬則蠢鎮南道　王洪範約柔然共伐魏

二　魏拓跋琛拔馬頭崔文仲拔魏茬眉　垂變寨遣等反豫章王嶷討平之　拓跋嘉等寇壽陽垣崇祖等擊破之　帝命虞玩之等校定黃籍　置巴州齊境有州二十三　西昌侯鸞早孤帝養之恩過諸子　築宮外牆易竹籬　崔慧景破李烏奴　魏拓跋嘉等復入寇圍朐山玄元度擊破之　帝欲加何戢常侍褚淵以爲不可有三稻　魏馮熙等寇邊　王僧虔請斷上陽殺因　以楊後起爲武都王　劉祥讀淵蒼面見人爲鄭何益　沈文季顗淵外何面見宋明帝　豫章王嶷爲司空楊州

三（魏寇淮陽殺成買　周盤龍父子榮擾魏數萬之衆　魏寇下蔡埧）

二　宕昌入貢　禁士民與非類婚偶　馮太后忌李惠誣云叛而殺之

三　宜都王目辰徵坐贓誅　省侯官　遣梁郡王嘉等奉劉昶以伐齊　齊鞠天蓋請降遣軍珍迎之不果　柔然入寇至塞而還　賜高允綠竹牛酒

四　隴西公琛拔齊馬頭　齊崔文仲拔茬眉　梁郡王嘉等攻壽陽爲齊垣崇祖所敗引還　齊角城來降遣嘉迎之遂羅賓　閣胸山爲玄元度所敗　馮熙等復寇齊　徐穿民起爲盜　王敷進齊中山王宮陽皆名士

五　攻齊淮陽殺成買與李安民等戰不利而還　法秀謀[illegible]

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一丁巳朔魏同齊志七月己未朔食又十月癸丑塡逆行守氐魏志七月庚申食又九月辛巳塡辰合于軫

崇祖擊却之王奐奏罷南蠻校尉宜淮北民桓標之等請援帝遣李安民等迎之安民不時進標之等皆爲魏所滅魏虜三萬餘口而去楊文弘請降車僧朗聘魏爲解奉君所殺柔然與帝書約共伐魏

之鐵鎖自解攻[illegible]下蔡不克王叡請宥法秀餘黨爲馮太后營壽陵於方山淮北民桓標之等舉兵應齊討滅之諸將虜齊三萬餘口而還王數卒爲詩誅者百餘人綠義孝者十餘人以數子襲爲俞封令解奉君殺齊使者車僧朗屯田彭城薛虎子請以資絹市牛鄧安等告虎子謀叛帝知其不然吐谷渾拾寅卒子度易侯立高閭等更定新律高車殺高昌王首歸國人立馬儒爲王

玄默閹茂（齊正丙辰）

二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魏同齊志七月戊辰月食在危又六月庚子太白入東井八月戊子犯軒轅女主星甲辰犯少民星九月己卯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入太微戊辰犯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塡合於氐度丙辰太白犯房北第一星丁卯犯鍵閉星又六月戊子熒惑入東井丁丑與太白合七月甲戌犯積尸十月癸未入太微又正月己卯歲太白合於塡度又七月戊辰塡入氐魏志正月辛未月食七日丁卯又食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見東方

四

帝殂太子卽位帝以玉導爲亂源碎之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立太子長懋立王妃褚淵解司徒江謐怨望私結豫章王坐誅褚淵卒子賁屏居墓下

六

帝臨虎圈罷四方捕貢氐楊文弘卒從子後起立李崇爲荊州敎發兵送之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安帖發兵自防適使疑懼崇命邊戍掠得齊人皆還之崇在兗州置鼓樓逐盜帝始親享七廟服器皆依古制

昭陽大淵獻

齊二庚辰四己卯閏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卯朔六一日大暑魏二庚辰四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四五一日夏至齊志十二月乙巳朔食又六月己酉太白犯太微上將辛酉犯左執法八月甲申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犯第三星壬辰與熒惑合十月丁卯犯哭星又正月己亥熒惑逆犯上相辛亥守角庚子逆入太微三月丁卯塡太白合

齊世祖（賾）永明元

復治民官田

魏不參朝務而時觀讀書以豫章王陸平王始民官皆以三年爲小滿帝不豫天文非實劉及沈攸之伯下曰豈得長死微官耳目自誅發斬眞王敬則强太祖獻親東宮太祖有廢立爲而豫章王嶷事太子倉謂帝以宿嫌殺垣崇祖荀伯玉又以猜忌殺張敬兒張恭兒上馬爲辭見兒使謝超宗以罷僧死幷寶承坐葉銅王僧虔固辭開府王儉作長梁齋僧虔不入王弘觀三兒戲知其所至

七

李安世謂劉纘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初禁同姓爲婚于洛侯坐殘暴帝命於刑人處斬之韓麒麟罰刑寬慶必若斷斬立威當以鄭應之

六月戊申犯亢己巳犯氐七月戊寅與塡合丁亥犯房八月乙丑犯天江甲戌犯南斗十一月丙申入羽林又五月甲午歲入東井又六月辰入太微又正月庚寅塡守房心三月甲子逆行犯西咸

閼逢困敦（齊正甲戌）

三癸酉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魏同齊志四月丁巳月食在南斗又三月甲戌太白入羽林四月丙申犯東井鉞畢六月戊辰與熒惑合於輿鬼度己巳與歲合八月庚午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十月庚申犯進賢十一月壬辰犯亢十二月乙卯入氐又八月甲寅辰太白合於翼又二月戊辰塡犯東咸魏志四月丁亥月食

二

竟陵王子良愛才禮士開西邸以范雲任昉等爲八友范縝不信因果王儉謂蕭衍出三十貴不可言四戶專擢納驗鹹辯百萬齡者請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陳顯達叛破大度猿初以始興王鑑爲益州蠻不殺韓武方變寇皆降鑑保陳顯達不叛帝令豫章王嶷白服紗帽侍宴樂固辭

八

初班百官俸祿李洪之當以贓敗賜死淮南王佗請復斷祿高閭數之閭請築長城高麗使次齊使

卷第一百三十六

旃蒙赤奮若

齊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齊志十一月戊寅月食在東井食三分之一又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氐星十一月壬申入氐十二月己酉與塡合於室度又二月乙卯熒惑守尾四月戊戌犯氐六月乙亥犯辰癸亥犯天江八月丁巳犯南斗十月丙戌入羽林又五月丙子歲與太白合六月辛丑與辰合十月己巳入太微十一月甲子犯右執法

三

帝命劉楷討交州李叔獻入朝王儉長於禮學賓客塡領應接無滯自謂風流宰相唐寓之作亂於新城茹法亮呂文顯以姦佞用事

九

禁圖讖及卜筮不經者班[illegible]於羣臣彭城王勰有賢行亮納若晝王樂寫素初均給民口分田柔然犯塞任城王澄拒卻之柔然予成卒子豆崙立

柔兆攝提格

齊正癸亥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朔閏正二一日春分魏朔閏同二日春分

四

唐寓之稱帝於錢唐帝遣禁兵討誅之陳天福坐抄掠棄市

十

初服袞冕楊後起卒從弟集始立用李沖議置三長賦調始均穆亮等請[illegible]然帝不許初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

齊志九月甲午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庚子入羽林犯天關又八月戊辰熒惑入太微九月戊申庚歲合十月丁丑犯九十一月庚寅犯氐十二月己未犯房又八月乙巳歲犯逆實又庚熒惑合熒斗度又十二月辛巳填犯逆星　熒惑九月熒惑歲合

彊圉單閼（齊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魏間　齊志三月庚子月食在氐九月戊戌又食在實又五月庚壬太白犯畢六月犯東井八月甲寅入軒鎮又二月乙亥熒惑填食熒南斗度九月乙未熒惑犯哭酉星又二月癸卯歲犯道實十月己未歲辰太白合熒氐度　魏志三月丁亥熒惑鎮合于南斗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

五　范[illegible]請文惠太子嘗知[illegible]之[illegible]備一朝之實遠，桓天生以[illegible]司雍[illegible]及[illegible]兵[illegible]之[illegible]討之[illegible]天生[illegible]取公[illegible]又生[illegible]陰[illegible]天生復以魏兵入寇，公[illegible]破之，又破之。

十一　除梁雍州[illegible]，桓天生請兵[illegible]攻[illegible]不克。高允卒，年九十八。公[illegible]世入[illegible]力田[illegible]，又云衣食[illegible]民出[illegible]柔然[illegible]高車[illegible]柔然[illegible]然陸[illegible]其忠[illegible]阿伏至羅[illegible]柔然[illegible]之[illegible]破之，不克。[illegible]部[illegible]之作，出宮[illegible]人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刀[illegible]之工下至[illegible]出[illegible]金[illegible]內[illegible]弓[illegible]百[illegible]年[illegible]戍卒[illegible]高[illegible]改國書[illegible]年虎紀[illegible]傳[illegible]采[illegible]不事取年[illegible]

著雍執徐（齊正辛巳三庚辰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一丙午朔閏十正一一日冬至　魏正辛巳三庚辰六己酉八戊申閏九丁未十一丙午朔十一日小雪　齊志九月癸巳月食在畫九度加時在實少騎魏起東北食十五分之十一又四月辛酉太白熒歲合於東井六月己巳太白犯右執法七月癸巳犯氐八月乙亥犯房十一月戊午寅歲合於星十二月壬寅與填合熒斗又四月癸丑熒歲太白辰合於參度甲戊熒歲辰入東井閏四月己卯熒惑入氐乙巳犯房星層畢實不閏四月經歲十一月丙寅庚歲合於）

六　巴東王子響出[illegible]本，桓天生[illegible]以魏兵出據隔城，[illegible]破之。取隔城及平魏兵，陳顯達[illegible]攻沘陽，不克。帝以[illegible]至賜令中外出[illegible]，實[illegible]之以爲便宜者，請便於公[illegible]於民也。

十二　詔犯死罪父祖[illegible]侍者以聞。桓天生復寇，不克。齊[illegible]陳顯[illegible]沘陽[illegible]珍拒破之。[illegible]推南王[illegible]卒，帝臨祭哭之。柔然伊吾戍來降。李彪上封事七條，請立[illegible]度教太子，置常平倉[illegible]河表七州之人父子兄弟有罪令引告解[illegible]者[illegible]非人[illegible]事皆[illegible]。[illegible]服[illegible]百濟不克。

屠維大荒落（齊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十辛未十二庚午朔　魏閏　齊志八月丁亥月食在畫又二月辛巳太白入羽林十月癸酉庚歲會熒實度十一月丁卯入羽林又二月丙壬熒惑填合於牽牛三月戊辰熒惑從入羽林八月戊戌逆入羽林九月乙丑入羽林歲旬巳又十二月戊戌填辰合於須女度　魏志二月乙亥朔食十五分之八己丑月食十五分之七在角八月丙戌月食在未）

七　王晏以便佞有寵，[illegible]章王嶷、王儉皆下之。王儉卒，晏改其謚爲文。儉謂徐孝嗣必爲宰相，[illegible]長於帝[illegible]。豫章王嶷求[illegible]長沙王晃[illegible]上[illegible]起[illegible]身[illegible]家州[illegible]大夫由[illegible]

十二　初[illegible]大[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皆[illegible]死[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任[illegible]

上章敦牂（齊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　魏同　齊志六月戊子太白入東井八月庚辰犯軒轅九月丙申犯太微辛酉犯進賢十月乙亥犯九甲申入氐十一月戊戌犯房及熒閏又寅熒惑合又四月丙申熒惑入輿鬼十月乙亥入氐十一月乙未入北餘門犯鍼鈐又三月庚申熒守牽午又三月庚申填守哭星　魏志二月己巳朔未時實實斑殿食十五分之一又是歲太白三犯熒惑）

八　[illegible]隔城復沒於魏，救[illegible]再犯，乃誅之。安陸侯緬[illegible]劫，丘冠先不拜[illegible]。伏連[illegible]投於虜下。巴東王子響[illegible]殺[illegible]帝使胡[illegible]等至江陵[illegible]，以兵[illegible]討[illegible]子[illegible]長史劉[illegible]帝[illegible]欣[illegible]至[illegible]江陵[illegible]守之[illegible]尹之[illegible]法[illegible]城破[illegible]殺[illegible]下[illegible]左[illegible]孤[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東[illegible]右[illegible]實[illegible]房[illegible]法[illegible]登[illegible]四[illegible]之代[illegible]用[illegible]交州[illegible]孔[illegible]長史伏[illegible]登江陵之所[illegible]工深[illegible]又[illegible]不能[illegible]黑[illegible]錢[illegible]鑄錢[illegible]由上[illegible]久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成[illegible]

十四　陽平王頤[illegible]破[illegible]吐谷渾[illegible]度易侯卒。子伏連籌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帝勺飲不入口五日[illegible]乃[illegible]平日[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何也[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又[illegible]事任[illegible]

重光協洽（齊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閏七八一日秋分　魏三癸巳五壬辰閏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七）

九　太廟薦帝后所嗜，以家人禮別祭於青溪宮。王[illegible]定[illegible]杜律。孔稚珪請置律助教，以[illegible]。林邑王[illegible]

十五　帝始講武。齊使裴昭明等欲以朝服入弔，成淹責之，易以衣帢[illegible]日不[illegible]帝不[illegible]聞[illegible]李彪使於齊[illegible]作明堂[illegible]帝[illegible]。長孫百年擊吐谷渾，克二戍。[illegible]推[illegible]烈[illegible]服[illegible]祖爲太祖，實定二祧[illegible]罷六宗[illegible]別[illegible]移道壇於[illegible]合神[illegible]爲一[illegible]五[illegible]

卷第一百三十七

一日處暑齊志七月辛卯太白入太微九月乙亥犯南斗又三月甲午熒惑填歲合於虛度四月癸亥熒惑入羽林閏七月辛酉犯畢八月十四日歲伏在昴三度年晨在畢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華及立冬形色彌歲及二月壬午歲填合於虛度閏十月辛酉歲犯泣星又與填合又六月丙子辰太白合於七星度又十月庚戌填逆犯泣四星十月甲午從又犯魏志正月癸酉朢食案是月癸亥朔疑誤又己酉月食在張又十二月辛卯月食盡案辛卯非朢朢癸卯誤也

年一祭四時徧行罷雜祀非禮者朝日夕月用朔朏不卜祥日帝謂飄風旱氣斜讖纂未瀆帝攢羣臣樂懸而不作自太和朝遷主于新廟罷小歲朝賀高麗王璉卒帝素委貌布深衣見其使者置樂官除佇承相爲悖義樂軍依濁子承祖嬪不受錄遺得免罪

玄黓涒灘（齊二丁亥）五丙辰七乙卯九甲戌十一癸丑朔魏同齊志十二月癸未月食未初始虧西北食十分之四申時復次十二月丁酉食在柳亥時起東食十分之三子時復故又二月甲辰太白入羽林五月辛巳入東井七月乙丑犯軒轅又二月庚子熒惑犯東井三月乙酉入輿鬼六月壬寅入太微

十　齊豫章王嶷薨庫火燒貲直三十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嶷遺令諸子大有優劣位有貴賤不足相陵侮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武興氐楊集始寇漢中梁州仲孫等擊走之帝命沈約撰宋書立袁粲傳諱孝武明帝之惡復以范諸農爲林邑王

十六　帝初祀明堂登靈臺隨月朔於十二室命齊使觀禮高閭欲以魏承秦爲土德李彪等請承晉爲水從之宗室及功臣後封王者皆降爲公公皆爲侯僅太祖子孫及長孫觀王如故作太極殿帝初朝日夕月初祀堯舜禹周公帝親祀孔子於中書省罷西郊諸壇變大討吐谷渾王伏連籌受詔不恭羣臣請討之帝不許仍躍其降伏達擧禁世子宋勸伏連籌欲攻宕昌張陽平王之陸弁緝聽主得沒身幸安人誠豆王立其寶墨柔然大破之柔然禮以封顓爲三叔父那蓋帝行養老帝以與元哭承老以游明根爲五更不食湖元凱閭陵就不絕覺二日北日不易主帝李元曰江盛無好臣百年一日易主帝器鄭穆爲文

昭陽作噩（齊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魏同齊志正月戊辰太白歲合於奎庚二月丁丑太白犯東井四月戊子犯五諸侯辛丑入輿鬼十月丙戌犯進賢十一月戊戌入氐十二月壬辰犯南斗辛丑犯西建東星又二月庚戌熒惑填歲合於營室五月戊午填歲

十一　陳顯達謂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文惠太子卒帝見太子服玩奢侈大怒太子不喜西昌侯鸞曰嘗由其稱鸞王奐擅殺寧蠻長史閣地宇詔坐蕭立太子之子昭業爲太孫竟陵王作卿殺爲水軍帝終身不見曾法竟劉王玄邈討誅之王

十七　上始耕籍田立馮后帝命馮熙上書不臣熙不敢從上實四廟子孫親與之齒上命公鄉日中以前先自論議日中以後共決之帝欲遷都先大舉南伐任城王澄曰臣爲社稷之臣不可以不言澄曰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虞淵餘親征立太子暢帝自將三十餘萬代齊帝行軍遇盜欲叔之安定王休執不可王舉教民立銘降號二等帝覽將陽石經觀至王像舒彭請以位傳子帝發平城至洛陽雖兩不止帝執韓乘馬而出書臣齊顧固雖乃定遜都之計帝贊于烈深戒不言之益支西反於淵中嘗淵等討平之命

卷第一百三十八

合於室八月辛巳入東井十一月丁巳逆行犯五諸侯魏志六月庚辰朔食甲午月食在女又正月戊辰太白歲合於危

穆亮等營洛都齊王肅來奔帝與之語或至夜分恨相得之晚帝徙居鄴宮

閼逢閹茂（齊二丙子）四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朔閏四五二日夏至魏二丙子閏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朔四一日小滿齊志五月甲戌朔巳時食三分之一午時復故又三月乙丑熒惑入東鬼閏三月甲寅入軒轅五月丁酉入太微犯右執法又正月丙戌辰太白合於危魏志四月庚申月食在斗

齊高宗（鸞）建武元　陳顯達折晉安王子懋之謀蕭衍爲鸞畫策召隨王子隆帝見錄曰今日得用汝未用三從其垂盡今諸姬以寶諱相鑿帝與鄒陽王鸞謀誅西昌侯鸞淅以爲不可帝以蕭謀蕭坦之祖父舊人報信之何后私於楊珉帝不禁勸遠坦之癸誅珉鸞又殺徐龍駒謀坦之以帝任幾不慢更附鸞勸殺立鸞又殺周宰叔纂毋珍之杜文謙帝與何胤謀誅鸞不果王晏徐孝嗣皆與鸞合謀樂豫謂孝嗣人笑襠公至今齒冷鸞與讓等引兵入宮取帝殺之孝嗣出太后令於袖中立新安王昭文謝滄閣鸞圍恭不問孫謙轅敢甲士始安王遙光豫鸞密計謝樂等勸鄒陽王鸞入宮率帝發兵誅鸞講猶豫不巢而死晉安王子楊謀起兵於尋陽于瑤之兄弟帥而殺之何昌寒不聽徐玄慶殺臨海王昭秀孔琇之不貪而死鄒貽謂弟滄力飲酒勿豫人事桂陽王鏘謂錄公見接慇懃而有愧色必將殺我江夏王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巴陵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諸王皆死於典籤之手海陵王思食蒸魚不能得太后令海陵王以入參太祖爲第三子吾當歸老別館以悰不願豫佐命謝謂王晏功廣爲力斷宮害貴戲上帝以始天功光已楊州遙欣鎮撫依流以立安王寶卷居楊州遙欣鎮撫海陵王鋒敘魏人寇徐豫司梁四州封所誅諸王子爲侯致仕者困殺

十八　帝祭比干墓韓顯宗諫幸三齊殳勸帝齊神奪性又謂取士當擇才不宜事取門望又謂黨臣以千百衣醋相又不代要舜人問又謂厚平冠工謂是都雜間而樂如勿帝謂使代宜知廉部國紂實鎮城部至人之未然諫實又六萬送相分留之遲謂於龜太以數縮三遷失帝之使人以者黜帝任科奪一命行體帝爲等數面臨城載澄卸爲黜陟和巡仕皆安數朝王頒謝軍三北臣掠漢境得而當黜陸收臣等無舊怨無齊失七黜名陟經鋪廣人王羽度耗四宇世之從代晝靈令陵釋不禁等民章文知陽恭散於民日御暴舊士從珍福廣淵恐孤石母之西還臣民服齊得親盧劉曹貸濟薛真澄面閒諫帝齊任考虎周訪齊男休高從平樂澤城郭爲獻論女宜胡待至原鎮親王作謂新穆道帝齊征澄淺所獲族還未所

卷第一百三十九

旃蒙大淵獻（齊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魏同魏志六月壬寅熒惑出端門

二　遣王廣之等拒魏魏主至壽陽崔慶遠謂和親則生民蒙福蕭衍救義陽與蕭誕夾擊魏軍破之張冲等拔魏數城魏主至鍾離而還張欣泰謂築邵陽城者懼我臨其後欣泰謂邵陽歸兵不可遏蕭類曹不徙民沈文季開門嚴備拓跋英圍鄒陽垣歷生空倉示弱士拓跋嘉等攻轄之敗之書謀有怨言帝殺之及其兄第納太子褚妃

十九　禁淮北人侵掠劉昶王肅攻帝至壽陽登八公山賦詩遇雨去蓋帝循淮而東所敗掠民皆悅附兩敷帝爲淮南民皆安堵張冲入寇帝欲臨江數齊主罪未平乃還帝使高閭早還淮陽小戍於淮南王肅遣帝令戍兵積粟帝欲以爲大鎮廬陰中書陸叡議以早還破豆以孝下平齊蕭惠休食攻王雅遣將陽淮公公兵帝遷與熙一帝蕭飴下平鄭英敗還與魏三別兩氏東帝可以近岐力守州西兵爲成都討平之可以遣兵圍東道未帝

卷第一百四十

柔兆困敦（齊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閏十二己未朔魏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十二癸未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魏志九月庚寅晦食十月丙午月食在畢

彊圉赤奮若　齊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九乙酉十一甲申朔正一日雨水魏同魏志十月壬午熒惑歲合於端門之內

著雍攝提格　齊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魏同魏志二月丁卯月食在角又二月乙丑熒惑歲合於掖門內

三　帝四破裹蒸收皂莢餘漿帝欲壞酒鎗蕭穎胄請宜移於寶器　鍾嶸諫親細務　魏薛法護來降

四　王晏以反覆輕淺無防被誅王思遠謂晏自裁今猶未晚阮孝緒謂魏而不黨何懼　魏主寇雍州攻南陽房伯玉云寧將士以倚雍業不[illegible]　魏主圍新野劉思忌云兵食猶支未暇從汝小虜語

永泰元　魏拔新野劉思忌不降而死沔北大震湖陽赭陽舞陰南鄉諸戍皆遁　帝盡除高武子孫　日益長大陳顯達[illegible]　始安王遙光勸帝以次誅之　上疾甚[illegible]　崔慧景蕭衍與[illegible]敗於鄧城　魏主圍曹虎於樊城臨沔而還

魏祠孔子封其後　帝泝河入洛　薛真度等攻赭陽為齊垣歷生所敗　帝[illegible]真度而存其爵曰進足明功退足彰　羅初定臨王公宴之制　李彪[illegible]　王幹杖之　禁臣北語於朝　求[illegible]　詔代人遷洛者不得歸　河南人行長尺大斗　罷[illegible]后廟　選武勇十五萬充宿衛　帝不[illegible]景陽山　帝在輿懷鞍不忘講[illegible]　帝以好實樂[illegible]李沖　帝讀薛聰[illegible]　高閭[illegible]　帝謂[illegible]　命徐[illegible]等六州　[illegible]為圓丘[illegible]　令于烈子[illegible]　帝嘆臣下不肯公言得失

二十　帝改姓元氏幷改功臣姓[illegible]　納望族女於後宮　定州及代人姓族高下[illegible]　妃薛宗起以不入郡姓[illegible]　李沖謂[illegible]豈可以門地得之　李彪[illegible]　韓顯宗謂[illegible]　[illegible]國老庶老皆假[illegible]　馮后廢之　帝以[illegible]星三日不食

二十一　立太子恪　任城王澄案穆陸之黨無一人稱冤　太子恂謀叛歸平城帝杖而囚之　生破吐京胡　帝謂元彬[illegible]　可發兵　廢太子恂　穆泰陸叡等不樂南遷謀反帝使任城王澄討之　[illegible]閹門充役　新興公丕[illegible]

二十二　[illegible]　魏拔齊新野湖陽赭陽舞陰[illegible]鄧城[illegible]

三月丙午俱出

屠維單閼（齊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閏八九一日霜降魏二日霜降齊志八月己未月食既魏志二月壬戌月食在軫

上章執徐（齊正辛丑）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戌朔魏同魏志正月辛丑朔食七月己亥朔又食又正月丙辰月食十五分之三在翼

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圍渦陽　廣陵王羽及傅永等救渦陽叔業敗退保渦口　王仲雄[illegible]　[illegible]王敬則猜懼謀反[illegible]

齊東昏侯　永元元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帝請[illegible]

二十三　[illegible]

[illegible]

魏世宗　景明元　[illegible]

倖爲阿丈阿兄數往刁敎家遊宴慶弔
于湧子詠詞大子　陳伯之再討壽
陽與魏傅永戰於肥口敗還　後宮火
帝豐齡以修宮室以夜繼晝　茹法珍
等譖蕭懿殺之或勸懿奔襄陽懿曰豈
有叛走尚書令　帝使鄭植刺蕭衍植
弟紹叔以告衍　衍舉兵於襄陽　帝
使劉山陽敕蕭穎冑以荊州兵襲衍衍
使王天虎遺穎冑書云天虎口具而實
無言山陽疑不進席闡文等勸穎冑斬
天虎首以誘山陽殺之　穎冑奉南康
王寶融興兵於江陵　穎冑虛心委任
宗夬等　穎冑欲二月進兵衍以爲不
可　以宣德太后令進寶融相國封宣
城王　曹景宗王茂欲迎南康王置襄陽
衍不許　韋叡知衍必成功　豪叡康
絢馮道根榔候皆起兵應衍　帝使薛元
嗣等與張沖據郢城拒西師　房僧寄
請守魯山　鄧元起以武寧應衍　楊
公則襲湘州取之

重光大荒落

齊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九壬辰十一辛卯朔　魏同　魏志七月癸巳朔食又正月己未　太白熒惑合於奎三月戊午塡入井八月戊午太白熒惑合于翼

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南康王始稱相國　蕭衍）

發襄陽　蕭偉蕭儋破裴師仁觀僧都
以安雍州　衍分兵圍郢魯山兩城以
通荊雍兵權之道曰天下可以臥取
張沖卒薛元嗣代守郢城　王即位於
江陵立郊祀　遙封東昏侯爲涪陵王
魯休烈蕭惠訓衆兵襲蕭穎冑穎冑
使鞫孝慶任讓之等拒之　東昏遣吳
子陽等十二軍救郢州　穎冑欲請救
於魏衍曰攻取但以見付無往不捷但
借鎮軍靖鎮之耳　吳子陽屯加湖與
郢城舉火相應不能相救　房僧寄卒
張樂祖代守魯山　蕭穎孚起廬陵范
僧簡拔安成　東昏自爲市錄事安潘
妃杖　綢弦爲高宗而斬之　張欣泰
等謀餘諾蒙諦驟東昇亡建安王寶寅
兵及村姥宅而瀆　于茂等攀吳子陽
於加湖破走之　魯山郢城相繼降
房長倫韻發孜當暢巾待命下從使書
韋敎守劉總死燕生　張弘策厲城
勸衍育指建戲　衍取司州　崔價爲
父及江買王詒覓而死　衍曰用兵末
必實力所韓成業使人說降陳伯之
伯之云軍未須謀下衍宣往還之　席
讒曰我家世忠貞有陽不二　魯休烈
等殺任讓之穎冑欲召兵自救衍不可
衍克姑孰　東昏聞江郢陷遊騁如
轉　曹景宗破李居士於江寧諸軍進
圍肆康　王寶孫寫諸蔣席秦突陳死
王茂等敗王珍國于朱雀航南遂進
圍宮城　衍使降者詐陳伯之云城中
欲斷其手足　徐元瑜桓和李居士曾
降楊公則矢寶胡琳曰縣中吾脚　公
則荊湘州怯兵克猶夏婁　京口廣陵
瓜步皆降　蕭穎冑卒夏侯詳迎蕭儋

二

咸陽王禧驕奢貪淫　于烈不與
禧羽林　北海王詳譖彭城王勰
帝使于烈以兵召禧等奪其政　帝
始親政變臣讓備尊用事　廣陵王羽
代禧爲司徒固辭　帝獵北邙禧謀反
誅　廣陽王嘉築洛陽三百餘坊　立
于后　北海王詳爲司徒　于忠責王
謁攢公寵私　又簡若應死王手遊亦
不免　運圓丘於伊陽　源懷請乘蕭
衍未克建康取江南　田益宗元英請
乘間取義陽

卷第一百四十四

王僧粲潰湘州平
與興不下　劉坦開城以疑鎮玄紹
虐政理潘欲葬死事壞逆徙　貢郢守
戮衍使鈔運遣　迫廢東昏侯　衍降
楊公則義衛送公鄉士民　馬仙璋
樹華不饒名　衍謂王亮穎而不扶
人殿敘東昏送首於蕭衍王志接服
嘗要怨意不爲用　王珍國寶擢引兵
賊來獨取我邪　又金銀離鑄佶於
不出兵故長圍得成　東昏借金錢曰
爲百日翻跆法珍恐士民浅漬開城
嫉戲作被創輿去　又敎太官辦譜米
子文爲賈帝　又好與宮人宦者爲軍
東參軍國又以荊州嬖倖　東昏尊斬

玄黓敦牂（梁正庚寅）

三己丑五戊子閏六丁亥八丙戌魏同　十二乙酉朔　隋志五月丁巳朔食　魏志正月乙巳　八月乙巳　熒惑守南斗八月壬申太白晝見　十一月己巳又月犯房　癸巳塡逆行守井　三月太白晝見　太白犯房　合於須女

梁高祖（衍）天監元（迎宣德太后臨朝引范雲）

沈約任昉爲腹心已約曰公建字數沔
此時應思今王業臣成何所從又
曰著天子運衛君先分定賞從有人同
公作賊約給錫錫入進位相國崇
百殺封梁公備九范殺湘東王寶晊
梁國置官王雲諫納余氏進
梁王百郡謙寶寶攸與鄭文智
封梁王殺郡謙王寶攸與　鄭文智
等穿輸秦鄱陽王寶寅奔魏　蕭傳鎮
荊州民皆安悅　和帝歸至姑孰禪位
于梁　宣德太后臨軒遣使楊電　遜
于別宮　梁王即帝位奉和帝爲巴陵
王闕一月殺之　穎冑遣不食而卒

以蕭寶融爲巴陵王　帝鋼南康侯子
恪曰宋孝武羹積京鄉祖以材略見歸
而無如之何湘東以丹云獲免而子孫
死其手　又曰寶梁雖我華命宗屬末
遣鄉兄第果有天命非云所足示
無度耳　曹入木勝石函適到瀛
等以廉能置南北接致擢策
陳伯以鄧盜爲別帝達弘繕及
褚勸伯之蜂江州反伐之張鄭伯
倫之帝揀黨季之攻之敗奔
魏豫寶達王等達伯之鬱選裝
於帝茂遣劉連季校驅奪
元遣使餘道琛檢先朱士
鄧起欲之獻朱季連反傷罰
人曰曾寄屬人季攝諫詐族通
物元起於巴西李膺檢作四東
略納元宦亮　定律立　江
軍權命王巴等議　太子令統
十二留以考鍾律
畢米斗五千

三

齊蕭寶寅來奔　魯陽蠻寇潁州
李崇擊滅叛蠻　陳伯之來奔
以元丕爲三老　范紹謂有兵無糧
何以克敵　洛陽宮殿始成　高肇與
張彝爭尚公主彝沈廢累年

卷第一百四十五

昭陽協洽（梁正甲寅）

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　魏同　隋志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　魏志五月丁卯月食自地出食十五分之十二

二

劉季連食盡困蹙帝遣使受其降
初行梁律　范雲卒帝以沈約
而以徐勉周捨代之　拾言詞於日不
泄傳事　斷鄙縣斷率　帝　謝胐宇
魏元英寇義陽取實首欄元茂宋
關拔五城廣司馬素　漏道根准防東
義開門豐兗法宗等抑之遣怯防勇
代父死不肯易械叛就禽　吉翂請

四

梁州氐楊會叛　蕭寶寅伏闕下
請兵伐梁暴風大雨不發　命寶
寅屯東城陳伯之屯陽石以俟伐梁
楊椿等大破叛氐　任城王澄表請伐
元英復梁義陽拔　彭城王勰爲太師
東關拔五城廣司馬明首元尼須故人飲酒
子紹先立　源懷所損　官五
分之二　東荊蠻反　安叛　納貨

閼逢涒灘（梁正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魏正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閏十二。）

旃蒙作噩（梁二壬申，三辛未，五庚午，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二三二日穀雨。魏正壬申，三辛未，五庚午，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正一巳雨水。魏志九月癸未月食十五分之十，在[illegible]，又六月己未[illegible]犯昴。）

柔兆閹茂（梁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朔。魏同。梁紀三月丙寅朔食，魏志正月庚辰月食盡，在氐。）

彊圉大淵獻（梁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

三　梁姜慶眞襲魏壽陽，入其外郭。[illegible]惠紹等與魏劉思祖戰於邵陽，[illegible]魏所[illegible]，既而惠紹[illegible]。[illegible]戰敗於樊城。[illegible]道恭守義陽百餘日，魏不能克。會[illegible]卒。柴慶宗以鈞城降魏。[illegible]馬仙琕[illegible]陽，不克。蔡靈恩以城降魏。[illegible]南義陽[illegible]除關南[illegible]。

四　初置五經博士，[illegible]大興。夏侯道遷以梁州[illegible]。[illegible]李凱據交州反，李畟平之。[illegible]州，取巴西等郡。王足入[illegible]元[illegible]道[illegible]淵藻殺之[illegible]州[illegible]平之。命臨川王宏[illegible]伐魏。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駭。巴西復[illegible]魏來[illegible]。大穰，米斛三十錢。

五　魏元英等來寇。魏陳伯之來奔。王茂先爲魏楊大眼所敗。張惠紹攻魏宿預。昌義之拔梁城。韋叡拔魏小峴，又堰肥水[illegible]合肥，拔之。[illegible]。[illegible]徙豫州治合肥。桓和拔魏朐山。太子統出居東宮。魏邢巒破桓和於孤山，又破張惠紹等於宿預。[illegible]元英[illegible]攻梁城。臨川王宏[illegible]欲[illegible]。[illegible]張惠紹[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洛口軍潰，宏獨[illegible]走還。元英進圍鍾離。曹景宗救鍾離。帝以[illegible]爲必破賊。

六　昌義之守鍾離，[illegible]救鍾離。帝敕曹景宗[illegible]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叡[illegible]淮水暴[illegible]，以高[illegible]魏橋，大破元英，[illegible]二十餘

正始元　楊大眼討樊季安，平之。梁姜慶眞襲壽陽[illegible]外郭。蕭寶寅擊卻之。劉思祖破梁張惠紹等於邵陽，[illegible]之。元遷破梁王僧炳於樊城。任城王澄自鍾離還，遇雨失亡參[illegible]。北海王詳貪淫[illegible]。高太妃顧母子相保持而爲生。始皓用事，詳亦附之。高肇欲專朝政，譖詳與皓等謀爲逆亂。帝殺皓等而囚詳。高太妃以劉妃不妬，杖之，劉妃笑而受罰。家奴謀劫出詳，不果。詳暴卒。崔光謂雞四翼四足爲小臣相屬助之象。高肇說帝使[illegible]兵守諸王[illegible]，殆同囚禁。邢巒[illegible]明王[illegible]金玉。梁柴慶宗以鈞城來降。李崇破東荊蠻，禽樊素安。元英破梁馬仙琕於義陽，蔡靈恩以城降。傅永傷[illegible]，不欲人知。[illegible]。柔然寇北邊。源懷巡行，請築九城，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公孫崇請考正鍾律。置四門小學，儒業大盛。詔[illegible]翻等議定律令。

二　梁夏侯道遷以梁州來降，遣邢巒將兵援之。巒略定巴西等郡。王足入劍閣。[illegible]崔光[illegible]不當生殿[illegible]。高肇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家[illegible]而怪先[illegible]。[illegible]楊集起等帥[illegible]氐反梁州。王足圍[illegible]。邢巒請乘勝取益州。王足不得刺史，[illegible]引兵還。巴西復入于梁。源懷討梁州叛氐。

三　皇子昌生。傅豎眼[illegible]武興[illegible]楊紹先。秦州呂苟兒、涇州陳贍反。元[illegible]等[illegible]。陳伯之奔梁。[illegible]請[illegible]彭城王勰[illegible]以爲不可。中山王英都督諸軍以拒梁。楊大眼敗梁王茂先。梁張惠紹攻宿預[illegible]。[illegible]桓和陷梁城。韋叡陷小峴，又陷合肥。源懷請[illegible]人不當[illegible]。元[illegible]呂苟兒[illegible]降之。楊椿斬陳贍。邢巒破梁桓和於孤山，又破張惠紹等於宿豫。中山王英攻梁城，大破梁兵於洛口。英乘勝圍鍾離。邢巒固諫求還。盧昶、元暉共譖巒，巒賂暉得免。暉在吏部，用官皆有定價。柔然那蓋卒，子伏圖立。帝不許伏圖通和，使修藩禮。邢巒、傅豎眼在梁、益，能得豫和。

四　公孫崇請高肇監大樂。中山王英作橋於邵陽洲以攻鍾離。詔召英還。英固請留攻。梁曹景宗、韋叡乘淮水漲，焚橋，大破英於邵陽洲。中山王英

卷第一百四十六

閏十丙辰，十二乙卯朔，十一日冬至。魏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丙辰，十二乙卯朔，閏九月，十一月小雪。）

萬。徐勉爲吏部尚書，謂座客今夕止可談風月。

蕭寶寅皆免死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辛琛願得方正長史。于后殂，人歸咎高氏。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著雍困敦（梁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 魏閏魏志八月壬子朔食又三月戊申熒惑在東壁五月癸未填逆行入太微六月庚辰太白歲合於柳

梁高祖天監七（初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擢薦 蕭昺爲領軍嚴切近幸不堪命 初置十二卿分百官十八班將軍二十四班 魏三關來降 魏白早生以懸瓠來降 安成王秀輒遣馬仙琕赴懸瓠 魏宿豫來降 魏元英邢巒拔懸瓠斬白早生 魏辛祥敗胡武城於金山 初遣大褒

魏世宗永平元（皇子昌卒人疑高肇爲之）立高后 高肇益用事 元匡造櫬欲諫坐免死 京兆王愉據冀州反稱帝 安樂王詮撫安在北州鎮 李平擊破愉兵遂圍信都 高肇譖彭城王勰與愉通謀召入禁中殺之 士民流涕 愉棄城走 李平追執之 帝命送洛陽 肇潛殺之於野王 崔光諫屠劇李氏 高顯救愉黨千餘人死 高肇奏除李平名 楊椿諫從奚然於濟州曰必爲後患 三關叛入于梁 中山王英救郢州 白早生殺司馬悅以懸瓠降梁 邢巒擊破早生圍懸瓠 成景儁以宿豫降梁 梁以開府郡公誘田益宗不從 楊椿攻宿豫 中山王英邢巒共攻拔懸瓠斬白早生 辛祥敗梁胡武城等於金山 桓叔興招降太陽蠻萬餘戶 高昌王麴嘉求內徙迎之不至 柔然佗汗擊高車敗死子醜奴立

卷第一百四十七

屠維赤奮若 梁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魏同 魏志八月丙午朔食又三月熒惑入鬼四月乙丑太白犯積尸五月太白歲合九月甲申歲入太微十二月乙酉又逆行入太微

八 或請封會稽禪國山 許懋以爲古有巡狩而無封禪 若聖主不須封禪 若凡主不應封禪 魏元英復取三關 馬仙琕走 韋叡救三關先城安陸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 帝遣董紹歸求和於魏曰吾不恥先言和以息彼此之民 魏人不許 魏元志攻潺溝蠻爲受郡蠻降擊志破之 魏元樹來奔

二 中山王英請三關相須攻難不如攻易乃先攻東關克之二關皆潰 走浮馬仙琕 帝欲以所獲梁將贖司馬悅首及謝砥 梁遣紹歸求和 帝不許 元志僕梁渦難爲蕭義所敗 命劉芳公孫崇各造樂器 帝爲約臣講傳經 裴延儁勸帝寶五經 作閑居寺 元樹奔梁

上章攝提格 梁初用大明曆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七庚子九己亥十一戊辰朔閏六七一百虛晷 魏爲閏司二日歲晷 魏志正月戊子月食在張閏月乙酉又食在於十二月壬午又食在張又閏月壬申太白犯太微

九 沈約求三司之儀不得 帝幸國子學命太子以下皆入學 選士流爲尚書五都令史 宣城吳承伯作亂蔡撙討平之 初行祖沖之曆

三 皇子詡生 胡充華曰不可愛一身之死使國無嗣 劉芳等新樂成止用二舞餘仍舊

重光單閼（梁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魏同 梁紀十二月壬戌朔食 魏志十月己巳歲犯房

十 琅邪王國珍以怨望得罪 朐山叛降魏 馬仙琕討之 魏盧昶援朐山 朐山降 昶敗走僵尸二百里 梁有二十三州 是後州名浸多 秣陵老人遮帝言陛下爲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

四 汾州劉龍駒反薛和討平之 梁朐山來降盧昶援之 梁馬仙琕克朐山 昶敗奔走士卒免者什一二 肇諫與梁爭朐山 甄琛請重里尉之任以除洛城盜賊

玄黓執徐（梁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 魏同 魏志五月己未晦食又三月丙申歲犯鍵閉丙午掩房是月填守氐九十餘日

十一 初免老小逋質作 修五禮成

延昌元 高肇爲司徒怏怏 清河王懌以肇比王莽 又譖肇擅權因徙亂君臣之分 立太子詡始不殺其母 人謂郭祚爲黃𤖯少師

昭陽大荒落 [illegible]

十二 鬱洲民殺張稷降魏 康絢討平之 沈約奏赤章稱禪代不由己

二 梁鬱洲來降遣兵援之游肇諫 壽陽大水李崇乘船依女牆不去曰吾勳足則揚州非國物 裴絢叛崇討禽之 梁殺反間 帝委信崇不疑 恆肆地震踰年 帝命太子拜少傅崔光

閼逢敦牂 [illegible]

十三 魏寇益州 命康絢堰淮水於浮山以灌壽陽

三 [illegible]

旃蒙協洽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卷第一百四十八

		太后臨朝稱制出于忠為冀州刺史胡國珍出入禁中參咨大務元遹斬法慶梁趙祖悅據西硤石還蕭陽高陽王雍疏于忠罪太后不問胡國珍與二王居門下同鑑庶政崔亮攻梁趙祖悅於硤石元法官食盧任[illegible]宗以晉謂陳梁趙王諡開岐州城大紫為城人所囚崔光令胡太后攝祭
柔兆涒灘（梁正戊辰）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巳朔正二日雨水梁紀三月戊辰朔食魏志八月己酉月食十五分之八在奎又三月丙子太白歲合正月熒惑犯房四月逆行又犯之	十五　魏攻浮山康絢擊卻之魏攻拔西硤石斬趙祖悅淮堰成康絢[illegible]反間使蕭寶寅[illegible][illegible]衆[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毀[illegible]攻魏東益州[illegible]成皆下之遂圖武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順救之殺任太洪[illegible]逃保白水[illegible]順取白水敗張齊東谷州復入魏淮堰壞死者十餘萬口李[illegible]斬阮[illegible]李	魏肅宗（諱詡）熙平元（李崇崔亮乖異不壹太后）命李平為行臺節度諸軍崔延伯以竹組貫車輪施鹿盧塞梁水[illegible]李平等拔西硤石斬趙祖悅崔亮違詔擅還平奏處死刑太后赦不問元匡請誅于忠不從又請去年正月後八月前超階授官者並從追奪袁翻[illegible][illegible]劉故掠殺人非齋逆梁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請寶寅李崇作浮橋及魏昌城復封于忠崔光梁張齊圍元法僧於武興傅豎眼救之殺梁任太洪齊遁去荀金龍妻劉氏守關城李平料淮堰必自壞崔光以太后數出遊諫[illegible]司空澄奏選北邊鎮將嚴守備袁翻請令王公舉東南將吏太后作永寧寺李崇以為不如修明堂太學李瑒諫佛為鬼教柔然醜奴滅高車執彌俄突以駑馬曳殺之
彊圉作噩（梁二壬辰）四辛卯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魏同魏志二月丁未月食在軫八月癸卯又食蝕在晝	十六　敕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宗廟初用蔬果[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在令朝廷不復[illegible]有一州	二　大乘賊入瀛州宇文延討平之任城王澄[illegible]並不可通行[illegible]盧同檢覈[illegible]北京士民未遷者[illegible]元匡[illegible]取[illegible]聽留采王屋等山銅鑄錢
著雍閹茂（梁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閏八癸丑十一壬午朔九一日霜降魏同	十七　安成王秀[illegible]之帝友愛[illegible]小心[illegible]始興王憺分半祿秀不[illegible]臨川王[illegible]帝泣責而不誅	神龜元　張倫諫遣使與柔然抗禮胡國珍卒號太上秦公張普惠諫尚書復徵綿麻稅普惠請先正稱尺普惠諫帝崇佛法[illegible]郊廟崔光請補石經卻鐵忽反源子恭禁[illegible]掠不輕[illegible]自降劉騰為儀同胡太后殺高太后以應天變葬以尼禮任城王澄奏徙都城內寺於郭外復鹽禁
屠維大淵獻梁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魏同魏正月辛巳朔食又十二月庚申月食十五分之十在柳又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	十八	二　太后初稱詔張仲瑀請銓削選格排抑武人羽林虎賁相帥焚其第毆殺父彝燒殺兄始均朝廷捕斬八人其餘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將亂詔武官依資入選崔亮作停年格不問賢愚劉景安以書規之薛琡表諫以為執簿呼名一吏足矣高歡觀魏失政散財結客太后令王公自負絹權貴[illegible]奢侈相高任城王澄諫營佛事費損財力源子恭請成明堂辟雍

卷第一百四十九

		陳仲儒請依準以調八音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元匡復欲造棺攻任城王澄坐削官爵辛雄奏理匡楊昱言元义受賂沙汰郎官
上章困敦（梁正乙亥）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魏同梁紀正月丙子日食魏志正月乙亥朔食又十二月甲寅月食又四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于井七月太白犯衜	普通元　帝罷春祠哭馮道根帝遣使授高句麗王衣冠魏人執之魏元略來奔韋叡不隨俗奉佛魏始通使	正光元　清河王懌得幸於太后元义劉騰[illegible]懌[illegible]懌謀毒殺帝自立乃幽太后於北宮殺懌於禁中二人表裏擅權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欲誅义騰不克而死刁整匿元略送於梁柔然醜奴為其母及大臣所殺弟阿那瓌立族兄示發攻之阿那瓌兵敗來奔汝南王悅佐元义得太尉阿那瓌求兵自送還國元义受其金而許之始與梁通使
重光赤奮若梁二己亥四戊戌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閏五六一日大暑魏朔閏同二日大暑魏志五月丁酉日食又丁未月食案五月無丁未疑癸未[illegible]十一月己酉又食在井又四月甲辰熒惑填合于危十一月辛亥太白填合于奎又九月癸丑歲犯左執法	二　蠻酋桓叔興以魏南荊州來降文僧明以義州降魏琬琰殿火裴邃攻義州取之獲魏封壽	二　南秦州氐反使楊鈞送阿那瓌還國張普惠諫以為救累世之勍敵實天亡之醜虜阿那瓌從兄婆羅門擊示發殺之自立為可汗留[illegible]云真然論婆羅門使迎阿那瓌帝朝太后太后欲留帝宿元义紿太后扶帝還宮奚康生謀殺元义不克而死八坐九卿旦詣劉騰宅乃赴省府騰納貨權利中外吉之京兆王繼讓司徒婆羅門遣兵迎阿那瓌阿那瓌懼不敢往蠻酋桓叔興以南荊州降梁梁文僧明以義州來降梁裴邃復取義州獲封壽楊侃辨裴邃之詐高車王伊匐擊柔然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詣涼州[illegible]降柔然迎阿那瓌[illegible]然若為以防高車[illegible]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王琛為南秦氐所敗
玄默攝提格梁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一己丑朔魏同梁紀五壬辰食既魏志十一月己丑朔食又正月癸丑鎮逆行犯左執法五月甲辰又犯左執法	三　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復逃歸	三　宋雲等自西域還高車王伊匐弟越居殺伊匐自立初行正光曆梁蕭正德來奔既而復奔梁寶寅請殺正德柔然婆羅門叛奔時費穆擊破之涼州禽婆羅門
昭陽單閼（梁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魏初用正光曆同梁紀十一月癸未朔食魏紀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十一月庚戌歲犯房	四　始鑄鐵錢民多盜鑄物價騰貴	四　阿那瓌入寇告饑元孚撫慰柔然阿那瓌劫孚使李崇等追之出塞三千里不及[illegible]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illegible]

閼逢執徐（梁正壬午）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閏正二一日春分魏二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閏二三一日蝕兩　魏志四月癸丑歲逆行犯房

五　命裴邃督諸軍伐魏　成景儁拔魏童城　邃襲魏壽春入其外郭　魏建城令降　李國興攻魏郢州不克　朱异始用事

五　魏臨淮王彧北討拔陵　高平鎮人胡琛反　賀拔勝求救於彧衛可孤陷武川懷朔　彧敗於五原李叔仁敗於白道　帝謂李崇謂號戶非寶之心　命崇與廣陽王深北討拔陵　梁裴邃入寇　秦州人莫折大提反殺刺史李彥南秦州人殺刺史崔遊以應之　大提卒子念生稱天子　命元志魏討念生　崔據殺於鎮道李崇引遣譽中　廣陽王深請改鎮建爲州　崔遠賂元乂得不坐　魏子涼賊據東谷民分戊諸鄯卒擁保全　倚州于善提反執刺史宋穎　梁成景儁拔盡城　李前請敕大將堅壁易與賊戰　莫折天生敗元志於隴口志退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始改六鎮爲州而六鎮已沒　爾朱代勤獵籥中豫拔去不閻　爾朱榮敕財合樂秦無豸歸之　梁裴邃蕭將秦入外郭遂城多入于梁　命寶寶寅晉靖將西討　吐谷渾救宋穎復涼州　當州民執鎮冀反　源子稚使子伯莛守統萬自出求擢爲胡所禽說胡降之卒全二夏　李崇唐陽王深退保平城　崇留寶穆守寶中　賀拔度拔等殺衛可孤　廣陽王深代李崇總戎　莫折天生陷岐州擒元志　高平人殺卜胡迎胡琛　楊畏救雍州新婁神達　京兆子繼西討　梁李國興寇郢州不克　汾州胡反　魏子建諭下氐復南秦州斬韓祖香　莫折念生陷涼州

卷第一百五十

旃蒙大荒落　梁正丙午三乙巳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　魏同　隋志三月丙午歲入南斗庚申月食九月壬子太白犯右執法　魏志九月丁巳月食又五月太白犯軒轅十二月癸歲犯鬼

六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　裴邃侵魏至鄭城汝穎響應　邃敗魏長孫稚元琛於壽陽　元略與魏元鑒戰敗於彭城南元法僧復敗鑒　元法僧驛吏民來奔　命豫章王綜鎮彭城　襲還卒　樊文熾圍穎小劍爲魏淳于誕所敗　豫章王綜自謂齊東昏之子陰謀叛亂而帝不知　綜夜亡入魏軍　彭城潰將士淪沒什七八復失徐州　西豐侯正德坐凶險徙臨海未至復救之　祖暅之爲魏作銘江華嗥屬之　曹義宗拔魏順陽馬隱與魏裴衍戰敗於淅陽　邵陵王綸以孝更爲帝而擁之坐免削

孝昌元　元法僧據彭城叛降梁　元顯和覆軍爲忠鬼不鑄　叛臣　蕭寶寅崔延伯破莫折天生於黑水隴東皆平將上果掠隴遣遣寶　魏關根不受宛川奴悼　長孫權河閻王琛與梁裴鑒戰敗於寧陽　安樂王鑒敗梁元略於彭城南僕爲元法僧所敗　命安豐王延明討彭城　太后欲出家乂乃聽太后往來帝所遂定黜乂之謀　乂領軍　阿那瓌擊破六韓拔陵鑒解之自攝可汗　解元乂侍中乂欲入破不得太后復臨朝除乂名　韓子熙宮清河王嫡　宋弁謂子雄錄陰必敗於李崇等亦以爲然　元順讀太后奈何以生妹不正元勝之厥　韓子熙謂事關諫殺豈繫鐵　乂坐謀反死　元順事太后桂飾儀元順入穆紹釋所紹謝軟還家　鄭車得幸太后與徐紇李神　惠翻皆用寇　盧殺傳不與神執婚　万侯魏奴　涇州畜寶寅韓延伯討之延伯敗沒　靈臣皆言賊顯以悅媚太后　梁樂文織圍小劍淖于鎮羅敗之　梁爲綜請隆慮念單騎入彭城驗其盧寶綜夜出降彭城潰安

豐王延明等復定徐州　寶穆魏秦州逃　北增曾拔　于龍說乞列河下之因敗破大蜂敗陵　柔然阿那瓌大敬拔陵拔陵師來南從　廣陽王深請立郡轄於懷州北以慶隆戶唱佚寶冀建瀛三州深日此重蕭鑄乞活夫　杜洛周反于上谷北蔣州　吐谷渾賓爲蹴取涼州又教南蘇趙河州　荊郡嘉蘿擻　辛雄蜆蹕推王嘉靈藥汝豐破之　雄上瓖稱鄒盜不除由曾罰不明僧　梁寶魏宗入敦拔關陽爲屢蒙衍等敗之於所陽　山胡劉蠡升反　斛律金歸爾朱榮

柔兆敦牂（梁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閏十一丙申十二乙未朔十一一日冬至　魏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一丙申十二乙未朔閏十一十二二日大歲　隋志正月癸卯太白歲合於年　魏志十一月戊申又合于女

七　魏以江革易元略　元樹夏侯亶攻魏壽陽　丁貴嬪卒　夏侯亶等拔壽陽

二　常景元譚爲杜洛周所敗　城陽王徽譖廣陽王深召還　鮮于脩禮反攻定州楊津救之　元順韻餘於爲魏之宰鮮魏若不亡故故不死　河閭王琛長孫稚爲鮮于脩禮所敗　以江革易元陽王略逾叛　廣陽王深討脩權長城陽王徽不敗扶軍政下崔葉秦燕州　陳學繼反鮮脩陸觀壽之　鮮于阿胡陷平城　梁元樹寇殺陽　元洪榮殺鮮于脩權請隆萬榮徙拱秦　爾朱榮幾蜂州執尉慶實以於叔羽生爲刺史　萬榮殺章武王融下白牛遷　榮攤天子　于雄自詣勝榮辦理廣陽王深　毛鍇逐深深爲葛榮所擒而死　[illegible]陷平州　呂伯度破莫折念生念生請降賊而復反蕭寶寅不能制　梁夏侯亶等拔壽陽　杜洛周陷幽州　辛雄請更停年勞法擇守令以靖民

卷第一百五十一

彊圉協洽（梁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　魏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朔　魏志九月癸歲再犯軒轅大星

大通元　湛僧智圍魏渦陽彭寶王辯圍琅邪夏侯夔拔三關　成景儁攻魏彭城不克　帝幸同泰寺捨身　彭羣等爲魏鹿悆所敗　魏元慶和以廣陵降　湛僧智以城降夏侯夔　陳慶之克魏渦陽

三　葛榮陷殷州殺崔楷　楷留家城內將士無叛志　齊寶寅敗於涇州東秦峻薔相鑑陷沒關中大擒僧降以雍州拒之　羊侃射殺莫折天生　路恩令蕭以寶遊爲將帥　梁湛僧智圍渦陽彰寶王辯圍琅邪夏侯夔數三關　房景伯使不孝子觀其母　秦賊據擅關　梁成景儁寇彭城豐景芬擊却之　帝下詔自欲西討會得潼關又船欲北討皆不行　柔然阿那瓌請討賊不許　以蕭寶寅代楊椿鎮長安椿秦寶貴有業志寬壽置一洛　劉據鄭辯反曹世表討斬之　安樂王鑒據鄴叛葛榮　應愈等鑒彭寶破之　源子邕等拔鄴斬元鑒　杜粲殺莫折念生　辛琛以南恭州隊　元慶和以廣陵　梁　梁陳慶之伐揭陽　蕭寶寅彬降續元據長安反自梅齊王　蘇進旧鄴四屠滅云何不哭　義贊走出纔而百文　許館義等反　萬榮陷眞州進釋　寶將士羣諒死五百人皆得免　子於點衍敗死於蒲曲　李神

守相州榮攻不能克　[illegible]趣殺杜榮而降

著雍涒灘（梁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魏同魏志正月熒惑逆行犯軒轅大星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

二

魏元悅元彧元顥來奔元願達以郢州元世儁以北青州李志以南荊州來降　元彧還魏　立元顥為魏王使陳慶之將兵送之　曹義宗為費穆所禽　魏羊侃來奔

魏敬宗（子攸）永安元

楊津居杜葛之閒不殺北人　津求救於柔然　杜洛周陷定州執津又陷瀛州　楊侃說長孫稚攻潼關取蒲阪　侃令諸村降者舉烽　薛脩義等降　長孫稚言覽殺　侯終德攻蕭寶寅寶寅奔万俟醜奴　李洪攻燒及關口　葛榮殺杜洛周併其衆　太后殺肅宗所愛信者由是母子嫌隙　高歡元天穆賀拔岳勸爾朱榮討徐紇榮請討山東盜賊不許　徐紇以鐵券間榮左右　肅宗使榮舉兵內向　鄭儼徐紇勸太后鴆肅宗詐立皇女又立臨洮世子釗生三歲　爾朱榮抗表入朝　爾朱世隆求復命　葛榮陷滄州　爾朱榮密召長樂王子攸　徐紇謂爾朱榮小胡使李神軌鄭先護等拒之　長樂王潛渡河會爾朱榮遂即帝位　改元建義　鄭先護以河橋降李神軌退走　徐紇奔兗州鄭儼奔鄉里　太后與明帝後宮皆落髮爲尼　百官出迎於河陰　爾朱榮沈太后幼主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　費穆勸殺朝士慕容紹宗諫　爾朱榮還帝於河橋作禪文　高歡勸榮稱帝賀拔岳請誅歡　榮鑄金像不成劉靈助言不吉榮乃愧

卷第一百五十二

悔迎帝謝罪　帝入洛惟山偉一人拜赦　洛中士民竄匿榮奏追贈河陰死者官衆稍安　鄭儼爲部下所殺　汝南王悅臨淮王彧北海王顥皆奔梁　元願達以郢州元世儁以北青州李志以南荊州降梁　爾朱榮自以無二心辭宿禁中　帝納榮女爲后　榮還晉陽令元天穆入秉朝政遣[illegible]榮竟　樂子[illegible]拔平陽　王羆守荊州祝前中顥　臨淮王彧自梁還　高乾兄弟起兵河濟閒元欣論降之　葛榮南僭至於水　邢杲反實州　万俟醜奴稱帝　徐紇勸羊侃以泰山叛降梁　葛榮圍相州衆號百萬爾朱榮使從子天光守晉陽自帥精騎七千討葛榮大破葛榮於滏口禽之散其衆各從所樂一朝散盡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宇文泰以統軍　梁陳慶之奉北海王顥入寇　于暉等討羊侃　李叔仁與邢杲戰敗於濰水　費穆救荊州禽梁將曹義宗　于暉等圍羊侃於瑕丘徐紇託以乞師遂奔梁侃不能守亦奔梁　韓樓據幽州反

屠維作噩（梁正癸丑三壬子六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閏六七一日[illegible][illegible]魏正癸丑三壬子）

中大通元（陳慶之取魏梁國元顥稱帝慶之遂取滎陽虎牢送顥入洛陽魏主北走慶之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顥密謀叛梁慶之請益兵及赴徐州皆不聽上書止梁兵於境上魏爾朱榮奉魏主擊顥）

二

尊彭城武宣王勰文穆皇帝廟號肅祖彭城王劭爲孝宣皇帝臨淮王彧李神儁諫不聽　上黨王天穆將擊邢杲薛琡請先擊元顥　顥與陳慶之衆[illegible]取睢陽顥即帝位[illegible]元孝恭遣拔考城禽濟陰王暉業　天穆破邢杲

卷第一百

六辛巳閏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八一日秋分　隋志閏月壬戌熒惑犯積尸　魏志十月己酉朔從地食十五分之七起西北又八月乙丑月食在危十月甲子又食在參又十一月熒惑自鬼入太微丙[illegible]門犯上將出東掖門犯上相東行累日句已去來逆行而西

顥敗死　慶之爲沙門逃歸　魏元延明來奔　嚴始欣以巴州來降遣蕭玩援之　帝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

新之　慶之拔滎陽禽楊昱顥不殺懷少大破天穆遂拔虎牢禽辛纂　帝河出避　高道穆勸帝北渡河遂如河內　臨淮王彧等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改元建武　崔孝芬救梁國天穆拔大梁　費穆攻虎牢陳慶之出擊之　溫子昇諫天穆渡河　陳慶之復取大梁梁國　沛郡王欣欲以齊州附顥崔光韶不從而止　顥[illegible][illegible]近習[illegible][illegible]南兵陵暴朝野失望　爾朱榮見帝於長子奉帝南還兵衆大集糧仗發王　顥殺費穆　榮攻拔河內斬宗正珍孫　顥密謀叛梁陳慶之請益兵顥逆止之　顥緣河拒守榮欲北還楊侃高道穆勸造筏濟河　爾朱兆自馬渚濟襲顥子冠受[illegible]之軍潰南走諸城復降魏顥至臨潁[illegible]顥死　[illegible][illegible]安豐王延明奔梁　高道穆擊破公主車帝謝之　道穆薦楊侃　[illegible]請永安五銖錢　宋遊道責臨淮王彧　以唐永代魏子建遂失東益州　嚴始欣以巴州降梁　儁徽紹譙山民圍南鄭父豐[illegible]取蕭而辛　爾朱榮[illegible]侯淵聽機設[illegible]是其所長若總大[illegible]未[illegible]能用　淵以七百騎禽韓樓定幽州　万俟醜奴陷東秦州　魏衛鄭降

五十三

上章閹茂（梁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十癸卯十二壬寅朔魏同魏志甲申[illegible]前月食又正月癸未熒惑逆行入東掖門三月己卯在右執法北留十四日順行而東四月己未出在端門自左執法南而東五月己亥太白在參）

二

魏梁益州攻嚴始欣殺之蕭玩亦敗死　以魏汝南王悅爲魏王置境上　悅不能入魏而還　陳慶之圍魏懸瓠

魏東海王（曄）建明元（梁益州攻嚴始）

欣殺之蕭玩等敗死　爾朱榮遣爾朱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悅擊万俟醜奴惟配兵千人天光淹留未進[illegible]杖之　醜奴圍岐州　賀拔岳破尉遲菩薩[illegible]而　醜奴退屯平亭天光[illegible]天岳於[illegible][illegible]擊醜奴破之遂克涇州　陳[illegible]及[illegible]奴於高平侯[illegible]貴陳[illegible]軍騎入以追與奴於馬上　高平人執[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illegible]　王[illegible]習勸帝誅寶寅　梁以汝南王悅[illegible]魏　毛　万俟道洛[illegible]王[illegible]以王水洛城　爾朱天光約走給木而降保[illegible]取之三秦河渭瓜涼[illegible]等州曾[illegible]木宇文秦[illegible]原州民悔從[illegible]　帝觀天[illegible]除賈朱[illegible]不悅　帝顧太宰天[illegible]集[illegible]猶存臣[illegible]無代天下百官之理　集后妬忌慎其父不自作　帝見請賊斷平意不[illegible]　榮[illegible]求九鎮帝稱其忠　榮好[illegible]一[illegible]出[illegible]數人坐死見避虎者斬之士辛如發[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諫之榮曰不獵則士卒意憤　城[illegible]王徽辛[illegible]楊侃等勤帝[illegible]榮李侃晞等誠　[illegible]殺曰不能事與胡　榮毀善書暴始曰世隆無膽　帝謂榮人亦言王欲書我豈可信之　帝欲止擒不可　榮下人曾[illegible]僞帝左右故不識醉皆上聞　帝曰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常道鄉公生　王道習勸[illegible]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瑞　徽詐辭生[illegible]子以召榮　臨　溫子昇執殺書榮見閒

卷第一百五十四

之顏色不變　帝手刃榮并殺天穆　帝得榮手板目遹今日不可制　大赦　爾朱世隆奉榮妻子奔河陰　田話欲攻門　賀拔勝止之　司馬子如勸世隆據河橋攻京城以示彊　爾朱度律歸將胡騎來求尸　世隆謂兩行鐵宗何足可僧　李苗以火船焚河橋世隆北遣　世隆屠肆州以肆忿　斛斯椿歸汝南王悅　爾朱兆自汾州據晉陽會世隆於長子立長廣王曄　爾朱仲遠起兵徐州　爾朱天光起兵關中　侯淵起兵平州　城陽王徽忌前勸帝不納羣臣之冀斬惜實賜靡貫而恩不咸物　仲遇陷西安州及清臺　爾朱榮謂兆不過將三千騎堪代我者唯賀六渾　兆召高歡向洛歡辭之　兆破源子恭於丹谷自河橋西涉河水不沒馬腹叩宮門宿衛乃覺　因敬宗於永寧寺擒殺皇子　寇祖仁斬城陽王徽獻其首　兆責世隆耳目不廣　赴豆陵步蕃襲秀容兆歸晉陽使世隆等守洛陽　兆送敬宗於晉陽　高歡說兆不宜害天子　世隆殺高遣穆　世隆不追李苗贈谿　世隆殺雎丹　兆獄歡宗　步蕃大破兆於秀容　高歡與兆共破步蕃斬之兆使歡統三州六鎮降民就食山東　趙洛周逐爾贊贊走山中而死　趙脩延執李琰之　汝南王悅南還斛斯椿復降

重光大淵獻（梁二辛丑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魏二辛丑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朔　魏志六月己亥朔食　隋志同又五月甲申月食旣又十月甲寅太白熒惑歲填聚于觜參）

三　昭明太子卒小民走宮門號泣滿路　在東宮坐起常西向　道士謂墓地不利長子埋蠟鵝能鵝之歸太子郡儲帝由是捨歡而立綱　周弘正勸綱讓太子　宗戚有服者皆食邑籍鄉亭侯　樂山侯正則反誅　魏南兗州來降

魏安定王（朗）中興元（空宮百日爾）

朱世隆以曄疏遠無人望更議立君廣陵王恭陽瘖以避元乂之難世隆迎立之　節閔帝自將赦改元普泰詔但稱帝　劉季明禮爾朱榮無所亂享　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欲攻世隆節聞謂史作龍於國無功　不罪殺師子者　崔祖螭反圖青州　劉霸助起兵稱燕王乾高乾昂兵據靈州　苟歡引兵東下謝密迎之遂入靈州　李元忠說歡討　朱歡至山東禁士卒侵暴遠近歸心皆徵歡不至　爾朱世隆仲遠兆天光慶驕淫貪暴中外患之　侯淵比列延入擊擊劉靈助斬之　璽助首西三月州定州　天光討宿勤明兗高之　荊　民斬韓備延　仲遣討鄴祖鎬斬之之高歡起兵信都李元忠據殿州以應朱　世隆大光誠楊椿楊津之族　爾　彥伯以皇誅位以世隆爲儀同三師　兆復服殺州　仲遣與兆會攻高歡　歡立元朗爲帝　歡縱反闘使互相猜貳仲遠南走　製拔勝請兆失策　毀部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彌者得天下之心　歡破兆於臘阿　歡攻鄉　王乞德劫劉世明以南兗州降

卷第一百五十五

玄默困敦（梁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魏正丙寅三乙丑閏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五一日夏至[illegible]）

四　以元法僧爲東魏王　邵陵王綸坐強市殺人免削　魏爾朱仲遠來奔　魏樊子鵠拔譙城禽元樹

梁

魏孝武帝（脩）永熙元

高歡拔鄴安定王朗從居鄴　爾朱世隆卑辭厚禮以謝兆納其女爲后兆乃悅　斛斯椿賀拔勝譏聚爾朱氏而歸之　世隆圖請天光天光乃背來　賀拔岳謂天光同心戮力無不克　又勸留鎮關中達兵東討　爾朱度律仲遠天光兆簡會於鄴　高昂自將潰兵不用鮮卑　歡大破度律等於韓陵　並容紹宗蓋單而去　兆奔晉陽仲遣奔偕靈　斛斯椿先據河橋擒度律天光使賈顯留入誅爾朱彥伯及世隆　仲遠奔梁　歡賣齊寧發子期以不忠不信而斬之賀拔岳侯莫陳悅顯長安脩爾朱顧奔　瓢紹隆紹爾朱獨使斛心血以盟衆　安定王至邙山歡以王疏遺使魏關根視節閔帝欲孝之闕根以帝英特與崔侵勳歡廢之　斛斯椿欲殺歡賀拔勝上之　歡欲立汝南王悅閔其狂晏而止　迎平陽王脩立之　歡還鄴封隆之謂斛斯椿等反覆必籍鼎歡送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殺節閔帝追諡敬宗　歡擊兆兆奔秀容歡留居晉陽　鄴還反賀州侯景討平之　樊子鵠攻梁譙城救之爲元樹　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　又殺汝南王悅　李元忠拊歡鞭　歡使竇泰襲爾朱兆

昭陽赤奮若（梁二己未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　魏同　魏志四月己未朔食在丙起正南又九月丁酉太白歲合于翼甲寅熒惑太白合於軫）

五　魏耿翔以膠州來降　王早蘭寶據下邳來降　翔棄州來奔　魏賀拔勝寇雍州拔數城

二　兆兵敗自縊　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降歡厚待之　罷行臺　追尊武穆帝　斛斯椿等說帝密圖歡增置閤內部曲　帝倚賀拔勝兄弟以敵歡　高乾說歡受禪歡擒其口　歡招撫阿至羅　帝殺高乾弟昂懷奔晉陽　耿翔王早叛降梁　賀拔岳使宇文泰至晉陽覲高歡　泰說岳中平涼招撫紇豆陵伊利等　岳以泰爲夏州邸珍封下邳　拔勝僅涵北拔數城歡使翟嵩閒賀拔岳侯莫陳悅

閼逢攝提格（梁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十庚戌十二己酉朔閏十二　魏同　隋志四月丁卯癸亥在南斗　魏志四月癸丑朔食　又三月戊戌月食在九　又五月己亥熒惑逆行掩南斗魁第二星遂入斗口）

梁高祖中大通六　魏賀拔勝來奔　元慶和伐東魏克瀨鄉　西魏獨孤信來奔

魏孝武帝永熙三

丞相歡禽紇豆陵伊利　泉企世擬南洛令　永寧浮圖災　宇文泰謂賀拔岳云曹泥未足憂宜先圖侯莫陳悅　悅殺岳於河曲不據其衆皆奔遁平涼　蒞僭知悅岱敗　窺洛不能齊案請避位趙貴赫連達請迎宇文泰　韓褒勸泰行　泰知悅不據平涼必無能爲曰不速往案心將離　恭衍殺彌姐元進　蘇連違不掠避離之民　歡使侯景招岳衆遇泰而爲　泰劫

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

孝武帝西奔長安　丞相歡入洛責辛雄等以備位大臣處不諫爭出不陪從衆誅之　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　歡引兵西迎孝武克潼關　屯華陰　退屯河東凡四十啓孝武不報歡乃還洛　侯景敗荊州　寶猙譬蹕歡韻之更立其世子善見爲帝　西魏

卷第一百五十六

張華原華原不從王基請歡宜及泰未定擊取之帝召岳衆還洛陽泰辭不赴李虎說賀拔勝收岳衆泰使侯莫陳崇擊取原州擒史歸李弼說悅解兵謝泰泰擊悅克上邽悅走死劉亮以二十騎襲取商州斬孫定兒自南岐至瓜鄯皆爲氐羌所據泰使李弼等討平之于謹勸泰迎天子都長安歡遣使結泰泰不受梁禦說賈顯度下之遂據長安帝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承制封拜封隆之孫騰逃歸晉陽歡使邸珍奪徐州 [illegible]

復取潼關梁元慶和入寇汝陽王暹克齊 [illegible]

旃蒙單閼（梁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 [illegible]

大同元 邵陵王綸等攻西魏 [illegible]

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帝即位）可朱渾道元自渭州奔東魏 立乙弗后太子欽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第卷

朔正一日雨水魏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二癸酉朔魏志七月壬戌太白填合于七星

攻西魏漢中克之復得梁州陸襄禽鮮于琛

東魏司馬子如等攻潼關襲華州入其城王羆袒跣擊走之泰奏行二十四條新制泰聞蘇綽 [illegible] 趙剛召賀拔勝等於梁梁蘭欽拔漢中取梁州 [illegible] 與柔然約和親

升破之司馬子如和解勃海世子澄及 [illegible] 子如等攻西魏潼關 [illegible] 柔然阿那瓌

柔兆執徐（梁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illegible]

二 上作 [illegible]

二 東魏高歡襲夏州虜斛拔俄彌突曹泥復叛 [illegible] 阿至羅 [illegible] 賀拔勝自梁 [illegible] 千餘里不及東魏高歡三道入寇

三 丞相歡襲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 [illegible]

彊圉大荒落 梁二丙寅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閏九十二日小雪魏同 [illegible] 二月乙丑歲 [illegible]

三 初與東魏和親 [illegible] 西魏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一百五十七

			泰實死韓循彭樂戰歡與泰戰於沙苑歡大敗彭樂騎出解去復戰歡欲更戰斛律金轉甚屬乃降爭侯度河萬甲士八萬樂韓仗十八萬侯景請謂取泰婁妃曰得泰失軍何谷乃止高昂退保洛陽西魏李弼克衛叛復薛柴崔西叔略定汾降薛循我金管州潁州梁州柴陽督隆於西魏任祥等救潁川為西魏宇文貴所敗西魏韋叔裕冠蠻州拔之西魏郭黨寇東荊慕容儀擊破之邢磨納等起兵海隴以應西魏高率武道私兵平壤外之監
著雍敦牂（梁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九丁巳十一丙辰朔魏同梁紀六月辛丑食疑己丑誤魏志正月辛酉朔食又六月癸卯月食又二月庚戌三月甲子歲逆順行再犯上相六月太白入東井	四 以李胤之得舍利大赦	四 東魏賀拔仁復取南汾州侯景等復取潁豫廣三州泰令帝廢乙弗后迎柔然女為后東魏侯景等圍獨孤信於金墉帝留太子欽守長安與泰東如洛陽李弼遇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擊殺之景等解圍泰與戰於河橋泰墜馬李穆抶其背以馬授之殺高昂等獨孤信等先敗走泰亦還降卒據弘農攻拔之泰枕蔡祐股乃得安寢祐口不言功泰曰我當代之論敘太子欽出屯渭北趙青雀據長安于伏德據咸陽反王羆開門任吏士去留宇文導襲取咸陽與泰會攻長安拔之帝入長安泰還屯華州是云寶襲取洛陽趙剛襲取廣州復得襄廣以西李長壽據伊川以拒東魏子延孫繼之韋法保又繼之權景宣詐保宜陽遂西道韋孝寬取宜陽王思政築玉璧自恆農徙鎮之	元象元 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取之侯景等治兵虎牢復取潁豫廣三州盧勇以百騎破西魏兵歡以兵敗請解大丞相侯景等圍西魏獨孤信於金墉西魏主與宇文泰救之莫多婁貸文先與西魏戰敗死景等解圍與泰戰於河橋高昂敗死泰敗走歡攻金墉毀之而還[illegible]韓之謂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賀拔仁討邢磨納等平之歡赦盧景裕使教諸子西魏是云寶襲取洛陽王元軌走襄廣以西復入西魏僧尼至二百萬人寺二萬餘西魏韋孝寬取宜陽高澄典選始改年勞之制引擢英俊
屠維協洽（梁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魏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二庚辰朔魏志十二月甲午月	五 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簿領為時俗嗤鄙敬容以質愨朱异以文華皆為帝所寵任异阿諛貪賄奢侈吝嗇當權任三十年車馬填門郊祀初乘輦	五 泰於行臺置學置紙筆陽武門以求得失命周惠達等修定禮樂	興和元 歡表稱房謨等政績勸諭諸刺史立高后發十萬人城鄴新宮成行興和曆

卷第一百五十八

食又二月壬子彗星犯井北軒轅第一星四月入鬼	分州為五品凡一百七州郡縣多而戶口日耗		
上章涒灘（梁二己卯）四戊寅閏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魏六一日大暑東魏初用興和曆西魏仍用正光曆並同魏志閏月丁丑朔食又十一月甲戌太白填合於氐	六 袁昂不受贈謚	六 鑄五銖錢東魏侯景欲復荊州李弼等拒卻之柔然入寇至夏州賜乙弗后死王羆謂周惠達恇怯致帝城驚擾郁久閭后卒宮延和等降東魏	二 侯景欲復荊州不克西魏宮延和等來降吐谷渾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
重光作噩（梁正癸酉）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朔魏同魏志四月壬辰月食疑丙辰誤又四月己丑太白歲合於壁丙午熒惑歲合於奎	七 武林侯諮貪刻交州李賁反	七 宕昌王梁企定死弟彌定立宇文測禮遣東魏為寇者或譖其外交丞相泰斬之蘇綽奏頒六條新制十二條	三 初行麟趾格築漳濱堰頻河[illegible]倉[illegible]穀傍海實[illegible]斛九錢民稍蘇息[illegible]生子孝琬禮遣[illegible]貴滿十室臨淮王孝友請省三長
玄黓閹茂（梁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九甲子十一癸亥朔魏同魏志七月壬午熒惑歲合於井	八 劉敬躬反張綰討平之盧子略攻廣州陳霸先擊平之	八 初置六軍東魏高歡圍玉璧王思政拒之值大雪而退太子鎮蒲坂帝狩於華陰泰來朝	四 丞相歡泣請尉景歡伐西魏圍玉璧不克而還李元忠謂作僕射不如飲酒樂
昭陽大淵獻 梁正壬戌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閏正二一日春分魏正壬戌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一丁亥朔魏志三月丙午月食	九 林邑王攻李賁敗於九德	九 東魏高慎以虎牢來降泰圍東魏河橋泰與歡戰於邙山不利臨洮王柬等為東魏彭樂所虜泰謂樂急還前營收汝金寶若干惠等敗東魏兵賀拔勝逐歡刃垂及而趙左軍敗泰遂遁若干惠食畢建旗鳴角收散兵而去泰敗走歡追至陝而還王思政守恆農開門待敵泰求自貶不許賜王勇耿豪王傑名趙和觀李鼠仁下之東魏拔虎牢復取北豫洛二州泰命裴俠獨立以激厲諸牧守	武定元 高慎以虎牢叛降西魏歡拒西魏軍河北斛律金以鎖釘火航歡謂西軍食乾飯當渴死歡敗泰於邙山彭樂入西營虜王公等而還樂追泰幾獲之歡取絹三千壓樂因賜之歡為西魏所敗尉興慶以百箭死西魏賀拔勝逐歡舉刃垂及段韶射殺其馬得免西軍大敗封子繪陳元康勸歡追之不從至陝而還高隆之不聽高澄收叛者家屬侯景改韓書取虎牢復得北豫洛二州將士推長城
閼逢困敦（梁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魏同	十 李賁稱帝帝幸蘭陵京口何敬容免官	十 泰謂賀拔勝為真勇更權衡度量命蘇綽損益新制行之	二 歡[illegible]冀定校戶口高澄為大將軍中書監移門下機事歸中書澄使崔季舒在帝左右澄假崔暹威[illegible]

	旃蒙赤奮若（梁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一乙巳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魏同　魏志四月丁巳熒惑犯南宮上將戊寅犯右執法）	柔兆攝提格（梁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　魏同　魏志九月壬寅太白犯左執法）	
	十一（楊嘌陳霸先討李賁　復聽人贖罪　賀琛陳四事上詰責求其主名　帝恭勤慈儉而疎簡刑法枉濫者多　王侯驕橫或行殺掠上不禁）	中大同元（楊嘌平交州李賁逃入獠中　上留同泰寺講經寺災更作十二層浮圖　初令犯罪者祖父母父母不坐　諸通用足陌錢　上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	陳霸先破李賁於典澈湖　岳陽王詧鎮襄陽陰待士撫民以圖大功
	十一（突厥土門始強大遣使與之通　蘇綽作大誥以革文章流弊　申徽以單使禽鄧彥於瓜州）	十二（宇文仲和據涼州張保據瓜州反　獨孤信定涼州令狐整定瓜州　王思政舉韋孝寬代鎮玉壁　東魏高歡入寇攻玉壁五十日孝寬隨機拒之歡不能克發疾而遁　侯景寇齊子嶺楊檦拒却之　安定公泰署空紙以授蘇綽使）	隨事處分　綽謂爲國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綽卒泰薄葬以彰廉讓
貴貪汚者　司馬子如坐贓免　歡爲子如擇爲　高澄及歡襲笑崔暹戒屬諸貴　楊愔謂狗以歡吠殺之怨無復吠狗　命孫騰高隆之括無籍戶得六十餘萬　歡襲山胡破之　魏收改定與梁檄	三（爾朱文暢等謀殺歡不克而死　置晉陽宮納吐渾女爲容華　歡厚謝蠕遣顯賁之　遣隆刺求見公主　婁妃勸歡娶柔然女避正室以處之）	四（運石經於鄴　歡舉山東之衆伐西魏圍玉壁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死者七萬人不克發疾而還　侯景趣齊子嶺亦不克　歡使段韶輔太原公洋鎮鄴召世子澄詣晉陽　侯）	景與澄有隙澄召之不至　歡謂堪敵侯景唯慕容紹宗
	卷第一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強圉單閼（梁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朔魏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一甲午朔魏志正月己亥朔食）

著雍執徐（梁正癸巳）

梁高祖太清元 謝宣明讀廬陵王續有謁不鴉 湘東王繹聞續卒喜躍屧破 東魏侯景來降羣臣皆以爲不可受朱异獨勸受之 周弘正謂亂階在此 上幸同泰寺捨身 遣羊鴉仁等應接侯景 上還宮 景復割地求救於西魏啓上自解謝 命鄱陽王範壽陽城 羊鴉仁據懸瓠 詔大舉伐東魏 朱異謂鄱陽王範有雄才不可爲元帥 以貞陽侯淵明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復眞異謂會理而代之 上謂荀濟好反不可用 濟諫上弟信佛法上欲誅之奔東魏 蕭淵明理寨山以灌彭城羊侃圍寡之攻戰不徒 侯景戒梁人深入 東魏慕容紹宗韓蕭淵明等於寒山失亡三萬人 上關敗曰晉得無復爲晉末平 紹宗克濟州 侯景宋立元氏輔之館以元貞爲魏主 景退保渦陽 景專斫人歷馬足 景敗慕容紹宗 紹宗使斛律光等試擊景勿遏潰水 景師騎入禾而却走草臨火不然

二（紹宗敗景於渦陽景收散卒得八）

魏文帝大統十三 侯景據河南來降 景貳於梁 東魏圍景於潁川 景復割四城求救 于謹穎景姦詐宜譚其爲位而勿遣兵王思政調宜因機進取遂以荊州兵赴之安定公泰乃遣李弼趙貴助之 東魏韓軌等引退 景與弼等互相圖皆不克關梁兵將至弼等還 王思政據潁川景出屯懸瓠 泰使其法保等助景戍守王悅以爲景不可信泰召景入朝不至乃悉召保兵景遂叛降梁 裴寬勸泰法保詐景王思政分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泰援以景官不受 鄭穆治岐州三千戶數年至西萬戶

十四（東魏高岳慕容紹宗等圍王思政於潁川 安）

東魏孝靜帝武定五 齊獻武王歡卒 祕不發喪 侯景擁河南叛 邢子才攜援景兵穆檄東方諸州 陳元康諫高澄殺崔暹 澄遣韓軌等討景 澄留段韶韶泰深守晉陽入朝于鄴 澄使元柱擊景柱敗歸 景保潁川 韓軌等圍景於潁川 西魏李弼等救潁川軌等引還 澄還晉陽發喪 澄辭丞相 潛葬齊獻武王於石佛頂盜發之 澄招侯景景使王偉復景不從 帝有文武才澄忌之 澄使崔季舒毆帝 荀濟等謀作地道誅澄事泄澄謂帝何意反遂幽於含章堂齊獻武王謂宗入宮必敢 濟曰奉紹誅高澄何謂反 澄餓殺温子昇朱遊遁收葬之澄曰人代鄉怖者不知吾心 梁蕭淵明圍彭城 澄遣高岳慕容紹宗救彭城 陳元康勸澄推心用紹宗仍受金以安其心 侯景臨紹宗來驚曰高王定未死邪 杜弼謂賞罰不失自然蠢王 紹宗發戒衆以陽敗 紹宗擒蕭淵明等於寒山俘斬三萬人又克潼州 杜弼撤梁謂侯景當復爲昇虎 澄厚禮蕭淵明 慰容紹宗爲景所敗

六（紹宗敗景於渦陽紹宗謂景衆家）

卷第一百六十

卷

（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閏七八二日秋分 東魏同 西魏一日秋分 魏志七月庚寅朔食起西北）

百人南走 羊鴉仁棄懸瓠羊思達棄項城遷河南地皆入于魏 劉神茂說景據壽陽 韋黯開城納景 何徹容謂景死爲朝廷之福又謂太子祖衡玄廬江南衍復爲戎 景告敗復以爲南豫州故蕭介切諫 東魏高澄使貞陽侯淵明與帝書求復通好朱異請許之偉岐以爲澄欲間侯景使與獨亂 侯景諫與東魏抑 朱異納景金不通其啓 景詐爲鄰中書以貞陽侯易景 傳岐詞景寧貴東手就繁 王偉勸策反 交鮭新送李貴賣兄天實作亂陳竊先討平之 徐陵聘東魏 侯景求娶王謝又求飾篤匹及餞工 干偉謂景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 景謂元貞洞北事雖不畢江南何慮失之 臨賀王正德怨望 景陰與正德相結 鄱陽王範廣啓景反朱異謂竊不許朝廷有一客 景啓不魏帝曰朕唯一客致有念言狀之失出 景反於舞陽帝笑曰吾折叢昝之 王偉勸景泰淮南夏撫建康 景擊取離州勃實城侯泰 又攻履陽鞋鐵降之困說景速趨建康 羊侃請急搶采石朱異曰景必無游江之志侃曰兹敗矣 臨賀王正偉以萩紅濟景 帝召王賀還景淳自采石濟朝廷給戒處 江子一敢還 太子家受方略帝悉以軍事委之太子停中書省 條宮城受敵之僧分軍屯守朱異謂徐思玉豈剿害 賀季問舉兵之名數曰欲爲帝 羊作部分守衛 屢信甘綠塔手 臨賀王正條迎景交非反禍 西費岔火猋棄石賜謝鶴藥白下走 景使

定公泰奉太子巡西境登隴歷長城東至蒲州而還 泰殺王茂 柳慶諫

屬並完被髮爲誓 梁戍將棄城走復得懸瓠項城盡復舊境 復與梁通好 吏部僞假官首者六萬餘人 高岳慕容紹宗等攻西魏王思政於潁川 梁徐陵來聘 罷南郊道壇 辛術略江淮之北復二十三州 高澄欲禁錢不重五銖者毋得入市門

第一百六十一

屠維大荒落

癸三丙辰五乙卯七
甲寅九癸丑十一壬
子朔　[illegible]閏[illegible]
正月壬午熒惑守心
三月丙子又守心
魏志十一月丁卯月
食

三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卷第一百六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地取逞死辭謂兵之　長[illegible]
梁[illegible]任如[illegible]討并澄仁[illegible]
司洋何晉權賊殺[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曰[illegible]當安陳受高之陰
[illegible]之　帝歸[illegible]元禪洋齊王
有　[illegible]曰帝　[illegible]奴[illegible]
淮[illegible]貴朕室帝　[illegible]自立[illegible]
南[illegible]未及私洋京[illegible]太[illegible]
之[illegible]知洋[illegible]子不

[illegible]

上章敦牂（梁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八戊寅十丁丑十二丙子朔魏齊同魏志三月甲午歲填太白熒惑聚於虛又云聚危隋志十二月甲申熒惑犯房北第一星及鉤鈐）

景陳霸先起兵於始興以討景蕭勃止之不可西魏楊忠拔隨郡鄱陽王範至鎮城東魏[illegible]取司州盡有淮南之地

梁太宗（綱）大寶

元

陳霸先破蔡路養於南野進屯南康邵陵王綸至江夏康王脩推綸盟主承制置百官柳仲禮與西魏戰於[illegible]頭仲禮敗沒漢東之地皆入西魏祖皓起兵於廣陵殺董紹先西魏楊忠進遣江陵湘東王繹遣子方等鋒賀以僧和侯景遣任約等攻鎮璋邵陵王綸與湘東王繹書使釋長沙之圍不從侯景克廣陵殺祖皓侯景請上[illegible]三日始興王毅等敗莊儀不克而死鄱陽世子嗣敗任約於三[illegible]侯景請上幸西州使上起[illegible]

江南大饑富室衣錦綺而餓死景戒韓將平城會[illegible]殺蔡僞鍾諸刑及外族江仲峯謀殺邵陵王韜不克而死王僧辯拔長沙殺河東王譽湘東王繹始發東刻擅爲僕而專文繹下令討東鄱陽王鄱與專陽王大心鍇陵鏡卒文成侯事起兵於吳而死三興遣民始盤武陵王紀遣世子圍服將兵東討湘東王繹使兜白帝未許下繹帥舟帥上廟江夏王大徽掌奔江陵侯璜殺莊樂據遺黃羊稱仁奔江陵遣死陳霸先徐居嶠頭洗民女拿毒暍膺信饑譽用兵佐夫鴉遷鎮據百越勤霸不卦李還仕之召自帥衆議破之洗氏請陳郡會非常人宣厚黃之任約攻鄱隴世子嗣殺之專陽王大心以江州降約

十六（楊忠擒梁柳仲禮於[illegible]頭遂定漢東之地）

進逼江陵梁蕭繹遣子方略爲質詧爲附庸宕昌羌獠甘逐其王彌定宇文貴史寧討平之以蕭詧爲梁王詧來朝丞相泰聞齊稱帝督諸軍伐之梁楊桂琛據察州來降至建州遙關久而潘於是河北自平陽河南自洛陽皆入於齊梁寶給南取安陸豪使楊忠聚之以八柱國統二十四大將軍

齊顯祖（洋）天保

元

爲丞相齊郡王又進爵齊王高德政勸受禪徐之才讀顯西不過體我舞帝又曰以不及父兄故當早升韓位宋景秦讀五月爲大子無復下期殺詔斛律金請殺景業如鄴受魏禪復給百官襪立李高隆之請漢人不后母天下立太子嚴可立文襄元后歸帝命宰殺楷以誅請之守宋執諫而止鼎百保使單及勇士立等戶辭梁蕭給來隆九給爲王帝如晉以廣梁王歸譜殺陽不武長韶帝不信辛術圍梁陽平不克

魏宇文泰入寇至建州而還

卷第一百六十三

[illegible]

重光協洽（梁二乙亥）

閏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四一日小滿魏二乙亥四甲戌五癸酉七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四五二日夏至齊初用天保曆二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閏二三一日穀雨

二 [illegible]

十七 楊忠拔汝南執梁邵陵王綸殺之帝殂太子欽立突厥求婚於柔然不得始與之絕達奚武等攻梁南鄭

二 殺彭樂以蕭繹爲梁相國司馬子如自求爲王坐免官帝如晉陽殺魏孝靜帝又掘其陵元暉業罵元韶不及老嫗負璽與人帝殺之帝剃韶須髯加粉黛

卷第一百六十四

[illegible]

玄黓涒灘（梁二己亥）

梁世祖（繹）承聖

魏廢帝（欽）元（王雄取梁上津魏興李遷）

三（侯景遣侯子鑒郭元建寇合肥帝）

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魏齊同

元

侯景遣侯子鑒郭元建攻齊合肥不克魏王雄取上津魏興李遷哲降之王僧辯自尋陽東下侯景陳霸先自南江會僧辯豐於白茅灣謝答仁攻劉神茂破之景茂降僧辯克蘇嚮之頃戚湘東王及僧辯戚侯子鑒攝開州景戚子鑒勃與西人水戰會辯大敗子鑒於姑孰陳霸先敗僧辯虔北岸攻石頭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寸斬劉神茂陳霸先命斬斬各寶陳以分賊兵焚僧辯霸先大破景於西州之西石頭降景塞臺城走王僧頓不戰僧辯入臺城鍾王辛鄭掠僧辯鎮王克首世齣族一朝而監僧辯等勤進王不許郢元建等以南克南餘秦郢降僧辯曰討賊之議臣辭元汗城濟之寒請別宰人王使朱買臣殺豫章王棟陳霸先諸江北受降侯子霸說郭元瑱等等齊衛王僮齊濤樂等拔陽平陳霸先鎮京口武陵王紀在蜀十七年虞寢充實紀稱帝於最王僧曝餘悍謀殺之悍曰生兒如殿下留之何益不實侯攜目王殺善人事不成夾紀以劉瑞為中書侍郢不受衛恭仁欲迎侯景趙伯超綜饒厚拒之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敗走入為羊饑等教之景五于皆為齊所殺衛荅仁等僧降群太宗楊乾運救南郢敗於白馬侯萬侯景首而濠之釘王僮舌僧其內齊解斯昭拔歷陽會恭達保全北江州齊濠榮穎寨郢陳霸先敗郢元建於上林魏盡秦武拔南鄭劍北盡入於魏立王太

哲來降突厥土門襲柔然大破之阿那瓌自殺土門始稱可汗達奚武敗楊乾運於白馬武欲屠南鄭劉璠固請得止柳帶韋入南鄭說蕭循循請降賀蘭願德請攻南鄭林遂達曰豈可利國掠而不愛彼此之民盛取劍北之地柳檜不綿黃樂寶謙說東梁州所死劉璠謂丞相泰不如循文來乃歸蕭循於梁

襲庫莫奚破之唐邕練習軍書強敏過人郭元建以廣陵來降降樂等拔梁陽平得傳國璽解斯昭拔梁壓陽陽樂等攻梁秦都辛術譙不聽辛術銓衛最爲折更帝遷鄉復如晉陽梁陳霸先圍廣陵起長城四百餘里蕭三十大虎

子方矩召陳霸先齊廣陵人陷廣陵武霸先循江圍豐侯揚守陵王紀使承東下齊成都由外水壓陽以解人請歸嚴陵人歸宜豐廣陵圍僧魏請誅王城侯循王琳辯陸納等據王四之亂樂納柚發戴湘州作足而走王郎陽梁馬立太子元頁帝位敗丁道貴於綠口陸納使王僧辯討納吳上圍李洪雅於空豐城鐵納送甕子請降宜豐侯循知其詐嚴備待之納果襲巴陵不克

昭陽作噩

梁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閏十二戊午朔魏同齊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十二戊午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

二

帝送侯景之僚以魏武陵王紀世子圓照留之趣紀東下云景已破江陵帝求救於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魏尉遲迥伐蜀李洪雅降於陸納納奉以爲主命王僧辯宜豐侯循討納僧辯等大破納衆於車輪遂圍長沙李賢明突出襲僧辯僧辯據胡床不動武陵王紀使譙淹還救蜀楊乾運以潼州降魏迥圍成都紀至巴東責圓照圓照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王開業請還救根本圓照劉孝勝固執不可紀至西陵軍勢甚盛帝拔任約於獄使助陸法和拒之觀軍侯承軍潰於宮亭湖紀樂運城艷鑲鐵帝僕拔謝荅仁於獄以拒之帝送王琳使論陸納長沙降復琳官饑使西討帝許紀遷蜀事制一方紀不從紀戰數敗使樂華業求和帝不許紀有金百鹽不實戰士峽口城隆任納等破侯數兩岸十四城皆降紀不獲退解饒東下樊猛追擊紀紀衆潰猛圍之帝韻猛生遷不成功猛遂殺之圓照圓正艷食十三日喉髀前死

二

宇文泰去丞相爲都督中外突厥土門卒子木杆立梁蕭紀舉兵攻荊州梁主來求救丞相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尉遲迥曰蜀隔絕日久恃險無備宜以鐵騎襲之泰命迥督諸軍伐蜀泰難谿至姑臧吐谷渾奇呂人貢梁楊乾運以潼州來降迥圍成都蕭撝請降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蜀地悉定吏民皆復業唯收奴婢餘積以賞軍宇文泰殺元烈

四

山胡圍離石帝擊之至三堆歸常平五錄送登往等入柔然契丹殺柔然可汗鐵伐國人立登注登注死又立庫提契丹寇遶帝羅之郭元建以水軍納湘渾侯遇於梁帝羅響內祖行千餘里大破契丹獲十萬餘口郭元建瑱梁侯瑱戰敗於東關突厥攻柔然柔然舉國來奔帝北擊突厥迎柔然廢庫提立菴羅辰置之馬邑突厥請降東方白顯以宿預叛降梁

丞會侯燒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遂失蜀地帝將[illegible][illegible]康胡僧略華閩間留[illegible]陵蜀弘正朝買人[illegible]東非夏討西人欲國[illegible]長策朱買臣間[illegible][illegible]僧鄴山陸所在湘[illegible][illegible]耀非王者之宅赤是圍富貴非陛下富貴杜景秦辯卜兆爲其實所留陸法和以沙門法教化齊郭元建謀[illegible]建康納湘軍侯瑱帶會王僧辯鎮姑熟以拒之侯瑱大破元據據東關關建侯蕃不入貢帝使餘備受執之王乘聘錢齊東方自頓以宿預來降

閼逢閹茂（梁二丁巳四丙辰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正一日雨水）

三　陳霸先圍廣陵[illegible]超達圍涇州以[illegible]自穎杜僧明敗王琳於宿預陸法和自稱司徒帝即用之帝侍魏使[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定[illegible][illegible]靜不[illegible][illegible]始謀夾伐王琳請帝還琳備南如

有不[illegible]安御琳力[illegible]季才勸帝還建康齊段韶救[illegible]陸浮州陳領先等皆引達魏于鎮等入疑胡僧佑實爲漢體二固通和無陳必無此理王琛祖前直兒戰帝復僧老子百曾戎服以職徵王僧辯入援陸陸和自鄴州欲尉援帝止之指未爲權周固六十鎮軍徽王琳入撥撫內火贊數千家帝巡城[illegible]饒王襄等出鶴散灌朱買臣謂新求實[illegible]蠱漢[illegible]數告城中云援兵大至魏歸陷外綱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四萬卷謝答仁請突國建說任納又請守子城王襲皆云不可不如陳王仁嗔血而去帝衆宮臨帝曰讀[illegible]寫帝魏有今日故焚之魏使帝陽王嘗[illegible]帝及太子夫夏等帝實殺翰於文士儀於武夫王僧辯

魏恭帝（廓）元　初作九命九秩[illegible]帝以

元烈之死有怨言宇文泰廢而酖之立其弟齊王廓泰以諸解偉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泰寶長孫儉謀伐梁泰[illegible][illegible]帝李遷哲略地巴濮因鎮白帝嶺獻關固軍略通漢中于

[illegible]晉伐梁[illegible]謂梁主席卷據丹陽上[illegible]守于城中策守羅郭下軍于謹等圍江陵拔其外權梁主出陽殺之立蕭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取其雍州仍軍防兵於江陵俘江陵士民數萬口入關爲奴婢小弱者殺之尹德毅說[illegible]殺于護擊觀軍不從賊而懼之王變等至長安宇文泰厚待之襄等忘其類救于讎上馬鐘泰不受射邊遷得承制劍南民爽懷之

五　帝討山胡平石樓令九人食什長始爲威虐梁陳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王珠瑱杜僧明戰敗於宿預柔然菴羅辰叛帝出擊大破之菴羅辰北走賀拔仁獻馬不

善拔髮輸晉陽負炭魏收上魏書盧斐等坐謗史死獄中柔然寇肆州帝擊之柔然圍帝於黃瓜堆帝安臥至明乃起擊破之高阿那肱請益兵帝更減其半遂破柔然帝復擊柔然破之段韶救廣陵涇州陳霸先等皆走郎基削木剪紙以至海西柔然東徙帝[illegible]之於金川段韶諸東方自領新之帝殺高隆之子二十人舉轍叩鞍一時頭絕總四城於路陽西南欲以致鐵鐵人不出帝北巡達連識

旃蒙大淵獻（梁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二丁未朔齊同魏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十戊申十二丁未朔）

陳霸先等奉帝子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　王琳屯長沙傳檄上流諸將以攻後梁齊高岳救江陵不及因略梁地陸法和以郢州降之侯瑱等攻齊慕容儼於江夏晉安王來自尋陽郢梁王位齊高渙納貞陽侯淵明爲梁主王僧辯不從侯平破後梁巴武二州高渙破東關斬裴之横王僧辯出屯姑孰曲江侯勃復據廣州王僧辯迎貞陽侯淵明濟江齊師北返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爲太子命侯瑱等解江夏圍齊人歸郢州陳霸先不欲納淵明會人訛言齊將入寇霸先襲僧辯於石頭殺之侯安都爲霸先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程靈洗救僧辯霸先義之

使助防京口晉安王即帝位以淵明爲司徒尊夏太后立王后王僧愔奔齊杜龕起兵於吳興韋載以義興王僧智以吳郡應之陳蒨守長城龕攻之不克周文育攻義興進載鎮奪卒以射之霸先自討毅頡徐嗣徽以秦州任約以南豫州降齊乘虛擊建康據石頭侯安都閉門偃旗舉嗣徽等破之霸先說韋載降之引拳謀職裴忌襲吳郡克之王僧智走齊遣翟子崇等以兵糧助嗣徽霸先用韋載謀頭東南運道絕齊錯鏡霸先舉破嗣徽等侯安都得嗣徽貴晉伍達之霸先破齊柳達摩等兵遂圍石頭達摩請和霸先請齊以殺爲徽嚴必背盟以永嘉王莊陳曇朗等質於齊雄齊師還北魏宇文貴勝

後梁中宗（詧）大定元　稱帝尊龔太后立王后太子巋百官制度一如王者而稱臣於魏以蔡大寶爲謀主置武州巴州爲梁侯平所破

魏恭帝二　庾季才私贖搢紳爲奴婢者宇文泰爲之釋數千口宗室諸王皆降爲公柔然鄧叔子來奔突厥木杆始大取鄧叔子及其從者三千餘人皆殺之蘇綽盧辯定六官

齊顯祖天保六　清河王岳救江陵不及梁陸法和以郢州來降慕容儼鎮郢州梁侯瑱等攻之立蕭淵明爲梁主使上黨王渙將兵納之王僧辯不從渙破梁東關斬裴之横僧辯迎淵明立之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慕容儼守江夏食萬丈及靴皮帶負歸郢州於梁達梁民南還帝擊柔然至沃野大破之軌道士爲沙門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蕭淵明梁王僧愔來奔徐嗣徽以秦州任約以南豫州來降遣翟子崇等助據石頭平秦王歸彥譯清河王岳殺之徐

嗣徽柳達摩等爲陳霸先所敗達摩求和取質秦石頭而還帝殺之

卷第一百六十六

[illegible]不從陳寶應據晉安

柔兆困敦　梁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閏八九日霜降周同齊—二日霜降

太平元　陳蒨周文育攻杜龕於吳興龕董霸霸先不可與和杜泰叛龕龕臨不知遂死儒等又攻張彪於會稽斬之以留異爲縉州刺史侯瑱據豫章江州不附霸先徐嗣徽等齊賊采石雜用古今錢齊蕭軌等入寇齊人召貞陽侯淵明會卒齊兵遣瑱陳騎館山濟陳蒨鎮米豐軍食以實霸先大破齊軍於府山擒蕭軌等殺之實俘賀酒截得一鐵奔侯平叛王琳自巴州齊侯瑱琳歡湘象於陵以求援樂驗驥武余琳討禽之侯瑱攻陳孝瑱不克侯平蕃據諸章瑱奔遂城蕪畢履鄧之乃皓瑱陵脩畫平據豐城鄱陽王循卒於郢州弟秦代之王琳使吳徹攻之不克而死陳霸先爲丞相王琳襲江夏豐城侯泰降之留徹琳城歸奏長沙周迪據臨川

二　帝擊侯平於公安

三　初建六官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泰立世子覺宰遣巡先斬陸騰作使樂北叛蔡取其城突厥木杆與史寧以吐谷渾破其賀真樹敷二城太師泰卒俊事陽中山公諸於晉昇世子寶劉于讚黨讓以定衆麟封周爲周公釋位於

七　徐嗣徽等破梁侵梁采石蕭軌等皆大敗死以高上杖御之其樂孟妾求又究帝蘇能音惜名於求帝二五因欲名亦欲趙言此蹟封委於一帝見上致沈李臨臣亦嘗運伐有陛十殺十酒樓梁冀與采使羣致楊德樂真見可誅德魏太王下櫓太七經王府陵石稍人清情數謂狂先禽役請誅苦鞅殺皆楊后大狂廣琳山霸觸不於時四帝帝以可劃而謂之謂悟辟舞暴修數航先蕭國忘下耦不又論往禽桃不帝欲以裴置林於擒三朝等軌百姓主帝及諫此以杖行役大成謂供自其木靈泉皆大等梁宜曰我梁帝節殺之閏其大歸乃祐之臺築長城三千餘里百五十三郡

強圉赤奮若　陳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周齊同隋志二月己亥歲守少微六十三日五月癸卯犯太微上將又太白犯軒轅辛亥熒惑犯東井北第二星

陳高祖（霸先）永定元　蕭勃起兵廣州余歐陽頠傅泰蕭孜等皆附勃周文育侯安都擊之勃敗死陳霸先爲相國進爵爲王梁主禪位於陳陳王即皇帝位封梁主爲江陰王王琳不受命侯安都周文育擊之敗績沈泰奔齊余孝頃據新吳鄱陽王循卒立后章氏太子昌在周未還世祖立帝夢王興國必敗

三

周世宗（毓）元（周公二）　即天王位祀圜丘祀方丘立王后元氏以趙貴謀殺冢宰護誅之獨孤信賜死晉公護廢閔帝而殺之迎寧都公毓立之吐谷渾寇周遣賀蘭祥討之齊取周北豫州以司馬消難爲刺史李遠子植謀殺護事覺皆死兄弟子孫皆賜死州之令卒代之

八　齊高陽王湜帝祖廟齊取南陸安州周周改魏郡刺史兼陳大取肥合帝以王隔土令功不稱其事致叛梁梁王以盧濕冊城四百里城帝以大肇地宰王以守長城凌上殿陵王所地屬帝安鞅食擴廣管王鑒四陵州長城百五十三郡齊長城千餘里宣曰我嘗三殺之

卷第一百六十七

周文育與王琳戰於沌口軍敗皆爲琳所囚琳殺周鐵虎使樊猛據江州周人殺鐵海蕭乾儲陸閭中豪帥

著雍攝提格　陳二甲子四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一庚寅朔周齊同隋志二月熒惑犯鬼質三月甲午犯軒轅六月庚子填太白合於井鉞

二　王琳至湓城督柔逢制其中流琳求援於齊周迪求入封帝攝之余孝頃統琳先取迪琳使樊猛等勵之歐陽顧鎮廣州沈泰奔齊王琳迎嘉王莊於齊立爲梁主殺梁敬帝余孝主樊猛圍周迪帝幸頃廣寺捨身黃法兼莊殺周迪迪緊余孝頃等猛等皆禽之違謝樊論王琳逢臨川王哲等討琳侯安都周宿育逃歸琳請還湘文召衆軍遣周文州討余孝勸婦實卒育氏安樂海隔洗

四　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諸郡

二　立獨孤后齊司馬消難來降入楊忠迎軍五百里虎牢迎猜錄而還攀秦武服其員獨孤后祖

九　梁王琳來求援迎蕭莊爲梁主陳沈泰來奔司馬消難叛入周蕭莊於梁常山王演杖晞殷其死以諫還被帝得敢辭之漢止演樂太我囚位樂曰逆之上於山其帝懷崔子欲不鐵常擊所黨梁王死以諫邊殷殷斷收山耳曾鄭燒王渙殺顯冤車有虹枉贈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不昕辭藝自欲失殿不帝

屠維單閼　陳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六丙戌八乙酉十一甲寅朔閏五六一日大書周初用明克讓曆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六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餘同齊正己丑三戊子閏四丁亥六丙戌八乙酉十一甲寅朔閏四五一日夏至陳紀五月丙辰朔食隋志六月庚子填太白合於鉞

三　王琳襲後梁監利殺蔡大有周文育討余公颺而之熊曇朗殺文育降叛侯安都敗王琳將常衆等於左里侯瑱帝崩臨川王蒨入即位是爲世祖侯安都迎立之周迪破熊曇朗王琳侍召太后章后解之梁王琳子伯魏大宗就立次后吳明徹敗於城

五　王琳襲監利殺蔡大有

武成元　晉公護歸政齊取周文侯城谷之光吐司敵謀取吐谷渾所得州地宕昌公主等曰周文舊宅賜王公與孝寬以乎不能四州舊帝所賜之出晉公護王可得封公御謹爲臣

十　帝手禪位於太子殷居深宮爲太上帝以高祖兄帝高洋子孫皆殺之及魏宗室元氏七百二十一人殺之大宗元景安等皆死立太后太皇太后從世祖子帝立

上章執徐　陳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周齊同隋志五月辛亥熒惑犯右執法又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

陳世祖（蒨）天嘉元　侯瑱王琳敗走奔齊侯安都周迪周文育等討王琳於南皖周人攻湘州陳遣侯瑱迎湘州王琳將孫瑒降江陵王僧辯家屬至後迎衡陽王昌於安陸周人殺之安都遣人殺之於江中以事聞

六　陳侯瑱等寇巴湘周賀若敦救之

二　史寧以吐谷渾故乃國之寇不下自殺乃帝使太子即位弟實後周帝若非子以周公立安王實立國明帝太子安公賀不帝實獨孤后子敏和通敗

齊肅宗（演）建元（皇）　常山王演廢帝殷而自立以殷爲濟南王實太皇太后王長廣王湛爲太子殺楊愔燕子獻等以高歸彥爲都督封濟南王殷爲王少主尋殺之不須所元王朱王二常山王位

卷第一百六十八

孫瑒固守郢城周不能克而去瑒以中流來降　周迪等攻熊曇朗斬之　齊軍戍魯山者棄城走　侯安都沈衡陽王昌於江中　毛喜來始與周和親　葬梁元帝　周賀若敦逼武陵　吳明徹退屯巴陵　敦與獨孤盛水陸俱進留　侯瑱拒之　瑱破盛於楊葉洲　留春夏停大薛　周巴陵守將降　獨孤盛走

湘　敦聚土爲糧詐爲餉舡伏甲士使人乘畏舡馬備叛而伏兵擊之　獨孤盛敗於楊葉洲　巴陵降　陳威走還

自安之理　燕子獻謀處皇太后於北宮使政歸李太后　楊愔自解開府及王以沙汰天保以來爵位之濫者　平秦王歸彥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　宋欽道勸少帝逮去二叔　愔欲出二王密奏李太后　李昌儀以告皇太后　演湛執愔子獻天和欽道於尚書省突入宮白帝而殺之　成休寧抽刃呵演嫂系樂叩刃仰視　帝吃納不敢言　皇太后謂楊郎何不留使　演爲丞相鎮晉陽益執朝政　王睎請演往猶可以名敬出處今日非人理所及　上黨李妃杖燭文路　睎謂演曰芒刺在賞何由可久　趙遺儀請相王不畏後世謂之基　皇太后廢少帝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仍戒勿殺濟南　演即帝位　帝命王睎等入東廊條廢置事　羨澤謂帝傷綱　立元后太子百年　廬叔院獻伐周之責　帝肇廬冀奚走之　王睎謂殿廷非行戮之所　歸不顯作要官置石寵督元讓發等也以省轉輸

重光大荒落

陳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　周同　齊朔同閏十二　周紀四月丙子朔食十月甲戌朔又食　隋志五月己酉歲守南斗六月丙戌熒惑犯東井七月乙丑入鬼中戊辰犯斧質十月在太微右掖門內戊寅犯上將合爲一

二　發果鐵奔齊　周殷亮以湘州降　侯瑱以舡借賀若敦使引歸　周許歸安成王頊上路周以黔中魯山　虞荔孔奐立置酒之科　留異不受朔命上遣侯安都討之

七　巴湘復入於陳

周高祖（邕）保定元　令五府總於天官十二軍總屬相府事無巨細皆晉公護先斷後聞　殷亮降陳陳取湘州　賀若敦還坐除名　爲韋孝寬置勳州孝寬以甲士百人城隙要　改八丁兵爲十二丁　行布泉當五錢　取黔中魯山於陳

齊世祖（湛）太寧元　陳裴景徽來奔　王琳鎮壽陽　齊高歸彥勸帝殺濟南王從之　高元海爲長廣王湛畫二策　皇太后謂嘉宗不用吾言死其宜矣　遺詔徵湛嗣位曰百年宜置樂處勿效前人　肅宗殂於晉陽　湛先使人發頭視之　湛即帝位　封百年爲樂陵王

玄黓敦牂

陳二辛未三庚午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閏二三二日既兩　周朔同閏正　齊正辛未三庚午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正一日兩水　周紀九月戊辰朔食既　隋志閏二月己丑熒惑逆犯上相甲子太白填合於五車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八月庚申入太微十一月辛巳熒惑歲合又周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房二月壬寅熒惑犯上相三月壬午犯左執法十一月壬午熒惑歲合於危南

三　周迪叛襲[illegible]章[illegible]城皆不克　陳寶應叛　虞寄諫不聽　改鑄五銖錢　周人歸安成王頊　侯安都大破留異　異奔晉安　程文季克新安　太子納王妃　吳明徹攻周迪不克以安成王頊代之

梁世宗（巋）天保元　中宗殂太子巋立　尊龔太后王太后

二　[illegible]河[illegible]歸陳寶於陵　杜杲請陳主介弟之價豈止一城　初[illegible]杜國寄食安[illegible]

河清元　帝還鄴立胡后太子緯　高元海等譖平秦王歸彥出爲冀州　和士開始用事　王琳與盧潛不協召琳還　婁太后殂帝不改服置酒作樂　平秦王歸彥反於冀州段韶討斬之　帝如晉陽尋遂帝對李后殺清河王[illegible]

昭陽協洽

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一辛酉朔　齊同　周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九壬戌十一辛酉朔　周紀三月乙丑朔食　隋志六月癸丑太白犯右執法七月戊子熒惑填合八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熒惑犯右執法癸未太白入南斗辛卯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辛酉犯右執法　又周九月甲子熒惑太微上將十月壬辰犯左執法

四　周迪奔晉安　陳寶應資迪以兵　虞寄諫不聽　侯安都恃功驕倨賜死　高祖舊三將之短　周迪寇東興　詔章昭達討之　昭達破周迪迪走遂討陳寶應

二

三　侯莫陳崇坐[illegible]言晉公護[illegible]自殺　頒新律刑名二十五等　命書公不名　以于謹爲三老　帝親饋禮乞言　使楊薦結昏於突厥　突厥貳於齊薦責之　楊忠與突厥自恒州　達奚武自平陽攻齊之并州　初改爵州郡縣者爲伯子男

二　魏收爲僕射不能匡救　帝責高元海教我反解　律光勸家城及長　城和士開請祿辭　侯射常僕何異士開　與胡后韓與士開王　遣鄴王之請河南鳳　李爲之聖寺以三齊　宮等與突厥寇周楊　忠帝欲孝寢晉州　閣王琬晉陽東走　河叩馬　權冰以備周人諫

閼逢涒灘

陳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閏十乙卯朔十一一日冬至　周齊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乙卯朔閏九十一日小會　周紀二月庚寅朔食八月丁亥朔又食　隋志四月庚子太白歲合於

五　周迪復出東興[illegible]　周敷殺之　章昭達破陳寶應留異皆斬之

三

四　楊忠至晉陽城下爲大軍突厥不背戰而還突衆武亦自平陽還初熟勿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退齊人歸晉公護之母閻氏突厥來納間伐齊獲心不欲而置貴約乃進肯道迴審落陽權長寶趣懸倉將閑出無圍關與齊

二　周以步卒錄前　遣道晉陽毀鄙　畫丁之班賣儀　立王程臨殺彭　城王職權殺樂　陵王百使閤娟　遣宇文年　周楊　忠入寇至會河而還　寇厥寇鹽州殺　補請侯和親堅定然　後遣閤媼歸閤娟　於周突厥復致齡

奎壬寅合於婁五月庚午熒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東南西南星又二月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又犯			書毀戰敗遂降景宣克懸瓠齊段韶敗迥於洛陽王雄追斛律光幾擒之楊忠詐會稽胡使送軍糧田弘滅宕昌	州周宇文護帥三道入寇婁叡敗周楊檦於軹關降之周權景宣克懸瓠段韶請捨突厥救洛陽韶擊周軍於邙山大破之
旃蒙作噩（陳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周齊同周紀七月辛巳朔食隋志正月己亥太白熒惑合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九月辛巳熒惑犯左執法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乙巳太白熒惑合又周正月甲辰太白熒惑歲合於婁）	六（徐陵彈安成王頊程靈洗襲周迪破之駱牙斬迪首）	四	五（陳公純等如突厥迎女賀若敦有怨言晉公護譖殺之敦錐刺其子弼舌）	齊溫公（諱）天統元（祖珽爲盜及奸諂珽說和士開勸帝傳位太子即帝位立斛律后世祖稱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以聞珽奏改顯祖謚號）
柔兆閹茂（陳正戊寅三丁丑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齊同周初用天和曆正己卯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周紀正己卯朔食）	天康元（帝疾篤語孔奐等欲傳位安成王頊帝殂帝令投更籤於階石太子即位徐陵謂陳初白銀難得黃札易營立王后）	五	天和元（築武功等諸城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陸騰討平之辛昂募人破萬榮賊）	二（和士開祖珽譖河間王孝琬上皇撾折其脛而死又鞭安德王延宗幾死元文遙謂縣令治民之切始擇士人爲之）
強圉大淵獻（陳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七己亥十戊辰十二丁卯朔閏六一日處暑齊同一日處暑周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閏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九一日霜降周紀正月癸酉朔食十一月戊戌朔又食隋志八月壬午塡辰合於軫九月戊午辰太白合又五月己酉歲熒惑合於井閏六月丁酉歲太白合於觀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庚子熒惑犯鉤鈐）	陳臨海王（伯宗）光大元（安成王頊居尚書省到仲舉劉師知等惡其權重殷不佞矯敕遣頊還東府毛喜勸頊稱疾謀殺師知毛喜贈閣人馬配韓子高拜賜鐵炭誅到仲舉父子及子高余孝頃辭華皎以湘州叛歸梁月求援於周鍇與明徹等前之周字文宣梁王撥騎兵來助皎立大子至溫周元定圍郢州徐度等襲湘州吳明徹等與華皎及周梁之師戰於沌口使小艦先受拍遂大破之皎奔梁徐度誘元定禽之盡俘其）	六（陳華皎以湘州來附遣王操將兵助之兵敗皎來奔陳吳明徹取河東）	二（陳華皎來求援尊叱奴太后崔猷謂不宜納叛臣護與國遣衛公直等將兵助華皎元定圍陳郢州直等與陳吳明徹戰於沌口大敗而還元定幷其衆皆沒於陳陳程靈洗攻拔沔州虜裴寬）	三（斛律金卒金曰我以忠直勳勞致富貴何藉女寵東平王儼以赤棒碎敎使鞍儀器玩服飾皆與帝同帝或先得新奇屬官必獲罪上皇胡后有廢立意而中止祖珽躁許被流盜殺畢義雲）

卷第一百七十

	衆吳明徹取梁河東程靈洗攻周沔州拔之虜裴寬			
著雍困敦（陳二丙寅四乙丑七甲午八癸亥十壬戌朔齊同周二丙寅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周紀十一月壬辰朔食隋志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戌逆行與塡合於角十一月丙午歲守右執法戊子太白入氐又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四月辛巳入輿鬼犯積尸）	二（吳明徹圍江陵十旬不克退保公安章太后下令廢帝立安成王頊又殺始興王伯茂）	七（陳吳明徹圍江陵帝出頓紀南王操拒守馬武等擊明徹走之）	三（阿史那后至自突厥于謹功高位重處歟恭宗偉楊忠戒子堅兩姑之間難爲婦始與齊通好趙文表討恆稷獠降之）	四（和士開出徐之才爲兗州始與周通好世祖殂以後事付和士開屬子琛說士開不改易貴臣必無異志）
屠維赤奮若（陳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齊同周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隋志二月戊辰歲逆行揜太微上將五月甲午熒惑犯積尸）	陳高宗（頊）太建元（帝即位歐陽紇據廣州反徐儉諭紇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杜杲請復脩好）	八	四（爲齊世祖罷朝孔城叛入齊齊公憲等圍齊宜陽遣杜杲修好於陳）	五（博陵王濟曰次當至我帝殺之趙郡王叡等請出和士開太后帝不許士開以美女珠簾賂婁定遠得入見譖叡殺之遷叡曰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高阿那肱韓長鸞陸令萱穆提婆曾以孫昭用事祖珽因陸媼和士開得復入殺胡長仁周孔城來降周宇文憲圍宜陽）
上章攝提格（陳正乙酉三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周二乙卯四甲寅閏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齊正乙酉閏二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三一日穀雨周紀十月辛巳朔食）	二（洗氏不附歐陽紇章昭達破紇於淮口禽斬之蕭引曰曾妨安實曜鄉但安坐耳賜洗氏編樓車幽薄如刺史章太后殂章昭達攻梁江陵劉叢艦拔安蜀城決龍川以灌城不克）	九（陳章昭達攻江陵不克）	五（齊公憲與齊斛律光戰不利陸騰李遷哲與梁主共守江陵拒陳章昭達禦之韋孝寬請於汾北築城晉公護不許齊斛律光出汾北圍定陽）	武平元（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朝士爲和士開假子與商賈敘鼠爲爲士開賞實簡媒立太子恆以蕭莊爲梁王復顯祖妹號斛律光出汾北圍周定陽）
重光單閼（陳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十乙亥十二甲戌齊同周正己酉）	三	十（華皎說周衛王直得基平郢三州）	六（韋孝寬敗於汾北齊公憲東拒齊師憲自龍門度河拔齊五城齊段韶拔柏谷陳公純拔）	二（光上築十三城拓地五百里不伐其功敗周韋孝寬於汾北周宇文憲自龍門度拔五城）

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周紀四月戊寅朔食　隋志四月己卯熒惑逆行犯輿鬼六月庚辰熒惑太白合於翼

齊宜陽等九城[illegible]以[illegible]平[illegible]三州[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周[illegible]九城[illegible]宇文[illegible]兵四[illegible]王[illegible]兵[illegible]帝[illegible]之北宮[illegible]太后[illegible]不[illegible]帝[illegible]王[illegible]令[illegible]

玄黓執徐（陳二[illegible]）

四壬申大辛未八庚午十己巳閏十二[illegible]朔　周二[illegible]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illegible]齊二癸酉四壬申大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庚[illegible]辰紀九月庚子朔食[illegible]周紀三月癸卯朔食[illegible]隋春八月癸未[illegible]歲太白晝見歷九月庚申月食既至旦不復在晝夜庚申[illegible]又三月丙辰熒惑太白合於璧七月丙午熒太白合於井

四

十一

建德元

[illegible]自[illegible]帝[illegible]公[illegible]相公[illegible]帝[illegible]主[illegible]和文[illegible]帝[illegible]心[illegible]事[illegible]公[illegible]帝[illegible]以[illegible]

司馬[illegible]帝[illegible]不[illegible]立[illegible]太[illegible]公[illegible]帝[illegible]士[illegible]東[illegible]在[illegible]何[illegible]

三

[illegible]王[illegible]太[illegible]祖[illegible]以[illegible]令[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光[illegible]北[illegible]合[illegible]光[illegible]帝[illegible]目[illegible]以[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生[illegible]后[illegible]太后[illegible]立[illegible]令[illegible]帝[illegible]胡[illegible]后[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太后[illegible]又[illegible]生[illegible]后[illegible]手[illegible]用[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

陳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正[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戊戌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九甲[illegible]十一[illegible]正[illegible]五[illegible]月[illegible]又[illegible]九[illegible]太[illegible]一月

五

帝[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明[illegible]取[illegible]州[illegible]取[illegible]王[illegible]和[illegible]州[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田[illegible]平州之七[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明[illegible]夫之[illegible]田[illegible]州[illegible]而[illegible]江[illegible]北[illegible]大[illegible]

十二

二

[illegible]在[illegible]氏[illegible]正[illegible]人[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太子[illegible]文[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中[illegible]人[illegible]

四

[illegible]以[illegible]三[illegible]后[illegible]人[illegible]令[illegible]后[illegible]王[illegible]后[illegible]太[illegible]文[illegible]士[illegible]王[illegible]文[illegible]

卷第一百七十一

壬子太白與[illegible]合[illegible]

閼逢敦牂（陳二[illegible]）

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　周正壬戌三辛[illegible]五庚申七己未九[illegible]戊午十二丁亥朔　陳紀十月壬辰朔食　隋志十一月[illegible]日丙子[illegible]歲太白合[illegible]

以[illegible]

六

（[illegible]王[illegible]三公[illegible]三公本）

十三

三

（[illegible]公[illegible]王[illegible]比[illegible]太后[illegible]）

帝[illegible]王[illegible]行三年之[illegible]王[illegible]道二[illegible]帝不[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大[illegible]門[illegible]士[illegible]立[illegible]王[illegible]死[illegible]谷[illegible]大[illegible]以拒之[illegible]

五

（[illegible]王[illegible]討平之）

[illegible]後[illegible]帝[illegible]使[illegible]周之使[illegible]小[illegible]王[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

所[illegible]州[illegible]合[illegible]之[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不[illegible]大[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州[illegible]之七[illegible]大[illegible]州[illegible]取州之[illegible]來升[illegible]作[illegible]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旃蒙協洽（陳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紀閏九　齊閏二日霜降　閏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十一辛巳朔閏十十三日冬至　周紀二月丙戌朔食十二月辛亥朔又食　隋志五月庚辰熒惑犯右執法壬子又犯）

陳高祖太建七（陳桃根獻青牛帝遣之又獻錦被帝焚之吳明徹伐齊敗齊師于呂梁）

梁世宗天保十四

周高祖建德四（帝謀伐齊于翼諫益儲加戍韋孝寬陳取齊三策使伊婁謙觀釁于齊齊王憲請楊堅恐非人下來和以爲可將領耳帝大舉伐齊將出河陽宇文弼趙煚鮑宏請出汾潞不從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拔河陰大城攻金墉不克帝有疾焚舟而還得三十餘城皆棄之）

齊溫公武平六（帝不喜見朝士非寵暱未嘗交語又畏人視面奏事者略陳大指驚走而出後宮一裙直萬匹朝衣夕弊成修害施鵲毀又復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西山爲大像以殿齊爲修億民閭號無愁天子立貧村自爲乞食兒使黑衣攻城帥內參拒闕陸令萱等宰制朝政官官胡兒官奴婢等得富貴者萬數封王者百數開府千數儀同無數狗馬及鷹有儀同郡君之號府藏既竭以郡縣賜諸幸使賣官周主入寇拔河陰大城攻金墉獨孤永業拒却之高阿那肱拒周至河陽陳吳明徹攻彭城）

卷第一百七十二

柔兆涒灘（陳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二乙巳朔齊同閏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二乙巳朔周紀六月戊申朔食隋志六月庚午熒惑入鬼十月庚戌犯太微西蕃上將戊午歲犯大陵）

八（太子請以江總爲詹事孔奐以爲太子文華不少宜用敦重之才）

十五

五（太子伐吐谷渾紀王康坐謀反死鄭譯王端幸于太子王軌言之太子譯端皆被杖帝令宮官每月奏太子言動賀若弼實王軌於衆中言太子得失軌捋帝鬚言使顧驗宇文孝伯言臣知陛下不能對楚忍愛遂爾結舌執言揚堅有反相帝復伐齊克晉州會尉相貴使梁士彥守晉州帝欲西還宇文忻王紘諫德　齊主乘便而平陽三主日高王師晉修安囊讀平高陽長呼將王師晉帝帝曰朕遍徧安攻之帝故大秦陳帝乃進主故齊高阿那高實臣降者相繼奔國晉陽孝勝入城帝而不克城遇賞兔旣帝欲遠宇文忻等陳乃往爲明劍兵復擾遂克晉陽會高延采僞高僞寶高延非嘗面可實高延秦領任嫌王從繼邑不館知帝引兵歸）

隆化元（括雜戶女隱匿者死誰簒深卒朝貴與穆密者唯斛律孝卿周主圍平陽帝方校獵高阿那肱不奏城陷乃奏之馮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帥諸軍向晉州周主西還帝圍平陽城陷召淑妃觀之遂不克帝與淑妃遣還稱觀聖人跡周主復救平陽帝與淑妃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敗帝俱走一琅斫殺將太妃妃齊后帝高可郭肱敗於眼翼齊皆阿那肱高者以后妻而斬之叛送太帝太子於北朔州皆使安德王延宗守穆隱夜出欲奔突厥龐郎諫乃回向鄭提婆奔周實臣降周者相繼延宗兼帝衆不召自至見女子投甎石拒敵周主圍晉陽乘勝入城延宗夾縱幾殺之軍周敕辟不能後數延主遣攻克晉陽會延宗任城王清勸送期宗使廣軍王孝入贈使清將餘州兵路土門獨孫宋乘將京州兵入濟顯自帥帝饑兵逆戰不從逢勞軍不記所受言后大笑高勸送太於鄴欲斬術子遣帝與掌臣會織不知所從高勱請量賞臣家屬於三臺）

彊圉作噩（陳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齊同周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九辛未十一庚午朔周紀十一月己亥晦食隋志先是熒惑入太微宮二百日句己往還四月甲子出端門）

九（吳明徹伐周敗梁士彥於呂梁遂圍徐州蔡景歷諫北伐坐免削）

十六（入朝於鄴）

六（圍鄴克之齊主東走帝數責參書數謀三寶而錄之帝帝能安生家執手鎮韓又召李德林關孝伐人物寄鮮律家孫李寶殺來與獨伐采寶以河南來帝加斛律光奉關臨朕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毀東山南園三臺以賜民齊王驢陳討信鄴遣齊二樂將理之齊帝伐獲頭以書書降宋齊衆胡會之寄齊齊教將上心入齊齊神學木齊齊寄鄴突盛光胸州東平公威淮殷之紹齊齊平齊徐州五十業主來朝俾伐關實殿乃臨帝齊遇安朔齊君良參前顧隆賞數帝實留前洙億）

齊幼主（恆）承光元（帝禪位於太子恆自稱太上皇帝高阿那肱尉相顯謀軍王孝珩出廣羈之外業推等兵勸上往河太后幼則清州陳周主主圍不奔濟州東走鄴先如兵敗宮拒淶上三饋攘辭于戰主容禮之致齊主讓言周兵尚阿鄴肱陰齊周約生之折四支而死高田賽不言上皇所后妃幼主奔言州帝留太后於濟州以嬭奉皇授鄴上宋國天王斛衛孝帝辭稱上幼主稱輝位於任使濟上上皇入齊殺幼主顧鳴數周於之三）

卷第一百七十三

林有用勝鱗鬻風風帝數宮殿壯麗者議定權衡度量免羅戶爲民樊九風狐制庶人止得衣綢綿等九種陳吳明徹寇徐州敗梁士彥逐圍之評高鐸以僕反滅其族王軌救徐州齊王憲討稽胡劉沒鐸擒之竇請稽胡未可盡除免所俘梁齊民爲奴婢者徙宮位贊止存八人高寶寧立高紹義爲帝竄營州

齊　周兵奄至青州上皇南走爲周所擒并太后送鄴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據信都謀匡復爲周宇文陽義敗皆爲所擒　范陽王紹義據北朔州以拒周周宇文神舉盧破之紹義奔突厥紇委汞安既佗鉢乞賜一刀傳伏使皇孝寬遷斬其見　周人封上皇爲溫公尋以謀反滅其族后妃貴者或實燭

著雍閹茂　陳二戊戌五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閏五六二日大晝周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閏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朔隋志六月壬午癸丑歲熒惑太白聚於井按是月無癸丑疑誤七月丙辰熒惑太白合於七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庚辰入太微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西掖門庚申犯左執法十二月癸未熒惑守氐三十日

陳高祖太建十　吳明徹攻周彭城周王軌斷其歸路蕭摩訶請乘其水路未斷擊之不從軌敗明徹於清口虜之以歸毛喜諫取彭汴命淳于量等督諸軍以備周盟百官於實潮仍頒四方

梁世宗天保十七

周高祖宣政元　陳吳明徹攻彭城王軌救之虜明徹以歸初服常冠帝自將擊突厥至雲陽遇疾而還帝殂帝勤倫皇明將士樂爲之死太子即位尊阿史那太后不踰月而葬宣帝即吉樂運諫不從帝使宇文孝伯等殺王[illegible]未可乃使于賀韓衆反而殺之李綱不[illegible]密義王興等伴死立楊后幽人盧昌期起兵迎高紹義東平公神舉擊昌期殺之紹義還入突厥尊李太后以三年成禮

屠維大淵獻　陳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九己丑十一戊子朔周初用丙寅元曆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十己未十二戊午朔隋志四月己丑歲太白辰聚於東井又云戊子七月壬辰熒惑犯房北第一星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十月壬戌歲犯軒轅大星乙酉熒惑填合於虛

十一　初用大貨六銖錢　周韋孝寬等寇淮南孝寬克壽陽梁士彥克廣陵江北地皆入於周周法尚叛奔周樊猛擊之不利

十八

周靜帝闡大象元　宣帝改元大成初置四輔　樂運諫數譏初行刑經聖制樂運陳帝八失皆欲殺之元巖諫得免立太子衍以洛陽爲東京治宮室使相州六府於洛陽鄭譯用事王軌知死不叛帝達使殺軌赴徐州賴之儀元藤切諫不親又殺宇文孝伯及神舉突厥佗鉢請和以千金公主妻之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天元皇帝層夫羣事服游數皆倍前王之數天元擧奪譯瀾自稱爲天用樺彝圭費飲食黨臣朝皆皆致齊三日令婦人貴屠黑妝羣人以百二十爲度讀之天杖后妃公鄉皆不免命東北七總嘗受東京六府爲分天元立衆后命遍王招等戟國播堅知周將亡發民修長城立司馬后天元立元后陳后章孝寬傘良隋惟隋勸復帝天尊像天元與二

使並坐啟擁戴　韋孝寬克壽陽梁士彥克廣陵[illegible]國錢作乞樂胡戴義得陳江北之地天元如洛陽命四后方嬰實稱陳周法尚來降

上章困敦　陳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二壬子朔周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周紀十月甲寅日食隋志七月壬子歲太白合於張九月甲申熒惑歲合於翼

十二　周司馬消難以九州八鎮來降　遣樊毅等將兵應之消難擁衆來奔毅爲周所敗而還

十九　柳莊謂尉迥[illegible]消難王謙非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隋公必移周祚

二　殺入市[illegible]四后皆稱太皇后[illegible]公率反[illegible]留內外命歸執詔　使伏尚堅翻五后內立尉遂后天元欲殺后又錢皇楊以堅爲揚州總[illegible]尼兵不果行天堅得諸疾而理劉坊都韶以堅輔元顯之儀不暑詔鄭五王入朝翻政儀不授堅符置尊阿史那太后李太之楊太后宋太后以陳后元后尉后后爲尼李備林勸楊堅自爲大丞相堅使尾[illegible]以兵卻衆高熲曰縱令公事不成熲不辭滅族劉昉說熲王[illegible]出官堅事[illegible]帝苛違之敢以節儉事下廣帶才討堅壁得復爲達相之事創孤夫人前堅衛虎之數必不得下坐擧以雨轉執賢王魏復佛道二叔尉聖迥擧兵於秀以討堅堅以兼孝寬爲元帥以討之楊衛希見迥異不哀而視不安知有他計畢王[illegible]戰錄丞相堅監殺之僅于金公主於突厥佗鉢執高紹義送見安尉達勸奉起兵應邊扣招李獲號峰于仲文皆不從穆厥爨斗双十三驚傳於堅堅遣楊素討宇文[illegible]司馬消難起兵於鄖州堅遣王誼討之扶于[illegible]殺逆文殺趙趙王招謀殺堅元[illegible]堅出樂殺招尉[illegible]王滅[illegible]孝寬不攻謂橫孝寬[illegible]受迥夾武而軍李諱心營梁士孝[illegible]鄭[illegible]管李僑林請使顧是監軍劉坊[illegible]金事高願請行堅由王陳坊[illegible]而劉州堅辭僑林常參軍謀[illegible]隸起兵於谷又敗李梁李討之事年敗[illegible]赴以東兵迥進於鄭城下遂克[illegible]千崔弘[illegible]王[illegible]席迴口馬堅而自教數仲文不[illegible]事於權羅鄭城堅秦[illegible]得自山遠叱韓司馬消盡[illegible]抄府陳[illegible]元東反鄭陳樊殺於諱口[illegible]州氏司系安堅敗素新宇文[illegible]赴石王慶王馬居[illegible]楊大丞相堅殺陳純[illegible]遣達之斜等攻豆克勸不克李栗[illegible]本[illegible]柔達[illegible]權爲沙州李李寬本敬[illegible]復[illegible]盛爲相國[illegible]隋王加九錫堅殺代王[illegible]王趙

卷第一百七十四

重光赤奮若　陳二辛亥四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閏二三一日隋閏　隋三辛巳閏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十二

十三　周[illegible]隋胡　元景山入寇隋長孫[illegible]馬增納[illegible]始興王叔陵備作威福新安王伯固長而附之

二十　太宰巖入賀于隋

隋高祖堅開皇元　隋王受相國九錫建臺置官　受周禪崔仲方請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立獨孤后太子勇奉周主爲介公[illegible]

卷第一百七

丙子朔　隋志十月辛酉歲犯執法十二月癸酉甲戌辰太白交相掩又正月乙酉熒惑逆行守右執法歲犯房北第一星

玄黓攝提格　陳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隋二乙亥四甲戌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

昭陽單閼　陳正己巳四戊辰六丁卯九丙申十一乙未十二甲午朔閏十一十二二日大寒隋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十丙寅十二乙丑閏十二隋紀二月己巳朔食

十四　帝殂始興王叔陵斫傷太子及柳后長沙王叔堅擒之叔陵脫走還東府起兵蕭摩訶討除之及新安王伯固　太子即位尊柳太后　隋元景山取漢口甑山沌陽請和于隋歸其胡墅立沈后　立太子胤帝設無礙會捨身

陳長城煬公（叔寶）至德元　帝惡長沙王叔堅之事出爲江州刺史又惡毛喜之言出爲永嘉內史　帝欲殺叔堅叔堅曰臣死請宣明詔責叔陵於地下乃免之

二十一　隋主納帝女爲晉王妃罷江陵總管帝始得專制其國

二十二

帝賜李穆璽曰發諷來會　擒一門執象笏百餘人　通穆朝集大事就防　蘇威聞帝將受禪遁歸田里帝[illegible]用之　帝欲取江南高熲薦賀若弼韓擒虎　蘇威[illegible]征稅法願[illegible]威能禮之　威與高熲參掌朝政　帝欲新人威盛路諫止　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衆讒劇帝曰威達亂世商山四皓豈易[illegible]帝　熲雄曰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帝聽高熲解使射尋復位屢貴等謀黜[illegible]威坐除名　韶前代品爵依舊不降　放微樂　賀將胡纂長城　韋沖安撫叛胡　殺周靜帝　帝始脈貴　吐谷渾寇涼州元諧破之　陳周羅隣救胡獸　于宣豪隋使子弟鎮蜀帝命蜀王秀爲鏑嘗　留長孫寬元累山伐陳　更律五鋒饑　賜鄉陳孝經　命高熲等定新律條行之去梟轘及獎法立讒請誠贖官官之科　劉行本陳答即　帝臨朝有失獨孤后隨事匡陳　有司請后命百官之囊后曰歸人與致或由出斷　后不宵省長仁　帝合鎮求胡悅宮中無之　宮中號帝后爲二聖　帝不以權任假外戚呂氏衆賤　帝如岐州寡寅頁吏　突厥佗鉢卒兄子沙鉢略立與高寶寧入寇長孫晟請離間四可汗

二　置行臺尚書省於并益二州以晉王廣蜀王秀爲令又以骨儀有文武才者王韶李雄李徹元巖等佐之二王不敢爲非法　元景山取陳漢口甑山沌陽陳人請和歸胡墅命高熲等班師　突厥詐衆四十萬與高寶寧入寇[illegible]陳[illegible]才　李穆勸遷都命宇文愷營新都於龍首山　太子屯咸陽以備突厥　達奚長儒與突厥戰於周槃士卒手皆骨見　長孫晟[illegible]干使召羅沙鉢略

三　遷入新都　牛弘請購遺書　吐谷渾寇洮州[illegible]州　詔遣八元帥擊突厥　衛王爽等敗突厥於白道　陰壽擊高寶寧殺之和龍平　陳郢州城主請降帝以和好不納　寶樂定使史爲嶺與突厥決勝負突厥隋盟去　長孫晟說阿波下之　沙鉢略與阿波相攻　突厥寇幽州殺總管李崇　樂平公主令李敏不得柱國勿謝　高熲等豐沙鉢略　陳貴盡來聘晝帝像而去　蘇威屢請更律令李衛林以爲律令新成非大爲民書書不宜島　楊尚希以郡縣繁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爲大於是悉罷諸郡爲州　竇榮定辭三公　詔李穆百死不問　更命蘇威等刪定律爲百條十二長自是刑網簡要　置黎陽等倉漕粟以給長安　柳彧請不以武將爲刺史　又諫帝勸於聽覽　又請禁正月望遊戲

十五

閼逢執徐　陳正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一己未朔　隋初用甲子元曆正甲子二癸巳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正一日雨水隋紀正月甲子朔食

旃蒙大荒落　陳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　隋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八乙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　陳紀正月戊午朔食

柔兆敦牂　陳正壬子四辛巳六庚辰閏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八一日秋分隋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九戊寅十二丁未朔閏八

彊圉協洽　陳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　隋二丙午四乙巳五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

著雍涒灘　陳正庚午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一丙寅朔　隋二庚子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十一丙寅朔　隋志二月庚子填入東井

二　帝作三閣與後宮貴嬪及狎客江總等朝夕讌飲賦詩　帝置張妃於膝共決百司事事　孔範等帝文飾過失　施文慶沈客卿等以吏事強敏得幸[illegible]爲苛刻士民嗟怨　孔範奪將帥兵以配文吏

三　章大寶據豐州反　大寶敗死　傅縡指陳帝荒盛云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帝殺之　梁戚昕襲公安不克

四

禎明元　梁蕭巖等擁衆來降帝納之　始隋待陳甚厚帝與書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　江南多妖異帝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　章華極諫曰臣見麋鹿復遊姑蘇帝即日斬之

二　張貴妃孔貴嬪等太子胤廢之　[illegible]憲請慕徵御是何人輕言屢立　立太子深沈后不妬宗數諫爭　隋軍大舉入寇緣江鎮戍告急施文慶沈客卿拘而不言　帝以蕭巖蕭瓛召緣江戰艦悉入以威示梁人[illegible]請發屯采石京口施文慶恐無兵從己之湘州日

二十三　入朝于隋

二十四　帝殂太子琮立　陳戚昕襲公安不克　隋復置江陵總管

梁公（琮）廣運元

二　帝入朝隋　隋遣崔弘度戍江陵安平王巖等恐隋襲之擁城中士民奔陳隋廢梁國

四　梁主來朝　初行甲子元曆　帝如蘭州　突厥寶賈請降　賀婁子幹不肯蠻僚奮田　命宇文愷鑿渠水爲廣遁謀以通漕　帝以關內饑行如洛陽　司馬幼之以文表華齡得庶　李請上言俗俞齡華及矜伐千遣　突厥沙鉢略求和親千金公主請爲帝女改封大義公主　帝使虞慶則長孫晟使於突厥沙鉢略舞受詔釋臣相業寶吳　薛道衡聘陳帝令勿以言辭相抗

五　命牛弘修五禮　王誼坐謀反伏誅　長孫平奏置義倉　貌閱戶口得新附百六十餘萬口　作輸籍法　阿波號西突厥　沙鉢略畏達頭於漢南帝以兵權援之沙鉢略遣子奉表稱以磧爲界　崔仲方築長城於朔方

六　黨項請降[illegible]令刺史　上佐[illegible]方以東更上[illegible]　崔仲方築數[illegible]　高德請帝傳位於太子[illegible]　梁士彥宇文忻劉昉皆坐[illegible]謀反誅[illegible]　帝謂吐谷渾太子曰嵬王欲歸款唯敕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

七　勅令[illegible]州總管士三人　發丁男十　許之萬餘長城沙鉢略請獵於恒代之[illegible]　沙鉢略卒其子都藍[illegible]代之弟[illegible]　以示[illegible]國家不如兩存之[illegible]寬大　梁主璟來朝帝遣崔弘度戍江陵[illegible]士民奔陳乃廢梁國　[illegible]高熲請[illegible]陳[illegible]兵我便解甲又[illegible]崔仲方請以舟師下蜀[illegible]　帝曰吾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柿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又何求

八　下詔伐陳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命晉王廣等爲元帥督九十總管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爲長史　事皆取決　突厥莫何卒兄子雍虞閭立　薛道衡論伐陳必克四事　楊素以舟師下峽破戚欣　吐谷渾拓拔木彌請以[illegible]帝曰納之不義拒之不仁[illegible]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及勸[illegible]

卷第一百七十六

屠維作噩（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朔閏六七二日處暑）

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恐出兵驚擾且乏郊禮　帝謂王氣在此齊周來皆不克彼何為者　孔範曰長江天塹虜豈能飛度虜若度江臣作太尉矣或言隋馬死曰此我馬何為死　帝奏伎飲酒賦詩不輟

三　元會帝昏睡至晡隋賀若弼自廣陵韓擒虎自采石濟江詔曰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　弼拔京口擒虎拔姑孰兩軍南北並道　帝晝夜啼泣軍事悉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奏言此等怏怏那可事信所發請皆不行　蕭摩訶請逆戰不許請擊弼始至鍾山又不許　任忠請固守臺城給臣兵一萬斷其歸路則不舉自去又不許　帝欻然命諸軍出戰任忠固諫不聽孔範曰當為官勒石燕然　蕭摩訶等皆無戰意惟魯廣力戰虜兵弼弼縱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大潰摩訶被擒　任忠入見帝曰陛下好住臣無所用力矣出降韓擒虎於石子岡引擒虎入朱雀門陳戰士皆散　袁憲請帝正衣冠御前殿帝曰吾自有計送自投於井軍人出之與張孔同乘而上　沈后太子深居處如常　帝聚諸宗室於朝堂城破皆出降　魯廣達猶拒賀若弼於樂遊苑方屈就擒　晉王廣入建康斬施文慶等五佞人　許善心在客館衰服號哭三日　周羅睺守江夏隋秦王俊兵十餘為不能進　呂忠肅拒楊素於巫峽四十餘戰　陳慧紀自公安入援　晉王廣使帝以書諭之羅睺等皆降

九　賀若弼韓擒虎皆濟江　弼使防人交代皆集廣陵　弼拔京口斬軍士酤酒者　擒虎拔姑孰　弼屯白土岡擒虎屯新林　弼與陳蕭摩訶等戰大敗之　擒虎自南門入陳宮擒陳叔寶　叔寶拜弼弼以為禮　弼與擒虎相詢　晉王廣使高熲留張麗華熲斬之　廣入建康封府無所取天下稱賢　廣收賀若弼屬吏上驛召之勞賞其功　王頒發陳高祖陵取灰投水飲之　詔給五戶守陳陵秦王俊屯漢口為陳周羅睺所拒不得前　楊素破呂忠肅下巫峽巴陵以東無敢城守　羅睺及陳慧紀等皆降　置鄉正里長　宇文述擒蕭瓛降蕭巖　薛冑破陳叔慎於湘州斬之　洗夫人以嶺南降　琛建廣城留王韶鎮石頭　諸軍凱入獻俘太廟　司馬消難以故舊得免死魯廣達得疾不療　班賜將士用布帛三百餘萬段　元諧請以突厥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帝折之　封賞功臣或告高熲反帝斬之　熲自稱文吏爲敢頭大將軍備功　投孔範等四罪人於邊爲　帝厚給賜陳叔寶而不除官　運陳氏子第於隴右河西　陳之公卿皆除官　帝悔不毅任鑾奴　周羅睺泣跡帝抗實若弼折韓擒虎　陳叔文自裴先降東異常倒蕭鼎前知隋與陳亡　詔毀甲仗與文擧　賀若弼上御投七策帝不省　帝以韓擒虎示突厥曰是得陳國天子者　帝請高熲猶蟬磨璽益明　元諧坐謀反誅　朝野請封禪詔曰豈司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便謂太平　以廣平王雄爲司空　帝命牛弘等議樂鄭譯鍾立七音八十四調何妥沮之帝令上用黃鐘一宮及得陳樂帝以爲華夏正聲置清商署　又命牛弘等議雅樂　周廷衡安樂樂雨　辛公義殺奮視疾者以變岷州之俗　又謂豈可衆人在獄而安樂於家畝者爲止

卷第一百七十七

上章閹茂（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二甲寅朔）

重光大淵獻（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　本紀二月辛巳晦食）

玄黓困敦（二丁未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閏二三一日蝕兩本紀七月壬申晦食）

昭陽赤奮若（二辛未四庚午七己亥九戊戌十一丁酉朔　本紀十月戊辰晦食）

閼逢攝提格（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閏十一辛酉朔　案蕭吉傳十一月辛酉冬至然則閏十月也）

旃蒙單閼（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五月甲子夏至）

於隋　吳人奉蕭巖以拒隋宇文討擒之　岳陽王叔慎據湘州不下薛冑劉仁恩擊斬之　洗夫人保嶺南聞陳亡乃降　任瓌勸王勇拒隋不瓌棄官去　陳國皆平

隋高祖開皇十　李德林[illegible]鄉正[illegible]德林出　不悅學好說視人小過加以重罪[illegible]　殿廷非決罰之地乃令殿內去杖[illegible]　免役收[illegible]江南人未安[illegible]　江滅賊　楊素擊高智慧[illegible]悉平[illegible]　百餘戰深入千餘里十旬無[illegible]　不能陷立斬之　王仲宣反圍廣州[illegible]　暄救[illegible]州運楊收[illegible]　諸州　韶夫人開府置官屬以便宜從事[illegible]示子孫曰[illegible]　用一忠順心所致　夫人[illegible]留書自[illegible]

十一　吐谷渾夸呂卒子世伏入貢求[illegible]女不許　臨潁令劉曠以善政擢為莒州刺史　滕王瓚暴卒

十二　何妥與蘇威及子夔爭論有隙告威朋黨威坐免官盧愷除名　鄭茂奏罷威頒遷之法　茂謂張元預見[illegible]不[illegible]又坐得罪其怨[illegible]　令天下死罪大理覆治　楊素才[illegible]於高熲推[illegible]物平當不如頒遣　賀若弼謂熲素唯堪啗飯坐下獄自云格外蒙活　有司奏府藏皆滿詔闢左藏院免北河東租調均天下田

十三　楊素作仁壽宮役夫疲頓者因以填坑死者以萬數　[illegible]識　詔議明堂制度不果立　楊欽亡入突厥誣說大義公主使擾邊長孫晟往捕欽獲之　裴矩說突利使殺大義公主　長孫晟請許突利爲婚以間都藍　祖孝孫從毛爽受三百六十律法

十四　初行新樂禁繁聲　萬寶常謂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蘇孝慈[illegible]　初賜公卿以下職田　劉孝孫與[illegible]論曆[illegible]　帝見民食豆屑及糠流涕示羣臣[illegible]　帝[illegible]民就食洛陽[illegible]不得驟遇引馬避之　帝謂陳叔寶[illegible]以作詩[illegible]何如思安時事[illegible]皆反覆子我拘屈之[illegible]其命也[illegible]至明年甲子[illegible]至尊[illegible]后本命　王劭[illegible]帝龍顏[illegible]千之表　又[illegible]目歌嘉隋豐成志

十五　帝以旱祠泰山謝愆咎　收天下兵器禁民私造　帝見仁壽宮壯麗大赦　[illegible]知皇后至必有[illegible]　[illegible]敕布於朝堂帝謂蘇威非詐情然性佞[illegible]不切世要從己則喜違之則怒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illegible]盜[illegible]一升斬[illegible]文武官四考受代

卷第一百七十八

柔兆執徐（正甲寅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二己卯朔）

十六　初令工商不得仕進　詔死罪三奏乃行刑　党項寇會州討降之　吐谷渾世伏請稱公主爲天后不許

彊圉大荒落（初用張胄玄曆二戊寅四丁丑閏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二癸卯朔六一日大暑）

十七　梁睿請討南寧夷爨震　史萬歲討爨翫深入千餘里　桂州李光仕反　周法尚討斬之　令狐熙爲桂州總管手教諭諸渠帥州縣長吏始得之官　寧猛力詣府請謁　詔諸司得於律外杖屬官　帝命盜一錢以上棄市　有數人劫執事使奏改之　帝以六月殺人曰天雖生長必有雷霆　趙綽矯求入關救來曠之死　帝謂綽大理爲朕特赦摩訶　帝怒綽救辛亶欲斬之　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　綽謂上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薛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　帝晚節用刑益峻　楊素復任情不平　屈突通檢校馬得隱匿馬二萬餘匹　救太僕等千餘人死　劉昶坐子居士驕恣誅　初行張胄玄曆　桂州李世賢反　虞慶則討平之　秦王俊坐奢僭免官　楊素諫　上曰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上以安義公主妻突利厚遇之　都藍怒數爲邊患　詔享郎混勿設舉　何稠與寧猛力約八九月至長安　猛力病死　命其子長眞入朝　虞慶則婦弟告其謀反坐死　上詔責高麗王湯曰王若洒心易行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　湯卒子元立　吐谷渾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

著雍敦牂（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

十八　高麗寇遼西　命漢王諒等討之　獨孤陁坐使猫鬼病皇后當死　后爲之三日不食以請命　漢王諒糧盡遇疫而還　高麗亦服罪　爨翫復反　史萬歲坐除名

屠維協洽（二丙申五乙丑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十九　命漢王諒等擊突厥　都藍襲突利破之　突利與長孫晟入朝　晟使城上舉四烽以恐突利　高熲破突厥於白道　楊素以騎陳破達頭　王世積爲親信所告坐誅　獨孤后殺尉遲迥女孫　帝單騎入山二十餘里　帝欲廢太子勇及簡東宮衛士　高熲諫忤旨　熲辭娶而妾生子　后以爲面欺　漢王諒言幸免熲殺　熲爲國令所告除名　熲母謂熲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　更命突利曰啓民　妻以義成公主　長孫晟請置突厥降衆於兩河間　都藍爲部下所殺　達頭立爲步迦可汗

上章涒灘（正辛酉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九丁亥十一丙戌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二十　帝謂賀若弼有三太猛　又功臣止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　又謂弼好亂意終不改　晉王等擊突厥　長孫晟置毒於泉　達頭聞史萬歲名不戰而遁　秦王俊薨　帝謂碑徒與人作鎭石　衆巨愛絕傳嗣　太子勇任情不飾　帝好儉而勇奢靡　獨孤后性妬而勇好內由是失愛　帝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觀爲戒　勇至日受朝　帝始生猜阻　元妃暴薨　后疑其被毒陰求勇過　晉王廣不育庶子　傾身結大臣　曲事左右　樂器塵埃　韋鼎謂至尊皇后所愛當與之安敢預知　廣敬接朝臣禮極卑屈　由是聲名藉甚　廣泣辭后云常恐爲太子所殺　后曰使汝兄弟向阿雲兄再拜　鐵許苦稱　遂決意廢立　宇文述張衡爲廣畫奪宗之計　述爲廣賂楊約　約說兄素　素說帝　素偃息以激怒勇　帝賀候人以伺勇　揀去衛士勇健者　廣使段達脅姬威且命之使告勇陰事　帝言我今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　因執宮臣唐令則等鞫之　元旻諫廢太子　素趣旻附託　素索東宮得火燧及艾以爲反具　帝廢勇斬元旻等　楊孝政諫帝撻其胸　帝謂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李綱謂帝不擇人輔導非太子罪　楊素譖史萬歲　帝擾殺之　立晉王廣爲太子　勇升樹大叫　楊素言勇爲癲鬼所著　房彥謙及子玄齡皆知隋將亂　高孝基識玄齡及杜如晦　詔毀佛天尊像以惡逆論　秦王智積不令諸子有才能恐致禍　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躬縱之皆如期而至　袁充表開皇以來晝日漸長太平之兆　百工並加程課

重光作噩（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二庚戌朔　本紀二月乙卯朔食）

仁壽元　韓洪與突厥戰敗於恒安　詔國子學生廢四門太學及州縣學　報謝符瑞於南郊如封禪禮　衛文昇說下山獠　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　潞益等討嶲州蠻平之　命楊素等扶啓民以擊步迦

卷第一百七十九

玄黓閹茂（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閏十十一日冬至）

二　楊素自引兩騎追突厥伺其頓舍未定趨擊大破之　自是磧南無寇　掌雲起言柳述驕豪　述譖雲起　帝謂子孫壞我法如猛獸爲毛閒蟲所損食　蜀王秀好勇　太子使楊素譖之　帝徵秀　秀猶豫未發　源師泣諫　秀欲襲獨孤楷　楷覺有備而止　獨孤后崩　太子以竹簡貯魚肉而內之　王劭謂皇后有神光天樂迎之應生無量壽國　命楊素等修定五禮　上謂吉凶由人不在葬地　太子謂蕭吉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帝謂楊素勸求吉地功過於平戎定寇　帝繫治蜀王秀　慶整諫　帝欲斷其舌　太子使楊素作偶人書帝及漢王諒姓名縛手釘心埋華山下以證秀　帝幽秀於內侍省　柳彧據案劾楊素　素譖之除名配邊　裴肅訟高熲冤　請封二庶人以小國　楊素威權愈盛　與之抗者唯彧及李綱梁毗　毗對金勸奘以上聲夷攻奪　毗上言素特寵弄權將爲國患如王莽桓玄　帝由是疏素使三五日一入省　賀若弼自許大將　李佛子反　劉方討平之

昭陽大淵獻（正癸卯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三　蕭榮坐貪虐賜死　王通謂楊素正身治天下通授賜多矣　又謂得失在儉公何預焉　又謂息謗在無辨　又曰無赦之國刑必平　重斂之國財必貪　又曰聞謗而怒讒之囮　見譽而喜佞之媒　突厥步迦衆潰奔吐谷渾　長孫晟送啓民於磧口盡有步迦之衆

閼逢困敦（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九甲午十一癸巳朔）

四　詔賞賜支度並付太子　帝勤儉嚴明愛民務農　丈夫不服綾綺金玉　故公私富殷　元年戶不滿四百萬　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然猜忍苛察　功臣故舊至於子弟無始終保全者　楊素與太子書誤達帝所　太子逼陳夫人　帝懸命柳述元巖召勇　素矯詔囚述巖　使張衡入侍　帝卽暴崩　太子賜陳夫人金合　太子卽帝位　使楊約殺勇　袁充稱煬帝卽位與堯受命年合　高祖謂漢王諒如籠內雞何用腹心爲　王頍蕭摩訶勸諒反　傅奕諫諒爰入地上井乃可怪　煬帝使屈突通徵諒　諒故李無點　諒遂反　皇甫誕切諫諒因之　王頍謂諒欲入西則用西兵欲守京則用東人　裴文安請以銳兵直趣長安　使諒以大軍繼後　諒使騎[illegible]襲據蒲州　高護明樂毗謀誅反者不克　裴文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召還　[illegible]欲赴諒陶模諫因之　李景以代州拒諒　諒使喬鍾葵圍之　景委馮孝慈等拒守　楊素擊蒲州討[illegible]豆盧毓[illegible]皇甫誕[illegible]　史祥擊破之　劉建攻井陘　李子雄[illegible]　余公理屯河[illegible]　[illegible]伏兵擊斬鍾葵　楊義臣自朔州救[illegible]　[illegible]斷守營者三百人　楊素各以二千人[illegible]　[illegible]清源[illegible]沮戰士之心　諒自[illegible]嵩澤欲還[illegible]　圍晉陽諒請降　王頍戒其子勿過故人　諒以幽死　[illegible]無異生之子　又謂五子同母必無分爭　又使諸子各任方面　帝幸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置關防　章仇太翼請從都洛　元胄坐惡言誅　陳叔寶卒　詔於伊洛建東京

旃蒙赤奮若　隋煬帝（廣）大業元（正壬辰二辛卯五庚寅七己丑八戊子十一丁巳朔閏七八二日秋分　本志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

立蕭后　罷諸州總管府　立太子昭　劉方擊林邑　命楊素[illegible]營東京　命宇文愷等營顯仁宮　徙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illegible]引河通[illegible]入淮　又鑿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illegible]　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樓船數萬艘　[illegible]死丁相[illegible]　劉方[illegible]以陷象大破林邑入其都　築西苑周二百里爲海水神山　作十六院[illegible]　[illegible]王綸衛士集坐平[illegible]除名徙邊　帝乘龍舟幸江都　共用挽船夫八萬餘人　州縣五百里內皆獻食　韋雲起用突厥破契丹　西突厥處羅攻鐵勒爲鐵勒所困

柔兆攝提格（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二　東京成　併省州縣　命何稠等作輿服儀衛[illegible]羽毛殆盡　帝還洛陽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命[illegible]六人[illegible]吏部選事　太子昭薨　帝哭數聲而止　楊素疾　帝[illegible]醫[illegible]恐不死　改修律令　置洛口倉　[illegible]徵天下散樂魚龍山車等大集東都[illegible]　帝[illegible]明達以齊氏偏隴樂工猶封王

卷第一百八十

彊圉單閼　正庚戌四己卯六戊寅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三　啓民請襲冠帶　帝還長安　朱寬入海至流求國　宇文述欲爲雲定興求官勸帝鴆殺太子勇諸子　頒大業律　劉炫謂古者文案省故士多而府史少今文簿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　又謂往者詔除官少每州不過數十　改州爲郡增減官爵　帝北巡發十餘郡丁男鑿太行道　議立七廟別爲高祖建廟於東京　長孫晟使啓民自發草除道自楡林至薊三千餘里纂圖戲役　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　周法尙請爲方陳外拒而行　啓民請變衣服如華夏帝不許　宇文愷作大帳下可坐數千人　帝宴啓民於城東陳百戲諸胡獻雜畜數千萬頭　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　高熲宇文弢賀若弼皆坐誹謗誅　蘇威亦免官　高熲所薦引皆爲名臣執政二十年物無異議　蕭琮坐與賀若弼善廢於家　帝自楡林出塞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　作觀風行殿　亦行城周二千步　胡人十里之外屈膝稽顙　帝幸啓民帳　啓民接鵬于侯相劉莫敢仰視　啓民從入塞而還　營晉陽宮　帝幸張衡宅衡獻貪公卿至衛士無不盛治　帝至東都　置十二坊以歲一藝戶　裴矩上西域圖記勸帝開西域　帝命矩居敦煌引致之　鐵勒寇邊彝請降

著雍執徐　二甲戌閏三癸酉五壬申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四　發河北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始役婦人　崔君肅說西突厥處羅使拜受詔　倭王謂帝爲日沒處天子　帝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作六合木城楡車旋齊　常駿等使赤土　營汾陽宮　齊王暕以驕恣得罪　爲啓民置城造屋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破之　宇文述又破吐谷渾於曼頭空其地　帝祠恒嶽　徵鷹師萬餘人　赤土以金鏁纜常駿船　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屠維大荒落　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

五　啓民來朝　禁鐵叉搭鉤穳刃　帝西巡度河　獵拔延山長圍二十里　命元壽等擊吐谷渾伏允敗之降其民十餘萬口　帝謂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　高昌王伯雅伊吾吐屯設及西域二十七國來朝　伊吾獻數千里地　置西海等郡　發民轉輸西方先困　隋郡一百九十　帝宴高昌王等　置馬牧青海求龍種　經大斗拔谷遇風雪士卒凍死者大半　帝復幸東都　裴蘊糾括漏丁得二十餘萬　蘊希旨曲法　突厥啓民卒立其子始畢　薛道衡謂高熲不死令當久行　裴蘊以爲悖逆坐賜死

上章敦牂　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閏十二丁巳朔

六　盜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作亂齊王暕討斬之　陳百戲於端門執樂者萬八千人　胡客見纏樹曰何如與無衣者　裴矩宇文述虞世基郭衍皆以佞諛貴幸　衍謂帝但効高祖空自勞苦　帝每遊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與親王嬪宴席相接酒酣殽亂無所不至　陳稜擊流求斬其王渴剌兜俘其民萬餘口　詔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置散樂博士弟子相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帝幸江都　張衡坐語言放還田里　王世充以巧佞有寵　牛弘妻告弟射殺牛弘命作脯　帝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欲巡會稽　初令從駕文武官著紫緋綠袍　裴矩勸帝召高麗王元入朝元不至始議討之

重光協洽　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正一日雨水

七　帝自永濟渠幸涿郡命四司於前船運補　發四方兵集涿郡者晝夜流運糧食兵械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厎柱崩　庾質勸帝勿親征遼　諸將倍道速進　帝召西突厥處羅不至　裴矩請許射匱婚使擊處羅破之　處羅奔高昌遂入朝　民苦征役始爲羣盜所在蜂起　竇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起清河勃海　王薄起長白山

玄黓涒灘　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八戊申十丁未十一丙午朔

八　帝命處羅從征高麗　潘誕鍊金丹不成斬之　庾質請帝留涿郡獨遣諸將伐高麗　詔二十四軍分道趨平壤凡兵一百一十三萬餽運者倍之　軍行止皆有次敘儀法每軍四十日乃盡弁御營六軍亙一千四十里　段文振謂帝待突厥太厚異日必爲國患　又謂斛斯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　又謂高麗詐降不可受宜速進傾其本根　造浮橋度遼水　麥鐵杖戰死　敗高麗兵進圍遼東　詔諸將三道並進毋得孤軍遠驟進止須奏聞待報降者卽宜撫納　遼東再三詐降以緩攻　帝自至城下詰責諸將　來護兒浮海先至平壤入其郛敗還海浦　九軍會鴨綠水　宇文述等齎百日糧及資械不能勝埋米幕下中路糧盡　高麗遣乙支文德迎降以觀虛實　于仲文既還而悔之與述等追擊濟薩水承其詐降而還　述等九軍敗於薩水還者百無一二　帝鎖述等而還　百濟屯境上陰懷兩端　帝不忍誅述與于仲文等皆除名　張衡坐怨望誅

卷第一百八十一

昭陽作噩　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辛未十二庚午朔閏九十二日小雪本志五月丁未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

九　募民爲驍果　郭榮謂戎狄失禮臣下之事不足辱大駕　孟海公起濟陰見人稱書史輒殺之　樊子蓋輔越王侗守洛陽　孟讓郝孝德等亂山東　張須陀擊破之　帝度遼督諸軍圍遼東二十餘日不拔　沈光墜於衡楊得亟經復上　楊素謂其子玄感識度不如李密　密謂玄感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　帝謂素不死彌族　玄感求將兵自劾帝悅之頗預朝政　帝使玄感督運遲逕還帝責之遂反於黎陽　遊元不從玄感而死　李密說玄感以斷臨渝歸路爲上計西取長安爲中計坐守洛陽爲下計　玄感引兵南出裴弘等拒之皆敗遂圍東都民從之如市　玄感使韋福嗣遺樊子蓋書　子蓋斬裴弘策威令始行然達官子弟奔玄感者四十餘人　衛文昇救東都摇楊素塞　帝攻逐東垂拔玄感反書至　蘇威謂玄感無所處但恐浸成亂階　斛斯政亡奔高麗　帝夜引軍還委棄軍資如山　高麗閉城二日乃敢出追亦不敢還　威賓獨執前見謂玄感必無成　帝遣宇文述等發兵討玄感　來護兒擅旋軍被東都　李子雄亡奔玄感　玄感屢破衛文昇衆至十萬　文昇力戰射殺楊玄拱　劉元進起餘杭應玄感　李密請斬韋福嗣　玄感不聽密曰越公好反而不欲務吾屬必爲虜矣　密陳玄感稱尊號　李子雄勸玄感拒屈突通勿使度河　樊子蓋故撓留之　玄感兵屢敗　李子雄李密勸之入關　玄感引兵西　李淆諫玄感攻弘農宮　宇文述等追敗玄感於閿鄉殺之　韓相國起梁郡霽敗死　帝使李淵代元弘嗣守弘化　帝忌淵曰可得死否　朱燮起吳管崇起晉陵　帝使裴蘊治玄感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盜遂殺三萬餘人受賑米者皆死　帝誅辟道衛王曹而餔其詩　又謂與士大夫高遼亦爲天子　又謂虞世南獻性不喜誅　裴矩說曹闕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　帝幸高陽　朱燮管崇迎劉元進爲天子　李密被執辭守者而遁　車裂楊積善韋福嗣等　向海明起扶風　帝劵賁樊子蓋衛文昇　吐萬緒魚俱羅討劉元進破之　二將皆得罪　王世充代將誠之世充詐阬三萬人餘黨復相聚爲盜　杜伏威輔公祏起淮南　伏威降苗海潮破宋顥殺趙破陳

閼逢閹茂　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

十　帝復伐高麗　屈突通討延安劉迦論斬之　徵天下兵多失期高麗亦困弊因斛斯政請降帝至懷遠鎮而還　來護兒欲獨取高麗崔君肅禁之乃止　楊公卿抄後隊取御馬　帝還長安　召高麗入朝竟不至更圖後舉不果　烹斛斯政　帝祀南郊不齋獨獻上帝禮畢御馬疾驅歸　帝復幸東都　庾質諫下獄死　董純討賊屢捷而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坐死　孟讓寇江都王世充擊破之　張須陀擊盧明月於祝阿使羅士信秦叔寶潛入其營大破之

卷第一百八十二

旃蒙大淵獻　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本志七月熒惑守羽林

隋煬帝　大業十一　帝命學士修書成萬七千餘卷　帝於觀文殿作書室　命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王須拔歷山飛起上谷　帝爲李渾李敏與圍宇文述國

唐高祖　淵　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擊破毋端兒　樊子蓋擊絳賊敬盤陀降者阬之　淵代之擊置左右降

魏邢公　李密

夏王　竇建德　高開道羅藝劉黑闥附

梁主　蕭銑

涼主　李軌

秦武帝　薛舉　梁師都郭子和附

定楊可汗　劉武周

吳主　李子通　沈法輿杜伏威輔公祏附　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爲來整所敗

楚主　林士弘　朱粲張善安附　朱粲以城父佐史從軍亡命爲羣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

譖而殺之高德儒見孔雀奏云鸞集超授五品官帝幸汾陽宮避暑帝巡北塞裴矩欲以宗女妻突厥始畢之弟叱吉又誘其臣史蜀胡悉殺之始畢怨怒圍帝於鴈門帝欲潰圍走蘇威曰城守吾利輕騎彼長樊子蓋請據城徵兵重為賞格蕭瑀請求救於義成公主且下詔罷征遼帝撫循將士云有勳除六品詔募兵赴援李世民隸雲定興多為疑兵義成告北遣有急始畢乃解蘇威請還西京宇文述勸幸東都帝顧聘東都曰大有人在樊子盡謂勳格不宜失信帝以為收物情勳不遺乘議尉將士忿怨帝謂蕭瑀相恐勳出為郡守楊子崇請早還坐解宿衛更遣龍舟

者數萬

奔海陵有衆二萬自稱將軍河掠荊

柔兆困敦（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

十二（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初議捕盜作毗陵宮苑黃袞作水飾張金稱）

（淵破甄翟兒於西河淵與王仁恭擊突厥選二千騎）

（竊亡命食樹度屬帝得黃贊君漢脫翟讓於獄徐）

（高士達以建德為司馬委以兵授之建德擊斬郭絢）

太平元（鄱陽操師乞興兵自稱元興）

卷第一百

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閏五六一日大暑本志五月丙戌朔食旣

階平周一朝殺萬餘口帝驚徵不得眠景華放螢蘇威對賊斷近五月五曰獻衛奮又請以賊擊高麗裴蘊賊之三世除名宇文述勸帝幸江都趙才諫下吏任宗諫杖死命元都等輔越王伺守東都帝謂征遂亦偶然崔民象諫解頤斬之城路口倉宇文化及智及犯楚帝欲斬而釋之張須隨與李密戰死留裴仁甚鐘虎宇綦王智積病不呼醫楊善會與賊七百戰未賞敗楊義臣擊張金稱衛之郡聲告敗求救喪世綦抑捐聞狀不以寶變楊義臣數降河北賊其十萬帝驚小參世基言義觀不足虛宜臣擁衆非帝卽召之世卑竇起劾鄉基及裴蘊起響果奏實坐振皆名臣縣左還郡豐官以禮鮑民漢為黜除不飢吏與法王散振救議世充斬格

劫其所為伺便擊破之

世勸說讓給東郡掠榮陽梁郡密說諸賊帥以取天下皆不從密因王伯當說讓李玄英解藏求密密與房泰讓彥遊漢河密使賈雄既術數以說讓密說讓取榮陽足食然後爭利密為讓書須破殺張須陀於大海寺北讓令密別建牙號蒲山公營密號令士卒如背賁籍營密兵鎔讓兵所隧不敢報讓與密別去已而復全

楊義臣擊士竇建德知其必敗先備之士達敗死建德走據饒陽還平原收兵復大掠建儀善過士子郡縣稍降之勝兵十餘萬隋將王世充破斬格謙將高開道收餘衆轉掠燕地軍勢復振隋虎貨郎將羅藝據涿郡術城懷遠皆歸

王建元始興克豫章以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師乞與隋將劉子翊戰死士弘擊子翊殺之衆十餘萬自稱趣僭改元自地北其九江南逮番禺

三十八

彊圉赤奮若　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　本志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

隋恭帝（侑）**義寧元**　王世充擊斬盧明月　李密據洛口倉敗劉長恭　孟讓入東都燒掠豐都市越王侗徙民入宮城　侗遣元善達告急虞世基以爲誣煬帝罪善達由是人莫敢言盜　封倫助世基蔽罔　李淵起晉陽　段達等敗李密於回洛密走還洛口　密尋敗留守兵平樂園復據回洛　命王世充等討密薛世雄將燕兵討密至河間竇建德襲擊破之　李淵斬宋老生拔霍邑　裴矩爲驍果娶婦　元寶藏以武陽降李密　魏德深治貴鄉民不知賦役之苦　李密陷黎陽倉　李淵圍屈突通於河東　淵引軍濟河　王世充等至東都與留守兵共擊李密　馮慈明罵密而死　張季珣以數百兵守箕山府密攻之七月不下　屈突通聞李淵西入使堯君素守

劉文靜語裴寂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　文靜謂李世民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　世民傾財下士劉弘基等皆依之　世民與文靜密謀起兵使裴寂告淵　淵謂世民今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　寂以晉陽宮人侍淵　煬帝命囚淵詣江都淵欲起兵會事解而止　夏侯端唐儉許世緒等皆勸淵舉兵　文靜使寂趣淵　淵命世民等募兵旬日近萬人　王威高君雅欲按劉弘基等武士彠止之　淵起兵因威君雅殺之

元　密說翟讓襲洛口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　隋將劉長恭等討之大爲密所敗　讓等推密爲魏公河南羣盜爭附之降者不絶如流衆至數十萬城洛口周四十里而居之　房彥藻略汝南等郡　孟讓夜掠豐都市　柴孝和以鞏縣降　裴仁基以虎牢降　密置內軍八千以秦叔寶程咬金領之　密襲破回洛倉　裴仁基等燒天津橋　祖君彥爲檄數煬帝十罪　柴孝和說密先取關中密曰士卒皆山東人東都未下

丁丑元　建德稱長樂王隋薛世雄兵三萬過河間建德僞遁以死士數百襲擊大破之　附於李密

鳴鳳元　巴陵校尉董景珍等起兵推羅川令蕭銑爲主　潁川賊沈柳生帥衆歸銑　銑自稱梁公五日間有衆數萬　柳生擅殺徐德基銑步出營門柳生謝而赦之　銑入巴陵景珍殺柳生　銑稱梁王蘇胡兒襲楚豫章克之

鷹揚府司馬李軌舉兵武威執郡官自稱河西大涼王　軌不殺隋官　李贇與常帶仲興戰昌松仲興全軍敗沒軌悉縱還之曰我有天下當禽其主

秦興元　鷹揚郎將梁師都起兵據郡反　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改元永隆　左翊衞郭子和據榆林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　金城府校尉薛舉起兵劫金城令郝瑗自稱西秦霸王略取枹罕西平澆河等郡衆至十三萬　舉稱帝立鞠后太子仁杲　仁杲攻下天水舉徙都之　舉謂仁杲才足辦事而殘忍終亡我國　常仲興爲李軌敗沒　仁杲襲唐弼滅之謀取長安聞李淵已定長安乃圍扶風淵

天興元　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殺王仁恭據郡呂　陳孝意王智辯討武周武周引突厥擊智辯殺之　武周襲破樓煩取汾陽宮陷定襄　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帝立沮氏后　陷雁門殺陳孝意

伏威敗陳棱破高郵據歷陽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　伏威視上表背傷訓斬之

二　大與賊帥張善安自廬江往歸士弘士弘疑之善安怒焚掠而去士弘徙都南康梁蘇胡兒擊取豫章士弘須保餘干

自六月以後卷第一百八十四

河東引兵拒潼關　衞文昇等奉代王侑守長安　李淵引兵圍之　王世充與李密戰敗於黑石　又敗於石子河　李淵克長安　姚思廉侍代王訶止軍士　淵立代王爲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　屈突通使桑顯和襲劉文靜不克　通摩頸曰誅當爲國家受一刀　通使顯和守潼關引兵東走顯和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追之通衆散被禽　王世充襲李密倉城又敗

突厥寇晉陽　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　告突厥以尊立代王　命建成元吉攻西河撫士卒愛百姓皆欣悅遂克城斬高德儒　開大將軍府置官屬　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淵待之甚恭止市其半　劉文靜使突厥請兵　淵命子元吉守晉陽引兵入關　淵至西河一日除千餘人官　淵屯賈胡堡久雨不得進張綸京離石　劉文靜許始畢以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　淵推獎李密以扞蔽東方　淵欲

誰肯西入且留諸將必競雌雄　段達等敗密於回洛密走還洛口　密敗東都兵於平樂園復據回洛　密與李淵書以主盟自處　隋元寶藏以武陽降　召魏徵掌記室　徐世勣襲得黎陽倉　趙魏以南江淮以北東至于海郡縣盜賊皆附於密　徐洪客請先取江都　王世充等與留守兵共擊密　世充營於黑石與密戰破之遂圍月城密引兵直趣其營世充還自救而敗　又與世充戰石子河敗之　翟讓貪暴專恣密殺

通子世民擊之仁杲大敗而還舉懼欲降褚亮勸之郝瑗以爲不可

歸晉陽世民夜哭聲聞帳中乃復召軍還　雨止淵進擊宋老生斬之拔霍邑　淵命賞奴功如良人　或諫淵授官太濫淵曰隋以吝勳賞致亡　拔臨汾絳郡　淵喜突厥馬多兵少而來緩　薛大鼎任瓌勸淵濟河

而殺之赦徐世勣單雄信使與王伯當分領其衆　密以書說滎陽太守楊慶下之　密聞世充募兵擇士潛備倉城世充果夜至逆擊敗之

取永豐倉　孫華來降　遣王長諧等先濟河　張綸取龍泉文城　屈突通使桑顯和擊王長諧營孫華史大奈擊走之　蕭造以馮翊降　淵兼用李世民裴寂之策分軍圍屈突通於河東自引大軍濟河　李孝常

以永豐倉降　淵次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如市駐賞皆過望　淵命建成屯永豐倉世民徇渭北　屈突通委河東保潼關　柴紹妻及李神通段綸等起兵鄠杜　淵進屯馮翊　世民招據渭北所至歸附　柴紹

妻號娘子軍　丘行恭斬奴賊帥拜其衆來降　世民見房玄齡如舊識引爲謀主　劉弘基先屯長安故城敗留守兵　淵召建成世民等諸軍二十餘萬會圍長安克之禁止殺掠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illegible]

世師骨儀　淵將斬李靖世民請而釋之　立代王爲帝淵爲丞相進封唐王　劉世龍請樵苑樹易布帛　立世子建成　使李孝恭招山南下之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　關中諸郡皆降　屈突通遣桑顯和襲劉文靜不克通東走文靜追禽之遂定新安以西　詹使等徇巴蜀下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著雍攝提格	三丙午四乙亥六甲戌七癸卯九壬寅朔本志十月壬申朔食氐五度六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丙午鎮太白晨聚東井
隋恭帝（侗）皇泰元	王世充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作浮橋度洛擊密王辨破其外柵世充不知而收兵密乘之世充大敗王辨等死士卒凍死者數萬人世充自囚於河陽越王召而慰勉之出屯含嘉城鍇通據金墉密逼上春門段遂出殿大敗蒙律死匯師河陽河內皆降於饒募守城不食公權書遣報曾二呂帝至江都荒陰谷舊[illegible]異羣遊唯恐不尸帝自爵不吳作長讖公又目好城頸唯書來頭之帝治斬[illegible]
唐高祖武德元	隋加唐王殊禮唐王以書諭諸郡縣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長吏豪集皆賊蠻致皆遣子弟贈降命世子建成秦公世民將兵十餘蘭授東都遣鄭元靖衛朔陽歸元規衛安陸荊元吉大原爵元納世民道趙公王進爵相國位受九[illegible]
魏邢公（密）二	密與世充戰敗於洛北世充乘勝攻其營破外柵密營擊大破之殺王辨進據金墉密遁上春門大破殷建殺單津於是偃師河陽河內密降於銳實建錦等勸進密不許劈秦遣等分遣經略招鴻狂及實建德王儁仁殺裴謀宇文化及攻餘世[illegible]
夏王（建德）五鳳元	建德圍王琮於河間歲餘乃降建德嘉其忠禮而用之河北郡縣爭降用張玄素定都樂壽得玄圭改國號爲夏襲魏刀兒城之拔冀州執麴稜以爲定禮而用之羅藝以幽州降唐建儁攻藝鬱用薛萬均策拒破之高開遣克北平擒陽自稱燕王祈降於高魏義某取之敗元餘與
梁主（銑）鳴鳳二	銑即位遣楊道生攻下南郡徙都江陵使張繡徇嶺南擒李襲志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涼主（軌）安樂元	唐高祖遣使招軌呼爲從弟軌喜遣弟懋入貢高祖以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軌稱帝軌以號殺梁碩信胡巫言業玉女秦曹珍請開倉賑饑民謝統師等止之由是羣下離心
秦武帝（舉）秦興二	郝瑗說薛舉結突厥莫賀咄設與共取長安不果舉寇唐涇州敗唐兵於高墌郭子和降唐舉遣仁果圖寧州不克郝瑗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卒仁果立居折墌城仁果敗唐兵屠劉威圍涇州唐秦王來伐宗羅睺敗於淺水原唐兵追圍折墌仁果出降至長安被殺
定楊可汗（武周）天興二	
吳王	子通吳興太守沈法興聞宇文化及弒煬帝起兵徇餘杭毗陵丹陽下之盡有江表十餘郡自稱總管
楚主（士弘）太平三	唐馬元規呂子臧擊破朱粲粲收餘衆攻元規子臧於南陽殺之

卷第一百八十五自八月以後　卷第一百八十六

白帝帝立新之自是無復言者宇文謂及觀候戴等因行大殺舉兄化及爲主帝壁見火及聞喧叢犧虔通對以草坊失火熱王候聞變求見虔遇囚之虔通引兵入獨孤威拒戰而死司宮魏氏嬪翊遣給使出外虔道等執敵迎化及爲丞相以帝示衆數其弗而縱之帝與齊王賺相忌至不相明盡殺宗室外城及處世基襲雄等甦欲討化及世基不許襲矩以私燕獨免許籌心不賀而死張李璃兄將三人死國離化及立察王浩爲帝留陳殺守江都自彭城北歸沈光謀殺化及不克而死東都號令不出四門毀世弘謀聽李諸事世誅化及自豫養一如煬帝乘心離縱司馬德鼓逾行攝謀殺化及不克而死據及引兵北王東都越日即帝位即王大祥殺違王世充尊共秦朝敗

戰斬部將十四人遂破釋胡建成等至東都東都人不出李密來戰文婦置薪安宜陽二鄭而還武都五厚等鄭陰薛舉與突厥鎮共攻長安宇文敵援長議說止之建成還長安王君鄭來隋王哭婦帝曰失遣不能殺敢忘京平馬元規擊破朱樂貴子幹王德仁皆來降受禪拔隋罷鄭置州突嶺發威控雖百餘萬侍功隋隋帝使容之緣定律令置內外學生隋毅寂劉文靜齋羽實感[illegible]相瑞受敗悠詔業徙

化及隋來求和密上表乞降隋以諸爲太尉衛[illegible]令諸受韶甚恭密兵以擊化及戰于黨山諸被保據叔寶敗之遂破代及王軌以東都降化及北走餘威舞路釋復觀聖明密將入朝聞元文都等死乃邊僉鑵密得餘文遺北面師之密寶畢有金帛無以賞戰士又厚撫初附衆心稍怨買國甫婢囊米密謂東都且夕可平而王世充亦決許國密世充以衣易食諸縱化及遺士爲殺嚴世充出師擊密樂仁蓋隋分

魏七賁　元文都等謀與李密連和使擊宇文化及　密上表乞降拜太尉令先平化及然後入輔政　段達等起釋　王軌以東郡降密化及北走　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世充夜襲宮城殺文都盧楚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　皇甫無逸奔唐　世充專政置十頭　鎮惡米解八九萬　陳稜葬煬帝　杜伏威沈法興皆上表降　世充詐稱夢周公令討李

密　世充與密戰於通濟渠伏兵北山擊密大破之　縛人詐稱獲密　遂拔偃師獲鄭頲　進攻洛口邴元真以城降　宇文化及士衆離散兄弟詔辭相尤遂鴆秦王浩稱許帝於魏縣改元天壽　王世充爲太尉　徐文遠拜世充　典君聚拜木鎮射婁以守河東

職前數不建　呂子臧守南陽不降　罷大業律令　劉文靜誅引寂臣升御構上曰平生觀友不可忘　呂琅來降　追尊祖考　立太子建成　封宗室　薛舉寇涇州使秦王世民拒之　宇文明達招慰山東　邊

要皆置總管府　孫伏伽書以三事諫上賞之　竇威襲陳叔達竇抗爲相　闕可汗內附　秦王有疾殷開山與薛舉戰敗還劉靜等除名　郭子和以榆林降　隋皇甫無逸來奔　薛仁果圍涇州不克　王德仁殺

兵向東都魏徵請固壘勿戰諸將欲戰者衆密從之　程知節回身援裴　諸大敗於通濟渠　世充拔偃師　宇文溫請殺邴元真楊慶告其叛　元真以洛口降世充　單雄信亦降　密奔虎牢又奔河陽欲據守以

圖進取諸將不願乃帥二萬人奔唐　徐世勣籍土地兵民與密使自獻之　密恥進食與王伯當謀叛　密請東收舊衆敢王世充至綱桑唐復召之密遂叛賈閏甫曰翟讓死使誰復肯委兵柄於公且大稱不再鎰不

宇文明達以叛　秦王復討薛仁果　仁果虜劉感使諭涇州不從而死　又虜常達達亦不屈　追諡隋煬帝　上引骨咄祿升御座　李密來降拜光祿卿密意望三公又執政從求賄密甚不平朝臣多輕密上獨優

禮之　命淮安王神通撫山東　呂子臧欲桑勝臧朱擊馬元規不從粲收餘兵攻南陽殺子臧元規　劉蘭成取北海　竇抗罷　秦王至高墌深壁不戰曰彼觸我會乃可克　大破宗羅睺於淺水原乘勝帥騎逐之

從唐兵追捕斬王伯當皆死

圍折墌薛仁果降 秦王謂羅驟兵緩之則入城并力急之則敵歸聯外 秦王使仁果等將降卒與之封徵 李密諫蓋蕃仁果之黨 密見秦王心服 徐世勣來降使與鄭李洛經警虎年以東 趙楚景爲堯君案

所擒梟首 帝以薛仁果爲戒 遣李諸招據山東 以秦王爲陝東東道行臺 西突厥馬突那來降 熱君綦弃世將王行太城守 羅蕃來降 馬柴那獻琇帝不受 帝企池叛王氏斬之 李宿叛或彥師衛擊

斬之李世勣發喪葬密 帝欲法外殺人李秦立軌諫帝擢授請畢官 李綱諫授舞胡官帝曰我舞巳授之

屠維	單閼（初用傅仁均戊寅曆 正辛丑 三庚午 四己亥 五戊辰 七丁卯）	九丙寅朔閏二三一日殺兩 本志三月丙申鎮太白辰復聚東井冬幾感守五諱侯
唐高祖武	德二（秦王出鎮長春宮 元寶藏以魏州降 淮安王神通攻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保聊城神通追國之 初定租庸調法使吐谷渾擊李軌）	崔世幹猜受宇文化及降推安王神通貪金禹不從 趙君德先登神通疾其功不戰 寶建德至神通遇 帝考第蕭臣以孫伏伽李綱爲蕭一寶蕭臣不能諫 宇文士及封懷舞來降 許紹來降 秦叔寶程知節來降 李厚德據德嘉降 齊王元吉寧三日不會不能一日不獵 宇文歎隸不改表言之免元吉官 王世充復取僕嘉李公逸以雅丘降 突厥始舉與梁師都劉武周連兵將人寇會始舉卒弟盧羅立 張長
鄭主	（王世充）開明元（世充選朝寶爲府僚世弃書政盡省府晉闕然好）	以甘言悅上書者及蕭秦 獨孤武都禪謀殺世充以康唐坐誅 世充不朝 臺秦主噹作傳鄭 秦叔實程知節降唐 李厚懷據獲嘉降唐 世充傳取之 李世英謂世充謠正位號四方必叛 歲胄諫受九錫 進爵鄭王 受禪稱帝陸德明恥爲王玄怨師 輕騎遊衛市門外設
夏王（建德）	五鳳二（建德攻宇文化及於聊城生擒斬之鴆斬后哭煬帝收傳國璽撫存百官）	建儀顯勝得財帛分將士賞無所取常食議指脫軍不徵內婢妾魏十許人得 隋宮人歸果皆散遣之百官隨才授職欲往長安洛陽者齊給援送之奉表于隋隋封建德爲夏王 克邢州 建德關王世充自立乃絕之 送化及首及蕭后於突厥 克路州 克相州 克衛州執張道
梁主	（銑）鳴鳳三（侵唐峽州不克）	
涼王	（軌）安樂二（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以爲唐帝關內涼）	帝河西不相審乃依盡營故事稱從稱涼盡帝曰軌唐主恐興之 安興貴致軌降唐動不從興貴與弟修仁起兵韓執執送長安斬之
梁主	（梁師都）永隆三（侵唐延安爲段德操所敗復侵延）	安又爲德操所敗
定楊可汗	（武周）天興三（宋金剛說武周取晉陽爭天下武周從之克介州敗唐公於雀鼠谷唐姜寶誼李仲文）	金剛敗唐裴寂於度索原晉州之北城鎮多降 武周圍晉陽克之金剛逾陷晉州遁鋒州 又陷會州 尉遲敬德等教夏縣廣唐永安王孝基等 與唐敦關山戰敗於美頁川又頃秦王戰敗於安邑
吳主	（子通）明政元（法興稱梁王改元延康唯據忍下多離叛 子）	通圖陳稜法興殺伏威之 毛文深募江南人變伏威鍛兩軍交惡于通送破江都稱帝 伏威降唐
楚主	（士弘）太平四（粟還徙無常破城邑食倉粟未盜稱去黃纂其）	餘不務耕條粟蓋乃掠人而食之又殺諸城堡細鶴以充軍糧城堡相帥叛之粱敗奔蔚渾降唐唐封爲楚王段確 醉辱粲餐殺確奔王世充

卷第一百八十七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一百八十八

遣致賻於突厥　劉武周寇并州陷楡次　段確使朱粲粲啖之復叛　安興貴執送李軌　劉季真陷石州自稱可汗　劉武周克介州姜寶誼李仲文敗於雀鼠谷被虜逃歸　命裴寂擊武周　置十二軍徐圓朗降　羅士信來降　西突厥始彊大　酅公薨　竇建德陷洺州趙相州淮安王神通退保黎陽　梁師都寇延安段德操敗之　蕭銑寇峽州許紹擊破之　命李靖經略蕭銑竇建德陷相州　用裴寂譖殺劉文靜　杜伏威請降　裴寂與宋金剛戰於度索原敗奔晉州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浩州獨存　姜寶誼敗死　劉武周圍晉陽齊王元吉棄城走上欲斬宇文歆李綱諫而止　宋金剛陷晉州還綠州　突厥遣使來殺曷娑那　李綱諫太子建成不聽宋解觸　竇建德陷趙州執張道源　梁師都復寇延州段德操又破之　龐王平濤中山蕭　宋金剛陷澮州　呂崇茂據夏縣叛　帝手敕棄大河以東秦王世民表諫自請討武周　竇建德

坐數日後不復出　張雄古彊玄恕　蘇良諫世充語太參　裴仁基等謀殺世充坐誅　殺皇泰主　羅士信降唐　士信入洛陽外郭世充衛清臺隋黎陽

源　建數諫殺道源等曰高士興隆羅藝大王意何如唐賜藝姓　藝敗建德於衛河　建德克黎陽虜唐淮安王神通李世勣　王軌奴殺軌建德斬奴歸軌首滑州降齊兗皆陽附　徙都洺州

陷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羅士信入洛陽外郭　夏侯端招撫河南懷節施食盡豆得琰　王世充殺李公逸秦王屯柏壁發救皆諭民輸軍糧　永安王李基攻夏縣尉遲敬德等救之李基等皆敗沒　上徵裴寂下吏而釋之寵待獨厚　殷開山等敗敬德于美良川秦王又敗之於安邑　秦王堅壁以拒宋金剛曰後其糧盡必走乃可破也

上章執徐

正乙丑　三甲子　五癸亥　六壬辰　八辛卯　十庚寅　十二己丑朔

三　秦武通敗王行本行本降斬之宋金剛圍絳州　李世勣謀殺竇建德不果來奔　王行敏守潞州殺郭子武　獨孤懷恩謀反唐儉自劉武周所告之懷恩伏誅　突厥立楊政道爲隋王有衆萬人居于定襄　改納言等官　封德彝爲相　劉季真詐降　宋金剛走秦王追之一晝夜行二百里破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二日不食　又破金剛於介休降尉遲敬德　劉武周走突厥并州降悉復故境　劉季真棄石州走死秦王竇唐夏縣　田瓚殺楊士林以顯州降　王世充　突

二　世充以亡叛者多許父子夫婦相告誅及四鄰而叛者益衆　以宗女妻突厥　田瓚以顯州來降　聞唐兵將至爲守禦計　世充與唐秦王戰敗於慈澗拔戍而還　唐黃君漢取回洛　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　時德叡以七州降唐　世充與秦王戰宣武陵　杜才幹殺邴元真　楊慶以管州魏陸以滎州王要漢以

三　李世勣與李商胡謀殺建德商胡先發世勣奔唐建德殺其父蓋　攻李商胡殺之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高士興與羅藝敗於籠火城　王伏寶謂建德自斬左右手　高開道降唐封北平王　關道豎背取頻鐵　建德攻曹州蘇萬均兄勢羣敗之　劉彬說建德救王世充成鼎足之勢　李藝復敗建德兵於籠火城

四　銑患諸將恣橫罷兵營農　董景珍以長沙降唐　銑命張繡攻景珍殺之

四　張舉降唐劉旻降唐師都遣人說突厥處羅共擊唐會處羅卒而止

四　宋金剛圍唐絳州金剛食盡走唐秦王追之破金剛於雀鼠谷又破之於介休尉遲敬德降唐　武周奔并州與金剛走突厥金剛謀走上谷突厥殺之　苑君璋諫武周南侵武周謀歸馬邑亦死　突厥使苑君璋統餘衆

二　唐以杜伏威爲江淮南總管徒封吳王子通度江取京口敗法興將蔣元超於厲李法興棄毗陵奔吳郡　伏威使輔公祏擊子通敗之子通棄江都保京口江西皆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　子通東走太湖襲法興破之法興走死子通盡

五

		重光大荒落	四戊子六丁亥七丙辰九乙卯閏十甲寅十二癸丑朔十二日冬至本末八月丙
歷屢歷來至實陽而去秦王會討軍秦王世充屈突通不爾二子李領養進建突厥使高太子鎮稱反秦王敗世充於德稱西養入實實君漢取回洛秦王與世充轄於實城宮同安公主還田實以二十五州來降時德徵以七州來降歸將因尉建徵德秦王羅之引入臥內賜之金秦王與世充殿宮武陵敬德荊單雄信敕秦王敬德三李實王頡羅士信拔千金登高開道來降德廬以管州魏陸以	條州王要漢以汴州來降李大亮拔樊城董景珍以長沙來降突康處羣卒館利立許毫等十一州來降許紹拔荊門鎮劉世鄧出土門潁蕭平廣新二州	四	胡大恩降使鎮代州太子討劉仚成田世康取蕭銑五州四鎮竇秦王置玄甲咬爲前錄秦王與世充戰萬上瓊李靖擒蕭趙作取王舟韜郡銑李恭君狡王聽於虎突秦大破王世充資城
汴州降唐唐李大高拔樂城使王瑰求救於實建德許秦李十一州降唐		三	世充與唐秦王戰敗擒萬彥瓊太子玄懸與唐戰敗於虎牢世充與秦王戰於實城宮大敗唐遂閣洛陽王懷文剌世充不克而死鄭縣削棄爲僞
王瑰來攻　救		四	克剛擒唐孟海公建德救王世充軍戰竇進與唐秦王相拒於成皋殷秋石寶敗渡於武牢東歲敗請濟河取上黨鄭請津請將受王瑰略不從曾氏曰
		五	唐田世康取五州四鎮唐趙郡王孝恭李靖等擊銑文士弘敗於清江銑所留宿衛兵總數千帥以出戰大敗
		五	
有法寶之地		三	杜伏威遣兵助擊洛陽伏威使王雄誕擊李子通大破之子通降就送長安雄雄又擊汪華聞人遂安皆降之於
		六	
			自三月以後卷第一百八

戍朔食　塞四度	
宮丘行秦以國故王執刀步興秦王進圍洛陽毀志玄故蕭城廣李仲文金護反酸河陽來降王遵鄭破單雄僧等於洛口殺德擒德劉仚成上欲建鄭秦王執不司武牢來降劉仚成降太子作阮之德叛劉世號擊洛州不東而還程名擾關乳將建進之楊蕭經等號宮利入寇實建德至成皋郭李略薛收請據武牢以拒建德蕭獲等欲退保新安秦王不從王破建德兵於武牢東德殿秋石竇	齊毀長遜入朝公王元吉蕭楊突鄭等所敗等厥留鄭元寺者帝亦留其使於秦王牧為建河諸以縣實德德尉遂發馬擒王瑰取其於大破建德牛口諸擒之秦俘獲五萬人王皆散遣之王世充出降內李世勸斷殷杜唱單雄信叔建客以死救以父淹蘇威法窮錢死周齊明以斬黃降降善行以山東拒南陽公主王字文士及等世辯以徐宋州州降會鄆以降石世則君管州叛據相降王弘
世充殺之宋王秦秦河陽走單雄信等敗於洛口沈悅以虎牢降唐民食洋號什不存一實建德來救遣宿蓋至勝實楊公鄭敗齊王等吉秦元擒實建王以示世鎮世充泣充世降而王世辯杞餘宋等以十八州三唐魏降弘烈以王州降唐齊世充徙末行而蜀死	
家羅實不司建建德大敗於牟口道稱唐斯擒實氏與實善行道降孫州善行以鎮帶數韓將不使唐撫以其地降唐尋士疫推淮安王稱通等安據使建德死長安韓將多匿唐物及籍閣里慮唐更按備之范願高雅實等懼復起兵達兩舉劉黑蘭舞主新舊建德舞仇黑圍	舉貝魏刺史殺之餘圍明起兵瀛黑闥崔元遂以深州來降國謝稱魯王黑闥與唐淮安王神通李鄧戰於饒陽犬破之陷濟州觀州毛州人殺趙元懼來降陷定州執李玄通玄通自殺李發舞民請稱於高開道開道留之因與舞總復稱燕王北附突厥南通黑闥黑闥陷
請進攻江陵水城拔之悉散其舟於江中援兵見之不敢遣丘和高士康等曾降唐銑曰何以奈一人我百姓使營從陷出降遂當死曰唯銑者無蕭顯岑拔本諫文蘇俘李銑檢數且隆兵至獲十餘者皆陸萬	銑曰銑無天命故至此唐高祖宣殺之劉治以辯南降唐
基伏威盡有江淮以南據北之地	
九十	

烈以襄州降豈蘇世長諫帝爭可忿同徵問獵肉　又詢帝足不滿十　未披爲樂　又謂義香擬煬帝所長　秦王凱施　安　高麗入貢　　實建儀　羌王世充　孫伏伽論敕令　獨孤饒德殺王世充初儒閣元通寶錢　劉黑闥反瑋南　孟嗾鬼反誅　太子安據北邊突厥寇代州李大恩拒卻之　徐圓朗威泰師以反任環使崔樞將質子守盧城突厥寇并州原州汪華以縣數降　盧祖尚以平州降　免樂以

爲民　命趙郡王孝恭等擊蕭銑　李靖乘江隳東下　淮安王神通與劉黑闥戰敗於饋賜　秦王爲天簿上將開館延十八學士　房玄動謂杜如晦王佐才不可失　玄齡每破軍克城先收人物　李玄道請死生有命非憂可免　靖銑悉兵出　李靖謂緩之戰勢分急之則則死趙郡王寧致不從而敗靖恭其劉掠大破乘遂圍江遂被之城得舟艦皆水之江中援兵散不進　銑降婦靖不　戰死李家　靜峽東者行　定官　大　臺省

冀州殺麴稜　建德將卒爭應黑闥黑闥進逼宗城李世勣棄城走遂陷洺州相州半歲間盡復建德舊境

玄黓敦牂　三壬午　六辛亥　七庚辰　九己卯　十一戊　寅朔

劉旻破劉企成　李靖招撫嶺南李擊志隆　李世勣與劉黑闥戰敗走黑闥盡復竇建德之地　命秦王世民討黑闥　昆明內附

唐高祖武德五（秦王拔相州）

洺水來降王君廓據之　秦王拔邢州　羅士信代王君廓守洺水劉黑闥攻拔殺之　段僅擊破梁師都於石堡城梁勝進攻賞州克具東城會突厥救之引還　李世勣擊劉黑闥殺高雅賢程名振邀取黑闥餉運李義滿兄子殺王薛盛盡師坐死　帝路突厥突厥復請和親各釋所親使者　突厥攻劉世讓於鴈門不克　丘和請入朝　秦王世民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殺之　世民大破黑闥於洺水上黑闥奔突厥　高開道寇易州　寧長真降　交愛道始通　世民齊河擊徐圓朗　李

大恩謀取馬邑爲突厥所殺　王幹斬寶拔行威瓜州平　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爲秦王世民嘗弘義宮　世民劉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而還杜伏威入朝留之　李子通謀亡歸江東至藍田擒得誅　淮陽王道玄討劉黑闥　馮盎降　改葬隋煬帝　突厥寇邊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　封德彝請先擊突厥既勝而後與和　頡利開傳至晉州鄭元璹和親以虜掠所得皆入國人不如和親坐愛僉幣頓利弓達　元肆五使突厥幾死書數　太子班師　劉黑闥陷屬州　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免出犯陳史萬寶不救道玄敗沒　太宗謂道玄貝朕深入心業斂之　太宗末嘗爲矢刃所傷　帝謂秦王世民天下曾妆所致許以爲太子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參過朱世民功名日盛爲帝所尊禮建成內不自安與元吉謂事妃嬪共謀傾之太于今吉齊敎與留數並行　帝謂世秦爲審生所敎非復我曾日子民妃嬪鎖嬖王云能日必不能容妻子母不

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黑闥）

稱王都洺州置百官　殺法行政師建德舊將通之　唐秦王拔相州　李藝助秦王擊黑闥敗劉十善於徐河　洺水叛附於唐　秦王拔邢州　李藝拔定樂廉趙四州　黑闥拔洺水殺羅士信　高雅賢與唐李世勣毅死　唐程名振邀取黑闥饋運　黑闥瑱唐秦王戰大敗於洺水逃奔突厥高開道復唐易州殺刺史　劉復禮銳徐圓朗迎劉世德爲王圍朗傳之殺世徹　唐秦王齊河擊圓朗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秦王留淮安王神通擊圓朗而還　黑闥至定州故將曹湛等復寇之唐

淮陽王道玄討之　道玄戰於下博敗沒山東震駭唐廬江王瑗棄洺州走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復據洺州　攻田留安於魏州　唐太子建成等擊之黑闥食盡夜遁建成等追敗之於館陶

梁主（師都）永隆六

與唐段德操戰石堡城敗走德操進攻夏州克東城突厥來救乃引去

吳王（杜伏威）

伏威聞劉黑闥徐圓朗敗懼而入朝於唐唐以伏威爲太子太保留長安　李子通謀亡歸江東至藍田擒得誅

楚主（士弘）太平七

蕭銑敗散兵多歸士弘士弘復振　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降唐　士弘遣弟蘇師攻循州樹

略斬之王戎以南昌降士弘懼亦降既而復據入安成山洞尋死

卷第一百九十

如太子仁孝帝由是無易太子意且疎秦王而親建成元吉王珪魏徵勸太子擊劉黑闥任城王道宗破突厥　黑闥攻田留安於魏州　留安謂吏民吾與爾曹同心禦賊必欲棄順從逆但自斬吾首去　魏徵說太子釋黑闥因俘以散其黨太子敗黑闥於館陶黑闥走命高麗還隋戰士

昭陽協洽

正丁丑　四丙午　六乙巳　八甲辰　十癸卯　十二壬　實朔　本志十二月壬實朔食南斗十九度七月癸卯癸歲犯輿鬼西南星

六　諸葛德威執劉黑闥以降葬平陽公主以軍功加鼓吹　獲徐圓朗殺之　林邑初入貢　張善安反　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　劉世讓請戍崞城以圖馬邑　高滿政逐苑君璋以馬邑降　沙州人張護等反　柴紹使兩女子舞以破吐谷渾　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　張護等殺賀若懷廣立竇伏明為主　遣太子秦王屯北邊以備突厥　輔公祏反遣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孝恭飲血以安衆　太子班師竇伏明降　高昌王伯雅卒渝州人張大智反　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　突厥縱反間殺劉世讓　張大智降　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復以馬邑歸唐　竇靜請置并州屯田　張善安刺殺周法明　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

二　黑闥走至饒陽諸葛德威執之以降建成斬之　徐圓朗棄城走死　李藝入朝　高開道引突厥侵唐幽州

七　賀遂索同以十二州降唐唐段德操入寇至夏州

軍中謂輔公祏為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忌之使闞稜王雄誕奪其兵權公祏與左遊仙辟穀學道　伏威謂雄誕吾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　公祏與遊仙謀殺雄誕舉兵反自稱宋帝與張善安連兵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張善安反唐遣張鎮周等擊之　王戎與戰不利為所執　善安與輔公祏連兵　刺殺周法明　李大亮誘善安執之

閼逢涒灘

二辛丑　四庚子　六己亥　八戊辰　十丁卯　十二丙　實朔閏七月一日秋分　本志

七　置大中正　高麗請班曆詔明一經者皆敘用州縣鄉皆置學　帝幸國學釋奠　定職事散勳官名　趙郡王孝恭次舒州　李世勣拔壽陽　孝恭絕馮惠亮等糧道　李靖詞攻石頭業如誘榮弄等使出戰遂破之稱亮等衆勝賣抵丹楊稱輔公李　帝謂李靖為蕭輔膏肓　恭殺闞稜　行新律令　定均田租庸調法　帝幸仁智宮　齊王元吉欲手刃秦王世民太子建成止之　建成以甲遺楊文幹誠告建成與

高開道自以數反覆不敢降將士皆山東人思歸其將張金樹斷假子弓弦而攻之開道置酒奏樂先殺妻子乃自殺

八

杜伏威薨　公祏使馮惠亮等以舟師屯博望山陳正通等以步騎屯青林山唐趙郡王孝恭擊破惠亮等進

自六月以後卷第一百

六月熒惑犯右執法七月戊寅歲犯畢

文幹謀反上召建成置之幕下　文幹據慶州反上命世民討之許還立為太子封建成於蜀　上夜出山外數十里　元吉與妃嬪封德彝更為建成營解上意遂變復令建成還居守流王珪韋挺杜淹於巂州　文幹陷寧州世民擊殺之　上欲遷都山南以避突厥世民自請數年必擒頡利建成以羅為援世民　突厥入寇上遣世民擊之　韋仁壽撫定西南夷置七州十五縣　世民與突厥遇於豳州世民引百騎詣陳前責突利以無香火之情頡利疑之請盟而還　裴矩為相

攻丹楊公祏東走會稽欲就左遊仙未至唐人執殺之

九十一

旃蒙作噩

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一辛卯朔　本志九月癸丑熒惑入太微冬太白入南斗

唐高祖武德八　張鎮周與故人歡飲十日既而犯法無所縱　與突厥吐谷渾互市雜畜被野　西突厥統葉護請昏裴矩勸上許之　復置十二軍　始改與突厥書為詔敕　張瑾與突厥戰大敗於太谷溫彥博為虜所執　初令太府校權量　裴矩罷　宇文士及為相

柔兆閹茂

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六丁巳八丙辰十二乙卯朔本志十月丙辰朔食氐七度六月己卯歲辰合東井

九　祖孝孫定雅樂　裴寂為司空　員外郎更直　初令州縣民閒祀社稷　歐陽胤謀襲突厥牙帳不果　傅奕請除佛法　奕謂蕭瑀不生空桑乃遵無父之教　詔沙汰僧尼道士女冠　太子建成酖秦王世民　上欲使世民居洛陽　建成與齊王元吉沮之不果行　上欲罪世民　陳叔達諫　元吉請殺世民上不許　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謀誅建成　尉遲敬德不受建成金　元吉刺敬德　敬德開門安臥　程知節謂世民羽翼盡矣　建成等又譖房杜逐之　世民問計於李靖李世勣皆辭　建成薦元吉代世民拒突厥乘春世民辭將精兵與之　王晊告建成欲因餞行殺世民　世民欲俟建成先發然後討之　敬德請寬身草淹無忌欲相贈而去　敬德言勇士八百已入宮擐甲執兵　元吉云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　張公謹投龜曰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世民使敬德取房杜首　傅奕密奏秦王當有天下世民發建成元吉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仇　世民伏兵玄武門建成元吉入朝世民射殺之　馮立與薛萬徹謝叔方帥宮府兵攻門　敬君弘戰死　敬德以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皆潰　世民遣敬德入宿衛　蕭瑀等勸上處秦王以元良委之國務　宇文士及宣敕內外令令秦王處分　世民跪而吮乳　建成許立元吉為太弟　諸將欲誅二宮左右　敬德固爭而止　軍國事皆取秦王處分　馮立斧自出世民皆釋之　立世民為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　魏徵常勸建成早除世民世民引為詹事主簿　又用王珪韋挺　竇軌殺韋雲起　上自號太上皇　王君廓說廬江王瑗使反而執之自以為功　高士廉房玄齡為相　王珪啓世民赦後告捕建成元吉之黨以求功者皆反坐　魏徵縱遣李志安等　唐瞭遇春兩讒因歸耕　上傳位太子太宗即位出宮女　稽胡劉公成降於梁師都信讒殺之部眾多叛乃朝于突厥說之入寇　突厥頡利突利舉國寇武功　立長孫后　上與后議賞罰后辭以婦人不敢預政事竟不對　突厥進至渭水便橋北遣執失思力入見上囚之　上與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上與頡利語突厥下馬羅拜上曰朕獨出以示輕之曜兵以示必戰彼失其本圖必擾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頡利果請和　上曰吾不戰而聽之使當驕而無備則一舉可取矣　上不受頡利羊馬使還所掠戶口　上教衛士習射曰我居則為汝師出則為汝將　上謂淮安王神通雖至親不可以私恩與勳臣同賞　房玄齡言秦府舊人怨嘆上曰朕與卿等衣食皆出百姓設官以為民豈可論新舊而捨實不賞敢　禁妖祠雜占　置弘文館舉士　追謚隱太子海陵剌王魏徵等請送葬　立太子承乾　初定功臣實封　蕭瑀陳叔達免相　上不欲處為存恤而無其實　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上謂止盜在稅薄吏淨不在實法由是商旅野宿路不拾遺　上謂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　又謂人君之是不自外來常由身出　實

自九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二

軌請伐獠上不許　上粘封事於屋壁出入省覽　封德彝欲點關中男魏徵不署敕曰以道御壯健足矣何必取細弱以增虛數且謂上失信數矣上悅　張玄素謂隋主好自專下諛上蔽故亡　張蘊古上大寶箴　上謂傅奕卿前幾致吾禍然遇天變皆應盡言如是　奕謂邪僻之人取莊老飾妖幻爲佛教　裴矩謂上使人賂吏陷人於法非導之以德

彊圉大淵獻

二甲寅閏三癸丑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一己酉朔四一日小滿　本志閏三月癸丑朔食胃九度九月庚戌朔食亢五度

唐太宗（世民）貞觀元

上謂文武隨時　詔諫官入閣議事　改斷右趾爲加役流　上自選戴胄爲大理少卿　胄謂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　上詰封德彝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　杜淹謂德彝所言得大體臣心服不敢復爭　上以長孫順德有人性得絹甚於受刑　李藝反於涇州襲據豳州部將楊岌攻之藝走死　併省州縣分爲十道　上自謂識弓矢猶未盡況天下之務　長樂王幼良坐左右暴橫賜死　范君璋自突厥來降　或勸上陽怒以辯佞直上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之直　封德彝薨　蕭瑀爲相　上謂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不順　長孫无忌爲相　長孫皇后不願兄无忌執政　无忌謂突厥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　蕭瑀請封建　高士廉出安州　宇文士及罷杜淹爲相　上謂杜淹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　王君廓欲亡奔突厥不至道死　魏徵明馮盎不反上爲寢兵遣使慰撫之　嶺表遂定　蕭瑀免　李孝常等謀反誅　長孫后爲兄安業請命　溫彥博責魏徵不存形迹徵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上求規諫假羣臣以辭色曰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上不以秦府舊兵宿衛　上曰禹與民同利故民勞而不怨秦勞人以利己故民怨叛乃樂奢靡而民富庶　上令中書門下互相駁正勿循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害　上謂賈胡剖身藏珠亦猶帝王徇奢欲而亡國　崔仁師案反者皆甘心請死　孫伏伽諫騎射　劉林甫請四時聽選　唐初差人赴選　省赤牒官勸赴省選　房玄齡省官留文武六百餘員　李百藥謂劉子翼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李乾祐謂法非陛下獨有　張行成請天子以天下爲家不當以東西爲異　薛延陁等諸部叛突厥　突厥大雪入鄉州會獵　鄭元璹知突厥將亡　上必待突厥有罪乃討之　西突厥統葉護迎公主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著雍困敦

（二戊寅四丁丑五丙午七乙巳八甲戌十一癸卯朔本志三月戊申朔食婁十一度）

唐太宗貞觀二

長孫無忌罷　魏徵謂人主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上謂隋文帝惜倉儲末年足支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　上自言上畏皇天監臨下憚羣臣瞻仰　上戒房玄齡等以至公　上令中書門下與尚書通議大辟　又三品以上不令引過　贖饑民鬻子者　詔願錄災朕身　收塵泊赦　突厥請入朔上曰吾亦寓亦獵　突利求救許之　上不以契丹易梁師都　劉晏等攻梁師都其弟洛仁殺之以降　祖孝孫張文收定雅樂爲三十一曲十二和　上謂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上謂煬帝文辭奧博而行事悖戾　上掇蝗吞之　杜正倫謂上失言不唯害于今日亦恐貽譏來世　上謂梁武元好釋老朕惟好堯舜周孔之教如鳥有翼如魚有水　流裘度通於輔州　上謂一歲再赦善人喑啞　初令致仕在見任上　上謂家給無瑞不害爲堯舜　令小瑞申所司　毀白鵲巢　李百藥勸出宮女凡三千人　上謂頡利將亡不修堡鄣　竇靜謂天子節俊無用　諭元楷　王珪勸上用經術士　杜淹薨　盧祖尚辭交州上殺之　魏徵謂齊文宣與人爭事理屈則從之　上欲幸南山畏徵而止　徵奏事鷂死懷中　王珪爲相　王珪諫留廬江美人　又諫責祖孝孫教宮人　上疏都督刺史名於屛風坐臥觀之　詔奴告主反皆斬之　統葉護爲其伯父莫賀咄所殺　泥孰迎其子肆葉護而立之　與莫賀咄相攻　立薛延陁夷男爲可汗

自八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三

屠維赤奮若

（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八己巳九戊戌十二丁卯朔閏十二　本志八月己巳朔食翼五度　三月丁丑歲逆行入氐案是月無丁丑疑誤）

三

上祀太廟　上耕藉於東郊　裴寂坐法雅免歸鄉里又坐信行流巂州　上知寂不與山羌同反　魏徵爲相　劉恭頸有勝文上赦之　上謂房杜求賢授任宰相之職細務以屬左右丞　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玄齡善謀如晦能斷　上皇徙居大安宮　上謂中書唯署詔敕誰不可爲　舍人五花判　常何薦馬周上賞之　上賜薛延陀刀鞭　頡利請尚公主　張公謹言突厥可取六事　命李靖督諸軍擊突厥　李大亮言使者求鷹　上賞之　突利入朝　上謂可雪上皇稱臣之恥　上以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爲上榮　杜如晦罷　孔穎達論有若無實若虛　東謝南謝入朝　顏師古請撰王會圖　牂柯入貢　党項細封步賴降　華夷歸附增百二十餘萬口　權萬紀劾房玄齡王珪不平　上欲推之　魏徵諫　上謂顧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

上章攝提格

（三丙寅五乙丑六甲午八癸巳九壬戌十二辛卯朔正一日兩水　本紀正月丁卯朔食本志閏正月丁卯朔食營室四度七月甲子朔食張十四度）

四

李靖以三千騎襲取定襄得蕭后及煬政道　上不推與蕭后書者　頡利請入朝　上遣唐儉迎之　李靖李世勣乘其無備襲破之　頡利走欲度磧世勣遮之　溫彥博戴冑蕭瑀爲相　四夷請上爲天可汗　頡利奔蘇尼失執之以降　漠南遂空　杜如晦薨　頡利至上責而赦之　顏師古請分實突厥鐵勸於河北　李百藥請分突厥諸部各立君長仍置定鄙都讓窮之節度　竇靜請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爲籓臣　溫彥博請置之塞內說空虛之地使爲扞蔽　魏徵請遣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爲復君　上用彥博策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置都督刺史又置定襄雲中二都督府以統之　酋長除五品以上官者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命太子聽訟　上責讓李靖　有司以林邑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謂上不如煬帝　上曰何如桀紂　曰若此役不已亦同歸于亂耳　上罷　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蕭瑀劾房玄齡等上不問遂罷朝政　李大亮諫招西突厥　初制百官服紫緋綠青　李靖爲相以不能言　薛萬徹說下奚霫室韋諸部　突厥欲谷設來降　伊吾入朝　張儉安集思結　上幸隴州　侯君樂齊祀　上讀明堂不笞囚背　魏徵諫招延西域　王珪品藻房玄齡等　魏徵謂亂離之民易化　又謂若人漸澆訛則今爲鬼魅矣　斷死刑二十九人　上恨不使封德彝見太平　上謂煬帝甲兵非不足卒亡天下　又謂朕於楊愛道勝煬帝於齊王　肆葉護殺莫賀咄可汗而代之

重光單閼

（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本志五月庚申鎮犯鍵閉）

五

詔僧尼拜父母　上謂循正而行自與古會　剷諸州京觀　贖華人沒突厥者八萬口　殺張蘊古　魏徵諫上信任權萬紀李仁發　戴冑諫修洛陽宮　竇璡坐修宮華靡免官　執失思力諫逐鹿　魏徵李百藥顏師古譏封建　詔議世襲刺史　不受新羅女樂　倭國入貢　李世南開党項十六州　詔死罪三日五覆　上謂執政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內附不受　上謂治國如治病　魏徵曰唯喜陛下居安思危　魏徵言煬帝殺盜二千餘人唯五人實爲盜　馮盎以七矢破擄數萬　新羅王真平卒女善德立

玄黓執徐

（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閏九一日霜降　本志正月乙卯朔食虛九度）

六

上謂漢文不封禪豈不如秦皇何必登泰山封數尺之土　魏徵謂今日封禪承隋亂之後供頓未易又使戎狄知山東虛弱崇虛名而受實害　姚思廉諫幸九成宮　馬周謂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居涼處　又言樂工綱馬者不應受官封　置三師官　魏徵諫資送公主倍長公主　長孫后賞之　上怒魏徵　長孫后賀君明臣直　上哭張公謹不避辰日　焉耆入貢請開磧路　高昌怨之　上以煬帝頡利統葉護恃彊致亡爲戒　肆葉護敗死　西突厥立泥孰爲咄陸可汗　魏徵諫上不從　上與言輒不應　曰不敢面從　上曰人言徵疏慢我更覺嫵媚　虞世南上聖德論　上曰卿未知其終　上幸慶善宮賦詩　呂才始作慶善樂舞　尉遲敬德毆任城王道宗目幾眇　上爲上皇捧輿　以頡利爲虢州刺史辭不行　契苾何力來降　陳叔達謂武德之言爲社稷計　魏徵言營繕納諫異貞觀之初　縱死囚還家　上謂侍臣宜常爲朕言隋煬帝之亡朕常爲公等念龍逢之死　魏徵謂太平用人宜才行兼備

卷第一百九十四

昭陽大荒落

（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七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蕭瑀請寫劉武周等敗狀　上不許　魏徵不視七德舞　王珪罷　李淳風造渾天黃道儀　周範留守疾篤不出　死囚如期歸赦罪　長孫無忌爲司空　上與上皇置酒未央宮謂漢高祖妄自矜大　于志寧孔穎達諫太子　上賞之　段綸造傀儡削階　魏徵謂上當借諫者辭色

閼逢敦牂

（二癸卯四壬寅五辛未八庚子十一己巳朔五月辛未朔食參七度）

八

頡利卒　分遣諸道黜陟大使　上謂魏徵不可一日離左右　吐谷渾王伏允數寇邊命段志玄等討之　作大明宮　段志玄破吐谷渾　李靖遜位　吐蕃入貢　李靖自請討吐谷渾　魏徵諫納鄭仁基女　上欲罪皇甫德參　魏徵諫而賞之　高季輔上疏　西突厥咄陸卒立咥利失

旃蒙協洽

（正戊辰三丁卯閏四丙寅五乙未七甲午十癸亥朔五一日夏至　本志閏四月丙寅朔食畢十三度　四月丙午熒惑犯軒轅）

九

民貲分九等　上謂昏主殺百姓以自奉如饞人自噉其肉　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渾於庫山　伏允燒草而遁　侯君集請乘勝追之　李靖追敗吐谷渾於赤水原　君集敗伏允於烏海　薛萬均敗天柱王於赤海　上皇崩　契苾何力救薛萬均兄弟　李靖斬吐谷渾西境　契苾何力襲伏允於突倫川　俘其妻子　太宰王順斬天柱王舉國請降　伏允死　立順爲可汗　上始聽政　太子決細務　虞世南諫山陵崇儉　朱子奢議立七廟　李道彥襲拓跋赤辭爲所敗　上欲解薛萬均官以授契苾何力　何力固辭曰將使戎胡相誣且有輕漢之心　高甑生誣李靖反坐減死徙邊　上曰恐功臣人人犯法故不敢赦　靖闔門自守親戚不得妄見　處月入貢　葬高祖　顏師古議太原不當立廟　上謂蕭瑀不可以利誘威脅真社稷臣　吐谷渾殺順立諾曷鉢

柔兆涒灘

（正壬辰三辛卯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本志四月癸酉熒惑復犯軒轅）

十

上始親政　阿史那社爾爲薛延陁所敗來降　出諸王爲都督　上爲魏王泰開文學館　吐谷渾請頒歷行年號　上曰諸子何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　楊師道爲相　魏徵爲特進　長孫后曰太子患德不立不患無器用　后絜學於衣曰不能當呂后之地　太子請赦罪人度人入道　后曰豈可以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　后言房玄齡慎密不可棄也　妾本宗勿處之權要　后崩　后譏馬后不抑退外親而戒其車馬　上哭后云內失良佐　上謂上封事許人細事啓以讒人罪之　段志玄夜開使者　上謂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　魏徵曰臣謂陛下望獻陵者昭陵臣固見之　朱俱波甘棠入貢　上曰吾不能無慍　上謂公卿輕魏王泰　魏徵曰隋文驕諸子又足法呼　上謂法令不可數變　權萬紀言銀利　上曰卿以桓靈俟我邪　黜使還家

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

強圉作噩（二丁巳四）

乙卯六甲寅七癸未八壬子十一辛巳朔　本志三月丙戌朔食婁二度　二月癸未熒惑入輿鬼

十一　吳王恪晉王治出鎮　猛在主上不在羣臣　皆賢敵儆會今豈得嫌不足　王珪爲魏王泰師以師道自居　魏徵陳十思　盤刺史　穀洛溢入洛陽宮　魏徵謂封事雖無取無所損　唐儉謂上豈復逞雄心於一獸　魏徵諫作飛山宮　上豫爲終制　又謂隋亡由虞世基　又坐受公主謁見　魏徵諫居安忘危　溫彥博精神耗竭　魏徵諫親小人疏君子　馬周諫營繕者像　柳範謂房玄齡不能止畋獵　須新進之　魏徵諫巧諸府通官吏　[illegible]職　房玄齡等　以宗室勳臣爲世封　上謂何曾不忠之大　王太過守令不擇人　武才人入宮　劉洎　上謂　行新禮

自五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五

著雍閹茂（閏二庚辰）

四己卯五戊申七丁未八丙子十乙亥朔　三一日蝕兩　本志閏二月庚辰朔食奎九度　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

十二　王珪魏徵謂三品見諸王降乘非禮　上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貶舊　堅崇今賞　上責趙元楷飾儲偫　追賞堯君素　上不集文章　主患無德政　上以佩刀賞房魏　魏徵謂上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　上謂虞世南有五絕　高士廉爲相　吐谷渾入寇松州　命侯君集擊之　吐蕃求昏不樂擊破　上謂創業守成之難既往矣　諸公慎之　立薛延陀夷男二子爲小可汗以分其勢　初置屯營飛騎　岑文本謂　劉玄平謂霍王元軌無長　西突厥咄陸可汗與乙毗咄陸可汗大戰中分其地　高昌攻焉耆拔五城

屠維大淵獻

二甲戌五癸卯六壬申八辛未九庚子十一己亥朔　本志八月辛未朔食翼十四度　五月乙巳熒惑犯右執法　六月太白犯東井北轅

十三　上謁獻陵　房玄齡求解機務不敢當太子拜自領度支　王珪不立家廟　尉遲敬德不願尚帝女　初令掖庭東宮選良家　于志寧馬周諫襲封　長孫無忌等不願之國　罷世襲刺史　高昌才行　王勳文泰自謂猶鼠遊于堂嘍于穴　上將討之　薛延陀請爲軍導　突厥結社率反犯行宮　臨四面羣臣斬之　魏徵言上不能終美凡十條　侯弘仁說下獠俚二萬八千餘戶　立李思摩爲突厥可汗遣帥其衆渡河北　上謂中國根幹四夷枝葉　詔訟者自毀耳目先笞四十　劉洎爲相　遣侯君集等討高昌　太子以遊畋廢學張玄素諫　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　傅弈精究術數而不信　弈謂邪不干正胡僧不能呪　西突厥侯利發作亂咥利失走死奪失畢立沙鉢羅葉護

上章困敦（二戊辰五）

丁酉七丙申九乙未閏十甲午十二癸巳朔十一日冬至

十四　上幸魏王泰第赦繫囚免租賦賜同里老人　上幸國子學觀釋奠　飛騎給博士授經　高麗吐蕃等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　命孔穎達作正義　作襄城宮　高昌王文泰卒子智盛立　侯君集擊人於墟墓閒非罪之師　君集滅高昌虜智盛以歸　魏徵諫以高昌爲州縣　唐地東西九千南北一萬里　劉仁軌杖殺折衝　魏徵謂隋之敗由百姓陵官吏　仁軌諫獵妨收穫　甲子朔冬至　更定喪服　叔舅　初許封禪　文本　魏徵諫以給使罪章元方　孫伏伽謂司農識大體無罪　侯君集下獄　岑文本諫得免　魏徵諫勸薛萬均私高昌婦女　又疏言大臣當信而任之　又言勝易守勝難　張玄素數諫太子上賞之　玄素少爲令史上問其初仕恥之　褚遂良諫　孫伏伽不諱流外　上令犯十惡勿敕刺史　魏徵謂上覽表疏則州縣之事亦當觀之　魏徵謂上初

卷第一百九十六

重光赤奮若

二壬辰四辛卯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　本志二月熒惑逆行犯太微東上相

十五　祿東贊辭婚　以文成公主妻吐蕃贊普贊普爲之築城面　突厥侯利苾始濟河建牙定襄　守玄武北門　上幸洛陽宮　高士廉輔太子監國　衛士懼役夜射行宮　罷襄城宮　詔明年二月封泰山　呂才辯陰陽　吐谷渾丞相宣王作亂席君買討誅之　并州父老請幸晉陽　百濟王璋卒　上作飛白書　李大亮卒　封泰山　太子　上用蘇勗諫　上幸晉陽　乙毗咄陸殺沙鉢羅葉護　上指殿屋戒太子　上謂陳叔達　上自謂有二喜一懼　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　上以爲兵部尚書　薛延陀擊突厥俟利苾　李世勣破薛延陀　上謂李世勣等教之　上謂侍臣　李世勣爲長城　保朔州　上自謂　俟利苾不遜　將人臣之節　上謂長安　薛延陀見上　相之　行成諫　白刃之

玄黓攝提格

正丁巳二丙戌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午朔　本志五月太白犯畢左股九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十月丙戌入太微犯左執法

十六　魏王泰月給踰太子　褚遂良諫　西州　附浮遊者　岑文本爲相　上令泰居武德殿　魏徵諫　徙民實之　治復隴　太子以馬　劉洎謂諸遂良　上不記　天下亦記　長　賓　太子　上輟小殿材爲徵營之　上謂　太子師　魏徵謂物劬爲　張玄素諫太子　上命魏徵爲太子太師　乙毗咄陸　上　謂　上濟紹立乙毗射匱可汗　陸契苾何力爲部人所執　伊州郭孝恪敗之　契苾何力　王　上　謂　主以求之　蘇武文獻　群臣　王　知其不許　上謂少數長婦　皆　降　謂　上謂因喪取高麗　新羅　劉　薛延陀　遵　謂入谷以衆　亂臣　齊文宣　得　楊暕　蓋蘇文立　崔　敘　亡耳　者　上　父子　何仁　顧覺　愛　兄弟　減　魏徵謂　有　治　君上　無引

自四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七

昭陽單閼（一辛巳二）

庚戌五己酉閏六戊申九丁丑十二丙午　本志六月一日戲暑　己卯朔食東井十六度　十月庚戌熒惑犯鉤鈐　癸酉逆行守心前星　三月丁巳

十七　上謂太子一病足　魏徵一鏡以亡　上　以　使羽儀　又謂　太子　劉　魏徵　不立　曰　非嫡孫　不以世代　宗　上　諫　之源　上　有三鏡　遂良謂漆器不已必金玉　三　不　之　上　謂　忠臣　其　心　以　防　上　拒諫者多云已爲之　求無亡得乎　社稷大　告侯君集陰反凌煙上　上　魏徵　謂　圖功臣　求之　封德彝　爲　效突厥　紀　杜楚客　不失其父太子之　君集欲反求太子　王安昌　事恐晉王　上由是　太子　立晉王

閼逢執徐（二乙巳三）

甲戌六癸卯七壬申九辛未朔　本志十月辛丑朔食房二度　五月太白晨見東井

十八　相里玄獎還言蓋蘇文不肯釋新羅　上乃議討之　褚遂良諫　李世勣　上謂長孫無忌　太子　上謂　上　房玄齡　上　太子　皆　二師　則訓太子　上欲　立高　太子　乃絕其　紀　欲自　國　王　上　義　以太子

十九　上　百濟　攻　上　自

正庚午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九丙寅十一乙丑朔　本志六月丙辰太白合東井七月壬午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執法

尋決　上祭魏太祖以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上不遣袞命士卒不預征名願以私裝從軍者動以千計　戒太子以嘗賴寬高士廉等輔太子以張行成高季輔爲相長孫无忌等從行　李世勣趣玄菟江夏王道宗趣新城張儉趣建安　岑文本精神耗竭而卒上爲之撤夜鼓　李世勣等拔蓋牟城　程名振等拔卑沙城　上度遼澤　江夏王道宗謂前軍嘗清道以待乘輿遂敗高麗兵於遼東城下　上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心　上自於馬上負土攻拔遼東　上爲李思摩吮血　契苾何力被中腰束瘡而戰上以唐幟降白巖城　上謂李世勣因將軍瞰此一城　契苾何力得刺己者以爲忠勇而釋之　上謂加尸城人得一人而滅一家吾不忍　拔攻安市高延壽惠真將兵十五萬救安市　上謂延壽道城國壘爲上策拔城俱道爲中策來戰爲下策　對盧欲頓兵曠日分兵絶糧運　長孫无忌謂士卒壽形於色此必勝之兵　江夏王道宗請以精卒五千乘虛取平壤　上大破高麗於駐蹕山延壽以三萬六千人降上從其酋長三千餘人阬靺鞨三千餘人餘皆縱之後黃城銀城皆拔走　發來踰胡鉢宣視將士以爲勇而破敵　上獲諜者賜食縱而遣之　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　上謂薛延陀使者我父子東征汝能爲寇必來　真珠卒子拔灼殺其兄曳莽自立爲多彌可汗　上欲使李世勣先攻建安世勣請先取安市　高延壽等請取烏骨直趣平壤　長孫无忌以爲天子不可乘危徼幸　上聞羅奏喧如遣將數雙　傅伏愛守土山爲虜所奪　上以天寒食盡班師　安市城主拜辭上賜縑百疋　凡拔十城獲口七萬斬首四萬　上曰魏徵在不使我有是行　召其妻子勞賜之　祭士卒死事者親哭之　上經寒暑不易褐袍　高麗當賞軍者萬四千口上閔其父子夫婦離散贖而免之　陳元璹地窖種蔬上免其官　太子爲上吮癰扶輦步從數日　薛延陀寇夏州執失思力破之　劉洎爲人所譖賜自盡

柔兆敦牂（正甲子三）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閏三四一日小滿　本志閏三癸巳朔食胃九度　七月丁未歲守東壁

二十　執失思力大破薛延陀多彌走所部驚擾　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李靖請取高麗道宗所解　詔以機務委太子　上於寢殿側置太子院　褚遂良請旬日遣還宮　上敕草中帶精力及拂御衣者　張亮坐養假子五百與衛士論符讖誅　李道裕謂亮反形未具上以爲刑部侍郎　西突厥射匱請昏使割五國爲聘　回紇吐迷度等擊薛延陀　上亦使江夏王道宗擊之　薛延陀諸部離散多彌逃而死餘衆西奔鬱督軍山立咄摩支　上遣李世勣招討　自幸靈州撫納敕勒　發　行成請使太子監國　咄摩支降　敕勒諸部各遣使降請置官司　皆隸靈州者數千人　蕭瑀謂房玄齡等朋黨執權但未反耳　瑀請出家尋復違異貶商州　蓋蘇文驕慢更討高麗　上以疾委太子　羣臣請封禪　回紇等酋長皆入朝　上謂生日奈何忘劬勞爲宴樂　褚遂良謂房玄齡無大罪不可棄

強圉協洽（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

二十一　高士廉薨　長孫无忌伏泣諫上臨喪　分敕勒諸部置六府七州　敕勒請置六十八驛謂之參天可汗道　北荒悉平　詔以來春封禪　李世勣牛進達伐高麗　上謂爲與民同利故勞而不怨　上得風疾　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置燕然都護　上幸翠微宮　王師旦不取張昌齡王公治以其文體輕薄恐傷雅道　上自稱以五事懷服華夷　李世勣破高麗數城　以長孫无忌領揚州都督　上贖中國人在敕勒者　房玄齡謂李緯美髭鬢　牛進達破高麗於積利城　作玉華宮　以水災停封禪　以骨利幹爲玄闕州　段志沖請致政太子上不許　上納巢剌王妃生曹王明　車鼻初入貢　阿史那社爾等伐龜茲

著雍涒灘（正壬午三）辛巳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閏十二　本志八月己酉朔食翼五度　七月乙巳鎮守東井　閏月辛巳太白犯轅星

二十二　上謂太子當法古之哲王吾不善猶多不足法　馬周薨　崔仁師爲相　新羅王善德卒妹真德立　薛萬徹等擊高麗　結骨俟利發來朝綠睛赤髮自古未通中國　元正四夷朝賀者常數百千人　上謂漢武窮兵殘辮豈君殺之以鶴便盡爲陽戶　營玉華宮覆以茅茨費已鉅僞討崔仁師貶連州　隋蕭后卒　徐充容諫征伐營繕　梁建方破松外諸蠻降十餘萬戶通西洱道　古神感海破高麗　西突厥賀魯帥數千帳內屬　王玄策奉使天竺發諸國兵擊阿羅那順擒之降城邑聚落五百餘所　上謚蕭瑀曰貞褊　襄城公主辭別第　上議再征高麗命劍南造海船　李君羨以謠讖誅　李淳風謂王者不死徒殺無辜　房玄齡諫征高麗　玄齡　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密降之　邛雅眉獠反命張士貴梁建方等擊

六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八

自四月以後卷

之　長孫知人言蜀民苦造船之役　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殺吐迷度　元禮臣誘烏紇斬之　阿史那社爾拔龜茲擒其王布失畢而還　其相那利收餘衆攻郭孝恪殺之　契丹奚內屬置十四州　作慈恩寺　新羅相金春秋入朝見

屠維作噩（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正二日雨水

二十三　拔悉密等內附　上黜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使太子擢任之　李靖薨　太子侍疾髮變白　上謂太子无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　上崩於翠微宮　无忌等使太子先還長安　以于志寧爲相　乃發喪以遺詔罷遼東役及土木功　高宗即位　李勣爲相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不許　許敬宗請藏弘農府君主于夾室　唐臨所處囚不稱冤　吐蕃弄讚與長孫无忌書云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除討　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

上章閹茂（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朔　本志二月己丑熒惑犯東井四月己巳犯輿鬼七月辛酉歲太白合于軫

唐高宗（治）永徽元　立王后　日引刺史十人問民事　或告長孫无忌反立斬之　无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恭己以聽故永徽有貞觀遺風　于志寧謂豈可情隨例改　吐蕃弄讚卒其孫立國事決於祿東贊　高侃擒車鼻　龜茲大亂遣故王布失畢歸國　分突厥爲二都護十都督二十二州　谷那律謂瓦爲油衣則不漏　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

重光大淵獻　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九十月二日小雪　本志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九月甲午犯心前星

二　宇文節柳奭爲相　阿史那賀魯帥衆西走擊乙毗射匱并其衆自稱沙鉢羅可汗西突厥十姓及西域諸國皆附之勝兵數十萬　遣褚書王突騎支歸國　滕王元嬰多不法上書下上考以愧之　賜元嬰及蔣王惲麻兩車　沙鉢羅寇庭州遣梁建方等討之　引鸞爲諮　蕭鈞謂法不至死　頒新律令式　長孫无忌謂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　禁獻鷹隼犬馬　趙孝祖破白水蠻遷擊小大勃弄

玄黓困敦（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　本志正月壬戌太白犯牽牛丁亥歲掩太微上將二月己丑熒惑犯五諸侯五月戊子掩右執法是月無戊子疑

三　梁建方等破處月朱邪孤注擒之　褚遂良復爲相　上黃輸以杜胡人窺望之心　韓瑗爲相　趙孝祖破小大勃弄西南夷遂定　崔敦禮等還薛延陀餘衆於河南　柳奭勸王后立太子忠　見戶三百八十萬　來濟爲相　吐谷渾弘化公主來朝　濮王泰薨於均州

昭陽赤奮若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寅朔

四　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坐謀反誅　長孫无忌忌吳王恪才望與荊王元景高陽巴陵公主皆賜死　宇文節流嶺表　林邑伽獨弑其王真龍滅范氏國人立諸葛地爲王　張行成薨　睦州女子陳碩真反崔義玄討斬之　崔敦禮爲相　高季輔薨　西突厥乙毗咄陸卒子真珠立與沙鉢羅相攻

閼逢攝提格　二丁丑四丙子閏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二壬寅朔六一日大暑

五　王后引武昭儀以間蕭淑妃之寵　昭儀大幸后及淑妃寵皆衰　大食擊殺波斯王伊嗣侯其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吐火羅納之　山水犯萬年宮　薛仁貴登門桄大呼上驚走出　新羅女王金真德卒立金春秋　柳奭罷政事　上責五品以上不言事　築長安外郭　高麗攻契丹敗於新城　王后不禮上左右　昭儀視后所薄者深結之故后動靜皆知之　昭儀自殺其女以譖后　上幸長孫无忌第賜金帛十車欲立武昭儀　昭儀母數祈請許敬宗勸之无忌皆不從

第一百九十九

旃蒙單閼（二辛丑四）

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本志七月乙亥歲守尾己丑熒惑入輿鬼八月丁卯入軒轅

六　高麗百濟靺鞨取新羅三十三城程名振等擊新羅於貴端水破之韓瑗來濟諫立宸妃長孫无忌惡李義府出為壁州司馬王德儉教義府表請立武昭儀擢為中書侍郎裴行儉謂國家之禍必由此始上議立武昭儀褚遂良曰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安可蔽也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韓瑗來濟亦諫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上意乃決許敬宗謂田舍翁有十斛麥尚欲易婦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廢王后及蕭淑妃立武后武后請賞韓瑗來濟瑗濟愈懼武后斷王后蕭妃手足投酒甕中許敬宗請廢太子忠立皇后子弘遣使立西突厥頡苾達度設為可汗沙鉢羅拒之不果立李義府為相人謂義府笑中有刀亦謂之李貓

柔兆執徐（二乙未五）

甲子七癸亥九壬戌十一辛酉朔本志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

顯慶元　以太子忠為梁王立太子弘杜正倫為相來濟謂貴人作省征役初以高祖太宗配圜丘明堂崔敦禮薨程知節擊西突厥破之畢正義為李義府自殺王義方彈之蘇定方敗西突厥於鷹娑川王文度疾其功使騎士結陳而行且專節制定方勸程知節斬之不從文度又殺恆篤胡取其財定方曰此乃自為賊耳韓瑗為褚遂良訟冤劉洎子訟父冤樂彥瑋曰若雪洎罪則謂先帝用刑不當乎

強圉大荒落

正庚申二己未四戊午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閏正二十一日春分

二　遣蘇定方及阿史那彌射步真擊沙鉢羅初隔日視事上不留婆羅門術士謂畢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許敬宗李義府誣韓瑗來濟云與褚遂良謀反皆貶嶺南刺史遂良表陳舊功上不省南郊明堂不祀五帝北郊不祭神州地祇許敬宗為相蘇定方破西突厥擒沙鉢羅立阿史那彌射步真為興昔亡繼往絕可汗以洛陽宮為東都禁僧尼受父母拜劉祥道陳選法

著雍敦牂（正甲寅二）

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二己酉朔

三　行許敬宗等所修新禮龜茲王布失畢卒立其子素稽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程名振等擊高麗拔赤烽李義府杜正倫相訐上兩責之皆貶阿史那賀魯請死於昭陵之前分西突厥地為六都督府辛茂將為相尉遲敬德薨學延年術奏清商樂以自奉養褚遂良卒

屠維協洽（二戊申四）

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一癸卯朔閏十一一日冬至

四　唐臨坐挾私選授免官西突厥興昔亡與真珠戰殺真珠許圉師為相李奉節告韋季方朋黨許敬宗鞫之因誣長孫无忌謀反上竟不引問徙无忌於黔州遂免于志寧官除柳奭韓瑗名任雅相盧承慶為相誅趙持滿更修姓氏錄以后族為首議封禪以高祖太宗並配天遣使重鞫長孫无忌逼令自殺誅柳奭於象州李義府復入相以石米等國為州縣太子加玄服詔王李盧崔鄭不得為昏上初幸東都思結都曼反遣蘇定方討之

上章涒灘（正壬寅四）

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本志六月庚午朔食奎五度二月甲午熒惑入南斗六月戊申復犯之案是月無戊申疑誤

五　蘇定方克思結虜都曼以歸上幸并州遣蘇定方與新羅共擊百濟上還東都作合璧宮命阿史德樞賓等討叛奚降之討契丹擒阿卜固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盧承慶免吐蕃擊吐谷渾蘇定方克百濟虜其王義慈分其地為五都督鄭仁泰思結等四部破之上若風眩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上幸許州尋還東都遣契苾何力等擊高麗

重光作噩（二丙寅四）

乙丑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本志五月甲子晦食東井二十七度九月癸卯太白犯左執法

龍朔元　道琛福信圍劉仁願於百濟府立故王子豐為王劉仁軌救之請唐曆及廟諱而行百濟退保任存城敗新羅將金欽命任雅相等三十五軍擊高麗上欲親征高麗皇后表諫而止以西域諸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蘇定方圍平壤新羅王春秋卒子法敏立上見王勃檄雞文逐之契苾何力破高麗男生於鴨綠水回紇婆閏卒其姪比粟毒與諸敕勒犯邊命鄭仁泰等討之

玄黓閹茂（正辛卯三）

二　改百官名任雅相薨雅相不奏親戚故吏從軍故賞罰平龐孝泰與高麗戰并其子十三人皆死蘇定方解圍還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

自

庚寅五己丑七戊子八丁亥十一丙辰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本志七月己丑熒惑守羽林

鄭仁泰等討敕勒殺掠降胡深入無功士卒死者什八九楊德裔劾之上不問契苾何力撫諭九姓皆請降上自東都還京師作蓬萊宮上命劉仁願劉仁軌棄熊津歸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復興高麗難制守便宜不奉詔遂擊破福信拔真峴城表請兵上從之百濟王豐殺福信初令八品九品衣碧上官儀為相詔以四年封泰山許圉師免官罷封泰山蘇海政與繼往絕殺興昔亡由是西突厥叛歸吐蕃來濟與西突厥戰死

昭陽大淵獻

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本志正月己卯熒惑犯天街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

三　分磧南北為雲中瀚海都護李義府坐賣官對詔不遜流巂州上徙居蓬萊宮吐蕃擊吐谷渾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及弘化公主走依涼州遣鄭仁泰等[illegible]以備吐蕃[illegible]讓之罷三十六州造舡遣竇德玄等分十道問人疾苦[illegible]欽攻加林城仁軌請先攻周留城[illegible]江百濟王豐奔高麗王子忠勝等以城降[illegible]齒常之聚衆三萬復百濟二百餘城[illegible]以糧仗賚之曰二人皆敦信重義今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illegible]撫遺民百濟遂定上官儀稱仁軌[illegible]皆君子也詔太子決小事

閼逢困敦（正己酉四）

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麟德元　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郇公孝協坐贓死上曰苟害百姓雖太子不赦詔以三年封泰山劉仁軌言顯慶五年以來國家不恤戰士難以成功武后專恣上動為所制與上官儀謀廢之后知而自訴上羞縮而止因歸罪於儀后令許敬宗誣儀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坐誅忠賜死自是政歸中宮上拱手而已中外稱二聖樂彥瑋孫處約為相

旃蒙赤奮若

二癸酉閏三壬申五辛未八庚午十己亥

二　吐蕃求赤水地不許上幸合璧宮李勣請上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婁師德為相上幸東都弓月吐蕃侵于闐命崔知辯等救之陸敦信為相樂彥瑋孫處約罷初行麟德曆劉仁軌盟新羅王法敏及扶餘隆於熊津皇后請助祭地祇祀天以[illegible]初

十二戊戌朔四一日小滿本志閏三月癸酉食胃九度三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四月壬寅入輿鬼犯質星

用慶善破陳二舞上發東都扈從數百里米斗五錢麥豆不列于市許敬宗對帝丘竇德玄曰吾不強對以所不知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餘上至泰山

柔兆攝提格

用李淳風麟德曆二丁酉五丙寅七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本志八月乙巳熒惑入東井

乾封元　上封泰山禪社首李義府卒上謁老君於亳州追尊玄元皇帝還京師陸敦信罷鑄乾封泉寶錢泉蓋蘇文卒子男生代之弟男建男產與之相攻男生來求救遣契苾何力等救之劉仁軌為相不限資異式竇德玄薨武后殺其兄元慶元爽殺其從兄惟良懷運[illegible]其[illegible]見骨而死劉祥道罷遣李世勣等擊高麗杜懷恭謂勣欲以我立法耳

強圉單閼（三辛酉六）

庚寅八己丑九戊午十一丁巳閏十二丙辰朔本志八月己丑朔食翼六度

二　上耕藉田去耒耜雕飾者耕九推罷乾封泉寶錢廢生羌十二州李安期謂公卿薦賢讒者已謂之朋黨楊弘武戴至德張文瓘趙仁本為相張文瓘諫造宮室征四夷李安期出荊州上以疾命太子監國李勣拔新城薛仁貴破高麗拔南蘇等三城郭待封以離合詩求糧仗元萬頃檄高麗誚其不守鴨綠郝處俊據胡床食乾糒合祀昊天五帝於明堂

著雍執徐（三乙卯五）

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正一一日雨水

總章元　李勣薛仁貴拔扶餘城賈言忠謂先帝征高麗不克者未有釁出詔定明堂制度許敬宗謂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上曰高麗亦朕百姓劉仁願流姚州[illegible]分高麗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以薛仁貴為安東都護鎮撫之[illegible]後諫餌婆羅門藥李勣戒劉延祐獨出人右太子諫籍沒征遼亡卒家[illegible]閻立本為相

八月以後卷第二百一

屠維大荒落　二（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丙午朔　本志六月戊申朔食東井二十九度）

李敬玄爲相。盧承慶判考三改。郝處俊爲相。詔定明堂制度法象陰陽不果立。徙高麗三萬餘戶於江淮及山南京西。來公敏諫幸涼州。詔徙吐谷渾就涼州南山議不決而止。李勣謂脩短有期豈能就醫工求活。勣謂弟弼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先撾殺乃奏聞。勣薨。勣選將必嘗相豐厚者遣之。勣曰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勣自謂年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裴行儉定選法。

上章敦牂（正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午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　本志六月壬寅朔食東井十八度七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十二月丙子入太微）

咸亨元

劉仁軌罷。徐齊聃諫令突厥子弟事東宮。吐蕃陷西域十八州罷西安西四鎮。命薛仁貴等討吐蕃。高麗劍牟岑反立安舜爲主命高侃等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郭待封與薛仁貴不叶不用其策與吐蕃論欽陵戰大敗於大非川。后母楊氏卒令九品以上詣宅哭。皇后以旱請避位。命姜恪將兵禦吐蕃。趙仁本罷。官名復舊。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重光協洽（正己亥二戊辰四丁卯五丙申七乙未十甲子朔本志十一月甲午朔食箕九度四月戊辰熒惑復犯太微垣）

唐高宗咸亨二（上幸東都。命阿史那都支安集五咄陸之衆。流賀蘭敏之於嶺南。高侃破高麗於安市城。上幸許汝。）

卷第二百二

玄黓涒灘（二癸亥四壬戌五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朔本志十一月戊子朔食尾十度）

三（梁積壽討叛蠻。徙吐谷渾於靈州，故地皆入吐蕃。婁格異。仲琮言吐蕃讚普常自下而起。袁思古王福畤謚許敬宗曰繆。上還京師。高侃敗高麗於白水，新羅救高麗，侃擊破之。劉仁軌爲相。邢文偉撤膳諫太子。王及善不肯擲倒。）

昭陽作噩（二丁巳四丙辰閏五乙卯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朔六一日大暑）

四（命劉仁軌等刊補許敬宗國史。李謹行破高麗於瓠盧河。閻立本薨。蕭嗣業討弓月疎勒，弓月疎勒入朝，赦其罪遣還。）

閼逢閹茂（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本志三月辛亥朔食婁十三度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上元元（劉仁軌等討新羅，立金仁問爲其王。召武承嗣于嶺南。追尊祖宗謚號，上稱天皇，后稱天后。定九品以上七等服色。追復長孫晟、長孫无忌官爵。郝處俊諫令雍周二王主音樂分朋角勝。上幸東都。或告蔣王惲謀反，自殺。天后請舉人習老子，父在爲母服三年。上增京官祿。劉曉論選曹以書判取士，又論禮部用文章爲甲乙，有朝登甲科，夕陷刑辟，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旃蒙大淵獻（二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本志正月甲寅熒惑犯房）

二（吐蕃來請和，不許。劉仁軌破新羅於七重城，新羅王法敏謝罪，仁問還。上欲使天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琰諫而止。北門學士參決時政。韋機杖宦者，上賞之。天后廢周王妃趙氏，幽殺之。徙常樂公主於括州。太子請嫁義陽宣城二公主。太子弘薨，追尊爲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爲太子。徙杞王上金於澧州。劉仁軌以美言許訴者，戴至德據理難詰而密爲奏辨。嫗謂至德爲不解事僕射。大理囚聞張文瓘改官皆慟哭。）

柔兆困敦（二己巳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

儀鳳元（徙安東都護於遼東。詔封嵩岳。來恒薛元超爲相。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罷封中嶽。李義琰高智周爲相。吐蕃寇疊州。桂廣交黔選補初遣使。狄仁傑諫誅斫陵柏者。郇王素節降封鄱陽，徙袁州。改元赦。）

強圉赤奮若（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本志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

二（上耕藉田。遣高藏扶餘隆各歸其國安輯餘衆，徙安東都護於新城以統之，既而不果。張大安爲相。劉思立諫遣使賑給。吐蕃寇扶州。徙周王爲英王，更名哲。詔廢顯慶禮，自是禮官益無憑守。）

著雍攝提格（二戊子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十甲申閏十一癸未朔十二一日大寒本志十二月戊寅熒惑犯鉤鈐案是月無戊寅疑誤）

三（百官朝天后。劉仁軌請李敬玄鎮洮河以陷之。改元通乾。上幸九成宮，從兵有凍死者。使婁破陳業。張文瓘輿疾諫討新羅，薨。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西海，劉審禮陷沒。魏元忠上疏陳禦吐蕃之策。來恒薨。罷通乾年號。）

屠維單閼（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六己酉九戊寅十二丁未朔本志四月戊午熒惑入羽林七月辛巳入天囷）

調露元（上幸東都。韋機作上陽宮壯麗，狄仁傑劾奏免官。仁傑劾王本立，請上何惜罪人以虧王法。戴至德薨。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彼大臣欽陵未可圖也。盜殺明崇儼。太子監國。作紫桂宮。裴行儉請送波斯王泥涅師還國。詔今冬封嵩山。行儉道出西突厥，以便宜討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行儉陽爲遊獵，募得諸胡子弟近萬人，擒都支遮匐以歸。北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反，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皆應之。蕭嗣業等討之，大敗。霍王元軌開門待突厥，不窮叛黨。遣將屯井陘龍門以備突厥。罷封嵩山。高智周罷。命裴行儉將兵三十餘萬討突厥。）

上章執徐（二丙戌四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本志十一月壬申朔食尾十六度五月癸未熒惑犯輿鬼）

永隆元（上幸汝州溫湯及嵩山。裴行儉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斬泥熟匐。行儉伏壯士於糧車以詐突厥。行儉暮移營，夜水大至。上幸紫桂宮。裴炎崔知溫王德真爲相。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却之。常之鎮河源，遠斥候，廣屯田。吐蕃陷安戎城，西洱諸蠻皆降之。吐蕃盡據諸羌之地，方萬餘里。李敬玄貶衡州。宮中疑太子賢爲天后姊所生，賢疑懼。明崇儼密言賢不堪承繼，天后疑賢殺之，乃誣賢謀反，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太子。劉訥言坐獻諧謔集流振州。高真行刺其子，貶睦州。李義琰涕泣引咎。王德真罷。曹王明降封零陵王，徙黔州。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重光大荒落（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六戊戌閏七丁酉九丙申朔八月一日秋分本志十月丙寅朔食尾四度）

開耀元（袁利貞諫宴命婦於宣政殿，及引九部伎自正門入。竇誼謂世篤忠貞方爲名家。突厥伏念自稱可汗，與溫傅連兵爲寇，命裴行儉等討之。天后表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郝處俊罷。劉仁軌謂唐家賣馬貴非嘉名。曹懷舜與伏念戰敗於橫水，約和而還。黑齒常之破論贊婆於良非川。太平公主適薛紹。薛顗薛克構以公主寵盛爲懼。夏州喪馬十八萬餘匹。蔣儼責田遊巖不諫。太子監國。裴行儉離間伏念溫傅，遣程務挺等乘虛襲伏念於金牙山，伏念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務挺等襲之。伏念窘急，執溫傅以降。裴炎疾裴行儉功，并斬伏念及溫傅。新羅王法敏卒。徙故太子賢於巴州。）

玄黓敦牂（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六壬戌八辛酉九庚寅十二己未朔本志四月甲子朔食畢五度十月庚申朔食房三度五月丁巳熒惑犯軒轅九月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十一月乙未復犯輿鬼去而復來是謂勾巳）

永淳元（作萬全宮。立皇太孫重照。王方慶奏置師傅等官。西突厥車簿反。上以關中饑，幸東都。魏元忠使盜禁盜。裴行儉謂王勮蘇味道必掌銓衡。王方翼討車簿平之。上異方翼之功，以令終爲幸。一魏玄同郭待舉等爲平章事。諫作奉天宮，時人謂之鳳鳴朝陽。魏玄同論選事。兩京水旱，人相食。謝祐逼殺零陵王明。薛元超諫太子遊畋。吐蕃寇柘松翼州。劉景先爲相。突厥阿史那骨篤祿元珍等反，薛仁貴擊破之。吐蕃於河源。）

昭陽協洽（四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甲寅朔）

弘道元（上幸奉天宮。突厥寇定州嬀州。骨篤祿圍單于府。李義琰致仕。崔知溫薨。上還東都。白鐵余反，程務挺討平之。李唐休璟請豐州不可廢。詔來年封嵩山。骨篤祿寇蔚州。上幸奉天宮。天后不欲上封嵩山。上疾，罷封。薛元超罷。召太子赴東都。上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裴炎遷中書令，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劉景先郭正一罷。取天后命。）

卷第二百三

閼逢涒灘（二癸丑四）壬子六辛巳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唐則天后光宅元 立韋后 韋弘敏爲相 中宗謂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 裴炎以白太后廢帝爲廬陵王 立豫王旦爲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 立劉后 飛騎飲於坊曲有惡言坐来 敢皆捕誅之 立太子成器 廢太孫重照 劉仁軌引呂氏以戒太后 使武承嗣勸之 太后使丘神勣殺故太子賢於巴州 王德真劉禕之爲相 貶丘神勣爲疊州刺史 遷廬陵王于均州 高宗靈駕西還 武承嗣 爲相 路元叡爲崑崙所殺 胥爲豫等王 葬高宗 中宮 權太重 又謂瑞石詔詐 武承嗣罷 改旗幟從金色 改百官名 裴炎 諫追王武氏由是獲罪 太后作五代祠堂於文水 武承嗣等欲誅韓王魯王 裴炎拒之 以匡復廬陵王爲辭 李崇福以揚州 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 李孝 敬業不自平 太后有異志 欲令王 政則 敬業先胡元範將 炎下獄 劉景 諧炎必反 劉景先胡元範以爲裴炎不反 如景諶 勸徐 知其業引兵直趣洛陽 薛仲璋以爲金陵有王氣 味道 思温 都督敬業必敗 先請陷潤州執李思文 斬裴炎於都亭 坐貶 知其裴伷先請見 直言 劉仁軌附表 勸李孝逸進擊 斬 都督崔詧爲相 魏元忠勸李孝逸進擊 劉知柔山及淮陰 成三元 魏元忠 擊 罷 劉知柔勸李孝逸火攻 唐之奇我之死 妻子 舉罷 方質爲相 或攻敬業破之 徐敬業 裴炎 實歛相 韋方翼亦坐 敬業程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 太后遣使就軍中斬之 突厥 流 魏元忠 郭待 慶王方翼爲相 沈

旃蒙作噩（正丁未三）丙午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 本志四月癸未朔食東井北轅

垂拱元 劉仁軌薨 登聞鼓肺石不防守 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爲相 沈君諒崔詧罷 遷廬陵王於房州 武承嗣罷 頒垂拱格 太后貶騫味道以推惡於君 擢劉禕之以引怨歸己 突厥寇代州淳于 處平救之敗於忻州 流王德真 民自舉 韋待價爲 相 同羅僕固叛 劉敬同破之 魏玄同爲相 元萬頃等議一祖二宗並配 天地 立阿史那元慶爲興昔亡可汗 陳子昂上疏言遣使守令用兵三事

懷義修白馬寺

柔兆閹茂（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九戊戌十一丁酉朔 本志二月辛未朔食營室十五度

二 太后陽復政睿宗固讓 武承嗣等譖李孝逸徙之 初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大開告密之門 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擢用不次 使酷吏索元禮 等按之 榜掠取服 周興來俊臣等効之 繼起競爲羅織 陳子昂諫任威刑 韋諱大儀 蘇良嗣批懷義 王求禮請閹懷義 立斛瑟羅爲繼往絕可汗 俞文俊諫賀慶山 黑齒常之破突厥於兩井 郭翰薦狄仁傑

強圉大淵獻 正丙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一辛酉朔閏正二日春分

三 骨篤祿元珍寇昌平 黑齒常之討之 韋思謙致仕 蘇良嗣不禮懷義 果 張光輔爲相 劉禕之竊議歸政賜死 交阯李思慎反殺劉延祐 曾 玄靜討平之 黑齒常之破骨篤祿元珍於黃花堆 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廬 陵王 爨寶璧與骨篤祿戰全軍皆沒 武承嗣譖李孝逸流儋州 命韋待價討 吐蕃 不遣御史監軍

著雍困敦（正庚申三）己未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十二乙酉朔 本志六月丁亥朔食東井二十七度

四 周悰請武氏廟立七室減唐廟爲五室 實大隱殿之 毀乾元殿立明堂 以懷義充使 郝象賢臨刑極罵 自是刑者塞口 武承嗣獻瑞石云得於 洛水 太后始稱聖母神皇 東陽公主以長孫族徙巫州 越王貞起兵豫州 命麴崇裕張光 琅邪王沖起兵博州七日而死 丘神勣以千餘家從 四方莫之應故敗 常樂 輔等討之 貞踰經帶辟兵符尋敗 越王貞死 萬貞嘉 公主謂貞何淹回如是勿虛生妄死 韓魯王元嘉等 靈 狄仁傑活貞黨五千口 蘇珦不鞫韓魯 殺一貞死 萬貞生 王 常樂公主爲相 狄仁傑謂張光輔一殺王元軌 王壽 味道王本立 殺東莞公融 殺薛顗薛緒薛紹 霍王元軌徙黔州 王道 死殺江都王緒 殺騫味道 太后拜洛受圖 明堂成 高二百九十四尺 求禮曰殷辛瑤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 陳子昂諫擊雅州生羌因襲吐蕃

屠維赤奮若 二甲申四癸未五壬 子七辛亥九庚戌十 二己酉朔閏九十一 一日小雪以十一 月爲明年正月十二 月爲臘月正月爲一 月

永昌元 太后服袞冕饗明堂 韋待價與吐蕃戰敗於寅識迦 以政要對以緩刑罰息兵革省賦役撫宗室 魏王承嗣爲周王 蕭曰醴 懷義擊突厥至紫 河不見虜紀功而還 紀王慎貶巴州道死 女婕以孝聞 韋待價與吐 蕃戰敗於寅識迦河 除名流繡州 徐敬真張嗣明多引海內之士連坐死者 甚衆 與張光輔同誅 魏元忠臨刑免死無憂喜之色 懷義討突厥 十 玄同謂人殺鬼殺何殊 魏元忠爲相 告密人殺劉易從 吏民爲之解衣求福直 餘萬 黑齒常之被誣自縊 范履冰邢文偉爲相 忠孝太后從之 陳子昂請太平之朝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 又請陛下何不悉召見囚 自詰其罪

上章攝提格 二戊申四丁未五丙子七乙亥八甲辰十一癸酉朔

天授元 始用周正 造十二字 太后名曌 周興奏除唐宗屬籍 武 事爲相王本立罷 韋方質傲武承嗣流儋州 又請殿試貢士 舒王元名廢徙和州 侯思止上言 徐有功 范履冰 舒王元名廢 門爲侍御史 賣餅之事 朝士每入朝 與家人訣 又 顧居守 王弘義有功不杖一人而職事修 李日知與四無死法 徐有功杜景 僚獨守平恕 太后當代唐 閻浮提 頒於天下 王 太后杖 太后殺太平公主上金 俶有功 節謂病死 安可得 而更 殺宗室殆盡 王妻之 許 節度 擢大雲經稱太后 殺居道 周 武攸暨 太平公主妻武 以太后 等 平恕爲類 已死 有寵 裴 太后賜宗室姓武 千金公主 巧媚得 傅遊藝乃帥關中百姓請改國號曰周 武氏百官 公主 大 全 餘 人太后乃改唐爲周 自稱聖神皇帝 皇嗣爲武氏 五代立妻 太后以 王 史務滋爲相 宗秦客 鼎 都 武攸暨 王 宗秦客 殺 方質 勸太后革命 賜姓 武氏立 武 以 十 復故 秦客貶遵化尉 魏元忠 宗室 曲 更 諸州置大雲寺 姓爲東 突厥 所 破 解 歸 徙居內地 來俊臣 邢文偉不與死 官鉤射

重光單閼（三壬申五辛未六庚子八己亥九戊辰十一丁酉朔 本志四月壬寅朔食昴七度）

二 始授尊號 納武氏神主於太廟 以唐廟爲享德廟 祀昊天於明堂以 武氏祖宗及唐三帝配 李嗣真諫任酷吏 史務滋自殺 來俊臣以 火甕 釋教於道教上 岑長倩罷 中道召還 格輔元樂思 晦任知古爲相 升徙關內戶數十萬實洛陽 吐蕃 歐陽通爲相 臣以亂刀斫張虔勗 徐思文流嶺南 傅遊藝自殺 武攸寧 狄仁傑 本爲相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太子 岑長倩裴行 輔元沮之 承嗣諷酷吏殺輔元及歐陽通 李昭德杖殺慶之 且言立承嗣則 天皇不血食 殺樂思晦李安靜 狄仁傑請給學生假

玄黓執徐（四丙申閏五）乙未六甲子八癸亥九壬辰十二辛酉朔六一日大暑 本志四月丙申朔食胃十一度

長壽元 立于闐王璥 太后不罪 存撫使所舉人悉除遺補御史校書 沈全交譏之 魏元忠 楊執柔爲相 太后雖以祿位收天下士 不職者亦黜之 蓋使仁傑引楊執柔 相 下都外城 任知古狄仁傑等下獄 郭霸 仁傑裂衣襟 書冤得召見 與知古等 魏元忠 自 暴 王 仁傑霍獻可請殺其舅 裴宣禮 流 血 七家俱免死 止 須 誣 告 此 來俊臣殺 申請 為相 鎮 七 崔宣禮 李遊道 等 為 相 歐 師 光 試 須 十 之 士 來 出 表 示 張 德 獻 鐵 李遊道 附 張 玄 元 之 相 王 元 改 元 如 意 不 取 何 必 承 王 武 李 昭 德 爲 相 武 承 嗣 罷 吐 蕃 重 父 子 李 昭 德 擅 石 崖 沈 於 反 姑 姪 太 后 崔 元 綜 李 昭 德 諫 坐 十 餘 人 心 非 姚 璹 言 殺 鵲 生 改 元 鵡 蕭 神 基 王 璿 爲 相 新 官 李 昭 德 請 戶 婢 請 人 心 已 定 宜 省 刑 侯 思 止 嚴 善 思 按 告 密 者 八 百 五 十 餘 人 以 引 太 后 猫 貓 食 鸚 鵡 則 訐 人 改 定 都 李 遊 道 等 五 相 同 流 周 矩 諫 任 酷 吏 王 孝 傑 破 吐 蕃 復 取 四 鎮 於 并 州 置 北 都

昭陽大荒落（正戊）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 本志九月丁亥朔食角十度

二 太后享明堂 以武承嗣三思爲亞獻終獻 罷 裴匪躬等坐私謁皇嗣腰斬 太后殺皇嗣妃劉氏竇德妃 徐有功爭氏 爲政 妃竇德妃 作時政記 安金藏剖腹明皇嗣不反 追加祖考尊號 金輪 而愛之 老子 習臣軌 新羅王政明卒 子理洪立 侯思止坐畜錦誅 元萬頃流 等殺六道流人二千餘人 太后加金輪聖神皇帝號 罷 豆盧欽望韋巨源陸元方爲相 功論 師德爲相 有功 謂失出臣下之小 姚璹 宮 緋 神宮 業用九百人 戶婢 過 以 武 承嗣 姚璹

閼逢敦牂（正乙酉三）甲申六癸丑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

延載元 突厥骨篤祿卒 默啜立 寇靈州 室韋反 李多祚破之 婁師德充河源營田使 王孝傑破吐蕃勃論等於冷泉 蘇味道 相 以懷義爲大總管 李昭德 蘇味道爲相 王孝傑爲長史 司馬 以討默啜 未行 廢遇而 止 懷義擁昭德 太后稱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承嗣 黜

（本志九月壬午朔食軫十八度）

期內附。武什方以妖妄爲相尋罷。王孝傑爲瀚海道總管受懷義節度。姚璹楊再思杜景儉爲相。豆盧欽望請九品輸俸以助軍王求禮言其不可。杜景儉鑄天樞。來俊臣貶同州。王弘義流瓊州死。李昭德以專權流竄。謂梨花秋開咎在臣等。李元素周允元爲相。嶺南獠反張玄遇討之。

旃蒙協洽（二己酉三戊申五丁未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閏二三一日穀雨本志二月己酉朔食營室五度）

天冊萬歲元　太后加號慈氏改元證聖。豆盧欽望等五相同貶。周矩按僧懷義流其徒千人。懷義燒天堂及明堂。劉承慶請罷酺宴及修佛舍。劉知幾表陳四事。誅僧懷義。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天樞成。吐蕃寇臨洮王孝傑討之。太后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改元。默啜遣使請降。

柔兆涒灘（二癸酉三壬寅五辛丑八庚午十一己亥朔本志十一月乙丑歲犯司怪）

萬歲通天元　封神嶽禪少室。武攸緒棄官隱嵩陽。改崇尊廟爲太廟。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戰敗於素羅汗山皆罷免。新明堂成。孫元亨爲相。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攻陷營州。曹仁師等與契丹戰敗於黃麞谷。張玄遇麻仁節皆爲契丹所虜。募囚及奴以擊契丹。邊州初置武騎團兵。命武攸宜討契丹。陳子昂言軍事。突厥寇涼州執許欽明。許欽寂使安東堅守。吐蕃請和求去四鎮兵分十姓地。郭元振言軍事。王方慶李道廣爲相。突厥默啜請討契丹拜遷善可汗。李盡忠卒孫萬榮代之。默啜擊破松漠。萬榮收餘燼復振陷冀州圍瀛州。狄仁傑開城縱民還業。姚元崇治軍書剖析如流。徐有功爲御史人相賀。潘好禮謂張釋之所行易有功所行難。

強圉作噩（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六乙丑八甲子十二癸巳朔以十一月爲閏十月以就十一月甲子朔於是十月二十八日小雪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寒）

神功元　默啜寇靈州。許欽明求美醬粱米。劉思禮綦連耀謀反。武懿宗鞫之連引李元素孫元亨王勮等三十六家皆族誅。樊惎子訟父冤自剖其腹。劉如璿歎泣坐流瀼州。張易之昌宗得幸太后。默啜寇勝州。婁師德爲相。王孝傑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墜崖死將士殆盡。武攸宜軍漁陽。萬榮乘勝寇幽州。姚璹等以降戶與突厥默啜益彊。田歸道言默啜必負約。鑄九鼎成。太后問王及善致事留爲內史。命武懿宗等討契丹。朱前疑云夢太后八百歲得拾遺。輸馬求五品斥歸田里。武承嗣以侍婢殺喬知之。李昭德來俊臣同誅。王及善吉頊謂俊臣不可不誅。俊臣欲羅告斛瑟羅取其婢。選曹謂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還俊臣語立見誠族。僕敗妻勸敦疎俊臣。宗楚客爲相。武懿宗聞契丹將至自趙州遁保相州。契丹遂屠趙州。默啜襲孫萬榮新城取之。楊玄基與奚合擊萬榮萬榮軍敗而遁爲奴所殺。武承嗣武三思爲相尋罷。武懿宗多所誅殺河北人以比何阿小。王求禮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姚璹左遷。姚元崇請以百口保無反者。狄仁傑杜景儉爲相。狄仁傑謂秦皇窮兵而亡漢武悔悟而存。請棄四鎮以封斛瑟羅棄安東以封高氏省邊兵廢守備待戎狄至而擧之。李嶠始置員外官數千。改正月爲閏月取正月甲子朔冬至。

著雍閹茂（正壬戌三辛酉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朔本志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

聖曆元　宗楚客罷。武承嗣求爲太子。狄仁傑爲太后分別子母姑姪親疏。又謂太宗勤勞天下子孫當事其稷陛下立子則廟食無窮立姪則未聞祔姑於廟者。又謂王者以四海爲家何非陛下家事。又謂起二子則廟翼振。孫萬榮檄索廬陵王。吉頊謂張易之昌宗非有大功無以自全勸主上立廬陵王爲太子。太后使徐彥伯召廬陵王於房陵。闕知微送武延秀逆突厥女。張柬之諫。杜景儉罷。默啜曰武氏兒門戶不敢閑胃爲番乃執延秀立闕知微爲南面可汗。兵擊靜難等軍破之。裴懷古不受官逃歸。徹罷修城收穀。王方慶罷。武承嗣薨。狄仁傑舉子光嗣爲郎。元行沖請備仁傑藥物之末。命武重規等擊突厥。默啜陷定州。武攸寧爲相。闕知微謂萬歲樂。默啜陷趙州。高叡與妻秦氏閉目而死。立廬陵王爲太子使爲元帥狄仁傑副之以擊突厥。蘇味道爲相以撲種處事。默啜大殺掠而去還漠北。狄仁傑請曲赦河北。又謂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導之則爲川。又謂邊塵重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姚元崇李嶠爲相。誅闕知微三族。張柬之請罷姚州。

屠維大淵獻

二　以皇嗣爲相王。置控鶴府官員半千諫斥之。吉頊魏元忠爲相。宗楚客兄弟坐奢僭貶。太后重眉成八字百官賀。河南北置武騎團。

卷第二百六

（二丙戌四乙酉五甲寅七癸丑八壬午十一辛亥朔）

武攸寧罷。太后幸嵩山。閻朝隱以身爲犧牲以禱疾。吐蕃器弩悉弄殺論欽陵其弟贊婆等來降。命太子與諸武誓於明堂。王及善奏張易之無臣禮。楊再思罷。陸元方爲相。婁師德罷。太后謂狄仁傑貴因師德所薦可謂知人。太后幸福昌。使論贊婆守洪源。諸孫復出閣。韋嗣立請崇儒學。優冤死者官贈還其親友。嗣立求代兄杖。默啜立左右察及小可汗。

上章困敦（三庚戌五己酉六戊寅閏七丁丑八丙午十乙巳朔八二日秋分本志五月己酉朔食畢十五度三月辛亥歲犯左執法十二月甲戌晦熒惑犯軒轅）

久視元　武三思罷。吉頊貶。吉頊謂分泥爲天尊佛則有爭太子已立諸武仍爲王此驅之使爭也。陸元方云細事不煩聖聽以是罷。命斛瑟羅鎮碎葉。韋巨源爲相。太后幸嵩山溫湯。作三陽宮。豆盧欽望罷。太后幸三陽宮。狄仁傑諫觀胡僧葬舍利。長年藥成改元。改控鶴爲奉宸府。命張易之等文學之士作三教珠英。朱敬則言內寵自嵩太后賜綵百段。張昌儀屬選人姓薛者於張錫并留六十餘人。狄仁傑請赦李楷固駱務整以爲將破契丹。張錫爲相。李嶠罷。唐休璟破吐蕃布支於洪源谷。張易之惡楊元亨等以楊乘罪逐之。魏元忠屯隴右擊吐蕃。狄仁傑諫造大像。田揚名等斬阿悉吉薄露。狄仁傑面引廷爭太后常屈意從之寵待無比令太子執其馬。仁傑薦。仁傑薨。張柬之爲相。復以一月爲正月。韋巨源罷。韋安石爲相。太后幸新安。突厥掠隴右馬。崔融建議開屠禁。

重光赤奮若（二甲辰五癸酉六壬寅八辛丑九庚午十一己巳朔）

長安元　改元大足。李懷遠爲相。張錫流循州。蘇味道步赴繫所。地饑食。王求禮不賀雪。太后幸三陽宮。顧琮李迥秀爲相。迥秀妻叱媵婢出之。李懷遠罷。默啜寇邊。相王爲元帥未行而退。蘇安恒請還政太子侯諸武王諸孫。太后勞而遣之。邵王重潤永泰郡主武延基坐竊議張易之皆自殺。太后還京師改元。崔玄暐改官令史莊霜。郭元振拓涼州境千五百里糧支數十年。

玄黓攝提格（二戊戌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十二癸巳朔本志九月乙丑朔食角初度幾既）

二　初設武舉。突厥寇鹽夏。又寇幷州。命薛季昶張仁愿拒之。蘇安恒復請復辟。突厥寇代州。太子相王等表請封張昌宗爲王乃封鄴公。敕告揚豫餘黨毋復爲理。突厥寇忻州。吐蕃求和。論彌薩畏唐休璟。顧琮薨。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魏靖請詳覆來俊臣等所按獄。太后令蘇頲覆之。張循憲薦張嘉貞。

昭陽單閼（三壬戌閏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五一日夏至本志三月壬戌朔食奎十度九月庚寅朔食亢七度）

三　吐蕃求昏。新羅王理洪卒立其弟崇基。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朱敬則唐休璟爲相。烏質勒等相攻。休璟籌邊事皆如程期。斛瑟羅入朝。烏質勒併其地。張昌宗怨魏元忠誣云與高戩謀反引張說爲證。宋璟謂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張廷珪疏朝聞夕死。劉知幾謂無汚青史。說遂證元忠不反并下獄。朱敬則蘇安恒皆上疏理之。元忠等免死流貶。元忠請張易之昌宗終爲亂階。宋璟謂王晙曰璟不能伸魏公深負鄭廷之。馬懷素謂崔貞慎等以親故送元忠無罪。宋璟謂鄭杲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前。太后還神都。裴懷古平叛獠。遣使以六條察州縣。崔神慶請召太子降墨敕玉契。吐蕃器弩悉弄卒子棄隸縮贊立。

閼逢執徐（正丁亥二丙辰五乙酉七甲申十癸丑十二壬子朔）

四　立西突厥可汗懷道。毀三陽作興泰宮。盧藏用諫。韋嗣立爲相。李迥秀貶。朱敬則爲相以用人爲先。出韋嗣立等二十人爲刺史。宗楚客爲相。蘇味道左遷。太后幸興泰宮。李嶠張廷珪諫造大像。姚元崇罷。崔玄暐爲相。元崇復爲相。楊再思爲高麗舞謂易之花似六郎。又謂張昌宗合神丹莫大之功。宗楚客左遷。韋安石爲張易之等所出爲楊州。唐休璟亦出。姚元之以事相王辭夏官尚書。突厥遣武延秀還。姚元之薦張柬之爲相。太后即日用之。房融爲相。韋嗣立薦岑羲爲員外郎緣坐者始得進。韋承慶爲相弟嗣立罷。崔玄暐請不令異姓侍疾。李弘泰謂張昌宗有天子相。宋璟請收昌宗下獄。李邕謂璟言可聽。太后三遣璟出使璟不行。桓彥範崔玄暐請誅昌宗。璟固請收昌宗。太后遣諸韋嗣赦之。使御璟璟不見。桓彥範謂楊嶠不欲爲御史尤須與之。彥範玄暐請赦文明以來寬人。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七

旃蒙大荒落

二辛亥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未朔本志三月癸巳熒惑犯天田七月辛巳掩氐西南星

唐中宗顯**神龍元** 張柬之說李多祚楊元琰使誅張易之昌宗桓彥範與敬暉崔玄暐帥羽林兵入迎仙宮斬易之昌宗於廡下王同皎抱太子上馬 彥範請太后傳位太子 袁恕己從相王屯南牙 太子即帝位 上復國號曰唐 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來俊臣所陷者皆雪免 立皇后韋氏 武三思入宮 上與后諫 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皆爲相 封五王 韋后干預朝政 上官婕妤 武三思與韋后通 彥範等諫不聽 三思譖五王 魏元忠爲相 敬暉等勸上誅諸武不從 則天崩

[illegible]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八

柔兆敦牂

乙亥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九月壬子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十二月丁巳熒惑入氐癸酉犯天江

二 李嶠于惟謙爲相 公主開府置官屬 賜岷王 以爲質 勸爲懷德王 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爲刺史 韋巨源爲相 加五品階 武三思族誅 初置十道巡察使 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 上賣七品以上三千餘人 崔湜 流嶺南 李懷遠致仕 魏元忠與時 將告武三思等 上命斬王同皎 上遷長安 宋璟 節愍太子重俊 安樂公主 李元紘

[illegible]

強圉協洽

正庚子三己亥四戊辰六丁卯七丙申十乙丑朔本志六月丁卯朔食東井二十八度十二月乙丑朔食南斗十二度五月戊戌太白入輿鬼中十月戊子太白熒惑合丙寅虛危

景龍元 盧備言取突厥策 上命武三思等 因立韋氏廟 臣以金城公主妻吐蕃 上命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發兵斬武三思 太子兵敗走死 安樂公主 宗楚客 紀處訥 魏元忠致仕 楊再思 上加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 韋后曰順天翊聖皇后 宗楚客紀處訥 魏元忠貶 渠州司馬 仁傑 狄仁傑

[illegible]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八

著雍涒灘

二甲子四癸亥五壬辰七辛卯閏八庚申十己丑朔九十月一日小雪

二 韋后稱衣箱有五色雲 赦天下 加階 唐休璟 上數與學士遊宴 賦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安樂公主 太平公主 上官婕妤 斜封官 宗楚客 紀處訥 蕭至忠 韋嗣立 李嶠 趙彥昭 崔湜 鄭愔

曰陛下賞既妄加罰宜刑所不及 蘇安恒死 李又諫 賞從一誤見無須曲加承接 獲生 未若回救 物減 無之傜賦

[illegible]

卷第二百九

屠維作噩

正戊午四丁亥五丙辰七乙卯八甲申十癸未朔

三 易 實從之 上縱奴婢 掠人 何以理天下 命宮女拔河 市肆 與公卿 崔琬 姦 上宗紀 以回波 規諫 韋嗣立 崔湜 鄭愔 爲相 無坐處 唐紹 諫 陵 立陪陵守戶 上 祀南郊 韋后爲亞獻 李嶠 爲相 趙彥昭 宋務光 上召 十惡 流人 鄭愔 崔湜 賊

赦皆還 雍王重福 獨不得歸 唐休璟 媚 關中饑 臣請上幸東都 上曰 安有天子 邪

上章閹茂

正壬子四辛巳七庚戌八己卯九戊申十二丁未朔本志二月癸未熒惑犯天街

唐睿宗旦**景雲元** 中宗與韋后微行 觀燈 至 宮女 上 許 河 燕欽融 上 宗楚客 安樂公主 韋后 馬秦客 楊均 張嘉福 宗楚客等 平王隆基 劉幽求 鍾紹京 葛福順 陳玄禮 太平公主 相王 誅韋后 安樂公主 上官昭容 少帝 宗楚客 紀處訥 韋溫 睿宗即位 姚元之 宋璟 爲相 立平王爲太子 重福 謀反 伏誅 崔湜 蕭至忠 鄭愔 張說

[illegible]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十

重光大淵獻（三丙子五乙巳閏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一辛未朔七一日歲暑本志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七月鎮太白合于張八月己未歲犯執法）

二　郭元振張說爲相　徙溫王於集州　追立劉竇二后作儀坤廟　韋安石不附太平又爲太子辯讒　太平邀宰相欲廢太子宋璟拒之　姚元之宋璟請出宋王豳王爲刺史岐薛爲左右率置太平於東都上命置於蒲州　張說請使太子監國上從之　太平公主勸上悉復斜封官　太子奏姚宋離閒姑兄請從極法皆出爲刺史　劉幽求罷　韋安石爲相　韋安石李日知代姚宋執政綱紀紊亂　柳澤諫復斜封官　上欲傳位太子和逢堯諫乃命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先議以聞　太子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復武氏昊陵順陵　作金仙玉真二觀　竇懷貞爲相　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　尋罷都督置十道按察　以枯柿復生大赦　解琬減朔方戍兵十萬　竇懷貞爲公主邑司　罷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等五相　用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等四相　崔湜薦陸象先　太平公主泣請湜爲相　辛替否謂耳聞不如目觀太宗祖也何不法中宗兄也何不懲　和逢堯諭默啜使之冠帶　以興昔亡獻爲十姓招慰使　司馬承禎謂理國猶理身

玄黓困敦（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九丁卯十一丙寅十二乙未朔本志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食鉤十度四月熒歲太白合于東井八月甲子太白襲月）

唐玄宗（隆基）先天元　睿宗合祭天地　改元太極　竇懷貞岑羲爲相　廟右韋　蔣欽緒戒蕭至忠非分妄求　宋璟譏至忠出入太平第　薛訥鎮幽州二十年無邊事　劉幽求聽譖以孫佺代之　改元延和　武攸暨卒　岑羲以保護功爲侍中　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敗沒　竇懷貞請解官爲奴　太平使術者言於上云帝座有變太子當爲天子　上即傳位於太子大事仍自決　太子即帝位　尊睿宗爲太上皇　尊天后曰聖帝天后　改元　立王后　王琚勸討太平公主　劉幽求謀討太平公主流封州　崔湜欲殺幽求王晙保全之　沙陀入貢　奚契丹叛擁陽　李日知不行捶撻而事集

昭陽赤奮若（二甲午四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二庚寅朔　本志十一月丙子熒惑犯司怪）

開元元　初令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 [illegible]

太平公主擅權七相五出其門 [illegible]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卷第二百一十一

閼逢攝提格 閏二己未四戊午五丁亥六丙辰九乙酉十二甲寅朔三一日穀雨 本志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唐玄宗開元二 令京官刺史出入常均 初置教坊及梨園弟子 姚崇請沙汰僧尼還俗萬餘人 遣薛訥擊契丹 薛王舅侵暴百姓 姚崇請從御史所劾 貴戚束手 姚崇賀日食不驗 默啜寇北庭 郭虔瓘敗之 斬其子同俄 禁創建佛寺 葺者皆陳牒 復置十道按察使 錄徐有功子 申王成義請除其府官 不許 由是請屬不行 突厥石阿失畢來奔 劉幽求鍾紹京坐怨望貶 酷吏周利貞等放歸草澤 姜晦彈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皆坐貶 安石尋卒 毀天樞及韋后石臺 默啜求昏 悉罷員外試檢校官 吐蕃求與解琬正封疆 琬知吐蕃必叛 姚崇知其子必以事干魏知古 知古罷 出宋申豳王為刺史 出珠玉錦繡焚之 薛訥與契丹戰於灤水 全軍敗沒 襄王重茂薨 諡殤帝 禁百官與僧道往還 禁人鑄佛寫經 作興慶宮 上友愛諸兄弟 令宋王等每季二人入朝 出宮女 吐蕃寇臨洮 掠牧馬 薛謙光獻鼎銘 脩常平法 突厥諸部請降 吐蕃復寇渭源 上募兵欲親征 薛訥王晙大破吐蕃於武街 養王海賓子忠嗣於宮中 默啜復求昏 突厥胡祿屋等內屬 立太子嗣謙 默啜擊突騎施守忠 虜之

旃蒙單閼（二癸丑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朔 本志十月庚辰朔食張四度

三 上以盧懷慎坐鎮雅俗 齊澣謂姚崇救時之相 人謂懷慎伴食宰相 突厥高麗降者前後萬餘帳 命薛訥屯涼州 郭虔瓘屯并州以備突厥 默啜擊葛邏祿等 命湯嘉惠等救之 山東蝗 姚崇命捕之 上以馬懷素褚无量為侍讀 待以師傅禮 郭虔瓘請募萬兵赴安西 韋湊諫 張孝嵩發戎落兵破阿了達 下數百城 威振西域 崔日知構李傑罷 楊瑒謂御史臺可廢 或請精擇刺史縣令 嚴按察使 姚崇以為擇十使猶不能精 況州縣之廣乎 崇諫貶韋玢 恐使來者疑懼 蘇祿代守忠統突騎施 有衆二十萬

柔兆執徐（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六乙巳七甲戌九癸酉閏十二壬申朔

四 長孫昕毆李傑 上命於朝堂杖殺 仍敕書慰謝傑 郭虔瓘奏奴五品 盧懷慎折之 以郯王嗣直陝王嗣昇遙領安北安西大都護 孫仁獻破吐蕃於松州 倪若水諫取鵁鶄鸂鶒 若水不捕蝗 姚崇責之 上面試縣令 [illegible]人求珍寶及藥 上皇崩 拔曳固斬默啜首來獻 默啜子小可汗立 骨咄祿之子闕特勤殺之 立其兄毗伽 祔睿宗及昭成后於太廟 中宗及肅明后皆別立廟 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來降 吐蕃請和 毗伽以暾欲谷為謀主 國人信服 王晙言河曲降戶必叛 跌跌思泰等叛 命薛訥討之 降戶執張知運奔突厥 郭知運擊破之 毗伽欲入寇及築城郭 暾欲谷諫而止 又謂釋老教人仁弱 非用武之術 葬睿宗 盧懷慎薨 宋璟等曰所坐小所弃大 懷慎囊老奴自鬻以辦喪 源乾曜為相 [illegible] 上命姚崇養疾於四方館 曰為社稷也 姚崇以位讓璟 璟不與楊思勗言 璟與蘇頲同為相 璟務擇人 刑賞無私 璟不賞郝靈荃以防黷武 璟謂頲獻替吏事過父瓌 姚宋相繼為相 崇善變成務 璟善法守正 共致太平 姚宋問古今於高仲舒齊澣 云可無缺政 罷按察使 初制員外郎御史遺補不擬

強圉大荒落 三辛丑四庚午六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二丙寅朔正一日雨水

五 太廟四室壞 宋璟蘇頲以為喪未三年 宜停幸東都 姚崇以為廟材皆苻堅時物 歲久朽壞 不辭行幸 褚无量以崇為缺 上以道隘不治欲罪主者 璟曰臣恐將來民受其弊 復置營州於柳城 以李大酺妻辛氏號公主 夏悼王嗣一卒 阿史那獻請擊葛祿 上不許 宋璟言姜皎權寵太盛 上命放歸田園 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突騎施圍撥換大石城 湯嘉惠與阿史那獻擊之 置天兵軍於并州 集兵八萬 以張嘉貞為使 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中書門下復舊名 復令百官對仗奏事 孫平子請還中宗入廟 宋璟不為皇子別制佳名 李失活入朝 以永樂公主嫁李失活 命馬懷素褚无量整比羣書

卷第二百一十二

著雍敦牂（四乙丑五）甲午八癸亥九壬辰十辛酉朔

六 毗伽請和 宋璟不立遺愛頌 禁惡錢 并橫野軍於山北 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 徵盧鴻入見 張嘉貞自請赦誣告者 宋璟以范知璿獻宰論以諛罷之 鄭銑等獻詩求道法 度為道士 以突騎施蘇祿為順國公 李失活卒 立其弟娑固 頒鄉飲禮 崔沔請罷息錢 加賦以給州縣俸 上還長安 宋璟謂李邕鄭勉 全引進則咎悔必至 長弃捐則才用可惜 又謂元行沖為大理卿 初用實允僉議 當事頗非稱職

屠維協洽（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閏七丁巳八丙戌十乙酉十二甲申朔八一日秋分 本志五月己丑朔食畢十五度 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

七 俱密等國告為大食所侵掠 王毛仲寵幸 高力士畏避之 大祚榮卒 子武藝嗣 王仁皎卒 欲高其墳 用宋璟諫而止 璟謂王者推誠御民 不必數下制書 吐蕃請上親署誓文 不許 [illegible] 正之 寧王憲諫以弃食殺衛士 冊蘇祿為忠順可汗 [illegible] 為五品 宋璟不可 元超自稱璟叔 璟牒吏部請放 [illegible] 璟言斜封之弊 不為出敕

上章涒灘（三癸丑六）壬午八辛巳九庚戌十一己酉朔 本志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 五月甲子犯軒轅

八 褚无量卒 元行沖代之校書 宋璟[illegible]罷相 源乾曜張嘉貞為相 源乾曜令二子外補 張嘉貞任苗呂崔員 [illegible] 毗伽由是大振 [illegible] 立之 赦可突干 大酺弟魯蘇嗣立

重光作噩（正戊申三）丁未七丙午八乙亥十一甲辰十二癸酉朔 本志九月乙巳朔食軫十八度

九 置中都於蒲州 宇文融請檢戶口巧僞 突厥請和 上書報之 聽逃戶百日內首 命宇文融括戶口及籍外田 民病其擾 [illegible] 罷中都 得戶八十餘萬 康待賓反 命王晙郭知運討之 陸象先謂錄事 [illegible] 清其源何憂不治 [illegible] 郭知運卒 王君㚟代之 [illegible] 王晙坐貶 [illegible] 姚崇薨 遺令薄葬 [illegible] 元行沖上書目凡四萬餘卷 命一行造新曆 [illegible]

玄黓閹茂（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子九己巳十一戊辰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十 上幸東都 罷百官公廨錢及職田 以稅錢給之 以張說兼朔方節度使巡邊 以李氏外孫為公主嫁李鬱于 博州河決 增太廟為九室 還中宗入太廟 [illegible] 平之 姜皎杖流欽州 [illegible] 張說減邊兵二十餘萬 [illegible] 張說請募壯士代之 旬日得十三萬 復以乾元殿為明堂 初令宰相共食實封 [illegible] 流不可加杖 [illegible] 公主如太平

昭陽大淵獻 正丁卯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一壬戌朔 本志十一月丁卯歲犯進賢

十一 上幸并州 置北都 張嘉貞貶幽州 祭后土於汾陰 王同慶坐廣為儲偫貶 王晙為相 晙巡邊 張說謂天子好文 儒所益者大 所損者小 敕所在安集逃人 尊獻祖懿祖 吐谷渾降 作溫泉宮 上祀南郊 命蕭嵩選府兵十二萬為長從宿衛 王晙貶蘄州 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杜暹埋金幕下

閼逢困敦（二辛卯三）庚申五己未六戊子八丁亥十二丙戌朔

十二 嗣許王瓘嗣澤王義珣非上金子 罷宗室外繼為嗣王者 令歸宗 命南宮說測南北日晷極星 遊儀成 罷按察使 聽逃戶自首墾田免役 以宇文融為勸農使 選臺閣補刺史 崔沔謂中書侍郎令之貳也 突厥求昏 溪州蠻覃行璋反 楊思勗討平之 王后坐厭勝廢 中書侍宇

卷第二百一十三

閏十二本志閏十二月丙辰朔食虛初度

文融指撝決事。楊瑒議括客戶及籍外田不利。謝颺言吐蕃公主欲逃歸。王后卒。上幸東都。申王撝薨。羣臣請封禪，許之。

旃蒙赤奮若 二乙卯三甲申五癸未六壬子八辛亥十一庚辰朔正一日雨水

十三 以客稅錢爲常平本。作勸農社，令貧富相恤。置彍騎十二萬，分六番。選源光裕等補刺史，寵以宴餞。太子更名鴻。禁錮來俊臣等子孫。楊承令不樂外補，坐貶。改集仙殿爲集賢，置學士。裴光庭請召突厥大臣使從封禪。初以睿宗配皇地祇。上謂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令州縣毋得言祥瑞。水運渾天成。上不祕玉牒。封泰山，禪社首。封入齊王。張九齡諫張說以階品私晉史。王毛仲掌監牧，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幸孔子宅致祭。上以王丘、崔沔、裴耀卿不勞人市易賞之。王毛仲召客不能致宋璟。契丹可突干逐吐干，立邵固。上疑吏部有私，別置十銓。吳兢諫曰：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于闐王謀叛，杜暹討斬之。

柔兆攝提格 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

十四 以李邵固爲廣化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國甥妻之。命張說等修五禮。封陸獠反，楊思勗討之。崔隱甫等彈張說。李元紘爲相。張說止解中書令。岐王範薨。李子嶠詐稱皇子。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言武氏國讎，且恐太子不安，乃止。戶七百六萬，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杜暹爲相。幸廣成湯。楊思勗破反獠。勃海王武藝之弟門藝來奔，上詐稱南。武藝知之，貶鴻臚。突騎施蘇祿寇安西。

強圉單閼 三癸酉六壬寅七辛未九庚午閏九己亥十二戊辰朔十月一日小雪

十五 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勸上和吐蕃。滎澤汴口塡淤，復閘汜水。張說、宇文融、崔隱甫皆坐朋黨貶。制新逃戶不免租庸。以諸子遙領方鎮，不出閤。宮中育蠶。蘇頲罷。吐蕃悉諾邏陷瓜州，執王君㚟父，進寇玉門、常樂，君㚟不敢出。賈師順拒卻之。流回紇承宗於瀼州。初與突厥互市，以縑易馬。吐蕃、突騎施寇安西，趙頤貞破之。回紇護輸殺王君㚟。上還長安。以蕭嵩鎮河西。張守珪城瓜州，作樂以疑吐蕃。蕭嵩縱反間殺悉諾邏。命隴右、河西團兵以備吐蕃。

著雍執徐 二丁卯五丙申七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十六 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春，瀧州蠻陳行範等反，楊思勗討之。宇文融爲決九河使。改彍騎爲羽林飛騎。吐蕃寇瓜州，張守珪破之。蕭嵩破吐蕃於渴波谷。大衍曆成。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蕭嵩爲相。初令長征兵分五番。初令戶籍三歲一定，分九等。楊思勗執陳行範，斬之。思勗剝人頭皮。

屠維大荒落 始用一行大衍曆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本志十月戊午朔食氐九度不盡如鉤

十七 張審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張守珪擊吐蕃大同軍，破之。信安王褘擊吐蕃，拔石堡城，拓境千餘里。楊瑒言明經進士不應歲限百人。禘祭初序昭穆。復置按察使。杜暹、李元紘坐不協貶。源乾曜以依違免。宇文融、裴光庭爲相。齊澣言王毛仲寵太盛，坐漏泄貶。初以上生日爲千秋節。張嘉貞謂田宅適足爲子弟酒色之資。禁銅器及私賣銅鉛錫。宇文融廣置諸使，使百官失職，上心日疑。融爲相百日而貶。融再貶平樂尉。上謁諸陵還，赦。

上章敦牂 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閏六七日處暑

十八 賜百官假尋勝遊宴。復給京官職田。築京西外郭。裴光庭典選，始用循資格。吐蕃求和。李元紘不禮契丹可突干，張說知必叛。可突干弒李邵固，奚人叛降突厥。李魯蘇來奔。以忠王爲元帥討奚、契丹。皇甫惟明勸上與吐蕃和親。吐蕃遣論名悉獵入貢。突厥、突騎施使者爭長。

重光協洽 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十九 王毛仲以驕縱賜死。宦官勢益盛。裴光庭請給吐蕃詩書。上躬耕興慶宮側。初置太公廟。上幸東都。張審素坐劫制使誅。

玄黓涒灘 正乙巳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一庚子朔本志二月甲戌朔食營室十度八月辛未朔食翼七度

二十 信安王褘討奚、契丹。賜安金藏爵。信安王褘破奚、契丹，走可突干，奚衆悉降。裴耀卿賜奚人一日畢。蕭嵩請饗后土。開元禮成。勃海寇登州，殺刺史。牛仙客加六階。上自東都幸潞州、北都，過祠后土，還西京。天下戶七百餘萬。

卷第二百一十四

昭陽作噩 二己巳四戊戌五丁卯六丙申七乙丑十甲午朔閏三四二日小滿本志七月乙丑朔食張十五度

二十一 毀儀坤廟。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金思蘭發新羅兵擊勃海，不克。大武藝刺門藝，不死。與吐蕃立碑分界於赤嶺。裴光庭薨。孫琬以循資格諡光庭曰克。蕭嵩薦王丘爲相，丘以讓韓休。休峭直，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杖殺黃贖。郭英傑與契丹戰都山，敗死。罷循資格及流外過門下。內外官萬七千餘員。立濟信等八王。裴耀卿請循河置倉通漕。宋璟致仕。蕭嵩、韓休以不協罷相。嵩謂及陛下未厭臣，故得從容引去。裴耀卿、張九齡爲相。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楊崇禮爲太府，物皆精實。楊慎矜以聚斂進。

閼逢閹茂 二癸巳三壬戌五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朔本志十二月戊子朔食南斗二十三度

二十二 上幸東都。秦州地震。徵方士張果。張九齡請不禁鑄錢，裴耀卿、崔沔、劉秩等皆以爲不可，乃止。李林甫結妃嬪、宦官以伺上意，又請保護壽王以媚武惠妃，故得爲相。上師太子娶。薛王業薨。裴耀卿置輸場三門東西倉及漕渠。耀卿不獻羨餘錢。張果歸恆山。王悔說契丹李過折斬其王屈烈及可突干。突厥毗伽卒，子登利立。禁京城匄者，置病坊。

旃蒙大淵獻 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七甲寅八癸未十一壬子朔閏十一十二日大寒本志閏十一月壬午朔食南斗十一度

二十三 以李過折爲北平王。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嚴安之畫地，人不犯。上罷懷州戲飾音樂。上欲相張守珪，張九齡曰：宰相非賞功之官。張瑝、張琇報父讎，杖死。上謂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不過東帛，女何功而享多戶。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楊玄琰女爲壽王妃。李過折爲涅禮所殺。突厥侵奚、契丹，奚、契丹擊破之。

柔兆困敦 正辛巳四庚戌六己酉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

二十四 敕逃戶盡今年不首者配諸軍。上作新戒賜縣令。皇子改名。初令禮部侍郎掌貢舉。張九齡謂安祿山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張守珪奏祿山爲子。史思明誘執瑣高自爲功。信安王褘等坐與武溫眘交遊貶官。醴泉妖人劉志誠反，誅。初分月給俸錢。初加宗廟籩豆。服外祖父母大功，舅小功，舅母緦麻。張九齡獻金鏡錄。突騎施請降。追贈太子承乾爲恆山愍王。上還西京。李林甫謂妨農收則蠲租稅。上欲加牛仙客尙書及實封，張九齡固執不可。林甫薦仙客有宰相才。九齡曰：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九齡謂相李林甫異日爲廟社之憂。[illegible]政事，九齡每力爭，林甫伺間中傷之。太子瑛及二弟以母失寵怨望，武惠妃泣訴，上欲廢之。九齡諫曰：臣必不奉詔。林甫曰：主上家事，何問外人。武惠妃使人誘九齡，九齡奏其言。[illegible]九齡、裴耀卿坐阿黨罷。牛仙客爲相。自是朝廷無直言。李林甫諭諫官以立仗馬。林甫以陰狡專權。

強圉赤奮若 正乙亥五甲戌七癸酉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本志六月壬戌熒惑犯房

二十五 置玄學。明經試時務策，進士帖大經。新羅王興光卒，子承慶立。崔希逸欺吐蕃，襲破之，自是絕朝貢。周子諒彈牛仙客，上怒，撲之殿庭，杖於朝堂而死。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廢而殺之。裴耀卿諫刺史犯贓免死決杖。以方隅底定，減兵防額，募人長充邊軍。選宗子才者授臺省。徐嶠奏斷死刑五十八。鵲巢大理獄樹，百官表賀。賜李林甫、牛仙客爵國公。新律令格式成。和糴東西畿，罷江淮所運租。[illegible]自是不復幸東都。王璵以祠祭干時，請立青帝壇，祈禳或焚紙錢。宋璟薨。武惠妃薨。毀明堂上層。租庸調悉用土物。

著雍攝提格 二己亥五戊辰七丁卯閏丙申十乙丑十二甲子朔八二日秋分本志九月丙申朔食亢九度

二十六 上迎春於東郊。以所募長征兵向足，罷鎮兵不復遣，在彼者聽還。里別置學。置宥州，處六州降胡。吐蕃寇河西，崔希逸破之。杜希望擊吐蕃，拔新城，置威戎軍。崔希逸以失信吐蕃，愧恨而卒。李林甫欲立壽王瑁爲太子，高力士勸上立忠王璵，從之。突騎施莫賀達干殺蘇祿。都摩度立吐火仙。[illegible]太子請易中嚴外辦及紗袍。[illegible]勃海王武藝卒，子欽茂立。[illegible]皮邏閣合六詔爲一，封雲南王。京都路中作行宮千餘間。置龍武軍。齊澣移漕路於京口，江北穿伊婁。

屠維單閼 二癸亥四壬戌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本志

二十七 榮王琬按行隴西。加聖文尊號。非昏喪卜擇，禁諸術數。張守珪、蕭嵩皆坐賂牛仙童貶。蓋嘉運大破突騎施於碎葉城，獲吐火仙及黑姓可汗爾微，使莫賀達干討其衆。吐蕃寇白草、安人軍，蕭炅擊破之。追謚孔子文宣王，七十子皆追贈公侯伯。處木昆等請隸安西。以

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
章仇兼瓊鎮劍南。通計神仙之年。

上章執徐（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十甲寅十二癸丑朔 本志三月丁亥朔食婁三度）
二十八 張九齡卒。章仇兼瓊克安戎城。以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裴耀卿謂蓋嘉運言氣矜誇必無功。幽州破奚契丹。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不克。莫賀達干叛而復降。吐蕃請和不許。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口四千八百一十餘萬。米斛絹匹直錢不滿二百。行萬里不持兵。

重光大荒落（三壬午四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朔 閏四五一日夏至）
二十九 令諸州賑給不待奏報。上夢玄元得其像。吐蕃寇安仁軍。臧希液擊破之。突厥判闕殺登利。國大亂。骨咄自立爲可汗。安祿山以賂結上左右始有寵。張利貞薦爲平盧軍使。邠王守禮貪鄙知陰晴。寧王憲薨。謚曰讓皇帝。吐蕃陷石堡城。

玄黓敦牂（正丁未三丙午四乙亥六甲戌七癸卯十壬申朔 本志七月癸卯朔食張五度）
天寶元 赦改元。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宿兵四十九萬。田同秀言玄元錫寶符。李齊物穿三門渠。加天寶尊號。享玄元廟太廟。祀天地赦。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韋堅王鉷以利自進。諸使奪百司權。李林甫構盧絢嚴挺之。納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莫賀達干殺之。都摩度降。以爲三姓葉護。牛仙客薨。李適之爲相。拔悉蜜回紇葛邏祿共攻突厥骨咄殺之。立拔悉蜜爲可汗。回紇葛邏祿爲左右葉護。突厥立烏蘇可汗。王忠嗣與三部共擊之。烏蘇走。突厥餘衆多降。護密王頡吉里匐降。皇甫惟明王倕連破吐蕃。天下戶八百五十餘萬。口四千八百九十萬。回紇骨力裴羅入貢賜爵奉義王。

昭陽協洽（正辛丑四庚午五己亥七戊戌八丁卯十丙寅朔）
二 安祿山入朝寵待益厚。言選部不公。苗晉卿等坐貶。追尊玄元父及皐繇涼武昭王。韋堅開廣運潭。皇甫惟明破吐蕃洪濟城。楊慎矜畏李林甫不敢受中丞。

閼逢涒灘（二乙丑四甲午五癸亥七壬戌八辛卯十一庚申朔 閏二三一日穀雨）
三 改年曰載。太子改名亨。安祿山兼領范陽。李林甫裴寬席建侯皆譽之。其寵益固。裴敦復破吳令光。夫蒙靈詧斬莫賀達干。立伊里底密施可汗。拔悉蜜斬突厥烏蘇。突厥立白眉可汗。王忠嗣擊突厥至薩河內山。破左廂十一部。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立回紇懷仁可汗。懷仁統十一部。蘇嘉慶請置九宮神壇。貶裴寬。上納壽王妃楊氏於後宮。上祀九宮。赦。寬丁中。高力士謂大柄假人誰敢復議。

旃蒙作噩（正己未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
四 上謂黃素飛升天空語留藥。懷仁殺白眉。北邊晏然。回紇盡據突厥故地。王忠嗣以安邊爲務。不求中國以邀功。見可勝乃興師。故出必有成。貶裴敦復。李林甫發兵部姦利。吉溫能使仇讎更成親昵。溫與羅希奭治獄。謂之羅鉗吉網。上立楊貴妃。鮮于仲通薦楊釗於章仇兼瓊。使結內援。李林甫罷韋堅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安祿山數掠奚契丹。奚契丹叛。皇甫惟明敗於石堡。褚詡死。祿山奏夢李靖李勣。立廟生芝。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民得復除。徵償更多。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上賞楊釗樗蒲曰好度支郎。

柔兆閹茂（正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己卯十一戊寅朔 閏十十一二日冬至 本志五月壬子朔食畢十六度）
五 李林甫以金鑛賣李適之。韋堅與皇甫惟明相見於道士房。林甫譖云謀立太子。坐貶。王忠嗣高價市胡馬。忠嗣杖四節制萬里。屢破吐蕃吐谷渾。立奚王娑固契丹王楷落。初以四孟祀天地九宮。李適之罷相。陳希烈代之。給唯諾而已。初令貶官者日行十驛以上。張九章王翼以獻貢妃物美遷官。妃以忤旨歸第。上不樂。高力士復迎還。韋堅再貶。連坐者數十人。杜良娣姊夫柳勣等坐連結黨友杖死。貶王琚。

強圉大淵獻（正丁丑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
六 林甫使羅希奭等殺李邕裴敦復皇甫惟明韋堅李適之王琚等。廣諸用戒選以缺折。上合祭天地。除絞斬刑。李林甫賀野無遺賢。安祿山以巧諂得幸。王忠嗣言祿山必反。忠嗣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可克。所得不如所亡。李光弼請出師數萬而無重賞。是沮董延光之謀。忠嗣謂石堡得之未必制敵。不得無損於國。吾終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李林甫譖忠嗣謀立太子。楊慎矜用史敬忠言買山莊避亂。被桎梏[illegible]嘉血。卒以是及禍。李林甫王鉷共譖慎矜謀復祖業。兄弟同賜死。哥舒翰涕泣隨上

卷第二百一十五

自十二月

訴王忠嗣冤。忠嗣得不死。李林甫屢起大獄欲危東宮。賴太子仁孝謹靜得免。繚會昌羅城置百司。上悉以歲貢賜林甫。李岫謂林甫恐求爲役夫不得。林甫出則騶從數百步。處則牆置板地甃石。牀屢徙。高仙芝拔吐蕃連雲堡。虜小勃律王。仙芝爲河西節度。謂仇人吾既言之則無事矣。封常清杖殺仙芝乳母子。仙芝不言。常清亦不謝。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用寒俊胡人。卒成祿山之禍。

著雍困敦（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七 太子呼高力士爲兄。諸王公主呼翁。李林甫等皆因高力士以進。上加尊號曰應道。赦。楊釗領十五使。封韓虢秦三夫人。玉真公主不敢就位。五家請託峻於制敕。貨賂盈門。虢國奪韋嗣立宅。玄元降於朝元閣。改縣曰昭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

屠維赤奮若（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閏六癸亥十壬辰十一辛卯朔 閏六七一日處暑 又先去）
八 楊釗糶變天下倉粟市輕貨實左藏。上帥羣臣觀之。趙奉璋告李林甫。林甫以爲妖言杖殺之。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承平既久。猛將精兵聚於西北邊。而中國無武備。李渾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求得之。乃加聖祖號及諸帝后謚。哥舒翰拔石堡。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爲神武軍。置深寧都護。上謁太清宮。赦。上加尊號曰天地大寶。禘祫於太清宮。立突騎施移撥爲可汗。護密王請留宿衛。吐火羅乞討朅師。

上章攝提格（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六丁巳九丙戌朔 本志八月五星聚于尾箕熒惑先至而）
九 羣臣請封西嶽許之。楊妃忤旨送歸獻髮復召入。高仙芝破朅師立其王素迦。嶽祠災罷封西嶽。吉溫叛李林甫附楊釗。逐蕭炅宋渾。爵安祿山東平王。安祿山兼河北采訪。朔方軍士毆判官張齊丘坐左遷。崔昌請承周漢廢周隋。從之。王玄翼言見玄元授妙寶真符。安祿山入獻奚俘。楊釗請張易之復官爵。釗更名國忠。王難得破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高仙芝滅石國虜其王。南詔王閣羅鳳反陷雲南殺張虔陀。

重光單閼（正乙酉三甲申四癸丑六壬子七辛巳九庚辰朔）
十 上祀太清宮太廟南郊。赦。楊氏奴與廣平公主爭道。鞭及公主衣。駙馬程昌裔坐免官。上爲安祿山起第。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貴妃以羅綳褁祿兒。安祿山兼領河東。以吉溫爲留後。祿山畏懼李林甫。祿山潛謀作亂。畜曳落河八千餘人。戰馬數萬匹。以張通儒等爲腹心。鮮于仲通討閣羅鳳。大敗於瀘南。楊國忠大發兵討雲南。先取高勳。百姓愁怨。高仙芝擊大食敗於怛羅斯城。段秀實勸李嗣業。武庫火。安祿山將兵六萬討契丹。大敗以身免。楊國忠領劍南。

玄黓執徐（正己酉三[illegible]小滿）
十一 [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三壬寅四辛未六庚午九己巳十戊辰二丁卯朔）
十二 [illegible]

閼逢敦牂（四丙戌六乙丑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十二辛卯朔 閏[illegible]大雪 本志六月乙丑朔食東井十九度幾既 五月熒惑守[illegible]）
十三 楊國忠言安祿山必反。召之必不來。上召之而來。[illegible]

以後卷第二百一十六

卷第二百一

心五旬餘

力士言陛下以權假宰相臣何敢言　楊國忠諷韋陟貶吉溫　天下郡三百二十一戶九百餘萬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

旃蒙協洽（正庚申四己丑七戊午八丁亥十一丙辰十二乙酉朔本志二月熒惑太白鬬于畢昴井鬼間至四月乃伏）

十四

蘇毗悉諾邏來降　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　楊國忠韋見素以爲必反請以平章事召詣京師使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三鎮　上遣輔璆琳往察之璆琳受賂還言其忠事遂寢　哥舒翰得疾家居　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楊國忠殺祿山客李超等　上召祿山辭疾不至　祿山請多獻馬　上始疑之撲殺輔璆琳　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反於范陽衆十五萬以誅楊國忠爲名　祿山令將卒異言者族　海內久承平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　河北州縣瓦解守令皆降或死　何千年等劫楊光翽於太原　東受降城告變　上猶不信　楊國忠謂不旬日傳首行在　封常清請挑馬箠度河取其首　上令常清至東京募兵禦之　祿山使顏杲卿守恆山　上還宮　誅安慶宗　命張介然等東討　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　募天武兵得十一萬　高仙芝將兵屯陝　安祿山度河陷靈昌陳留介然死　殺降卒近萬人　上下制親征　顏眞卿起兵平原　祿山陷滎陽　封常清敗於武牢　祿山陷東京李憕盧奕死之　封常清說高仙芝棄陝守潼關　吳王祇李隨等皆起兵討祿山　制以太子監國　楊國忠懼使貴妃銜土請命上乃止　顏眞卿斬段子光傳李憕等首　景城饒陽河間博平皆起兵推眞卿主盟　斬封常清高仙芝　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屯潼關　翰病廢諸將爭長士無鬭志　郭子儀拔靜邊軍破高秀巖　薛忠義圍雲中　顏杲卿殺李欽湊通井陘路擒何千年高邈　千年謂祿山不用己策致敗勸杲卿解饒陽圍　河北歸朝廷者十七郡　賈循欲以范陽歸國不克而死　祿山將攻潼關至新安而還　吐蕃贊普乞黎蘇卒子娑悉立

柔兆涒灘（二甲寅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本志十月辛巳朔食既在氐十度五月熒惑鎮同在虛危中）

唐肅宗（孝）至德元

祿山稱燕帝　李隨至睢陽　衛王栖曜拔濟陰　王承業竊顏杲卿功　史思明蔡希德攻常山承業不救城遂陷　祿山殺顏杲卿袁履謙　河北諸郡復爲賊守　命郭子儀李光弼將兵取河北　命魯炅將兵屯葉北　安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李光弼克常山　安思義勸光弼移軍入城預爲禦備　史思明引兵攻常山光弼擊破之　思明退據九門　張巡起兵眞源進取雍丘敗令狐潮　哥舒翰誣安思順兄弟殺之　吳王祇破謝元同　李崿說顏眞卿以平原清河兵擊魏郡拔之走袁知泰　賀蘭進明起兵北海 [illegible]

十七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一十八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一十

強圉作噩（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閏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九一日霜降本志四月壬寅歲熒惑太白辰聚于鶉首罰星先去而歲留八月太白芒燃掩歲星于稱火十二月歲犯軒轅大星）

二

[illegible]

交　上皇命上及永王璘等分領諸道節度都使以討賊　安祿山殺妃主以祭慶宗　上皇至巴西相崔渙　上得李泌事無大小皆咨之　同羅叛祿山歸朔方　賊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賊遣使招誘河隴郭英乂斬之　崔光遠逃歸靈武　段秀實勸李嗣業入援　改扶風爲鳳翔　上皇至成都　張巡斬六大將請降賊者　巡縛藁人取矢已而縋人斫營　雷萬春面中六矢不動　王傅欲降賊諸將殺之　使宗仙運迎爲承恩鎮常山承恩不從　史思明攻九門敗走　顏眞卿來表且宣布赦書　郭子儀等至靈武璵李光弼皆爲相　光弼斬崔衆　回紇吐蕃請助國討賊　上皇敕使第五琦督江淮租庸　史思明陷九門　張巡破李庭望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始稱誥命　韋見素等奉寶册詣靈武　史思明陷藁城 [illegible]

九

自九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

江淮保障不可弃去　尹子奇陷睢陽　巡使諸將各以其意教戰　張通儒等退保陝　嚴莊引兵就之凡十五萬　郭子儀與回紇大破莊等於新店　莊等與安慶緒弃洛陽走　廣平王俶入東京　回紇大掠三日　上皇誥許還京　李泌歸衡山　上發鳳翔　郭子儀取河陽河內　嚴莊降　陳留人殺尹子奇　上入西京　安慶緒保鄴改元天成　蔡希德田承嗣等歸之軍勢復振　陳希烈等下獄　甄濟詐疾不污祿山父子　葉護還國　廣平王俶郭子儀還自東京　上謂子儀吾有國家由卿再造　河南河東郡縣皆平　以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給回紇絹二萬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皇至鳳翔留甲兵　上迎上皇於望賢宮　釋黃袍捧足誓驥習馬執鞚前引　上皇居興慶宮　李峴與呂諲崔器共治陷賊官惟峴獨寬平　赦　立楚王俶　郭子儀爲司徒李光弼爲司空　驥賜李鐖等　置南京西京中京　張良娣爲淑妃　立諸子爲王　李翰表論張巡　上始受傳國寶　史思明收夷蠶河六州胡之樂　耿仁智烏承恩勸思明歸國　思明執安守忠以十三郡兵八萬降　以思明爲歸義王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　呂諲崔器處陷賊官皆死李峴以爲太深非開自新之路乃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賜陳希烈等自盡餘皆杖流貶降　故韋妃薨　置神武英武軍

著雍閹茂
（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二己亥朔本志四月癸歲鎮太白聚于營室）

乾元元

上辭大聖尊號上皇不許　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停檢括使　能元皓降　赦復以載爲年　以王玄志鎮平盧　徙楚王俶爲成王　立張后　王惟貝謀殺李嗣業不克而死　安慶緒族叛者盟羣臣人心益離　慶緒寇河內不克　新主入太廟　上享廟因祀上帝赦　罷采訪黜陟使　張鎬言史思明許叔冀必叛坐罷相　李撥定嗣　立成王俶爲太子　崔圓李麟罷相　王璵以鬼道進　褒贈顏杲卿　顏泉明振贖親故　立太一壇　左罷斬妖巫　行韓穎曆　赦陷賊官　貶房琯劉秩嚴武　李光弼使烏承恩殺史思明不克思明由是復叛　耿仁智改表思明殺之　鑄乾元重寶錢　以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　漢中王瑀責可汗坐受冊命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　回紇遣骨啜特勒助討安慶緒　王仲昇斬拓跋戊德　安慶緒以讒殺蔡希德　命九節度討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大食波斯破廣州　太子更名豫　初以太錄賜百官六軍　郭子儀破安太清於獲嘉又破安慶緒於衛州又破之於愁思岡進圍鄴　慶緒讓位於史思明以求救　上皇幸華清宮　崔光遠拔魏州　羣臣上乾元皇號　史思明陷魏州崔光遠走　王志玄卒李懷玉殺志玄之子立侯希逸　初令中使就授旌節　吐蕃陷河源

屠維大淵獻
（二戊戌三丁卯五丙寅六乙未八甲午十二癸巳朔本志正月癸未歲蝕月）

二

史思明稱大聖燕王改元順天　李光弼欲擊思明於魏州魚朝恩沮之　上祀九宮貴神　耕籍田　李嗣業薨　李揆諫加皇后尊號　后與李輔國表裏干政事上不悅而無如之何　九節度圍鄴城無統帥史思明先抄糧運樵采士皆饑疲　戰於安陽河北兩軍驚潰　郭子儀退屯河陽　諸節度各潰歸本鎮　李光弼王思禮得全軍以歸　張用濟請守河陽　諸將請罪上皆不問　安慶緒得諸軍餘糧欲更拒思明思明誘而殺之州縣及兵悉歸思明　回紇骨啜特勒奔歸西京　呂諲爲相　苗晉卿王璵罷　李峴李揆第五琦爲相　李揆諫以羽林代金吾警夜　李輔國專掌禁兵威分天下畢稱制勅李峴言其專橫變改所行輔國乃請解行軍帝不許　側華驛政　會靈卒　史思明自稱應天皇帝　回紇毗伽卒子登里立　李峴嵩毛若虛鞫獄不直罷相　韓擇木謂峴非專權策之張益聖偽　魚朝恩毀郭子儀上以李光弼代之以趙王係爲元帥　張用濟謀逐光弼請子儀光弼斬之　張光嚴以馬救王思禮將辛雲京始言之　以僕固懷恩爲大寧郡王　康楚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　寧國公主自回紇歸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張嘉延破荊州　鑄重輪錢一當五十　初給京官俸　命崔光遠等討荊襄　史思明將兵濟河取汴州　李光弼弃東京守河陽　思明入洛陽屯白馬寺　又陷鄭滑　上欲親征羣臣諫而止　白孝德擒劉龍仙　李光弼誘賊戰馬以鐵乂拒賊船飛石擊之　光弼使雍希顥守野水欄降李日越高庭暉　思明復攻河陽　董秦來降　荔非元禮破周摯於中潬　光弼又破之於北城　蜀豐反　韋倫殺康楚元擒之　貶第五琦　李歸仁寇陝　衛伯玉擊卻之

卷第二百二十一

上章困敦
（三壬戌四辛卯五庚寅六己未八戊午十一丁亥朔閏四五一日夏至本志八月己酉太白犯進賢八月無己酉疑觀十二月癸未歲摻房）

上元元

李光弼爲太尉　子觀王第曜同四鎮節度　黨項擾邊鄙逼京畿　命郭子儀領邠寧以鎮之　李光弼攻懷州敗史思明於以上　第五琦流夷州　蒲州爲河中　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　張維瑾曹玠殺史翽據襄州反　韋倫不謁李輔國罷節制　來瑱降張維瑾等　王恩檀始以三公不爲宰相　赦改元　罷中下祀　苗晉卿爲相比胡廣　呂諲坐罷官官罷　劉晏爲度支置鑄等使　桂州破西原賊　崔光遠破羌運　行三品錢米斗七千人相食　始令重稜錢一當三十　興王佋薨　太子以恭魂敢容　李輔國言高力士等謀爲不利矯命徙上皇於西內竄逐力士等上皇由是不懌成疾　上欲誅輔國畏其握兵而不決　衛伯玉爲神策節度　贈興王佋恭懿太子　置南都於荊州　命郭子儀自朔方取范陽蕭定河北魚朝恩沮之　邢延恩請以劉展爲江淮都統因而除之展知其謀以宋州兵赴鎮破鄧景山李晅侯令儀遂據揚州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　黨項寇樊原華原　李藏用收晅餘兵保縣州　劉展陷官李懷晅弃洪州　湖李藏用退保杭州　屈突孝標陷濠楚　王暅陷舒和滁廬　鄧景山求救於田神功許賂以淮南金帛子女　神功以平盧兵南下敗展於都梁山遂京揚州大掠　展走度江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重光赤奮若（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七癸未九壬午十二辛亥朔　本志七月癸未朔食既大星皆見在張四度）

唐肅宗上元二（張景超攻杭州敗李藏用兵　田神功濟江擊劉展　賈隱林破展於下蜀斬之　楊惠元破王暅於淮南）

張景超走　平盧兵掠浙西十餘日　奴剌党項寇寶雞鳳州　新羅王薨入朝宿衛　魚朝恩言史思明將士離心可取　上趣李光弼等攻東京　光弼等敗於邙山棄河陽懷州奔閿鄉　李揆貶袁州　蕭華入相　史思明愛少子朝清欲殺其長子朝義以朝清爲嗣　朝義將駱悅等弒思明立朝義改元顯聖殺朝清於范陽　朱融等謀奉岐王珍作亂誅　裴遵慶爲相　段子璋反據綿州自稱梁王　李唐謂上皇亦思見陛下　崔光遠李奐克綿州[illegible]殺子璋　復以李光弼爲副元帥鎮臨淮　李輔國求宰相裴冕沮之　去尊號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赦停五京　初令舉自代官　孫待封不肯誣李藏用以脫死　劉晏貶通州元載代掌財利　衛伯玉拔永寧　上祀圜丘　侯希逸引兵南

卷第二百二十二

玄黓攝提格（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八丁未十丙午十二乙巳朔）

寶應元（追尊太子瑛爲奉天皇帝　李光弼拔許州　侯希逸自青州度河　元載徵八年租調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　復置五都　管崇嗣放散太原軍糧鄧景山治之軍亂殺景山立辛雲京　絳州糧盡李國貞奏未報王元振殺國貞　王仲昇與謝欽讓戰申州爲欽讓所虜　郭子儀）

鎮絳州　裴茂譖來瑱從淮西　赦　奴剌寇梁州逐李勉　党項寇奉天　李輔國罷蕭華以元載爲相　崔侁奏尼真如登天得鎮國寶十三枚　上皇崩　命太子監國　改元歲首月數皆如舊　張后令太子誅李輔國程元振太子不可更令越王係誅之輔國以兵衛太子於飛龍廄勒兵三殿收后及係　上崩　太子即位　李輔國謂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上尊之爲尙父事無大小皆咨之　郭子儀誅王元振由是河東諸鎮將奉法　李輔國爲司空中書令　侯希逸爲青州節度始有平盧之號　追尊吳太后　[illegible]蕭華　乾元錢皆當一　史朝義圍宋州　諸將勸李光弼保揚州　光弼直趣徐州　朝義遁去　田神功衛[illegible]等憚光弼威名皆順附　赦　上復以來瑱鎮襄州　程元振勸上罷李輔國行軍司馬以元振代之尋又罷輔國中書令　裴茂受諸敕[illegible]來瑱[illegible]至則[illegible]　儀爲朔方等道副元帥[illegible]　瑒會諸節度圍之[illegible]天地　[illegible]盜殺李輔國[illegible]　回紇暴掠[illegible]於橫水大敗[illegible]　僕固瑒破史朝義於下博[illegible]

昭陽單閼（一甲戌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十二庚午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唐代宗廣德元（劉晏爲相）

程元振譖來瑱殺之[illegible]懼　史朝義[illegible]守莫州歸范陽[illegible]承嗣以城降　僕固瑒等追敗朝義於歸義　李懷仙以范陽降　朝義將奔契丹追兵及之自殺傳首　僕固懷恩[illegible]薛嵩田承嗣李懷仙分帥河北　回紇登里還國[illegible]不敢爲暴　梁崇義自據襄陽上即

自七月

用爲留後　葬玄宗肅宗　李光弼遣兵擒袁晁浙東平　羣臣三表請立太子　分河北諸州隸藩鎮　楊綰實至請舉孝廉秀才罷明經進士　田承嗣籍管內丁壯皆爲兵　李懷讓爲程元振所譖自殺　上加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赦改元　册回紇可汗可敦　楊綰上貢舉條目事竟不行　吐蕃盡陷河隴及秦成渭州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　僕固懷恩與辛雲京有隙　雲京與駱奉先奏其謀反　懷恩請誅二人　上兩解之　懷恩始貳　懷恩上書怨訴　上遣裴遵慶慰諭懷恩使入朝　范志誠止之曰入則爲來瑱矣　吐蕃陷涇州　程元振不以聞　過邠州上乃知之　以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　吐蕃已度渭掠南山下　呂月將與吐蕃戰敗沒　上幸陝　郭子儀自咸陽歸　[illegible]豐王珙等送行在　上至華州　魚朝恩以神策軍來迎　賜豐王珙死　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　苗晉卿閉口不言　上至陝　郭子儀如商州收兵　上徵皆行在　子儀請收長安曰臣出藍田虜必不敢東向　段秀實說白孝德赴難　子儀使長孫全緒出韓公堆張疑兵　殿仲卿以輕騎度滻水　王甫入城夜鼓驚吐蕃遁遺　李日越斬高暉　柳伉請斬程元振　上削元振官爵　郭子儀入長安誅王甫等　呂太一掠廣州　吐蕃圍鳳翔馬璘拒卻之　顏真卿謂元載朝廷豈堪相公再壞　上還長安　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　罷苗晉卿裴遵慶相李峴　元載與董秀卓英倩探上旨　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　程元振私入長安　吐蕃陷松維保州

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三

閼逢執徐（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

二（放程元振于江陵　顏真卿請以郭子儀代僕固懷恩　李抱真亦言之　初以祖宗分配上帝　立太子适　以薛景仙爲五谷防禦　僕固懷恩使子瑒攻太原不克遂圍榆次　以郭子儀爲河東副元帥鎮河中）

李峴相王縉杜鴻漸　郭子儀領朔方　上祀圜丘　白玉焦暉殺僕固瑒　僕固懷恩奔靈武　懷恩殺渾釋之及張韶　上自愧信不及人致功臣顛越　厚遇懷恩母　郭子儀如汾州　劉晏復與汴水歲運江淮數十萬石米給關中　庶世涇運推晏爲首　李國臣號党項於靈城　行五紀曆　罷孝弟力田童子科　郭子儀以四方相平諸道節度兵耗蠹百姓請罷之自河中始　上止罷河中　上招諭僕固懷恩不從　稅青苗給俸　李光弼薨　王縉都統河南行營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　命郭子儀鎮奉天　子儀謂朔方兵不忍以鋒刃相向　河中鎮兵剽掠　嚴武拔當狗　關中饑　吐蕃至邠州　白孝德[illegible]城　嚴武拔鹽川　僕固懷恩以吐蕃逼奉天　郭子儀堅壁虜不戰而退　吐蕃攻邠州不克而遁　楊志烈以河西兵攻靈武　懷恩至永壽而還　郭晞卒踐騷段秀實斬之　李抱玉破五谷戰　加郭子儀尙書令不受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于闐王勝願宿衛以國讓其弟

旃蒙大荒落（正癸巳三壬辰六辛酉九庚寅十己未十一戊午朔閏十十二日冬至）

永泰元（改元赦　李抱真教澤潞民成精兵　獨孤及請減諸道兵以寬）

賦　[illegible]謂陛下不先問民疾苦[illegible]　李正己逐淄青帥侯希逸[illegible]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　懷恩死鳴沙　上不言懷恩反　上自屯苑中　魚朝恩大索[illegible]　曰數使反邪　吐蕃大掠而去　邠州遇回紇復同入寇　郭子儀[illegible]　白元光與回紇破吐蕃於靈臺　僕固名臣降之　党項請降　入朝　路嗣恭鎮朔方[illegible]河西　旰不勝　旰遂擊成都殺英乂　[illegible]

柔兆敦牂（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午朔）

大曆元（劉晏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光聚無賴數萬留漕米劫貢）

獻　[illegible]　謂上自掩耳目　又請[illegible]恩自謂才兼文武[illegible]又謂如此陛下所聞[illegible]事不過三　數人又陛下見無言者以天下爲無[illegible]　不敢明言先自宰相　命楊濟修好吐蕃　以杜鴻漸劍南平蜀亂　貴殺能持彊而詒者　秀實謂罪若可殺何以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　旰敗張獻誠於梓州　楊休明徙鎮沙州　魚朝恩請[illegible]宰相　崔旰[illegible]

自閏十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四

車辭厚禮迎杜鴻漸入成都鴻漸悉以軍府事委旰因以節制讓之上不得已從之　常袞諫以魚朝恩判國子監　黎幹穿漕渠　常袞諫受諸節度獻壽曰彼非男耕女織得之　民苦什一法重罷之　赦改元　周智光殺張志斌又殺舉選人　加智光僕射受詔慢罵　郭子儀躬耕以足軍食　陳少遊得桂管賂董秀元仲武改宣歙

彊圉協洽（二辛巳四庚辰五己酉七戊申十一丁未朔　本志七月癸亥熒惑入氐　乙丑鎮犯水位　乙亥歲犯司怪　九月戊申歲守東井　乙丑熒惑犯南斗　十二月丁丑犯壘壁）

二　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　華州牙將姚懷等斬智光傳首　分劍南置東川　郭曖稱我父薄天子不爲　杜鴻漸入朝　以崔旰杜濟爲東西川節度　高郢諫造章敬寺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　三宰相勸上奉佛　李抱玉固辭僕射　吐蕃圍靈州遊騎至宜祿郭子儀屯奉天　山獠陷桂州　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　盜發郭子儀父冢子儀以爲天譴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著雍涒灘（正丙午三乙巳四甲戌六癸酉七壬申十辛丑朔　本志三月乙巳朔食奎十一度　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　九月壬申歲入輿鬼　丁丑熒惑入太微二旬而出　己卯太白犯左執法）

三　郭子儀謂諸子皆奴材　立獨孤貴妃　崔旰入朝　上召李泌於衡山置之蓬萊書院　上令泌飲食結昏　上思齊王倓中興之功追謚承天皇帝　楊子琳襲陷成都　遣崔寧歸鎮　朱希彩朱泚朱滔殺李懷仙　李寶臣討朱希彩不克　以王縉領幽州　希彩爲留後　崔寧妾任氏擊走楊子琳　王縉至幽州勞軍而還　蕭昕諭回紇　吐蕃寇靈武又寇邠州馬璘擊破之　辛雲京薨　郭子儀屯奉天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屠定秦堡吐蕃解去　李岵殺姚奭　徙馬璘鎮涇州郭子儀鎮邠州以備吐蕃　段秀實移更轡不救火誅王童之　張萬福破許杲辭將士賞

屠維作噩（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六丁酉七丙寅十乙未朔　本志二月壬寅熒惑守房上相　三月壬午逆行入氐中　是月鎮犯輿鬼　七月戊辰熒惑犯天相　九月丁卯犯婁星）

四　郭子儀不疑魚朝恩害己　以好畤麟遊普潤隸神策軍　楊子琳引兵下江據夔州詔以爲峽州刺史　以僕固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　董晉謂回紇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非我誰使之　郭子儀自河中遷邠州　吐蕃寇靈州　王縉誅王無縱等河東軍府始定　郭子儀救靈州至慶州　杜鴻漸薨　裴冕爲相薨

上章閹茂（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七辛酉八庚寅十己丑朔　本志二月乙巳歲入軒轅　六月庚戌太白入東井）

五　魚朝恩專恣上使元載謀誅之　李抱玉徙盩厔軍士掠鳳翔　殺魚朝恩而隱之　罷度支及關內轉運等使使宰相領之　元載以楊綰爲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　丈人以載一名得千縑　臧玠殺崔灌　命涇原馬璘兼鄭潁　賜劉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　元載驕橫上始惡之　載出李泌於江西

重光大淵獻（二戊子四丁巳五丙戌七乙酉八甲寅十癸丑朔　本志八月甲戌熒惑犯鄭星　九月壬辰犯哭星　庚子犯泣星　十月己巳犯壘壁）

六　李抱玉讓山南西道　王翃擒梁崇牽克復容州又與李勉斬馮崇道朱濟時嶺南始平　楊子琳入朝　李少良言元載陰事坐死　上厭元載以李栖筠爲大夫　韓滉判度支國用始充

玄黓困敦（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一丁丑朔　本志二月己巳熒惑犯天街　四月丁巳入東井　辛未歲犯左角）

七　回紇掠子女犯宮門上諭止之　赦　回紇辱長安令邵說　李懷瑗殺朱希彩　朱滔立其兄泚爲留後

昭陽赤奮若（四丙午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十二辛未朔閏十一　十二一日大寒　本志四月癸丑歲掩房　甲寅熒惑入壘壁　五月庚辰入羽林　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　七月己丑太白入太微　十月庚午入氐中　十一月癸未入房　閏十一月壬寅太白辰合于危）

八　薛嵩薨子平讓帥於叔崿　令狐彰薨舉李勉自代遣子歸東都　貶徐浩薛邕　鄭王邈薨　回紇遣使賣馬送之東千乘　吐蕃寇靈武　朱泚遣弟滔防秋　哥舒晃反據嶺南殺呂崇賁　郇模哭市　田承嗣毀安史父子祠加平章　吐蕃寇涇邠敗渾瑊於宜祿馬璘於鹽倉李國臣擣其後乃還　元載請城原州隴右河西　郭子儀請輸一歲俸市回紇馬

閼逢攝提格（二庚午四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　本志三月丁未熒惑入東井　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　九月辛丑入南斗　甲子熒惑入氐　十月戊子歲入南斗）

九　田神功薨　楊猷擅至鄂復郢州　徐州逐刺史　汴宋防秋者潰歸　郭子儀請發諸道兵禦吐蕃　以公主妻田承嗣子承嗣益驕　以楊猷爲隴右兵馬使　郭子儀流涕論邊事　赦　楊猷入朝　馬璘求宰相以爲僕射　朱泚自請防秋　僧不空卒贈司空　黎幹與巫覡更舞　朱泚欲輿尸入朝　回紇白晝殺人不問　命郭子儀等分統諸道防秋兵

旃蒙單閼（正乙未三甲午四癸亥七壬辰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本志十一月辛酉朔食氐十一度　正月甲寅歲熒惑合于南斗　二月庚戌熒惑入壘壁　四月甲子入羽林　七月庚辰太白辰合于柳　七月無庚辰疑誤）

十　裴志清逐薛崿以衆歸田承嗣　承嗣襲取相州　朱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留後　田承嗣取洺州　崔寧破吐蕃於西山　詔諸道兵逃亡毋得擅召募　田承嗣殺薛雄盡據相衛四州　封皇子述等爲王　以李承昭知昭義　河陽軍亂逐常休明　陝州軍亂李國清徧拜將士得脫去　李忠臣以隸圍聚所掠物　李寶臣李正己請討田承嗣從之　磁州降　正己拔德州　李忠臣攻衛州　田承嗣圍冀州　李寶臣遣張孝忠救之承嗣遁去　承嗣謂東身歸朝　郭子儀以奏事不報爲親厚　盧子期寇磁州　回紇刺人腸出繫獄酋長劫之去　吐蕃寇臨涇及普潤李抱玉擊卻之　李寶臣李正己會棗強犒賞不均各解去　李忠臣亦釋衛州南渡河　寶臣朱滔攻滄州　吐蕃寇涇州馬璘擊卻之　朱泚出鎮奉天　李寶臣破盧子期擒之　田承嗣以甘言說李正己正己悅不進兵　馬承倩擲絹詬李寶臣寶臣始玩寇　承嗣以石讖藏寶臣境襲朱滔　獨孤貴妃薨贈貞懿皇后　吳希光以瀛州降　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　回紇寇夏州　上謂承嗣負朕百姓何罪不令禁靈

柔兆執徐（二己未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卯十二甲申朔）

十一　杜亞宣慰魏州　崔寧破吐蕃　上赦田承嗣罪聽入朝竟不至　增朔方戍兵備回紇　河陽軍亂冉庭蘭討定之　田神玉卒　李靈曜據汴宋不受留　田承嗣敗李勉　加朱泚平章事　命李忠臣等討李靈曜　李僧惠等降　李忠臣敗於鄭州欲遁淮西馬燧不可　忠臣等圍靈曜於汴州　田承嗣使田悅救靈曜忠臣等擊敗之　靈曜走擒之　馬燧不入汴州以功讓忠臣　馬璘薨段秀實治其喪不戮一人而軍府定

彊圉大荒落

（二癸未四壬午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　本志二月乙未鎮入氐中七月乙亥熒惑入東井）

十二　李抱玉薨　復田承嗣官爵不令入朝　誅元載及其妻子貶王縉括州　楊綰常袞爲相　郭子儀減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撤第舍　吳湊救楊炎等　崔寧破吐蕃　增京官俸　令諸使毋得擅召刺史及停務差攝　定諸州兵數　均節度使以下俸給　發元載祖墓毀家廟焚木主　卓英璘作亂孫道平討擒之　楊綰薨上謂天不欲朕致太平　鮮于叔明賜姓李　常袞辭賜饌　段秀實鎮涇原嚴東闕餘　吐蕃寇原州坊州　崔寧破吐蕃於望漢城　韓滉奏瑞鹽　吐蕃寇鹽夏長武　上謂縣令字人不損猶應言損　張獻恭破吐蕃於岷州　蔣鎮助韓滉賀瑞鹽　崔寧破吐蕃　李正己自青徙鄆據十五州富彊無比

著雍敦牂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朔）

十三　毀白渠碾磑　回紇寇太原李自良說鮑防勿與爭鋒不從而敗　吐蕃寇靈州　河中軍掠回紇使　吐蕃寇靈州　崔祐甫不賀貓鼠　吐蕃寇鹽慶　李寶臣復姓張　劉晏遷僕射仍領轉運三錢　李泌謂上含容元載太過使至大惡又謂路嗣恭新立大功不可以一般罪之　郭子儀殺張曇

屠維協洽

（正壬寅四辛未五庚子六己亥七戊辰九丁卯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本志七月戊辰朔食張四度十二月丙寅晦食危十二度）

十四　李泌爲澧州刺史　田承嗣薨以姪悅爲留後　淮西將李希烈逐李忠臣以希烈鎮蔡州　李勉鎮汴州　王翃誅淩正定河中　張寶臣復姓李　上崩德宗即位居喪食馬齒羹　常袞與崔祐甫換貶　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　祐甫謂平生未識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　省貢獻　罷樂工　以郭子儀爲尚父命李懷光常謙光渾瑊分其權任　詔天下勿上祥瑞及珍禽異獸　放馴象出宮女　淄青軍士曰明主出猶反乎　馬燧領河東教牧馬者爲騎士一年得罷兵三萬　黎幹劉忠翼賜死　罷韓滉度支命劉晏兼掌財賦　晏榷鹽當征賦太半　救　裴諝諫親治登聞訟　令狐峘諫山陵儉厚　立宣舒等七王　復置侍御官　杖邵光超　中使不敢受賄　崔祐甫留王駕鶴語令白琇珪視事　李正己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賜淄青將士　顏真卿請省祖宗謚　袁傪沮之　罷客省廩給　毀第舍踰制者　減服玩之寶　禁回紇諸胡華服　罷榷酒　上訪政事於張涉　楊炎喬琳爲相　歸吐蕃俘　沈既濟上選舉議欲令州府辟吏　曹王皋貶官以遷入貨　李懷光誅邠府五將　南詔閣羅鳳卒異牟尋立　吐蕃南詔寇西川上遣崔寧還鎮　楊炎以爲國家失外府十四年宜留寧議禁兵及幽州兵鎮二廣因內親兵於其腹中易以佗帥　裴諝奏郭子儀殺羊曰吾上尊天子下安大臣　葬代宗　上改嶲嫁楮午　喬琳罷相　上燾鎮張涉　楊炎以崔寧鎮朔方而置三留後　立太子誦　楊炎請出大盈金錢歸有司　關播參政本在求賢

上章涒灘

（二丙申四乙未五甲子七癸亥八壬辰十辛卯朔　本志十一月歲食天尸）

唐德宗（适）建中元（改元）

上尊號曰聖神文武赦　改賦斂雜目爲兩稅　楊炎譖劉晏謀動搖東宮罷其諸使悉以錢穀歸金部倉部　命黜陟使十一人分行天下　洪經綸罷田悅兵使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專政務復恩讎　炎欲復原州浚陵陽渠段秀實嚴郢以爲不可　李懷光兼領涇原　劉晏貶忠州　劉文喜據涇州不受詔以朱泚代李懷光　李忠臣謂先生以之財犯法非其過也　復使韓洄杜佑領度支轉運　劉文喜求救於吐蕃　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　吐蕃以上歸其等大喜進使隨韋倫請和　上又歸蜀俘以示威信　上不受貢獻　楊炎請自與吐蕃絲載審令上畫可　羣臣請赦劉文喜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上不與文喜節而給將士春服　劉海賓殺文喜傳首　原州不果城　城奉天　九姓胡說回紇登里入寇　頓莫賀殺登里自立求請冊命　曹王皋說降王國良　遣尋沈太后　庾準與楊炎共譖劉晏殺之　國用倚辦於晏　晏謂士名重於利吏利重於名　晏屬官居數十里外如在目前　晏以冗官康權賞不使治職事　晏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晏以平糴及時救民不待困弊然後賑施　晏專用榷鹽充軍國用　晏造船每艘給千緡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張光晟殺回紇突董等九百餘人　以姚令言爲涇原留後　上曰但不妨公篝人則沒安尙時日　弍下不接職吏二十年蘇邕以職得罪州縣始畏朝與　宦官武將嚾衛引文臣上心始疑　以睦王爲迎太后使　待制官外加糴業使二人　初令公主拜舅姑　以從妹聟改縣主壻日　嫁縣主老未嫁者十一人　罷王淑妃　天下戶三百餘萬兵七十餘萬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六

重光作噩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　本志六月熒惑太白鬭于東井）

二　李寶臣薨　寶臣欲立子惟岳襲殺將而親信王武俊　召張孝忠不至曰猶公不入朝　惟岳求承襲田悅又爲之請上以爲賊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皆不許二人乃與李正己謀連兵拒命　田廷玠請先就死不忍見族滅　邵真請執正己使者送京師　谷從政勸惟岳使惟誠攝軍府身自入朝　順東乾言上欲東封李正己田悅皆發兵戍境上河南士民驚賊留分承平軍爲三節度以備之　高力士養女詐稱太后羣臣皆賀　郭子儀屛侍妾見盧杞　楊炎遣使諸蕃鎮自解誅劉晏聲上始有誅炎之志　盧杞爲相　振武軍殺彭令芳　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　楊惠元以帥令不飲酒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加崇義平章事數之　梁崇義不受詔上命李希烈討之　楊炎謂希烈無功猶倔強不法有功何以制之　張萬福發渦口船　郭子儀薨　子儀閱詔節日赦道故饑諸不行　田承嗣望拜　李豐躍衝送封弊　罷下爲王公頤指如懷韓　功謀天下而主不疑位稱人臣而衆不疾鵬寄極欲而人不非　北庭李元忠安西郭昕閒使表　楊炎罷相張鎰代之　爽貢光庭死事　田悅攻臨洺馬燧李抱真李晟擊破之　李正己薨子納求承襲不許　李希烈克襄陽斬梁崇義　張孝忠以易州降　李承謂李希烈有功之後必更傾朝廷用兵　承以死守真州　盧杞譖楊炎殺之　李洧以徐州降　上以永樂公主適田華不赦津失命　李納攻徐州劉洽等擊破之遂拔濮州　王涉以海州降　馬萬通以密州降　吐蕃求改敕書

玄黓閹茂

（閏正甲申三癸未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一己卯朔二日春分）

三　衛州詐降復叛　馬燧乏糧深入屯洹水與田悅戰破之　悅奔魏州嫌與李抱真按兵不進　悅自馬上投地　博州洺州降　邵真勸李惟岳入朝田悅使惡知斬真　朱滔張孝忠敗惟岳於束鹿　李忠謂滔言大難遂還軍義實　康日知以趙州降　惟岳使王武俊攻趙州　李納復取海密二州　王武俊還兵討李惟岳誅之　深州降朱滔　復榷酒　定州降山東幾平　以張孝忠爲易定節度王武俊爲恆冀觀深康日知爲深趙魏祭滄不得深州　武俊失滄定皆怨怒又恐朝廷既平魏博移兵伐之逃謀合兵救田悅　劉洽攻李納於濮陽納遣子弟入見請降上用宋鳳朝之言因之納降鄆州復叛　以李洧領徐海沂　李士真眭李納以傳燧來降朱滔留之　吐蕃歸所掠兵民　王武俊使子士眞攻州滔至劉悍條朱滔救田悅抱滄稅張孝忠同反不從駿李忠謂王武俊反履趙錢長東嘉士卒不從　孟以隸武僕舉兵　田悅汕蘇敗於御河上　借商　徵　安大擾　馬燧與李鄭真相失蛇欲引歸李歲長止之　貶蔡廷玉朱人使代劉治披擾賜　朱滔　續丸遺朱泚上召泚遣爲安私李　盧杞排張體　朱泚鎮鳳翔　杞杖殺敗紇從嚴鄭　杞始勸上歸綬刻　增稅錢及鹽鎰日至滔王武俊同救田悅　回紇欲殺源休既而津其　朱滔等與李懷光價　魏州懷光醜與之職　於懷山王武俊弓河絕　後懷光與馬燧同張李忠合勢解趙州圍掠等退保魏縣　以李希烈樂淄育討李納　李歲與運使　顏真卿諭盧杞先恆州　李孟秋反輔夏交討斬之　初分汴東西置棗闕湖南將佐得伊慎王中丞傳首以舌舐面血　崔漢衛自吐蕃歸　曹王闕播爲相節播奈何發口鍔許孟容　舉辯伊慎不叛使立功自願　盧杞引趙王李納稱齊王各置百欲言　朱滔稱冀王爲盟主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絕轉翰者由蔡水而上　官　李希烈從鎮許州與李納朱滔等交通汴水路造建中正元曆　朱滔等推李希烈爲天下都元帥建興王　徐承嗣

自六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七

昭陽大淵獻

（正戊寅四丁未六丙午九乙亥十一甲戌朔　本志六月熒惑太白復鬭于東井）

四　張鎰與吐蕃會結贊盟于清水　李希烈魏陷汝州執李元平　盧杞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希烈遣兵環繞欲刺食之真卿不動　真卿責李元平　叱四王使者　請希烈死生已定何必多端　遣哥舒曜將兵討希烈　希烈遣兵據鄧州南路絕始上諱遣　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曹王奏拔曾州斬州　周曾等謀殺李希烈不克而死　希烈備引兵還桑州尉願真御於龍與寺　張伯儀敗於安州　白志貞勳將家子給從軍　嵩遣衛入吐蕃再襄羅場　哥舒曜保襄城　李嚴國鄭景濟於濟苑　朱滔留馬寬屯魏稱自將救之摹敗嚴軍嚴走保定州　滔屯盧州　滔忿王武俊武俊尉之　實林說武俊歸國　初稅間架除陌錢　令將相與吐蕃區頰贊盟于城西　盧杞使李授入吐蕃　李希烈圍襄城　陸贄上言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　又曰財者人之心也心傷則本傷　又曰不靖其本而移教其末則微之所爲乃可之所起也　又臣虐爾中以山東曰爲一將帥之中

卷第二百二十八自

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陛下何以備之　李勉遣劉德信等攻許州上責其違詔狼狽而還敗於扈澗汴兵由是不振　以普王誼爲元帥　涇原軍救襄城行至滻水以官賜薄作亂還攻京城　上召禁兵無一人至者遂自苑門出　姜公輔請召朱泚自隨　姚令言與亂兵迎泚入宮權知六軍　百官勸泚迎乘輿泚不悅　源休勸泚僭逆泚專　上幸奉天　渾瑊至奉天衆心稍安　源休誘脅朝士朝士易服潛遁　李忠臣張光晟蔣鎮皆事泚　張廷芝等帥衆歸泚泚反謀遂定　段秀實勸泚迎乘輿不從　盧杞保泚不反不設備　姜公輔請召援兵入城　吳溆自請宣慰爲泚所殺　泚遣兵襲奉天　段秀實倒用司農印追還因以笏擊泚不克而死　齊映齊抗勸張鎰除李楚琳　楚琳作亂殺鎰據鳳翔歸泚　蕭復諫上幸鳳翔上聞鎰死而止　朱泚自稱秦帝改元應天以朱滔爲太弟　蔣鎮欲自殺欲逃匿悠以恇怯不果　樊系撰冊文成而仰藥　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奔洛陽　馮河清以涇原甲兵輸奉天　崔寧言上聰明爲盧杞所蔽故至此杞與王翃譖寧殺之　朱滔得泚書稱臣諸消自誇大　魏縣諸所劉難李懷光引兵趣奉天馬燧李苦歸道於掠眞退屯曉洛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爲相　朱泚引兵逼奉天　韓遊瓌渾瑊於醴泉遂入奉天泚隨至爭門欲入遊讓與渾瑊爲固拒却之　等對上疏以爲今日之惠皆畫臣急聚斂門諫爭之罪兆非常之實僖北同慮陛下撓然斿逢僞不得閣　又曰六經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　田悅欲與王武俊共擊李抱眞使賈林說止之　林又說武俊捨朱滔與抱眞屏疑札結　武汾班馬燧共圍康日知於龍州　高重捷與李日月戰死陛下寄其尸消返上親哭之泚亦哭其首而葬之曰忠臣也　李日月戰死泚厚葬之其母不哭　熟梟殺于雲光定雕州　盧杞不使杜希全等四將過乾陵恐驚陵寢遂敗於讚公　泚據乾陵下視城中　李晟自定州入援　王武俊攻趙州不克而歸　李天稱雖盡供御惟糲米二斛上語將吏宜早降　崔縱勸李懷光入援援以貸射　李晟等進屯西饑泚黨但守長安　泚以雲梯攻城渾瑊擊懷消泚之　上與渾瑊對泣　雲梯陷賊徒大敗　張韶難壞豪者得入城　李懷光至醴泉泚遁歸長安　賈隱林諫上性急不改憂未艾也　泚但爲城守計　李懷光欲面言盧杞等姦佞請誅之杞勸

上令懷光乘勝取長安未得入覲懷光由是怨叛　張朏作亂入成都張延賞奔漢州　陳少遊韓滉聞難治兵自固　少遊豫包信鎮南　陸贄疏言頃者下情壅隔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　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近迂　又論否泰損益又曰未行者則我以惟諸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　又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　又曰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又曰聖賢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　又曰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又謂上下之情不通者九弊不去故也　又曰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　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賞諫者之狂畏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知我之能從　又曰諫者有辟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　李懷光頓兵不進屢言盧杞等罪惡上爲之貶杞及白志貞趙贊殺翟文秀　陸贄謂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　朱滔欲帥田悅共取河南許士則王武使歎止之滔引回紇發河間　李希烈陷汴州李勉奔宋州江淮大震　陳少遊送款希烈　關播罷相　陸贄請爲詔書痛自刻責無所諱避悍卒爲之感泣　贄諫加尊號曰行之安泰之日已累謙沖奬於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之揮漂送贄稽古之審崇之獲矜能納詔之鎩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損之有謙光戒　發又論赦令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舊號以祗天

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九

閼逢困敦（正癸酉二）

壬寅四辛丑六庚子
九己巳閏十一戊戌
朔閏一日冬至

興元元（赦改元下制罪己貶尊號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罪朱泚之外一無所問罷墊陌閒架等錢人情大悅）　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　李希烈稱楚帝改元武成　積鎩顏眞卿　張建封斬希烈使者拒杜少誠　少誠南僕斬黃伊愼羹走之　希烈又使董侍驟夏口李乘拒却之　朱滔至永濟田悅　出滔歸大掠而去　盧翰爲相　朱滔圍貝州　陸贄諫置瓊林大盈庫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以兵權國政　又言陛下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　又謂杞言不正上以爲輕己使宣慰江淮　陸贄論復飾行　又曰臧寬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寔眞痛於見竊而不與辨　以劉洽爲都

自二月以後

統副使昌初置統軍　使崔漢衡出吐蕃兵助取長安賄段秀實　李希烈攻審陵劉晟拒却之　李澄以滑州降　李晟殺劉德信併其軍　李懷光有異志　李之勸懷光擊朱泚不從　懷光與泚通謀晟讀移軍　晟曰增誠衣食公當裁之　懷光不肯用吐蕃兵　陸贄請聽李晟移屯渭橋又遣李建衡楊惠元與俱移　李晟勸上李蜀不從　上欲李咸賜懷光盆匯　懷光投鑣巻於地而張名振大呼太尉將反　懷光城咸陽而諫之殺名振　石濱芬願不爲賊　死　晟覆使馬勳迎東竊誅張用誠　懷光奪李建衡楊惠元軍惠元走死謂懷光誘韓遊瓌遊瓌麥之請分其兵援赭守將　上發奉天李梁州　耕鎮不劉迥不可以服睞汚賢者　審琳爲朱泚軍選　懷光達孟保等追上以追自及復令　李殷曰若皆從行誰取長安　晟以假官樂劉栗　田諸殺田悅不立朱滔園之諸先許降後城守　韓避瓌歸卯州　李懷光欲鸞東渭橋衆　從　李景略勸懷光誅泚　懷光誘將士詣河中　韓遊瓌殺張昕謹李旻　諸將皆受李晟節度　朱泚欲巨李懷光懷光奔河中　裴向論降趙實先存同州　陸贄諫以徽試官授獻瓜果者　上與贄謀事人請之內相行止必與之俱　上至梁州欲李成都嚴震李晟諫而止　陸贄請撫接李楚琳　渾瑊爲副元帥　留梁撫朔方軍以李懷光爲太子太保　李晟爲副元帥　晟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殺傳家書者軍士夏衣衰楊無叛志　渾瑊與吐蕃破韓旻於武攻　姜公輔諫厚靜唐安公主　陸贄韻諫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　又曰唐盧咸事之徵日至萬數　姜公輔罷相　田希墨殺馬河清　上疑山北來者爲銳伺欲拘之　陸贄曰秦星殿肅雄猶而荊朝簀其陸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　賈耽不罪樊澤與張厲甫俱入朝　李授襲　賈林說王武俊擊朱滔　李抱眞賜王武俊幔中武俊許以死　上以將士未春服不御衫　韓滉使何士幹貢綺羅又以米百體鉤李晟　吐蕃受朱泚賂引兵退陸贄賀之贄又不欲遙側軍機曰鐘鑰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　李抱眞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劉怦迎滔入幽州　李宇說程日華分濟州自爲一道　李晟陳兵示韓而疆之　晟自苑北攻賊故宮闕皆完坊市不擾　晟乘勝收城不待西兵朱泚西走　晟命將士五日毋得通家信秋毫不犯遠坊經宿乃知　王武俊譚幽州訪于公異草露布　熒惑守歲李晟曰天象非所知　韓旻斬朱泚　陸贄諫遺褒頭內人　以梁州爲興元府　斬李忠臣　陸贄請未易李楚琳曰以反覆爲權以任數爲智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李晟請迎扈　斬喬琳蔣鎮張光晟　李懷光遣子瓘請降　上至長安　曹王皋擒劉伊虛克安州　李懷光殺孔巢父　赦　李泌謂懷光如夢驚耳　泌請不以伊西北庭與吐蕃　州希烈以類眞鄭　李晟鎮鳳翔　命渾瑊馬燧討李懷光　燧下晉慈隰三州不取以與康日知曰恐有功者踵以爲常　朱滔請降　給李懷光將士冬衣　罷李勉都統而不罷相　閻晏敗官軍於沙苑命韓遊瓌赴之　馬燧拔絳州　初分神策軍使宦官竇文場等典之　李晟誅田希鑒　李希烈使翟崇暉圍陳州　李澄焚希烈旌節　劉洽由環等橋蠡崇暉於陳州李希烈走歸蔡州　洽等克汴州　李澄取鄭州　李泌爲李勉救過　又爲韓滉辨誇　蕭復謂李勉盧翰既在相位致事不可不與共議由是罷相　陳少遊慚憤而薨　韓滉制王韶使不敢亂

卷第二百三十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一

旃蒙赤奮若

正丁酉二丙寅四乙
丑六甲子八癸亥十
二壬戌朔

貞元元（赦改元）　袁高不宜盧杞制又執之不下　陝京饋篇等勿退　堯舜　李勉謂與盧杞大州亦可如天下失望何　李泌捐上爲桓靈　李希烈陷鄧州　馬燧等圍長春宮　韓遊瓌取朝邑　韋皐鎮西川　朱滔卒劉怦代之　李晟言赦李懷光有五不可　馬燧願得一月糧必平河中　達奚抱暉鴆張勸據陝求節　李泌單騎入陝縱抱暉令亡　馬燧身說徐庭光下之　李懷光死　李瓘言臣父必負陛下宜爲之備與父俱死　陸贄言河中既平若欲遂取淮西必復致亂　上爲李懷光置後　詔李希烈不使軼勿復進討　上召張延賞爲相李晟罷之　駱元光擅殺徐庭光韓遊瓌救免之　渾瑊鎮河中朔方軍分居邠蒲　劉怦卒　劉從一薨　郊赦　入貢者百五十州　于闐王曜請復立兄勝子銳勝固辭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

柔兆攝提格

二（劉滋崔造齊映爲相　造罷諸道運使租賦委刺史輸運宰相三分領尚書六曹　樊澤敗李希烈將杜文朝　李泌鑿車道於集津）

（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六戊午八丁巳十二丙辰朔）

門 李澄敗李希烈於鄭州 陳仙奇殺希烈來降 上聞米至陝謂太子吾父子得生 程日華為節度使 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 李澄薨 吐蕃寇涇隴邠寧 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以備之 上與李泌議復府兵 李克寧謀襲父位 劉玄佐屯境上以制之 賈耽聽謠齊兵入城敗於李納之境 吐蕃遊騎至好畤 京城戒嚴 齊映言大福不再 王佖敗吐蕃於汧城 幾獲尚結贊 尚結贊抵鳳翔城下離間李晟 野詩良輔克摧沙堡 韓遊瓌敗吐蕃於合水北 立王后 韓滉入朝 王后崩 吐蕃陷鹽州 韓滉論劉玄佐使入朝 滉領度支鹽鐵 崔造罷相 元琇貶 韓遊瓌馬燧等擊吐蕃 張延賞謗李晟 晟請為僧 因入朝 上令韓滉和解之

百三十二

彊圉單閼（三乙酉五甲申閏五癸丑六壬午八辛巳十二庚辰朔六一日大暑本志八月辛巳朔食軫八度）

三 張延賞拜相 李晟求罷不得知延賞怨未解 淮西兵自鄭州叛歸過陝 李泌邀擊破之 鄭回勸異牟尋歸唐 韋皋招納之 張延賞譖齊映貶之 劉滋罷相 柳渾代之 運賞韓滉專暴 滉薨 滉以視事者監門 柳渾諫用行志貞 葬昭德后 吐蕃因馬燧以請和 李晟韓滉韓遊瓌以爲不如擊之 燧入朝與張延賞共勸上 上乃許之 延賞罷李晟兵柄 晟慕魏徵直諫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 鄭常楊冀謀殺吳少誠不克而死 省州縣官 韓滉欲復河湟 劉玄佐李抱真不從 張延賞使渾瑊不為備 以瑊表示百官 駱元光與瑊連營 尚結贊劫盟 入瑊元光營得免 柳渾李晟謂盟事可憂 尚結贊謂馬弇宰侍中力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馬燧罷兵柄 李泌為相 李自良不顧代馬燧 吐蕃棄鹽夏州 韋皋以書招雲南 上請李泌勿報仇 泌願上勿害功臣 泌謂宰相之職不可分 李泌謂戶口雖少而事多於承平官不可減 泌請罷李晟典兵 泌請句檢諸道違法賦斂之財輸京師 又曰實則獲多而連急則反是 以胡客補神策 省度支緣五十萬緡 又請買吐蕃牛使戍卒屯田 又使人入粟補邊地官 又募戍卒留屯衛復府兵 張延賞薨 吐蕃遣崔漢衡歸 柳渾請頭可斷舌不可禁 渾罷相 上以郜國公主有罪欲廢太子立舒王 李泌曰陛下奈何廢子而立姪 願還延三日思之 太子卒不廢 吐蕃寇隴州 京城還迷 吐蕃掠汧陽吳山華亭而去 李泌請歲供百萬緡不受諸道貢獻 又請和回紇以制吐蕃 曰先帝拜葉護而陛下不拜可汗 且合骨咄祿殺牟羽 宜賞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功 皆無可怨者 而吐蕃追先帝幸陝 豈可與和乎 又與回紇許稱臣稱子書 吐蕃陷華亭連雲堡 涇州西門縣寇境 吐蕃寇豐義長武城 李軟奴與北軍韓欽緒謀反誅 移防秋諸軍入就食 趙光奇言民不樂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三

著雍執徐（三己酉四戊寅六丁丑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本志五月乙亥歲熒惑鎮聚于營室六月癸卯熒惑逆行入羽林）

四 赦 三年一定稅 李泌增京官俸 劉昌李元諒鎮涇隴 韓遊瓌欲殺范希朝 希朝奔鳳翔 李泌請輸宮中錢止諸道宣索 上欲贈白起司徒 泌曰陛下不惜官神亦不為榮 上謂盧杞忠清彊介 泌謂陛下獨不覺杞姦邪真姦邪也 又謂君相所以造命不可言命 泌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 置左右十軍 神策尤盛 福建軍亂逐吳詵 東川節度人見 吐蕃驅唐人以窺邠涇慶寧鄜 徵湯城為讓議 邠寧軍亂拒張獻甫 楊朝晟討誅之 范希朝曰臣畏偪而來今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 奚室韋寇振武 吐蕃寇寧鄜坊 免諸道稅外物歲百餘萬 回紇國相公主來迎可敦 吐蕃帥雲南寇西川 韋皋漏其書於吐蕃 由是大相猜阻 吐蕃寇清溪關 其晉破之 冊回鶻天親可汗 劉朝彩大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李泌請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程日華卒 子懷直代之

屠維大荒落（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本志正月甲辰朔食營室六度）

五 程懷直請除刺史 董晉竇參為相 李泌薨 以李承緒為懷光後 韋皋破吐蕃於臺登谷復巂州 張孝忠襲蔚州 李復克瓊州 回鶻天親可汗卒 吐蕃寇北庭

上章敦牂（四丁卯五丙寅七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閏四五二日夏至本志閏三月庚申太白晨合于東井戊寅熒惑犯鎮閏三無庚申疑誤）

六 迎佛骨 趙鎬以棣州歸李納 王武俊攻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為弟所殺 大相殺之 立忠貞之子 田緒為李納取棣州 王武俊攻緒取四縣 吐蕃陷北庭 回鶻可汗郊迎頡干迦斯拜以為父 頡干迦斯救北庭為吐蕃所敗 殺楊襲古 安西遂絕 葛祿取浮圖川 回鶻震恐 李景略以氣服梅錄 祀圜丘 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

重光協洽（三辛酉五庚申八己丑十戊子十一丁巳朔）

七 劉昌築平涼城 胡谷堡 六軍驕橫府縣不能治 張孝忠薨 安南督圍都護高正平 以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吐蕃寇靈州為回鶻所敗 竇參誣譖吳湊 上始惡之 雲南執韋皋使送吐蕃

玄黓涒灘（正丙辰三乙卯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閏十二辛亥朔本志十一月壬子朔食尾六度）

八 劉玄佐薨 母戒玄佐以死報 李實侵刻致襄州軍亂 徐誠安集之 竇參引張滂分班宏利權 竇申以招權受賂貶 吳通玄俱貶 宣武軍亂 拒吳湊立劉士寧 貶竇參 相趙憬陸贄 班宏張滂分掌財賦 吐蕃寇靈州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贄謂宰相必展轉詢訪 是棄公舉為私薦 更藉所賣 又謂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 恒職名舊異 非行舉頓殊 又謂尊者領其要者任其詳 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 庶長擇佐僚 又謂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 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 陛下慎閩莫規大精而失士 李納薨 子師古代之 吐蕃寇涇州 陸贄謂請南安南之非王土 中使外使案是王臣 班宏卒 贄諫以裴延齡判度支 贄請優恤水災 曰所費者財用 所收者人心 苟不失人 何憂乏用 又謂帝王之道 寧人負我 無我負人 韋皋攻吐蕃維州 獲論贊熱 陸贄請糴運米以濟江淮 和糴以足邊儲 贄謂食不足而財有餘 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 食有餘而財不足 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 貶姜公輔 蘇振敗吐蕃於芳州 王武俊欲擊李師古 上諭解之 劉濟敗其弟澭於瀛州 柏良器左遷 宦官始專軍政

卷第二百三十四

昭陽作噩（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一丙子朔正二日雨水）

九 張滂初稅茶 禁銅器 大發兵城鹽州 上令陸贄勿對趙憬論事 贄曰是於心膂之內衛有形迹之拘 又言苗粲被譖 豈可令陸受播遷 又謂食鑒為弊 至於士吏之徵衛嘗嚴禁 剗居風化之首 反可通行 輾轉不已 必及金玉 上賜竇參死 陸贄救之 張昇璘罵王武俊 上命杖之 武俊因侵掠定州 李師古毀三汊城 賈耽盧邁為相 陸贄論備邊六失 以關東戍兵無益有損 姑息將帥賞罰不行 財匱於兵衆 力分於將多 怨生於不均 機失於遙制 韋皋破吐蕃於西山 董晉罷 異牟尋遣三使請降 令諸相更日秉政 西山羌王入朝 裴延齡別置四庫虛張名數以惑上 權德輿言延齡姦詐 李晟薨 郊赦 陸贄請不授李萬榮節制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閼逢閹茂（正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一庚午朔）

唐德宗貞元十（劍南羌蠻二萬餘戶降 加韋皋押西山八國使 崔佐時至雲南大宣詔書 雲南攻吐蕃敗之於神川 劉濟自瀛州帥衆入防秋屯普潤 李晟卒 薛盈珍譖盧坦所言皆公我國 不達 桂管程實入朝 實少卿反 宣武將韓惟清張彥琳作亂 李萬榮討平之 徙劉士寧於郴州 欽州黃少卿反 陸贄請量移左降官 曰王者有貴而無怨 陸贄又言用人之法 又言均節財賦六條 陸贄極言裴延齡姦邪 李抱真薨 王虔休 王武俊 韋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元誼據洺州 王延貴 陸贄上書言延齡罪惡 王虔休攻洺州 王虔休拔雞澤 裴延齡譖陸贄 陸贄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上怒裴延齡與陸贄 罷之 所恤）

自六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五

旃蒙大淵獻（二己亥三戊辰五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本志七月癸亥太白相犯太微上將）

十一（渤海王嵩璘立 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李銛 貶之 陽城[illegible]客 酒以杜其言 城等伏閤救贄等 張萬福拜賀城等 陽城欲壞延齡麻 幽州破奚王啜剌等 回鶻奉誠可汗卒 國人立其相骨咄祿 李自良薨 以李說爲留後 立回鶻懷信可汗 王定遠欲刺李說 不克而死 元誼詐降 程懷信逐程懷直 南詔攻吐蕃拔昆明 又破施順等）

柔兆困敦（二癸亥四壬戌五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朔 本志八月己未朔食翼十八度）

十二（元誼帥衆奔魏州 節度觀察使偏裨宦官 李實 上所除 拜必咨之 田緒薨 軍中立其子季安 韋渠牟以奏對得幸 甫薨 楊朝晟代鎮邠寧 初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 麻鎮 實權傾天下 方鎮節度使或出其門 陸贄請寬兵役 韋皋請擊吐蕃 更領軍務 神策 惟恭 文珍等 送京師 吐蕃 李錡 領更 相宗 主書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 上惜之 陸贄 王紹 李實 韋執誼 崔損 趙憬 宰相惟備位 上不任宰相 作亂 流汀州）

強圉赤奮若（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本志二月戊辰太白入昴）

十三（吐蕃贊普請和 不許 楊朝晟請以兵城方渠合道木波 李錡 辛盧邁罷 吐蕃贊普死 子足之煎立 韋高仕破吐蕃於臺登 吳少誠不從天子之命何以 又韓張茂宗起復尚主 盧邁罷 使下更從公令乎 張建封入朝 宮市掠人物）

著雍攝提格（三辛巳五庚辰六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十四（長武戍兵作亂 韓全義輸城走 高崇文討定之 [illegible]吳 相 邊兵逃竄神策至十五萬人 吳湊言宮市 于頔[illegible] 少誠掠霍山 陽城貶道州 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 明州栗鍠反）

屠維單閼（二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

十五（董晉薨 汴州亂 殺陸長源 俱文珍召劉逸準於宋州 李錡賂李齊運得浙西 [illegible]轉運使 厚進奉以取寵於上 裴肅以[illegible] 吳少誠陷唐州 王虔休薨 [illegible]薨 異牟尋與韋皋約攻吐蕃 韋皋以兵未集不果 [illegible]元 曲環薨 吳少誠圍許州 上官涚欲走 劉昌裔止之 擊破少誠軍 [illegible]將安國寧 劉全諒[illegible] 軍中推韓弘爲留後 削吳少誠官爵令諸道討之 韓弘斬少誠使者出兵擊之 邕王謜薨 諡文敬太子 [illegible] 吳少誠兵 渾瑊薨 瑊位兼將相 無矜大之色 故能以功名終 石州党項逃奔河西 諸軍討吳少誠者無統帥 自潰於小溵水 吐蕃寇[illegible]州及南詔 韋皋與異牟尋共拒卻之）

上章執徐（二己巳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一乙未朔）

十六（恆冀等四軍爲吳少誠所敗 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 統諸軍討少誠 韓弘誅亂兵劉鍔等二百人 薛戎[illegible]馬總無事 薛盈珍誣奏姚南仲 曹文洽以死明之 南仲入朝曰 天下監軍皆如是 雖羊杜不能立政成功 黔中軍亂 逐韋士宗 新羅王敬則卒 子俊邕立 尋卒 韓全義諂事宦官得元帥 監軍數十 爭論不決 諸軍又潰於廣利原 退保五樓 于頔暴橫 有擅漢南之志 張建封卒 徐州軍亂 劫立建封子愔 李鄘脫監軍械 不受愔表 鹽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韋士宗復入黔中 [illegible]以稱進奉免贓罪 杜佑討徐州不克 乃以張愔爲留後 李藩[illegible]杜兼 使歸濠州 [illegible] 杜佑保全之 韓全義復敗于五樓 退保溵水 劉濟執其弟源于涿州 盧[illegible]薨 賈耽曰 就軍除節度使 必有愛憎 愛憎相半 不若自朝廷除之 鄭餘慶[illegible] 頻同貶 韓全義爲吳少誠所敗 退保陳州 劉昌裔不納 齊抗爲相 自請擊吳少誠 不則赦之 賈耽謂宜開生路 乃復少誠官爵 李說薨 嚴綬因進奉知名 得爲河東司馬 吐蕃謀臣馬定得降於韋皋）

重光大荒落（正甲午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本志五月壬戌朔食東井十度）

十七（韓全義至長安 宦官掩其敗迹 上曰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 韋士宗棄黔中走 楊朝晟卒 制以李朝寀代之 劉南金爲副 朝寀收其弓刀送甲二千 軍士疑懼作亂 殺南金 立高固 制命出而復還 崔善貞言李錡不法 上械送錡 錡阬殺之 因聚兵謀自固 高固不報舊怨 軍中遂安 王武俊薨 吐蕃寇鹽州 吐蕃陷麟州 殺郭鋒 延素見徐舍人 韋皋九道出兵攻吐蕃 鄭儋薨 令狐楚於白刃中草遺表 韋皋破吐蕃於雅州 入吐蕃 拔七城 斬萬餘級 圍維州 加韋皋中書令 杜彥先棄鹽州走）

玄黓困敦（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十甲申朔）

十八（驃國獻樂 吐蕃論莽熱救維州 韋皋擒之 齊總以進奉得衢州 許孟容封還詔書 高弘本正牙理債 因罷羣臣正牙奏事 王栖曜薨 何朝宗作亂 裴玢討擒之）

卷第二百三十六

昭陽協洽（正癸丑二壬午四辛巳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本志三月[illegible]星入南斗色如血）

十九（安南將王季元逐裴泰 趙均斬季元而復之 杜佑入朝爲相 初遷獻懿二祖於德明廟 太祖正東向位 李實[illegible]引諸訴人皆如期而劾 吐蕃遣論頰熱入貢 宦官勢益盛 上官涚[illegible] 王沖告擒之 吐蕃抗敕 王叔文諫太子論宮市 陸贄[illegible] 韋執誼 張正一等朋黨遊宴 斥逐之 靈州將李庭俊殺崔文先 李興幹討誅之 崔損薨 高郢鄭珣瑜爲相 崔遷入神策 流崖州 李實稱歲旱禾美 不免租稅 韓愈請寬租徵之 貶陽山）

閼逢涒灘（正丁丑二丙午四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

二十（李景略卒 任迪簡以飲酢得衆 吐蕃贊普死 其弟立 李昇雲子[illegible] 盧從史爲昭義帥 太子得風疾不能言）

旃蒙作噩（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 本志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是月無己酉 歲犯輿鬼 十二月己酉熒惑犯太微西垣）

唐順宗永貞元（德宗崩 衛次公定儲嗣 上即位 王伾與李忠言牛昭容相結 召王叔文坐翰林 使決事 韋執誼爲相 李師古屯兵境上以窺鄭滑 韓弘沮之 曰兵來不除道 貶李實 王伾爲常侍 王叔文爲學士 與其黨更相唱和 進退生殺於造次 王叔文以杜佑[illegible] 市及五坊小兒 收斂左降官 陸贄陽城先卒 王叔文以杜佑立太子 叔文專橫 請上立太子純 實謂叔文事有不可知 俱文珍等惡叔文 立嫡以長 子呈上 中外皆喜 叔文獨有憂色 叔文以黃裳請皇太子監國 以一言相韋執誼 太子不受 叔文以范希朝韓泰領京西神策 欲奪宦者兵權 陸贄 俱文珍削叔文翰林職 貶羊士諤 叔文始與韋執誼爲仇怨 韋皋請太子監國 宦者使兩辭不以兵屬范希朝 叔文以母喪去職 王伾爲叔文）

求知衛不得自稱中風。程懷信薨子執恭襲。命太子權句當軍國。杜黃裳袁滋為相。鄭珣瑜高郢罷。上傳位憲宗自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改元。立[illegible]為太上皇后。貶王伾王叔文。憲宗不受昇平公主女口。詔毋得上[illegible]。韋皋薨。劉闢自為留後。韓全義入朝。以袁滋為三川安撫使。[illegible]鄭餘慶為相。[illegible]初作日曆。貶韓泰[illegible]劉闢為給事中。[illegible]葬德宗。[illegible]劉闢不受徵。滋不進坐貶。[illegible]回鶻懷信可汗[illegible]立。以劉闢知西川節度。[illegible]丹曰如此朝廷所制惟兩京耳。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尊號。鄭絪為相。

柔兆閹茂（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閏壬戌八辛酉十庚申朔十一日歲暑本志十一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

唐憲宗（純）元和元（赦改元。伊慎為安州刺史。上皇崩。劉闢圍梓州。林蘊謂闢非砥石。杜黃裳謂闢狂戇書生取）如拾芥。以高崇文為帥不置監軍必有功。崇文練卒五千常如寇至。[illegible]杜黃裳請以法度裁藩鎮。[illegible]州隸東川。以高崇文鎮西川。柳晟撫安興元軍。誅劉闢。王紹代張愔鎮武寧歸其濠泗。吐突承璀為中尉。回紇以摩尼偕來。

卷第二百三十七

強圉大淵獻（正己丑）四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本志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

二（赦。杜黃裳出鎮河中。武元衡李吉甫為相。吉甫求賢於裴垍。垍疏）三十餘人。邕州破黃賊。范希朝鎮靈夏。劉濟王士真張茂昭交惡。上命房式和解之。李錡求入朝。既而復遷延。武元衡曰可否在錡何以令四海。錡教軍士食王澹[illegible]遂反。常州顏防湖州辛秘各殺錡鎮將。高崇文以西川優富無事請効死邊庭。武元衡鎮蜀。李錡遣其將張子良等取宣州。子良等還兵討錡擒之。上自謂不德致于紀。何賀。又謂淮安靖王李國貞有功不可以錡孫累之。誅錡。盧坦諫毀錡家廟。裴垍李絳請以錡家財代浙西租賦。絳為鄭絪辨讒。又謂諫臣不可罪。上尊號。白居易以讒諫入翰林。上謂宰相事有違宜卿當十論。高崇文徙邠寧。上以愛女妻于頔之子。頔遂入朝。李吉甫上國計簿。天下稅止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食兵八十三萬人。

著雍困敦（正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己酉十二戊申朔本志七月辛巳朔食七星三度。三月乙未鎮蝕月在氐。

三（赦。上謂側是則從之非是奈何不改。郝玼城臨涇。咸安公主薨。回鶻[illegible]可汗卒。[illegible]盧坦[illegible]柳晟閻濟美違赦進奉。上曰奈何）存小信棄大信。[illegible]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李吉甫泣訴於上。考官韋貫之等皆坐貶。[illegible]裴垍[illegible]朱邪盡忠自吐蕃[illegible]來降。[illegible]裴垍不以官私故人。[illegible]李吉甫罷。[illegible]杜黃裳薨。[illegible]

屠維赤奮若

四（勃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上謂宣慰使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不計費。李藩批敕。鄭絪罷。藩為相。裴垍奏以李鄘代）

自

（二丁未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

嚴綬。王士真薨。子承宗自立。李絳白居易請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李絳謂豫先於事故能無變。平王而豪無救於寧。宰異奏程昇宗楊子留後。李師道奏贖魏徵第。白居易請官自贖。王士則劉栖楚奉王承宗自歸。李絳奏儲闈未立閑竊顧之端。立太子寧。范希朝奏以衣糧給沙陀。上以裴均進奉歸度支而戒進奉勿申御史臺。上欲除成德帥。裴垍謂陛下許師道而尊承宗必不服。李絳謂國家討承宗鄭謂進退宥刺。吐突承璀自請將兵討承宗。上惡李拭迎合黜之。盧從史請討承宗以求起復。命沙陀從范希朝徙河東。上命曳倒安國寺聖德碑。李夷簡羅楊憑贓汚。李絳諫籍其家貲。夷簡謂徐晦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上欲分割德棣。李絳言鄰道必相欲鎮。又言使弔祭使論承宗輸兩稅請官吏。若其不聽體亦無損。又言河北諸鎮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與劍南浙西不同。未易取也。又言吳少誠病宜釋恆取申蔡。上遣裴武詣真定宣尉。承宗請獻德棣。以承宗為成德帥。薛昌朝為德棣帥。田季安說承宗囚昌朝。上欲罪裴武。李絳曰自今奉使者必依阿兩可矣。吐蕃掠回鶻還國者。許孟容械神策軍吏津詔不送。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討王承宗。白居易等言自古無中官為統帥者。恐諸將不服。李絳論宦官毀譽不實。吳少誠薨。[illegible]子能兵以吳少陽代之。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成立。譚忠說田季安撟官軍取堂陽。又激劉濟使討王承宗。

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八

上章攝提格（二辛未四庚午七己亥九戊戌十二丁卯朔）

五 濟先諸軍擊承宗拔饒陽束鹿。張茂昭不以三鎮軍罷張煌。吐突承璀兵[illegible]酈定進死。貶元稹。白居易論奏。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白居易謂討恆者必無功終須罷兵不如早罷以省費若諸鎮請而罷之則威權盡歸河北。又恐神策潰歸。吐蕃回鶻乘釁。[illegible]盧從史執之。[illegible]劉濟拔安平。[illegible]李藩戒上學仙。裴垍請貶吐突承璀以謝天下。李絳亦論承璀乃罷其中尉。裴垍有疾。權德輿為相。張茂昭請除代人舉族入朝。任迪簡與士卒共食[illegible]宿戟門踰月。伊慎坐交通密近貶官。郗士美發伊有爽。王鍔賂宦官求使相。李藩權德輿不與。鍔獻家財三十萬緡。上欲除使相。李絳力諫。上始怒既而改官。上謂聚財欲以平河南北復河湟。張茂昭請遷祖考之骨。呂元膺擢守門者。

重光單閼（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十壬戌閏十二辛卯朔

六 李吉甫為相。李藩罷。李絳謂自左藏輸內藏猶東庫移西庫。權德輿論為政寬猛。李吉甫徙裴垍為賓客。盧坦謂大臣不足信於品官。權德輿謂[illegible]當死則死不當已赦而殺之。李惟簡禁抄吐蕃州務農積穀。李吉甫奏減冗官。韓愈議復讎。省內外官八百八員。辰漵州蠻張伯靖反。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太子寧薨。才地嫁諸王女。李絳為相。李吉甫與絳有隙。李涉附宦官坐貶。[illegible]大稔斗米二錢。

玄黓執徐（二庚寅三）己未五戊午六丁亥九丙辰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五月癸亥熒惑犯右執法。

七 李絳謂同年四海九州之人。又謂避嫌棄才乃便身非徇公。李絳謂此正陛下宵旰之時為何可稱太平。又謂不疑逸樂。[illegible]固執此欲使朕失人心耳。[illegible]吐蕃寇涇州。絳請斷京西京北神策[illegible]

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

昭陽大荒落

（正乙卯三甲寅四癸未五壬子六辛巳九庚戌朔本志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十二月掩左執法）

八　田融以弟興善射爲取禍撻之　勃海王元瑜卒弟言義立　權德輿罷　于頔坐子敏行賂殺人貶歸待罪　薛存誠請先殺臣鑒虛乃可釋　武元衡復入相　以大水出宮人二百車　李吉甫廢受降城入天德　李絳盧坦諫絳言邊軍兵皆虛數無實　廢天威軍隸神策　張伯靖降　吐蕃賂王佖作烏蘭橋　回鶻西擊吐蕃至鸊鵜泉邊軍戒嚴　振武軍亂逐李進賢　羣臣請立郭妃爲后不許　命張煦鎮振武以夏州及河東兵納之　開黎陽河　李絳論朋黨

閼逢敦牂

（正己酉四戊寅五丁未六丙子八乙亥九甲戌十二癸卯朔閏八九二日霜降本志七月太白入南斗至十月出熒惑入南斗中因留犯之十月辛未熒惑犯鎮又與太白合于女）

九　張煦入單于府誅亂者　李絳罷　吐突承璀復爲中尉　李吉甫請置宥州於經略軍　李絳請許回鶻昏　張弘靖爲相　岐陽公主適杜悰有賢行　吳少陽薨子元濟匿喪領軍務　李吉甫遷烏重胤於汝州　楊元卿請止蔡使而易帥增兵　元濟以董重質爲謀主　加王鍔使相　李吉甫勸討淮西　張弘靖先弔祭　李吉甫薨　命嚴綬督諸道招討吳元濟　韋貫之爲相

三十九

旃蒙協洽

（三壬申五辛未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朔本志八月己亥朔食翼十八度六月辛未歲熒惑太白辰合于東井是月無辛未疑誤）

十　加韓弘司徒　削吳元濟官爵進諸軍討之　嚴綬敗於磁丘退守唐州　柳公綽自請討蔡　署李聽爲先鋒　爲行營士卒治家　河東兵戍鍵州殺萬重肝而歸王鍔誅之　劉禹錫除播州裴度曰陛下侍太后禹錫所宜矜　柳宗元梓人郭橐駝傳　田弘正遣子布助討蔡　王承宗李師道累表請赦吳元濟上不許　盜焚河陰轉運院　裴度宣慰行營還言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　韓愈謂克淮西在陛下斷與不斷　又請罷諸道兵專募環蔡士兵　又言賊皆國家百姓努力已獲者不須過有殺戮　李光顏破吳元濟於時曲　盜殺武元衡傷裴度　許孟容雪涕請起度爲相　捕張晏等誅之　上謂若罷度官是奸謀得行朝廷無復綱紀遂以度爲相　李光進薨光進家婢以讓管鑰　絕王承宗朝貢　李師道遣兵入東都焚宮闕呂元膺捕獲之　裴度言嚴綬軍無政以韓弘代爲都統　弘以美妓遺李光顏光顏卻之　分山南東道爲兩鎮使李遜高霞寓領之　田弘正請討王承宗軍于貝州　李光顏敗蔡兵於小溵橋　盜焚獻陵寢宮　吐蕃請互市　吳武陵謂元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　李師道攻徐州李愿使王智興擊敗之逐北至平陸　呂元膺募山棚以衛宮城

柔兆涒灘

（正丁卯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九癸亥十一壬戌朔本志二月熒惑入氐因逆行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五月丁卯歲辰合于東井六月己未復合于東井是月熒惑復入氐是謂鈎己十一月戊子鎮熒惑合于虛危十二月鎮太白辰聚于危）

十一　張弘靖罷　劉總拔武強　黜錢徽蕭俛以數請罷兵者　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等六鎮討之　韋貫之稱德宗欲成功之速致亂　盜斷建陵門戟　吐蕃贊普卒可黎可足立　[illegible]　立其弟勸利　皇太后崩　諸司公事　[illegible]　聚歛得幸　宥州軍亂逐刺史田縉討平之　[illegible]　但當論用兵方略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　張宿譖韋貫之朋黨罷之　郗士美敗成德兵　[illegible]　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　黃洞蠻寇邕容　[illegible]　王鍔家財誅其告事二奴　柳公綽杖殺神策軍將　以梁守謙監淮西諸軍　渾鎬爲王承宗所敗裸走而歸以陳楚代之　王涯爲相　初置淮潁水運使　黃洞蠻屠巖州

強圉作噩

（正辛酉四庚寅六己未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閏五）

十二　袁滋坐畏懦貶　李愬以敗卒憚戰自謂攻取非吾事又不嚴軍政使賊不備　回鶻屢請尚主上計費未許　馬少良擒丁士良欲剮其心士良不懼李愬釋而用之許愬以死　丁士良請先擒陳光洽則吳秀琳自降　李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既而復敗　置行縣以撫蔡州降民　郗士美敗於柏鄉引歸　程執恭名權　王承宗斷白橋路程權引歸　吳秀琳待李愬至乃以文成柵降　愬得李忠義用之　愬屯文成降者有父母給粟帛遣之　王沛先度溵水爲城　李光顏敗淮西兵於郾城　董昌齡母謂其子順　[illegible]

卷第二

百四十

著雍閹茂

（正乙酉三甲申六癸丑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本志六月癸丑朔食輿鬼一度正月歲逆行犯太微西上將三月熒惑入南斗因逆留至于七月在南斗中大如五升器色赤而芒乃東行八月甲戌太白犯左執法乙巳熒惑犯哭星是月無乙巳疑誤）

十三　赦　李師道逆命　高沐郭昕諫　李文會林英譖之殺沐囚昕　李公度李英曇因師道懼勸之納質獻地　上始治宮室　李愬多奏將佐官　[illegible]　李師道至死不知

屠維大淵獻

（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九丙子十一乙亥朔本志八月丁丑歲太白辰聚于參八月無丁丑疑誤）

十四　韓弘拔考城　李聽降沐陽　上讓遣吐蕃使者　李愬拔魚臺　韓愈諫迎佛骨　[illegible]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四十一

上章困敦

正甲戌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一己亥朔　閏正　本志二月鎮太白合于奎四月太白犯鎮七月庚申熒惑逆行入羽林十二月熒惑鎮合于奎

十五

曹華徙治兗州　劉悟入朝　郭釗[illegible]太子恒[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上服金丹多躁怒宦官危懼遂暴崩　梁守謙等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穆宗即位[illegible]放[illegible]　丁公著侍禁中預機密　貶皇甫鎛[illegible]　段文昌爲相　誅柳泌　尊郭太后　赦　上[illegible]　桂仲武攻安南[illegible]　吐蕃寇靈武[illegible]　柳公權[illegible]　桂仲武克安南　吐蕃寇[illegible]州　元稹因崔潭峻[illegible]　武儒衡[illegible]從何來[illegible]蕭俛之功[illegible]　令狐楚罷　崔植爲相　令狐楚再貶衡州[illegible]　王承宗[illegible]承元請朝廷除帥　吐蕃寇涇州　柏耆宣慰鎮[illegible]　以田弘正鎮成德以王承元鎮義成[illegible]　王承元[illegible]斬李寂乃得赴[illegible]　宰相兩省諫不聽　南詔勸討吐蕃　容管破黃洞蠻[illegible]請赦黃少卿

重光赤奮若

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六乙丑八甲子十二癸亥朔　本志二月乙亥太白犯昴三月庚戌犯五車九月乙巳犯左執法

唐穆宗（恒）長慶元（上祀圓丘赦　王播以賂求相蕭俛力爭不得遂辭位）

回鶻保義可汗卒[illegible]　劉總[illegible]　張弘靖[illegible]　杜叔良[illegible]　朱克融[illegible]　王庭湊[illegible]　田弘正[illegible]　牛元翼[illegible]　裴度[illegible]

玄黓攝提格

三壬辰四辛酉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巳朔閏三　本志四月[illegible]朔[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二月甲戌歲熒惑合于南斗八月丙辰熒惑犯鎮在[illegible]九月熒惑守天關六旬餘乃去十月犯鎮于[illegible]

二

[illegible]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四十二

昭陽單閼

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本志九月壬子朔食角十二度

三

賜中尉統軍等錢　牛僧孺不受[illegible]　[illegible]

閼逢執徐

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本志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逆入井中七日而出因犯輿鬼六月丙戌鎮復[illegible]行至參六度當居不居失行而前遂犯井鉞癸未熒惑犯東井丁亥入井中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八月庚辰熒惑犯鎮于東井鎮既失行犯鉞而熒惑復往犯之十二月熒惑逆行向參鎮守天關

四

[illegible]

旃蒙大荒落

四甲戌六癸酉閏七壬子十二己亥朔八辛丑　本志二月壬寅歲入輿鬼七月癸卯犯積尸甲辰太白犯東井十一月癸未鎮犯南斗九月庚辰鎮復犯東井

唐敬宗（湛）寶曆元（赦改元　中使毆崔發　牛僧孺罷　柳公綽[illegible]）

[illegible]崔發事上不聽宰相言[illegible]而母老乃釋之　上尊號赦　韋處厚[illegible]　王播領鹽鐵[illegible]　李逢吉[illegible]

柔兆敦牂

三戊辰五乙丑九乙卯七丙寅十一甲子朔　本志五月甲午熒惑犯鎮六月太白犯歲八月癸未丁未鎮合于東井興鬼庚戌熒惑犯輿鬼

二

裴度入朝　張權輿[illegible]之上不聽[illegible]　復入相　上欲幸東都　度諫之而止[illegible]　劉栖楚[illegible]　李全略[illegible]

強圉協洽

正癸亥三壬戌六辛卯八庚寅十壬戌十二己丑朔　本志五月丙戌熒惑犯右執法

唐文宗（昂）大和元（赦改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四十三

著雍涒灘（二丁亥閏三丙戌五乙酉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七月甲辰熒惑掩輿鬼質星九月歲熒惑鎮聚于七星）

二　王智興破滄州。劉蕡對策譏斥宦官。史憲誠遣子唐及亓志紹討李同捷。李郃請回己官以授劉蕡。晉王普薨，贈悼懷太子。蕭洪詐稱太后弟。王升朝叛，韓約討斬之。殷侑議王庭湊宜且含容，專討同捷。詔罪狀王庭湊。王智興拔棣州。李寰從鎮夏州。削王庭湊官爵，討之。安南軍亂，逐韓約。魏博拔平原。諸將虛張首虜以邀賞，財力耗弊。李祐鎮橫海。昭德寺火。亓志紹舉兵逼魏州。路隋爲相。

屠維作噩（二辛亥四庚戌五己卯八戊申十一丁丑朔本志二月乙卯太白犯昴壬申熒惑掩右執法七月入于氐十月入于南斗四月壬申歲犯鎮）

三　義成兵戍齊州者叛，李祐討誅之。李聽討亓志紹，平之。李載義拔長蘆。李祐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史憲誠遣子唐入朝，請以所管聽命。王智興請殺石雄，詔流之白州。李載義破滄州羅城。李祐拔德州。李同捷請降。柏耆入滄州，殺萬洪，遣同捷入京，道斬之。貶耆循州。李祐薨。史唐改名孝章。休鎮州諸軍。史憲誠徙鎮河中。李聽代鎮魏博，分相衛澶以授史孝章。賜栢耆死。魏博軍亂，殺史憲誠，立何進滔。進滔襲破李聽，聽走歸滑臺。以魏博授進滔，復以相衛澶歸之。殷侑撫安滄州。雪王庭湊。李宗閔爲相。上戒韋處仁著夾羅巾。路隋謂宰相不宜兼金穀。上祀圜丘，赦。杜元頴減軍士衣糧，軍士導嵯顛寇西川。王智興入朝，徙忠武。嵯顛入成都外郭。貶杜元頴。南詔寇梓州入西郭釗以書責之。嵯顛大掠成都而去。嵯顛表杜元頴之罪。

上章閹茂（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閏十二本志五月丙午歲太白合于東井五月無丙午疑誤十一月辛未犯熒歲犯右執法）

四　立魯王永。牛僧孺爲相。楊叔元激興元兵使作亂，殺李絳。柳公綽以恩撫沙陀，使守代北。溫造悉誅亂兵八百餘人。李載義擊奚，破之。命裴度平章軍國重事。上以宋申錫爲相，與之謀誅宦官。李宗閔排裴度出鎮襄陽。李德裕言清溪關不可塞，惟重兵鎮守，乃得無虞。又以蜀兵脆弱，求北兵千五百人鎮蜀。勃海王仁秀卒，孫彝震立。

重光大淵獻（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朔正二日雨水本志三月熒惑犯南斗杓次星）

五　幽州軍亂，楊志誠逐李載義。牛僧孺謂志誠今日得之，猶載義前日得之。上以載義有功，寵待甚厚，亦以幽州授志誠。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王守澄、鄭注誣宋申錫私結漳王湊。守澄欲以兵屠申錫家。馬存亮曰：如此，京城自亂。崔琯、王正雅請以獄付外廷。崔玄亮謂殺一匹夫不可不重，況宰相乎。牛僧孺謂申錫已爲宰相，復何求。貶湊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上遣中使修太廟，韋溫曰：如此，百官皆虛設。崔郾治陝虢以寬，鄂岳以嚴。李德裕奏[illegible]蜀兵治器械。吐蕃維州守將降。德裕請乘此攻之。牛僧孺曰：棄誠信，有害無利。悉還之。南詔寇嶲州。

玄黓困敦（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本志正月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十月太白熒惑鎮聚于軫）

六　韋溫請不受尊號。回鶻昭禮可汗死，從子彰信立。徐人殺李聽親吏。李德裕修邛崍關。牛僧孺謂太平無象。僧孺出鎮淮南。立太子永。王踐言以縛送悉怛謀爲非。杜悰勸李宗閔用李德裕爲大[illegible]

昭陽赤奮若（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八乙卯閏八甲申十癸未十二壬午朔[illegible]本志熒惑守心中星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七　劉從諫見事柄不一，朝士多請託，歸而益驕。以崔珙代高瑀鎮徐州。[illegible]李德裕爲相。[illegible]杜牧作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illegible]上以民彫弊，不受。[illegible]上得風疾。[illegible]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卷第二百四十五

閼逢攝提格（二壬午五辛亥七庚戌八己卯十戊寅十一丁未朔　本志二月壬午朔食奎一度　八月庚寅太白熒惑合相犯推曆度在翼近太微十月庚子熒惑鎮合于九）

唐文宗太和八（上疾小瘳出見羣臣　李中敏謂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雪宋申錫　李仲言因鄭注王守澄得召見講易　上欲以仲言為諫官入翰林李德裕執不可　仲言等惡德裕召李宗閔以敵之　幽州軍亂逐楊志誠立史元忠　李宗閔為相李德裕罷　李仲言為侍講　高鍇等諫　復進士試詩賦　王庭湊薨子元逵襲位　楊志誠流嶺南殺之　李德裕出鎮浙西　上謂去朋黨難於河北賊　李仲言改名訓　州軍亂　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諫　以史元忠為幽州留後）

旃蒙單閼（二丙子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

九（巢公湊薨　浚曲江　王璠李漢譖李德裕賂杜仲陽結漳王　鄭注為太僕舉李款自代　路隋坐救李德裕出鎮浙西　賈餗為相　李德裕貶袁州　上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以仇士良為中尉　以訛言下楊虞卿獄　出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監軍　楊虞卿貶虔州　李宗閔貶明州　李固言為相　李宗閔貶處州　舒元輿為相　李訓欲　鄭注殺王守澄　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流嶺南賜死　宋若憲賜死　沙汰僧尼　李甘訓注坐太平　李珏貶　羅立　言為少卿　高元裕以制辭貶　訓注所惡皆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　詔不問二李黨以安人情　王涯增茶稅　李訓忌鄭注使鎮鳳翔　李固言出鎮興元　為十二衛　注請推　李訓謀　上怪其　去之　不兵　漏言　泱機　相追務　李訓　王涯　舒元輿　李孝本　韓約　甘露　仇士良　王璠　郭行餘　羅立言　李訓走　終南　王涯等族　鄭注死　李石為相　本相　至者　百　宰相亦走　蕭本　李石　軍吏　出　中外　李石　杖殺陳君賞　策將　鄭覃　李石　召沉　訓　賊　閑門　入權之　詔赦公私　逆人黨　親黨　及李注　誅石　謨　謂絹鄭翔李為參播者注與澄元）

柔兆執徐（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六戊戌九丁卯十一丙寅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本志正月辛丑朔食虛三度　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

開成元（赦改元　李石謂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　加檢校官　吐谷渾詣豐州降　言王涯等仇士良憚　發其骨投渭水　鄭畋請納金吾鋒刃給儀刃　劉從諫言仇士良罪惡由是　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亦倚以自強　二李黨始收復　李固言為相　仇士良　覃請王者不自為詐陳隋不免亡國　訛言上令宰相與禁兵　李石謂召仇士　貝等論解之　上謂李聽付之兵不疑　置之散地不怨　鄭覃謂宰相皆同事　必有欺陛下者　上謂李孝本女入宮　上嘗其疑似　言　上謂宰相甘露之變死　辭本進　魏謩諫取李孝本女入宮　上謂宰相知人則用有過則懲　上謂宰相與卿等論天下事退　李石雪宋申錫　李石稱弘逸李稜之辭勸上襲之　上謂宰相甘露　上謂秋獲與其失信寧失罪人　蘆鈞除嶺南節士相賀　飲酣酒）

卷第二百四十六

強圉大荒落（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十辛卯十二庚寅朔　本志六月庚申太白入東井　八月壬子入太微逆犯左右執法）

二（竇易直未嘗用親故　彗出長八丈上分日膳供一旬　柳公權謂天子當進賢退不肖明賞罰澣衣乃末節　陳夷行為相　河陽軍亂逐李泳　振武党項叛　韋溫日中見太子辭侍讀　振武突厥叛　立王德妃楊賢妃及諸王　李執方誅河陽亂兵　石經成　蕭弘詐稱外族　李固言罷）

著雍敦牂（二己丑四戊子五丁巳七丙辰十乙酉朔　本志二月戊午熒惑入東井　三月乙酉入輿鬼　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　六月甲寅犯右執法　十月丁亥犯熒惑于張　十月辛卯犯南斗）

三（李石遇盜　齊王湊贈太子　楊嗣復李珏為相　上知仇士良刺李石無如之何石出鎮荊南　鄭覃謂在人不在物　楊嗣復排鄭覃　請退　陳夷行謂不陛下　何曾　宗社不祥　奏下　王業雪　白人鄭覃　李固言相謂　楊嗣復李珏共排　陳夷行上　章及元會　奏祥瑞　李珏　杜悰　陳夷行　臣皆以元會不可乃止　李珏請坐　楊嗣復　神策將軍　定地　女上欲　立吐蕃　詩學士　李珏諫而止　生　召裴度入知政事　柳仲郢　吐蕃上　太子永薨）

屠維協洽（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閏正月丁巳熒惑太白聚于南斗八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十月戊午犯鬼　本志正月二十一日春分　辰入南斗中）

四（裴度薨　表言儲嗣　上謂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　鄭覃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珏爭言　上謂　復請出求罷　陳夷行罷相　楊嗣復謂有吏能者皆不得薦　清流恐似積習之風　賞張元公　崔鄲為相　劉從諫言本非其罪　上觀書　楊妃請立安王溶為太子　李珏非之乃立陳王成美　上見　莊恪　殺　劉楚材等　蕭本蕭弘皆坐流　太后寬　上悶自以周赧漢獻不如　天下戶四百九十九萬　回鶻饑疫大雪　回鶻掘羅勿）

上章涒灘（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朔　本志二月壬申熒惑入輿鬼四月太白入輿鬼五月辰見七星色赤如火）

五（仇士良以魚弘志立頴王瀍為太弟　復以太子成美為陳王　上崩　楊嗣復裴夷直諫　太后　李珏罷　殺安王溶陳王成美　武宗即位　李德裕為相　楊嗣復李珏　仇士良　入中書　回鶻句錄莫賀引黠戛斯攻殺回鶻可汗　回鶻立烏介可汗　回鶻形　回鶻破回鶻中　斯等來請降　以何重順知留後　不許仇士良　又言大臣　又諫　追復　言太子　李德裕　文宗　及詔太后　蕭太后　居　徙積慶殿　葬　回得　李中　義　相其力　武宗即位政事　德裕結　回鶻　軍　嗢沒斯　亂）

重光作噩（二壬寅四辛巳六庚辰七己巳八戊戌閏九丁酉小雪　本志閏八月丁酉熒惑入輿鬼中）

唐武宗會昌元（上祀圓丘赦改元　劉弘逸薛季稜賜死　唐宗謂天子新即位　手詔李德裕等不宜　哲坐貶　李德裕乃以　中使諭　今詔　德裕　陳夷行為相　楊嗣復李珏得免　上誅　回鶻　陳夷行　杜悰　李德裕請遣使　以馬牛　張仲武為幽州留後　劉沔　崔鉉　李德裕請不斷　回鶻嗢沒斯等請降　回鶻烏介可汗挾太和公主為介　德裕請撫之　遣使　大中　以郭誼為　蕭　度支　太和公主　太后　殺　以糧賑米二萬斛　西川　黠戛斯遣使　盧龍　奉　盧龍軍　論使北還）

玄黓閹茂（正丙申四乙巳六甲子七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本志六月乙丑熒惑犯井　丙寅太白犯東井）

二（李拭巡邊　李紳為相　李德裕奏修杷頭烽　公權貶　烏介可汗　回鶻借振武城　遣楊觀賜詔諭之　劉沔　使鎮河東　遣苗縝　鎮　回鶻　李德裕請以此兵不足　可汗　嗢沒斯　回鶻　德裕謂年來不知兵　又欲令年招誘降者　又謂　嗢沒斯　田牟出兵七千　李拭還賜　嗢沒斯帥其衆降　仇士良　上謂　上遣　又請以石雄　嗢沒斯請入朝　為介　李德裕　回鶻　鄭　太原　大破　嗢沒斯　陳夷行　張仲武　破之　為介可汗　李德裕謂　為介借　不許　為介往來天德振武之間　為介　杷頭烽北　令漢南）

六十四百二第卷

不從爲之抑止奚契丹盡給馬價亦不去因突入大同川掠河東牛馬抵雲州 城下留發兵屯邊以禦之　賜嗢沒斯姓名李思忠　遣石介直賜烏介書 使劉沔答頡干迦斯書　李德裕請令公卿議太原振武幽州嚴備俟來春 逐回鶻　以劉沔張仲武爲招撫使李思忠將蕃兵　李德裕請令沔等移營 稍前追靈　回鶻　以何清朝契苾通分將蕃兵隸李思忠　黠戛斯遣踏布合 祖來問公主且言徙居合羅川　賜大和公主書　上欲時嘲諫官言　劉沔 張仲武固辭威塞未可達兵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深入詔思忠屯保大柵 吐蕃達磨贊普卒　劉沔移軍雲州　李忠順擊回鶻破之　吐蕃立綝乞離 胡爲贊普結都那不拜曰國必亡矣坐滅族　論恐熱起兵討亂者敗衛思羅 於洮水殺之

昭陽大淵獻（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一乙酉朔本志二月庚申朔食東壁一度七月癸巳熒惑入東井八月丁丑犯輿鬼）

三 回鶻逼振武劉沔使石雄等將雜虜襲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迎公主 以歸　李思忠請留京師　烏介走保黑車子　黠戛斯遣注吾合索入 貢　上欲求安西北庭李德裕曰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乃止　崔珙罷　李 德裕請冊命黠戛斯使滅回鶻　大和公主至　賜何重順名弘敬　上賜黠 戛斯可汗書　上命李德裕草詔敕曰學士不能盡人意　劉沔盡殺歸義軍 回鶻　回鶻降幽州者三萬餘人　李德裕請追贈愍恒謀　德裕求罷不許 劉從諫請以弟子稹爲留後　從諫義　李德裕謂澤潞近處腹心與河朔 不同若又因而授稹則四方相効威令不復行矣　又言鎮魏不與之同寧撓 官軍則稹必成擒請遣使論之　上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　德裕與王 元逵何弘敬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薛士幹入勝境官爲知從 諫死　詔劉稹護喪歸東都不從　杜牧上李德裕書論上黨事　仇士良罷 軍權　上謂有功當願賞有罪亦不可苟赦　李德裕譖李宗閔貶湖州　王 茂元等守準踰之境　上即命降詔討劉稹　王元逵受詔即出　崔鉉爲相 宰相樞密皆不知　以李彥佐爲晉絳招討使　築望仙觀　王茂元逵兵與 薛茂卿相拒於科斗店　黠戛斯使退許合入　詔速平烏介黑車乃行冊命 仇士良致仕戒其黨以天子惟宜悅以奢靡貢奇勿令讀書親近儒生　命 王元逵等五道攻劉稹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卑辭以却之　令李回 宣慰河朔　李德裕請令諸軍惟取州毋取縣　李彥佐逗留以石雄副之

卷第二百四十七

劉稹上表自陳何弘敬亦爲奏雪　三鎮具櫜鞬迎李回　王元逵拔宣務柵 敗堯山救兵加平章事李丕降李德裕謂無問詐且當厚賞　上謂文宗時 諫官諫皆匿名德裕言人主當推誠任下有數固嘗或以明刑　何弘敬久不 出師德裕使王宰以忠武兵俘饋直攻磁州弘敬擐即日自擊磁州薛茂卿敗 王茂元於科斗壞　上詔朝士河議者當斬於賊境　李德裕請遣王宰援河 陽　以王宰領河陽行營　何弘敬攻肥鄉平恩　王茂元熱　功翟茂州 以石雄代李彥佐爲節度使　吐蕃尚婢婢大破論恐熱於河州南　石雄 爲魏破五衆　雄以侯賞帛置軍門先來一匹　待劉沔於倦州鑽張仲武 党項劉掠靈賈　以克王岐爲安捶党項使李回劉西副之　安衛宗團逐 運　王宰克大井關劉稹殺薛茂卿　王宰拔陵川河東光石會閏　劉稹僞武 降　李石發横水軍詰榆社

閼逢困敦（二甲寅五癸未七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一己酉朔閏七八二十日秋分本志二月甲寅朔食營室七度二月熒守房掩上相熒惑逆行守軒轅四前乃去十月癸未犯白環熒惑合逆入南斗）

四 楊弁作亂逐李石　王宰請招納劉稹李德裕請乘其無備取之　德裕 又言楊弁千五百人豈足爲事以不可姑息實疑　詔王逢留太原兵於 榆社以客軍討楊弁又令王元逵乘　倂不斬弁使斷其北路　德裕謂張 仲武與太原有怨恐人受害　馬元實以弁首十五里光明甲　德裕折之 巳寧袷劉稹　榆社兵恐妻挈爲客軍所屠自往討弁擒之　德裕謂王宰以 子晏實在踏故逐延上令賜詔言破此意　又柴劉沔鎮河陽以激務宰　康 員佺遇保鼓腰熱　黠戛斯遣諸德伊斯難珠入貢請師期劉濃巡邊　吐蕃 尚婢婢大破論恐熱於東谷采降其衆　李德裕謂謝歸眞門車馬甚衆宜戒 之　上謂王起宰相無內外之異　李德裕減州縣佐官千二百餘員　削仇 士良官爵　王逢謂前有日力法不敏其誰追　李德裕言李必擧何業 杜悰不爲監軍運湛女上日擢爲相　李納出倍准南高迪言咸好用論兵術 及魏鎮不能分誠勢　高端隆替夾斌鋤濯州尊固鎮齊龍寨水誼王劍 使潞州取劉稹王協文劉稹商人郭閩于劍安王以邢洛磁州降鎮魏 上料郭誼必集劉稹　爲德裕請賈留後以占三州　郭館使斖可武貌劉 以軍府授館又館狄就李乃誠其族傳首以降　李德裕謂郭館教剿稹作 亂又憲愼求利不可不誅死又請事潞未平太原復亂非聖斷堅定何由克之

自閏七月以後卷第二百四十八

石雄入潞州執郭誼等[illegible]德裕不使監軍 多占精兵不以中詔指揮軍事 斬郭誼等　德裕戒勵河朔三鎮　盧鈞以寬厚安昭義 上幸雲陽　上許郊廟而辭尊號　李德裕請牛僧孺李宗閔流貶循州

旃蒙赤奮若（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九乙巳十一甲辰朔本志七月丙午朔食張七度本志二月壬午太白掩熒五月辛酉入畢口八月壬午犯軒轅大星九月癸巳熒惑犯太微上將按九月無癸巳疑誤）

五 上尊號郊赦　義安太后崩　盧弘宣寬而能犯　崔元藻李稠覆吳湘 獄坐貶　柳仲郢謝李德裕曰雜傳敢不如奇章公　葬恭僖后于柏城 外　杜悰崔鉉罷　李回爲相　括天下寺及僧尼　冊黠戛斯宗英可汗 毀天下佛寺罷去僧尼　鄭肅爲相　潞州軍亂逐盧鈞　李德裕求罷仲武 受五臺僧　李文矩使亂兵亂兵謝盧鈞鈞歸撫亂兵殺之　修東都太廟 置備邊庫　上欲立王才人爲后李德裕以爲不可　李德裕訶得罪者無遷 爲善者不驚則寬矣　以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不受　李德裕貶韋弘質衆 懸愈甚　上服道士金丹始有疾　吐蕃尚婢婢敗論恐熱　天下戶四百九 十餘萬　党項雖置使猶爲邊患

柔兆攝提格（正癸卯二壬申四辛未七庚子九己亥十二戊辰朔本志十二月戊辰朔食南斗十四度二月丁丑熒惑犯畢大星）

六 詔米暨討党項　上改名炎　上疾不能言宦官立光王怡爲皇太叔 上崩　宣宗即位　上謂李德裕每顧我毛髮洒淅　尊鄭太后　李德 裕出鎮荊南　杖殺趙歸眞等　上都增十六寺　白敏中爲相 [illegible] 李景讓母鄭氏 [illegible] 李景讓請遷穆敬文武四室祔文宗稱嗣 [illegible]

強圉單閼（二丁卯閏三丙寅四乙未六甲午九癸亥十二壬辰朔四二日小滿）

唐宣宗（忱）大中元（郊赦）馬植言理不當盡宥慘法　李德裕爲 少保分司　崔元式韋琮爲相　悉復會昌所廢寺 蕭太后崩　張仲武大破諸奚　詔王宰擊吐蕃　上思令狐楚擢其子綯 葬貞獻后　上敦睦兄弟　鄭光爲節度使　吳汝納訟弟湘冤死　李德 裕貶潮州　增州縣官三百餘員

著雍執徐（二辛卯四庚寅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朔本志五月己未朔食參九度）

二 上尊號赦　丁柔立訟李德裕坐貶 [illegible] 李德裕貶崖州 [illegible] 石雄失意而卒 [illegible] 郭太后崩 [illegible]

屠維大荒落（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六癸未七壬子九辛亥十二庚戌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

三 立韋丹碑　論恐熱敗尚婢婢于河州　吐蕃秦原安樂州及七關來降 [illegible] 李德裕卒 [illegible] 西川取維州 [illegible] 山南西道取扶州 [illegible] 張直方奔京 [illegible]

上章敦牂（二己卯五丙子七丁未七甲辰朔十二乙亥十二甲辰朔）

四 周墀罷　馬植以州立張允伸　[illegible] 魏扶卒　崔龜從爲相 [illegible] 党項 [illegible] 令狐綯爲相 [illegible]

重光協洽（三癸酉六庚子八辛未七壬寅十二戊戌朔十己亥）

五 張義潮以沙州來降 [illegible] 白敏中判延資庫 [illegible] 党項 [illegible] 張義潮十一州圖籍 [illegible] 崔龜從罷 [illegible]

卷第二百四十九

玄黓涒灘（四丁酉六丙申閏七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八一日秋分）

六　王贄弘平雞山盜　崔鉉謂羣盜皆陛下赤子　劉潼謂所慮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　宰相諫免鄭光租役上從之　馮少端討御裴平之　党項復擾邊上謂畢諴禁中頗牧　李業殺降虜魏謩請黜之　盧鈞抑牙將擧訴者　裴休爲相　畢諴奏党項皆平　張直方貶恩州　節修寺度僧初給祠部牒及鄭歷公驗

昭陽作噩（二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一丁亥朔）

七　郊赦　定折杖制　上不用鄭光爲方鎮　度支奏天下租稅榷酒錢

閼逢閹茂（正丙戌三乙酉六甲寅八癸丑十一壬午朔　本志正月丙戌朔食危二度）

八　赦逆亂餘黨　上謂諫官要在擧職不必人多　上重惜服章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敕使怒餅黑上謫之　上問樵夫賞李行言　雪王涯等冤　上與韋澳論宦官　令狐綯謂宦者有罪勿捨有闕勿補

旃蒙大淵獻（正辛巳二庚戌四己酉五戊申八丁丑十一丙午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九　王元逵薨子紹鼎立　李君奭以父老聚僧祠得刺史　党項皆平邠寧還理所　上覽[illegible]記令韋澳作處分語　浙東軍亂逐李訥　崔鉉出鎮淮南　詔戎臣失律并罪監軍　柳仲郢謂場官非特敕所宜親　上令醫愈疾不與官而給錢　鄭祗德以子貴顯求分司

柔兆困敦（正乙巳三甲辰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一庚子朔）

十　鄭朗爲相　裴休請建太子上曰欲遂爲閑人　詔哀閔回鶻　韋澳械鄭光莊吏租足乃釋之　裴休出鎮宣武　韋簠爲術士所誣　鄭祗德謂子顥求作相是吾死日　冊回鶻懷建可汗　李景讓請遷穆宗出代宗入　初令僧尼受戒給牒　上欲用蕭鄴爲相疑樞密使佑之更用崔慎由　李敬寔不避鄭朗馬捕之

強圉赤奮若（二己巳四戊辰五丁酉七丙申八乙丑十二甲子朔　本志八月熒惑犯東井）

十一　韋澳辭判戶部　上欲幸華清宮納諫而止　上樂聞規諫　魏謩出鎮西川　容州軍亂逐王球以宋涯代之　以蕭鄴爲相　上謂祝漢貞豈得預朝政　又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　王紹鼎荒淫軍中欲逐之會薨軍中立弟紹懿　以盧鈞爲使相鎮興元　尚延心請內徙李承勳止之　鄭朗罷　王端章冊回鶻不至還坐貶

著雍攝提格（閏二癸巳四壬辰五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十一戊午朔三一日穀雨）

十二　王式卻南蠻杖羅行恭　劉瑑爲相　崔慎由欲甄別品流瑑以西晉析之　軒轅集謂王者屏欲崇德自然長生　罷光陵朝拜及忌日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弟虔晃立　嶺南軍亂囚楊發　夏侯孜爲相　劉瑑薨　上使優人追李琢節　命李承勛討嶺南　湖南軍亂逐韓琮　李琢貪暴致蠻寇安南　宣州軍亂逐鄭薰　張潛言藩府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然後羨餘可實　王式鎮安交趾　崔鉉討宣州　上謂于延陵階前則萬里　上謂遺安能理人　令狐綯令刺史便遣之官　上謂宰相權可長　上聰輞莊寵有節　餘商平湖南　蔣伸謂徼幸者多亂亦非難　上以爲相　韓季友平江西

屠維單閼（三丁巳五丙辰六乙酉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十三　赦　置大同軍　上見永福公主折匕筯謂不可嫁士族　武寧軍亂逐康季榮命田牟鎮徐州以安之　上愛次子夔王滋欲立之故又不建東宮　上餌李玄伯藥發疽　上命王歸長等立夔王　歸長等出王宗實於淮南　亓元實勸宗實入見上　上已崩　乃迎立鄆王溫爲太子　誅歸長等　懿宗卽位　尊太皇太后　誅李玄伯等　追尊晁太后　赦　蕭鄴出鎮荊南　杜審權爲相　裘甫攻掠浙東　令狐綯出鎮河中　西川減蠻儻以惜費　南詔始怒　豐祐卒子酋龍立　不冊立　遂稱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

上章執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八戊寅十丁丑十一丙子朔）

唐懿宗（漼）咸通元　浙東軍敗於桐柏觀　裘甫入剡　沈君縱等又敗於剡西　甫衆至三萬改元羅平　葬宣宗　鄭祗德告急越中恟懼　夏侯孜薦王式討裘甫　式謂兵多賊速破則費少　甫將掠衢婺　房郅等拒之不得前　明州民自相帥拒賊　甫據寧海　劉暀請乘王

（閏十十一二日冬至）

式未至入越州甫不從　式軍所過若無人　甫請降式曰面縛來當免死　式曰式在此賊不能妨人樂飲　式令洪師偷立效以自明　式悉誅與賊通者　賊始不知城中所爲　式命諸縣開倉賑貧民　以籍吐蕃回鶻爲騎卒　不置烽燧　使儒卒乘健馬爲候騎　式分東南兩路軍以討賊　坐貶　遣甫軍畫敗劉晦責之　高羅銳克寧海　王式斷賊入海之路　甫屯南陳館　薛綱請軍盜固須剿賊亦可間偽　浙東軍敗賊　甫復入剡　王式曰甫來就擒耳　諸將軍圍之　甫出降擒之　諸將於南陳館中以白敷中爲式所疑　夏侯孜謂式才有餘　不日告捷　又與式書　軍須期悉力　畢諴爲相　上祀圜丘　赦書令劉鄴請贈李德裕官　夏侯孜出鎮西川　改元　南詔陷安南

重光大荒落（二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

二　發鄭道兵救安南　白敏中出鎮鳳翔　杜悰入相　悰謂兩樞密不宜贊人主廢宰相　蔡京坐擅監軍沈弃　李鄠以土軍收復安南坐失守貶儋州　以王寬代之　又贈杜存誠官　鄭段文楚罷邕州戍兵募土軍代之　李蒙利其衣糧戍兵什減七八　蠻乘虛陷邕州　李弘源坐貶　杜悰欲遣使弔祭南詔　會其寇巂州而止

玄黓敦牂（三己巳五戊辰八丁酉十丙申十一乙丑朔）

三　上尊號赦　蔣伸出鎮河中　南詔寇安南遣蔡襲將諸道兵拒卻之　命蔡京制置嶺南　上怠於政事奉佛太過　蕭倣諫曰纘實溢刑其殃必至　勝殘去殺得福甚多　蔡京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　敕以京鎮邕州爲西道　京忌蔡襲恐其立功奏罷諸道戍兵　襲作十必死狀　中書時相不信　徐州軍亂逐溫璋　田牟爲軍士執板唱歌　夏侯孜爲相　王式悉誅徐州兵數千人　罷武寧軍分隸諸道　蔡京貪暴軍士逐之　進退無所容貶崖州　尋賜死以鄭愚代之　南詔圍安南　嗢末始入貢

昭陽協洽（正甲子三癸亥六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四　祀圜丘赦　南詔陷交趾殺蔡襲　荊南等軍復入城殺蠻二千餘　據交趾　溪洞皆降之　劉蛻以方用兵諫遊宴　以秦州爲天雄軍　張義潮克涼州　蠻逼邕州　鄭愚自言儒臣無將略　以康承訓代之　畢諴罷　羣盜入徐州　楊收爲相　杜審權出鎮浙西　置行交州於海門以宋戎

（閏六七一日處暑　本志七月辛卯朔食張十七度）

領之　杜悰出鎮鳳翔　曹確爲相　陳磻石自海道運糧　韋宙請屯兵容藤　劉蛻謂敕命已行何不可改　黠戛斯請經籍及擊回鶻不許　劉蛻張雲言令狐綯不可爲諫官　復以徐州爲觀察　蠻寇西川　奴殺沈詢

閼逢涒灘（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十甲寅朔）

五　令狐綯自訟劉蛻張雲坐貶　蠻寇巂州　命張茵領交州進取安南　蕭寘坐蠻事左遷　司天以彗爲含譽　南詔寇邕州五道兵八千人皆沒遂圍邕州　天平小校燒營卻之　康承訓奏大捷　蕭寘爲相　康承訓等受賞而不及小校　募徐州兵援安南　兩林敗南詔　康承訓分司　命高駢取安南　夏侯孜出鎮河中　路巖爲相

旃蒙作噩（正癸未三壬午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一戊寅朔）

六　王皞竟請以郭后祔憲宗　杜宣猷爲宦官墓得宣歙　蕭寘薨　高璩爲相　楊收聚兵食江西以牽嶺南　南詔陷巂州喻士珍降之　高璩薨　徐商爲相　子儇爲晉王　高駢破峯州蠻　鄭太后崩

柔兆閹茂（二丁未閏三丙午四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十壬申朔四一日小滿）

七　僕固俊平西州　拓跋懷光破論恐熱　李福拜辱南詔使劉潼奏釋之　上召見勞賜遣之　王紹懿以軍政授兄子景崇而薨　吐蕃寇邠寧　貶李福　葬孝明后　何弘敬薨子全皞立　以王景崇爲成德留後　李維周忌高駢玩寇不進以王晏權代之　拓跋懷光擒論恐熱傳首　以何全皞爲魏博留後　楊收出鎮宣歙　高駢克交趾殺段酋遷　令劉潼招撫南詔　上好樂及遊宴　置靜海軍於安南　黠戛斯求冊立請曆

強圉大淵獻（二辛未四庚午五己亥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朔）

八　張義潮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高駢開海運路　劉潼破六姓蠻　曹確諫以李可及爲將軍　上不聽　降繫囚　懷州民逐刺史　以于琮爲相　楊收貶端州　上疾瘳　韋宙加平章事

卷第二百五十

著雍困敦（二乙丑五甲午六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一庚辰朔閏十二）

九　李師望請分西川置定邊軍從之　崔彥曾憚發兵之費留徐卒戍桂州　戍卒推龐勛爲帥擅歸　遣敕使赦徐卒罪　高駢以從孫潯代鎮交趾　崔鉉嚴兵守險龐勛不敢入境　李湘請邀擊勛於高郵　令狐綯不聽　勛斬不同謀者函其首於崔彥曾　溫庭皓謝討勛有三難五害　彥曾命元密將兵討勛　戒以毋傷敕使　密逆勛於任山　猶豫未擊　賊覺之道去　遂陷宿州　密攻勛於宿州　勛聚舟夜遁　密追與戰　一軍敗沒　勛始有攻徐之志　或勸崔彥曾奔兗州　不從　勛陷彭城　囚彥曾　溫庭皓不爲勛草表　勛表求節鉞　勛詐爲彥曾請羽減徐州表　劉行及陷濠州　李圓攻泗州　杜慆拒之　龐勛迎康道偉誘示甲兵　杜慆不肯避賊棄城　人利劉掠爭雲勛宋　勛破魚臺等縣　或說勛求節宜恭順　勛囚敕使　命康承訓等討勛　辛讜爲杜慆求救　破賊賊敗盤行約遣圍淮口　賊陷淮口擒李湘　康承訓軍新興爲姚周所拒　退屯宋州　賊陷滁和　崔雍以城輸賊　辛讜詰楊潤求兵食　戴可師敗死於都梁山　令狐綯許爲龐勛請節鉞　賊圍壽州　周重諫勛歸　滿官軍大集　徐人始愁苦　馬以曹翔爲南北招討　魏博遣兵討龐勛

屠維赤奮若（正己未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正二日雨水）

十　康承訓將兵七萬屯柳子西　龐勛始悉搜括耕民爲兵　孟敬文貳於勛　勛殺之　同昌公主適韋保衡　鄭從廃以爲賓送　徐賊寇海州　斷橋柱而敗之　圍壽州亦敗　辛讜引淮浙米舟突圍入泗州　楊收流驩州　尋賜死　裴坦謂屠玉器破我家　朱邪赤心以沙陀解康承訓之圍　王弘立請獨當承訓　引兵三萬圍鹿塘　沙陀與諸軍大破之　敕破賊毋殺農民　由是賊遇官軍皆降　龐勛欲斬弘立　周重說止之　康承訓破姚周於柳子　周奔宿州　梁丕殺之　周重說勛遂稱大號　悉兵死戰　勛殺崔彥曾等　勛自稱天冊將軍　辛讜至廣陵　不敢歸家　讜令勇士火賊戰棚　運錢米入泗　龐勛使父舉直與許佶守徐州　坐受父拜　令狐綯分司　龐勛敗魏博軍於豐　曹翔退保兗州　馬舉救泗州　斬王弘立　解其圍　龐勛西擊康承訓於柳子　承訓逆擊大破之　走還彭城　鄭鎰帥衆降　陝民逐觀察使崔璆　徐商出鎮荊南　劉瞻爲相　馬舉圍濠州　敗賊於北津　曹翔殺魯橋戍卒二千人　復會宋威於豐蕭　康承訓破臨渙等寨　曹翔拔滕　賊戍卒多逃　詔保據山林　陳全裕來降　李袞據斷宋取據沛來降　康承訓拔第城　抵宿州　張實勸龐勛西掠宋亳　張玄稔殺賊將以宿州降　玄稔詐爲潰兵取符離　遂克徐州　斬龐舉直許佶　康承訓追龐勛至蘄斬之　馬舉代濠州　斬吳迥　賜朱邪赤心姓名李國昌　辛讜犯圍迎兵糧往返十二　誅崔雍　上荒宴委政路巖　巖通賂遺　陳蟠叟請破邊咸一家贍軍二年　李師望殺楊裕以邀南詔　師望與竇滂相繼貪殘　定邊已困　蠻寇清溪關　與安再榮相拒於大度河　分兵出沐源川陷嘉州　蠻濟大度河　竇滂欲自經　苗全緒等先夜擊蠻軍　然後遁去　蠻陷黎雅　滂奔導江　詔顏慶復援蜀

上章攝提格（二癸未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己卯十二戊寅朔）

十一　上尊號赦　盧耽使吳行魯楊慶復守備選突將　路巖韋保衡短康承訓　貶恩州　蠻逼成都　盧耽告急朝廷　遣支詳與之約和　蠻以儀注援柳樂以王審自盛　又欲張陳蜀王聽以居聽信　蠻抵成都　王畫敗於毗橋　竇滂自導江奔漢州　止援兵不使進　蜀人素怯　楊慶復與坡資勸勇氣自倍　支詳頹慶將至諭蠻　蠻已朝廷欲和者　蠻不犯成都　蠻以和使不至　復攻戍　韋與教蠻進甲騎遣使城遣吏侵苦岌蠻三部在深附南詔貶竇滂　顏慶復與蠻戰再敗之　援軍至治城下　蠻夜遁　宋威欲追蠻　慶復尊軍蠻至新穿水三日乃得過　豐復救蜀人城塹　蠻自是不復犯　牙將授官輪當倒錢三百繕　曹確出鎮浙西　韋保衡爲相　徐賊餘黨散在徐兗青齊　詔夏侯瞳招諭　光州逐刺史　楊堪言不可不懲　以泗州隸淮南　同昌公主薨　誅醫官宗族三百餘人　劉瞻溫璋諫　魏博軍亂　殺何全皞　立韓允中　劉瞻出鎮荊南　溫璋貶振州　璋自殺　敕未得葬　瞻又貶康州驩州　王鐸爲相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　李國昌鎮振武

重光單閼（二丁丑五丙午七乙巳閏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九一日霜降）

十二　葬同昌公主　路巖出鎮西川　人以瓦礫擲之　上賜安國僧沈檀講座高二丈　劉鄴爲相

卷第二百五十一

卷第二百五十二

玄默執徐（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十三　張允伸薨　軍中立其子簡會　于琮出鎮襄陽　趙隱爲相　張公素逐張簡會而代之　韋殷裕告郭敬述陰事　上怒杖殺殷裕　親友皆坐貶　韋保衡譖于琮貶韶州　并其親友皆貶之　廣德公主常執琮帶　琮以是全　李璋對韋保衡　朝廷遷除不應見問　張義潮薨　曹義金代之　歸義諸州多爲諸胡所據　追上宣宗謚　李國昌驕橫　徙大同軍　稱疾不赴

昭陽大荒落（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七癸亥十壬辰朔）

十四　上迎佛骨　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　南詔寇黔南　秦匡謀棄城走斬之　王鐸出鎮宣武　韋保衡弄權報怨　上疾甚　劉行深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儇爲太子　上崩　僖宗即位　追尊王太后　韋保衡貶賀州　西門季玄謂李可及徒煩牛足　蕭倣爲相　賜韋保衡死　初路巖信任邊咸郭籌亂政

閼逢敦牂（正辛酉二庚寅四己丑五戊子六丁巳九丙戌十二乙卯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唐僖宗（儇）　乾符元　盧攜言民飢困宜加振恤　賜路巖死　崔鉉知巖早達速亡　葬懿宗　趙隱出鎮浙西　裴坦爲相　劉瞻還朝　市人羅百戲迎之　裴坦薨　劉瞻爲相　瞻薨　崔彥昭爲相　母恐其讎王凝令多具履　劉鄴出鎮淮南　鄭畋盧攜爲相　上尊號改元　韓允中薨　子簡立　南詔寇大度河　黃景復不能禦　軍潰　党項回鶻寇天德　徐州羣盜起　敕鄭消討之　南詔陷黎州　攻雅州　成都城守　蠻遺牛叢書　云欲入朝訴寃　楊慶復書詈之　蠻至新津而還　叢燒城外民居　籍諸道兵救西川　商州民毆傷王樞　李詰討誅之　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敗　逃不知所之　召冊使還　歲荐饑　民困不賑恤而爲盜　王仙芝始起

旃蒙協洽（三甲申四癸丑六壬子七辛巳九庚辰朔）

二　祀圜丘赦　高駢先遣使開成都門　南詔請和　田令孜爲中尉　上呼爲阿父　委以政事　高駢追擊南詔破之　城平夷軍沐源川　蠻不復爲寇　駢斬黃景復　駢請自將擊南詔　不許　徐卒戍靈武者欲擅還　王裕本等討誅之　高駢奪突將職名　停其廩給　突將作亂　駢逃廁間僅免　浙西王郢作亂　遣宋皓討之　蕭倣薨　李蔚爲相　高駢誅突將家近萬人　王仙芝陷曹濮　黃巢起應之　衆至數萬　李茂勳逐張公素據幽州　楊知至奏蝗不食稼　董禹諫上賞之　尋坐貶　昭義軍亂逐高湜　回鶻還羅川　羣盜掠十餘州　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討之　王仙芝寇沂州　以宋威爲招討草賊使　擊走之

柔兆涒灘（正己卯四戊申五丁丑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朔　本志九月乙亥朔食軫十四度）

三　天平張晏等作亂　慰安之　詔毋得窮詰　令百姓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盜　兗州號泰寧軍　李茂勳以幽州授其子可舉　崔彥昭罷　王鐸爲相　高駢斬蠻使移牒責之　原州軍亂逐史懷操　密詔宣武等軍防衛綱船　宋威破王仙芝於沂州　奏已死　散兵歸州　中外賀　仙芝故在　[illegible]　陷陽翟郟城　[illegible]　曹翔援東都　發郊軍鳳翔兵守潼關　王仙芝陷汝州執王鐐　東都[illegible]　仙芝攻鄭州　雷殷符等擊走之　仙芝掠唐鄧　高駢築成都羅城　王仙芝陷鄖復　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　[illegible]敗　請易節帥　桂州軍亂逐李瓚　尚讓據嵖岈山　仙芝攻蘄州　裴偓爲奏官　詔許之　黃巢擊傷仙芝首　遂分軍爲二

強圉作噩（正癸酉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閏二三一日穀雨　本志四月壬申朔食畢三度）

四　王郢誘魯寔執之　命宋皓爲招討使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薛崇　南詔酋龍卒　子法立　請和　裴璩招王郢　郢將朱實降之　郢走死明州　黃巢陷沂州　陝州軍亂逐崔碣　黃巢尚讓合兵保嵖岈山　柳彥璋陷江州執陶祥　李可封封爲邠帥崔安潛誅之　[illegible]宋州　張自勉擊解之　王鐸盧攜欲使自勉受宋威節度　鄭畋不肯署奏　互求罷免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王承顏　鹽州請以王宗誠爲刺史　[illegible]　武宣武軍自稱州逃歸　邊人約還　李侃討王宗誠斬之　[illegible]　自勉事　河中軍亂逐劉侔　黃巢寇掠蘄黃　曾元裕[illegible]　招降尚君長　宋威奪之稱擒獲　朝廷不能辨而斬之　黃巢陷濮州　詔張自勉擊之　劉秉仁討柳彥璋斬之　赫連鐸據雲州

著雍閹茂（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九癸巳十一壬辰朔）

五　王仙芝攻江陵　陷其羅城　李福救之解去　曾元裕破仙芝於申州東　以元裕代宋威　高駢徙荊南　李克用殺段文楚據大同　李國昌請自討克用　曾元裕破王仙芝於黃梅　追斬之　尚讓帥餘衆歸黃巢　推巢爲王　改元王霸　巢陷沂州濮州　巢屢敗乃請降　除將軍竟不至　盜陷朗州岳

卷第二百五十三

州　黃巢掠汴宋攻葉陽翟　詔發兵守東都險要　王重隱陷洪州掠湖南　曹師雄掠宣潤　湖南軍亂逐崔瓘　黃巢度江陷虔吉饒信州　以盧簡方為振武李國昌為大同　貸商人錢穀以贍東都　以御史易財　楊嚴懇求解度支　南詔請尚公主崔澹以為不可　鄭畋盧攜爭蠻事破硯皆罷　豆盧瑑崔沆為相　宰相[illegible]者　辛讜使賈宏使南詔　李國昌不受代與李克用陷遮虜軍寇岢嵐軍　盧簡方薨　河東土團[illegible]鄭虎求優賞　高駢徙浙西　沙陀焚唐林崞縣　發諸道兵會晉陽以討沙陀　沙陀敗官軍於洪谷　黃巢攻宣州不克入浙東開山掠福建　宋威薨　昭義兵掠晉陽為民所殺　李蔚罷　鄭從讜為相　詔幽州及吐谷渾沙陀討李國昌父子　岢嵐軍翻城應沙陀　黃巢陷福州　昭義兵掠代州為民所殺　杭州募鄉兵　董昌錢鏐等為八都

屠維大淵獻（正辛卯四庚申七己丑八戊午十丁巳十一丙辰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本志四月庚申朔食胃八度）

六　高駢屢破黃巢巢趣嶺南　辛讜達徐虔使南詔　河東軍亂殺崔季康　崔安潛募賊同侶捕賊　又罷黃頭軍神機營　王鐸自請討賊出鎮荊南為南面都統　河東軍亂李侃欲殺張鍇郭眦以悅之　軍士復業取復職　黃巢求旌節除率府率　李侃請尋醫以李蔚代之　高駢請自將兵討黃巢不許　黃巢得告身大怒陷廣州執李迢殺之　高駢徙淮南　黃巢士卒癘疫自桂州北還長沙陷之李係奔朗州　巢進攻江陵　王鐸奔襄陽　劉漢宏焚掠江陵　李蔚薨張鍇郭眦納李邵　王處存鎮義武　劉巨容曾全晸破黃巢于荊門　巨容謂國家喜負人釋巢不追　巢復振　巢轉掠陷鄂饒信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王鐸分司　盧攜為相　陳彥謙陷柳州

上章困敦（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

廣明元　改元　沙陀寇忻代陷大谷　遣諸葛爽救之　河東亂殺康傳圭　侯昌業以直諫賜死　石野豬謂上遇堯舜必駮放　度支借富戶胡商貨財　田令孜陰為幸蜀計　陳敬瑄以擊毬鎮西川　鄭從讜鎮河東軍中遂安　高駢為諸道都統　安南軍亂逐節度使曾衮　李琢為蔚朔招討都統　張璘擊王重霸降之　黃巢退保饒州　江淮屢奏破賊朝廷差以自安　以楊師立鎮東川牛勗鎮興元　段彥謩殺宋浩　劉漢宏侵掠宋兗　黃巢復振敗張璘殺之　除監軍樞密降麻出案　妖人詐稱陳敬瑄　黃巢黨陷睦州婺州　盧攜專權豆盧瑑附之崔沆為所沮　赫連鐸誘沙陀高文集等皆降　黃巢陷宣州　盧攜請遣使和南詔從之　黃巢度江屯天長　高駢嚴備自保飛表告急上下失望[illegible]　詔河南諸軍屯溵水　齊克讓屯汝州　劉漢宏降　李克用還討高文集李可舉敗之於藥兒嶺雄武軍　李瑑赫連鐸敗李國昌於蔚州國昌克用奔韃靼　克用曰誰能老死沙磧　崔安潛分司　黃巢擊曹全晸破之　薛能館徐卒於毬場周岌還兵殺之能走死　齊克讓還兗州溵水諸軍皆散　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為兵　吳師泰乞留振武　黃巢入潁宋徐兗　巢陷汝州皇甫鎮死李詢　王重榮亂河中　豆盧瑑欲以天平授黃巢盧攜不可　及巢度淮攜稱疾不出　巢逼東都　田令孜豆盧瑑崔沆勸上幸蜀　上令張承範將神策二千八百人守潼關　令孜為諸道兵馬都指揮使　齊克讓以飢卒萬人逃保潼關　黃巢陷東都　劉允章帥百官迎巢巢入城勞問而已　巢陷虢州　秦宗權據蔡州　神策軍雇病坊貧人代行　華州庫惟塵埃鼠跡倉有米千餘斛神策軍裹三日糧而行　神策軍上關　齊克讓居關外皆絕食　黃巢軍大至不見其際　克讓力戰竟日士卒饑甚燒營而潰　官軍忘守禁谷　潰卒燒為坦塗　巢自禁谷入夾攻關關上人潰走　以巢為天平節度使　王徽裴澈為相　田令孜歸罪於盧攜罷之攜自殺　令孜奉上西走百官皆不知　巢入長安　張直方帥文武迎灞上　尚讓慰撫百姓賊見貧者或施與之　後數日乃出大掠巢不能禁　上自駱谷趣興元　鄭畋請上留鳳翔不許　巢入宮即帝位國號齊改元金統　唐官三品以上悉停　立后置百官　朱溫為巢說諸葛爽降之　巢以爽鎮河陽　羅元杲走　鄭畋閉將佐欲臣賊畋絕僞使　畋首唱諸道討賊　上至興元　巢殺豆盧瑑崔沆于琮張直方　張濬勸李康以糗糧饋上　義武王處存河中王重榮發兵屯渭北　陳敬瑄遣使迎車駕

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五十四

重光赤奮若（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九丙午十一乙巳朔）

中和元　陳敬瑄杖殺內園小兒　蕭遘為相　上至成都　詔屢趣高駢討賊駢終不出師　聽駢得以墨敕除官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王鐸為相　陳景思以沙陀及諸胡入援至絳州而還　朱溫陷鄧州　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畋與唐弘夫敗尚讓王播於龍尾陂　有書省門嘲賊者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募沙陀得三萬　使陳景思奏赦李國昌父子詔從之　百官追車駕者稍集　諸道貢獻相繼　王徽為尚書　諸葛爽復以河陽歸國　拓跋思恭李孝昌入援　鄭畋傳檄天下賊不敢窺京西　朱玫殺王玫以邠寧兵討巢　唐弘夫程宗楚王處存入長安　黃巢出屯霸上　官軍貪虜掠無備巢復襲敗之　弘夫宗楚死　處存走　巢殺人洗城　拓跋思恭李孝昌敗於王橋　巢加尊號　高駢出屯東塘以積討巢之異　李克用過掠晉陽　契苾璋救之乃解　楊復光說蔡州秦宗權共討黃巢　復光分忠武軍為八都　高潯會重榮拔華州　鄭畋為相兼都統　李克用還鴈門　朱玫自興平退屯奉天　高仁厚益與平兵　改元赦　韋昭度為相　鄭從讜斬論安　田令孜屢賞從駕軍不及蜀軍　郭琪反討平之　孟昭圖言天下非北司天下天子非北司天子　令孜沈之於江　星燕如繼　武寧軍亂時溥殺支祥而代之　王緒據壽州光州　以王澈為章正　高潯敗于石橋　李群復取蘇州　南詔上表請和　高駢與周寶交惡留屯東塘百餘日復歸　董昌據杭州　杜雄陷台州　成麟殺高潯據潞州　孟方立攻麟殺之　李昌言自興平乘虛襲鳳翔逐鄭畋而代之　曹全晸戰死　鄭畋分司　盧約陷處州　閔勗過湖南逐李裕而代之　雷滿據朗州　周岳據衡州　向瓌據澧州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玄黓攝提格（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八庚子十一己巳朔閏七八一日[illegible]分）

唐僖宗中和二（王鐸代高駢爲諸道都都統。鄭畋爲相。李克用寇蔚州。契苾璋討之。阡能寇掠邛雅。蜀中羣盜大起。）高駢好神仙。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以方術惑之。結左右共爲欺罔。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事皆決焉。用之[illegible]排擯舊將而進其黨。軍政大壞。又使駢深居不與將佐相接。諸軍大集。西[illegible]長安斗米三十緡。賊買人爲糧。鍾傳據洪州。以閔勗權鎮南節度使。不行。罷高駢鹽鐵轉運。駢上表不遜。詔切責之。駢貢賦遂絕。[illegible][illegible]諸軍退屯奉天。荊南監軍朱敬玫殺段彥謨。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聚衆應阡能。以鍾傳鎮江西。[illegible]韓攻宣[illegible][illegible]大實。韓求反。高駢承制除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詔閔[illegible]拒之。南詔求公主。劉漢宏遣弟漢宥屯西陵。謀兼浙西。董昌遣錢鏐[illegible][illegible]破之。魏博韓簡[illegible][illegible]據河陽。李國昌遷代州。朱溫以同州降王重榮。黃巢殺李詳。廣西軍亂。逐張從訓。青州逐安師儒。立王敬武。湯羣以嵐州附沙陀。韓秀昇屈行從反。陳敬瑄莊夢蝶討之。韓簡殺曹存實。圍鄆州。朱宣拒之。朱溫賜名全忠。李克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illegible]。詔王處存招諭之。張濬說王敬武發兵赴長安。劉漢宏復遣王鎮攻西陵。錢鏐擊敗之。楊復光與王重榮謀召李克用。克用自嵐石趣河中。過晉陽辭鄭從讜。李詳[illegible]兵逐黃思鄴。以華州降。高仁厚不殺一人。擒阡能等五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阡行全。鄭從讜討湯羣。斬之。以李克用爲雁門節度使。鄭紹業不敢赴荊南。軍中以陳儒知府事。王鐸以鄭昌圖守昭義。朝廷以王徽代之。徽辭不行。昌圖不能守。委去。孟方立自稱留後。徙鎮邢州。秦彥逐竇潏。據宣歙。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五十五

昭陽單閼（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六乙未八甲午十二癸巳朔）

三　李克用至沙苑。罷王鐸都都統。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鎔。以朱瑄鎮天平。李克用屯乾阬。敗尚讓十五萬衆於梁田陂。[illegible]走。韓簡攻鄆州不克。諸葛爽復取河陽。朱瑄請和。韓簡還攻河陽。與李罕之戰。敗於武陟。樂行達據魏州。稱留後。簡爲部下所殺。李克用圍華州。鄭紹業分司。以陳儒鎮荊南。莊夢蝶爲韓秀昇所敗。以高仁厚代之。尚讓救華州。李克用敗之於零口。進軍渭橋。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呂用之使行愍殺俞公楚姚歸禮。以朱全忠鎮宣武。李克用拔華州。黃揆走。劉漢宏[illegible]黃[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錢鏐擊走之。高仁厚擒韓秀昇等。峽中平。李克用破賊於渭南。遂入長安。黃巢焚宮室。自藍田走商山。斬崔璆。黃巢遣孟楷攻蔡州。秦宗權稱臣於巢。與巢連兵。趙犨[illegible]斬楷。巢圍陳州。作舂磨寨。以劉謙爲封州刺史。朱全忠赴鎮。南詔遣楊奇肱迎公主。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楊復光卒。八都鹿晏弘[illegible][illegible]去。田令孜黜楊復恭。令孜與陳敬瑄惡鄭畋。罷其相。以裴澈爲相。以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升湖南爲欽化軍。孟方立徙昭義於邢州。潞人不悅。召李克用兵。克用使弟克脩攻取潞州。以安化公主妻南詔。劉漢宏自[illegible]爲[illegible]敗而遁。弟漢容辛約死。秦宗權圖許州。鹿晏弘陷興元。逐牛勖。王[illegible]不[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溥[illegible][illegible]朝廷。劉漢宏爲義勝軍節度。朱全忠等救陳州。全忠取亳州。

閼逢執徐（正壬辰四辛卯六庚寅七己未九戊午十二丁亥朔）

四　樂行達更名彥禎。楊師立[illegible]陳敬瑄田令孜罷其東川。李克用救陳許。將出河陽。諸葛爽拒之。乃自陝濟河。楊師立反。進攻[illegible][illegible]。以陳敬瑄爲三川招討使。命高仁厚討師立。朱全忠敗黃巢瓦子寨。錢鏐[illegible]劉漢宏州。高駢疏呂用之罪惡。李神福[illegible][illegible]舒州。吳迥逐高澞。[illegible][illegible]驛使人[illegible][illegible]秦宗權寇[illegible]州。田頵擊走之。[illegible][illegible]中據鄭州。黃巢圍陳州三百日。[illegible][illegible]大小數百戰。李克用[illegible]許汴徐兗[illegible]軍破[illegible]鄆州。黃巢[illegible]東去。克用破巢於王滿渡。巢軍遂潰。衛將降時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尋[illegible]朱全忠。克用又破巢於封丘。巢東走。克用追至曹州而還。高仁厚屯德陽。張士安[illegible]君

自六月以後

雄等據[illegible]闕拒之。朱全忠謀殺李克用於上源驛。克用僅得免。克用欲攻全忠。劉氏曰當訴之朝廷。高仁厚圍張士安。仁厚開[illegible]門設[illegible]賊不敢入。楊茂言[illegible]走。仁厚使張[illegible]召還。明旦獨斬茂言。鄭君雄等敗走。仁厚進圍梓州。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東川平。李師悅追黃巢至狼虎谷。林言斬巢首降。秦宗權寇宣武。朱宣救之。黃巢妾[illegible]上。責女子拒賊。[illegible]將相何地。朱全忠敗秦宗權于溵水。李克用表訴。朝廷和解之。藩鎮互相吞噬。[illegible]無所[illegible][illegible]。李克用請麟州及雲蔚。許之。王徽招撫流散。[illegible]復宮室。王鐸[illegible]滄州。王建韓建帥衆奔行在。田令孜養爲假子。號隨駕五都。鹿晏弘棄興元走。令孜使王行瑜殺曹知愍。上[illegible]令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秦宗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陷襄州。劉巨容走。晏弘襲許州據之。陳巖據福州。樂從訓殺王鐸。以邠寧爲靜難軍。陳晟據睦州。王敬蕘據潁州。馮行襲斬孫喜。李昌言薨。弟昌符立。秦宗權縱兵四掠。

卷第二百五十六

旃蒙大荒落（三丙辰四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光啓元　招撫宗權。上發成都。張瓌囚陳儒據荊南。成汭據歸州。盧光稠陷虔州。秦宗權攻王緒。緒劫光壽之民。轉掠江洪入汀漳。宗權[illegible]稱[illegible]。朱全忠擊敗之。上至京師。赦改元。朝廷號令止行於山劍嶺南數十州。秦宗權稱帝。置百官。以時溥爲都統討之。李可舉王鎔共攻王處存。李克用救之。秦宗言寇荊南。田令孜募新軍五萬四千人。南北司官萬餘人。兩河江淮賦稅不入。度支稟餉不能給。田令孜自領榷鹽使。與王重榮爭鹽利。徙重榮兗州。以王處存鎮河中。令李克用送之。劉仁恭陷易州。李克用救無極。敗燕兵于新城。王處存敗幽兵。復取易州。李全忠攻幽州。殺李可舉而代之。李罕之走。孫儒陷東都。常濬上言姑息藩鎮太[illegible]

柔兆敦牂（己卯七戊寅八丁未九丙子十二乙巳朔　本志四月癸酉犯月角）

二　[illegible]

強圉協洽（四甲辰六癸卯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十二己巳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

三　[illegible]

自四月以後

呂始判 駢以五百兵援從子傑 用之驛鍔士民守城城中恨城破之晚駢使石鐸輪師鐸師鐸請以妻子為賞 秦彥遣秦獨助師鐸 師鐸克廣陵用之出走 駢權備見師鐸 申及勳駢潛出收兵復府城 秦獨以兵守倉庫 駢以使孫授師鐸 或觀師鐸秦駢為帥如故而拒秦彥 駢出居南第 宣軍贊進李兩樓 亂兵掠御物 殺鍺萬殷 朱全忠敗廣遣於萬勝張硾於赤閏 畢師鐸復幽高駢於道院 呂用之召楊行密入援賞驕謂天以淮南陽行密 行密至天長用之帥來歸之 朱全忠破張旺秦宗權自鄭州會之 張神劍求貨不徇與高寶等俱陽楊行密 朱宣朱瑾救朱全兼大破秦宗權於邊李村宗權背遁 蔡人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號者留圍去 錢鐸遣杜穰等討薛朗 秦彥以稍鎧守宣數引兵入廣陵 楊行密軍廣陵 李昌待與楊守立爭道遂攻燒行宮敗奔隨州 韋昭度賞其家於軍中 常行儒殺王重舉 畢師鐸秦獨出戰而敗鋼死 亳州謝取孫刺史 李罕之鎰河陽張全義守東都 全義招流散勳農桑數年富庶 李茂貞京贈州斬李昌符 朱全忠取亳州 全忠驍取曹州敗朱宣朱瑾於劉楊 秦彥結張雄黨獲其用雄重富而不戰更助楊行密 畢師鐸鄭漢章秦兵出戰 李濤謂以順討逆何論衆寨犬軍至此去蔣安歸 行密大破師鐸等俘斬殆盡自畏不散出 發濮為楯 秦彥殺高駢 鄭漢章敗張神劍高霸兩軍各奔歸 朱珍拔濮州進攻鄆州敗還朱實復取曹州 杜稜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逆司實以歸 廣陵無食屠人賣之 楊行密克廣陵秦彥畢師鐸奔東捲 秦宗權遣弟宗衛孫儒與行密爭楊州彥師鐸歸之 儒殺宗衛送首朱全忠 朱珍李唐實不相下朱全忠兩全之 全忠軍懷民攻柔春敬翔 儒攻高郵張神劍奔廣陵行密殺之 行密召高霸還廣陵 留朱全忠衆領淮南 陳敬瑾慕顯彥朗王珪相親使因令敬召建建至鹿頭敬瑾悔而拒之建怒攻拔漢州與彥朗共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 楊行密殺高霸及盧下數千人 又殺呂用之 責襲勳行密遣輜寵還廬州 發雄拔上元趙鍾走 朱全忠以李璠為淮南留後時溥以兵拒之璠至泗上而還 趙德諲陷荊南殺張瓌 陳儒陷衛州 邛敬章陷鄆州 阮結擒薛明

卷第二百五十七

著雍涒灘（三戊戌五）

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　本志三月戊戌朔食胃一度八月熒惑守輿鬼歲鎮太白聚于周

文德元

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楊行密殺張守一 以朱全忠代時溥為 [illegible]

屠維作噩（正癸巳三）

壬辰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

唐昭宗（曄）龍紀元（赦改元）

劉崇望為相 龐師古敗時溥於呂梁 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 王建敗山行章於新繁 [illegible]

卷第二百五十八

上章閹茂（二丁巳四）

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午朔閏九十月二日小雪

大順元（上尊號改元）

[illegible]

重光大淵獻

二辛巳四庚辰五己酉七戊申十一丁未朔

二

[illegible]

玄黓困敦（正丙午三）

乙巳五甲辰六癸酉八壬申十一辛丑朔

景福元（赦改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五十九

彝闕州　復以時溥鎮徐州　李存孝以邢洺磁降朝廷　張璲張諫以濠泗降朱全忠　全忠拔濮州遂攻徐州　王壇陷婺州　蔡儔以[illegible]救於全忠不救　楊行密使李神福等討之　邊岡造景福曆　華洪擊楊守亮破之　明州鍾文季卒　黃晟代之

昭陽赤奮若

（二庚午四己巳閏五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朔六二日大暑）

二　時溥攻宿州殺郭言　李茂貞請再賜顧彥暉節　王建敗岐梓之兵于利州　徙李茂貞於山南不從　李克用擊李存孝遂攻王鎔敗鎔兵於叱日嶺　李匡威救之敗克用於元氏　克用還邢州　朱友裕圍彭城敗朱瑾於石佛山　朱友恭譖之　友裕逃歸　張夫人救之得免　李匡籌據幽州　李匡威不得歸　欲入朝　京師士民震驚　王鎔迎歸父事之　柳玭謂門地高可畏不可恃　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龐師古拔彭城　時溥自焚死　李匡威劫王鎔欲奪其位　墨君和負鎔以免　鎮人攻匡威殺之　劉仁恭攻匡籌不克奔河東　楊行密圍蔡儔於廬州　張顥出降　袁襲稱其反復請殺之　王審知拔福州　范暉走死　王潮自稱留後　錢鏐爲蘇杭觀察使　上以武臣難制　出[illegible]等爲節度使　以[illegible]王代之　李匡籌攻樂壽武強　王鎔救邢州　李克用敗之於平山　進逼鎮州　鎔請和　且以兵糧助攻邢州　楊行密克廬州　斬蔡儔　不發其冢曰傳以此得罪　錢鏐城杭州周七十里　[illegible]弘[illegible]代之　李茂貞上表不遜　上意欲討之　杜讓能諫不聽　曰　但恐臣徒受晁錯之誅　不能弭七國之禍　崔昭緯陰附邠岐　惡讓能　市人投瓦石擊昭緯及鄭延昌　[illegible]朝服　命覃王嗣周討李茂貞　歙州[illegible]得陶雅爲刺史　龐師古攻兗州　敗朱瑾　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　李克用圍邢州　[illegible]李存孝以成塹壘　鄧季筠逃歸　覃王嗣周軍潰于興平　李茂貞王行瑜進軍臨皋　上爲之斬西門君遂等　貶杜讓能以謝之　韋昭度崔胤爲相　茂貞勒兵不退　賜讓能死　自是朝廷動息稟邠岐　南北司依二鎮以邀恩　[illegible]不遲者因崔[illegible]以回詔命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楊行密取舒州　韋昭度不授王行瑜尚書令　朱全忠求領鹽鐵不許　鄧處訥殺周岳據潭州

閼逢攝提格

（二甲午四癸巳五壬戌七辛酉八庚寅十一己未朔）

乾寧元　李茂貞入覲　朱全忠敗克鄆兵於魚山　鄭綮爲相　自爲時事可知　張鈞卒　兄鐸代之　吳討以黃州降楊行密　李存孝出降　李克用轘之　憤諸將不爲之請　薛阿檀死　克用勢衰　馬殷說建鋒[illegible]鄧處訥斬之　劉建鋒據潭州　王建拔彭州斬楊晟　鄭延昌罷　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　李克用遣安福順赴之　杜洪攻黃州　李谿爲相　劉崇魯哭麻而罷谿　累表訴崇魯　李克用破赫連鐸殺之　李茂貞拔閬州　楊復恭等走　鄭綮致仕　徐彥若爲相　楊守厚卒　綿州降王建　楊復恭守亮守信走至乾元　韓建擒斬之　復恭遺守亮書　自謂定策國老　謂上門生天子　李克用醉殺康君立　劉仁恭勸李克用取幽州　張諫以泗州降楊行密　楊[illegible]始有[illegible]　李克用大破幽州兵　李匡籌走　盧彥威殺之　幽州降克用　李匡威知匡籌不能保宗業　吳討納印於楊行密　王潮保境息民　劉謙卒　子隱代之　董昌以妖妄稱帝

旃蒙單閼

（三戊午五丁巳六丙戌八乙酉九甲寅十一癸丑朔　本志七月癸亥熒惑犯心）

二　李克用入幽州　朱友恭破朱瑄擒安福順　陸希聲爲相　王重盈卒　軍中立兄子珂　楊行密請討朱全忠　黃碣謂董昌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　[illegible]與其閉門作天子何如開門作節度使[illegible]下　論昌　昌懼　執送吳瑤等請待罪天子　鏐乃還　王重盈子珙瑤讎[illegible]兵攻王珂　復以李谿爲相　朱全忠屯單父　李克用表劉仁恭鎮幽州　留兵戍之　崔昭緯使李茂貞王行瑜表李谿不可爲相　上不得已與韓之　崔胤出鎮河中　以王摶爲相　李克用請以河中授王珂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表珂非重榮子　上許克用　楊行密以[illegible]　行密拔濠州執張璲　行密以李昇賜徐溫　行密圍蘇州　上欲令諸王將兵巡警衛撫慰方鎮　南北司競諫而止　赦董昌放歸田里　陸希聲罷　朱延壽拔壽州敗汴兵　錢鏐奏董昌不可赦　韋昭度致仕　劉建鋒爲武安軍節度使　李克用遣兵救鄆　朱友恭還汴　詔錢鏐討董昌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引兵入朝　殺李谿韋昭度[illegible]　三帥謀廢立　聞李克用起兵乃還鎮　劉崇望貶昭州　起孔緯張濬　以緯爲相　李克用大舉討三鎮　拔絳州斬王瑤　屯河中　王行約棄同州奔京師　李繼鵬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　王行實劉景宣謀劫上幸邠州　左右軍相攻於闕下　矢拂御衣　遂焚宮室　上出幸莎城　移幸石門　上遣使召

卷第二百六十

李克用討邠岐　克用軍渭北[illegible]　李茂貞斬李繼鵬[illegible]以謝罪　上命延王戒丕[illegible]克用　克用遣子存勖入見　[illegible]

柔兆執徐

（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一丁丑朔　閏正二日春分　本志八月壬申太白晝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丁亥乃見是謂當出不出十月太白鎮合于南斗）

三　王宗瑤拔龍州　馬殷攻邵州拔定勝　安仁義屯湖州救董昌　顧全武屯西陵以拒之　李存信救兗鄆屯莘　[illegible]魏人　[illegible]破之　弘信遂與河東絕　[illegible]

[illegible]

強圉大荒落

（二丙午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

四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劫天子幸河中　[illegible]

卷第二百六十一

發兵定關中　仁恭不從　克用舉兵伐之　上欲親討李茂貞　宰相諫而止　韓建殺十一王於石隄谷　以謀反聞　貶孫偓朱朴　周德權勸王建招撫東川黨盜　劉仁恭敗李克用於安塞　李彥徽奔楊行密　錢鏐取湖州　命張璉討李茂貞　復王建西川節度　削茂貞官爵　朱全忠遣龐師古葛從周擊楊行密　淮南大震　李繼瑭奔同州　以韓建兼鎮匡國　遂州侯紹合州王仁威鳳翔李繼溏各以衆降王建　建克梓州　顧彥暉舉族自殺　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李克用讓劉仁恭[illegible]　楊行密擊龐師古於清口斬之　又敗葛從周於淠水　汴兵還者不滿千人　朱全忠由是不能與之爭　立何后　王審知爲觀察使[illegible]　知讓其兄審邽　審邽以無功不敢當　[illegible]王建以爲小[illegible]　[illegible]　敢盜邊　後以滿軍與召三王斬之　[illegible]道古上疏切諫　貶施州

著雍敦牂（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八戊戌十丁酉十一丙申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光化元　以劉崇望鎮東川　詔罷討鳳翔　復李茂貞官爵　茂貞韓建與李克用通好　韓建修復宮室　錢鏐徙鎮海軍於杭州　以朱全忠兼宣武宣義天平三鎮　馬殷知武安留後　止得潭邵二州　劉仁恭遣子守文逐盧彥威　取滄景德三州　朱全忠敗河東兵於鉅鹿城下　葛從周五日取邢洺磁三州　朝廷聞王宗滌已據東川　召劉崇望還　馬殷取衡州永州　朱全忠遣氏叔琮伐趙匡凝　取唐州　擒隨州刺史　以華州爲興德府　康懷貞拔鄧州　趙匡凝請復附于汴　上還長安　赦　遣使和河東宣武　朱全忠不可　王宗滌請分遂合等五州別爲一鎮　顧全武拔蘇州　臺濛走　秦裴遣顧全武佛經　降而宥之　羅弘信薨　子紹威代之　朱友恭擊破安州　李嗣昭等攻邢洺　葛從周擊敗之　進至青山　李嗣源勒兵拒戰　從周乃還　以王審知爲威武節度使　王珙以汴人寇河中　李嗣昭救之　敗汴人於胡壁　[illegible]　陳岌以衢州降楊行密　[illegible]薛志勤薨　李罕之求潞鎮　李克用不與　罕之擅據潞州　附朱全忠　李嗣昭討之　先拔澤州　虜其妻子　楊行密以成及易魏約等於錢鏐　曾袞叛　劉隱討平之

屠維協洽（正乙未二）甲子四癸亥七壬辰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二　崔胤罷　陸扆爲相　楊行密攻徐州　劉仁恭發幽滄兵十萬　屠貝州　攻魏州　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蔡州軍亂　擁崔洪奔淮南　朱全忠以朱友裕代之　全忠救徐州　楊行密引去　全忠遣李思安救魏博　敗劉守文於內黃　擒單可及　葛從周自邢入魏　大破劉仁恭　王鎔復從而擊之　伏尸五百里　仁恭自是不振　而全忠益橫　羅紹威求救於河東　既而復與之絕　葛從周攻河東　拔承天軍　氏叔琮拔樂平　軍榆次　周德威擊敗之　擒陳章　丁會攻下澤州　置武信軍於遂州　李克用遣李君慶攻潞州　不克　誅之　以李嗣昭代之　康懷貞[illegible]　李罕之疾　朱全忠徙之河陽　以丁會代之　罕之薨　陝軍亂　殺王珙　立李璠　陳漢賓以海州降楊行密　李瓊拔道州　斬蔡結　朱全忠召葛從周　李嗣昭攻澤潞　取之　賀德倫走　李茂貞兼彰義節度　王師範以沂密內叛　乞師於楊行密　臺濛王綰拔密州　攻沂州不克　朱友謙殺李璠　以陝降朱全忠　李瓊拔郴州　斬陳彥謙　又拔連州　魯景仁自殺　湖南皆平

上章涒灘（二己未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十乙卯朔

三　康儒攻睦州　錢鏐拒之　崔胤出鎮廣州　劉延業諫李克用治城塹　葛從周擊劉守文　拔德州　圍滄州　周德威攻邢洺以救之　邕州軍亂　逐李鐬　鐬討平之　上與崔胤謀去宦官　南北司各結藩鎮爲援　王摶請徐圖之　胤遣朱全忠書　構與敕使同爲社稷患　胤復爲相　摶罷　宋道弼景務修皆賜死　胤勢震中外　葛從周敗劉仁恭於老鴉隄　李嗣昭復攻邢洺　從周釋滄州還　以王建兼東川武信都指揮制置使　李嗣昭敗汴兵于沙河　拔洺州　康儒敗走　葛從周復取洺州　敗李嗣昭於青山口　徐彥若出鎮廣州　[illegible]罷　裴贄爲相　升桂管爲靜江軍　朱全忠攻鎮州　周式爲王鎔請和　以鎔子昭祚爲質　從　張濬請鎔說全忠兼服幽滄易定以制河東　發存敬擊劉仁恭　拔瀛莫[illegible]州　馬殷遣秦彥暉等伐劉士政　陳可璠掠民耕牛以犒軍　民導[illegible]　取桂宜巖柳象五州　[illegible]　處直[illegible]　光於易水[illegible]　河北皆服全忠　李嗣昭下大行　拔懷州　攻河陽　閻寶救之　乃

卷第二百六十二

還　上與崔胤謀去宦官　宦官憂懼　劉季述等以禁軍劫上　幽於少陽院　立太子爲帝　以上爲太上皇　季述畏朱全忠　不敢殺胤　但解三司　胤致書全忠勸圖反正　[illegible]勸藩鎮　李愚勸韓建　季述遣子希度詣全忠　許以社稷輸之　李振勸全忠誅季述　全忠乃囚希度等　薛王知柔薨　睦州陳晟卒　弟詢代之　崔胤使石戩說孫德昭等謀返正

重光作噩（二甲寅三）癸未四壬子六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天復元　德昭伏兵執王仲先劉季述　殺之　迎上御樓復位　黜太子爲德王　德昭等三人皆除使相　賜姓李　朱全忠爲東平王　令樞密使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　誅李師虔徐彥孫　李茂貞入朝　崔胤請與陸扆分典禁軍　上疑不決　[illegible]以爲不可　乃復用韓全誨等　嚴遵美辭兩軍中尉　茂貞留兵宿衛　人心不安　全忠遣張存敬襲取晉絳　王珂及妻告急於李克用　克用以汴人扼晉絳路　不能救　令珂歸朝　珂謂河中亡則同華邠岐爲之次　勸李茂貞帥諸鎮據潼關拒全忠　不從　李嗣昭拔澤州　張存敬圍河中　王珂勢窮遂降　[illegible]樞爲相　朱全忠遣氏叔琮等與魏博易定共攻李克用　拔沁澤潞　[illegible]晉陽城下　[illegible]改元　王宗裕鎮東川　氏叔琮等攻晉陽　以久雨[illegible]而還　[illegible]邠州[illegible]　李茂貞入朝　韓全誨深與相結　崔胤始懼　朱全忠如河中　韓偓[illegible]　時惟貴守大信以安之　[illegible]　李克用復取慈隰　丁會鎮昭義　孟遷鎮河陽　[illegible]　崔胤欲盡誅宦官　宦官使美女知書者詗之　[illegible]與朱全忠書　[illegible]以兵迎車駕　全忠自河中[illegible]　[illegible]易服而逃　韓偓曰　彼不預謀　[illegible]　及繼筠相結　將致不安　上貶黜宦官皆不行　李神福攻杭州　顧全武拒之　[illegible]　於殿東　韓偓謂全誨等不當令出入禁中　[illegible]　朱全忠舉兵發大梁　李神福敗杭兵　擒顧全武　韓全誨令李繼筠等劫上　上[illegible]勢須西行　卿等但東行　[illegible]　李繼筠掠內庫　朱全忠至河中　京師大駭　司馬鄴以同州降全忠　[illegible]　衛崔胤及士民於開化坊　上召胤及百官皆不至　[illegible]　幸鳳翔　韓建請平於全忠　[illegible]　李茂貞迎車駕　[illegible]　全忠遣韓建取華州　[illegible]建鎮許州　[illegible]　盧光啓權句當中書　上至鳳翔　[illegible]

玄黓閹茂（正戊申三）丁未四丙子六乙亥七甲辰十癸酉朔　本志五月甲子太白熒惑在軒轅台星　上太白遂犯端門又犯長垣中星

二　朱全忠軍武功　李嗣昭攻慈隰　韋貽範爲相　以嚴龜爲岐汴和協使　[illegible]　全忠旋軍河中　李嗣昭下慈隰　[illegible]　全忠遣朱友寧[illegible]　[illegible]茂貞大敗　孔勍拔鳳州　全忠進圍鳳翔　[illegible]

卷第二百六十三

行密說降之行密攻宿州不克而還孔勍取成隴州錢韋貽範求起復爲韓偓不肯草麻李茂勳屯三原康懷貞擊走之杜稜據州鏐以孫儲之黨爲親兵徐綰許再思作亂攻杭州韋貽範再起復爲相柳璨以王宗播不血戰恐不自保王建爲秦承厚舐目王宗滌克興元李繼密降以臺死建忌宗滌得衆而殺之朱全忠欲歸河中高季昌請功垂成安可捨去馬景許降云汴軍遁去李茂貞出擊大敗而還由是喪氣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成勸鏐東保越州杜建徽叱之鏐遣顧全武戍越州全武曰之越不如之揚乃遣全武以子傳瑾告急於楊行密徐許召田顒共攻杭州全武說行密曰田顒得志必爲王患李儼至揚州行密置制敕院王建拔興州李彥詢彥韜降於汴軍朱全忠獻食物犒與李茂貞連和李茂勳屯北販以救茂貞上稱見二擊士朱全忠遣孔勍乘虛襲取坊鄜二州李茂勳闔之遁去鳳翔城中犬肉賣於人肉上鬻御衣以充用韋貽範因顒欲自西陵度江戰逆等拒破之李茂勳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李茂貞密謀誅宦官與全忠連和楊行密召田顒錢傳瑾請爲質於顒丁會逐朱漢賓陷朗州上言十六宅死者日數人令逵和解鳳翔卒屬韓全誨岳州鄧進思卒弟進忠代之

昭陽大淵獻

二壬申四辛未五庚子七己亥八戊辰十丁卯朔

三　王師範以朱全忠圍逼天子分兵襲河南諸州劉鄩據兗州市人不知張居厚襲華州事泄走死李茂貞白上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連和上累召崔胤胤稱疾不至全忠擊鳳翔北山兵茂貞爲子侃求尚平原公主上出鳳翔幸全忠營崔胤迎謁於興平復爲相上入長安誅宦官數百人以內諸司歸省寺兩軍八鎮隸六軍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李克用攻晉州停鳳翔所除官張承業等不死崔胤忌陸扆貶之殺宋柔等韓偓謂萬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賜蘇檢盧光啓死分司褒寵朱全忠將佐崔胤請以輝王祚爲元帥全忠副之崔胤恃全忠專恣全忠表符道昭鎮秦州不果朱全忠留步騎萬人於兩軍使朱友倫將之侍衛京輔皆全忠黨全忠歸鎮裴樞爲相李克用謂崔胤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又謂全忠欲有事淄青宜嚴其後朱友寧解齊州圍葛從周圍兗州全忠以四鎮魏博兵擊王師範李神福圍鄂州朱全忠判元帥府丁章死張惠據福州王茂章救王師範淮南兵攻宿州康懷貞擊走之許德勳馬殷不絕朱全忠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成汭馬殷雷彥威壯救之李珽謂汭曰渾朗吾譽安得不爲後虞王建攻秦隴建以馬示王殷王敬暉以雲州叛降劉仁恭李克用遣李嗣昭討之敬暉帥衆襄城去契苾讓據振武叛嗣昭討平之克用杖嗣昭李神福敗成汭於君山汭鬪死馬殷雷彥威歸陷江陵許德勳過岳州還鄧進忠攻長沙李茂貞納十餘萬香令以避朱全忠朱友寧長沙之博昌李君襄城馬殷使張訓守攻州茂章朱寵茂山城而去自宵陳諭茂章朱全忠十解而死契丹忠顒顒仁厚之之州濠施降殺密執述律阿缽

仁義襲常州不克王茂章徐退襲潤州破之朱延壽與田顒通謀楊師厚敗王師範於臨朐又敗其弟師克不送閩州青州楊行密許失明誘朱延壽殺之田顒執李神福妻子招之神福不從神福敗王壇汪建於吉陽樓又敗之於曉口徇徐綰以遺錢鏐顒自將逆戰行密使臺濛侍其後汴人拔棣州王師範降於朱全忠田顒使鄆行悰等屯兼湖拒李神福自引兵拒臺濛戰于虜儀敗遇宣州行悰等皆降於濮侯矩以彝州降王建師範襲忠萬四州劉鄆令軍士非奏遣從副使者無得與之俱鄜侯王建命然使朱全忠悰守坐受四鎮將吏庭參之朱友倫因擊死全忠盡行戲者全忠鄆都押牙明人走以弟匡明鎮之錢鏐遣方承珍救宣州楊行密同趙匡凝襲荊南朱全忠遣兵屯河中田顒出戰死相濮克宣州鳳翔邠州兵近京畿朱全忠遣兵保據錢傳瓘獨孤損裴樞罷李神福以杜洪屢平辭官州郭師從劉仁恭黄契丹趙劉守光誘朱全忠殺張濬業彥送其子格於漢南

閼逢困敦

二丙寅閏四乙未五甲子七癸亥八壬辰十辛卯朔五一日夏至本志十月辛卯朔食心二度

天祐元　朱全忠襲殺崔胤詔貶之散遣所募六軍以崔遠柳璨爲相朱友諒殺崔胤李茂貞李繼徽侵逼京畿全忠屯河中請上遷都洛陽驅徙士民上謂華州民朕不復爲汝主上至陝全忠來朝何后言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王建遣王宗祐迎駕至興平建始用墨制除官朱全忠兼判神策六軍諸衛王建遣人耳語韓建躡全忠足楊行密醉去以長安爲佑國軍上以絹詔賜王建李克用楊行密上以皇后新產請俟十月杭州行密遣李神福擊杜洪全忠求和不許上發陝至穀水全忠殺內園小兒二百餘洛全忠令寇彥卿促百官東發上至東都改元以陝爲興唐府人左右皆汴人矣忠自領宣武錢鏐上王建與王宗祐趙匡凝攻襄州王宗阮擊敗之張武鎮峽邠寧鳳翔西川合兵傳檄討朱全忠攻邠州王建與李茂貞結昏使爲蜀扞蔽消諫全忠欲殺德王裕既而云崔胤貴臣李茂貞結昏使李振與朱友恭等謀弒上立輝王祝爲帝年十三朱玄暉帥史太等弒上於椒殿蔣玄暉矯詔以裴贄代之三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有疾以劉存代之臺濛卒楊渥出鎮宣州以非王令溫使勿來何太后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朱友恭氏叔琮殺之復以衛州刺史朱全忠引還全忠歸邪於湖南馬殷請行密不事天子不足與劉隱賂朱全忠得清海節

旃蒙赤奮若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

唐昭宣帝（柷）　天祐二　王茂章拔潤州安仁義以李遇誠有禮委身授之陶雅救睦州軍夜驚不動虜錢鎰以歸全忠圍壽州州人不出乃引歸王師範舉族朱全忠使李振代王師範全忠使蔣玄暉殺昭宗諸子劉存拔鄂州執杜洪遷大梁朱全昱致仕殺之葬昭宗王師範鎮河陽獨孤損出鎮安南張文蔚楊涉爲相崔遠罷相楊不與張廷範太常卿柳璨并損遠謫去之吾家之不幸蓋禍彗星竟天陶雅會衢睦攻婺州錢鏐救之泣曰此十月親郊柳璨李振勸朱全忠貶逐衣冠裴樞等以塞星變朝廷爲之一空

趙匡凝修好於王建殺裴樞等朝士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全忠襲殺李公佺言柳璨爲裴樞等言者王建遣王宗賀擊馮行襲楊師厚克金州馮行襲奔均州亂奔滄州王建遣王宗賀攻襄州楊師厚克襄州軍趙匡凝之廣陵盧佶陷溫州王宗賀擊馮行襲朱全忠遣楊師厚攻趙匡凝自以大軍繼之趙匡凝奔廣陵方承珍攻婺州全忠自以爲諸道元帥趙匡凝拔陶雅拔婺州朱全忠以爲諸道元帥府授劉威徐溫可求使人召渥楊行密疾朱全忠爲諸道元帥周隱召子渥全忠移兵擊淮南號曰霸府楊渥嗣位朱全忠欲以柳璨蔣玄暉爲九錫道遣使改元宗爲武王晉封全忠十一道遂以全忠爲相國不受九錫止陽縣不能作相稱成天子謀延唐祚全忠以宜武等二十一道爲魏國封全忠揚行密卒子渥立又鎮揚州柳璨與何太后私侍太后受九錫大梁爲府全忠殺蔣玄暉爲之宮人玄暉何太后殿中焚之王殷等與以全忠禪位於朱全忠爲國賊楊渥遣李簡擊王茂章王茂章奔錢鏐取之罷郊祀陳詢以睦州奔廣陵王建乃謂張廷範等陶雅據之南楊彪擊卻之

柔兆攝提格

二甲申四癸未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十二己卯朔閏十二本志四月癸未朔食胃十二度

三　吐蕃寇涼州錢鏐取睦州李儼至宣州王茂章奔兩浙刁彥能據定軍城歙州鎮兵伐滄州又遣馬嗣勳會女節與紹威忠牙軍驕橫欲借汴軍誅之朱全忠許會魏永珍取婺州遂攻衢州楊渥攻湖南紹威合擊牙兵盡殺之陳璋歸衛州方都制置使不受魏將史仁遇作亂據高唐全忠召諸州軍以朱全忠爲三司兵又鳳錄之遂拔高唐殺仁遇李嗣昭攻邢州馮璋擊走之討之至歷亭魏冀鍾傳薨子匡時立季子延規以江州降淮南朱全忠如洺州劉守文攻貝秦裴攻江西魏之亂兵據貝博澶相衛五州朱全忠悉討平之全忠留魏楊渥遣羊皞羅紹威殺牛羊豕近七十萬紹威悔誅牙兵秦裴先誘擒鍾匡時乃圍洪州全忠發兵擊滄州周本迎陳璋歸淮南兩浙取衛州朱全忠軍長

盧諸人不出。羅紹威供億數十萬人無闕。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楊崇本攻夏州。劉知俊敗坊州兵。劉仁恭悉發境內士民。劉守文謂子叛父來將安用之。王建始承制封拜。李存勖勸李克用救劉仁恭。克用召仁恭兵與共攻潞州。劉知俊康懷英敗楊崇本於美原。西軍自是不振。高季昌鎭荊南。湖州高彥卒子澧代之。錢鏐薦王景仁。朱全忠遣李周彝救潞州。廢鎭國韓匡國軍。丁會以潞州降河東。朱全忠釋滄州還劉守文乞餘糧以濟饑民。吉州彭玕附湖南。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彊圉單閼（正戊寅四丁未六丙午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正二日雨水本志六月丁酉熒惑犯積尸）

梁太祖（晃燕劉守光附）開平元（梁王自潞州還威望大沮欲遂受禪羅紹威勸之薛貽矩以臣禮見王歸勸唐帝禪位唐帝遣百官勸進王卻之遣李思安擊幽州唐帝遣百官）

唐太祖武帝（克用）天祐四（蜀王勸晉王稱帝王復書曰誓於此生不敢失節王監張）

秦忠敬王（李茂貞）天祐四（岐王寬告閑稱反待昭宿王籍其家名所居爲宮殿妻爲后）

吳越武肅王（錢鏐）（鏐遣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克溫斬佶州兵討婺約於盧州處隱羅勸王舉）

楚武穆王（馬殷）（殷勸進於梁梁以殷爲楚王淮南遣劉存陳知新入寇殷遣秦彥暉拒之存等詐降彥暉）

荊南南平武信王（高季興高梁以爲季昌節荊南度使季昌安梁流散雷彥恭攻江陵）

吳景帝（楊渥）天祐四（殺周隱王弘農晉遷嚴左酣綵橫右亥顥忌張顥徐溫朱溫殺等思勸於）

閩太祖（王審知梁加琅邪王審知侍中）

蜀高祖（王建）天復七（移檄諸道云欲復唐室既無聽者乃謀自帝又遣晉王書勸之爲涓勸王）

南漢烈宗襄帝（劉隱勸進於梁梁以隱爲大彭王）

卷第二百六十六

奉冊寶詣大梁楊凝式諫父涉以璽綬與人奈千載何劉仁恭居大安山李思安直據城下劉守光引兵入城拒卻之遂攻大安山執仁恭囚之王始御殿受百官稱臣去唐年號王更名晃朱全昱謂王可作天子乎王即帝位朱金皇貴帝行當族誠改元奉唐帝爲濟陰王建東京殿西宮瑾濟陰王於曹州敬翔知崇政院翔不顯

承業復以爲監軍契丹阿保機寇雲州王與之會城約共攻梁阿保機歸而負約更附梁梁康懷貞攻潞州李嗣昭等堅守王命周德威等救之攻退州梁李思安代康懷貞攻潞州爲夾寨周德威數攻

兵討梁梁以鏐爲吳越王盧約以處州降

不受敗之於越隄擒存等殺之遂拔岳州遣兵會彭玕攻洪州不克雷彥恭攻岳州梁命殷與荊南討彥恭殷遣秦彥暉攻之淮南遣泠業李饒入寇以救彥恭許德勳擊擒之

季昌擊卻之彥恭又攻涔陽公安季昌敗之梁命季昌討彥恭季昌遣倪可福攻之

洪州又殺左右於庭下遏不能制移檄諸道云欲復唐遣劉存陳知新擊湖南兵敗於越隄被擒不屈死遂失岳州遣泠業李饒傳湖南以救雷彥恭業饒敗死遣米志誠等鎮棨穎州不克遣兵攻信州

以蜀王稱制曰唐興不失稱臣賊在不同爲惡王即帝位王宗信韋莊爲相用唐衣冠之族使修故事

稽示代代居載四文持進晉文以子友文判建昌院薛貽矩爲相契丹阿保機恃強不受代七部邀之乃別居滑寶城命康懷貞會職博兵攻路州勳蘇衙等致仕斥蘇擒等歸田里康懷貞圍潞州不克晉兵攻澤州範居實救之韓建爲相劉守光請降以曲願鎮交州賜貽全魏名宗實以李思安代康懷貞攻豬州爲夾寨尹皓拔晉江豬

梁南遣絶鑄遣尹晧拔江遣李存璋攻晉州又攻潞州

嶺劉守文討守光羅紹威以書說守文請降帝文軍士面軍士亡者參爲謹昭救之晉李存璋寇晉州又寇潞州

著雍執徐（正癸酉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九己巳十二戊戌朔本志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子犯左執法）

二（唐哀帝）（如澤州上文蔚州張李安卒本削充役歸命黃知俊屯劉州還涉晉于號楊策罷相張謂爲兵不上復晉遂還能梁出黨不大備上晉王爲夾大破驤康寨貞遁之懷周懷歸攻晉威澤）

五（王命李克寧等立子存勗爲嗣王卒襲承業扶存勗出見將吏存勗嗣位於克寧克寧不受存勗位首帥衆拜賀）

五（蜀會晉兵攻雍州梁敗之於驀谷胡敬璋攻上平關不克璋卒子劉代之）

遣兵救信州遣王景仁指梁陳取淮南之衢將淮南圍蘇本蘇州張攻仁保取淮南既東洲於而敗復魚蕩洲失東

李瓊卒殷以弟存代守桂州遣兵攻鄂州爲淮南所敗秦彥暉襲朗州克雷彥恭奔廣陵又取灃州高郁運茶實於北方由

淮南將李厚入寇季昌敗之於馬頭梁寰不爭季昌肆暑但擧前進士

五（李厚攻荊南高季昌敗之於馬頭楚兵寇鄂州泰裴擊敗之張顥徐溫使賊弒景王嚴可求韜顥自立太遵可求）

武成元（諫實扶目僭赦改元王宗信罷張格爲相阿諫忌前王宗信謀作鳳求總六軍蜀主攝殺之）

梁以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

州年存節救之晉兵退帝陽阿保德晉欲與共殺沙陀然後封冊城邠晉鄜之兵寇輔州帝以朱友寧華泣叛阮王師龍二百口師第情叙長幼會刑劉知使敗岐兵於暮谷晉蜀引鎮參遣王東仁來請討淮兩晉周傳晨寇晉州帝自將教之至陝州[illegible]威遇胡教瓘親上平鬭劉知傳鑿被之遇暴掠雍州達寇慈鄉鑿淮[illegible]攻留丘廬[illegible]

瓘李存暴業止存懷李李瓘說殺克業兼發承瑾李存節自養遂度使子王毋梁於大承事晉[illegible]乘等之兵跌嗣李守昭固殺上黨[illegible]梁使其龍周王召引傷威步兵進哭入哀甚[illegible]王心嗟衆稱然王曰梁閱晉

將不克李恩謙卒子節昌觀位劉守文攻劉守光敗於盧[illegible]軍又敗於玉田乃翼[illegible]黨致任據[illegible]相勝

[illegible]

甚寶陵高李[illegible]中潰口許[illegible]攻之李昌求成呂師周攻[illegible]南取昭貸[illegible]闕縣富六州殿惠民[illegible]士潮萬遂安

以人太王[illegible]教[illegible]求兄[illegible]可以求[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求[illegible]之可使[illegible]忍可使[illegible]殺[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左[illegible]府[illegible]弘軍[illegible]致可[illegible]民[illegible]使呂本周

師[illegible]取[illegible]浙[illegible]仁[illegible]保[illegible]兵寇寇[illegible]盧不克

會遣將梁兵[illegible]不雍州立克宗太子立周立后徐[illegible]星[illegible]步[illegible]十萬[illegible]三

七

屠維大荒落
唐二丁酉四丙申五乙丑七甲子閏八癸亥九一日霜降十二壬戌朔蜀初用胡秀林永昌曆正丁卯朔

三
上遷都洛陽祀圜丘赦延州高萬興來[illegible]上李河中丹州降劉知俊拔延州鄜坊二州降上遷洛陽上用劉拜[illegible]族王重師劉守文敗劉守光[illegible]與錢單爲出陳前爲元行欽所擒守光遣攻逾州呂克等立守文子延祚拒守

王[illegible]知[illegible]師[illegible]後[illegible]河[illegible]克[illegible]州[illegible]上[illegible]劉[illegible]守光[illegible]李[illegible]上[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王[illegible]附[illegible]

唐莊宗六
存勗梁劉知俊來求援[illegible]梁晉州王自將南下使周德威攻梁晉州不克

蜀會岐[illegible]兵攻梁雍州不克周德威攻梁晉州不克

兵[illegible]王[illegible]州[illegible]攻[illegible]以[illegible]入[illegible]知[illegible]三[illegible]破

六
李實殺延萬子劉萬冀高梁丹奔[illegible]丹梁降梁延梁劉州後拔[illegible]州[illegible]坊二鄜降梁州劉知延以同[illegible]雍州州[illegible]執來降殺之拜知後

王昆隆仁章惟義有智而志之果德其用鍾鍾等大破淮南兵解蘇州圍信州危[illegible]信來奔高潼欲[illegible]殺百姓潼叛附淮南使錢鏐討之

[illegible]高[illegible]安以[illegible]危[illegible]米攻所志[illegible]州吉來[illegible]

李洪入[illegible]倪可[illegible]之敗

吳惠帝六
遣[illegible]知[illegible]州兵[illegible]州危軍[illegible]寇劉兵人日敗[illegible]

不[illegible]進[illegible]兵[illegible]屯[illegible]南[illegible]高[illegible]周[illegible]兵[illegible]劉[illegible]本[illegible]兵[illegible]去[illegible]全[illegible]之[illegible]本[illegible]全[illegible]州[illegible]米[illegible]敗[illegible]高[illegible]上[illegible]偽

梁以王[illegible]使之[illegible]知殺[illegible]南[illegible]刑[illegible]知[illegible]安實境內以[illegible]公私[illegible]

二
梁李[illegible]州以州[illegible]附[illegible]來以[illegible]太[illegible]之[illegible]六[illegible]王[illegible]府[illegible]秀[illegible]王[illegible]足而不[illegible]足不

梁[illegible]以南平王

上章敦牂

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朔本志十二月庚午望食

四 劉延祚出降劉守光族呂兗趙玉竊呂琦以逃守光稱父仁恭請致仕殺劉守文高宗益殺李彝昌軍中立其族父仁福上以宋州大水而衡王友諒進瑞麥黜之分晉絳置定昌軍寇袁崇事殺晉沂劾忠殷之羅紹威卒子周翰代之馮行襲將彌李珽岑靖許州上以革徽之初不欲置館者於書被幷岐邠涇兵圍夏州弔王鎔

七 遣周德威會鳳翔兵圍夏州不克趙王鎔求援王急發兵救之王自救屯趙州王處直以兵從王進逼梁營陳于野河北周德威綽天武羅爲奇賀德晟與張承業勸王退屯高邑

七 求巴劍州於蜀蜀以貨與之遣兵圍夏州不克

克湖州沈行思殺陳寶誅之

梁以殷爲天策上將軍侵荊南敗于油口淮南救駢臨赤石遇兵擊南之辰敵鐵入州遣呂寇剽討師願之以巨昭劉容川以昌會來高州降

湖南入寇季昌敗之油口

七 岐王加隆演嗣吳主赦高潰來瑋徐遇謂木偶衣皆民力宜解衣貸者數駢園赤石義湖南所廣宸光綱傳位於諱全擢不受光禍卒全播淫其子廷昌立之延昌貳於梁嚴可求成新險以開之

三 太子與唐道獻有隙出遺釁於與元潘坊代爲權諸使岐王求巴劍州與之貸七萬章莊卒太子更名元坦養子百二十人周庫賜傳奪爲相檢改明年元

高州容州入于楚

克之曾周信威圍實州楊師軍鑒邦之陳暉克襄州執李洪楊吏以劉謹威舞殺昌留後韓建楊涉罷趙光逢杜曉爲相上告謝圍丘殺乖紹威將鼓請以有乞重臣餘魏功上以其子謀翰禎府事周岭劉知使寶州留康攻貞等攻邠懷以救之寧貞等入軍懷處三州引衍王壽韋遣鐵掠用二等大懷貞水逢敗於三殺殺州畢宰飼單京人以

浙取信州滅光彌以虔州來附始盡得江西高澧以湖州來附

重光協洽

曆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六癸丑七壬午九辛巳朔十一二十三日冬至獨正丁亥朔本志正月丙戌朔食十月癸歲犯左執法

乾化元 晉人掠刈芻者以困梁軍王景仁出兵逐晉人至高邑日晡士卒饑而退晉兵乘之大敗梁兵於柏鄉景仁等走還河北大震命楊師厚將兵屯河陽晉人圍邢州王權城守晉王圍魏州上遣李援助羅周翰城守森州劉行琛作亂王存儼誅之上綱存儼方據若臨之以兵則款逮飛夾晉人掠員韓遭衝上屯白司爲敗

八 周德威掠柏鄉刈芻者梁人始困德威壓梁壘門而譟之王景仁怒而出兵德威轉戰而北至野河而止王謂梁暮我靜其必自勝王欲先登嗣德藏請侯日賊梁卒饑欲退以辭兵衆之大敗梁兵於

八 蜀主奪繼岐之歸王怒始與蜀絕王家兵臨蜀壤遣福韜寇長安至軍度敗盡遣兵窮與元不克蜀度破岐兵王遣劉知後李繼衆等擊蜀大敗王宗侃等於曾泥賴追至西賴圍之蜀王宗鎮

鎮錄棄湖州奔淮南

呂師周擒潘金盛斬之移兵擊宋鄴馬寶爲朗州節度使劉巖攻容州取之又取高州

八 黎球殺盧延昌而代之尊卒李彥圖代之譚全播詐疾自復劉巖取韶州

永平元 書慕公主棟李繼崇蜀主尊之始與岐絕命王宗侃等將兵鑾岐趙溫兵詠破岐兵寇與元唐道鑾鑾却之蜀主如利州諸將屢破岐兵蜀主西還王宗侃等與劉知俊嚴於青泥擁大

隱卒表納巖爲留後梁以巖爲節度使攻韶州取之又取容州高州

使者勸上圍鎮定上李陝遣楊師厚等屯三原上舊西都梁兵至冀州蒲館兵解去楊師厚等屯濕州王景仁屯鎬懷上使杜廷隱等屯深冀趙王鎔懼而末敗絕廷隱等殺鎮兵攘二州鄴求援燕晉孫鶴勸劉守光救翰不從鎮定復籍天鎔年上遣王景仁等擊趙行新偉令將式王景仁進單柏鄉

自三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八

以備之楊師厚自磁相救邢魏晉兵去師厚屯魏州溫韜以邠岐之師襲長安康懷貞等敗之於軍度大救劉守光欲稱帝孫劉誅晉王鎮五鎮共尊守光爲尚父守光素求河北都統留以爲梁紡使守光鄴儀祚無郊天改元乃謀雜帝裴全義于忠祚欲絨上全義止之劉守光寸斬孫鶴守光自稱燕帝改元應天其日契丹陷平州上關

晉趙將入窺北巡至相州上至竟鎮或傳沙陀至士卒多避匿上謀然稽將多欲誅晉趙竟不出上乃還高萬鎮克圍州以曲顥爲靜海節度使

柏鄉李存建日鎮軍者勿殺梁戰士慕解甲殺兵王還屯趙州張承趙閻邢州王閻魏州王觀河於鑾陽周德威掠貝偉澶衛劉守光轉會鎮定諸與賄先取守光然後晡討王自巍州還趙王事王於趙

州周德威戍燕州王與趙王等共尊劉守光爲尚父王會趙王於承天軍謂朱溫不日必有天誅遣李承勤賀劉守光不曾稱臣守光因之守光攻容城王遼直求救遣周德威等救之

敗岐兵於明珠曲蜀主自救西縣劉知俊敗解圍韓王以鶴奉知僕兵李攤梁錄目還其族於藥州

敗走保西縣岐人圍之唐遣襲不囊鎮元王宗鐵等救西縣敗岐兵於明珠曲蜀主復如利州又如興元大破岐兵岐兵解圍去蜀主西還

玄默二
（劉守奇來奔）
九
（周德）
九
（劉梁加王王尚父）
（宋靡及梁江陵高季昌外郭）
九
（李嵩）
二
（救）
南漢

涒灘

正庚辰四己酉閏五戊申六丁丑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六一日大暑本志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五月壬戌順行去心四度犯心大星

晉人攻曲州劉守光求救帝自將襲鎮定以救之穰殺孫斷等於白馮以段疑饋嚴豐厚迫數李思安非董而殺之上至魏州命勝師厚攻衆強賀德偏攻備辯上至下傅南遇符習求鄴衆強歲強卒彙李周趙上鄴拔麗強屬之晉史璋璋等入賀德倫會置中轟攘帝師緒軍皆還還目州疾增劉張真進務劉繼戚舉渝援內附帝至東都至西

都薛貽矩卒上謂我死緒兄非晉王敵無薛地友帝愛奪子友文欲以爲後次子友珪無寵心不平且不自安帝闈諸嬖友文歸王氏尤有寵帝疾甚使王氏召友文出友珪於業州友珪與州勳謀夜殺帝使其躬友貞殺友文於東都輕以爲反友珪郎帝位許州軍亂殺韓遣救楊師軍奉羅周翰鐵博使劇翰於備州廢建昌宮以張宗

威會鎮定兵下祁講關劉守奇劉寨非說下涿州寧奔梁德威攻曲州梁主攻備縣李存審屯下博備執將樵者斷曾鏡去目晉王至矣史建瑯李嗣脇許爲梁兵入賀德倫營饑火殺人梁主寶遣襲爲進殺劉

遜威以省景內附李存威拔瓦橋關及首州王欲靳李嚴孟知祥諫而北達李存審將騎兵助制德威李嗣源拔集州德威譖單廷珪梁朱友謙以河中來附且求殺王自將救友謙敗康懷貞於解謙友謙皆

宗汾拔文州

師岔隆梁以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遣節度使洪鄂四面都統梁遣章戰等爲運廣和叶使吳陳璋擊取岳州

吳陳璋入寇遣保可福拒之季昌出兵攻襄州爲孔朗所勛梁荊敗路絕貢

不服徐溫渥遣梁再用等攻寬州遇隆溫族之諸將始畏溫徐知詐車溫甚謙爲月州制史條政補七宋亭丘以術于知縊黃納說劉威入覩以解鏻徐溫事劉威畏惟如武忠王威等悅服人亦寵搵渥等推隆

演將吳王陳璋鄂楚岳州取之澧攻荊南遣劉信屯吉州李泰圖卒學州人寨譚全播代之附子梁

王鏻龍太子更名元膺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高祖天皇大帝
龔

	昭陽作噩　三癸卯　五壬寅　七辛丑　八庚午　十己巳　十二戊辰朔
[illegible]討平之朱友謙以河中附晉遣康懷貞[illegible]討之[illegible]晉[illegible]救河中[illegible]等敗於解[illegible]友珪召[illegible]師厚[illegible]何往亦如[illegible]師厚敗[illegible]明於[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劉以[illegible]州附[illegible]	梁均王（瑱）乾化三　友珪祀圜丘赦改元鳳曆趙巖與均王友貞謀討友珪巖曰在招討楊公一言耳均王使馬慎交說楊師厚或說師厚奉義討賊何謂君臣友珪徵龍驤軍均王激之云欲盡坑之袁象先帥禁軍突入宮友珪使馮廷諤殺妻及己諸軍十萬大掠杜曉李珽皆死袁象先使趙巖迎均王均王即帝位於東都帝更名鍠又更名瑱以楊師厚爲鄴王事大小必咨焉師厚與劉守奇掠諸[illegible]州關[illegible]道
[illegible]劉[illegible]以[illegible]州來附	十　周德威拔順州又拔安遠軍降薊州又拔盧臺軍劉光濬克古北口居庸關降劉守光令元行欽收兵山北使高行珪守武州李嗣源下山後八軍進攻武州行珪降元行欽攻行珪嗣源救之敗行欽於廣邊軍降之嗣源拔儒州高行珪與王從珂分將牙兵從嗣源[illegible]
	十
	吳李濤攻衣錦軍錢傳瓘救之虜濤以歸又攻廣德虜花虔渦信傳瓘攻吳常州敗於無錫
	姚彥章侵吳鄂州鎮附求晉許之
	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梁以季昌爲勃海王季昌繕完聚兵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十　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李濤攻吳越衣錦軍爲錢傳瓘所虜花虔渦信屯廣德復爲傳瓘所虜楚姚彥章寇鄂州吳越錢傳瓘戰常州徐溫敗之於無錫梁王景仁戰廬壽徐溫敗之於霍丘
	二　太子膺唐道襲過失以爲太子少保王贈爲相以杜光庭將謀[illegible]蔡國公太子元膺召諸將[illegible]道襲[illegible]云將作亂徵兵入宿衛太子發兵攻道襲[illegible]於清風樓下道襲敗死王宗[illegible]與太子戰於會同殿前太子敗死徐妃張格合謀立太子宗衍
	[illegible]求晉子趙

自十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九

		閼逢閹茂　四丁卯　六丙寅
[illegible]徐溫[illegible]霍丘		四　[illegible]子[illegible]卒子洙代之晉王窺邢州楊師厚拒卻之王殷
[illegible]	幽州城下[illegible]之守光欲降李小喜止之其夕小喜降於晉軍自告食盡明日王令攻拔其城擒劉仁恭守光亡至燕樂擒之[illegible]鎮幽州[illegible]自鎮定歸晉陽	十一　[illegible]王[illegible]劉太師面[illegible]李小喜
		十二　蜀王宗鐸等寇階州及長城關
		吳劉崇景以袁州來附[illegible]州執[illegible]
		[illegible]以水[illegible]州不取克
		十一　劉崇景以袁州叛附楚[illegible]
		四　太子[illegible]開府[illegible]荊南王寇[illegible]成州

八乙丑十甲子十一癸巳朔

旃蒙大淵

獻正壬辰三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一丁巳朔閏二三一日雷雨

以徐州叛附於吳會牛存節帥討之敗吳朱瑾

貞明元（牛存節拔徐州蔣殷自焚）

鎮先達致任楊師厚卒上宮中受賀趙巖勸上分魏相爲兩鎮使劉鄩將兵六萬度河以臨魏人魏軍不樂分從謀作亂劫賀德倫求傳晉上不許簽叛附于晉李保衛殺李奪魯以邠軍來附使王權助劉鄩拒晉岐劉知修國邠州晉彥威拒之晉人鎮陷軍州劉鄩伏兵國晉王親智之鄩自賓通衆盧襲晉陽會久雨稷旬鄩至瀋平食盡而

先斬守光死剖劉仁恭心祭於先王燕鎮等推王爲尚書令始開府置行臺王會趙鎮將之兵攻梁邢州不克

十二（梁張彥以魏博）

來附王使李存審先據臨清自以大軍繼之賀德倫勸王先誅裴彥直至系處迎鶴王張彥等八人而撫其鎔衆王以彥卒爲帳前銀槍都使賞馬而從衆心大服王與劉鄩屯魏魏來河寫義賓偽倫以魏

李繼徽之子彥魯弒其父而代之

十二（李保衡殺李彥）

春以邠寧附于梁遣劉知俊攻之蜀王宗綰克階州成州李繼崇以秦州降蜀劉知俊攻邠州未克聞其家陷蜀引兵還遂奔蜀蜀王宗雄宗瑞克鳳州渴翰以紹梯州附懿藥

[illegible]許貞救劉梁景敗奪復失賓州

以女嫁劉巖

王頊顒破黃州樂興用敗變許貞兵復取實州梁王殷以徐州來附朱瑾救之敗歸

十二（徐溫以子知訓）

爲行軍副使溫出鎮潤州子知訓留廣陵秉政

先蠻卻之餘王宗前毛文錫判權審文決峽張巨高季昌不勝其民何羅南謝寇黎州王宗範等擊敗之追至大度河俘斬萬計王宗等破岐隴州及長城關

五救（錢鏐金三王南）

留不復犯遺遣王攝宗來攻祿攝宗瑤州翰攻宗州鳳中害門火閉救不內赦者攝等宋陷州克州李成梁以鎖州降秦岐劉後來知宗奔宗鎖會鳳瑤克赦州改明年元

（逆婦于楚巖求都統及南越）

王於梁不得曰安能梯航事偽庭自是貢使遂絕

撫鄩欲撥威清崩儒威過之遺忠華縣晉王引兵守之帝賞鄩不違戰鄩曰晉軍衛彊未可輕也但人給十臨權可勝矣帝怒使中使賞戰鄩以河未歙諸將鄩彈鎮定營敗還張偽敗卒康王友孜伏人羅殿謀鎮逆帝覺之誅友敬由是殘忌宗室辭任趙據張安傑等弄權援賄敬翔李劉皆璘遇王鄩謀審晉元不克改以岐溫韜耀鼎來附

博觀王王蒙領之王以李存進爲巡接使魏城書然王以軍府事姿同空鎮瑱召從子不以白王王旅之王以孔謙爲支度務使聚三領兵十年軍須無闕然爲儀重敵德亦歸王自州不服于晉王歸取德州絕

其邊道之路州鄒遣取之州王從百餘騎須劉鄩營梁人圍之數軍力圍得出鄩衆屋趙晉陽王曰鄩長於狹備經不快戰於鄩遇而鳳兩據臨欲周麾潰縮紳威屯之亞王華縣對貢之高負鎮行城平閉深楊

壯士亦歸大王行居事嗣源猶專大王梁王權復取澶州劉鄩[illegible]鎮定[illegible]敗去

柔兆困敦（正丙辰三乙卯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朔）

二（李愚不拜衡王）

劉鄩聞晉王在晉陽乃出師襲魏州晉王自貝州還戰與戰於故元城西大敗晉人追至河梁兵七萬殺溺殆盡鄩走保滑州王檀自陰地關襲晉陽幾攻[illegible]陷之會昭義救至大掠而還帝聞鄩敗擅還數曰吾事去矣晉人拔衛惠州帝召劉鄩不至即以爲滑帥晉拔洺州李霸作亂欲焚建國樓杜晏球討誅之晉攻邢州帝使張溫救之以衆降晉加錢鏐諸道元帥寶擊徹執麻以泣趙光逢歸相張筠棄相州走閻寶以邢州降晉戴思遠棄滄州走晉拔貝州河北皆入于晉梁猶有黎陽盜殺王檀滅彥安定

十三

劉鄩不出王如貝州詐云還晉陽鄩襲魏州李存審躡其後王還與存審夾攻之於故元城西大敗之王檀自陰地關襲晉陽幾不守故將安金全帥子弟出擊石君立以昭義兵至乃追擊帥以質王非己出其賞不行張承業殺賀德倫攻梁衛[illegible]州拔之又拔洺州攻邢州[illegible]張[illegible]以擁兵來降取率相州還[illegible]天

十三

使皮光業入貢于梁梁以王爲諸道兵馬元帥傳瓘逆婦于閩

通好於晉

十三

馬謙李球作亂挾王討徐知訓知訓欲走嚴可求止之朱瑾討謙球斬之周郊作亂於潤州陳祐等討斬之光州將王言作亂張崇討平之晉王來約伐梁遣徐知訓等圍潁州

與吳越爲昏[illegible]

通正　元

遣王宗綰王宗播等伐岐新宮威宗綰圍鳳翔宗播攻秦州會大雪召還再赦改明年元國號大漢

強圉赤奮若（正辛亥二庚辰四己卯六戊寅九丁未十一丙子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illegible]州[illegible]珪爲相吳國稱州契丹王阿保機稱帝改元神冊述律氏[illegible]契丹主用韓延徽延徽謀歸復往曰被手曰復完安背審我

晦閻寶以邢州降契丹陷蔚州執李嗣本又攻李存璋於雲州王一歲再三晉陽省曹夫人毛韓以[illegible]州降王自將救雲州契丹引去陵[illegible]州河北之平曾承[illegible]發歸[illegible]經斬之立

三（袁象先救潁州）

吳師去晉王攻黎陽不克貶劉鄩于亳州賀瓌爲北面招討使晉王度河拔楊劉帝如西都將郊祀敬翔諫不聽聞楊劉敗奔歸

十四

王攻黎陽不克李存矩[illegible]士卒山後新業軍殺之擁盧文進攻新州不克奔契丹周德威恃勇失[illegible]之險契丹去欲試城火油攻幽州述律后以[illegible]不若抄略其四野以困之盧文進以契丹攻取新州德威

十四

梁加王天下兵馬元帥

馬存攻吳上高復與孔勍修好

通貢獻

十四

梁救潁州知訓還楚馬存寇上高徐溫徙鎮昇州宋齊丘知徐知訓將敗勸徐知誥之潤州

審知爲子延鈞娶越王之女

天漢　元

貶唐文扆降毛文錫[illegible]之庾傳素龍[illegible][illegible]判[illegible]寄嗣主忌劉知後才而殺之赦改明年元

乾亨　元

稱帝大赦改元以梁使趙光裔爲相嫁女於閩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

攻之不克契丹救之傷威敗援契丹遂劉幽汴李嗣源閻寶李存晉晉救幽州嗣源晉城中恐朝夕有變不暇待其袁王違三將救幽州嗣源及子從珂為前鋒力戰得出山大破契丹解幽州國契丹置盧文進

於平州為北邊患張承業守晉陽敢相行法不寬貴成承藥不以公物籌私禮王取劍承兼撓衣情死曾太夫人為之答王承錄鉄身稱唐宜王不殺憲質劉夫人笞貫父王乘冰取盧楊劉

著雍

四

（敬翔表國事求）

十五

十五

（錢傳球援可求攻吳信救虔州）

十五

（救虔州附敗引還）

光天

二

（敬敗）

攝提

格正乙亥二甲辰三癸酉六壬寅八辛丑十一庚午朔本志十二月癸亥填犯文昌上熒

自劫趙發以為怨望帝遂不用謝李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隈晉兵蕭項為相續光達致仕謝李章敢於楊劉晉人拔擅河四兼張為進以窮州叛附晉遣劉鄆討之賀壞謝李章軍行蠹村與晉王相拒不戰李章伏兵圍晉王擒後之壞欲遂戰李章日晉餘鋒軍從不敗深入首嘔戰而敗大軍去契壞屬李章與晉遁與朱雖合歸殺之帝賞雖以節

度使壞圍晉王西上引兵臨之與晉戰於胡梢敗大破之殺周德威日驅復為晉所敗兩軍責十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援晉人陷僅陽晉誰刺河猴來隊敗卒至者云晉兵至來晉卒育入京間大會者上權驅市人梁錄欲奔西鄰

晉謝楊復求好章攻欲于蜀劉王隈救之不河水得進王涉河攻李責大破之拔其四兼王合十鎮兵及鋒虜欲大蕃伐梁王引軍軍林來虜與梁賀敢相拒不戰王好軍出身自兆戰李存軍扣為切諫不蠹趨為謝李章

所猶王閑壞殺李軍畫曰彼亡無日矣我直皆其國部彼安得不行但得戰必勝矣王引兵趣大與周傳威諫不軍賀境自從至傳威將王援兵勿戰自以嘔騎霆業兵使不將立書精霸侯目嚴敵乏乃可敗也王不

州以救虔州吳陳璋使蘇潮傳球引還吳滅虔州始自海遣入貢

敗於古李僭山肇寇邵州樂須韋走之

王猿尊討宋州徐知訓驕倡淫暴自為參氣以王為蓄偽以彈彈王徐知隸以見禮事徐知諸知訓使刁嘉能教知體嘉能遠及華創示之而國知訓出朱瑾於泗州瑾殺知訓緣曾示王王鄭面走入內鑾史闇

門討之建歸鎮折足自到知除引兵澤江推定軍府時徐淮殊子曾戰送代知訓知致殺米誌誠李傳等徐淮入訓國知訓遇晟乃責億佐實刁李能知曾反知訓所義事上標接士體御衆實約身倍士民御心

元（改國號曰復漢）

錫蜀鄭主知太子衍不才欲處之立宗傑宗傑暴卒累張權而徐實純主之不能去復與岐通好鄭主讓族遺命若太子不崔太業屢而勿殺徐從兄弟勿令真兵預致嗇文晉雖諫諸將王宗為

等入白既之以宋光嗣為內權宦使宦者難用事蜀主弼太子鄭位皇徐太后太妃殺唐文展群張格虞連壽為相鄧主不觀敗事王宗飾宋光閑專權弼由暴宗彰王宋鼎以親王眞兵讓附將與圖辭皇

[illegible]以親軍陷陳王彥章敗趣濮州輜重驚潰入幽州陳陳亂德威父子戰死　梁據土山王擊之　諸將欲斂兵還營明日俟諸軍集復戰閻寶曰梁兵日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乘之無不勝者退以為所乘擊若再克諸軍來集者必潰河北非王有也李嗣昭曰但擾之使不得夕食自破矣王建及先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　王哭周德威曰是吾罪也　取梁濮陽　李嗣源失王所在宿於河北王以是疑之　撤劉河擢降梁　晉軍

宋齊丘除民丁口錢以穀帛當税曰安有民富而國貧　知誥齊丘畫策謀事　虔州久不下以劉信代王祺吳越楚閩救之　錢傳球攻信州周本開門張幕宴飲　陳璋侵蘇湖　劉信擊吳越閩楚兵皆卻之　信攻虔州不克徐温怒益兵使更攻之遂拔虔州擒譚全播　可求勸徐温以知誥代知訓知誥出可求為楚州可求說温建吳國温復留之

使　周后祖敗湯界焚營以廣其居　改明年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六

至傳騰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屠維單閼（一己亥四戊戌五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二甲午朔）

梁均王貞明五（賀瓌攻德勝南城笮聯艨艟斷晉救兵幾拔之晉兵至乃走退屯行臺村瓌卒王瓚代之拒晉於楊村夾河築壘劉鄩屠兗州族張萬進王瓚與晉李嗣源戰戚城瓚與晉王戰河南獲石君立既而大敗走保北城君立謂晉將而爲梁用雖竭誠雖則信之以戴思遠代王瓚）

唐莊宗天祐十六（李存審築夾河南城於德勝王還魏州王自領幽州以李紹宏提舉軍府孟知祥薦郭崇韜爲中門使專掌機密賀瓌攻德勝南城幾陷王建及帥死士入犢艦間斧其笮而贊之救兵乃得度瓚走王怒郭崇韜令別擇河北帥馮道諫而止李存進作審梁於僅勝劉知璉救石斂瓌劉威讓爲張萬進求救鄩耳軍門李嗣源與王瓚戰戚城王邀梁餉者於潘張爲梁所寶賴李紹樂以免王敗梁王瓚於河南救濮陽）

秦忠敬王天祐十六（蜀王宗播等入寇）

吳越武肅王（王遣傳瓘伐吳傳瓘舟戰灰豆及沙大破吳軍於狼山江殺彭彥章傳瓘復伐吳與徐溫戰于無錫大敗而還王見何進馮而悲斬鄭姬父以正法枕圜木及鈴以審寐徽行夜叩北門不納賞其吏吳來求和許之與王徐溫攄勸王建國不許）

楚武穆王（攻荊南吳人寇渾州乃還）

荊南南平武信王（楚人入寇求救於吳楚人引去）

吳宣帝武義元（吳越錢傳瓘入寇徐溫勸王稱帝王不許乃即吳國王位置百官用天子禮徐溫爲大丞相彭彥章與錢傳瓘戰於狼山江軍敗死之劉信等使渥州以救荊南傳瓘攻常州徐溫與戰於無錫大破之溫儀叛將陳紹曾揚復使與兵諸將請因畢乾乘勝誠吳越溫曰久亂民困錢公未可輕不去戰勝以戒之戰兵以讓之使兩地民安棄乃歸其俘與和自是三十餘州民安蘇者二十餘年高寢僧躬又自辯大封王入貢徐溫出屬江公濠於楚州盡徑律禁民齋兵驛）

閩太祖

蜀順正公（衍）乾德元（赦王宗播等侵岐王宗畧攻隴州皆不克蜀主與太后太妃遊宴近郡名山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官王承蹲等犯禁原之自是禁令不行削全師明官爵遣桑弘志討之）

南漢高祖乾亨三（立馬后梁命吳越王鏐來討鏐不行）

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一

上章執徐（三癸亥五壬戌六辛卯閏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七一日虧晷）

六（李琪附趙張得相位受賄作姦免流貶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子令德爲留後求節鉞帝不許友謙叛附于晉詔劉鄩等討之鄩等圍同州晉李存審等救之鄩等敗遁歸帝遣實維說溫詔圖表求移鎮毋乙攻掠陳慕類討擒之）

十七（李建及以私財分士卒盡令閣讒之王罷其軍職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來附梁劉鄩圍同州遣李存審等救之大破鄴等至下邵而還鎮王鄴不親攻事檔移左右石希蒙以佐得李張文禪作亂於遣敗而韓韙趙王以爲）

十七（蜀王宗儔等寇隴州王出屯汧陽）

（求昏于楚）

（吳越來求昏）

二（楊僧浩源以白式狄挾廷規延崇芝爲王繫張崇彬求東州節廷 濮貴都統王以恭謀保位尤不樂建威沈欽成疾徐溫謂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王祖渥捨權紅公濮立其第渾金陵城成陵杏讓上費用之籍楊不視而贊之黜錢之於梁審如）

二（州志執克全金學校設開銓實學立桑弘 鎮麗張士奏諫流務州士死赴水昭韓州乞數以賣之營宅北蜀主甲逃金而殊帽融行段從讒不安次還城備王宗雕等攻盡州食而還如蜀主道閣州辦路供愁民始又怒州如倖師庫明出好選于蜀通）

四

重光大荒落二丁亥五丙戌六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六月乙卯朔食

龍德元徙溫昭圖於許州惠王友能反詔霍彥威等討之友能至陳留敗還陳州明之改元尹皓段凝譖劉鄩帝酖殺之友能降赦之張文禮乞厲兵自德勝度河晉人必遣敬翔曰陛下不乘此機晉不可復破詣張不可乃止戴思遠襲德勝北城敗還

假子名德明丞以軍事委之趙王鎔佛老遊西山數月方歸石希蒙復勸遊它所李弘規教蘇漢衡篡殺之趙王使子昭祚族弘規窮治黨與

十八王稱先王之敎以辭吳蜀傳眞獻傳國寶張承業諫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又請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趙王恨殺石希蒙者觀軍皆獨張文禮滅之送弑趙王宰文禮縣帥盡誅王氏文禮求節鉞于晉王王不得已以爲成德留後蘇循舞蹈稱臣獻畫日筆毀

十八

歸李濤于吳

辰溆蠻入寇姚彥章討平之

季昌杖倪可福而賜之金

吳睿皇溥順義元改元鑄錢縊于吳越徐溫勸王郊天曰唐末僭費安足效敕溫請崔太初不能制如宅人何

[illegible]承通好

三袁妃有寵高妃還家蜀主歌香燕阜英亂之繡山爲兩所敗則易新者

五倪曙爲相

文禮內不自安北召契丹南召梁兵王得蠟丸絹書送與之文禮召符習王問習能復讎乎習請行王遣閻寶史建瑭助之伐鎮州實辭拔趙州文禮卒子處瑾拒守寶等圍之建瑭卒戴思遠襲德勝北城王擊敗之俘斬二萬李嗣源爲蕃漢副總管王處直愛養子都欲以爲[illegible]孽子郁奔晉爲新州團練使處直使郁召契丹以解鎮圍將士弗欲都因衆心幽處直於西第而自立王自攻鎮州斬韓正時王都觀契丹入寇

過幽州陷涿州攻定州王自鎮州救之

玄黓敦牂（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

二　戴思遠襲魏州至魏店遇李嗣源拔成安而還　又急攻德勝北城聞晉王至遁歸楊村　段凝襲晉衛州取之戴思遠又取淇門共城新鄉澶西相南皆爲梁有　契丹改元天贊　王建殺大封王躬乂自稱高麗王

十九　王處直毆王都尋卒　王遇契丹於新城北將士大懼欲入并壁避之郭崇韜李嗣昭勸王進戰　王至定州契丹退保望都追擊破之會大雪契丹引去

十九

二

王延美襲漢主於梅口不克

四　蜀主好微行令士民著大裁帽奪王承綱女流其父

六　漢王遊梅口鎮避災閩人襲之遁逃僅免

契丹所宿葉枝不亂　李嗣肱定媯儒武州　李嗣源屯澶州梁戴思遠將襲魏州嗣源先爲備思遠拔成安而去　思遠急攻德勝北城李存審固守　王自幽州救之五日至魏州思遠去　鎮人攻長圍閻寶輕之不

爲備鎮人壞長圍出攻寶營寶退保趙州王以李嗣昭代之　嗣昭爲敗卒所射中腦卒遺命任圜督諸軍攻鎮號令如一鎮人不知　王以李存進代嗣昭　嗣昭諸子不受王命以牙兵擁喪歸潞州　李繼韜囚兄繼

儔自稱留後王不得已授之　閻寶卒　王以優人李存儒爲衛州刺史梁段凝襲取之　戴思遠又取淇門等晉失軍儲三分之一　張處瑾襲李存進營晉兵雖捷存進戰沒　王以李存審討鎮　存審攻鎮州隨張

	昭陽協洽	三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一庚子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十一八日冬至本志十月辛未朔食
	三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	遣董璋攻之唐李嗣源襲鄆州據之帝大懼以王彥章代戴思遠促使進戰彥章自楊村水陸俱下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連破唐諸寨聲勢大振彥章與唐兵俱浮河東下彥章急攻楊劉不克唐郭崇韜築城於馬家口彥章引兵爭之唐主自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彥章復攻楊劉聞唐兵且至解圍退保楊村彥章疾趙張曰俟功成旋師必誅之
處瑾兄弟王悉以趙將爲節度使刺史符習辭成德王自領之習又辭求相衛河南一鎮自取之張承業卒以何瓚知河東張憲知鎮冀軍府事趙季良問王何時取河南	同光元盧質	薦豆盧革盧程爲相李繼韜內不自安叛附於梁裴約據澤州不從契丹寇幽州以李存審鎮盧龍晉王即帝位國號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爲太后嫡母劉氏爲太妃太妃賢太后有慚色張居翰續事於
	與唐主書以季父自處	
	梁以鏐爲吳越國王鏐始建國	置百官稱軍府爲朝廷教令爲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杜建徽爲左相
	遣子希範入貢于唐	
	季昌聞唐滅梁更名季興欲自	入朝梁震諫不聽季興爲唐主謀請先取蜀後取吳季興謂入朝有二失又謂唐主驕矜荒怠吾無憂矣
	三徐温欲引兵循海助	唐梁之勝者嚴可求諫而止可求謂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溢不出三年必有內變饋舉章不自辯以彰朝廷之失除祖不忘秦章殺援觀之功嚴可求預料唐主所問教盧頻聽對議從言唐主嗇財拒諫
	五蜀主以韓昭潘在迎	顧在珣爲狎客晝夕荒宴王宗壽泣諫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鄉笑而罷張雲謂聲屋亡國之徵非所撥可與坐流黎州卒於道
	七	

卷第二百七十二

段凝素惡彥章諂附趙張陰沮其功揚雖其過帝亦恐彥章功成難制召使助董璋攻澤州董璋拔澤州殺裴約決河注曹濮以限唐兵李振謂段凝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賂趙張求代王彥章爲招討使敬翔李振張宗奭諫不聽凝寇掠澶州帝遣王彥章取鄆州彥章與李從珂戰敗退保中都唐主自將擊彥章擒之彥章謂朝爲梁將暮	爲唐臣何面見天下之人唐主知彥章終不爲用遂殺之帝聞唐軍將至召群臣問計莫能對敬翔欄臣今情陛下避欲必不從訣戰必不果雖更平復生不能爲陛下謀屬先賜死城中有兵四千朱雖請出戰不從帝辱見弟棄危謀觀盡殺之處情崇將陽處情幸殺嬖軍稍嚴曰一下搶權雖心可此乃止鄰保贖李寶昨廷日俱恐未降趙龔許了
郭崇韜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真定爲北都追尊祖考契丹入寇至易定而還盧順密獻策取鄆州李嗣源贊成之帝遣嗣源襲鄆州克而守之帝屯澶州使朱守殷守德勝梁王彥章攻德勝南城拔	之連破諸寨帝命守殷棄北城撤屋材東保楊劉彥章亦浮河而下各行一岸一日百戰彥軍衆攻楊劉帝引兵救之自李嗣往內何重郭供翰饒延光情衆雪設博州東岸歸家口以通鄆州之賂崇輸簇據大

許州　帝令皇甫麟殺己　帝溫赦倫約佰以信諭張孫敬李至亡　敬翔謂君吾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何辭以對　又謂李振謬爲丈夫遂縊死　溫昭圖斬趙巖沒其貲　段凝入援至封丘以五萬衆降唐　唐主貶梁宰臣鄭珏等十一人族趙巖等十家毀梁宗廟

目彥章兵至衆攻之崇韜力戰得全　帝以大軍救之彥章退帝循河而南彥章棄鄒家口復趣楊劉李嗣源救楊劉彥章解圍退保楊村唐軍復屯德勝　盧程坐辱任圜貶　帝命李紹械救變約未至遷州陷　帝還

與唐　梁段凝寇掠澶州帝屯朝城　梁康延孝來奔謂梁獨臣行事餘必敗亡斷帝自鄆直趣大梁　李紹宏勸帝與梁和以鄆易衛以河爲境郭崇韜曰段凝不足畏實用延孝之策得其君則諸將自降　王彥章將

攻兵州李從珂敗之赴遼坊鎮彥章退保中都　帝自楊劉濟河與李嗣源攻彥章擒之　李紹梁欲先下東方孝鎮康延孝晉直河大梁殺源實決梁梁能河不此救汴道去汴平近而濟比其已河晉眞擒攻所夫因

自將前驅　帝發中鄆取曾州　李嗣源至大梁王瓚降　帝入城撫梁百官　帝以頭觸李嗣源衣曰天下與汝共之　藏偽梁主首　惟思綱射帝中戟帝釋而用之　袁象先首入朝　詔梁節度刺史將校不[illegible]改

更先叛降梁者亦不問　郭崇韜權兼中外盡忠規益　張全義入朝　帝欲斲梁太祖棺焚其尸全義諫而止　遂使宣諭諸道梁之藩鎮皆稱藩樹貢　帝寵任伶人自爲俳優　張全義請遷都洛陽從之　罷北都

郭崇韜請溫韜發陵罪將失退何得復居方面　減三省寺監官張全義請祀南郊　廢梁東京　趙光胤韋說爲相　遣光遂署戶請不言中書事　孔謙出張憲　復以長安爲西京　帝如洛陽　下定州　寫唐

儆令　李繼韜聞帝滅梁大懼齎錢四十萬兩入朝賂左右帝遇待如故繼韜求還鎮帝不許遺弟繼遠書令作亂事覺皆斬之　李繼達殺兄繼儔謀奔契丹衆叛自殺　讓者欲留商韜興郭崇韜諫官敕信以勸來者

乃進選

閼逢涒灘　二己巳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一乙未朔十八日冬至　本志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庚戌犯上相甲子犯左執法

唐莊宗同光二　契丹寇瓦橋遣李嗣源等救之　孔謙解豆盧革租庸使郭崇韜復以張憲代之　諸道內臣悉遣詣闕始至千人浸干政事監軍與主帥爭權由是將相離心　契丹出塞李嗣源還　孔謙排張憲引王正言　三司並隸租庸使　太妃留晉陽奉陵廟　帝迎太后於河陽　上祀南郊赦　孔謙徵赦文所蠲由是人不信詔令　郭崇韜受饋遺以安藩鎮心獻十萬緡助南郊　宦官勸上分財賦爲內外府　崇韜請出內府助郊禮不許軍士始怨　以李繼麟爲榷鹽使　置內句使　郭

秦忠敬王　岐王聞唐主入洛遣子繼曮入貢始上表稱臣唐主尊之不名　王請正藩臣之禮進爵秦王　王卒遺表立子繼曮

吳越武肅王　唐因梁官爵別加冊命

楚武穆王　加尚書令

南平武信王　封南平王

吳睿皇順義四　王如白沙觀樓船徐溫來朝王名兩爲水退敗羅度

閩太祖　漢主入寇屯汀漳境上擊之敗歸

蜀順正公乾德六　李龜禎諫君臣沈湎　唐李嚴來使　宋光葆請嚴邊備　禁珍奇不得入中國唐主爲　許家爲相　遣兵戍洋利州以備唐　唐李嚴復來使

南漢高祖乾亨八　漢主自將侵閩屯汀漳境上閩人擊之敗歸

卷第二百七十三

崇韜權侔人主權抑僥奏伶官疾之以背梁自威戮別流品勳韜怨之　　崇韜欲求出鎮所親止之勸立劉后從之　后膏財以施尼師　李嗣源屯邢州以備契丹　李存審求入覲郭崇韜抑之　帝與李存賢手搏不勝使鎮幽州　契丹寇薪城　李嗣源求解兵柄　革還人係遣　脩唐諸陵　賜霍彥威姓名李紹眞　楊立據潞州求節鉞詔李嗣源等討之　盧質言孔謙貸錄是趙嚴復生　又云臣惟事天子不事租膚　帝入汴之日以周匝故許陳傳誰儀源判史郭崇韜諫止之贈年帝卒與之百戰之士愼數　蘇昭文言宜增士卒實給收撫梁兵安集百姓載省土木　令州鎮毋得脩渡城隱毀防城之具　李存審卒　存審以所出百餘鏃示諸子曰嘗知爾父起家如此　契丹寇幽州命李紹斌救之　張廷蘊以前錄克鄴州　劉后以李燧賜李紹榮　孔讒求解職帝欲誅之　塞還決河既而復壞　契丹主鑿璉東　孔謙孔循爲租庸使匿數以充帝欲民不聊生　何澤謙爲誅僭　契丹攻渤海無功　契丹寇幽州　數業租庸直帖支鄴既而不行　契丹寇易定　帝敗伊關使從官拜梁太祖墓孜合園士卒死僞　賜李饑饑鐵券　契丹寇府州　遣李嗣源赴汴州遂北救幽州　劉后拜張全義爲父　契丹寇黨州

王宗儲謀慶立不果嘉懷而卒　王宗嗣寶之於宋光蜀　璽龍武萬二千人爲親軍以王承休安重霸領之　遣歐陽彬聘唐李彥禍遣　以唐修好召遣東北成軍　投格爲相餘王魯柔許寂危之　以官官王承

休爲察州節度使使采播美女　改明年元

旃蒙

作噩

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八辛酉十一庚寅閏十二己丑朔　本志四月癸亥朔食　三月戊申望食九月甲辰望食　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于犯左執法六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丙辰太白歲相犯

三

敕改葬昭宗少帝既而不果契丹寇幽州　上如與唐　待習治河堤　李嗣源取御鐘上越　上毀郎位壇爲毯場張憲謂忘夫背本不祥　李嗣源敗契丹千豚州上從嗣源鎮寘定　郭崇韜固辭落鎮簡李從珂戊石門　郭崇韜勸上除李嗣源　上至儀勝楊村威城徽戰歲　宦官言宮中夜見鬼由無人乃命采民閒女子數千寶後官營歸亡遑者千餘人上還洛陽　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爲鄴都　饑惠以妖宴戚衆帝后親葬之　趙光胤卒　太妃別太后成疾而卒太后亦悲哀成疾　畢　郭崇韜謂上儻不忘艱難暑氣自稍　太后殂帝五日方食

羅貫迕伶官坐死上圖戶拒郭崇韜謙　李紹宏崇毀擬有蓋世奇才孫與不如　郭崇韜請以魏王繼岌爲伐蜀都統以成冀威名　兩七十五日　郭崇韜發孟知祥爲西川飾發蘿爲相　李遷欲斬陳又　李紹琛克威武城郭崇韜楷宣力取鳳州因糧於徽　李叠謂宦乘蜀人心崩離急擊之　王承捷以鳳與等四州降　程奉璉修楷機侯唐兵　李紹琛過與州敗蜀三招討于三泉　雜貞勳太后　宋光譔以梓條等五州王承鑾以洋遵擊三州王宗威以梁關等五州王承岳以階州皆降　李紹琛至利州林恩門降　饒王離發至劍州　王宗籌以遂合等五州降

秦王

從曮唐伐蜀以鑾饗爲轉運使供糧餉

唐賜王玉冊金印御衣鏐遣使以受冊告吳吳以國名同與之絕

殷閩蜀亡而堀上表猜老　殿不征商旅四方輻轉高郁歸鉛鐵錢商旗皆易他貨而去　又令輸穀者以帛代錢民閹機杼大威

唐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都招討使令取夔忠萬爲巡慮季興將水軍上峽爲張武所敗遁獲　梁麗謂蜀亡未必不爲吾福

五

徐知誥厚遺陳彥謙疾篤臨終留書徐溫諸以彌子爲嗣　吳越王爵來告受玉冊以國名同與之絕

閩忠懿王審疾令子延翰權知軍府　王卒延翰爲留後　陳本圍汀州遣柳邕等討之

咸康元

赦

蜀主與太后太妃遊宵城山陽平化三舉山　王承休請蜀主遊察州太后統端不食止之不能得糟禹鄉切諫　蜀主閬唐兵西上不信曰吾方欲耀武　唐克威武城　王承援以鳳州降唐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之　遣三招討將兵逆戰　蜀兵曾曰龍武糧賜厚屯兵安龍戰　三招討敗于三衆　蜀主西走使王宗弼守利州　與洋梓等諸州皆降於唐　安重霸使王承休入封雖而自

白龍元

遣何詞使唐且覘之還言唐主驕淫自是不復通中國　改元更名龔　長和驃信求昏以女妻之

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四

柔兆閹茂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十甲申[illegible]

唐明宗　天成元　魏王繼岌[illegible]王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求[illegible]之[illegible]入[illegible]郭[illegible]以[illegible]自[illegible]明[illegible]李[illegible]以安[illegible]許[illegible]女[illegible]丹[illegible]

[illegible]

寶正　元　[illegible]元[illegible]而改[illegible]之

加[illegible]令

[illegible]光[illegible]攻[illegible]求[illegible]三[illegible]明宗許州[illegible]之

大[illegible]知[illegible]可[illegible]中[illegible]求[illegible]相

閩　惠宗　鏻　[illegible]延[illegible]平[illegible]加[illegible]延[illegible]天王[illegible]百[illegible]子

蜀　高祖　知祥　至[illegible]去[illegible]仁[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自四月以後卷第

十一十日冬至本志八乙酉朔食二分甚在辰初四月庚戌太白犯積尸八月癸卯犯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庚午犯右執法己卯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犯上相十二月戊戌犯氐

[illegible]

[illegible]名賜[illegible]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晉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拒之王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監　[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監軍　殺[illegible]置[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全殺卒劉后謂命既在天人如殺何　又[illegible]嘗從真皇于以[illegible]軍　李紹榮退屯衛州[illegible]李嗣源叛嗣源[illegible]董自[illegible]帝[illegible]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紹榮因之[illegible][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嗣源[illegible][illegible]　石敬瑭勸嗣源先據大梁嗣源乃令安[illegible][illegible]召兵　王建立殺真定監軍全嗣源家　李從珂自[illegible]水赴嗣源　帝賜諸軍金[illegible]皆曰妻子[illegible]死用此何爲　李紹榮[illegible]勸帝東巡　詔[illegible]王衍族居[illegible]諸一[illegible]活千餘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曾亡[illegible]帝使諸嗣源紹[illegible]殺之　嗣源自白皋濟河　孔循知汴州西北兩迎　石敬瑭入大梁西方鄴降

李嗣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　帝至萬勝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散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汜水失萬餘人　軍士[illegible]帝賜[illegible][illegible]人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哥赴河　李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死　李嗣源西上　[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死水　帝[illegible][illegible]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帝中流矢而殂[illegible]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朱守殷[illegible]北邙[illegible]宮人入家　李嗣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洛陽止私第[illegible]焚掠[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嗣源謂[illegible][illegible]爲臣[illegible]節何[illegible]　[illegible]朱守殷[illegible]巡徵以待魏王　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不受　誅李紹琛　發昭[illegible][illegible]張[illegible]得無勸進[illegible]目曾可[illegible]生不愧　李[illegible][illegible]與衆謀殺李存紹[illegible]曰[illegible]何殺而死　百官請嗣源監國許之入

居[illegible][illegible]宮　嗣[illegible][illegible]老宮人會[illegible][illegible]餘任所適　安重誨[illegible][illegible]聞爲[illegible]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殺通王存[illegible][illegible]王存紀嗣源偵之　申王存遷死赴[illegible]谷[illegible]王存劉死赴晉陽　劉后[illegible]尼赴晉陽[illegible]源殺之　[illegible]元行欽　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誅孔謙　罷租庸使令宰相領三司　罷監軍[illegible]誅宦者　魏王繼岌至武功　李從[illegible]請[illegible]東教內[illegible]至[illegible]聞[illegible]心叛數[illegible][illegible]曰王官自圜乃命李[illegible][illegible]死　李沖[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存[illegible]　李紹真擅收[illegible][illegible]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放歸田里　紹真孔循欲改國號嗣源曰武皇[illegible][illegible]則吾[illegible][illegible]也　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　明宗服斬衰柩前即位　殺[illegible][illegible]

任圜將蜀兵至洛　赦改元　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　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鄭珏任圜爲相　置[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　初令百官五日起居　從[illegible]在禮[illegible]滑州不趙　置[illegible]明[illegible]李王　汴州[illegible]亂李[illegible][illegible]討平之[illegible]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三千不　敕二[illegible]非[illegible]歸延避　安[illegible]韓斬馬洪[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千可　[illegible]令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契丹主攻渤海拔扶餘城以其子突欲爲東丹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皇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契丹主以[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宗豆盧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卒於扶餘城述律后殺[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其　王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拒待[illegible]帝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之　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

中國相吾取與如囊中物契丹述律后立中子德光爲嗣初賜百官冬服毛璋欲不擇留還尉說之乃受代契丹盧文進帥衆十餘萬來奔罷朱膠樂軸饋長興後歲賜告身以萬數皇子從榮鎮天雄趙季良運蜀金帛十萬入洛

強圉大淵獻 正癸丑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十一戊申朔二十一日冬至本志八月己卯朔食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鎮閏三月己巳犯上相六月辛丑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

二帝更名亶安重誨謂孔循諳典故知人物聽其言議立相任圜欲用李琪循欲用崔協衛調協舉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爲道崔協爲相初旬間從厚尹河南判六軍契丹趙恩溫不貴達諸日后行書則繼之以爲置爲副招討代房知溫中盧蓋以郭從謙爲景州刺史郭族之留劉訓粹將兵討高季興初置監牧房知溫誘鄴都兵殺爲罪既而與安審通共討誅之違李仁矩安繪孟知祥誅虔審亂兵九指擅三千五百家萬餘人加房知溫衆侍中違瓊華公主歸蜀荊南久雨疾疫權不屬召劉訓還任圖與安重誨爭館恭擊色俱屬溫黨請立太子任圜罷發延關判三司西方鄴取夔忠慕州賜豆盧革章說死從榮左右勸勿接德生帝欲斬之李吉趣復姓待帝如汴州朱守殷疑權而反范延光龜佳擊之安重降殺任閩趙鳳吳而責之帝至大鄴城降守設自殺免遺負二百萬綿發將輕將佐謀反安重誨議伐吳帝不許帝欲

二

會唐兵攻荊南屯岳州唐冊封國王立宮殿置百官

蜀物下峽季興掠之唐詰之曰宜問水神唐劉訓董璋與湖南三面攻之久雨疾疫唐兵還執楚使史光審附於吳西方鄴取夔忠萬三州

乾貞元 徐知誥陽失儀自罰以肅朝綱徐溫受商季與賈物而聽其鑄藩於唐溫卒徐知詢欲代知誥勑攻逞曰屬不如世嚴可求徐玠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權不忍知詰表求洪州侯且上之凶間至王即皇帝位敬改元尊王太后以徐知誥爲諸道副都統知諸都督中外諸軍事

延稟請延鈞勿煩老兄再下唐以延鈞爲節度使

知祥以李敬周爲遂州留後知祥斬李嚴朱弘昭擱而歸路瓊華公主及子仁贊至成都留趙季貫爲劉使城成都

三漢主如康州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六

召周玄豹趙鳳諫自古術士妄言多誤人族不宜實京師立四親廟於應州遂尊錢號

著雍困敦 二丁丑四丙子五乙巳六甲戌八癸酉十壬寅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十一月二日冬至本志二月丁丑朔食十二月乙卯望五乾食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于韋閏月癸卯熒惑犯上將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乙卯熒惑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塡歲合于箕辛巳太白熒惑合于軫十月乙未太白犯塡十一月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于斗

二毛璋驕僭契丹陷平州上欲幸鄴都軍士不悅而罷安重誨不受與使與之絕聽撝至長安守兵拒之遂入朝西方鄴取歸州荊南復取之孔循誅安重誨與皇子昏而自以女妻從厚重誨怒出循鎮許州安重誨請華溫琪惟權密可代上曰可重誨與于建立互相短上怒重誨欲出之朱弘昭解之而止鄭珏致仕王建立爲相王都據易定陸結讓鎮謀拒命留王晏球等討之參會禿餒救都奏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敗攻之晏球敗之於嘉山晏球立行府食三州祖而守之趙敗怡爲樞密使契丹教定州晏球遂之於望都契丹自屯道入定州與王都殺朱肆實於新樂遂擊晏球於由陽晏球大破之契丹北走朱弘昭等欲詹攻定州殺傳將士三于人雍王衍孔循族犯鈞者初聽民進隱武事五鎮契丹惕闕赦定州王晏球破之於唐河趙德鈞盡鄭惕隱梯之契丹得歸書不通數十人數年不敗曉境王都坐李盡陶於壤閩晏球曰敵汝二竇戰貞降罪王建立不讓享請罷三司帝留傷隱以紓遣忠發希崇殺契丹將以平州來降蘇攝驕殺蘇會房

三鏐使諸子論功定嗣乃以所鎮授傳瓘

殷如岳州責並等敗荊南於劉郎狀王瓊謂荊南接中朝吳蜀留之爲吾拃敵瓊自傳怡戰傷者遣兵擊漢圍封州敗於賀江吳苗璋王彥章攻岳州許德勳敗之於道人磯擒二將歸二將於吳許德勳請衆駒爭卑機乃可圖出德勤攻荊南擒高從兩與荊南戰敗于白田

與楚戰敗於劉郎狀吳以季與爲秦王楚許傳勳入寇擒從于從嗣敗楚兵于白田季與卒子從歸立

二遣使入唐唐不受遂絕吳苗璋王彥章攻楚岳州敗於道人磯爲楚所擒楚人復歸之赦王太后殂

唐以延鈞爲閩王度民二萬爲僧

知祥與董璋爭鹽利毛重威戍夔州知祥召令懽歸明宗不能罪

大有元 楚圍封州赦改元蘇章敗楚於賀江

	屠維赤奮若　二辛丑四庚子五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十一十四	日冬至本志六月癸丑望食既在虛一度十二月庚戌望食既二月辛酉熒惑塡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熒惑入畢星
知溫討荊南竇延琬據慶州拒命命李敬周討之王晏球指定州城示使者曰不若愛民賞兵以候自潰立景宗嗣於曹州王雅取歸州王建立鎮青州上謂三人俱受鐵券獨朕僅脫族滅李敬周拔慶州張昭遠言宜選師傅教皇子及待之嫡庶有異楊思權教從榮纂兵	四　馮贇語執政以從榮輕易王晏球拔定州王都自焚擒禿餒趙敬怡卒崔協卒帝還洛陽從璨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誅之初置場市党項馬從榮判六軍趙鳳為相追諡昭宣帝去廟號復以鄴都為魏州馮道諷以聶夷中田家詩併	三銓康福胡語奏事安重誨以為朔方節度使福辭上曰重誨不肖福破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朔方始受代
	四　韓玫譖烏昭遇見鏐拜舞稱臣安重誨錄昭遇以鏐為太師致仕	
	命希聲知政事先行後聞銅錢一直錫錢百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莊宗高季興離閒高郁	希聲矯殷命殺郁殷哭曰吾何可久居此
	南平文獻王從誨　楚敗荊南兵于石首從誨復附於唐唐以從誨為	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大和元　徐知詢擅留金陵親兵二千知詢與知誥爭權周宗使周廷望諷知詢	入朝留為統軍知誥始事吳政廷望以反屬死大赦改元申漸高飲鴆酒
	王延稟以建州授子繼雄	
	李仁矩來求助南郊錢仁矩傲董璋璋欲斬之璋留閬州戍兵知祥謂吾弟犯法亦不可貸	朝廷命西川餉峽路知祥不從安重誨使李仁矩閬董璋又戍緜遂以備之璋與知祥結婚同謀拒朝廷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上章攝提格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二十五日冬至本志六月癸巳朔食乙卯太白犯天鐏十一月壬戌癸歲犯氐十二月丙辰犯天江

唐明宗長興　元　郭在徽欲鑄當五千錢朝廷以其指虛爲實論之祀圜丘赦改元康福討李匡賓斬之復以安義軍爲昭義曹淑妃以后位讓王德妃德妃不受立曹后安重誨諫遺錫地衣王德妃由是怨重誨譖毀之重誨誘楊彥溫使據河中逐李從珂上欲面訊彥溫重誨請急擊之上謂藥彥稠必生致彥溫宏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傳首上黜從珂居私第重誨諷請罪之上不許上加尊號敕防禦使以下須朝廷除人或告安重誨蓄兵謀反安從進藥彥稠以宗族保之張延朗爲三司使吳王傳拯來奔立秦王從榮宋王從厚董光業請止荀咸乂兵利遂閬奏兩川反上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董璋孟知祥反攻閬遂州馮遣謂諸公果受安令解其懼務爲便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姚洪罵璋而死范延光爲惱遣命石敬瑭討道璋餘董光業璋陷徽合巴遂果五州王弘贊馮璁贊璩劍門又入劍州大單不趣課保劍門

秦王　從榮入朝陪郊祀因徙宣武

吳越　武肅王寶正五　鏐附表引咎

楚武　穆王　殷寢疾請傳位希聲朝廷疑其已死授希聲起復武安節度使殷卒遺命兄弟相繼實劍祠營舊損不遺兵守四境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唐以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

南平　文獻王　遣使奉表告絕於吳吳入寇不克

吳睿　皇大和二　立江都王璉爲太子荊南告絕擊之不克王傳拯殺陳實奔壽徐知誥自幾鎮可求卒徐景通參政事

閩惠　宗

蜀高祖　董璋築十寨於劍門趙季良謂璋貪殘好勝志大謀短必爲西川之患或告李仁罕反知祥屏左右詣其第璋知祥上表言人情臺恐璋因武虔裕璋閬業民兵璋遣兵掠遂閬鎮戍趙季良請先取遂閬併力守劍門璋攻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璋陷閬州唐命石敬瑭討兩川夏魯奇嬰城自守康文通降璋趣利州權少還保閬州知祥驚知祥命張武以水軍趣夔州璋陷徵合巴遣果五州張武陷渝瀘州王弘贊等攀據劍門知祥遣李肇等據劍州龐福誠華先入劍州擊却唐兵知祥聞之喜曰吾事濟矣

南漢　高祖天皇大帝大有三　梁克貞等拔交州執曲承美以歸令李進守之克貞入占城

卷第二百七十七

龐福誠據劍州朱偓陷黔南涪州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石敬瑭至劍州爲李肇所敗還保劍門難州復取關州石敬瑭征蜀未有功關右疲於饋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西方藩鎮皆懼敬瑭本不欲征蜀累表論之

朱偓陷黔南涪州李肇敗石敬瑭于劍州

重光單閼　二己丑五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六日冬至閏五本志十一月甲申朔食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癸歲犯羽林八月丁巳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閉

唐明宗長興二　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而朱弘昭事安重誨謹甚退之癸其怨璧又令石徽瑭拒還上召重誨還散瑭以權三不繼韓警而遺重誨至東而還朱弘昭開門拒之兩川兵陷利州以安重誨鎮河中趙鳳曰重誨終不叛主李仁罕陷忠萬州雲安監賜突欲姓名曰東丹慕華仁罕陷夔州安崇阮走以李從珂爲大將軍孔循卒李愚爲相立王淑妃趙延壽爲樞密使罷趙鳳王淑妃孟漢瓊用事賜賚無度安重誨致仕二子奔河中重誨執送之藥彥稠將兵趣河中進羅光鄭察重誨所爲遂遣李從璋揭殺之均田我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解羅靈傳以武皇琢獸爲戒李進廈復通州初靡鐵禁令民納厲縣錢

吳越　武肅王寶正六　唐復鏐官爵云罪者安重誨矯制也

楚王　希聲希聲居喪食雞臛起比之阮籍

南平　文獻王　唐加從誨中書令

吳睿　皇大和三　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爲相齊丘入九華山求陽居徐知諫卒以徐知詢鎮洪州知誥出鎮金陵令子景通執朝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爲相佐之張崇貪暴而厚賂權要爲廬州患二十年

王延稟及子繼雄攻福州延鈞使王仁達拒之殺繼雄擒延稟建州人寧王擊昇奔吳越誅延稟延鈞信陳守元等求神仙作寶皇宮守元謂延鈞避位受籙爲天子六十年

李仁罕陷遂州石敬瑭謂知祥必葬夏春奇門數璋劍季北遣趙必良料數瑭遺夏趙廷隴道利州廷閬欲因之璋隆營殺董知至不許仁知祥令李罕祥峽路陷取萬州雲安監夔州趙廷隴請取與元寮鳳知祥不許唐遣蘇原等輸兩川以安重誨擅興兵今已伏事知祥欲與董璋同謝罪璋以知祥錫好獨完怒復與知祥絕一趙廷隱以利州讓李肇

四　楊廷藝起兵攻陷交州逐李進破殺程寶

玄黓執徐　正癸未五壬午七辛巳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十一月十

三　藥彥稠康福討党項初彫印九經藥彥稠等破党項契丹請鄭劉楊權以爲歸之必爲邊康以李贊華鎮滑州党項皆陛上歸前骨於契丹孟知祥殺董璋併東川范延光謂陛下不屈意撫之則知祥無由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何屈意之宥命李存璣撫綸之李從珂鎮鳳翔趙鳳鎮邢州趙德鈞城夏鄉爵三河

鏐病謂將吏所立徐發授傳璋印鑰又戒勿以易姓廢事大鏐卒陸仁章扶傳璉戲顯

希聲卒弟希範立唐以希範鎮武安兼侍中

二月唐賜爵勃海王

四　知誥作禮賢院以延士大夫城金陵周二十里知誥領德勝

延鈞復位陳守元謂延鈞六十年後爲大羅仙主延鈞求吳越王尚書令於唐不得遂與

福慶公主卒李昊謂不與璋同上表則負約在我又謂不顧墳墓則不者取梁詳安用壁州又謂宜備東川璋謀襲成都王瞎諫不從趙李夏謂

五　立耀樞子爲王等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

六日冬至本志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以案契丹上戒秦王習經羲勿爲歸契丹忠擬刺伯上不受李金全爲曰爲治何如唐淮瀚五不足僵六可畏秦王籍鍵範趙光趙延審皆畏之石敬瑭求外贊孟鶴鎮忠武上知不可而不能易馮贇爲實徵使判三司石敬瑭鎮河東張數遣聚兵守要寄契丹不敢南下張彥趙以府州附契丹石敬瑭以劉知遠爲腹心

彊仁實帥先王唐位不知事令公傳璫更名元稱去國儀用辭鎮法置擇能院命沈樞掌選舉殿最諸將請錄陸仁章劉仁杞元瓊請歸臨安告訏者不聞緒將韓睦審加元瓊中書令

[illegible]

瓊秦長失人心城守龜克野壁必成擒又諸瓊不守單究公之利地今人心危攔公宜自出寨之趙廷龍曰必爲公擒之知祥遣廷隴拒瓊廷隴不視瓊審瓊敗落仁嗣於赤水擒之遂入潰州知祥自將至彌牟負瓊戰於難畢檣瓊大敗復取潰州知祥進瓊至赤水而遣命趙廷隴攻梓州瓊遷梓州王難殺之以降知祥有疾王處回出空器

李仁罕侵侮趙廷隴知祥入梓州仁罕廷儼爭梓州李吳勤知祥自領之知祥以趙廷隴鎮閬州自領東川唐遣知祥甥李存瓊來撫諭知祥拜泣受命上表謂罪僕釋藩然岔歸倨知祥欲令五鎮表已爲蜀王且求節鉞李吳曰如此則輕置之權皆在事下不若自袁知祥得東兵三萬人袁精其妻子命仁贊鎮轄都軍昭聽知祥自除節

百七十八

昭陽大荒落

二丁未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本志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四

劉晌爲相掠州請孫超爲帥李仁福卒子彝超執位明廷聞仁福屬通契丹從彝超於延州以安從進鎮夏州業齊稱將兵送之李彝超稱爲軍民所留執政令秦王自揚師傳劉瓊爲王傳以規鐵被鐵李彝超不受代官軍自虜關退保金明立從珂等爲王上暴疾諸軍破党項上旬日不出都人誓軍山野安從進攻夏州不克而遷李仁福實不通契丹夏州自是輕朔廷因旒言賞賚軍士岔瞻加尊號大赦又賞賚用度岔響何渾請立太子上曰朕當歸老太原秦王從榮日執政欲尊吾兵柄鹵之東宮乃除天下兵馬大元師令節度使見元節以軍禮庭參從榮側目於執政曰吾一且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爛各求出以避之上怒二人請一先出乃以延壽鎮官武以朱弘昭爲

閼逢唐潞王（從珂）清泰元（閔帝）（唐以元瓘爲吳）（唐以希範爲楚）（唐以從鏻爲閩）

樞衛服文實使杭州爾闕船入吳不受賁給留元帥位宰相上諸胡寶馬歲費國用什之七初令邊吏楊馬給券遣之范延光出鎮成德以馮贊爲樞密康義誠令子事秦王掖兩端黨自全雷李彝超范延光勸上勿聽軍小言上疾甚從榮爲帝已殂自知不爲象所附恐不得立欲將牙兵入宮以制樣臣朱弘昭馮贊孟漢瓊劫康義誠共白上云從榮反討誅之上驚悲再絕而蘇遣漢瓊召宋王從厚於魏州馮道謂任劉贊誅王居數皆無罪弘昭爭得官屬十七人贊力爭始之流眨趙遣錄從欲知名上殂宋以至榮位賜司衣王氏王朱弘昭宋令調不令死閔帝側育我治之志在不知要寬柔少斷李而謂上訪問不及吾聲堪愛

吳越文穆王

元瓘唐賜元瓘爵吳王元瓘謂元璙此兄之位也仰仁詮常服召錢元璫

楚文昭王

希範唐以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希範怨希聲先立不願繼其毋綁希旺

六（徐知）

五

宋齊丘勸運都作宮城於金陵立王后徐知詩以水火爲災出技技樂器闡吳光來請兵將延徵會光圍建州

二（吳將）

龍啓元

稱帝大敕改元更名講李敕王繼鷹爲相吳島爲樞密立繼鵬爲福王閩主辟位大作宮殿復位薛文傑以聚徽詔依得李吳光叛奔吳從子繼圖反誅尋貨

太后薛文使吳傑以頭勵對威痛言北輪釘其顧遙族驪吳之延徽將建州冠閩主王仁忌之智建殺之而

明德元

度使以下東兵亦不徵

唐以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知祥自作實服叢韓據王嗇知祥讀庸執政書晉否更小人其亂可倖

六

七（閩后）

自

敦牂

正壬申 三辛未 四庚午 七己亥 九戊戌 十一丁 四朔閏 正二一 日春分 十一九 日冬至 　本志 六月甲 戊太白 犯右執 法

赦改元應順　朱弘昭馮贇樂中　令贇不受　弘昭贇忌潞王從珂出其子重吉於亳州召女尼入宮王由是屍闔　唐納與朱馮爭論　尊曹太后　特彥趙叔殺彥趙據安州李端討誅之　以王淑妃鎮太妃　朱馮從沆延光於天雄石數璠於成誨潞王於河東皆不除制違使監送又命洋王從璋代潞王鎮鳳翔王陽稱欲拒命將佐皆勸之惟府鳳孫請臨寶赴鎮　王移徽鄰道以討朱馮爲名　王思同執其使以聞　命恩同等討鳳翔　侯益知軍情將鑾辭不行　諸軍大樂攻鳳翔城妻陷潞王泣稱外軍閩者哀之　張虔釗以白刃驛士卒登城士卒罷反攻之虞釗走免　楊思權飾諸軍入城降尹畢亦如之外軍潰恩同等大節度皆走　恩同至長安劉遂罹拒之　潞王禁衆而東　劉遂雍出虞財軍士前至者給賞令過　帝欲自迎潞王以位韓之康義誠求自將欲以禁軍迎降爲己功　軍士負賜物攝言至鳳翔更請一分　殺李重吉　朱洪實欲守都城康義誠以爲欲反帝斬洪實　潞王權王思同嘉其忠義欲有之楊思權等恥見其面與劉延朗謀而殺之　朝廷所移兵遇西軍則迎降無一人戰者　安從進爲京城巡檢潛受潞王書　同州河中先陳康恩立欲守陝而不能亦降　潞王留陝移書論洛陽士麻　康義誠衆散爲候騎而隆帝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封井死　安從進殺潘贇　帝召孟實實禮璟奔陝　帝舞魏州晝甫遷閣門不行　李愚欲白太后而髓　盧導請不棄太后擢得道騰勸進　王實康後誠而衛之　閔帝至衛州議石敬瑭瑭圖與復王弘實言舞將相侍衛府盧法物雞以成功　沙守樂欲則教璠奔洪進自劍劉御遣盡殺從騎衛實帶去　譏王至乾崇違內諸司選　嶺孟漢璋於路閱　我康劍詔讓誨秦崇詳謝蜀　百官

越王

王

平王

諸遷居私籌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圍建州垂克知誥以其與臨川王濛善召還閩人追敗之　周宗以遷都爲不使與使宋齊丘綸知誥羅遷都周宗龔興主禪位齊丘以爲宋可請斬宗由縣許意　知誥傳邀府舍

徐知詢卒　徐知誥幽臨川王濛於和州　知誥召宋齊丘還金陵爲判官居南團　吳主加知誥大丞相齊王九錫不受　知誥召子景通還令陵爲制大使以景遷拳政事居江都

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王延宗救建州士卒不進請薛文傑而食之

蜀王即帝位　趙季良爲相王處回爲樞密　唐張虔釗孫漢韶舉梁洋來降　大赦改元　取唐散關以南　又取階州　張虔釗孫漢韶舉族詣成都　取唐成文州　以孫漢韶鎮雅州張虔釗讓冀元　立太子仁贊令監國　趙季良李仁罕趙廷隱王處回張公鐸侯弘實受遺輔政　蜀主殂　季良謂處回宜速立嗣君世但海泣季良教處回備仁罕

殂　泰王弘度判六軍押昵黨小楊澗潛諫不蔽謝病諱

太子更名昶即位　李仁罕求判六軍　李肇入朝扶杖不拜　張公鐸等譖仁罕云有異志　仁罕伏誅肇投杖而拜　文景璨據瓶州叛李延厚討平之　李肇徙邛州　唐圍文州範延聯邦之

二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九

迎潞王於壽稱王不見　王入錫太后太妃笑梓害蓄拜驢馮道等以勸進無謂　太后下令廢閔帝爲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專令鄭帝位　帝許實軍鎮人百縛憩用五十萬緡左藏見物壘過三萬乃率民財及借百躁五月　帝使王帶獻閔帝殺孔妃及四子　宋令詢自經　劉遂清棄興州而歸散關以南盡爲蜀有　改元赦　郝璋判樞密鳳翔將佐皆居要近　誅康義誠　有司急斂民財民多自經封水弁公家物僖及二十爲綠　李專美請國之存亡不專在厚實亦在修法度立綱紀乃據見財給之楊思權尹暉纔七十緣士卒猶怨鑾爲議言　葬明宗帝親宿睦所　韓昭胤劉延朗爲樞密　帝素與石敬瑭心還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韓昭胤李專美以爲不宜猜忌帝乃復命敬瑭鎮河東　階州附蜀　馮道出鎮同州　范延光爲樞密　復以李從嘯鎮鳳翔　房知溫奏與帝

有隙帝即位知溫懼自青州入朝帝厚遇之　蜀取成州　以子重美判六軍　文州附蜀　劉昫李愚數忿爭事多疑滿帝康之置可相書名於琉璃瓶夜祝天而挾之　盧文紀爲相　帝用韓昭胤言免楚匡祚死　立劉后　牛知柔瑱郊州共討河西雜禽　帝謂從璋從數何物據雄潛　劉胸免籍中道貪三弓三十八萬民悅而吏懲之　洮顯爲相　索自通按洛水卒帝縣贈官　契丹寇塞州石敕璿屯百弁　楊懂破契丹於壞上　李爲劉胸罷三司吏相賀　張延朗圍蜀文州不克　契丹引去石數璠龍歸　張延朗爲相　葬鄂王　秋冬單民流亡

旃蒙
協洽
正丙申 三乙未 五甲午 七癸巳

二

范延光出鎮汴州　李彝超卒兄彝殷代鎮夏州　追尊魏太后　趙延壽爲樞密使　史在德上章嚴文武宰相諫官請罪之詔曰書觀險猜實皇甫遇參今劉濤等猜幽往德何相遣哉　韓昭胤爲相　劉延皓爲樞

元瓘性孝尊禮母黨而不遷官任使

從誨兄事梁寶　孫光憲請馬民審僭將亡何足泉累遷居

天祚元　加徐景遷平章事知左右軍徐知轄

永和元　赦改元立陳后以其族人守恩匡

蜀楚恭孝王（昶）明德二　赦尊李太后母昭儀

八

十壬戌朔

遼后弟也琺郎爲副使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又寇應州石敬瑭爲自全之計路太后左右謂帝濟謀敬瑭奏邊兵壬權時民鐵詔河東借民設晏鎮鐵歸權民流敬亂始光敬瑭屯忻州朝延賜夏衣軍士呼萬歲詔竊迩不計賊皆死劉延皓出鎮天雄帝疑石敬瑭命張敬達屯代州分其權盧文紀等求復延英故事房暠劉延朗爲樞密使副延朗及薛文遇用事暠與趙延壽充位暠劉敵并使者聽寂方鎮賂延朗闕厚薄忻遣蜀人寇金州馬全節拒卻之劉延朗求賂於全節韓昭胤出鎮河中馮遣不懼掃除

土州從誨以事屬光憲

使陳覺輔之柴再用不以戰功語史官徐知諤荒縱徐知誥怒之或曰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於公何利大赦改元加知誥太師大元帥封齊王

勝爲敗劉以李春燕賜繼鵬陳后通於歸守明李可殷閩主疾甚李倣使殺可殷閩主怒倣殺閩主及陳后立繼鵬更名昶大赦林延遇不以閩事語漢李倣專權閩主與林延皓等殺之其衆奔吳越葉翹忤旨放之以陳守元爲太師賞罰遷擧受獻請託

爲相全師郁攻唐金州不克

柔兆涒灘

正辛卯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七丁亥十丙辰十二乙酉朔閏十一一日冬至十二二日大寒本志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晉高祖（敬瑭）天福元

唐主謂魏國公主讓歸欲與石郎反邪馬胤孫爲相呂琦李崧請與契丹和親則石敬瑭不能爲患薛文遇謂戎昱詩帝責怒琦崧而罷敬瑭請移鎮以嘗帝意房暠等皆以爲不可文遇勸帝從其請徙鎮鄆州制出兩班失色敬瑭與將佐謀之劉知遠勸令拒命桑維翰請結契丹敬瑭從之趙瑩段希堯楊彥詢以爲不可敬瑭亦不罪敬瑭表請帝傳位許王帝命張敬達等攻晉陽定州軍亂方太討平之張敬達督於晉安安審信安元信帥衆奔晉陽元信謂帝失信必亡安重榮帥衆奔

馬希杲知桂州有善政裴仁煦譖之會漢兵寇蒙桂州希範自將南巡桂州漢兵退徙希杲知朗州

二

知誥始建元帥府以幕職判六曹及鹽鐵知誥以子景通爲副元帥高從誨屢牋勸知誥即帝位徐景遷以疾罷弟景遂代參政事知誥

閩康宗（昶）通文元

改元立李春燕爲后尊太皇太后閩人閩謝王敗亡日將如吾君何

九

孫德威侵楚蒙桂州不克劉蹙爲相

卷第二百八十

晉湯天雄軍亂張令昭逐劉延皓求旌節帝欲遠迩延皓皇后請之而止徙張令昭齊州令昭不從殺使者命范延光等討之桑還遂沙彥珣據雲州彥珣收兵還攻之遷走死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張萬迪帥衆自懷州奔晉陽石敬瑭求援於契丹敬瑭父事契丹主賂以盧龍及山後八州劉知遠謂稱臣則可父事太過厚遺金帛足致其兵若許土田他日必爲中國大患契丹主謂天意令我救石郎劉知遠待降兵無私故士無貳心知遠以保城自任楊光遠謂契丹無能爲帝悅帝聞契丹許救敬瑭命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契丹主引兵自揚武谷入救晉陽過忻代州皆不顧契丹至虎北口即日大破張敬達等於汾曲石敬瑭出見契丹主契丹主謂唐不守險要我長驅至此我銳彼沮故急擊勝之契丹敬瑭圍敬達等於晉安寨自是聲聞不通唐主遣范延光自青山入趙德鈞自飛狐入潘環自晉絳入以救之契丹主軍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唐主雖下詔親征而實憚行張延朗等固請北上諸軍自鳳翔以來驕悍將彥饒不敗東以法盧文紀勸帝留河陽遣近臣督戰遣趙延壽將兵會趙德鈞於潞州唐主如懷州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以幽魏兵送之唐主謂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唐括馬發民爲義軍趙德鈞自吳兒谷趣潞州欲并范延光兵延光不可唐以德鈞爲都統趙延壽以兵屬德鈞德鈞出屯團柏劉景儀殺楊漢章謀延州契丹主立石敬瑭爲帝割幽薊等十六州遣契丹約歲輸帛三十萬匹改元赦法制皆依明宗之舊立李后契丹每日結東以侯遣逃趙德鈞屯團柏踰月不進戰去晉安百里聲聞不通德鈞爲延壽求鎮州唐主曰能卻胡寇雖代吾位

置百官以金陵爲西都唐盧文進來奔知誥使李德誠周本勸進宋齊丘謂李建勳曰尊公功業盡矣

強圉

二

[illegible]

元

唐烈

二

四

十

卷

作噩

曆正甲寅四癸未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二己卯朔閏正乙卯朔兩曆十二庚辰朔本志正月乙卯朔食初出三分至卯後七月丙寅望食在室二度

[illegible]

祖

昇元

元

[illegible]

欲取中原徐景遷卒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歷陽公濛亡抵周本周弘祚執而殺之吳主禪位于齊王令謀卒時卯帝位改元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宮嘉服御如故李傳誤基宋齊丘書唐主不視

第二百八十一

著雍閹茂

晉正戊申五丁未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朔　南唐正己酉二己卯朔　本志正月戊申朔食

三　張允言數赦則善者銜寃遭所以致災安能弭災　帝令百官上封事置詳定官以考之　禁民作銅器

李鉷以府吏儀令奴僕皆業櫓象殇請加裁節　翊光還自特擁兵顧千朔致　薛融諫修洛陽宮曰宮雖經焚毀於茅茨費雖寡猶多於漢臺　毀觿秦浮戶塑田五鼻三年外乃觀猶役　薛融詳定編敕　作愛命實　上尊號於契丹主　帝事契丹謹故終身無隙　趙思溫請以盧龍內附帝不許　馮暉出降　帝赦范延光受其降徙延光鎮天平　李彥珣殺母亦赦之　命楊光遠鎮天雄　契丹加帝皇號　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長安為晉昌軍　王權辭使契丹坐免官　罷桑維翰李崧樞密使　赦　河決鄆州　范延光入朝　桑維翰請徙楊光遠為西京留守以魏府為鄴都分相貝別為兩鎮　仕演州隨繼勝肆守范延光致仕　聰公亂自　鐵　以節王重責為關封傳　鳳翔軍亂李從曮討之亂兵東走踐叛澤錄之

彭夫人卒希範始縱聲色

讓皇服羽衣習辟穀　張延翰張居詠李建勳為相　讓皇辭唐主上表唐主表謝而不改　宋齊丘不得預政悔失計請遷讓皇泰州絕楊婚姻　立宋后　楊璉妃聞呼公主則泣

二　周本以吳亡愧恨而卒　宋齊丘自請預政讀事固辭晉官從唐丹陽言　宋齊丘出恐言唐主鄰　唐主曰犯法有常刑安用毒酒　徐玠諫改吳楊名號　宋齊丘殺契丹使者以間晉　趙可封請復姓李立唐宗廟　讓皇卒

三　晉冊命閩主為閩國王辭不受　黃諷直諫不受杖黜為民

廣政元　張業王處回為相

十一　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　漢主遣萬王弘操救之　蕭益謂不可輕進　權殺公羨據交州　弘操敗死於海口

屠維大淵獻

晉用馬重績調元小曆五年而差　正癸卯　四壬申　六辛未　七庚子　八己亥　十戊戌　十二丁酉朔　閏七八二日秋分　本志七月庚子朔食缺於北極於東復於東南木盈而沒

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　甲午犯五諸侯　五月丁未犯輿鬼中星

四　馮暉厚遇拓跋彥超而留之朔方以安　劉知遠恥與杜重威同制帝怒欲解其軍權趙瑩諫乃止　王彥忠據懷遠叛降而齊延祚殺之帝惡其棄信杖而流之　冊回鶻奉化可汗　帝以樞密權重於宰相罷樞密院入中書權臣近習猶欲復之　復李專美等官　安重榮謂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　編敕成　復禁私鑄錢　楊光遠表桑維翰過失帝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鎮定州帝請以衛進用契丹主怒曰汝為天子有階級邪帝懼重賂契丹以王廷胤鎮定州　河決博州　馮道事知印寵遇無比帝問以軍謀辭以書生不預知　以許王從益為郇公奉唐祀　閩鄭元弼入貢帝怒其書不遜因之

晉以元瓘為元帥　馬夫人卒　夫人以無子請武肅王為元瓘納恆妾　契丹遣遣折來使

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　彭士愁寇辰澧州遣劉勍廖匡齊擊之　始開天策府置十八學士　劉勍等破蠻州圍彭士愁廖匡齊死其母曰三百口溫飽皆死未足報

三　唐主不受尊號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子孫遵之改太祖號義祖　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唐主更名昇　以義祖次高祖太宗之室　擇吳鄭二王而祖之以三十年為世數　餘知難學猜亦姓李不許　敵　遷讓皇之族於泰州

閩景宗曦　永隆元　晉使盧損來閩主不見遣鄭元弼入貢于晉　閩主忌叔父延武延望用巫者林興言殺之　禮三清求神丹　閩主置宸衛都祿賜厚於拱宸控鶴　又欲分二都隸漳泉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　叔父延羲陽最幽之　閩主侮連重遇朱文進又疑重遇縱火欲誅之陳郯告之重遇等乃帥拱宸控鶴都立延羲攻閩主宸衛都奉閩主出走至梧桐嶺王繼業追及以歸殺之及李

二

十二　趙光裔請修舊好於楚　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及卒漢主復以其子損為相

卷第二百八十二

	上章困敦 南唐初用陳成勳中正曆四丙申六乙未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十一月十五日冬至本志十一日丁丑望食	重光赤奮若 正辛酉四庚寅七己未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本志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
	五 釋鄭元弼　安彥威謂陛下以蒼生之故事契丹臣何屈節之有　以劉知遠爲鄴都留守　安從進言移青州置漢南則赴鎮　以馬全節鎮安州　胡漢筠說李金全降唐詔全節討之唐李承裕逆金全全節大破之追至雲夢擒承裕殺之贈桑千等官戮龐守榮　範延光請居河陽楊光遠擅殺之　和凝爲相　帝謂法外稅民罪同枉法　帝以李澣輕薄罷翰林學士　楊光遠入朝以其親校數人錫刺史乃徙光遠青州　安重榮誘應州吐谷渾千餘帳來奔	六 遣兵逐吐谷渾還故土　作浮梁於德勝　張彥澤殺張式　涼州軍亂　李文謙自焚　吐谷渾白承福入朝　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荊蜀　安重榮恥臣契丹執叛其使者使掠幽州軍于博野表請與吐谷渾等擊契丹桑維翰表陳其不可　以劉知遠鎮太原　知遠晉爲僚所答召而稽之衆大悅　杜重威代知遠領親軍　重威怪市人之多　帝如鄴都　詔諭安重榮重榮陰虢與安從進連謀　滑州河決　楊彥詢使契丹言安重榮如人家惡子不可制　郭威勸劉知遠以重賂招吐谷渾　白承福帥衆降知遠安重榮氣沮　和凝請留空名宣敕付鄭王安從進反攻鄧州王遣張從恩等擊之　詔高行周討從進　從恩敗從進於花山從進走保襄州　安重榮反舉兵向鄴都遣杜重威等討之　焦繼勳獲從進弟從貴斷足歸之　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　王重周勸重威擊其左右襲而自攻中軍　趙彥之來降重榮敗走保真定　張彥武取趙州
	閩王延政來求救元瓘遣仰仁詮等救之林鼎諫不聽　世子弘僔卒　仁詮等大敗於建州城下遁歸晉加元瓘都元帥	元瓘屬章德安以其子弘佐元瓘卒德安誅戴惲幽弘侑於明州　軍　不令賜曹仲達諭解之　民獻嘉禾弘佐問審積及十年乃復民稅三年晉以弘佐爲吳越國王
	劉勍擊彭士愁山寨士愁以溪錦獎三州降　希範以銅五千斤鑄柱立於溪州	以兵糧助晉討安從進
		晉安從進來求援從誨表言其狀且請討之以兵糧助晉
	四 楊璉醉卒舟中　晉李金全來降李承裕將兵逆之爲晉所敗沒於雲夢唐主戒承裕毋入安州城承裕貪剽掠而敗唐主悔恨累日唐主詰官書讒食又爲倉吏不梧民刻軍安得榮餘立齊王璟爲太子固辭救訂奏登毋得言審聖爲主用孫留采言東巡江都欲留都之以漕運不給乃還　張延翰卒	五 遣使假道於晉以通契丹晉不許　或勸恢復舊土唐主曰吾不忍復言兵使彼民安此民亦安來　漢主欲與唐分楚地唐主不許　李建勳罷　吳越火其王有疾或勸唐主乘其弊不許遣使唁之　唐主騎蒲屢驛萬惟王紹顏上言比羣臣獵羿者衆中外疑懼　定田稅民間稱平
后　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主更名曦稱藩于晉晉囚鄭元弼	二 閩王曦猜虐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發兵攻之延政求救於吳越兵未至延政擊曦兵大破之殺潘師逵建州兵始盛　吳越兵至犒而還之不去延政懼復求救於曦曦遣王繼業救之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　延政與曦盟于宜陵猜佷如故　度民爲僧萬一千人　晉以曦爲威武節度使閩國王	三 王延政城建州　以延政爲富沙王　延政自稱鎮武節度使　執王延富於汀州　曦殺王繼業及楊沂豐　陳匡範請日進萬金貸省務錄以足之　貴紹類請令人輸錄除官　曦自稱閩皇領節度使與延政相攻舉骨如恭　殺王繼嚴　閩主稱帝延政自稱元帥
	三 趙季良等分判三司	四 罷諸將遙領節度使以文臣代之　晉安從進來求援辭之
	十二 趙損卒王宗保爲相尊卒	十四 更名龑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　臣　司馬光奉
勑編集

玄黓攝提格（二乙酉閏三甲申六癸丑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四一日小滿）	昭陽單閼（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九丙子十二乙巳朔本志四月戊申朔食八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十月丙辰犯進賢）
晉高祖天福七（杜重威拔鎮州斬安重榮送首契丹改成德爲順國軍延州將賀行政作亂何重建討平之涼州以涇州牙將爲帥張彥澤支解人帝以其與楊光遠婚姻不問鄭受益李濤等諫論如法濤贈范延光鐵券安在契丹以招納吐谷渾讓帝帝憂憤成疾尊劉太后帝以幼子重睿置馮道懷中帝殂道與景延廣立齊王重貴高祖欲召劉知遠輔政齊王疑之知遠由是怨尊李太后劉太后殂敕馮道等請以樞密職事韓勸貴高行周拔襄州安從進自焚葬高祖官自賣鹽而鐵食鹽錢如故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李崧諫）	晉齊王（重貴）天福八（帝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桑維翰爲相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括民穀李彝敏作亂奔延州詔送夏州斬之尊帝母安氏爲太妃景延廣囚喬榮盡殺契丹之賈遣榮歸曰翁來有十萬橫磨劍相待契丹主入寇遂決桑維翰諫不聽劉知遠知必致寇不敢論諫但益兵爲備立叔父重胤妻馮氏爲后景延廣取楊光遠馬光遠怨楊承祚棄單州走歸發兵戍鄆州光遠召契丹契丹委趙延壽以兩寇方略許以中原帝之城南樂及備清軍先草後水蝗滿天下竹運俱盡民錢死者數十萬杜威讀括恆州殺而私其什七定州欲効之爲金節不許）
吳越忠獻王（弘佐）	弘佐初立優容諸將縱胡進思用事殺章德安李文慶納妃仰氏
楚文昭王（作天策府）	莫彥殊以溫那州十八來附楚地富而稍饒奢欲無厭置鐵錢鄱八千人作九龍殿鑄逃田募民出租自西徂東各失其業聽人入財拜官富者贖彊者兵惟貴弱受刑置函受匿名書令縣於稅外貢米拓敢恆諫不復得見
南平文獻王	
唐烈祖昇元六（宋齊丘求知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知尚書省坐阿私罷齊丘怨望以齊丘鎮洪州）	唐元宗（璟）保大元（烈祖欲立宣城王景達爲嗣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烈祖矜齊王豪种夫人欲立其子景遇烈祖立嫁之烈祖夢吞靈丹服方士藥致躁急李建勤諫不聽王栖霞論飢噴鮑喜孫殷謂馮延己有能適足爲國禍常夢錫謂馮延己等不宜侍東宮蕭儼言陳覺森回亂政烈祖言服藥益壽乃更傷生烈祖殂孫嚴欲稱遺昭令太后臨朝李貽棄曰我必對百官毀之馮延魯撫遺昭聰民賣男女請儀辯其詐亦不追改元宗即位改元尊宋太后立饋后見曰李無習宗謂五勸遂爲傳實宋保唐鎮斬齊亦元元后爲自何建方不宋爲陳鬼出以燕元國寇太寧主遣討之丘儀不宗立延專其勤正守齊相覺鎮齊王帥建后王保嚴張歸辯追即尊饋己唐煩謂之朱丘等李撫王景約張州欲景全周過放九其改位宋后屋主旁十業周人爲建州景遼以遇審建之邊實宋華）
閩景宗永隆四（立李后以子亞澄爲閩王王延政圍汀州閩主遣林守州貴敕忠等忠尤口欲擊建州包洪實等逆擊敗之閩主厚以金帛求和於延政延政不受閩主以誠酒斬從子繼柔韓當百大鎮余延英坐贓獻錢萬繼閩主悅復實嘉后貴物李仁遇以錫得幸用爲相醉欲殺李光準賜而釋之又欲殺周維岳酒賜）	閩福恭懿王（延政）天德元（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改元立張后以潘承祐楊思恭爲相思恭聚斂魚寶諸果皆倍任閩主立尚實妃陳望攻稱州入西邪敗歸潘承諸陳延政十事削官爵閩主發王使家斬其尸陳光遍眞諫賴數百縣之織閩主嫁女朝士不賀者杖之鄭元獨曰臣以隆下爲太宗故敢效魏徵）
蜀楚恭孝王廣政五	六（以宦者田敬全領節度使）
漢殤帝（玢）光天元（高祖與王翷謀出長子弘度弘熙鎮邕容立幼子弘昌蕭益諫而止高祖殂高祖以士人多爲子孫計專任宦者宦者始盛弘度立更名玢改元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敗越王弘昌等于錢帝鎮又陷循州）	漢中宗（晟）乾和元（殤帝廳審隆虔循冠諸弟弘昌諫不從弘熙獻壁使以成其惡令陳道庠劉思潮等習手搏拉殤帝殺之弘熙立更名晟循王弘果請斬思潮等思潮等反譜弘果殺之萬景忻敗張邁實於循州謁實韶韻而北赦改元）
卷第二百八十三	

閼逢
執徐

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六辛丑九庚午十二己亥朔閏十二本志九月庚午朔食三月戊子朔食九月丙戌朔食二月壬戌太白犯歲己巳熒惑犯天罇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

開運元　契丹前鋒趙延壽等通貝州邵珂以州城納契丹殺吳巒用兵方略號令皆出景延廣帝不能制帝如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寇太原以劉知遠爲幽州道招討使契丹寇密陽劉知遠破偉王於秀容周儒以博州降契丹與楊光遠通謀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竇儀勸景延廣遣兵戍河津麻荅濟河趣鄆州遣李守貞等拒之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帝救之解去李守貞等敗契丹於馬家口由是不敢復東李彝殷自麟州濟河侵契丹契丹再敗汾隸鎮貝博軍民軍民由是爭會楊光遠引兵欲西會契丹詔劉知遠出山東會鎮定知遠止屯樂平帝於宮中舉細擊女樂百官請罷樂不許楊光遠圍棣州李瓊擊走之蜀人寇階州契丹主來戰於澶州之北互有勝負契丹主望晉軍之盛始知楊光遠之妄契丹收兵北去景延廣疑其詐不敢追契丹分兩軍所過焚掠殆盡麻荅陷德州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籍天下鄉兵七戶責一卒秦州敗蜀兵於西平梁達復德州帝還大梁承延廣出守西京發三十六使括率民財廣懷諸景延實因縱求利命李守貞討掠光適契丹教青州肆可言羣敗之籍鄉兵得七爲餘人達蠻從周奉貝州趙延服走官軍拔淄州或觀滑道處觀鎮如使釋僧飛農道出鎮簡州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爲之朝政羣始滑州河挾奉之樞昭徒曹劉

二　周宋發居稱出鎮唐主命齊王景遂參決國政馮延巳等欲因之陽絕中外乃詔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置崇切諫乃收前詔儼請權下恨無并請討朱文進以暑疫而止濠帥劉崇後求兼壽州唐主陽不曉而代之查文衛肆議伐殷至叢竹殷敗唐兵于鄧武擒滅循

二　鑄天德通寶錢與唐書飯之唐主爲與殷絕閩主猜忌朱文進連重遇李后妬倘實妃之寵欲立其子亞潛舊導二人爲鳳二人弑閩主因立文進爲閩主盡滅王氏之族殷主進與成義討之不克文進稱藩于晉留從効殺黃紹頗以泉州降殷程鎮以漳州許文旗以汀州降殷朱文進進林守諒等攻泉州留從効攀殺之殷主遣吳成義攻福州唐查文徽人寇張漢真敗唐兵于鄧武擒滅循朱文進作辯唐兵助討賊臣林仁翰殺連重遇朱文進以降

七　復以將相領節度使遣兵攻晉階州敗於西平

二　漢主使盜殺越王弘昌陳僵爲相曲齊王弘弼献鎮王弘遜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四

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留契丹欲從河西民於遠東折從遠拒境不從復置翰林學士威改元劉昫爲相以劉知遠爲北面都統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敵遣帝疑劉知遠觀望知遠知見練自守而已郭威謂河東覇王之資置鎮寧軍於澶州楊光遠子承勳等劫其父擧青州降朝廷命李守貞潛殺光遠趙延壽入寇圍鎮州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張從恩等屯邢州契丹主繼至屯元氏詔諸軍稍却因懈擂揚亂退屯相州

旃蒙
大荒落

正戊戌三丁酉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二癸亥朔正一日雨水十一十日冬至本志八月甲子朔食七月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戌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熒十一月甲午朔犯哭星

二　契丹寇邢州入魏境皇甫遇慕容彥超與契丹力戰於安陽水上安審琦救之得免契丹自相州驚遁張從恩等亦南奔黎陽趙延壽等南至湯陰而還過相州爲攻城狀符彥倫知其將遁折從阮圍勝州攻朔州帝疾小愈自將北征馬全節等鬱乘契丹樂徹鄴幽州從之帝如遣州劉知遠謂勝胡猶有後康況不勝契丹陷祁州洮城謂趙延壽引大羊之衆蠻父毋之邦杜威晉諸軍北上澹玉季彥韜諸桑維翰帝以玉爲權翁使分維翰權彥稻謂朝廷殺文官何用富盡去之改集儲清軍諸軍攻契丹拔秦州及滿城遠城契丹主復引兵閘向杜威等張保秦州又過至陽城契丹進圍之李守貞謂風沙之中不將衆事此風助我也戰元稱曰競讀我不能逆鳳而戰宜出其不寶擊之諸將事契丹大破之壓北二十餘望契丹主衆重敗以走請將欲進之杜威

嚴璠杜昭達薦程昭悅入侍昭悅以佼佞得幸璠疾之昭悅潛璠昭達欲亭仁後作亂弘佐報璠及昭達幽仁後慎遇其不懼仁使罪

希範畝殺弟希果因叢偃削丁思瑾官

二　何敬洙祖全恩助查文徽攻建州敗閩兵於赤嶺李弘義以福州來附增鎬拔鐔州公私供億困弊唐兵入建境建人役木開道迎之及克建州羅兵焚掠建人失望汀泉漳三州降宋太后殂斬楊思恭以謝建人謝仲寬說齊王景達召鑑宋齊丘

二　福州人迎殷主改國號曰閩閩主以有唐兵未暇徙都使從子繼昌鎮福州唐何敬洙等益兵入寇楊思恭趣陳望觀敗於赤擁望死閩主舉城自守李仁達等殺王繼昌據福州立章漳明爲天子稱璋于晉張漢真攻福州敗死李仁遣殺黃仁觀陳盡璿遂專兵柄仁達因大閩使軍士殺嚴明立己爲留後稱韓於唐唐賜各弘錢或曾福兵將誅圍主遣歸伏兵於驗閩八千餘人董恩安豐不負王氏建人威其直無叛者

八

三　殺韶王弘雅殺劉思潮等及王翻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五

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 諸軍退保定州遂南還 帝還大梁復以鄴都爲天雄軍 赦 杜威見恆貪殘鎮又畏契丹之彊累求入朝不許遂擅去鎮桑維翰請因此黜之帝不許 威獻部曲四千人受粟給而還爲乎隊又獻芻粟云在本道又因公主求天雄 述律太后欲與晉和 桑維翰勸帝復與契丹和契丹欲得鎮定兩道晉使不再往遂絕 和凝罷 馮玉爲相 桑維翰諫重賞優人恐戰士解體 馮玉贊帝奢侈由是益寵信玉招權納賂朝政益壞 置威信軍於曹州 置鎮安軍於陳州 高麗王建請共擊契丹取渤海 建卒子武立帝遣使諭之以他爲解 馮玉李彥韜李守貞共譖桑維翰退之引趙瑩爲相

唐兵克建州閩主降王忠順死

柔兆敦牂

二壬戌 四辛酉 五庚寅 七己丑 九戊子 十二丁巳朔 本志二月壬戌朔食

三 帝利趙在禮之富爲皇子延煦娶其女 党項拓跋彥攻靈州 孫方簡以妖術聚衆據狼山導契丹入寇 馮暉因馮李求復鎮靈州朝廷因使之擊拓跋彥超 契丹欲寇定州遣李守貞等拒之 河決楊劉 李崧馮玉使杜威招趙延壽延壽詐請降 李守貞破契丹於長城北斬解里 劉知遠與郭威謀誘白承福等殺之而取其財吐谷渾由是遂微 李彥韜欲殺慕容彥超李崧言如此恐藩侯人人不自安 藥元福破拓跋彥超於旱海馮暉遂入靈州 劉知遠敗契丹於陽武谷 李弘達以福州稱藩 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 河決臨黃 契丹使劉延祚以瀛州詐降 杜威請大舉取瀛莫馮玉李崧信之 李守貞得威

李達稱臣求救 諸將皆謂福州險遠難救水丘昭券獨請救之弘佐命張筠等水陸救福州 弘佐欲鑄鐵錢增將士祿賜錢弘億諫而止 張筠等兵自罾浦入福州

晉以希範爲都元帥

四 以齊丘爲中書令不預政事 李建勳馮延巳爲相 高越指延巳過惡貶 常夢錫掌宣政院與嚴續皆不附馮魏坐是疏退夢錫遂縱酒不預事 李弘義舉兵伐泉州 留從效與王忠順董思安擊退福州兵 陳覺請召李弘義入朝弘義見之甚倨覺不敢言覺還至劍州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兵攻福州 唐主遣王崇文將兵助之克其外郭

九 施州田行皋叛遣耿珣討之

四 殺劉道庠及鄧伸

貴而舉之 趙瑩謂威所欲無厭不宜假以兵權 命威守貞等北征數勝云先取關南後平塞北又畫策擒虜主 杜威屢請益兵由是禁軍盡在其麾下宿衛空虛 威等至瀛州城中已空遣梁漢璋追高模翰至南陽務敗死威等焚掠而還 契丹主大舉自易定趣恆州威等至武強張彥澤邀與俱西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沱而軍 威怯懦諸將但相承迎罕識軍事 李穀請造檣募壯士攻契丹與恆州合勢虜必遁威有難色 契丹遣蕭翰等並西山出晉軍之後陷欒城斷糧道及歸路 契丹黥晉人面而縱之運軍見之皆走 李穀密奏北軍危急請帝幸滑州守河津 朝廷與軍前聲問斷絕 桑維翰求見帝言事不許見執政不從退曰晉不血食矣 帝欲自將李彥韜止之 王清請爲前鋒攻契丹令杜威帥諸軍繼之以入恆州威許之清力戰於水北威不盡不救清舉軍皆沒 大軍食盡威潛謀降於契丹契丹主紿之許令帝中國威遂劫諸將舉軍降士卒皆慟哭 契丹以兩赭袍令趙延壽與威皆衣之 王周以恆州降 郭璘以易州拒戰死 李殷以定州方太以邢州降 契丹以孫方簡鎮定州 毀羅謂中國將相嘗用中國人術致令乖失則人心不服 契丹主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先趣大梁 皇甫遇感憤自殺 帝始聞杜威降明旦張彥澤已屯宮門帝欲自焚會得契丹主與太后書乃止 帝遣延煦延寶奉表及國寶迎降 帝服黃抱着蔡彰拜受宣 帝

又克第二城弘義更名達稱臣求救於吳越 漳州軍亂陳諱留從效討平之 吳越兵入福州隘唐戰不利城銓危陳覺馮延魯魏岑爭功不相聽由是不克 杜昌業謂未數年府庫耗半其能久乎

召張彥澤不肯見桑維翰不逃死維翰謂李崧侍中當國國亡乃令維翰死乎維翰責彥澤帝召孟承誨不至彥澤縱兵大掠二日李濤詣彥澤引滿而去彥澤遷帝於開封府烏氏公主自殺帝取帛數段主者曰非帝物就李崧求酒不得召李彥韜不至馮玉求自送玉寶張彥澤奪延煦母丁氏彥澤殺桑維翰符彥卿曰惟知爲晉主竭力契丹主使解里語帝必有噉飯之所帝欲與太后遠迎契丹主不許又欲銜璧牽羊曰克城非降也詔晉百官一切如故又却法駕捕景延廣問橫磨劍安在

強圉協洽

三丙戌五乙酉六甲寅閏七癸丑八壬午十一辛亥朔八一日秋分本志十二月乙未望食七分強起四更四點在星四度十月己五太白犯九距星

漢高祖（暠）天福十二（晉百官辭晉主迎契丹主安叔千自言在邢州已輸誠晉）

主及太后出迎不見契丹主言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契丹主入宮復出次赤岡殺楊承勳殺張彥澤市人取髓臠肉而食之景延廣自殺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李太后請隨晉主北遷館晉主於封禪寺上下凍餒契丹主自赤岡入宮言自今輕賦省役太平矣廢東京爲汴州契丹主禮李崧馮道以崧爲樞密使藩鎮爭稱臣入朝惟史匡威據涇州不從何重建以秦成階降蜀契丹置晉降卒於陳橋欲盡殺之趙延壽說以利害乃得免契丹殺李彥紳等以其家貲賜東丹王子兀欲晉主與家屬北遷趙瑩馮玉李彥韜從之俱李穀傾貲以獻晉主趙在禮入朝李霸平亂長安者契丹主鎖劉繼勳在種閣之自殺契丹主縱胡騎打草穀又括借士民錢帛中外始虜害之劉知遠分兵保境遣使入貢契丹主呼爲兒賜以木柺或勸知遠舉兵知遠曰虜所利惟財財足自去去而取之可以萬全知建勸張從

吳越忠獻王

水丘昭券錄夜與兵誅程昭悅余安復將水軍自海道救福州大破唐兵遂取福州命鮑修讓戍福州以弘倧爲丞相弘佐卒弘倧立以王弟弘俶同參相府李達入見更名孺贇賂胡進思

楚文昭王

希範以希廣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張少敵等以希萼長欲立之劉彥瑫等不可拓跋恒請遣使讓之不從希廣立少敵恒稱疾不出希崇激怒希萼希萼引兵奔喪劉彥瑫等使成服於碧湘宮不得入見周廷

南平文獻王（遣使）

入貢於契丹求鄴州於漢不許遂不受加恩發兵襲漢襄郢皆不克遂絕漢附唐蜀季興掠諸遺貢物從稱利賜子所向稱臣鄰國謂之高無賴

唐元宗保大五

立太弟景遂張易辭王柸景遂謝之景達請斬馮延己唐主遣使詣契丹請修長安陵不許淮北人多歸命韓熙載請復租叢以方違兵福州不能應吳越余安至福州馮延魯縱其登岸而擊之孟堅諫不聽唐兵大敗劉洪進等請侯奧越兵云而取城留從效不欲城平王建封急陳覺等專遂遂燒警而遁從效還東州遣唐成兵而撫之唐主以

蜀楚恭孝王廣政十

晉何重建以秦成階來附李繼勳等取固鎮何重建攻鳳州不克遣孫漢韶攻鳳州石奉頵以鳳州降漢趙匡贊以長安來降求兵應接遣張虔釗何重建韓保貞出救關繼州

漢中宗乾和五

殺齊貴定辨同益恩宜八王納其女於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珍寶置生地獄

卷第二百八十六五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七

恩入朝契丹主聞百官欲別擇人君中國契丹主法服御正殿赦趙延壽求爲皇太子契丹主曰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以延壽爲大丞相將佐勸進趙暉王晏殺劉原據陝城帝即位不改晉號詔免諸道括率赦晉臣誅契丹帝自將東迎晉主至壽陽而還晉主出塞從官宮女食木實草葉晉主悔不死契丹命耿崇美等扼要害所在羣盜大起梁暉襲據相州李夫人請不率民財竭宮中所有賜將士雖少人不怨史弘肇拔代州晉州軍亂殺駱從朗立張晏洪趙暉遣諧矩奉表來降王守恩殺諸行遣舉潞州來降王瓊韓遣州圖耶律郎五契丹懷遣杜重威李守貞孫鎮無久留之意延州軍亂國周密立高允權契丹主立敢太后酒契丹復以李從益爲許王契丹以張礪和凝爲相劉昫罷羣盜陷宋亳密州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人難制如此遣安審琦符彥卿還鎮符昭序令其父助賊攻城高允權降契

得復歸福州弘倧閱水軍賞賜倍於常胡進思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李孺贊與鮑修讓不協謀殺吳越戍兵以福州降唐修讓殺孺贊以吳程鎮福州弘倧性剛數疾弘佐容饗鍺將胡進思恃功驕橫弘倧數沮

誨請殺希萼希廣不許厚贈遣歸朗州

陳覺馮延魯擅昭敗軍議誅之江文蔚彈馮延己魏岑同罪異罰唐主怒貶文蔚流覺延魯餘銓韓熙載翰宋齊丘馮延己朋黨幾延己貶岑齊丘譖熙載貶之唐主聞契丹棄大梁去以李金全爲北面招討使欲陝復中原聞漢主入大梁乃止以宋齊丘鎮洪州王延政鎮饒州

以漢鳳翔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擾長安侯益以鳳翔降與匡贊表請出兵定關中

丹主謂太后族大如柏根不可移契丹主欲盡以晉百官北歸或勸實稱稱遷之留蕭翰鎮汴州契丹主殺大梁騰道招撫百姓而不禁鈔掠以皇弟崇爲太原尹契丹主攻相州屠之契丹疑李穀貳於漢穀辭氣不屈而釋之以楊邠郭威爲樞密王章爲三司使立李后契丹主謂中國丘樓皆燕王張礪之罪蘇逢吉蘇禹珪爲相折從阮入朝置永安軍於府州耿崇美將攻潞州部史弘肇救之又遣鄴離關萬進出忻嵐以分契丹兵勢武行德據河陽來降鄴州戍兵追方太爲鄴王張遇立朱乙難鄴州太舉破之太逃奔洛陽靈盜攻洛陽劉歸奔許州方太據洛陽豫遇殺朱乙而降武行德饒太殺之劉暢還洛陽史弘肇擊破耿崇美等崇吳等退守饋州契丹主自悔三失契丹主卒實鹽於腹義歸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軍貴則葬汝契丹陷承天軍護仁豫復取之張廷翰以業州降戚剛讀延審先奉

抑之又以李孺贊反實進思諸與何承訓水丘昭券謀逐進思不果承訓反告進思進思鎖弘倧於義和院迎立其弟弘俶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進思殺昭業

[illegible]

[illegible]

	著雍	涒灘　三庚戌五己酉六戊寅八丁丑九丙午十二乙亥朔本志大月戊寅朔食八月乙酉月犯太微西垣戊戌月犯右執法十月丁丑犯左執法
[illegible]	乾祐元 赦改元命王景崇迎回鶻使者因	經略關西趙匡贊將拜蜀李恐以爲漢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謂遠歸朝不失害貴蜀歸誅不容尺體乃使欲求入朝帝許之僕益赤請入上帝更名書趙匡贊入朝趙思綰自文其面寶繼珍勤王景崇殺之景崇敗李廷珪于子午谷又敗與李釗于徽關帝大鄴楊邠出劉信于許州贊逵吉楊邠史弘華郭威受遺輔政帝崩誅杜重威立皇子承祐爲王事節帝位尊李太后關王景崇至鳳翔侯益來救勤景崇殺之不果益逃去[illegible]
	吳越	忠懿王　俶　遷廢王於衣錦軍使溫衛何承訓復請殺胡進思及其黨弘俶惡其反覆斬之進思屢請殺弘倧弘俶不許進思矯命令薛溫殺之溫不從乃遣二遂夜判弘倧據入救之殺踰遣
	楚王	希廣南漢來求昏不許希萼訴於漢求官貢毆弘辣辱路執政使不貢而和解之南漢入寇拔賀州遣徐知新任廷暉救之敗還斬之
	遣使謝罪於漢乞修職貢	從誨卒子保融襲位
	六 漢李守貞來求	援查文徽魏岑請遣李金全等出兵沂州以應之無功而旋
	十一	趙匡贊入朝于漢李廷珪兵敗于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侯益不納虔釗夜遁漢兵追之敗于救關韓保貞自隴州讓遷何軍趙俱西漢王景崇來求互市景崇請降毀鶻王處回奢東事赤蜀主殺葉蜀虎回以
	六 求昏	於楚楚不許鍾允章謂始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圖我遣內侍吳懷恩將兵擊楚拔賀州
	自	三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八

官楊邠以爲費國用抑之李濤奏出邠及郭威於外鎮坐罷相　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完城繕兵趙思綰奉表獻御衣守貞遂遣兵據潼關　李彝殷屯兵境上奏討喉毋留以陰陽不利止之　王玉克遣關　以揚邠爲相郭威爲樞密使自是國事皆決於邠三相拱手　邠謂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邠艱趾除拜士大夫有終漢世不稽一命者　遣郭從義討長安白從珂討河中　王景崇不之邠州聚兵鳳翔　契丹主尋晉主女以賜揮奴　河決魚池　王景崇以鳳翔降蜀亦受李守貞官舜　趙暉請擧鳳翔　劉崇與郭威有隱用鄭珙謀始嘉士籍兵完城不稟留令　豬將相仗不進留郭威往督戰諸將皆受節度　爲遣勸威勿愛官物以賞士卒威由是得衆心　扈森珂勸威先攻河中曰三叛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岐雍自破矣　郭威樵養士卒　李守貞望禁軍叩城歡迎既而踊躍詬蝶　郭威謂攻城如以士卒投湯火不若築長圍而守之坐食轉輸俟彼食竭然後急攻且招諭之則彼父子不能相保　又謂守貞有輕我擧之心宜靜以制之　趙暉破蜀兵於散關　王景崇殺侯益家七十餘人乳母劉以己子易侯廷廣　李守貞兵屢敗總倫曰待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守貞猶信之　趙暉敗鳳翔兵取西關城　暉詐爲蜀兵誘鳳翔兵出而敗之自是不敢復出　蜀安思謙出散關韓保貞出汧陽以救景崇忠彈募涅屯鳳州　李彝殷屯丹延境上以應李守貞高允權以聞朝廷和解之　蘇逢吉惡李崧誘其僕葛延遇告變族滅之士民家往往爲僕隸所脅制　楊乙爲史弘肇月率萬繆　唐李金全寇沂州　葬高祖　安思謙進屯模壁食盡而去　郭威將如鳳翔戒白從珂劉詞曰賊必來突圍成敗之機於是乎在　威至華州而還

思卒弘保由是獲全　漢以弘俶爲東南都元帥

王昭遠知樞密府廣忞其取與　李昊徐光溥爲相　安思謙譖趙廷隱夜圍其第李廷珪救之得免　置獻納函　蜀主遣安思謙救鳳翔毋昭裔諫不聽　韓保貞出汧陽　思謙敗漢兵於寶雞退保鳳州　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餉乃可出師　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進屯模壁食盡而還　徐光溥坐淫洪挾私免

屠維作噩

漢隱帝（承祐）乾祐二（赦）王繼勳夜襲河西寨劉詞擊走之郭威斬愛將以禁酒　李

錫洛謀叛事連弘億弘億判

徐進敗蠻於風陽山希萼謀

楚貞懿王（保融）

七　淮北羣盜多請命遣皇甫暉將兵萬人出

十二　安思謙屯鳳州

七　南漢主如英州

三甲辰六癸酉七壬寅九辛丑十庚午朔　本志六月癸酉朔食　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犯填辛酉填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自元年八月己丑填入太微填犯上將左右執法屏鎮者旬巳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十一月辛亥始出左掖門

彝殷輕中原舞助叛臣鐵寶略朝廷亦優容之　唐皇甫暉寇海泗成德欽敗之　契丹給晉主田於建州　安太妃遣令贊胄南向闕之　史鎮琥諫父弘肇擁書生曰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　民仰視太自弘肇腰斬之　李守貞食盡兵出屢敗部將奏降郭威督歸軍急攻之　趙思綰食盡屠人以給軍糧李龐程謙能說令請降暇以爲華州留後　思綰遷延不之官郭從義疑之白郭威驛而殺之　威克河中外郭李守貞退保子城　威謂姻水取魚安用急爲　守貞自焚憶總倫磔於市　王繼勳威焚朝實諸鎮書以安反側　帝緣贍維狎眠左右太后讓之不從張昭諸不雞　王守恩爲西京留守貪鄭抒廟乞人不免奉斂　郭威怒其肩輿出迎以頭子令白文珂代之　守恩厚實獻及路權賣朝廷遂不問　帝欲賞郭威辭以臣之有功由居中大臣鎮安併僞所致請均其賞從之　宰相樞皆侍衛使皆運官廷猝鎮欽望遂備加之因一人立功賞軍天下　契丹寇河北州鎮皆壁城自守契丹深入及鄴鄴北境　帝命郭威督諸將禦之　契丹聞漢兵度河引去威至邢州而還　楊邠爲政苛細以周瀛爲王景崇謀主敕前賣官皆諸閱既而雲棄求官無以專之又令民出入皆給遇所不勝煩而止　王景崇令二將擾東門詐降己亦自焚　王爲敵侵唐獲水鎮

明州弘俶募民墾荒田者勿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遣丁弘俶杖之國門

攻潭州褒苑氏諫　希廣欲讓國於希萼劉彥瑫等不可　王贇敗希萼於僕射洲希廣召還曰勿傷吾兄　苑氏知希萼必及稱封并死　馬希瞻以兄弟爭國知必覆宗疽發背卒

海泗招之無功而遣　魏米復進鐘鎮李儀明始用事皆侍恩輕僕范仲數族之教王建封上書請進用正人廣主爲殺建封及沖敏　唐主閩河中破留朱元李平爲省郎漢王萬敢寂獲水鎮　留從効兒從覆殺董思安謙南州唐主不能韶以從効爲爲清縣節度使

待朔不間

上章閹茂

正己亥三戊戌六丁酉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本志十一月甲子朔食　六月乙卯

三　萬敢求益兵遣郭璟赴之止之　郭威請勳兵臨契丹留有僧已遣使鹽河中鳳翔遣散易諸鎮聚二十萬　朝廷議移留劉審聽其入上裹　汝人請曰劉君交之愛雜而癸之渦廷　漢長之政易能佰人不爲耳阮舉族原陵不猾一冀　折從　以郭入朝　吳虔裕出鄴州史弘肇威守鄴鄴業備契丹、曰以內欲令威領權審蘇逢吉可乎將朝外順也今以外劉內　榮榮相始有隙　羅汞安軍展爲府爲郭威叢子　以折德軍教於州圍鎌使　郭威勳帝直遣饒太后委任楊邠等觀庇襲襞　邢　教防圍樂事必申　以鼎弟承勳尹開封

唐査文徽寇福州與程遣人詐降擊文徽擒之　杜建徽卒　漢加弘俶諸道元帥　歸査文徽於唐

楚恭孝王　希萼希萼爲蕚廣以攻益陽敗潭將隙瑤子淮溪殺之　贇破迪田賁處超敗死　遣崔洪璉屯玉潭　希

蜀田行皋來奔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忠於我執而歸之

八　聞漢已平三叛罷李金全招討　劉彥貞妄稱漢將大舉南伐留燕王弘冀鎮潤州　周宗守東都　福人或告吳越襄城去請査文徽爲帥文徽引兵唐之　陳諫敗福兵獲馬先進等　福人歸文儀擒之歸全軍以歸　歸爲

十三　立諸子玄皓等爲王　趙廷隱卒

八　以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　宗室勳舊誅戮殆盡　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卷第二百八十九

填犯左執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郭璲觀劉綠入朝殺史弘畢眞懿逢吉學貂令錄斷遣吉楊邠論止之趙延乂要帝修德以消異請韓貞韓政戟河決鄭州晉李太后病屯手為杜寶威李守貞王殿章濆州楊邠郭威史弘肇王章同輔政國家粗安章增魏省耗二升錢以七十七為省陌犯禁寶酒輔之禁錄濟皆死帝左右及外戚用事太后故人子求補軍職史弘肇斬之李業閻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劉銖皆怨執政帝賜伶人錦帶弘肇奪以還官帝年浸長厭為大臣所制楊邠謂陛下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乘間播之云慈為亂蘇逢吉屢敷李業等帝遂與業等謀誅邠等太后止之帝曰國事非閨門所知業等伏兵於廣政殿殺邠弘肇章及其親黨密詔李洪義殺王殷於澶州郭崇威等殺郭威於鄴都蘇逢吉闕樂驚懼李洪義恐事不濟以密詔示王殷又示郭威魏仁浦謂不可坐而待死郭威令諸將取己首以獻天子諸將皆曰此必左右[illegible]小所為請從公入錄之威遂舉兵而南侯益請閉城以挫其鋒慕容彥超以為幟帝命益將兵趣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以其兵從涉河威使豐服附表威至滑州宋延渥迎降威復令將士行前詔王鯨許士卒旬日剽掠帝聞郭威涉河悔懼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請傾府庫以賜諸軍郭威至封丘太后悔不用李濤言慕容彥超謂北軍猶蠛蠓當生致其魁帝嚮劉羅進會使發屯赤岡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太后令帝飛昭論郭威勿輕出不從聶文進謂百郭戒可擒慕容彥超謂帝來日宮中無車幸再出鄧臣破賊郭威戒士卒勿升勤禦窪彥超弓輕騎犯其陳不利由是諸置擾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孫皆等往見威威遣宋延渥衛乘輿不散進而還比慕南軍且無益容彥超奔歸兗州帝從官數十宿贊累帝策馬欲還宮劉銖射之回至趙村為亂兵所弒蘇逢吉郭允明等皆自殺李業

萼請別置進奏務漢不許希萼怒乞師於唐唐何敬洙將兵助之希廣告急於漢劉彥瑫將兵擊朗州大敗於湄洲遁還或告希崇反狀巳明希廣不忍殺張暉棄益陽逃歸朱進忠屠益陽廣駢謂希萼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希萼大舉趣長沙自稱順天王漢議發兵救希廣會內難不果朱進忠拔玉潭崔洪璉遁歸希萼攻岳州王贇謂希萼兄弟聽睦戰不從命希萼至長沙屯湘西彭師暠請與許可瓊水

先進於吳越以易查文鐵楚馬希萼來乞師遣何敬洙助之

等走威入城諸軍焚掠軍士劫取自再樂財因仍其首張允佩鎬而凍卒或救贇延徽授魏仁浦仁浦曰因劉賴怒寺不忍為劉銖晏謂銖以公所為稚當如此于殷郭崇威請棄掠者威勤安贇崇固蘇馬琺復其位威不明驚帝群禮馮遣受號拜威姿太后請立嗣君始欲立嵩祖少子勤動久贇病乃立第子贇遣馮道舞皆徐州迎之威令亦寶草太后諸令及迎新君儀往常思輝張承德威請太后臨朝騎政王峻為懼瓊王殺為馬步都使後匡贊李業皆死契丹入寇陷內丘饒陽郭威將兵禦之流實副樞籍湘陰公奪留量廷業楊還守徐州訶使者西來郭威至滑州贇遣使慰勞諸將不拜曰劉氏徵立吾豐有禮乎威至澶州將士勿聚蝶請威自為天子攜之南行威殿太后請舉為毋威至大梁營舉門村實崩閻築出迎勤進贇至宋州王峻王殷遣郭崇威將兵拒之張令超以部兵歸崇威贇謂道遣此來恃公三十年舊相耳左右欲殺道贇止之太后除贇為湘陰公張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令威監國

陸夾擊朗軍可瓊滯通希萼沮其計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可瓊閉壘不令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謂可瓊眞將軍吾何憂彭師暠請殺可瓊不從師暠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待希廣塑鬼及大像饋經腹拜以求福希萼急攻長沙可瓊舉軍降之遂克長沙希崇迎希萼勒進希萼自萼變于辯希廣殺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重光大淵獻　正癸亥三壬戌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十一十六日冬至本志三月甲壬　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

周太祖（威）廣順　元　帝即位改元赦令倉場毋得收斗餘[illegible]

北漢世祖（旻）乾祐四　劉崇聞[illegible]隱帝[illegible]

吳越忠懿王（弘俶）　[illegible]

楚王　[illegible]

楚貞懿王

唐元宗保大九　[illegible]

蜀楚恭孝王廣政十四　[illegible]

南漢中宗乾和九　[illegible]

卷第二百九十

[illegible]

玄默困敦

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十一癸丑朔二十七日冬至本志四月丙戌朔食七月乙丑癸亥犯井鉞八月乙未犯天罇九月辛酉犯鬼寅晨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犯進賢

二　修大梁城慕容彥超反命曹英等討之張令彬敗唐兵於沭陽獲燕敬權彥超勢沮王峻奪李洪信兵洪信懼入朝崔周度諫慕容彥超而死彥超疑閻弘魯匿財掠殺其夫妻北漢寇府州折德扆敗之德扆拔北漢岢嵐軍帝歸燕敬權於唐曰叛臣天下所疾唐主助之得無非計唐主懼亦歸中國人鄭仁誨副樞密帝親征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帝謂孔子百代帝王之師敢不拜馮暉卒子繼業代鎮朔方李彝說蕭海真以曲州內附王峻言事帝從之則喜不從輒慍帝優容之峻嫉鄭仁誨等稱疾求鄴帝欲自往迎之始起高行周勇而知義初誠犯鹽麴刑名禁北邊俘掠契丹契丹高謨翰寇冀州何福進拒却之契丹饑流民入塞者數十萬口李穀病臂不能執筆令刻名印用之數民訴訟必曆鹽州饑察使乃諸書雀不能會者聽執柰紙非己事毋得訟野離族反討之劉言告復欄南李數請以田敵稅牛皮聽民私買實河決鄭清帝不受買寔物徐台符請誅萬延遇李淮歸州楊重訓歸藏

五　遣兵侵周府州為折德扆所敗德扆入寇拔岢嵐軍

王母吳氏卒

于南漢

劉言　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與王逵周行逢謀擊潭州行逢與張文表潘叔嗣相須成功行逵不召鬱曾符彥通王遣等拔岳陽遂克長沙積公谷拔岳州唐將皆棄城走燕復攜北故地逵攻郴州與南漢將潘崇徹戰敗于蠔石言請移湖南治朗州貢獻實茶悉如馬氏周人許之

十　孫朗曹進作亂攻邊鎬不克奔朗州孫朗謂唐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不分貴劉不當周慕容彥超來求援遣兵助之敗於沭陽燕敬權為周所獲周歸敬權韓熙載謂周有國淺而為治固契丹徒以虛語往來不為唐用唐文雅威諸國初置貢釋彈能之馮延巳徐事謹孫晟為相嘉儀攻延巳延巳敕其死唐主欲罷桂朗兵延巳不可侯訓張巒攻桂州訓死巒走李建勳戒家人勿封土立碑為開發之標歐陽廣言邊鎬必喪湖南劉言舉兵陷長沙鎬走言復據湖南湖南謂鎬為邊和尙馮延巳孫晟罷唐主謂兵可終身不用馬希萼入朝留之

十五　大水入成都溺死五千餘人王承丕矯留殺郭延鈞謀據東川孫欽討誅之李廷珪言周人聚兵關中請谷兵

十　唐侯訓張巒寇桂州殺訓走巒王逵寇郴州潘崇徹敗之於蠔石伏尸八十里

自九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一

昭陽赤奮若

正壬子二辛亥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丑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十一九日冬至本志四月乙丑癸亥犯靈臺五月辛巳犯上將丙申犯右執法

三　留折從阮招討野雞族罷戶部營田及租牛戶以其田莊及牛縣民貧請歸之帝曰利在民猶在國也兼仁會坐贓死帝使體目放自抵國法當存恤放毋王峻出視河決峻忌柴榮英烈沮其入朝契丹寇鎮定帝賞馬全乂忠於所事命左右効之高允權卒子紹基謀襲位王峻求兼藩鎮帝不得已命峻領平盧作傳國寶二王峻欲改易宰相帝不堪其驕橫貶峻商州帝遣兵屯鄜延高紹基懼始解軍府事以柴榮為開封尹晉王鄭仁誨館濟州殺牛族迎犒官軍官軍掠之遂與野雞族合敗張建武于包山魏仁浦不以私臧廢鄭元昭王仁鎬副樞賓常思進所舉綠帝悉以與民契丹張藏英來降田敏刻九經板成王殷入朝止之聽唐民糧於淮北毋得載以舟車清州塞決河契丹寇樂壽帝得氣疾術者言宜散財乃議郊祀作圜丘太廟社稷諸壇於大梁廟主至自洛陽帝郊迎設冀祔饗于廟王殷入朝何福進言其壽橫契丹寇府州折德扆擊却之帝執王殷殺誣以謀反帝饗太廟纔及一室晉王終禮

六

王逵　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軍事以王逵為武安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南漢兢全道承州達逵周行逢銳言以數真將兵衆之至長沙據言命殺之及朱全誘行逢潛張傲殺之逵鄴朗州執言尋殺之復稱使府於潭州使周行逵知朗州盤容蠻盤崇寇郴道州

十一　邵棠言周主恭儉修德恐其南征宜為之備馮延巳復為相大旱淮可涉民就羅子周徐鉉諫罷貢舉乃復殷之鉉諫奮田等民田坐流舒州徐鍇諫令馮延管巡撫諸州亦坐貶

錢

十六　毋昭裔出私財營學館刻印九經蜀中文學復

十一　南漢主寢疾立子繼興等五人為王殿

閼逢攝提格

正丙子二乙亥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

顯德元　帝祀圜丘僅能成禮赦改元罷鄴都晉王判內外兵馬軍士流言帝責諸將不念主之勸僉思己何功而受賞乃止曹輸勤晉王入侍醫藥大事晉王舉粟宜行鄭仁誨為樞密帝命紙衣瓦棺以葬塞決河八口帝命王溥為相曰吾無恨矣王仁鎬出鎮帝命李重進拜晉王帝殂世宗即位北漢主與契丹自團柏入寇穆令均敗死帝欲親征馮道諫曰陛下能為唐太宗及山否北漢兵遁潞州命符彥卿目東入王彥超自西入

七　北漢主聞周太祖殂謂中原可圖與契丹楊袞合兵四萬南出團柏敗昭義兵殺其將穆令均北漢主環諸州而南過周主於高平南楊袞觀周陳

周加弘俶天下都元帥

逵表請復治朗州逵自潭徙朗以周行逢知潭州王虔朗說符彥通使去王號受逵命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表劉瑤為西界都招討使周行逢以勳倫

十二

十七　安思謙以驕橫誅罷孫漢韶軍職命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十二　交趾吳昌文來請命以為靜海節度使殺高王弘邈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二

樊愛能等趣澤州以寡之 敢 帝倍道而進揄晃鄭仁誨諫城欒之 與北漢主遇於高平時 北漢兵甚盛衆恟懼帝氣愈銳 戰旣合樊愛能何徽先遁帝危自親犯矢石督戰 太祖謂張永德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相與力戰 馬仁瑀曰乘輿受敵安用我輩 馬全乂曰賊勢已極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徐觀諸將破賊 獲張元徽 北漢兵大敗 樊愛能等遇劉詞止之詞不從 又敗北漢兵殺王延嗣 愛能等聞大捷復還 張永德勸帝行法以肅軍旅帝誅愛能等七十餘人將士始知懼不行姑息之政 賞有功將校數十人 命符彥卿王彥超合攻晉陽 漢李太后殂 汾州遼州降 葬太祖 北漢民爭迎周軍泣訴劉氏賦役之重軍士掠之民失望更保山谷 命李穀供軍食 馮道卒 嵐憲州降 立符后 王彥超克石州 汾州降 帝如晉陽 忻州降 帝至晉陽 鄭處謙拒楊袞袞奔契丹處謙以代州降 契丹屯忻代之間遣符彥卿等屯忻州 桑珪等殺鄭處謙 史彥超與契丹戰死 折德扆來朝以爲永安節度使 帝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引還 藥元福謂進軍易退軍難 所得州縣復入于北漢 帝歸諸陵而歸 高錫諫帝親細務 申師厚擅棄河西歸黜之 景範爲相 竇貞固職司徒課役同編戶 驟鎮國軍 王暴使實黨止發 羸安選求精軍 帝謂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兵士密無用者乃大選練諸軍進驍勇斥羸老士

曰未可輕進北漢主曰勿妄言 將戰東北風轉爲南風王得中扣馬諫不從 張元徽先犯周右軍右軍潰 周主親督戰 張元徽乘勝略陳馬倒爲周所殺北漢兵大敗 楊袞不救全軍而退 北漢主收餘兵阻澗水又敗王延嗣死 北漢主自鵰窠嶺間道晝夜不息僅能入晉陽 楊袞屯代州 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 汾州遼州降周 嵐州憲州降周 周王彥超拔石州 沁州降周 忻州降周 周主自攻晉陽不

閩事治湖南吏民便之 行逢謂爲民父子膏庸子孫乞食又足効乎

本壹精所向皆克 罷事使巡檢黃州縣捕盜 李穀塞澶鄆齊決河

克而去 王得中曰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 周秦所得州縣惟桑珪據代州不下攻拔之 北漢主憂憤成疾委國事於子承鈞尋殂契丹立承鈞爲帝改名鈞

旃蒙 單閼

周世宗（榮） 顯德 二

二庚子 四己亥 五戊辰 七丁卯 九丙寅 十乙丑 朔閏九 十月一 日小實 本志 二月庚 壬朔食

李彝興恥與折德扆並列絕周使宰相請撫之帝曰德扆忠力安可棄夏州貿易羊馬悉仰中國絕之何能爲 初舉令錄 命王彥超等浚胡盧河以限契丹 詔羣臣極言得失 帝有削平天下之志欲先取奏獻 展大梁外城 詔近臣獻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 王朴謂攻取之道宜先治內攻 又謂唐可先取以河東爲後圖 命王景向訓等攻秦鳳 廢諸寺無敕額者三萬餘區禁私度僧尼歲造僧帳 上親錄囚實其冤長吏始論徽訟 胡立爲蜀所獲 帝以眾奏在請州僧其私求繼不以公忠得之 宰相請罷西師不許 景範罷 僞量縣佛錢案民間銅錢雖佛僧亦猶之 帝曰苟志於善斯奉佛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景遷雄敗蜀王巒於黃花擒之蜀兵退守青泥 趙玭以秦州降 取成階二州 帝獎王運舉將

北漢 孝和帝（鈞）

乾祐 八

周命我同擊唐

十二 儆饋爲相吳廷紹罷緣淮把境劉仁贍爭之不得 周師入寇命劉彥貞等禦之 召宋齊丘謀難殷崇義知樞將 周敗唐兵於壽州城下又敗於山口

十八 周人謀取秦鳳遣趙季札行視邊備季札以文武自任言邊將不才請代之 命王昭遠按行北邊 周人寇秦鳳命李廷珪高彥儔等拒之 趙季札至德陽惡韓奔歸蜀主斬之 敗周師於威武城執胡立 王巒敗於黃花爲周所擒 李廷珪等退保青泥嶺

十二 殺通王弘政

柔兆
執徐

周初用王朴欽天曆二甲子四癸亥五壬辰七辛卯八庚申十一己丑

朔十二日冬至

三 [illegible]

九 祖 [illegible]

周行逢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十九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自三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三

[illegible]

彊圉大荒落　一戊壬五丁亥六丙辰八乙卯九甲申十一癸未朔二十四日冬至

四　上以功臣子未加恩 [illegible]

天會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著雍敦牂　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一丁未朔閏七八一日秋分十一五日冬至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交泰元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南漢　恩赦　侯　大寶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九十四

屠維協洽

二丙子 五乙巳 七甲辰 九癸卯 十一壬寅朔 本志六月壬辰熒惑犯心大星

六 安審琦爲家僕所殺 王朴謂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心和而天下治 朴獻律準以定雅樂 朴行汴水立斗門 浚汴水導汴入蔡浚五丈渠 減田稅 帝貸民米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解 王朴卒帝以玉鉞叩地而哭 帝如滄州擊契丹 乾寧軍降 帝乘舟命諸將水陸俱進 益津關降 帝登陸而西野次宿衛無一旅胡騎不敢近 瓦橋關降 莫州瀛州降 帝將攻幽州不豫而止 孫行友拔易州 置雄霸州 李重進敗北漢兵于百井 帝還大梁 李筠擊北漢拔遼州 河決原武吳廷祚塞之 留從效求置邸大毀帝不許 帝令鍾謨語唐主及吾時完守備 爲子孫計 立符后 立梁王宗訓 帝用魏仁浦爲相曰何必科第 范質王溥參知樞密 吳廷祚爲樞密使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 張昭謂先見安危於未形此宰相器 帝欲相王著范質廉而不宣 帝崩 群臣有過帝面責之 服則捨之 文武各盡其用人皆畏其明而懷其惠 恭帝卽位生七年 赦 立曾王殿嫌帝葬世宗實使不令廢主廢下受詔

三 契丹命北漢撓周邊會周主南歸而止 周李重進入寇敗北漢兵於百井 李筠入寇拔遼州

李徵古曰乳母不至邪 又與陳覺勸唐主舉國授宋齊丘但居禁中談釋老 陳喬不肯草詔 覺矯周王命令斬周續鍾謨請履之 放宋齊丘於九華山 置覺宣州 賜徵古死

齊丘縊死 唐主恨常夢錫不及見 周主令修守衛乃城金陵及諸州增戍兵 議徙都豫章 鍾謨請鑄永通當十錢 太子弘冀卒 張洎謂不宜引武功爲謚 鍾謨恃兩朝之寵專橫於國 唐鍾言其與張巒謀反 謨言鄭王從嘉德輕志懦不如紀公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 徙從嘉爲吳王知政事居東宮 貶謨於饒州巒於宣州 廢永通錢 建南都 路殺契丹使者契丹遂絕

二十二 李昊領武信節 李起曰係無舌乃不言 餘及胄謀舉王令儀爲主作亂伏誅

二 鍾允章請誅亂法者 宦官惡之誣允章謀於郊祀日作亂幷一子殺之 赦 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自是宦官益盛 能臣文士名僧皆先下蠶室乃得親近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三十